叢書集成續編

一五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五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武林草一卷附刻一卷……清 趙士麟撰 武林掌故 一
石園文集八卷……清 萬斯同撰 四明 三九
九谷集六卷……清 方殿元撰 粤十三家 一三一
學文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五卷詩餘三卷……清 陳玉璂撰 常州先哲 二七七
南湖集鈔十二卷……清 章永祚撰 貴池先哲 六一三
莘野先生遺書二卷卷首一卷……清 康乃心 關中 七六一

武林草

光緒壬
午清和
武林丁
氏刊印

武林草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著

陞浙江巡撫

闕謝 甲子年五十有六

恩命撫浙東西旌節將行班馬嘶詣
承
闕惟憂難報稱辭
朝況

論撫烝黎臣心自矢清如水吏治行當照借犀十郡保釐原不易好將困苦爲民

題

龍飛鳳舞古杭州兵解仙霞憶昨秋郊外貔貅應組練城中鴻雁動離愁河流阻滯舟難達民力艱難役未休欲慰九重南顧慮從容入境盡綢繆

迎家慈萬太夫人至浙出郭恭迎志喜

旛鵲連朝報好音萱闈早見挈家臨十年都付關山夢一夕差安兒女心寵祿叨懸門外戟清風矢典室中琴高堂執手無他語惟道君恩報欲深

鶴髮翩翩萬里來起居八座母顏開河干屬吏迎征旆官閣家人獻壽杯自有江魚供几案御抽庭筍出莓苔笙歌初沸凝眸望不見靈椿佩玉陪

吳山眺詠

杭州昔都會吳山峙中城軍府倚山開公暇時一登夾道列松篁園林萃葱菁層閣連叠嶂遠樹度流鶯縱步臨絕巘滄海何冥冥右盼錢江流左瞰明湖清後峰千里來傍岫如黛呈名勝亦咫尺可望不可親何況三千里鬱鬱如

神京

芳華盛三春照耀有輝光財雄矜五都意氣何飄颺此邦多生聚簷甍鱗次張衢巷飛冠蓋廛市炫琳琅亦有貧窶子日夕謀稻糧勞勞不可得欲饜無糟糠閭閻且如此況乃窮遠鄉訟獄未衰息盜賊有行藏屢日生百感念此每彷徨

漢治重廉平主德乃下宜猛虎未云烈噬民惟貪殘激揚貴有道張弛理無偏顧瞻東西浙愧我非其賢撫綏慚無術冰蘖志徒堅德教非腐論煦育近自然用愛如保赤去害同鷹鸇上不負

明聖下或少顯連吏治如不飭無乃曠厥官
吾慕李鄴侯惠愛多所遺苦鹹不可食六井令歌思
吾慕范文正剌杭有聲施宴遊與興作用意誰能知
幼幾昔作守廉介自操持去郡無一物囊惟樂天詩
子瞻知郡日歲歉恆苦饑賑發長平粟立爲起瘡痍
俯仰異今昔予幸得所師
防盜扃戶牖防火峻垣牆嗟此閭巷人編竹至爲房
倏忽失經慮延燒不可當婦子互奔竄我心爲憂惶
水德理能勝濬河起橋梁復爲選壯士紅巨鉤用長
救焚同救溺民得保無傷人事苟備至天心亦永康

凭高此眺望人皆有清涼
天空不可度誰復能量地滇海瀾與俱蒼茫渺無際
激灩明滅間天地忽作勢驚雷砰雪獅濆薄如鬧霽
驚門莫當闕勢挾風霆至怪沫幻吐繫練氣擣聲厲
水與水相瀑更與山吞噬探奇不可窮觀者咸惴惴
去來準昏曉孰測造化意

湖心亭

四面淨無塵一亭誰所築波光變陰晴遊人忘寒燠
雨急篙手亂風起浪花蹙此時亭獨立宛並雙峰矗
川上至人歎滄浪孺子曲千古盡如斯萬象生觸目
俯仰悅魚鳥喧聒厭絲竹山水多清音令人勞往復

放生池

昔賢修西湖首重放生池云以祝君王福壽與天齊
忠愛出臣子感格理在茲受
命爲撫臣竊慙無整施兵戈幸久靖尚復多瘡痍感
蹟猶未湮立此每移時同際
堯舜世好生須共知

冷泉亭

幽絕靈隱寺奇矣飛來峰巉崿截連嶂突兀難爲工
林高窈煙靄峭蒨間青葱亭虛爲少憩氣象得從容

炎暉不可到秋陰不易窮山溜何冷冷一泓瑩心胸
瀾曲流珠瀉石漱纖鱗空尋勝非吾事茲賞亦偶逢

西湖講堂

佳麗稱兩浙風景首西湖院院仙家宅紛紛佛者徒
於此有講堂乃在孤山隅月吉須讀法講說賁詩書
煌煌十六條
帝言合典謨勸民戒遊蕩勸士學唐虞遊蕩非小害
何以辦賦租唐虞亦易效孝弟可爲模能勉即上智
不移乃下愚古來歌舞場最易負居諸
撫軍受

命來所重在封疆今者與多士稱說惟先王迂濶頗
自笑功效何由彰學優乃能仕仕學須審詳爲學貴
知本亦如築斯堂堂基苟不固棟宇徒輝煌風雨能
飄搖欹斜乃其常鑒此各自厲先儒即周行計功與
謀利病甚急與荒他日翊社稷還如遊膠庠

天竺二

松陰深處得崇岡乘暇探奇到上方洞外高樓連海
氣窗前古桂識天香欲尋牧豎三生石更坐宜人七
葉堂闊裏不知誰是客蕭然適意且徜徉

城河工竣喜作

城渠久壅塞聞將踰百年修濬既不易軍興力又殫
我來底定後此事乃可言下車問疾苦慮患防未然
此州多火災生兢豈無權念彼負販人往來最艱難
萬戶資灌輸何以福市廛諭吏督畚锸集夫出俸錢
計期六月餘厥工幸告竣開井李鄴侯築隄白樂天
豈不懼慮始杭民今歡傳我愧非其人內咎惟素餐
敢謂有微勞庶幾免罪愆

杭州十景

西湖夜月

湖光月色首西陵一片空明景自勝鸞鏡忽從天上
現驪珠仍向水中澄滿隄花柳融如雪大地河山潔
似冰買得小舟乘夜發相期李郭可同登

浙江秋濤

廣陵作賦傳枚叟不識錢塘八月潮乍見海門飛匹
練忽驚江岸捲輕綃魚龍盡逐銀濤徙舟楫時隨雪
嶠飄白馬素車波上立靈胥怒氣未全消

孤山霽月

晴光遙射雪山斜泛艇來尋處士家橋畔有田皆種
玉墓傍無路不開花扶桑蕩漾峰初露瑞葉紛飛竹
半遮呼鶴探梅興未已夜來明月走銀沙

兩峰白雲

冉冉晴雲起玉岑望中松柏自蕭森千尋塔影分南
北一縷烟痕幻古今鶴舞澗邊華表潤龍歸洞口草
堂陰瀰漫兩岫如天闕欲詣高山一鼓琴

東海朝暾

扶桑東望接崑崙面對朝暾不覺暄海氣蒸成蒼玉
色日光盪出紫金痕波翻暘谷星辰動影落寒潭雷
電奔聞說小春如合璧（十月朔日月合璧）試登秦望一開尊

北關夜市

臨安自古競繁華北郭人稠夜市譁蠟炬漫燃門欲

閉畫船初散月將斜馬塍歌吹多遊伎白蕩烟波半酒家闤闠依然南宋盛城頭更鼓已頻撾

九里雲松

鳳凰南望簇芙蓉父老猶傳九里松一派濤聲寒日月千山雲氣走蛟龍人行翠藹衣裳濕鶴避塵氛樾蔭濃惆悵何年摧折盡卻隨朝旭下高峰

六橋烟柳

十錦塘邊鳥語嬌掩烟拂霧籠長條波心搖曳傳歌曆水面深洄舞腰翠色漫飛竹葉酒綠陰時繫木蘭橈西湖未是離亭路留取青青鎖六橋

靈石樵歌

靈谷藤蘿未易攀腰鐮曉起度雲鬟只知短笛橫牛背不道清歌出樹間松下泉聲諧抗墜風前鳥語弄綿蠻莫看仙叟敲棋局爛盡樵柯尚未還

冷泉猿嘯

一帶松風流水寒呼猿洞口綠蘿攢攜兒長伴孤雲宿招友高攀萬木盤霜葉醉時銘冷澗溪花開候湧文瀾泉聲嘯韻清如笛曲寫幽懷可並觀

西湖十景

蘇隄春曉

蘇公隄畔曉風輕春色芬菲十里平夾岸青山銜落月一聲黃鳥報新晴桃花臨水迎歌扇楊柳含煙隱畫楹最愛兩竿紅日起放舟如在鏡中行

花港觀魚

荇藻交橫水面澄艤舟齊向石欄凭千層碧浪吹陰雪幾點紅英冒古藤施食每隨金磬出放參時並玉泉升極知魚意同人意俯仰濠梁樂不勝

南屏晚鐘

宗鏡堂陰對夕暉鐘聲冉冉白雲飛傳來客舍能清夢散入禪林可息機千佛閣中燈火盛萬工池畔管絃稀濟公卓錫曾居此遺響依然出翠微

柳浪聞鶯

千尺柔條煙霧迷扁舟載酒出湖西乍驚新綠波間皺忽閃流黃枝上啼詞客尋春金勒駐歌人度曲翠眉低渭城日日縈離別何似隨風拂錦隄

三潭印月

湖上維舟日欲沉煙波三塔渺難尋寒潭無復銜山影孤月依然映水心隱隱漁燈穿遠浦迢迢城柝隔深林忽聞天半飛鴻度不覺清光拂素襟

斷橋殘雪

瑤林琪樹萬山遮霽色初開一徑斜衰柳凋殘飄亂
玉長隄蜿蜒臥平沙詩人策蹇過蕭寺漁父藏舟詣
酒家此去西陵咫尺淩寒先放兩三花

麯院荷風

芰荷香氣繞池塘宋苑無如麯院長也似尹邢憐素
彩還同秦虢鬬新粧涼生荇浦衣先馥暑滌蘭尊客
欲狂正擬移舟隨月轉忽聞古調起滄浪

平湖秋月

平湖淡蕩起秋風月色玲瓏四望同歌管吹開白玉
宇畫船掉入水晶宮煙波縹緲樓臺靜雲樹蒼茫洞

壑通坐待乘槎人未至一聲孤鶴唳長空

雷峰夕照

藕花深處水泠泠櫓轉舟迴此地經塔影淩虛射日
紫山光迎照浴波青旗檀近與蓬萊接羽騎曾傳松
柏停遊客登臨興未已又隨斜日到南屏

兩峰插雲

南北岧嶢雲漢高縶舟石畔泛香醪峰連秦望分雙
闕地接滄溟奠六鼇升巘直將捫日月騁山竟欲蹴
波濤謾勞五岳攀蘿葛坐對煙鬟興自豪

蘇隄春曉

隄畔花開偏曉來鶯亂飛遭逢太平日翻怪畫船稀

平湖秋月

置身明鏡中水月光同白船頭楓葉飄奈此秋風夕

花港觀魚

花香水初煖港小魚偏繁魚樂人同樂何須問漆園

柳浪聞鶯

柳絲千層浪鶯黃兩翅金畫船簫與鼓只恐讓啼音

三潭印月

魚龍夜已眠湖舫歌聲起獨憐水月光與我心相似

南屏晚鐘

星稀鶴夢長月落蒲牢吼樹色鬱蒼蒼蚤出惟樵叟

兩峰插雲

何人居絕頂坐聽海風號倏忽浮雲過兩峰常自高

雷峰夕照

斜陽一片紅掛在雷峰塔歌管漸稀微鐘聲正鞺鞳

麯院荷風

六月水風涼蓮歌聞麯院遊人話往年酒價西溪賤

孤山梅雪

尋梅春雪中繫艇孤山下對景憶高賢賦詩差堪冶

移撫江蘇丙寅

1771 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2A

恩綸移撫出
皇都部曲攀轅父老呼百里山川分鎖鑰一時文武
並馳驅漢廷屢下蠲租詔虞帝曾傳巡狩圖水旱至
今壓
聖慮微臣何以慰三吳

濬河述略 附

甲子春余受
命撫浙蒞事之始見衢巷綿絡簷舍鱗比少雨澍輒潢潦載塗侵軼于宅民用怨咨心竊軫之迨閱月下
教特廣條陳十一郡之人藉藉紛紛咸詣戟門言杭

病杭人則相率言民居窪濕以城河弗濬故且舟檝阻滯擔負爲艱而迭罹火延亦水德之不勝也質諸縉紳先生僉曰固也杭蒿目望此舉久矣余遂檄藩伯令郡邑計其道里工費以聞而杭之人亦續以其湮塞顚末開濬之緩急次第及所爲規畫之方投匭上告余視其爲圖爲說者條分支析縱橫鉤棘於闠闠問輒目岑岑欲眩莫識所措手度其工非可以旦暮就而計其費且不貲爲之柰何議者曰颺箾以籲于眾廣募繹輸計足而後興役徵工於夾河之居民協一人餘則他募以補余唶然曰事未創而募則人疑疑則澀縮畏難推後先校多寡覰望不前呼役於閭左則蚩蚩之氓煩然騷動而諸以室廬侵牟河上不便於是役者率爲浮言橫議以諰詞恐喝轉相傳播於是上下咸怵然于河之不可果濬是所謂築舍于道謀而不集於成者也且從來舉事利及千百世者此有識者知之淺者未必知之也適紹郡判王珧以事至省余知其人敏練習水利修三江閘著成績入謁余告之故且曰誠得一人爲吾任事不謀於眾而倡行之出錢募役厚其直毋擾民盡力所優循節佈工以徐俟聞風而好義者遞助踵接毋限歲月量

費而進古不云乎凡民難於慮始可與樂成子盍爲我視之珧視訖還報曰冬餘民暇可卽濬也始事則迴龍橋一帶淤最甚宜先治且當城之中搤吭拊背足以風示四隅願公假某二千金以試可余曰善亟貸付之卜吉告神鳩眾按日給傭視常顧倍之趨者如騖不旬日而濬若干丈尺計其費乃與向所估者各省有差於是遠近咸曰河易濬也而衿衣學艇南北權諸公而藩臬監司郡邑各助若干未幾而外郡之監司長吏助若干又未幾而紳士商民助若干曾未浹月資用漸集余喜曰是可以分曹理矣遂分遣

屬吏晝地程工畚鍤雲興鼛鼓四應余時乘一小輿
間往周覽諸君皆蓬首黧面肱左右揮不輟諸役者
蜂屯蟻走泥淖蹢躅老稚聚觀讙呶雜沓洶一時之
勝舉也河酌舊址廣若干爲衡繩以前步侵繩以內
者復之越在繩外無碍往來槩弗深求所濬之污壤
瓦礫運以舩弃郊郭隙處兩涯隄以木石其中洞洞
然其旁嶄嶄然貫之淸流融融然洋洋然民家爭闢
櫺飾檻凭虛俯碧垂橑就澣遠近相望人航物載行
往來如織謂二百年來所再覯其樂可知矣役始於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仲冬竣於次年乙丑季夏河以
丈計者七千六百二十八有奇以工計者二十一萬
七千三百八十九費白金以兩計者一萬二千六百
三十二其需用椿板鐵器磡石諸費另紀督工者爲
嘉郡丞孫明忠運判范景賢杭紹湖嚴四郡判宋德
深王玑祝鍾哲王嘉植運判張令甲安吉州州佐王
世勳協贊則杭府照磨蕭世玉知事王祖臣餘杭縣
丞鮑訓山陰縣丞文軾烏程縣主簿李天堦各縣典
史孔南峙朱槮王彥瀛劉芳聲王大有豬山巡檢沈
光紹凡七閱月而工成諸所 助者用乃有羨値
部議飭直省捐修城郭兼學宮傾圮并應修諸役因

沛其餘以次即工焉余乃復喟然衆志之能相與有
成而天下事之可力爲也成功實難隳之甚易謹啟
閉嚴隱占隨決隨浚補救以時毋廢成規則惟後之
君子是賴矣爲述其畧而紀其制用如左云

撫浙條約

關防詐僞

照得本都院家籍滇中，滇之去浙萬里，滇之人之不至於浙可知也。雖本都院之所交非盡滇人，非滇之人之或至於浙則未可知也。但本都院孤懷落落，與本都院交無不知本都院之爲人，其至浙也必非爲浙撫而來也。若有指稱爲浙撫來者，此不知本都院之爲人，其非本都院之交可知也，驅逐之可也，束縛之可也。則果係本都院之交，而乃不知本都院之爲人，束縛而驅逐之亦無不可也。爲此云云。如有外來遊棍假稱知識，詐言門下，及借名同宗，冒認子弟等輩，或潛藏旅次，馳騁通衢，或周遊列郡，遍歷州邑，敢於勾通地棍衙蠹，攬事求情，撞騙愚民者，該管官立刻鎖拿解院，定以光棍治罪。保甲容留，一併連坐。有司以失察參處不貸。

嚴官守

竊照吏不廉平則吏道衰，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官亂民貧，莫可底止。蓋百姓者

皇上之赤子，所望淸慎之官，仁惠之長，如保傅然，如乳哺然，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敎之以孝悌，道之以德義，則羣生和而萬民殖矣。若居上者以刻爲威，以察爲明，以政敎爲腐論，以德化爲迂闊，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賦私猾籍，肆意病民，令百姓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廢疾者不得養，致民之於官也，畏之如豺虎，惡之如仇讎，寃抑之聲上徹於天，鬼神爲之怨怨，陰陽爲之愆錯。憲府咫尺而不得盡伸，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

皇上安得而知之？

皇上有愛民之心，百姓安得而被之？谷永曰：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若貪殘之吏，豈不信哉！由今之風，察令之治，撫字勞心，稱爲政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爲監司之外庖矣。苞苴公行，稱爲常例，擇肥而食，沽惡不悛，是州縣又爲郡守之外庖矣。一紙到官，身家立破，私徵私派，無了無休，是小民眞爲州縣之魚肉矣。若本都院表率不端，釐蠹不飭，何以異於是？然藩臬之去郡縣稍遠，巡撫去郡縣倍遠，最近最親最毒最攫，莫如本道郡守之於州縣，色厲內荏，視隙而攫，飛差四下，飽饜斯已，使州縣不得守其官，小民不得安其室，而郡守之害爲特甚。道府滋擾，則屬員盡亂；道府安靜，則屬邑皆安。即有不肖州縣，自然望風收斂，敢更有大膽橫行以嚼民者乎？至若治漕之重務，弊甚於郵傳，校士之淸風，猾浮於鹽法，藩司叢利之府，侵漁匪艱，臬司散法之原，耐威吏易，俱宜振刷，各禀官方。爲此云云。各官宜思名節之當重，功名之當全，身家之當保，性命之當惜。上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下諒本都院期於澄淸吏治之本心，澹泊儉約，易轍改絃，悉念民瘼，與之休息，俾富者得保其身家，貧者不至於流離，怡養太平，官民共樂，乃可謂相與有成者矣。倘因循故習，惟利是視，咨意倒行，罔恤民依，或被百姓首告，或親經訪聞，本都院鐵面無情，山嶽不易，方刻拿參，斷不少貸。彼時便爲名敎之不齒，兼成祖宗之罪人，國法可畏，淸議可畏，各宜靜思，勿貽後悔。

廣條陳

爲敬詢民隱，特廣條陳，以益見聞，以備採擇事。照得本院欽承

簡命，撫爾浙邦，時切冰兢，眞同蚊負。下車以來，念小民之是依，思疾痛之務去，奈才識兼庸，釐剔鮮術，將欲諮於官，歎則利於民者未必利於官，誰肯直吐？將欲諮於紳，歎則痛於心者未必痛於口，孰無顧忌？遣僕訪，則愚賤之人不識大體，知其一未必知其二；差役查，則狐鼠之輩再假以翼，行其私未必得其公。用是恪居官次，早夜思維，何利當興，何害當除。欲除害，還當問之受害之人，眞痛眞癢，所言必切；欲興利，還當問之受利之人，或甘或苦，所條必公。爲此示行諸訪通省紳士耆老百姓人等，共諒本院虛懷若渴，實心爲民，其各直陳，毋或少隱。何者有益於地方，何者有病於吾民，從公起見，勿快己私。其有言之是當行之宜急者，本院立見諸施行，不敢遲之少刻；其有言之未盡善行之可稍綏者，本院密存以酌奪，不復示之於外；其有本院文告條約內已革已行者，不必疊出。限於六月二十日，俱各赴省城察院依期投遞，仍令仁錢兩縣令查閱方收，舉行止此一次，此後不準濟擾。其有匿名假名并列欵告訐，投密害人者，查出除所陳不收外，仍按法重懲不貸。

正風俗

竊照致治有本，務淸其原，必先正俗，而後行法；先立敎，而後明刑。浙省乃文獻之邦，士子爲四民之首，理學忠節昭於史冊，碩德名賢代不乏人。通來紀綱陵

督小加大少凌長孝悌之行不敦廉恥之道不講小
民父子兄弟之間往往以無知而犯重辟出乎禮則
入乎刑其勢然也本院奉
命撫綏入境采風生聚教訓之遺古道悉存忠孝禮
義之風流徽如昨願與閭厲極力振興尤樂與紳士
互持風教蕩滌舊習嘉與維新故特提綱挈要列有
數則以彰激勸先聲若違道亂常惟執法不有特示
一名卿鉅公鄉邦典型休假在籍地方有司所宜優
禮其有現任不在籍者并以存恤其家以崇大體
若豪奴宦裔恃勢橫行則繩之以法勿許徇縱
君子小人自有定分市井無賴反指宦居奇遂有
以摶擊推殘為事者清流善類何以自全地方官
所宜留意敢有視徒淩櫟紳矜者重法以懲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國家欲得賢人君子而
用之須預培於學校近來學缺道微羽毛零落子
衿泮藻之榮不能博負販鄉氓之一盼有名為士
而窮餓不堪漸類溝中瘠者州縣之官不行體恤
甚至當堂詈罵更加敲扑使奴隸賤人效尤侮辱
殊非體統此後并宜厚植其有品行端方閉戶潛
修文行兼優拔出流俗者更加意作養用培士氣

用勵頹風
諸生中有假詩刻以呈身聯聲氣而結社以非笑
異己為樂以品題月旦為能此浮夸之士司教者
宜勸誡而禁絕之
民間有孝悌力田醇謹節義者公舉得實州縣官
申詳本院即為旌獎
各學之舉優劣里社之講鄉約者民之於鄉飲比
戶之立保甲皆以導民為善禁民為非而有司盡
視為虛文或有因而取利者合行申飭務實舉行
吳越民貧而俗侈有借旗債而營生者亦有借旗
債而妄費者不節之嗟人所其曉以習向如此不
得不然總是愚戕故爾效尤此後務崇節儉勤於
務本諸凡服飾燕會禮儀婚姻其期樸素勿事奢
華習於淫巧遊山遊湖浮蕩不率以至日見窮蹙
雖悔何追
諸生中有出入衙門擊斷鄉曲營鑽勢利如蠅赴
羶輟詩書而躬包里役之充酬杯飲而便側公庭
之質退持短長於後進頌功德於前順之則魚肉
小民掃之則條陳官長清夜全迷士林貽玷此士
本貴而自致其賤也犯此者若苗之有莠粟之有

秕地方官宜刈之揚之本都院一面飭行學道轄
行各府州縣嚴立門簿登記姓名按季呈核仍不
時密訪嚴拏以除敗類至於抗糧一節
功令尤嚴許州縣官不時據欠申報輕則行道褫
究重則照江南
奏銷例解部治罪該學教官以溺職參處
捐納職銜以及例監間有世家子弟率循由禮者
其餘多係市井亦爾同聲附和橫同學霸既無該
考之忝名一側辟雍儼作鄉紳之勢誇張鄉里遇事
風生所當一體禁飭有犯立懲
武弁武生及告項生員猖獗最盛至捐納之武生
半係販夫市儈買一符以護身競肆行而結黨把
持官府恐嚇鄉愚開椿局賭包攬詞訟謀當里長
事多犯上為害最大宜加重懲
遊手遊食之輩不事本業淫酗賭博犯上蔑倫動
輒糾集多人背黃喊冤喊冤不已即行打搶此等
平日則為刁民有事即為強盜又有身列衣冠而
明火執械以往為人子弟而糾合外盜以逞此皆
不赦合併申嚴
奴僕告主往往而有或因主弱僕強或因主負僕

富豪懷挾淩之心急正惡逆之罪
古刹名山燒香念佛男女雜遝甚有遠涉數百里
外舉家借宿僧房大傷風化合行嚴禁婦女不許
入廟燒香地方有司取僧道官甘結違則罪坐住
持
州縣之內興寺造塔聚眾講經扶請乩仙受持符
蘇男女度為僧尼均有礙於教養合行嚴禁犯者
重懲
倡優匪類最為敗壞人心此輩聚集多投當道縉
紳掛其牌面恣橫闖里此後地方官各以嚴禁不
許此輩入境亦不許地方容留違者重懲
賭博一途去盜最近有大開賭場擲骰打搶攫取
人財雖清流亦所不免何以示法鄉里合行嚴禁
犯者立拿重懲併禁販賣紙牌骰色等貨地方官
重責以逐
禁約
照得政在整綱害先去甚本都院受
命撫浙即留心體訪地方疾苦蒞任之後博詢輿論
公聽折衷酌定規條須行郡邑如確能凜遵則官皆
良牧俗盡淳民參罰刑威可以不事或敢於悖道亂

一常法在不有所有禁約開列於後上司之餽送下吏之苞直也餽送既繁苞苴必甚無如隨習相沿來不可破多寡論縣之大小流數定官之賢否稍遲則提衙役肆詞詈指癱索類喜怒橫施妻壽子婚科條雜出州縣遂致有僉派里長開單押令代餽有而里長於州縣亦復有節禮壽禮之餽其取之者義予是不待致而詠者也至於地方稍有出產上司無不垂延產綢布則受綢布之累產柴炭則受柴炭之累產酒若食物則受酒若食物之累封價些微名日乎買屬官不敢開封原銀即行盜繳而差役之需索貨物之交收費且數倍因而防營協弁並起教尤甚至過客鄉親倚藉勒買民何以堪本都院訪聞己悉力期摘革如有敢賠前轍者照贓參處斷不少為贈銜

一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不許濫准詞訟久奉飭行乃令之佐貳等官無日不收呈詞無時不出籤票官同乳虎役類饑鷹錢入手則和息不論執是誰非號既銷則免供豈顧此究彼枉職任開散乃敢目無功令肆意橫行若此貪贓尼包天矣合行嚴禁嗣

武林草附刻　五

後佐貳首領官如有擯受民問片紙隻字仍前援民者訪實立刻參逐其有不肖印官利其結納餽遺及呈繳罰贖濫送故谷者并參不恕

一積蠹盤踞衙門撥官害民管錢糧則私派分肥承刑獄則招播納賄有父子兄弟朋充濟惡者有身在風憲衙門親族備布下司接應者有責革竄逐變易姓名復入者居則卑騎盈門出則拱揖闖市豐置膏朕臥享華履而民之傾家殞命者櫃比矣若該管精明猶有獨破奸狀之時一遇木偶慘禍不可勝言方且深信不疑傾心委任不知本官最得用之人即萬姓共含怨之人一旦敗事官亦坐累可不猛省爾司道府廳州縣衙門有此等巨慭速自摘發申報倘侍訪拿除本蠹審贓定罪外該管官即以縱蠹題參

一刑獄之設以治害吾民者非戕賊乎民之具也遁來有司以酷擠貪一紙入官兩造未鞫擇肉而食任其株連或輕罪而緊重獄或無辜而被羈囚或小訟易結而故淹歲月或片言可折而動軀中詳迫暮夜之金一入則已成之案立更恚怒橫施刑成不剜以民命為草菅抑何痛而不德也合行嚴

飭嗣後各衙門不許濫准慮詞不許妄收監禁除盜賊光棍重犯外其餘拶指從悅不得輕用刑具俱依部須定式不得擅用百餘勵大撇龍鬚採頭等大板至比較錢糧乃圖甲良民尤須小板量責倘任意恣用殘民肢體者訪實參處其道府所轄遼遠一應細事不得輒行提審俾民有奔馳守候之苦且奪長吏之權致奸民聞風越訴亦非政體邊者併參

一扶良必須薊惡敗稼之棍害羣之馬所當亟為芟逐如地方之豪紳劣衿刁徒光棍拿師打手本都院素為切齒隨訪隨拿但從來訪犯之拿研覺允徑輿情遠近稱快未幾即己服離奸狴追遥里門始猶為晝伏之狐狸後竟成出押之虎兇由此輩交通上下賄賂聲援捷於呼吸即被害者亦知其必無死理不敢堅證其罪若本都院非訪聞確實決不輕拿既拿之後立誓剪除不肯輕縱承問衙門各仰體勿徇

一斯份刁悍健訟勳以人命裝頭不知殺人或挺或刃必有兇器必驗傷痕必原謀故毆殺之由始得擬罪抵命其餘投緩服齒之輩即威逼情眞亦止

武林草附刻　六

斷理重枝今則或衰老畢命或嬰童自斃或沉疴不起或凍餒而殲或失足溺被或墮胎殞命地方奸棍輒祝為奇貨可居教唆屍親代寫詞狀包控包准擇里中之骸儒可唉或平日少有口角睚眦之怨者目為兒身即時擒縛拘四百般湊辱甚或蜂擁其門席捲其室如此奇冤最慘最酷合行毆禁嗣後地方人命一經呈報該縣印官即刻單騎械從親臨相祖屍傷眞偽可以立辨人情公論可以博諭不得浸委佐貳耽延時日以致屍壞凝檢叢弊生奸相驗之後若事屬盧誣即按反坐之律嚴究唆訟之人盡法處治毋或少貸違者以罷轉論

一營綠肆惡駭人聽聞其作線於內者則賣身之無籍或叛主之奸奴其作線於外者則遊手之積棍或敗撿之青衿拴搆旗下之人千預民事把持徇門佔踞埠頭閑儈局賭扮逃作線盤放私債陰謀入之子女遍寫人之房產雖狐假虎威之人實繁有徒而勾通奪引之人其情尤毒誓除此線則兵民自然兩安嗣後或被人告發或經訪得實俱照光湛例問擬立斬本都院操三尺以待有不畏死

者聽其自投法網
盜案處分最嚴地方官無弭盜之法而止習於諱
盜殊不知盜之行劫皆非無因突至有等積提之
徒專為窩主鬪鄉城之富戶供汛捕之月規亡命
恐寓其家糾集多出其手盜有敗露則曲為幹旋
或指使遠嘯而盜因藉其覆庇故至死亦不招扳
此大盜之藪也盜數不除盜黟不散至於居沽市
上陸博場中三五成羣呼盧達旦窘迫無聯尤為
盜之根芽地方有司於此數者不能密緝嚴拿預
除民害及遇失事則過勒失主報人數以多為少
開物件改重就輕稍不順意則先敵扑其家奴玷
辱其閨闥以為盜出本家孽由自作良民忍氣吞
聲反欲求諱而不可得民以是其知官之深畏盜
案養癰流毒更何憚而不為乎合行嚴飭有司務
於未事之先力行保甲思患預防失事之後立刻
申報嚴比捕役必求獲盜而後止則盜將遠遁不
違而地方盜謐矣且盜案可以徐銷而諱盜參即
革職各官解悟母悔賍贓
地方盜賊捕役無有不知平時則內結本官外通
窩主講定季規養盜殃民及獲盜之日則囑盜妄

扳良善登時拿捉私行拷打燒詐滿意而後止又
有起搜盜驍而同居鄉近之家乘風席掩者合行
嚴禁以後捕役非奉本州縣正印官牌票不許拿
人既拿之後即須解官不許鎖縛自行拷詐其案
內奉連婦女捕役亦不得擅行拘出違者處死
鹽捕名為巡鹽其於大艕私鹽恐係交通賣放至
農民小船出入見有錢米絲布等物在內便駕言
夾帶私鹽搬取一空又恐其告發裝鹽一包擄彼
船內硬稱現獲號日生蛋甚至風兩之際幽僻之
綁遇有客舟行李沉重者無不竟肆劫奪合行嚴
禁以後各州縣及鹽道衙門捕役務要懸帶腰牌
牌上開寫年貌居址若無腰牌者即為白捕許諸
人擒拿送官有犯前罪者以張盜論斬其捕獲眞
正私驗北據現獲人犯究審問擬不許株連良民
移甲換乙致遊沿詐大弊違者官吏捕役俱行參
處不恕
浙省私鑄在在皆有而海寧海鹽為甚鵝眼飄風
破小惡薄兌錢之鋪利其價賤爭先販易令新奉
部行定例私鑄為首及匠人立斬為從者立絞兒
換行使之人枷號一月責四十發流徙尚陽堡倘

鄉不舉枷號一月責四十板徒一年該管官不行
查拿與犯人同罪其責成該管官嚴矣查拿之法
惟有禁行使者不許援受小錢兌換者不許擬和
小錢違者治以新例之罪仍將例須數弊刑印幅
紙徧示城市村鎮俾得通知則私鑄之源絕矣倘
關茸姑息漫不經心
功令炳然同罪之誅鹽不畏乎
關上巡搁遠出數里外見人背負拳握之物如尺
布寸絲便稱為漏稅搶奪嚇詐竹木之稅則入山
搜剔將纔經砍斫及起造房屋之料槊勒抽分又
有光梶拴搆關役於茶柴炭出產之處設務抽
稅名日白賴皆不法殊甚此等徒飽奸腹何嘗完
納正稅一文合行嚴禁違者許地方被害告發問
罪
暑賣拐帶近日最多有等奸徒以娶妻買妾為名
將良家婦女賤價貨去即刻重價轉賣遠方或旗
下或至流落花此律所謂暑賣也或乘夫婦反
目不和或家貧烟辮以過活地方光梶及媒婆騙
去至和遠方旗下或烟花從中取利此律所謂
和誘也至有一種妖術密持咒語人即迷或拐去

竟年見女折割做成殘廢惡疾遏令乞丐拔日索
錢此等兇慘言之尤堪切齒又聞有開棺盜屍割
去頭顱者皆是妖術竊取鍊用地方官宜用心查
拿按律究治立眞大法以快人心
錢塘江往來問渡舟人稍利多載以人命為兒戲
雖至擁擠沉重猶招招不扯以致有覆溺之禍近
閩海鹽小門渡亦然又有一種小船名日藉船竊
採孤客攜貲攬至上流空稠之處停舟橫索尤為
奸惡合行嚴禁嗣後地方官將南北兩岸船隻編
定字號為船戶姓名大書印刻船傍便於曉識大
船止許載三十人小船止許載十五人如遇風濤
不許開船另設巡欄時加採望如有多載踰數者
印便扭赴該管官治罪其小捕船原非應渡之船
立行禁逐不許江頭攬載違者立拿處死
嚴剔漕白南糧積弊
為嚴剔漕弊源流期於徹底澄清以垂良法以拯疲
民事照得江浙漕運仰給
國儲經費既大叢弊滋多歷歲以來釐剔頗嚴而敷
天之
綸綍竟敢向背殊趨刑榜之規條每以去留易轍總

緣旗軍驕橫地棍勾連而貪官汚吏朘削民膏復援
之四而張其幟所以弊已革而旋萌利欲興而即隨
言堪指髮思切痛心本都院初到地方曲加體訪捫
悉情形今示中所列諸弊未必處處相同但爾肖吏
軍民人等拔覽之下捫心自省有則速更無當加愼
其有末盡弊端不在指摘者仍許諸色人等據實告
或本都院另有訪聞即刻參
題重處斷不姑徇法在必行毋以身試所有禁條開
列於後
官收官兌奉
旨通行各屬之有漕運者自當恪遵無異乃每多陽
奉陰違巧爲影射如禁里長則變其名曰該年禁
歇家則變其名曰傳催曰里書禁糧長則變其名
曰看夫更有區甲結頭名色種種不一比輓則仍
責該年出兌則仍懸積歇或用看夫仍與運丁講
兌說貼私派多端茂憲違
旨藐法殊甚嗣後各州縣務先令總書細開花戶某
名下該漕糧若干白糧若干南糧若干大書告示
粘貼倉門分圖編廒令收書數名經管徵收各納
戶上糧入廒即日給票歸農至開兌之期止許印
糧官與糧總收書自交運丁官吏之外如有一人
擅踹倉場者不論豪衿勢僕立拿處死州縣官容
庇以悖
旨參劾提問
糧總收書責任綦重乃有豪猾巨奸百計鑽謀務
求必獲或議酌於紳衿公然保薦或通線於內胥
役委充當纔經上卯己費多金其設心營求久己
視爲利藪爲肯奉公守法嗣後各州縣務於僉點
之時苞直請托一切不行愼選誠實小心書吏數
名憑公圖拈收糧登記隨將姓名自具保任印結
詳報本都院存案如總書收書歆法悞漕各書按
法重處外本官即連坐
題參以縱蠹殃民議罪
各州縣照額編之數徵收漕糧及至交兌完時每
多虧欠其弊由不肖官吏先計通縣應收米若干
約得加耗若干將倉收印票給腹心衙役串通包
頭於僻處設櫃照米價收銀量戶圖省耗斛之費
且無守候之苦爭趨如市折者過多於是踢斛淋
尖浮勒愈甚尙不足以補倉中米數而折銀竟自
入棄又有蠹役哄誘愚民代爲包納將米載至私

室私給收串及侵欺朘飽竟逃匿無跡縣官仍將
欠戶追比勒令重完本都院稔悉奸弊嗣後敢有
私折私收者或經告發或經訪聞官參吏處其通
同私折私收之民一併治罪
各幫運丁業有漕截之費行月之糧儘足稅輸不
憂賡乏且江南比五米十銀淅江不啻三倍豈容
再肆掙搶然亦由州縣田循陋例動指公費總書
指一科十焚貨盈囊旗丁藉此搖辱官吏受其指
制乃抑勒糧戶爲貼費之說朘剝日胥膏餽俱盡
嗣後管糧各衙門官役務俱洗滌肺賜毋仍勒取
陋規坐取漁利其州縣官將漕截銀兩如數交付
運丁不得扣苞抵折至出兌之費止許遵照前院
議定徵收備用此外不得擅加一錢如州縣科派
百姓及運丁勒指官吏者俱以悖
旨參劾究處斷不徇縱
多年積歇根深蒂固高立頂價買責相沿近且有
旗丁子弟兼充或投獻豪紳包攬爲惡百端要經
嚴革名去資存皆緣不肖有司貪圖隨坦百計姑
容嘗收米之時設立滿廒結狀名色費足者雖弊
不滿可免推蔵費不足者雖已滿廒結狀不收必
加扑責吏借上官名色用一派十先將蠅利浸潤
本官落其圈套遂代彼徵催勒限血比小民變貴
完納怨誘載道究竟利之歸於官者十之二三歸
於胥者十之八九一經發覺胥役之性命不足惜
而本官身名俱敗羈囚對簿子散妻離回思昔之
染指者能供幾處閑錢言之豈不可痛合行禁革
取各州縣官先具並無積歇遵依印結送院存案
嗣後如敢仍有盤踞肆害者許里民指名首告立
拿處死州縣官以縱蠹糾參監兌以失察連坐
積歇之外片有倉蠹曰奸棍曰學霸旗丁私貼官
吏橫派爲之作線者全由此輩俗有賣水次開天
恣之說運船一到便講規例索土犧力任作倡爲
頭加派愚懦小民不得不亦步亦趨供其魚肉此
輩分肥飽食鼓掌羣翻一次擎頭歲歲踞成窩座
推陳出新賣繁醜類今本都院立法積歇奸棍則
責之州縣官嚴查申報列入訪案
題參照光棍例處斬學霸則責之各學教官先取
具本學有無倉蠹報文甘結送院仍皆該學分派
門斗於倉場逐日稽查十日一報如別有發覺者
該教官即以不職罷黜

一各縣倉斛俱遵照部頒鐵斛製造較准頒發如有改濶斛口不照造收糧者立行參究已有嚴禁在案乃不肖官蠧於驗發之後暗將斛內四圍鏟削寬大作奸漁利小民陰受其害嗣後收糧之時本都院當不時吊斛查察有仍踵前弊者官即飛參役拿杖斃

一民間米色濕潤篩揚颺曬諸耗俱已折入漕截項內其納倉漕米止宜平斛徵收乃淋尖踢斛順風回斛之陋例違禁浮滿恐不畏死嗣後敢仍有於斛面多浮籽粒斛外擅勒升合者收書斛手立斃杖下

一各縣向有看倉笆斛腳夫等項久踞倉場科派陋規勒索指詐大爲民害屢行禁革令愼選誠實里民取具冊結報充詐積倔牢不可去而官胥又利在假手浮溢多得耗贈改換名姓捏飾蠹塞殊爲可恨嗣後務選誠實里民令充看夫斛手納糧之戶量給每石數文以爲工食敢有積年倉腳夫仍自盤踞者許糧戶赴院呈控即行嚴拿處死

一修理倉厫腳費撥船等項總在詳議兌費定數之內乃蠧役仍分外多派每石有官冊民冊之分各縣名色銀數不一公然按籍徵收及撥運之時復捉民船裝送威逼一船戶有至投河自盡者合行禁革已後凡有借修倉名色私派濫拿民船差使者許糧戶船戶首告拿究

一百姓納糧到倉積棍收書每借米色爲名蠧宿不收小民有糧羈遲守候之苦嗣後印官同該糧官看驗米色果乾圓潔淨者即押入倉投納收書倉役不得借名停留勒捐致遠鄉之民枵腹受累其酒飯錢串票錢等弊槩行禁絕違者重究

一閭嘉湖二郡印糧官俱差內丁在倉監收巡邏糧總收書加意結納肥甘羅列試思此項食用從何而來總由拴合一夥加斛面討串錢捐詐小民供其饕餮不但壞亂漕法抑且大玷關防嗣後槩行禁止違者以不謹論

一起兌之時運丁綱司擁擠倉口每藉人多閧鬧以爲需索苛求嗣後遵行掣籤之法州縣官將漕糧分貯倉厫設立各倉字號籤貯於筒內運官亦將該幫船隻分派每日應兌若干船即將該船運丁領給腰牌輪班進倉掣籤赴各倉受兌酌定每日一船限兌米若干石兌足方許繳籤繳牌其無腰牌者槩不許入倉擠鬧如有故違及停兌需索者監兌官即以揆漕揭報白糧儘米掣兌亦照此法一體遵行毋違取罪

一行月支剩折色該道詳定於覆准之後徵收甚爲妥便其米價無論時値貴賤應遵照部定每石一兩二錢訪各屬縣有於收糧之時漕運正數未足卽閉厫不收指稱支剩名色勒折重價又有於正二月血比每不折徵銀一兩六七錢收書將此項銀兩盤放重利至鑿畢後方解者今本都院已預飭督糧道衙門候漕院兌單一出卽將各縣該徵行月糧若干應支剩折色若干須示該縣懸掛通衢各縣照數分派各圖遵依部價於鹽畢後徵收稟解如有匿示不掛借名多截先期勒折重價者官參吏處

一漕截銀兩係給軍路費康熙十五年奉裁充餉編入由單故須傾錠足紋加平投櫃今奉旨仍給運丁嗣後百姓完漕截銀兩許用塊頭零納不必傾銷成錠照未裁充餉以前舊例徵收有苛勒火耗者究贓定罪

一濫差之害本都院已行嚴禁至漕糧一項向來戶糧房婪得買差規費故將漕白南糧分爲數差又有漕截差雜費差正差貼差牌票入手乘船率衆未說完公先勒差費每石五六分不等此差方去彼差接踵原差之外復有飛差酒飯船錢多至數金稍不遂意毀門鎖項勾婦女辱生儒官倉籽粒未入小民已至破家自後凡完糧之民已經開倉上納不許濫差倘有山僻遠鄉逾期未至者每圖止許一差無論南白漕糧總開入一單催攝加將已經上糧之戶一槩出差及各項各差多分名色者許糧里指名首告出票經承及承催蠧役立拿處死

一白糧例用細密蔴布縫整牢固寬大口袋盛貯以防沿途盤驗此須聽民自備況包索一項原已派入經費之內近聞地方積棍料合外路賣袋奸牙用墨印私記袋上拴搆運丁非此不受勒收重價又額外多索空袋名曰貼袋每石勒銀三四分不等又船夫食米加漕糧行月一例應受糙米近聞運丁領兌槩索舂白袋貯尤屬恣橫嗣後槩行禁絕違者積棍奸牙運丁提拿立斃不恕

一南糧向例隨漕徵納因兵興之際奉文須撮撥作

省兵月糧今四海蕩平各欵以漸復舊但此項乃兵丁計口授食之需不能枵腹待至冬底故往例難以驟復其徵比之法及一切弊規合先禁飭查正二月間民間尚有餘米應設法勸諭多徵一二月之糧至蠶農之際少緩其徵今各邑蠹胥於春二月間故行綏比至蠶忙農事之際正三空五盡之時乃蠹官嚴比小民無從買米只得揭借發產折銀代米蠹役乘機勒捐每石折銀一兩六七錢不等比時值不啻兩倍民命何堪此後州縣官於正二月內農際之時勸諭里民先完春夏之米農時乏月不得苛徵亦不許勒令折色違者一經告發立拿重處

一南糧原有詳定耗贈是各項浮費俱己在內邇乃額外拈兊斛斛淋尖每石浮滿四五升不等又勒袋錢四五分差錢八九分斛手錢書手串票錢腳夫袋各二三分不等正米一石雜費倍之此後有於定數之外再敢淋尖浮蓋及設立各項名色科派勒索者許被害人指名拴院拿究

嚴剔地丁積弊

爲嚴飭催科之法蠹積弊以甦民困事照得民生利

病莫大乎賦役有司賢否卽辨於催科乃

朝廷之功令上司之告誡非不深切著明而法立滋奸文多益玩横徵私歛火熱水深本都院素有訪聞亟宜搜剔今將正雜錢糧催徵起解一切害民之政害民之人揭數大端嚴行禁革以爲嚆矢各屬有司務須細心體會實力奉行倘有故違必無徇縱愼之

愼之

一滾單之法落甲催徵極爲民便前院飭行已久乃州縣官畏勞就逸陽奉陰違仍比里長以十甲之拖欠荒逃帶累一人受責而且值月供應送禮解糧採買修造諸費無不於里長苛取經承坐圖催押保歇諸役無不於里長需索每出一畝有費至一二兩不止者民何以堪殊不知以一人承十甲之事則雜辦雖易取盈正項遂致遲悞以十甲完十甲之糧則頑戶無可推卸眾姓就效輸將而所省差歇之費可抵正供大半各官即不爲百姓身家計獨不爲自己考成計乎自今州縣務力遵滾單良法以數多者爲單頭鱗次挨比欠者應卯完者歸農並不許別立該年柱首等項名色偏枯累民倘有徇於積蠹之搖惑衿棍之把持乃不竭力

奉行者訪實卽刻飛章參處其有另立滾書名色朦混完欠操縱作弊者并參不恕

一徵收錢糧應照部頒法馬令民自封投櫃乃不肖有司私置重等加取火耗每指稱解司收兌之重及各衙門使費之繁以爲口實上下相蒙狼狽作奸己成積習自後州縣徵收俱照部法准收准解若果司收重兌各衙門勒費許其據實密封詳報本都院卽以此規紀風力列入薦剝倘恬終不悛仍有於額外另加分毫甘心代人利斂者官立題參吏拿重處

一自封投櫃立法最善不意櫃書遁身事外更易作奸遂有以少換多以色易紋之弊迨折封之時以短少些微拘民補兌硃發風發虎役雷奔百姓驚心喪魄典賣供差及至銷發銷號人之官者不過分錢而費於民者己不啻數兩究竟原銀之果少果低無從質認可爲痛心髮指嗣後僉點櫃書登記流水須選老誠殷實之人仍不時覺察以防流換自有短少些微必須開單曉諭俟下卯比與發銀親驗照數補足如所缺不多聽以制錢投補倘有妄差輕提多勒虐民者許被害告發櫃書差役

立拿重處縣官以贓論指參

一條銀解司原於臨時傾成元寶大錠至百姓投櫃之時止取足色眞紋不論錠件俱可完納今訪各屬蠹書拴搆奸匠務要傾錠烙印櫃書非此不收而各匠又併聚一處止設一爐壟斷把持以紋爲色指高爲低任其銷折每兩或數分或錢許不等且額外勒索火錢印錢當輸比之日乘急要求小民受盡茶毒吞聲飲泣莫可誰何嗣後徵收錢糧惟將青徵細碎之銀任投匠鋪下火傾銷其餘足色紋銀成錠成塊者一槩收納敢有櫃書銀匠仍前串通勒詐者立拿重處并究容隱之官

一錢糧官收官解定例己久今訪得浙屬解司錢糧俱發里長傾銷或攙和低潮或短少天平每元寶一錠里長約賠費六七兩不等傾銷之後又押起解鄉民憚於跋涉拖累每銀一千甘貼解費十餘兩不等其中又有猾里豪衿求情乞免傾解謂之討主將所免之費復加派別里名下責甲差乙貼害無窮天理王章幾於滅絕以後如有此等害民不遵官解者立刻指參斷不少徇

一州縣豪棍劣衿積充歇家或一人而包定一里或

一人而總包數里結連官吏遇事倡首借一科十朋蠹分肥最爲民害此後州縣力行滚單各將保歇里書看夫等名槩行禁革再有愍不畏死仍前包讀者不時查報以憑立拿斃於杖下不報者以徇庇科參又有省城歇家包攬各屬錢糧串同司役開銷使費耽延勒捐使費不足甚至侵蝕正項一切缺兌臥批之害皆由此出除另行藩司嚴查辭究外本都院仍當一面訪拿以淸弊源

一地丁錢糧種種弊實皆由於積年戶書盤踞衙門各佃圖分名日管總科派伸縮皆出其手而里書之作弊尤甚每於造冊時先將富民錢糧侵收入己隨於各戶田地下飛灑分攤積少成多遂其簽堅更或擇愚懦之戶妄栽多糧累其比責或捏立詭名輾轉影射終年拖欠累官害民罪不勝誅嗣後各屬戶總里書俱著地方保舉殷實農民熟於書算者僉充不許積蠹本身及子弟依前盤踞違者以不職特糾

一由單名日易知須將係銀漕米每畝應納若干細數開註明白逐戶頒行令書役作弊隱匿部頒改造小單有總無撤愚或鄉民又科派刻單之費每

武林草附刻　十五

里數兩不等嗣後各州縣將奉部核定由單於開徵時逐戶給發令民照數完納敢再有隱匿改造及多派刻費者許里民告發官參吏究

一錢糧於係銀之外有課鈔匠班門攤烟酒契當牛馬等項雜稅各屬俱不遵照全書定額濫徵勒耗一倍數倍且任經承私收花用及當起解之時盡歸烏有有司恐累考成至勒各戶重納百姓吞贅莫可捺訴嗣後一應雜稅俱照正項設櫃徵收完者給與印票不得假手胥役仍前額外多徵加耗違者參究

一撫字催科原可並行不悖比糧之戶皆鄉里良民事藉筋力春耕秋耨令有司擅用猱頭大板動則數十痛責傷殘耕耨無人錢糧何自而辦又有一月之內比至五卯六卯者俾遠鄉之人奔命不遑豈服逐戶催徵且設措些徵亦止足供催借杖錢之費如此催科但爲衙役作生涯於兩課何濟嗣後各縣比期一月止許三卯刑杖照部式小板量加懲責本部院體訪頗察循良嚴酷舉劾攸分勿謂蚩蚩任供敲扑

一官員供給亦既設有俸薪迎送餽遺尤屬功令嚴禁乃各縣派有值月里長承值內衙每里徵銀二三十兩不等又有供應過往官兵河下買辦大禮小禮等名色每里徵銀二三十兩不等更有不肖縣官將供應買辦諸費令里長包貼入己名日官包及有差使仍累小民喪心無恥尤可駭異此等陋規再敢踵行參拿照曉諭罪

一紳衿戶役應量加優卹但包田濫免致累圖內窮民則非賢士大夫所爲以後鄉紳照宦戶加徵原額優免其衿戶果有本身實田量免差徭數十畝如有分外包攬及討主免差偏累無告鄉民者該縣申究不貸

禁差

照得衙蠹害民甚於狼虎昔云官府一點硃民間一點血甚言差役之害也大約此輩皆市井無賴一票入手便是生涯承牌者有正差有副差有接差之差有提差之差有坐差之差漕糧地丁南糧以及提比事件雜派差徭差吏多而擾吏甚害民流毒慘不可言總由貪殘慵懦之官視蠹爲親視民爲讐或委以腹心或賚爲爪牙以致奸書蠹役貿票營差豈知本官最得用之人即是萬姓含怨之人乎間有廉明者

武林草附刻　十六

亦謂錢糧事件有差得以早完不知皆因平日因循玩愒闒茸所致及至臨時緊急方四道並出司道下府府下州縣咆哮公庭奮辱長吏鎖拿經承鞭撻里胥索夫船饜酒食呼盧擁妓遊湖遊山任情以播惡橐滿乃飽颺究竟公事未完仍執空文同覆無稗吏治有礙官箴徒飽虎狼之腹開科派之端貽功名之累不小令本都院與各屬約本都院誓不差一人下司道設立風火雷三牌分限嚴催三牌不至扣限已滿徑行題參該司道亦不許差一人下府府亦不許差一人下州縣照本都院三催之法三催不結即將該管官揭參至州縣除人命強盜重情外其餘戶婚田土一應細事止許令原告自拘到官處公一斷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不可樹威橫遣以饒奸服至催徵錢糧併不許差遣以及取甘結等項信牌挨村儘可傳示百姓首此差費即可當正供大半未有不環應而立至者誠能動物特俗吏末之加耳能力行者即以此別官之貪廉減否違者許百姓奪票擒差赴告官參蠹懲決不少貸特示

飭鹽捕

竊照私鹽充斥引課有妨故令捕役巡拿務期禁戢梟販疏通正引豈不法捕快借名巡緝肆行詐害遇有大夥私販則交通受賄任其船裝與運其農民小船出入見有錢米絲布等物在內便奪言船帶私鹽撥取一坐又恐事發反裝鹽一包拋彼船內硬稱現獲使其折辯無所其法號日生蛋甚至風雨之夕幽僻之鄉張旗列械名為巡緝遇有客舟行李沉重者無不撥劫條此輩借巡鹽為護身符反難查究本都院訪聞最悉除另行拿究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云云如果有大夥私鹽許該捕嚴緝巡拿不得賄縱其肩挑手提食鹽與貧難易米覓食者槩不許混拿索詐其各聽縣巡鹽捕役俱懸帶本都院檄行運司所給腰牌牌上寫年貌住址方許巡緝若無此牌駕船巡行者即為白捕所到之處許諸人擒拿送官以眞正劫盜論即有腰牌捕役敢借巡肆橫沿途搜看擾贓劫詐擾害者與盜何異該地方協同擒拿解院以憑盡法處死決不輕貸

嚴誣告

照得刁訟之風天下皆有而浙中為尤甚良善之民安分守法即偶受人欺騙類多隱忍其呼號而來控盧以遲者盡屬奸民微疵小隙視同不共之仇口角鼠牙駕作瀰天之浪緣有積囊過事風生從中唆鬪訟師以無作有羅織成文使見之者心驚聞之者髮指裝點多端惟圖一准一准之後便自恃上司原告鳴張得意莫敢誰何至承問官鞫時另遞投詞或添出情節增入人名或原詞荒大改易瑣事又或被人告准下屬未審從奔憲轅希圖從上歸結壓倒司道府縣更或事非鹽法而目稱商竈帶入鹽梟字樣越聳鹽院又或匿名捏害冒籍出告隔府關提拖累平民及本人躲避不出自有人包告包准者種種惡習不堪枚舉及至批行審駁票拘差鎖貧者典婦供差鬻兒作費迫究其情不過絲粟小怨忿訴微嫌即審盧昭寧而被害之人身家早破奸徒之快心己久艮民之慘痛己深皆由反坐不嚴以致於此合行禁飭為此云云除戶婚田土一切小事當赴各地方有司衙門告理外其有豪強吞噬蠹惡傷殘眞正人命大盜大究及貪婪等項方許赴本都院轅門告理務須一字不虛言言可賞并照本都院所頒狀式書代書保歇姓名住址不許牽累多人干連婦女倘片詞鑿空定行加等反坐本都院執法如山斷不恕饒爾等

各宜三思可已則已萬勿輕聽一時貽累後日至於公呈公狀十百成羣更多假公濟私承問各官字字俱照所批原詞審理一字不許輕輕放過更不許再收投詞聽其節外生枝其刁唆打棍舞文代書一併嚴查究治

革積歇

竊照植嘉穀者務去苞稂禦疾痛者先驅魑魅本都院訪聞浙省各屬蠹官蠹民多由歇家為害在省城則有各縣之歇在州縣則有各里之歇省城歇家以包兌錢糧為事多係司道府聽積蠹通同司庫講合使貲重賄烹肥甚則侵批解之正數累有司之考成州縣歇家以包充里役為事盡係積棍并貢監劣矜豪紳家僕局拴私派倡議捐輸餘則指工食之年規吸鄉愚之膏血尤可惡者衙門既熟諸事關通聯書役為牘心媚官府為牙爪餽遺賄賂顛倒刑名外則起滅詞訟武斷刁唆上則交結旗營線逃保債本都院轅門及大小衙門日告謊狀何一非積歇兜攬唆指為之種種奸憲何殊攫書之穿窬處處效尤竟作傳家之衣鉢雖經陛績訪拿仍期捕除務盡為此云云前項積歇巨憝如本都院示革後即能潛蹤屏跡改業謀生者姑准自新倘仍前不遵依舊攬歇橫行出入各屬衙門干預一切公事許諸色人等指名控告以憑立拿照光棍例究處斷不輕縱凜之毋忽

禁當官

爲嚴禁當官票取之弊以砥廉隅以恤市民事照得居官義嚴取與古稱投錢留犢之風買辦價務公平律載低勒遲還之禁本都院自滋任以來凡衙署內什物器皿悉係照估給貲日用謊菜米鹽無不現銀發買期於端表率屬潔己便民乃閭各屬多因衙陋習擅設當官之名私行值月之例硃筆淋滴疊票恣取不即給價無論山珍海錯令若雷遲候至累月經年門如市鬼及幸挪些微之值仍迭饕扣尅之奸以致揭本之店頓作枯魚負販之傭俱防市虎流弊如此自問奚安合行飭禁為此云云爾後先當澄清衙舍減自庖廚毋以百姓脂膏而徒豢閒貨冗僕毋以一囊薪俸而漫思何饌郇廚至於一切貨物俱發價現買勿蹈前轍有玷官箴即祭祀宴會係會典全書所載各有項款俱准開銷亦不得預取民間故濡支領嗣後敢仍違犯者許諸色人等赴轅門抱牌控告幷指差役姓名以憑

題參拏究不貨禁買柴炭

爲特飭發價採買柴炭之陋習以肅官常以除民害事照得律禁交通屬吏饋遺即係以苞苴法嚴求素部民強買便同枉法本都院蒞任以求訪得嚴州一府田少山多出產柴炭小民儉於稼穡藉此完糧賠口原非委棄剩餘之物乃省城各司道衙門封價僉役執票齋文勒令縣官代爲採買該縣亦即嫁娼嚴辣奔命不追原銀虔皮高閣飛差四出河干遇有民間貿易柴炭即便加貼官封交付埠頭擲酌半價而且有低潮之攙和埠頭之抑尅兼以重科交收十加四五打算通盤幾成徒手一人忍氣吞聲舉室兒啼婦怨凡有心者所不忍見聞也及數既取盈挺船裝送篙工舵媼獸竄烏驚解役挽夫風餐露宿投批文則有守候之艱求點收則有常例之勒原封未動律貼多端去此彼來日不暇給而縣官之苦亦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弊全由於上司貪殘借題朘剝以致防營開署並起效尤司吏道承俱希胥潤而民閭之橋木死灰遂爲地方之禍根毒熾不有重法嚴懲將來波靡何底遂爲此云云嗣後如有上司官府仍前發價採買者即將差來官役立刻擒拏拘禁密封詳報本都院以憑特疏指參照負例論罪倘容隱不舉甘心獻媚別經訪聞則與受同科并參勿縱各宜警悟毋蹈噬臍

飭本衙門員役

照得安民察吏表正宜先剔弊釐奸法行自近本都院訪聞本衙門吏書門子隨征儲將戎旗承差舍人旗牌等役每遇下班回家守法者少肆惡者多船旗堂帖大書本都院官銜持炬夜行僭擬本院燈號塡門車馬徧結知交徹夜笙歌廣延賓客甚且立雖無產包戶役以免差徭投刺有司說人情而干詞訟或橫行無忌強佔各埠之經營或指騙招搖閃爍內衙之耳目凡諸惡狀枚舉難窮本都院情僞稔知避淸自矢久凜於飲冰茹蘗豈容此社鼠城狐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即將開發任址姓名轉行各屬時加稽察如有本衙門下班人役在於地方干犯前項不法事者立即據實密封揭報以憑嚴拏按法重究徇容隱不舉經本都院親自訪聞該府縣亦干扶同未便先具遵依申報愼之毋違

禁閱嚴

爲嚴禁結黨私鬭以保民生以省刑獄事照得民間戶婚田土諸事彼此不無爭論但是非自有公訐曲直須憑官斷豈爾愚民不知法紀遇有些微嫌怨輒便蟻鬭蜂爭邀聘教師僱覓打手呼朋引類互逞雄鋒親友無從解紛地方不能攔阻以致害命傷人則下手凶徒立塡較抵元謀共毆各擬軍流且無辜鄰証并受干連拖累之殃即原告屍親亦擔聽候奔波之苦連年不決兩敗俱傷追悔所由噬臍何及本部院訪聞既悉深用痛心除拳棒教師打手惡少另檄查拿外合先示禁爲此云云嗣後務要存心退讓處事實和不得輕搆爭端設有不平徐俟經官申理毋快旦夕之私自投縲紲勿競刃錐之末并覆身家俗云動手三分低爾民所知也輕易傷人即萬分有理到衙門先占下風又爾民所知也鬨鬪場中此拳彼嗣盡不知名姓之人及打傷斃命則定坐首事一人身上亦爾民所知也此後若不聽本都院訓飭敢有仍前挾佻結黨攔衙截毆者該地方里甲即便協同擒送到官不論理曲直先照光棍例問擬治罪如地方人坐視傍觀致傷人命及凶犯縱逸無獲事發一體查究坐以知有謀害不阻當救護之條法在必行毋得泄視自取重戾

禁打手

爲嚴禁習尚拳勇以靖囂凌事照得敦親修睦斯稱仁里休風忍辱服勞方號承家令器豈爾杭城有等不營生業遊食趁閒之輩專逞耍拳使棒名爲打手教師引誘良家子弟轉相學習結黨成羣見事鴟張沿街虎踞甚至受他人之僱倩代爲洩忿報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籠甘作飛鷹走狗種種流毒人在訪聞合即查拏姑先飭禁爲此云云如有前項拳棒打手在於地方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倘仍蹈故轍攬擾生事許即公呈舉首以憑立提照光棍新例治罪其有延請教師在家學習者兩鄰亦即舉首同居父兄并拏究處容隱之人連坐重懲不貸法在必行愼勿泄視

觀風

爲觀風事照得本都院生長滇荒去海內萬里而遙於學無窺而私心竊好期與爾多士日夕質疑就正其本志也然膺茲艱鉅不得不以簿書爲急就茲下車之始本都院例得觀風姑先封題分試如洵請益夫論文於近日求其稍砥頹波者未數數見總以習

氣太重拔脫爲難探奇好古之士失之過高掠陳趨靡之流失之甚鄙但能一字一句流自腑中自毅然而變煥然而漸故欲復古道先洗時蹊欲式經雅必究原本此本都院甘苦自得之語問途老馬或有可師爲此牌仰該府即便轉行州縣集諸生於公所將所封題目靜而試之務盡一日之長毋爲蹈襲毋爲龐襍毋爲庸腐爾府州縣官試畢即將原卷封固限次日一併彙解前來聽本都院親閱擯錄所錄有優通卓越者近者即行嚴覆遠者於七月臨場時另期示覆以別眞僞倘所覆文理筆蹟與所錄不符此僱倩代筆之弊也自詎詎人有士如此何以立身釁序定行究革至貢監諸生及各童生果揣摩有素惠然肯來者該有司亦一同收解其杭郡三學定於本月某日齊集府學候本都院親試所有供給等項本都院另示通知毋忽

逐流娼

爲飭逐流娼士妓肅紀維風事照得人情喜蕩見異多遷女色輿戎藏奸莫辨向有不法軀奴署買良家婦女逼令倚門獻笑輕狂子弟墮入其中鮮不破產傷生遊客經商或致飄零流落尤可恨者辱人賤行穢見污聞若令與吾民同閈而居比屋而處豈不敗裙釵廉恥之防何以作閨幃貞節之勸甚則來歷不明之人桀留宿寓遂致驚疑巨測之事並出淵藪至於勾集旗兵假威生擾尤滋眉睫之害宜搜城社之根爲此牌仰該府州縣即行出示曉諭所屬一應流娼士妓者地方挨查限文到某日盡行驅逐不許容留住歇敢有違玩不遵者即將保甲鄰佑房主人等一併究罪不貸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武林草附刻　圭

埋骨

竊照仁政不遺澤枯死者安於歸土昨本都院偶出輒見城壖郊坂到處屍棺暴露詢之皆係流寓羈魂或無主而竟成拋棄或因貧而乏費搬移亦有土著之人家計蕭條苦無墓田可葬者以致縱橫朽落風雨飄搖觸目刺心深堪憫惻又聞浙西習俗將骸骨焚燬用布袋盛貯懸掛橋梁之下舟檣往來千人骼日更爲殘忍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府縣即查梟露屍棺如有喪主可撥有墳塋可歸者通限兩月內各令營葬其異鄉流落土著委頓之柩查有境內空間官地即當置爲義塚各代掩埋仍立標記以使識認或無官地可置而有民地願售者議定價值詳請本都院給銀置買其橋梁懸掛骨殖著各地方總甲亦一一移厝義塚嗣後不許仍襲惡俗立刻舉行愼勿以迂緩膜置

飭牙行

爲歷陳公私交困之由懇賜禁示以除積弊以解倒懸事據直省各府州縣商人具呈前事照得商旅在數千百里之外遠出鄉井背棄妻孥秋霜身日無時休息又且身犯波濤心驚盜賊只圖蠅頭可貿無加狡猾牙行星羅碁布或係官勢或緣武衿或恃結納於旗營或藉聲援於衙役視耽耽而欲逐逐沿途接貨勢同搶劫執盤打算賺貨肥囊甚至席捲免脫客去重來又或那東掩西張冠李戴及水落石出血本化爲烏有可憐異鄉孤客進退兩難吞聲飲恨或淹爲乞丐流離或因而轆轉溝壑種種苦情無門可訴即有一二不甘吞噬控鳴府縣告理非爲情面註銷即置終歲不結幸而執法追比則又將敝衣破物抵死搪塞十不得一以致商賈視爲畏途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牌仰該府查照來文并單開各條轉行所屬遍示城鄉鎮店曉諭各牙行嗣後務當懍守禁約信實通商敦誠待客期約無逾時日授受不爽分毫使遠人慕義客至加歸是即爲爾衣食之源何必用此奸狡之衙敢有藐法故違許商人指名控告該管府州縣官即爲按法究處追償貨本毋致有徇情賄延准折挫抵等弊本都院仍不時訪拿照光棍例治罪倘該管官視爲具文任其橫行一經訪聞告發該府縣亦干未便取具各遵依報查毋違

武林草附刻　圭

飭關役

爲嚴禁關役違例橫索以便商民事照得商貨過關稅銀自有定額不容額外多取向聞積奸關蠹牘攏悖例於不應抽稅之處差役四出擾害更有家丁內使分踞關務串通巡擱凡行人[illegible]器一物小民斤綿丈布亦遍令其上稅稍有違拂即稱漏稅任意加倍罰取使稅銀什倍於本貨之價以致飲泣吞聲怨讟載道其過客攜帶囊篋不過隨身衣服零星物件亦必搜撿傾翻乘機攫取或內有銀錢露目因遭盜劫以致商民多有柱道趨避援民惧課囊害莫甚本都院訪聞最確本應拿究茲莅任伊始姑先出示嚴禁爲此云云嗣後如有大販客商經過令其照領輸課不得領外多索其行人手執囊攜苛呈物件及無貨民船任其往來不許強令納稅故意阻滯敢有仍前

營丁坐守關務同巡攔衙行搜撿勒詐銀錢并齒差
四出擾害者除另行嚴拿外仍許被害人將丁役扭
赴本部院軍前以憑按法重究決不姑貸凜之毋忽
防門兵
爲申飭守城官兵以肅法紀以便行旅事照得省城
各門撥兵防守晨昏啟閉出入稽查所以詰奸究而
衛人民也閩有不法兵丁借端生事凡遇肩挑步擔
之物恣行抽取負襲乘輿之人勒索銀錢甚至婦女
往來則逼其搴簾露面徒步過門迎婚喪葬之家則
多方阻指非賂以重貴斷不輕易放過倚禁門爲攫
貨之數借盤詰爲逞暴之圖衛民而反以害民大干
法紀己經前院將軍禁飭在案誠恐日久法弛本都
院莅任伊始合再申禁爲此云云嗣後守門兵丁須
稟遵法紀往來商貿不得抽取一物出人乘與不得
勒索一錢敢有坑法不遵仍蹈前轍者許被害之人
赴本都院軍前據實喊稟以憑鎮拿係緣旗官兵即
盡法重懲係駐防旗丁即帶赴公衙門究審斷不姑
貸

禁優戲
照得浙省災荒之後民困未蘇凡一切無益之費槩

宜節省豈習俗相沿奢華競尚民家宴會瓤用戲劇
徙知耐歌恆舞足供一夕之歡不惜翦燭傾罇己費
中人之産更有無籍游民不事生業每於城市鄉村
科賊民財恣撥傀儡以致環堵聚觀男女混褻姦盜
邪逞從茲而起甚者拈頭射利遂開賭博之塲角口
爭強因構官司之釁種種禍胎殊堪數指合亟叢行
禁飭爲此云云所屬士民不得仍踏前轍媚客費財
假神搆事不遵輒犯禁者兩鄰保甲指名呈
稟及此臺演戲有不該地方嚴時察拿治毋視具
文倘經訪聞並處貸文到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附捐賠營債第一咨

爲旗兵契券難憑百姓罄償無力謹酌捐賠之法以
息紛訟之端事照得杭城百萬生靈五方雜處濟
擴擾夙稱饒庶要皆貴貿販朝謀夕食外成族錦
之形實少中人之産日營債一事頭綠豐片
語遊揚而借者競趨嵩便可覗其窘狀矣十餘年
來各旗官兵駐防地如鶩民交與剤甚相安不意自
放債之後旗丁見利方兵恣行盤剝佔店拆另攤妻
劫女種種不堪以致釀成大獄干潰
度聰特嚴首惡之誅并責鈐束之辦各兵騎貪激謁

貽孔氅壞前車之饕可爲寒心今猶執新齊各券嘵
嘵不己其論似直殊不知算債全憑券約而各兵之
券皆屬轉票移舊翻新票前之利已多票內之本仍
在未可據此以爲確驗也若使執現在之票按戶而
取則兩載因訟耽延時日愈久本利倍加欠債之民
率多肩挑步擔雖粉骨碎身不能清償將逃亡竄徙
搶地呼天之象有不止於昔日者矣本都院再四思
維民爲
朝廷赤子固所當矜而戎伍有防衛之勞亦宜加恤
念其握票在手詎肯甘心且其中亦或有償末足本
者但索取之橫不休則無窮之害立見本都院藉先
人餘藍薄有貴産再多方挪貸可以量措五干金而
貴將軍都統統兵蒞民仁慈素蓄亦新俯徇鄙見量
捐如數其成萬金傳論各旗除二十一年以前票約
年遠更甚者不准送驗外其餘槩令呈送將軍都統
案前驗其數之多寡儘此照分俵給撫還原票在各
兵應仰體上人捐賠之意不得復想求多此後再不
許盤放不許索取違者重懲如此了局所全甚大而
小民寢息不驚成頌將軍都統之德百世不忘矣事
闕安輯兵民要著想當即邀俯允合行咨請

第二咨
爲照本都院下車之始因會同貴將軍都統公衙門
會審見欠債到官之張稟卿錢順甫併被逼進折妻
女之錢大功一係豆腐生理一係水桀生理一係窮
迫潛逃其鳩形鵠面之狀惟行乞之見溝中之孚可
以比之絕無人象傷心慘目不忍見聞以此責償粉
骨莫措一二人如此人人可知是以本都院委曲思
維不借破産代民捐賠且懇慨捐助永斷葛藤以
安窮民且卹介士誠屬美畢有何例可拘至於年
遠之債皆係疊利轉票所償悉己數倍雖有契券完
欠難憑杭民皆知追餘利給主之
旨含忍未言今仍責追遠年小民誰肯甘心恐追獲
者少給民者多也至查律內欠私債不過咨杖若違
禁取利官吏放債勢豪准折強奪奸佔則處分甚嚴
本都院一片曲全苦心定蒙見詠倘貴將軍都統以
請捐之數太多未免遲疑不朗俯允本都院當與同
城院司道極力勸募再捐三千共成八千之數
新貴將都統仍勉捐二千以足萬金同褒此㫖查
照俵分原票盡行給發完結此事以仰答
皇上委任地方至意安輯兵民之心并見文武同舟

之雅兩浙生民頂感在於世世生生矣
第三叅
為旗兵契劵難憑等事准貴將軍副都統移覆捐貲
代民還債本將軍副都統戎行令曹河能有捐賠之
力況律文並未開載宜照部覆依律完給或契劵有
應償還有不應償還者不難會訊等因又為移咨事
准貴將軍副都統咨旗營庇棍等事案內錢債未
經照律完結相應列單咨請示覆遵行緣由各到院
准此照為營債一事本都院實軫念逐末窮民粉骨
難償故兩以捐賠咨請而貴將軍副都統回示以戎
行冷曹捐賠無力然本都院蒞任以來飲冰茹蘗更
為清苦此貴將軍副都統杭民所深知所云變產
代賠實出負情今當立即遣人回滇措但往迈二
萬里行程并措辦約須八個月方能得門斯在明歲
之夏俟到另行咨請貴將軍副都統一併確查實數
代償完結萬民感德為此合咨貴將軍副都統須請
查照施行

崇學校

竊照兩浙罹兵燹久矣今荷
皇上威靈八表廓清車書一統則禮樂肇興眞儒崇
出此其時也遵者有司狃於積習但知錢穀刑名漫
不識教化為何事至學官一席類皆倖借寒氈計貧
糊口誰復蒿目於鼓鐘廟貌雅意斯文言之深堪浩
歎殊不思百廢具興方稱才吏絃歌盈耳斯號愛人
若文學博士則香火新標是其職掌而玩時竭歲均
同聾聲尤屬瘵官本都院蒞治浙土己八閱月其於
別弊釐奸諸大政業稍次第施行願與諸人士史佩
振矜共優游於化日光天之宇而承流協贊則郡邑
之賢有司暨教職是藉焉茲擇急務數條通行頒示
期在實心遵奉悉力舉行倘仍前怠玩則黜陟之例
炳然殿最之考伊遜即以教化張弛匪分蔫勍斷不
肯少有徇縱所有事守開列於後

計開

一修學宮先賢先聖學者水木之本源今則風雨不
蔽何以妥靈上庠下庠士子絃誦之居肆今則鞠
為茂草何以考業甚者明倫堂通作廣文住室而
烟塵彌漫乎棖楹兩齋房賃為脩豈居停而男女
縱橫於戶牖狼藉若此自問奚安本都院示到之
日府縣官即將該學門堂廡舍逐一淸出槩不許
咨人使估相度緩急次第修理或動移公物或節

省贏餘或量行數罰多方設處以佐溥瓦木石之
需外更設募簿一本自紳衿以逮商賈富民勸其
隨力捐助不得侍成抑勸貲用酌集削日起工其
監督之任則岩責教官及簡用忠信敏練生員數
名分班督役每季終則將捐助設處得銀物幾何
修整過某處工費幾何具文郵報以懲查核務傳
廟庭釁舍壁尖丹雘煥然一新如視為迂緩及虛
應故事者府縣有司教職以關葺涵職糾參
肅丁祭國事惟祀為大行禮以敬為先乃今二丁
之祭其褻越不可勝言矣以祭器則不備朽蝕殘
缺莫之考也以祭品則不潔犧牲腐雜莫之省也
以祭儀則不虔生儒跛倚而譁奴隸蓬垢而擇或
物未薦而己釁狼饕或負未終而早揎膺攫莫之
禁也其罪首在教官而府縣司提調之權房土習
之位則亦難辭其咎嗣令著各學遵照學政全書
查明毀應及敬聖宮應設祭器是否違合舊制其
有不備者即日攢造補足或銅鑄雖以來請則或
錫或紊或木皆可權代務令完美當祭之期掃除
階陛拂拭几筵傳論執事與祭生員俱須不茄黃
飲酒登備衣頂恪共襄事神位之前應設何羹何
食何菓何蔬何牲何脯俱毋得短少潦草錯亂無
章府縣獻官令皂役巡緝門次除執事及與祭外
毋許一人溷入登殿周覽以及兩廡果皆如禮然
後就位三獻本都院當密加體訪察其明而糾其
優焉
申學規士之所重文行兩端而己往者月有課敎
官主之季有考府縣主之近日以為具文竟成絕
響殊不知勤於考校俾有榮辱得失則士知激屬
將吵唔揣學而城闕無子衿之刺公庭鮮陽鮹之
跡矣關後各學教官每月必齎行會課每季則府
縣官命題集試評定等第懸榜宮牆期於有所鼓
斷至於朔坐行香催廟中一拜倉皇而去以講堂
為遴廬以師儒為僧物是其境中幾與無學校等
嗣後各學俱立講學一人或推肖耆先生或擇鄉
問名宿或聘請鄉封學行兼優之偷俾土講席府
縣官於每月朔日升明倫堂習禮序坐授几之言
取生人愛敬知能之良與反躬為己之要痛快提
斯使聽者悚然警悟餘則及於學業如胡安定絳
義治事之條亦皆質疑問難詳悉討論庶幾人才
有所造就風向翕然可觀本都院己擇二月初一

日詣杭州府學親講作倡每月依期永為定例所
驗府州縣俱限是日一體舉行仰各預具遵依并
講學姓名報聞以備延訪徵聘之選違者以不職
論并發本都院前任容臧令時講學金容敬一錄
二篇於學
嚴優劣生員之舉優劣所由示旌別也旌不足以
勤善別不足以懲惡則啟倖波殃其弊滋甚近見
教官每歲呈送其所謂優者或蠹褻髦儒邀榮末
路或銅山乳臭藉乞姑留未有果能表潛德之光
也其所謂劣者或小嫌搆訟戶任含沙或宿怨揮
金手從下石未有果能遏大愬之詼也如此則滿
紙袞袞盡是不度之譽徒作里右笑談終朝擊謊
大都無安之災寧免同庠憤稱無怪乎士不修行
而熙類朋興矣本都院當一面行飭提學道於凡
舉優者必周徇素履不得槩予品題舉劣者須發
審研實不得遽批黜革其該學教官申報學道務
由府縣官覆核取具里鄰甘結及害証確供然後
轉詳不許徇情肖濫寃陷無辜其有真正劣惡府
縣官教官不能先行申究經本都院訪聞亦以賄
底參處不貸特示

飭鄉約

為飭行鄉約以正民俗事照得郡邑吏治首重清廉
尤先教化定例薦舉卓異無教化興行字樣不准註
考誠以移風易俗固良司牧責也康熙十五年
皇上特申聖諭十六條
敕各郡縣置鄉耆老月朔宣諭而前任撫院陳增之
註解附以律令
題請刊布頒式各省則爾浙之奉行厥惟奮矣乃日
久解生剔至寢廢道鐸之聲杳聞仁義之途充塞遂
使流俗愈壞莫能救正其間孝子悌弟循理樂善之
家什或得一而官不知勸鄉不知法風勵之道衰故
輿行之民少本都院蒞任半載其以敗常亂德寡廉
鮮恥罹法網者在在見告是有司甘為俗吏失於致
導罪不崇屬百姓也為此云云即於所轄各鄉之中
每鄉舉年高有德閭里推重者一人為約長使主一
鄉之事舉年壯力強素行無過者二人為約副主登
壇宣諭檢察一鄉之事並免其繇有司以禮優待每
月朔日會集公所將
聖諭及註解高朗講說務令明白曉暢悚然警悟毋
得虛應故事嗣是一鄉之民有信從遵奉身體力行

者或頑梗不率背犯教條者約副並得檢察之以告
約長轉聞府縣有司或獎或懲毋或徇怠其重者申
報本都院加之旌表誅殛若約長約副糾槩不公咨
情受賄任事懈弛亦干究治府縣官仰為更遣責逐
不貸文到之日先具遵依并約長副姓名報聞以憑
查驗毋違速速

振積玩

照得兩浙官吏積玩浸入胥牘非尋常可以振起如
錢穀舉鹽學校一應事件屢催不應必延至逾限而
後草率混覆俾不暇駁查倉皇吝　題一大弊也如
刑名盜命一應事件屢催不應必延至逾限而後草
率混覆俾不便具　題一大弊也此二大弊豈官之
不欲即申即結哉總由各屬經承舞文弄法受賄作
奸上下交通打成一片故意延挨代人出脫此其中
大有綠故在也官不之察進謂經承怠情偷安試思
此輩一事到手頓視為希有奇貨有爭而承行者有
貪祿而承行者承行之後精神心力畢聚於此其遲
者必有為而遲速者必有為而速豈真坐酔夢中耶
本官墮其術中甘心隱忍代其受過俾上司目為闒
葺異日註考日罷軟日才力不及率皆由此猶恬不
之怪惜哉令非大創一番斷難振起數年積玩故特
為嚴飭如杭嘉湖道一件為惡棍漏典等事詳稱慶
催嘉興府不應檄令將經承解究不應等因到院本
都院立為代提懲處該府并將該縣經承同解到轄
各重責三十大扳發回革役該道頂申則該道經承
即免究在案此後凡事有一件挨限不完本都院責
之司道立提經承責革司道責之府亦立提經承重
責詳革府責之州縣亦立提經承重責詳革遞相嚴
徹俾此輩知痛楚之切膚而後知公事之宜緊知性
命之為重而後知財物之當輕加該司道府有如杭
嘉湖道預為申詳而來本都院絕不厭煩亦即立為
代提重懲如此而不猛然省悟隨呼隨應捷於影響
者未之有也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即便轉飭一體遵
行毋違

禁夫船

為嚴禁擅取夫船以甦官民重困事照得驛站之設
原以供給皇華支應急遞部發勘合火牌用為照驗
若一切官員差使私自過往槩不得擅行索取
功令煌懸有如星日至於偏疆辟邑未經設有驛遞
本無夫役可應追呼益無波累平民之理埤頭船隻

則不耕不織之人藉爲活命養家之計豈容官蠹强暴漫肆拘拿本都院訪得兩浙道途有擅索驛遞之弊有私取民夫之弊有橫封埠船之弊遂使拖闘下吏遭呵辱以難堪雞肋孱農苦奔馳而莫訴河干江衙轟然鳥駭魚驚水棹山輿儳被妖乘鬼攝旗營之防兵走卒輒思循岸踹船仕宦之遊客鄉親亦要討夫出票加是州縣之官或派費以待酒之額外無藝之征關墉之根多擇弱而欺敲同類相殘之鯛積習成風恬不知怪本都院矢志澄清幸際此太平世界誓當盡振頹靡爲此云云嗣後驛遞所在除奉有勘合火牌者照例如數撥給夫船外其餘白牌小票到驛擅取許驛官即時擒執控究如有擅付則與受同罪其無驛地處所州縣敢擅役一民擅派一費或經告發或經訪聞即以違旨私徵特題拿問至埠頭船隻非大兵歷境永無封船之例即本都院公出坐船用夫必係自雇賃不毫擾民間各屬一應大小文武官員凡到任離任公私往來以及衙門各役奉差解餉解火藥各營兵目分防更番賫文投送務皆仰遵明示悉行自僱槳絕捉船裝載索夫挑抬積弊敢有抗違官即

題參兵役拿重處不貸法在必行勒石永禁慎之

特示

禁監差

爲申嚴監差之禁以除弊害事照得小民之最苦者差役也本都院疾之若仇首政嚴禁即以此分別官守之賢否糾劾不肖之溺職者亦差役也近聞各屬復飛差四出夫人倚不至耳聾目瞶入國向須問禁居官豈有眞行何苦以遠大功名據此一舉惹小民之怨干功令之嚴取本都院之怒招鬼神之譴近訪得司道差人下府該府亦差役下縣且有夥伴副役輪流坐縣隨後簽差號差不一其人酒飯人事船錢規例該縣經承不得不竭力供應需索既遂即以空文同覆所差之事仍無完結或諱差役之名竟令經晉赴縣行催者本書隨帶僕從侈扮行裝到則迎風置館厚程豐席坐則饋供乞恩求情去則重禮送行較之下役又加十倍此項破費豈天降地出乎非科斂於里民仰那用其錢糧日後民有私派之控官有侵耶之累率皆由此本都院聞之眞痛心疾首該府之泄視禁令一至於此經承之瞻大不懼訪拿僅快目前一

至於此除另行察參外合再飭禁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嗣後各屬一應錢穀刑名事務俱照本都院設立號牌飛簽之法檄催不完則發號牌三催不到則發簽提提不應即將該印官指名揭參如此執法嚴行雖有疲玩不愁不振也此番申嚴或從或違聽之官吏本都院惟知有法惟知有民而已該府仍設立循環文簿如有司道差役到府者即將差役姓名并因何事所差緣由據實塡報本部院查核毋違

汏冗役

爲嚴汏冗役以清蠹源事照得吏治今日之不古若民困之難甦俗日以敝弊日以生相衒而不已者其故皆由吏胥徒隸之繁各屬衙門諸役俱奉有經制額定名數給以工食期於辦事驅使而止乃近來經制之外至於倍蓰一役之名而數人充之一事之役而數十人據之一曹之事而千百人蟻聚蠹擁之人數既多則習巧迭出而狠狽相依職任互訪而課成翻滯輪班則幗負掌舞肆獰狰而圖饕餮休沐則壟斷里卄指關節以鼓招搖民受其殃官蒙其玷而若輩從中因利言之可爲切齒向來非不屢經查汏其如習覯具文無非公議朋名湊合制額出一遵依了

事究未嘗減去一人本都院下車以來濫差有禁衙蠹有訪地丁漕糧鹽捕詞訟諸弊各經蠹剔在案各官何若集此磨牙張吻之徒自討召謗招尤之幟除本都院轅門戎旗儲將齋奏聽用等員役首先澄汰外合行通飭爲此牌仰闔屬文武官員知悉即將該衙門吏承書門皂快查照額設原數每額一名於現在著役之中吏書則考取文理粗通皂快則揀擇年力精壯一人並要身家無犯取具畢鄰甘結然後許之充役其餘盡放歸農嗣將選留各役姓名大書告示曉諭所管地方以杜假名擅歲白役詐騙之弊仍造領役清冊一本每役下塡註現役姓名籍貫年貌居址呈解本都院存案查察若額冊無名影射肆毒者或經告發或被訪聞定照光棍例從重擬辟其有黜革事故更換頂替每遇季終具文彙報以憑僉冊改註無者免報倘衙門繁劇經制各役不敷辦理預將眞實情由詳明本都院酌奪另示牌到之後俱限一月內文冊申院各屬其能與本都院同心掃除千百虎狠以甦全浙農工勝賦之衆則令年

討典明年皐劾即以革除蠹多者爲課最其或陽奉陰違舍已循役則有白稱在本都院奈此闖甚耆何

哉思之毋忽

禁勒詐

爲嚴禁衙役勒詐聽審陋規以肅法紀事照得衙門各役原供奔走之用非令張威怙勢設此厲民乃聞各屬衙門一遇人犯投審到案原拘原解之役卽便從中打合稱規例內自書房外至轅門上自吏承下至轄傘妄夫之類衙門愈尊則名色愈眾奇形怪狀駭見怖聞先索酒食盤殘聚會某樓某館夾要銀封錢串數目若少若多約計開列之單己破中人之產稍不遂意則欲入而訴詐橫加頓令頭昏眼黑方出而棒鞭亂下定教帽落衣發至於用刑皂隸夾棍行杖亦必招認講明得賄則重犯而故輕無錢則小徵而倍狠發膽橫行玩法婪贓莫斯爲甚矣此在昏庸之輩固屬僣然無知苟著賢能之聲豈不因茲有坫合行飭禁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照來文事理卽便嚴飭該衙門各役知恐嗣後於聽審人犯纍不許橫索一茶一錢敢有違犯者卽照犯曠事例盡法重處不貸各官更須留心獄訟凡准理承問之案必隨到隨審不得稽滯以滋弊端再細卹體察令耳目洞然毋任作奸蒙蔽或致陽奉陰違

計典伊邇賢否殿最從此攸分各宜猛醒愼之毋忽

禁私折

爲嚴禁私折南糧以甦民累以祛兵餉事照得各屬秋糧奉撥本地旂營兵米自應催解本色貯積倉厥以備支給本都院蒞任以來禁革積歇囊棍串通倉鄉總書包攬折乾勒耗作弊何沓三令五申乃訪各屬官役穫抗上行仍蹈私折故轄怙終不梭每米一石折徵一兩二三錢不等各官催貪烹肥之利不知割肉之苦且壹中飽之奸旋滋僕餉之弊其南糧解省者徒有掛批發收之名並無粒米上倉之實以致滿漢官兵尅期放餉而庚癸頻呼衿附畢露各兵恣肆咆哮豺鳴虎跳諸役迂過掩飾鼠覷蛇行散法悞公員可痛恨令康熙二十四年南糧開徵伊始除給示四倉及行司申禁外合再通飭爲此牌仰該府立卽轉行各縣張示倉厫嚴諭收糧員役務令徵收本色貯倉聽候撥解如有仍前私折勒耗等弊一經訪聞告發官卽題參蠹役立拿處死其私糧民戶甘心被勒重價私折串票以致南米缺額者查出槩不作准仍令照數完納以爲與受同罪之戒該府速取各縣於自具遵

依報存查毋違

禁打鳥

爲嚴禁打鳥傷生以廣化育事照得人生日用有必需之物固難禁其不殺失業窮民有必趨之利亦難禁其不爲苦夫物不可登於几狙利不過算以蹤殊而殘忍慘毒惻目傷心則莫如打鳥一事矣以彼翮翔空宇棲遲林木於人無患於世無求體輕而肉瘦食之不足以飽也性熱而氣腥嚐之殊不覺甘也則打之者之無謂也奈何破其巢卵折彼雖雉徒傷天地好生之仁致造因果報還之孽頂冥無知一至於此合行飭禁爲此云云嗣後務各發慈心另謀生靈如有或執鳥鎗或擎枯竿故戕物命者許地方總甲人等民則擒送所在官司重責枷示兵則拿送該管將領軍法從事扶同容隱一併治罪不貸

西湖志纂

敬一書院　在孤山四賢祠之右康熙二十四年巡
撫趙士麟建每月之朔集紳士耆老宣講
聖諭於此望日會師儒以講學後擢去士民即以祠
之

西湖志

敬一祠在四賢祠側　錢塘縣志祀巡撫趙公士麟士麟號
玉峰雲南人康熙甲辰進士康熙甲子歲撫浙兵輯
民安開濬城河自江干至湖墅疏鑿皆通舟楫往來
便利民咸德之時講學湖濱及內擢即其地建祠後

并祀巡撫都御史張泰交泰交號洎谷山西人康熙
壬戌進士居官廉正不爲苛刻之行亦難少犯其顏
色卒於官少詹事邵遠平爲肖像同奉於祠

兩浙防護陵寢祠墓錄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臣　爲
欽奉
上諭事據布政司劉斌詳稱竊照古昔帝王陵寢暨
往聖先賢名臣忠烈祠墓於雍正七年欽奉
諭旨著名省督撫轉飭各屬勤加防護修葺每年年
底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出結造冊轉報工
部彙齊奏聞等因仰見
朝廷崇德報功垂勸萬世之意茲查浙省是項文冊
沿襲舊式通省七十八廳州縣中之入冊者僅

止三十三州縣不及十分之五即已全縣失造
又或造而不全即如仁和爲附省首邑冊載祠
墓僅止四處查出漏造者甚多又如富陽餘杭
秀水歸安長興鄞縣山陰諸暨黃巖蘭谿西安
等縣俱係浙中大地名區人物之所萃薈今冊
內遺其縣名竝不開報一祠一墓竟爲防護所
不及其冊中所載者或姓名事蹟舛譌及朝代
次序顛倒或有此縣之祠墓載入彼縣之文冊
及彼此重見疊出者或有其祠早圮其墓久失
僅據傳聞造報徒有防護之虛名而無其實者

甚至漫不查考竟將
國朝奉
旨從祀文廟之元儒金履祥等奉
旨追謚之故明忠臣方孝孺等各祠各墓並不入冊
防護罣漏紕繆之處不可枚舉本部院暨本司
督率教職諸員詳加稽考或爲訂正或爲刪補
其體例則先陵寢後祠墓該地僅有祠墓者先
祠後墓其事實則根據國史旁採地志其故明
諸臣忠烈事蹟則謹遵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未敢稍有附會及妄加論贊
并據各該州縣查明各祠各墓一一確有其處
具文申報前來相應彙錄清冊咨請
禮工二部鑒覈示覆以便飭行各屬自嘉慶六
年爲始照依造冊加結彙核咨報以臻無濫無
遺仰副我
朝曠典宏施永垂不朽據此覆核無異除咨
禮工二部外相應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請查照示覆施行
嘉慶六年八月初六日咨
禮工二部并送冊各二本

禮部爲咨覆事祠祭司案呈准浙江巡撫阮
咨稱云云據該撫冊開官爵事實本末具有可
觀所有各祠廟墓地應准其入冊防護年終報
部相應咨覆該撫查照可也
嘉慶七年四月十八日准咨
計開
浙江巡撫趙士麟祠士麟字玉峰雲南河陽人
康熙甲辰進士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蒞任
初民爲營債所苦釀成大案士麟移咨將軍掣
繳票約捐資代償浙中豪右衙蠹驕悍廉得其
狀悉置之法省城內河淤塞幾百年下令開濬
水道疏通舟楫利便以次繕治城隍修葺學校
凡講學興賢重農務本諸政無不具舉未幾移
撫江蘇軍民建祠祀之祠在孤山之麓

杭俗民貧而好勝市廛逐末原無恆產駐防禁旅習久相親營丁遂以母錢貸人按月加利坐收其息如貸人十金十月間已二十金母金未償即轉票爲二十金更十月已四十金餘皆準此爲式後經題禁取息毋得過三分復變爲印子錢法大率皆子大于母一時民貪易借兵貪易取更有綽棍從中暗誘窮民賠償不繼不數年而鬻廬舍質妻子愚者至捐身命黠者身充旗役明知酖酒覆車相因舉俗迷而不悟

康熙二十一年巡道王公梁道出武林門見居民閉

戶罷市咸稱土棍勾引旗債準折子女遺累親隣向公膚愬隨執綽棍費繼明劉成金勝甫等赴公衙門忽出旗丁數百辱詈王公毀傘碎轎幾至激變幸總督李公之芳目擊髮指隨將逞兇旗丁馬化龍等百三十人鎖禁待鞫飛章入告遣章京吳勒深等到省親訊特奏

嚴綸以將軍馬哈達有總統專責所屬兵丁妄行肆惡不日漫無約束因奪俸一年毀辱道臣爲首者置之法餘各鞭責有差所放私債照律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無過一本一利仍追餘利給主二十三年巡撫趙公士麟甫受事念杭城大困莫有過于營債者移咨將軍都統曰杭城百萬生靈五方雜處要皆捐資貿販朝謀夕食外誠簇錦之形實鮮中人之產即營債一事牽頭線棍片語招搖而借者競趨如鶩便可覘其虛實矣不意旗丁見利心粗恣行盤剝估產折房擁妻拏子以致釀成大獄今猶執新舊各券欲圖取償不知各券皆屬轉票移舊翻新票前之利已多票內之本仍在豈可持此以爲確據況貧民卒多肩挑步擔雖粉身碎骨何能淸債勢必逃竄他徙搶地呼天之象有不止于昔日者矣但念民爲

朝廷赤子固所當矜而戎伍有防衛之勞亦宜加恤今既執票在手誰肯甘心或其中亦有償未足本者倘取索之橫不休則無窮之害立見本院藉先人餘蔭薄有資產多方措置量捐萬金傳諭各旗除二十一年以前票約不准送驗外其餘概令呈明將軍都統按口數之多寡儘此口分均給追銷原票在各兵應仰體上人捐賠之意不得復想求多此後亦不許再行盤放取索庶戢兵安民之心得以兩全矣時營兵堅執未下往返移咨始得悔心帖服更念券約煩多若不究明始末何從知其本利有無至若違禁取

利者尙宜炤律查追餘利給主隨行杭州府會同旗員從公清算以憑償給檄下之日知府馬公如龍卽榜示通衢先令欠債民人自陳某年月日借銀完欠之數後取劵查對以核虛實瞭若指掌馬公素有清望兵皆懾服民不敢欺悉聽公酌斷平情晰理悉追從前積票付之一炬舉杭城數十年大害一旦永除咸謂非馬公不能成趙公之志云

題趙玉峰中丞卷子

河陽玉峰趙公巡撫兩浙時其善政播于小民士大夫之口若出一喙吳江潘次耕太史作新樂府九章頌之有曰城渠開曰新學宮曰城樓高曰捍海塘曰營無逋曰縛市虎曰煌煌象魏行曰壽母篇曰湖堤樂次耕筆舌妙天下旣成而索農祥和和亦如太史之數已而同里邵戒三詹事又作古詩十二章與潘小有同異亦索農祥和和亦如其數今公去浙且九年而浙民懷公不忘曰猶念河陽也此卷繪公治跡分爲六條亦潘邵之意然祥謂公治浙大事不可勝紀

而尤難者莫若濬河一事蓋有六難兩不可者足以搖動國是籍制人口卽使鄰侯樂天子贍三賢而在度亦不能如公斷然行之也河水注于城渠如血脈之周四體今數百年不治病且蹊盤而欲以一刀圭蘇之其難一自宋以來城郭遷徙故道陵谷其難二國朝劃三門以隸屯戍皆湖入城咽喉處欲使疎瀹其難三往時舊渠凡深幾尺修幾尺具誌其底今涸如枯井高且建屋其難四古輿徒設梁杠皆取與水道相合今瓦礫浸多其橋壓水面僅尺許藉能通不能勝蜻蜓之尾其難五渠有分有合必藉畚鍤以祛

積滯今城外皆民居輦致何所其難六國家財賦錙銖悉入縣官非請帑金不可今行度外事請卽允允卽行必遲回年歲事幾易失其不可者一人情難慮始易圖成宋之詛子罕也鄭之議國僑也先見之矣而欲立無窮之利不慮掣肘此不可者二惟我公成算在胸奮然爲之始而驚繼而慎已而父子兄弟歎曰非我公之深仁厚澤殆不至此故祥謂我公治跡殆不勝紀而濬河尤其大者也農祥迂疏老民曾被武定相國聘使主文章見李公駐節三衢籌算閩變呼吸張弛使負嵎勍敵終歸覊縻私自慶幸如退之

之入裴相幕中作碑銘露布得伸忠義之氣以爲定天下之大難者非武定無其人也我公撫吾浙農祥未及謁見及邦人爲公生祠于孤山其碑銘亦屬之農祥農祥爲言公治河之利凡數千言所以須公者可上史館徵信不誣爲後人法而橫爲雕鐫者刪薙使首尾不全竊以爲興天下之大利者非公無其人也兩公者其古今人傑造物使爲大臣以生我浙人者乎歲在甲戌蕭臺部民吳農祥頓首拜識

少宰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少宰河陽趙公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諼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畚鍤如雲聞以市井闤闠有支流出沮洳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濬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脇於權要爲萬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艫相接此卽鄴侯白傅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曰講學圖公坐書院中

諸縫掖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垂髫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延致與講鈞敵禮卽迂疏譾陋如余亦欲以臯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傾圮公捐俸首倡不以簣土片甓需之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旣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中輿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中人皆頫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

未雨者尤歎大臣之碩畫焉倘一日代還營債圖杭
民爲營債所苦至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
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牽引之牙儈尤痛懲之以杜
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鑼而歸者有執券而熟視
者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
而若爲太息者一曰刑奸圖戟門以東檻纏而俯首
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爲
數倍之皆閭左之受害者弱肉强食之風爲之丕變
一曰移鎭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攀轅之氓樺
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蓋絡繹數寸里云

其他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宣講
聖諭之統於講學圖所不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
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曰存之於目則思之於心也函
今孤山之麓既已范公之像而俎豆之而此圖行將
歸之於公故不辭而書之俾後之讀斯記者庶幾得
圖之梗概焉遂安毛際可撰

城渠開　　　　　　　　潘　耒次耕
臨安城中十萬戶泉源蕭澝渠一縷何年梗塞半爲
土深不容刀淺如釜血脈既以枯咽喉鬱不吐煩蒸
偪側柰何許火災數起疾病多使我民兮苦復苦車
軒軒中丞來中丞來河當開敎令一朝下動地歡如
雷千夫畚萬夫鍤波鱗鱗泥獵獵疏渠之淤濬渠狹
雲揮電霍不停睫二百年來沙礫場方舟連筏流湯
湯役徒百萬不費民間一斗粟中丞經略誠非常君
不見白公隄李公井一時功績千秋永嘉名更有趙
公渠誰能補入河渠書

捍海塘
築塘誰湯信國開國元戎秉成畫約束海若麾天吳
長隄如城捍潮汐修塘誰趙中丞經天緯地帝股肱
預防崩岸悉築塞不許蛟鱷横憑陵越民食海亦苦
海寇賊風濤時一駭只今萬里不揚波障田况有茲
塘在我耕我耘我稼我禾鳴雞吠狗煙火桑麻無風
魚災不見兵戈綢繆桑杜功如何海如杯山如螺中
丞烈不可磨

營無逋
長刀垂腰臂蒼鶻走入民家氣咆㶧婦女蒼黃男股

栗問此誰何索逋卒營中舉債誠大難一毋十子何
能完賣兒典女苦不足坐令平民骨髓乾中丞念之
中心酸顧謂吾民渴不飲毒井饑不啖漏脯營中有
債慎勿舉顧謂汝卒汝爲天子守邊將軍號令嚴如
山汝盤吾民不汝赦憐以汝劵來汝無苦民貧莫償
吾債汝出金於府焚劵於庭自今民與兵各牧爾牧
耕爾耕脫復出入債時則有大刑霜稜稜日杲杲街
頭歡喜營中惱寄言營中勿多惱天子聖明汝行當
念公祝誦不可了

縛市虎

山中有虎白額斕斑磨牙擇肉眈眈草間市中有虎
不翼而飛無晝無夜搏人以肥山虎尚可市虎殺我
一虎十倀動輒搆禍白日當天心百怪宜潛藏至仁
雖解網肯令虎陸梁爪牙豈不利虞羅已高張搖尾
盜得免磔裂誚豕羊一虎去一市喜百虎除百市理
騶虞來遊鳳皇來止甘雨祥風樂府始

和潘次耕頌趙中丞新樂府　吳農祥慶伯

城渠開

錢塘萬井苦斥鹵萬井春泥浸堂廡前賢遺跡阡陌
荒三尺清泉十丈上十丈土咽不流銅街鐵市成山
邱居者歎息行人愁往往餘孛生斗牛城渠長何年
塞長蓬蒿亂荆棘皇皇負販兒奔走無氣力郭東有
樵郭西禾我獨何爲因衣食城渠淺何年開不見融
風晝夜起至今瓦礫埋黃埃我欲青霓叩閶闔安得
黃金白璧輸將來侃侃中丞公下教勅郡縣荷鍤萬
夫歡立綑十里徧湫者細如絲奔者白如練民不疲
勞吏無倦昔日河渠眼中見我欲歌公功公功不易
知何爲隻手挽造化五百年後還漣漪我欲銘公德
公德不易測安得銀濤插天起乾端坤倪相蕩潏報
公德豈能忘譬若清流千秋萬世永不絕

新學宮

秋鈴欲語替戾岡銅龍鐵鳳爭翱翔江淮旃檀五山
大遺趾巍煥皆齊梁如何夫子堂傾頹淪糞土金鐘
大鏞漫無主秋菊春蘭竟終古寂寥泮宮閒生徒苦
風雨三千摳衣者七十列兩廡傾危剝落視百堵我
公下車來循牆肅規矩念此人才多崢嶸過齊魯聖
澤獨淒涼梵宮仙觀何須數爰命啟罘愆爰命立柱
礎爰命具畚幹爰命飭豆俎嗟哉聖人門千載視斯
舉春絃夏誦振衣冠百拜詩書轉告語不見武林項
背互相望自此聲名足歌舞

城樓高

北風九月蓬科橫城頭吹角黃雲生角聲纔動鼓聲起一夜秋聲滿江水試問此城隅百雉何輝光記得生平恣遊戲雲車竹馬相徜徉上摩皎皎之皓月下湧洶洶之長江龍飛鳳舞氣茂密盤結都會雄錢塘邇來兵燹生水旱遭殺戮萬事總淒涼人生有歌哭嗟此城樓斷絲竹雙鞬兩矛仍角逐見者不敢登登者愁蓄縮賤者馬鞭笞貴者刀環築城樓雖高見林麓日日鄉民縱魚肉我公朱軒來築與浮雲齊黃童白首還提攜惟聞縱笑譃不復畏鼓鼙玉樓十二陳

丹梯城樓高似咫尺呼我賓朋等疇昔城北城南逞蠟屐城樓高堂適庭海外羣船如列星雕題繡腳來四溟祝我聖人禪云亭更祝我公功績羅丹青

捍海塘

我聞海塘際此東南隅龍伯海若羣靈趨巨鼇擁戴二山隱翠旗芝蓋時有無昔也秦始皇雄風略四海志大氣驕神人怒荏苒歲時風雨改亦知吳越王抵掌逞霸略鸞子還鎖鳳皇山至竟秋潮莽迴薄熙朝有聖主洪恩被無疆我公稷卨臣主聖股肱良大旆懸析木長劍摧扶桑支祁婆竭惕息不敢逞何況么麼小醜奮迅仍跳梁其餘閏位偏方那可道自然萬里歸梯航捍海塘海神恐紫瀾平銀山涌捍海塘塏氛祲消億萬年朝宗朝

營無逋

豪豬蒼兕知是誰拔劍斫地闕東兒豺聲蜂眼不可識收縛赤子心酸嘶調笑刼人妻彭考責人子繫馬門前插雙矢親戚不敢問何況吾閭里借問坐何事此乃收債耳民家收債權子錢周官出息盈市廛營中收債七寶鞭以一課十百計千鴆酒救渴殊可憐屈指此患四十年慷慨中丞公大呼召掾吏問我民

疾苦此真一異事握籌算盈縮按籍核名字臨安十萬家家家有其名留券陷朋舊舉息無死生乃召客將兒乃詣將軍營我寶我薄虛聊以代吾氓營兵乃聚訟吾氓乃再拜拜公天地父母恩不然父母妻子羅禍瘵吾氓既再拜營兵亦歌呼歌公師率覆育恩不然聖君霜雪斧鉞行當誅皆謳吟營無逋

縛市虎

山虎負嵎市虎有倀爾身擇肉百死不僵羽翼既具脣吻以張百獸股栗懼其中傷山公社伯畏而潛藏倀爲虎噬亦爲虎役佐虎威稜使供燔炙有虎有倀

有市有虎林野蕭條莫施弓弩倀行被害殊復不知
如形與影終身追隨如欲除倀執虎弗疑神明有在
供汝妄爲市虎就執倀始歡喜昔之所行眞乃誤矣
百虎俱戮倀鬼永除豈惟永除爪牙巾裾凡此張弛
服公明斷旣拔根株永靖內亂

煌煌象魏行

煌煌懸象魏讀法令甲陳三物旣以具百行何其仁
輶軒遣太史木鐸徇道人爾復縱頑鈍斯言徒諄諄
古訓豈欺我所行殊非眞人心識魄兆空爾稱人倫
我公聖賢徒操行依明神月吉坐講堂鐘鼓隨朱輪

反復百千言言言如飲醋父老涕泗流況乃諸薦紳
歸飭我子弟苦語交相嗔各各惕瘖寐不爾皆沈淪
公身爲君師提覺懷洪鈞始知聖教大盛止傷賤貧

壽母篇

君不見嚴氏有母止都亭閉閤不見歸東溟又不見
陶氏有母能封鮓士行名成助風雅兩母制行皆英
雄兩兒賢愚何不同我有中丞國柱石身御朱軒衣
鞠翟膝下承歡豈有他韻略藩條皆請益阿母八座
雲南來萬姓歡噪如春雷篤生聖世得良輔羣頌北
斗歌南陔中丞有壼朱顏開中丞有怒白髮回誅鋤

稂莠畏公怒封樹杞梓登春臺一喜一怒刑賞皆憲
典於公喜怒何有哉吾知我公垂魚搢笏遊蓬萊小
人雖愚賤拜手望三台共願壽母千載如磐石歲歲
南山壽一杯

湖隄樂

我游春日好單舸西湖西雙虹夾畫橋春酒爭提攜
昔日苦健兒鞭笞各星散十里煙霞生從來隔河漢
春郊絃管靜春城簾箔哀羅衣畏春風使我四面開
春晴一百五春寺四百六日日好湖隄萬馬湖水綠
南朝金粉地悵望雲模糊羨殺西湖好怵惕皆畏途

楊柳旣催頹芙蓉失蕩漾鴐鵝與鸂鶒坐視俱愀愴
我公涖政肅濬治逼古今蒼鷹化爲鳩鴟鴞懷好音
衣香飄人袂釵焰拂花曙士女維還來大家須戲去
魚齒黃芽屋雁翎白版扉山川一洗滌明鏡生光輝
我欲竟此曲此曲多流傳食公昇平福從茲億萬年

杭城水利不治者累百年矣巡撫趙公考城河故道悉濬治之鄉人來述喜而作詩凡二十四韻　朱彝尊竹垞

武林古澤國十八澗九溪當年宋宮闕溝水流東西陳迹漸巳湮深谷皆成蹊居民日湫隘編竹兼茈莿猛火一燎原悲啖百室迷塗徹大小屋綯井愁難濟女丁配夫壬相顧但愴悽吏治狥目前孰能防禍梯中丞溢世才利器剸水犀下車命丞倅故道資考稽率錢兵衛鍤曾不煩鉏犁經始底告成歲序尙未睽坐令闤闠間無異蘇白堤紅闌鴈齒列石赤羊肝封

嘔啞小航船蹀躞快馬蹄停鞭市蓮藕倚檻來鳧鷖柳陰穀犬鳴露腳莎雞啼祝融迴其馭婦子方安棲乃知濟時策不在拯顛隮公之治水術豈獨過白圭泉清原隰平名與召伯齊我家由拳城閭巷多蒿藜願公袪墨吏如決濁水泥上以答
天子下以甯羣黎

西湖六一泉崇祀錄遺愛　柴杰

趙士麟字玉峯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甲子巡撫浙江莅任初民爲營債所苦釀成大案士麟移咨將軍掣繳票約捐貲代償浙中豪右衙蠹驕悍不法悉置之法强暴斂跡立志開會城河道而舊徑湮沒無從考核忽得一祕冊細注石磡土磡丈尺瞭如指掌遂得開濬十五里旁及城東西各開新舊小河又築壩閘以利蓄洩起功於乙丑正月初四日成功於六月十六日以次繕治城隍修葺學校凡講學輿賢重農務本諸政無不具舉未幾移撫江蘇歷官吏部左侍

郎贊曰奇峯異模雄才冠世舟楫以通萬民以濟

寄圃寄所寄四則　　趙吉士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之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於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充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實貧紿之曰吾家素豐賠萬金止矣何慼乎藩司唯唯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

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

杭城苦於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聯絡簷舍鱗次櫛比鮮磚石垣牆每一延燒輒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嚎塞巷塡街搶火兇徒咆哮挺擊甚於强劫公初莅即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於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遊統之行藩司於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一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鐃鉤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椰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風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於四旁稍遠隙處折之鉤以鉤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椰以震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

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衆中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莅容城小邑民借旗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

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母攜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巳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於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母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衙門闚覘訝曰眞滇物也公既如此爲兵民我輩當愧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莊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況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論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還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於民負也公曰恐攜物不

足則失言每兩讓六還四可乎眾叩首流涕曰唯於
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算約二
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
在省之鹽使尚衣藩臬學使鹽司遞捐以足葛藤永
斷兵民祠祝

家玉峰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
從覓舊徑忽得一祕冊細注某處石磡某處土岸某
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
侵占房屋河遂濬開若得神助

雲南玉峯趙公撫浙才兩年政通人和百姓受福至
今尸祝之不稍替其章章在人耳目者如償營債抑
土豪實事求是無絲髮文飾於其間其他惠政更難
僕數大端以達民隱爲亟故入人也深後來者非無
令聞廣譽流播閭閻久之漸息寂甚有同其世而異
其詞者相距不二百年何後先之不相侔耶噫民猶
昔日之民也兵燹以後孑遺僅存凋落更十倍之成
法具在當必以趙公之心爲心而不使公之獨擅其
美也刻公武林草旣竣因附撫浙條約一卷并綴當
時歌頌雜文於後望治之心亟又不敢拘庶人不議

之義遂不覺其言之亟也光緒壬午四月錢塘丁丙

石園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季野先生以史學名世顧求其詩古文辭則不易得客冬馮君孟顓忽從邑中文獻會得先生遺稿二冊出羣書疑辨校讀錄入已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宋遺民廣錄訂誤及書序記傳十五篇詩亦幷見謝山續耆舊傳未錄者祗五章其載見全傳爲此本所無者六章因補入之據劉氏行狀錄目釐爲八卷授之梓人乃爲序曰吾聞先生少不剔其父戶部君禁之室中見架上明史料大喜竊讀竟數十卷又見經學諸書復盡閱焉出而

擇諸兄家課操紙筆千言立就父兄大驚愕以爲幾失佳子弟遂使就學踰年游梨洲黃先生之門噫異哉夫人學問之成就豈不亦有天意哉兒童孰不喜戲跳要其機必不可鑿苟天之命材也待其一旦觸發固沛然莫能禦矣然杲堂李氏當日稱萬氏父子兄弟祖孫不容口今人恆言環境若季野先生者以戶部君爲之父公擇充宗允誠諸君爲之兄梨洲爲之師而公狄杲堂諸老又介乎師友之閒儼所謂環境皆學問者非耶先生治學以經史爲先詩古文辭蚤歲爲之已工後乃薄

其空疏無裨世用置不爲其詔徒友也亦必以是爲言方望溪以古文辭推有清一代大宗其治經學實自先生啓之然先生於詩古文辭工力亦不弱古文視詩猶勝今此編多說經論史及考辨之作諸書序記傳類客京師時所爲亦不無少作疑有非先生所欲存者詩則大率載見耆舊集而新樂府別有刊本此編爲其子世標所輯藏於家者也杲堂嘗曰學通今古無所不辨吾不如季野又曰季野古文辭識力深健不減歐曾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黃梨洲則以爲俟積其胸中所有

一湧而出當蔚爛然矣今先生詩古文辭之傳於世者僅已他諸撰述又多爲人掠奪去即明史稿號爲先生所盡心者世亦莫能見其真本故余嘗謂先生學雖博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於清初諸老中實最爲不幸且其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辭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又厄之如此然則其胸中所積雖多而所謂爛然者終未嘗見於天下後世斯固余所深慨校斯編乃每爲之掩卷嗚乎唏已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萬季野先生行狀

憶坊己巳冬得交萬季野先生於崑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爲劉子繼莊其時京師薦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爾雅學無所不窺劉則善遊每旦興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託萬先生致意然後置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旰一編丹鉛不置客來會者或經史制度或人物得失間論崇議鋒辨四出娓娓如數家珍言某人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未嘗少誤客去復理前業不倦或數日一往答來者遇諸途問

之無異在寓坊以久放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生辨析不窮數往候之談天末數百年事一如其素所歷以是獨服膺先生稱爲未有明年崑山歸里繼莊以館俸之得鈔史館祕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將約同志爲一代不朽之業旣歸矣不久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交友處予與先生扼腕久之先生遂爲京江澤州所留移置江南館中閱二年先生不自得抑抑思歸索予詩爲贈已而未果告予曰吾之衷惟君知之往歲繼莊之言不踐僕所以濡忍於此念先世九代勝國世

勳至先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是舊業頓隳我十一世祖斌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知其才賜今名命長守滁州十七年天下已定策功雖爭城野戰逐諸公然擾攘之初闢田野固守禦吏民安堵使江淮向化雖犬不驚厥功偉矣遂得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軍文忠征進沙漠戰死阿魯渾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是遂爲鄞人賜第今府學之東建文元年禦靖難師戰死大興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襲職畢吏議不自甘從黔國征交趾以湔恥戰死檀

舍江時年廿三無嗣於是九世祖文遂復僉事職年廿二率舟師備倭大戰蓮花洋逐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見二鐙懸水上遙望之以爲賊艘也引弩中之鐙息而波濤大作遭覆溺死所見之炬蓋龍目也龍怒甚攪海沈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將材不恆而不得永其年文祖之死祖妣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顧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全姑遂不嫁爲男子冠裳佐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滁州南門外有宣武祠崇禎時南太僕寺卿馮元颺所建以

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全三傳爲鹿園都督表公以文章德業起世宗朝與唐應德羅達夫王汝中諸公交善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爲稱爲一代名臣是爲僕之高祖至祖邦孚公以總兵鎭七閩彈琴雅歌意氣雍容未老即引年歸里吾父棄累代戈矛之傳以文史代驅馳崇禎之季復社所謂萬履安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乙酉之秋魯監國授爲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爲哉至於督餉濟王業小臣三百年世勳誼敢辭乎及監國不守素業已殫攜妻子避亂奉化山中常

忍饑以食乏者蓋先人棄僕十六餘年而僕兄弟之慟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各蚤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鼎遷社改無可爲力者惟持此志上告歷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詞詩歌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於翰墨之場旣乃薄其所爲無益之言以惑世盜名勝國之季可鑒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夫天未厭亂有膺圖者出舍我其誰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誓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邇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遠而典考志諸

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創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尙源流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爲其曾玄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略死尙可以見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迄今廿年閒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爲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豈得委哉此自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閒雞鳴風雨談之往往

徹夜不休予初聞以爲先生姑妄言耳孰意戊寅京邸一別遂成千古耶先生生平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爲終歲課程予謂其神旺氣鬱天必留爲蓍鑑以惠我同人乃勞心過甚精神耗竭遂棄我先逝耶今日言猶在耳而音容已不可復追遺書死後多爲輕薄所竊其孤世標歎然感失先生之眞以予從先生京邸談最久故乞爲狀其概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矜人之長恤人之急友愛兄弟子姪篤於親故犖犖考索并不知人世復有何者足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尋常之所

得見也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予非阿好而爲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配傅氏子一世標爾驥生孫二承祐人敵尙幼生於前明崇禎十一年正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時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儼齋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標迎之而不遇今權厝於西郊祖塋側所著書數十種儒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讀禮通考九十卷爲徐司寇乾學所纂刻於徐氏傳是樓中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

十二卷石經考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三百卷存史館中明史表十三卷明歷朝宰輔彙考八卷明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表已刻五十三卷未刻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崑崙河源考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難雜一卷散失詩文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表傳之作與安魂泉墳則有待於當世闡微顯幽之君子上杭同學弟劉坊頓首拜

萬季野先生墓誌銘

崇禎初先君子與婁東二張先生倡復社以風勵天下海內魁壘耆碩之士所在響臻而甬東則有萬履安先生有道而文領袖浙東西者二十餘年而季野其少子也先生既歸自粵卒於湖口季野乃奮起孤生通經汲古奉先志不墜是時年已二十餘矣余遭先君子之變創鉅痛深嘗屏人野哭與舉世隔越季野乃出而應當世之求以是故蹤跡乖互積不相聞今老矣距季野之沒垂二十年其子世標追念履安先生世家通好而又

稔知厥考之志非流俗所能識乃具書幣介吾友朱柏廬之猶子愼幾以行狀家傳再拜請銘於余余辭不獲乃誌而銘之季野姓萬氏諱斯同其先定遠人以滁州義兵管軍萬戶斌爲始祖以備倭浙江寧波世襲指揮僉事鍾爲二世祖賜第寧之鄞縣世爲鄞縣人以射龍將軍文爲三世祖而都督鹿園公表其高祖也祖邦孚以總兵鎭七閩家世勳閥載在旂常四世死忠彪炳累葉而履安先生乃中崇禎丙子鄉試巍然爲一代儒宗季野自以世受國恩思以文章報國値鼎社遷改無可

為力者遂喟然曰三百年祖功宗德於亘古無兩而國史承譌襲謬迄未有成書乃發憤以史事爲己任以謂庶持此志上告列祖在天耳年經月緯州次部居輯成列傳三百卷於是一代之事業文章粲然矣先是從雲在樓借讀二十一史補其闕略作東漢後歷代諸表又嘗作開國行朝諸臣年表提綱挈領其舉要多類此也論史籍則謂諸家疏漏抵牾無一足滿意者而欲以實錄爲宗諸書爲輔論讀書則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子集而深怪今學者之固陋而淺狹也論學術則以爲

經世之業實儒者之要務而有慨於三代之良法至秦而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而今日所循用者則又季世之秕政也論紀載則以郡誌當大亂之後其人物之卓然傑出者不可以無傳當倣浦江人物表郡先賢之例以表章之者也歲戊午有強之出者辭不就己未復有以幣聘入史局者季野曰吾此行無他志願親揚名非吾願也但願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先朝矣始終以布衣從事即所成列傳三百卷者是也季野志在國史而其有功於後學則講會之力爲多家

居之日與諸文士爲講經之會月凡再舉來會者不下百餘人聽季野主講先易次禮次詩次書次春秋折衷諸儒援據今古議論蠭起聞之者人人以爲得所有而歸也其北遊也則月凡三舉益以田賦兵制選舉樂律郊禘廟制與地官制諸論說凡宜因宜革皆勒成典則實史事之權衡也朝而設席向晚而退如歲寒書屋梅花堂浙江江南會館皆其講經史處也比歸而聽講者衆益集所成就益彬彬可觀有蘇湖之遺風焉嗚呼世衰道微而能與諸文士原原本本備一王之採擇此其

志微而顯矣當其在江南會館時名王大姓有叩門請見者有虛左相迎者或夜半飛騎到門問以某事某人則答以片紙云在某年月某書某卷使者馳去已而復來率以爲常其足以備顧問於一時者如此稱之者曰天生季野關係有明一代人傑也今世所號爲名公鉅卿咸以不識姓名爲恥身沒之後講肆亦稍稍廢矣時賢有南來者猶存詢及之此其博物洽聞風動海內不幾與先世武功爭烈哉而惜其所遇之非時也然卒勤其業以死死之日爲壬午之四月聞者莫不嗟歎羣謚

之曰貞文先生季野學無不窺而以山陰蕺山先生爲宗主履安先生出蕺山之門而蕺山之高弟黃黎洲倡明蕺山之學季野復從之遊因得盡聞蕺山秘旨而躬行實踐非僅僅標榜爲名高也壬寅故第奪於帥升皉居丙舍饘粥不給節省以濟同族所入脯脩宗黨中有喪葬老疾之費咸取資焉祀田遭亂多所廢斥祭祀恆不能支創議興復子姓咸仰賴之故人馮京第死於義旅其子沒入不得歸初至燕市爲醵錢贖之而里人有張九林者亦死於邸爲收含殮焉其輯睦宗族惇篤風

義皆此類也所著書多行於世惟國史列傳有以直筆恐觸時諱乃別構一書凡崇禎後監國功臣咸削而不書其他如讀禮通考及宋季忠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之類以及詩文集又不下數百卷雜著三十六篇遠述家風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季野生崇禎十一年父履安先生名泰行朗授爲戶部主事督餉毋聞氏封安人娶莊氏又娶傅氏子一郎世標也孫四人人英人畝人傑人瑞余惟季野以布衣從事負時重名其不使余得與於末契者正坐是也今始握筆而

下闕

石園文集題詞

詩集

季野五七言古蕭疏沖淡上之可追隨王孟次亦當頡頏袁柳 嘉定陸元輔翼王

季野五言諸古沖淡似韋蘇州幽峭似孟東野而得蘇州家法爲多 秀水吳漢商志

讀季野寄公擇詩並述舊諸作語語天性字字至情正不必摹擬古人而已自成作者乃知非眞孝友人必不能作孝友詩令我恍然想見屺岵詩人 無錫顧祖禹景范

讀秋懷諸作蒼涼感慨翛然鶴立正不必以字句規摹石鯨鱗甲露冷蓮房也 常熟黃儀子鴻

悲憤之衷值乎世會淵博之學發乎性靈復有一種不情不緒之想出乎筆墨之外以詩論詩詩之陶也以文論詩詩之莊也 崑山劉獻廷繼莊

竹枝詞唐人不過寫其方之謠俗以代絃管今先生五十詩乃鄞之地志可謂一翻從前之案矣 上杭劉坊鰲石

余嘗讀宋遺民謝皋羽晞髮集及鄭所南心史二書高其節而哀其忠輒爲廢書流涕先生生於明末爲世臣後高才博學不求聞達志良苦矣六經百氏之書無不淹貫尤專心有明一代之史旁搜博採衷於至當成一家言垂信來世今觀史論雜著三十六篇中遠述家風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至於一代風氣之升降君相之昭聾人品心術之邪正著著持論之是非發潛闡幽予奪不爽柳子厚所謂報國以文章此先生志也謝鄭之遺此爲爭烈矣 錢塘馮景香遠

石園文集目錄

卷一

詩

寄五兄公擇五首

再寄五兄公擇四首

述舊

寄懷山中友人

送徐純公還玉峯

送陸翼王還嘐城

放歌行 補

山中飲酒贈黃直方

姚江李明孫石梁圖歌爲大兄充宗賦

傳是樓藏書歌

楊氏四忠卜葬歌

題歲寒書屋圖

寄七兄允誠

百忍堂松樹歌

山中樂五首

佛頂山莊二首

西皋移居四首

永思堂即事二首

寒松齋即事四首

閒居和六兄充宗

遊剡中四首

李耶潭

遊葉九徠半繭園二首

鐙下懷人 補

閒居二首 補

述懷二首

秋懷二首

初至西園

贈縮齋先生

同友人觀瀑布

贈鷓鴣先生

冬日言懷二首

謁黃忠端公墓

謁宋侍郎陳槖墓
贈友人
將返四明留別憺園諸友
寄友人 補
戲爲絕句四首
寄姪貞一問金陵舊事四首
卷二
詩
鄮西竹枝詞五十首
卷三
文
禘說八首
卷四
文
卦變考
卷五
文
讀洪武實錄

讀弘治實錄二則
讀史琳傳
讀高銓傳
書邱文莊傳後
書白昂傳後
書倪文毅傳後
書楊文忠傳後
書梁文康傳後
讀劉宇傳
讀許論傳
讀席書傳
讀國史何鼇傳
讀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讀國史楊襄毅公傳
讀國史劉燾傳
書霍韜傳後
書討安南詔書後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題彈園雜志後
跋駮駮嬰錄許正
題從吾錄後
跋先世敕命後
跋家乘外集鞏公手札後
書丙子鄉試錄後

卷六

文

隸書考三首

石鼓文辨二首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跋漢魏石經二首
書詛楚文後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書鍾繇薦季直表後
書許氏說文後
書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二首

五經皆有古文說

卷七

文

與李杲堂先生書
寄范筆山書
與錢漢臣書
與從子貞一書
海外遺集後序
大學辨業序

送劉鼇石南還序
送沈公厚南還序
送宣城梅耦長南還序
送梅定九南還序
王中齋先生八旬壽序
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卷八

文

厤墅先塋記

逸老堂記
追記先世所臧令旨事 已刻
循吏高公傳
宋遺民廣錄訂誤

往讀上杭劉氏萬季野先生行狀知先生著有詩文集八卷訪求累年迄未之見二十二年冬鄞縣八區文獻分會移送縣志料來城覽其目錄有先生遺稿寫本二册發而視之不分卷第書根號石園藏稿首列劉氏行狀刻版五葉版

心題季野先生集魚尾下刻卷八目後有男世標子建校梓一行蓋子建歲貢編次之本欲刻未果者乃發篋出羣書疑辨校讀采入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書序記傳十六篇耳復以續甬上耆舊詩校之未著錄者僅詩五章而其爲此本遺者凡六章爰爲寫入目注補字以資區別其中塗乙朱墨爛然確出先生之筆字句增損與刻本頗有異同評者爲上杭劉氏謝山全氏可寶也張君伯頌擬刻入四明叢書乃竭一日力爲分卷八署曰石園文集慈谿馮貞羣題記

癸酉歲不盡七日

石園文集目錄

石園文集卷一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詩

寄五兄公擇五首

頻年客河渚原非事浪遊今歲西陵去風雨仍淹留西陵盛冠蓋日夕喧歌舟君乃披裘者茫茫何所投兒女鐙前淚征人江上愁相思不相見日暮空倚樓

飲食不求精冠裳不求好但求免飢寒骨肉常相保微願終難遂分飛各遠道欣欣向榮木喈喈投林鳥我乃不如斯喟然傷懷抱

未與兄言別已知客途艱辛苦試一行得食歸故山故山時已換客子仍未還蘭露亦可飲菊英亦可餐何事離家去終年道途閒顧逐今宵月流光照爾顏

陶令常乞食顏公亦求米古來賢達人所遇猶如此況我處今時凍餒固其理且當守故居量力營菽水得食則安眠聚廬亦可喜君胡事遠遊經旬去鄉里不見張長公白首田園裏

別我歲方始荏苒春已暮中宵頻夢君知在西陵路客懷夫如何生計憑斯遇遙寄一束書俯仰愁無緒異鄉風景哀晨夕誰與度相勸早迴車歸與妻孥聚

再寄五兄公擇四首

孤帆指江南共說江南好豈知兵燹餘家室不相保潤州爲戰場金陵成畏道蒼鼠穴城頭青燐散木杪風物已蕭條客懷自潦倒所遇多邅迍何時展長抱慘淡夕陽微搖落秋容老霜嚴旅舍清露冷征衣少天涯悲遊子生意何枯槁吁嗟行路難沈憂不可了

謖謖涼風生晦冥殊未已鶗鴂攪我心蟋蟀聒我耳落

葉滿庭階殘花拂窗紙斗室伴長檠四壁清如洗繩牀敧枕眠夢逐客途裏相對何悽悽覺來雞具紀顛倒歷五更輾轉朝慵起染翰一賦詩我懷近如此

西谿有別業草廬倘未傾君昔欲卜居攜我共歸耕相去數百里一一身未經不知秋雨後風物幾枯榮芍藥何枝秀松楸何樹青池魚未分隊筍籜邁徑生梅開往歲花菊抽今秋莖歷歷隱者賓遙遙感人情相思一昂首巾屨有餘清避俗且讀書可以盡生平

先人餘七子昆弟不爲少時願一堂聚蔬食共飢飽讀

155冊 99版 792頁 P500年 4日

書承家學躬行率古道栖遲蓬門中徜徉以終老苦爲生計驅飄零隨百草相望兩悠悠衣食不相保聚首日以難歡會日以杳長江越千重悵望音書邈幽夢泣三更涕淚常盈抱長吁期爾歸愁懷共傾倒江湖多風波返轡胡不蚤

述舊

我昔九齡時慈母中道棄此時赤日頹腥塵匝地沸艱難嘗一殞辛苦且逃避晝行巖壑間夜宿豺虎際弱兒可憐人性命託兄弟穴居踰三年脫粟嘗不繼重返西

皋居遂作灌園計田圃久成蕪桑麻亦已廢再葺耕耨基復理桔橰器時或從父兄荷鋤畦邊憩漸成田舍兒頗諳村居味嘗謂謝俗氛終事田家利不謂志難諧復迫居城內念玆釋耕耘欲識詩書字父意憐少兒親爲解章義晨夕寒松齋呼兒捧篋笥時或使應門閒亦執巾屣窮愁寥宂中父懷嘗欣慰久侍少譴責亦自多歡睡飢寒相逼迫父往遊嶺外日夕望還期中秋果返轡逆次九江濱奄忽一夕逝寄信至家鄉慟絕中腸碎含斂兒不親湯藥兒不侍天長日月久此恨終吾世返柩西江濱結廬西山次迄今已三年魂魄猶飛墜歎息我生涯憂患何遭備

寄懷山中友人

昔我遊山中幽人盡相識夜月道巖邊春風剡湖陌斗酒共提攜皁帽互傾仄長嘯雜猿聲遺響驚崩石放蕩十日遊三見雪峯白江井煮春茶鷄碓舂小麥殷勤餉遠人圍爐或竟夕翰墨時揮灑斗室破寥寂一別忽數旬山水久判隔神馳瀑院深夢繞龍山側葛屨繫方袍未脫紅塵厄傾圮一小樓晝眠長太息啼鳥亦鬧聲名

花倘畱色所悲知音寡兀坐苦離索何時龍虎堂相對披遺籍好風東南來爲我通胸臆

送徐純公還玉峯

行行燕市中風塵日迷路利名中人心車馬爭馳騖君獨兩無營擁書放情趣非乏濟代才帝閽何深固雙縢縛驊騮駑駘使駕輅酒酣長嘯閒白眼時一顧逆旅得相依豁達開情愫胡當芳草時遐賦河梁句分手城西隅欲別難同步

送陸翼王還鄮城

久作燕山客不識燕山道今朝別故人始睹城邊草茁芽絲初滋春色知尚早鞍馬何駸駸離思關河繞之子南國賢德業人代少把臂三載來談論互傾倒高齋時往還入山如得寶羈旅少歡情藉君開懷抱何意東風生遽伴南飛鳥鄉邦得耆英京邑失師表我亦念家園矯首望何杳征鞍不可借憂心益以擣分手黯無言夕陽落林杪

放歌行 補

官奴城外秋草肥官奴城中雞犬稀十年不見笙歌樂

但看烽火照人衣我生憂患何纏縛一廛陋巷貧饘粥終朝泠泠聽胡笳清夜淒淒鬪塞曲何處深山有紫芝田園雖蕪不成歸空林麋鹿應憐我世外煙霞好伴誰竭來咄咄何多怪天刑猶嘗尊足在百尺樓前臥雪霜萬木叢中聽蠶鏃洗出幽人一片心冰壺秋水夜沈沈瓣香爇向孤山頂斗酒澆將棠里岑名山未必無知己掃門彈鋏胡為爾不見閬風臺上人空吟詩句幽人齒四明之山芙蓉峯我欲登之躡遺蹤鹿亭樊榭多奇迹華頂赤城望裏通臥向清泉與白石芰荷可衣實可食一枕悠然絕世氛巾衫亦帶煙霞色興來援筆作此歌道余眷眷長相憶

山中飲酒贈黃直方

四山鬼鬼風雨沒雪滿山中梅正發爰有人兮山之阿眼前一尊高突兀縱酒傾杯不知暮竹牀芒屩但高臥頹然一枕醉初醒呼童覓酒仍擊缶市上攫攫競錐金山中但有無絃琴世上嗷嗷爭斗米山中但有五斗粟有琴可揮粟可飽紛紛萬事何足道榼中有酒須且斟對雪看梅皆絕倒高歌不覺虎豹驚痛飲安知天地老

試問東鄰賣藥翁出世何如在山好

姚江李珊孫石梁圖歌為六兒充宗賦

十日畫水五日石王宰始肯留真跡自從少陵為此言詞人誦之常嘖嘖吾觀李老石梁圖揮毫落紙成頃刻意酣興盡何淋淋筆墨蕭閒頗自得乃知論畫當論人不在從容與迫促其人讀書風流士下筆自饒煙霞色假使胸存一點塵終年操筆亦何益吾嘗持此論畫師於我李老乃得之石梁掛在秋天上萬仞危峯橫一絲偏袒衲子何為者卻向梁間足倒垂山邊石瀨胸前瀉

日畔秋雲頂上飛自憐赤城身未到何緣此日登其巔
松風謖謖疏毛髮澗水泠泠清心脾吾兒勸汝珍此畫
世間奇物原無價月下風前試一看泉聲石色幾驚詫
我詩汗漫不足存留待他年仔細論

傳是樓藏書歌

東海先生性愛書胸中已貯萬卷餘更向人閒搜遺籍
直窮四庫盈其廬先生珍奇百不好閒書卽欲探其奧
故此網羅徧東南猶復採訪窮遐道樓高百尺勢凌天
兩樓並峙如比肩左右以書爲垣壁中留方丈容人旋

光華入夜燭天漢斗府東壁在戶牖瑯嬛祕藏不足奇
雞林賈人都驚走卽今海內藏書家殘編散落如春花
錢氏絳雲歸一炬祁園緗帙亦堪嗟但聞白下黃氏室
亦有吾鄉范氏樓兩家卷帙盈數萬高視亦足霸一州
此皆小邦自倔強中原初未當強侯若將此樓相絜量
何異八百歸西周玉峯當代盛人物君家昆弟眞英傑
論才宇內原無雙積書篋中亦第一憶昔漢代有曹曾
石倉置書何崢嶸鄴侯之架唐世羨牙籤萬軸亦足稱
放翁嗜書有書巢作文自記意頗驕迢遙今古千百載
僅此數者擅名高先生後起書亦富彼哉自欲呼兒曹
只此風流當世絕眼前何人堪并豪昨年招我留其下
亦欲啜醨還餔糟恍如上林看春卉目不給視徒鬱陶
奇篇異本多未見到此翻令人意飽貧山身入還空回
至今追想足流汗何日重來此室居拓我心胸啓我愚
歐九不學雖自愧猶願其中作蠹魚

楊氏四忠卜葬歌

楊家兄弟眞男兒四忠雙烈曜雲霓有家已籍胤已絕
可憐白骨委荒堆念爲忠臣乃如此皇天無知當告誰

語溪曹公眞義士高情豈但泣枯骴廿載幽魂散復聚
忠臣埋骨竟有時憑君北向遙極目西山陵土何崔巍
寶城松檜不堪問玉匣珠襦寧可追誰將斗酒澆寒食
野花空自發春姿屢朝帝者猶若是微臣得此更何悲
乃知忠臣誠可爲

題歲寒書屋圖

周子竹岡爲許子不棄寫此圖廣幾三丈高踰八尺諸下爲寫贈予與二子交好愛而賦之

雲開周子今顧陸長縑大幅同寸竹得意解衣一灑翰
蚪龍光怪動心目蒼皮剝蝕知幾重老榦側臥千尺虬

上參煙霧青冥開遠排巖嶂危石相攀春草白翳青風
露悽淒其猶帶青春色氣歷嶧陽頂上桐勢吞武侯廟
前柏就中山水更稱奇巧奪天工非人力扃樾砈磪礐
雲根滄波浩蕩撼龍極堂上胡然睹華嵩令我驚悸失
魂魄許子磊落非凡才徧稱善畫名九垓嘗為高人圖
松菊亦為好友寫竹梅許子為友人吳爾志黃叔威作此二圖都下亦稱神筆與此歲寒圖相匹兩者相隶踰二丈離奇夭矯非一狀畫師都下紛
如埃不覺對此色沮喪一時二妙真奇絕若者為瑜若
者亮我來獲與二子交形骸脫略稱久要故園草堂餘
四壁煩君縱筆染長綃他年攜歸張破屋須令萬象生
蓬茅

寄七兄允誠

吾兄性本愛山邱多才往往為人求賦詩直欲追賈孟
作字亦復追虞歐遐將餘力工篆刻古雅多為人愛惜
世間能手誰比數姑蘇二文堪並迹與兄相倚若蛩駏
風雨何曾間晨夕今來荏苒越歲華歸夢依然在兄側
平生雅志期壯遊欲徧山川窮九州驅車已歷數千里
但逢蔓草縈荒陬向來此意爽然失豈若家園守敝裘
他年歸臥西皐上與爾同偕牆東牛

百忍堂松樹歌

廿年烽火關城變故家舊物何由見望去天邊山亦童
歸來門內身如燕猶喜吾家一老松迥立荒園半畝宮
鐵柯石幹長不改霜前雪後消秋容拂雲低麥摩天力
蒼鱗剝落幾千尺色參煙霧洪濛深勢起虯龍雲霆折
寒風日夜鼓驚濤十月荒城雷怒號小院陰陰白日靜
空階漠漠寒霜高吁嗟大地舊山河此物閱世何其多
為向庭前纏薜蘿卻免林內尋斧柯手把殘編共晨夕
茅堂賴此增顏色結根得所可長年煩爾千春伴騷客

山中樂 五首

禿柏孤松幾樹寒梅修竹千枝披月吟風獨往數聲啼
鳥來時

嶺畔獨餘鳥道天邊祇有松聲對水看山欲暮遙遙犬
吠雞鳴

菲菲花草春色啞啞鸎鸝暮時澤畔幽人酌酒山間騷
客哦詩

風霽荊扉晝掩看梅對竹徘徊漁樵客子相訪詩酒情

人獨來
片片春花含潤聲聲啼鳥向闌把酒幾人相對抱琴有
客孤彈

佛頂山莊 二首

先人遺舊業卜築向山椒飯有胡麻種圃多黃獨苗一
竿消永日萬籟度清宵會得林泉意商山不用招

小屏傍秀嶺短閣近流湍野老龐眉古山僧禮數寬幾
家行漢臘若個戴唐冠問訊今何世鷦鷯只自安

西皐移居 四首

生計憐如鳥翩飛依故枝松杉先世澤魚蟹野人資藥
圃猶堪植蓬門尚未敧悠然泉石意塵外豈人知

江城三里外即是白雲莊登眺身仍壯歌呼興亦長買
魚尋釣艇覓藕下寒塘只少論詩客攜尊過草堂

投閑來此地猶喜是吾廬小朵先春種寒花帶雨鋤松
濤侵戶冷蘿月入簾虛欲共幽人語前溪覓老漁

徑僻風煙古幽居興未消墓田方徙舍社鼓卻迎貓籬
破頻栽竹簷頹半覆茅生涯耕稼好樵牧盡知交

永思堂即事 二首

數世遺塋在草廬尚可依香泉猶愈美膏土稍還肥是
處容吾放何妨此獨歸山中奴婢在更可慰朝飢

霜冷殘花落風高墓木衰柴門臨水築石徑向山開獨
鳥啼霜樹寒蛩繞夜苔幅巾耽野味吟望亦悠哉

寒松齋即事 四首

春逝愁還在琴書興已拋落花消客意倦鳥引人嘲身
賤思遊俠時危擬息交蒼天不可問且此守吾巢

散髮來庭下悲涼思不禁雲開天末曙水落石猶沈歎
意春歸少幽懷靜裏深子歸啼破耳空結旅人心

天涯容膝處晴色挂梅梢風景徒相惜聲名堪自嘲長
貧思藝圃小隱欲誅茅湖海他年意終為不繫匏

亂餘思避世三徑理生涯寄目圖中樹驚心夢後笳魂
依庾嶺月淚落杜鵑花十載羈孤意難尋新歲華

閒居

憑几南窗下浩然愁思侵箕裘懷祖德風雨慟知音得
失林間布成虧昭氏琴長吟空復爾天地正無心

遊剡中 四首

剡湖風物好取棹月中來水勢千重出山形萬壑開野

梅緣徑路寒鳥啄蒼苔即景渾忘倦幽懷次第裁

擾擾塵途客來爲澤畔行弄泉也得趣遇草不知名十里惟松韻三山絶鳥聲偶逢樵子臥執手問前程

數畝西園地經年驚客魂竹籬三徑路茅屋幾家村春鳥啼高樹晨雞叫短垣披帷幽士在相視已忘言

春迴幽意足振鋇陟高原雀乳沾榕葉猿啼挂石根亂雲羅野徑急雪舞荒園澤畔有知己強爲世外論

李郎潭

落日收殘雨李郎潭水清一瓢臨岸築獨鳥挂巢鳴路向山前去人如畫裏行坐來明月上僧磬下寒聲

遊葉九徠半畝園 二首

探奇何所適只向此中尋曲徑藏樓小短籬護竹深鶴棲澗戶冷雲度石牀陰夙抱長林與悠然愜素襟

欲釋寰中慮來登沼上亭座延千樹碧簾捲半山青鳥語喧花徑書聲靜竹屏主人能愛客長此得沈冥

鐙下懷人 補

積雨春深夜懷人聊隱卅嶺鳴聽後寂鐺沸坐來清半榻惟憐影遠鐘不辨聲知音此夕邇愁絶若爲情

閒居 二首 補

冉冉韶華暮楊花惹客愁煙霞情不極風景坐能幽避俗惟隱几懷人漫倚樓青林春卉近索句望誰酬

日高深巷靜幽意發林聞一枕槐南夢長歌礪石斑圖書紛楚漢筆墨秀江山眄望情何極沈憂不可刪

述懷 三首

楓林茅屋舊江村冉冉涼風其旦昏白柄長鑱生意足黃冠短褐古心存幽山何處容來往交友誰能似弟昆俯仰懷時多涕淚藤蘿深處結柴門

一天烽火照江干病客科頭獨倚闌避俗韓生思賣藥哀時屈子漫滋蘭索居莫誦人閒世弔古長悲行路難惟有鶺鴒常不忘天涯極目起三歎

秋懷 二首

木落長林韶景移風塵冉冉去何之舊家雞犬他年盡古墓松杉此日悲樂府但聞蒿里曲詞人競賦七哀詩令威化鶴歸來後惟有青山似舊時

秋光漸老葉聲乾晞髮空庭撫藥闌斗室但求容膝穩百年敢怨布衣單荒城滿目狼煙色賊野驚心狐火寒

靜對一樂多感慨藜羹麥飯且加餐
客散庭空日已沈繞籬黃葉氣蕭森郊原折戟埋荒草
城闕悲笳雜暮砧野老幾人行漢臘累臣若箇操南音
臨風漫詠秋思賦淚入湘江百丈深

初至西園

十年長作西園夢今日披榛始過之簷畔草封新屐迹
壁頭蝸沒舊題詩破籬漫繞千竿竹荒徑猶開一樹梨
竚立凝眸聲欲斷遠山冉冉起愁思

贈緇齋先生

竹籬短短任縱橫一架茅簷戶不扃獨世藏名三徑足
荒山投老一身輕茶鐺藥裹終年計鳥語松濤徹夜聲
但得數椽容膝穩何妨淡泊過餘生

同友人觀瀑布

聞說君家瀑布側經年異地欲相求偶隨同志數人去
爲愛名山竟日留絕壁泉生千丈碧陰崖苔滑四時幽
松風鳥語綰歸思數盡晴潭浴暮鷗

贈鵠鵠先生

經年擲杖掩柴關雲老松枯山外山留得一椽維大廈
僾然孤鶴出入閒借鋤蒔藥開荒圃鑿澗疏流過曲灣
回首英雄多澤畔平章泉石得長閒

冬日言懷二首

危樓登眺久徘徊濡翰難矜作賦才目送閒雲江上去
心隨寒鳥日邊迴人間歲月愁中盡世外煙塵夢裏猜
白首放歌長若此悠悠情事待誰開

積雨園林晝亦昏藤蘿深處掩柴門風霜有意催年逮
書劍無聊紫思煩安得中山千日酒長留槐國五更魂
鼇氛解卜今能否欲結筵籌與細論

謁黃忠端公墓

四尺新塋土未乾金甌倏忽變衣冠如公眞不欺明主
在帝何曾殺諫官夾道長楸冤自語緣階細草血同丹
千秋碑記巍然在讀罷淒風六月寒

謁宋侍郎陳㝡墓（陳㝡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化安寺卒葬於此）

宋室遺塋此地存千年風景異乾坤和戎失策孤臣淚（公常諫秦檜和金）
曛日無光弔客魂荏苒春風嗟墓道迷離碧
草歿雲根荒臺銘碣多悲語讀罷啼鵑血滿村

贈友人

團瓢結得在山岡君椀書籤共一牀學得山翁栽芋術
鈔來鄰女製茶方月臨破屋人無寐春入田家雀有糧
似此風流原不惡人間濁水任泿泿

將返四明留別愴園諸友

夙道西園盛軼才此來猶喜得追陪雲歸蘿徑常聯句
月浸桐陰共把杯客夢不緣家室擾旅懷偏爲友生迴
相期後會知何日笑指黃花待我開

寄友人補

鶯花三月繞汀洲遥憶伊人曲水頭知有瓊枝消別恨
莫教杜宇動鄉愁吳山曙色層城合鑑水煙霞㕔座幽
千里蒹葭通夢寐何當解放木蘭舟

戲爲絕句四首

荒冢纍纍秋草肥丁公一去底須歸遼東白鶴應猶在
寄語人民今更非丁令威

望去三山天外峯千秋誰復躡仙蹤卻誇徐福傾秦後
一舸飄然大海東秦始皇

山河萬里已歸新執戟黃門官也貧但道劇秦非劇漢
揚雄何是有心人揚子雲

聽說人傳天寶年霓裳一曲起烽煙千秋香火今誰主
獨與優伶有宿緣唐明皇

寄姪貞一問金陵舊事四首

原廟相傳三百秋年來風雨變荒邱遊人此際應登覽
幾見衣冠月出遊

雞鳴山上草芊芊望入樓臺冷暮煙高皇陵上松楸樹
可有殘枝泣杜鵑

宮殿淒淒徧暮鴉建康城裏日堪嗟禁中巳是他人住

莫問當時百姓家

萬里寒江煙雨高金山突兀湧驚濤只今新恨猶難洗
那有餘情溯六朝

石園文集卷一

詩

淸鄞 萬斯同季野著

鄮西竹枝詞五十首

李杲堂先生作鄮東竹枝詞余易以鄮西

浙江東渡是寧波人物繇來此地多欲識吾鄉風俗好
請君細聽竹枝歌

覇越平吳范與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鴟夷淚
千古忠臣自屬鄞

大夫種姓文鄞人見戰國策高誘註浙江潮前推
者爲伍大夫後涌者爲文大夫見越絕書

黃公避世隱江鄉遺廟何年塑女郎卻笑英雄安漢鼎
鬚眉換得女人妝

虞翻會稽典錄鄞大理黃公之高隱即四皓中之
一所居名黃公林舊有廟祀後訛爲黃姑林易以
女像

賀監歸來鬢已星鑑湖風月幾番更滿朝猶詑休官蚤
堪歎當年仕宦情

城西南六十里地名高尚宅即賀秘監知章所居

先賢在昔半躬耕樂道何須身後名國史但傳四君子
明山尙有五先生

宋淳熙時鄞袁正獻燮慈谿楊文元簡定海沈端
獻煥奉化舒文靖璘並受學金谿陸文安九淵宋
史有傳前此慶曆時有鄉先生杜醇樓郁王致王
說楊適五人咸躬耕樂道時稱慶曆五先生淳熙
四君子

袁公釋褐即捐生宋史高題忠義名媿殺忠臣趙制使
背君賣友竟何成

袁公鏞宋末舉進士里居值臨安陷元將遣十八
騎偵探至鄞公密約制置使宗室趙孟傳禦之孟
傳與公先往公慷慨奮前詰責之爲所執孟傳遂
舉城降公抗聲大罵不屈竟遇害

人物楊家稱最奇一時諸老出同時村前流水澄千丈
想見甕公冰雪姿

城西南三十里地名千丈鏡楊氏聚族而居明成
弘間吏部侍郎文懿公守陳暨弟南京吏部尙書
守阯從弟工部尙書守隨廣西布政使守隅子刑

部侍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相繼登朝並有名
德
張家潭水帶長渠萬頃煙波繞屋廬莫道鄉閭無俊物
此中曾出兩尚書
城西二十里曰張家潭明嘉靖時張文定公邦奇
為南京兵部尚書越十載族父東沙先生時徹繼
之並有聲于時
昔年曾向華胡過水闊山低幽賞多自有石窗兼百藥
山增巖岫水增波

城西三十里有地名華胡以華氏胡氏皆聚族於
斯也明時華太僕石窗胡布衣百藥並有詩名
湖田官稅倍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此
叩閽端賴布衣賢
自甖脰湖廢為田重賦累民明正德時儒士楊允
恭達章叩閽得稍減至今有楊儒士廟
終宵曲就縮鐙花異事人傳高永嘉遺有風流櫟社長
直教老手奪琵琶
元末永嘉高明流寓鄞之櫟社嘗撰琵琶記一夕

而成兩炬之光忽焉交合里人異之因名為交光
樓明嘉靖時沈山人嘉則居此盛有詩名自署為
櫟社長
大雷山上隱仙真皮陸當年倡和頻自得汪家賢父子
茲山不屬謝遺塵
唐末謝遺塵隱居大雷以四明九題寄陸魯望皮
襲美兩公因為賦之今所傳四明九詠為遺塵而
作也明嘉靖時汪中丞玉及其子坦孫禮約三世
居此並有名跡

高宗航海駐鄞邦曾把高橋作戰場卻恨元戎輕縱敵
復教兀朮返錢塘
城西二十里有高橋宋紹興時高宗避兀朮至鄞
曾大戰於此
湖開甖脰匹東錢誰把長陂決作田恨殺宣和樓太守
屢教西土失豐年
鄞西有甖脰湖東有東錢湖均為一郡之利宋徽
宗時蔡京當國詔天下守令能增賦者得優擢鄞
人樓异言廢甖脰湖為田可益賦四萬石遂得以

館閣知鄉郡

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遺迹湮何事還留豐惠廟
高牆大屋坐稱神

昇既廢湖爲田鄞人恨之其子孫貴盛即於田中
建豐惠廟至今猶存

宋室奸人骨一抔遊人唾駡幾時休恨無長劍開荒冢
截取枯骸獻岳侯

王次翁墳在西郊海會寺側

遺恨金牌召岳軍致令南北遂平分若非王氏傳家錄

誰識奸謀由此人

次翁本濟南人從高宗南渡遂家於鄞官參知政
事爲秦檜心腹撤三大帥兵召岳武穆皆其謀也
詳見王氏傳家錄即次翁自撰

善政祠前巖壑幽一村佳趣此全收莫論奇績窮千古
只說江山也最優

唐文宗時王元暐爲鄮令建宅山堰百世利賴至
今有善政侯祠

王令當年放木鵝身營三碶判江河只今啓閉誰相問
一任舟人偷閘過

王公既築它山堰猶慮水無所洩因製三木鵝隨
水放之即其止處建三碶外爲江內爲河江河分
隔迄今享其利

端公遺廟俯江流煙火千家祀事周漢室雲臺久寂寞
獨留俎豆寄南州

城北有劉端公廟相傳祀漢將劉植即雲臺功臣
之一

南郭巍然孝子祠千年古木更添姿東頭即是慈親冢

猶慰晨昏雨露思

東漢董孝子黯因鄰人殺其母欲報之而其人亦
有母懷憤二十年俟鄰人母葬畢始爲報讎至今
有董孝子祠東畔即其母墓也

刺史祠前古木稠鳥啼蟬噪晨逾幽千年唐社今何在
不敵江鄉一郡侯

唐吳謙爲明州刺史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曰吳刺
史廟

海國鯨波作水神行人競賽石將軍高皇航海遺宣力

不獨陳構第一勳

西郊外有石將軍廟凡客游者必祭賽相傳祀宋初功臣石守信高宗避金人至鄞神嘗顯靈護衛

竟得航海無虞

葛翁廟前水不渾葛翁廟下虎皆馴仙人不管人間事何意栖栖戀一村

西南鄉有葛洪廟虎入其境便不傷人

四明山在鄞城西千古遙傳皮陸題豈若二黃親載筆賦成直與此山齊

皮陸作四明九詠未嘗身履其地明末姚江黃梨洲晦木兩先生縱遊數月各有紀述始盡發此山之蘊

鄞江西去接它山百里長隄幾曲灣晴日放舟真樂事遠峯無數點苔斑

光溪山水甲鄞州花竹禽魚事事幽閒盡西南行樂處無如此地日狂遊

天井山高不可攀龍藏五窟絕人寰鹿亭樊榭無多路定有仙人此往還

鄞西南天井山最高上有龍潭五居民但能登其半其上二潭人迹不可到

常吾它山冷水巷一泓冰雪地中涵坐來六月渾忘夏不信人間暑氣炎

望去西山千萬重諸山箇箇欲稱雄不知品目誰高下還讓鄞城第一峯

鄞西多山其最高處名鄞城第一峯

西村資福古招提巖岫爲樓嶺作梯門外水波千澗落簷前山影萬峯齊

曾經西嶴弔遺墳大楔高碑蓋貴人後代不知幾甲第空留石馬對斜曛

白鶴岡頭望望春一般培塿水邊蹲平原何忽生高阜好與西山作子孫

白鶴望春二山各在田中突起

響巖千尺俯江流隔岸聲聞一樣酬莫向水邊輕弄舌定應仙子坐峯頭

響巖去它山里許隔水十丈人語無不響答

嘗笑城西謝女王絕無佳勝足徜徉不知何故城中女

猶自來遊鬭豔妝

城西有謝女王廟三月三日士女競出遊

背郭茅庵字柳亭一叢竹木喜青青若言啞語當年事
不信人間怪物生

南郭有柳亭庵祀維衞佛相傳宋時有啞女能知未來事一旦無病而逝後有人見之云即維衞佛庵即其埋骨處也

勝日尋幽出祖關風情鳥意此中閒雖無花樹供芳蝶
幸有松坡當小山

城畔清池足芰荷游人多唱採蓮歌扁舟日落猶迴首
會有香風天外過

望春橋上望春波草綠蘋香鳧鴨多最是城西好風景
夕陽起處聽田歌

鄞俗繁華異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鐙社
南郭中秋鬭畫船

黃姑祠下畫船新擊楫沿洄捷有神村戶盡包新糯粿
舟人但著短梢裩

往代光溪曾設州至今民物此中稠商人解弄三絃子
婦女能梳五鳳頭

唐初設鄞州其地在今光溪

歎息農家辛苦多四時不放一時過已栽大麥連蕎麥
更插晚禾接早禾

鄞俗由來不尚華布衣糲飯足生涯田家有子皆知學
仕族何人不績麻

天井山茶味自長它泉烹酌淡而香並論太白誰優劣
一任閒人肆抑揚

鄞泉以它山為上不減錫山二泉太白山在東鄉亦產茶

小溪橘柚舊知名未入園林氣已馨象坎水梨建嶴栗
一般佳味此為兄

小溪即光溪產橘象坎建嶴並地名

最愛枝頭果實甘未經照眼口先饞不知仲夏移家去
臥向林邊手自採

仲夏地名產桃李

獨喜林村蠶事修一村婦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絲絹
不數湖州濮院紬

明時鹽利大輿今惟林村不廢

種穀無如種藥材南村沙土儘堪栽近來東郭皎關閉
土產惟憑此地來

西南諸山堪種藥土人多享其利

兵馬城中比屋屯儼家近住郭西村灌纓尚有淸流水
注酒還餘老瓦盆

石園文集卷二

石園文集卷三

文

禘說一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鄭氏魯禘祫志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正月吉禘於莊公時慶父爲亂免喪速二年四月夏即祫旣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邱之會歸不及祫冬如晉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始禘經云二月癸酉禘於武宮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始禘於襄公也

先儒之論禘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爲然其釋祭法禘黃帝禘嚳則謂祀昊天於圜丘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靈威仰其釋詩序長發大禘及禮儀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謂祭天其釋王制春礿夏禘則謂夏殷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禘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禘爲殷祭其釋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則謂禘當爲禴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祭其釋詩序雝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於四時小於祫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

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夫禘本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僭天子制即禘亦當於太廟而以爲羣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祫言而鄭爲一祫一禘三可異也歷考經傳絕無新君二年祫三年禘之文鄭皆憑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既爲此無稽之言又著魯禘祫志益爲可異彼見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遂妄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證既妄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祫既妄意二年有祫遂謂六年必再祫既妄意六年有祫遂謂八年必再禘以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祫一禘之文凡此謬論一無根據而彼持之不疑後人反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或曰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祫故鄭據爲喪畢祫祀之證齊歸以昭十一年薨十三年喪終以有故未祫故知爲十四年祫而左傳昭十五年適言禘於武公故知十四年祫十五年禘非無據也曰文二年大祫經傳有之是喪畢祫祭固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

何所據而謂祫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於太廟否則當禘於襄公（齊歸襄公妾昭公母）傳明言禘武公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爲祫後行禘之證哉凡鄭氏解經固多鑿空妄說要未有如禘之甚者其妄解他經不過釋經之誤於朝端大政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則後王據以爲典要自漢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勝歎哉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之謬而後禘義可得而言也

禘說二

或曰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是言不始於鄭氏也此必漢時爲春秋學者咸主是說故鄭氏因之而魏晉以後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宋千餘年名儒輩出何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春秋之故也魯之行禘止在周公廟而孔子猶歎之則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孫遂以爲己所宜用而其威儀之盛樂舞之繁鼎俎之陳籩豆之設實遠過於他祭魯君以爲非是不足薦我先人盡我孝思也故遇新主入廟即以行於太廟者行之其意特假此

以隆其先人初非以是爲正禮也但一人創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爲故事於是向行於太廟者後徧行於羣廟矣向行之爲殷祭者後行之爲喪畢之祭矣且更廣而推之即非喪畢致主而亦用之矣（如昭十五年禘武公定五年禘僖公之類）益推而廣之即非奉先祀廟而亦用之矣（荀偃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禘樂并用於蒸嘗）其尤甚者併三桓之家亦以是爲美觀而僭用之矣（昭二十五年禘襄公萬者二人其口萬於季氏是大夫家亦用禘）此實魯行禘之由夫豈先王之定制諸侯之達禮哉曰禘爲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祫志惡得深非之曰閔二年禘

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即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祫三年禘六年再祫八年再禘之文哉凡志所言皆其意爲測度而非眞有事實也且祭法言四代之禘明舉黃帝帝嚳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爲始祖所自出者即此二帝無疑奈何舍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援魯邦亂常之事爲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羣廟所行之禘既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爲以禘名之曰是禮也魯相傳已久聖人不得不因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爲閔

公喪未終而急行吉事一爲哀姜喪九年而始爲致主故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於魯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已明著於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爲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秉周禮他邦宗之其所行必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之舊典則行禘必有一定之時月今考之經傳或在五月（閔二年）或在八月（僖八年）或在二月（定八年）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典可知也即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春月胡爲錯行於四時哉鄭於行禘之月尚未詳考而

堅執三年替禘之說多見其闇於識而疏於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祫志又著周禘祫志謂先公之遷主祭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穆則祭於文王廟昭則祭於武王廟廟各一日而不及未遷之主夫不知禘爲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以下其謬已甚而又分爲三廟閒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義本以審諦昭穆故旣追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遷未遷之主而合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子亦有

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太祖之先人下不及未遷之羣主安得爲祭之大而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旣以禘止享遷廟之主遂妄爲之說曰祫備五齊三酒禘止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於禘者故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郊禘不過繭栗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古人之言禘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己祫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卽就其魯禘志與周禘志並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言魯王禮也周禮推此

可知則當悉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喪畢祫後之祭周則但爲合享毀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則言禘於羣廟周則但禘於文武后稷廟其不合者二魯則援禘於莊公禘於襄公爲證皆未毀之廟周則但祀先公先王之遷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定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於其說而悉本之以定禮皆不可解也王子雍最號達禮其釋經盡與鄭氏反獨於禘但言禘大祫小亦爲喪畢之祭何不取大傳小記之文一詳繹之哉

禘說四

禘之爲義不獨鄭氏持數說卽諸儒亦未有歸一之論謂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禘小於祫者韓嬰也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賈逵也謂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準也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之主者許愼杜預也謂祫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賈公彥也衆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

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哉意以三書所言皆爲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祭禘郊並言郊旣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圜丘分爲二祭也其註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夫上帝卽昊天之神南郊卽圜丘之地安得而二之旣分天帝爲二又妄解大傳不王不禘謂祀感生帝於南郊若是則圜丘之祭旣謂之禘南郊之祭復謂之禘幷己南郊曰郊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者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謂皆禘祭因創爲三禘之說

是祭地亦謂之禘矣其妄誕不經一至於此而後人猶尊信之何哉西漢韋玄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祖配則以禘爲祭天固不始於鄭氏要未有歧昊天於上帝又混上帝於南郊支離穿鑿如鄭氏之甚者諸儒不明追遠報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在於天故其釋禘也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祭宗廟因別立異義或以爲祫大禘小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止祭毀廟或以爲幷祭親廟紛紛之說總由誤解大傳小記爲祭天也其指爲喪畢之祭者則固因春秋所書皆致新死者於廟遂妄生臆度牽合於五年再殷祭之文不知先聖所書乃衰世變禮特書以示譏可反據爲正禮哉

禘說五

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於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於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也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祫無以異所異者特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

追遠故不特上祀始祖而幷及始祖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卽其人也自西漢韋玄成輩誤以所自出爲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一祫一禘以故張純因之而東漢之禘上及高帝而止自時厥後禘之名雖存禘之實久亡矣其後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牢不可破別解春秋之書禘者以爲三年喪畢之祭而魏晉之世遵用之迄於趙宋歷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宋凡十四代）所紛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乃主鄭氏之說者

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祫祫一十八月而禘主徐邈之說者謂前二後三禘三十月而祫祫三十月而禘紛紛藉藉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殷祭之文而昧追遠報本之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大傳小記祭法中庸儀禮詩序國語論語所言禘者盡指爲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所言者則指爲夏商時祭獨春秋所書二禘不可解爲祀天乃別爲三年喪畢之說以疑誤後人而其書盡頒於學官學者童而習之皓首而莫悟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豈不

深可歎息哉鄭氏既以禮之言禘爲祭天至明堂位明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備陳天子之盛儀而祭統亦言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鄭知此不可言祭天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爲大祭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爲俗註所汨沒而不得申明於後世如鄭氏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禘說六

禘之義莫明於大傳其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太祖以下七廟其常制也猶以爲未足盡追遠之意故上追始祖所自出而時盛其禮以祭之是禮也虞夏商周之所同百王之所宜取法焉者也乃漢魏以來惑於諸儒之傳註雖行其禮而殊失其意獨唐趙匡知之其釋春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其卓然之傑識獨不泥於傳註而有以得先王制禮之深心豈不賢哉顧其言禘所自出是也言不兼羣廟之主則非也大傳既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由是觀之大夫士分卑祖考而外止得及其高祖諸侯分尊高曾祖考而外更得及其太祖天子分尤尊太祖與三昭三穆而外并得及太祖所自出曰及則親廟在其中豈有諸侯大夫士得合祭其祖宗而天子反不合羣廟者哉況大夫士曰干祫祫者合祭之謂也則諸侯亦合祭可知諸侯合祭則天子亦合祭可知特天子名爲禘諸侯以下不得名爲禘耳觀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也而其中歷敘玄王相土成湯武丁非羣廟合祭之證乎公羊傳

曰大事若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其所謂大祫即大禘也猶閔二年禘莊公之意故杜預亦以大事為禘然則謂禘不兼羣廟之主廟可乎昔程子嘗言之矣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是最得禮之意者故陳用之胡明仲亦主此說而尤善於黃楚望之言謂周禘帝嚳帝嚳無廟不可闕其享故五年一禘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而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

祖功德為尤盛也至哉言乎其先王制禘之精意乎漢人釋禘為諦為審諦昭穆儻不兼羣廟奚得有昭穆且孔子何以言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哉漢魏迄宋其禘祭悉兼羣廟固合先王之制特不追所自出失制禮之本意耳然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能禘祀神宗此舉豈不超出漢唐諸帝之上乎此又後世帝王不可不知者也

禘說七

或曰禘既合祀羣廟矣公羊傳所言大祫何以亦謂之禘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無二祭也此其說亦即於大傳見之其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繼之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釋其文義總言合祭之事特以分有崇卑故名有異同天子則審諦所自出故謂之禘諸侯則不得諦所自出故不謂之禘其禮總皆合祭特在天子名為禘亦可名為祫在諸侯止

名為祫不得名為禘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也歷考諸書言禘者凡二十九而言祫者不數見（祭法祭統祭義王制大傳小記雜記明堂位學記郊特牲禮運仲尼燕居中庸詩序雝長發春秋閔二年僖八年左傳僖三十三年襄十年十六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爾雅及國語五條凡二十九）豈非禘之外別無所謂祫乎儻大禘之外更有一大祫之祭加於時祭之上必嘗數見於經傳今細考之惟曾子問王制大傳及公羊傳曾言之耳其餘未嘗言及也然曾子問言祀迎四廟之主則是時祭之祫非大祫也王制明言祫禘祫嘗祫烝其非大祫不待言大傳所言干祫此諸侯以下合祭

之名猶之天子之禘故諸侯時祭之外別有祫祭以祀已毀未毀之主天子則時祭之外止有禘祭上以追始祖之先人下以及已祧之羣主止此一祭而已非大禘之外更有大祫之祭也公羊所云大祫在文之二年爲躋僖公正如閔之二年禘於莊公也此皆喪畢致新主之祭即大禘無疑公羊不言禘而言祫者禘祫一祭兩名謂之禘可謂之祫亦可然其意爲下合羣廟主發言故不言禘而言祫也後人諭禮不過取徵於經傳於大禘之外未嘗更有大祫何後人之紛紛妄議哉總由不

明大傳之意而以禘所自出爲祭天又不明天子之禘與諸侯大夫士之祫皆合祭祖宗之名而析其義爲二是以致此紛紛耳馬端臨曰大傳所言止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祫可及高祖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斯言得之矣

禘說八

禘祭之即祫祭也予既徵之大傳矣然其說先儒已言之特後人惑於傳註判爲兩祭耳禘祫一祭兩名禮無差降非劉歆賈逵之言乎歆西漢人逵亦在鄭氏前則禘祫之非兩祭漢儒固言之矣孔穎達最尊信鄭氏者其釋王制亦言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則禘祫非兩祭唐人又言之矣伊川程氏言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則天子之禘猶之諸侯之祫禘祫之非兩祭宋人亦言之矣此猶後人之論也不徵之春秋傳乎文之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祫杜元凱以爲禘豈非禘即祫祫即禘之證乎所

以稱禘爲祫者蓋禘既追所自出又合毀廟未毀之主而祭之有大祫昭穆之義故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祫然禘乃正名祫但取合食之意故諸書多言禘而不言祫非禘祭之外更有祫祭也明甚再攷之春秋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莊公之配哀姜也既致哀姜必祀莊公則莊公固合食於太廟矣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曰躋則僖公閔公固合食於太廟矣即此二條觀之禘爲合祭可知禘既合祭則稱之爲祫亦何不可自緯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遂判然分爲兩

祭漢世君臣篤信不疑故鄭玄成有一祫一禘之論而張純直以緯書爲古禮至馬融鄭玄王肅諸人悉祖述之而不敢異雖有劉歆賈逵之說終不勝異論之多是以漢魏以下禘祫並行彼以爲先王之正禮不知實緯書之邪說也嗚呼古禮不明傳註淆亂釋經者非緯書不談制禮者非緯書不信是則三代而後但有緯而無經也夫禘本大祭也而反以爲小祫即禘祭也而反以爲大總不知禘祫之爲一祭耳如其知之又何紛紛聚訟爲哉

予既爲禘說或詰之曰子於禮專排漢儒力主宋儒之說豈漢儒之在先者反不足信乎曰大傳小記言禘所自出漢儒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以禘所自出爲祀天因并祭法儀禮詩序國語之言禘者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諸書所言皆祀天矣獨春秋所書不可解爲祀天因別解爲喪畢祫後之祭此可信乎閱五六百年至唐趙匡而始覺其誤不可謂唐人之識不優於漢人也然趙氏謂不兼羣廟至宋程子而更正其非不可謂宋人之識不優於唐人也蓋使漢儒所言悉本經傳後人安敢抵牾彼非但誤解禮文亦且鑿空妄說不有唐宋諸儒安能使先王令典復明於後世哉予於先儒特從其善者而已何排抑漢儒之有

石園文集卷三

石園文集卷四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卦變考

訟䷅剛來而得中

蜀才曰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虞翻曰遯之三之二也○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王宗傳曰坎之九二實自乾來○趙汝楳曰訟自遯來六二往爲六三九三來爲九二

○吳澄曰卦自遯變九二之剛自三來二○朱升曰訟自遯變剛自三來二○來知德曰需訟相綜需上卦之坎來居訟之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訟以需變九五來爲九二○郝敬曰二剛自需來爲主得中○羅倫曰剛自遯變○劉子曰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也凡言卦變者倣此

泰䷊小往大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胡庭芳曰泰自否來三陰往外三陽往內○楊時喬曰泰自否變三柔往上三剛來下

否䷋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坤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漸卦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楊時喬曰否自泰變三剛往上三柔來下

隨䷐剛來而下柔

程子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朱子曰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郭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

六來往成震兌而有隨○王宗傳曰初九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乎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一剛自上來初下於二柔而柔隨之自否變○朱升曰隨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下於二三之柔○熊過曰剛柔震剛而兌柔也不言變○俞琰曰隨自蠱變○來知德曰蠱下卦是巽柔今下剛化震來居其下○楊時喬曰隨自蠱變上九剛來初初六柔往上○羅倫曰隨自否變○劉子曰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陰皆剛來下柔之義

蠱䷑剛上而柔下
荀九家曰蠱自泰來○程子曰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
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朱子曰卦變自賁來者初上
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郭雍曰
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趙汝楳曰蠱自泰變○朱升
曰蠱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初○來知德曰隨
初震之剛上而為艮上兌之柔下而為巽○楊時喬曰
蠱自隨變上柔來初二剛往上○羅倫曰卦自泰變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
于五○郭忠孝曰噬嗑自否來（釋剛柔分）○朱震曰噬嗑自
否來○石介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剛上柔下
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九二為剛體本在上而來下
上行如晉睽鼎噬嗑六五為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為
上行○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否初五相易○
朱升曰卦自否變柔自初上行至五○熊過曰得中上
行對賁言之觭輔為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
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來知德曰賁下

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於上卦○楊時喬曰自賁六二
往而上行至五○羅倫曰卦自否變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程子曰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
文其上而為艮○朱子曰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
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
自五上而文上○朱震曰賁自泰來○郭雍曰賁自泰
來○王宗傳曰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離本乾體坤
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非坤之上六來居

二位也分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艮本坤體乾三索
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非乾之九二往居上
位也○趙汝楳曰卦自泰變○朱升曰賁自泰變上之
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之柔
○熊過曰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上九之剛自噬
嗑初九而分胡愈說是也○來知德曰噬嗑上卦之柔
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噬嗑下
卦之剛上而為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
卦○楊時喬曰噬嗑六五來二文剛初九往上文柔○

羅倫曰卦自泰變○劉子曰以二爻初以四爻三爲柔來爻剛爻分之而以上爻五爲剛上爻柔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程子曰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朱子曰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實自乾來○趙汝楳曰卦由遯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於初○徐幾曰以卦變言下體乾交坤而爲震非本卦剛柔往來故曰外來○吳澄曰遯初三相易○朱升曰无妄自遯變剛在下卦

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爲一卦之主（以中畫分內外未免牽合）熊過曰此對大畜之詞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來知德曰大畜上卦之艮來居下卦爲震○楊時喬曰无妄自大畜變上剛來初成震○羅倫曰卦自遯變○劉子曰初剛自乾體而來爲无妄之主也

大畜䷙剛上而尙賢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上之○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自大壯變一剛由四升上○朱升曰卦自大壯變剛自四上上○來知德曰无妄下卦之震上爲大畜之艮○楊時喬曰大畜自无妄變初剛往上爲賢○羅倫曰卦自大壯變

咸䷞柔上而剛下

蜀才曰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虞翻曰咸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鮮于侁曰乾之上九下爲九三坤之六三上爲上六○程子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朱子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

下居五○郭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上九下而成艮○趙汝楳曰咸本否變○吳澄曰否六三之柔往上而交乾之剛否上九之剛來三而交坤之柔故爲交咸之卦○朱升曰咸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自上下三○熊過曰此以兌柔艮剛言○來知德曰恆下卦之巽上而爲兌上卦之震下而爲艮○楊時喬曰咸自恆變

恆䷟剛上而柔下

虞翻曰恆乾初之坤四○程子曰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于初○朱子曰卦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

初。郭雍曰恆自泰來。趙汝楳曰卦自泰交。吳澄曰卦自泰變初剛上四四柔下初。朱升曰恆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初。來知德曰咸下卦之艮上而爲震上卦之兌下而爲巽。楊時喬曰恆自咸變

晉䷢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王宗傳曰離之中爻實自坤來今居五位故曰進而上行。趙汝楳曰卦自臨變。吳澄曰卦自觀變六四之柔進而至五。朱升曰晉自觀變

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熊過曰晉明夷皆以離取義而晉之離在上也。來知德曰明夷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晉自明夷變。羅倫曰卦自觀變

睽䷥柔進而上行

程子曰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朱子曰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六二之柔上行至五。朱升曰睽自巽變柔自初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家人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卦自家人變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坎而不進。王宗傳曰西南坤位五實坎體而謂利西南者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以剛而居坤之中非利西南往得中乎東北艮位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趙汝楳曰卦自臨變。胡庭芳曰蹇本升卦九二往得坤體之中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正東北方卦。吳澄曰震

初之剛上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震四之剛下來易三而利于自西來南自南往西。朱升曰卦自震變初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熊過曰以解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也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來知德曰解下卦之坎往上卦得中上卦之震下而爲艮之止不行所以道窮。楊時喬曰蹇自解變解九二往居五九四來居三。羅倫曰卦自震變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王宗傳曰得衆指九四言得中指九二言○薛口曰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覆視解卦則爲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趙汝楳曰解由臨變上卦坤衆也初九往乎九四以主二陰故曰得衆及六四來復爲初則二陰供一陽之始得中故曰得中○吳澄曰艮三之陽自南往西而艮四之陰自西來南則下卦成坤體坤爲衆艮陽往四而下臨坤故曰往得衆艮上之陽自外而來以易二得下卦之中故曰乃

得中艮二之陰自內而往以易上早成解難之功故曰往有功○朱升曰卦自艮變艮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坤得衆也艮上復於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中○熊過曰蹇解反覆之卦蹇九五向往在上今反居二爲來復蹇九三向體艮不動今進居四體震動爲往○來知德曰蹇下卦之艮往而爲震之主器故得衆上卦之坎來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解自蹇變○羅倫曰卦自艮變

升䷭柔以時升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趙汝楳曰卦自臨變○來知德曰萃下卦之坤升於上卦○楊時喬曰升自萃變

鼎䷱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卦自兌變三之柔上行爲六五得上之中○朱升曰卦自兌變柔自三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革下卦之離進於上卦○楊時喬曰鼎自革變○羅倫曰卦自兌變

漸䷴進得位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

九進居五皆得位之正○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得位指六四○吳澄曰卦自否變○朱升曰漸自否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得正位○來知德曰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巽得九五之位○楊時喬曰漸自歸妹變○羅倫曰卦自否變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坤之六二上升乾四○程子曰九來居二六上

居四○朱子曰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
得九之位而上同乎四○郭雍曰渙自否來○趙汝楳
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卦自否變剛自四來居二是得
中而不居窮極之處柔自二往四得位于外卦而上同
於九五○朱升曰渙自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
窮極之位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二剛○來知
德曰節上卦之坎來居下卦之中不至窮極下卦之兌
上而爲巽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楊時喬曰渙自節
變○羅倫曰卦自否變○劉子曰剛來指九二柔得位

指四而上同于五

案易上下二經唯此一十九卦先儒多言變故備列
之

程子易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
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
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
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
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蘇子瞻易傳曰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
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
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
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
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王宗傳童溪易傳曰或問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
其義何如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
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
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皆自否而

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
柔恆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
得中則曰凡此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
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
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謂自誰卦來乎无妄
之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兌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內
文明而外柔順又謂自誰卦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凡卦之具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否來也具二陰二
陽者皆自臨遯來也具一陰一陽者皆自姤復來也殊

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旣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陽消長均也除乾坤之外凡十卦豈否泰臨遯復姤能生而夬剝壯觀獨不能生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剛來而下柔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剛上而柔下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豈亦未之思耶于賁之象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

又由泰而變之理夫賁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隨蠱二卦則先儒之不達者不然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默識之

何楷周易訂詁曰案朱子云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諸處皆牽強說耳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易便有此變乃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又云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于卦辭自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然考圖中一陰一陽卽五陰五陽之卦二陰二陽卽四陰四陽之卦雖顚倒首尾各自爲圖然元無差錯終難分屬其自泰否二十卦逕可截然中分歸妹節損泰三爻變豐旣濟賁泰二爻變恆升蠱泰初爻變此皆屬泰來者漸旅咸否三爻變渙未濟困否二爻變益噬嗑隨否初爻變此皆屬否來者而圖中竟混作一條且將泰否互爲首尾殆不可曉及彖本義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

賁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惟訟晉與圖同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且未有一卦而旣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無論其太浸漶非聖人本旨蓋亦有附會而強爲之辭者愚之所不取者以此

又曰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卦變之說本此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來其說似矣而程子非之云乾坤合而爲泰豈

有泰復變賁之理朱子則謂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竊謂往來上下者賁皆乾坤所爲程子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蘇子瞻亦謂易有剛柔上下往來相易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此大惑也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其理正矣故愚獨有取于蘇子乾來化坤坤來化乾之說以合于程子專以乾坤言變之旨亦可寢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矣馬西玄曰易中卦變

本於乾稱父一章

彖先儒言卦變者不一其以十二辟卦爲主去乾坤不用而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剝十卦主變者自荀九家虞仲翔荀慈明王輔嗣范長生盧氏孔仲達以至鮮于子駿劉長民朱子發郭子和王逢皆是也（朱子卦變圖亦用十辟卦而卦皆重出及釋彖傳又與此說異）其以十辟卦爲主復用六子分主者吳草廬朱風林羅一峯也其于十辟卦之中去壯觀夬剝不用而以六卦主變者趙汝楳也其專以乾坤主變者程正叔蘇子瞻王童溪徐進齋馬仲房豐存叔何玄子也其以反對卦言變者薛溫其俞玉吾簡輔熊叔仁來矣鮮楊芷庵郝京山也其不主乾坤不用十辟卦專以爻畫挨換爲變者朱紫陽也（朱子釋彖□之說如此校□說中此最不合理）其不言卦變但以剛上柔下爲定體而以剛下柔上言往來者石徂徠湛甘泉劉念臺也數者爲說不同惟程蘇之說獨得作易之原本故今特取之愚謂變者非六十四卦既成彼此互易爲變也自無而有之謂變當聖人初畫乾坤時未嘗有六子也六子之卦由乾坤而變變即生之謂也程子言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

爲六十四卦而專以乾坤言變方得畫卦之本原若謂六十四卦既成然後彼此互易而爲變則非本原之謂而聖人亦不若是其多事矣蓋由朱子確信康節一毋生二之說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是以反詆程子爲牽強也卦變自程蘇而外惟十辟卦之說稱近昔淮南九家已有此說其來最久也第乾坤生六子八卦重六十四卦則十辟卦亦乾坤重六子而成今乃謂震坎艮二陽四陰之卦自臨觀而變巽離兌二陰四陽之卦自遯壯而變豈六子反爲十辟所生乎總由不知成卦之本

原是以若此顚倒也若來氏綜卦之說蜀才已有之其來亦久第反對之卦乃文王所次未必盡伏羲之舊則來氏所取之卦變乃六十四卦既成而後見亦非成卦之本原也其他若吳草廬之說旣以十辟卦主變又分六子以主蹇蒙十二卦是何頭緒之多乎總之言卦變者能合作易之本原方爲有理若不得其本原而沿流逐末說雖巧吾不取也○朱子卦變圖專以十辟卦主變及本義釋彖辭又不用已說而謂六十四卦旣成之後彼此互易而成變何其說之多歧也要兩者皆不得

作易之本原今故不取○十辟卦者辟主也先儒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遞主一月而去乾坤純陽純陰之卦不用故謂之十辟

左傳揲蓍占法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艮爲山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巽變爲乾故曰照以天光此以變卦言於是乎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艮爲門庭庭實庭之所資也此以互體言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此以變卦言天地之美具焉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言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泰岳之胤也山岳則配天此以艮乾變卦互體言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一爻變占

本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屯下卦震初九變爲坤坤土也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震變坤故車從馬足居之震爲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震爲長男兄也初又最長故長之母覆之坤爲母二三四互體亦爲坤故曰母覆之衆歸之坤爲衆故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比下卦坤坤爲土安之象屯下卦震震爲雷殺之象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一爻變占本卦之卦下體

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乾爲君父大有乾宮歸魂卦大有變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

所一爻變占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艮爲山在外象晉巽爲風在內象秦占時屬秋風吹落山木之實秦爲主故言我落其實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六爻不變占貞悔

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一爻變占本卦之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乾爲天兌爲澤離爲日天變爲兌而上當離是天爲澤以當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成公十六年○鄢陵之役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六爻不變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五爻皆變惟二得入不變故曰是謂艮之隨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是四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五爻變占之卦彖辭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將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一爻變

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昭公七年○衛襄公有子縶及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一爻變占彖辭）

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供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供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可闕也筮雖吉未也（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哀公九年○晉趙鞅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石園文集卷四

石園文集卷五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讀洪武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爲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於穽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見

焉縱曰爲國諱惡顧得爲信史乎至於三十年間藎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略於大而明於小詳於細而略於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胡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陋已甚何足徵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卽不觀可也

讀弘治實錄二則

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裁於焦芳而撰述於段炅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皆有總裁之責何乃一無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旣已伴食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靡也一焦芳以附瑾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瑾之橫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卽畏芳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古之筆枋頭之敗而詳張說之事者獨何人也吾是以益歎古人之不可

及而知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也

孝宗爲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於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爲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納諫之美也向非帝能納諫羣臣安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何啻什伯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羣工百職箝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

家最爲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於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於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讀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篩爲難平虜鵠鑾之間流血千里琳爲統帥不能赴救其擣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於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

襄毅以糾劾將帥而罷去使琳得專其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篩之猖獗未若吉囊俺答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明武備之靡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爲本兵而邊烽一舉輒勞拊髀然則嘉靖末之爲邊帥者固未可深責哉

讀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重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劾其父衣冠變爲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翬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一旦隄防旣壞遂放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書邱文莊傳後 以下皆實錄本傳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爲美哉祕書之缺略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爲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

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旣不留心於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覬中祕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示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略而不備毋乃非美觀乎哉邱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於所著衍義中撮其藏書之條疏爲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條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於他時耶甚哉好文之主

之難遇也太祖雖得天下於馬上然能投戈講藝釋鬱論文故御集獨多於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號知書亦爲帝王之難事世宗於孔廟明堂諸大禮嘗親爲文以折羣臣至於制書手敕何爲多詰屈而難曉也豈有得於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祕書之缺略而不備也又奚足怪哉

書白昂傳後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於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閒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爲

人所嘗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貫彼固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爲一代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清議大行之日猶爲人所指摘苟處污濁之朝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書倪文毅傳後

世言張居正爲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邑不過數人甚者止於一人以爲居正阻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居爲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爲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與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憤怨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爲盛極之時豈知世風之不振至於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夫以文毅之賢而所爲若此又何責於居正吾所以觀孝宗實錄而深爲文毅惜也

書楊文忠傳後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

功於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己受其怨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即此一詔其相業之俊偉已踰於前後數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爲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衆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爲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者成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朝堂之釁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

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眞如寇讎於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塡胸怨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遂致南北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爲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顧消國家之元氣亦已

多矣故張璁桂萼用而元氣爲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爲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爲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於上民變於下而宗社不至於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尚求之二公乎

書梁文康傳後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專故論相業者必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爲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赦之事未嘗不歎其事之偉也後讀趙文肅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撰草赦之事又歸其事於楊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欲竟屬之於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攄因爭田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宗實錄始信其誠然夫身爲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旣不能正子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

之末四相同朝乃世宗卽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爲上方圖任舊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爲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爲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過於褒惡之則過於貶余亦何能定其爲人姑撮實錄之所載與諫官之所劾者書於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建之通紀實文康之弟億所著故多譽兒之詞尤不足信讀者毋爲耳食可也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冢宰也文吏納賄不如武弁之多遂頓足長歎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治之後寵賂雖章尚未至於極濫觴也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貲百萬爲願歛之久而後滿數爲大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今日則一歲之中亦可頻舉觴矣又何待於數年哉幸二兇之不處今日也

讀許論傳

嘗讀許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歎其討論之精綜理之

善也以爲使其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難論以此書故當宁遂以邊才目之凡嚴疆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於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以溺職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豈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爲國用人者尚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

讀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君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鼎之故於殺人爲盜之李鑑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福達何異侍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耳書素號淸流以博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雖然非獨書也陳洸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霍韜必欲雪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鑑又何異吾不意數人之心術竟如一人也大禮之議本自不謬乃因此輩脅迭欲盡反天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常疑其初之所議不過欲立異而然非眞能有所見也

讀國史何鼇傳

史於鼇之卒稱其端正直諒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也嘉靖間刑獄之冤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冢宰乃皆鼇爲司寇時所定卽曰主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卽獲譴而退有餘榮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愼獄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今鼇安得獨寬其責也鼇山陰人其父詔亦爲尚書余嘗問其鄉人言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鼇之子孫皆不慧張元忭修越志於鼇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

孰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邦禁者惟劉訒於王聯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於楊順阮鶚黃光昇之於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於執法又寧獨一鼇也哉此趙緯徐弘敏所以彌令人思也

讀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雙江南野同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置優劣者也乃國史於南野則極其褒於雙江則多所貶若是者何也吾謂國史之言皆是也直二公所處不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訌之時身萃天下之責自正統已

已以來未有若是時之難爲者也而且以世宗爲之君嚴嵩爲之相動多掣肘謗卽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典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曩令雙江而爲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令南野而爲司馬亦豈能遠勝乎雙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爲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也

讀國史楊襄毅公傳

嘉靖之季大臣以身係天下之重輕者吾得二人焉前惟翁襄敏萬達後則楊襄毅博而已翁公蚤死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歇歷中外天下倚任悉以投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能用公之長矣然甲子灤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卽不受汝夔之律亦不免伯溫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怪以公之猷略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勳爲天子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外攘有如向之忠肅公者何也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吾蓋觀前後之爲司馬者而益歎忠肅爲本朝第一人也

讀國史劉燾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者往往卽昔日之盜如劉燾高捷尹耕雖發身科目其初固盜首也耕爲兵備以黷貨而罷捷爲操江以避寇而罷燾則南北疆場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率相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於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盜而使盜得據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顧其人誠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爲盜則有餘爲國家禦盜實不

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仕宦而爲盜者寧獨聚等三人也吾又安從別三人之爲盜也

書霍韜傳後

嘉靖閒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獻夫者也其附會張璁而力主繼統之說已爲悖理至纂修大典申辨爲人後之義遂詆及於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宋英不類故得以不考孝宗爲辭乃因世宗不肯爲人後遂幷爲人後之文而欲去之何敢於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爲

人後之說豈漢宋諸賢之所創而哀帝英宗寧得不考成仁二主哉恃君之寵而縱肆背戾朝端之議論固可假主威而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略假以恩寵遂人人咆哮跳踉若猘犬之狂噬而霍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己知禮己知學嗚呼其所讀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痛心疾首者也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閒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其死於轉輸戰鬬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珍唐公胄潘公且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率視君意爲可否而司馬毛伯溫者從衰絰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將求不世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一時謀臣猛士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趾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倖不可知之功豈可得哉我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必討也故屢發屢止使

爲大臣者能力阻之則事可中止何至調兵徵餉勞費我父老爲乃當時諸君見二潘公以言受譴遂箝口而不敢言嗚呼伐國何事也而爲謀若此後之覽史者不且有舉朝婦人之歎哉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正劾胡宗憲二疏（國史無宗憲傳故題疏後）

宗憲之爲害於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賊宗憲以殷之民閒者半奉權要之歡半供聲色之欲故盜賊雖衰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於苦賊當世之人第見其有平

寇之功而眞以爲豪傑之士也亦以誠矣吾嘗考其生平始也締趙文華爲石交而因以進用繼也結羅龍文爲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攘其功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之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怨也於是獻祥瑞以固主眷釐金錢以酬相恩而又以其餘遍啗天下失職之名士故當塗者既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握槧者亦感其私而爲之稱功頌德播於詩文以塗人之耳目上下交歡自以爲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公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禾人

自提編法行加派於禾郡者畝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郡而他郡可知矣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尚有皮骨耶則二公之有德於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島寇之滅雖見以爲有功然連地五省歷時八年徵斂十萬之兵糜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尚以爲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於二疏散見於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於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自以投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於詔獄豈不幸哉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餽遺一書彼於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出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

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譏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薦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斂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而公亦豈浮名

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旣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淺也其謂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旣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

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靡爛以公之勞勛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觀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柰何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之手彼於禮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也故爲之辯

題彈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萃之妄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爲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揚爲冢宰凡小人之號爲宣黨崑黨者斥之殆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

有清譽應甲嘗劾李三才袁萃深惡三才凡劾三才者皆稱之爲豪傑故爲二人不平於察典旣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爲春秋之筆矣迫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喪節（如徐兆魁邵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後皆入逆案）而其所詆毀者獨能保其身名於是袁萃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目覩魏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萃之爲此志豈有意於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

逞其胸臆哉

跋駁駁漫錄評正

始伍袁萃爲林居漫錄而鄮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萃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爲之刊布焉事起於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爲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誣訐亦不足爲定論也蓋萬曆乙巳之春少宰楊公時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於臺省之爲權門效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反爲謫降燦然以銓部耶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燦然方以此舉爲名高袁萃於漫錄中謂其疏既攻被察者不當復攻主察者譏其承相臣風旨於是二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訐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旣建言被黜亦可稍恕乃袁萃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忌況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爲人所詬厲也然

則爲燦然者固失之於逞憤而爲袁萃者亦無輕於著書哉

題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末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爲其所捃擊焉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萶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於君子而顚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𢔶身醜類獻媚當塗所得幾何而甘心爲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顚倒黑白𢔶身獻媚者又寧獨一玄哉玄武進人其父中行以編修諫張居正奪情廷杖削籍爲清流所宗其兄亮官御史入東林亦爲清流所許玄乃背父兄附邪黨公然爲名教之罪人眞小人無忌憚之尤者

跋先世敕命後

粵高皇帝錫我始祖之命曰萬諱　起事之初與於定遠始克滁城即宣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焉誥詞襃許如此則是先將軍之與高皇帝實同起於山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失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

克建寧殞身沙漠功烈章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勳者世守帶礪使得生列環衛而歿膺封卹亦其宜也乃身止武略之階至我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賞於世小臣即不敢望而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後讀國史見開國三等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者僅魏國黔國武定三人至肅皇帝繼絕始續懷遠靈璧定遠臨淮四侯暨誠意伯而八則又未嘗不訝然歎曰我祖之薄取於國者正天之所以厚報夫萬氏也曩令我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廖諸公同爲皁隸亦安

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久哉乃知向之六十餘國未必盡幸而四伯九十衛諸臣未必盡不幸也天道薄取而厚償以是觀之益信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充宗閱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家宰汪鋐與高王父中丞衢態甲與王父之二書同曰是小人之尤也曷斥之充宗曰然已而充宗整家乘錄羣公手札於外集中遂棄二札不錄愚於是益歎奸徒之不容倖免而小人之爲人唾罵無已時也方二人貽書於我一巡撫南贛一巡按淮揚其罪狀猶未甚敗露也然君子醜其末去之唯恐不亟其他若趙莊靖若鄒文莊雖片紙而不遺若文徵仲若王雅宜雖布衣而必錄家乘之中而寓春秋之法焉何其嚴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倘爲集中之所臧者不爲集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祖之教而亦充宗所以採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八嗣舉進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

士從亡海外克追陸丞相張樞密於鯨波閒周公惟一解順德之綬披衲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仞之概謝公宣子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亦不失節董公天鑑暨先君子御公車之徵坎壈窮餓沒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全節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考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皆無如是科之盛即是科之中其他十郡七十四邑亦無如吾邑之盛又何奇也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辰當必有所表見乃遭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

勤業著而以節義聞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
予所知也

石園文集卷五

石園文集卷六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文

隸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毋敬又變爲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隸書其法益簡初但行之于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迄于今不廢即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隸而言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或者曰隸與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毅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二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茸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謂之今文可知隸即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

褚先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眞草二體漢武前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眞草既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其前可知矣考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恆之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即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籀八分隸行草章草

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即晉書王獻之傳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其稱善書者後漢十八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後魏北齊後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即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孺北史趙文深唐書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篆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

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奈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即隸無待於言即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夫金石錄謂始於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愚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既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

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劃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隸者止韓擇木一人夫擇木以八分著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

隸則誤以八分爲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考今獨稱擽木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著隸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隸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即隸而以八分爲隸是以若此紛紛也晉衛恆作隸書勢日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籀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

其爲隸體有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於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於隸也乃張懷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言之顛倒乎後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至書譜之敘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於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即謂生於小篆亦可若蔡邕所作實惟飛白少陵之意似以八分爲邕所作斯不然矣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考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

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既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魴更作滂喜篇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爲蒼頡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己所作爲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大

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於世矣今考許氏說文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氏去賈魴不遠已患俗儒僞撰急爲說文一書以存小篆之迹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於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通行於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李斯作不知合趙高胡毋敬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揚雄班固賈魴而始備然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迹哉或問曰隸書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於朝非創始也信乎曰酈道元水經注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爲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顧野王周訪字原出没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吞幷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

所能創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強悍方當權用事創爲小篆肯使一囚徒攘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於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於徒隸而輕之也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稱卓

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爲有據眾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本仁明集汯仍犯眾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若楊慎則篤好此文亦以其書類小篆疑出于篆近世顧炎武獨以詩詞淺近不類二雅而斥之爲僞快哉斯言石鼓自是有定論矣或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家之論乎曰事而眞即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眞即百十

人亦可疑此論眞僞不論眾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不過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指之爲宣王爾吾正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爲眞乎夫宣王中興既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有此舉既有車攻吉日諸篇被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此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則行朝會當在東都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天下之中特營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舉有舍此不會乃遠會于岐陽此事理之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眞無

識之至也或者曰石鼓非周宣所爲當出何王之世曰馬定國言之矣西魏大統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君則文帝寶炬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則尙書蘇綽輩也黑獺患文章浮靡令綽作大誥綽多用尙書成語黑獺頒之國中以爲式當時文人悉效其體夫文效尙書則詩必效二雅今石鼓詩首用我車既攻二語其他勦襲者不一而足即非蘇綽所爲亦出其儕輩之筆藉令周人爲之寧肯勦襲如此即令後代文人爲之又寧肯勦襲如此此出魏人之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篇章最長

者無過賓之初筵一篇然不過十四句而已未有多至十八句若此詩之冗長者也其文多不可辨就其可辨者言之如我車既攻二句之下即繼之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員員邋邋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斯其文義安在乎而謂史籀尹吉甫諸人爲之乎東坡石鼓歌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自註曰詩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六句可讀餘皆不可通今諸本爲後人增飾詩多可讀然詞句繁複意義淺陋無一章可列二雅昌黎以

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詆之爲陋儒不亦異乎或者曰鼓
旣立于西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勖李嗣眞杜甫張懷
瓘竇蒙竇臮徐浩李吉甫諸人皆指爲宣王所建曰考
大統十一年乙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已閱七十四年
勖等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老已無在者宜其不能知
且事出偏方覇國非若車攻吉日諸詩照耀今古則諸
人之不知也固不足怪且蘇勖與褚亮同在瀛洲學士
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和郡縣志謂勖嘗紀其事
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此說尤可疑夫虞歐與勖同列

迹其言可也遂良爲後進子行何故藉其言爲重況當
時能書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璡錢毅殷令名輩昔
皆稱其善書勖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
楊諸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名最顯故特假之以此
知斯言非出于勖實後人僞託也或者曰若此鼓果僞
嗣眞輩皆精于書法者何爲力許之曰史籀大篆世無
傳者止此文類大篆諸人愛大篆故其稱之而不察其
眞僞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旣設三疑
末言字非史籀不能作則此詩爲大篆可信何故幷疑

之曰大篆後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眞僞不過因唐人
之言而譽之豈眞以石鼓爲周物哉況此文原非大篆
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其非史籀所作鄭樵愛其文爲
之音釋亦以爲類小篆卽陳傳良翟耆年熊朋來宋濂
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事文亦非
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獨唐人稱爲大篆宋人若周
越梅堯臣蔡襄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趙明誠黃伯思
董逌薛尙功胡世將洪适王厚之楊文昺程大昌施宿
章樵輩莫不詳辨而極譽之而元明之稱述者尤衆豈

皆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
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蒐狩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
辨萬餘言史稱其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採
惜湮沒不傳其人則仕劉豫爲學士以故爲人所輕不
知君子不以人廢言顧其言當否何如爾安得以人故
輕之乃若諸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爲史籀所書且
謂西魏後周安得有此篆籀之人則亦不然偶見大篆
便以爲史籀之迹則見汲冢古文可皆爲蒼頡之迹耶
嘗讀周書樊深傳言其通蒼雅篆籀之學安知非卽深

所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之也雖然此猶爲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之者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馬定國楊慎疑其字不類大篆予獨以其詩不可儕于三雅而疑之此誠千古卓識度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有岐陽之蒐一語遂執爲成王事尤爲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大篆乃沾沾自喜若以爲獨得之見不知董逌已言之而左傳亦非祕書也他如韋應物謂爲文王事鄭樵謂爲秦始皇以前事皆爲臆說又安足辨哉

石鼓文辨二

子既作石鼓文辨或詰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魏更有證據乎曰有宣王之狩甫田也但登獸而不取魚蓋狩則因以講武而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盛言取魚之事豈宣王中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與蘇綽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燕閒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宣王圖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而取魚爲樂哉卽宣王治兵習武亦當于近都之地岐陽去鎬京甚遠而其詩有汧也沔沔之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侯不于洛邑而遠至汧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本皆鮮卑之種射獵行圍乃其天性雖遠狩汧岐亦不足怪如謂宣王而亦爲之則一日之閒既登獸又取魚亦太盤遊無度而諸侯之從王于狩者不將有貳志乎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此固先王之制然未有率天下諸侯而從事于網罟者也魯隱公欲觀魚于棠臧僖伯猶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

山甫南仲申甫諸人咸在王朝欲爲之諸人獨不能止之乎固知宣王必無是事也或者曰西魏後周之時狩于岐陽者屢矣何以知爲大統十一年曰時蘇綽方爲度支尚書此文必出綽之手踰年而綽卽卒故知爲十一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左朔土無聞焉今鼓文若是其美豈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無人史言趙文淵善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而樊深亦善篆籀之學孰謂西魏無人乎且鼓文多奇形異狀雖經

薛尙功鄭樵王厚之施宿章樵楊文昺潘迪音釋終不可曉由魏周之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文亦多以意爲之昔江式上表於魏宣武謂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當時顏之推家訓曰梁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爾後文籍略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

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由此言之妄造僞字莫甚於魏周之時今鼓文奇怪之字既非科斗又非大篆小篆謂非魏周人所造而誰造乎至其詩詞冗猥更不可言如小雅車攻篇八章章止四句吉日篇四章章止六句矞矞皇皇已若百十言之多今鼓文不過陳田漁之事耳何須十章章又何須十六句至十八句此豈周宣之臣所爲乎而謂非出後魏人手乎其文固磨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章曰汧也沔沔丞被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瀟瀟又與有

月鮏其游散散帛魚鱳鱳其菹氏鮮黃帛其鯾又鱒又鯿其䲘孔庶臠之鱣鱣趯趯其魚佳維同可何同佳鯾佳鯉可以貫之佳楊及柳其文詞之不通如此猶謂尹吉甫爲之乎薛尙功之言且周之鍾鼎古器未有不極工緻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石爲之惟魏僻處西陲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有而刻詩其上其規制之苟且鄙陋正可想見其君臣不學無術不覩先王之制度妄意爲之以遺笑于後世而人嘖羨其美哉諸家之稱宣王者固多要一二人倡之衆遂從而和之原非

有卓然之見核其事之虛實也馬定國之辨既不傳歐陽翟耆年劉仁本焦竑諸人之論亦不暢予故排衆說而力駁之如此若夫楊慎既辨其眞又指其僞謬言得蘇文忠舊本妄加增飾此又不足與辨矣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岐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過紀田獵之事未嘗朝會諸侯治兵講武若周宣王之所爲乃韓昌黎張大之謂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今其詩曾有是乎又曰鐫功勒成告萬世

磐石作鼓與嵯峨夫刻石頌德秦皇呂政之事而佞臣李斯所爲文也謂宣王君臣爲之乎更可異者曰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夫編詩者孔聖人也可詆之爲陋儒乎旋自覺其非卽繼之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若自解陋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比星宿以石鼓詩比日月猶是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之賢而非毀聖人至此予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具在曾有一章可入二雅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褊迫以石鼓詩意複語

重章句冗沓而稱其勝二雅恐道人之論詩不當如是也且昌黎惡世人之毀李杜者笑之爲蚍蜉是也夫李杜不可毀二雅顧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恐後人還以笑昌黎也旣又曰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夫昌黎卽不見其石賓曾見其詩矣其詩有何意義欲令諸生講解昌黎曾官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此鼓也昌黎文章爲百世師而此未免失言予故特爲之辨

跋漢魏石經一

案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使其閒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閒何以遂致殘缺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

言及而衞恆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衞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黃伯思董逌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尚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時其二必沈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隋志者遂據此爲言爾

跋漢魏石經二

案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恆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思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即楊衒之衛恆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衒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

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傳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恆之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逆度數百年以前之事不若目睹之眞衛江諸公皆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眞刻但考案於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於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詫爲中郎眞迹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眞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哉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皆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宋仁宗時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載之而不疑其僞蘇子瞻鳳翔八觀亦述其事而張芸叟黃

魯直至爲之訓釋南渡後董彥遠王順伯亦極稱之獨元人吾子行以先秦古器較其篆文全不相類始斥其僞愚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者大略有十夫秦至惠文時勢已強大燕齊韓魏趙莫敢與抗區區一楚何足深畏乃惴惴喪亡是懼徧走羣望以詛之此可疑一也敵國兵加惟當擇將帥選車徒具糗糧決勝原野豈有祈告鬼神呪其自斃之理此即弱小之國所不爲而謂虎狼之秦爲之乎此可疑二也鄭邦盟誓原不

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而夕背者況十八世之久乎楚卽背之亦不足爲罪奈何以此告於神此可疑三也卽欲告神當求諸近楚之地今考大沈久湫巫咸亞駝諸神皆去楚甚遠告之何益此可疑四也久湫註家謂卽漢安定朝那湫固秦地也巫咸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是魏河東地秦安得有之亞駝謂卽滹沱已近于臆度卽使眞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考楚成王十八世乃是懷王懷王名熊槐不名熊相秦欲詛楚豈有不知其君之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

敵國交兵而詛之于鬼已同兒戲何故又勒之於石此適足章己之醜貽鄰邦之笑吾知秦人必不爲此可疑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尤至懷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僞者胸無所知故妄引穆公之事爲口實此可疑八也秦自孝公以來無歲不與東諸侯爲難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儻尤而效之秦將滅亡無日矣其可以是聞于鄰國乎此可疑九也昔商鞅之虜公子卬及張儀之詐商於地皆市井無賴所不爲而秦曾不以爲恥己則無恥而責人背十八世之盟必非人情此可疑十也然此猶以事理斷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歷千五百年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減于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無損失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率雄深簡奧此則言皆平易其曰內之則暴虐不辜中之則冒改久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可信惠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李斯體其出後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盟會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及楚成王親卽大沈

久湫而質焉其誣妄可知此五不可信石鼓出於唐初猶曰晉愍之後周靜之前其地不隸中國表章無人此則歷隋唐三四百載文人至多何故無一人語及此六不可信合此數端而此石之僞顯然矣猶怪歐陽公能疑石鼓之僞而反信此文之眞王順伯欲證石鼓之眞而竟忘此文之僞皆文人之有所蔽者吾氏雖識其僞而語焉不詳猶未足奪諸人之氣予故辨之如此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索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秦

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是謂草書亦起於秦矣夫秦之篆隸作於既幷六國之後茲謂諸侯爭長乃作赴急之書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中郎通儒知其必不爲是語懷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引梁武之言（他本作袁昂）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衞爲父杜謂杜度也夫草既始于秦何云出自杜氏其言顚倒無一可者晉衞恆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疑之是也至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於

草爾其先若杜度崔瑗父子以草擅名者甚眾安得謂造於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失言然草書何昉乎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得疾明帝驛馬令作書尺牘十首是東漢初已有之矣然不始于東漢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于元帝也褚少孫補武帝子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竊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之則創始者皆在其前不知出於何王之世衞恆言漢興而有草書其出於西漢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即楷意者程邈造隸之後草書即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知爲何時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褚少孫之言可據姑識其後以質於知書者焉

書鍾繇薦季直表後

案元常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數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于此帖凡三跋其爲己之所購則力辨其眞爲他人之所刻則力駁爲僞二說將何

從愳考魏志繇本傳獻帝東遷之歲繇已拜尙書僕射封東武亭侯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始由大理遷相國越三年坐事免明年曹丕襲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黃初四年八月代賈詡爲太尉改平陽鄉侯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尋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謚成是繇未嘗爲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其謬妄實甚考二年之爲司徒者華歆也繇時尙爲廷尉且爵爲崇高安得稱東武一披史傳眞僞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僞

書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己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人固無異論卽謂元常眞迹亦可也又案米元章書史言余閱書至白首無魏人遺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捷諸帖皆非元常眞迹況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常與穎川胡孔明同學書於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季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眞也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爲之序前言丞相李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小篆出於李斯輩矣後述甄豐較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乖異何胸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漢興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興有草書尉律學童年十七以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夫改草律爲改草書尉律斯已謬矣至於籀書秦已改爲小篆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籀書之廢久矣安得漢時尙存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童取其適于用爾漢時已盛行隸書卽小篆亦且無用試籀書何爲當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蒼頡等小篆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總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書不足乃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書必無舍隸書小篆專試籀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籀字而漢家之制遂晦誠不如孟堅之書確核而可信也

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案尙書傳自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自孔安國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國不識科斗書以隸定古則亦今文已爾而謂之古文者因得自壁中古文其篇數與今文不同故仍稱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酒誥召誥皆有脫簡則又有中古文夫三家所傳皆今文也而異於中古文則所謂中古文者何體也在古文之後隸書之前者惟大小二篆然則中古文其大篆小篆乎夫秦改小篆後古文大篆皆廢不用至漢而無有傳者則

必爲小篆可知而史初未嘗言也迄乎後漢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不知所謂中文者又何體也意中古文藏於祕府世莫得見陶仍用小篆耶否則仍用隸書但折衷於今古文之閒故曰中文耶至唐玄宗天寶時又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改爲古文尙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書也則皆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久頒于學宮天下學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若果有古文眞本則千年舊物

當如大訓河圖弘璧琬琰爲子孫世守之寶又何以改爲雖曰舊本仍藏御府不如不改之爲愈玄宗此舉未免遺笑後人矣藉使當時出古文眞本令人摹勒上石樹之學宮豈不稱帝王盛舉而惜其反用之知其智昏意亂播遷蜀道不遠矣夫一尙書也既有今文古文又有中古文中文前人既不道其詳後人終莫明其說徒令人致慨古文之不可見豈不深可歎息哉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書也愚竊以爲不然夫隸書卽楷書也孔安國既改古文爲隸卽馬氏所謂俗書也玄宗何不復改況安國不識古文時人亦無識者不得已以隸字寫之是名雖古文其實卽今文也所獲竹簡又上送官藏之書府卽孔氏子孫亦不獲見而古文幾絕矣賴宣帝時徵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甥杜鄴鄴傳子林林傳衞宏徐巡而古文大興是東漢時古文之學反盛矣觀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不惟尙書有古文卽諸經亦有之故靈帝熹平中詔立石經蔡邕卽以古文備三體之一至魏而邯鄲淳衞覬韋誕咸善古文正始中立三體石經古文居其首元魏江式謂魏碑在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興不可謂漢魏之世無善古文者逮元魏之末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言漢石止存二十五碑魏石四十八碑咸在則魏之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搨本雖數經遷徙碑石不全而搨本固在天下豈無學習者考唐書晉憲

傳言慧遂于小學自漢杜林衞宏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玄宗之所改古文安知非出憲之手或魏石經之所遺而馬氏乃指爲隸書不亦異乎試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則唐之有古文尚書此其實據矣至德宗時李陽冰子服之以所藏古文孝經衞宏官書二部遺韓愈官書即宏所受於杜林者是玄宗之後古文猶未絕於世安得謂天寶所改之古文乃隸書哉且自程邈作隸前人則稱之爲楷以其可爲法於天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隸

與小篆同出於秦隸行而小篆即廢實以其體端方便易便於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馬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楷書而用篆籀乎総由宋世文人不知隸之即楷而誤分楷隸爲二是以有此謬論也玄宗之改今文既遺議後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尚書多仍古文之舊與玄宗所定今文駁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爲無識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此者哉此文雖改士大夫家猶有存者晁公武讀書志言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鑿者所能到此則二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之而其後則不可問矣觀徽宗宣和書譜諸體皆載獨無古文則玄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不可得矣

五經皆有古文說

明初餘姚趙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然但逞姿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近世崑山

顧炎武駁之謂漢書藝文志但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即唐玄宗改古文爲今文亦止改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爲全得也夫玄宗所改者止古文尚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爲今文而乃爲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篆書也以古文爲篆豈未見玄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尚書有古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歆傳言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言所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傳衛宏徐巡後古文大與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參訂其書也至靈帝熹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經五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志歷敘石經遷徙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傳承拓之本猶在祕府此即玄宗所改之古文也趙氏言六經盡易以隸法固非而顧氏言五經無

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鄭樵謂明皇更古文爲今文凡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不可信彼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乖謬之甚乎

石園文集卷六

石園文集卷七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與李杲堂先生書

村齋遙隔教言多違近構詩文何時快讀竊惟先生之文既可以傳後世矣茲有鄉邦一事須藉先生之文以傳者敢敬陳之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傳之愚嘗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爲也先生爲文章宗匠此事非

先生之責而誰責乎前朝人物其顯著者既已備列於國史其側陋者亦已採輯於郡乘此書似可無作顧國史但紀政績而不及家鄉之行其書既略而不詳郡乘多徇請託而不免賢否之淆其書又雜而無別欲免二者之弊其惟浦江人物吳郡先賢之例乎望先生倣二家之法著爲一書採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牘旁及於諸公之文集核其實而辨其訛考其詳而刪其濫使善無微而不顯人無隱而不章此眞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先生得無意乎嘗謂文人之

著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卽有文集遺世徒供他人覆瓿之用此可已者也若編纂乎史傳紀載乎軼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已者也今此人物之志其在所不可已乎先生之文誠善矣傳之後世必不至于覆瓿然但可成一身之名初何益於天下之事惟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豈非所謂相得而益章者哉今無才者不能著述而有才者又不肯著述此前賢之懿行所以多不傳於後

世也愚嘗讀李堇山四明文獻志矣卷帙不多搜羅未廣未足以盡吾郡人才也至若張司馬之郡志苟且成書疵謬纍著每一披閱氣輒塡膺不知當時儘有讀書者何若是其抵牾也郡志終于嘉靖正宜續修補其後之缺而正其前之譌亦吾儕今日之事此書若成卽可備修志之用是又一舉而兩得矣先生誠任筆削之權愚亦敢與討論之列不一年而卽可告成矣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當亦君子之所痛心也伏惟垂聽而採納焉幸甚不宣

寄范筆山書

筆山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爲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忘但玩物喪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爲知己道惟是生平素志有人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吾兄與我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竊能記其姓氏因欲徧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爲旣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倣紀

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褒貶閒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紀也其他若典彙史料史概國權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尙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爲典要惟焦氏獻徵錄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擇者惟此而已客歲館於越城得觀有明歷

朝實錄始知天下之大觀盡在乎此雖是非未可謠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其人亦思過半矣始歎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者眞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爲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一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者未嘗不寓目也弟之素志如此顧其事非一人之所能爲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

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留意於此俟胸中稍有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於不朽之大業者果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軌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即有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

滿一時而迄今讀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讀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爲詩古文辭不過僅賢於專工舉藝者耳其於古人立言之旨概未有當也弟向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絕筆不爲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於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惟史學則願與吾兄

共任之誠留意於此不但可以通史并一代之制度一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營樹立莫不概見於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則是一舉而兼得之也伏惟矜其狂妄而留神採納焉幸甚幸甚不宣

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爲得其眞不知實未得其眞也至若兄之古文刋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尚有進於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儒者讀書必有

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卽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閒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歉於兄也雖然天

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於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爲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譽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爲讀書而實幷有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絕筆不爲而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旣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古文蓋自有說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

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與從子貞一書

旬日不見夢魂忿勞想同然也近讀何書作何狀嘗歎吾子之才以爲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於古文詞也今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舉業爲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於古之作者豈不誠賢顧儒者當爲之事寧無更進於此者乎其上者如身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於飮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宿爲講求者今天下

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夫天心之仁愛久矣奚至於今而獨不然負由今之儒者皆爲自私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爲之才是可與我共學矣柰何專專於古文而於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爲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

定爲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并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

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於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爲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爲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爲念其爲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爲粗迹而不欲爲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爲兩途而天下始無眞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

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爲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爲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爲後世法始爲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閒而無媿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爲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爲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8B

事也吾子其尙從吾言而無溺於舊學幸甚幸甚

海外遺集後序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翁洲先君子爲收其遺文手鈔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外一塊土豈足爲一成一旅之業而公以八十老人間關從主卒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亦成仁取義之學講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方興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德之奧

已而諸公遞逝公卽代主其席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輒以所學爲治致忤時左遷其後自粵西而閩海自閩海而翁洲流離瑣尾日瀕于死而公益勵於學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頃卽能碎首捐軀無少濡忍然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一時者比哉然公之學非但成就一身而已其家庭師友朋更有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聲璫死公友馬文忠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公門人錢忠介公又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恨則公之抱斯志久矣故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至此而平日之志始慰更以見公之學又有沾濡乎父子朋友也公之遺文既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事不可以載集中者尙數十帙先君子既歿斯同寶而藏之無敢失墜竊念公詩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所存者當歸之其子孫忽忽三十年無由一識其後人以爲恨乙丑夏留滯燕山有客顧余逆旅則公之季子公及也相與敘述生平悲感交集而公及篤行者成不

墜家學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返里門終剞劂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其後以畢幼時景仰之志云爾

大學辨業序

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敎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

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禮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息矣然教雖息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

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於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常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于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有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斯之謂

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之事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

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而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然李子謂此編大旨發於其師顏習齋先生則知先生之學識更有大過人者而恨予之尙未見也因併書簡端以致予願見之意焉

送劉鼇石南還序

劉子鼇石游京師余初與之接落落然也旣而讀其詩古文英偉有奇氣余始愛而與之交然今京師貴人往

往詆之爲狂謂其人不可近嗟乎此正余之有取于鼇石也度今之天下不狂者何限使有一狂者出乎其閒視夫伈伈俔俔傴僂磬折於公卿前者不猶爲賢哉吾正疾今世之人不能狂耳果其能狂猶不失古志士之概而世顧以爲怪甚矣天下之惑也鼇石卓犖觀書發爲詩歌縱橫超軼而古文亦矯焉不羣盡探源於古之作者其來有端緒而非世之勦襲陳言冥行晉趨者比也鼇石閩人也而生長於滇之永昌弱冠丁僞周之亂滇黔楚蜀兵戈雲擾鼇石孑身擔空囊閒關數千里鋒

鏑飢寒身瀕百死卒還其故鄉斯已奇矣問其讀書幾何年則自幼至今率以道路爲家未嘗安居一日杜門誦習也宜其胸中枵然無所有而見聞甚富卽世之號稱淹博者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斯其人不更奇哉其祖別駕公官于永昌勝國之季張獻忠遺孽來犯毅然城守不屈而死今永昌有三忠祠公爲之首鼇石固忠臣之孫也及抵故鄉則家業已罄不得不出游四方其才氣足傾動一世而爲人不肯委蛇從俗以是得狂之名屢游都下公卿大夫多知其才禮下之而卒不甚相合則以其狂之故也然余交鼇石久雖時或放言不能順適人意而實不見其狂之態不知世人雜然而詆之者果何所指也夫以鼇石之爲人余猶嫌其不狂而世已不能容倘有若古嵇康阮籍近時之桑悅徐渭者游於公卿閒將更何以目之哉今鼇石以無所遇將返故鄉余願鼇石益堅其志毋變其故常使天下謂書生中猶有不隨流俗之士庶不失吾兩人相期之志也夫

送沈公厚南還序

明嘉靖時宣州多理學之士而僉事古林沈公與參政宛溪梅公實爲之冠逮乎萬曆其地多興於文學而僉

事子修撰君典與參政子貢士禹金兩先生復爲之冠迄乎崇禎其流風益盛僉事曾孫修撰從孫曰耕巖先生者與貢士孫朗三先生又爲之冠上下百年閒世事之感慨何限而兩家文風依然若一何其盛也明之末造江南復社大盛海內名士無不入其中而兩先生及余先君子傑然爲社中眉目一時聲氣翕集往往訾毀時政裁量公卿以故巖廊之上亦避其訕譏而沈先生風義爲尤烈當其保舉入都卽抗疏劾輔臣楊嗣昌督

臣熊文燦直聲震於輦下天子亦爲之動容雖不遽行其言亦未嘗加之罪一時朝野嘖嘖莫不歎天子仁聖能容草野之言而先生之讜論勁氣爲不可及也滄桑變與梅先生已辭世乃先生隱居著書巍然負海內重望者四十年根余僻處海隅生當先王之世且獲稱通門子而不得一侍函丈耿耿此心何時能已然余不及見先生猶幸交先生之子自庚午春識公厚於燕山旅館自是五年每晁益親其氣穆然其制行粹然信古所謂有道君子也讀其詩歌古文咸有矩矱似其爲人知

其得於庭闈之教者深矣會梅先生子耦長亦自宣州來與余有世講之好而公厚其姊壻也於是余三人者時相過從追述先人遺事不禁感歎念余三人各抱一經安常守困庶幾不墜家聲然覩先人之卓然有立則已遠矣今日撫躬自問得不仰先型而惕然動念乎麥秋之月公厚將舍余南還余將何以贈之子與氏有言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大雅之詩亦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聊以是當縞紵之贈

送宣城梅耦長南還序

往先君子交遊徧海內在宣州則梅勖三沈耕巖兩先生在鄉邑則黃棃洲先生最友善一時文采風流照映東南誠極友生樂事四人之中勖三先生最先厭世桑滄以後先君子亦繼歿耕巖棃洲兩先生投老荒山巍然並峙海內望之不異景星慶雲之麗霄漢也已而耕巖先生亦不祿獨棃洲先生碩果僅存諸家後人余以受經黃門獲交主一昆弟頗聞梅先生有子曰耦長沈先生有子曰公厚皆讀書有文克紹家學而吾鄉去宣州千里而遙不獲一遘以爲恨歲庚午余偃迹燕臺有

客顧予逆旅則沈子公厚也相見歡然誠昔人所謂傾蓋若故者未幾主一自南來辛未春耦長亦以赴春闈來於是四家子弟萃於一處相與披襟道愫文酒流連積年懷思一朝盡慰何其快也乃聚首無幾四月既望主一先歸居數日耦長又將戒道當歡會之時更有離羣之感余能不悵然耶竊念先君子輩當聲氣極盛時馳騁騷壇文社海內指之者不過謂名士風致然耳既而滄盡遷淸咸各有以自見不隨腐草同盡乃知諸公固有以自立非徒一時標榜虛名藻繢浮詞而已也四

家子弟余最無似雖嘗保守先業不廢詩書然環顧此中求可以不朽者而未有也微獨余不敢自恃卽在三子亦恐未敢以爲足得毋惕然省慨然自慙耶從來名父之子難爲繼卽如有宋諸大儒惟康節子伯溫象山子持之克自表見而程張後人無聞焉其在於明河津新會崇仁姚江諸家咸不聞有賢子弟豈果父兄之失教哉實由爲子弟不克力自振拔耳繼自今余與三子相聚之時少相睽之日多惟各尊所聞行所知益崇令德毋玷家聲可也因耦長之行書此以爲別且示公厚主一俾交勉焉

送梅定九南還序

宛陵梅子游燕山余得與之定交其人溫然君子也而詩文落筆驚人眼所著古今曆法考中西算學通諸書詳而核博而辨卓然可垂世行遠信哉其足以成名也余客燕山久四方賢豪長者至止多與縞帶言歡要皆浮華鮮實之士若學成而可名士者亦無幾人梅子旣善詩文又旁通曆學如此此豈今世文章之士可得而並駕耶嘗慨曆之爲學帝王治世之首務而後代率委之疇人子弟致膠其法而不能通其義如有明三百年中學士大夫非無通曉其學者往往不見用其所用者不過二三庸劣臺官死守一郭守敬之法而不知變夫守敬之法非不善然在當時已不能無少誤乃歷三百年之久猶且堅執其死法其於曆果能無誤耶故古今曆法之疏無如明世之甚由專委之疇人不知廣求學士大夫講明其義也迨西法旣入其說實可補中國所未及崇禎初嘗設官置局博徵天下通曉曆法者與相辨析于是西人所著卽名崇禎曆書而以元年戊辰爲曆元其書實可施用今世所行西洋新法曆書卽崇禎曆書也但易其名而未始易其說乃世之好西學者至詆毀舊法而確守舊法者又多抉摘西學之謬若此者要未兼涵兩家之學而折其衷也梅子旣貫通舊法而兼精乎西學故其所著曆學辨疑旁通曲暢會兩家之異同而一一究其指歸乃知西人所矜爲新說者要皆舊法所固有而西學所獨得者實可補舊法之疏略此書出而兩家紛紜之辨可息其有功于曆學甚大梅子又能制器所制窺天測影諸儀大不盈尺而曲盡其

精蘊方之於古卽一行王朴沈括之流未之能過不意文人之中有斯絕技余能不低頭下拜耶余與梅子交五載昕夕過從交相得也今於其歸胡可以無言

王中齋先生八旬壽序

北平王崑繩文士也而有磊落英傑之氣余愛而友之問詢其家世則知尊甫中齋先生乃明室禁衛親臣熟悉先朝遺事年八十矣而篤念故主不衰酒酣浩歌感懷疇昔常泣下沾襟余聞之不覺肅然敬愀然太息曰有是哉此魏苑梁晉徐廣宋家鉉翁之儔也而今尚有

是哉蓋王氏世官錦衣先生當烈皇帝朝仕爲指揮僉事日直禁廬凡天子興居食息及仗下謨謀陳奏靡不目睹而親聞嘗慨野史失眞多誣衊烈皇帝盛德爲著崇禎遺錄一篇雖卷帙無多甚有裨于正史余好網羅前朝故事每欲從先生質所疑而余客燕山先生反避地淮上相去二千里不獲親聆言論以爲恨今年先生返津門地近矣余又荏苒不克往日爲南望興嗟麥秋之月崑繩以先生年登八秩索壽言於余余固欲一見先生而不可得今得藉手以攄宿昔之志豈不快甚昔

唐柳芳爲史官綴葺吳兢所撰國史起武德迄乾元爲卷百三十而敘明皇晚歲事頗多缺略後謫官黔中會高力士亦以竄逐至因詢開元天寶軼事多世所未聞乃別爲唐曆四十篇與正史並行於世是則故老之傳聞眞有關于國史況先朝耆碩至今日凋零已盡而先生巍然獨存且又經侍幃扆爲天室親臣尤宇內所少則如先生者庸非今日之人瑞乎余家自始祖以來世官外衛頗與王氏類先君子以老孝廉坎壈役世而不悔亦與先生相若而崑繩又與余定交則頌颺先生之

盛德以垂示後人宜無若余者聞先生年雖高精神益壯余他日南旋倘當走奉几杖一豁宿昔之所懷故因崑繩索序爲書此以先之

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學者之以古文詞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爲難乃審其法度之爲難有明之爲古文詞者何止百家其初固出於一派也自北地信陽出藉口先秦兩漢而古文之派始分迨太倉歷下鼓其黨以詆排前人紹述何李於是七才子暨後五才子末五才子繼五才子之流羣奉王

李爲俎豆而古文之派竟截然分爲兩途矣彼其時志矜意滿窺韓柳而陋歐曾非不人人自以爲秦漢也乃歿未百年而好古之士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豈其才力之不足哉亦不能審其法度以至於此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藉使諸才子不規規於王李各審其法度以極其才力之所至未必不可法而可傳也乃翦然志得以自命千秋而卒蹈少陵之所誚亦可悲夫其時有晉江王道思者初亦剽竊

秦漢未幾而翻然一變盡棄其少年之所學而取裁于歐曾一時如唐應德趙景仁羅達夫諸公皆藉以取正而古文之法始得以不泯於後世爲王李之學者莫不眾咻而蟊詆之抑知千百世後溯古文正而派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耶吾鄉杲堂李先生自弱冠避世即肆力於古文詞迄今三十年其學日富其藝日深伸紙落筆便可傳誦始亦嘗慕悅王李繼乃力祛宿習而粹然一出於正吾師姚江黃夫子當代文章大家也亦許先生之文以爲必可傳向使先生守其舊習而不變極其所至不過如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諸人已耳安能卓然可傳如今日哉乃知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爲貴也今天下文人溺於陋習窺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使如先生者出而模範天下庶幾古文一道可以復興乃先生退居一室絕意斯世可以傳之千載而獨不能行之一時余能不以是爲先生慨雖然一時之行不足多千載之傳斯可貴後有作者由先生以溯王唐諸公知古人之正派端在此而不在彼則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先生固自可以無慨余又何

必以是爲先生慨耶辛亥麥秋二日爲先生五十初度同人皆有言稱壽余惟先生之古文既可以傳後世則先生之所以自壽者亦既多矣又何假於他人之言因不揆而述古人之流派如此諒不以余言爲妄也

石園文集卷七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應嶴先塋記

應嶴之山先壟在焉其南上東向者二世妣也稍北為三世伯妣又北則三世妣也折而南向兩家並立者右則四世而左則五世之祖考及妣也先考及妣則又在其左焉尚右神道也南上敘次也三世以上不言祖考者隕身疆場祖不預葬也斯同曰蓋嘗贍我先世之邱

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有明分閫建戍列衛五百衛有指揮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大都一衛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之則數千矣以故糾糾桓桓為國虎臣者多出其中而身敗爵絕降為皁隸者又何可悉數也議者見中世以後衛率多不得人往往訾及於其制夫高皇以神聖立法豈不知爵以世及其子孫未必克自振拔哉以為彼既與我同休矣則必與我同戚故於崇德報功之中而寓建侯樹屏之意也彼其報稱罔聞身膺罪罟者固有負于國家然天下之大列衛之多豈無懋建勳庸無忝世臣者亦不可得而盡沒也即如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維九受爵維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懋績者三人中閒三世亦皆奉職循理罔挂吏議何班班足述也曩令五百衛之臣悉皆如此則高皇之制固亦無失何至令世祿之家為人口實如是耶此所以瞻先世之邱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今者則時移世變世祿之家有求為氓隸而不可得者而吾家兄弟子姓猶得於蓽門蓬戶中保守其詩書之澤不可謂非先人賜也

夫我始祖身膺草野始得祿秩以遺後人我二世以下又能世修其職不墜厥德故克保有祿秩以及於我王父而并施及於我考暨我兄弟也我子孫今日可安享其澤而不思所自來耶為之贍二世三世而知沙場風雪鯨穴波濤實我祖身嘗之苦也為之瞻四世五世而知遺腹孤兒單宗弱子其保家若是之艱也為之瞻我考之新塋而知甘心行遯絕迹市朝實所以不忘列祖之思也一瞻顧閒而忠孝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故因記先壟而及世祿之制并世德之長以勵我小子以示

我子孫焉

逸老堂記

先王父庚戌歸里卽營生壙於西皐之上築丙舍於其旁顏其堂曰逸老而歲時游憩其中暨我先考嘗讀書廬墓於此至我兄弟迭相聚以居而長兄於今抱孫焉由庚戌迄今甲子正一周而萬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當我祖之時往來於此者大都擁車騎盛冠蓋賞花釣魚笙歌交沸此一時也洎我考之時勝友畢集談詞如雲賦詩響答聲搖林木又一時也至我兄弟侶魚蝦

友麋鹿樵夫牧豎皆得與我爭席而往日之風流都不可彷彿矣則是六十年間閱萬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盛若彼以衰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有媿於先人耶吾祖若考兩世皆一人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無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靑氈失於偷兒故第奪于戍卒攜婦若子櫛比以居俯仰此堂能無骨悚此我兄若弟所以撫膺椎心而泣血也雖然義與吾祖游處者凡幾人矣今數其姓氏而其子若孫至有失身賤隸皆與吾考游處者又幾人矣今過其家巷而其子若孫至有不好紙筆者蓋時移勢換故家世族之不能保其先業者何可勝數今吾兄弟子姓猶得蒙先人之遺業而聚廬以居其秀者旣安於詩書而朴者猶不過操作於門內不可謂非先人之德澤而吾兄弟吾子姓益不可不有以承之也蓋所謂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乎富貴所謂立身者在乎詩書禮樂而不在乎顯達往先考之訓曰言顯親揚名於今日此吾所不願嗚呼莊誦其言爲子若孫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若但以栖息丙舍爲克負荷彼世之克保華屋甫田者何限吾未見

承家之譽果在乎此也吾兄弟其尙以不德是懼而思保先人之令名哉因不禁流淚而書之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明太祖之未踐阼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豐旣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愚時猶及見太祖授我始祖令旨二道其一方爲丞相時後題龍鳳五年其一則爲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大書皇帝聖旨則是太祖之初受命於宋主明甚今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沒而不

載其意蓋爲國諱也不知此何必諱漢祖不嘗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與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爲高帝諱今國史何必爲太祖諱也況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鼎上都雲擾六合卒致元氏失圖皆其首發難之功別其所驅除實開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綱目於玄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爲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大書特書而乃爲太祖諱也他書言歲元旦太祖欲設宋主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之前太祖固未嘗不奉以朝也太祖身未諱而史官無識致沒其意甚可恨也

愚故追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是爲一證而正舊史之失云

循吏高公傳

今天下吏治難言矣使有仁心爲質確然爲斯民託命者豈非當世之麟鳳哉余於嘉禾得一人焉曰高公子修作循吏高公傳公諱以永字子修號荊門浙江嘉興縣人也自幼好修力學不倦長從里中施約庵先生游究心正學卓然有當世之志以康熙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閱七年己未始宰南陽之內鄉自明季大亂流寇蹂其地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正賦舊幾六萬止餘八千及楊來嘉反襄陽內鄉與接壤軍需供億民益不堪及是亂雖少息而重兵猶駐襄時越境擾民閭且誘貧民爲厮養困則逃逃則捕繫其親屬以及鄰人不可悉數公下車甫三日有二卒稱將軍令縛人於市公聞大怒執之闕於府府守畏威不敢問則告之撫軍及臬司迄正其罰自是樵採者不敢至民獲安堵公乃一意休息日咨民疾苦而噓植之初以軍興額外多私派公悉停免邑中賦分五則民墾荒者長吏必上中兼報民

畏賦重輒棄去公廣爲招徠悉報中下則貧者給以牛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流亡來歸墾闢至數千頃暇則進儒生談說經史及舉業士多嚮風俗好訟公以至誠聽斷黠者不敢欺訟爲衰減地不產黑鉛而歲輸三百斤京師卽易之燕市其交納之費且不貲乙丑秋部議增諸郡鉛十一萬斤而派內鄉者至二萬八千公以力不能應疾馳會城訴撫軍撫軍欲疏請而慮部中不聽乃令南陽諸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又左右之費益不貲公曰柰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

急會撫軍遷去代者具疏乞免部議果不行公以爲大
戚刊歷年請免文牒成帙曰仁人君子見之庶惻然動
念乎先是守內鄉者不二三年輒罷去未有至九年者
公亦時有詿誤賴上官知其賢獲保全戊辰晉安州知
州去之日士民追送數百里爲立碑建祠安州悉八旗
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
其歲時膺役者號見年每里一人名雖輪值實奸黠者
主之凡解銀米修城隄供上官補驛馬之屬率取辦於
見年見年取之各里費一徵十民不勝其苦而有司以

爲便相仍不改公至察知其弊勒石大門外永爲禁革
凡公事皆官自任不復煩里民民自是得安枕每大駕
行幸諸州縣悉發隨行車安站馬牒至卽遣民多告病
公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歲大饑議發常平倉粟
掾史慮上官有言力尼之公不從分給立盡會朝廷大
發帑金行賑公策馬徧歷村落核其實而親畀之赤日
黃埃致面目黧黑不恤也州東有白洋淀衆水所會旱
則涸而爲地民蓺麥其閒所收恆倍旗丁謀奪之指爲
馬廠地訐於撫軍撫軍下令清核公言此固淀也偶涸

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廠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
索馬廠地勢必指他地實之是殃皆無已時也爭者怒
必欲得之撫軍謂非丈量不可丈已有日忽霪雨連朝
復成巨浸公言始驗而事得已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
外郎州人泣送如內鄉江南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公
防吏奸句較察覈不憚勞勩明年夏以建醮祝釐日行
炎熇中體大困復入曹治事不少休遂得疾以八月中
卒年六十有三貧不能歸柩賴親故致賻始得行安州
人聞之相率人都哭奠後公之子過內鄉其民攀留不

忍舍道及公事率泣下沾襟嗚呼此豈非仁心爲質確
然爲斯民託命者乎今不可得矣先世太常公與志死
建文之難數傳至膠州守文登由乙榜起家公曾祖也
有循吏聲生二子長林次梓林生工部郎中道素道素
生禮部主事承埏皆舉進士梓生二子長翼光次道淳
翼光生基重舉于鄉爲耒陽知縣道淳由恩貢生爲光
祿大官署丞有學行卽公之考生六子長以正舉于鄉
爲臨海教諭公其第五子也生三子長孝本舉辛未進
士今爲浮梁縣知縣次孝典國學生孝德諸生維高氏世

秉詩禮爲禾中望族而公尤挺然不羣親師取友敦崇正學故其所成就卓卓若此生平好爲詩然不自收拾今所傳者皆其賸餘也余未嘗識公而與公之友敬可徐先生交習聞公之素履又徵於其鄉之賢者謂足當有道之碑故摭其行述爲之傳

宋遺民廣錄訂誤

梁棟已見程敏政宋遺民錄考周密癸辛雜志其人實無足取志言棟與莫子山友善一日有客訪子山留飲作餞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作詩譏訕坐下獄久之始釋未幾死後十年棟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棟欲挈妻孥來依許不聽棟怒大罵許不能堪告其作詩有浮雲暗不見青天句於是捕下建康獄未幾亦死其爲人如此豈有隱操可與皐羽所南諸公並立乎且志言未幾死而此錄謂庚寅以詩得禍乙巳卒則相去十六年矣何抵牾若是夫棟以魚羹不及致人於獄又以求依道觀大罵致訟可謂淡泊自怡無求人世乎敏政既失之於前此錄復仍之於後過矣

戴表元舉宋咸淳進士歷官行戶部掌故宋亡後三十二年已六十餘復出爲信州教授安得稱遺民

韓信同元名儒宋亡後四十四年出應仁宗延祐四年浙江鄉試不[illegible]稱遺民

何中元史入隱逸傳然嘗仕元爲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又行省聘爲龍興郡學師非遺民元史旣誤入且遺其爲山長事殊失實卽郡學師非亦隱者所處不當濫入此錄

仇遠嘗爲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非遺民

白珽仕元爲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得稱遺民

羅椅本富家子貲產鉅萬所謂羅半州也爲人狂蕩詭誕僞爲籙子以欺世雖有詩名人皆薄之初附饒雙峯門牆中入賈似道戎幕後雖登朝以似道素賤其爲人不獲通顯晚以失臨度宗喪爲臺臣擊去踰二載而宋社亦亡吉安府志謂似道專國上書力詆其罪掛冠去不復仕此錄亦言上書詆似道棄官去終身不仕皆非實錄卽有詆似道之事亦在似道毀師舉朝攻擊之日非正當國之時也況其能貨賄犯國法且在似道旣死之後乃謂其上書擊奸掛冠徑去不亦謬乎據周密癸

辛雜志其醜行不可殫述其不仕也特元人不用耳豈
果石隱者流哉
湯仲友陳瀧高履常顧逢皆宋人未嘗入元故當時稱
爲端淳名士由端平迄宋亡尙四十餘載未必元時尙
在惟仲友有過賈相故居詩似在宋元改革之際亦未
必其入元也縱使元初尙存年已篤老無復出仕之理
不當入此錄
女及翁爲僉書樞密院事聞元兵過江南與臺臣劾己
章未上先出關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稱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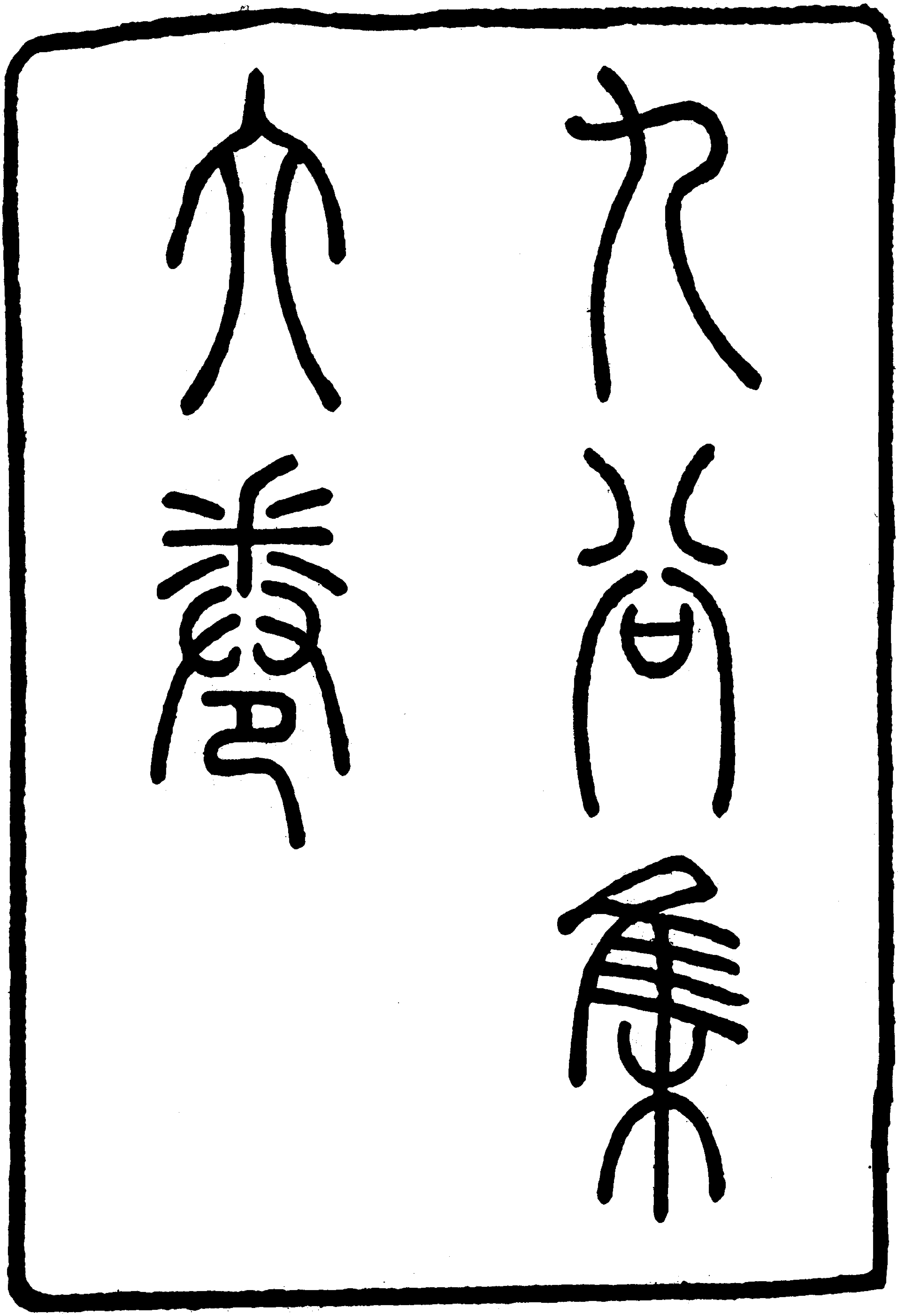
熊朋來元名儒仕元歷福州廬陵兩學教授福寧州官
非遺民
馬貴與廷鸞子仕元歷台州路學教授非遺民
汪夢斗仕元爲本郡教授其詩既云傷心老作北朝臣
何故入此錄
趙溍爲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棄城遁此誤國之
賊安得稱遺民
羅志仁臨江人仕元爲天長書院山長非遺民
張叔夏戴剡源集有送叔夏入燕序非遺民

錢思復中元順帝至正十一年鄉試乃元末明初人非
宋末不當稱宋遺民
曾原一傳言紹寶開領鄉薦寶乃寶慶紹乃紹定下距
宋之亡將五十載恐未必入元
羅向傳言咸淳中始第入元不仕考其書倡舍詩云鹿
鳴西上虎符歸虎符惟元有之正其仕元而歸自誇得
意之作也故下又有故老其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旟
飛之句不然故老胡爲拜之且安得有隼旟此小人無
恥之至者而收之於遺民誤矣廬州在宋末隸淮西路

宋科舉制皆各州自試未嘗合試於省會元則淮西隸
河南行中書省省設於汴梁在廬州之西北故云鹿鳴
西上若在宋時安得有西上之事況考江南通志進上
內並無羅向之名乎
張孟兼名丁明洪武時官山東按察僉事坐罪伏誅非
宋人也其書丙午者時太祖未正大位猶稱宋龍鳳十
二年明年丁未始稱吳元年故孟兼止書丙午非不用
蒙古年號也
趙復雖未受元職然其教大行於北方日主講席終於

燕都非隱士也亦不當入
王鶚寧宗時人未嘗入元不宜列此錄案鶚事見杜清碧谷音攷但表當時高節之士非專爲遺民而作故可及於鶚若專錄宋遺民必抗志元世者始可入今考吳曦之叛在寧宗開禧三年下距宋亡正七十年豈有元初尚存之理而乃混入此錄乎
劉壎仕元爲本州教授非遺民

石園文集卷八



自序

讀古人之書如見古人焉恨我不見古人尤恨古人不見我也後之人我不得而見之矣將於我有同情焉未可知也周公之爻也莊周感之而作南華譚大夫之詩也屈原感之而作離騷甚矣哉知之難也知其知者亦難五百年而一遇焉猶尺晷也千載而一遇焉猶崇朝也天地悠悠而何遠乎哉樂府詩余少壯之娛也不忍棄也雜文余生之志也非志不錄也環書晩之適也不有非之者焉無是之者也斯則吾言乎不又有無言者乎九谷子題

九谷集

卷之一
樂府
卷之二
樂府
卷之三
詩
卷之四
詩拾遺附
卷之五
雜文
卷之六
環書講語附

九谷集卷之一

國朝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擬古樂府

天馬歌

天馬來從渥洼出心是龍精皮馬質天南地北不足行
欲洗銀河攀赤日人不相神空相骨骨與皮同神慌惚
風雲一舉謝驊騮世上孫陽心斷絕

桂之樹行

桂樹滿南山無風自搖曳月上拂孤琴幽香起羅袂

子夜歌四首

昨日歡來時花下舞雙蝶今朝歡何去枝上啼百舌
九尺珊瑚樹翹翹立鸚鵡知儂別離恨叮嚀作郎語
鴛鴦織不成月上罷明燭合歡得虛名笑人常獨宿
千年明月鏡照妾如月娥果然絕世實孤獨可奈何

烏棲曲四首

井上梧桐烏獨宿金屏翠幌人如玉燈孤紘澀未成歌
白露先零奈若何
芰荷香落渚雲愁疎柳西風南陌頭不教織女嫁河鼓
那識人間別離苦
百尺紅樓臨漢滸北斗闌干月三五同心縷帶合歡裳
春風搖蕩鬱金香
落霞倒映銀塘水碧桃花下輕煙起千金郎意重難酬
燈前未語一回眸

採桑度

柔桑婀娜朝煙裏遙似垂楊拂風起一叢蠶女引枝低
化作桃花映春水

碧玉歌

探情情無底報恩恩不極中心一寸丹遍體桃花色

黃竹子歌

不作流黃簟空作鳳紋簾合歡無處所輕雲隔綵蟾

雙行纏

小小雙行纏鳳蝶舞難前不因花與月一步九流連

妍歌

粤女嬌無限翻憐桃李枝折花攘素腕先被春風吹

桃花曲

便紹水中開花下好徘徊恐如武陵路一去不重來

作蠶絲
千絲得成匹不作合歡襦越人斷八尺秦人斷丈餘

豔歌行
東家好女秦羅敷十五嫁壻執金吾千年寶鏡光照膽日出臨粧開菡萏雕弓隨駕獵長楊薄暮調絃歸洞房燈裏合歡知夜卷繡出鴛鴦能輾轉不識織女與牽牛但看雲雨楚山頭

種瓜篇
種瓜西陵上瓜熟何纍纍微尙在芳潔謬爲君所知登

君金玉盤永與根荄辭別離豈不念投分固如斯

合歡詩
誰言妾如花君心似明月蟾蜍有何好同圓復同缺

歡聞歌
花下妾鳴機一聲添一絲絲盡鴛鴦就歡聞知未知

歡聞變歌
朱絃二十五絃絃彈妾心妾心君不取無用貴知音

舞媚娘
洗容抑態燈前出疑顰疑笑情非一秋波不照世中人

感郎意氣一橫陳

大道曲
流鶯急囀垂楊柳當壚十五葡萄酒秖須裹馬及芳年不羨黃金繫肘後

大垂手
雲鬟欲墜雙眸亂楊柳從風吹不斷緜緜叩叩兩心齊可憐羅袖爲君低

小垂手
飛燕引春來簾下少徘徊似月鈎方吐如花萼乍開治

心舒復卷橫波去驟迴無由勤顧盼曲度急相催

董嬌嬈
陌上誰家女傾國正當時美權如滿月窈窕多容儀雙垂明月璫雜佩何離離少年秉高尙安知中所懷朝陽不可覩敢冀同車歸倉庚鳴樹巔桃李盈芳蹊不恨三春謝翻惜百花飛

子夜警歌
鳳絃理猶澀燈花開欲成風激東門響莫認是雞鳴

子夜變歌

暗把珠簾捲不覺響雙釧簷前牛女星熠熠忽不見

大子夜歌

子夜聲最悲毋當子夜時此時妾腸斷未斷只如絲

華山畿

歡何許兩兩精魂合何用作笑語

世上人芙蓉初並蒂結子各一心

春思

鴛叢蝶亂東郊道羊城兒女多妍好春風牽惹一交睥

明日相思看芳草

攜手曲

十二雕欄相邐迤交眸倒映銀塘水鴛鴦相狎有相離

比目同生復同死

阿子

暗裏喚阿子阿子好顏容九州不肯住偏住妾牆東

夜度娘

月出褰羅裳歸時星嘒嘒不惜風波難只恐浮雲蔽

歡好曲

二七婉孌女顰笑不可當初風含菡萏紅顏方未央

倡樓怨節

縷帶一千絲日被東風吹作笑翻宜口含顰不上眉歌

送三春酒舞醉五陵兒從來合歡草不是路傍枝

起夜來

殘月自徘徊多君起夜來聞聲人不見風葉墜青苔

飲酒樂

酌酒勸春與春說使花毋殘月毋缺教我三萬六千日

日日樽前有花月

古曲

大道垂楊相對舞當壚小婦方三五少年不惜日西沈

明月懸蔥來繡戶

楊白花

楊白花楊白花飛去落誰家東風何無情吹剩空宮孤

月明東風吹罷復西風白花何時還向東

江南弄

和云水盈盈何如恨妾情

江南二月花藏霧夾岸紅樓臨古渡佳人惆悵白日暮

白日暮樹啼烏兩相思心未孤

龍笛曲

和云楚山竹教人腸斷續

高臺月出江風起縹緲龍唫搖碧水慇懃玉指情無已

情無已君豈知曲未終零露滋

採蓮曲

和云芙蓉渡美人莫遲暮

懷煙抱日水中央香風顛倒入羅裳宜顰宜笑宜斷腸

宜斷腸爲誰容邂逅歡蓮葉東

鳳笙曲

和云好歡娛兩少結相於

千種花開催曉粧後園鑽柳炙銀簧從心吹出雙鳳凰

雙鳳凰雌憐雄雄憐雌入紫宮

採菱曲

和云木蘭舟十五解風流

西日已落晩風橫纖纖素手牽紫莖如絲歷亂難爲情

難爲情不盈匊波中月誰能浴

遊女曲

和云可憐粧結伴戲瀟湘

柳蕩芳洲蘭覆渚欲逐東風無處所春日愁人奈何許

奈何許不如歸畫樓中雙燕飛

朝雲曲

和云朝復暮猿啼滿山樹

改容變態如有情因風婉轉接魂精歡娛未結起屏營

起屏營來遲遲去不辭會無期

趙瑟曲

和云遠別離各言長相思

哀絃別曲出邯鄲烏啼月落宿闌干流蘇寶帳誰爲歡

誰爲歡更促柱欲加絃二十五

秦箏曲

和云碧桃花今夜宿倡家

翩翩羅袖拂細蟬氣沈神斂容體姸千金一曲正當年

正當年春滿林寫新聲荅君心

陽春曲

和云江南好窈窕春光早

池柳青青堤草綠鶯啼燕語聲相續歌屏舞席人如玉

人如玉春夜長月如鈎樂未央

攀楊枝

靑樓可憐妾攀此斷腸枝春風那得盡飄颺無已時

生別離

孤燕共春朝隻鴈同秋夕拔卻卷施心雖生亦何益

楊婆兒

楊婆兒春日獨照春風吹愛君願似桃李枝今年三月
花飛盡明年二月復芳菲

秋竹曲

檀欒傻紹臨江畔洽洽曉露輕煙亂昨夜西風吹一聲

蕭條凉月千砧斷

楊花曲

綺幙文窗十二樓日日春風南陌頭搖空窈窕楊花度
公子不來日將暮

樹中草

女蘿語秋樹君花結君實不見花零實復謝獨我纏綿
共風日

春閨怨

海棠有何恨頻將妾啼學東風一回吹不知多少落

山家閨怨

山南有分水移住北山陲奈長相思草不產合歡枝

離閨怨

梅花對妾落已自難爲情何況玉關客空聞笛裏聲

空閨怨

燕心猜妾恨不忍入紗窗歡悲各有命寧妒別人雙

秋閨怨

月下洛陽砧聲聲是妾心秋風奈何短吹不到雕陰

夜夜曲

香魂婉轉步嫈娜可憐夜夜夢烏蘭卻怪尋君不得見

書來移戍到陰山

舞就行

羅巾翠袖落紛紜蓮花歷亂石榴裙莫怪掌中輕似絮
本是巫山一片雲

襍曲

銀塘楊柳半含煙新人如花明鏡前春風本性多搖蕩
縱橫輾轉流蘇帳聰明鸚鵡解同心一調一笑千黃金
攜入春園鬪百草含笑何如合歡好蛾眉初月映光波

一夜清輝一夜多

清歌發

芳扇徐開似弦月櫻桃半吐綿蠻舌流鶯初囀嬌未調

九秋頓變春時節

三婦豔

大婦賦朝雲中婦昤暮雨小婦歌半曲叮嚀教鸚鵡丈

人被新聲朱絃二十五

名士悅傾城

十五可憐粧菡萏出瀟湘自來負意氣不願嫁侯王一

笑奈何許半聲那可當撫絃寫秋思腸斷屬周郎

月節折楊柳歌

正月歌

蘜絲作兩人好女好兒郎邂逅及芳春折楊柳含絲未

得吐鬱結不容口

二月歌

雙燕何婀娜樓臺亦何限依依只為我折楊柳嫩色黃

金枝感君不離手

三月歌

閒作百草戲含笑是妾容合歡是郎意折楊柳顛倒任

春風恩深若為受

四月歌

荷葉一片雲江漢注兩滴一合不復分折楊柳東風忽

作南輾轉在左右

五月歌

雲雨結中谷朝朝復暮暮黃梅始成熟折楊柳密葉暗

長條睢鳩自鳴偶

六月歌

團圞紈扇好安得長年伏日夜郎懷抱折楊柳酷暑看損

容顏護君君知否

七月歌

烏啼夜參參織女若肯渡夕夕願成橋折楊柳翠色映

金塘下有同根藕

八月歌

桂香隔牆度馥馥似郎氣中心定無憲折楊柳三五彩

蟾新搖光入窗牖

九月歌

茱萸插鬢邊爲郎插帽側鏡裏一般妍折楊柳絲弱解
纏綿葉落梧桐後

十月歌

陰陽合大冶奈何冬冬十月天升地氣下折楊柳小別似
千年憔悴且自守

十一月歌

冬至望陽回回時隔一寸不得感飛灰折楊柳容華易
零落爲別青春久

十二月歌

酌酒好滿杯江北雪方積江南梅欲開折楊柳且自忍
須臾陽春不相負

閏月歌

知君誰似妾梧桐逢閏歲先長十三葉折楊柳年年重
三月愁殺蕩子婦

白雪歌

博山爐中香馥馥瓊樓璧樹人如玉低帷複帳陳文褥
交眸接坐芳樽綠

曲池歌

曲池之水何渙渙參差菡萏輕煙亂落日橫山月在東
翠袖初垂歌未半

秋思

周郎盧女隔重樓夜夜烏啼南陌頭兩地相思共明月
珠簾齊上珊瑚鈎

春情曲

上巳輕陰寒食雨蝴蝶相憐復相顧柳惹遊絲舞曲池
水引桃花浮古渡八角紗窗趙女樓一叢鶯語王孫路
多情少恨是東風可惜一年空一度

今樂歌

二八小盧女十五好花朝似柳絲初吐如鶯囀未調花
香生寶鏡風光起翠翹月戀鴛鴦慢春繞鳳凰簫常時
接桃葉無用待烏橋頻銷心裏恨一作掌中嬌

讀曲歌

君心似明鏡妾貌生其中浮塵乍時合終不與妾同

上聲歌

憑誰寄郎語風前莫促柱儂心秪一寸那能愁幾許

浮遊花

輕風力不任皎皎出花林雖然一時好君有百年心

孟珠

孟珠有寶鏡高挂珊瑚中貴能照肝膽不重在顏容

南湖

佳人結伴似花叢澄湖南畔採芙蓉乍觸耶舟莫相怪

木蘭橈小奈東風

北渚

含情採得可憐花回首紅樓是妾家歸去南風打船急

正好遲遲弄月華

映水曲

芙蓉影畔交相望交疑交惜交惆悵雙燕垂釵本不搖

無那風波教蕩漾

當壚曲

葡萄酒熟百花香壚頭卓女搖珠璫夫壻文章照顏色

薄殺春風遊冶郎

前溪歌二首

迴風逐儂旋弱柳學儂低莫怪好腰手生長在前溪

雖言前溪好恨住前溪西日日溪中水東流不見歸

長樂佳

夜懸明月珠寶帳流蘇彈中有長命花千年常婀娜

拔蒲

與歈拔蒲去拔蒲八尺長織成連理人好覆合歡牀

採蓮曲

秦家有女年十六樓對清江美如玉春鶯啼罷捲珠簾

菡萏香飄荷葉綠朝雲妝兮初日暉採鮮花兮製爲衣

製爲衣兮結爲珮愼馨香兮遺所思我所思兮在何處

長江漫漫香難度山多風兮水多雨君不來兮恐遲暮

妾薄命

妾本寒家女自負傾城姿十三能織纊十四理容儀十

五工文翰解讀好逑詩女蘿會有托臨春感我懷倉庚

何熠熠桃李發高枝豈無君子者攜手與同歸如何命

獨薄所怨豈良媒微軀既失所嘉願一朝違

團扇郎

團扇生微涼殷勤入羅袂淸風亦何限感郎自搖曳

桃葉歌二首

桃葉晚渡江搖蕩春江水東風吹微波中渡似欲止

桃葉一寸命爲郎沈復浮江風莫多事儂郎在上頭

懊儂歌

流鶯作急囀囀囀催春好欲好未得好不覺鬢將老

玉樹後庭花

含風倚日奈何春紅樓碧殿一朝新將笑欲語情未親

乍露乍藏愁殺人

金釵兩鬢垂

薄紅淺黛花釵舞步入風林齊婀娜顛蜂倒蝶心無可

不採芙蓉翻採我

泛龍舟

淮南誰道路悠悠兩岸楊枝青未休綵纜牽情白日暮

新聲繚繞水中流妖姬齊指花叢笑定知明日到揚州

喜春遊歌

江上新春色揚州好帝家一叢殿腳女若箇是瓊花

持檝篇

持檝復持檝春光酉笑靨未渡心先渡何勞汝相接

翳樂

春氣滿揚州翳樂最風流曲曲從無誤仍然得郎顧

壽陽樂

爲樂好及時八公山淮南去不還

及時好爲樂下蔡城高臺亦已平

邯鄲行

叢臺春滿佳風日趙女殷勤彈寶瑟有客壚頭歌路難

玉盌金盃劍橫膝

遊子移

紫騮躞蹀嘶芳草秦關燕市邯鄲道願教人面似春風

明年不讓今年好

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桃花初照灼十五充下陳盈盈玉墀步盥手奉衣巾時

事一朝異零落若飛塵褒妃常少笑越女有微顰從來

薄命妾都是可憐人

行幸甘泉宮

聽鶯經五柞尋柳度千門近臣先得信明日幸甘泉當

能濤御路辭輦過花前後宮能射覆方士解祈年更有

揚雄賦歸來獻至尊

樂未央

五色同心結千年長命杯上苑花無數今日報新梅

悲平城

悲平城漢家故壘連雲起日暮淒風起白登一時凍合桑乾水

蓮調

吳江楚水綠田田紅紅白白可憐妍怪道含絲未曾吐卻能牽胃女兒船

江皐曲

遲日光波古渡頭柳堤蘭渚杜蘅洲莫怪東風解多事

三春兒女最風流

烏生八九子

秋風吹枯梧其上有巢烏中夜啼嗚嗚音聲一何苦生在南海之南零落北山之北毛羽憔悴身羈孤雛有孝名不能反哺父母生我兮何補遊子行十年高堂日月暮吁嘻呼歸去來乎啼君君不顧我烏恐化爲杜宇

岐山操

辛苦作巢養育我雛誰取我巢雛鳴嗚嗚雛無嗚嗚我將西徂雛無我懷有雛有母雛淚涓涓誓不舍汝人孰無心會我乳哺

拘幽操

亂雲蔽日兮其早明也讒言孔多兮使我弃也臣道有常兮命之正也中心煩憂兮非死生也

越裳操

濟濟白雉至于越裳王德是來來不見王

將歸操

南山之鳥毛羽舄舄北山之鳥引使巢棲既安我巢遂食我子褰裳從之遲遲且止

猗蘭操

薄馳薄驅幽谷盤桓載往載來感彼崇蘭豐豐衆草並委路傍並委路傍不如無香

龜山操

黝黝龜山魯國之醜昔在我前忽生我後

殘形操

無首之貍茂茂其尾不變其疑行且止見之恍惚不訝不擬覺知其夢占之無理

履霜操

父分氣兮毋分血血旣枯兮氣不接氣不接兮可奈何履霜不知寒兮吾將訴河

雉朝飛

雉朝飛雄鳴雌人不如鳥兮老無妻負薪歸來兮誰爲炊吾將舍此兮適西岐

別鵠操

鳴相和兮連翼棲歡未極兮事多乖今日且顛頑明日東西飛

水仙操

波拍山兮疑春秋林冥冥兮烏幽幽若有人兮水中流情忽遠兮不可求

春江花月夜

春色逐江生江上百花明窈窕花間月弄月結春情

七日夜女郎歌

三百五十九日日作孤獨何日天地合星精一處宿

公無渡河

河水泥泥無風沸飛魚鼈失勢蛟龍倒馳公欲渡之將何爲妾言不收兮妾身隨妾身隨兮何補毋使公兮獨苦誓取崑崙一抔土塞河源兮使不得終古

春日行

流鶯斷夢連春思春風翔拂春日暉梅花墜地桃初飛燕巢無所相差池臨水自鏡信還疑整容若望調青絲有聲無歌不可窺盼草色兮空芳菲隱傷春兮不待誰

雙燕離

海中雙燕子差池好毛羽結託爲雄雌相親復相語慇勤拾春泥作巢畏風雨世事有萬端一旦生離去畫梁未改色儵忽成今古春風入故宮他人自歌舞

王昭君

步出未央門回望未央殿妾是異鄉人生死不相見嗔天復疑天問天天不語奈何傾城姿與我薄命女天心欲作雲天水流連下我命不能改安得不遠嫁

梁甫吟

鑿土泰山下崎嶇禋梁甫增得魯山傷魯土欲取泰坭代東魯東厚西薄將何補

君馬黃

君馬黃君馬黃日暮不來空斷腸去時踏氷氷不裂今

日川流清渫渫去時齕草草色赤昨日南風動新麥飽
麥復飽粟飲川復飲瀆何爲作覊旅日食芻一束

上菑田行

西行上菑田東行入孤竹孤竹有清風菑田水泥濁清
風吹我懷泥濁汚我足

秋胡行

晨起上高堂澣潔供膳漿蠶饑薄粧束行行時採桑春
鳩來樹間晛睆相和鳴徘徊感我懷采采不盈筐神儀
深閉抑狂夫來路傍吐言何狺狺兔出而狐藏黃金貫

我笑安知我中腸男兒旣如此何用有軒裳誰當爲彼
婦切磋奚所將眷言我君子五日離幃房丈夫不懷安
德行終有臧女子身有託會合安必常更聞遊宦至中
情歡未央如何前相見翻使妾心傷

秋夜長

淒淒者風胡不自東不自南不自北吹我井上雙梧桐
梧桐昨夜飄孤葉夫壻從軍入窮髮兩地相思不相見
愁雲共掩關山月飛鴻不我顧海燕辭巢去空帷蟋蟀
鳴長夜漫漫誰與語奈何含愁向天訴蒼蒼無雲復無

雨西有牽牛東織女

苦寒行

殘年落日大雪飛天地閉塞色慘悽五侯宅裏盡瓊樹
翻使臺樹生光輝都梁香滿灼獸炭鐘聲沈沈低翠帷
吳姬起舞唱白雪綢裳颯纚多容姿訝道高城寒不入
那知鄰女織無衣

雞鳴

咬咬鳴雞列宿西垂人生百年會有極芳華壯盛能幾
時嚴冬慘烈雨雪霏霏何不低華帳擁吳姬酌醴清歌

調素絲上視滄浪天運化時參差下顧里中兒身上無
完衣高堂崇讌會一人向隅悲安能沈荒曼衍自爲樂
途山遠矣吾安歸

中山孺子妾歌

桃花色正穠鶯鳥聲初囀方君得妾時顚倒難爲遣妾
貌未及衰君恩已中變朝愛令人妍暮憎令人醜愛憎
竟誰是君心宜自見君心不自見妾命何足怨

久別離

憶昔君去時由此東郊道相思倚樓前幾度見春草人

生非明月焉能長皎好鶗鴂一朝鳴涼風振枯槁妾腸
已斷絶君心安可保

石流

石流日漸漸刮石石無骨眼波猛於水人心不如石

黃鵠曲

黃鵠飛復飛離天只一尺終當入天去不向人間息

烏夜啼

妾到燕支山山下旌旗亂君騎紫騮未得語啼烏一聲
春夢斷儵隔關山天下半烏啼作風淚作雨落盡容華

天未曙

遠別離

嗟呼悲遠別離桓山之鳥生四兒艱難毛羽始成就各
自東西南北飛東西南北路多阻從此行兮愼羈旅朝
多霜兮暮多雨毋我思兮使爾苦黃河不見西還水爾
縱懷歸我何似嗟哉宦遊人莫哂浮屠子

天行篇

安得天行遲日月相追隨三萬六千日日日備四時春
時對酒夏時臥秋時行樂冬時歸戰國一年秦一月黃

河之清豈無期

釣竿

東海有長鯨縱橫噬神鯉雲雷未有時困迫歸河水釣
竿相憐念不忍與之餌遇妾河西頭其尾何纚纚思子
不可見見之如見子

棄婦篇

十五爲君婦居我畫樓西種得一樹桃綠葉何芳菲春
風十二度丹華離離華好苦不實大義當分乖君愛
未終極念我無罪非行行遠相送北到河水湄鴛鴦相

啄浴驚浪分雄雌雄雌分有合妾行何時歸

車遙遙篇

車遙遙上河橋橋下水連海潮潮來何泚泚人乃不如
水尾生好男兒肯爲負心死

女怨詩

父母愛未極決絶嫁異國容華倘如春夫壻有新人

簫史曲

一自簫聲遠空留鳳女臺寥寥天上曲何處覓良媒

青驄白馬

靑驄躞蹀白馬嘶朝走章臺夜不歸章臺道上春日好
怨妾樓中鶯日老苜蓿花新風滿懷嫋嫋連枝吹不開
誰將百結同心縷繚繞馬蹄不教去

白頭吟

君到南山上試看雙鳳凰雄憐雌窈窕雌愛雄文章憐
愛隨日長不顧水鴛鴦鴛鴦欲巢鳳凰樹君有他心猒
無語猒無語妾自苦爲獸毋作鼠爲人毋作女得意失
意時不能告父母執君袂酌酒與君醉今日見君面明
日見君背日月至高位三五相望六五會世上人難與

富貴

東飛伯勞西飛燕

伯勞飛燕年年見菖蒲花好人空羨白雲山麓粤王臺
婀娜東風吹落梅朱樓碧樹黃金屋珊瑚樹下人如玉
明月三五百花鮮風流顧盼正當年那堪粧罷掩明鏡
二十五絃彈薄命

遠期

遠期萬里客飛鳥作消息正月發南海二月到遼北江
淮有舟楫不敢憚登陟黃姑立河西天女河東織日日

能相望欲度無羽翼

上林

離宮四百里牛女出神池漢代方無事天子樂驅馳雖
無非熊夢載彼後車歸猶幸相如賦一旦得同時

湘夫人

南望零陵淚如霧九疑峯頭使人誤一曲雲和奏不成
洞庭波湧瀟湘暮

南郡歌

不見滔滔江漢水蕩漾南邦幾千里聞道巫山有雨雲

無復荊王舊城市

女兒子

巫山巫峽三聲猿一聲未斷楓林寒
一聲兩聲風涌波三聲連啼可奈何

巫山高

巫山巫山飛鳥度十二峯頭杳無路終朝無雲暮無雨
茫茫神女歸何處襄王不來宋玉去落日猿啼滿山樹

江陵樂

楚歌起漢浦楚舞出江頭但看歌舞好那見水東流

三洲歌

晴雲掩朝日那能長不開西風解儂意催郎渡江來

那呵灘

送郎那呵灘郎心水中石恐過兩三程水深幾千尺

江陵女歌

蜀江與隴漢相去幾千里何意中路間邂逅作連理

石城樂

婆娑石城下婉婉新歌曲日弄滄浪水不知清與濁

莫愁樂

綺疏五色紗窈窕莫愁家不在石城住那信菖蒲花

大堤女

大堤春明花蔟蔟花下女兒顏似玉年幾二八頗有餘
海日乍吐朝霞舒游絲繞空不著樹倉庚飛飛啼日暮
殷勤漢水合江流未到大別還是愁

襄陽樂

峴山吐明月流光盈漢浦神女夜夜遊誰人似交甫

陽春登荆山行

楚山何淡濟楚水何逶迤楚山臨楚水春色正遲遲花

明山鬼笑葉密峽猿悲湘靈清瑟動神女綺雲飛無由
見屈宋惆悵結辛夷

洛陽道

洛陽大道春色多葡萄芍藥照銅駝三市風高羣挾彈
九衢月出尙鳴珂莫愁採桑還未嫁潘岳回車奈果何
日暮綵雲搖洛水宓妃羅襪自凌波金谷園中歌舞低
須臾樓下草萋萋莫向天津橋畔過東風曾有杜鵑啼

金谷聚

金尊如星酒如雨舞袖紛紜日將暮紅顏不用苦留賓
一入花叢自迷路

石崇金谷妓

玉笙金管七香車半春行樂卽君家一叢紅紫爭腸斷
那知更有菖蒲花

江南

大江南水爲籬山蕩漾合復歧蓮花妍菱蔓肥春意早
秋容遲使人樂使人悲客子遊不顧歸

估客樂

家住在橫塘行役上襄陽襄陽大堤女不如君所取知

君不忍別一夜西風烈知君歸思濃江漢共流東

潯陽樂

少小好兒女同住潯陽城迢迢九派合無情尙有情

夜坐吟

微風調調落松子碧梧陰外月如水遠樹烏啼啼不止寒蟬蟋蟀聲相倚殘燈焞焞影嫌已博山爐塵香不起空帷淅淅生疑似深坐鳴絃絃不理

未央才人歌

夢魂正飄蕩下女促凝粧日晏邊朝罷傍柳遶銀塘比

目搖波影同蒂結蓮房戲把碧玉簫吹出雙鳳凰

李夫人及貴人歌

離宮三十六選色盡幽并玉貌無窮極人事有枯榮君恩如滿月缺器詎長盈幸留歡燕夢恍惚似平生

河曲遊

風流鄴下佳公子閒引多才譙河水簫管休吹舊樂章新歌縹緲隨風起遺簪解珮倒金罍西園月上好歸來誰道平臺賓客散後來無處覓鄒枚

寒夜怨

重幃無力寶帳涼錦衾憔悴雙鳳凰可憐搖曳空中雪一墜寒階暗銷歇

安定侯曲

四海無煙不事武新襲侯封年十五當今天子誓山河幾處名都選歌舞

蛺蝶行

蛺蝶一尺羅浮之山朝遊丹桂暮宿芳蘭來爲君舞文彩翩翩因風映日體狂意閒莊周夢去又到人間

入塞

漢武欲開邊十萬壯丁出生還實僥倖不敢悲白髮亦知已無家且得別骸骨尙有欲歸魂毋使旌旆疾

出塞

青草舊邊城茫茫夜月平英雄多少恨笳吹兩三聲

明月子

明月不勝秋那堪千古愁人間離別處夜夜上簾鉤

陽春歌

空有香風有光憐朝媚夕樂無方花解笑兮月能藏宜顚宜倒宜斷腸懷春時約春期蕩春目淫春思春欲謝

君未知

飮馬長城窟行

長城窟水淸中有血馬渴欲飮聲嘶絶生從大宛涉流沙三歲南征還北伐陰山夜雪鐵衣寒紫尾翛翛綠毛折夜半風吹橫笛聲悲來蹀躞關山月萬里長征人未息十年身老洮河北前軍昨夜戰城南蹄緩翻疑鼓無力奮身報國自有時時衰空使烏鳶食將軍白髮智尙雄老馬在陣無顏色

芳樹

二月豔陽天芳樹花如縷春風自搖曳好鳥相鳴偶王孫繫紫騮節舞歌絃奏顧視青松色晻然衆芳後歲晚盡搖落亭亭出巖岫始識天地心無華者能壽

櫂歌行

三江如落瀑千里奔海門滙浸羊城下蕩漾寶珠圓桂樹持作檝木蘭爲畫船朝浮荔支浦暮泊素馨田海潮隨月上漁唱順風旋棹入西濠裏臺榭白雲邊長楊低拂地淸管遠從天宋玉牆東好羅敷桑下妍鴛鴦各解戲鸂鶒盡能言今日桃葉綠明日杏花鮮人生重娛樂富貴如浮煙櫂女彈新曲公子好流連

貧賤愁苦行

末位爭攘竊貧士久無官吁嗟窮巷子巳矣復何言邦薄山耕拙螢稀夜績難尺縑酬斗粟充饑那免寒悲風飄朔雪長夜猶漫漫自非戰勝者詎不撫膺歎

隴頭水

隴頭一何高流水何悲咽流水一去不復回地久天長長斷絶長斷絶人在秦西家在越百折終教到海東殷勤淚滴關山月

臨高臺

臨高臺臨高臺南溟六月長風來坡山日出鐘聲起碧流澹澹珠江水荔支新浦錦爲叢素馨古渡香成市朝煙宿翠遠濛濛亭亭甲第出雲中朱樓十二鴛鴦幔繡戶參差楊柳風碧瓦冠山藏翡翠銀塘引水種芙蓉苑內看花將試馬堂前列鼎待鳴鐘黃木灣頭新月暉白雲山上落霞飛雲屏半掩傳歌節翠幙全低換舞衣仙居無讓浮邱子延年何用羨安期蒲澗香風吹不休靈洲佳氣自千秋亦有越王臺畔草歲歲年年向人好

採桑

十五嫁金吾蠶饑春又都過堤花盡落倚樹烏齊呼籠
纖湘妃竹叙銜漢女珠莫輕淇上妾中自有羅敷

北風行

祁連山頭北風起一夜凍合交河水龍蟠潛伏鳥不飛
慘日愁天千萬里鐵馬長嘶一兩聲啾啾鬼哭黃沙裏
笳吹中斷鼓聲沈十萬軍人壯心死吹入長安戚里中
貂帳寒生歌未止

迎客曲

玉簫錦瑟參差作銀燭華燈映金爵青娥二八兩行齊
薄笑含羞邀上客

送客曲

妙舞遷延接妍唱星流月墜清波上登車駟馬重徘徊
後會無因各惆悵

鞠歌行

江之水平無瀾那知中有螭龍蟠豔陽節桃李顏那識
青松凌歲寒駕款段驥同轅追風逸足爲盤跚鍾期去
撫琴歎絃中流水空潺潺嗟已矣復何言誰能蛇行七

貴門

折楊柳

二月天津水佳人折柳枝青青腸自斷何用東風吹件
妾傷零落同春感別離紅顏憔悴盡邊地始萌絲

閨怨

嫋嫋柳枝低東風又轉西杜鵑那似妾能作四時啼

征怨

怯把金錢卜春殘不道歸昨宵看月暈還是幾重圍

雉子斑

錦臆何陸離山梁自遊戲非獨耿介性觀時知去避百
步始一飲饑渴不失志寄語爲士者相見思爾贊

前有一樽酒行

爲君沽美酒莫厭頻頻酌一樽猶未傾多少庭花落

關山月

關山月難圓何易缺清暉愁恨多照盡古離別古離別
西在烏蘭東寵突竄突烏蘭何處尋銀河搖動夜沈沈
珠簾半捲哀絃發梧桐影下拭寒砧征衣擣盡飛雙淚
願逐流光入邊塞烽火宵來轉戰深黃塵黯黯知何在

燕支山頭皎如雪瀚海風高夜沙白劍花光亂鐵衣明
隱隱[illegible]河轉成血秦軍戰罷漢軍來夜夜嚴城數聲笛

行路難三首

日西月東橫天相望月悅日心顏容光漾期在六五陰
陽靡遑悠悠夫壻無背無向

少年識少年相逢灞陵野把酒未及飲鳴天相㴲灑爲
君意氣盡光日赤如火寶劍脫贈君遺我紫騮馬後來
各貴賤賤者如墮瓦遂似冬十月天升地氣下世態盡
如此君子交獨寡

周之賢臣尹吉甫子樂得之以爲父大舜聖人考有瞽
伯奇安能變讒母日有蝕兮天須補父本慈兮忽而怒
朝堂闔兮暮羇旅羊腸鳥道當門戶衣荷衣兮寒難絮
食梼花兮咽不語天無私兮嚴霜雨晨起履之足無屨
一曲未盡絃催柱河水洋洋苦復苦賢父有子如水火
況士不逢堯舜主

遙夜吟

蟋蟀不識合歡牀十月悲吟吟夜長不奈含啼攬衣起
孤鴈一聲殘月裏

登樓曲

千里平江春習習細草青青滿原隰燕子多情自早來
明月無心亦先入

朱鷺

朱鷺不吞鯉神龍聞之喜賓鳴犢舜華實薦趙簡子得
志而殺之投桃不報李傷我尼父心欲行且復止河水
雖洋洋中有風波起

杞梁妻

鬼雄有直氣奔天不著地不如城上土猶知妾心苦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西引洛日夜東流更回薄天津橋上嬌女兒
腸斷繁花開便落三月東風難入肌百丈遊絲空不著
宓如羅縠日凌波踟躕不見思王作

將進酒

進君酒佐君歌天高地厚人生幾何何用蠻啼富貴追
風顧日悲蹉跎今日麒麟殿上賜錦鳴珂出禁門策駿
馬左顧右盼青春多歸來蘭堂月上燭藏蛻我佩裳徘
徊昔時影那見眉髮增輝光取雨潤稼穡雨多損農力

黃金溢衣食熠熠成鬼蜮百川東流流不息但當飲酒美顏色

姬人怨

誰言一寸愁心小二十五絃彈不了清商曲半雨瀟瀟一度芳紅落多少

生別離

草長花落啼子規鳴絃不理下羅帷那當顏色芳菲日坐對春風生別離

枯魚

難平復難平枯魚問網罟不聞得鯨鱷空使魴鯉苦

婦病行

婦病泣夫壻爲妾謝新人新人自憐君兒是君所生君生君有他妾亦無奈何

孤兒行

上天耶地下無我孤兒苦縱兄不娶嫂不如見父母

愛妾換馬

噴日嘶風紅叱撥目似火齊汗如血屈膝金屏出美人邯鄲下蔡皆稱絕英雄有事在烽煙紅粉生離未足憐

願將妾織鴛鴦錦裁作銀鞍滿月韉

京兆歌

寶劍雕鞍出郭杜西走長楊日方午路傍睥睨欲知名常隨萬乘驅狐兔回首春風滿狹斜不如歸去富平家市上醍醐且莫飲下馬一食青門瓜

薄暮動絃歌

碧樹如煙紅日沒金屏半掩新聲發一曲前溪奏未終婀娜花釵上明月

茱萸女

誰家女兒洛城東九月九日如花叢爭羨茱萸解時節離離朱實感秋風交加橫鬢寶釵斜遷延笑上七香車清塵直指紅樓去碧梧垂柳正藏鴉

擣衣

金井梧桐葉未脫離闈早覺西風發輕將錦石擣征袍趙瑟秦箏一齊歇巫峽三聲墮淚猿杜鵑二月啼歸血何日寒衣到玉關先寄愁砧與明月

歸風送遠操

清風起兮雲在天顧羅裙兮錯襦襪毋我留兮使余仙

燕歌行
北風捲雪留空庭倉庚一鳴蠶女驚幾日瀟湘歌采菱
須臾桐葉墜雲屏容華落盡鏡冥冥流黃中斷織難成
博山爐塵香氣零夢回碣石月熒熒三十五絃訴湘靈
闌干織女難爲情
順東西門行
桃李朝搖綺陌日暮東風稍零落桂滿影三五夕二八
蟾蜍露濤魄寒食節春照灼杜鵑啼苦篠寂寞對相於
盈盈酌唐禪秦爭秖如昨

仙人篇
太華之巔玉井蓮蓮花十丈多神仙但見鬚眉似周代
不知生長在堯前昨日吹笙朝玉京今朝乘霧渡滄溟
有時化作千年鶴朝宿驪山暮茂陵
王子喬
王子喬王子喬七月七日緱山上跨鶴謝世遊逍遙笑
殺黃姑與織女年年今夕泣烏橋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無復舊時心思君似絃柱一促發哀音

自君之出矣愁影自慚形思君似桐葉秋至最先零
自君之出矣不欲對春暉思君如杜宇啼血爲催歸
自君之出矣明鏡爲誰容思君似江水一滴盡流東
銅雀臺
臺高月似霜三五翠蛾長望極西陵道蒼蒼樹色涼百
心齊促柱同恨各分香不是平生曲英雄亦斷腸
羽觴飛上苑
殿閣報新梅歌屏滿月來三春合歡酒千年長命杯金
錢含笑擲藏鉤帶醉開下方羣士女一道踏歌回

豔歌何嘗行
富貴何嘗我樂難忘家何處洞庭傍肥田一頃百樹桑
十八擢高第掉頭不就官大婦工文翰小婦冶容顏岷
峨雪銷雲夢連天泛棠舟歌采蓮華的的葉田田澧蘭
湘芷何便姸君山月上娟娟斑竹窈窕含煙東風去西
風旋吹罷秦簫詩百篇
蜀國絃
高張促柱聲填填山木颯颯啼夜猿孤鶴忽墮明鏡前
黃帝聞之更減絃卓女未嫁心茫然天子倏變爲杜鵑

晨風行

晨風宛轉吹桃李蝴蝶欲棲不得止顛飛倒舞正斷腸無數殘紅落江水

蒲坂行

天上南風下蒲坂蕭索卿雲吹不散一朝天子作南巡縹緲琴聲何日返太行峯高杳無路望斷蒼梧在何處日暮湘江飛暗雲知是娥英淚爲雨

內殿賦新詩

千叢花樹百羣鶯蛾眉歷亂寫春情歌成正得君王笑殿前絃管盡新聲

九谷集卷之一

九谷集卷之二

擬古樂府　　國朝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名都篇

紫闕似天居大道平且直少年好裘馬一旦無顏色漢
文尙質樸公卿忝華飾猶有洛陽生感慨長太息

白楊行

白楊風颼颼能令生者愁愁人古無數於此同歸休借
問塚中人今已忘情不還能愛石槨會解樂瑕邱

長安少年行

功名在遊獵志氣齊雲霓東郊春草綠白馬爲驕嘶二
八羽林郎三八擁旄麾人生取富貴當及日未西窮經
得晚達猶如錦在泥誰羨鷹揚叟八十釣磻溪

梅花落

上苑花穠十二月冉冉飛來香不歇清泠不倚東風力
搖曳金門上瓊闕皎如明月懸天上頓令玉女無顏色
東園桃李亦飄揚誰能上下凌霜雪

日昇歌

白日一片影朝朝出扶桑昔人與來者不見可憐傷

閶闔篇

漢家皇帝貴雲裏九重居雌風滿原野那能上玉除世
胄皆豪俊頡頏當天衢太平日見告無用賈生書

紫騮馬

雙瞳熠熠尾颯颯玉鐙雕鞍金匼匝百戰功高氣不驕
恥向章臺逐遊俠成材倜儻誰可騎嫖姚入塞凱歌時
莫因大宛胭脂汗錯道將軍是貳師

臨江王節士歌

北風颯颯江水怒白虹橫天日欲暮蛟螭呼吐生寒雨
萬里長波誰敢渡節士俳佪心獨苦悲歌拔劍出門去
不使長鯨當大路

白紵舞歌

春風窈窕日遲和燕喃蝶舞黃鶯歌重樓複閣連紫霞
百花香亂搖綺羅後園晚宴樂方多美人中坐朱顏酡
揚袖起舞紛婆娑素巾颯沓雲鬢斜將留欲往囘微波
同心寶帳綴瓊華恩深情結心無他月沈星疎如樂何

柸槃舞歌

舞杯槃合坐歡翻手覆手如迴瀾雲沈月落宿闌干將
墜未墜羣動顏從容顧盼危者安武溪灩澦太行山繒
繳羅網橫人間杞人日憂夸父死智士居之如弄丸今
日當樂且爲樂不見古今行路難

上陵

思難平歌上陵當日漢高祖提劍定秦京艱難睢水戰
既困於白登雖貴爲天子一生亦苦辛長樂任未幾便
房夜冥冥關東徙豪右春日玉珂鳴陵上實繁華不知
陵下人園寢二百年蔓草雜荊榛幽幽狐兔穴牧竪歌

無情玉神出入世見者爲涕零

君子有所思行

紅日出滄海流光入關中天闕起朝霞照耀王侯宮狹
斜通大路臺閣何玲瓏朱門各列戟鼎食自鳴鐘趙李
承新寵衞霍竪奇功須臾門第變春燕泣東風當年被
褐者高枕臥寒松南山有舊宅蘭桂自成叢

獨酌謠

獨酌復獨酌獨酌何如樂酬獻易疲神言笑多强作杯
中飛片雲樽前立孤鶴醉後仰天歌山花幾開落

陌上桑

好日有懷欣欣吾行麗服窈窕採桑城陽選葉而掇不
必盈筐爰從妾手非無斧斨食我春蠶織我流黃服我
君子儀容生光南山有鳥名曰鳳凰對食竹實和鳴頡
頏雄遊天上雌遊人鄉日暮歸巢將翺將翔凡鳥眩緣
嘈嘈路傍

修成歌

有地無天有月無日永巷沈沈春不入枯樹烏啼風瑟
瑟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赤黃赤色別中心一昔服鹽車上太行嘗
君翦拂生顏色誓立功勳報知己掃盡黃塵開白日壯
用其力老莫捐不見千金猶買骨

空城雀

朝烟莽莽生荊杞當年大道馳公子爭飛銀鏑彈金丸
使我窮棲蓬艾裏那知朝市一朝變春燕高巢尋不見
纔得飛飛上綠林不畏羅家復何羨

清涼

坐廣殿兮臨曲池啓閶闔兮捲罘罳芙荷香兮楊柳垂南風來兮如有期君思大兮獨自私握團扇兮未忍離

芙蓉花

水光淡澹香風發有美一人來恍惚露溼江妃明月珠烟含洛女凌波韈

還臺樂

淸絃欲斷未斷左右橫陳樂方月上蛾眉婉孌風來舞袖顚狂美酒金杯緩酌春夜沈沈未央

釆芝操

箕山萬仞不辨堯舜商山一半不辨秦漢釆芝一掬不食爵祿

白馬篇

白馬過平樂雕鞍金絡頭初月生繁弱彩日照吳鈎路逢劇孟輩斗酒相綢繆發憤在公義不屑報私讎烽烟一旦起引爲壯士羞疾呼倡衆怒橫行分國憂丈夫感知已志不在封侯

結客少年場行

金玉飾駒駼翩翩歷五都相逢看匕首不用問家居探丸北郊道白刃有歡娛睚眦不可干始得爲丈夫封侯自有命何必讀陰符

進歌

出水日初含風波舞不堪從來可憐意都在大江南

千里思

夫壻能來夢長征不改顏誰言千里遠夜夜到陰山

長相思

長相思畏人知西山砥東海畓此恨難絕哀路之阻馬駪駪江之長棹委蛇天之上乘雲飛淵之下揮龍追戲

噫乃獨與君隔世苦我雄不雄兮雌不雌乃獨與君隔世苦我雄不雄兮雌不雌長相思天知之

艾如張

黃雀黃雀頻太息不敢高飛畏彈射毛羽累累音喈喈饑啄枯桑還艾側羅家於爾無相尼不殺鷹鸇徒見逼拔劍擊羅羅家奈何黃雀飛飛厺厺此春風多

咄唶歌

咄唶復咄唶來者如今今似昔長安大道古時春無數繁華送歸客

當墻欲高行

山澤不作雲日月寧蔽昏讒言不悅耳賢哲寧沈淪庭前有屈軼佞人無肺肝空爲軒轅出天意可長歎

苦思行

本是秦山雲分飛入吳越同心各異縣夜夜望明月

出自薊北門行

漁陽遊俠多少年東風繚繞珊瑚鞭寶劍光芒照春色彎弓挾彈何翩姸五侯七貴數經過緩舞低歌奈樂何紅塵一起白日暮蕭蕭易水生寒波

昔昔鹽

九華寶帳綴流蘇雙懸明月照珊瑚孔雀屏中頻對舞鳳凰簫裏急相呼紫騮玉鐙青絲絡驕嘶細蹀多輕薄香烟不上博山鑪獨卸紅粧對花落

長門怨

黃金無故買文章翻覺從前恨未長好似孤猿巫峽上三聲啼斷盡沾裳

定情歌

有美人兮雲中願相從兮日東結寸心兮成虹託夢寐兮難通笑凝睇兮迴風蛾眉聳兮忡忡欲自往兮省躬無蹇修兮命窮

邊居行

越裳歸厺後海波瀾如山漢文一紙書拓地南海間千年作家室一旦遭播遷孤兒棄路傍弱母渡無船邊地何蕭索千里生菰蒲珊瑚與文甲依舊滿通衢

磐石篇

磐石託崇山終古長如此北土徙南根甘橘將爲枳蕭曹厺豐沛安得風雲起何世無英雄沈埋以沒齒

驅車篇

驅車厺幽薊南征過大梁浮雲塞平野羈旅多感傷昭王與信陵古墓草芒芒賤士無顏色寶劍失精光斯人不可作已矣復何望

夾樹

廣衢兩路植長楡莫愁十五對門居屈膝金屏白玉樓流蘇寶帳珊瑚鉤不信巫神解雲雨夜夜欄干望牛女欲憑飛鳥陳辭說百舌反覆鳴鳩拙

長別離

別離長參與商奈何骨肉各一方天長地久何茫茫十
日空留一滄海出柔桑林琴雖格象二嫂候沈湘鶺鴒
悲不盡豐鎬卒淪亡悔殺當年爲睚眦不得相携餓首
陽別離長摧肺肝

楚王唫

章華春滿鳥綿蠻下蔡城中獻王顏傾國蛾眉未承寵
君王前晝夢巫山

玉階怨

忽覺珠簾半欲垂昭陽明月映空墀東風無故飄魂夢

猶是春園避輦時

白鳩拂舞歌辭

颯颯拂舞霜飛雪下白鳩何來是鷹所化因風作擊以
秋爲殺一蛻形骸翻成大拙叮嚀田間布穀布穀去欲
少營定偶一宿七子一巢天雨逐婦日食不噎使我年
壽

桂檝泛河中

入極無烟孤月白水盡離天只一尺今夜乘流上白雲
定懷織女支機石

西門行

西門之郊白鹿呦呦西門之池齒苔離披西門之野牛
羊夕下西門之道萋萋芳草西門之江鯉魚肥何羡蘭
英炙薄耆麻雜短褐中無愁何羨駿馬被輕裘一身乘
化來復去何羡仙人王子喬

幽澗泉

幽澗深泉無聲終古茫茫流不斷春去秋來孤月明百
仞崖立飄風不及水清見髮魚龍不入澗上行人空復
情喜者狂歌悲者泣

秋思引

十二青樓三五月碧梧陰下清砧發西風吹斷兩三聲
雲中隻鴈哀離別

鬭雞篇

從容就行列芥羽如雲張發憤兩背裂雙距動鋒芒竦
身入霄漢審機復來翔微志不可辱當敵神氣揚場中
諸少年徒有寶劍光

種葛篇

種葛在中谷葛生何縈縈得充君下陳分薄心未亡也

芊列宿光小星黯無精緌衣應時御蘭佩及朝簪薄姬無管趙蒼龍夢難成獨負當熊志空抱避輿情

發白馬

清晨渡白馬還顧望大伾大伾高有極我行歸無時平生負志氣僥倖非所期寶劍自有光不藉珠玉輝素願逐李廣無心隨貳師功名且不顧富貴何足私

獨漉篇

獨漉水深渀渀濁泥人生何辜遭此罟羅呦呦野鹿萃食其麑非無良弧不忍射之君有兩劍出入君懷聞君

不平雄悲雌啼龍欲升天無雲妄施子胥非吳何能報尸王麌哭墓坐不面西時不可為使我冤悲

平陵東

平陵東起西風樹木靡山龍從鯉不烹化成龍寧鯉死毋作轟雷逼迫電竄壑翟義公為鬼雄

從軍行五更轉

一更起巖角星宿紛錯落摐節上高壘橫劍看太白
二更山月躍團團滿蟾魄引弓作月勢一箭穿虎石
三更橫笛怨窮寇全營遁捲旗間道追倏忽掃月營
四更作雷電儀敵急挑戰將軍臥不起賊命如晴霰
五更雞鼓翼將士有怒色下令殺牛羊滅賊好朝食

登城怨

秋色落邯鄲勝脫北風寒況復長城下蕭條萬仞由

蠨蛸唫

本是連枝樹南枯北忍榮雲迷牛女影簫失鳳凰聲甚淚惟湘竹分憂有杞城舊時羅幌月從此為誰明

有所思

有所思欲與君相知君來如電不可延睇君去如春縈

不可追君留如雲匪我之思君心如日月可影不可報雖則不可援寧待我言說

塘上行

鴛鴦在池上同飲復同浴一朝識關生雄飛雌獨哭昔月作君心今為皮與肉皮肉非不親思斷誰為續角弓置池中筋絲勉膠漆根株一遷徙北枳本南橘君愛芝蘭花棄我沈香質香質無變移花好多不實

飛龍引

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成有龍垂鬍髯黃帝騎之飛上天

天子不許爲神仙大臣得隨小臣賤抱弓悲號不可攀
奈何宮妻遺昇兮使子少長留人間

半路溪

梧桐風起花含露佳人?倚長日暮醉夾道[illegible]相奈
秋水[illegible]奈何渡

田飲引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長阡廣陌林木[illegible]流[illegible]
苗如烟攜朋引侶席草陳筵一觴一酌各得其天笑言
燕婉酬獻遞勸醉歌一曲月上娟娟今晨往矣明日依
然

相逢行

相逢復相問君家在阿那我自識君家君家在狹斜狹
斜好門戶君家最豪華門前雙梧桐日下影娑娑重門
上高堂白玉何瑳瑳青樓一十二綺網相交加東隅對
御苑窈窕接虹霞時有香風起日暮朱顏酡孔雀列翠
屏鸚鵡調新歌陽春二三月千樹櫻桃花花邊有曲沼
舊是李斯家

滄海雀

[illegible]上天地盡忘卻一身小飛飛寸腹滿[illegible]多不知少側
聞大秦[illegible]拓地盡四表稻粱[illegible]野[illegible]日[illegible]守形
[illegible]

登谷山行

獨攜[illegible]古[illegible]不[illegible]何曲[illegible]海有[illegible]相期在[illegible]而
[illegible]千仞[illegible]石[illegible]然出[illegible]木古[illegible]
稽幽[illegible]新風[illegible]空谷石梁挂孤猿有人騎白鹿爲異世
問名蓬壺仙家藥丹桂獨爲林綠蘿自成帷時節不復
知看花變山服身立白雲外果然爽案[illegible]

羽林郎

二十羽林郎皎好如朝陽雕鞍紫驊馬寶劍千金裝直
上麒麟殿隨獵出長楊日暮過平樂歌舞少年場家居
左馮翊青樓大路傍中有人如玉三載懷離傷不惜沈
香質翻儕桃李芳莫學秋胡子近家調採桑

秦女休行

秦家女休年十五市上報讎山上捕兩刃夾頸覩不俯
赦下徐徐出網罟盈盈歸去燕王府薊北少年俠且武
寶劍雖光面如土

行行且遊獵篇

誰家紫騮驄如鐵玉環金絡朝遊獵沛艾初風蹀殘雪黃鷹蒼鷹一時發山鳥爭飛獸爭藏葉落巢摧枯草折雲中飛毛野流血翻盡西山狐兔穴衿目揮輿少年別明朝殿前受旌節

勞歌

賤者如車輪轆轉塗泥中日月雖至貴暮西朝復東歎息古人亦如此白楊枝上起西風

三光篇

勞勞三光東西于道朝朝暮暮少者忽老

山路唫

兩山巃嵸兮石崥礁樹木蓊蘢兮桂花發中有一人兮獨怡悅白雲婆娑兮撫明月

落葉哀蟬曲

環珮兮朦朧相期兮夢中有懷兮難通蕭蕭兮空宮蟬蟬助余之感傷兮泣零露之秋風

長安有狹斜行

狹斜有南橋曲引御溝水狹斜多東風時聞御香左嘗

陽有大路遠濶直如矢日出作黃道萬民所瞻覩一旦浮塵生君門如萬里

班倢伃怨歌行

我有一匹帛四入始成赤辦手作裳衣表我君子德豔業奪時目棄我如瓦礫晦藏寶篋中不敢變顏色水火有生毀冀君時察識

野田黃雀行

黃雀鶺鴒微物各有真稟有何補益巧舌媚世人居處彫籠裏所食皆美珍依倚王侯寵意氣多驕矜我本野田雀喈喈自為音飲水啄遺粒所取世不爭逍遙逢蒿下亦復得此生

壯士篇

俠客好裘馬壯士有心肝埋身屠狗中慷慨恥探九王侯意氣薄義利不可干留身報知己一諾如邱山

秋蘭

秋蘭蛸白日芬香上阿閣佳人懷新歡雨風盡娛樂羣物有遷逅微倘得所託多少空谷中無人自零落

泰山唫

生時上泰山豪氣橫九州一朝別城市寥默還茲邱螻
蟻遨我鄰狐兔索我遊我來曾幾何乎朧揺高楸一生
短褐復何恨七十二君何處求
獨處怨
雨欻汲兮風颼溧空房闃兮鳴蟋蟀猿啼侶兮鴻索匹
山蕭蕭兮木摵摵君不來兮日月疾
獻玉退怨歌
楚國有玉楚人無足玉能作石曲將爲直
士失志操

龍失其家從者五蛇艱難窘迫歸於大澤四蛇有土一
蛇無股
貞女引
翳女貞之樹兮尾生夵之胡白日之操兮而使人疑
當車已駕行
廣置酒讌上才歌亂舞錯行杯樂方變雜談譜英辨發
清風來激至思春容開俗士遠無嫌猜樂莫樂傾金罍
豫章行
豫章有神木大匠不敢伐材成動天地風雨相引接入

海作巨槎依傍日與月萬里揚洪波舟楫壼汨没中有
千萬人倚我作磐石鯨鱷曳其尾蝄象相辟易根在豫
章山不枯亦不蘖豈如商邱樹輈解避斧刖
蒿里
芒芒過蒿里足停心不止問心何所之貧賤恨無底神
魂厭我苦倏忽捨之夵夵可奈何誰不歸此處
薤露
紅日猶未出薤露已先晞貌畫不如朝黙黙夵不知夵
日等二夢彭死同殤悲生時願登天一旦爲土泥寥寥

七尺地萬古無光輝人生未聞道何以慰哀思
妾安所居
廣殿多秋風蟋蟀鳴幽闥欲下玉階行總是昭陽月
邊城將
所貴千金劍能知分國憂玉門半夜火壯士一生羞古
來賤僥倖功實信難收但能如李廣何必在封侯
日出入
白日行青天奈何不少留陽烏何力不憚苦勞義和何
意鞭驅無休一升一沈日夜春秋使我少壯幾時忽白

頭驍馬臨河濆徘徊步局蹇英雄旣失時膂力不得展
魯陽能揮戈邊聞肆荒竔三皇御世厺不再回彭祖大
年終爲塵灰百川無心滔滔東來酣歌擊鼓且爲樂西
山明月生高臺

俠客篇

少年俠客事遊冶腰中鹿盧紫騮馬章臺道上問姓名
傾心買醉垂楊下日暮還歸郭解家明日探丸赤如火
人生睚眦不可干長安𥜥吏烏知我貂裘錦襜過夷門
莫笑當年抱關者

善哉行二首

彈箏鼓缶未樂先憂譬如高木風吹不休穆穆良日山
春水秋歡燕未極悲思綢繆傾我金尊酒力悠悠行唫
坐嘯使早白頭生各有命亦不暇求人有所得亦不暇
愁我有一物先天地遊天地靡靡不沈不浮
八極無霞月上瓊樹雲屏水幔皎皎如曙旨酒旣御低
歌徐舞燕楚佳人爭妍巧妒索笑薦饗媚極寵厺停心
漢佩悵望巫雨思作黃姑一近織女天漢無舟佇立四
顧四顧佪徨行子失路吾欲還家逝將厺女祕我精神

蛻我思慮山風肅肅有悟無語

滿歌行

長我日少少我日多茫茫百年到者幾何寸名尺利爲
人網羅善畏多憂驅馬則那唯有貧賤其樂無過晨烏
飛盡高枕庭柯清風窈窕白雲嵯峨採芝春麓垂釣秋
波望花躑躅遇林婆娑寒加儆褐雨負輕蓑閒看朝槿
未醉先歌裸葬不嫌肎營其他

蜀道難

棧道窈篠劍閣巑岏熊坐豺嘯長蛇結盤行客墜涕愁
聞啼猿不見蜀天子亦化爲杜鵑

猛虎行

猛虎不過市讒人多入耳猛虎身日老讒人舌日好身
老尚有皮舌好將何爲

山人勸酒

相尋幽巖下白雲滿衣袂草木驗春秋日月紀時歲不
解羲農年安知秦漢世禍福不入懷酒中有眞味借問
山下人如何得長醉

長松標

雖無桃李愛猶然雨露同若逐春榮早抱恨寒風中

碣石篇

洋洋滄海東碣石何峩峩百川作臣妾日月摇光波萬古白潮汐魚龍一何多依然包犧前不識有網羅大哉浮海歎不果亦如何

秦女卷衣

冉冉鮫綃襦一卷九綢繆本得君王意秦宮一夜秋

燉煌樂

漢室玉門關連年罷金鼓自有焉支山何愁學歌舞

涼州樂歌

西風來白嶺秋色落紅泉日馳渥洼馬遊獵何翩妍

戰城南

鼓鬨鬨戰城南白日慘晦風雪寒出入敵陣如飛鳶刀折矢盡留空拳今日報國塗心肝生不封侯爲鬼雄夜夜大哭沙河中不有猛士棄身命那得狐鼠居成功未央殿前昨獻捷誰人舞蹈受歌鐘

結襪子

男兒生不逢知己瞳昏口吃行步跬沐猴跳趯衣文繡空解彎弓那識士今朝蒙君左右盼憐我埋藏衆人裏一時寶劍發精光明日報恩爲君死

董逃行

婉孌二八王孫貂裘錦帶翩妍驄馬蹀躞玉鞭章臺道上遊盤春風多情迴旋 其一 歸來曲閣後園春花千叢藏烟垂柳嬉風倒顛銀塘湛湛月圓移屏開幔捲簾 其二 燕姬趙女呈歡慇情樂方百端大婦敏健柔顔羅敷夫婿雖賢何如兩少文憐 其三 鴛鴦七十二班聰明鸚鵡能言鶯歌蝶舞燕喃秦簫未斷楚絃周郎善顧流連

其四 嘉賓短榻長筵獻酬紛還闌干談士問答便便三寸舌敵萬千六韜五典爛斑 其五 年至三十美髯腰横三尺龍淵烽火忽接甘泉天子聞鼓勃然召見白虎殿前 其六 一言地忽変天擇日授節築壇萬乘親餞國門校尉長驅烏蘭都護直指祁連 其七 五更鼓角鬨鬨日出大旗飛飜先聲不用殺殘蕭蕭萬里寒原馬上賦詩百篇 其八 三十年來守邊戰場一變桑田歲省億萬金錢昨日賜第長安今朝歸老玉關 其九 劍履上朝至尊詔令圖形麒麟分土作誓河山七子喉舌藩垣歸來金

王珊珊其十六十服食求仙八十欲謝人間健步凌厲
崑崙王母贈藥一九騎鶴千載來還其十一歡娛不及
少年功未成今多讒東瀛何路漫漫顏生陋巷無傳誰
不掩涕潺湲其十二

步出夏門行

孟門之險河陵其巔禹鑿砥柱復闢龍門筋力一盡古
廟巑岏蕩蕩康衢鼓腹此間堯舜不出太行路難

帝王所居篇

平平大海百川之歸蕩蕩王都萬民所懷魏誇西河吳

起正對況於王省仁義為塞阿房長城秦氏二世素題
樸角伊祁以帝

報鯉

作書寄神龍好愛河中鯉相隔天與地與君本同體報
書與河鯉時時能念子羅網橫人世餘禍及江水當我
未化時寧不懼觸尾低翼沈淵中欲行且復止孤潔不
樂餌直待雲雷起

于闐採花

吁嗟于闐人採花識花好奈何曾國蘭空伍谷中草馨

香不見掇屈父悲將老

吳趨行

五湖蕩日月萬古空濛濛泰伯讓天下文身投海東奈
何爭尺土匕首出魚中不有延陵子感歎將何窮

胥臺露

高臺一沒無年歲疎柳黃昏蟬嘒嘒當時越女舞秋風
零露溥溥染羅袂

秋歌

涼風散平野百卉多不芳誰謂天地心春華能久長願

言告君子庶幾保爾常馨香不消歇遲暮亦奚傷

齊謳行

洋洋尙功國管晏霸圖尊泰山高萬仞一旦屬陳田稷
下多談士何如魯仲連斯人一去後東海自潺湲

東門行

驅車出東門雨雪何霏霏寄語毋霏霏客子寒無衣車
遲遲顧俳佪我身瘦無力不能耕荷犁採薪養母日暮
薄炊毋聞兒啼分斗粥糜欲不為吏不能已將出門泣
者誰貌纍纍室中妻君欲為吏吏不可為今時重利而

輕非君薄錢刀徒見嘗聞有疑中心悲一毋不能養何
以爲男兒人生各有命阨勉且及時行行且思憂母腹
饑母樂腹饑悲兒不歸

車馬行

長安好車馬雞鳴聲入雲蔑蔑似蒼蠅炎熱自成羣紛
紛趨董偃擭擭逐田蚡誰過翟廷尉那識李將軍

從戎曲

上書不召見作吏羞雷同農圃非吾事杖策遠從戎片
言感知己拔出萬人中敵勢在方寸屈伸若神龍不用

苦爭鬬從容成大功瑣瑣舊儔輩看我賣刀雄笑謝萬
戶侯布衣尋赤松

入關

英雄識運會壯志如鵬翰封侯安足道名等賀蘭山男
兒意願得堪入玉門關班超不投筆兀兀老儒冠

長歌行

西山有鳴鶴高響入青雲兩劍三尺長雌雄猶未分脫
有不平事如何堪贈君尚阻風雲會常恐白髮紛幾人
如尚父八十遇周文

煌煌京洛行

佳氣何蔥蔥來自春陵中昆陽黃鉞猛高邑赤符崇一
時司隸屬萬國舊章同十一長安主四七洛陽宮卜鼎
同召伯營邑似周公鄧侯少杖策寇宰老加封夏門强
項令鞍前雙鑠翁共指將軍樹羣看鮑氏驄君臣麥飯
意故舊客星通鼓車乘駿馬夜燕轉中東崇儒新俎豆
宗周古辟雍靈臺朝色好左个惠風濃洛水收瀍澗庭
實會雲龍諸侯望函谷萬歲祝高嵩不見雲臺將眉髮
自英雄

大牆上蒿行

蒿根托牆上那得成林長下士守高節安能結卿相和
聖且三黜直道久矣喪麋鹿有古情待我南山嶂

牆上難爲趨

爲人欲近帝何不自割勢君欲學倉公何不三折肱君
欲學封侯何不曲如鉤曲中更有曲侯印復不足

吳歌二首

江水西悠悠聞君在上頭遡洄不可到自惜木蘭舟
江水能歸海楚雲亦入吳欲知妾啼落爲聽白門烏

白銅鞮二首

一嘶羣馬躍萬里來長風顧盼峴山頭知我是英雄
渴飲漢西頭漢水爲不流餘波入江去猶載萬人舟

堂上行

月出高堂上廣座列羣英豪人鼓齊瑟壯士奏秦箏寸心一時會慨慷爲羽聲顧盼傾三爵劍舞起縱橫男兒在此世誰能鞲上鷹英雄有運會懷安實敗名奇功不蚤立鶗鴂恐先鳴今日盡歡樂明日東西征別離各努力遲暮豈無成

輕薄篇

生長五陵上少小好絃歌日日章臺道七貴相經過轂馬歸入門後園叢綺羅天子重彈弋我輩功名多初若學魯儒抱恨將如何

逸民唫

躬耕力不足且復隱朝市抱關已無官黽勉宰百里一室免啼饑遑恤折腰恥憂辱不入懷凝然將沒齒許由得聞之庶幾不洗耳

少年時至衰老行

陸離三寸舌十五說侯王寶劍有雌雄出入懷中光遯逅風雲會膂力方剛強從容定大策一舉落欃槍笑謝通侯賞歸臥南山陽擊壤太平世鼓枻入滄浪自古誰無老犬耋奚足傷

采菊篇

采菊復采菊白茅結一束傾心持贈君奈何君不欲早發多儔侶晚成歎孤獨終無桃李顏自媚西山麓

登高臺

憂來天地局乘秋登古臺宮城盡芳草六朝安在哉悲

風振寒原王謝不再來時危行路難壯志且莫哀魯陽一揮戈白日爲徘徊誰道江漢波東流不能迴

送歸曲

送客歸南海爲過素馨田牡丹非不豔安能如子妍宛轉同心縷何處不可憐幸留顏色在江上月嬋娟

城上麻

不肎長平隰托根南城端孤高物所忌秋風多早寒女蘿寄喬木因緣入青天雲中誰不羨本性直如絃

美女篇

秋月照賓瑟彈我長恨端朱顏在天末中路多險艱江
漢曲干迴終歸滄海間願得結相於遲暮亦何歎

應龍篇

應龍潛淵底抱眞如嬰兒若受任公餌何異鯨與鯢一
朝雲雷起膏澤從天垂一舒復一卷世人那得知

幽蘭

芳蘭抱幽姿左右堪擥結奈何空獨守坐使馨香歇

扶風歌

隴山高入雲嗚咽山頭水誰人將此聲吹入寒笳裏浮

雲塞野白日昏猛虎叫嘯長蛇蟠從來壯士悲歌地落
木西風五丈原

長安道

阿房三月盡爲灰未央宮闕鬱崔嵬野中緜蕞初成禮
新豐雞犬亦知歸安車陸賈琴瑟好僻處蕭何第宅開
莫道五陵佳氣盡終南還有綵雲來

悲歌

騏驥權奇志氣超忽思得龍友與之爲匹一受刻羈駑
馬同櫪臨風悲鳴不願飲食卒欲忿之恨無羽翼苦哉
苦哉日月促逼

烏栖曲

白日沈西風起雪飛慈烏挾子聊得一枝雖得一枝毛
羽襁褷悵望羣鳥傍徨無歸

從軍行

馬上藻思雄早入將軍幕風雲一時起摩天有鵰鶚大
將重韜鈐奇功輕衞霍天子坐明堂酬勳五等爵生受
河山誓死畫麒麟閣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玉貌氣崢嶸就我慷慨言知我有不平生
不在豐沛屠狗成功名又不早投筆萬里建旌旟讀書
二十載腹中如列星上策不召見尚不如賈生狹斜好
門巷藹藹多公卿中心不願留驅車歸柴荊妻子饑欲
啼微尚不忍負捨身入末位百憂紛交并錢刀不在手
孰辨渭與涇誓將棄之去白眼無世情不有非熊夢乖
釣老滄溟

獨不見

金井銀牀鹿盧轉上才傾國心相羨英英新月水西頭

半渡雲浮獨不見

江潭怨

千里尋春芳草歇蟏蛸橫天紅日没吳洲楚岸荻花殘
且約江潭待明月

半渡溪

鼓聲沈沈金聲起紅旗欲渡中復止捲地悲風鐵馬嘶
腸斷滔滔五溪水

燕燕于飛

嘱啁咽咽紅襟燕毛羽離離尋故殿南臺芳草起東風

吹入雲中何日見

送遠曲

華堂坎坎夜擊鼓絃急箏高月方午遊子今日萬里行
滿座飛觴淚如雨起坐傾君金屈卮拔劒顧盼爲君舞
西風昨夜吹海濤江漢颯颯飛寒雨男兒手握繁弱弓
誰能鬱鬱老鄉土上客翻爲慷慨聲班馬一嘶紅日曙

對酒歌太平

對酒歌太平對酒歌太平君王質樸過公卿公卿廉潔
官爵平諸邦豪傑作藩屏貴戚不費頻經營各食其祿
無侵陵守令雖貧不戰兢錢刀無力買淸名百姓一日
飲三升

新成安樂宮

長安一日未央起日高黃道平如水晨鐘一聲閶闔開
鏘鏘佩玉鵷行裏聖人殿上鼓瑤琴搖蕩南風幾千里
鶯啼燕語百花香下詔多才宴柏梁安得靑鳥借羽翼
一近龍顏稱玉觴皇帝陛下億萬歲小臣執戟學東方

滌水曲

瀰平岸濶山光蕩江南江北春無量棠舟桂槳木蘭橈

吳歌楚曲參差唱鴛鴦對浴靑燕飛顚倒東風自搖漾
日暮佳人殊未來雲沈月出烟波上

遺所思

千年碧玉同心結關山莫致心煩惱路遙何用贈遺君
一片相思在明月

當欲遊南山行

南山春多蘭芷綠有美一人在空谷風爲車兮雲爲屋
江長漢廣洞庭波欲渡不得憂如何

懐園引

奈何兮君不歸春風逶迤桃李枝曲池之水鯉魚肥山
雉離披兮雄挾雌野鹿鳴麑兮猿夜啼石兮欹谷兮虧
山泉激兮漓澌濯足兮漪漪扃枕白雲兮孤鶴于飛胡
舍此兮栖栖返而返而彼邦之人兮忸怩而喔咿君不
歸兮將待誰

越城曲

畫閣朱欄十二曲翠帳流蘇春獨宿杜宇無端學妾啼
啼罷橫塘芳草綠

西長安行

我所思兮西長安朱樓十二齊雲端露白烏啼夜欲殘
纍纍牛女何闌干梧桐葉落金井寒月滿關塞路漫漫
秦箏不調趙瑟彈一彈中斷知音難

晚棲烏

歸烏翙翙梧桐暮明月流光入窗戶漁陽少婦上高臺
南望瀟湘杳無路羅幃無分理殘機羞織鴛鴦空織素
不及黃姑西隔河織女年年一回渡

秋風

白雲遲遲隔中渚有美人兮無處所寂寞西風又一度
梧桐一聲泉芳暮

霹靂引

百里迫仄電橫雨塞樹木冥晦日月愁黑虎嘷夔跳山
鬼隻立白波成山長鯨怒翼蛇敢龍鬬龍志未得

當事君行

桃李芳菲三月青松不爭榮百舌東風嬿婉鳳鳥不齊
鳴時危始辨忠直何如當太平拙者十年不調巧宦一
朝成

短歌行

黃唐遠矣世橫網羅猛虎伏道短狐射波人生此間憂
患實多今日無事進酒新歌卑位代耕無歎蹉跎八尺
之蔭可以婆娑多營召愁白髮奈何

升天行

西有隴棧北有太行南有五溪東有滄溟人處其中習
以爲情五嶽日薄至人不生欲騎青龍遊于九蒼此邦
之氣鼎羲如黃雖有金玉不作殃祥流眄八極下視三
光千秋萬歲其樂未央

劉生

白馬帶吳鈎翩翩本姓劉朱家憐季布劇孟動條侯月出橫寞楊花開結治遊狹斜那肯住大道起紅樓

登山曲

欲歸不可得聊且登高岡邂逅雙鷓鴣啼我淚茫茫我家白雲麓春多芳草長此時木綿開丹霞薇山陽年年海燕來作巢文杏梁戰場已兩載安知存與亡

汎水曲

汎舟秦淮口徘徊臨大江大江何蕩蕩中有神龍藏高風激萬里白浪如雷鳴赤日海潮上洪濤來廣陵鯨鯉

盡辟易白雲上穹蒼惜哉我舟小欲濟苦無梁

御東西門行

王粲已依劉登樓且悲歎庾信亦開府惻惻哀江南況余在羈旅離亂復艱難知己信難遇誰肯相爲歡金陵春三月燕來鴈亦還鴈書不可得燕語空喃喃此身將飛蓬泥路抑雲中

門有萬里客

何客急叩門本是故鄉里百日烽火中崎嶇歷荆杞愁愁問室廬密密語城市憐我失路人縱橫無一是別時

君少年倏已成壯齒不須問明鏡吾老可知矣

思歸引

公家不萬里那識百憂起公家不千日那識思儔匹公家不憔悴那識心如醉公家不離亂那識肝腸斷

同聲歌

好鳥鳴芳園倡予和者女足跡半天下寸心誰與語三年阻離亂萬里作羈旅白雲滿故山能不思儔侶

苦熱行

百粤最炎蒸夜半汗如雨居人已不歡況乃在軍旅漢

文下璽書南海作王土惆悵馬伏波艱難立銅柱

悲哉行

平望極千里春風滿江介百水溢大川草木何蓊蔚好鳥啼高桑雙飛入雲喬萬物盡欣榮吾生獨憔悴羈旅已五年憂患過一世關山尚烽火何日雙收淚

南征曲

淚滴湘江水憑君向北流奈何東入海不得到幽州

邊城思

夜夜戰城南不得悲別離負御河梁語叮嚀長相思

淸楚引

楓林颯沓寒飈起鴻鴈淒淒渡江水高臺獨上慘不歡
望斷南雲幾千里男兒失志不可道羈旅多憂令人老
懷中寶劍有雌雄年年憔悴同秋草

龍邱引

白雲離離川漠漠好鳥終朝戀長薄幾度佳期未得歸
沅芷湘蘭自零落

驚靁歌

靁逢逢兮電㕸㕸山風哮呦夜雨急龍鼉失窟白波立

烏痛母兮鴻索匹

懷歸謠

受小官兮辭故鄉志不得兮家逢殃臨江漢兮渡無梁
南風雄兮多慨慷

鳴鴈行

征鴻半渡江臯夜飛飛避雪羅浮下嘹嘹高響入青雲
湖山萬里誰彈射南海孤蓬逐北飛三年烽火淚沾衣
不知來歲蒹葭落江漢悠悠歸未歸

望城行

白雲山下五羊城三江之水連潮平甲第紅樓映朝日
綺衢三月盡啼鶯南溟本是鯤鵬窟胡爲鯨鱷來相奪
楊僕樓船十萬師陸賈書生三寸舌

憂耳唫

樹上女蘿牆上草根孤力弱難長好邪堪羈旅復亂離
更有秋風使人老

共戲樂

隴頭流水空悲咽無復行人眼中血
三峽猿啼朝入暮不見斷腸在六路

五溪之水武溪深年年羈客不沾襟
當樽鼓缶太平時白頭不識生别離

吳楚歌

妾在吳兮君在楚採蓮花兮何處所兩相思兮唫白紵
寄妾淚兮臨江渚水不西流奈何許

江上汎歌

汎千里兮明月多秋風生兮水曾波望美人兮天末獨
鼓枻兮長歌

思公子

鳳凰臺上生秋風歸烏啞啞金井桐可憐明月當三五
誰能獨坐繡屏東

春江行

珠簾半捲濤波上怨妾樓中千里望夫君莫憶舊時容
江南多少桃花淚

隴西行

黃河遠出青山裏長城隱隱連雲起誰人城裏吹寒笳
年年東望隴頭水隴頭之水不堪聞征馬長嘶悲失羣
更有臯蘭今夜月令人腸斷霍將軍

濟黃河

洪波日夜急天地為不寬白日似蕭條北風悲且寒中
流起商聲歌我行路難河清不可得倚劍望雲端

江上曲

新草如烟波泚泚江南江北春千里螮蝀橫山起晚風
吳歌楚曲悲公子

王孫遊

山南山北百花發朝朝杜宇啼新血惆悵佳期不見歸
一年幾許春三月

雨雪

雨雪慘慘迷山谿萬里骸骨空中啼征馬聞之起長嘶
刀斗乍斷角聲低烽火忽在前峰西

寒苦謠

北風橫天夜雪急瓦飛木落冰山立羣烏挾子欲何棲
茫茫江漢蛟龍蟄

長夜謠

鵾雞鼓翼秋氣寒雲沈漢落宿于關山阻絕行路難
壯志不得空長歎

度關山

丈夫窮臥草澤中陰符滿腹如聾時來時來只自笑
拔劍起舞辭蒿蓬張良韓滅終歸漢馬援西遊還向東
關山險阻誰不憚欲與天地成奇功北風吹雪滿關山
饑虎尚吼深崖間古來英雄亦如此隱忍莫歎行路難

短簫

朱脣半蹙玉指急娥英夜半瀟湘泣壯士能為慷慨聲
懷中雙劍雌雄立

羈謠

北風颯颯吹江滸酒闌拔劍爲君舞鵰鶚摩天離下土
何代英雄不覊旅

武溪深

武溪之水何潺湲欲渡不得傷心魂茫茫烽火幾時斷
朝朝暮暮空啼猿

飛塵篇

雞喔喔啼鶯鶯涇水忽清渭水濁一旦飛塵蔽華嶽

城上烏

白門烏城上呼呼呼不成語聲悲思儔侶六朝楊柳今

何處落日西風下禾黍美人遲暮何許

楚妃曲

洞庭葉落波聲湧楚王日出遊雲夢千乘齊驅過疾雷
旃旌騷殺空光動野火連山高入雲熊羆躑躅中黃勇
一聲鳴鏑落駿驥毛羽爲陵血作池弭節收羅且容與
燕姬趙女起歌吹復上龍舟張羽蓋蕩漾微風獻水嬉
黃陵廟前數軍實割鮮野宴紛炰炙烽烟一起酒車傾
君王大笑輕六國後宮爭上萬年觴窈窕樊姬獨不食

南征閨怨

一片梧桐葉三年離別心誰家涼月下更奏武溪深

春怨

三年五嶺戍夢裏總無津江南幾千里盡是斷腸春

雲歌

浮雲鬱鬱潢汙自出牽儔連匹升天何疾不見須臾蔽
白日

芳林篇

花林婀娜春千里吳國佳人楚子江南江北兩相思
歎息芳華逐流水

聽鳴蟬篇

聽鳴蟬楊柳晚風前流連勝[illegible]幽咽過春鴨幾聲斜
日裏秋氣滿林泉不因飲露懷孤潔那得流聲類管絃
青樓少婦清歌發三度西風怨離別朝朝粧鏡起秋塵
夜夜歌屏掩明月半倚欄干試一聽桃花亂墜巾中血
更有長門宮裏人曲池顧影兩眉顰彩蟾二八難長滿
青陽九十不重春借此哀音裁妙曲斜抱雲和奏幾巡
漢家皇帝感新聲延年女弟最傾城君恩未滿紅顏盡
帳前燭影午分明玉階寂寞虛房冷悲歌落葉難爲情

多少英雄困羈旅不遇知音誰與語雙劍雌雄悲自鳴
三年烽火家何處蕭條古○斷腸聲江漢悠悠淚如雨
豐沛功名不可當一時豪傑盡南陽釋之十年不得調
顏駟三朝尚作郎寒林一響清霜急明鏡今朝白髮長
休歎息羅浮側巖可棲力可食蝴蝶夙同遊長沮舊相
識一鳴御炎暉再鳴催婦織三鳴月照秋山色

遠遊篇

短狐巧射鵾鷄怒欲向汾溟尋○心渡建德城池今已非
三日五日生毛羽七日九日至○○閶闔無人焉若平路
開心稽首告后帝若我不以貧賤○君仙謂我身羈孤
居以瓊樓妻玉女明○嬴蕭史○楚嬿婉娥眉不知妒
凡躬奮發報知己聚斂和風散靈雨碧桃花○宴帝庭
閒說人間恨千古當年楚國有三閭終日問天天不語

驄馬

隋家有馬獅子驄其初來自大宛國昂昂神氣深自負
不向庸夫受羈絡殿前鷙猛裴郎將鞭韃不用馴身躍
馬乃甘心服鏤○朝發長安暮至洛義寧之亂遂散失
世無識者遭零落太宗憐才及於馬紫宮傳敕懇勤索

得之朝邑百姓家遵○然憔悴容寂寞一見太宗爲悲泣
濯龍十驥同恩澤此後復○○尋側得從鑾輿出長樂
是日行過新豐市西望長嘶幾騰躑龍顏大喜賜鐘乳
叱○○駒騎○辟易生有五子亦千里兩朝顧盼皆伯樂
天生英雄自有用莫歎亂離愁落魄

九谷集卷之二

詩

國朝 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越會吟

酒酣拔劍舞因歌越會唫天地有終始須臾成古今想在三王時依然葛天民秦皇作郡縣尉佗復稱臣漢文恩德深生息日以繁詩書比周魯冠帶侔中原南海多洪波有時能不揚去天九萬里大鵬起翺翔明珠有至性倏去時復還秀色從東來縹緲羅浮山佳氣起靈洲

萬古長鴻濛扶胥紅日出貢舶盡朝宗皇城數百雉煙火如長雲第宅何潤闊桑麻亘披蓁士女都且閑山水何便姸閭閻尚節氣朝宁資忠賢百川盡朝宗越江獨南流一朝城市上白骨成山邱

過故里

行行過故里迷煩無所之高臺盡荊杞破瓦湮清池城頭畫角動秋至色慘悽哀風吹枯楊疑聞舊笙篪白日欲西沈鬼火熠已微髑髏無長者魂向誰家歸狐貍顧我笑蒼鴟愁我啼百年就華屋流竄將何栖棄置勿復陳四壁何足私不見亦周道長歌悲黍離

入學日口占

二八童心壯時時有不平未能投筆去翻作魯諸生

老翁

維舟夜月白行行入荒村村前有古廟殘燈影焞焞東隣一老翁臥草啼悲酸近前呼其魂舌在猶能言家本西城住先代有恒輪郭田三百畝五子有九孫城陷同日死不幸老身存我業他人居我田作營田尚索租稅在無食那得錢縣官書里正呼我來縣門不敢辭撲笞

寒凍皮肉乾縣官聽我言揮涕放我還百恨且勿陳兩日無一餐提攜過井市酤酒進盤飧

吳宮曲

西施沈醉月初東戲舞欹頹玉檻中正得吳王笑顛倒西風吹葉下梧宮

陳宮曲

臨春閣上暮栖鴉陳主多情宴百花一曲後庭歌未斷金塘楊柳月西斜

隋宮曲

三山明月上樓臺馬上清歌去不回浪說楊花零落盡
銀塘春早芰荷開

長生殿曲

生死誓結舊精魂牛女河邊枉淚痕更笑漢皇情薄甚
昭陽空奉百年恩

新苗

冉冉春方入夭夭青未成光風吹淺浪靈雨滴無聲亂
世賢豪意東皐婦子情初心人盡識不與草同生

歌

天地攻吾性窮通各有音大都花月恨半是別離心何
意流清管無端入綺琴曲終情不斷肅肅夜風森

舞

絲張管復陳冉冉動芳塵綺步全申意羅裙盡化神腰
容無定態眸色有專人歷亂香風起庭花樹樹春

高絙

雙娥同結束齊上綺繩中對舞容交媚相逢步各工倒
絓弓鞋月翻卷柳腰風誰能擥羅韈莫便使凌空

擬古二首

終古何茫茫陰陽自遷變往者徒爾聞來者弗復見此
生秪須臾不値陶唐禪倣盧窮巷中饔飱頼將半北風
慘淒淒平野飛寒霰豈曰苦無衣所懷在朝晛川水倒
西流滔滔何日轉此曲難遽終知音淚如綫

大火忽流西陰風起林泉繁星何熠熠寒月正中天對
此私惆悵徙倚步西軒含情向誰訴歷歷託哀絃一曲
生離別再彈悲逝川鵾雞發高鳴孤鴻爲迴旋伯牙一
去後此調寂無傳知音難再得已矣復何言

感甄

塘上歌殘無復春那知一枕不生塵香魂若逐東風散
誰使陳王賦洛神

秦吉了

東家春色深牆度碧桃陰枝頭秦吉了學得阿誰音

釵

波斯間木雜青翠亂金丹春色隨雙燕雲英傍九鸞輕
敲歌拍脆斜嚲鬢蟬寒更有同心字敎人細細看

步搖

高結同心髻珠翹在上頭九華浮玉井八爵舞丹邱蝶

栖終不定蜂戲亦無由錯訝芳英落金蓮步步留

條脫

纏綿羅袖裏七寶共維持滿月能無缺連環誓不離揷釵隨腕露攀柳被誰窺那是分明處臨臺割臂時

鏡

寶鏡涵花枝佳人花下窺怪誰爭國色翻自妒蛾眉顰笑相爲媚神儀各得師秪嫌能照膽小怯被人知

南海神廟

南極滙朝宗龍宮肅清閟不知何代樹萬古搖蒼翠俎

豆非時製鏞鼓多靈異皆除老苦蘇古牆垂薜荔舊碣半磨滅文字難盡識門前立司空風雨生鄉淚祝融屬時令百王崇祀事精誠寄玉冊神犧走官吏和風歲一吹靈雨或時至猶恨三代禮遺籍獨未備我來泊扶胥中夜搖夢寐長鯨正橫行蜩像時相戲紅日曜扶桐萬怪不敢視須臾揚洪波烟霾暗天裔寒風吹海雲蛟螭半顚墜越裳阻長濤神山盡虧蔽浩歌時一問無乃神靈意

吳元躍過訪 吳年十三同舉於鄉

昨日鹿鳴宴光輝總屬君問年纔舞勺知我數論文蜀酒因人好名香待月焚吾曹誰不畏尼父懼無聞

端州

翠華已零落客子來淸秋日夜西江思潺湲故國愁水盈孤峒汎 石峒水漲 屹立如浮雲下七星流 七星巖名 忽覺城樓暮寒笳吹不休

上公車

非上治安書栖栖別草廬高堂五十外荒產亂離餘市筑今何在金臺已作墟有行猶未到先欲歎歸與

峽山 在清遠

湞江千里瀉到此益奔突石勢欲飛渡對岸相嵂屼雲水搖空光不倚日與月孤猿抱危枝倒影波裏沒兩壁絶人徑孤磬何處發日夜靈風聚萬籟從未歇頓覺天地殊耳目生恍惚淸悟失語言一身自如兀

張文獻祠 在梅嶺

宰相開南國文章在日中臨朝問風度幸蜀憶精忠古廟烟霞合高峯道路通 公開梅嶺 應知遺像內金鑑照丹衷

梅嶺

突兀楚山收初含萬象幽翠微開粤路文物在南州仙
去空壇古猿歸曲洞秋迴看濱海上風起大鵬遊

十八灘

十八灘中石參差如劍戟客從灩澦來至此還太息

泊廬陵懷文忠烈

嘆息文丞相黃冠不見還有情章貢水今日更潺湲

泊南昌二首

自晒風塵面清江映無色縱教遇梅尉何由得相識
西山多晚翠一半落東湖為憇徐孺子欲往重踟躕

鄱陽湖中作

中宵風落始維舟夜色朗光萬象幽彭蠡空濛搖日月
匡廬蕭瑟亂春秋千峯雲上時能見九派東來半不流
灩灩微波青翠遠邪知人外有滄洲

泊金陵

六朝江水碧濛濛三百年中霸業雄不見新亭垂淚者
蕭蕭禾黍盡秋風

徐君冢

當時冢前樹寶劍值千金劍樹俱零落空懸季子心

濠梁

不見古時水今魚異昔魚莊周寧是我爾樂也何如

鍾離懷古

蓼國茫茫歲月空長淮幽咽自西東塗山不見諸侯會
淝水猶成一戰功雲母石殘悲白日都梁香落怨西風
（鍾離有雲母都梁二山）蕭條垓下誰能過漢代河山已夢中

廉頗冢（在壽春）

拓地知多少疇功只尉文（趙封邑）仍無七尺地堪表信平
君

虞姬墓

楚王無意定三秦垓下紅顏自殺身莫恨江東無赤帝
漢家猶有戚夫人

沛豐

枌榆起大風屠狗盡英雄一時雞與犬亦得入新豐

張良墓

家散千金歸漢王舌存三寸拜留封椎秦不意逢黃石
辟穀翻難遇赤松

范增墓

赤帝安能殺私心亦可哀果然白楊樹豐沛大風來

燕子樓

淚痕不到地春草綠菲菲秪有經過燕不忍作雙飛

甯戚冢

飯牛凡幾日相國許多時貴賤都成夢商歌徒爾爲

穀城山

長跪問黃石君心更何如圯橋一去後不肯再傳書

三歸臺

一朝無管氏北海日滔滔幾人成霸業莫厭此臺高

鮑叔牙墓

不待桓公霸先知管仲心斯人一去後交道盡黃金

易水

壯士一高歌商聲慘不和悲風畱易水千古自寒波

樓桑村 漢昭烈帝故居

割據羣奸起巴西幸有君赤符延四百火德尚三分古月當年樹荒村落日雲笳吹連涿水惆悵不堪聞

燕臺懷古

獨來此地聽悲歌寂寞淒風奈若何平野雪深迷督亢大寒冰合渡滹沱齊城有恨金臺草燕市無人易水波一自漁陽成郡縣年年邊塞鼓鼙多

倡樓曲八首

寶帶貂裘妓少年當樓下馬脫龍淵昨宵烽火甘泉急繡被壚頭莫醉眠

不憐閨閣蕙蘭香只種桃花向路傍愛妾日看千萬騎分明世上不如郎

水滿天津三月時紅裙翠袖拂花枝子都邀我同車去愁殺懷春嬌女兒

繡戶紗窗楊柳斜芙蓉解發並頭花鳳凰寶帳鴛鴦褥誰信儂家即宋家

有意無心一片雲綺巾羅袖九華裙腰肢泛爲他人舞只有青眸奉使君

公子鳴珂驕踏花相逢相顧玉鈎斜乍驚芍藥無顏色故駐垂楊問妾家

博山爐火九微燈玉卺同心酒百升共醉不醒君莫恨千年松柏屬西陵

特起高樓爲妾軀不嫌茵舊出泥塗漢家亦有風流帝

一旦臨軒冊子夫

安定侯閨人曲

少年夫婿拜侯封朝退春光繞玉容綺閣昨傳宮髻早錦帷新賜御香濃日高雲影連三殿月上簫聲入九重不待黃鶯相喚起催粧全借景陽鐘

執金吾閨人曲

朱門蘭錡夾高梧五日來歸美且都鏡裏春風搖並蔕帳前新月繞流蘇鴛鴦有意迎桃葉鸚鵡同心喚絳珠不信上頭夫婿好漢家皇帝願金吾

羽林騎閨人曲

英英二十羽林郎夜夜調絲入洞房早就蘭燈描御月曉隨天子獵長楊驂驔冀馬千金價的爍吳鈎七寶裝莫信焉支顏色好春光無意到燉煌

少年曲七首

下馬壚頭日已昏貂裘不惜換青樽酒酣笑謝胡姬去夜入邯鄲爲報恩

葡萄美酒膾嘉魚千里烽烟報羽書一醉各尋邊塞去不須臨別問家居

白馬金鞍共一身朝遊三晉暮遊秦留將匕首酬知己且置樽前睚眦人

紫騮爭風不動塵一時看遍五都春當壚小婦俱相識縱是無錢有主人

當年相識灞陵橋寶劍分攜約久要千載重逢疏勒外一貧一貴各橫腰

射虎西山晚莫旋且歸平樂醉春筵燕歌趙舞宜歡盡醻爾秋金七寶鞭

落日秋原獨射鵰東來白馬笑相招各通名姓揮鞭去目斷飛塵度渭橋

下第南歸寄別京中遊好

年似終軍抱奇志萬里擔簦求一試自知不是棄繻時取舍區區在文字人生貧賤何足惡詩書射獵年華度寄謝幽并俠少年南海方元出關去

沛豐懷古

荒烟寒草水濛濛白帝身分在此中天子酣歌辭故老太公屠販入新豐日高芒碭疑眞氣秋起枌榆想大風更使行人頻駐馬滕橫雙劍認雌雄

盧江周瑜墓

千秋來夢寐公瑾髮眉眞頻夢周郎智畧伸知己風流各美人孤墳疑處所一在宿松芳草各青春欲托絲桐響知音尚有神

京中行樂曲

太液光波搖鳳闕西山晴雪暎虹霞玉簫待月過平樂金管隨春繞狹斜艷馬競嘶紅陌草嬌鶯齊囀帝城花紛紛田竇今朝事獨擁胡姬醉酒家

金陵行樂曲

六代風流自不同白門烟日綺羅叢半天江色樓臺上十里桃花井市中絲管每隨淮水月翠微不斷孝陵東紅衢夜夜千燈滿公子初酣上玉驄

蘇州行樂曲

蘇臺春思正遲遲無數蘭舟逐水嬉綺曲競從鶯裏轉清吹齊向月中移桃花水日千溪色楊柳波風十里枝日日紅粧相結伴靈巖山上弔西施

揚州行樂曲

邗溝一夜轉青蘋草色幽幽柳色新曲岸紗窓搖晚日隔江羅襪起香塵花堤蛺蝶能留客月舫歌吹觧泥人二十四橋何處是滿城春色總迷津

杭州行樂曲

六橋烟景上湖亭澹日平波總渺冥紅粉春朝臨水暎嬌歌秋月隔荷聽潮頭百尺來滄海鷲嶺千重出翠屏欲識少年肝膽地西陵松柏到今青

廣州行樂曲

碧樹朱樓大海濱扶胥初日暎芳塵梅花爭放迎長至翠鳥羣飛應立春雨後村庄紅豆熟月中環佩素馨新

博山爐火家家煖同是沈香國裏人

送客之燕

英雄未得志不惜遠行遊一曲狂歌去悠悠江水流雒鳴催客思劍舞散春愁歎息金臺上蕭條成古邱

從軍曲 時有定越之兵作從軍曲七首

似雪梅花落鐵衣春風橋上柳還稀西城日没三聲角一夜征鴻盡北飛

縱教都護及春還零雨霏霏過萬山莫把落花調鐵笛長河千里是梅關

何處寒笳起晚烽琵琶洲下水淙淙萬里征人鄉淚盡
不堪猶對鷓鴣峯
移營江浦綠楊叢枝拂紅旌盡向東長笛那知不堪折
越王臺上又西風
寒風颯颯雨冥冥鐵馬長嘶不可聽只道隴頭悲咽甚
那知洋水有零丁
木落風高秋水湲長鯨吹浪月明閒不見三瀧人墮淚
空教橫笛怨關山
紅旗晚過石門山漢代樓船任此間十萬征人歸未盡

至今流水爲潺湲

蓮

蓮葉亂花香聞名已斷腸呈歌皆豔曲結伴盡紅粧戲
作同心蒂重胎並子房依然不相語惆悵水中央

蘭

一草闕天意馨香尙在余臨風欲相贈君子顧何如堪
結春光佩能飄明月裾過時如不掇尼父爲停車

芭蕉

自媚在凄清寥寥畫不成欣風舞愁影春雨滴秋聲花
發無專候冉苞獨久榮爲題新句滿敎汝不勝情

素馨

的的百花閒芳心媚且閑低帷穿比翼盤髻作連環淡
色同明月嬌香上玉顔東風無限恨去去亦知還

菊

羣英盡搖落籬菊一朝新豈敢凌霜雪無因托豔辰孤
芳誰肯伴晚節自爲春無復繁華意吾生本有眞

老少年 一名雁來紅

鴻雁五更聲朝叢吐絳英晚成見天意長發到春情後

菊難爲節開梅不讓榮想當師尙父笑贈爾嘉名

蝶

采采不如意東風空滿懷異香何處也非誤上花釵

柳色桃花水歌

春溪窈窕春水生空光搖蕩柳青青青照水春無已
桃花昨夜吐芳情柳意桃情相掩映綠水無心亦難靜
舞蝶迷時更欲低鶯囀花梢頻弄影可憐此日斷腸時
思婦樓中不忍窺幾片殘紅飛不去今朝堤上拂長絲
花落花開誰得似歎息容華逐流水更將秋淚寄漣漪

澹淡東流何日止游絲宛轉晩風多曲水蒼蒼漾錦波
儘教春夢愁難盡泛泛鴛鴦奈若何

秋風明月樓歌

梧桐枝起一聲秋澄湖南畔月華浮不知何故高樓上
齊捲珠簾各上鈎寒蛩罷響清蛩歇瑶笙錦瑟參差發
分明有意激清商蟾兔寥寥爲誰缺今年不見去年秋
明年又夢今年月明月年年照恨人秋風自古多離別
初起青樓十二重綵鸞金爵玉盤龍蘭蕙香多飄不去
水晶屏掩照還空自從秋冷鴛鴦幔夜夜樓頭望河漢

顧影誰憐玉筋明寒雲吹散悲砧斷悲砧斷處獨徘徊
心隨明月入君懷憑君數弄西風笛賤妾高樓夜夜開

佳人試舞衣歌

君有興雲作雨之寶絲織成鴛鴦裁舞衣合歡綵縷同
心帶正妾蘭閨十五時垂楊日日東風度腰手聰明自
能舞君恩君愛與衣新不增不減宜青春微軀量度生
慚媿小步横眸荅君意綺袖繽紛引落紅明月華鐙香
滿地不愛桃花愛桃葉百歲憑君可憐妾巫雲非戀掌
中嬌幅幅裙裾化蝴蝶

佳人歌半曲歌

海棠半吐朱櫻吸嬌鶯怯囀花間澀流聲引笑散笙簫
春風吹斷回眸入高堂讌罷歸金屋明月重光掩華燭
知音不貴貴知心低帷解佩爲君續

酌酒上春時歌

春草稱春柳黃春花孕春鶯藏感春人斷春腸約春期
褰春裳春酒初釃春未央

歌舞留上客歌

少小共城郭一在阡南一阡北時時騎竹馬相娛樂稍

長有家室各營作一月幾回見顏色今日歡會相將努
力傾金爵我有燕姬趙女斷腸歌曲紅巾錯落明月徘
徊花照灼脫君車解金絡殷勤迭醻酢今日不盡歡明
日又離隔人生幾何頭易白

梧桐金井月歌

桐葉昨夜夢中脫鴉影孤淒桔槔孑獨坐銀牀玉簫發
颯沓西風蟾兔缺零露團團明可掇心似轆轤轉難歇
君是朦朧井中月暫時一照又離別

美女薄啼痕歌

海棠一枝斜宿雨愁殺東風黯無語憹憹蒻蒻巫山曙
行雲半散歸何去

素馨合歡帳歌

穿成比翼同心結綴以流蘇共明月中有如花同夢者
無奈香何化雙蝶

七十二鴛鴦歌

鴛鴦顧影銀塘浴合歡枝下交加宿丈人五日方休沐
秦箏楚舞邯鄲曲殷勤比翼調金屋羅列雙雙三十六
與衆歡娛不爲獨

古意

白馬何翩翩不食家園草爲愛踏春花朝暮章臺道章
臺大路傍人情重珍寶珍寶會有窮相親不相好曉風
吹高樓南陌啼鶯早草青能幾何憂深顏易老

葵

向日不知倦微生本有心因之能衛足憂患意彌深

虞美人草

風前薄命草垓下斷腸人近來顏色好不見漢宮春

送燕

不爲逢秋社何因見汝心多情留綺語有恨顧紅襟異
體能無別懷恩不在深門前紅豆樹春到早相尋

秋社徂矣燕不果行

秋風莫相怪匪我故愆期難得逢恩寵誰能輕別離寒
涼應漸甚儔侶已先時獨此慊慊意徘徊空自知

詠史

已過金吾願臨軒冊麗華憑誰憐故劍零落匣中花

斑竹

何處覓娥英空留無限情朝朝懸宿雨夜夜作秋聲嗚

洒非吾土瀟湘寄此生誰分幾竿去種種杞梁城

孀婦歎

人命以娛情情枯命亦輕卷施何故也心盡尙能生

恨

十載新婚別相思夜夜春可憐攜手日秋入夢中人

懶起

每憑幽夢接黃羲無那朝林叫子規縱起看春亦常事
更爲蝴蝶繞花枝

尋隱者二首

新苗習習柳深深綺陌參差日漸陰隔水樵夫指前路
翠微繞盡一花林
行盡春山水又歧兩溪桑柘自成籬數聲雞犬分明近
青翠叢深路不知

社日懷燕

布穀啼新雨流鶯弄落梅如何江上燕社日未知來春
滿雲屏掩花光寶鏡開幾時簾幙下細語共徘徊

海珠有感

寶石何年江上浮江風江月共悠悠趙王臺榭劉王苑

無限春華逐水流

花渡頭送客歸錢塘

醉別春風花渡頭西湖歸去採蓮舟此地素馨明月夜
相思江水兩悠悠

四時宮怨四首

重門深掩度年光落盡桃花草漸長紅袖春風何處去
日隨歌舞在平陽
黃梅驟雨隔香車楊柳無風引翠華誰教芙蓉如妾夢
無人猶發並頭花

淚滴銀牀墜碧桐烏啼宮柳盡西風獨將紈扇殷勤弄
曾侍君王舞袖中
臺烏風落錦氍毹宮井冰生金轆轤莫訝寒多無路散
照陽香繞博山爐

伍子胥

伍員被怨毒存軀爲父兄蘆中呼渡急所畏非死生浩
浩楚江流匹夫怒難成漁父哀歌起深知窮士情笑謝
千金劍還君報不平

戚姬

戚姬作楚舞高皇爲楚歌楚歌和楚舞惝惻涕滂沱英

雄審大計私恨常苦多且盡今日歡恩愛能幾何

蜃

安知氣成幻天地不爲眞宮市疑歸海雕樓似姓秦縹
緲來蓬島虛無出鬼神雖空誰不羨儵忽感何人

蟬

自謂何功德人間敢素餐薄叨無主露甘受一枝寒感
候延秋入流聲和瑟彈飄然留蛻去猶寵侍臣冠

螢

不得作星精翻從腐草生秖將能自照聊以別宵征在
雨終難滅逢金不與爭倘教依日月何惜晦微明

蟋蟀

喞喞上西堂孤淒夜未央無心催懶織有意激清商幽
國方嗟婦唐人巳太康俱非離別者那識怨思長

青槐綠楊道歌

羊城大道晝陰陰楊花槐色蕩春心枝枝燕子調新語
樹樹黃鸝弄好音黃鸝燕子歸何處對門居住盧家女
盧家女兒年十六日日看春看不足槐枝簇簇柳枝低

無情有意縈金屋金屋留春可奈何佳人樹下日娑娑
偶聞玉管三聲恨誰聽雲屏半曲歌一枝柳變黃金色
欲託艮媒媒不得試將幽思寄芳槐吹斷東風月寥寂
徘徊明月忽西斜槐隨柳影戀西家不見道傍腸斷處
畫樓人靜掩窗紗

西濠采桑女歌

五羊城西濠水平濠邊桑樹搖春情佳人結伴薄粧束
行過南橋兩三曲一聲笑語春風起吹亂羅裙綠波裏
千鶯有意作嬌啼百花無色低香蕊柔荑婉婉引相親
選翠攜芳裙帶新釵頭玉燕知調笑牽枝飛過海棠春
蠶饑相約且歸去遙望紅樓在何處路傍年少任躊躇
可憐不似使君愚

羊城花渡頭歌

花渡頭秋波桂楫木蘭舟紅粧障日影悠悠悠悠一水
不可即誰不憐花似顏色釵頭玉燕亦多情不愛明珠
愛素馨君不見賣花女兒錢滿袖香風齊入五羊城

二月流花橋歌

橋邊昨日鶯亂啼桃花無主飛東西二西一東何處止

夙恨殘香逐流水劉王不感趙王臺芳春園內百花開
素馨夜繞同心髻茉莉宵浮長命杯紅粉憑欄看比目
顧影鴛鴦相對浴只恨無因致牡丹那知天意多翻覆
秋去春來水自流兩岸青青草色幽又向橋南作王府
移花種上越山頭

越王臺懷古

南下樓船罷翠華漢時明月照啼鴉莫悵路傍芳草色
柏梁三月自飛花

昌華苑懷古

扶胥新月上珠樓茉莉香風起越謳一曲未殘金管斷
行人仍道荔支洲

秀華園懷古

當日花朝催曉粧倚欄愁憶牡丹香半塘日落東風起
一樹桃花斷客腸

芳春園懷古

沈香亭閣盡佳人花下淸歌月下顰今日野橋靑草色
不知南漢舊時春

嘯

不知歌與曲隨性自爲音盡是睢于意全無絲竹心蟬
風飄夕響猿樹隱秋陰一夜湖山上蕭蕭落木森

笑

恨意何期斷芳心不敢陳嫣然天上落桃李失靑春雜
語嬌難畫兼眸媚入神魂搖方欲辨倏忽現微嗔

顰

何故傾人國朝朝顰不休情深虛作恨歡極戲含愁眸
低新日障眉蹙遠山秋誰言天子貴買笑總無由

秋月聞琴

寂寞寒空起素琴疎星斜漢倏蕭森幽溪半夜潺湲水
孤鶴一聲離別心花影飄飄隨上下桐陰冉冉共浮沈
憑誰爲寫三秋意欲訴姮娥不可尋

滕王閣 亂後重建

千年好事者高閣復透迤一檻西山月依然帝子時樓
臺亦多少荆杞倏參差總爲文章地伊人在水湄

泊金陵

長江風起鬬龍蛇千里天池亦帝家五馬渡頭無限恨
不堪重聽後庭花

泊京口

白日菰海門悲風捲寒笛古來用武地霸圖遂蕭索北
固蒼崖深洪波怒崩坼長鯨志氣横蛟龍失窟宅寶劍
中夜鳴哀歌念疇昔縱使有周瑜何處尋孫策

金山

靑翠影悠悠波聲入磬幽潮高孤島泛雲駛一峯流海
月兼江色吳山接楚秋那堪京口笛吹動半生愁

大梁懷古

公子横行在一時女流亦解報恩私邯鄲獨折孤秦氣

函谷頻連六國師屠市草長無客到夷門秋老令人悲
徘徊總爲英雄地白日蕭條博浪椎

豫讓橋

一劍橫橋側平生國士恩邯鄲爲郡後流水減潺湲

樂毅墓 在邯鄲

昭王聞買骨築館拜名賢可憐舊賓客身死不歸燕

叢臺

苕榮婀娜上嫈姍斜抱瑤琴倚檻彈此日武靈還似夢
中山春色入邯鄲

草昧君臣意倉皇一飯間眞憐刲股者留恨滿綿山

麥飯亭

高漸離故居

抱筑西秦去燕丹事總非易水寒風急蕭蕭不忍歸

黃金臺

天上出神州聊存古一邱昭王無處所寒草自春秋臣
妾齊秦遍風雲命數投何勞鄒樂輩辛苦霸王謀

射獵西山頭歌

君家何處在幽薊日日帝京裘馬地西山鳥疾狐兔驕
白羽橫腰鷹在臂今時不用信陵君高堂誰復客紛紛
四海爲家烽火靜九邊無地樹功勳一揚一抑皆由命
從此洛陽無劇孟今年射獵復明年不向酒壚道名姓

三春帝京道歌

九重昨夜春光散紫陌紅衢齊爛漫滿城雲雨戀花叢
高樓簫管飄天半玉佩千官早下朝淸波搖錦御溝橋
流出百花猶帶笑夙恨殘香未忍銷金吾夫壻千騎歸
路傍桃李有光輝小婦南頭採桑去相逢相望紫騮嘶
駸駸幽并俠少年五陵衣馬最便姸春早聽鶯南海子

日斜尋燕兩河沿北方佳人可憐色堤上看花頻歎息
他晨蛺蝶報花朝今日鞦韆送寒食寒食幾何還上巳
羈旅春華若流水九門日日送將歸萋萋芳草悲公子

大道綠楊樓歌

妾家高樓臨大道綠楊幾樹東風好遊絲繚繞故多情
嬌鶯睍睆眞難老樓中四戶八綺窗六三夫壻羽林郎
朝挾金丸隨輦路暮抱銀箏歸洞房人生易惹三春恨
憑君莫動封侯願不見比鄰柳色昨日新今朝不似儂
家春若向燕支得傾國王門三月楊花白

幽并俠少年歌

幽并少年重遊俠白馬臨風驕躞蹀貂裘錦帶紛陸離
赤日霓光起長鋏禁城東風吹淺草九門春色何姸好
綺衢紫陌一時過揮鞭直指長楸道野寒沙飛鷹擊疾
狡兎迷離方出窟雙鵰倏忽墮我前長雲黯淡鳴飛鏑
翻馳直上西山巓千巒崒屼須臾旋衆人辟易共迴鄂
揖我道我何趫姸鑿轡還歸過平樂擊鞠樗蒱縱歡謔
興酣一飲十萬錢玉盌金盤光錯落胡姬嬌唱金縷歌
琵琶幽咽舞婆娑樂莫樂兮樂莫樂白日西馳奈若何

登泰嶽

雲臥對扶桑欲覩太初日中夜蕩我魂斑斕渺恍惚須
臾三丈輪環帶霞五色萬里搖空光漸識東海白縹緲
三神山欲出忽已沒俯視一帶明黃河不可得悵望西
長安咸原氣蕭瑟會稽極南顧五湖一涓滴乃知元氣
亦終古靑屼屼七十有二君來去何倏忽石碣終雕謝
憑誰數功德白雲長在天云亭不增益茫茫向誰問秦
松與漢柏

鄴下懷古

蕭條講武舊城池漳水東流復問誰七十二墳銅雀夜
不知何處解歌吹

古戰場

三年廣武血紛紅楚漢鴻溝不肯分十萬征魂休夜哭
高皇未報紀將軍

淮陰懷古

酒家誰是杜康鄰未醉先歌感慨頻東海婦愁啼作雨
副車椎怒石成人田横島上潮空咽漂母祠前草自春
日落長淮飛鳥斷英雄多少淚霑巾

廣陵懷古

江都仍是好春光想得瓊花舊日香二十四橋歌吹起
東風先遣過雷塘

燕子磯

迢迢鐵鎖繞危峯峯上孤亭四望空天險波濤連日夜
地迴龍虎失西東六朝陵冢烟花裏一代君臣旅夢中
金殿畫梁零落盡年年飛燕泣春風

望匡廬

自歎名山下孤舟去似風空勞招隱者惆悵白雲中

豐城懷古

當時太阿劍光氣上青天假似生今日終沈古獄邊

立春前九日

今日非昨日娟娟佳氣新眞閒先報鳥得靜早通春花思弱含語風情嬌怯人豫將詩共酒顛倒答芳晨

雜興

幽居淡無事緩步笑尋春好鳥鳴空谷長楊夾古津雨中歸饁婦雲裏出樵人時值無名叟行歌獨負薪

梅花

中園飛雪深梅萼出疎林豈逐時年態能知天地心無華春色和孤節歲寒侵草昧茫茫意羣芳不可尋

海棠

以淡爲天性飄飄不染香新風調淺醉初月上輕粧嬌極心無妒春多意盡藏梅花不相値誰比鳳求凰

柳

結束候芳晨嫵娟一夜新靑靑齊蕩日冉冉獨專春黃鳥殷勤處東風懊憹身漣漪此相映遠近若爲親

梧桐

生在岐周後何因下鳳凰先人感秋氣隨衆受春光月葉飜鴉影風花覆井牀無勞作琴瑟斤斧嶧山陽

桑

東家蠶子饑采采莫春枝豈不惜條葉佳人頻擘持芳心萌不斷遲日早爲期感化成絲後鴛機日夜治

桂

嶺南幽客樹獨自媚芳華不改冬時葉能開春日花林中疑月殿叢裏是山家眞信成招隱無香到狹斜

合歡

婉婉可憐樹安知離別衷徘徊共明月輾轉在春風極寵無疑妒深恩有始終獨敎長信妾紅淚滴芳叢

櫻桃

櫻桃丹的的想像屬青娥觸恨初收笑含羞不肯歌珠簾紅日動金屋綺霞多鸚鵡無言語春風奈若何

荔枝

臙脂十里津五月不勝春映日珊瑚亂搖波菡萏新贈君明月佩結伴艷粧人自恨生遐遠無因悅太眞

素馨詞四首 并序

羊城俗有素馨詞女郎所歌語雖俚而意多風余因而廣之好事者和焉

不作春花空斷腸一年那止半年香憑君看遍東風裏誰似儂心在久長

二十四候花盡開纔將香蔓繞池臺清風明月時時在暫卷冰心讓早梅

芳叢結伴小嫣然傾國佳人兩可憐夜夜雲鬟盤莫厭今年顏色勝明年

的的冰娥倚翠屏秋風秋月共娉婷越王舊物都銷盡

只有花田剩素馨

有燕先春社來者

能嫌社日遲知我頻相思黽勉終勞苦叮嚀訴別離花泥初雨後金屋薄寒時不見春風意殷勤恐後期

登羅浮山

昔余上泰岱曾候羲和出今夕宿石樓復見中夜日始辨南溟遠扶桑難恍惚朝烟起桂林秋風轉蕭瑟斑斕五色雀飛飛各鳴匹嵯峨朱火地自古神仙窟白晝風雨來鵾鵬徙家室坐我一撮峯四界白雲密扁舟入大

海洪波縱出没詎信是浮來此乃無根物今日返蓬萊羅山頓相失須臾天地霽使我仙不得葛洪留一井丹砂轉無術悵下梅花村疎林孤月白

題李氏山莊

聞道東莊好雨中來叩關開雲登複嶂半日見前山人遠花光淨春多鳥意閒那當明月夜高詠此檐間

皖城懷古

半城烟雨大江秋潛水通波共北流悵望周郎無處所白雲空繞皖山頭

過采石

采石磯頭美無量菁葱牛渚遙相望當年李白下金陵錦袍江月光摇漾顧視金罍尚未傾臨風大笑興高唱千秋誰是後來人青青山色烟波上

泊牛渚

冉楓山上翠紛紛江介寒風捲白雲一曲長歌秋月上令人空憶謝將軍

京中別粱䕺亭 粱時下第爲吳越之遊

同來射策愧劉蕡綠酒青絃此送君君笑何嘗不得意

浣紗溪上弔羅裙

昭君怨

秋色落燕支穹廬夜舞時含啼翻作笑幽恨有誰知

● 君王行樂曲十三首

幾囀流鶯百子東昭容雙引會羣公內朝忽報新梅發
晚讌須尋亂蝶叢雪霽粧屏生夕翠月明環佩起春風
東方據地歌纔罷召入金門射守宮

上林花滿鶯聲急別館雲齊燕語高曲閣牽風入楊柳
平池搖月映葡萄才人春思書彤管采女紅粧獻錦繅

聞道桑林新雨好龍旂朝日幸東皐

綺陌芳壇御苑東九農歌舞望華轝春扶黛耜登青輅
雨送黃種出紫宮推罷五雲書太史酒來三曲宴羣公
今年更下蠲租詔好鳥般勤喚女紅

社日千門出翠旂靈壇五色有光輝咸池屢舞勾龍醉
珪玉深埋帝籍肥回蹕農雲隨輦路後庭花雨點春衣
紅襟燕子今纔到方朔何忙割肉歸

阿閣逶迤五色紗御香繚繞變朝霞聽謳敷奏平陽第
引鳳頻過弄玉家明月影浮長命酒嬌鶯啼發合歡花
金吾舊願今成帝春殿明朝冊麗華

四海無波奈樂何今年三殿倍春和風前撲蝶紅裙亂
花下藏鈎巧笑多鶯和玉簫啼繡戶燕尋金屋伴青娥
大酺月上千官醉縹緲香塵起踏歌

天馬權奇獻玉墀會看王母醉瑤池六龍較獵驂驔走
七子郊禖婀娜騎禁苑春風催苜蓿上林花色妬臙脂
何須更羨人間種十萬紅旗逐貳師

晻靄朝霞隱綠楊九華帳裏鬱金香鐘聲各苑叮嚀過
鏡影千紅次第粧繡閣春濃留翡翠銀塘花滿列鴛鴦

東風一感君王思下詔多才宴柏梁

春光到處總爲家罷舞停歌賞物華玉燕偶銜紅藥落
金鐶齊引綵鳧斜明朝祓禊臨天漢今夜鞦韆上彩霞
試問婕妤辭輦去不知今在幾叢花

非彪占後選中黃較獵春原碧草芳獻賦侍郎充扈從
當熊妃子近君王緹騎萬羣紅日動丹屏千嶂白雲長
天顏一笑開三網無數飛禽入建章

三月皇州爛漫春九重雷雨應時巡前驅花氣迎鑾袞
當輦雄風起翠蘋紅陌樓臺連別館綺城楊柳出通津

何須更伴張公子自有康衢擊壤人

雨後春餘麗景初五雲深處出天居簫中彩鳳來金殿琴裏南風上玉除上苑朝陽皆翠柳御溝流水盡紅蕖中官奏事遷延入正覽徐妃敢諫書

金莖仙露報新秋半捲珠簾水殿幽銀燭影前人似玉碧梧枝上月如鈎何須妖夢來雲雨自有靈池應女牛夜半笛聲天畔出宮娥知道富平侯

登華嶽

遙望如斧削巉巉杳無路行行傍蒼柏祠廟兩三處山

南入谷口天井何迴互逶迤歷峻坂飛鳥先我度東上百丈崖攀蘿愁日暮欲尋千葉蓮仙蹤忽迷誤飛瀑競犇泉雷霆戰風雨澄潭自古今霞影明可覩黃河下崑崙其性多憑怒巨靈一擘裂天地亦震懼恨不蹴龍門無端苦神禹

秦中懷古

驪山宮觀正嶕嶢漢武金莖上碧霄欲問神君風過處茂陵松樹夜蕭蕭

洛陽懷古

天津橋下日潺潺啼斷春鵑樹色閒不見九疇來洛水空聞萬歲出嵩山依稀金谷濃花日倏忽銅駝蔓草間世事紛紜何足問青牛西去幾時還

沙邱臺

商紂高臺起天心不在東如何留石槨有意待靈公

登嵩嶽

中天空翠雜雲英伊洛虛無萬里平玉女初秋能響杵神仙七日向吹笙人離丹鼎終成老身上霞峯未謝名少室有書留不住下山涼月又三更

虎邱

闔閭墳塞翠蒼蒼白虎精靈亦渺茫獨有四時春色好千人石上綺羅香

姑蘇早秋

秋光一夜滿菰蒲五嶽閒人到五湖獨向西風頻借問千年還有季鷹無

登吳山

獨立吳山上眼有千里力江湖秋已多於越青何極坐見潮頭起白馬奔不息闔閭烟火深翠微接無迹九天

下雲雨萬家變春色

西湖

六橋烟景亂斜暉柳色波光接翠微越國片雲東嶺出宋時雙鶴裏湖飛芰荷千氣因風結羅綺同心待月歸獨是美人遲暮恨不堪堤草尙菲菲

孤山

湖山一片靑遠近合無迹不入裏湖去安知翠微隔孤山無四鄰嵚岑老寥寂澄光繞過半靜影生空碧亭臺世外意苔蘚太古色羣鳥歸高林山月忽已白萬籟一

無聞抱琴坐幽石

飛來峯

何時飛去謝人羣世上那堪獨有君洞裏入風髙出入石頭千樹總氤氳泉隨半竹流紅葉鳥宿危枝伴白雲靈隱晚鐘人散盡一峯涼月自紛紛

浣紗石

秪留片石若耶津愁殺東風度度春況復當時波影上一溪花落兩眉顰（花羞顰而落）

楚中懷古

滔滔南國芷蘭多山鬼悲猿隱荔蘿窮士蘆中留寶劍逐臣江畔聽漁歌三月草長雲夢雨九秋楓落洞庭波君王尙在高唐夢火入夷陵可奈何

君山

十二螺峯擁二靈波光繚繞日泠泠瀟湘秋色來巴國蘭芷香風滿洞庭烟迷斑竹啼零亂月出雲和響杳冥悵望九疑何處是長沙南去萬山靑

猿

靜者識君意巫山秋若何飲河相接臂抱子獨攀蘿月

出呼山鬼林幽試劍娥三聲興不淺無那恨人多

登衡嶽

高峯七十二蔽天如長霧自非鄴侯隱安得窮其趣緬想神禹蹟尋幽知夢處獨上紫蓋峯亭亭舒四顧呼嶁傲祝融峠屼接天柱金簡一去後磐石仍深錮惆悵望零陵九疑使人誤五絃倏不彈西風捲寒霧湘江已微茫不知來時路娥英淚一灑飛上千山雨鴻雁觧鄉心忽過衡陽去

田間

春鳩飛柘枝啼我向東菑繞水傍山翠隨花穿柳絲㒵

苗懷暖日靈雨識農時不知歸路晚雲影自遲遲

偶題

中年方學道漸與世情分新句題靑竹終朝看白雲藥

畦乘月灌麥隴及春耘隔谷松風過蕭蕭獨自聞

雜興

地僻無人跡終年獨掩關臨風聞暮鳥倚竹見秋山酒

熟新歌好雲深晚灌閒坐看羣物態形役不知還

琴

絲桐本無我隨意吐宮商淸濁和天地升沈辨帝王閒

心寫流水奇韻借歸昌公子多豪思憑誰感孟嘗

瑟

豫識人間恨先爲五十絃無端一減半素女總茫然心

結將何寫聲希不可宣娥英非合奏難接九疑烟

筑

誰人曾奏此易水與秦宮多少英豪淚蕭條徵羽中才

三絃已斷百二國何雄那意酣歌客高聲和大風

琵琶

四絃無限意風月豈能知香撥明黃手檀槽暖玉肌明

妃已盡恨公主不留悲千古相思者情深屬阿誰

笛

誰將楚山竹慘淡作龍唫征戍幾年意別離中夜心野

梅吹不落江柳折還深長得春光住何妨塞上音

角

黃帝留淸角能吹百代兵引秋臨古塞催月下長城虎

吼張忠膽龍吟助鼓聲靜聽橫寶劍誰不許平生

夜投山寺蚤起

忽見白雲入方知在巖巓起尋夜來路寒色一蒼然山

雨連朝日春花留暮烟半巖啼鳥響聲亂澗中泉

流花橋春望

紗窻昨日曙鶯啼晚見垂楊已拂堤今日流花橋上望

斷腸春色自東西

訪山人

輕舟一路繞烟霞更愛前山滿澗花不爲尋君便留住

那知花裏卽君家

再尋道士不遇

興至復幽尋春風已滿林苔增人跡斷花發鳥啼深野
鹿眠丹竈遊絲罥玉琴依然下山路惆悵綠蘿陰

三月三日

桃花千囀鶯上巳復淸明佳節不行樂東風難久晴恨
入迷草色幽女結春情明日非今日終催白髮生

灌園

嘉蔬間蘭蕙好藥傍葡萄淺灌連輕雨眞閒帶薄勞興
來歌舊曲懶至酌新醪但使機心盡何妨用桔槔

浮邱山

朝上安期巖暮宿浮邱山浮邱安期何處去珠江流水
長潺潺潺流水東入海三山樓閣今何在更向羅浮
問葛洪丹砂井上碧苔封西望零陵無處所烟霞長繞
九疑峯黃陵廟前淚成雨湘妃愁指蒼梧處南巡彈斷
五絃琴不忍乘雲上天去白雲千古影悠悠仙鶴時棲
茂陵樹

石鑑禪師過訪

寂寞柴門裏眞宜過野僧無言相對處新月上枯藤古
樹長溪水虛堂靜夜燈無心雲不住相戀亦何能

別石公

慧遠愛陶令相攜過虎溪何如送公意只在野橋西

懷匡廬送石公還棲賢

鄱陽秋水至明月蕩空光縹緲廬山上千峯瀑布長方
尋白雲處深築讀書堂先送棲賢老栽松古石傍

秋夜

幽人感淸夜況復住山中月落平林靜風鳴泉壑空悲
思催蟋蟀寒影入梧桐一自中年後秋心轉不同

草

靑靑春不斷何處易爲心更有長門路年年愁恨深

春朝

東風何處來拂拂當春曙林花欲墜時不覺鶯銜去

種菊

東皐降靈雨步屧鋤荒園愛我秋菊英及時託芳根豈
曰無膏壤偶此蘭與蓀黃鳥鳴高楊婉婉東風前眷言
陶令心悠悠已千年

早起

不覺春已入一夜百花舒靈雨散平疇光風亦徐徐好

鳥時時來獨坐如羣居我自有眞情安知古人書

九谷集卷之三

國朝番禺方殿元棠章著

詩

登虎頭山

朝發扶胥口暮宿虎頭山不見落霞明安知水與天須臾明月吐雲浪何斕斑萬里盪明鏡縹渺來神仙夜深長鯨伏天末靜無瀾紅日中夜生星宿不足觀顧視人間世萬象猶漫漫欲乘大鵬翼高舉凌雲端南遊建德國去去莫可攀誰能送我者回首失崖間

孔雀

不用百花春徘徊錦羽新聞歌開月彩雜舞亂龍鱗躑躅驕嘉節翩妍答主人文章誰不羨羅綺自相親

鴈

勞生在斯世黽勉避炎涼賴得羽毛滿安知道路長春光留鴈塞秋色老衡陽所歎冥冥志無方捨稻粱

鴛鴦

戀戀不須鼓同心豈有遐便妍連理蔭調笑合歡花顧影孿魚戲成行學鴈斜雙雙三十六流恨與東家

鶯

流鶯囀小橋二月正嬌嬈欲語意微怯將歌情暗調恨世難爲夢春人不奈朝更堪腸斷處深坐碧桃夭

翡翠

南州一好禽巢向未央陰甚得君王寵猶然江海心羽毛幸有托羅網不相侵始信金門裏東方自陸沈

燕

羣生避羅網之子獨依人恃有聰明性而非鼎俎身玉階調白日金屋伴青春若問平生願懷恩不羨新

杜鵑

東風啼子規腸斷爲春暉怨恨成今古精魂還是非聲枯猶未曙血盡不知飛蜀殿爲芳草君今何處歸

鷗

春水蕩沙陰飄搖不可尋隨潮天上下逐浪世浮沈羣裏安知我閒中不見心海翁何處去洲渚白雲深

鷹

金氣肅秋空蒼鷹怒出籠雙眸愁白日六翮側西風署地無橫鳥摩天有斷虹翻然形一蛻布穀喚田翁

鸚鵡

何意覊離日翻成邂逅時文章羞國士言語妒宮娃心小會誰許恩深輒自知故山寧不戀無奈主人爲

五色雀

仙侶戲羅浮羣羣丹井頭翔空天錦晝歸晚日華留五帝分精贈三山渡海遊叮嚀招隱意躑躅桂枝秋

鷓鴣

非直凌霄漢應須老艾蕭中間羅網密習習爲誰驕自得性情小安知天地遥有雛能解此一舉便爲鵬（鷓鴣生鵬）

夏日

誰言夏日苦濯足淸溪湄輕風出南谷蘭香生我衣高枕青松陰白雲自飛來飄然一夢覺孤鶴去亦回靜言念終始天地何悠哉身外了無取安在羲農時

除夕

人生若絲染日變時亦更勞勞不自覺空傷歲暮情閑心觀物化寥寥得其眞不復悲秋氣何用惜春榮倏忽爲今古聲名徒沸騰獨酌西軒下晨雞亦已鳴

蒹葭

秋心渺無際煙雨共濛濛寥落歸天外蒼茫入楚東色搖千里月聲散一江風淡澹微波上伊人在此中

萍

生來五湖裏不識五湖深隨風相聚散爲浪獨浮沈羇旅仍天地推移自古今此中有漁父一曲契無心

苔

生意在寥寂何堪媚太陽人情不到處幽色獨蒼蒼桐雨過丹井松春徊石牀陶然得所託歲歲自爲芳

雨

一夜東風雨長林綠盡齊泥寒雙燕隱煙近百花低石溜斜侵陌山泉響入畦四鄰農與罷蓑笠釣前溪

晴

風光三月滿宜雨亦宜晴隔水聞花氣前林多鳥聲瀑微山翠亂虹斷晚霞明陌上行歌者無非芳艸情

湘靈鼓瑟

此曲人間未得傳蒼梧雲接洞庭煙娥英合奏悲方盡素女原彈五十絃

答城中友人見訊之作

不到春城五六年年來生事有誰傳兩株陶氏門前柳一半頹生郭外田黃鳥風邊行樂酒桃花浪裏釣魚船翻嫌揚子無佳興獨坐空亭草太元

月

月娥有餘恨思向世間陳夜夜捲簾者無非離別人魄影今還古桂枝秋復春兔蟾不可語踴躍轉冰輪

天河

人間秋水至天漢亦迢迢帝子此離別機絲長寂寥映河東不注通海夜無潮虛負爲靈鵲空成一夕橋

雲

雨中迷聚散晴後見浮沈冉冉傷山起悠悠盈澗陰隨風如有意掩日總無心欲辨空還色不知何處尋

東風

輕狂不可嗔直入羅幃春顛倒相思妾支持同夢人引香流上苑迎蝶過東鄰忽落垂楊裏依依拂白蘋

南風

飄颻南陌頭婉婉度靑樓玉女不知暑珠簾初上鈎荷香歸北渚梅雨亂中洲當日薰臺上披襟直似秋

西風

誰教隴頭客長笛激淒風吹入秦川路山山度塞鴻秋聲沈蟋蟀幽籟起梧桐惹得黃姑恨迢遙寄漢東

北風

衆竅一何怒松聲淸且長落梅翻上下飛雪更搖颺送鴈賓南國催人醉洞房錦帷低已盡猶引博山香

露

紛紛疑玉碎的的似珠圓入草侵羅襪懸叢滴翠鈿靜夜蒹葭裏新秋菡萏邊金莖不可見空浥茂陵田

雪

楚練封丹嶂雲英覆白沙晶冰爲處子明月在瓊花暗拂梁園簡頻飄謝女家因知太初意天地總無華

石公過訪

野荔分林色風蟬雜澗聲懷儋長獨坐開戶恰相迎白石前秋月（前秋過我）靑山異日情（有結廬匡山之約）如何別來意庭樹幾枯榮

將應選留別山中諸子

爲親聊捧檄作宰獨攜琴自歎非時偶終當還竹林故

人惜別遠高曲贈交深何用持相謝平生猿鶴心

留別諸弟

連枝豈不戀徇祿便辭家縱宰河陽縣空看棠棣華山衣留菡萏客路在蒹葭相思江漢上孤月鴈行斜

重別陳元孝

重得今朝別難銷昨日愁酌君一杯酒回首數峯秋笑指白雲路終期芳草遊暫時分棹去江月兩悠悠

飛來寺

昨夜飛來寺秋屏翠幾重峽中遲早日雲上起初鐘水

曲疑無路山窮更有峯終然恐飛去頻有利名蹤

過湞陽峽懷陶苦子

獨唫江上惜秋光憶我同聲水一方回首青山看不盡一帆疎雨過湞陽

望韶石懷張文獻

旅客愁心不可降武溪流水日瀧瀧九齡風度今何在欲上韶山望曲江

橫塘驛懷諸弟

山上黃花映翠嵐萋樓秋月酒初酣西風日暮橫塘驛愁殺飛鴻已向南

北江遇梁藥亭歸舟風急流駛不得停棹悵然賦此

橫塘驛畔白雲磯我入長安君正歸秋水灘從天上落西風帆向雨中飛蒼茫彼美何顏色倏忽伊人在翠微秖為薛濤傳片恨芙蓉花下幾霑衣

登九華

河伯一生力秦山擘兩峯不知誰太巧削出九芙蓉映水根能動當秋色更濃青蓮不可作愁倚五釵松

金陵懷古

秦家天子幸江東鑿斷方山帝業雄淮水煙波餘夜月白門疎柳又西風六朝丹闕開花裏一代神州在鏡中龍虎片時呼不應蕭蕭禾黍滿空宮

泊京口懷諸弟

西風初起越江頭九月寒波到潤州日落煙迷瓜步遠月高潮湧海門秋歸吳客上西津渡懷古人登北固樓明日攜家寄蘇市鴈聲南盡不勝愁

姑蘇懷古

越女微顰不肯開吳王夜夜酒千杯苧蘿舊月尋粧閣
麋澤濃春上舞臺野鹿幾羣眠碧草宮梧一葉落靑苔
靈巖山上年年恨空見秋濤白馬來

遊慧山

靈山不在大貴與素心會使我不顧歸何必登華岱慧
山頗幽秀朝暮呈殊態數峯鬱連屬靑翠紛環帶立石
何峋嶙流泉引其內幾處好園亭長林奪蒼靄返照雜
飛霞暝色明可繪遊人一散盡諸風奏仙籟錫山明月
吐森然橫遠黛莫負天下酒詩囊有錢在一醉不愁醒

甘泉如沆瀣

范蠡冢 在蒙城

一生輕相印孤棹入波煙瑕邱無戀意不葬五湖邊

過琅琊懷蓋公

歎息斯人去風流不可尋紛紜煙霧裏惆悵憶曹參

孟嘗君墓

荒煙漠漠草陰陰賓客如雲不可尋莫怪樵歌聽不得
淚痕先滴雍門琴

晏平仲墓

生笑牛山淚墳花自在春近來齊國士舉火待何人

王蠋墓

七十餘城地非齊凡六年誰知遺一壠當日未歸燕

牛山

牛山何鬱鬱一旦屬陳田景公如不死涕淚更潺湲

望都門

馬蹄踏盡五更霜回首蘆溝帶夕陽廿載風塵人漸老
又來燕市弔昭王

除夕京中作

東風去幾何茲歲復云暮自我解春秋倏已三十度少
時頗懷古輒被紛華誤中歲漸知非淸夜生微悟初心
未及醻銜祿趨塵路白雲滿故山萬里頻南顧冉冉大
化流川波不能住不惜年運徂無聞是吾懼

西山雪後月中

正月晴三五西山雪一句寒峯光接晝霽色暗兼春倒
映霓裳近翻添桂魄新南征方昨日望斷捲簾人

感興

春鳩鳴櫟樹性拙樂卑栖空巢誰爲食日晏且飛飛鳩

鵠遊四海毛羽固差池差池良可愛高舉將何爲

代寄河南守

之子風流接李膺河南先後有同稱花城對酒人如月郡閣行吟心似冰三晉煙霞連嶽鄙一春風雨出崤陵宓妃欲續陳王賦羅襪凌波見未曾

送襄陽宰

銅鞮歌曲與君宜縹緲仙鳬去莫遲漢渚月明神女夜大堤花暖豔春時循良本是風流輩泉石須留日後思聞道襄陽諸父老至今能說峴山碑

登恆嶽

嵯峨臨朔野一顧窮大荒若有青雲磴可以通穹蒼始信天北傾咫尺日月光黑帝現宮闕陰陽時退藏昔時邯鄲國蔚蔚當山陽銅斗雖縱橫寶符忽茲茲蕭條代山上摩笄亦可傷

京中花朝

河橋無草石無苔夜雪初晴鴈始迴遙憶故園鶯一囀山南山北百花開

京中上巳

寒後嬌鶯囀未流西山遲日散芳洲香尋萬蝶歸天苑春引千紅出御溝南陌馬嘶青草色東風人倚綠楊樓空懷芍藥誰相贈溱洧無津獨自愁

京中暮春

堤上垂楊初吐絲乍聞鶯囀上花枝多情莫恨春三月正似江南殘臘時

送客歸金陵

帝城紅陌酒千杯一路鶯啼送客回爲寄新歌桃葉渡芰荷香起抱琴來（時將之江寧任）

渡江

攜家暫傍虎邱山萬里鄉心一半閒更喜長江波浪靜歸帆乘月度昭關

謝公墩

我來尋冶城冶城不堪道獨有一片墩寒煙宿秋草

方正學墓

秋滿荒原不可登夜號山鬼晝呼鷹白楊蕭瑟西風急一樹寒枝向孝陵

登長干寺塔

九級白雲上縹緲半空色日夕長風吹萬籟無消息江漢失西東呉楚不可識龍虎只一卷遂為霸王力明家舊宮闕髣髴難重得荒陵一片青千古何終極茫茫六朝地不暇生惻惻縱心視聽外此身且寥寂頤在塵網中欲去無羽翼頃刻遊仙夢明日非今日

鷄鳴埭

涼月蒼煙古埭平鑾輿無復出臺城曉雞亦解興亡恨不向荒叢報五更

華林園懐古

夜飛明月曉飛霞想像臨春妒麗華十里沈香風落盡江南留得後庭花

元武湖

湖上六朝水通溝入苑牆浮煙剩桑泊（湖本桑泊）芳草覆寒塘影借秋山色波兼返照光悠悠千古恨斜日下牛羊

木末亭

孤亭傍山半選眼一來登落日巢遊倚危欄花上憑秋明留社燕天遠起風鷹方景祠堂樹枝枝向孝陵

舊內（明太祖為呉王時所居）

英雄初發憤杖鉞入王宮江漢濯新日東南起大風秋心寒蔓草客思慘孤桐禾黍存天道非關有發童

石頭城

四海分家日山城鎮石頭腹心開重纂龍虎助雄籌日見南朝禪時看江水流空憐袁粲死夜夜使烏愁

新亭

荒煙籠破寺傳是古新亭不見昔時淚蕭蕭寒草青江山老寥寂風雨入微冥日暮馬羣下悲嘶誰忍聽

東山

當年謝太傅日當隱山遊盡力疇斯世將心許一邱碁閒方畧祕妓到碧霞秋歎息此人去滔滔江漢流

登洞庭山

崇山與大川兩者難並得東呉有洞庭嵯峨藏震澤湖上羣峯青峯麓五湖白萬家隱平林參差開井陌農樵各有人松柏雜柚橘七十有二峯峯峯好泉石有似坐蓬島搖蕩滄溟日地脈在水底不知誰氏室安得夸父步西走巴陵出清風水會波翠微盡秋色賞心能幾何倘昇樊籠物終泛范蠡船會尋甪里宅莫便似桃源再

來空恍惚

白門

斷腸秋色白門多疎柳蕭蕭奈若何昨夜烏啼啼不住
不知誰唱叛兒歌

晚登采石磯

蝃蝀橫東返照開蒼茫葭菼遠滲洄天門新月三秋到
江介雄風萬里來西楚波濤危白石長松年代老青苔
常王辛苦揮戈處今夜蕭條牧笛哀

九日懷諸弟

山木蕭森寒翠開北門歌罷獨登臺大江風起魚龍亂
南國秋深鼓角哀鴻鴈已號梅嶺月茱萸應照蕚樓杯
時難更羨陶彭澤一徑黃花歸去來

晚登江樓感懷兼寄梁藥亭陳元孝陶苦子

高樓獨上起長嗟古渡疎楊日已斜遠浦秋風送鴻鴈
大江寒月上蒹葭烽迷章貢空流水雲斷羅浮不見家
白社故人相憶否陶潛終日想黃花

孝陵

蟠龍不改舊嶙峋一代冠裳剩石人山殿日寒飛燕晚
寢園雲掩綠苔新千楸大道生狐兔萬古荒原泣鬼神
牧豎似知離亂事蕭蕭長笛怨青春

送客從軍入楚二首

雕鞍白馬絡青絲花下逢君問所之窮路忽生投筆志
少年無負請纓時洞庭波浪飛雄劍巴國風雲上戰旗
草罷羽書春色到好將長佩結芳蘺

高陽昨夜酒初醒起舞狂歌有不平屈宋山川曾作賦
孫吳時世且論兵千軍鼓角啼猿急五色旌旗暮雨晴
他日寶刀橫翠幕教人悔學魯諸生

泊毘陵

曾聽吳歌夜泊船小橋樓閣隔秋煙幾回夢裏毘陵月
楊柳東風又一年

延陵季子墓

依稀想尼父攬轡重遲遲悵望吳山暮留題十字碑

靈巖山

白雲鐘磬寂疑在館娃宮石洞暗香現琴臺幽韻空春
浮震澤外月好苧蘿東寶屧慇懃響蕭蕭松樹風

莫愁湖

當日佳人字莫愁湖風湖月思悠悠春光一到花如錦
無數遊人歎白頭

桃葉渡

春風顛倒燕銜泥畫閣參差鶯亂啼桃葉不知何處去
小橋流水自東西

青谿夜泛

玉簫金管自參差直接秦淮不斷吹水月桃花三五曲
不知何處小姑祠

石城門

旦出石城門十馬九健兒一女在中央顏色光陸離勉
強薄粧束面上參差啼上橋逢老翁骨枯衣纍纍急呼
暈嬌語不敢便下騎老翁捨力奔攀天號我兒香魂絕
欲墜白馬亦踟躕馬上問我毋汝毋勿復辭痛汝及汝
弟抱石沉江湄老命已無家乞食千里來何意得見汝
汝弟今何之我弟尙未殺他家爲卒廝年小怯視馬一
日九箠笞五日分離去不復知東西我爲容貌苦求死
不得施挾我向北行無復相見期我寃令毋死父無痛
我爲父子欲相挽雜遝怒鞭飛馬嘶忽中斷去去如雲

馳老翁跆地哭助者盈路垂茫茫章貢水一半淚灘灘

登鳳凰臺

此地何年來鳳凰鳳凰去後日茫茫楚王金氣青山老
秦帝朱衣綠水長江介涼風吹白露重門悲角下丹陽
拂衣未遂烽煙隔落日荒臺獨望鄉

鬚有一莖白者

我願不知老其如明鏡間鬚從昨夜白鬢已少年斑野
草可憐色春風無意還誰堪遲暮恨秋月照寒山

狂生

獨抱瑤琴上訟堂懷山仍奏紫芝章狂生不解看鬢笑
直道何勞較短長擊柝無官貧仕苦折腰難去吏情傷
田園一別荒蕪盡況復連年是戰場

中秋述哀

秦淮兒童癡不解人愁惡鳴金復擊鼓拍手齊呼晒明
月在青天照我眼中血蟾兎爲我悲三五仍帶缺桂樹
感西風安知不摧折奉毋北征時辭家正茲夕姊妹及
諸弟舉觴慶嘉節願毋如月娥到處清光徹老毋垂淚
語捨汝情凄切何時此月下相對食芋栗此月一回秋

我母望天末此月兩回秋母病愁鳴咽哀哉三回秋久
已終天訣姊妹望母歸慇懃寄羅襪有弟思趨省烽煙
忽阻隔母死無消息慮母歸心熱魂歸誰得知魂來慘
難說母骸何日返干戈未銷歇西南半天下無數生離
別孤兒夢母啼眼枯空見骨淚作江漢波滔滔流不絕
多少痛心人與我泣秋月

秋夜歎

孤雁渡江來羣烏隔嶺回秋風斷腸樹明月望鄉臺枉
作毛公喜翻添庾信哀無心更遊楚何日返蒿萊

懷六弟桐喈

歎息平生願總非他時何事脫初衣貧徇五斗不能養
家隔千山何日歸寒食淒風棠棣病大江愁雨鶺鴒飛
西南烽火半天下望斷羅浮音信稀

橫塘

二月橫塘春垂楊覆白蘋可憐再來燕猶訝未歸人南
國旌旗老東風涕淚新泫泫江漢水何處不迷津

寒食

總是傷心樹東風莫浪吹兩年寒食淚萬里板輿悲不
去非芳草催歸有子規西南半天下何處不生離

送春

春來淚滿衣春去復依依來去幾回恨家山何日歸花
前杜宇血夢裏鶺鴒飛明歲春三月烽煙還是非

雨

千里黃梅雨瀟瀟久客間浮雲斷江漢孤月暗關山夏
夜愁難短鄉心夢不閒故林丹荔滿姊弟淚痕斑

社日送燕

高閣去依依烽煙一路飛與君同作客先我獨能歸書

斷家頻語秋孤淚滿衣不知南海畔門巷是耶非

秋興三首

三年懷土不勝愁五嶺迢遙列戍樓漢將已歸銅柱沒
越裳一去海波秋何期故壘添新鬼前日殘黎未白頭
不見陸生三寸舌縱橫鯨鱷幾時休
獄舍雖然淮水濱六朝遺俗已成塵每嗟林木非吾土
欲話桑麻無舊鄰萬里南風飄鼓角三秋寒雨長荊榛
可憐庾信思歸地今日翻來作賦人

韋涌家村

環村波影空諸溪迴亂失西東千家雞犬溪林

裏兩岸樓臺返照中山月滿時生海汐漁舟歸去借樵
風奈何一別烽煙起歎世悲秋哭路窮

大江唫十四首

大江日蕩漾紅波自東出萬浦千山盡蕭瑟西南殺氣
何慘栗鋒鏑茲茲皃家室哀烏號母雁索匹吁嗟神龍
亦失窟

大江月葭茨微茲圓復缺吳楚千年怨離別南山昨夜
桂花發松子淅淅墜白石猿啼一聲無人跡遊子不歸
心慌惚

大江風搖山涌日西復東排波轉戰爭蛇龍生年四十
還路窮眼中兩見旌旗紅音書寂寞長天空一聲鐵笛
迎歸鴻

大江雲飄洲落嶼何紛紛羅浮不見愁夫君征烏啾啾
驚失群田園荒盡誰爲耘三瀧活活落日曛狨啼腸斷
伏波軍

大江雨萬里冥冥日無午黿鼉呼吐龍蝸怒七尺身軀
美且武終日爲人作傴僂愁傾五斗拔劍舞蜿蜿雌雄
亦何補

大江雪空裏搖颺何處滅五馬渡頭轉幽咽男兒孤負
三寸舌十載寒燈冷如鐵錙銖不就腰徒折風樹蕭蕭
眼流血

大江霞白波須洞搖影斜西山慘淡秋無涯衡陽之陽
未是家洞庭楓落吹寒笳相思紅日沈蒹葭橫塘疎柳
欲棲鴉

大江霧山樹空濛迷古渡臥虎愁龍不知處故園阻絕
思墳墓年年旅雁先人去悲風昨日丹陽路鼓角塡塡
下征戍

大江水繚繞荊吳舊城市滔滔東流何日止人生八十
能有幾我今已半疾如矢容華憔悴從此始胡爲碌碌
戀妻子

大江岸芳草離離石粲粲遲日微波盈渙渙空光濃蕩
羇心散千里東風春望斷獨影行歌誰與伴舊日山河
起長歎

大江曉楚岸吳洲青窈窕楊柳蒹葭起栖烏望斷梅關
家渺渺西燧東烽何日了人生憂多樂何少使我跼蹐
乾坤小

大江晚蝃蝀橫波何偃蹇白門日落千山遠三年羇客
雨淚眼夏夜寥寥何時短章貢無津荆棘滿板輿知來
不知返
大江春百川浮溢灩白蘋煙波溶溶愁殺人黃金用盡
交轉新舉世於我無相親篋裏陰符不復陳桃李得意
專芳長
大江秋丹楓赤岸風颼颼寒空蕭索白日愁皇天日月
逝不休十年使我能白頭誰能日日懷百憂高歌一曲
輕王侯

登黃鶴樓
黃鶴仙人去不回高樓千古重徘徊荆吳山水春秋變
江漢波濤日夜來三年北戍旌旗老萬里西風鼓角哀
南望羅浮腸斷絕菊花顛倒爲誰開
戰場
積雪暎空堂娟娟寒月光若爲當此夜況復是他鄉迷
路悲風樹靑山隔戰場有書難繫雁家更過衡陽
得六弟書
痛汝烽煙裏緘書淚滿衣頻看梅嶺路不見板輿歸天

意猶翻覆人傳有是非鵜鴂憔悴羽未得向南飛
六歌 并序
西南烽火幾半天下余遭憂去官欲歸不得作歌六
首聊以寫悲云爾
褒斜道
褒斜道三載烽煙令人老嵯峩雲棧四百里其下黑龍
江中水北走三秦南走蜀長蛇猛虎盤深谷張良一燒
不可測顧盼從容得秦鹿諸葛艱難數出師大星夜落
三軍哭英雄成敗且有數況乃區區一狐兔黃塵澒洞

入秦州風雪關山勞遠戍鐵馬回頭望隴山斷腸家過
秦川路更有子午與黃金十里百折傷人心懸崖削壁
日月黑使爾戰魂招不得
蜀山高
蜀山高年年草木愁旌旄西風凓冽心煩勞絕壁岩巉
開劍閣棧道微茫千里窅哀猿晝晝向人啼豺虎嗥號
夜相索恨雨愁風魍魎豪自古何曾帝王宅當年昭烈
漢王孫羇旅風雲無所託先起奸雄不讓人草廬權定
三分策他如竊據公孫述只作須臾狐兔窟英雄步武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14B

自堂堂險阻從來無用物空使蛇龍作戰場孤兒弱母家相失不見君鄉昔日有望帝化爲杜鵑一何細日日催歸歸無計倒啼血淚三春逝

洞庭波

洞庭波欲渡不得憂如何峨峨六月下雪水九江不流平如砥朝朝日月鏡中開時時蘭芷香風起自從氛祲飛鯨鱷白浪如山斷衡霍蛟龍一夜失窟宅晝日冥冥風雨惡四山陰火燒白骨歸夢無津湖水闊夜半寒笳吹一聲哀猿盡叫丹楓脫湘靈聽之罷鼓瑟九疑無路千峯黑一時彈斷五絃琴惆悵南風來不得江南日夜造樓船澄清望斷在明年羇客窮途誰不老何日湖邊看春草

五溪深

五溪深魚鼈網盡傷人心伏波昔下槃瓠國矍鑠悲歌夜吹笛十萬征人未盡歸千年流水聲淒惻今時鼠竊是何意幽谷深山盜名字東南盜賊應聲氣將帥旌旄橫滿地官軍三載住長沙萬馬齊驅非地利壁壘堅營休士卒食盡鋒摧待其斃巴陵南畔最卑溼瘴雨嵐風

四時急畫角吹殘刀斗斷征人相抱旌竿泣南天殺氣操生死雁飛未到衡陽止欲寄音書一問家家過衡陽幾千里

吳航頭 在福州夫差乘船暑地至此故名

吳航頭日夜滔滔使人愁夫差當日臣於越七閩一顧雄心發乘船直盡大海東回向中原事征伐黃池會罷國已空潮去潮來只明月太伯子孫尚如此何況鴻毛竊風起未許苴茅戀不歸化作戰場幾千里海上波濤何日止欲學田橫豈能比近聞剽掠到循城科頭跣足擁旌旄吾家去此四百里乘流一夜能兼程有姊孀孤弟妹弱滿地兵戈何所託待得安瀾斬鯨鱷羈旅憂多頭亦白

五羊城

五羊城我生之初猶太平朱樓甲第滿大道中宵擊鼓還吹笙南隅地僻昧天意二王赫怒來專征城中諸將各留命百萬蒸黎一日烹家家宛轉蛾眉女盡入王宮作歌舞妙舞嬌歌雜鬼哭瘡痍尚在重翻覆亂後遺黎又仳離當日哀猿更煢獨前秋奉母辭鄉里弟妹牽衣

憐我姊日日高樓望母歸誰知魂返烽煙裏魂返烽煙不可知靈輀倏忽滯三期何年得度梅關去泣血頻江向南注

小除夕

淒風捲江介寒雪慘春前烽火五千里蹉跎四十年愁驚鄉夢散窮激道心燃豫畀叢花發山山啼杜鵑

庾關

庾關千樹梅昨夜雪中開昏風幾千里未到秣陵來春江頻送雁寒笛獨登臺相思不相見誰識越唫哀

元夜

五羊春色鄙翦綵綴流蘇雲漢星橋織珊瑚月殿珠亂離作羇旅兒女憶歡娛幼小思歸意慇勤問紫姑

懷朱少平

韋涌溪林好聞君近借居懷人歸未得對月意何如花發誰沽酒苔深獨看書路難思舊侶愁望北山廬

金陵

布穀啼春燕子飛千年為客淚沾衣金陵芳草無情綠莫訝王孫不憶歸

寒食

幾度愁心托杜鵑羅浮春色散烽煙茫茫江漢將歸客寒食東風又一年

別江寧宅

去官還阻亂三載客橫塘來燕翻呼主歸人似別鄉庶幾王粲井慚媿召公棠獨有親栽柳新枝解斷腸

歸舟雜興

五月江上寒山雲有奇色久在塵網中倏忽生羽翼客心爭洪流千里歸風疾返照落孤帆月上洲渚寂白鶴

歸東巖鞏動各有息吾生亦何爲幾年作形役

五日

歸舟半月尙吳鄉舊日雲山總斷腸更有無情江上雨瀟瀟蘆荻過端陽

江上阻風

五兩風稀舟復停蛾眉山半雨冥冥歸心不得如歸夢先到花田採素馨

雨夜

黃梅江上雨蘆荻夜淒清一變春秋氣頻添江漢聲參

差連角吹颯沓亂雞鳴五載迷津裏將歸百感生

登小孤山

太古一卷石縹緲出江水不知幾千仞奇怪伏波裏洪濤撼孤根一尺勢千里輕舠失柁櫓攀纜緣山趾乘危轉石角蛟龍相睥睨捨舟踏雲磴倏覺坤軸倚殿閣肅孤清老僧雜童子空亭在山巔晝夜白雲起俯視旋湍急江漢無終始且復留須臾明月出東氾

登石鐘山

山郭孤峯出滄波四望通湖江空日月吳楚自西東石

響難成蘚林深易得風匡廬有歸鶴飛度白雲中

登廬山

屼屼五老峯青冥半未削聳踴入霄漢返顧勢欲落透迤歷巔頂大地何寂寞昔時白雲處諸峯盡騰躍九派現開合彭蠡逈一勺下遊九疊屏屏屏淡蕭索寒暑不可知光翠空無著急澗下懸崖奔雷無所託倏忽山帶垂雲英吐幽壑大雨從東來雄風出橐籥泉溜一山聲無處倚魂魄回望舊遊地叢煙紛漠漠帶雲下秋麓晴日本照灼牛羊向在田溝洫昨已涸乃知江湖水不是

風雨腳天地何其大悲歡胡為作

廬山玉淵

誰將一片石森森蔭芳樹使我來行歌臥看飛泉注奔騰過萬山至此忽欲住憚赫併雷霆一旦失憑怒有似千古憤投入靜者慮兩崖青翠映空色交相寓淡淡與天空冥冥寫秋素竅窕散餘波疑作江漢雨幽光留人心不覺白日暮皎月上澄潭此身在何處

廬山瀑布歌

婉婉玉龍無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水須臾變化為白

虹此時安得荊軻怒髮辭燕市目眩魂亂不可知雷霆霹靂晴空起乃知千山萬山雨合作飛泉落湖底匡廬青翠與天連一條界破空冥裏吸盡終天日月光萬古風雲何所倚東溟有日轉桑田茫茫太素無終始願將光彩洗精神茅屋一間老於此

歸舟

青槐綠竹映江流一路蟬聲送客舟行到千重山色外
西風涼月故園秋

豫章道中

去日思前日來時昊去時長征旗晝暗老戍角聲悲大
將充兒女春田長蕪藜家家明月下相對泣生離

章貢舟中作歌六首

空谷號風呼雨入四山水落千灘急百丈逶迤不上船
石角飛湍何岌岌徒御當餐投匕箸榜人憔悴衣裳溼
亂世天心不可知歸路迢迢百憂集

風高白日沈西麓未到常程不敢宿殘月慘淡落戰場
新鬼啾啾爲誰哭孤舟愴怳不得力遠趁前山兩三屋
五更豺虎聲欲稀寡婦哀哀歎孤獨

喜刦小山留我後倏在我前若馳驟千折百折舟子疲
我左須臾還我右日色歸心不相及坐見羲和隧巖岫
天昏月黑風怒號猛虎長蛇兩相鬬

水淺瀧高閩嶠嶺五年烽火行人靜孤舟獨宿黃茅中
狐狸躑躅豺狼猛四村盜賊橫剽劫長年三老交相警
妻孥近日皆知命躭睡闌干呼不醒

江窄風稀萬山石中天無雲炎日赤百口艱難買兩舟
雨汗相揮不能食南望青峯更千疊渺渺征途何時息
不見人家寄山窟我復何爲歎于役

夢裏梅關眼中血今夜分明在秋月峯巒憔悴兵戈後
慘澹煙霞寫離別去日板輿素輀返魂兮歸來悄難說
有弟有弟亦夭折使我肝腸橫斷絕

燈

好夢不教成寥寥欲五更有心連月色何意吐花英古
貌能添影衰瞳似舊明愁人誰肯對惟爾共平生

酌酒荔支洲歌

劉王此地昌華苑剗盡金珠計長遠那知有我載酒來
飽食荔支笑南漢荔支顏色誰能似萬里紅塵媚妃子

何如煒煒綴華叢南國佳人共江水昨日劉王尚未醒
大官賜酖縱嚴刑羊城百姓眼中血化作丹苞入王舌
一朝身到汴梁去山河夢裏家何處講武池頭酒一杯
始識天生帝王度芳洲無恙荔支改沈香樓閣今何在
千古豪橫若無罪一飲十石亦不醉

立春日種柳

平生顛倒汝爲汝若情人及此芳菲節移將婀娜身芳
心報知已恨色惹西鄰莫舞東風甚腰肢愁殺春

花朝種海棠

今日是何日名花邂逅初光風憐淡性靈雨應芳鋤豫想難爲貌春心盡屬渠平生遲暮恨聊以結相於

南征閨怨

六年征戍大江南柳色桃花總不堪誰道北堂萱草好翻教腸斷喚宜男

西征閨怨

長征鐵笛起西風吹入漁陽繡閣中半夜機絲鳴蟋蟀一聲砧杵落梧桐清霜度度紅顏盡秋月年年角枕空誰道隴頭歌調苦望鄉今又過秦東

南征秋思三首

長斷鐵馬減驂驔桐葉西風度又三別婦恨添斜漢夕悲笳吹斷大江南旌旗日落迷花瘴甲冑霜高帶樹嵐一曲武溪聽不得關山明月在秋潭

丹楓颯颯角泠泠吹起猿啼不可聽萬里波濤愁白馬六年征戰老青萍書催塞雁過衡嶽夢引香奩入洞庭莫怪別離爲歲月軍營多在女牛星

紅顏不奈九秋催越水巴溪落木哀笛起寒山羣雁度馬嘶涼草大風來西南霧掩半天日江海波鳴滿地雷

極目荒原骸骨遍月高何處望鄉臺

送武城戴明府方昭歸馬平

忽將紫芝操彈入武城絃家在烽煙裏東來桑梓邊（時燒道越東爲歸計）青山憐亂後秋色到人前倘及黃花放陶潛醉儼然

梁藥亭過訪

度度題詩望碧空故人忽到酒杯中一夜秋心同蟋蟀十年孤月在梧桐離別幾何非少壯兵戈無奈各西東相問平生歌舞席素馨田畔感淒風

陳元孝過訪

清霜殘月度初鴻濁酒寒燈此夜同十載懷人憂患後三山歸客亂離中生來俠骨人難老身有詩名道未窮共話別時相憶處南溟波浪大江風

述遊二百韻

四三壽墨翰二八解文詞初廁諸生列頻叨長者知年華幾弱冠鄉薦濫竽吹親老方微賤家貧過亂離擔簦趨
帝里射策上

彤墀已異劉蕡遇能容賈誼悲多慚通籍忝敢歎論官
遲去去辭京國依依返故籬自安楊子宅還下董生帷
禮樂通前事韜鈐識世宜羞爲章句士願學帝王師花
月詩歌興秋冬射獵時好遊輕獨往懷古任吾之陸賈
風流地文皇德澤垂漢家銅柱壯僊郭石羊奇珠玉光
成象衣冠氣在茲桂林依日月瓊樹集神祇風起知鵬
化文成見鱷移羅浮數仙窟溟海號天池蚌月連胎滿
鮫絲帶淚貽崖臨建德近車指越裳馳翡翠春風羽珊
瑚赤日枝梅花過嶺路芳草趁遊期江漢浮雲變荆吳

舊跡遺靈絃斑竹冷天樂洞庭傳帝輦多留轍行宮有
故基巫山秋雨幻漢浦夜珠疑香芷迷三户南風繞九
嶷衡雲回雁意峽月動猿思江夏何溟漠昭邱在渺瀰
峯靑分十二風急亂雄雌姊響秋砧石田啼玉米脂君
山羅翠鬟虞廟薦芳蘺北渚千楓落東門百草衰江波
搖灩澦雪水下峩嵋赤壁東風壯丹陽鐵鎖危滄浪煙
莫莫雲夢雨灕灕菡萏飄吳曲蒹葭出楚辭春陵還王
漢郢國又城麋冠蓋無鳴玉章華罷舞肢禰洲飄荇菜
賈宅發棠梨龍虎山河改瀟湘樹木萎謝王愁不作屈

宋渺難追秋老悲能幾天高問更誰那堪遺杜若獨自
結辛夷楚澤唫騷鴂蘇臺歎麀麋射工羣喚蜮山鬼自
名魑漁迹三閭笑裘逢五月披徐墳思挂劒吳市憶吹
篪坐卧千人石徘徊十字碑銅靴低翠袖白紵豔娥眉
無客乘山屐誰人倒接䍦吳陵藏白虎禹廟畫黃螭潮
壯雕弓滿濤奔白馬隨尋泉逢慧酒乘月釣江鰣廬嶽
千重出西江九派歧鏡湖明粉黛震澤漾琉璃柳色六
橋日桃花二月鸝煙波無范蠡響屧弔西施往恨過隋
苑雄心入下邳石公猶有廟漂母尚留祠古巷題樊噲

荒原道馬惟溝東何日約澤左阿誰詒雞犬新豐去酣
歌故里辭枌榆芳草亂苡碭白雲滋波撼田橫島秋飄
孝婦霖扶桑天畔日方丈水中坻河伯旋東面任公作
巨緇樓臺成蜃氣風雨起鼉鮨蹈海高齊士乘桴閔魯
尼觀溟千派小登岱萬山卑關氣迷青兕商雲覆紫芝
嵩邱分太少洛水貫瀍伊舜禹俱崩狩巢由獨老箕僊
笙來縹緲神轢映漣漪金谷爲荆棘銅駝長蒺藜空同
拜南首姑射望冰肌漢溉羣羞械愚山俗尚癡康衢遺
井壞蒲坂舊琴絺草屋懷三顧苡山感五噫滎陽多楚

骨臯墓有泰戶銅雀沈清吹叢臺落綺榱舜陶菑邑聚
禹鑿想胼胝春女桑搖濮秋風竹滿淇蕣華不可遏芳
藥自為怡華嶽閉神手昆崙總地維漢陵因築霸秦羨
未成驪寂寞咸陽筑蕭條博浪椎悲歌萃障塞仗劍歷
邊陲嶺凍千年窟河崩百丈碕高秋臨太白涼月落燕
支黑水風寥栗陰山日薇虧三春無度雁二月未流澌
雪積平無壑沙寒不入錐白登叢鼠兔青塚老狐貍隴
水兼秋雨笳吹逐晚颸傳烽不復起投筆亦何為幾見
皇居壯頻年下國綏帝皇隨運會湯武不茅茨閶闔開

三殿朝宗入九逵麒麟充苑囿翡翠隱罘罳鼎出黃龍
見聲調綵鳳儀金塘開寶樹仙島吐瓊蕤南海呈春態
西山露曉姿忘歸遊俠窟結客少年兒寶劍隨花入金
鞭帶月嬉東風吹紫驥白日照青騏仰面穿雕鶚翻身
落鶬鶊高樓多趙女平樂盡胡姬祕舞遺金燕新歌送
玉巵經遊天下半返棹越江湄舊水堪垂釣家山好賦
詩晚風調茉莉朝雨醉酴醾夏火藏桑肆農薪雜豆萁
桃源無魏晉午夢入黃羲爰烏頻分食留賓獨折葵清
宵頻射覆白晝對彈棊黃菊樽相酌青菰飯自炊有時

鼓坎坎當月舞傲傲河鯉能供饌斑衣自解頤呼兒屬
蟋蟀約伴放鸕鷀秋興人同得春臺物共熙半趺松樹
老高枕石頭欹象勺為歌舞機絲給縞綦花前醲美酒
麥後薦新粢時世寧無意煙霞未敢私山文何屑誚毛
檄一朝齎奉毋負甘脆攜妻惜孱孱鯤魚臨濟戲鶂鶂
入籠窺俯首纓為絡卑躬綬作縻劬勞奚足憚風俗總
無裨受祿多惆悵登車幾忸怩簿書徒碌碌夙夜獨孜
孜琴瑟壞宜更鼓絲紛貴緩治拘攣難尺寸督責在銖錙
直道供調笑狂生任詆訾枝斯那足獻騕褭不堪騎趙

御今朝賤毛嬙一旦嬈身輕隨蹋蹐舌在賤嚅唲執板
何勞欵低腰每自嗤涇流無異渭澠水不殊淄燕雀同
鼓檻鶩駘共櫪嘶升沈中漠漠寵辱久蚩蚩避繳憐鴻
雁依人學鷓鴣西南橫魍魎符節發貅貔彤矢專征伐
天戈各指麾三山當輻輳兩載住旌旗供億無常賦經
營在有司帶星還厭慢喘月不知疲閉戶當寧謐初官
際險巇形容何侘傺面目已黴黧不得歌歸去空勞咏
已而政多難畫一民苦怯鞭笞徵調無寧日流亡有怨
咨不才羞印綬無力救瘡痍交拙愁金盡心勞嘆事埤

昌黎思送鬼方朔欲啼飢同學多加秩鄰家已入貲處優能風議退食自委蛇蹭蹬嫌身拙艱難仰毋慈高天何降割窮路復遭罹阸草悲風隕堂萓感涕洟烽煙迷日角姊弟隔天涯五斗一年養千山百口羇故園成戰壘秋樹有啼鵶歸夢憑誰作鄉心不自持百憂思悄悄千恨狀纍纍過客驚容悴靈軀識數奇旅魂傷九折衰服變三期不去非芳草催歸有子規塞鴻來習習海燕去翅翅罔象猶吹浪飛廉未寢皮羽書方擾擾征馬正騤騤七國終懸蘗三年已缺錡官軍收越服歸計驗神

蓍白鶯回春棹烏衣別舊耆奔猿初出柙放馬且投羈風信頻淹滯征途暫赫戲蘆煙朝黯晦梅雨夜淒其竟日移尋丈新愁長倍蓰戰場何慘淡客路爲吁嘻荒隴聞啼毋孤舟聽泣嫠荒城橫虎豹廢宅臥熊羆士女充行陣王孫變卒廝官胥催舊賦荊棘滿東菑他父哀童穉空溝哭老羸鹿來羣引子雉去獨留塒終遠歌河葛仳離嘆谷蓷六年疎骨肉相見聚漣洏故友留炊黍貧家過酌醨田園荒未甚林木蔭如斯樵徑猶堪採漁磯尚可跂南山增婉孌西水更逶迤笑指巢林鳥閒看曳

尾軀攜琴相笑傲植杖好耘耔鼓腹餐丹荔新詩寫陟釐南越有陟釐紙自能傳圃學不用待山資漢室登三傑虞廷足一夔立談難賜璧稽古不求輜未半磻溪歲從容理釣絲

答陳元孝寄約詩鄭三作兼柬梁藥亭

懷人似秋色日在碧梧枝吾道自千古斯文共一時開春結幽愫每月聯新詩袖裏芳蘭氣馨香好贈誰

江南花色好南海更便妍梅風媚長至桃日豔春前芳思歸詞賦風流入管絃曲江興絕唱和者已千年

我輩無相識孤音待後人鍊成千歲鼎謝盡片時春南郭羣爲吹西施獨自顰殷勤寄明月一月一回新

望海

淸秋無色蕩空光終古蕭條入大荒南國千江朝赤帝羊城孤日傍扶桑長天積水橫鵬翼白晝寒波隔越裳莫信尼山浮海嘆一時鯨鱷總茫茫

無心

三春復九秋短詠共長謳有意詠花鳥無心寫獻酬得題開一笑逢句謝千愁便是平生事蚩蚩到白頭

集梁藥亭六瑩堂四日言歸作詩五首

昔年羅綺地齊種綠楊枝及我重來日青青幾丈垂中間春十度何處夜相思不記吳江月迢遙照汝時

花開奏七絲醉我鬱金卮相顧酒闌後都非年少時平生春色恨今夜月明知輾轉新桐影誰為雲雨期

生後遭離亂雲山各一居昇平幾日事烽火六年餘盜賊橫滄海文章老敝廬相逢一杯酒不樂更何如

良友惜嘉會薄遊城西陲春心老楊柳花信到酴醾時序欲代謝東風多別離不能一石酒須作滿囊詩

歡娛豈不戀欲送小園春釣艇暫回首花城誰主人波光搖柳岸草色迷桃津共望白雲月居然成四鄰

止止弟以羅浮蝶見贈

惠連幽興好三月羅浮歸贈我雙蝴蝶花叢五色輝日搖金縷袖風駕綺霞衣夢裏池塘艸先從昨夜飛

三月晦前一日放羅浮蝶

以爾神仙物人間不可留春風倘明日送送返羅浮綵雀為新識丹砂是舊邱須知莊夢好長作挾雌遊

舊邊并序

閒覽明史流連邊事季年屯政日弛帑金不支饑軍驅戰良可哀已作詩八首後之懷古者採焉

遼東

青齊海曲舊幽營日夜蕭條鼓角聲月滿戰塵連朔漠秋高殺氣接滄瀛錦川渡馬層冰裂鐵嶺移營暴雪明欲問天心東顧日誰停運舶廢屯耕

薊州

漁陽內塞神州地北望寧封秪白雲初以大寧為外邊東連遼東西接宣府寧王鎮之永樂間改封鎮廢花鎮笳吹陵樹曉潮河烽起漢宮曛秋風古峪橫鴻影夜雪孤城索馬羣洪武舊兵零落盡路傍猶說戚將軍

宣府

燕犀蓦馬舊稱雄白草黃沙在望中戰士夾河春射獵將軍乘障夜鳴弓龍門數阻陰山雪狐嶺頻迴朔漠風一自大寧移鎮後烽煙無路接遼東

大同

三面臨邊大野平蒼煙何處嫖姚營白登古道秋風冷青塚荒原漢月明馬斷草樹驕兵氣日落關河戰鼓聲

東勝久年非禹甸諸軍誰識受降城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左亡正統後東勝失守

榆林

赫連臺北是榆林四望黃沙朔氣森憂國正憐余御史官鹽近日防秋直過漢雕陰舊治綏德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移鎮榆林停輸粟邊食誰人議折金煙草又迷河套路年年枵腹共丹心榆林不毛之地向耕牧樵採於河套後套失而軍士困矣

寧夏

黃河黑水雨潺湲哀笛寒笳去復還秦塞秋風靈武郡

漢家明月賀蘭山千渠蒲葦西疇好萬戶牛羊晝燧閒一自六軍擒哱拜四方兵甲動天顏明代哱拜為亂始

固原

黃河冰合角弓彎千里烽煙夜不閒日日徵兵來鞏鳳年年吹笛度關山固原每歲調西鳳臨鞏兵防守凡四閱月芻糧在本兵額內支給可歎戰馬臨洮空霹靂洮河奔放聲如萬雷秦人望隴更潺湲金城方畧憑誰獻漢代屯田在艸間

甘肅

長城不到漢居延寂寞河西路二千何處吹笳來白嶺誰人飲馬入紅泉燉煌未見歸王會洪武五年宋國公下河西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哈密何勞費帑錢明初以哈密為甘肅藩衛後陷於土魯番屢出師為其恢復望斷牛羊空日夕蕭蕭芳草滿祁連時河西二千里計丁止萬餘

白雲山歌并序

白雲山在吾廣州城東北積翠凝華中多泉石足以步眺余自甲寅宰江寧五百日遭憂去官六年不卽就補雖未忘斯世之志而于役未有前期大都為白雲山色也莞爾作歌

白雲山翠微窈窕虹關干白雲山九龍泉涌月潺湲白

雲山水簾不捲晶光寒白雲山桂枝宛轉叢芳蘭白雲山春秋變態來無端白雲山天池浴日夜斕斑白雲山大鵬九天垂羽翰白雲山安期於此成金丹白雲山便我無心終日閒白雲山他時縱去終須還

中秋卽事

雷霆霹靂下交州風掃浮雲月滿樓三十年來流淚地萬家齊醉太平秋

閏中秋邀陳元孝陶苦子翫月阻雨賦寄兼訂晴宵之約

閒八重輪月百年能幾回可憐今夜雨不訪故人杯世
事同此歎秋心橫自來姮娥豈無意遲暮獨何哉

送友人之官

鴈行無故不分飛千里攜家繞翠微令弟明年當棒檄
不知松菊望誰歸

劍

乾坤作大冶鑄得百神精牛斗文章吐雌雄晝夜鳴正
堪天子用寧與匹夫爭未欲成龍去爲君報不平

雨

蓄積山川氣時來不可藏風雷隨左右天地讓元黃潤
物盈千野升龍上九蒼功成身自退臨照屬朝陽

拾遺

高唐

楚人空識有先王邪解巫神意渺茫秖見自雲還自雨
不知會否客高唐

酉別朱少平

唯君勸我隱何故復于征無限中心事空憐好友情離
山尋世路顧影問生平回首白雲裏秋風孤鶴鳴

寄示兒女詩四首

示還

汝到荒城興寂然姑蘇如畫入新年難逢兩度春三月
且罷琴書上酒船

示朝

將毋蘇臺歲已新後園花鳥不勝春何須門外尋詩伴
自有烏衣巷裏人

示潔

謝家諸女頗聰明汝弟聯吟又汝兄新學吳音已成未

碧桃花下聽初鶯

示京

左家嬌女最堪憐三月不見如三年汝父近來春夢處
一江花月在吳天

題南華卷後

諸星敢與月爭明一劫文章結一精誰是夢中花一樹
少留蝴蝶採芳英

題杜陵卷後

千秋誰解數詩雄前有姬譚周公譚大夫後杜人公此外不過

稱述耆名應行列拜高風

哀溧陽馬章民夫子 并序

余甲辰試禮部獲夫子薦後見大喜指余對策曰吾平生頗以文章自負今得子亦如盧陵之得眉山矣余答曰應科之技不足爲夫子道將歸搜所作以獻未及請正而夫子逝哀哉

世上無雙士臚傳第一人粗衣容貌古坦語性情眞作述俱傳子經綸未及民平生無限事難復座前陳

哀秀水王言遠夫子 并序

余年十六應郡試夫子拔第一人十九鄉試又爲夫子薦士夫子詩文名海內晩著理學辨有獨悟不受宋儒所局世名流之評余詩者多矣獨夫子曰意象飄然眞不從人間來深知余情環書之成恨未得就正別幾三十年徒展翰墨遙想道貌遂爾永訣是可哀已

賢達誰無盡無稱聖所憂片言開後起千古號前修厭世金星返歸空紫氣收共明生死故何用哭西州

哀無爲州楊尾紘夫子 并序

夫子試邑童子余年十六選第一人嘗語余曰子必大用廉潔恬淡是所期也三年棄官去邑人思其惠歌曰番禺循良前張後楊張者浙人名國維也還山將四十年而終哀斯人之不復作矣

天生一勺貪泉水每歎無端在粤鄉一自神君迴倒浪獨將孤日湧扶桑請看過去兼來者只數前張與後楊褒德無封今已矣詠歸誰與更悲傷

九谷集卷之四

九谷集卷之五

國朝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雜文

歸與難賦并序

仲宣作賦尚爾依劉子山述哀猶然開府僕貧徇五斗欲養無親家隔千山思歸何路暫棲淮水時作越吟此邦興廢助我傷悲故國存亡求之夢卜孰相憐而可語豈能悲而不鳴西南羈客誰非行路之難山水琴心自有知音之聽時丁巳秋八月也

嗟初生而有知兮逢四海之亂離家徒棄而不可耕兮讀先人之遺書親日老而無養兮迺通名乎上都顧懷拙而守直兮非時人之所娛既抱關之無吏兮劾一邑之奔趨時事紛其日益兮馬步疾而加驅生芻之不飽兮夜半躞蹀而悲嘶痛菽水之不加兮百憂逢乎慈闈臨北風而掩涕兮入籞籠而無所之倏棄我而不我鞠兮呼旻昊而弗知哀姊妹之不含兮諸弟阻乎天涯五斗之養而不得兮不如老乎故廬死生同此懷土兮魂搖搖其安徂登高邱而回望兮烽火接乎南陲念五羊之舊郭兮亦東南之隩區依扶桑之高柯兮首萬象而光輝觀海波之不揚兮知聖人之在茲擁靈洲之佳氣兮歎斯文之不衰昔尉佗之未臣兮煩陸賈之說辭彼楊僕之樓船兮何似乎漢文之璽書歷數朝之生息兮敦禮而明詩甲第聳其雲起兮門十五而七衢田疇錯而沃肥兮桑麻之萊鋪時長風之南來兮貢船舶晃泛而爭飛俗文而不頹兮士女繁而麗都羌百川之朝東兮獨粵江而南趨一朝而為戮兮白骨縱橫而薇蕨吹畫角於嚴城兮寒月慘而且孤羅美人而教歌兮哭鬼雜

而相呼行行而過故里兮心迷狂以焉如尋崇臺及曲池兮唯荒榛與芃蒿秋風起於枯楊兮疑舊日之笙竽狐狸疑我而怒立兮蒼鶻睇我而愁啼忽白日之西匿兮燐熠熠而陸離髑髏而人語兮訴羇魂之無歸歎百年之華屋兮一旦而他人居曾年歲之幾何兮復存亡之不知懷骨肉而不可見兮託征鴻而致辭迅奮羽於雲中兮徒頡頏而差池彼羅浮之青鳥兮路險難而不來拾明珠而莫御兮折珊瑚欲贈誰鯨吐波于日角兮鼉鼓翼於天池滯鯤鵬於涸轍兮扶搖欲起而待時日

馳月邁使我心憂我車我馬焉言行游北浮元武南陟牛頭東陵方攝西汎江流新林遠浦落鶩浮鷗臺城古道衰草荒邱烏衣何巷白鷺空洲桃葉有渡落星無樓南臺舊地禾黍幽幽秋殘故苑春零御溝孝陵殿上野鹿呦呦呼龍虎而不應歎鳳鳥之難留倚白門之疎柳聽烏啼之咻咻尋越城而不見兮悵范蠡之深憂卷平吳之偉畧兮上五湖之一舟獨悲吟於淮畔兮想朱衣之怨愁徒埋金於大江之南兮山東起而國爲邱哀鐵鎖之橫江兮樓船下而身囚曾破曹於赤壁兮秣馬于

荊州臨五馬之古渡兮憶江左之風流何一曲之後庭兮使王氣之忽收彼魏文之虎視兮歎洪濤而狐猶江漢東而不返兮感余心之悠悠望新亭而返轡兮山風怒而皆秋搖雉亭之白羽撼卞塚之長楸過方景之祠廟馬悲鳴而不留循板輿之來轍兮淚淋浪於道周返空堂而撫膺兮寒蛩爲之啾啾泣南陔之風樹兮歎去國之三秋兒女不知愁兮學長干之里謳亂曰粵山兮嶔崒粵水兮旋折荔枝洲兮荷灼灼素馨田兮江夜月臨南海兮眺蓬闕路不遙兮建德國與君兮心結奈何兮輕別

逸民賦 幷序

余宰郯以前兩令逋帑降俸後各還籍追勘者十年矣然例不調適豫省開捐復之令親舊交勸曰吾鄉進士君俸最久例補吏部一捐可得余曰是不足以觀命衆嘲爲逸民余亦自嘲戲作此賦

惟陰陽之無涯兮生天地之悠悠前已古而後將今兮遠億紀而近千秋余忽生夫此時兮懷夏王之九州寄吾神於百年兮若東滄之一漚欲耕而不能兮學辟穀而無由人食之而衣之兮覺妄得之可羞歎斯人之同

羣兮相顛倒乎中流由洗耳而巢不飲兮亦堯水而堯牛何拘形而晝畛兮遠跡于山陬身奚往而非客兮胡有乎去留不晼天而偵命兮飄飄乎乘不棹之舟升沈其若一兮夷險之無憂問柳下與東方兮肯攜手而同遊

昇平二十書

辛丑歲至長安欲上書值
章皇帝大行不果今疾休之閒檢於敝帙中三紀有餘矣初心宛然不忍棄之

臣南海之鄙儒也順治十一年初應禮部試往來於齊魯鄭衞吳越之閒見民之奸僞而困窮者幾徧天下也竊有感於治平之學自以少小不急仕進歸而閉關取古聖人治天下之道變通於今晝度夜思五年而得之今再應試伏惟
陛下堯舜之主也而今之風俗卽未能如禹湯文武之

盛且能如漢文之世乎臣以爲未也觀治者徵於刑措漢文幾刑措矣今未刑措也是何以故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言仁政不過五畝宅百畝田謹庠序申孝弟而已漢文時井田雖廢於周制稍近故收效獨易其後既無井田教非孝弟仁政之不存者殆千七百餘年於玆矣雖唐太宗之明治不能如漢文蓋後世之所謂仁政者孟子之所謂仁心仁聞也非仁政也今臣敢以仁政爲
陛下獻能信而行之十年而吏習不少淸民風不少厚

盜賊不少衰訟獄不少息者請正臣以欺罔之罪三十年而不刑措者斷未之有謹陳二十事于後望採擇焉

陛下當扆而思良臣者十餘年於此矣今執天下之士而數之曰某也孝弟於家廉潔於鄉視人之疾苦如已

陛下必欣然願得之以爲臣矣又曰某也學博而才富文章如古人

陛下必曰是史職之選也又曰某也工試藝如規如矩如律如呂

陛下未嘗不以小技目之及取人則不然選庠士以試

藝鄉貢士以試藝舉進士以試藝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師教其徒皆曰試藝

朝廷之所重也語之以古文章則曰是不足以取富貴語之以德行治術羣以爲迂其甚者一選於庠輒自矜大傲宗黨凌孤獨走勢利一旦鄉舉之禮部舉之遂居然爲民上矣及其爲民上又盡棄其試藝而責之以行何責者在此而取者在彼也

陛下之於百工以此用之卽以此取之至於取士何獨不然豈重士不如重百工而治天下不如治土木哉論

者謂選行而巧僞出不如選藝姑取其秀者而徐試之以官嗚呼官可試哉以官試之不如試之而後官也臣愚以爲先選其藝名曰藝科其後有行者鄉鄰保之教官保之縣令保之名曰行科閒有通古今具史才者名曰文科文科而非行科舉進士後入史館纂修不官藝科而非行科舉進士後放歸不官官必以行科使天下知非行科雖文科且不官何有於藝藝科後十年不得行科者黜之未及十年而先舉進士者聽補舉如是則天下輕文藝而重行始行之或飾行久之將實行不然

將不知行以不知行之人而官之民何罪哉

三代之教也有其實其後之教也有其名今也并其名而無之矣三代之時鄉遂而下皆以鄉吏主教德成爲賢才成爲能獻其書於王王再拜而受而後官之所謂實也其後不能教待其自成而舉之曰其也德其也才人猶向其名也今之教官以養衰庸耳日與諸生爲市耳督學者較試藝之工拙而高下之耳條約具文耳學者耳不聞才德之名謂之無教可也今宜選庠士之有文行者教官與縣令保之遞以上聞籍其名於部遇赦

官之缺次而用之敎諸生以德行次以治術察而擧之
視所擧以定黜陟黍有不得人者也併贅員之訓導去
無用之廩膳以益其祿亦足以代耕矣
周制內有鄕外有遂鄕之所置五家爲比比有長視下
士五比爲閭閭有胥視中士四閭爲族族有師視上士
五族爲黨黨有正視下大夫五黨爲州州有長視中大
夫五州爲鄕鄕有大夫遂之所置五家爲鄰鄰有長五
鄰爲里里有宰視下士四里爲酇酇有長視中士五酇
爲鄙鄙有師視上士五鄙爲縣縣有正視下大夫五縣

爲遂遂有大夫是皆鄕吏主敎不掌刑政者也其時天
子諸侯分國而治故詳且理後無井田因無農兵擧敎
天下之法而廢之漢去周未遠文帝以戶口置三老孝
弟力田常員鄕老嗇夫皆百石故人樂之正人出焉近
之里正以供役耳徒隷視之耳於是里之內無主敎之
人父兄不能敎其子弟則有司無與焉力役不平訟獄
不情盜賊不息皆由是也今宜令五百家自擇一鄕士
以行科之庠士主之遜耆德而助之頒以條約敎民婚
禮使之不費敎民喪禮使之不鬼敎民祭禮使之不慢

爲優爲娼爲盜聞於官又爲之解爭爲之勸睦縣令歲
察其賢者薦之遞以上聞擧而官之而後民有敎也
百畝之田使一烏獲耕之未有不荒者也使十庸夫耕
之未有不易者也今一縣而一令雖有丞尉不使之理
民訟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今有若無也
試擧能令而問之曰戶口幾何必不知也孤寡幾何必
不知也善惡幾何必不知也三者不知何以爲政令宜
增設縣丞分方而治以他省鄕士之擧而官官而賢者
用之旣知其賢則其理民訟也無不平何用禁之哉至

賦稅多者宜分其縣爲數徒苦之而終不可理無益也
古者一夫授之田宅於是乎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假
有無田宅之民聖人將哀憫自擧之不暇而忍役乎哉
今征地者古之粟米也征丁者古之力役也夫無田之
丁竭一日之力求一飽而有不得其可役乎剗稅之乎
剗稅之矣而又役之乎且丁之弊多矣有兼數十家之
田而無一丁者矣有無一畝之入而有丁者矣方拮据
而輸丁里之力役又從而呼之而豪强之家安坐甘寢
貧弱之民奔走不休所役者一二安分之良民耳役之

不休此流亡所以日多奸宄所以日起也臣　愚以為無田者宜勿征其丁一夫占田五十畝而輸一丁餘夫十五歲以上占田二十五畝而輸半丁田不足者計其分數而征之有餘者計而倍征之每歲里長計丁列冊以報編審可無用也其丁錢留於官以僱役州縣官以其地之衝僻計一歲之常役先報於上餘而後解衝者不足撥協於僻雖損府庫之萬一而天下之窮民終歲得盡其力安居而足食盜賊不生兵革不試所得者不已多乎井田不可復矣天下始有窮民今為窮民計止此

耳此而不行其不得所者亦不少矣

記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荒歉陰陽之數也及至而後圖之雖有神聖無能為矣今令各州縣每畝捐穀二合以為本春借秋償取一分之息十年之後雖荒不為患矣至幼無父老無子與廢疾而無養者一里之中亦無幾耳官有一年之息穀可以半賑之

每見夫為藩司者督賦稅耳其所謂承而宣者無聞焉今欲興教化舉賢才則總之者藩司也一省宜設二藩

而後覈之也詳且精臬司於大獄必覆讞而後成囚人在刑朴之後羈絏之中走數百里饑勞愁困攻其中暑雨風寒攻其外死者亦不少矣一省亦宜設二其無用之守巡道可盡去之至兩省相接之地奸民出沒逋逃其弊易滋宜設官兼轄之易得而理也

陛下之所以貴為天子者非賴斯民乎所以富有天下者非賴斯民乎親斯民者非守令乎任之如此其重選之其可過輕待之其可過卑乎如設行科則選之不輕矣今初舉進士者不得部曹而為縣令則黯然矣郎中

之遷也不得監司而為郡守則太息而之官矣彼見夫新進史館者非有積勞也非盡異才也頃刻之遇而得之耳遂使郡守如幼之事長郡守久任累遷職列四品宜如是哉何有於縣令哉又中書行人之屬三遷而為郎中及郎中之出守也遇中書行人之為使者不得如監司之禮縣令品秩等益毋論已待之不其過卑乎雖非係乎榮辱然守令之不如古亦可見矣唯自見其卑耳烏知其任之重哉臣　愚以為守令非遇統轄之官非卿以上不必以手板相見又縣令迎送督撫宜得比教

官鞠躬之禮免其長跪道左以別於異途之佐貳存古人重守令之意所以養其氣勵其心知斯民之重託其不自愛者亦少矣

古者之官不求富其後富而掩其富又甚而耀富更甚貧而飾富今之之官者僕輿馬奴僕動數十人或數百人無者以為恥稱貸而重息甫至官而索償者接武而來矣其一日之入不足為一日之出求其廉也不亦難乎臣愚謂宜以品級限其奴僕之數多不過十人例之所在不以為恥其他類推之教之以儉民之受賜者多矣

有為貧而仕者及仕而愈貧不可不知之孔子之所謂體羣臣也遠方之人候官於都稱貸於人以三為十三月之後以息為本守數年而得一官債每以千計矣人情易貪况逼之以不得已乎臣愚以為可免其至都南北之人各選近省無財者易以營措有親者易以奉養不至逼而為貪墨何不可者如謂慮其衰老廢疾而不能驗何如將選而使巡撫驗之如謂恐其變故而稽期也則陞員亦必在都乎

地之未墾者多矣細民之力不能及也軍流之有力者可令其墾而居之猶然去鄉也墾地多少高下其爵而不任雖四品可也爵而任之雖九品不可也臨民之職不可市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不知孝而可治者未之前聞今之民有父母生而不養者及其死也有草草而斂草草而葬者有置之而不葬者有家不設主有設主而塵穢積之數十年者豈盡無良亦上之人未之教也又寢設四代主易世改題而遞遷之四時有祭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今薦紳之家多不知者遑責夫民臣愚以為宜頒以條約令鄉士家諭之民將興起於孝訟獄少而盜賊息由是始也

社土神也稷穀神也民之安處而粒食者賴社稷也而忘其本而失其報將有親而不顧有德而不知不知德不顧親且去禽獸不遠矣至山川法神不憚千里而禱祀之挈妻引子呼羣結會走道路失農桑尤患其相結而為亂也臣愚謂宜永禁春秋不祭社稷者罰之

為僧道士者豈盡知禪而學鍊者哉游惰失業居其一

奸宄潛藏居其一愚迷相逐居其一是三者吾教之罪人也亦彼教之罪人也浮屠不三宿桑下丹家守神辟穀皆與市井不宜臣愚以爲此等宜於僻地擇寺觀居之爲之立師不堪入教者悉反爲民戶口增而田畝辟矣

白金適於用如布帛菽粟然不能一朝去也黃金止可爲飾而世尙之夫尙之則用必多用多則必乏乏則其値愈高黃金之一白金之十是以匹帛而易寸錦石粟而易片修求其不饑不寒不可得也又久而必壞者珠寶也去而難積者錢刀也貴其必壞費其難積棄中人數家之產而爲一釵暴殄之罪不可長也臣愚以爲飾器用黃金者宜罪之下令曰舜藏金巉巖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有採珠寶與市者刑無赦

地不墾因於民不農不農者非盡游惰也僧道去其一商去其一工去其一古之百工備器而已今漸而競巧一器成不知受其饑者幾何人矣臣愚以爲雕鏤之工疾令改業器不得市

今之優人力能與士大夫抗以其爲權貴之所狎也由是羣而羨之父率其子兄引其弟登善謳之門託之爲徒上之可以得勢力下之可以得溫飽是奸民盈於城野間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優人兼之矣臣愚以爲宜盡聚其曲焚之習之者重刑庶乎其可絕也

畜娼者人皆恥之井市以之爲營乃有人恬然爲之豪富之家利其重息而貸之金月取給焉不自知其鄰於賤也男女異路聖人之治也今縱無恥之民鬻良民之女誘之奸以求利豈岐豐鄗洛之都所宜有哉

各省之兵將尅其餉而虛其數縱使大吏歲時點閱能去其弊乎將難之也臣以爲去其弊無難也兵所防者州縣之地也今令州縣官募土兵與將驗其勇技而籍之則數不虛餉出於州縣解於藩司發於各營何如使州縣官自給之其將欲擾而尅之也稍難然武臣多患貧遂以私丁充兵而得餉於是使令有兵防禦無兵甚者私丁非壯丁又甚者無丁而冒丁皆其貧使之用之亦宜恤之也今宜自總兵而下許畜私丁多少爲差不令之過初任率就提督點核書其姓名年貌充入兵額非時稽察遷調之際此去彼來則兵常足而餉不虛矣

陛下所欲得之以爲將者非以其膂力之過人忠義之許國乎膂力過人者千不得一焉多老於畎畝而已當使里中舉之橫暴刻忍者不得與焉州縣官聞於巡撫畜之於將列而練習之才成而用忠義之勇者於是乎出其勝於設科而濫額無行者遠矣

諭江寧人民

江寧凡縊溺死者總甲卽報縣縣卽行察役蠹土蜮誘挾其親誣訟富人動至家破今後總甲非殺毆死不得擅報縊溺死者其親若不欲告理殮葬聽便

余宰江寧時收總甲報縊溺死狀存之不行久之死者之親始告動引多人誣者過半縣讞不遂越控於上反覆經年破家後一息狀便了其由在報縣後胥役知其事與里中奸宄相連結誘其親以利且威刼之黨多機毒時久計深其親不自由也究無所得利盡入他人余以其故申督臺阿公奉檄兩江臬司勒石永禁總甲舉報半年間命訟頓少不得吏意闗通沈閣不復勒石余亦遭憂去後於郯城驛館白兩江總督傳公深以爲然許返署查行未幾而傳公逝矣利之所在變之誠難恐數百年下猶今日也後之官斯土者其留意焉

丹亭詩自序

天地渾濛山川盤錯古今寥杳形象蠢默至情觸之益生吾情生之不已則有聲聲則有大小短長紆疾上下之節儵然而成辭谷風入林禽啼獸嘯雷雨怒發洪濤崩圻拊髀鼓腹自成曲章金石管絃無所用之惡知其爲詩耶吾知吾情而已僕年十六時哀樂喜怒能自表吐留詩自是歲始次而錄之聊自娛焉

建德國記

朱衡告於方殿元曰衡也昨觀日於扶胥之口遇一叟坐長松下神氣溢體不類俗人揖之語問姓名不答祇曰子言動若儒者亦盡讀書乎曰書烏能盡讀未經秦火者無不讀也曰曾有言建德國者乎曰莊周書有之且爲之述曰然則余之所游者其是也夫曰路何由曰路則余不知也前歲之上巳余垂釣於南海有巨艘艤岸二青衣童子向余曰吾國君聞先生名願迎相見因見艘上所載指問二童曰是何器曰此周公所製指南

車也海行必載之余欣然就焉行至翼旦遙望一島林木森蔚須臾維舟行數十里人皆古貌至一處茅屋數十間二童曰當白吾君頃出迎者葛巾布衣乃其君也相見笑握手不大揖讓席地坐其君曰吾本越裳氏先人見海不揚波三年知中國有聖人朝於周周公賜以指南車後秦亂先人不忍與處遂來此國國古名建德與越裳同俗國中人以吾先人能述三皇五帝之舊因曰吾國亦當立君能教我者君我也遂君吾先人此國不好貨不與中國市人無知者國人常改服至南越歸

言至今士不賄關節取科第宦無權奸蠱君毒人天下關吏遇廣州商信無私匿不事搜詰其不出鄉者益樸魯然自尉陀王後秦人來處失其初俗遠矣聞先生能如古人故願邀見出餞三具酒三行留旬日見其吏民來出入無將命吏多言我不如某位當在我上民多言某有道願奉爲官餘事多類此余欲遍游國中求外假館其君曰先生未知吾俗乎公作而不私藏不尙工巧物浮於用衣食任取無不給者惟先生所之余行國中數月巳然見人有扶老者行數十步更扶之問曰何親

曰不識也老者行當相扶耳見哺孩者問曰何親曰里人之子也里人去三月矣留子我爲哺之其他如此者不能盡數居一年其君曰吾先人君此數百傳矣吾厭爲君先生其吾代余曰君何厭爲哉中國以征輸賞罰爲治富而威人爭爲君淡泊者厭之君國征輸不行賞罰無用君卽民也何厭爲哉且余行久思歸其君不能强以舟送余且約曰明年春再迎先生衡欲俱往與元約及期有海寇不果逮乎訪之鄉人曰叟以役重挈家去不知何之意其欲長子孫於斯國乎悵然歸爲之記

朱衡字少平與元爲古之友嘗相對歎謂今友多而古友少何期衡遇斯叟元因聞之是亦友也何必相識自記

郯學家禮序

郯民尙忿無宿昔睚眦所爭祇毫末或語言相戲抵奮臂執挺刃鬬至死不悔俗之不和無過此者不和生於不愛不愛生於不孝弟不孝弟生於不敎夫敎非朝講而夕諭之也爲子弟見其父兄之於親生未嘗養死未嘗哀遠未嘗祭視其親幾如路人矣旣路人其親將何以視路人毋惑乎其相待如鳥獸殺則殺之而已古之郯魯附庸也去聖人之居不甚近哉豈其習自古然毋亦歲移而時易之以至此甚也風之行自士大夫始士

大夫而孝弟是尙下焉者將有趨之者矣士大夫之不講下將有甚焉者矣朱子家禮書士大夫力能備擧之若取其意雖小民可也但時代已遠稍有不合又其文近古不便淺學余取而删集之因時之宜就俗之便易以俚近語分爲四篇一曰宗法一曰祠寢一曰喪禮一曰祭禮願與諸生習之郯民秋後每挈妻子就食他境多舍其父母問其故無以對也嗚呼改之親死多裸葬問其故曰貧不能棺也嗚呼勉之家多不設主問其故不能備顯者而黜主也夫禮無黜主不知何始今達天下矣黜之奚爲哉過墓思哀目觸之也主不設則無以觸而生慕慕之不生孝弟幾乎息矣非諸生先之而誰先

募修郯學文

三教興世人以婚宦故不能捨孔子語自附爲儒見不婚宦之徒輒高之復以此自卑因而卑孔子孔子之言隱非悟者不得其奥遂以爲如世俗之解而止於是聞死生之說而怖聞不死之說而喜郡邑井市中雄寺華觀時修而歲飾者豈其徒之力皆鄉大夫倡之而羣民和之也假非列代設學校聚師儒將無復有廟孔子者弟子從師習誦記父督兄勸爲干進計其學試藝如優孟抵掌作孫叔敖談語畢則卸衣擲冠復爲優人能悅

人者上天有文昌星其神或降爲人相傳十七世爲士大夫卽有之而風度鬚髯未必世世如一也士人以星名文昌必能昌吾文爭美像而祠禱之又登科名者曰魁目其字而心蕩久矣適有星名魁倉頡造字時偶以鬼倚斗士人曰是星殆能魁我求則得之不求將失之也肖其字形作面貌手足稽首恐後甚者思入夢擇利地立高閣祝告祈賽不絕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使僥倖者廢然去毋惑乎其庭無人焉此聖道之所以不顯也不顯然後見大郯邑學舊在城內地震傾圮後遷於

郊未成今欲復舊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爾多士去聖人之居未遠也豈猶夫人之見哉當有起而任之者

覆撫臺佛公

奉憲行詢有何良法廣積糧儲爲有備無患之計此山左之幸也敢以愚昧所及者陳之按朱子社倉法初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借貸收息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所得息米除六百石還府見儲三千二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取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但其法設倉於社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今社學久廢社無正人社倉難設且無米本故知其善而不能行然可倣其法而變通之今計大州縣有地數百萬畝中縣亦

有百萬餘畝小縣亦有數十萬畝於收成之後每畝借穀二合大縣可得萬餘石小縣亦得數千石以爲倉本春借秋還取利一分以一千石計之十年之後可得息千餘石將原本發還借利仍前又十年後不取其息止收耗米如遇荒年且賑另議然以州縣官主之恐役有侵蝕之弊官有借用之虞收放不善將類青苗宜擇殷富長厚衿民數人分主之三年加以獎賞人必踴躍從事以百畝之家纔借二斗後仍還之爲力甚易一分之利比平時稱貸甚輕便民以民主之以官察之可久無弊唯候憲裁

又上佛公

今州縣人民皆願每畝捐穀三合入倉備賑更有愚昧之獻夫極貧之人雖非荒年仍爾缺食今倉穀必出陳易新若止行春借秋還之法極貧之人歲無一入官慮其不能還也必不借以自取累是所借者非極貧之人矣夫有數千之穀而極貧之人終歲不受一粒之惠豈仁者之心哉竊謂常平之倉名存而實失久矣常平倉之始也自漢耿壽昌立法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故名常平今增價不必議惟減

價而糶可以利民每年冬春之交穀價比夏秋必加彼時將倉穀一半糶於貧民比市價減二分貧民甚便市值因之不騰更便又春時無積之家稱貸輸稅息多至十分獲麥計償其餘無幾今以所糶穀價貸之完稅令其至秋償穀計一分之息以其息盡散之老無子幼無父與廢疾之無養者不責其償餘一半行朱子社倉法庶可永久唯候憲裁

答僚友書

足下約謁張眞人於郊似不宜出足下口也君子一動足焉或以爲智或以爲不智可勿思歟昔崔浩師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言於魏主起天師道場魏主何如主也浩後戮身夷族假使天師在無如之何況其苗裔將慕其人而及其嗣耶足下官洙泗之鄉數年矣周公孔子之後何漠漠也將利其符咒耶天師之家當無疾人矣天師之鄉當無凶歲矣未必然也符咒奚爲足下信耶疑耶疑信半耶

重修鄕署土地神祠記

新祠成吏請設像余曰像非古也且陋昔之功德及人者沒而思之不忘貌其生平而俎豆之像之可也神之在土地者孰得而像焉神有降而爲人人有沒而爲神於山川城隍土地有所憑焉初無定形也而何像神之變化何常之有豈一像而終古同之神以所及爲司奚天下而一像爲神盈天地間中霤門戸行竈皆有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像之將泥勾龍配社柱棄配稷猶未聞有像之者也况其他俗之事神者因

其封號而飾之章服世人以耳目所習望而生敬畏唯土地神面貌冠裳如鄕里耆老然人從而狎之優人以之爲戲彼惡知哉神之照有遠近因以爲差此天爵也非如人爵之可倖也人有位爲宰相而慧知不能及一家者矣而人尊之者以冕服與人殊也下至一命亦皆有表而謂神反不若此且其神能掌縣署將助縣令明聽使賞善黜惡辨冤除禍令而不令將降之罰必其喜可庇其怒可懼其光焰可仰而不可褻惜乎人不得而見之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謂鬼神有情而無狀非也不知其狀將不知情或失則慢或失則諂否則以氣爲神以虛爲神以虛氣合爲神神之不知而何以知天不如設主

推惠田記

郯城古郯子國也爲魯附庸終春秋之世僅兩來朝不從會盟征伐僻處自守不然其何以爲國哉今官此者秫垣草屋繩樞席門民可知已其貧者居無門臥無榻寒日無兼衣夜不被赤子體無尺布終歲作稗飯雜野菜過半甚者茹樹皮及草秋後逃千里外就食夏收始歸余生與曾地沃而人勤凶歲無餓殍里中百家一二貧人耳及宰江寧設賑始知吾里之貧者非貧也擬請行朱子社倉法遭憂去官後非宰郯又安知人之貧更有此極也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巡幸至於三吳經郯見城郭廬舍想藏

睿懷二十四年以水災免田租之半二十五年又免半民得以不死至二十八年

巡幸兩浙縣民無遠近老者扶杖婦人襁負偕少壯伏迎大道上躍踴呼

萬歲二十九年租盡蠲民益得休息巡撫佛公祗保東邦奏請從民願每畝捐穀三合貯以備荒于是郯收穀二千九百石有奇余告百姓曰爾向之逃苦老稚奔走者慮年饑無食耳今已有穀如饑當發爾其勿逃盡力耕作百姓莫不歡呼唯唯旋念民有老無子幼無父及廢疾而極貧者歲無豐歉均於不飽至於窮冬內饑外寒其何以堪久思恤之而百貸仍頻力有不逮近年私幣不交又數百年來陋費辛未計吏一旦除去余償負外稍有餘俸使從而私之官之利耳民其何與遂捐金市田三百畝以給無告者冬至後一月之食名曰推惠田使民知各憲之惠我者推而惠之也自計初作令至今十有九年矣同時僚舊升沈倏忽而余以前兩令逋

帑不調憶始至郯時民之幼者今已抱子矣強年者已斑鬢矣父老子弟漸如里黨官民之間情輒勝義矧茲煢獨其能恝然倘幸而安身竊祿年又年年將思廣之且以望後之君子焉

上當事乞休疏

元二月得疾五月乞休屢奉駁檄將謂疾非垂危不便請乎是必將塡溝壑而後可去也是山林之下無養疾之吏也且元非孑孑然欲去者人情不厭卑近乎以求高也否則求利也元初宰江寧後宰鄒城凡二十四年矣以鄒前令逋帑永不得調向之爲鄒令者不過任一二年皆負公賦破私產辱身名苦妻子元拮据以免罪焉而已矣欲去則去之早矣而不去者以人生天地中不宜獨安逸當竭心力爲天下謀萬一孔子之所謂不

仕無義也今病矣可以去矣禹曰生寄也安見夫家之非旅耶卽使死官守例得予恤驛棺而歸何所不可無如筋綫力耗不能馳策以七省之衝一病吏焉偃臥其間勢所不得惟憲察之

淵明爲彭澤令督郵至不欲折腰卽日解印綬去此風至何代而變也嗟乎不可考矣 自記

示鄉里後生疏

余九歲學試藝至十五六便能作宋儒理語試輒第一人見知者皆當世名流也鄉薦後名頗聞海內然竟不解四書爲孔孟敎人者中夜追思常發大笑至二十聞有朱陸不同驚曰世亦有人敢異朱氏者于是取性理書觀之信者半疑者半復置之少時好詞文見蒙莊隱現變化之狀屈宋比喩託寄流連之思如身入蓬島中不復能出諸子百家書漢至唐詩歌從吾意而短長之直欲與賈傅曹王齊班抗揖幾逐江河而忘返也殆哉

三十餘時見學三教者相是非皆淺陋不足聽因取釋氏道家言探其旨之所在歸而求之吾道異中得同同中得異靜思動觀如是者數年一日有得於格物之義孟子後無語此者偶憶宋儒言向之疑者終不合於吾心吾心合者是之不合者不能是之也繼爲祿仕日與事遇反以自鏡究無出於吾所謂格物者晚著環書多非前儒所道乍見者疑且以俟千載下謂之無聞不可焉假余非幸免夭死則不免爲天地棄人矣今之學者卑者期進士高者期名士苟恍惚於作者之徒則羣望

之若仙而其人亦友古奴今以爲千秋不朽之譽成矣安知夫憤憤然其若夢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余今老矣而未之一得爾後生其惟余之鑒哉

大宗祭田記

元向自江寧歸去鄉六年見一水焉曰元昔之所溯游也見一石焉曰元昔之所盤桓也見一樹焉曰元昔之所婆娑也況於宗廟邱墓乎今去鄉十六年疾休而未能歸宗廟邱墓入夢而已矣族人來者言及老者存十之二三矣言及强壯者皆白首矣言及少者面不相識矣今之幼而弱者假得相見將言新而不言故用禮而不用情幾如路人矣因念元之子有居廣者有居蘇者蘇之後人及長而後能歸拜宗廟省邱墓族人幼不同嬉祭不同列宴不同酌視之益如路人矣夫其始同一父母久而不免如路人言之而不勝惻然者也大宗者禮之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元宦薄不能如范文正設義田贍一族今以田百畝入大宗祠遇祭之日族人爲元居蘇之後人備豕一羊一而助祭焉又念元曾祖逢和府君同曾祖妣關氏葬於大福祖考雲興府君同祖妣蘇氏葬於橫岡考正菴府君同妣何氏葬於大福皆與大宗祖墓近墓祭之日族人遣從者爲致一牲之薦使元居蘇之後人知元三代之邱墓雖有居廣之後人

而一族皆爲可託親親之誼千萬年可也田所入之餘每歲盡給族人之貧死而無以爲殮葬者庶幾他日之族人猶知有元也知有元則知元居蘇之後人也則尚未盡如路人也

廣歌堂記

八方之歌詩者唯廣州音韻最工悠長婉曲得三百篇温厚和平之意故廣人詞賦多與古近吾朝夕於歌一歌之羣兒女和之以是爲娛將終老焉及居於蘇初慮廣歌之不傳也不數月見羣兒女皆能爲蘇語與鄰里童稚語聲聲不休方知生蘇而爲廣語將亦猶是也願後人毋忘焉不忘廣語則不忘廣歌不忘廣歌而可忘廣之宗廟邱墓乎是則名堂之志也夫

畫像自贊

亦牛亦馬非惠非夷志在斯民辱身爲之身之旣辱何
慍何憘昨宵夢裏垂釣桃溪蛻彼塵服衣霞爲衣童頭
赤脚來時如斯

神告形文

昔者余也稟氣而之値爾形成頎與余宜數至運會于
焉宅居維爾之形波目峯眉深息長聲白皙丹肌及爾
旣長余發爾思遂不我與耳目是追相如雅步宋玉微
辭春游秋獵馳控如飛雲英月華吸光孕輝噓章吐曲
織女成機文凌何賈辨折秦儀放志娛情日月其馳幾
希載我潮流忘歸終不余勝潛覺爾迷發我無聲數爾
昨非爾乃知余如君如師披彼重帷相見依依余亦慰
爾歸也何遲未與余一且唯余隨余行爾行余趨爾趨

爾曰唯唯朝斯夕斯世盡爾識知我其誰我志未行爾
也遽衰始必有終會與余辭爾去莫留余長在玆撫別
叮嚀謂爾之知爾逝不知余復何悲

台郞墓誌

台郞者余次女歸于金所生子也以壬申八月二十九日生于郯署貌甚偉奇頂中有肉圓徑寸許春夏高將寸秋冬減三之一語言慧辨氣象雄傑見者莫不以將相期之五歲痘夭以丙子四月初九日卒旣移屍于地其母黙禱曰我疲甚思少睡汝若有靈感我一夢知汝去所纔寐爲侍兒驚覺視其面頓改相兩眉末高竪約半寸目垂視半啓睛光灼爍慈雲入人口含薄笑微露二齒雙頤豐下威莊而和靜狀類四十餘歲求其生時

面貌不能髣髴萬一儼然圖畫中有道大神也時見者各起敬畏傳中有言年久顏色如生爪髮加長者矣未聞有倏變神範者也佛言天人神人有輪入人塗惟得無生者可離生死苦聖人則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忍棄倫想其間有當厄會則爲死忠爲死孝今台郞不幸而忠孝之名未顯于天下乃夭折爲厄然亦有幸焉志士殺身成仁匪刀鋸是憂幸家國之無他故也孔子論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殤可也今台郞之神若此誰得而殤之子曰君子上達達之極者至于上天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厄之有夫人患未與小人分途耳途一分則魄淸魂瑩積而日高台郞余知其上而又上矣玆葬於城南之原余長女亦歸于金生二女殤並葬於是碑之東南二步是爲誌

九谷集卷之五

九谷集卷之六

國朝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環書

上篇

九谷子曰昔者天地之終也陰陽之吸嘘於混沌者不知其幾何時也畜之久而天地成又久而人物生斯時也其如人之蒙乎上有神皇下有厖民知識不鑿話言不支他何有哉書契之作其不得已之時乎及伏羲沒而共工亂矣甚者神農猶在而夙沙叛矣又甚而黃帝

戰榆罔於阪泉三戰而後勝之矣戰蚩尤於涿鹿合諸侯而後擒之矣今之所謂上古者其天地之衰耶至於唐虞人性難乎復矣堯舜於是乎起而防其心故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善養苗者去其害苗者而已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善養性者去其害性者而已其敎之始乎傳乎三王禮以一之樂以平之政以率之刑以佐之帝王不代作人心橫行至春秋而極臣弑君子弑父孔子出而憂之憂而無位退而立敎其旨不遺事物而性命存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言天道不離陰陽言人道不離仁義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明精一之旨以格物明善爲先而要於誠明執中之旨而求諸庸故其說通乎高下上士可以達天下士可以守己聖主可以無爲庸主可以無過性命之源死生之故藏於易繫以待悟者曰莫我知也夫至於今疑者未之知信者亦未之知也然百代皆奉之以敎乎庠序非以其持世不能須臾去哉老子之敎主於神以無言道以柔應物以無爲治天下不開天下之智則不流於詐不開天下之文則不

流於僞思元同之風而不可得也故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一於淸靜天下不擾然惟能全神者因道而應可以治身可以治天下否則以不事事爲無爲身與天下交廢故未久而莊周之徒已大失其傳後之丹家竊而師之皆非其徒也佛知心之妄無盡也生之苦無窮也曰不如無生於是而棄夫婦又知夫死而復生之故以性本無我自體自用名之曰智體用有我我智非智名曰識神識生之根也生皆妄也能寂然如性之本然

反識歸智以照諸妄非我能照非我所照照一由彼則
神無用而妄卽眞烏乎生哉夫上有堯舜下有巢許人
各有志不可强也誠欲學無生者則其教至矣子曰道
不同不相爲謀聖人知生生之不可已也謂無夫婦則
無父子兄弟因無君臣卽使形生絶而化生復出矣故
不忍遺世世之人皆父子兄弟夫婦中人也無君無臣
不能一朝安也而亦奉無生之敎奚取乎哉又其愚者
非學無生也以天之與神人之所尊也而佛卑之夫卑
之以其有陰陽也而愚者以佛旣尊乎天與神則降祥

赦殃必有大權其性至慈白罪而免辜而諂之幾徧天
下其爲名僧者貌佛而非佛猶名儒之貌聖而非聖遑
責夫愚者哉孔子先知之故顯神於易顯性於仁義時
一於易則神不虛心一於仁義則性不空性也神也猶
方員也易也仁義也猶方員在規矩也天人之因死生
之狀由是而自悟後之學老佛者不能窮聖人之奧而
學聖人者不能窮老佛之奧且不能自窮聖人之奧見
夫老之言神佛之言性智過人者不舍聖而之老佛者
幾希矣其不舍焉者止循循乎聖人之門牆而不入其

室而尊耳貴目者信之而不敢疑止之而不敢進吾何
望哉聖人之敎人也慮其躐高而馳遠也故不明言之
欲其自得之明言之跡也自得之悟也及老佛明言之
矣天下之人無不信矣於此之時復不舉聖人之所不
欲言者而言之使慧知聰明者相引而去之留一二趨
尋步尺之士吾道其孤哉

或問曰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其則不盡是謂無物是故君子先格吾物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主敬者將念之而不失乎曰是繫獮猴而止之也
止之久而苦之將病且死焉有憶有忘心之常也未有
長憶而不忘者也是故能敬者存心而無心曰旣存其
心烏得無心曰藏千金於匱未嘗矜而懷之也主人之
歌笑自如也行臥自如也飲食自如也或窺其匱斯防
之矣無他知千金之爲重無不覺也吾之性豈千金比
哉患不知耳知而不覺者未之有矣是故主敬者必先
格物形色物也形形色色者性也格物也者孟子之所
謂知性也知性之始知性之終知性之無始而無終復

夫素者精爲輿而氣爲奴受夫染者精爲獄而氣爲盜其之者魄發之者魂運之者神充之者身宅之者心矩於道者心之功也放於欲者心之罪也功必先知之罪必先知之知道而循知欲而遠是之謂存存之又存敬之至也將存之而又守之是二心也

或曰心其有形者歟情與性其無形者歟曰有形之心性情宅焉借以爲名豈惟性情有意有思舍性與情及乎意思無復有心不數月則言歲數月則不必言歲也曰然則性與情意思爲四歟曰非四當其爲性無情意

思爲情意思時則無性曰若是則天下之惑起矣豈有無性之時乎曰有人焉方其靜也儼然於几席之上其起而行也卽是人也几席之中無復有人焉忽醉而狂狂而舞亦是人也及其止也儼然於几席如故也是故情意思者性之動也性者情意思之靜也方其靜而爲性萬卽一也方其動而爲情爲意爲思一卽萬也動而正如水之行也動而不正如水之波也非水之本也謂之非水不可也故君子不滅其情惟其中不刈其意唯其誠不塞其思惟其止不知其一而以爲有性外之情性外之意性外之思而守其無情無意無思之性竭數十年之功而成一塊亦可歎哉

老子曰谷神不死後之爲儒者有一言之同於老氏也相率而避之惟恐其浼已也卽聖人同言之亦不敢深爲說焉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非他性之權也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明之則生天而反天昏之則生土而反土上之可以爲神祇下之可以爲禽獸人生斯世須臾耳乃謂與無心者同盡非豪傑之士誰肯舍欲而從道哉豪傑不世出故人無

所爲而怠爲善無所畏而私爲惡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解而棄之塗泥愚者不忍也吾神之貴豈止珠璧哉乃人不自知而教者不使之知縱有過人之質亦不過終其身緘言而繩行正色而修容不明夫天地之源幽明之故屈伸往來之狀昧昧然於死生生死之間噫亦後儒之過也

後之爲儒者惴惴焉恐人之目爲異端也止是其可見者不敢是其不可見者豈一二哉死生其大者也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胎成而生息盡而死愚者知

之矣胡爲乎未之未之者難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父母相感而有生將以爲原乎終將何反乎生而有神死而神之人之所知也其得父之神乎得母之神乎抑父母分之神乎爲父之神何母無之爲母之神何父無之爲父母之神何以合之且神之昏者難遽明神之明者不復昏何瞽瞍之神忽而舜舜之神忽而商均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無其理而爲其言是狂也聖人不刪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周公之詩乎夫慧知之士萬不得一焉幸而有之必能默求於死

生之故彼聞後儒謂氣聚而性有氣散而性無乃老子以爲不死佛以爲無生滅誰不欣而從之從儒而不去者唯一二爭章訟句之士吾道其何賴之庸庸者朝野多是也有不窮耳目之娛極情意之樂以快須臾之生者幾希矣其說習之既久君相尊之師儒督之詩書比之刑律視之有一人起而疑焉羣斥之曰非聖噫甚矣哉其知後儒而不知聖也甚矣哉後儒之錮天下無窮期也

或曰道何始乎曰道無始曰言道何始乎曰道無可言烏乎求始不已而言始於陰陽曰陰陽氣也奚從是始曰無陰陽則無道人之言曰道寓乎陰陽又曰陰陽道之所生皆非也以其二之也一伸而爲陽一屈而爲陰陽而復陰陰而復陽其無使之然者乎天地未有之先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前之幾天地也無所始也天地既無之後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後之幾天地也無所終也陰之靈魄也陽之靈魂也是爲天地人物屈伸乎其間而不死者也天地之魂魄帝主之其用神也其體命也人物之魂魄心主之其用神也其體性也性即命也禪

主性而卑神氣非不知有性自有神也有神則有化禪無生也烏用化烏用神也非不知性主乎魂魄也既無生也無發而無藏魂魄非性即性也俗之學禪者日在乎化而欲損其神日應乎倫而欲幻其魂魄何爲哉聖人知天倫之不可棄而生生之不可已也故其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有氣剛柔有質仁義有事氣胡以行質胡以成事胡以幹必有體焉舍仁義而言人道將有不事事者矣方員非規矩也

規矩卽方員也是故陽運之謂仁陰制之謂義明乎二者之謂智中乎二者之謂禮誠乎二者之謂信得乎二者之謂德順乎二者之謂道世之卑仁義者源乎卑陰陽卑陰陽者非見爲道之所寓則見爲道之所生未見其一也

孟子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知有天焉有人焉有畢生求知而無與於天者不知其良也知其良者曰知善之爲是知惡之爲非如斯而已矣夫道之用廣矣道之幾微矣道之權化矣其不能至者於知求知而不先之

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者物也形而上則也知其則而後有物否則如無物然故大學始格物格之者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所以格之也曾人問適周者告之曰由衛由晉格物者衛晉之路也至周而明堂九廟無不覽焉知至之謂也今舍物而求知難乎爲至矣將無有求於不慮者乎

或曰學而主靜可乎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聖人之教也慮其守內而遺外也學一於敬猶虞其孤況一於靜乎君子以靜爲驗也不以靜爲功也

經曰明德明德降於天而反於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陽而地陰陽者羣明之所聚也曰聚而一乎曰聚而分一室之中置百燈焉其明合也移一燈於外而明隨之而後知其分也神之昏者亦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中人以下其神昏能無過乎貴能改耳改事之過不足以復神心過改而神復矣

巧於人者拙於天工繪刻者能爲毛嫱之美而嚬笑話

言覺知妊育嫫母之不若也人可爲而天不可爲也夫人之上不如天之下久矣

恆言曰元氣元氣者一元之氣也逝者氣散而氣之神不散也是以元而又元也

有鐘於此不扣而鳴則人謂之妖孽心之不感而動者至人之所謂妖孽也

天陽而地陰其有域乎曰一寒而一暑一晝而一夜陰陽之域均可推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性則內無君也非學則外

無倫也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於德性慮其外之遺人也一於問學慮其內之遺天也故天人合而後全是之謂下學而上達

或曰不思而得誠者也周公之思也夜以繼日然則周公非誠者歟曰否不思而得者得誠也爲人君爲人臣爲人父爲人子事之變無窮也惡得而廢思其欲廢思者必禪者之無倫而後可也必學禪者之有倫而不求盡其倫而後可也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口之於味也體之於適也欲

之府也是故見有耳則不聽見有目則不明見有口則不止見有體則不恬君子能定性性定則神一神一則魂寧而魄淸魂寧而魄淸則氣不決而精不疲人見其形而君子唯形形人見其色而君子唯色色耳目口體幾遺之矣或曰如子所言非禪之無人我相乎曰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子亦將非之耶

學道者無如優孟學道而失已聞有主敬者瞿瞿然而敬也聞有主靜者兀兀然而靜也聞有能醒者睨睨然而醒也聞有能樂者灑灑然而樂也是優孟之叔敖也無幾何而解衣擲冠嘿然而不談塊然而不笑猶然優孟也方其爲叔敖也他人不能辨之而優孟能自辨之今之學道者幾不能自辨孟子之所謂惡知其非有也其患由乎任念念之不已將尸體而造神瞑目而守腑殆哉是故學莫先乎精義精則能一不縛而敬不拒而靜不燭而醒不排而樂人也而天耶或曰噫此非禪之離念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非聖人之言耶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有凶有吉志之所之其氣動焉以

氣召氣應以其類如磁石之引鐵也順性者吉逆性者凶氣陰陽也陰陽鬼神也豈察察然計賞而較罰哉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或曰人死而復化乎曰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雀雉何能哉數至而已形在且然況於神乎

或曰人化而情變乎曰數極則變鷹鳥之鷙化鳩之拙蜣螂之穢化蟬之淸鳥在其不變也

魂魄未生而具者也精氣生而有者也氣不盛不足以盡魂故孩不善思而老多鈍也精不滿不足以盡魄故

孩不能識而老多忘也非魂魄之有損益也
或曰同氣相求君子淑女而有胎札胡爲乎其召之也曰君子之所能主者神也腑臓體膚精氣之流也非君子之所能主也血氣之不調蠦蟯生焉沐浴之不時蟣蝨生焉何足怪也
或曰病狂者之顛倒其心也豈其神傷歟曰病烏能傷神神宅乎心心病則與之俱矣猶夫心之惡也神亦與之俱矣爲惡有意獨能染神故死者有惡神無狂神
世有習靜不得其術而致狂者困其神故也靜有術焉

故曰定而後能靜行路之人不惑於歧神一而恬則靜矣由其知之明也止而不行而以爲靜人不以爲愚者幾希矣
有病狂者於此環聚而觀羣而訝之羣而笑之人之妄思也與病狂者何異焉幸其無病而知掩之也神至正至明而染之使妄此精氣之過也從其過者誰歟
或曰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神多有亡乎曰猶夫人之亡子也豈不在焉非其子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乞於路不知其璧之可用也謂之無可也且人之知其神也誰

哉神自知之也生不自知何神之有死將昏昏焉隨其類之氣顛之倒之而任其所之而已矣不謂之亡可乎而況有魂熄而魄頑者乎
神之既離形也昏明之等視乎其智生不格物有神焉而不窮能明生之所明不能明生之所不明及其復受生也宅於心而貫於體目有明耳有聰心有思而發爲知唯學能盡知昏者可使明也神非受生不能自明故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夫所以能明者神也而必藉於生生而未明何以死哉

魄圓如天如日如月如星圓者自然之象也魂瑩其中而耀其外者也是神性之府也謂魂在脾而魄在膽者孔子之所謂未知生也無惑乎其以魂升魄降爲死也月明死則魄生明生則魄死故魂藏魄則明見魂而不見魄陰變陽也魄藏魂則昏見魄而不見魂陽化陰也人之魂魄亦若是而已
東陽之陰也南陽之陽也西陰之陽也北陰之陰也於此可知其類矣
仁畜愛禮藏矩義運權知宰別方其靜也性一而已豈

有分哉豈有隅哉時動乎愛必有畜者因而名仁時動乎矩必有藏者因而名禮時動乎權必有運者因而名義時動乎別必有宰者因而名知仁禮義知亦後起之名也卽一也其一也豈聖人與佛殊哉殊乎見也佛見無生動者幻也聖見生生動者神也舍仁禮義知而言一猶言方員也以仁禮義知而顯一以規矩顯方員也無生者不制器者也規矩無用也方員皆空也人不知出世之所謂幻者卽持世之所謂神神其幻非所以出世幻其神非所以持世而乃疑夫聖之一非佛之一智過人者莫不出聖而入佛日在生生之中而爲無生之道何異乎饑者之求食而爲辟穀也

或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其說何歟曰人之目能內視歟曰不能人之耳能反聽歟曰不能曰目之能視色而不能視色色耳之能聽聲而不能聽聲聲者其神不定也神定而後能視色色者能聽聲聲者是之謂內視而反聽耳目不能引之矣故瞽者有明而聾者有聰

或曰龍逄比干聖賢之流也而以忠殺天何爲耶曰天何與哉魂魄而上者性而神也魂魄而下者精與氣也

精氣之行陰陽之數也一伸一屈極而爲厄有雷霆之殛水火之殃兵刑之戮故聖賢處順際逆不動其神禍莫慘乎刀鋸因之以盡倫常成仁義拔一毛而已矣

或曰形死而神不死無目以視無耳以聽亦何神之有曰聞見之精豈從耳目有哉瞳淸如牖顯神之明竅虛不動逼神之聰及其死也斂而歸神其應也無窮其生也無涯若無焉則魂熄魄頑而神幾乎滅矣

或曰人有言四時一大吸噓也晝夜一小吸噓也有諸曰否天地猶夫人也豈有二吸噓哉一噓而陽一吸而陰四時之成也陰陽之中有陰陽焉日月之對會而爲晦望日之顯薇而爲晝夜水之應月而爲潮汐非吸噓也曰天地既有始矣殆必有終將無吸噓歟曰不然有始有終者天地之形象也無終無始者陰陽之吸噓也元氣之動靜太極主焉無已時也化有漸焉造有漸焉化之終造之始也

或曰夫地終而陰陽之吸噓如故也日月其不壞歟曰天地而既無矣陰陽將無象焉元氣之吸噓其動靜也兩儀復生氣聚而盈始有象矣

或曰至誠無息何謂也曰性本誠也順性之情順性之意順性之思無不誠也不順性焉則妄妄則誠息息則不純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間一純誠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純之至也以心守誠慮其息也非無息也

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卽理歟曰非也己之當克者利也名也怒也色也利之與名中人以下多溺之怒之與色中人以上多未純焉何也性主陰陽陰陽之激而爲怒陰陽之交而爲色激者其

變也交者其常也其染性也久矣一於禮而後須臾皆仁曰視聽卒然其難固也非禮之言非禮之動賢如顏子猶以是告之歟曰何易言哉驗之夫婦而後知其微也徵之夢寐而後知其純也何易言哉

孔門之問仁者衆矣賢如顏子亦告之爲仁之道而已終不言體也欲其自得之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事之宜也而神在焉人皆言仁而不知其體人皆言義而不知其神輒曰仁義仁義此老子之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也

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誠者禮之本也儀者禮之文也周公之禮其存於今者無幾矣而本猶在人心也不知其本而循其數老子之所謂失義而後禮也後世聞之欲廢爲箕踞老子之用柔處下而若是乎孔子適周而問之將何爲乎

或曰魂魄先天而具將無增者歟曰陰陽之行也盛者凝凝者靈寄而有生修之則靈愈靈不修焉則漸昏昏之極則魂熄而魄頑有墜焉而無散爲其近乎質也曰何以知之曰知之乎星隕而爲石也

或曰人死而有知乎曰是性之明也非心之知也夫知何見哉由外見者二由內見者三二者何耳目之謂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三者何情意思之謂也感而有情作而有意索而有思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而況死乎其不忘者則明也明也者智也智也者貞也順性而視是爲性明順性而聽是爲性聰順性而感是爲性和順性而作是爲性才順性而索是爲性覺未有忘焉者也昏明有等方生而知死矣

或曰愚者之生也其神昏昏然死而祭之亦可假乎曰

祭者誠則氣一氣之同者相召無昏明之異也
或曰詩云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其怨恫也有心乎曰賢者能誠郊而天神格社而地祇出不肖者失誠廟焉而宗公不饗矣氣不感也非猶夫人之怨恫也
或曰人之言曰盤古氏龍首御世冇諸乎曰否好怪者爲之也龍物耳豈靈於人哉陰陽之行也人與禽獸草木因所得而成形四肢之動息之吸噓竅之啓闔皆精氣之爲也草木之能枝葉而花實亦精氣也而無心不能受魂魄焉心受魂魄陰陽之靈貫於百體而後有視

聽臭嘗爲神之用中有所由然者故曰形色天性也人物之精氣兼乎五行多寡純雜萬類分形先之天地後之天地將無變也況乎須臾之古今哉
或曰孟子謂犬牛之性不與人同信矣禪之言也人可變物豈不謬歟曰有之天地一大魂魄焉能之者神也所由然太極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豈惟人哉鬼神亦然豈鬼神哉羣蠢亦然莫不具魂魄焉其能之者其所由然者猶夫天地也凡魂魄之在天地如飛塵然無不有也數至而附附而成狀人可爲鬼神鬼神可爲人

人獨不可爲羣蠢羣蠢不可爲人乎方其爲人也則其性已人也方其爲牛也則其性已牛也豈魂魄有殊狀哉昏明之變各成其類焉耳
或曰丹家以心爲離以腎爲坎取坎中之陽易離中之陰亦有道乎曰何在而非道耶欲莫大乎男女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欲之蘖也坎陽使之也坎陽之流離陰之長也有道者節之以禮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無雌坎之陽不流則離之陰不長是陰之在離者隨伏於坎

非離之陰而坎陰也陽之在坎者受止於離非坎之陽而離陽也丹家多譬以待悟者世乃舍理而求形欲取而易之術紛紛焉未見其不死而且速之死也
或曰丹家謂凡父母之質不能以上升也需胎嬰焉亦可信乎曰胎嬰者彼所謂陽神也人孰無神豈他求哉患陰而不陽耳陰者昏昏濁而日下陽者昭昭清而日上有道之神直與天通陽魂滿盈陰魄瑩澄七尺之軀須臾寓居將順其化歸於太虛安知夫不聚而成狀乎安知夫聚之不復散而爲變乎又安知夫散之不復聚

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窮其理而役役於黃婆
姹女之間引其精而閉其氣此孰非定情寡欲之士也
以神求神終不得神亦可惜哉

下篇

或曰太古之世婚姻未制也男女其無別歟曰否天地
初分元氣靜穆上有神皇下皆醇俗年歲壽考後世無
及其內不邪其外不誘無用媒妁數有定偶婚姻之制
後之防淫也不觀夫鴻雁雎鳩之倫乎豈待敎哉曾謂
初民而不是若哉

桀之非湯伊尹之所知也皆五就之彼其心豈嘗一日
忘天下哉孔子寧不知佛肸公山之不足與有爲也奚
爲乎不往而欲往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君天立之也天立之而吾
不君之乎官人與之實天與之也人爲其大誰爲其小
乎羞之卑之是逆天也

病者展轉歔欷於北牖之下有人焉偃臥放歌以自爲
娛而不之視也則羣謂之忍人矣天下之民病矣命之
不用則已焉耳大用則大救之小用則小救之固而不
用以高其名以適其身以肆其心天之生斯人也豈徒
使無勞於世而獨飽於巖泉林谷之間哉

鬼神之故聖人信之以知庶民信之以惑知則所祀者
神非所祀者不神惑則所祀者不神非所祀者神古有
重黎絶地天通周禮太宰以祭祀馭神司徒以祀禮敎
敬諸祀掌於宗伯典祀祝巫神仕之屬皆列於官故祀
有經而民不惑後世不官而聽之民邪說紛而亂民起
矣

觀於蜡而知夫萬物之神也及於貓及於虎及於昆蟲
非各有其神伊耆氏聖人也而愚若是哉

觀於儺而知中和之不可已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
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
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春氣生萬物者也春盡而
非時矣暑氣長萬物者也秋中而非時矣寒氣凝萬物
者也冬盡而非時矣非時則不正不正之氣屈極之鬼
隨之而行遂成爲厲畢春氣則暑氣行達秋氣則暑氣
消送寒氣則春氣盛故四時和而萬物順也王者之喜
怒及於天下一有不和民愁物苦上干於天風雨不調

黍稷不登疫瘟橫行夭札時見不亦宜乎

方相氏時儺以索室驅疫能乎曰此方相氏之職也非其能也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君不恐懼於上無庸也故天子順天而後可儺天下諸侯順天而後可儺其國有司順天而後可儺其境庶人順天而後可儺其家否則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將安用之

古之為尸者其知神人之交乎盈天地之間者氣也人之在氣也如魚之在水也鬼神乘氣而行者也能出入於人之內腑心動而善召神之吉動而不善召鬼之凶

數至而生感而為娠況祖考子孫一氣也有誠而不交者乎尸之醉飽神之醉飽也後世誠衰而尸廢尸廢而誠愈衰矣

聖人達陰陽之故故祭而立尸虞始尸以至乎禫男女異焉未盡神之也廟祭設同几一尸而妃配神無男女之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之一身百神格之如之何其不可配也

神或而在陽或而在陰祭者不知其所在故兩求之非神之有二也

王子有母之喪將七祭焉九谷子曰子非學古之道歟胡為乎其從而祭之也曰吾見夫上下行之而不知其義也姑從之曰釋氏謂築壇以設佛像初七七中而禮呪七七中而佛現一百日而知成又謂為死者作佛事其期還識非七日而一祭也後之哀親者用其說也聖人之哀親也則死而不忍死之也故觀陰陽之代而不見吾親也為朝夕之奠食餘閣之食酌而不酹焉三月葬而虞始酹漸神之也記曰殷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其不速鬼也始死之祭世之習而不辨也王

子瞿然流涕曰至矣哉聖人之得我心乎遂不七祭

今弔者之用楮也猶生之用幣也像而不可用也芻靈之謂也愚哉其以為死者之資也親始死而用之是死之也遣而製楮廢中人之產愚之甚也來者讀而焚之可也

樂也者君子之所以定性乎性主乎氣者也氣不和則性不定是故君子以樂養氣所以熟其仁也所以純其敬也或曰古樂而既亡矣氣奚以養乎曰古樂之未亡也由聲而得無聲古樂之既亡也由辭而得無聲曰何

也曰因詩而有歌因歌而有五聲因五聲而有十二律因十二律而有八音君子以神聽之緩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吸嘘樂也所謂由聲而得無聲也今之八音非古之八音也今之十二律非古之十二律也今之五聲非古之五聲也今之歌詩非古之歌詩也而雅頌之章不可想其性情乎朝詠之而夕謳之久而如見其人焉又久而如聞其歌矣又久之如有宮商如有律呂如有金石形於步趨默語吸嘘之間矣所謂由辭而得無聲也曰然則古樂其終不可作乎

曰何不可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氣一類也上有聖人性一神凝喜溫怒平妃樂於壼臣樂於朝民樂於野物樂於羣風雨雷電起而應之洋洋乎天地之間皆中氣也於是籍管以求黃鐘而中聲出焉損益之而成樂天神下地祇出羣鳥儀百獸舞人有不自得其性情者哉是故德盛而作樂者至樂也功德半者次之功高而德卑者不足觀也墨子不生唐虞之盛未聞夫大章九韶之奏以耳目之所及者而止其非樂也不亦宜乎

夫易者君子之所以格物也物者已與人也人即已也人已之交無在非理焉精乎卦爻之間而天下之理可以類求矣是理也性也命也禪者無倫無倫則無事故止言性人日在乎倫而不知易則失權失權則失中失中則失時失時則人而非天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聖人配天之書也天之行也動有幾焉神者知之事之有幾昧者不知也及其形而後知之悔吝已成不可救也聖人不卜筮而知吉凶畫陰陽之變化以示天下而繫之辭使其習而精之以安其位以順其時察陰陽

所以由仁義也由仁義所以合神化也合神化所以體性命也庶民藉神物以占臧否以決進退不敢違道而徇欲日在乎化育之中而不知誰為之也

易曰潛龍勿用神哉龍乎能小而不能大能大而不能小非龍也興雲致雨普利萬物龍之用也無其用而潛者是潛魚也伊尹之於有莘傅說之於版築太公之於東海若將老焉豈以用為心哉人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

有君無臣雖有堯舜不能為也有臣無君雖有伊周不

能爲也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五在天而不見二非也二在田而不見五亦非也夫何求焉哉中正而已矣

吉凶者屈伸之數也傳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能無凶哉非取之而已矣吉不終吉凶不終凶其陰陽之變乎是故處泰而不有處逆而不憂處危而不懼處困而不怨此鬼神行而不與也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

易曰含章可貞善哉含乎見才則嫉之者至矣見智則

忌之者至矣功名之士不可以事君功必成者則機事生名必成者則直道違功不必成也名不必成也順天而無與焉臣之所以終也故曰無成有終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譽者危道也君子於治世尙思避之況亂世乎囊也者時而取之者也不能括焉囊非囊矣漢之黨人豈無讀易者歟奈之何其死於譽也

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士有恥於求人而不免動於人所求謬以爲知已也且近焉且久焉難保其貞也十年則貞之至矣使十年而不遇將終身而無悶矣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鹿天下之鹿也非虞之鹿也古之君子引賢進能以其爵爲天爵也以其祿爲天祿也否則惟恐其奪之也故即鹿者當先知虞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者其去天也未遠其習人也未深其後也耳多聽而不聰目多視而不明知多識而不貞失其蒙矣失蒙者當知所反華者反之以樸辨者反之以訥智者反之以直巧者反之以拙蒙之不反而

能入聖者未之有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九二之吉以剛中也六三柔而不中失蒙之正久矣世之求富貴者望權門而走之無所師也而自賤爲徒無所親也而自醜爲子事其姻婭奉其奴隸是見金夫之女也由蒙之正不養也發蒙者其告之剛中乎

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盛世之禁疏而犯者少衰

世之禁密而犯愈多無禦寇之道也禦寇之道在乎敎夫養不舉則難乎爲敎敎不立則不得不恃刑作之而不應誠之而不從井井焉張八面之羅日與天下從事舉天下之民視其上如仇讎夫何異於寇如之何爲民父母而可以爲寇也

易曰需於酒食貞吉居安而需難其人矣需於險中不愈難乎其德剛能不懼也其時中能不憂也其位正能不惑也無動躁無欲速無動躁則事不紛也無欲速則人不擾也在位而需無干進也爲學而需無期得也需

之爲用大矣哉

士師訟之小者也朝廷訟之大者也君子小人不可貌也君子拙於訟小人巧於訟有訟之形尚可聽也無訟之形有訟之情爲難聽也非中正之君子其孰能平之

易曰訟元吉

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君子退而後小人顯小人之錫未有不從訟得者也小人於民異情錫在小人民無望矣既而褫之天命已違人心已去亦何及之有哉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高祖之於蕭曹是開國承家而用之者也宋太祖罷石守信諸臣之典禁兵者罷王彥超諸臣之爲藩鎭者是開國承家而不用之也賞以爵土而不假之權亦足以禦小人矣若無尺土之封一等之爵徒出區區之金帛彼以遏人之勇智而濟之險奸不殆乎哉

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親上而上不親當反其信也觀信者不觀其文觀其樸缶太樸也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將在斯人歟以保

我子孫黎民他吉可知已

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我無心易使民無心難使民無心易使民無心於君難後之爲政者赫赫焉督鄰比連坐之法以爲平天下之具盡此矣烏知乎有不誡之邑人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三曰輿脫輻夫妻反目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順天命者道也命之將進也援小人而進不援而亦進以禮進者我復也以援進者將畜我也將臣妾我也妻將

爲夫而夫將爲妻也命之將退歟不援小人而退援而亦退等退耳而能以義脫輻之危其免矣夫夫妻之醜其免矣夫反目之吝其免矣夫

易曰素履往无咎甚矣哉往之難也山澤之農大布之衣粗糲之食若太古之人焉及引而之名都歷廣市居之數年求其若古者不可復得矣其素非古也故仕爲富而往者奸賈也爲貴而往者鄙夫也爲功而往者躁人也爲名而往者華士也非吾素也吾之素道而巳矣何往而失焉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順行而利濟者水之性也風激而波失其坦矣傳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士不得志於時而不免於怨尤者非盡慕富貴而悲貧賤也以天未欲平天下而胡生我也以君欲平天下而胡不知我也是未知道也知道則坦而又坦矣

易曰同人于野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吾長也少者吾赤也其餘吾友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能友國也後世君臣之分嚴而上下之情隔其道渺然不復得矣

易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兵爭器也有不爭之心而後莫之爭也兵進機也有不欲進之心而後無不進也兵勝具也有不忍勝之心而後無勝之者也一人之謙天下之福後世之福也

易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所悅者禮也所樂者仁也所和者義也不此之豫而盱於上上而邪不爲其臣妾則結附疎不事其奴隸則譖毀至不繼其賂賄則厭斁生上而正耶將賤而麾之矣如之何其不悔也由辨之不早也

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鳥得而不隨隨必動動必變變而不變者君子之貞也故羣而不膠類而不結會而不約是之謂同人于門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而既蠱矣不有非常之人孰從而救之非常而待之以常不知時矣故上則師之次則友之猶欲得而臣焉其君不足與有爲也而且事之是事富貴也是自卑也是自下也其事不足稱也

易曰甘臨无攸利小人以甘爲情者也其於天下也亦

以甘故其在上也違道以悅民飾禮以誘士其何以終哉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甘之巧者也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天之神道命之所以行也人之神道性之所以行也誠則神神不誠則神不神神神則郊而天神見社而地祇出祀而人鬼依神不神則否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孚者誠之交也以吾神孚神而孚之也故神神則明能自觀以觀天下神不神則昏自觀之不能而奚以觀天

下爲

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位在而道或不在焉宜觀我之爲君子否也否則吾咎也位不在而道在焉宜觀人之爲君子否也否則吾咎也觀我生而天下之共爲君子者吾責也故子曰觀民也觀其生而有一人之不爲君子者吾憾也故子曰志未平也

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之文者多樂進進而不得退而修文文之流未有已也故初而舍車二舍五而須三

三而永貞四舍五而求二五之邱園六之白賁皆有止之義焉不知止之義者其文不足觀也

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剝終之陽三之陰猶思應之小人且知有君子也而況民乎君子得所載而可用則小人失所覆而不可用矣

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子不遠之復復乎禮者也二下之而休復四應之而獨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時其居處以順序也時其號令以流德也時其措施以運道也時其刑賞以助化也是故行以天而萬物得其天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下之往者何紛紛也皆助人而冀天者也助人之爲者不能止夫內冀天之與者不能忘夫外不有其耕不有其菑不助人者也不有其穫不有其畬不冀天者也不計其利利在其中矣

以靜制動靜亦動也非動而不動也以常理變常亦變

也非變而不變也是故聖人靜而不主其靜常而不有其常故無為而定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鬱鬯先以求神也簋載黍稷後以薦神也先主而後貳也皆不金玉而缶樸之至也樸必誠矣誠則明明而後明人之明否則何以辨其牖哉

易曰咸其脢无咎萬物吾心也有而無無而有有而有者徇乎物者也無而無者忘乎物者也不徇者患忘不忘者患徇故艮其背曰其道光明也咸其脢曰志末也

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陰而不陽天道不行也柔而不剛地道不成也仁而不義人道不立也故言而必信非至言也行而必果非至行也

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君子之好好以義也小人之好好以利也義在則已富而天下潤已貴而天下榮義不在則富貴不能易吾好是遯義也小人何利於遯哉

易曰肥遯无不利君子樂夫天則合天順夫命則立命安夫仁則體仁德充於心其內肥也德暢於體其外肥也不遯肥也而遯亦肥

大壯之九二曰貞吉九四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腹皆剛而居柔者也妙剛於柔老氏之道也妙柔於剛聖人之道也柔而柔者失壯剛而剛者敗壯

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愁之晉非貞也昔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望之也望之未已繼之以憂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況六五之君未必如舜者乎故喜者君之所以期臣也非臣之所以自期也

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陽位也腹隱地也入于左腹明晦極也腹近心焉近則獲矣出門庭宜於去也門庭宗之所在也出之而獲心微子之去以存宗也

易曰遇主於巷无咎君子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屯不終屯否不終否蠱不終蠱剝不終剝蹇不終蹇睽也而聽其終睽乎上而無君未如之何矣上有君而睽自我其忍乎哉小人行險以逢君而曰遇主於巷焉是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易曰大蹇朋來朋之也非臣之也君能朋臣是大君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形求於傅巖之野而得傅說非以求求之也以不求求之也其得之也不可知也故或之弗克違者難信其弗違而終弗違也天也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心一神明始與天過暇而不利成而不功王享帝之道也臣之所以受益而貞也

易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何澤哉上而下之其施溥矣天不居焉此天之所以爲大也祿出乎天下者也非一人之私德也施而居之是天下之大忌也

易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姤之初陰九五防之猶含章焉況夫陰而既上矣九以初而壯往不勝之咎宜也不勝而憂將大矣二而戎之三而若濡四而次且五而可甘爲莧陸哉

易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小人之心於富貴也目之視而不見也耳之聽而不聞也口之食而不知味也體之競而不知勞也君子之心於道德也遇色而忘其目也遇聲而忘其耳也於食而忘其味也於居而忘其安也其象爲冥小人冥冥君子不冥冥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者升也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仁而不節將窮於懦知而不節將窮於察勇而不節將窮於野義而不節將窮於忍禮而不節將窮於文和而不節將窮於蕩剛而不節將窮於銳直而不節將窮於質信而不節將窮於固惠而

不節將窮於濫十者美德也不節而嗟況其他乎

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孚人而孚於人者其德未有不恆者也其情未有不恬者也其心未有不淡者也德之不恆情之不恬心之不淡方鼓而知其旋罷也方歌而知其旋泣也得一應則得一敵也而何孚之有哉

君子剛而能覆蓋法乎乾上遇夫澤淵中有天始可決也上遇夫火陽不自照所有大也上遇夫雷天心發聲壯以直也上遇夫風文章外行畜之小也上遇夫水見

險而需天之命也上遇夫山健行安止畜者大也上遇
夫地泰陽之來退吾咎也
君子處卑長潤葢法乎兌上遇夫天進悅乎陽陰弗履
也上遇夫火炎潤不交睽之正也上遇夫雷動毋以悅
戒自歸也上遇夫風其中致虛孚無我也上遇夫水同
而不濫斯爲節也上遇夫山悅而知止不戰損也上遇
夫地悅而能靜臨事則也
君子文明中柔葢法乎離上遇夫天明莫蔽之同天下
也上遇夫澤相克而革大戰勝也上遇夫雷明極動時

豐無憂也上遇夫風化行自家明爲本也上遇夫水過
沸而焦濟難恃也上遇夫山明止不炫賁之至也上遇
夫地明而能晦行夫夷也
君子動隱而聲葢法乎震上遇夫天無妄之動動以天
也上遇夫澤動物而悅隨其誠也上遇夫火噬物而嗑
動以明也上遇夫風誠動勇行自取益也上遇夫水能
動於險成我屯也上遇夫山口不役心動而止也上遇
夫地復而有待不輕發也
君子養仁和樂葢法乎巽上遇夫天非陰不成愼所姤

也上遇夫澤出溺迴波大過中也上遇夫火內覩返聽
鼎自飽也上遇夫雷順性而動德可恆也上遇夫水深
探得源井不窮也上遇夫山强柔進止以反蠱也上遇
夫地深根而升毋速長也
君子外柔中剛葢法乎坎上遇夫天平險柔剛訟無由
也上遇夫澤下涸而悅心無困也上遇夫火處險而明
能待濟也上遇夫雷出陷而動羣迷解也上遇夫風渙
極生波早宜約也上遇夫山源泉不濤蒙可引也上遇
夫地土得而潤師無敵也

君子宅敬抱一葢法乎艮上遇夫天藏天山中遯自得
也上遇夫澤當咸而咸不言逼也上遇夫火旅不失主
靜而明也上遇夫雷小當其時過不掩也上遇夫風止
高造深漸無息也上遇夫水知止知險蹇不蹇也上遇
夫地思靜體柔謙不知也
君子柔而能載葢法乎坤上遇夫天否陰之來進吾醜
也上遇夫澤學博而畜以萃德也上遇夫火明以照陰
晉上達也上遇夫雷順已順人動咸豫也上遇夫風風
行自地先自覩也上遇夫水人已交比剛始仁也上遇

夫山止以待復剎不剎也

有人自長安來者言其城郭言其宮闕言其朝會聞者識之退而考之都志無不然焉以耳合目益識之深矣於是意中一城郭也一宮闕也一朝會也及之長安見其城郭宮闕朝會非昔之意中者也向得之人而今得之已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必先得已得已在乎格物秦火之餘僞聖人之言者不少矣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信也後儒之說叛之有罰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附也夫然後知人之言夫然後可言吾安得夫得已

之人而與之言哉吾安得夫得已之人而與之無言哉

講語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溫公謂格物爲扞禦外物此是誠意事至陽明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似此則是要知善知惡在爲善去惡乎此不待辨其餘諸儒俱說天下之物後儒多有懷疑到底未得眞解此物字何須別尋上文曰物有本末就是這物本是已末是民未便及到天下之物或問所云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與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要致我知先格我物子思子曰明善明我善也孟子曰知性知我性也大學初功定是近思此物字上文已有故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直曰致知在格物已與民總是一理格得本處末即在是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將古文此謂知本四字一筆抹去愚則未敢物格而后知至言物必格盡而后知至如未格盡算不得格知必不至要學者下究竟工夫以下倣此若止說順推効驗聖賢文章一字俱有旨味不以辭壘成文或

問陽明說良知是否曰知豈從外來原是良知愚不能致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試想堯舜孩提時其知便能如做天子時否何況學者所以用功全在致字上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要格物一件少不得若靠著良知定有不至處

穆穆文王節

從前說明明德要明到十分新民要新到十分是止至善然則在明明德句只九分明在新民句只九分新此必不然不知在明明德句是說明德要明在新民句是

說民要新釋明德新民二傳亦只說古人俱要明要新至明新實際處到此節纔說出聖人大學總在五倫纔是至善若離此以爲明非吾所謂明離此以爲新非吾所謂新惟不離五倫故新民纔有賢親樂利景象憲章文武是賢賢謨烈佑啓是親親便是百辟其刑的効父慈子孝是何等樂利如知者利仁之利前王利至善而小人利之便是時靡有爭的効纔是明明德於天下若非大學如何有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誠意在格物致知知後須知格物致知的人還有意未誠時這小人莫錯認如世間無賴人若是世間無賴人做事件件不善那止閒居總不識好人那知君子以不善爲得計那知到揜不知善爲何物如何能著人人唾罵他亦不顧那怕見其肺肝要知此小人是欲格物而物未格欲致知而知未至的人到此地位閒居時仍有此等情態言之可爲寒心若非知得至時誰肯敬勝怠義勝欲

所謂修身節

不得其正在誠意後此正字不對邪字看是對偏字看四者若有心便偏了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忿懥等與喜怒哀樂不同喜怒哀樂人不能無只要中節忿懥四者總有不得若朱註說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未敢謂然

修道之謂教

理無不該文各有指這教字喫緊工夫就在下文戒慎恐懼慎獨上朱註說若禮樂刑政之屬未敢謂然又將此節兼物說以絡馬首穿牛鼻爲教益不敢謂然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修道人常要把這一節向自己體驗喜怒哀樂子思子不過爲中和發端舉箇大概人有一日間俱無喜怒哀樂的時如尋常應事用意亦是已發意能誠便是中節思想事理亦是已發思能不出位便是中節不修道人除無喜怒哀樂時除不應事用意時除不思想事理時又起一種妄思妄情妄意自幼至老全無未發時一刻縱有一刻亦是昏迷既無未發的中那得已發的和人全靠靜時存養若靜時無存養工夫忽然而動那照顧

得及敬字一時離不得或問如何是中節曰當喜怒哀樂時本性常定便是中節問如何是大本達道曰性是情靜情是性動當靜之時情在性萬理卽一是爲大本當動之時性在情一理卽萬是爲達道

致中和節

學者莫見堯湯在上還有九年水七年旱便疑這話不知天行健乎上地勢順乎下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一定之位育有聖人也是這㨾無聖人也是這㨾其間有三辰失行山崩川竭人物瘟疫水旱凶災此是氣行

當厄卽聖人在上時亦不免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也但聖人遇之便有挽回的心事補救的力量卽此就是天地從我而位萬物從我而育了天地萬物理在吾心致中時盡是無聲無臭的境界我之天地何等位致和時盡是老安少懷的氣象我之萬物何等育有權能行得來無權亦藏得在若朱註說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未敢謂然天地之心在何處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等處天地之心何時不正豈待聖人若待聖人而後正何足爲天地人日與萬物接吾之氣順萬物卽育何待天地氣順雖以和召和自然之理然當瘟疫橫行時聖人分內萬物何嘗不育

小人之中庸也三句

小人之中庸也不必依王肅本添一反字小人不是如亂臣簒弑借湯武征誅以爲時中者流乃是總不知戒

愼恐懼愼獨做事模倣中庸世人以爲中庸自已亦以爲中庸此是無忌憚之大者人易犯此故聖人辨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是儒門與禪門立敎異處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言道不離形上故只言費不必言隱儒主生生以神化皆性用神便用化故有夫婦禪主無生以神化非性不用神自不用化故無夫婦有夫婦則見天地一大夫婦而萬物生機無非道體吾性一切皆有故言費而隱在其中無夫婦則以天地中爲見

病而萬物生機無非妄幻吾性一切皆空故專言隱禪門謂堯舜亦是凡夫正謂有夫婦故似此豈惟堯舜天地亦同凡夫何也天地是陰陽二氣生出來的一待世教一出世教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自無始來不知出世多少佛然而世界仍有生生不已初無形生先有化生就將形生斷絕化生又復不停不有聖人主持世間無夫無婦無父無子無兄無弟無君無臣任衆生心相奪相爭相殘相殺把生機世界變成殺機故聖人於生機處見得自然流行盡是道體子思子引鳶飛魚躍與

夫子川上之歎同一旨也夫婦與知與能只在男女構精上看聖人亦夫婦中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然同在夫婦中自有不同處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試看冀缺梁鴻夫婦已有別處何況聖人伉儷自是火裏蓮花

鬼神之為德章

朱子說鬼神註及或問俱引祭義孔子答宰我語余謂此非孔子之言也禮記中非孔子之言者不止此而此最易辨其言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不知凡人神離形則死魂是陽靈魄是陰靈魄是載魂的魂魄皆神為之主未有這天地先便在一處來則俱來去則俱去既去了骨肉與木石一樣又斃在土中盡是腐穢之氣就發揚出土面豈有靈理那得指為物之精神之著又黔首黍言益足驗非孔子之語然則鬼神如何試看天地是箇大

魂魄一箇圓象其用則神其理則命日月星圓象是魄光處是魂人之魂魄亦復如是其用則神其理則性月有晦朔弦望更容易見人性不明如月之晦初明譬月之朔稍明譬月之弦盡明譬月之望明有人物幽有鬼神魂魄總是一樣惟誠者能明自不可揜其德便盛不誠便昏只見是魄中豈無魂魂不靈了中豈無神神無用了中豈無性性無主了如何有德若如祭義所云人人死後入土為鬼出土為神則人欲早為神何不裸葬速朽試想誠不可揜是何等地位生時未誠死如何誠

只聽子孫尊稱起來便是鬼神桀紂死後與堯舜等定無是理或問魂升魄降是否曰人性明了魄變爲魂神淸且輕故上升人性昏了魂化爲魄神濁而重故下降若說人死時魂上升了魄下降了魂魄兩離神分幾處書云徂落謂神徂而形落也非魂升魄降之謂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謂魂魄交了胎中精氣魄充於精魂充於氣遂成箇物魄是載魂的言魂游則不必言魄魂游變化此中屈伸往來便知鬼神情狀須知有情又復有狀情處是魂狀處是魄但是

視不見聽不聞若如易朱註云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則是爲物處便是神物有何神爲變處都是鬼神何處覓且道散了變字何解若謂變了便無如何有鬼神情狀況聖人文章定有深意難容增減此於游魂下補出魄降未敢謂然或問如何是體物處曰陰陽二氣充滿天地那一物不到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無體之者則無有物又問言神不言鬼使得麽曰陰陽一氣一氣神中有鬼鬼中有神試看魂魄魂中有魄魄中有魂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有說心如明鏡止水此四字只形容得佛心不是形容聖心佛主無生見性體寂然不動不生不滅聖心則有生滅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與鏡水之照物相似故其言曰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聖主生生萬事萬物理在吾性隨觸理發過了不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嘗無心心與性一故其言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是心之體心之體卽性心之用有情有意有思情發便中節是情不違仁意發便誠是意不違仁思發便不出位是思不違仁從心所欲俱與性一過了又還本體純敬寂然不起一妄思妄情妄意能一月如此地位儘高一日如此亦非容易今初學者將心體驗仁理有現敬相有靜相有醒相有樂相有心照時卽現無心照時卽滅一到情動意動思動便有差妄處此於本體上未有一毫得力不是至的境界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問死是大要緊處孔子所答就是明切處試問如何是鬼神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若止是陰陽屈伸如何敬他如何遠得如何去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實實有箇鬼神是陰陽靈處充滿天地間人能事人便能感格鬼神如居家事父母事兄長要父母說好便不是眞孝要兄長說好便不是眞悌出仕事君事公卿事君圖高爵厚祿定不是忠臣孔子將事公卿與事父兄竝說不是容易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若傲慢公卿是自己傲慢心未除若諂媚公卿是自

己諂媚心未除若干求公卿是自己干求心未除已上一切邪心以之事鬼神不是褻瀆定是邀福須一一去盡就是至誠方能事鬼神至於死先儒都說散了不知有盡的是受父母的精氣若先天元氣神性爲一體無合無離元氣在何處魂者氣之靈是元陽知之所由發也魄者精之靈是元陰知之所由藏也妙藏而妙發者神也所以妙藏而妙發者性也原在一處來則形生去則形死天地先天地後總無散時大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若散了何謂之歸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散了何謂之反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到此纔得了當

莫我知也夫章

聖人說知我其天怎麼從不怨天不尤人說起須知人天一路先要灑落襟懷著一點人情芥蔕不得故聖人見中行不得便思狂簡聞曾點言志便喟然有吾與點也之歎若無此等襟懷就是篤信力行這等大地位終不是人天路上人中庸說素位君子無入不自得亦說不怨不尤學者且先在富貴貧賤上自驗夫子論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這等精微然先從富貴貧賤處發論此一關頭不破微有汲汲戚戚之心要去求仁總無路了故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眞是不怨不尤

其爲氣也節

浩然之氣便是元氣神性爲一體的天地前便有天地後不散就在陽魂陰魄上能發處屬魂能任處屬魄養得便浩然不養便餒

孟子道性善

人見六祖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到陽明遂說無善無惡心之體禪人多同其解不知六祖要人尋本性若不息念如何見得故教他勿思善惡內觀本性自然呈現未嘗謂性全無也觀其言曰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佛言般若是智慧智慧非有乎壇經亦有說心無善無惡謂無善惡相也故聖佛見不同處一見生者是眞一見生者是幻論到本體豈止聖佛性同凡愚亦同若以無善言性不是聖門宗旨亦不是佛門宗旨或問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善字同否曰道卽太極善卽此道在天爲命也性亦此道在人爲性也原無二理又問朱子易註以繼善爲陽之事成性爲陰之事謂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如何曰似此則在天命爲陽在人性爲陰恐無是理至周子太極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試問太極何時在陰陽先陰陽是氣所以然是太極原是一體若不得生字動則俱動靜則俱靜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不知兩始有合太極二五原來是一如何云合若易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言作易自然之次第又不同也

學問之道無他節

有說求放心就是學問恐有捨問學之病有說學問所以求放心恐有泛問學之病余謂學問中有求放心的道學而求放心這纔是學問而求放心這纔是問若非求放心是無益的學問算不得學問

有天爵節

孟子說天爵是人之良貴因想天人之故實有眞天爵

中庸說所以事上帝易說殷薦之上帝書說惟皇上帝詩說帝謂文王是眞有天帝了旣有天帝豈無天吏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豈作虛語人性明了元氣卽淸人性昏了元氣卽濁生時淸者滿身陽濁者滿身陰到了死時淸者輕而上升濁者重而下降淸濁有等級升降亦有等級有生時宰相王侯死後不如乞丐有生時寒士卑官死後直登台斗生前日短死後日長欲得死後天爵須修生前天爵學者莫把公卿大夫四字費了一生精神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說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上文說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之四字已說盡聖了又論其不可知之神乎且孟子明明分二分四而書亦曰乃聖乃神聖神自不是一等或問既不是一等神是如何曰人自有神能完之耳若問如何境界孟子已說不可知了宋儒知非聖外有神吾不信耳非能知也而子乃欲知之乎

九谷集卷之六

谷集卷之六

右九谷集六卷　國朝番禺方殿元蒙章著志稱先生以經術飾吏治宰江甯引疾去僑寓蘇州買祭田百畝且以給兄弟之貧者事具見集中是集亦通行本　四庫全書已著錄凡樂府二卷諸體詩二卷雜文一卷末卷爲環書上下篇附以四書講語數則提要謂環書下篇多發明易義蓋亦雜家流也沈文愨宗伯謂先生著環書自成一子欲究天人窮變餘事乃作詩人則環書當別另以先生自序及之謹仍其舊宗伯又謂先生詩高華伉爽依傍一空品不在三家下雖嘗與其子還交

厚以兄事之亦豈匪阿好之言吾粵　國初諸老三家湟溱而外恐未易抗手梁崇一廣東詩粹謂樂府聲色臭味直逼古人古詩亦疎落自喜無時下鋪排軟靡之習然素所服膺先在樂府近温謙山舍人粵東詩海例言稱其深情一往弦外有音非剽竊者比殆亦識曲聽其眞者歟先生一家詞賦子還朝女潔京均能詩沈宗伯謂吳中二方之名傾動藝苑而迄今未見專集是集舊邊詩固推傑作而還招同沈宗伯暨沈方舟孫丕文劉東郊李容山諸名士於廣歌堂中亦皆屬稿今錄入

別裁集中者雖夙承家學然於跨竈吳侯購靈洲勺園等集並附梓焉庚子春盡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155册 99版 792页 印500本 18 B

學文堂
集廿四卷

文十四卷
詩五卷
詩餘二卷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
用康熙刻本重彫

今舉子第進士後率十年而始得謁于選人故言者往往以仕路
壅塞爲病此甚不然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者以行其所學也漢
世朝廷有大政事可疑者則令公卿以下與博士以經義雜議之
近代士未第時爲制舉家之業不暇旁及一書一旦舉于禮部殿
試後畀以民社之寄或有在六曹者當事有所難決問以前代之
典與所宜行瞪目咋舌而不知所謂有志者乃始恨不讀書爲學
問然固有所不暇矣故其以鹵莽敗者無論卽守繩墨所至以爲
良吏不過二三十年退而頹然身與名俱滅也若今第進士後十
年得以其閒肆力于學考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上以經術佐　天
子而下亦不失以閎覽博物自命作者之林斯不亦善乎乃每三
年所得士卽甚少猶百五十人當數載謁選畀以民社問以所難
決則猶然無知鹵莽者既敗而守繩墨者退而無所聞于後世自
若也蓋其十年之力固或盡之干謁請託奔走勢利之[illegible]儌晲
鄉曲以習爲肥家保身之學而無事且兼之飲食博塞而已視讀
書爲文章不以爲此經生之事則曰名士之習吾不暇以爲嗟乎
此士負　朝廷而非　朝廷之負士也毗陵陳子椒峯予所取士
也成進士六年而昨者寄余學文堂集裒然已等于歐陽子蘇子
之多讀其文則歐陽蘇子之文也其學自六經諸史百家歷律讖
緯當世之時務以迄稗官小說無不究其本末而文自序記傳論
碑版之文以迄詩賦小詞無不各極其致如是雖古今天下之事
當無有難之者于以服官則無適而非其學之所及至于以是傳
之後世固不徒爲文章之士而已夫陳子毗陵之名族也少年登
高第使藉家世之餘業以爲今人之所爲者所得不倍蓰乎然陳
子視若沙蟲糞土而自以其十年之力矻矻于學以能卒有成如
是所謂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以往吾誠不知其所止矣
讀之既卒業喜而書以寄之時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仲夏朔日
騂邑易齋馮溥題

近徐原一過草堂傳致毗陵陳椒峯學文堂集若干卷反復累晝

夜見其體裁之整才氣之逸意思之沈雄字句之典雅莫不得古
人法度而嚅嚌其精華信可竝古人以傳非僅睥睨名流已也余
蚤歲得謁中丞公既而與尊先君以晉交獲同官之雅欣奉教言
知交三世惟是椒峯華貫清班交遊海內如余者蘇林老憊杜甫
窮愁何足追陪人士而猶以品題見屬當知己謬愛之深耶余惟
國家以制策取士凡士得禮部一試得一獻諸　天子之廷其
文遂足名世而無難若有志爲古文辭者雖得禮部一試得一獻
諸　天子之廷兢兢不敢以自恃其簡練揣摩之功若將于是焉
始椒峯丁未成進士歸知者謂椒峯之文足爲名重也其不知者
亦鮮不閧椒峯名而重其文椒峯獨落落不介意倍自鍛厲曰吾
今需次銓席乃益得肆力于文章因盡發其所藏書顏其堂曰學
文鍵戶著述不少休此其志之所期豈不在傳世之大而不與一
時浮薄之士較得失爭短長哉昔仲尼以學文勉弟子非徒謂文
足致通顯而已足闡微言監往憲先王之道賴以明求無忝于古
之聞人而後止聖遠言湮雖舉焉學之而學已非其學爲可深歎
椒峯獨孜孜矻矻必思有得乎古聖賢之理力蹙志沈以求其當
然後一發之于其言故其言皆光燁篤實始乎絢爛而終于平澹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世之以
浮詞剿說裒其集以詫詡于人者豈不重媿于椒峯也與椒峯向
過余梅村流連旬日與之談論詩文稱說古今理亂得失之故靡
不各有原本沛然如江河莫之能禦椒峯幸際盛世少年成名行
得大展所學當不僅以文章名海內語曰有基勿壞基者何弟子
之學是也人能終其身爲弟子則聖賢之學不是過然聖人猶以
學文爲弟子之餘事必先克盡孝弟仁信而後徐及之自世風日
衰號爲文人才士者類能高談闊論若舉世莫予及及觀其生平
于門內往往多闕若父兄之敎子弟祗以取科第爲急務而不必
以立身行己之道相課督故今日欲責之以弟子之學有所不能
嗟乎弟子已然況于成人況于成人之舉科第儼然稱鄉先生者

噫鄉先生而能爲弟子之學者余獨于椒峯見之矣故喜而爲之序康熙歲次庚戌仲秋婁東吳偉業拜譔于梁溪舟次

余居閒喜讀名家古文如古人氣之沈雄品之高逸詞之瓌蔚雖未能窺見堂奥而粗識其籬徑聊自怡悅耳迨聞今世有以古文名者必思搆而讀之誠以尙友千古何可不師法同時也一日計甫草孝廉談次出兩紙曰此陳進士椒峯之作也余夙聞椒峯能文章亟展讀之惟覺秀靜淵朗句句引人勝地竊自欣賞而恨其見之未足所願也遂因甫草識椒峯閒過余草堂茗椀靜對遂使空階梧影鶴聲皆有文章之致亡何别去越歲郵寄學文堂一編且問序于余余誦之終卷躍然喜曰此可娛余朝夕矣所謂古人之沈雄高逸瓌蔚無所不有求所爲沈雄高逸瓌蔚者又不可指似於戲至矣庶乎愈樸愈老愈雅愈澹不規摹古人而無不與古人合且大旨所寄據經陳典或婉約其詞俾人省悟皆有關世道人心非泛泛以文爲適者毗陵之[illegible]繼荆川先生者其椒峯先生

乎椒峯之好學深思不篤軼古人不止是惡可量哉余寡學鮮識何能序椒峯之文椒峯之文又何待序以行乎久矣世俗徇諛無論文之何如古人必有一副不可少之語以妄爲贊頌此則余之所不敢出也是爲序時康熙七年歲次戊申立秋前一日宛平王崇簡敬哉氏頓首拜撰于青箱堂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旣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一客惟日手椒峯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峯子生平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峯相顧莫逆昔年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峯之文然椒峯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于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至姑蘇道經毗陵因訪椒峯于西城則見蘇文忠祠于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眉山雖蜀人乞居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毗陵之人亦多矣予獨緬往于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眉山不具論荆川予猶憾其篇什不多不能成大觀今讀椒峯集裒然數十卷倍于荆川況椒峯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峯莫不根據六經而出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駕荆川而上之說者謂毗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峯適家其閒故能匯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眉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見于當時或見于後世昔韓愈得歐陽脩而名始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稾若椒峯在今日人人已爭搆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于山水之助邪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言其實有諸己之應也天下後世至邃廓文人以三寸管能使至邃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深于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毗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峯稱首雖然椒峯獨毗陵之人文乎哉康熙歲次辛亥仲夏年家弟周亮工櫟園拜譔

學文餘事乎非餘也言爲心聲所以文其身也身隱矣則無用文爲身方獻天子之庭行將出而仕矣文焉巳矣乎斯志也余讀椒峯陳先生詩文集知其深有當焉椒峯之言曰世之操制舉業獵取時名者詧卿大夫始見至尊咸奉羔鴈爲贄及旣庭見則無復再陳矣吾之爲文不僅如是而止也身未顯于時以述志之所期則有文身旣顯于時以紀行之所履則有文凡理極天人術通世務非學莫究非文莫彰富有在是日新在是亦何事可廢文亦何時可輟學乎按譜籍椒峯爲毗陵世家康熙丁未歲成進士余以督漕役莅茲土者凡八年每值宿過毗陵晤龔君介眉吳君星子屈指郡人士必首及椒峯雖韶年登第歸候銓選仍終年奮志下帷祕藏殫發其砥節礪行謙謙無異諸生時余以是益有慕乎其爲人又閒于文統文概選中讀其諸作淹博宏深純乎大雅雖未覩全豹已竊嘗一臠固知其矯黜浮華卓然爲經世有用之文矣然椒峯安恬靜處不肎輕交世人冠蓋周旋尤非所屑以故余雖

久畱吳中心私向慕終不得一見其人則椒峯之品誼不可及覽癸丑夏適羈困索居人鮮過問椒峯從林刖駕天友所郵致詩文全集兼屬以敘言余殆逡巡不進慨然興歎以棄置落莫之人言何足重椒峯固以爲知文尋聲遂訊奚啻空谷之音愈服椒峯之識高出恆情百等矣余既喜獲覩全編窮日披覽方驚望洋浩無涯涘知椒峯夙昔殫心者上溯六經下沿諸史凡天文律歷祭法禮儀旁及水利積儲人物風俗諸務咸不憚往復辨論微言大義悉有要歸發諸詠歌意深寄託克追風雅之遺始信其文爲有用之文其學爲有用之學椒峯之自許良不虛人之許椒峯尤不虛矣由茲名通朝籍起清班晉卿尹其所挾持終不違此志或輕學文爲餘事則甚昧孔門四科竝列之旨讀椒峯是集及余所敘述其亦可以釋茲疑義乎時康熙癸丑孟夏望後楚蘄年家弟盧紘書于庚山署中

學文堂全集序

學文堂全集總目

卷一
序一 序二 序三
卷二
序四 序五 序六闕
序七闕 序八
卷三
序九 序十
卷四
序十一 序十二闕 序十三
序十四 序十五闕
卷五
序十六 序十七闕 序十八闕
序十九 序二十闕

卷六
序二十一 序二十二
卷七
記一 記二
卷八
記三 記四
卷九
書一 書二 書三
卷十
傳一 傳二
卷十一
論一 論二 論三
卷十二
辨 說

卷十三
解 議 策
卷十四
表一 表二
卷十五
書後 碑
卷十六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雜著一 雜著二 賦闕

學文堂詩集總目

卷一
古樂府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二
五言律詩一 五言律詩二

卷三
五言律詩三 五言律詩四
卷四
七言律詩一 七言律詩二 五言排律
卷五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一 七言絕句二

學文堂詩餘總目

耕煙詞一
小令
耕煙詞二
中調
耕煙詞三
長調

學文堂文集序

戊寅予至梁溪陳子椒峯從太倉而西偕董文友諸子過余寓余出酒縱飲于坐中讀其文椒峯以屬序余諾之距今五年不及成癸丑刻既竣舉示余余乃卒爲之起而歎曰椒峯之于文也至矣不覩之行遠乎世之行遠者或數千里數百里若以鉅舟行于江河乘風擧帆瞬息如駛其剽厲迅疾不可意計若實然其無具跡于途止于頓重趼累繭循習以至之究其所止皆止乎是而利鈍之相去不知幾何矣顧其至之速者倉猝聊且耳目所經見或無以盡之其不亟亟以求至者所過之處山川人物類能擧其形得其似盖人之從事于學者亦必致其精而後其學爲有據如是也今椒峯負超軼之才早遇于世此固余之所謂乘風擧帆以致千里者也退而學爲于古今上下之故鉤貫穿穴去其紕繆解其糾纏務得其弘通要眇而始慊于志其于道也蓋將由博以及精以自進于聖賢之域不獨依其途術陟其門庭而遂已也余昔者常以其道告之文友以爲吾徒之爲文當一意求其是夫所謂是者非規之字句之末一無所差繆而自以爲是也聖人之道統于經散見于諸史必其于經史之學析于毫釐別于芒末可否得失劃然于中而後以之窮極夫蟠際之大般列之細紛然出于前而我之言皆有以合于道嚮如是而以爲文也不綦難乎非息心以要之殫精以取之凝神聚氣以融洽之其孰能至于斯即少有以至之亦未知其可耳時文友之擬江南爲文者七家晉陵有三文友訏士與椒峯也今文友已矣訏士復早世獨椒峯春秋甫彊盛志專而力果卓然有跨踔千古睥睨一世之意吁斯道其尚有賴矣乎余惟爲文之道貫之千萬人千百世而始定無庸徇其一己之私而何俟于稱說余故于椒峯之文不敢漫而爲書也祇以余夙昔之所以相期者斷斷而言之太倉黃與堅庭表譔

文章者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道與天地齊量六經是也下此則子長之史庶幾近之矣至于唐宋大家非不力追史撰而能原本六經者或合或離謂其氣雖閎而其理未免于歉也如昌黎之原性原道是不善讀經者也栁州之論封建是不善讀經者也眉山父子之禮樂諸論是不善讀經者也惟廬陵南豐二君子其于道也勤矣余之持論如此非敢妄儕古人如蜉蝣之撼樹而實欲以古人望今人而今之近道者誰歟歸震川常曰今人不能學古人之學而自謂頡頏古人此不過一二庸妄者爲之巨子附和之蓋指弇州一輩言耳然則言文章于今日亦甚難矣哉余受　命佐毗陵郡甫出都同年徐健菴立齋昆弟語余曰毗陵有陳子椒峯以詩歌古文詞陵轢當代是不可不與之交故余至毗陵即訪椒峯洵溫溫乎君子也椒峯出其集屬序于余余讀之則原本六經奚止唐宋大家而已迹其開卷如周易河圖洛書尚書春秋數篇其生平所學醇靜中正大類如此今雖待次而銓異日發爲敷奏發爲明試擧天下于三代之隆非獨以其文也審矣世之如椒峯者庶幾列于聖人文學之林者歟顏其集曰學文蓋其于道勤也黃岡奚祿詒蘇禎譔

今天下才名之士以文章自命者衆矣其倜然以古人自許或標榜相高務抑人而揚己者亦不少矣獨毗陵陳子椒峯以學文名堂兼名其集若曰我學焉云爾其止于是抑進于是皆未敢必也此陳子之深于自命者也聞之古之學者必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行無不具然後敢及于文學文豈易事哉余與陳子交既久及見其承事尊甫先生與視諸昆季一門雍穆無媿紀羣元季家風性復好客道廣能周還翕然歸之閒有意得必晨夕論難互相酬荅務盡其長其淵源之深遠交游之浩博無一不萃其所得于文章是必陳子而後可語于學文也且陳子之學非必規摹聲貌尺寸求合于古人而已昔有問作文之法于蘇公者公曰熟讀檀弓當自得之而後世論公文者或以爲得于孟或以爲得于莊終不能定以一家之說故作文而必曰如何爲八家爲八家之某某猶之論詩而規之三唐學杜學白貴得其似皆俗學也陳子曰學古

人之學方可學古人之文必求之六經以正其源必參之諸史百家以窮其變今觀其集中所載有本有末經緯秩然往往率其胸臆而文從而字順無不可以得古人之情狀是人皆以文爲學陳子獨以學爲文其所得不有過人者乎今陳子既取其平日所爲文示之當世而又取當世賢人君子之文聚之一室相爲是正而論次之務在匿其短著其長由是文統一書裒然成集此其學術正大尤與世之抑揚爲標榜者異如東萊呂氏以宋人選宋文極爲考亭朱子所推重陳子不更得其遺意乎將使天下之人觀陳子所選之文確見　本朝一代文章所自始而因以知陳子之文足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相爲後先以成不朽無不可得其學之所在也已昆山盛符升珍示譔

僕知椒峯陳先生以庚子冬庚子之知椒峯則闈卷今癸丑之知椒峯則古文僕選鄉墨讀椒峯文變化錯綜寓奇于法歎其以古文行今文制舉一道可謂觀止闊十三年椒峯過湖上貽所著學文堂集全卷諸體畢備動與古會當世作者罕有其儔今癸丑之知椒峯倍深于庚子之知椒峯矣然而僕所知椒峯之時則特有異僕邑中湫隘連甍接棟固嘗被譆出之災比歲尤酷僕實不德天每警告之兩受其譴庚子十月敝廬災友人拯救者倉皇失措抱僕書投井中上及井欄知入火之能焦而忘其入水之先濡也時僕白鳳樓書屋雖巋然獨存而前後所藏制舉業略盡稍展一月都門郵椒峯鄉墨至掩前絕後一空從來作者失彼而得此予可無憾然使椒峯文先一月至亦火矣是火若避椒峯文而故先之也今癸丑九月敝廬又災書屋幷爲灰燼經籍鮮有存者僕坐是病甚亦閱一月椒峯過存得縱觀其所著皆沈酣于經史子籍之菁華粹然一出于正而僕病爲之立起因念秦世焚書未幾而孔氏出于壁閒伏生見于口授是秦能焚天下之書而不能禁天下無孔氏伏生也僕前後得椒峯文其亦可與火爭能乎然則讀椒峯文者譬若沐日浴月當世卽有作者恐不免爝火之自熄也

夫錢塘陸階梯震撰

昔之人有言曰詩須有爲而作蓋古之作者必有所大不得已如喜者之形于笑哀者之見于哭中有其故而勃然發諸其外固匪獨詩爲然也文章之道自體格以至章節字句古人之法已全而吾或欲與古人爭衡慨然發吾志之所欲發則非有其識與議者必將滅沒沈錮于古人之中而不能以或出故吾之爲文姑勿論其于古人何如而吾之爲說蓋未可以無故而云然矣今之爲古文者非尺寸規模古人則滅裂其法而冒然無所據夫學古人而似與不學古人而不似皆非所以爲文者也要其大弊則由于中之無物而苟漫然以爲文如優伶笑哭不本之于喜于其哀則雖足以動旁觀之悲歡而于吾所以笑與哭者亦何與也吾讀陳子椒峯之文始而覩之平平然玩之則津津然三四吟歎之則山嶽屹然峙立于其中江河淮泗渾浩流行而不知其際若此者蓋非規模古人與不規模古人之所能得者也夫言之有倫聽之可感者必有物于其閒如胎孕之生果核之當萌茁卽不必別求其何識何議而已上與古人爲徒矣吾嘗謂泳叔曰善學古人者孰于規矩能生變化其識精而議確不斤斤學古人者亦能自爲變化變化相生自合規矩今觀陳子之文而于是察吾言之不謬也甯都魏際瑞善伯撰

昔王道思序唐應德集比之季札子游季札其學問淵源所自不可得考矣子游嘗與聞聖人之道玩心高明爲東南道學之嚮應德則漁獵經史下及稗官野志無不薈萃成書其爲文特以氣爲主一往奔肆不可測其道里亦鮮不與程度合其說理明快論事反覆詳盡蓋得東南之學之精者道思雖小謇之不爲過自後百餘年文章家互起考其要歸大抵鴻贍有餘理趣不足頗與荆川家法不相類就其中貫串經緯時亦有裨實學而今之傑然者尤能抒發性靈馳騁今古而整齊之爲一代之文此吾友陳子椒峯所以鷹揚虎視于大江以東而爲海內文士稱首不虛也文友嘗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17B

謂予世所傳古文辭唯早達與山林之士居多今天下以秀才爲
古文者唯吾與若耳予甚悲其言按應德得第時年纔弱冠道思
筮仕亦甚早故能以數十年之彊力耑工于斯事傳之後世而椒
峯亦幸以年少成進士矣余喜其文章善序述辨難雄渾有氣局
能不爲影響剽浮之言所至鉛槧自隨刻畫不少休鋭然欲與古
作者竝驅較之道思稱應德之言今何如乎或謂應德晚年好學
道不復留意文字卽道思所指亦別有謂椒峯其必以語我也康
熙歲次己酉仲夏慈谿姜宸英西溟撰

陳子椒峯青年成進士候部家居未仕憫世之人學未優而入政
也肄業學文堂中大肆力于古文詞有年勒成一編名曰學文堂
集梓成視予予受而卒讀不覺憮然曰噫嘻椒峯其猶幼學之志
也夫椒峯成進士矣而曰學文豈非猶然循弟子之職而不以壯
行之遠者大者自矜許耶抑知椒峯遠大之期基于此而無難也
夫六經皆文也聖人刪定之乃爲經其始則皆文也迨諸子百家

出而文之教愈盛要其大旨則無逾六經學者神而明之以化成
天下天下可由斯以大治椒峯既成進士循循焉學之不已其自
待何如也椒峯之言曰吾儕讀古人書而不能佐治今日之天下
無取乎讀書爲矣且居今而論古人不能舉今日之天下擬合于
古之天下而大治之無取乎尚論古人爲矣故椒峯之文上稽唐
虞遞三代而迄秦漢浸淫乎唐宋諸家觀其槩而考其詳抉其微
而殫其蘊于古既有得矣復取今日天下之人心風俗紀綱禮樂
與夫一切經權常變教世化俗之爲斟酌優裕形之篇什見之詩
歌故端居一室其軼宋唐而駕漢秦唐虞三代之事業幾幾乎坐
而論起可見之行噫嘻椒峯夫豈文詞而已也蓋嘗論之漢如蕭
曹丙鄧之儔優于政事而絀于文章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擊文
章有餘而不能試諸政事至宋代理學諸公日取古聖賢精義闡
明之乃阻于時艱于遇而政治未洽夫學者誠欲裁當時以傳後
世固非文章不爲功若徒工文章明理學不克久居朝廟而覃敷

政事揆之古人詎無遺憾椒峯會通乎理道復確確于辭章其于
當代之大經大法講之有素而又有　聖君賢相遇知于上出而
爲世大用安在今日詩文一編非異日大行之左劵耶顏曰學文
愼也謙也學古有獲蓋有而不居也且循下學而幾于上達也椒
峯之寓意誠深遠已宜興周啟嶲立五撰

今天下文治蒸蒸一時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踴躍奮興于古
文思以闡發經史揚扢忠孝翕然而起如鐘鼓之相應可稱極盛
于是毗陵陳子椒峯以高才工古文乃取一時公卿大夫韋布之
士所爲古文與龔子琅霞選爲文統以傳用彰　國家同文之盛
別梓其自所爲古文爲一集曰學文堂文集吾聞文統之選遠近
郵寄者文以萬億計椒峯心目經營選而得之者蓋數千夫椒峯
以其心與目馳騁于周秦史漢唐宋數千百年之文而貫之于此
萬億之文廣採博取屏氣斂息較離合于毫釐之閒非極工于古
文者能然哉方其卷帙縱橫浩乎吾前譬如前崖後谷雜樹叢韭

沒乎驅策欲竭忽轉仄徑陟高峯俯仰蒼茫山空鳥鳴曠然覩天
海之寥廓至此則無論所見萬億之文與夫周秦史漢唐宋數千
百年之文無不可約其成于一人之文嗚呼此則椒峯之所自爲
文也已椒峯家世貴盛蚤達方其獻策大廷仰瞻宮闕之壯麗星
日光華山河清霽當此志暢色動其文章之滿盈于中如雷雨之
動息有勃乎其不可遏者元老鉅公折節相禮下大廈廣廷之閒
弘辨崇議得盡吐出其胸中之奇歸而著書夫椒之山落筆爲文
當愈增其英偉獨往之氣此又椒峯之文所爲乘時益工者與梁
公寶有言使朝廷可以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吾于椒
峯有聽其鳴而已歙縣程世英千一撰

人之爲文莫重乎其學學也者所以明義理通古今始乎積累而
成于涵養者也義理明則講道切古今通則論事詳積累深涵養
熟則英華發越而光大此文之不可不學也雖然學文豈易言哉
古之學文者莫如同甫陳公讀書博學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

就觀所著酌古論中興遺傳忠臣高士諸傳序辭義嚴正不待言矣卽與晦翁先生往復論王霸之辨晦翁雖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葉水心則深信之以爲其說皆今人所未講其自言猶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于諸儒誠有媿焉無他愈學而愈見其難也吾友椒峯固同甫公十七世孫也家學之傳有自來矣其集以學文堂命名豈無所感乎一日者椒峯出其古文若干首示余余一再讀而歎曰是文也非不學而爲之者也夫文以講道也椒峯之講道可謂切矣文以論事也椒峯之論事可謂詳矣文以散見其英華也椒峯之文含英咀華可謂發越而光大矣嗚呼文之講道切者可不謂明于義理乎文之論事詳者可不謂通于古今乎文之英華發越而光大者可不謂積累之深涵養之熟乎然則椒峯之文既能一一如是可不謂學文者乎夫同甫公之學得于孟氏孟氏而後惟推王通孟氏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故作孟子七篇無非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王通續詩續書修元經讚易道正禮樂夫亦六經之遺意也今椒峯之文引經據典動見本原不戾于法不詭于俗其爲紹同甫公之傳上遡孟氏下訖王通合之以爲學文之要明矣自此以往亦將愈學而愈見其難也無錫錢肅潤礎日撰

康熙八年春余與石林自吳門抵常州艤舟河上步訪椒峯陳子陳子出迎歡甚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屬余讀且亟索酒時昏黑門將闔不及展視遂攜陳子竝其文偕于舟中且譚且讀余亦出吳門遊覽一卷陳子顧余曰士君子讀書明道當爲古文傳千百世安用工五七字爲余曰自周秦漢唐以來能文者何慮數十百家而宋以後書人多不屑讀則千百世後誰覽子文者不若詩以感人而傳之爲可信于是歡飲達曙各別去自余來京師不見三四年人有從常州來者卽問訊陳子或言其選文統一書累數十萬言撰述勞苦又或云方大治屋闢客圖四方來遊者日飲食滿座上又或云揮千金購名姝以自娛樂傳說不類大抵稱陳子名者曰嘖嘖余前而余竊疑陳子詭怪好奇終不知其何所爲也今年四月因賀子天士寄余文若干卷積尺餘未暇讀笑謂天士曰不見陳子久乃以多文夸我邪發其書屬余論次爲序余固不能文者烏能序又不獲辭于是取其文讀兩日夕掩卷歎曰噫嘻陳子已進于道矣凡古人爲文者必先養其氣窮于理而達于事養其氣然後爲文有紆徐條暢之態而無躁慢浮動之習窮于理庶幾得乎聖賢中正之旨不爲邪說曲學之所惑達于事則可參于古酌于今不徒爲空疏可喜之論今陳子已盡得之其傳于後世何疑也嗟乎不見陳子三四年其爲文之多已如此使再十數年則其文當捆載而來連車而折軸矣是葢有才焉不可强也若余浮沈羈旅終歲無一言陳子當益傲慢相視今而後亦可鼓余之惰也夫揚州汪懋麟蛟門撰

陳子椒峯既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四方士無不誦陳先生文子過毗陵椒峯交相得授館舍因屬余論定其文而序之世之成進士者甫秉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莫然有文集葢百餘年相循成風尚莫有知其非者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峰之論文曰世人于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葢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恆取有關勸懲至其序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閒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約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

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
勤勤于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
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
之言替之文章求當于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
能無反而而卻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意而徒欲以
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于古大家者果何如也時辛亥長至
日寗都魏禧冰叔撰

言詩者夫人而李杜所以無李杜也言文者夫人而韓歐所以無
韓歐也大雅之士其言詩不于李杜而于漢魏師李杜之所師焉
爾其言文不于韓歐而于史漢學韓歐之所學焉爾是以高可三
百篇下亦不失為三唐進可方二史退亦不失為唐宋大家原其
所以天資優子之豈獨人事勝哉椒峯昔登賢書卽以年少空羣
于冀野然胸襟今古意在名山殊不屑屑帖括故其發聲言志輒
轢顏謝而追孟德父子向固竊窺之矣既獲高第歸更出所為文

示予攬其大略卽撫卷而呼曰予其今日之伯玉同父邪已而反
復由繹之然後知漸漬于盲腐二史者久也蓋椒峯之文盡芟漢
後言而一之于二史其酌乎六經者以二史錯變之其鄰乎諸子
者以二史淹達之所以大家之能事悉奔驟于腕指之下而莫能
名其為誰家也椒峯需次銓籍尚當遲數年而服官人莫不惜椒
峯以長才居散地然因是遨遊四方所在訪其賢人君子縱覽名
山大川之勝其為文章多得之車轍馬足間翻自以未成其官而
成其文為幸將使椒峯遂遡龍門抵碣石講齊魯而歷梁楚其巇
嵲湖湃犖卓光瑋之奇觀必更有十百于今茲而全乎太史公之
文者予安能涯略測之哉江陰戚藩价人撰

今國家四海休息幾三十年制度畢舉于銓法已反復釐定謂選
槩以歲月淺深為次進士與殿試後濡至數年始入官其間才智
非常之士無所試其力反得潛心經史撰著然鹵莽裂滅之流未
嘗洞觀今古廣求名理往往汨沒消磨不自覺甚麤心躁氣者撫

拾古人糟粕形似剽竊偶然得工輒妄意襲取時名識者羞之崑
山徐子原一素以淵雅著予昔與遊乃極稱毗陵有陳子椒峯者
篤古學時余未識其人並未見所為文也越六年予入京于在平
王黃門坐上見學文堂集卷帙幾盈尺展閱一過益心敬焉歸廣
陵陳子以其集復見寄由是得竟讀所為文凡累月不能釋何清
勁淹洽取格嚴整氣且高古乃爾他若詩詞固餘事想自釋褐來
不欲以需次謁選廢時日積生平學力又磨礪者六七年諸子史
與雜記錄無不涉而尤饜食于六經宜其充滿鬱勃而發復循循
規矩不以放言高論求異而人卒不易及蓋其為文章卽變化莫
測要歸于禮義忠孝聖賢之旨他日朝廷國史以及詔誥號令之
參修討論與夫見諸行事以佐治天下知必本于此楊子雲嘗著
法言蜀有富人貲十萬錢願載姓字子雲曰富人安得妄載陳子
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將以得挂名文字中為重輕所願吾子其嚴
之耳黃陽越闓辰六撰

學文堂文集毗陵陳子椒峯所著椒峯曩其瑯霞程邨文友合梓
毗陵四家文集椒峯少壯成名得志于當世殫力于五經諸子二
十一史以達其氣抽其華故所為文源遠流裕如江海之水盈科
而行而煙雲盪潒杳渺莫測余讀之深服其為歐陽子之文也往
時余過毗陵見四子各出所為文相讎校其足傳不減有宋諸家
且又生同邑歎為極盛未數載程邨文友竟忽焉以歿令人念之
欷歔流涕而瑯霞先以邑人之獎鬱鬱窮愁近益求適意性命諸
書獨椒峯意境勃發斯文未喪專賴振興之力此程邨文友相與
重望于泉下欲相附以傳之無窮者也歐陽子于亡友梅聖俞石
曼卿蘇子美切切惟慮湮沒無聞于後世極為表章數百載下稱
說數子尤稱說歐陽子不衰蓋文章朋友存沒之際相需之重有
如此也然使歐陽子之文不卓然稱于千古則雖朋友之情流連
篤摯而卒無益于傳不傳之數余有志文章思欲以傳二子而力
不逮也今椒峯已能為歐陽子之文言語為當代尊信其力足以

表章亡友況程邨文友無所後于蘇梅則傳之不令湮沒無聞者余知其在椒峯之文也夫

丹徒何絜雍南撰

經天緯地之謂文非雕章繪句之末也予以四教文爲最先誠以進德修業非文無從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統立人傑非文不振則文之爲文顧不重哉予友椒峯陳子美秀而文落筆驚人著所爲文千萬言能闡明古聖賢理道在陳子則自視若無恆欲然不足顏其堂曰學文志有在也予過毗陵嘗與陳子坐臥其間每見其焚香默坐鞭辟潛修凡成己成物之方道德經濟之實靡不一一究極期見諸行則陳子之于文特餘事耳爲人議論英發器宇倜儻對之不覺心折予幼孤失學絕不能文第口述其槪以質之名世君子

盩厔李顒中孚譔

子初從賴古堂文選見椒峯陳子之文驚爲含弘肅括通都名山無適不宜既而以學文堂集見寄則六經燦然定爲貫道之器而又極其曼衍自恣之意蓋數十年繼心于此而不苟以所著積者

示人且古人之用世也槩多本其生平之語言文章而長年積志之放又類出于深苦相依之際故雖操筆而得意者必將循復迴曯自憐自喜而不僅以淹博酣適爲能事也蘇子瞻敘南行詩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僞相偪鬱陶駘蕩無意于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夫孰知其不能不爲者固卽其深苦相依者哉椒峯資家世之盛擅名士之風生平經史獨娛尤好高遠其情以自表見其必爲命世之材何疑豈區區少年科名相倚以重乎古文之業盛于今日其氣象之駿偉也爲難而以氣象收拾名理之全尤難何則古人名理唯濬略見大意而止無取雄分後此則刻畫所不盡而以識量爲準卽佐以星緯律度格格不相入也故方其言經濟也規條古昔包舉今茲精湛主張細而能入迫夫名理之言右以物迹衷以悟詣鋪以顯融之情凝以古壯之格更復挺而出于廣大堅確之塗此椒峯文章之表裏無憾者豈非其修潔獨持靜深而好讀書之所取也歟余與椒峯尊君部公先生同舉于鄉又二十年同官于朝知其家學甚深乃椒峯不以余之衰遲而遠問敘于余椒峯視功名富貴之路固有以別于人而且談經讀史之功抑亦有以示別也故余之知椒峯之文不于其筆酣墨飽之時而于其深苦相依之際也

溧陽吳穎見末譔

今天下士子殫其心力揣摩篩練作爲文章父以是責其子師以是傳其弟非爲古人之學也亦爲制舉之學而已不幸而不遇則自垂髫以至白首罷敝于帖括者比比而是幸而遇則有交遊之煩有案牘之擾六經諸子百家之言束之高閣曾不一寓目焉甚矣人之不學制舉誤之也雖然制舉之業由來稱四大家而荊川先生卒以古人之學顯然則制舉何能誤人亦存乎其人而已吾門錢子梅仙授經毗陵交于吾家椒峯郵寄其學文堂集以屬序

于余余一再讀之大都皆明體適用經緯天地之文爲撫卷而歎異哉制舉不足誤人而適以成就人有如此乎椒峯以中丞爲之祖以觀察爲之父固已胚胎前光矣一舉而登賢書再舉而擢上第年方鼎盛需次選曹乃以其英敏壯盛之氣肆力于古人之學當其暇日則遊覽山川車轍馬迹幾半海內以登臨之所得供其筆墨之華其作爲文章以傳天下而垂後世豈非其分歟假令椒峯浮沈諸生困于場屋則將兀兀屬下吚唔佔畢之不暇其又何能上下數千載周遊數千里發揮于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乎余故曰制舉不足誤人而適以成就人爲椒峯言之也抑椒峯尤有可愛敬者生于荊川先生之里而其文與之後先相頡頏是卽今日之荊川也荊川而在余雖執鞭亦所欣慕乃椒峯則以觀察同籍之故屬序于价人復屬序于余若反以予爲元晏然者此又其錫類孝思爲不可及也已

太倉叔氏瑚璉巷譔

文章之道傳世不如持世蓋有不必持世而傳者矣未有持世而

不傳者也何謂持世如戰國急功利而孟子言仁義戰國盛邪說而孟子正人心戰國務爭鬬而孟子主不嗜殺則可謂持世矣又其文章明辯雄偉足以達己意此其持世而兼傳世者也然吾竊有遺恨焉彼齊宣王何人哉田嘗之子孫而僭王數世矣當是時周室卑微東西周君一綫僅存舉天下之人勢利薰心視八百年之君父曾行路之不若而況于僭竊之君寧復有義心之存乎乃齊宣一旦遇孟子首問齊桓晉文之事偉哉問乎此其志在尊周矣而且以爲孟子者仲尼之徒也心術淵源必與衆不同此其所以亟問也孟子聖賢也意其得此問于當世之君必且大喜過望將順鼓舞之不暇從而悉論葵邱城濮之烈管仲五臣之續然後撰度今昔之勢條格先後之序于是以齊之强得孟子爲之輔率先貶己退就臣列一意尊周雖彼秦楚亦不得而議其後何論餘國且也久之信其志之誠而服其誼之正降心革面共奬王室此不世之功而萬載之一時也是雖迹桓文而起然世有伊傳何以

加諸顧乃不出此而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過矣無已則王乎又過矣夫他不具論即以論語春秋所載仲尼道桓文章章矣而其徒不道豈仲尼顧不若其徒乎無已則王是齊宣有意尊周而孟子反教之以無上吾尤不得其解也若吾夫子即不然曰吾其爲東周乎問管仲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意念深矣蓋夫子嘗欲用魯以興周管仲固嘗用齊以尊周春秋之世志不在列國而在宗周者獨吾夫子與管仲二人而已故惟吾夫子深知管仲有當于心言不盡意千古以來未有參其契者其曰管仲之器小者譬諸量器然狷戾尚多容受苦少爾蓋惜仲尊周之事猶有所未盡不能恢弘堅固而遂畫地以止也蓋自受下卿之禮而還而仲亦自滿矣此其所以爲器小也何嘗曰功烈如彼其卑爲求然不知己之言哉齊宣他日又問湯武放伐爲臣弑其君皆千古正論戰國之君所絕無而僅有而孟子以誅一夫對是何言歟縱使湯武誠然聖賢出言動關倫紀亦何可不慎而況乎其不

然也昔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賊而孟子一言遂爲亂賊之口實殆未經三思耶嗚呼立言持世必如吾夫子然後可謂知本矣孟子願學孔子而獨忽于知本幾何其不可惜也蓋今世作者林立而力爲持世之文者獨吾友陳椒峯覽學文堂諸篇原本六經以端趨嚮表章節義以厚風俗余讀其所爲王節愍公以及蔡氏一女子張三愛一僕隸傳爲流涕焉而學力之沈博筆鋒之矯健詞情之剴切使人感動留連抽繹不能已持世而傳世道固在于是椒峯屬予言其端予何能益一詞惟舉平日所持孔孟之辨在知本與不知本之閒者不以告他人而獨以告椒峯則椒峯之文何如哉黃岡杜濬于皇譔

陳椒峯嘗曰古文不可宗一家宗一家則意拘而才與氣束縛而多所不達雖揣摩極工肖亦成其爲古人之文夫古人已有其文何藉于我況有意揣摩古人雖甚工肖究有不能工肖者惟本諸經史旁及秦漢百家使貫串融洽于心臨文時我能用古而不爲古所用然後可自成一家之文予聞其言而歎曰嗟乎難言矣爲文不能立意譬如百萬之師無主將以御之則一軍無所稟命然有將而設謀制勝奇正虛實之法不能百出不窮臨敵時不能驅士卒如臂指之使則又與無將同故爲文貴立意而又必得才與氣以輔之也椒峯文常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未嘗持尺度寸寸較量之而自不越乎規矩誠所謂用古而不爲古所用者然則椒峯論文之說正以自論其文也吾嘗見椒峯危坐凝神奮筆迅掃如風雨驟至又如孤峯拔地而起壁立千仞飛泉噴薄巖竇間若伏若見望者莫可端倪而其旁怪石谽呀林木掩冉驚禽駭獸煙雲之屬皆爲之助勢椒峯之文之奇如此然椒峯猶嗛嗛不自以爲足近復留心聖賢之學闡發其淵源老生宿儒莫不折節椒峯彼其文寧復可以一家求之哉夫登高建旌則所視者廣順風振鐸則所聞者遠椒峯業已得時而駕扶衰救弊其在椒峯之人與其在椒峯之文與同里張僩古迂撰

學文堂文集目錄

卷一

序一　十六首
周易彙解序
周易圖書解序
周易蓍策解序
周易卦象解序
尚書辨正序
書疏序
禹貢翼傳序
詩參序
毛詩本義序
詩經導窾序
春秋大義序
宋定山春秋稾序
左傳經世序
禮記纂訓序
周禮纂訓序
儀禮纂訓序
序二　五首闕一首
讀書參序
中庸章句序
論語直解序
孟子章句序
序三　四首闕一首
武經序
杜詩論文序
續唐書序

卷二

序四　十五首
申隨叔文集序
王北山集序
魏貞菴相國文集序
魏伯子文集序
魏冰叔文集序
龔琅霞文集序
董文友遺集序
滄木齋文集序
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
陸子制義序
青門集序
沙定峯文集序
重訂制義自序
張古迂古文稾序
文統序
序五　四首
盧珍示南芝堂稾序
遠志齋遺集序
毛穉黃巽書序
序六　闕
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序七　闕
序八　十八首
王大宗伯青箱堂詩集序
大守先生遺詩序
楚州吟序

寄齋吟序
方輿三其旋堂詩序
朱恪舒詩序
徐原一詩序
董子康遊張公洞詩序
楊子詩序
任王谷詩序
吳漁山詩序
鄒子詩序
王即詩序
丁未詩古文稾自序
無題詩自序
劉岸先詩序
河洛集序

蓉渡詞序
卷三
序九　十六首
申鳧盟聰山堂詩集序
丞愁人詩序
宣城沈方鄴詩序
汪蛟門詩序
殷鳴夏詩序
毛子霞百一詩序
殷子南歸詩序
倪閣公詩序
顧伊人集唐詩序
補冬詠序
息廬詩序

顏修來詩序
常熟吳蒼符詩序
山陰何玉林遺詩序
吳道賢雲臥堂詩序
顧天石詩序
序十　十五首
吳梅村先生詩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施愚山詩集序
顧修遠松鶴詩序
劉公勇梁溪詩序
尺木堂公讌詩序
紀蘖子詩集序
許九日詩集序

歸元恭詩文集序
無名氏詩序
借竹軒詩序
趙硯公將軍詩序
掃倉集序
仙舟集序
甯波董巽子缶堂詩集序
卷四
序十一　八首
岳蕙亭詩選序
奚蘇嶺郡丞知津堂詩集序
介石上人詩序
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華鄂堂詩序

明四家詩鈔序
蕭子北闈詩序
內監馬公詩序
序十二 闕
序十三 十六首
贈濟寧州守某君序
贈江南布政佟公序
贈浮屠師慧蒼彈琴序
贈周子序
贈王太守序
贈堪輿萬太和序
贈浮屠眞蓮百十二歲序
贈釋頂門募修文成埇石橋序
賀張邑侯新任序

贈緯雲兄序
贈陶生遷居序
贈吳先生序
贈楊子序
贈楚中朱籌樓進士序
贈丹陽孫岸登序
贈張古迂序
序十四 五首
贈宗姪象采序
贈華繆二子序
贈崑山般性源序
贈相士諸遠子序
贈釋性空葬親序
序十五 闕

卷五

序十六 十二首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送錢子遊泰山序
送楊陶雲丞新建序
送常州林別駕督解白糧序
送翰林某君出關序
送朱驛丞之任序
送弟赴順天鄉試序
送吳星子令安東序
送高生爾韉之燕序
送繆生之登萊序
送魏冰叔歸寧都序
送同年楊簡人主試山東序

序十七 闕
序十八 闕
序十九 十一首
提學簡謙居壽序
從伯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馮母六十序
壽福建巡撫許公中軒七秩序 代
趙大谷先生七十壽序
王雙白六十壽序
黃封君七十壽序 代
畢推官壽序
郭教授飲霞壽序
龔震西七十壽序
臧太夫人七十壽序

序二十 闕

卷六

序二十一 十六首

霜啼篇序
續毗陵人品記序
擬重修常州府志序
開益錄自序
施培菊醫書序
王氏家譜序
臨安胡氏族譜序
休甯夏氏宗譜序
何氏族譜序
傅氏家乘序
韓莊蔣氏族譜序

吳卷石印譜序
重修迎春鄉馬蹟山志序
三吳總志序
感應篇序
識字錄序

序二十二 七首

募建皮場廟大殿序
陸蠡思梅花圖序
節略初編序
葉子眷痘學員傳序
蘭陵政牘序
華鰲侯印譜序
募修府學橋序

卷七

記一 十六首

七十二峯記
北固山圖記
家藏古銅器記
泰山出雲記
啞橋記
農具記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普同塔記
報國寺松記
惠山華孝子祠記
潘玉帶河記
客園記
遊蕭蕺莊記

馬陵屯築橋記
小彤記
朱板書記

記二 十六首

宣城鐵牛寺記
甯古臺方言記
熨斗厓記
馬蹟山賽神記
家舫記
虞姬冢記
竹記
桃花灣記
劉醫記
重修邑志縣令題名記

句容東郭竹林亭子記
夫椒陳氏義田記
重修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冰燈記
雙泉記
馬蹟山青龍菴記
卷八
記三 十六首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仲家淺記
卓錫泉記
洗腸池記
大淵記
要園記

賴古堂藏畫記
登泰山日觀峯記
劉邑侯施藥記
宣銅魚耳鑪記
雲起樓記
投壺記
惠泉記
雪堰鎮駱郡侯德政亭記
魯子敬墓記
借竹軒記
記四 十五首
麥亭記
忠佑廟碑記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近園記
破舟記
胡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濟寧關侯廟記
影壁記
宿遷迷路記
漏舟記
醉鄉十老圖記
學文堂記
響齋記
遊響山記
遊敬亭山記
記五 八首
放生池記

東竹院樓記
瑞木屏記
傲衣記
洗象記
蟹斷記
醉墨齋記
郭巨埋兒故里記
卷九
書一 十首
上章祭酒議孔廟從祀書
與曹峨嵋書
再與曹峨嵋書
與王教諭書
與岳吏部書

答華生恭王問合祭書
答友論元祐黨碑書
奉答魏相國書
答友論廟制書
奉答張尚書書
書二　十二首
與駱太守論講學書
與駱太守論先賢祠書
與駱太守請修復忠義祠書
與駱太守請修復鄒忠公祠書
與駱東目太守請復建多稼亭書
再與岳吏部書
答繆生朝陽問謚書
答繆生朝陽問二十一史書

與黃刑部書
與張邑令議復濟農倉書
與弟書
與張黃岳論文書
書三　二首
與某先生論來瞿唐理學書
與伯詢于書
卷十
傳一　九首
王節愍公傳
沈光祿傳
張清惠公傳
尹先民傳
牧子先生傳

宦者王永壽傳
張學正傳
蔡氏傳
陳亶周陳虞掌合傳
傳二　九首
邱義龍傳
海珠傳
僧懷璧傳
張三愛傳
陳太守傳
陸貞女傳
金安人章氏傳
王貞女傳
吳參政傳

卷十一
論一　十首
書論
許世子論
管仲論
蘇秦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留侯論一
留侯論二
鼂錯論
平勃論
論二　十首
七國論

晉入王論
殷浩論
宋武帝論
唐太宗論
唐中宗睿宗論
狄仁傑論
顏眞卿論
正統辯論
景延廣論
論三　三首
君志定而天下定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論 丁未會墨
萬邦作孚論 丁未會墨
卷十二

辨　十四首
張騫使西域辨
趙莊姬屠岸賈滅趙辨
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辨
微子歸周辨
井田溝洫辨
馬蹟辨
律呂盤毫絲忽辨
十二重天辨
董字辨
律呂合圖書總辨
文昌梓潼稱號辨
甲戌己丑辨
滕子來朝辨

桓不書王辨
說　八首
岱廟請易木主說
姤復小父母說
先後天卦位說
潮汐說
王石聲字說
律呂名義說
元祐回河說
唐荊川句股測望論說
卷十三
解　五首
石經大學解
周公居東解一

周公居東解二
彈琴指法解
二小兒辨日解
議　三首
屯田議
治河議
鄒忠公像服議
策　十首
會試策第一至五
鄉試策第一至五
卷十四
表一　五首
擬上得玉璽羣臣賀表 順治八年
擬上允銓臣請因臺班員缺　欽取內外各官考選羣臣謝表 順

治八年
擬上以遼東爲遼陽府羣臣謝表 順治十一年
擬上因久旱躬詣 天壇虔禱是日甘霖協應遠近霑足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丁酉副墨
擬上祀 天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饗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表二 六首
擬上加謚先師孔子諭建洪德殿崇祀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擬上御製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孝經衍文範行恆言勸善
要言等書頒行天下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擬上川滇黔蕩平綏理需人 特命己亥再行會試羣臣謝表 順
治十六年 庚子鄉墨
擬上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加上 尊號禮
成羣臣賀表 康熙元年 甲辰擬元

擬上以金門廈門克捷午門宣捷羣臣賀表 康熙二年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五年 丁未會墨

卷十五
書後 十七首
恭跋先大夫愼刑箴後
書管孝子輓詩卷後
書倪鴻寶先生題元祐黨碑後
書成忠毅公傳後
書魏郡邵氏家乘後
書蘇子瞻詩集後
書汲冢周書後
恭跋按蜀疏稾後
恭跋南征日記後

書霍光傳後
書何仲修先生傳後
書劉陶救朱穆書後
書孔璋爲李邕請減死書後
書蘇轍爲兄軾下獄上書後
書萬人死義傳後
書魏叔子畫貓記後
再書畫貓記後
碑 五首
重修水平王廟碑
新建武進縣城隍廟碑
許侯浚渠碑
季子廟碑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正卿謚忠毅李公神道碑

卷十六
墓誌銘 五首
周秀才墓誌銘
白讓木墓誌銘
萓母吳孺人墓誌銘
駱母胡太恭人墓誌銘
亡兄亮初先生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黃節母墓誌銘
墓表 七首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介孫公
墓表
龐孝子墓表
丁烈婦墓表

劉福姐墓表
吏部員外郎王逸菴墓表
夫椒山節烈女吳氏墓表
盩厔李母彭氏墓表
祭文　哀辭　三首
祭周櫟園先生文
祭陸副使文
張孝廉哀辭
雜著一　十九首
記刺船髯者事
記兩烈婦事
記箋
河東君傳
記舊工語

大雅堂紀事
記劉叟邊力士事
記某牧入覲事
記何推官事
記金陵教坊范希氏事
記募收骸骨事
記虎
記孫知縣事
記六烈婦事
記吳孝女兆麟事
記武進三孝子事
記王台輔事
記仲立事
記垢仙事

雜著二　六首
擬天體策問
擬星野策問
記錢塘于生三世事
記唐孫孝子謝萬程事
記楊行甫高仁禎施粥事
記犬
賦　闕

學文堂文集目錄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序一

周易集解序

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善學孔子者學孔子之十翼而已矣孔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易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聖如孔子猶歎然于此豈非以易之理微孔子終身學之三絕韋編而始有得故作十翼說卦序卦彖傳象傳恐學者泥于爻局于序又作大象雜卦易之理已盡而世儒猶謂孔子有未盡之易又謂易爲卜筮作羣然以朱子本義爲宗論八卦筮策則以邵雍先天圖牽強附合及有乖于孔子則曰此伏羲之易非孔子之易嗚呼易至孔子尚有未盡而謂邵子圖出而後盡豈不愚且悖乎說者謂易至孔子不言象予以爲其說甚非上下二篇大象小象說卦雜卦凡于天地閒昆蟲草木無不取象其言曰易者象也是言象莫如孔子彖爻之象文王周公既繫之故孔子可不復言漢

魏以還學者多附會穿鑿惟王輔嗣能窺十翼之理程正叔更廓其義而爲易傳可爲知篤信者矣十翼初自爲一書猶傳之于經也漢鄭玄始以附于經即今乾坤二卦章句次第是而輔嗣又自坤以後分彖傳附彖分象傳附爻而以彖曰象曰別之頗便學者誦習是輔嗣正叔康成諸君子皆可爲孔子功臣若近世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以分經合傳爲非古歸咎輔嗣嗟乎孔子視三聖則古自視則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皆經學者不能如孔子之學易徒好爲議論以獲罪聖人何哉予年來刻苦事經學自恨才識闇昧不能卓然有所自得止就前人之解有合于聖賢者彙鈔爲一編朝夕觀覽嘗欲以十翼概全經之旨于解特詳若緯候占測得之無補于經言之適以滋惑悉略焉苟徒以易爲卜筮之書則京房郭璞諸人術非不精何至不能自保其身先儒有言曰學易當于理中觀數不當于數中索理邵堯夫作先天圖朱元晦執河圖求卦皆數中求理也元晦嘗言讀書眼前說出便好崎嶇說出便不好如讀易只眼前說出本義所以疏淺不足觀堯夫先天方圖等圖正所謂崎嶇而信從不疑何哉予故曰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

周易圖書解序

河圖洛書天以數示聖人八卦奇偶聖人以數示學者故曰易者數之林也天地間事物之節變動之候晝夜寒暑死生聚散之故莫非行乎自然而數呈焉圖書數成于五八卦成于三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合圖書之數而成百百盈數也圖五十有五書四十有五以五十中分圖多五書不足五伏羲大衍損圖而益書用其中爲五十以爲大衍之體衍之仍得五十少一以象虛得四十有九爲大衍之用夫聖人豈不可用全數以衍易哉誠見理無盡數亦無盡有餘不足天地所以不窮而損益變通以不用而用聖人作易之微權也然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則

自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班固作五行志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諸家之言易範者類以九疇配八卦至宋儒蔡九峯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以書有九數範有九疇疇有九等遂以九衍之予獨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蓋自一至十者圖之數陰陽奇偶之理以具準之易無不合以爲易圖宜若以書之數合範之疇其數未嘗不同然九疇中左右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不相當舍陰陽奇偶而惟取數之九則淺窺洛書矣且夫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歷之數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起于此乎圖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凝陽益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則居下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在中以鐘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鐘之管故聖人繫乾以見天之心乾者一數也此圖書所以一居乎

下而數之所以起乎一也先儒有言曰易何生由一生太初渾淪一畫乍啟父母六子包孕其中一而二二而一變化無窮非如後世根幹枝葉次第之說然則先後天方圓等圖紛紛不經胡為乎予集圖書解略弌其說俟善學易者折衷焉

周易蓍策解序

予繫易解而以蓍策另為一編蓋以蓍策者聖人所以神明乎易之物而易之所自生則不係此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人而無恆不占而已由此觀之所為學易不必主于蓍策所為不占不必不主于蓍策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無往非易無往非占卽龜策不用亦未嘗有害于易蓋卦者挂也易難言聖人挂象以示人命之曰卦卦明而易可知則亦何必越卦而譚蓍策況乎後世之人欲勝于理往往冀徼福免禍卜史復矯誣附會之而蓍策益不足言或曰春秋傳之言筮則甚驗也聖人開物成務自有正大顯明之道觀

其占詞多侏離不近于理況揲無殊法古今無異理何獨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則無不奇中若後世則用之而不盡驗豈非左史誇張好奇詞多文致不足為據乎雖然易以變而成變莫如蓍策聖人使人揲策求爻以合于卦又為老少之法使因數求爻以盡變四十九策立而爻象變動受命如響故曰蓍之德圓而神今之人習流忘原不審聖人所以作易之故極深研幾以求其至嘗徒以卜筮目之卽朱元晦且不免何況其他嗚呼易之為書何書甚至邵堯夫則祇為占候陳希夷諸人則目為養生如參同悟眞等篇莫不引八卦託先天為鍊神馭氣之術使古聖賢之大道淪于方技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其在斯乎有志易學者當不以予言為過當也

周易卦象解序

易者變也彖爻象辭無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無不妙合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序烏乎學易卦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無名而名莫非名無象而象莫非象若使文王再衍周公再繫今之卦名爻象未嘗不可更為他名他象得是說者可以知易之變矣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文王所次第也孔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學者惑于邵氏先天圖說以乾一兌二為伏羲本義疑序卦為牽合則二篇次第可任意雜越焉用文王演為也夫卦八而已無所謂六十四六十四者八之錯故經第言八未嘗言六十四周禮大卜八為經六十四為別邵氏橫圖相生是經與別混而無分既以序生則不應言八卦相錯既序矣焉用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猶强引兩儀四象八卦語解至鑿空漫說以為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夫八卦錯成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以臆作非經有明法也及為圖不合又顛倒割凑强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為解朱元晦喜其言以為羲聖的旨嗚呼若

是者可謂知變者矣而豈聖人之所為變乎嗟嗟學者好為反古之論附會穿鑿自漢魏九家已然至後世尤甚如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其義甚明而干寶則曰武王崩年九十三歲成王八歲天後成王之年以養公正之道否之大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則曰乾為榮祿坤為弑君巽為入伏乾為遠艮山體遁謂避難遠遁入山故不可榮以祿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于象何屬邵氏于經未合猶未至悠謬如是若二君者豈非易之罪人哉予材質傖鄙于易不能窺見萬一而離經叛道之言固望而知非若影響牽合緯稗亂正如圓鑿而方枘者則參酌先儒諸書而得之辭苦不能達意不工固不必論也

尚書辨正序

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勝所受勝為秦博士秦禁書勝壁藏之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勝時年已九十太常掌

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當時有僞秦誓一篇并行合二十九篇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較伏生多二十五篇遂稱伏生書爲今尚書夫六經爲百氏之本學者固宜守之而不變而讀書卓識之士尤必辨其本中之本以定所宗如書有古文春秋有三傳禮有周禮則不必辨而可信也今觀二十八篇之書其意厚其辭簡樸斷續詰屈欲言不盡言[illegible]繩削而幾動莫可端倪讀者乍讀結齒愈讀愈盤鬱再三讀[illegible]覺古人之精神光氣皆勃然溢發又如劍在函玉在石狀隱隱不可窮視若孔書則膚淺輕揚一覽易盡古人脩辭以立誠孔書則尚主脩辭而古意已失千餘年來竊附古人而無有攻之者經生家格于功令不敢有所分別固不足怪豈有志明經者亦聽其承訛襲僞久假不歸乎予以今古文分錄二冊名爲尚書辨正又爲是說以序之雖無補救正聊存其說于天地閒以待卓識者論定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

讀且須闕之金縢大誥文義本明又證以風雅諸什周公何嘗有殺管叔事其言出自孔書誤解我之弗辟一語于是益信孔書之妄而歎讀書者之不可無識也

書疏序

黃子纂書經解若干卷名曰書疏問序于予予曰甚哉序書之難也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蔡仲默絀之是已詩序本非僞朱元晦疑其非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元晦亦疑其非夫易無序卦則不知聖人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所由興古人有所未傳故序皆申明之以告後學若書序祇括舉經文無補于書非如易詩序之不可少而詞義尤疏略牴牾至孔安國自序絕不類西漢語亦未嘗于前人未傳之蘊有所發明故曰序書難雖然書非徒序之難而讀尤難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至欲闕之夫金縢大誥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證之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承訛襲僞千百年于茲矣昔人有言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理所必無詩如商頌縝栗周頌清越二代文質之分詩既如是書亦宜然豈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即此可斷孔書之妄況于誤解之紛紛乎讀書者能斷然知其妄起而釐正之而後上古之書不爲後人所竊附故曰讀書難雖然自明以來以五經立學官用以取士士子畏功令雖具卓識亦莫敢竊議能爲經解成一家言即目爲明經之士此黃子書疏之所自作也予核其書援引考據確然不易其傳世奚疑禮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其失也誣所爲誣不知何指有謂記與孔書先後同出誣當在孔書其說似當黃子既知疏通知遠之爲書教取以命其書必審其誣毅然有所釐正雖以序書之難予當更爲不文之詞以申明子之意告後學也

禹貢翼傳序

襄東錢子梅仙作禹貢翼傳問序于予且謂予曰昔人善解禹貢者莫如艾千子夏彝仲皆以今日山名水勢合之古人庶便後生之考信然艾失之簡夏失之繁予爲增省成若干卷竊附己意予讀之深歎信爲禹貢功臣因告于錢子人不具曠古之識不可讀書經生家治舉子業恪守不知通變不足怪若有識之士則必辨其是非眞僞求無憾于古人而不惑庸衆人之見蓋予嘗于書有深憾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孔書二十五篇明爲後人之竊附二十八篇中文辭最古者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爲千百世史書之祖堯舜一德故二帝合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復別增禹謨一篇文辭去古愈遠況禹亦何必有謨禹貢一篇文章經濟莫大于是即以當禹謨未嘗不可乃必補掇成書以欺後世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憾乎昔人有言曰禹貢文章敘事朴直言語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此孔書所以不可竊附也古今國家大事莫如田賦唐虞以前田皆

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輕禹平九州閱田爲九等故復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壤自禹平而賦由帝裁他如錫土姓弼服建官皆功高不尸以全臣子代終之節故禹之經濟大也錢子聞之躍然起曰乞卽書之爲序予曰作者有所未傳故序者申明之以告後之爲學者今以予與傳爲禹貢序古人當必心許亦何事予之贅一詞哉

詩參序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秦火之後毛齊魯韓諸家紛然以起學者莫知所裁厥後馬融爲毛傳鄭玄作毛箋毛氏遂孤行天下迨朱紫陽掃諸家而集以成傳于小序尤掊擊之嗚呼亦安見小序之果非紫陽之果是耶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爲風鴟鴞周公之詩固降爲風矣係之豳宜乎況自文武至平王三百餘年當成康盛時環王畿之眾豈無一詞一詠足備聖人之刪存何至東遷之後有風何彼襛矣平王以

後詩也乃列之二南之內程氏大昌之言直以爲詩有南雅頌而無風其有風也非古也蓋二南樂也與二雅三頌並奏之燕享賓客宗廟朝廷之上國風則太史所陳以考列國之風俗詩可採而聲不入樂歐陽修曰二南作于事紂之時麟趾鹿鳴皆非治世之音鄭樵又云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于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事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警諷非頌美也然則風雅頌之名又然乎否乎嗚呼作者既遠欲以後人之意見附會牽合以求其當誠所甚難況當秦火之餘漆書蝌蚪詎無闕逸而番譯者與訓詁者又保無紕繆損益之病如書經孝經皆有今古文之別禮有天官之缺何獨至于詩而無之是詩之是非本不易窮自子夏以迄漢宋諸儒極推詳論辨之力可疑議者尚指不勝屈況下焉者哉鄭子自齠齔卽工詩學近著詩參一書欲羽翼經傳以爲一人言詩不若合眾人言詩以今人言詩不若卽昔人之言詩者言詩故其摭採甚博而釐訂嚴古者說詩之學莫著于鄭氏高密有詩箋夾漈有詩傳今鄭子又以詩參頡頏上下鄭氏之詩學顧如此豈不盛哉

毛詩本義序

予治詩應科舉試作文一遵朱註不敢稍異同既獲售亦不敢自畫思國家以經義試士所以明經而明經不盡在制舉業遵朱註所以尊經而尊經不盡在朱註竊嘗讀詩古序見其義理周備法戒懍然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見其下爲毛公申說乍讀似闊略再三讀之其意深長能曲暢作者之旨然毛公父子皆工詩學非出一手故序傳閒有不合大約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予恍然曰尊經之道其在是矣朱子詆序爲鑿空不知朱子改作又何據毛公距夫子已四百年固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反不鑿空非理矣朱子又曰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中美刺必詩中顯著其名與事而後可信否則卽以他事代之夫詩之情約而達微而彰二南文王詩未嘗一及

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未嘗一及太姒若必責名與事爲據是二南諸詩亦未免鑿空之病縱以爲鑿空矣多聞闕疑聖人不諱乃斷然以爲某詩言某事非序言某事豈別有他書足據何朱子未嘗言而後之人亦未之聞也每見朱子以史傳質序殊不知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刺其公是也朱子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事此左傳牽詩屬詞耳曹豈眞有三百大夫之多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五十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云左傳附會詩反謂序附會左傳如此類不可勝數然則明經固必如是而後爲不鑿空哉學者生後世好議前代巨儒固識者所羞稱然事關經學之大豈能默置不言予願今日任理學之責者于詩取古序毛說及朱子註春秋取四傳平心觀理去否存可以定一宗用以程士毋徒守成說有所畏憚而不敢紛更也

詩經導窾序

聖門善言詩者莫如子貢子夏孟子後則有毛公子貢論貧富何與于詩而曰切磋琢磨子夏論素絢何與于禮曰禮後而孔子歎其始可與言詩益詩之旨深其託興甚遠讀者惟于其離合之閒渺不相屬之處有以得其解而後可言詩苟徒膠執詩詞而莫知通變則必至如高叟之以怨蔡為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為臣父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學者能通乎孟子之說而學詩無餘道矣詩序相傳子夏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句為各詩原本下皆申明其意首序之精當不必言毛公發微闡幽可謂曲盡詩人之致乃宋儒師心薄古概詆為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為新說到于今尊信之昔人有言曰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知詩所難言之妙正在此然自有朱註學者已目不識古序為何書卽知之孰敢背今而師古承訛襲謬為有識者所深歎郡先達莊太僕鶴坡先生與其兄鶴瀾先生著詩經講義若干卷

名曰導窾未嘗不宗元晦然于毛公之說多所發明元晦之大戾乎古人者則陰斥之雖以國家制科用朱註不敢力為攻擊而先生之意則已可見矣昔鄭玄歸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彼箋詩僅以博物稱猶能若是況實有得于毛氏學者此書行世久其刻板多漫漶令孫憲副斐公較訂脩補屬予為序予不敢辭嗚呼此書出而天下後世之言詩者毛公之後必屬先生矣

春秋大義序

孔子作春秋善善惡惡義甚顯明未嘗有所隱以疑後人若其用意則莫不渾然忠厚而不傷于苛元惡大憝雖誅之不遺力而有疑必從輕一眚之微不事吹索事或至湮沒而其情理有可原者必追錄之其文質其義簡其法平而恕孔子嘗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春秋之義卽此可見世儒視仲尼大高遠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司馬遷亦云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聖人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何嘗有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不求之心而執諸傳之凡例以為據如于桓無王定無正秦楚與越無君無大夫外事不告不書譏世卿伯討書爵書名書氏之類皆謂春秋隱文夫仲尼不過隨事筆削適如其毀譽未嘗以其例著有明訓也今之學春秋者祇知有傳而不知有經苟無傳將并無經矣嘗學者胸中先不存一傳就經文反復之平心以觀理將聖人作經之意卽在人心中自有之是非而得而後求之傳以合之則諸傳之牴牾穿鑿自洞如觀火而莫敢遁予年來有志春秋之學始而舍傳求經既以經合傳凡于傳之合經者錄之又于宋明以來諸儒之言合經傳者附錄之名為春秋大義竊怪漢儒之于春秋紕繆其義可謂已極齊人滅紀以為復讐衛輒拒父以為大誼許世子止弒父以為孝子如此不可勝數至宋邵雍作皇極經世五霸配帝王而以易詩書春秋强合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其言尤不可為訓胡安國傳宗三傳而得其是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紕繆甚于漢儒且多掇拾徽欽時事成文第可謂胡

氏之春秋而與經何涉自明成祖立之學宮用為取士之準相沿到今無有起而正之者嗚呼若漢宋諸儒可為毅然有明經之任乃皆藏于隱諱之一言各逞其私見臆說以為有當于經上為孔子罪人下為後世有識之士所詆議豈不可歎也哉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某亦思無悖乎孔子之為義而已矣

宋定山春秋稾序

自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自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矣宋建炎初天子好學命胡安國進講春秋且命作傳安國孤行己意且雜集徽欽時事以成文在當日雖為濟時之經術而于聖經本旨多所乖違是有宋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天下萬世所共讀之春秋也及明文皇詔纂五經傳註頒定學宮于春秋則尚主安國惜當時在廷諸臣習于故然未肯訂訛闢謬上書以求釐定而終明之世卒亦未有救安國之缺失者此予所以謂胡傳行而春秋之

義晦也明用八股取士他經命題皆一如先聖賢之言獨春秋則分文析字配紐割裂如單題之外復有傳題合題比題脫母未師俗學影響附會遷一己之臆見而幷失胡氏所以明經之意幾幾為聖經之罪人此予所謂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幷晦也嗚呼至胡傳晦而春秋之晦又加甚矣晦不終晦吾以為端在今日夫去八股作論則合比脫母諸名可不設矣論體通于註疏而百氏之異同可折衷參伍矣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詎不快哉宋子定山以春秋舉進士因出示其稾若干篇手敏而法備識遠而意周予方喜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而尤喜訂訛闢謬之功屬我定山也予又觀兩漢諸儒多有以治春秋致顯要如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必遣廷尉問得失仲舒力疾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條上名為斷獄嗚呼世之守一經為進取功名之具而不能變通以善其用俾有裨于君國豈善讀春秋者耶定山必知所審矣

左傳經世序

學者讀書言經濟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不言經濟則無用言經濟而可以經常不可以御變雖可用而不能大用古來善御變者莫如左傳一書予嘗伏而讀之見其時天下之變無不有弒奪蒸報傾危侵伐諸事其大焉者若處變之道則皆有法以御之後人觀其成敗若古人不如此不足以救而古人已如此及觀後世之天下有際其變者能用其遺意往往可以轉亂為治否則莫不至于敗亡吾友魏冰叔著左傳經世若干卷意在適用取古人之言暢發之凡于事機之緩急功效之成敗如以身處其時地而為之言而又斟酌通變期古人之行事可用于後世嗚呼冰叔之用心可謂至矣或曰左丘明為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何以又為春秋作傳丘明親見孔子其說自應與孔子合今傳中斷例敘事是非牴牾反有借義于公穀者疑未必丘明作不知儒者考訂之學自不可廢然讀書必審其有用無用無用即聖賢之言祇足成其為迂儒學究若有用則雖稗官野史亦可見之施行然用之不得其當每每援經以自釋而流弊不可勝窮漢人以春秋決獄一時小儒酷吏因得妄意釋經遂流為刑名之術武健嚴酷之學如公孫弘張湯諸人皆假春秋之義行其巧詆深文毒流數世而不救嗚呼苟當日得見經世一書豈至此哉五六年前亡友鄒程邨江右歸攜冰叔左傳經世自序一篇跋一篇予愛其言急登之文統中思見其書不可得今年冰叔來毗陵始得發其笥讀之冰叔屬予為序予無能序祇申其自序之說使天下後世讀是書者知冰叔立言之不妄也

禮記纂訓序

禮家言雜漢儒戴聖所記非孔子原定之書如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三年問荀卿作玉制漢文帝時博士作眞贗相襲非善讀者不能折衷其間竊怪鄭康成篤信為仲尼所定凡遇文義難通則曰竹簡爛脫顚倒其序根據失實則曰殷夏異世節目有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閒或託為殊方語音變換其文辭牽强穿鑿世儒以康成為知禮不敢議其失千餘年來貿貿然趨之嗚呼瑕瑜不能相掩必欲以四十九篇皆目為先聖舊物果可謂之知禮乎哉況三千三百原約略其多之詞先王非以為限康成必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為經禮三百儀禮十七篇為曲禮三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是與高叟言詩何異然先儒欲推周禮儀禮為經割記為傳又有所不可周禮儀禮亦非古之完書周禮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繁瑣未切日用惟記多名理微言聖賢仁義中正之道以具故三禮以記為正特學者有志明經論古不可無識徒耳食訓詁之學步趨前人以之治制舉業則宜語于明經不在是也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非約也惟知約而後知禮兹見為非約者三千三百煩瑣淩雜如曲禮雜記諸篇雖日揵而求有所不能見為約者安常樂就如出入由戶舍之不能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

問禮之本則曰大哉問凡學禮而不知其本徒規摹古人之陳迹皆不知約者也予志聖門之學邇年來每當日用居處閒常自檢押而放佚驕惰之氣時作因就前人之訓解擇其于禮有所發明者纂爲一編朝夕展讀以自勉且有慨漢宋巨儒論禮各有未當故序其言如此

周禮纂訓序

帝王治天下之道道與法而已矣聖人貴道而不貴法故成爲王者之治後世尚法功利富强之習勝其治流于雜霸是道法者王霸所由分也然去古漸遠人心風俗日漓治勢不得不用法周禮一書可爲善于言法矣大者名物度數細者簿書泉穀米鹽瑣碎之物無不載雖有仁義道德之名其實歸于功利富强故昔人有言讀周禮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在疑似之閒信然也或曰周禮固周公作也不知官不可爲禮且雜以刑名功利昔人已論其非况鄭康成謂周公既營洛邑作以授成王夫成王未嘗都

洛都洛自平王始其時周道已衰諸侯不朝六百里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九怪世儒以五官錯亂紛紛議改訂夫五官本無錯亂卽改訂豈遂可行如司徒鄉老一職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五百餘人一市中司市官至一百四五十八人一商之肆肆長吏至二百餘人行此法也騷擾煩苛民何以堪學者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猥以管商縱横嚴密之政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有外迕反疑爲後人錯亂何哉然作是書者去古未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學者欲考往古鑒得失此書不爲無助其閒馴雅正大可通行者先王之舊也瑣細拘泥煩複不近情者後人之補綴也有識之士別其是非變通損益未嘗不可爲治乃劉歆王安石諸人以篤信之過而識不足用之竟以召禍亂豈非泥于其法而并失其所爲法乎先儒以冬官分奇斷周禮非闕又以考工記詞氣近先秦戰國斷其非增補卽增補亦作周禮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予嘗是其言因并錄之俟就正明經者參定焉

儀禮纂訓序

宋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予以爲非然虞夏殷周之禮因革損益各不相襲以孔子大聖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世儒去古愈遠乃欲以累代不同之迹通之百世愚且悖矣况儀禮固不可爲經經者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三代相因而不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故隨時損益代各不同夫儀禮非盡先聖之舊後儒纂述成書未及親見古人行事故其辭多引記聞參伍本無定見如禮行于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戸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測度而不可得然讀書好古之士正欲于不可測度中卓立其識令古人制作之精意歷歷有會于心卽一拜一揖莫不得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徒執古人之陳迹較同異辨是非爲有得于禮也予嘗操是說以讀三禮自恨識薄不能

貫穿古人之言然實不敢有所比附同者同之異者異之不獨以覩古人損益之禮且見古來時代升降不必盡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嗚呼讀書而不知論世狃于訓詁執芻狗以爲禮豈足語于明經之數哉鄭康成泥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之語多附會至如喪服傳解經本明允康成又牽强引證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纂三禮并傳割棄之益不可與言禮矣

序二

讀書參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則文可毋作矣古今之文自六經四子書而外其閒有合乎道者有未合乎道者要皆竝存于天地之閒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知古人未嘗以文爲亟亟又恐道之在我者至我而絕故不得已發之于言筆之于書而公之于天下後世六經四子之書以是也自有六經四子之

青舉天地間之道悉包括而無遺非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常道昭昭然如日星之麗天凡天地鬼神鳥獸草木醫藥卜筮
一切細碎淩雜之事莫不若燭炤而數計然其于文也衡于理也
該實以道之所在如是而已足也若後世之文人自名家其言浩
乎無涯似今人反勝于古人不知今人百千萬言而難盡者古人
已盡于一二言之間是今人之百千萬言非有加于古人之一二
言若其未合乎道則雖百千萬言而無當于古人之一二言楊子
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然則有六經四
子之書凡後人之書皆可以不作而無如作者之既已多也則就
其間之合乎道與未合乎道者考衷而別擇焉固有志者所宜盡
心者矣鄭子丙星以明道為己任著讀書參一書于六經四子或
就其篇為篇解或就其節為節解或就其句為句解要皆攟摭前
人之言考衷別擇期于有合乎道而止噫若此書者雖百千萬言
奚病哉漢代有大政大禮必使諸儒以師之所傳廷對天子稱制

以決可否今丙星方以明經貢于　朝試以素所條貫者陳之其
必有以用丙星者丙星固不僅託諸空言也矣

中庸章句序

魯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罕言命非夫子故
祕之也道在日用而無事乎高遠難知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則多言性命然仲尼實未嘗
顯著為言而子思之言性言命則必稱仲尼以實之誠慮學者虛
言性命或歧而之他也其時佛氏教尚未入中國聖賢已計其流
弊必至于他歧故首揭曰中庸言中庸即以索隱行怪為戒又曰
小人反中庸以為雖性命之微不越乎中庸之理皆日用平常愚
夫婦可與知能使隱怪者流欲虛言性命而有所不許迨後世佛
教既興遂以其言竄入于儒而儒之受惑者貿貿然爭趨之且欲
以其言與儒爭勝嗟乎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
承至夫子刪定六籍集前聖之大成天地古今之理豈復有未盡

留以待佛不過乘吾聖遠經殘假託依附故為微幻廣渺不可稽
索之言以欺天下凡其言之近理者皆竊吾儒所有其所竊又不
能無豪釐千里之辨先儒有云儒于喜怒哀樂之發順而達之佛
于喜怒哀樂之發逆而銷之其銷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
怒哀樂而後已嗚呼此非虛言性命索隱行怪者乎中之為名自
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著子思復益之曰中和和與庸之
相發而程子不易謂庸其說未當易變也一闔一闢之謂變不[illegible]
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仲尼立教之旨欲人從庸以求中
益離庸求中必至隱怪是故學者茍有得乎中庸之義而數十篇
之書可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向列禮記中程朱取別為一書故篇
中往往言禮求中庸者能求之于禮如孔子之言約禮顏子之克
己復禮則中庸之始于戒慎恐懼終于篤恭天下平胥在是矣

論語直解序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為魯論語自齊為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
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為二有兩子張
篇惟此為異古聖賢之道見于經者既詳且備而論語一書孔子
尤能會通古聖賢之言擇其最親切简易者著之以為教是故語
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隨人智愚賢不肖取之而各足然古聖賢
多言性而論語不言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二十篇首言
學習蓋慮人不學習則疑性為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雖不
言性而教人治性之功莫如此書若禱祀卜筮之類詩書所載不
一文武周公已信其說而孔子一主民義惟子臣弟友言行居處
盡其尋常日用之事即可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
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之禱久臧文仲居蔡則曰何如其智
門弟子問死則曰未知生問鬼神則曰事人無非以親切易簡之
理教人而未嘗語人以高遠難行及幽渺不可知之數也昔人有
言論語乃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悟所為通非如

今日經生家習章句明大義已也必深思乎聖人立言之旨見之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教人原不徒以文爲尚學者苟見爲高遠難行或有幽渺不可知之數猶可諉曰難行乃皆尋常日用人人可以自勉而可以難行諉哉漢魏諸家訓詁膚淺不足觀朱元晦集註可謂有功聖人議者猶以爲未盡聖人之旨然學者能見之躬行則箋註之得失皆可置不問予訂直解喜其大旨明暢足爲元晦功臣若躬行之故則存乎讀是書者自勉焉而已

孟子章句序

時至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公孫龍輩簧鼓其言不可勝聽孟子生當其時獨能守仁義性善之說發明孔子教人之旨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固已度越庸眾故昔人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信然也或曰當時富强相競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强亦非達世故者孟子思效用齊梁而言惟仁

義宜乎不能信用不知聖賢于治亂得失之故論理不論事論久遠不論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貽誤天下後世竊怪當日謀臣策士非富强不尚皆薄仁義爲迂談宜七國享國長久乃不旋踵以滅所爲謀臣策士莫不以爲國之罪人獨孟子仁義之說常伸于天地之閒後世人主能用之以爲治莫不蹶興否則敗亡且速于七國然觀其時韋布之勢重機智相傾以伉禮王公爲盛節孟子獨以道自處既不與庸眾人爲伍又非挾仁義之說高以自命其進說于人主恆和而有則因勢利導委曲以冀其道之行如于園囿臺池鳥獸以及好色好貨皆無不可緣以立說其究也必期于格君之非後已非若小丈夫道有不合則婞婞然怒而莫之告也若夫性善之論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性成之者善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孟子因其言以故言性又言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與繼善成性大本達道之旨合荀卿自謂知道而性惡之論謬于聖人豈非孟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哉秦漢以來知尊孟子者莫如韓愈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若司馬遷以孟子與慎到湻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已爲失倫敘孟子事復寥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七篇中無梁伐趙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遷史牴牾大略如此因附述之爲讀史者告焉

序三

武經序

易詩書禮春秋五者皆聖人之言也即不盡爲聖人之言亦皆聖人所刪定故名經若武經者胡爲乎經哉然五經之大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于天地閒之事物無不包舉後人即其一事一物而釋之而推廣之能不悖乎經者雖不敢列乎經而亦未嘗不可以名經武經兵書也五經所載言兵事者不一武經或本其意爲言或即其意而變通之故自漢以來序次兵法百八十有二家削而

存者三十五家總無出孫子正合奇勝諸法武經所以尊于後世而不知其皆有所本而善變也傳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兵不在書非不在書也不可執乎書也古今事勢不同形險亦異徒習古兵法而不知變以致敗者往往而有此孫子所以必變于古法者勢也昔員半千及第上問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背向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半千者所爲知變者也能法孫子之意者也廉頗藺相如謂趙括徒能讀父傳而不知變其父曰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若括者所爲不知變者也不能法孫子之意者也今之讀武經者執武經而欲用之以爲兵之道在是嗚呼豈盡然哉今日武科試士類以武經命題武經既見重于世余恐讀武經者祇視爲博取功名之具不思實有以致其用故因坊人之請而以善變

之說進焉

杜詩論文序

少陵詩旣重于天下由是人之註杜者競起有編年有敘體有分類有疏有箋有說有條紀訓解宋蔡夢弼作草堂詩箋逊引用姓氏自歐陽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而外又得呂祖謙等二十餘家若元明至今益不可勝數少陵之詩幾無遺義予獨謂諸家以穿鑿附會爲少陵之罪人往往而有人之稱少陵者莫不曰一飯不忘君也乃以不忘君之故凡于登臨贈荅鳥獸蟲魚草木之屬支離牽合如枘鑿之不相入其義稍晦者又必指曰若譏宮庭刺藩鎭幾幾乎少陵之詩非此無作夫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時乎君父時乎不必君父[illegible]悉以忠君愛國爲足尚則三百篇可不錄鳥獸草木男女贈荅諸詩豈不可怪也哉且夫作者旣遠非盡意之所能逆孔子曰多聞闕疑是疑者聖人所不諱何獨註杜之家必求無疑義後止考據失實輒以誕詭相加

紛紜雜沓莫可窮詰識者固已非笑之嗟乎少陵之詩其精氣光怪常薄于天地而漸漬于人心不因有疏箋註解加尊特以穿鑿附會之故幾使作者之旨至于磨滅少陵雖亡察其心必甚恨今吳子齊賢之爲論文不事鉤棘據詩意條貫之娓娓成文得解而不解不解而解之妙學者了然心目知少陵之詩本如是從此掃諸家支離牽合之病如迷者之得路然則齊賢于少陵其遇合之故豈偶然者哉酈道元作水經註能自成一家言其他則推三國志世說新語二註世所稱三註是也數百年後始得杜詩註與之頡頏才人之難得固如是乎齊賢生貴胄能刻苦讀書又嘗作史記論文若干卷將繼杜詩問世謬以予爲文屬數言弁首因不辭而爲序

續唐書序

子妹壻岳子惟沿嘗讀五代史歎歐公知五代之爲五代不知五代始終一唐蓋唐滅而李存勖後唐可繼唐後唐滅而李昪南唐可繼後唐因作續唐書若干卷乞予爲序予按之以唐莊宗天祐五年續唐莊宗天祐四年至廢帝清泰三年終以南唐李昪昪元二年續後唐廢帝清泰三年至後主顯德八年終凡諸國吳越楚閩未建號以前俱用天祐年號紀元以後唐南唐七帝爲之統岳子之言曰昔司馬溫公帝魏寇蜀後人譏其不識王霸之辨朱子綱目大書昭烈章武元年卽皇帝位到于今稱之今以三國較蜀與南唐孰大魏與四代孰大蜀不如南唐綱目尚尊之四代不如魏何不可卑四代而尊唐也或者疑之以爲朱溫僭位存勖猶稱晉王從珂旣篡李昪疑未建國岳子又曰唐亡于天祐四年而存勖仍奉天祐之五年是晉雖王而元未改以天祐承天祐存勖依然唐正朔也後唐于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亡南唐卽于天福二年正月建國十月卽皇帝位則以南唐昪元元年而承從珂清泰三年歲無虛位巧合天成是以唐承唐李昪不亦依然唐統系乎予歎曰古今文人竭其才力以成一書莫不各有卓然之識古人

已然之論而我亦以爲然則古人有言無待于我惟古人已然之論而我斷其未必然則雖未必然之事後世未嘗不因我而信其當然歐公之論五代曰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其惡者此歐公所爲書意主乎傳實而無事乎尊唐也岳子變歐公之論以爲五代始終一唐其言雖創而別其名號按其紀年固不必泥于綱目之書昭烈其說不可不存于天地之閒所爲古人未必然而我斷其當然者夫南唐後唐之可以繼唐不可以繼唐姑不必辨而前有歐公之史以傳其實後有岳子之史以正其名名與實之閒非有不可偏廢者乎按史例帝紀后妃外凡三後唐諸臣多武烈南唐諸臣多文譽作諸臣列傳十卷諸臣于五代顯名而嘗放唐進士仕唐則有馮道趙鳳諸人作諸臣雜傳二卷等朱溫石敬塘劉知遠郭榮四代于列國如吳越楚蜀例共十三國其臣如王彥章桑維翰徐溫翟功不可泯爰附傳本國後作列

國世家十三卷

學文堂文集卷一

序四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申隨叔文集序

子爲童子時嘗慨然曰人生讀書舉進士成名於時足矣至於一命之榮皆足自效而何擇焉既長遊京師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裘馬翩翩意氣自得又慨然曰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及讀古人書見錢思公言朝廷之官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又慨然曰翰林之所重者在此而不揣以向之所云也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莫如歐陽修蘇軾故其文既取重于時復流傳至今日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無不能道其名字予思二公即非翰林其文亦必可貴苟第以翰林爲榮則自古及今可榮者何獨二公也申子隨叔連第春官官翰林檢討日刻苦爲文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無不工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邪然吾又聞二公當日其經濟

實與文章相表裏卽以文論如歐公通進一書娟娟千餘言反覆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千餘言痛陳時政骨鯁之氣懍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豎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童子時之願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雖亦慕二公之文時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于朝而林泉偃蹇其路無由今隨叔既有其才又居其地深願隨叔審處之也予與隨叔同舉孝廉十年以來朋友之愛過于弟昆故于其文不以頌而以規竊欲附古人之誼相與有成知隨叔之不我棄也

王北山集序

昔人稱三不朽以立言爲下蓋爲徒有其言者言耳苟其言能見信于人主而措施于天下使天下之利由是興害由是去社稷生民之大計由是定卽德與功何以過故知言者能兼德與功而以爲上也亦宜若夫單瓢陋巷之子其言無由達于天子窮年矻矻盡心文字之閒冀可傳後世故曰徒有其言也非惟單瓢陋巷之子爲然仕于朝者非居可言之職其言亦無由上達非其職而言者必譁然議之欲冀其言之行而有功于天下亦難矣信乎能言之人必待居可言之職而後其言爲有用也歐陽公曰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言行道亦行給事王公北山以能言之人居可言之職故自立朝以來抗陳諸大疏凡天下利害社稷生民大計無不侃侃入告皆已見信　人主次第見諸施行所稱有功德于時而不朽者北山亦可無憾已北山又以其暇旁及古文詩歌一一與古人相上下歐陽公又云諫官非材且賢者不能任非北山誰足語此邪戊申春北山遊江南出其集屬吾友賀子天士較梓而命予爲序予媿言之不文而不敢辭噫北山今以服闋還朝矣江南財賦之區邇者以名病其實民俗之彫敝北山固已目覩心傷之得無　朝宁之閒尚悉之未盡悉邪江南幸辱北山之遊將北山之所以不朽其言

者又烏可量也與

魏貞菴相國文集序

今上御極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用四方萬民富完休養號稱極治于是朝廷之上紀綱法度犂然振舉斟酌損益丕與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相國魏公方居政府經邦論道優然有暇日得肆力爲文章上承　國家敦崇古學之意下以作式天下士嗚呼豈不重哉予小子奉詔候吏部試居京師謁公公賜酒食得請觀公之文竊念予小子烏足知公然自讀書至今日凡史漢唐宋大家之文亦嘗習之矣古今能文者不下數十百家苟其爲文之工則醕與雜皆可傳于後世然後世或因以爲詬厲劉向曰盜蹠凶貪名竝日月而君子不願故文之傳貴其醕而不徒貴其工也文之醕者必有其本聖人之六經本天地後之文本乎聖人聖人之文遞流爲史漢大家而文漸以雜後之人不由史漢大家以遡于六經而安所得醕今天下文稱極盛然愈盛愈雜譬之黃河渠井既多勢

以益大放乎兗豫之區潰出而爲患禹之治之則必道積石龍門湖其本以疏鑿非徒經大陸播九河所可得成其功也世之學史漢大家者不可勝數而能之者少率由于是我公之文奏議書序傳記論策碑表誌銘若干體無不深得乎六經之意故爲史漢而史漢得爲唐宋大家而大家得而卒不可執史漢大家以名嗚呼文章不歷變不工不工亦不能變合千百代之文而成其爲一人之文何其盛與何其盛與今日古學聿興其勢不無潰出之患使非有端本極流如大禹疏鑿之功者何以爲天下士所矜式公文集出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以佐　國家文教化成天下其在是矣

魏伯子文集序

予有文統之選四方名下士一義足錄者皆登之凡親故客遊必屬廣搜採郵寄之文幾致充棟獨亡友鄒程邨歸自西江攜寗都魏氏三兄弟鈔本百餘篇尤爲心折嘗語程邨文人古今所難得或曠世而相接或越在千里百里始得一二人今乃聚於一室異哉越五六年善伯冰叔先後主予家復得縱觀全稾先是冰叔和公二集刻之維揚獨善伯來自浙于毗陵始付梓人予于冰叔和公各有論次善伯文大約以法勝者也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于古人尺寸不失第可爲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古人以名嘗見善弈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閒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于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予既別爲評識顧猶有所未盡者嗚呼以善伯之才得時見用當與賈長沙王景略之徒後先揖讓徒以草茅韋布士爲當世名公卿相引重豈善伯所樂道者乎語之冰叔和公

亦必以予言爲然矣

魏冰叔文集序

自古文章之難莫難于潔潔則氣不浮排偶之習必去循首尾觀之所爲畔越雷同之病必無有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是古之最潔者莫若史遷而蘇明允譏其雜取六經傳記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錯于其閒似于潔猶有未盡然試悉去其剽割而以所自爲者反復之潔固在也雖然總不若左丘明文爲可貴予自童而習長而加愛玩知所爲潔者殆莫過此嘗銳意爲文思髣髴其萬一而不可得嘗時時自慽又以此陰求天下士之文如是者十數年始得寗都魏子冰叔初亡友鄒程邨自西江歸攜冰叔文稾二十餘篇史論二卷越數歲冰叔來吾毗陵得盡發其笥讀之嗚呼信如冰叔始可以潔稱也已而出所著左傳經世一書識見議論皆前古所未有然後知冰叔之學固自有本因自歎予于此未嘗有數十年之功而遽希所得宜乎妄已冰叔居金精山足不履城市恥見貴客不事家人生產故得耑力爲文昔楊龜山見胡澹菴舉兩肘示之曰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冰叔將毋同嗚呼伯禹后稷之徒胼手胝足以爲天下而許由巢父散髮高臥于深山大澤之閒當時各行其志而後世並稱焉然則冰叔潔豈獨在文哉

龔琅霞文集序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予竊以爲天下固有不亡之物惟文章古聖賢之道莫不藉文章以傳後之人能傳其文而不能傳其所以爲文而道因以亡龔琅霞聞予言歎曰信哉吾黨之文不傳可不作思所以傳必求端于經蓋經者道之聚也文章之變于今已極雖甚上哲豈能于古人有加第日習古人而神明之漸生變化久之必能自成古人之文不然舍經而求即窮老盡氣思自立一意創一格以勝古人必爲古人所不取嘗見琅霞讀書見孫鍾二氏評書

詩左傳譏大禹謨之漸排又譏車攻篇選徒囂囂謂于有聞無聲悖于克段傳之融融洩洩以爲俗筆輒怒裂其文瑱霞之尊經如此五六年前嘗與鄒董二子共事經學每一義未晰必往復辨難後已無何鄒董相繼死而予以哀毀之餘百事墮廢獨瑱霞閉戶矻矻所爲文日多根據經傳于古人不少戾瑱霞之欲傳其文意豈小哉嗚呼天之于人見其人有足傳者必善曲成之使之名于後世假令瑱霞不以邑人之災遽登仕籍寧復暇爲此而世之人見近而不察遠遂以謂人之坎壈蹇塞爲天所不與乃其人則自知之是以汪洋自適無怨尤于天之意而著書守道以暢其中所欲言古之窮愁著書者率是道也不然夫窮愁方鬱陶瞀亂之不暇而能著書乎哉瑱霞以失意而得不亡之物其傳也蓋無疑矣

董文友遺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董文友先生遺集也先生刻于生時者若干卷名曰正誼堂集歿後一年陳子裒其遺稾若干篇續梓之而入于文

統之中嗚呼先生之文竟止于是也爲可深悲也已予自總角與先生定交見先生初喜爲詩詞爲排偶之作越數年擯去排偶一意于詩越數年則幷詩擯去之耑爲史漢唐宋大家之文尤留意天文歷象樂律方輿之學故爲文多所發明越數年則一槩擯去而耑事于窮經嗚呼此先生將歿之一二年也先生讀易聚宋元明諸儒之書而考訂之疑程子所言于易尚覬少進者當在于象而朱子亦謂象失其傳不可理會及讀來瞿塘之易註則已一一得之瞿塘深山學易忘寢食者二十九年始知象之取義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卦綜卦其大要則總在乎錯綜先生之有得于易者如此又嘗見先生讀春秋謂三傳參差諸儒蠭出至安定始有以天自處之說義非不正特其義爲安定所取之義而非孔子所取之義其宗三傳而得其是者十之二宗三傳而得其非者十之三不宗三傳而自得其是與非者十之二宜及今更定一書盡去從來之穿鑿附會

者不苟同不苟異至正而後歸於至中先生之有得於春秋者如此今讀先生遺集所論著于二經獨多然亦不過十之一二使先生不死俾易春秋之旨得大暢于天下後世先生之功豈小哉雖然于先生所爲十之一二者充類而思有以得乎其故由一事一物悟乎全經之旨因是以辨諸儒之得失則先生之有功聖賢已足不朽于天下後世雖死奚憾乎予故于先生遺文急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志且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明經者當以先生爲的云

濬木齋文集序

吾人有志古學六經四子書其大原也其外則貴有博覽之學變通之才竊歎今世善學古人之文者多奉唐宋大家爲準的不知大家之所以爲大家者非無本而然或本周秦或本兩漢其源流莫不可遡昔人由周秦兩漢得成其爲大家今人第學唐宋大家而不識周秦兩漢爲何書大家豈遂能至然周秦兩漢如逸周書

穆天子傳鶡冠大玄則奇而奧乾坤鑿度鬼谷則奧而僞論衡春秋繁露則奇而奧而雜若莊周屈原列禦寇荀卿韓非管仲李斯呂不韋晁賈淮南之徒固傑然可稱猶不能無醇疵同異以待學者之取衷簡勁如左氏變化如司馬遷典雅醇正如班固善學者得其一節皆可成一家言雖左史論事尚有是非牴牾之病而文章之道則莫外乎是矣義興周立五先生好爲古文周秦兩漢書無不讀尤愛巨明遷固之文而其法則主唐宋大家不知者以先生之文近大家知者則以爲本周秦兩漢嘗笑今之爲古文者第可爲擬古而不可爲學古擬古之病如優伶之謦笑雖甚工而不可爲眞學古則取其神而略其迹于絕不類古人中實有所以類者先輩有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習忽入于古文二三知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知所謂眞古文若唐宋諸大家則未嘗求秦漢于字句之間此先生所以意主乎秦漢而必假大家以爲法乎先生虛懷若谷每過予學文堂出近稾相質

屬序不敢辭潁川劉公戫先生門下士也以詩文見推于時他日試以予文示之當必以爲知言矣

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

論者曰學者與作者分兩塗以學者不必能作作者不必盡藉于學其說似是不知學者之不能作固有之若謂作者不必學則非也古聖賢之于學載在書冊者不具論唐宋以來好學者有分年法自八歲入小學至二十四五莫不貫穿經史有失序者更展一二年今世士子少壯之年多耗于帖括有志爲古文者往往在舉制科之後其不能舉制科者廢然知返亦多在遲暮之時嗚呼時至遲暮欲倣古人分年程課之功葢已難矣吾友徐子竹逸少好古學于經史無不窺及舉進士司李滇南永昌滇遠處天末刑政簡約益得肆力于學著爲古文裒其集若干卷問序于予予反復之歎其皆合古法考據援引妙有斷制洞然如燭照數計所爲經史貫穿信足當之雖然能文家善法古人之文尤不若有得山川

之助太史公西過崆峒北遊涿鹿東至于海南浮江淮歷覽名山大川然後歸而作史記其文疏宕有奇氣柳子厚至柳州蘇子瞻居海外後文益奇竹逸官滇南萬里外凡洞庭灩澦油榨之險金齒哀牢緬瓦玀猺猩狒之異以及風霜瘴厲風土之殊無不足聳其聽觀而挺發其志氣故其爲文亦能如司馬柳蘇之奇凡天欲成其人之材使其文章傳于後世莫不試之險艱之地如孟子所云苦心志勞筋骨以竹逸之學而天所以曲成之者又如此嗚呼豈偶然哉竹逸以邑人之災去官歸臥荊溪閉戶著述不少休會予有文統之選時時鈔錄近稾相示選格稍嚴不能盡載然自今以後無不知願息齋集者予選固不足以重竹逸也

陸子制義序

策論古文也今之爲策論者果可謂之古文乎哉然今之爲策論者不能爲古文以策論爲非古文則不可漢唐宋時如賈誼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策論之傳于世者皆所以爲古文也今 國家加意古學罷八股用策論取士正古學大振之日矣然士君子立言總期有益于天下後世苟其有益不必定如古文論所以明聖賢之理道也惟實取聖賢之理道而明之如宋儒之註疏雖不可語于古文而未始不傳之後日後人賴焉策之爲用大而禮樂征伐工虞水火刑賞錢穀細而一鄉一邑之利害凡其宜因宜革宜損宜益者無不當言而當則所裨于天下國家之事故必非淺鮮雖言之不文且無病又何病乎不逮古文乎苟第求其文之似古文而于聖賢之理道杳無所發明天下國家之事故皆迂疏而無當即古文矣將焉用之況乎未必果爲古文也今有人焉果能發明聖賢之理道矣果能洞悉時弊談言中當世之事矣而操文衡者或目之爲狂爲顚爲迂腐則擯之可惜也有憐才者不以忌諱爲嫌毅然取而錄之可謂知言矣然亦第錄其言已耳未聞有以其言上之 當宁敕之部院諸曹實見之施行者嗟乎雖其言之有益而究何益哉今陸子所著策論凡若干首皆

能發明古聖賢之理道于當世之事故皆談言悉中而又能合乎古文余未知異日之所遇第錄其言爲進身之資邪抑將大破成例以其言上之 當宁實見諸施行也然余觀賈誼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諸君子之在當日有即行其言者有不即行其言久而後行之者有終不得行者要之其文則無不傳今陸子亦計其文之傳而已至言之行與不行姑俟之而不必計也

青門集序

予爲文統之選蒐羅天下之文幾徧猶恐有罣漏不敢遽竣選事如是者五六年凡人文有一義足錄者必錄裒然有集而文無甚足取者亦必委曲以存其名葢不欲使苦志之士或至泯滅無聞也嘗慨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近世尤甚文之不工者無論工者亦必吹索無已好爲訾謷夫使己文足傳無事攻擊不足傳雖力攻擊無救于己而彼之傳如故聞者皆是予言同邑邵子湘尤歎爲篤論子湘能古文予未識子湘時見子湘詩歌奔放有奇氣最

愛之及見其文亦以氣勝尤愛之踰年斂氣歸法而文一變又踰年翱翔于古人之法變動莫可端倪而文又一變吾邑自荊川先生而後鮮有以古文名者十餘年來予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以振興古學爲任朝夕切劘嘗合刻四子文質之當世無何鄒董相繼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無孤立之歎今得子湘而大振詎不快哉詎不快哉子湘虛懷若谷近又手青門一編示予質疑問難非惟不相輕而相愛敬爲近世所難得嘗言明詩之敝敗之者止鍾譚二人故明尚有詩若文則人人敗之終明之世幾無文幸潛溪震川荊川遵巖數先生挽之波靡𡡉惰之際此其功不小因鈔錄諸家文裝潢而自爲序子湘之篤信古人文如此荊川少工制舉業及成名歸屏居二十餘年事理學不復留意文字其閒耑力于古文者爲時無幾故其卷帙無多觀者未免有見少之憾今子湘年少卽棄諸生絕意仕宦既非科舉之學所能歧其功又居于鄉不隨時骫骳擯遠人事以得寬閒之日業以耑而精自青門一

集以爲之始集中予選載文統者具在雖然豈足盡子湘哉

沙定峯文集序

龍不蟄不奮不能興雲雨破山而出淵大鵬不六月息不能摶九萬里之翼凡物必厚其蓄其發也始引而遠迅而不可遏世之學爲古文者未嘗讀書十年二十年稍事掇拾卽肆志爲文儼然裒其集欲與古作者竝有識固已非笑之老氏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豈故爲是以愚民哉其精神思慮沈深周密蘊蓄于內而未嘗有所輕動故動則有成是以雞不若木雞則不能使其羣之反走匠慶不用志不分則鐘簴不能若鬼神人之于文也何獨不然惟讀書十年二十年之久始而于經史百家之書井井然具見條理既貫穿之而生變化不必有意爲文章而乘閒而發則勃乎其莫之能禦蘧瑗之敎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蓋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閒之自開然則我之文章皆古人與我以閒者乎沙子定峯嘗讀書于古人文無不窺然未嘗敢輕作予五六年前客長安一遇定峯得閱其詩朝夕相問難然未嘗及古文也今歸而攜其文問序已成若干篇初訝定峯之多且速反復之知其蓄也既厚亦猶龍之既蟄大鵬六月息之候與太史公歷覽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迹與其豪俊交遊然後歸而作史記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定峯讀書以厚其蓄而又之燕之兖由豫以入陜渡黃河淮泗將極天下之大觀然則定峯之文可易量乎哉

重訂制義自序

予自庚子舉孝廉坊人請予制舉義行世會制科變庋之高閣今制科復故坊人又請予訂其缺失者更梓之昔者之變八股爲論策國家急得人之效也乃其先亦未嘗不得人八股與策論總皆取之空言他日之望于其人者固無用于此然欲舍此而別求所以取之之法又有所不能是以斟酌損益興而廢廢而復興有大不得已于斯者苟爲士者知國家于取之之法如是其不得已而

深明昔聖賢之經意以措施于天下然後可以兩相得而毋負與自宋王荊公以經義易詞賦一時有秀才變爲學究之歎元祐諸君子深詆其非竭力以反其制然亦止兼詞賦而復之而經義卒不能罷然宋儒知經之重其傑然以明經爲任者亦止在箋註諸書若于制舉義在當時已厭棄而非笑之朱晦菴嘗有經賊文妖之歎非誣也若今日之爲制舉義者去古益遠類皆以剽剟骫骳之詞取媚悅于世無怪乎學術愈卑而人材愈下求如宋儒之所云學究者而亦不可得也余自爲諸生日佩服師訓于經義多所措撰亦欲盡黜夫剽剟骫骳者規之乎道而思淺力弱不能自振雖亦由此舉孝廉成進士所云深明聖賢之經意以措施于天下者茫乎莫知所據忸怩跼蹐而不能自解矣歸熙甫曰士苟習于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亦輕今天下士視子文者愼無曰士之操以應試者在是已足譁世取寵而有餘使昔聖賢之經意日遠也

張古迂古文稾序

辛亥冬壐都二魏子主予家越一月宜興任王谷亦至古迂方爲于八九歲兒師居學文堂東偏四人者朝夕相友善也而好論文冰叔曰文之爲道不一其妙在轉轉易流便無力故宜用駐法駿馬下坂雖疾驟若飛而四蹏著石處步步有力又當明于斷續之法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故文有上下意絕不相屬合之自成片段者而王谷方出所爲盧中書閒輿史二傳序侯朝宗遺稾諸文善伯歎曰至矣哉信如吾冰叔所云古迂聞之躍然喜因彙鈔三子平日所爲文爲一編反復之古迂體孱弱善病然好爲文章其篤信近今人如此何況乎古人之文予嘗讀老子書治人事天莫如嗇以爲其言有當于冰叔之言惟嗇則不流便不流便則有餘而無易盡之情與勢當欲轉未轉之際其情與勢嗇不欲出而後使之出故若屬若不屬離合變化莫知其端如是則動與古會冰叔以予言爲交相得也古迂居于鄉距

城三四十里故得擯絕世事一意于文以平日立志之堅果今又得與諸子朝夕討論南山之箭不揉自直鏃而厲之固當益善宜其文之日進未有已與王谷序侯朝宗遺稾惜侯子有經濟才而不用于世徒以立言自見不知天下如侯子遇者不可勝道亦慮立言之無當耳果能以其言傳于後又何論世之用不用哉古迂必知所勉已

文統序

客謂予曰文何以統名予曰我　朝撫有區宇至今皇帝纘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統非其時乎予欲以　國家所統之人文犂然畢備以爲　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傳稱曰道統所傳者道而道之賴以傳者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文與道固未可歧而二之然自堯舜至于今數千百年統之不過此數人今所載文人不可縷指豈皆得謂之統夫統有以人統文者有以文統人者以人統文上之如堯舜孔孟所謂斯文未喪矣如左史韓歐之屬皆足以承先起衰者是也以文統人則凡偏而未全大醕而小疵者皆可以與夫文之內古今文章雖多實有關于家國天下身心性命之故無過理學經濟言經濟而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而不言經濟則迂而無用昔聖賢之書論之已詳今人即殫智竭力不能有所增益然或古人之言甚深而吾以淺出之古人之言甚渾而吾以一事一物分著之古人之時地不一吾以今日之形與勢合之要勿畔乎古人之道無不可竝古人以傳特今人不能多讀古人書使古今之事理醞釀蓄積厚其勢而後發往往少所得多所作譬如中人之家欲饗大將兵士椎牛振廩既有所不能而欲以百本鱻五十本蔥之屬以冀厭飫幾何不爲人所訕笑乎且夫讀古人書而不溯其原探其本則文章必不能卓然成一家之言六經四子書而外有周秦兩漢遞至于唐宋諸大家今人學古文者卒由唐宋而止語有之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又云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吾人立意止于唐宋大

家勢必不得爲唐宋大家惟以六經爲寢廟以左史爲堂奧以唐宋大家爲門戶而後上者可至于左史下不失爲唐宋大家予尤怪世之以摹擬爲能事者揚雄之易王通之論語及元經之于春秋既無當于經卽如褚少孫學司馬遷陳宗尹敏孟異學班固皆不得其要領益善學者必內有以足乎己而言隨之治其性情端其行誼使吾身有合乎古聖賢之道而後融會通貫乎其言不必有意摹擬自可至于古人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益以此也予嘗持此以論文不敢妄有許可或又曰持論當嚴而操選則不妨稍恕若必如子言則唐宋以後之文十百篇而已畢安所得薈萃以成一書予曰唯唯予自丁未爲是選迄今踰六七年四方投贈之文不啻萬計又恐深山窮谷之中其人身名不見于世者多致湮滅廣爲搜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擇之共得若干篇一文經數十繙閱又質之程邨文友琨霞諸子求弗畔乎昔聖賢之道而後登之其閒或得其全或得其偏則在乎閱者

之自審焉而已嗚呼人生百年之物惟傳于文字者可以無窮然非人之能傳其文苟其文不足傳雖交口以頌不旋踵已與草木同腐今諸君子之文傳豈予選可得而尸功也我　朝自開國來至今三十餘年文教之興如是道統與治統皆不外此而得之則予之續是選以成書又烏可量也哉客曰然遂書爲序

序五

盛珍示南芝堂稾序

立言之道貴本于誠故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予嘗謂文至今日其變已盡雖上哲不能更有所創爭異于古人獨本其中之誠然者以立說覺吾人性情志意古人不得而同之我我不能移之古人庶可自我爲古人非誠而矯飾以欺世雖忠孝仁義之言益溢鉤貫識者已窺其微而笑之予同年友盛珍示生平以古君子自待立身處世皆以誠爲勉故其發爲言大之有關世故細至飲食日用無不篤實而可信韓昌黎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惟誠故無峻

刻之病揚子雲閉閣懷鉛裂吻聱牙以疑後世而不足之累自見惟誠故無矯勉之病古人未嘗不相師而實無相師之迹優孟襲古人之衣冠言動自以爲古人而鮑郭更相笑之惟誠故無剽竊摹擬之病予爲文統之選操是說以求天下之文及得南芝堂稾快之嘗慨制舉業困人已久聰明才辨之士皆束縛無所騁八股既罷士得奮迅古文之途珍示于是時一舉而成進士刻所爲古文流傳于世不數年八股旋復天下士又不談古文歐陽修閱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散亡磨滅慨然立言不足恃予謂漢唐以前書足傳者至今具在其磨滅者特不足傳者耳明制舉業之工無如王唐瞿薛諸家卽傳之千百世其孰尊而信則與磨滅何以異因歎人之有志于傳者不可不知取舍也珍示嘗留意堪輿之學以先大夫喪未舉兩至毗陵徧觀山川岡畝形勢擇吉壤二處命予筮而葬之其待友之誠大類此幷記以志感云

遠志齋遺集序

文章之盛衰豈不以其時哉六經而後推司馬遷史記至東漢人敗之至六朝人而大敗唐韓柳振之宋歐曾蘇王又振之明初有振有不振至嘉隆間又大敗震川荆川遵巖諸先生力振之自此復不振至今日而大振凡人之爲文欲振之于不振之時其振易若當大振之日出吾文使彼所爲大振者皆交讓而不敢爭其振難昔嘗與程邨文友瑕豐三子持是論交相黽勉十餘年來限時考課凡有著述互爲評騭兢兢求合先聖賢之理道文友刻正誼堂集瑕豐刻論世堂集予亦有學文堂一刻而程邨遠志齋集則先以問世程邨好曾南豐文故其文和易條達大類之若說經諸作尤能貫串古今成一家言程邨存日嘗屬予爲序予應之曰待子集盈尺序無難不謂兩年之內與文友相繼以死其集亦不及寸而止嗚呼死生固有命而文之傳不傳亦不在多寡之閒也賈誼年不過三十其所傳文亦無幾司馬相如善著書而位止爲郎揚雄止執戟杜甫止拾遺柳宗元蘇軾流離竄逐窮愁無憀而文

益不朽程邨舉進士摧挫不得志于時其不平之感甚于古人而詩文之工于古人亦未嘗少遜程邨可以無憾今世能文者一二十家尤工者數家其閒名位之崇與卷帙之富程邨多不敢與抗衡而遠志齋一集今日論文者必推尊之予所爲振之于大振之時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特予不能序之生時迨既歿三四年始有以爲慰而悲哀涕洟詞不能工其重負吾亡友也多矣程邨易簀之際予過視之據案呻吟曰醫誤我以手招兩孤至顧予口欲言而期期不能出今兩孤漸長大善讀書歲初來拜予牀下予摩其頂而喜已而淚簌簌下因命鈔予文語附其先人集藏之

毛稚黃巽書序

癸丑冬予遊武林僑寓西湖昭慶寺越日走訪毛稚黃先生稚黃病臥方起語格格不吐相與拜于床下稚黃急出所著巽書屬予序先是稚黃曾屬友見寄浮沈莫可問而亡友鄒程邨客武林時嘗手鈔稚黃文數篇歸予見之急刻入文統中因歎才如稚黃而

所見僅是今得盡讀之乃大快嘗讀易至巽二陽居四陰下知柔
必順乎剛彖乃亨故九二史巫紛若九五先庚後庚莫非戒其過
卑而濟之以中正嘗于此悟作文之道古來能文之士數十百家
其足傳者必以純而不以雜其純者雖極變化所至各以才力自
成其家若取理擇說莫非粹然一出于中正夫文章之變古人已
極今人不能更創一格與古人爭異古今名理古人言之已盡卽
有才智之士亦無能更有增益與古人爭能惟能無悖于古人之
理而以識取裁以議論充廣去百家巵詞偏見一以中正者爲歸
覺古人不可無我則我必竝古人以傳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
行事君子在上以其言作訓敕誥與虞夏商周作者並不得志而
伏處巖穴考古今理道得失治亂興衰之故著書以自見于天下
雖所遇有殊其足以風世則一昔嘗語程邨吾人立言苟無關于
人心世道雖有奇才可以無文雖有奇文亦不如無作程邨以予
言爲然今質之稚黃當亦必以爲然稚黃之文言論篤實皆根據

聖賢經傳所爲中正信足當之會不遇于時隱以風世之責自任
故其文皆有裨名教使世近可法遠可見之施行此稚黃所以名
其集之隱衷與巽書凡十二卷文九卷其三卷則詩若詞細自來
能文家多不能詩能詩多不能文故歐陽修曰藝之至者不兩能
稚黃詩又復馳騁漢魏唐人之閒莫不臻妙而詞細所論述古今
來詩文之法單詞隻字莫不雋永可思予選文統見其人有一二
義足錄者必錄然非縱觀其全集終不敢遽許其傳今反復巽書
其傳奚疑哉稚黃尚有匡林一集將繼巽書以梓予雖不文更當
爲序之

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蘇子瞻記篔簹畫竹因與可有掃取寒梢萬尺長之句謂與可竹
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既而曰此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此
子瞻之記竹實子瞻自況其文也子瞻才如江河千百言滾滾不
竭而莫窮所止若其尺牘則數十言數言莫不雋永可思此文人
之才所以變化夭矯如神龍屈伸而不可測也王子丹麓能文章
才氣奔軼足竝子瞻閒爲尺牘亦與子瞻相頡頏予嘗謂尺牘之
體取達意而止能爲古文之人恆不僅以尺牘視而直爲古文蓋
尺牘者古詞命之流其意必簡氣體必高立言必古而雋而折而
若上法左氏傳變化于水經注世說之中覺他人千百言期期不
能達者此則數十言數言盡之所爲數尺竹而有萬尺之勢者近
是昔周櫟園先生爲結鄰之選以名人尺牘見索十餘年來凡朋
友所贈傾筐與之櫟園多所裒錄片語之善亦所勿遺譬如許男
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
惜其時丹麓此書未成儻入結鄰當非一卒一旅之可比雖然至
寶潛乎山澤其光氣自不能掩司馬子長報任安一書卽不列昭
明選中其可貴自在也丹麓姿品粹然使人樂與之交昔人嘗以
竹況君子故曰瞻彼淇澳菉竹青青予又將取以況丹麓矣

序六 闕

序七 闕

序八

王大宗伯青箱堂詩集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詩多道君臣夫婦草木鳥獸而易皆言之詩之
道與易通詩列二南十五國之風以知二南十五國之政言政者
書也又通春秋以筆削詩以褒譏又通歐陽修曰詩者樂之苗裔
故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又通至禮者因義而起也詩發
乎情止乎義又無不通由此而觀詩以一經兼數經之理其義所
以弘且遠與然予觀諸經于詩第曰通之若禮實輔詩而行不知
禮不可爲詩故禮于詩爲獨重蓋詩者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感
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卽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爲周南召南親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自邶而下先王之風一
變雅頌之篇皆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至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而雅又一變嗚呼詩一也而遂分正變者人未盡知禮耳

知禮則性情之際必閑邪以存正樂而不至于淫哀而不至于傷怨誹而不至于亂發爲詩也然後可以有正而無變朱子又云其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者上之人必思有以勸懲之夫上之人豈能日以詩之爲道勸懲之哉亦設爲禮以閑之而已讀禮經所載無非教人防淫節性以正人之不正卽其文有曰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于禮繆又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非詩與禮實相輔而行邪大宗伯敬哉王公治禮者也自公立　朝凡朝廷之大禮皆已修明天下之人皆秉禮教其閒有能詩者亦且感于性情之際發爲和平易直之言是以數年之內詩學漸興于天下予小子居京師公賜卮酒示青箱堂集命爲序自恨學識寡昧未能有會于心然自數年來漸摩禮教之中覺亹亹亦有以自得噫公之禮教皆公之詩教也況復自爲詩以教天下哉公之詩有得于二南雅頌之正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予何敢以一辭贊與

大孚先生遺詩序

予按譜牒自陳太祖景皇帝而後二十傳至同甫公同甫公三傳而有可山公僑寓常熟可山公子益初公由常熟之武進家焉益初公五傳而石松公徙邑之夫椒山石松公至予小子又六傳矣自予小子逆計同甫公凡十七世義烏伯鶚先生來佐治吾毗陵郡予得與修同姓之好伯鶚亦自同甫公再傳某公娶義烏王氏因而占籍其去同甫公亦十七世然後知義烏之與毗陵同本矣州雖支分派遠其源流皆未可泯如此大孚公爲伯鶚令先子以芮城舊令出牧遼陽殫經營草昧之力闢荒蕪而佃作去土穴而棟桓將荼蓄租未幾盡瘁以死朝議惜公詔以公子仍襲父官于遼陽卽伯鶚先生也伯鶚克纘前業而恢大之八年乃底績昔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詩人歌緇衣以誌美公與伯鶚正略相當予尤思同甫公在當日意氣自豪所上書疏累千萬言悉有裨事機迨受僉書判建康未竟其用以卒天子哀之命官其一子嗚呼千古而下其遇主之隆何若合符契而功名之不終則又皆可悲也又思同甫公以任俠忤侍郎何澹以他事中公卒孝宗廉其誣得免伯鶚方以練達之才佐理吾郡亦中蜚語謫官儻今日亦廉其誣且大用之其足竝稱于同甫又何如然伯鶚今得謝官守之責以優游之暇日取先人之集而較讎旣用展其孝思又得垂示子孫與同甫公集竝傳不朽已不可爲非幸也公所著茜園清溪汾草三集相國曲沃衞公柏鄉魏公暨司馬郃孫衞公各爲之序稱道不容于口予祇按譜牒爲言書之簡端以塞請云

楚州吟序

苟可以訓世而厲俗者先王恆不憚委曲以垂之後人故有莊語之不足又詠歌由繹以言之正告之不足又罕譬曲喻以言之凡以使人聳然聽愓然懼者不若藹然善入之可憬然悟也六經皆治世之書詩之爲教獨婉而多風可以被管絃可以供矇瞍所爲詠歌由繹也可假鳥獸草木以爲文可卽怨夫寡婦以立說所爲罕譬曲喻也逮後世作者日多耽逐四聲而漸忘六義直視爲篇

翰之娛不復知先王立敎之本求其有裨世道大者關政理諧俗之故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變化之情狀使人欷歔慘慄欲歌欲泣勃勃然有動乎中豈易得哉金谿蔡先生夙以詩名家近著楚州吟一集樂府歌行古風律截之屬無乎不備時先生方權淮關陋規積弊悉爬梳剔除商困以甦值河流衝決關之左右治隄治埽日無寧晷先生嘗爲治河諸公娓娓以策萬全其或格于時勢之難行者往往形諸詠歎先生之詩有裨于世道大率如此杜少陵以老拾遺僂蹇無所與于世以其忠義所感觸爲詩能道時事故以詩史稱之今先生所紀載多屬宦遊其地耳目之所經歷視少陵不更親切著明哉丁未南宮試士玉璂謬荷先生識拔自是時得奉教于先生因思漢除挾書之禁六經稍出學者各守師說爲兢兢然自毛韓京焦大小戴馬鄭數家而外存者無幾益以其時授受源流井井然不啻如宗支之莫可亂淆而異同者猶得乘閒起而攻之攻之而勝與其守不堅背而去之

者其學大抵皆無傳嗚呼誠非其徒之過邪予小子既得奉敎于先生凡先生所授受者日守之不敢悖今又得楚州吟一集奉爲楷模自此傳之後世使予小子亦得如毛韓諸子之可稱焉豈非厚幸也與歲庚戌之春先生郵寄是編命序而梓之小子何能贊一詞又不敢不述數言以識知己爰鋟之末簡云

寄齋吟序

寄齋吟者吾宗兄某所著詩也宗兄者故相國子也自出關後不欲以名聞于人故但曰寄齋也寄齋曰寄者寄慨也人生可慨之事一寄之于詩也其寄之于詩者何也如金臺金陵秋柳諸曲是也金臺金陵寄之大者也秋柳寄之小者也寄之大者何也述懷宗之亡及禍藩之禍也寄之小者何也言一身飄蕩如柳之在秋影落可憐也寄齋之詩甚多獨舉此數篇者何也大略也大抵然也高少宰曰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遺嗟乎可謂知寄齋之詩者矣雖然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昔人有云生寄也死歸也寄齋去

故鄉萬餘里全家竄處前年兄孝廉死去年相國死今年季弟又死獨寄齋者奉其母夫人煢煢一身屢瀕于死而未死嗚呼人生朝露所爲百年者皆妄況堪此流離困阨之地邪然當此流離困阨之地尚成所爲寄齋吟者問序于予非所云怨而不怒者邪嗟乎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

方與三其旋堂詩序

世之所稱達人者必其于貧富窮達死生盛衰之故舉無足以動其心即不幸而罹憂患觸網羅至于流離放逐居之恆泰然無幾微介乎色詞而後達可稱也然觀于三百篇所載多流離放逐者所爲其幽憂懣憤之所寄凡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屬莫不爲不平之鳴嗚呼是尚得爲達邪而孔子卒不之廢者豈非以人情之所不能自已所爲可以怨者非乎及觀韓退之歐陽永叔之言一以爲讙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一以爲愈窮而愈工似乎詩之爲道反有藉于流離放逐者雖其言未合乎中而于孔子

覩詩之意未嘗大相遠也予遊金陵方子與三手其旋堂一編示予曰此予在盧古臺作也乞予言爲序予因繹其命名之意葢取易履上九之封詞與三自塞外歸故有感乎旋之義當其居于塞也非所謂履虎咥人邪與三處之若素履又能坦坦然中不自亂其行事之祥卒往而能反嗟乎此固與三所不欲明言特假以名其詩者乎予反復之覺其幽憂懣憤之所寄莫不窮四時之變而引萬類之情舉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所見悉寫之乎詩視退之永叔之言信乎有合可以知其怨之所存者深而達與不達固勿必論也與三方出塞時其怨家讐人意與三之去當有大不堪于此孰知日優游篇什之閒今且得流傳故鄉使見者非徒可歎而可詠皆以爲足補職方記載所不及也則與三雖流離放逐而何憾乎昔退之之在陽山永叔之在夷陵竝以流離放逐之人多所著述所以慨然有窮苦易工之說兩地之名藉二公以不朽夫陽山夷陵猶在方域之中其足稱道且然況乎與三之所處哉

朱恪舒詩序

詩至今日而幾亡矣何者三百篇皆昔人性情之作也後人不得其性情之所至徒求之于體貌聲律之間此詩之所以亡也雖然詩其遂亡乎予讀三百篇而知江沱漢汜之詩不列于諸國之內明江沱漢汜之尊于諸國也自是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而賦猶不失興觀羣怨之旨然後知詩之不亡賴有楚也唐之詩楚猶拔著如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前後挺生至明而李東陽及吳國倫諸公復輩出則詩之不亡于楚于此益信雖然詩其遂不亡乎自公安竟陵曼聲竝作雅音漸遠江河日下天下五六十年無詩由此觀之詩之不亡賴有楚詩之亡亦係于楚也恪舒亦楚人也以詩名楚力排中晚而規于初盛取舍六朝而原于漢魏以公安竟陵之覆楚而恪舒復之以屈原宋玉杜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李東陽吳國倫之產楚而恪舒繼之則詩之幾亡而今卒賴以不亡者非恪舒誰與歸

徐原一詩序

昔十五國皆有詩而吳獨無詩豈其時吳之人未知詩耶豈有詩而不足錄耶豈以吳不列版圖之內故不錄耶春秋楚子使椒吳子使札竝錄則吳之不見絕于孔子明矣吳既不見絕于孔子而謂吳之詩見絕于孔子耶嗚呼豈其時吳之人果未知詩耶果有詩而不足錄耶予嘗思之每以此憾于前人雖然古今之不可同者勢也使執古有詩之國而槩之今人今人豈必復能詩其他不在十五國之列能詩之人反不可悉數而吳尤多嗚呼豈吳之人果未知詩耶果有詩而不足錄耶予嘗思合吳人詩爲一編以補十五國所未載其與吾生同時者尤不禁心焉嚮往必求讀其詩而後快卽在千里數百里之遠亦不憚脂車秣馬一往見其人徐子原一吳之能詩者也予交原一久見原一詩甚多今戊申之夏復以輕舟造其廬得盡發其笥讀之凡林慚北征嶺海籠中若干集四方能詩之人皆已論定予不復云予第喜昔之十五國無吳

詩而今得有詩以補其缺也又以昔之吳或未必能詩而以爲憾者今之吳可無憾也又以今之吳詩雖稱極盛而傳不傳多未可知者必如原一詩始無憾也惜乎先王採風之令不行于今苟一旦復舉而行之尚得謂吳無詩耶尚得謂有詩而不足錄耶予亦吳人之好爲詩者將因之而有深望矣

董子康遊張公洞詩序

予生八九歲隨先大夫之荆溪偏遊諸山水之勝記其時值初秋同二三友朋駕輕舟經東溪四十里達湖㳇由湖㳇陸行五六里忽而雨作假宿天申宮道院院舊有宋韓熙載撰碑閱同遊之人皆稱之且有歎息者予雖不知其故然亦摩娑久之越日至張公洞將入先大夫指予曰此漢張道陵修仙處也小子識之予亦不能窮其本末第見飛巖峭壁嵌空玲瓏若可畏而已既出復尋所爲玉女潭者云距此半里許負老僕背蹩躠行蔓草中不數武已疲然睡竟未得觀所爲玉女潭今距其時已二十餘年每恨當日未能讀書工文詞一寫其山川之美又恨遇佳山水未能窮歷其勝輒以鼾睡過之又念其時雖未能工文詞未能窮歷山水之勝覺數日所遇異于鄉里之見聞勃勃然如有所動意中皆若有詩而卒不能作忽忽二十餘年羈旅風塵未得一續舊遊邇年以來頗刻苦爲詩儻續舊遊必將爲之以自釋于向之所歎董子子康忽從荆溪歸出遊張公洞詩見示予驚顧狂喜向之所及記者于子康詩如遇之向之所不及記者于子康詩想像髣髴如或遇之然則子亦不必果續舊遊第閱子康詩而舊遊如續矣子康曰子以向未作詩爲歉今何不一和僕詩聊以自慰乎予曰景者人所同也情者人所獨也子康搜奇抉怪率皆以謳愉暢遂之情爲之故情景各得其妙使予今日而續是遊必將指之曰此侍先大夫假宿處也此先大夫呼小子所識處也觸物經心悲從中來雖欲爲之又何忍爲之今閱子之詩亦若是而已矣

楊子詩序

余與楊子進舟歸江南凡舟之所歷楊子無不繫之以詩自津門至淮陰已成詩若干首問序于予予何言哉試卽舉舟之說爲楊子贈今夫舟之爲具有篙櫓帆檣戙柁之屬篙之用一人努力而使之進也櫓則合衆力以爲助矣乘風破浪瞬息千里則固帆檣之功然當波濤洶欻之際四顧無著惟戙可以止之若持其後而使之首尾相應砥中流之柱者惟柁之力居多夫人之爲詩其用力不勇猛精進則鮮能刻入鮮刻入則必失也浮惟努力若篙而又恐一人之力不勝必若合衆力以爲助若櫓用力至又恐傷于氣卽有拘攣之病斧鑿之痕必弃放宕逸千百言滾滾不竭而無所于阻若帆之在檣然弃放宕逸又恐越于法當乘風破浪時必忽而斗轉參迴寂然以止若戙章法之妙更在靈通使人觀之無迹可尋而實無呼而不應之弊尤慮墮于輕靡氣罕沈鬱惟持之者重而又擊首尾使應若柁今子之詩既已可傳于世然試退而體予之說其合乎舟者其未盡合乎舟者必豁然有會太史公曰

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鮮克語此非予固無足以發予之狂言

任王谷詩序

詩者何經是也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存三百存其合乎經者也知經之重不可知詩之所以重與然予反復經文所載非古人故剿刷其義肇悅其詞示後世以高深莫測往往愚夫婦號泣歌舞之誠偶然而形卽工于文章之士每極其能而無以過故知詩之爲道發乎人之性情而已足古人本無標異絕俗之爲也第三百篇而後能詩之家不啻汗牛充棟詎皆有異乎古人之性情而求其合乎三百篇者曠世而不可得豈性情之際亦有難言者耶予思三百篇以前未嘗有詩自商周諸人爲之而有詩想其時之人胸懷必浩浩落落渾然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倣得之于心矢之于口而成爲句讀爲篇什爲詠歌由繹之音故不求工而自工後人之爲詩類皆摹擬于古人曰某體必宗某代也某法必宗某家也規而規之矩而矩之能尺刋之不失而可以無憾嗚呼彼未

嘗爲詩之前已有一古人在其意中性情已爲古人所役必并己之性情而失之雖欲求工焉得工乎雖然今日之爲詩者勢不能舍古人之體爲體古人之法爲法第使于古人之詩力毆志沉于其間以博其義類及自爲詩也不留一古人于意中其胸懷亦如古人之浩浩落落渾然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倣然後摹擬之迹可絕而其詩亦未嘗不可至于古人知此者惟王谷任子乎王谷嘗與予論詩自漢魏蘇李曹王以及六朝左鮑陶謝唐李杜高岑王孟至于明李何諸家莫不各悉其源流若涉于摹擬所在未嘗不各非之所以王谷之爲詩實能絕去摹擬之迹而不爲古人所役世所稱韓退之文原于史遷歐陽永叔文原于班固試求其所以似遷固者無有今王谷之于詩將毋類是哉嗟嗟詩之爲學經學也本非可易以與人徵王谷吾說將誰與陳而詩之爲道幾何不至于亡耶

吳漁山詩序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惟詩亦然今之人規摹古人之詩悉力以求工卒未必工偶覩天地間之景物可喜可愕觸之成吟其工反足勝于人何也所爲無心之得也然其說獨不可語于畫畫家目雖無所睹意雖無所觸凡天地間之景物無不若爲其胸中所故有而施之于詩也則直取其中而出之故凡天地間之景物寒暑不能使之盡同遠邇不能使之不異聚散久暫不能使之不殊而卬之畫者之胸中無不猝然而並至吳子漁山以畫名家者也又工詩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其自然鍾嶸謂陶淵明詩出應璩予謂漁山詩實出淵明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予不善畫而好爲詩每遇天地間之可喜可愕者輒欣然有觸然亦不過如象罔之得而已何足語于漁山哉

鄒子詩序

古者天子命太史採列國詩以觀風俗凡登臨贈荅思婦遊女之辭莫不錄使善者興不善者戒此詩之卽爲史也漢魏而後詩家不可勝數求其得附于史者則絕無有而史與詩各不相屬唐以詩取士後世獨稱杜少陵爲詩史然雖稱詩史第可爲詩不可爲史司馬遷班固之徒以史傳而詩不著是故荀子曰藝之至不兩能鄒子具作史才哀啟禎兩朝遺史剞劂行世而又喜爲詩以史與詩不易兼者鄒子欲兼之可不謂難與尚書爲紀載之祖而春秋又開後世作史家法詩獨承書而啟春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源流可遡如此予故于鄒子詩不徒論其詩以詩史合一之道爲鄒子誦也

王郞詩序

予昔假寓天壇道院時得聞其所奏樂喟然歎與曰古樂已不復作矣此庶幾猶遺音與其列于堂上者鐘鼓琴瑟笙管塤篪柷圉之屬其列于堂下而爲舞者則左曰文執籥與翟右曰武執干與

盛其舞之節恆視乎堂上之音而堂上之音又視歌者之口為高下清濁歌者歌所獻之詩也八人各東西向峩冠大帶執笏拱立聲琅琅然始也聲在衆樂之前漸而與樂為一而自作樂者聽之則其聲仍在于前故知詩之道必以可被之聲者為貴也季札請觀周樂為陳列國之詩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得三百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又曰鄭聲淫夫孔子之皇皇于是也非皆以聲之故哉自漢而下聲詩之道不講雖以專經名家者止盡心于文字之閒而與聲何與噫可歎也王郎本名家子以善歌稱于時尤喜為詩予嘗于酒酣之際命歌其所為詩覺其聲亦琅琅然可聽苟雜之以管絃金石之音未必不同于向之所聞也雖然王郎既溺于歌則所歌者非詩也獨王郎既喜為詩何不盡棄其所歌者而取古人之詩歌之凡古人之詩其有合于聲者有不合于聲者王郎必能以自辨王郎能辨古人之詩而王郎之自為詩可知矣噫今日之為詩者指不勝屈有如王郎之能審聲者乎語云禮失而求之野若王郎者烏可少哉

丁未詩古文稾自序

康熙丁未例試天下士于京師予忝舉進士往例三甲前列者授中書行人評事博士等官會議停不得授舉進士即得官者一甲外止翰林院庶吉士一官然不論甲第又不試以文章故予亦不得授四月歸江南既歸一月聞允御史疏內三院中書去今例用進士出身者考授六月予復入都因懸缺已久不及待外省至者遂據近京州縣投供諸進士考授予未得與九月復歸江南予思自庚子舉孝廉以來八年之閒窮愁潦倒今幸成進士又不得即霑升斗之祿以奉老親豈不難哉然予兩歸江南也買小舠偃休自適淡喜人事擯遠心神恬暇肆力為詩古文四月後得若干篇今九月後又得若干篇合之而成二卷顧而喟曰夫古今人之賴以成名于時可傳于後世者非以此也與然詩文之為道非當人事擯遠心神恬暇之際每不能為予舉進士儻即授以官此事廢矣四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及應　詔入都儻尚得與試得授官此事亦廢矣今九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一官之難易反係于其人之詩與文而或傳或不傳未必不即由此而定然則予雖不得即霑升斗之祿以奉老親或亦親心之所甚慰也雖然世有聯翩上第即致顯榮其可傳者當別有所恃而予獨區區于是以為幸焉知必有起而笑予者予終未能以彼而易此也

無題詩自序

詩有題非古也古人之詩止以發其性情所不容已未嘗擇題而作迨詩成之後取詩中字句名篇題與詩不必求其相屬三百篇皆然止小雅雨無正巷伯大雅常武周頌酌賚般六詩有題耳然以詩合之皆若無與乎命題之意故知詩之輕重本不係乎題也去三百篇最近者莫如十九首而十九首無題由是而降詩愈多有詩必有題而世之論詩者必求無戾乎題之意然後可為詩且

夫執一題以為一詩其性情迭逞拘牽于一題之內而不能縱橫徜徉以發其意之所極嗚呼古人因性情而有詩今人因詩而始用其性情且以題之故至作詩之性情使不得達何哉乙巳秋予為詩凡六十首皆無題豈敢自謂有合古人然亦求之性情以發乎其所不容已而已工拙奚計焉

劉岸先詩序

昔孔子刪定列國之詩紀國以十五而中州之詩居其七如邶如鄘如衛如王如鄭如陳如檜是也豈非列國之詩惟中州為盛也與成王營洛邑為東都其時朝會燕飲勞遣諸詩散見于二雅周室既衰其禮久廢至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其詩益著如車攻瞻洛等篇是也而大雅抑之一篇又為衛武公之詩商頌五篇又為宋大夫得之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者夫中州之詩既分列于諸國其見于雅頌者又如此嗚呼何其盛也又考春秋時沈蔡二國亦中州地獨無詩所為沈蔡者即今汝寧也而汝寧有信陽州

者即古謝地黍苗之詩召穆公往營謝也崧高之詩尹吉甫送申伯也謝雖無詩自有此二詩未嘗不可為謝詩之祖然有此二詩為之祖而謝人卒無以詩名者三百篇而後中州以詩名者不一最著如阮籍潘岳謝朓江淹庾信向秀岑參賈至韋應物張說韓愈之屬而皆非謝人至明弘治間始有何仲默景明嗟乎數千百年後能祖黍苗崧高二詩以為詩即能自以其詩為謝詩之祖者其在仲默與仲默後幾二百年謝又無詩而劉子岸先嶠出嘗見評仲默詩者以為于漢魏初盛不過因體屬詞存其形似其意必求有合三百篇之旨而後已今觀岸先詩豈多讓與因思謝自有召穆公尹吉甫二詩其時之人苟奮然為詩必將見錄于孔子安知不並邶鄘七國而列之乃至數千百年後始有仲默已不能使孔子見而錄之詎不可惜雖然孔子之後即不必復生孔子亦豈遂無任刪定之責者耶如復有任刪定之責者吾固知中州之詩不徒邶鄘七國為可稱矣岸先居仲默之里而好為仲默之詩予

故樂與仲默並稱之以俟任刪定者取衷焉

河洛集序

昔人云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各出于風土之固然先王律之以中聲惟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鄰于悲斯謂之中聲予思風土既各出于固然使西北而強為柔婉東南而強為慷慨則違其性情之所近非惟不能交相為濟并所為慷慨柔婉者必失之求中聲者豈不難哉夫中聲以中州為尚中州者天下之中也故其聲亦為天下之中孔子刪定列國之詩邶鄘衛王鄭陳檜居十五國之半詎非以中聲之足尚耶伯兄其年遊中州凡登臨憑弔燕飲贈荅莫不有詩彙為一編名曰河洛集既歸因屬予為序予讀之鬯洒演閎肆琢刻怪巧無所不具所云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鄰于悲者耶然其年非強吾東南者而西北之其平日所為詩率皆以中聲為律茲遊也第以平日之所為者合而審焉聞而知之又不若見而知之之可無憾哉予又思周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二雅中所載朝會燕飲贈勞諸篇宜皆為中州之詩然當日不列于風必多為公卿大夫遊其地者所作今其年以其集流傳河洛閒使後人採而擇之即不必列邶鄘諸國之中而于二雅所載當必有合也與雖然使採風之令今日復行所為邶鄘諸國之詩尚有如當時足尚者否予知河洛集出而求中聲者又將舍中州而問之東南矣

蓉渡詞序

文友少好為詞近復棄去斷自滿江紅述哀十闋而止孫無言刻名家詞文友出應其請而屬予序之夫詞始于唐盛于宋然自樂府變為趨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而詞變體之法本此矣自毛詩有藻豔之詞流為黃初建安齊梁之徘句以及唐徵之樂天致光君平諸君子香匳旖旎之作而詞言情之法本此矣自有騷賦連珠七而詞造語之法本此矣故知前人雖無詞其為詩與文與諸體之所寓未嘗無近乎詞者特太白清平樂菩薩蠻二

調顯著為體宋人遂多創其格而詞以名于是名家者遂不一其人聞之論詞者以為言情者詞之本使才者詞之變論誠是矣然歐陽蘇陸之詞非以才稱者乎夫詞有宜于言情有宜于使才亦視乎相其體為之況乎有才而無情則必流為纖豪放誕有情而無才則必同于婦人女子二者又未可偏廢也今觀文友蓉渡詞才情各不相掩詞雖小道如文友豈易及哉予觀文友正誼堂集所擬樂府趨豔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以及黃初建安齊梁唐徵之樂天致光君平之詩騷賦連珠七之屬殆無不備文友之詞未嘗不寓于其中然則蓉渡一刻殆亦如宋人創為一格以名家者乎予向有耕煙集亦將以應無言以視蓉渡奚啻莛楹也與

學文堂文集卷二

序九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中鼂盟聰山堂詩集序

余嘗讀古人詩自漢魏而後至于唐無不各求其意旨之所在詠歌歎賞而毎憾其不能兼如枚蔡之詩不能爲曹劉潘陸之詩不能爲陶謝李杜之詩不能爲元白夫以古人之才何不可兼而爲之乃千古而下溯其源流皆各不相襲如此若近世之爲詩者莫不人自爲集集之所載往往欲薈萃古人之體而無乎不兼噫今人之才非果足以勝古人乎既而思今人之才豈果能勝古人蓋古人詩之所以傳正以能不兼耳江文通雜體三十首意欲兼古人矣然亦即古人之詩而各擬之未嘗欲合古人而爲文通之詩也況觀其所擬止田居爲似陶從軍爲似李其他皆不相似究之于陶李甚似之中而仍有不相似者可知欲兼古人如文通究不過成其文通之詩何嘗襲乎今之人取古人之詩規規而步趨之

旣求其聲又求其貌爲枚蔡矣復欲爲曹劉爲潘陸陶謝矣復欲爲李杜元白縱極似仍然爲古人之詩況萬不能似耶然余所謂不必兼者又非耑求于一家之謂也使必耑求一家則枚蔡曹劉諸君子其先何所求乎大凡詩之爲道必機杼獨出無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後可傳亦非必盡棄古人惟日習于古人之中而不爲古人所役今日之知此者惟鼂盟先生乎庚子秋識鼂盟于韓北部署秋齋中得讀其詩數篇丙午公車經鼂盟之里復得盡讀聰山堂集之詩反復吟詠典而則靜而多風欲求一古人以合之而無有因歎鼂盟之詩眞能自成其家者一且不似何有于兼哉然鼂盟語予邇來究心性命之學不復作詩則鼂盟已并其不兼者而去之矣予何足以知鼂盟哉

永愁人詩序

詩三百篇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人皆得其性情之正故二南獨爲之正自邶而下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詩遂有邪正是非之不齊故爲之變然周南之詩十一篇止桃夭兔罝漢廣三篇非婦人之作召南之詩十四篇止甘棠羔羊何彼穠矣騶虞四篇非婦人之作其餘率皆后妃嬪御思婦遊女之詩豈得其性情之正者獨婦人居多也孔子言詩曰詩可以怨則知怨者詩所由作非謂詩之道必主于怨蓋怨亦性情所不容已也及觀二南之詩無所爲怨至列國則有之豈凡爲怨者皆不可列之二南與夫列國之詩所爲怨不一要亦出之婦人者居多他不具論即如邶之首篇曰柏舟婦人之詩也深于怨者也今觀其詞柏舟無與于人也而曰耿耿不寐日月人所嘗見也而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又曰我心匪鑒不可茹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夫柏舟日月與鑒與石與席皆非可怨之物其意不欲明言所以怨之故故皆若可怨也二南之詩惟無所爲怨故爲性情之正若柏舟者怨矣非其正矣然揆之孔子刪詩之意卒不廢此且以教小子之學詩詎非以怨亦性情所不容已惟怨之得其道

亦未始非性情之正與若永愁人者非怨之得其道者乎予反復其詩其興也無端觸也無緒若舉天地閒之事物無不足供其怨者及欲求其所以怨之故皆不可得嗚呼何其有合于柏舟耶夫柏舟之詩朱子以爲婦人不得其夫求之古序則以爲仁而不遇毛公又以爲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玩其詞意多近于婦人朱子斷之或非無見今永愁人之詩既不明言其所以怨之故豈亦欲傳之後日俟釋詩者斷之而後得邪以永愁人之詩而置之列國當如柏舟之可傳然觀其性情于二南又何多讓焉

宣城沈方鄴詩序

昔歐陽文忠未嘗輕許人以詩獨于梅聖俞則詩尚不容口其言曰聖俞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澹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是數語者雖以稱聖俞而爲詩之道亦盡矣詩本人性所近五聲八音之氣薄于人心或得其愉佚或得其靡眇或得其沈鬱滄莽或得其堙鬱巉寒其出之也或爲清麗

平膽涵演深遠或爲琢刻怪巧無不可自名其家然必氣完力餘始可至于老勁是非然者其爲清麗也必流于涼閑肆也必流于變千膽也必流于疏且促涵演深遠也必流于譌且晦琢刻怪巧也必流于結轖流于頹唐莫可窮詰以是而求所爲老以勁也豈不難哉予友沈子方鄴劬習詩十餘年來胠其槖得數百篇辭非一體莫不悉如文忠所云其足傳世無疑獨笑世之論詩者語唐則誇尚之語宋則訾謷之予嘗欲盡陳二代之詩以觀安見唐無可訾謷宋無可誇尚卽宋果無解于訾謷使今爲詩能如聖俞者亦足矣文忠又云自王公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聖俞名字雖妄愚人不知詩義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況文人相輕自古爲然以文忠之才與位顧于流離困阨之人津津稱道作爲文辭[illegible]後世則聖俞之詩可知其爲宋與非宋皆不足論方鄴與聖俞居同里閈知聖俞必深而方鄴詩尤能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昔翰林學士趙概等列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

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今方鄴抱其所學將入長安予知今日之爲趙概等定不乏人而如文忠者則尤予所企望而私祝之也

汪蛟門詩序

王阮亭嘗爲予言揚州之能詩者有汪子蛟門余每至揚州必思識汪子或當其客遊時或奉其親居鄉不入城市皆不得見前年予客宣城聞汪子亦至踴躍趨汪子寓又適抱病不能揖客廢然而歸余歎不獨詩人之難得卽有之相見亦不易也然余思朋友之道有立談傾蓋而莫逆者有聞聲相思定終身之交者亦視其人意氣相感何如固不必問謀面與否也嘗聞汪子之言曰今日之能詩者旣已人人知攻竟陵攻竟陵而學雲閒固已卓然稱詩人矣吾獨以爲學雲閒猶未盡知詩者王阮亭曰汪子之言是嗟乎此汪子所以能詩而予所以嚮往于汪子也丁未春予公車入都阮亭大召客南北知名之士咸在酒半見有雄談驚其座客阮亭又歎其平日所爲詩數章座客目瞬瞬然射之予驚問曰此非所稱蛟門汪子者耶阮亭曰良然予于是把臂而識汪子嗟乎予嚮往于汪子者數年終不得與汪子一道其生平乃昔由阮亭知汪子今復由阮亭識汪子旣歎阮亭之能知人而又幸使予得始終與汪子交合無閒也由是長安逆旅無不與汪子朝夕論詩見汪子之言與向之所聞合出其詩又與其言合蒙宕沈雄已入少陵之室何論雲閒哉其詩之體不一阮亭論之詳矣予祗述與汪子定交之始末而爲之序

殷鳴夏詩序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詞達而已知立言之道取達意而止則凡作詩者不舒其意之所發徒引繩刻墨以求工皆非達之謂昔人謂陶彭澤詩直攄胸臆信手寫出無有不工其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莫如沈休文讀其詩祗見細縛齷齪滿卷累牘未道出好句豈非不達之過哉然詞取達意而任其意之所發鄙率

輕肆決裂以爲體則流弊不可勝窮故惟彭澤而後能工非彭澤者鮮不病也況彭澤以前之詩諸體未備至于唐其體旣多則其法各立故夫開闔轉摺經緯錯綜之妙有不能盡同者大約彭澤之詩以無法爲法其爲法也密唐人之詩以有法爲法其爲法也嚴惟密故不易窺惟嚴故不可越也殷子鳴夏舉博士弟子員坐公事摧挫不得志于時因悉力爲詩其詩莫不各繩于法如畎畝之有畛域味之有酸鹹樂之有宮商角羽而其意之所發則能悉達其胸中所欲言嗟乎士得志則以其言奏之明堂清廟之閒著爲詠歌垂諸金石不得志而山林泉石流連光景以寫其無聊抑鬱不平之氣有時忠義所感觸或及于時事得失人物臧否以迄廢興成敗之故未嘗不動有心者之歎慕而傳之後日使論世者有所考焉兩者其爲不朽將毋同與昔有席帽山人者予同里人也其詩流傳至今日錢虞山深許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不知他時之許鳴夏者更屬之誰氏矣

毛子霞百一詩序

昔應璩作百一詩傳誦于世意盖以諷在廷之臣嘗謂曹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此百一所自名也詩成徧示同列咸相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而璩之詩卒不焚棄其後得列昭明選中然後知詩之爲道徒侈乎風雲月露蟲魚鳥獸之末而寄託之意不存焉者舉無當于可傳之數也吾邑毛子霞先生少工詩所梓稾凡十二卷亦以百一名先生曰吾自癸未迄今經嶺南潮楚諸地幾千萬餘里莫不有詩今彙而刪之直百之一耳予曰先生之意寧直此哉先生仕樂昌歷儀部最後依楚大將軍之幕迫勢無可如何然後放浪江湖一寄情于遊詠以覘休璉之侘傺有不同者彼休璉第因一事之感以百一名篇今先生總諸集名之所包愈廣所觸愈多昔吕汲公論杜詩以譜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詞力後之讀先生詩者亦必有然矣予嘗聞先生遊潮續舉竹閣大社一時聞風至者至二百

餘人遠繼白香山蘇子瞻勝事至今潮人猶能言之又聞入楚廣採榆棘楸柏諸木植之漢陽一時楚人有晴川補樹之謠又爲亭于襄之戚園顏曰霞寄往往攜酒榼與客遊觀竟日忘返又建高陽池館于習家池又構聽雪樓以追宋玉白雪樓之遺意又摹勒禹碑豎大別上山拳科倒薤意象不失毫黍先生之風流逸興大略如此此獨使先生卽不以詩名已足傳天下後世況乎詩之可傳又若是哉庚戌之夏先生還毗陵出稾屬予爲序而并述其生平梗概如此

殷子南歸詩序

詩三百篇多言天地山川鳥獸蟲魚草木之屬豈非夫人之俯仰觀感其情有不容已者乎後世能詩者不可勝紀而其情非有異于古人故俯仰觀感亦于是數者之物寄之夫同爲是物古人既已有作後人才智不及古人苟徒以雷同蹈襲爲可追美豈非不作猶愈然後人同賦是物而彼此不相謀若可與古人並傳無病何哉蓋物猶是物而其人之所遇則有殊也詩有賦有興有比賦者直言其事興則先言他物以起所賦之事若比則所詠在此所指在彼有不可明言之故較二者旨爲獨深心在君國者舉所遇無非可寄其君國之思心在父兄者舉所遇無非可寄其父兄之思心乎友朋者舉相遇無非可寄其友朋之思雖所詠不越是物其抑揚反復罕譬曲喻之意無不可得之語言之表者所爲比也殷子赴眞定別駕黃君之招比至黃君已患疾不起牀頭呼二子出拜言訖而絕殷子提其孤扶櫬南歸凡所涉之地所覩之山川鳥獸蟲魚草木莫不有詩借以寄其友朋死生之感夫殷子所涉之地所覩山川鳥獸蟲魚草木前人賦之者亦已多矣而殷子所寄在此故無雷同蹈襲之病可並傳于古人憶予數年前嘗遊邢洺之交時先子宦京邸予以孝廉計偕得展覲省凡所涉歷皆若可寄其飛揚之致未幾而先子見背矣儻今日更爲是遊則余之所寄當已不同向日所爲嗚呼天地閒物雖有定卽一人所遇而

倏忽有殊又何論古與今之相越哉

倪闇公詩序

累代之詩各爲體而不相襲獨六朝詩其綺靡大都相似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發乎情止乎義乃機以綺靡爲情此詩之所以亡也詩以觀風俗故十五國詩稱十五國風六朝皆都建康其風俗奢蕩淫佚漸漬于人心者久故發爲聲歌靡然如水之愈趨而下予嘗遊金陵觀其土俗所尚制器稱名以及兒童嬉戲之物尚有仍昔日之舊者嗚呼沿流之遠至于如斯其發爲聲歌雖至今日而猶不能盡變亦其勢然也吾友倪子闇公家金陵獨不誘于俗所爲詩能一反六朝之習而本乎少陵歐陽公嘗慨歎于學者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眞僞若闇公者固歐公之所取也或者謂闇公幸生六朝之後得見少陵之詩故有所取法苟生于六朝當亦不免然闇公智旣足知取舍卽生六朝安知不創爲一家如少陵之可稱嘗觀陶靖節者六朝人也其詩率自然之

性自爲一體至今談靖節詩者未嘗可以六朝目之少陵云焉得思如陶謝手靈運不可與靖節竝稱余恨少陵不見閻公詩因反咎閻公不生六朝致少陵以靈運竝靖節也予別閻公久戊申冬再晤出近詩一卷屬予序集中多和陶杜作知閻公喜爲二君詩故緣二君爲之說以塞請

顧伊人集唐詩序

作詩莫不善于竊竊之善者每能竊古人意以爲我之詞然竊古人之意雖竄易其詞仍爲古人之詩若直用古人詞而運以我之意則無不可爲我之詩唐太宗作聖教序命僧懷仁集王羲之書捘羅徧天下若狐腋之裘寸寸而累其成也如出一狐之腋求襞績之迹而無有梓子厚梓人傳曰羣材畢聚羣工畢會執斧斤刀鋸者環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量宇度木曰斧曰鋸曰斲曰削羣工悉視其色以爲意指今顧子于集唐猶是哉或曰顧子自作詩甚工也曰其顧子之能則凡唐人詩皆可爲顧子詩其工也奚疑

懷仁善集羲之書卒自以其書傳後世故今日談書法者二王而外又有懷素云

補冬詠序

壬癸閒予與諸同人銳志爲詩古文歲以四季給如千題詩文缺額者量罰以金用沽酒笑樂窮日夜乃止然苟非大故亦未嘗缺雖遠遊千里外恆如期郵歸或溢于數同人之勤如此癸丣冬龔于琅震分賦得冬日雜詠題大抵皆鳥獸草木昆蟲器皿衣服一切細碎之物限以五言長律予適計偕入都期來春北歸補作及旋又卒卒未果先是董子文友分賦以春鄒子程邨以夏余以秋至是予獨闕冬詠病之龔子笑曰子不見周禮乎周禮亡于秦火至漢惠帝除挾書律乃有上周官五篇者遂失冬官河閒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其後劉歆以考工記補之然則聖如周公尚有所缺而無病何況後人耶予笑曰世儒有遺行其援經以自釋者多矣余何敢行將續之因退而預爲之序

息廬詩序

楚族珏菴先生戊申秋來毗陵出息廬詩十餘卷應鄒子之請因問序于余余與先生同姓雖支分派遠譜系則同出太丘而得姓之始爲周虞閼父之封陳陳雖小國其風與二南齊秦竝列今詩所載宛丘而下十篇是也然吾嘗讀而疑之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以其多男女夫婦之詩朱子意以爲舉其不正者以戒也及予觀古序與毛公所言與朱子多不合如宛丘則以爲刺幽公東門之枌則以爲疾亂衡門則以爲誘掖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則皆以爲刺時墓門則以爲刺陳佗鵲巢則以爲宣公信讒而君子爲憂月出則以爲刺在位者不好德而悅美色止株林一篇與朱子解同澤陂則又以爲刺時與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詞益非夫朱子改釋或非無本然古序去古最近而毛公亦去宋久遠豈其見聞反不足徵信由古序毛公之說則陳之詩皆忠君愛國之言何可以男女夫婦目之今觀先生詩自立朝以至出爲刺史爲

監司迄今優遊林泉之下莫不有詩大約出于忠君愛國者居多嗚呼先生豈憫陳國之詩論者以辭害意故特爲正大爾雅之音以振之于後耶然先生系出陳而居于楚楚當日無風則先生之詩可以補楚之闕而不獨振陳之衰也鄒子選刻天下名家詩以地爲次予故言陳言楚以冀鄒子審定而褎錄之也

顏修來詩序

春秋之國最多孔子採其詩之可錄者止有十五小國無論國大而無風者如魯與宋與楚是也然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獨魯無風雖齊國南山諸詩偶一言魯而不可謂魯風或者曰孔子刪詩削魯風不欲以諸侯視魯也或又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也余思魯爲文獻之邦豈無詩可採反不如邶鄘齊鄭之有詩聖人刪風而存頌以重魯也孔子爲魯人而魯又爲周之後周衰而有魯猶夏商亡而有杞宋聖人尊魯以尊周未必非微意也然猶有議之者以爲王者

洎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魯雖文武之後而已為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矣當成公之時魯立武宮倣九廟為世室頌作于此時將推廣僖廟為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以誌僭不然東遷而後已無雅矣又焉得有頌乎由此言之孔子以魯為頌非尊之實貶之矣孔子為魯人而魯又為周之後援諸孔子尊周之意當必不然昔之論詩者又曰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故謂魯頌為變頌蓋以魯為變頌者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也嗚呼即以魯之頌兼魯之風之雅焉未嘗不可也顏子修來魯公為復聖裔與予同舉進士同出金谿蔡先生之門長安逆旅朝夕得與論詩因出示所為詩皆有得古人之旨其平日登臨贈荅諸作則有類乎風及舉孝廉歌鹿鳴而來所為詩又一變而為宏肆整齊有類乎雅及今官中書出入禁闥凡郊壇宗廟以及山川嶽瀆帝王聖賢祭享諸樂章多出其手其體宜乎頌而顏子詩又皆類乎頌嗚呼昔以魯頌為變頌以

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者顏子能各倣古而為之使風不侵雅雅不侵頌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安見魯之不可有風又安見魯之不宜頌邪顏子詩出而紛紛之說可以免矣

常熟吳蒼符詩序

以無聞之鄉忽有人焉以能詩稱其詩即不必甚工已足詫于閭里其鄉有詩人而吾欲與之後先揖讓並立名于天下則甚難常熟之有錢宗伯舉世莫不震其名蒼符曰古今詩人之難得其人雖越在千百世猶思追而及焉冀並稱于後況生同時地得親見其人者于是奮然師事宗伯而宗伯于蒼符每一詩出必可否甲乙之于是蒼符非宗伯不法宗伯既歿顧麟士子伊人裒集遺稾累千百篇不失一字蒼符嘗發伊人笥盡讀之漢儒重師說其時授受源流較若譜牒之不可越蒼符可謂能守師說者矣太倉吳祭酒雋信宗伯見今世有詆諆其詩文者輒怒形于色或作為文詞盛氣以爭嗚呼宗伯之詩文傳于後世姑勿問其于羣議何如其在今日有祭酒以衞之又得高第弟子如蒼符者宗伯之學庶乎其不孤也然蒼符詩究不屑屑規模宗伯而實不少畔乎宗伯之法故可並宗伯以傳李百藥與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剛柔清濁靡不畢究文中子不荅薛收曰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辨得失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今試以宗伯之詩叩蒼符必能娓娓以對安知宗伯之詩不反藉蒼符之能詩以傳哉韓愈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人亦顧自奮立何如在蒼符馴致而自奮焉已

山陰何玉林遺詩序

生死人之常也惟恃有所以不死者而後可以死莊子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然第以夭壽論彭殤皆無足稱關尹喜曰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是故昔人謂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人亦求其動作昭著可以真死而彭殤皆不計也山陰何玉林生二十四年死尊人昭侯與余同舉

進士常向予嗚邑不自持出玉林詩一卷屬序余反復之憮然曰有是哉所為動作昭著可以真死者非乎夫古人之詩當時泯滅無稱者不可勝數至其後得一二人稱之名始大震即杜少陵且不免何況其他玉林詩曰有鳥有鳥載鳴載飛匪不苦饑良木是依可想玉林之為人又曰勿復矜上壽百歲乃須臾玉林于死生之際若無繫戀者嗚呼今人于詩既無人督之必為又非若前代用以取士不敢不為乃至窮老盡氣矻矻然思傳其詩不能得至白首而莫知悔而玉林之詩乃以盛年傳莊周稱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玉林有知必笑且歎而竊用自慰也天乎云哉

吳道賢雲臥堂詩序

吳子道賢將入閩刻其詩以行而乞予序嘗聞客從閩中歸者言入閩時經浦城挐舟舟制方上銳下陧杌不可坐臥板肥薄如紙舟以外皆若可捫摸斷斷鍔鍔石如文戟向背舟行相距累黍觸之鮮不敗而舟子操舟出人自如若行巨津無所恐水聲漸漸鳴

人語不聞舟子立首尾用手指相招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瞬息百十里雖鶩鳥不是過予以爲其說通于詩揚子曰巧者不過習之門今人甫解聲律卽侈然自命誠不知所習何如古之人十三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其于詩也將終身焉道賢束髮卽喜爲詩十餘年來詩累千百篇先以雲臥堂一集問世莫不駸駸古人非道賢馴習之功豈易至此由是與年俱進竝古人終身學詩之義道賢可易量乎道賢入閩顧所乘之舟思客向之所云其必有以自得矣

顧天石詩序

詩貴精而不貴多古人一篇數篇皆足不朽至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崔信明楓落吳江冷則一語亦足傳矣而何以多爲不知今人才不逮古人卽多所作尚莫必其傳不傳而欲求之一篇一語之閒徒見其不知量也然人之詩能多實甚難古人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性情非無自而發或得于遊覽或閱歷于人情世故或

有所抑鬱不平之感特假以達之非是則終日而不得一詩終歲而亦不得一詩若强而爲之必不工不工則不傳不傳則可以不作故昔人謂擬體和韻在所宜戒以擬體和韻皆以他人之性情爲性情而非發乎其不容已也操是論以爲詩故人有數年數十年而成一集且有至老死而集未成待後人之表揚而始出者而顧子天石之于詩則自十一二歲卽立就千百言已裒然有集然後知天才卓絕之人非常格可得而拘昔崔澄瀾緩響諷詩燕公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今天石年固不可及予尤悟服其詩之多至于如此也天石詩歌行奔放超邁可追太白近體出入岑參李頎閒十餘年來每晤輒歎誦詩每見益工鄭世翼慕信明之名一日遇江中謂曰聞君楓落吳江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竟引舟去然後知詩文之道偶有一語二語之可稱本不足恃必縱觀至于百篇而後其人之傳不傳以定亡友董文友序天石詩擬之以太白復諵諵以少陵相勗予嘗服其得古人贈言之意今天石駸駸到其境惜乎文友之不及見矣天石爲脩遠先生令子脩遠與予爲忘年交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

序十

吳梅邨先生詩集序

已酉春予訪先生于梅邨踏舊學菴數日先生出示近詩予因與先生縱論自明以來詩學得失而先生之意則主于和予憮然曰信哉先生之持論爲有本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書詩之論皆以和爲貴明矣最和者莫如樂而樂之本也樂其所自始蓋以樂者人情之本然而哀則其變然樂不能廢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諸音惟其以宮爲之本故數者環生而不失其和詩之爲道和固其本若幽憂憤懣之所寄雖上世亦不能無殆猶樂之不能廢商角諸音也然苟悉本和以出則必樂而不至于淫怨誹而不至于怒

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所爲作夫鹿鳴天保清廟明堂諸詩豈皆發憤所作乎史遷非罪見僇作史記以道其憤故其言如此予嘗咎其過當今先生之詩皆和平正大瑱瑱然可歌如樂之本于宮而衆樂由之以起以之鼓吹休明當古者清廟明堂諸什何多讓哉何多讓哉先生詩一刻吾邑毛卓人再刻虞山顧伊人吳江顧茂倫趙山子復有江左三大家選今姜子翥刻七才子詩以先生爲冠因予與先生有故屬序予何能序先生詩祇述數年前與先生論詩之語謬爲先生許可爰著之簡端又憶先生之言曰萬歷末年詩其人皆以淒清幽渺爲能事幾不知和平爲何物詩學遂大衰迄今尚踵其獘緦緦然爲慮予謂其獘之不能遽反者無有示之的耳今先生詩出學者皆知所趨向譬之人日遊深巖峭谷閒若將忘歸忽至平爾坦道耳目聞見皆曠然有以自得始悔向之所歷踽踽不能成大觀鄭世子作詩譜以風雅頌分屬五音惜其詞多不可解卒無補歌法今以先生詩當今日

之詩譜豈猶有不可解之患與先生謝不敏嗚呼越今三四年而先生死矣可哀也哉

王阮亭詩集序

有巨室于此其構櫨梁棟之屬莫不鏤丹堊白爛然可觀而其中則爲蟲鼠所喙蝕刳敗澌不可支一旦及乎傾圮見者皆以爲其構櫨梁棟故完好無恙豈遂至此而不知其質之亡蓋已久矣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蓋天下之理實者其體虛者其用今以虛爲體而欲以實爲用豈有不敗者乎予嘗持是說以論詩凡見雕琢于字句之閒第求聲貌之似而性情之故不屬者舉笑其無質雖工亦病之然上古之人民氣樸略發乎性情而已工若後世日就澆薄性情之際遂有難言故予嘗謂上古之質耑言性情後世之質兼言學問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可爲吾學問之助大者關于天下國家之故小而飲食日用飛潛動植一切細碎之物悉有至理存其閒吾胸中如

記米鹽淩雜如理亂絲如竹頭木屑之委積一旦隨所感觸指使輻輳自沛然莫之能禦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卽予質之之說也予自恨才短力弱不能多讀書閱歷于世故甚淺故雖好爲詩不能至乎其境今讀阮亭先生集實獲我心阮亭性情所發旣有合乎三百篇而又不敢自恃必假之學問使醞釀沈浸以厚其本故所作累千百篇皆淵乎不易窺測而聲貌之開復和而秀麗而有則孔子又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阮亭誰足語此哉阮亭詩向旣有刻本今盛珍示更校梓之以予與阮亭故屬序因不辭而弁其端

施愚山詩集序

宛陵施憲副以文學名天下世之談詩文者莫不以宛陵爲歸又自號愚山天下稱曰愚山先生古有愚公谷柳子厚序愚溪低徊反復又作八愚詩紀石上古來賢豪長者率多託志于愚何哉然吾謂卽愚之說可以論詩夫溫柔敦厚詩之旨也而愚實近之詩

以發性情所不容已正才智之士可以自逞而十五國風錄愚夫婦詩十居六七蓋以愚夫婦號泣歌舞之誠雖才智之士竭其能無以過後世恃才智妄作者往往至于決裂潰敗而詩以亡老子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又曰盛德容貌若愚凡人無志傳其詩則已苟志于傳其精神思慮恆蘊蓄而不敢輕動故動而發乎情止乎禮義或曰孔子言詩于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許之而獨不許其愚故其言曰深于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今子之論無乃戾甚不知孔子之言耑主立教蓋以溫柔敦厚人性情所自具而無事他襲他襲則愚溫柔敦厚其質近乎愚以不愚求至其境而後可全其愚竊嘗觀孔子之論愚矣稱甯武子則曰其愚不可及論及門諸弟子則曰柴也愚回也終日不違加愚出處之大學問淺深之故皆若于愚概之然則人苟有得于愚其可稱道又甯獨在詩乎哉先生詩凡若干卷體裁聲調莫不和麗有則深得溫柔敦厚之旨昔在家伯璣國雅選中讀之不忍釋今于七子選復快

所未見予昔遊山左凡歷名山川及聖賢發迹之所先生莫不有詩文鑱石以記見輒摩挲久之有傳先生督學其地時四方名流重趼以至每當試士畢在泰山趵突諸地召客飲酒縱談詩古文唱酬累日夜不倦或又言先生于官署中嘗作愚樓客往往得登眺云

顧脩遠松鶴詩序

顧脩遠作松鶴詩三十首乞予序其詩以七言律爲體每句用松鶴二字一詩中松鶴凡八見旣無雷同之病而錯綜變化可謂極其能事予歎曰古人詩之所以傳者以其能創也唐虞之世有賡歌至商周始創爲三百篇之詩漢則創樂府又創五言詩所傳蘇李枚乘諸詩是也自是以至六朝率相因而不敢變至唐復創爲近體排律七言古歌行絕句之屬而詩之體大備今雖有智者不能更創一格爭勝于古人而有志之士往往窮研極思必欲與之爭勝後已卽不能變乎古人之體于古人體中極求所以小變之

以成一家之言此脩遠松鶴詩所自作也嘗觀松鶴之為物一以勁勝一以潔勝而鶴之聲尤以清遠勝魯論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聖賢于此莫不流連反復今世之為詩者苟有以得乎其故亦如松鶴之能勁能潔能清遠焉有不工其創與非創固不必論也詩三百篇莫妙于比興而賦次之故勞人思婦孝子忠臣不敢直敘其事往往寄意于草蟲楊柳鳴鳩弁鷽之細而鶴鳴之詩其所寄尤大焉者安知脩遠之詩不亦有所寄耶脩遠嘗與予遊惠山之麓麓故有松一株夭矯盤曲高十數丈名聽松歷千百年載在邑志脩遠命酌酒其下適見一鶴翩然來越日再至已巢其顛如車輪予作聽松篇紀其事然求所為聽之義卒不可得今以脩遠詩哦其下或者松能聽之將聲氣應求之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劉公㦷梁溪詩序

潁川劉公㦷遊江南會與梁溪劉霞脩夙稱昆弟好留其地帀月

徧涉諸名勝莫不有詩然公㦷于詩往往不自愛惜稾成輒棄去霞脩裒而刻之名曰梁溪詩乞予為序予曰梁溪固多山水山之得名者惠山為最然自唐以前亦不甚著至陸鴻漸品泉後始顯天既生名山川必生文人才士使之遨遊羈旅以發其光怪太史公遊江淮上會稽及沅湘鄱薛彭城梁楚諸地歸作史記文傳而其地與之俱傳六朝以降若二謝之于永嘉宣城杜甫之于蜀柳宗元之于柳州其詩文皆卓然乘之今日而鴻漸惠山一記文詞實不逮數君若其披荆剃莽俾千百年沈埋抑鬱之氣一旦有以自釋則功與數君等使數君當日亦嘗一至惠山著為詩文惠山之名必更甚然而數君已不可復作後世豈遂無如數君其人者吾以為惟公㦷足以當之觀其惠山登眺諸什皆緜麗婉秀又復蒼蒼莽莽雄厚而有力方之康樂玄暉少陵實相伯仲向之微憾于鴻漸者今得公㦷詩快之公㦷素號刖文之樂予昔在成菴先生署中已稔其為人甲辰春相晤于揚州時王阮亭官司理日招四方名流賦詩飲酒為樂今梁溪與伯成大令尤好客客校阮亭益多故公㦷與諸子贈荅詩亦校揚州益富揚州雖繁麗其山無足與惠山比者故公㦷惠山詩益工猶憶成菴先生被慘禍時公㦷走都門經紀其喪哭極哀竭貲力援贖鍰例歸其家口十餘人長安莫不交誦其事昔王通之論必先定人之品而後及其詩其品或疵詩即工亦棄不錄予不敢以通自擬與公㦷交相厚故偶一述之公㦷詩且不欲自存其棄其為善當不求人知然則予之為是言也不亦多乎哉

尺木堂公讌詩序

歲辛亥秋梁溪吳大令伯成集四方名士之至其地者十有六人讌署中尺木堂予忝坐末坐酒半各分韻賦詩成若干首彙書卷中而命予為序予嘗慨今世之真能好客者百不得一二也真能好客者不視其人好客之道恆視其客為何如人彼庸庸不足數者固不可言客即以詩文名往往名不稱實亦不可言客易大有

初九曰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于天故友也者祐也祐其所有以益其所少有也惟名實無忝之人其意氣所感激入人恆深而益人為甚大嘗讀太史公記歎四公子皆食客數千而莫能致一文士毛遂自贊僅僅為人奉盤血侯嬴畫策賴姬人居中馮驩彈劍乃為孟嘗君收債論者皆咎其客不知四君實未嘗知好客也漢時公卿之好客者稱汲黯鄭莊而二君皆不以詩名則其客之無聞固不足責迨建安以來好客者獨推曹子建讀公讌諸詩其流風尚可想見以子建為主而應劉輩為之客故當時誇之後世人稱道之今伯成之客率多文士賦詩飲酒不減鄴下而伯成每作一詩必從苦吟而得恆徧示諸客人人許可而後脫稾否則雖數易弗憚也古來稱好客者其心每不能虛不能虛則多忌劉季緒才不如諸賢好為詆呵子建論其非大業間天子自命為才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冑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才人皆服匿畏憚不敢出伯成虛懷若谷不啻飢渴之于飲食宜乎客日益至

而于易大有有交之說爲當也哉予故喜而尋其端十六人姓氏別裁

紀擘子詩集序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蓋謂諸經之旨皆以純厚爲本而予則以爲詩尤甚溫柔敦厚詩教也其說先于司馬遷夫詩發于情止于禮義使發于情而即純厚當不復言止禮義惟情不能無淫蕩詭譎之病故必以禮義止之是禮義者所由至于純厚之路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所爲止于禮義非乎說者猶以雅南山以下諸詩如蘇公巷伯皆失蘊藉似于敦厚之義未合不知孔子刪詩兼主教戒而識者于此即以爲正變所由分蓋可知矣予觀擘子詩淵乎不易測浩浩乎莫知所涯涘所謂純厚信足當之嘗見先輩論詩以爲體裁之正頌勝雅雅勝風情致之美風勝雅雅勝頌若其寄感

幽折文字之妙則變風雅又勝正風雅予嘗賞其言擘子實有得三百篇正變之故故其造境如此予不識擘子昔在京師兩造擘子寓不值今讀擘子詩恍然如見其爲人姜子壽爲擘子姻婭向予嘗道擘子狀貌類長者渾渾不露圭角益心儀久之昔文中子論休文康樂及江鮑蕭劉徐庾輩數十人皆先舉其人而後及其文謂人文相因其說詳中論予既喜擘子詩又樂聞子壽之論擘子故即以其言敘之以塞請他日晤擘子與之處數日當益自信其言非妄也

許九日詩集序

予至婁東訪梅邨先生先生與予坐舊學菴命童子拔筍摘瓜荳爲食因作札招王端士許九日吳正求三君與予共飲三君者皆以詩名者也予識九日自此始越旦九日以詩屬予序予讀之喟然曰今日詩之所以亡者以未明于體也若九日可謂知體者乎詩之有體自風雅頌而已分厥後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莫不各自爲體而不相襲今人之爲詩不審其體或學漢魏雜以唐或學唐雜以漢魏是猶大布之衣綴以綺縠不則同爲綺縠而朱紫雜施亦不成其爲衣矣古人治詩恆曰數某代某體故江淹擬詩皆識前人姓氏迨其後或擬陶擬謝擬長慶紛紛以出至明萬歷閒則有云濟南太倉體崇禎閒則有云竟陵雲閒體而體遂不足道雖然吾人作詩之道必拘拘于體之弗失將遂工乎哉古人既往以土木衣冠之不可即謂古人而優孟過焉復謂不迨我之能鑿笑歌哭嗚呼優孟亦豈遂得爲古人惟能辨乎體而不囿于體出入變化翱翔于運會如郢之斲庖丁之解牛佝僂之蜩心手相習無一非體而不可執名之曰何體然後可自成吾體今觀九日諸詩于前人體無不備實無相襲之病又變化之不囿于諸體其傳奚疑哉九日師事梅邨先生梅邨詩名動天下以九日之才又能守師說吾知今日之談太倉體者較昔而一變矣

歸元恭詩文集序

戊申初夏予與元恭同遊廣陵舟中出示詩文若干卷屬予爲序越今五年爲壬子秋尚未有以應去年復晤元恭于梁溪索愈急予因告元恭曰凡序人之集必先審其詩文傳不傳而後應之其詩文無當于傳序亦可不作即勉強而作必不工然不工實無病蓋其詩文不傳吾文亦無從見于後世若足以傳而吾文不工無論重辱其人反因其傳而滋後世之訾警爲可深懼嘗見先儒之言曰古人文辭皆有爲而作非中有甚不得已之故其志意必無自而挺發故凡讀古人之詩文遇讌飲贈荅風雲月露之作多平常無奇雖甚工亦不過加歎賞若當忠孝激烈死生患難諸大故觀者莫不勃勃然色動甚者歔欷涕洟而繼之以血嗟乎此元恭詩文之所以傳而予所以樂序元恭而又不敢輕作也予未識元恭時皆言元恭狂士使酒難近及與之交習其爲人聽其議論姿涌知元恭胸中有甚不得已特假詩文以發之昔屈平既放而作離騷司馬遷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今讀天問九歌哀郢諸篇美

人山鬼纏縣惝怳使人莫測怨之所自來蓋怨者忠孝之至非獃怒憤激者比故曰小雅怨誹而不怒離騷略得其遺嗟乎士生今日莫不以忌諱爲嫌卽知怨爲忠孝所發而卒不敢怨乃元恭坦然言之此元恭之所以爲狂也與哉

無名氏詩序

三代而下人未有不好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則不足畏聖人教人未嘗不以名爲急急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是三者皆取名之物若布衣之士其功德皆不能與人爭勝獨立言之道有時雖功德甚著之人能以其言抗衡而使之屈服功德卽甚著傳之千百世者不數見若立言能工則將與天地無終窮是故吾嘗論人之詩必論其傳不傳而不敢妄許可誠以甚重乎其名也然名者所以傳人之姓氏後世因其言而想乎其人故人與言皆不朽史家紀傳凡于爵里世系莫不具載使人流連欷歔間有缺失非其人不足傳卽作史

者之疏讀者往往甚恨吾邑某先生自刻其稾不欲以名見于世曰無名氏詩予嘗謂曰詩不足傳名亦隨喪故不如亡名詩足傳矣而何靳焉旣而思詩三百篇自周召吉甫衞武蘇公莊姜孟子數人而外皆不留姓氏蓋古人重名不如其重詩詩傳而其志已舉而亦非有意傳其詩也當時采之以觀風後世垂之以爲教古人亦求其詩可以垂教而已足而何以名爲漢十九首及樂府諸曲姓氏亦不載論者猶以爲得古之遺先生曰噫是何言嘗見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自言其傷未聞其時之民皆以名傳況乎伯夷叔齊傷黃農虞夏之不作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與盜跖同富貴孔子則稱之莊周則誚讓之曰伯夷死名于西山嗟乎世無孔子若莊周其人者殆有甚焉予行不逮夷齊何徒以其名供誚讓也予聞其言悚然遂述之以爲序

借竹軒詩序

宋儒論詩蘇子曰宜求之聲朱子曰宜求之志其說各有據予獨謂聲與志皆不可廢所爭在眞僞之閒凡人一身所歷少壯老不一其時治亂窮達哀樂不一其遇山川道路不一其地友朋不一其人變不可勝窮詩各隨其變以達吾性情而無所矯飾則詩必工古來詩家不可屈指計或以朴著或以婉麗著或以典厚沈著著莫不各達其性情之所近要得其眞則無不可傳否則雖唐人且猶憾之何況其他若謂唐人詩盡無憾何以言詩史者獨推一少陵夫史之可貴者以其信也惟眞則可信此昔人所爲善論少陵詩也予兄介夫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夫詩不過語言文字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審得失實以其人之情事有至眞者存其間苟採風者稍損益之則本義旣失雖季札師曠難以施其聰與智是故孔子刪詩不廢鄭衞以其眞之不可失也予曰然李獻吉論詩上下反復旣詳且備其要蔽詩求其眞一語兄詩至其境故能爲是言然則予言與兄交相發哉兄世居夫椒山遷年移寓桐溪會

其地有竹遂以借竹名軒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子子然有似乎孤特之士余知兄之寓意深且遠兄輾然笑曰人生何者非借豈獨竹哉予并書其言以序兄之詩時壬子秋日

趙祝公將軍詩序

十五國風惟秦多言兵事昔人有言誦秦風可以觀威猛壯厲之氣竊謂溫柔敦厚者詩之旨威猛壯厲似爲失之豈善言兵者之于詩固不可拘以恆格乎不知溫柔敦厚者其旨而威猛壯厲者其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可知聲與詩之辨矣聲之道往往通于軍旅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乎詩之爲聲發乎人心之微而非鐘磬之屬之可擬哉自文以儒見嗤而武以椎取笑兼資者自古難之趙袁之論郤穀以爲說禮樂而惇詩書中山王奉高帝觀書有益之論所至親禮儒士褒書

自隨二君者可謂卓立者矣而未聞以能詩稱趙將軍視公爲名家子中武科視篆來毗陵予習其爲人退然儒生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欵懿望之知爲仁義之容而書爲詩其詩步伐進退森然如兵家之有紀律才氣奔放則又如鉅鹿昆陽之戰虎豹懼慄而非喑啞叱咤者比詎非以溫柔敦厚之旨而爲威猛壯厲之聲者乎予嘗恨筋力柔脃不能挽强執銳爲　國家出死力使有功勞足紀然今天下晏安無事如視公者且卷甲臥鼓日優遊于賦詩飲酒之閒夫古來名將舉科目者少惟郭子儀狄青令狐挺諸君則由武科成大功載在史冊視公雖幸際承平得賦詩飲酒以自娛有時意氣勃發抵掌而談兵事如矢石交乎前金鼓奮作使人掉魂搖魄舌撟不能下然後知視公退然儒生乃蘊蓄以厚其勢而他日爲郭狄諸君所爲不難也視公詩甚多今就視篆後詩梓爲一卷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如此

掃眉集序

世之論詩者莫不恕于婦人故一脫口往往輒可傳然有謂才非婦人所急故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益謂婦人之道如是已足也然觀十五國風孔子之刪而存者婦人之詩十居六七豈孔子昧二經之所云古者自工商婦人無不誦書識文字故詩亦婦人常事與中饋等耳或曰孔子縱不廢婦人詩意必婦人有奇節者借詩以傳其事乃所錄皆求桑采芣苢雜佩蓄旨諸細事此平常無奇凡爲婦人者可能似無關于教化豈孔子尚取婦人之能言乎不知婦人之能言孔子所取也于能言之中勿悖乎二經之旨則孔子用教之微權益平常無奇婦人之常道以奇節自見卽爲婦道之變故當世如共姜者當不乏人而孔子僅存一共姜亦不欲多載其事使後世爭效之也予向聞姑蘇趙氏女能詩辛亥秋歸予得盡閱其稾近與予唱酬又得若干首合之題曰掃眉集氏能佐內政凡絲麻酒食米鹽凌雜莫不井井有調理其于詩也亦止如雜佩蓄旨細事居多性不喜香匳詩愛岑參孟浩然李白諸家詞則宗陸放翁辛稼軒暨漱李易安爲人因不習其詞先是有豪家投金百鎰計令背予約氏不可旋戚脇其父禍幾不測氏截髮以誓乃免氏爲人大略如此氏詩好深匿嘗曰婦人詩卽傳後世多置緇流羽士之末欲如孔子列于經固不可得奈何處非其地若此予願今之選詩者于婦人寧不用恕弗使並緇流羽士貽巾幗羞也因幷載其言爲序時壬子閏七月三日

仙舟集序

孔子敎弟子學詩曰詩可以羣羣之爲義莫切于朋友三百篇如雞鳴風雨杕杜飲食諸詩莫非爲朋友而作千百世後玩其詞旨可以知其志之所存春秋時列國聘問往來儐使皆歌詩以見意然皆取古人詩歌之未嘗自歌其所爲詩夫詩以道性情之物乃必借古人之性情以爲性情予嘗咎其性情之未至也三百篇而後情深于朋友者莫如蘇李故說者謂河梁執手可繼雞鳴杕杜

之遺自是以迄建安則朋友之詩日盛至唐益不可勝計矣然求其有合于三百篇固不易得卽如蘇李之可稱亦戛戛乎難之嗚呼豈詩之難工耶抑朋友之交未能如古人故性情之際亦有難言也茌平王給諫北山素好客于客亦不輕許可獨與貧子天士定終身交雖弟昆不是過天士因裒其與北山酬贈宴餞遊覽諸作爲一編名仙舟集屬予序予觀其詞旨纏緜委婉可謂極友朋之樂予向以後世交不逮古故作詩之性情不厲而詩卒不工今觀北山天士所爲可以羣者非乎或曰詩如谷風亦不可云全交也不知交道之難自古爲然古人不過偶形篇什以誌慨若今人則刺不勝刺矣以頹流壞俗之時北山天士交勖以古誼形之詠歌使流傳後世見者皆以爲有雞鳴杕杜之盛而無谷風之衰豈非交道之大幸而卽詩道之大幸哉北山昔遊江南命予序其集予每于其與天士唱和諸詩留連久之今閱仙舟集益知兩人相得有在詩常知己之外者其名集取李郭同舟義詳自序中毋俟

予述其事為頌也

甯波董曌子缶堂詩集序

予少治三百五篇詩守傳註以為科舉之學然按之載籍所引于傳註多不合卽四子書已然心竊疑之及讀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恍然曰傳註之詩未必卽孔子所刪之意卽四子書所引亦各自為志意不必盡合三百五篇之詩後世詩日就淺薄止求工于體貌聲律以為詩之道在是故其志不待逆而自無不知由斯以觀詩之義類淵廣易逆者志淺不易逆者志深予不咎後人逆之不當三百五篇正以不易逆益其妙也董曌子聞而歎曰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施閨房不可見士君子今日舍沿襲形似則無詩妃黃儷白讀者不知其情之何往欲動人歌哭胡可得此其人志且不屬又何論易逆與難逆哉因出所著缶堂詩乞序吾聞四明諸君子近尚經學設講席朝夕切劘闡發先聖賢微言奧義六經各有著述求足以傳世久遠

予嘗欲操舟一造其地吐其胸中相與質疑問難今曌子至得稍叩其所學洞然有原本然後知曌子于詩特其餘事世第以詩人目曌子非知曌子者雖然詩之為學卽經學由曌子詩以觀曌子經學所至其易逆難逆之故當必知之卽謂之詩人何歉乎三百五篇惟周文武殷湯之詩其辭雍容廣大此外則憂傷感惕之意居多然使人情勃然發動率在此曌子貧不能葬親持故人札來遊江南以冀一遇讀其思親詠懷諸什未嘗不潸焉出涕也

序十一　　夫椒山人陳玉堦賡明

岳薖亭詩選序

予嘗經湯陰爲岳忠武故里入其廟彷徨摳拜惟謹已而發憤懣涙簌簌欲下若非慟哭莫可已詢其子孫甚昌而散處于四方者尤多吾友薖亭其裔孫也嘗語薖亭凡爲人子孫有幸有不幸祖宗而賢則交誇之不賢則交嫉之其不賢者卽有賢子孫人且以爲惜其賢者雖子孫非聞人見者猶將歆歆愛敬況乎能自豎立者而薖亭則舉進士能詩又嘗好游足迹幾徧天下所至輒有詩詩累千百首今刪而存其若干首名薖亭詩選屬予敘予惟詩之爲道發乎性情而性情非無自而發昔晉公子在外十九年如齊姜二十乘季隗十二年以迄懷嬴五人皆爲奇遇而楚子獨稱其備嘗艱阻葢公子之意別有在惟楚子爲能知之薖亭車轍所至凡達官貴人莫不折節恐後飲食餽遺累累不絕爲近世所難得

而詩不以爲誇恆有磊落不平之感知薖亭寄慨亦如晉公子在佗傺之外予其爲薖亭之楚子乎雖然薖亭中科目雖少摧挫有聲于時又爲忠武子孫龍蟄乃奮大鵬六月息乃能爲沖天飛薖亭其姑待之忠武以武功著然觀其所作謝講和赦表移僞齊檄諸文正論危言立身事君之道以盡可爲千古龜鑑薖亭賦詩之暇一取反覆之其必知所勉矣

奚蘇嶺郡丞知津堂詩集序

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卒折而入楚楚由是兼幷江黃東向爭盟長其後蘇子瞻官其地流連興感作赤壁二賦而子由快哉亭記亦極稱黃勝予足未至黃每讀春秋二蘇氏集竊往久之十年以來得交黃人杜于皇詢其山川風土按之昔人之言有合有不合于皇向予道黃之能詩者有奚蘇嶺先生予因歎黃不徒以向者之可稱復有詩人足增重也壬子夏蘇嶺來丞吾郡以詩問序于予予旣喜識蘇嶺讀其詩又信于皇之言蘇嶺嘗與予論詩喟然曰三百篇十五國皆有風楚獨無風豈楚爲孔子所擯故若此予謂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惟楚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二年返魯在外十四年半居陳蔡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君臣流離孔子奚取葢二國楚屬也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意可知十五國雖不列楚風而漢廣江有汜諸詩特錄之二南之內未必非孔子微意也蘇嶺聞予言則大喜曰吾楚人數千百年所遺恨者今得子言以釋矣予因告蘇嶺三百篇而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皆足繼風人之遺至于唐楚詩極盛而稱首則杜少陵使得遇孔子刪定其爲風爲二南皆不可知以屈宋少陵之不能無憾于此者又爲蘇嶺憾之雖然凡人詩文之傳實其人能自傳而無藉乎他人之傳之世無孔子則吾爲其可傳之實以待歐陽永叔云至寶潛乎山澤之幽其精氣光怪或發于當時或發于後日糞土不能銷蝕必有

知而寶之者他日語于皇當必以予言爲然矣

介石上人詩序

嚴滄浪以禪論詩大略謂漢魏晉盛唐爲第一義大歷以還爲小乘禪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予謂禪固不可以論詩或以論釋氏詩則可然又不如以詩論禪竊見世號爲禪者類爲侏儒不可解說之語以欺世而世之受惑者以爲此從悟得不解固所以爲解夫古今無異理佛教雖殊未有不可解而可云理者而介石之論禪則無不可解其論詩一如論禪故其詩意境超越若遠若近不屑屑規模古人以與予居同里嘗持以相質且屬敘之或曰子不喜佛而獨與介石游何居予應之曰韓昌黎闢佛而樂交大顛歐陽永叔作本論可謂極其排斥而未嘗不稱道祕演之文惟儼之詩孔子曰樂道人之善又曰不以人廢言葢以此也嗟乎祕演惟儼之詩文已不傳矣得永叔文而如以傳今介石之詩足自傳無藉予言予願讀介石詩者知介石之所以爲禪也

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錢虞山論中州詩特推高子業與何仲默王子衡並稱子業與何李生同時而名不著使何李能振之則成名奚難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予未嘗不嘉虞山而笑何李之隘也十年前得交周櫟園先生見其殷然下士不啻飲食之于饑渴人有片言足採無不許可虞山之表前賢櫟園之好引後進交歎之雪客櫟園令子也能詩其詩格迴拔追唐人而上吾友汪舍人序之詳矣葢中州詩自仲默子衡子業外迄無定論明三百年所得不過三人如是其難今櫟園先生存日謬以詩古文見推屬予序其詩其難易不一變乎櫟園雪客並名于時且在父子一室中州之文槖又命作讀畫樓詩又命作賴古堂藏書記飲食燕笑更唱迭和意謂長有此樂無何而先生竟以死雪客又持秋水軒一集乞序于予知交兩世悲從中來不自知其詞之云何矣

華鄂堂詩序

吾郡通守林天友手華鄂堂一編屬予敘予歎曰信哉天友之所以名詩乎天友與伯氏郎山友于素篤事親孝嘗聞其家居時罹難郎山天友皆被盜執潛匿毒溪峻嶺間天友念尊人樞部公喪未舉不可並嬰不測且郎山未舉子尤不可留毅然身當之郎山得間道亡歸而天友益被榜掠瀕死郎山旣歸號呼于故人蔡方山得千百金計脫天友今集中所載憂痛篇述其事也棠棣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信惟郎山天友無忝是言亦惟方山始不為詩人所慨乎三百篇非惟棠棣為善言兄弟十五國風託始于二南賢周召之能兄弟也周公治陝以東召公治陝以西當日治化所被載之詠歌者具在迨世風日降角弓興刺而詩欲亡今郎山治兗天友治吳其治蹟略相同又各工詩有得乎風人之旨今日詩之所以不亡者非郎山天友是賴乎或曰天友詩多矣予何獨于是許之予曰語有之根之沃者其葉茂三百篇有忠臣孝子昆弟夫婦朋友諸詩以為之本其他登臨贈答燕饑之屬皆附以傳故予嘗于近世詩家見其裒然有集而中無有關于倫理教化者輒笑其無本雖工如古人亦不足取予修郡志見職官自太守而下有功德吾土者不可勝計獨以詩文名則寥寥無有于別駕得一王道思道思政蹟不具論當時獨與邑先達唐荊川先生友善刻遵巖集荊川序以行百餘年來始得天友以繼予媿文詞醜齡不能步趨荊川徒效荊川序道思以冀廁名為幸徒足為後世所哂而已

明四家詩鈔序

邵子湘選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四先生詩十八卷刻板行世屬予為序予嘗讀鄭氏詩譜見其論風雅正變極詳蘇氏復推論之以為周之興也積之者數百年其詩發而為正其後也敗之者亦數百年其詩乃不能復其舊而謂之變此其說因時為正變雖未盡當論詩而以是律有明一代詩則往往有合明承元詩極敝之後有劉伯溫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袁景文諸君

振興其學嗣是弘治正德間則有李獻吉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薛君采諸君嘉靖萬歷間則有王元美李于鱗徐子與吳明卿梁公實宗子相謝茂秦諸君此明詩所由正也迨鍾譚者出而一變雲間諸子意在挽救未免以沿習之陋至于濫觴而又一變明詩諸選惟雲間一刻實為稱首然其意在尊七子故病其拘錢虞山列朝詩出兼綜博採成大觀矣而又病其雜雲間尊何李虞山則力排之夫何李胡可盡排也雲間之尊何李是矣尊之過而至于濫觴沿習則不如不尊猶愈大抵雲間未出不必獨尊何李何也尊何李恐流為雲間雲間既出可獨尊何李何也人知雲間之弊必不復流雲間此子湘所以毅然以四家為定論與或曰七子不過一時之論七子外豈盡不佳七子中豈盡佳予曰子湘言之矣首燕者北其轅適粵者南其轍四家者至漢魏唐之轅轍也信哉斯言雖然詩患不能至漢魏唐而予反慮其太似摹擬酷肖不過為古人奴隸供古人驅使已耳譬如畫西子之容雖甚美而性情

不屬優伶起而笑之曰不如我之能顰笑將能爲顰笑者遂得西子乎惟日遊泳古人中取其神明以生變化蘇李之前無蘇李蘇李之後不必復有蘇李特立獨行卓然成一家言使人不得執名之曰似漢魏似唐如是則無非漢魏無非唐今四家詩行世予第願以之爲門戶以入由此而至堂奥復不以堂奥自止遊焉息焉出入無不自得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又何唐何漢魏何風雅正變天下後世當必以予爲知言也矣

蕭子北闈詩序

蕭子分校北闈與同考諸君唱和爲詩至撤闈成若干首示予乞序予嘗閱歸田錄載歐陽永叔與韓子華等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鎖院五十日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自言羣居終日衆製交作筆吏疲于寫錄閒以滑稽嘲謔形于風刺往往哄堂絕倒予未嘗不歎爲盛事而議者以爲鎖院非平居讌集唱酬地人臣奉命試士當以得人爲重滑稽嘲謔夫豈所

宜予則曰有歐陽永叔爲試官則皆無病也人患無知人之明明足知人卽詩歌滑稽何害不足以知人雖日孜孜汲汲盡心于文字之閒而冬烘頭腦每每貽笑于人世今蕭子具永叔之才所拔皆一時名下士亦偶以其暇爲詩固不得以議永叔者議之且蕭子之詩非徒以自鳴得意也或以紀文章遇合之奇或見士子議論勃發有關于人心世故輒有所感觸或因主者嚴忌諱棄賢士則形爲歎惜予讀至此不禁掩卷泣下昔劉蕡對策議切時政考官馮宿等嗟伏以爲過古晁董然卒畏罪不敢錄李郃以河南府參軍入試上疏請旌雖未見納而蕡與郃之直聲且徧天下今天下士不幸如蕡者雖有郃亦不敢抗疏涉嫌蕭子特以其詩寓低徊太息之意亦迫于其中不可得而已也予故嘉其意而又有同慨焉

內監馬公詩序

予戊戌入都得交馬公至其家見圖史列架上凡數百卷竊訝公固讀書者踰三年再至都公出詩一卷示予乞序予又訝之及披閱見其詩坦率無鉤棘聱韻諳叶又訝之乃作而歎曰知公亦不易哉公故明司禮監太監也公固宜讀書能讀書何不可爲況于詩嘗考明宣德時吏部于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侍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初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增修撰編修四員景泰中命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自此內官皆以讀書識字爲尚不待內府教習爭自奮于私家以冀進用公生萬歷末年喜讀書卒因此見用于朝今雖時殊世異猶得以白髮餘生優遊丹槧宜其詩之老而益工也雖然公固不忘祖訓者高皇鑒漢唐之失不令公等讀書識字不干預國政至宣宗始變制故後日卒有劉瑾魏忠賢之禍公與忠賢同時以公之才詎不能邀歡忠賢以爲羽翼乃退然自守一無冀幸第以其讀書所得寄興于詩詩卽不工亦當取其意傳之後世況其工實有可傳者哉張元忭爲修撰教習內

書堂時取中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以爲補救以公爲人覯之卽生其時亦何藉有此羅圭峯爲內官白江傅容御馬監李羅撰誌銘人竊非之以爲卽銘亦宜微文風刺昭示令典不宜從諛使後世無戒今國家不用內官無事過慮雖然江河日下天下事有未可料後世安得盡如公者則或者之非圭峯未爲無見而予之援引明祖訓及元忭所云亦不宜偏廢也哉

序十二　闕

序十三

贈濟寧州守某君序

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濟水大凡也按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沇而下則伏矣及東流爲濟濟乃沇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

于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于荷既至于菏則常見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于汶又自北東而入于海而濟水于是乎終君之始仕也殆如王屋之始見乎及罷也則沇之伏矣再仕也則東流而為濟乎再罷則再伏矣再伏而再仕則溢為滎乎三罷則三伏而今三仕以守是州也則至于菏矣自此而會于汶入于海君其可易量哉夫天下之水伏行者少惟濟勁且疾故能出入地中由入河辨之濟清而河濁由為滎辨之濟流而滎豬以君之節而才敏其所為之政隱德之及于人而不可見者又如水之有伏也至于條分縷布則若者如入河若者如為滎州之人固皆能辨之濟雖細為四瀆之一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以獨而尊也君升沈仕路之間介然不阿亦可為獨行人矣故雖屢擯斥卒得刺名州布善政詎非若瀆之可尊邪易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益云所畜既大宜食祿于朝以濟天下之艱險若涉大川然君守濟余緣濟為言亦猶是也夫

贈江南布政佟公序

昔攷禹貢田賦各以地為差次其時天下盡分九州如揚州則田居第九賦居第七雜出居第六等所云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是也揚州之域最廣大若今江南浙閩江右東粵皆是以今較昔是數地者天下財賦幾盡矣豈反在冀豫荊青與徐雍之下哉雖然古今不可同者勢也自漢唐宋迄于明賦法代各不同我朝一仍明制天下稱便以今天下之賦而論江南甲天下江甯蘇松常鎮淮揚七郡又甲江南以甲天下而蘇松常三郡又甲江鎮淮揚四郡之間茍今日欲如禹貢分彊計賦非惟揚州不可置七等之列卽揚州域中之數郡已足居九州之上矣豈非古今之不可同者哉又攷周禮以九賦斂財賄為太宰所掌其大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悉理財之官皆天官屬也今則內統之司農外分寄之布政今司農非猶古太宰乎大府所掌則貳太宰卽與今少司農等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以受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若布政一官歲以所入貢于司農而撥餉之費雜項支銷之費亦得主頒賄焉其職與大府又將毋同司會逆郡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入要貳今版圖掌之布政凡守令錢穀之考成咸主之布政一官今日與司農相表裏在昔卽太宰天官之屬矣顧不重歟布政之責既如是其重而七郡之賦又甲天下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不理勢有必然自公來莅我吳賦無虧額國帑日以充盈司農無仰屋之歎夫公固七郡之藩司也七郡之賦既甲天下公若合天下之賦司之宜　朝廷仰賴于公出尋常萬萬也邇年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試一切內外諸費務從節省其欲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在今日始公之為藩也適際其時余知　國家自此有九年六年之蓄漸可至二十年之通禮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非公孰能致此哉

贈浮屠師慧蒼彈琴序

人苟能志專而力固漠然無所營于世嘗得其寬閒之日求工于一技其技必足成名于人而傳後日吾儒學孔子之道者多矣孔子之道本易知可行而人卒有未至者當其學之始卽汲汲有求榮之心又紛糾于世故日不暇給豈非其志有未專而力有未固邪浮屠師慧蒼少敏而喜學凡其師說之所傳無不熟曉又以其餘工學琴客遊晏處未嘗一日廢今其年六十矣去其初學之時已四十年以無營之心而得寬閒之日又其志之耑歷四十年之久非力有甚固未易能宜乎其技之工也嗟乎慧蒼茍易其專且固之心而學孔子之道吾豈能測之哉惜拘其法不能變通而第以其琴名于人也

贈周子序

京師與周子相朝夕嘗向子求所以為文之法子往見書峨嵋序周子文曰富貴爵祿天所不甚愛惜往往不擇人而與其為賢者固多而不肖者復不少其所兢兢吝惜不肎輕畀者獨惟文章予

且讀且歎何其言之有當于余心也既而思之天豈能以文章畀人乎曹子之言過矣今夫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天之所以畀人者皆文章也工于文者得其意皆可為文章非工于文者則見為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而已苟曰舍是而天眞能以世之所為文章者畀人豈理哉然周子日惘惘焉執是數者而求又有所不可俟朝宗論豈曰山水者天下之神氣也其始必日見山水羅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者與之為一為文之道何獨不然周子試多聞見以廣其識博古今以純其學養其氣以充乎其中隨遇而觸浩乎有得油然不知其所以然然後發之于言必磊落宏肆而一規于道亦安見天之吝于周子也周子多技能凡隸書篆刻無不名聞于時苟易其技能之心而為文亦可提也矣哉

贈王太守序

昔盛王善其治于天下莫不由重郡守之任重其任則益崇其權

自州郡權輕動有牽制不得遂其所為至不遑職業者有矣漢宣帝懲其弊還州縣之權遣吏按事郡國不過風雨災變長安吏斷殺橫道亦過而不問蓋不欲使事外之職侵郡國權也是以趙廣漢張敞黃霸龔遂尹翁歸之屬皆得一切便宜從事而為上者賜金增秩褒崇之使鼓舞勉為善治我　朝鑒于古法重郡守之任邇年來巡方罷遣近又恐監司得掣其肘司李得侵其權槩行裁斥且　詔書屢下委任切至而賜金增秩之事亦往往而有今郡守之權幾與古竝重然則為郡守者將惟重之是榮抑勉為漢代諸君子以不負重之之意也予又觀當日扶風渤海潁川諸郡皆俗敝而吏黠故治最難而功名亦最著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毗陵襟江帶湖往來屯戍之師絡繹不絕廚傳驅檣槖錫槽櫪之需日懼不給而百姓賦煩役重窮困無所告訴寬之則缺上供急之則傷民命數年閒米穀委如泥沙田夫終歲辛勤所獲不足供長吏之庭箠楚桎梏纍纍道途昔之日以有田為樂者今莫不以為憂所為俗敝孰甚于是而為胥吏者方且乘人之危巧蔽官府耳目多科橫斂無所顧忌揄衣而美食僕妾盈室酣歌恆舞之聲達戶外人以為常不足為怪道路聞之不敢竊議有竊議者以他事中之不死亦糜爛乃止結黨援樹聲氣十百為羣呼號相嚮荅所為吏黠孰甚于是嗚呼彼昔之所為敝且黠者未知其至如是否也我公莅郡所以體恤休養之方備至所以整飭胥吏者無敢暴橫如昔日第思積習久則勢難遽返苟為上者以為苟安任之必足敗其前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以永終譽非吾郡之人所望于公者乎漢時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大中大夫博士以上必補外任試以俗敝吏黠之地使治效昭著然後入為九卿今國家既重郡守之任安知不更倣而行之此又吾郡人所望于公而豈徒以賜金增秩為足慶也哉

贈堪輿萬太和序

不必然之事而以必然信之則愚或然之事而以必不然信之則

矯所為必然而或然者莫如堪輿之說矣以既朽之骨而望其與人事相呼荅此必不然者也然近世葬其親者或憑鬼神以自神其吉凶禍福之事亦往往有驗此或然者也人子于親其心無所不至必思無憾于其親而後已雖或然之事未嘗不以為必然而信之特其信者非必惑于吉凶禍福之說也孔子曰視死如視生視亡如視存今夫親之存有不欲安其室居者乎有不欲使臥寢之地毋震恐者乎其臥寢之地必視其土燥而弗溼氣煖而勿寒楣櫨戶牖窗檽檻除之際或為雨雪之所入風日之所至水火之所侵必葺而治之以寧其親此凡為人子者宜然也及不幸而有大故則所以寧其親者亦猶親存之有臥寢也孔子所云雖不尚以此而此其大者于是堪輿之家正以善察燥溼寒煖雨雪風日水火之故以佐其孝思則凡為人子之有賴于堪輿家者如是而已足矣即堪輿家之所效于人子者亦如是而已足矣而予每憾于世之為人子者惑于禍福吉凶之說或淹其親而不葬葬矣或

偶有死亡盜賊訟獄之患輒咎其先人于是徙之再徙之俾十百年既安之靈靡有寧處嗚呼縱可得福是子孫而以祖父之骨爲覬覦冀倖之具也豈心之所忍哉予嫛不逭丁未冬先君子見背凡堪輿之家多所周旋獨江右萬君太和能不惑人以吉凶禍福之說所言燥溼寒煖之故皆理有足據予長跽以請將以寧先人嘗記先人存日其臥寢之地常以卑溼爲憂室居又苦祟曠每當風雨窗牖莫能蔽則命小子以襆被掩之嗚呼予既不能寧親于生之日乃兢兢視窀穸以爲臥寢豈非計之晚而不孝之大哉然苟于此不愼則罪將益重惟君能鑒予而審其萬全俾孝子之思庶幾無憾君之賜豈其微哉故揮淚書之以爲贈

贈浮屠眞蓮百十二歲序

老氏好生釋氏好死非好死也其教主于空死生故君好也老氏之教則主長生故凡起居服食稍可以衛其生者無不爲然而老氏好生非惟長生者不易見或反以衛生之故致速死者比比焉

釋氏空死生故有割截燔燒無所顧惜視其身若與已無與而多有以壽聞于人兩者何相悖也至如眞蓮者不特以壽聞于人且越于古今人之所爲壽者噫何尤悖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吾儒之教亦空死生乎孔子蓋意主乎聞道以爲惟聞道則可以夕死無憾苟不聞道其生也徒然耳若眞蓮者吾豈能知之哉苟第以齒爲尚也則尚齒之典先王已行之矣自六十以上禮遞有加至百歲者則天子就見焉若踰于百歲者則禮之所不及載以爲絕少其人也使眞蓮不爲釋吾不知天子之加禮更當何如也惜乎釋也吾聞眞蓮五六十歲時居嵩山撅土得黃精一斗服之又善服氣每晝夜不臥故今鬢白而黑齒落而更生顏狀如童子豈反有得于衛生之術邪卽云釋之爲教死生第曰空之生固未嘗禁然亦任天可耳乃似衛生者之所爲宜邪否邪雖然衛生之術老氏行之而不能自得者而眞蓮得之未嘗不異也儻眞蓮第得其衛生之術而于道無聞雖由百十二年而更進無窮亦必爲孔子所不取雖然眞蓮釋也吾可以不責然覩昌黎送文暢之言責吾儒不以聖賢之道告之吾于眞蓮又豈能無望邪

贈釋頂門募修文成壩石橋序

今世易動而樂施者莫若浮屠氏多或千金百金少數十金數金求者無已時施者無吝色且其意以爲福田利益之至視乎人心之至誠稍遲迴强勉焉則不至且重以得禍也于是斷然決然與之無後悔設有人焉昌言于衆曰某地道路圮宜治橋梁壞宜治乞如施浮屠者施之應者寡矣轉而語曰此卽釋氏所云福田利益也于是作而思轉輾而計曰庸有是姑爲之于是應者十之一二矣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百之百而十之十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于是應者十之五六矣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十之百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于是應者十之八九矣又有人焉昌言于衆曰是誠善矣然而猶難吾能以分毫爲之而分毫之得福亦千百等不惟富者無不應雖甚貧者亦必鼓舞踊躍

而應之然而有笑之者以爲千百所未必就者予欲以分毫爲之不待智者知其妄也雖然今試欲一人而出千金千萬人不得一也以十人而出千金則人各百金耳然而猶難若百人而出千金則人各十金矣千人而出千金則人各一金矣萬人而出千金則一金十人均矣十萬人而出千金則分毫未嘗不積而至吾郡之大豈止十萬人居水陸衝要四方往來之人又何止十萬人況富家大族之子以及性本好施者所乞止分毫彼必愁然不敢自安安見分毫者之果爲分毫又何藉十萬人始成也釋頂門募修文成壩石橋又將治道路請文于余嗚呼汝浮屠也又挾得福之說以動人固知人皆信汝言而功立就也亦何藉予之有文哉

賀張邑侯新任序

循吏傳載龔少卿語曰治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少卿卒得便宜從事渤海大治太史公美國僑以爲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

夜闗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正所謂以緩爲治者然其稱孫叔敖則曰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得其生似國僑諸人所治以數年數十年後幾之者叔敖悉得之三月間無難史遷表之爲循吏之冠豈非在此不在彼耶畏菴張公以汾陽名孝廉策仕吾邑下車之一日卽愁然以斯民疾苦爲念大書所以恤民剔蠹之法懸于邑門一時百里內外鼓舞踴躍願有所白于公以迄畏憚駭愕屛氣斂跡莫敢造公之堂者吏僕不能數是一俄頃閒小民食德無已又何論叔敖所爲三月哉吾鄕益所稱財賦之區也邇年以來水澇相仍小民終歲勤動竭所入不足供長吏之庭然知好義畏官府法第視上人徵斂有法質無用鉤摘以爲能至若奸胥舞文巧蔽官府之耳目平時媮衣美食以翕赫夸于里閭此固數十百年幽憂沈錮之疾不能旦夕起者我公莅官之始卽洞然如燭照而龜卜焉豈不難哉或曰人情莫不銳始而怠終

易需有孚光亨利涉大川彖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蓋以剛健之人能需必涉大川而有功公自此度其時與勢之所宜人與地所習布政優優馴以至郅隆之理予雖孱陋不文更當爲公述之

贈緯雲兄序

吾宗其年牛雪緯雲三兄弟皆以詩名若其爲人性情各有所近其年主和牛雪主堅毅緯雲則能刻苦志不可一世嘗自歎曰孔子十五志學予年倍之而志未定有媿于聖人已多用是棄妻子去其鄕爲人教八九歲童子以糊口得肆力于古人書數年而學大進又歎曰蘇欒城有言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深于人見韓范歐陽之俊偉而後其觀爲大凡人足迹不越鄕里醯雞井蛙何足見稱于世奮然之京師亡何公卿爭致爲上客然緯雲固困童子試會近例納金爲上舍而長安諸公與緯雲交者多所餽贈緯雲銖積黍累得當以歸司農今且裒然應京兆試矣

予嘗見人之客遊者多流離失所甚至抑鬱以死其或因緣于父兄之故吏門生或介紹于當路操必得之勢以往究一無所得者不可勝數緯雲以布衣徒步一旦赫赫于京師取數百金如寄卒以成其功名可不謂有志之士乎哉緯雲嘗以近詩見寄屬予評點述交遊紀涉歷益知其志之所存夫詩非一日之故平日與兩兄切劘有素故其工力到此三百篇最重兄弟託始于二南所以賢周召雅之盛也詠棠棣其衰也刺角弓平王東遷詩可亡而不亡以晉魏焉依猶存乎兄弟也今緯雲能盡弟道與兩兄唱和詩莫不和平溫厚有風雅之盛而無其衰其年年近五十尚困諸生牛雪鬱鬱不得意去年嘔血死每讀緯雲哭兄諸作又未嘗不悲其志潸然涕下也

贈陶生遷居序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引其言而斷之曰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不知天下之變何常其事亦往往

而有吾于陶生之遷居益信陶生居頗壯麗貧不能守售于人而所遷之室則甚隘或曰陶生祖父皆仕宦何遽至此予曰不然不聞其先世彭澤先生乎彭澤詩云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詞生平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及一饑之不忍遂乞憐于人何其悲也史稱陶公珍奇富于天府茂爲五昌守去潛僅一再傳卽至甁無儲粟敗絮自擁豈非盛衰有不可知之數耶一人而初終有殊何況易世乎故不以爲陶生病也且夫天下之物何者非遷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皆遷也然日月江河不以遷而異其質今子必守吾不可遷者勿以窮變節勿以愁苦棄詩書且益發憤思有以見用于世昔柳宗元賀人失火以爲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今子之遷居安知不亦有以相之哉易剝而復予其勉爲可矣

贈吳先生序

鳳凰翔于千仞之上羞與燕雀爲伍能高而不能下神龍則有時而爲蜿蜒豪傑之士亦然昔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新野縣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座 22A

街卒荆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官以仲山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邪吾昔與子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而子憪道隱此仲山曰俟嬴甘心賤業晨門肆志抱關豈爲鄙哉巨卿勑縣代之仲山不肎去仲山豪傑士不羞爲僕役之賤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知其說者可以覩仲山矣而予于今日復得吳先生先生向爲諸生有聲于時國變後棄去諱姓名爲人傭書以養母有當路者具幣帛招致之不可得會葬故人某閒關數百里假卜筮取資以達與徐孺子齊磨鏡具何異予嘗仰其高風時時與之遊每當飲酒閒覩其議論勃發大者有關家國天下細至米鹽淩雜無不娓娓有條貫若與之談神仙鬼怪之物尤浩乎無涯若可畏予獨怪世之稱高士者胸中無一古人書又不達世故每剿襲浮詞顛趾悖畔而不覺自謂聲銷影歛無關于世幅巾方袍高自位置以自別于流俗及迹其生平多委瑣齷齪不足道識者固已非笑之夫深山窮谷之中其爲離奇之木亦何限而松柏獨挺然霜雪

閒者以其有眞性存也苟性不眞雖松柏必與樗櫟同朽腐嗟乎如先生者以松柏之性而得猶龍之學者邪先生名氏不欲聞于世會居九龍山嘗自呼曰九龍叟予故以龍之說爲贈

贈楊子序

楊子貌陋而兀里中罕與交者予獨揖之坐聽其談論其胸中能貫穿史漢之言尤敬愛之昔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鄭然明貌不颺立叔向堂下叔向執其手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蓋凡賢豪相遇之故不徒在語言容貌其精神所感彼此怮勃勃然有動于心故或聞聲而相思或立談傾蓋而如故況乎兀亦何病于人哉莊子言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皆兀者也一則曰從遊甚多與孔子中分魯一則曰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一則曰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有桎梏天刑之論而司馬遷則言左丘明失明而有國語孫子臏而論兵法是故形體之完缺不足以限域人而人之著書立說反有藉此以成名者特所缺有大于形體則昔聖賢鰓鰓然慮之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莊子亦言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今天下不兀者何限有能如子之胸中者乎使子不以憂饑寒亂心得大肆力于古人之文則左丘明孫子所爲書皆子可到而何兀之足病昔伍子胥魏武皆英雄也乃重帷而見公子光脒頭捉刀以代崔季珪雖其意或別有所寄而予未嘗不竊笑之今予坦然任其兀而無所諱卽更昂鼻魋顏睅目皤腹子之可貴者自在又何必日皇皇焉謀所以濟醫藥哉楊子曰然吾今而後謝醫卻藥以保吾兀乞予書其言置座右遂書之爲贈

贈楚中朱籌樓進士序

自詩人作崧高詩後世世俗之子見人致富貴輒歸美山川之靈予謂山川非一人所私有未聞居山川之地者皆能致富貴且何以處未嘗有山川而卒富貴者今天下言山川之雄美者莫如楚宜楚人無不可安坐而得富貴乃國家三歲一試士舉解額者止

數十人第于春官者或止十數人或止數人蓋如是其難籌樓固貧士能刻苦讀書困博士弟子員幾二十年顛毛種種白始得一第然後知籌樓之取富貴者以學欲以山川之說屬之宜不任受也夫制舉業之足困人也久矣人所棄者才智至此皆束縛而不敢逞既非若漢儒之以經義治事又不若宋儒註疏可以發明先聖賢之理及談經濟悉空言無補實用卽能發明先聖賢之理經濟實可見之施行而世所傳王唐瞿薛者已庋高閣未聞其言有益于天下後世也當其應制科之時則必孜孜矻矻若將終身而後得與乎科目之數稍易視之鮮不顚踣以至老死爲可深歎然而士君子幸由此得與科目謂選有長民之責向吾所談經濟正于此焉見槪學術治術取士者或視爲兩途吾則無二道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之不可分明矣苟徒以此爲譁世取寵之具則豈足語于士君子之林哉或者聞之笑曰世有不必如子言學而未嘗不得科目居官不必有經濟而未嘗不可至

大肯然則將何以名之予曰噫無已仍以山川之說歸之特恐山川亦不任受奈之何哉因書其言以贈

贈丹陽孫岸登序

岸登精數學裁銅如箏者五擲地審其向背開闔之故言禍福輒驗叩其傳曰吾先世貽鈔本書一冊偶習之而莫知何數也予曰噫五之爲義大矣哉五陽數也陽之數奇奇主天而其義則爲上土爲中氣故居中中沖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則之畫卦得中則吉不得中則凶是故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發用在中根荄在下故天地雷復在中鍾律元聲萌于黃鍾之管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此數之起于一而一之用所以由五而神也岸登既得其微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故吾無以測岸登嘗見岸登爲顧孝廉衍數曰家有一物而鬼憑之象居中爲土而火位乎南是土質而火成者隨得一瓦缶擊之如故愈擊愈牢固向橋柱猶擊之投之河是夜居人聞鬼哭岸登之數率類此因書之爲贈

贈張古迂序

皇甫謐作高士傳自巢許而下盛稱披裘翁翁爲吾邑人相傳南郭茶山路即不拾遺金地予每過輒低徊久之謝龜巢先生元至正間隱居芳茂山爲有明三百年所推重是兩君者吾邑高士之最著者也披裘翁惜姓氏不傳其行事亦不多見龜巢則有振興絕學之功他如變俗喪非禮表鄉忠公墓釐定毗陵志書皆卓然可稱夫仕隱無二道易漸上九既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觀上九可以肆志矣予又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期盡乎己而被乎物豈獨仕爲然于肥遯之士亦有責焉古迂張子今之龜巢也爲人好刻苦渾渾不露圭角嘗習宋人理學諸書亦隱居芳茂山凡遇時事之得失可喜可愕輒發爲詩歌以寓其抑鬱不平之感士君子得志則行其事不得志則託之言其救世之念本一非必聲銷影歇漠然無所與于世後爲眞隱也方茂山距城三十餘里以古將軍曹橫葬此又名橫山予聞名將葬處嘗有劒氣夜亙星斗遇陰霾輒閃閃有戈甲聲予居其地亦嘗有聞見否乎登高而賦一詩誠不知子之奇慨何如矣

序十四

贈宗姪象采序

距吾邑五十五里曰芙蓉湖越絕書曰上湖寰宇記曰五瀉水陸羽曰一名射貴湖廣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于軒戶皮日休陸龜蒙與魏不琢日載酒賦詩其中嘗由此往來震澤名其舟曰五瀉舟凡山水僻于通都大邑則遊觀者眾雖培塿勺泉得名甚易若在人迹罕經之地非有文人才士流連其間或著爲詩歌傳于世即名山川亦多致湮沒爲可歎也象采家湖上工詩自名其詩曰蓉湖草兼以畫自娛凡湖之所有皆可羅而致之畫以皮陸振于前而象采繼之于後語云相得益彰其在是乎雖然皮陸以詩名而畫不著惟王右丞則詩畫並傳而議者猶以不自引決

于開元天寶間爲右丞憾今象采布衣芒屩日與田夫野老耕田種桑柘採菰蒲芰芡之屬以休其餘閒較之右丞爲何如乎志載晉內史張闓之令百姓負土築堰欲令湖水注具區以其地爲田功未竟至宋元祐間居民因其舊增脩之遂爲沃壤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內史祠有無已莫可考象采課耕之暇慎勿忘所自也

贈華繆二子序

無錫華恭玉江陰繆朝陽從遊于予有年質疑問難不少休予無以益二子而二子嘗有益于予予以學文名堂終身求爲弟子惟恐未盡豈敢遽爲人師乃二子獨皇皇焉若非予無學者二子爲諸生負才名每試輒冠軍自視顧歉然能下嘗見今世浮薄之士稍習章句能爲制舉業之文即高以自命視世莫予及不肯復稱師于人而所爲師者亦不過教人以章句爲制舉業昌黎云師以傳道徒以章句爲師故師道至今日而不尊漢儒重明經守師說

爲耑門之學國家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如張禹魯伯之于施讎鍾興之于丁恭一受爵不忘所自必舉師所授爲言可謂盛矣然以耑門之故至黨同伐異各相牴牾則有所不可孟子曰道若大路然師固不能有私于弟子乃弟子必各私其私以爲道果可謂之道乎哉二子旣師事予若徒以章句制舉業亦于予何賴予與二子必以道其勉經者載道之器經明則道在是且必去耑門立異求其道于大公至正如孟子所云願二子交相勉也華子之先有孝子寶繆子之先有忠臣西溪公昌期其行事赫赫天壤吾人求道莫大于君親二者二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贈崑山殷性源序

吾儒讀書窮理于理之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斥之獨形家之說則使人疑與信參史稱陰陽術拘而多畏惟拘則畏畏則疑昧者貪莫可知之福葸者懼不必然之禍致死者之骨數十年不就窆多嗚呼仁人孝子所爲飲泣傷心是疑與信皆無一而可也雖然

吾儒可信者莫如六籍易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書大相東土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禮辨正方位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而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地理之說蓋已久矣司馬溫公朱元晦程明道眞西山蔡元定陸象山吳草廬諸子皆信其理著有成說悉能原本六籍或亦偶言禍福然大要歸于人子敬愼誠信速葬其親而止非若後世庸師俗巫誑毀聚訟凡爲一說以葬人之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噫殆不忍言矣溫公云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自王公以下皆三月今人往往久而不葬或曰歲未利或曰未有吉地或曰遊宦未歸抑貧不能辨葬具至有棄親柩不知其處者此言葬不可不速也程子云孔子言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蓋必誠必信葬時豫爲一成不動之計耳蔡文節云人子德不修徒責效祖宗遺骨朝移夕改悖逆不孝之罪適足取譴造物此言葬不可易改也嗚呼今之人子鮮不蹈此弊非皆以拘畏

之故使庸師俗巫得乘閒以伸其說哉夫古之人通于術者如庖羲之于卜神農黃帝岐伯之于醫容成大橈之于陰陽皆神聖開天固邈焉莫及即如史家所載君平季主長桑越人之流亦未易數觀況今世之爲形家者耑因之爲利舍禍福則無以感惕人其人類皆中人以下不能多讀書明理其不足信無論予以先大夫見背留意堪輿之學近交崑山殷君性源見其坦懷樸貌形家言靡不貫穿而無有牽拘外鑿之病故爲予所深信而無疑若其成效則如雲間之王氏玉峯之徐葉氏皆舉高第至大官十數年間悉與其言相響荅雖然予之與君相周旋非敢覬幸于此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予誠慮附棺歸土之際或有不誠且信以致悔故于君有厚望若夫欣之以福怵之以禍非君所恆言亦豈予之所樂聞也哉

贈相士諸遠子序

士君子仕則其道行不仕則其道隱而有志之士雖不仕恆欲委

曲以行其道故往往託之方術之閒嚴君平隱于卜恆假卜以救世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太史公引其言著之列傳使君平得時而用何讓耕莘釣渭之徒藉以卜盡君平則失之矣相術亦然昔趙孟語偷而穆叔知其將亡單子視下言疾而叔向決其不守屈瑕舉趾高而鬬伯比信其必敗彼穆叔叔向鬬伯比諸人特未嘗以術名耳苟趙孟之徒聞其言知所畏惕勉爲善士後必不至于敗亡然則相術之可以救世于此略可見矣自來相術有驗者如公孫敖之于叔服二子以爲豐下有後日者之于英布以爲刑而王也若姑布子卿之屬著矣而于所以救世之道卒未之聞故無甚足取予近識武林諸遠子則異其爲人遠子以相術名者也恆不遽與人談相先述古今善惡禍福興壞之理娓娓動聽使人張頤瞋目可歌可涕然後以其人之相實之又徐引荀卿子之言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故人之交遠子者皆喜而不倦若其所以潛感默化由此去不善以遷于善者不可勝計也予見今

世以術稱者率以之爲利而遠子不計利稍有所得週貧士輒佽助之嘗傾其囊夏詩古文爲一卷悉名公卿才士所贈者然多引姑布子卿以況意不足以盡遠子故予以君平爲言使天下後世知君平遠子術雖異而志同爲足並傳也

贈釋性空葬親序

冬日出東郭見僧有葬其親者哭泣雖不甚哀而禮不與人異詢之性空其字也予歎曰昔墨者厚葬其親孟子亟稱之予安可無言以贈予惟儒言空佛亦言空性空將從儒乎從釋乎從釋則不可無辨佛未入中國之前吾儒書具在是空之言吾儒先而佛後佛竊吾儒之言其流弊遂不可勝道舉天下所不能空者盡空之不欲有其子孫并不欲有其父母然其徒欲使人盡棄其父母而歸之而終有不能者以父母之愛人因莫能空也今性空以空爲教本不必有父母乃猶未能盡空觀于葬如是則其于親在時可知宋慧果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

大夫等彼知吾儒忠義之足貴故思效之是于君臣之際又有不能空者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前有慧果後有性空豈非吾儒之教未絕于釋是在引而進之者乎性空聞予言何如也

序十五 闕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序十六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戊申夏余客遊廣陵孫子無言方自淮陰歸疾趨余寓執手曰僕將歸黃山四方文人才士無不爲文以相贈十年之內得文百篇有奇子何獨無一言余笑曰十年之內余屢過廣陵索子無不得子固未嘗一日歸黃山也俟子果歸余文無難者無言曰僕意在乎黃山意不必在乎黃山以黃山請諸君子之文實欲以諸君子文重黃山而僕得廁名以不朽也固不必問其果歸與不歸雖然僕亦將歸矣余曰子未覩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乎當昌黎之時能文之士亦多矣以愿之皇皇于文未必不知吾子乃同時之能文者如李翺張籍輩何以皆無文而獨昌黎之文傳豈有昌黎之文諸子皆不敢作耶抑或愿亦嘗求之諸子亦嘗應之皆不足傳耶然則文章之傳茍得其能文者一之已足而無事乎多也今子

惟多之是求何與況子固未可與愿比也昌黎之文不過述其言類隱者卽愿或他有可傳昌黎皆不一述可知昌黎之取愿特以此耳今吾子好詩文又善交遊貧而好客其可稱者不第如愿子亦何藉人之文以傳幷一可廢而又何多爲今子必皇皇于四方文人才士之文十年之內得文已若干首而猶以爲未足豈不敢自恃其可傳耶試盡展所得之文而讀焉茍有如昌黎送愿者乎子之願亦可以已矣若余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送錢子遊泰山序

泰山爲東嶽屹然齊魯閒諸山環抱如堵足至頂四十餘里皆巉巖峭壁傴僂攀援然後至自南入者沂州而北山行三四百里自北入者德州而南山行亦三四百里故泰山在諸山之巔而又有四十餘里之高且遠遂爲天下最高處昔太史公周歷四海名山大川然後文章奇縱可喜蘇子由亦曰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下之廣大由此而觀未有目中

委瑣局促而能發其言浩然有奇氣者錢子能文章毅然捨去其鄉里遊于京師又將由京師入魯登泰山儻亦有見于古之立言者耶吾聞泰山有越觀者望之見越子越人也登高而睇故鄉不過一撮土耳信乎平日所見不越數百里之閒委瑣局促未嘗成大觀也吾子之文將一變矣

送楊陶雲丞新建序

嘗讀漢書至賈生傳未嘗不慕其人而惜之賈生年十八以能文稱河南守吳公愛重之數言于帝帝召爲博士時年止二十餘耳每朝廷詔令議下有諸老先生所未能者賈生悉爲之對由是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徒忌之卒不能自安其位巳拜梁王太傅王爲帝少子賢而好學以賈生傅之不可謂非知巳矣一歲中遷爲大中大夫使其時能稍自貶損優游于君相之閒有才而不盡露其得志正未可知卽出傅長沙帝亦不過迫于絳灌諸人之說雖暫疏之猶召見宣室爲之前席乃一渡湘水遂幽憂不樂至比于放

逐之大夫及爲王傅茍善輔相移易風俗又安在非行道之一時奈何皆不出此卒負其才不竟其用令千古下想見其爲人而惜之豈不悲與楊子陶雲當賈生之年亦以能文稱其舉進士爲朝廷侍從臣年亦與賈生同　朝廷之愛陶雲也又同使陶雲早登于賈生余知必有以自全而不爲忌者之所中無何而出爲縣矣又以他故謫爲丞矣噫陶雲之遇視賈生爲何如宜陶雲幽憂不樂有甚于賈生者乃余觀陶雲意氣自豪無幾微介于邑可不謂之達者與當陶雲官翰林時予適遊京師見二三如陶雲官者逢機藉勢志滿意得鮮衣怒馬狼籍衢巷恆舞酣歌晝夜以爲常弃走伏謁之人喘汗無虛日意以爲天下驕汰馳騁之事無不可爲者不數年而聲銷影歇杳無見聞今陶雲雖暫屈抑志氣方新其功名正未可量老其才以大用豈爲非幸陶雲視事之暇時出予文覽焉知予所以惜賈生而常恐後人之惜陶雲于是發憤自雄期有所建立則予之言未必不于陶雲少補矣戊申中秋杪陶雲

將行同人皆歌詩送之而屬予序故爲之書其端

送常州林別駕督解白糧序

國家以京師數百萬之衆待給東南數大郡之粟故設總漕大臣以理之又設督糧道分理之凡爲漕白二糧計至周也而尤甚念白糧故又設別駕一官耑理之按東南大郡如蘇松常鎮杭嘉湖財賦甲天下而七郡中蘇松常嘉湖五郡既設漕糧之額又有所爲白糧白糧之名前代無有始自于明往者責民自運　本朝初下江南卽改爲官解迄今稱便然官解不得其人未解有正耗舂辦之足擾民及當交兌又有羈留畏難缺折之苦故糧之在下也總漕糧道督理之實維均至起解以暨交兌則別駕一人獨受闢關跋涉之勞又非以風采素畏信于司農者往往不能告無罪且白糧向有經費以供夫船遛者部議裁汰便于民矣不便于官俸資既不足給又無他經費可權以濟事可謂難矣宋藝祖時初設別駕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人多出朝廷特命以公之才際

聖朝之知遇正略相當宜乎處此無難與丁未南宮試士時以白糧全運本邑命士子進表稱謝余請附解漕船之內旣省夫船之費以便民又免官役奔馳之苦謬爲主司稱賞使果以余言入告公今日之行不亦可已乎雖然公行矣小明之四章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古人因行役而相戒勉之詞也公行雖勞而勿懷安處盡其職所爲惟正直之人是與以迓神之穀汝可乎公行之日吾郡能詩者皆爲詩送之余何言哉聊歌古人之詩以冀公三復焉而已

送翰林某君出關序

翰林某君抗疏得罪徙遼陽將行多酌酒送之者或曰子居翰林抗疏非其職其得罪固宜或曰否古者諫無常官故下不諱之詔除誹謗令徇木鐸于路故詩云詢于芻蕘又云如彼蜚螽時亦弋獲以蜚螽芻蕘之賤且微且猶不棄何況卿士大夫子之抗疏奚病予聞其言喟然曰自諫官之名立于是非其官而言者有厲禁舉天下事耑屬之諫官進言之塗漸狹夫天下事至多非一二諫官所能盡使諫官能盡言天下事則出位之愆其亦可以無作史載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諫石顯王章之諫王鳳王嘉鄭崇之諫董賢李膺陳蕃范滂之徒之諫閹宦此數人者皆不必居諫官之職危詞讜論雖身罹不測之禍而有不顧千百世下往往慨慕其爲人君抗疏幾等望之諸人而猶未至殺身國典之寬君之遭逢豈不賢于古昔然古之人臣苟忠愛自矢當萬不可回之際則亦知難而止幸而不死又必委曲圖維冀伸其言于他日以全其君相之令名然則君雖暫斥逐何慽哉魏文侯伐中山問羣臣曰我何如主翟璜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召座爲上客今之廷必有如璜其人者行哉行哉君俟之而已

送朱驛丞之任序

國家設官大小貴賤莫不使各盡厥職雖至卑末亦未嘗忽之曹之候人何戈與祋詩人形諸詠歌若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則單襄

公占其國之將亡今之丞卽古之候驛卽寄寓施舍也考置驛之初莫不量其道里衡僻繁備足供其費乃或爲有司所乾沒而奸胥復侵漁其間兩者資驛爲利而驛困及乎皁輿倥傯屆厮之賤亦得挾其勢呼號于州邑之庭費什伯于平日不得不借支以給而驛重困嗚呼此皆丞之無可如何者然官無卑材足塞職當盤錯而愈見所以古之王者類能甄別進退以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特至今日權一總于吏部小官沈淪資序莫敢有非分之想猶幸古道在人其賢者往往著爲詩文以道其行事庶幾不失詠歌候人之遺意嗟乎世號爲大官者不乏持祿養交之子甚者結黨援固寵利以行其恣睢于國事不啻秦越人之視至于敗壞而莫之恤此其于丞所係國事爲何如也朱君本名家子以家貧隱忍而就此君其勉稱厥職求爲詩人之歌之而可哉

送弟赴順天鄉試序

庚子春予赴京兆試先子官刑部郎中得展覲省及舉孝廉竊謂此固讀書常事獨顧先子色怡怡異于他時未嘗不私用自慰予讀書邸第先子嘗呼而諭之曰汝以明經入太學近例有應得之官然吾所望不在此予大書所訓座右每至夜分兩眸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結痂自顧泣不出聲益奮勵莫[illegible]輟先子時時潛步從壁間窺之歎息不忍去今距其時已十二年嗟乎弟今所涉之山川道里至京所居客舍寒暑晦明應不異于十二年前第欲如予覲省之歡不可得也然聞之古人以繼志述事為孝使先子而在亦必以勉予者勉弟自此發憤為雄勿負先子所期讀書攻苦如予當日而又過之則雖不得覲省當必有以慰先子也春秋紀世卿而典午以來王謝崔盧皆厚集父兄之勢以貴襲貴今科目祇憑文為去取雖祖父不能私其子若孫故有祖父為卿相子孫不克自振拔常至墜其家聲且往往至于速罪者是故單寒之子一舉而列科目固足稱于閭里卽偃蹇不得志亦安常無所軒輕若勢家大族之後前之責望甚殷而罪譴之來無有方所然則孰謂生于勢家大族為足幸哉弟試以讀書之暇一登司寇之堂思先子昔日勤勞之地而愾然如見先子焉亦無俟開予言而知勉也矣

送吳星子令安東序

國家制令士之筮仕者或南使之北或北使之南要皆去其鄉而仕故凡蠻陬海徼毒利暑溼瘴癘之域皆莫必所之而士君子因此策勳立名著盤錯之效顧亦有惻乎其中為情之所難安者是以昔之人往往以親辭不得形諸痛哭者有之嘗考古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卽積而至公卿大夫亦鮮有去其邦者為人子者未嘗一日違其親祿養之私由此得遂今也親辭之情又不敢以上達故雖得一命以自效而惻乎所難安者蓋不乏矣吾邑吳星子筮仕得淮之安東淮固吾鄉也去吾邑數百里而近星子以他省籍舉進士今例不得以原籍請改遂不可辭予獨以星子有老親年垂九十矣向使欲涉于蠻陬海徼毒利暑溼瘴癘之域星子之情豈能釋然今奉其親以往計程而至一葦之可航所為未嘗一日違其親者星子之樂何如凡人之不能兼盡者忠與孝耳以星子之遭際既得盡孝于親由是端一其志慮大展所欲為俾政平訟理不負　朝廷之知遇功名自此正未可量語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舍星子誰屬哉

送高生爾籌之燕序

高生字爾籌名鵠以畫名于時尤善為人寫生嘗寓揚州某寺有僧一足以跛名高生為作行坐二像坐者似欲以跛足加之膝伸屈未能行者拄杖作蹶勢僧驚歎又嘗之姑蘇一富家子貌陋耻目延高生作一圖富家子初願而悅既而怒且泣奮拳毆高生高生名益著一日遊京師屬余言為贈以高生之技所至傾動名自此當益重亦何藉予言邇者　朝廷加恩左右圖大臣容貌錫賚以示褒寵漢麒麟閣雲臺唐宋凌煙昭勳崇德故事行且復見高生一日以畫工應詔其榮遇何如卽不然今日公卿大夫以事業文章著者不一高生周旋其間各為之圖而以副自存異日流傳人間使天下後世願見其人而不可得者見高生圖快之昔王彥章畫像歐文忠為之流連慨慕著為文辭且曰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可知史家紀傳雖揚厲其事猶未能動人耳目反不若畫像之感人尤速也雖然凌煙閣所圖如張亮侯君集昭勳崇德如呂頤浩輩皆未盡愜人望其時朝議或有顧忌不能盡出至公高生以布衣無所顧忌不難進退之私彙一圖將賢者見之益奮不肖者見之以不得與為恥而大反所為則圖之為功不小也高生勉之矣

送繆生之登萊序

登萊固有海市嘗見談海市者曰初起如山之岡漸而岡缺突如堞漸而堞左右樓見漸而成城漸而城四隅立竿竿之上有旗風飄飄然動漸而城滅相傳以為蜃氣所結蜃以其氣結海市學者

以其氣而成文章一也司馬遷歷天下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迹與其豪俊交遊然後爲文疏宕有奇氣蘇眉山父子論文崇主氣亦得于遊覽者居多今之人足迹不越井里既無以挺動其志意又好飾以欺世雜取古人之言排比竊割以入已文或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不覺吁亦可怪矣明天啟時海運議起有一運舟泊海岸見海市俄有三舟至城下舟中人皆若可覩弁譁曰誤矣彼以爲果城也已而舟與城俱不見凡文人于惝怳莫必之處窅窅冥冥若無若有若絕若續以其思之所結而挾其氣以出之亦猶是而已子如見之當恍然自得歸必有以語我也

送魏冰叔歸寧都序

古聖賢豪傑之士抱道以處未有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身苟不見用于時猶必栖栖道途以冀萬一之遇迨不得已則託之著書立言以爲教蓋言行則道行也若所稱高士則莫不以爲自重其道不肎詘節與世若無與世由是景慕其風不可及嗟乎何聖賢視道之公而彼視道之私也易漸之上九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是知仕隱迹異而道同于隱者亦有深責苟徒斂銷影徼以號于人曰高士卽高士亦焉足重況未必果爲高士乎吾友魏冰叔自國變後棄諸生自謂與世無用隱居金精山而實未嘗一日忘情于世故每每託之文章以寫其胸中所欲言著左傳經世一書兵謀若干則皆有關國家成敗得失之故而冰叔因好遊嘗之淮徐迄吳越過忠臣孝子之墟墓輒欷歔涕洟不忍去過名人才士必與之交留連忘返忠孝節烈可稱之事作爲文千百言不竭使讀者莫不勃然色動家同甫先生序高士傳謂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徐穉之徒皆信道之至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令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予于冰叔亦云冰叔兄善伯應聘浙撫范中丞數年矣忽以書招冰叔冰叔病且篤冰叔戒舟疾趨至兄固未嘗病也善伯曰中丞重弟名知弟素不肎見貴客故屬予作書如是冰叔曰吾當急還金精山姑蘇某當事

具金幣乞冰叔序其詩冰叔投之河引舟去其歸也同人酌酒送之而予贈言以爲別

送同年楊簡人主試山東序

丁未禮闈簡人與予同識拔于金谿蔡先生予三上公車始第簡人連第春官讀中祕嘗踰今主試數年耳去爲秀才時不遠則衡秀才文必甚當予與簡人試禮闈猶去八股用策論今仍復八股矣簡人視八股與論策孰重以八股明經以論策見經濟三者未嘗不並重無如士子以八股爲難專力于此而易視論策試官亦以八股既中式每每忽論策卽有佳論策八股不中式亦置之嗟乎經濟之學實在論策向者專用論策時或未卽收經濟之效而不可謂經濟不在其中特視爲考試具文不能如奏疏入告得敷部施行故士子經濟卒無由見今簡人試士宜八股論策並重論策卽不以施行吾不可不取其可以施行之實八股意主明經而無取謬巧明初初用八股大約如韓退之顏子不貳過論迨其後屢變益儆今日所學明日卽爲棄物士子窮老盡氣繫手足而錮聰明何異縶驊騮以入鼠穴今縱不能大復古亦當排斥今世所尚以質勝文簡人鄉會試皆不由八股中式苟依阿俗習必至所取文義爽媚骫骳無當經義卽或取悅一時不旋踵必有竊笑之者以爲八股本非簡人所長豈不重誣吾簡人哉往年主考官不論甲乙榜今則定用甲榜小省不用翰林今則無別簡人以翰林進士爲足榮哉明洪武間泰和蕭正固未嘗舉科目兩主楚閩省試洪武四年會試錄載考官四人其一則貢士鮑恂恂元貢士正固爲有司聘取不由朝命蓋知其時以知人得士爲重必擇才望緊著者當之備所責在翰林進士豈曰無人而必及此二公乎簡人行矣幸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序十七闕

序十八闕

序十九

提學簡謙居壽序

古者用人之途出于一取之卽以官之後世以制科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遂不相爲謀而當其制科爲士者曰吾文成而吾事畢矣校士者亦曰吾得其文亦可不必問其人矣故其人之賢否不能必之于銓選之後者亦勢然也于是銓選之不得人咎者皆以爲制科所致不知不徒在制科也今夫制科之人皆學校之人也制科未盡得其人皆學校之未盡得其人也蓋制科所憑者文而已其言忠孝者果忠孝之人乎其言治安者果能致治安之人乎以空言而求實用難矣惟學校之開實能愛養人材砥礪其行誼日以詩書禮樂之術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倫教誠而課督俾日漸漬焉遠非僻而入乎聖賢然後其人之材行既端發爲言也必皆篤實而可信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也如是而制科安有不得人者制科得人而銓選之得人可知然則制科與銓選雖分而欲使之合匪學校無由矣嗚呼主銓選者既不能操

制科之權而制科之得人與否又不全係乎制科此朝廷所爲周詳愼審設爲提學一官以主于制科之先使愛養人才于學校而爲銓選計者至深且悉也歲己酉當大比天下士江南提學需人
朝議命我簡公往蓋公本銓臣也秉銓政歷有年所久爲　國
家所嘉賴今日之命是始終以用人之責屬公也余思公在銓曹凡遇選授之得其人者未嘗不躍然喜及聞其人或有踰閑蕩檢于銓選之後者又未嘗不蹙然懼曰吾獨不能操制科之權耳今公幸膺是命縱不敢謂操制科權而主于制科之先卒能使制科無遺憾者其輕重更何如公歷官爲大令爲樞曹美不勝書余獨以銓選制科與學政相合之故以爲有得于古者取士之道爲
國家得人慶而適當公覽揆之辰某以予與公有故走書屬序因次其言云

從伯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又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此亦事物之至微而凡爲婦人者可能也自先王列之爲風于百載下遐溯其音徽若歎爲莫可及豈婦人之可傳者如是而已足乎及觀易家人卦詞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以爲婦人無所專成惟在主中饋斯爲固守順道而書引古人之言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陰陽反常爲家道之妖孽斯干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六經之旨丁甯告誡大略相同然後知婦人之道原無事于可傳卽芣苢卷耳諸詩亦不過借以形王政之休美及于閨門實未嘗有取乎婦人俾傳之後世也迨世風日下婦人多見稱于史傳如芣苢卷耳平常無奇之事反略而無聞故或以烈彰或以節著至于毀形易貌扼吭絕脰趣死若鶩而不辭讀書至此雖未嘗不壯其爲人然皆出于時勢之窮不得已之所爲察其中實亦甚恨先王教後世之有天下者必曰毋孤人子毋寡人妻可想先王之時醕醕悶悶萬物得所其婦人亦不知有感憤激發節烈可稱之事所以柏舟之

詩略一見于上古而具論世之識者卽以爲風之所由變焉可概見已予從伯母王孺人自笄歸伯羽部公滫瀡甘脆之供事姑克殫孝道辛勤拮据以相夫子數十載如一日生伯兄四仲弟一撫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娶長兄早死提其孤二十年今亦頎然成人年六十幾不幸失其所天涕洟哀毀爲諸孤持其門戶操作一如少年時嗚呼如母所爲亦不過殫婦道之常人人可勉而至者以後日史傳觀之固無足稱道然苟以予文流傳于異時使見之者儻亦如予慨思芣苢卷耳之休風而歎以爲莫可及也歲庚戌之春爲母七十誕辰予與伯叔昆弟拜于其堂因書之爲賀

孀母六十序

爲人婦不幸而寡則稱未亡人言宜亡而未亡也以宜亡而未亡之人豈樂以壽稱哉雖然婦之欲亡婦之志也婦之不忍遽亡亦婦之志也其不忍遽亡者何也蓋以子故也嗟乎子不幸爲父所棄古來丸熊畫荻藉母以成名者不少則昔之身爲夫有今之身

爲子有雖宜亡而宜不亡吾邑夫椒馮氏母三十而寡今且六十矣三十年之內教子讀書爲諸生有名于時又課其次子耕田躬以自給足未嘗履戶外三十年如一日嗚呼可謂難矣其子某廣求當代名公巨卿文人才士詩歌古文以爲母壽而濫及于予予固樂爲文以壽母且幸予文得藉母以傳特恐母之志以爲宜亡而未亡之人不欲以壽稱于人則無樂乎予之有文也亦聊以荅孝子之思云爾

壽福建巡撫許公中軒七袠序 代

古者于老人恆欲其佚莊子曰佚我以老故卿大夫居官七十曰老而致政退于家則曰老而傳致政天子所以佚之也老而傳則自求佚之道也竊怪後世卿大夫貪位慕祿至老無饜及不得已而退又皇皇然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下至米鹽凌雜莫不以身先之孔子論仁智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則壽惟佚則靜理有必然故古者之壽常至百歲且或過之後世生六七十年即歎爲稀有非今人異古人夫亦不能得乎佚之之故以致此也然卿大夫之佚與士庶異士庶求佚莫之禁若卿大夫身爲君有未至其年不能遽求佚年既至自顧材不足以塞職未嘗爲朝廷著有功績雖可佚而不敢佚即天子優而佚之其足自愧也盖已多矣以觀我兄中軒先生則可以無憾乎兄弱冠補弟子員旋棄去中武科無何出關踰十餘年復隨王師入關當豫王下江南平定諸郡縣兄之功居多已而官江西視總兵已而召爲兵部理事官決疑獄凡若干條一時稱能　詔代巡江西鋤强禁暴復以能著擢福建巡撫漳海餘孽未靖海疆遷徙流民載塗兄以次蕩平海孽流民俾有室家閩人德之盖是時兄年已幾七十矣兄年既有合古人致政之時功業赫赫又無忝乎　國家之優禮及奉詔退于家杜門卻掃日陶情友朋詩酒管絃竹肉時或登眺名山川不倦求佚之道信爲得之莊周稱彭祖吹呴吐納熊經鳥伸以爲壽未免挾小數以逆天常其言不足信不若佚老之說爲有合于聖賢靜壽之理宜兄之所取在此不在彼也予自視荼後淪落一既旋罷官家居己酉秋奉　特恩遷職需次選人乞假歸顛毛種種欲求佚而不可遽得每念與兄敦昆弟之好近二十年解衣推食誼有加靡已時時向兒子輩稱說涕零昔管仲鮑叔一時意氣感激過于同胞故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況同爲一姓所分者乎兄德業在天下無事攄摭爲言然述其梗概將使見予文者皆以爲無間昆弟之言如此也

趙大谷先生七十壽序

江陰趙大谷先生予同年燦兮尊人也癸丑春王先生七十初度燦兮預以壬子秋乞言于予予不敢辭予覽燦兮乞言引有云先生無他嗜惟嗜詩文然詩文惟足不朽者乃嗜三復其言矍然起曰若先生者信可以壽矣古無爲壽之文詩言萬年萬壽不過頌禱之詞不足爲據邵子曰人生百二十年之物今世之壽有能至此者乎既而思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盖所爲不朽殆將與天地無終窮又何萬年萬壽之不可言壽人生有盡者形不與形俱盡者謂之不朽能不朽則壽莫大于是苟徒較量于形之存亡此世俗之所言壽而非士君子見道之言也且夫盈虛消息者天地之常數使有來而無往則天地之運亦幾乎息昔人有言彭祖歷年之數容或誇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亦有與之抗年俱存者否若蓬萊瀛州方丈與夫黃金丹砂之術司馬遷已斥其非歐陽脩亦曰自古有道無仙可以知仙之誕而求仙者之謬矣人苟自欲其不朽于德功言毅然自勉三者不能兼各隨其詣力所至得其一亦足以不朽孔子歎短命莫如顏子而顏子已不朽即彭祖之壽果眞第以熊經鳥伸之術自衛其生而何當于三者故雖壽亦不足貴古人有壽而又能自立于三者之間于左傳則見延州季子年九十餘將兵辭縣賢者七十能執土功于杞于詩則衛武公九十五猶使人誦書其側作抑戒自警而伏生勝授書于晁錯已九十三經賴以存數君者或因其德或因其功

與言而及其壽非徒以壽重數君也今大谷先生年七十猶好學不倦窮蒐百氏書發爲詩歌古文先生之欲不朽其言意不在小且篤孝友以義方教子成名孝廉當尊君家世中落豪强幷兼先生護操其門戶尋光復之非先生之功德而何予願爲先生壽者知先生可重不徒以壽而先生之壽當益重漢郡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徵詣公車天子幸學宮脩袒割饋酳之禮其在先生其人乎

王雙白六十壽序

王子雙白學于佛髡而緇遊今世所爲名僧者之門嘗曰吾儒必師孔孟其名儒其形儒其言無勿儒究于儒之道未嘗盡吾老于儒而世無所用不若學佛猶可以度世予曰子因儒之不能見用而思學佛以度世意非不善然佛欲度世而先自絕于人倫使天下盡如其所爲則人類且絕何世之可度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子既爲儒而溺之且幷儒棄之其爲聖賢所不取必甚于他人之學

佛者李研齋謝石臞今之好闢佛人也嘗至予齋雙白適與之遇色勃然已而共飲酒雙白酒肉恣飲啖則大喜石臞曰微子飲啖吾幾失子雖然佛亦何病于人哉治平之世士農工賈九流百家下至輿臺厮隸娼優之賤皆得以其所業衣食其身長養其孫子聖人卒未嘗曰某也善某也不善以其不善者比于盜賊淫亂誅殺之故佛之得存于今日以聖人之道容之也設使聖人不能容草薙禽獮彼佛無父子之親夫婦之愛一再傳而已絕惟時雙白若罔聞知飲啖如故予則爲雙白忸怩踧踖心怦怦動以雙白本儒者稍不能自立致爲人誚讓如此也昔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後人稱之雙白已加伯玉十年毅然復歸于正即不能見用于世而讀書窮理求盡聖賢之道吾何能測雙白所至乎研齋嘗作佛論有云佛生彼國未嘗知我中國有孔子故自成其所爲道其後教入中國中國之人衛之不過奴隸于吾儒烏足亂我孔子之道今雙白反爲之奴隸是亂孔子道者不在佛而在儒豈

不悲哉且佛之爲教必去父子之親夫婦之愛斷酒及肉雙白無一免者特形與言佛耳是雙白所爲必佛所深惡乃今日所爲僧未嘗絕雙白者猶以雙白之儒足以衛佛實非以佛取雙白且今之僧亦未能盡佛之道故與雙白浮沈其中而雙白則處于不儒不佛之閒實無一而可也予與雙白交厚壽不以頌而以規知雙白必瞿然知返也乎

黃封君七十壽序 代

古者于養老禮最重自家而鄉而國皆秩然有文而于國老庶老爲尤重是故養或上庠或東序或右學凡使酒人共酒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以至燕射食饗之節遺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業何典而則詳而有體也家與鄉之禮無貴賤皆然獨養庠禮則天子主之又視國老庶老爲隆替國老者以爵與德兼而稱也德可自立爵不可倖致乃有材不必試于事食不必及其祿卒能享有其爵國家之寵賚惟于封君爲然翁爲隴西望族弱冠補弟子員

好積德一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教子讀書成進士初令子某君官江西大令歷小司寇皆有聲封君不徒教其子舉進士又能使恪共厥職不負于君親　國家以褒典封加子官下凡者皆以封君之爵爲榮知者則以爲封君盛德足以自致孔子贊舜之得壽必本于大德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以翁之德不徒得爵而又得壽也竊見世之號爲封君者錦衣肉食誇耀于鄉黨甚者行其恣睢鄉黨鄙之不爲恥譏訕之不懼而于子弟之在官者雖武健嚴酷朘民之膏一無所匡正反以爲快意及乎身被禍譴向之怨毒于人者莫不勃勃然欲得當蓋無其德而遽有其爵爵適爲不祥之物而壽之得不得皆不足論若是者以供翁糞除之役而有不屑豈可與翁同日語哉某與令子同舉進士去年代巡翁鄉稔翁之德最大故緣國老之說以爲翁壽翁其聞予言瞿然而舉一觴可矣

畢推官壽序

山東畢淄渭以進士謫選得吾郡推官蒞任數月値初度之辰郡縉紳欲摭公生平爲壽而命予整齊其文予曰古無爲壽之文然竊觀孔子之言一曰必得其壽一曰仁者壽言必得則必本之大德言仁壽則必先言靜是孔子推論所以得壽之理而非徒以爲文也夫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而必以見之治術者爲大帝王無論內而卿相外而郡縣諸臣皆代天子以行其德者若靜之說無貴賤皆可爲功然安閒無事特庶民之所爲靜耳惟居官之人實能以靜之理見之于治而其要尤在明刑一官今制明刑之責司寇之外惟郡推官耑司之順治十五年悉令二甲進士外授著爲例推官遂無由他途進者帝舜舉皋陶爲士師丁寧告誡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謐之義爲靜予嘗慨後之治刑者刻深周內法以意造于是鍛磨鍛鍊以快其意如商鞅刑棄灰嚴延年決獄水流皆赤擾擾焉惟刑之是問而何暇言靜昔蓋公善黃老之學嘗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曹參爲齊相用其言不擾獄市而齊

以大治豈非靜之爲道凡爲吏者可用之以立效而于明刑一官尤宜加意者哉公蒞吾郡未幾折獄數百條案無留牘郡人莫不快公之敏決而予獨鰓鰓然以是爲言蓋以文壽公不告公所以得壽之理旣無益公徒使予涉諛頌之具文尤兢兢不敢出也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乎其言本于孔子公由是日有得乎靜之故息事寧人省刑薄罰思爲　朝廷治好生則公之德莫此爲大漢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德之食報且有以及乎子孫而況于其身之壽也哉郡縉紳皆以予言爲然遂書之爲序

郭教授飲霞壽序

古者養士于學使之磨揉砥礪勉其身心性命及治天下國家之道由是拔其材試之于位大而公孤卿相下至一州一邑之英取之無盡藏用之皆有濟于家國而必擇士大夫材行醇美可爲人表率者尊之爲師故其時好學之士彬彬咸有以自立迨其後天下郡縣皆置學官或以優明經或以孝廉選授其材行未嘗復如向之所擇而官于是者亦往往坐待資俸爲進身之階求其實能鼓舞士類百不得一二是故士之出于學者賢者固有人不肖者亦復不乏爲可歎也廣陵郭君飲霞舉進士筮仕得吾郡教授凡教戒之方井井有法能不失古養士意吾郡士子咸體其意奉約束蔚然變其所爲兩漢傳循吏如潁川零陵桐鄉密縣諸君凡于課農桑治盜賊斷疑決獄諸異政莫不具書而稱首則一文翁按文翁所爲非能軼諸君上而置學宮立左右生徒遂爲諸君所莫及聲稱到今有由然也學故有尊經閣久燬君毅然興復之又捐金購六經諸書藏其上使諸生課業漢人尚經學耑守師說弟子轉相教授故有田何施孟之易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之春秋朝廷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嘗由此至大官吾郡士子被君之教數年來以經義自勉舉科第對于　大廷者不可悉數其敢忘所自哉他日著之國史君豈

學文堂文集卷五　五六

第如文翁冠于循吏必將並稱儒林理學諸人而凡居弟子列者亦得藉君以同傳詎非厚幸乎歲辛丑春值君誕辰同人請予言爲壽予不敢摭期頤髦耋之虛文故爲是說以當贈言之意云爾

龔霞西七十壽序

嘗讀萬石君傳歎其居家不言而躬行子姓化之天下信之雖齊魯諸儒皆自以爲不足自世風日下人用機智相傾不能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子弟習于佻達目不識古人書若生世家大族則益恣睢無忌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有由然也霞西龔先生自幼以恭謹聞于鄉里讀書攻苦矻矻窮年舉進士司理湖州力行惠政決獄多所平反亡何致政家居恭謹如諸生時葺宗祠脩家乘纂先世遺編孝思備至課子讀書一室中質疑問難藹然如昆師友諸孫亦皆奉先生教無所爲佻達者方之萬石君躬行以化其子姓庶幾近之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先生之功成勇退又近之實太后曰儒者文多質少不及萬石君詔以長子

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先生既以恭謹聞而令子又好讀書他日舉科第爲建慶矣雖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灑先生令子克盡孝道又近之獨史未明言萬石君之壽而其子至老而白首則萬石君之壽可知況觀其文高祖東擊項籍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至慶爲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在元朔五年歷高帝以至武帝已八十餘年則萬石君此時已幾百歲今先生年七十猶強毅如少壯時過此正未可量而先生尤好爲文章能貫穿經史百家言思並古人傳于後世此固萬石君所不能兼者而先生兼之矣予與先生居同里知先生深故不敢同世俗之所爲壽特取古人行事有合于先生者使親串聞之相與進一觴而冀先生之盡醉也

臧太夫人七十壽序

長興臧介子創錫以書來乞堪一言爲母夫人壽堪與介子同受知金谿蔡先生有同門之好徵介子請亦嘗脩不文之辭以祝母堪嘗觀古之賢母欲成其子之名無所不至陶母截髮剉薦而侃興晉韓康伯爲吏部其母聞吳隱之賢命康伯薦于朝康伯之名益振蘇子瞻十歲侍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軾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其後子瞻卒成名臣由此觀之凡子之得成名于時其母實有所以相成之故而非偶然也太夫人產某氏右族性澹泊克勤家事教子日讀書治絲麻以給飲食而介子則能鐵厲刻苦勿負太夫人之命生二十幾年成進士長興固僻邑而介子年又少鄉黨莫不誇樂太夫人視之恆澹然若無與且戒介子勿以一第自快意或行其恣睢故介子恂恂下人不異諸生時猶憶丁未夏堪歸自都門過宜人請告誠不異太夫人自悔二十年來浮慕虛名謬爲四方君子不棄往還酬酢殆無虛日致以飲食累宜人而宜人必手調目視無倦色一時比之陶母宜人聞之愀然顧堪曰侃固名臣然當督軍荆湘蘇峻偪天子以不與顧命不欲討賊于義不無少損嗟乎如侃者尚可議汝幸叨科第行當民社之寄將何以自處也予與介子歡好過于弟昆太夫人所以教介子吾母所以教堪兩人相遇時每各相陳說用以自勉乃余不及介子遠甚而介子能淑其身以揚太夫人則已爲海內士所稱道余故述太夫人之教以別于世之所爲壽母徒有其壽而無可稱者介子以吾言匙進之太夫人其醺然而舉一觴矣乎

學文堂文集卷五

序二十一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霜哺篇序

吳門袁節母年二十九而孀撫二孤成立垂五十七年年八十有六矣其子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之詩若文以頌母歲葺一卷裝褫之到于今凡三十有八軸昔陳徵君繼儒題其幀曰霜哺篇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丙申夏四月袁子來毗陵肅衣冠摳拜予庭乞節母詩予既書之卷中越十五年為歲庚戌又來毗陵謁余摳拜如初乞文以序之且曰必得先生文以重母予顧何足當此然觀袁子與予始交越今十五年為母請乞之誠在予一人已如是宜乎四方賢士大夫樂有言也嗚呼是乃所以為孝也與予惟夫夫婦婦人道之常婦人不幸而以節稱則變矣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禮又曰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可知先王以婦人處變之道一如其至常故婦人而節

宜也婦人而樂以節稱非所宜矣何也樂以節稱是樂有是變也豈心之所安乎儻以婦人所不安者其子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其又何以安母之心然人見其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也而稱之稱其母則必并及其子而稱之則似乎其子幸而有母之節以成其名又豈人子所宜安者乎故為人子者必實能立身行道有以揚名而顯父母斯可稱述若徒藉父母以成其名何足道哉袁子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義自維不茍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交歎為善人君子所為立身行道袁子信無忝焉乃覯于世之稱袁子者第以其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名之曰孝子詎不失其輕重與不亹惟是律令未三十而守志踰五十則請旌儻母生二十九年時逆計其踰五十之旌而勉焉為之則夏之日冬之夜必有大不堪于此者惟母直視為固然不必務面割耳誓天比日安于分之所宜日撫呱呱之子歷艱辛荼苦之狀甘之如飴故得優遊以至今日度母之心即與草木同腐而無病至于崇臺綽楔之褒豈其心之所設由此而觀母惟不樂以節名故卒得成其節也雖然不樂以節名者母之志而必以節名者士君子風厲之心且使袁子浮沈閭巷足迹不越井閈不能交當世之賢豪長者其姓名必無由見知于世雖有聖善之母亦湮泯無聞則即袁子之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稱之曰孝子亦未嘗不可為袁子之孝也

續毗陵人品記序

嗚呼余小子何幸而亦得生于是鄉也居恆讀古人書見其人有一行之善必咨嗟慨慕詳其里居或車轍所至過其人故里必低徊留之不忍去又必詢之故老曰其子若孫猶有存者否儻得見其子若孫必晤對欷歔如見其高曾祖父益聞風慕義人有同心而況生長于其人之里時得與其子若孫遊者耶然自周以來數千餘年而所記止此數十百人其閒泯滅無聞者不可勝數嗚呼苟不為是編之所錄即泯滅無聞之人矣可不懼哉其人生平大

節合之前代史冊所載既皆不爽至賢人君子義夫貞士或一節之美可稱于鄉里而為史之所遺者亦必錄之自泰伯而下凡若干人然則人之願而自勉者亦將求其可傳于史者乎抑止求一二稱說于鄉里而已足也記成于古菴毛公而增定于嚴所吳公所錄之人至明萬歷而止嗚呼啟禎之際國家亦紛紛多故矣吾毗陵之以忠節著者尤指不勝屈惜二公之不及見也余小子固陋論定補文誠非其人然竊據聞見所及錄若干人各為小傳妄續是編詳簡而不雜質直而不諛庶失一時之議論不敢失千載世之是非求為吾毗陵之信史因即為　國家信史之助或亦二公之所許也于是敬為序

擬重修常州府志序

郡之有志即國之有圖籍也然人皆知圖籍足重而不知志之重今觀圖籍所載不過山川險要阨塞城隍郵驛之名戶口賦役甲兵戰守防禦之數若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

婦貞女之異其人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掾之異其目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說攷辨之異其體皆不及載將俟諸史冊而後定而志則已預載之然則志又不特與圖籍竝重且通乎史也吾郡志自明洪武初郡先達謝公應芳始續之成化間郡文學朱公昱又續之萬歷間郡太常唐公鶴徵又續之今所傳則太常志也嗚呼自太常至今日又五十餘年矣我　朝定鼎代且更易其爲山川險要阨塞不有昔以爲可恃而今以爲不可恃者乎其爲城隍郵驛不有廢興之殊乎其爲戶口賦役不有存沒繁簡因革之不一乎其爲甲兵戰守防禦不有因時而異用者乎其爲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婦貞女不且代各有人乎其爲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掾不有昔之所重在此而今之所重或在彼者乎其爲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說攷辨不有今人可勝古人者乎然則志又不可執向之所傳者爲定而更有賴于後人之續之也予以讀書之暇考諸野乘訪諸故老傳聞爲續志若干卷附舊志之末俾朝廷知志之足重詔集而考之其間形勢之重輕賦役之繁耗人才之多寡美惡皆暸然指掌由此相其地而善其用損益去取其有裨君國較圖籍爲更大況天子方命在廷諸臣纂修明史令採啟禎兩朝遺事今觀前志止于萬歷末年則所遺者正啟禎之朝苟非有續之其何以佐在廷之採擇哉雖然天下大矣余所續者第一郡志何足爲史助然今日果詔集而考之天下之大當必有與余同志者又豈敢以郡志忽之也哉

開益錄自序

開益錄余所手錄書取開卷有益之言也經子史百家之書及稗官野乘全文宜錄者別有編次其一事一語之有益于吾無不錄于此錄無前後無次第無卷分類別如記米鹽淩雜如理亂絲而紛之嗟乎余之爲此非得已也孔子曰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余葢所謂困者與然益之六二曰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虛其中以求益故有可益之事則取朋助而益之余其以是錄爲朋助也或謂劉歆總括羣篇分爲七略荀勗因中經更著新簿謝靈運造四部目錄王儉撰七志阮孝緒爲七錄皆各以類從予旣勤勤于是何不卷分類別使後之學者便于考索詎不甚善予曰然人之讀書貴有得于心而已有得于心雖紛紜雜沓叩之于心無不井井秩秩及有所用指使輻輳各隨其類昔蘇子瞻教人讀書當作數迴過每一過以類求之葢類之乎心非類乎書也人各有心所說如五味鹹酸食者過口焉絲竹金石之音聽者過耳焉使第藉夫卷分類別以便觀覽則歆勗諸人書猶有存者取而用之足矣而余必勤勤于是何爲哉

施培菴醫書序

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有疾分而治之歲終各書所治入于醫師辨其愈否以垂訓誡法至善也後世醫師旣廢方術日多各立宗門互相枘鑿嗟乎此皆未嘗各書所治入于醫師故求其足以垂訓誡者百不得一二焉周禮又言醫師歲暮稽覈醫事怪以餼廩什失四者品居下失五者則黜以觀今日每一歲所計失五者可勝算乎又奚翅失五也施子少爲諸生棄去學醫大精其術因萃凡手所治而驗者著爲書復集前人所傳攟摭損益以爲證據嗚呼俾今日行古之道吾知不外施子而求所爲訓誡者矣因思世有良醫者出羣天下之人聞其名而震之然使病者在千里之外既危且急招之則不及待否則試于庸人之手且立斃矣苟非賴有是書之行遠而足以爲訓誡豈當世之幸哉予故樂施子之有是書爲之序

王氏家譜序

嘗讀周禮至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未嘗不作而歎曰此譜之所由本也葢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親疏自上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緦麻重服爲親輕服爲疏也掌其政令者所以考其行事也夫禮雖未嘗言譜然

掌之爲職苟書之則爲譜矣迨大宗小宗之法立凡卿士大夫之家有世譜之可傳者掌之太史而其副在有司于是譜遂重于天下漢魏以迄六朝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雖有不失古之遺意其閒世次年數傳疑襲僞已不可勝言而譜遂不足重大宗伯王公有慨于此作爲王氏譜著其地曰來自任巳示不可混也明其世斷自三世以上以傳信也此卽周禮三族意也記其名子女生卒必書配媵必書葬必書此卽周禮辨親疏意也傳其事曰內傳曾祖而下各著其生平以及閫儀婦範亦必詳其本末質而直莊而有體親有善焉不敢沒也親無善焉不敢贊也懼贊而傷吾親也此卽周禮掌其政令意也曰外傳書女子所適之姓氏也此又廣周禮辨親疏之意也嗚呼非獨漢魏以後所爲譜者不能及且未知昔之掌太史者亦如此秩然無憾否也然思周禮之傳久矣使爲譜者皆法之豈不盡善乃卒未之聞者豈必俟居宗伯之官盡其職者而後能邪舜典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寅敬也惟

能敬而後爲不負天子之命公之居官朝野既已知之家譜一書非其敬之尤大者邪孔子曰敬其所尊其此之謂與

臨安胡氏族譜序

胡氏出陳胡公後其爲神明之冑盖數千年矣臨安之胡當元末有某公者仕蘇州總管爲張士誠所害故以上世次不得詳而胡氏之譜遂斷自貽安公爲始祖云家之有譜所以傳信重一本之親敦厲族之義也然世之爲譜者或本支荒闕世系紊淆生卒葬無所據或遠希華冑妄祖其祖而昧所自出故不失之略則失之誣失誣者無祖而有祖失略者有祖而無祖其于傳信之義何居是皆祖之罪人譜所宜禁絕者也而胡氏譜覈而有本兩者之弊俱絕豈不善哉胡氏于臨安爲望族代多冠盖中葉開貽蘭公有子出繼其舅程氏後子孫繁衍程氏亦爲著姓是譜也合程氏之系世世稱伯叔兄弟焉嗚呼異姓相繼典禮所不許自春秋紀鄫之義不明世之以舅姑子相冒姓者自漢唐以後往往有之不可得而變革今胡程氏合爲一譜則雖不穉程氏之姓而世世子孫猶知吾祖宗固胡氏所自出瓜瓞之生厥有根本豈非亡于禮者之禮惟能善述人之事者乎吾于是益有感也晚世教化不興風俗日澆薄一父之子視若路人至從再從以下幾于秦越且或仇讎焉者族誼之衰于茲爲甚而胡氏猶能聯其遠世異姓之親與爲一體則其敦睦于本宗可知世之薄其同姓與夫棄宗譜而不修者其亦可以瞿然而有省也夫吾郡伯駱公于胡氏甥也謬謂予爲文屬其譜序之予不敢辭而爲序如此

休寗夏氏宗譜序

先儒有言曰古之氏族煩而知之反易今之氏族簡而知之反難非煩者之易知而簡者之難知也自氏族既分宗支卽判人未有不知其祖者乃有恥其源流之不古名行無聞而好稽荒遠援前代賢喆以爲榮附會牽綴而莫媿其非祟韜拜墓知遠稱漢自昔已然而況于今乎此遠而難知之弊也周禮錄小史之官所以繼

世次而辨昭穆至唐猶考天下之譜牒退新門進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自唐而後紛更悖亂至于廢絕而不講于是賤而貴者恥言其先貧而富者不錄其祖甚至賤者貧者亦攀援同姓之富貴翳翳然以號于人曰余伯叔兄弟也嗚呼尚忍言哉此近而難知之弊也以予觀于夏氏宗譜則皆可以無此患矣按夏氏以大禹開祚傳少康會諸侯封子無餘于會稽奉禹祀此得姓之始歷傳八十五世有圖又按夏氏來休寗自唐歙州刺史元康公爲初遷一世祖嗣後歷宋元明代有聞人所紀詳而信井而不亂其編年定次辨名著諱生卒配耦以迄祖功宗德或隱或仕莫不具書豈非遠近皆可知者乎夏翁達柯爲元康公二十六代孫年七十有八矣目昏指瘦而編纂譜牒日夜不輟歷十數寒暑而成又嘗爲人稱道祖先事于歎慕不能自已宋王炎之敘譜曰善治資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爲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

可知譜所重不徒以敘世次紀名稱可誇于後世惟勉為忠孝節義有光于前而垂訓于後斯足重耳今覃氏之功德昭然者按之具在達柯又能敦本力學以名節自鏃砥勿墜先人之休則豈獨無難知之歎為善于宗譜也哉

何氏族譜序

國有史家有譜然譜之體皆原本于史氏司馬遷作史記有年表有世家有列傳為譜者必先區以圖而後詳列其爵里諡號此即年表體也列其爵里諡號尤必及其德行功蹟俾始祖而下凡一祖所自出者子若孫瞭然可考此即世家體也德行功蹟不能一二言盡尤必為傳志以述之碑銘以記之此即列傳體也然則族譜雖一家之言非具史才者不易作於潛何公霜崖治江之五載續用告成　朝議既擢其官公以為忠國者必孝于家因取家譜編輯之上自漢晉下迄本朝分支別派秩然可觀有史氏之長焉余于是重有感也儒者有志史學凡于年表世家列傳必詳究其

統系爵里生歿及遇功德可稱之事必歎羨之或著之文章意汲汲如不及顧乃于祖宗之統系爵里生歿若罔聞知碑銘志傳或目以為無益之文棄置之未嘗寓目嗚呼何其貴疏而略親不于何氏有重愧哉古今族譜自眉山蘇氏而外不傳于後世者多然往往見之古人文序中其序傳而譜因以傳余拙于文知不足以傳公譜特為言其合于史法者著之簡端云

傅氏家乘序

有姓非古也古者賜而有姓姓賜則立為宗立為宗則一宗之事莫不聽治夏商而後不待賜而莫不有姓夫古姓止百故別其姓為宗其族簡而易核後世姓日繁不可復別不得不以一姓為宗宗法廢而人多漠然于宗鄰至一父之子視若塗人君子憂之創為譜牒以維其窮講學又廢傳訛襲偽莫可勝詰苟非有賢子孫起而整頓之推其遠始而聚其派別則仁人孝子之心何以自安乎按傅氏家乘得姓最古今通守公加意考核舉唐僕射公以來之譜彙為一刻先是尊大人都督公創建祖祠成即議脩譜而未遑至通守公始成其志譜成走使屬余為序予因是感譜祠之並重也生事于庭死祭于寢或及父母或及大父母而止惟聚族之人拜于祠高曾祖考音容陟降僾然如有見焉則惟祠之功然祠之祭止于高曾祖考若譜則大宗小宗雖支分派析猶若同堂聚處譜之功較祠為更大今觀傅氏父作子述建祠脩譜交勉不遑仁人孝子之心何其至哉僕射二十世孫懿容作譜述云吾姓最著者無如說當年弼商之功炳然書冊其發迹之所乃在版築間使子孫能為說則何地非版築予嘗偉其言故凡譜之得傳于後者莫不恃有一二偉人開其先然其後每陵替衰微至于廢墜為可深悼今都督通守相繼振起功名正未可量懿容之言以驗嗚呼無姓則姓重有姓則望姓重人亦貴自樹立豈獨傅氏子若孫哉

韓莊蔣氏族譜序

郡志載凸亭鄉侯碑唐齊光義為延州都督蔣挺撰宋紹聖間裔孫之奇重刻凸亭地屬陽羨子姓蕃衍某公自陽羨徙居郡城其自郡城復徙青山之韓莊則天驥公始故天驥公為韓莊始祖云嗚岐距天驥公二十九世毅然以脩譜為任既成問序于予予聞族者屬也有情義以相屬也周禮司徒掌地官之職有比閭族黨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莫不有情義以相屬是古或以聚處為族而非必以一姓為族也迨得姓而後有同異姓之分遂各以姓為族而情義或反不如比閭族黨之相屬君子有憂焉于是立宗法以維之卿大夫之適子賢者世爵非有大罪者猶世食其采地實任收族之責而族人亦嚴事之死為之制服至族屬之內冠娶必告練祥必赴有餘則納不足則給其禮為甚隆而情義為甚洽後世宗子或為氓隸既無以收卹其族人支庶間有賢勞官爵安能盡屈于宗子且或誶語起于家庭又何以聯其族人若手足臂指古法之不能無弊有由然也宋歐陽氏蘇氏族人各

自爲譜讀者油然生孝弟之心所以救宗法之窮豈不甚善說者猶以有小宗而無大宗爲憾蓋大宗廢則小宗無所恃以獨行也今觀蔣氏譜以函亭爲大宗韓莊爲小宗支分派別靡不井井不獨可觀其孝思且足爲法于天下後世鳴岐之功大矣予讀函亭侯碑見敘述蔣氏功德自漢以至于唐聲稱爛然或不事王莽以氣節著或居杜陵以孝著或爲大將軍以戰功著或兄弟以禮讓著或官御史以忠著或以良二千石著子孫能表揚其祖功宗德其孝猶小惟能法祖宗所爲使後人亦可稱道斯爲至孝耳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貴所生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貴自振也今蔣氏有賢子孫其亦可以興矣

吳卷石印譜序

篆與刻之不能竝傳也久矣秦攻和氏璧篆者李斯而刻則孫壽魏梁鵠書受禪碑鍾繇刻之迄今三家書具在而刻已無有古人視篆刻非小技必以耑精而後工故工篆者不必刻工刻者不必篆以繇之書實勝鵠而不敢兼今世率以刻爲利篆與刻皆若一人所優爲至古法盡亡而不計爲可歎也歙州吳卷石能作古篆先王六書賴以不墜而令子摹勒又能步趨古人父子授受各以耑而精夫篆亦難言矣自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引伸觸類製爲文字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及太史籀著大篆略變古法而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則皆從古文其後諸侯去其籍言異聲字異形古意漸失秦并天下取而同之李斯趙高胡毋敬因籀大篆變爲小篆而識者猶議之今之人目不能窮古人之源委以意爲損益不特獲罪孔子左丘明亦且爲斯高毋敬之罪人宜爲卷石厭惡而不取也卷石萃生平所篆而令子刻者譜印記若干帙予受而敘之嗟乎士不幸不見用于世其聰明才智無從發露不得已託于技藝之末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感世人不知遂徒以技藝之人目之如卷石者可勝道哉

重脩迎春鄉馬蹟山志序

班孟堅易八書爲十志而後世志因以名然以三國南北二史且不敢作志信乎志之難也國有史以紀一代之終始然事亦往往多略若志視史加詳矣志有省有郡有邑郡邑志視省爲詳若鄉有志則視郡邑尤詳然鄉志不嘗有鄉非不可志非其鄉不足志必無博雅之士生其間慨然以網羅散失爲任故鄉率無志也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凡事物名數井然有序先王採之以觀風故曰觀鄉而知王道之易鄉之所係甚重而無如人之貴遠忽近從事者寡爲可歎也吾邑迎春鄉爲東南之一鄉兀立具區中山名馬蹟相傳秦始皇東遊神馬踐石成迹故名事無考馬蹟之東曰夫西曰椒史載夫差敗越即其地山之得名已久而有志則自明嘉靖閒山人錢西青先生始志卷帙無幾凡山川貢賦人物風俗災變之屬皆備距今已一百六十餘年而一百六十餘年之事漸致湮沒予慮無以徵信于後世十年來加意搜採于古蹟前賢忠孝節烈力表暴之近又得徐君午養續志稾一編爲之整齊其文正其聞見之未確刪詩文不足觀者成志若干卷昔孔子考夏商之禮慨歎文獻之不足苟非錢徐兩君子予亦何所藉而薈萃之哉江淹云脩史之難無出于志柳子厚自序其文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之最潔在天官八書予文拙鄙何足當其任而援之比閭鄉遂之制生是鄉者實不敢辭然亦不過述舊聞事紀載非敢自附作者儻今日任採風之責者錄之以爲史助詎僅鄉里之志云乎哉

三吳總志序

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予嘗咎其失言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衣冠文字未嘗與中國異唐虞以來東南久爲文明之區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自古已通朝聘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知好德莫如吳言游爲聖門高第弟子季札來聘熟諳先代典故閎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諸人是文獻莫如吳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

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內殷周盛時不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而友邦聘問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鴃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季札言游何以稱世儒耳食遷史之言重誣吾吳蓋千百年于茲矣三吳向無總志予家居無事偶檢數郡志薈萃成若干卷凡山川人物風土文章之麗舊志已載者斟酌去留五六十年來所未及載者以故老見聞益之卷帙繁多不能刻板行世命善書者鈔錄裝潢以備觀覽嗚呼無論通都大邑即遐壤深莽之間一二人與一二事足傳者必賴鄉里後生表章之而後見至時移事改一旦霣滅誼詑播為奇聞終得不沒于後世豈非志之所繫為甚大乎三吳山川之秀麗物產之多縉紳先生冠帶衣履之盛甲于天下因慨上古之世何以渺然無聞以致作史者之缺略不知上古之事六經所載亦已寡矣何況其他司馬遷信稱良史而班固已譏之曰是非謬于聖人子故斷闔閭始通中國之謬而吾吳之為吳亦可由今

遡昔遙揣而得之也矣

感應篇序

感應篇道家言多鬼神之說吾儒不樂道顧嘗伏而思之其教雖不同其理亦多與吾儒有合吾儒道其常感應窮其變吾儒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感應言吉凶而義理亦在人日與言義理或以為迂而厭棄之若神以鬼神之說莫不勃勃然動及得其吉凶之故必更瞿然有會曰鬼神非荒忽誕怪之所為皆有義理存其閒即爭趨于鬼神而無病然則謂吉凶善惡之言始于老氏非也易曰積善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又曰惠迪吉聖人見善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汲汲然如已焚已溺思有以救其惡而引之于善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世之人不能體聖人救世之意相率而趨于善聖人愁然慮之不得已亦偶一言鬼神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孔子之言鬼神其理微欲人存誠于不見聞感應之言鬼神其理淺雜以功利禍福之見驗而不闇然

其所以救世之意則與聖人一也先中丞宦楚時刻其書流傳于世板留沅署吾郡見者絕少玉堪較訂重梓以廣先人之志先中丞自敘曰予自為諸生迄今通籍數十年仕途升沈順逆閱歷凡幾總惟至誠一念期無愧屋漏而趨吉避凶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堪嘗三復斯言歎先中丞不一述鬼神荒怪必本孔子之言誠以為教誡予小子敢不思所以自勉篇中故有靈驗記述古來吉凶善惡之報不爽予刪其善者什之七惡則莫不具載且或以近日之見聞益之蓋以善者可以感人而惡則使知所畏懼知畏懼必不敢為惡能事事不為惡即不必求善而自無不善昔孔子作春秋記災異不記事應以為事應或有不合將君子以為偶然而怠于為善予亦稍得其遺意而已矣

識字錄序

識字錄予編輯以課童子取韓昌黎讀書先識字語也予見今之俗學末師教子弟率以取科第為急經書讀未竟輒課作文文稍

成篇輒命應試父兄之望遂由此而奢至于字學則絕口不談或溺方言或狃偏旁一字或止識一二聲或止得一二講解而冊之茫然無以對毋論于先王六書寖失以此應試亦往往多誤于是歎昌黎之言為有當也字學自程邈增減大篆謂之隸書厎乃吾曰即今時正書然猶帶分隸遺法自漢梁鵠毛弘師弟相承專工楷法去古漸遠晉楊肇李式諸王兼隸楷行草任意損益而法亡矣古人于字學最重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作書九千字以上得補為郎又以六體課最得為尚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則劾之唐取士有明字科學館生往學書日紙一幅古人于字學如此今乃委之俗學末師承譌襲謬而父兄之教又忽焉視之然則予以去古慨晉人而晉人猶得為法書所宗若今日者何可勝歎哉予才識寡昧何能訂正古人之書竊觀許氏說文沈約禮部韻二書以為字之形聲庶乎可據而沈約妄以吳音欲一天下之音議者極言其非在當時束于功

令至後世學者猶拘忌而莫之變豈不可怪明宋濂一洗沈韻之陋復採三衢毛氏昭武黃氏等說訂爲正韻天下于是乎同文子撥說文正韻所載刪其繁複去其奇異撮最切于用者得若干字以便後生之習學或曰古韻字凡八萬八百有奇沈約止收九千五百餘字世傳僅八千八百字洪武正韻增至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字今子雖稍廣于沈而于正韻多略奈何予曰噫苟能習此自小子以至成人終身用之不盡若惟多是騖則世傳字彙篇海諸書具在是錄也存而不論而可哉

序二十二

募建皮場廟大殿序

吳山之有皮場廟自宋建炎南渡始按神張姓諱森湯陰人漢時爲洛東皮場鎮吏鎮集北地皮鞹爲市鬱蒸成毒蝎螫殺人以萬計地故有神農氏廟神事惟謹朝夕禱神農氏冀免其禍又募壯士二十四人採藥逐除蝎毒神沒土人祀之黃巾寇相州土人禱

神夢授方略破賊獻帝賜號皮場云宋南渡神像入杭州祀吳山至理宗命剏廟咸淳中壽和聖福太后出帑金脩葺自是迄元明遞圮遞葺康熙癸亥袁方伯復葺之至辛亥火到于今未有過瓦礫而問之者道士朱重遠慨然思復舊觀會予婦翁許侍御青嶼先生假寓其閒予亦適遊武林時得過從因請文于予予惟神之宜祀有五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神爲鎮吏卽惻然爲民請命採藥殺毒壯往而有功其功德孰大于是一宜祀古人以醫卜農圃爲技之小不列六藝中不知醫寄人生死神農味草木作方書以療民疾黃帝命岐伯作內經雷公究脈息皆大聖人神聖開天利濟萬世豈得目爲小技神知醫能辨藥物二宜祀士君子生忠人國歿爲明神其靈爽所憑不與形俱盡古來史冊所載陰兵兆夢雖近荒怪亦往往藉以成大功神授夢破賊三宜祀宋南渡諸臣鮮有以君國爲念有一岳忠武卒死奸人之手神旣歿猶不忘人國苟生宋何難與忠武並舉大功矻然廟祀俾有宋諸臣過者因敬生愧而作後人忠孝之思四宜祀至人精靈洋溢宇宙不以廟食有無爲生滅然非崇峻其棟宇壯其衣冠使禋祀不絕于時則無以彰神功而荅神貺五宜祀嗚呼神之功德如此乃數歲以來榱桷不治使風雨侵而雀鼠竄見者何以自安予愧囊無長物不能率先以勸斷斷然徒託空言必有起而笑余者雖然司馬遷不爲扁鵲諸人立傳後世孰知其人神之本末史旣失考且廟祀未徧于天下儻予文得廣爲流傳使天下後世見者皆聞風慕義崇祀立祠則不徒于一方之肸蠁一時之修復爲有助也矣

陸藎思梅花圖序

予僑寓西湖月餘日偕老僧訪昔人遺迹過斷橋而西見桑柘園數畝僧曰此梅花嶼也爲林處士故居徘徊久之因慨嶼以梅名而今無一梅矣至孤山拜處士墓墓旁有梅五六株皆後人所植非故物也處士所好惟梅賦詩尤好詠梅至今詠梅詩最著故梅藉處士詩以傳今雖煙荒草蔓無復舊觀而過之者猶必追思往

昔稱道不衰桑枝柘影之閒尚若有梅存焉者雖不幸而猶幸也吾友陸藎思與處士有同好擇舍旁隙地種梅百十株客至相與飲酒其下陸氏之梅行與處士並不朽而藎思猶恐梅之無傳命友作爲圖梅旁繪以己像自爲詩紀之藎思之汲汲于此豈徒爲梅也與哉夫天下產梅之地何可勝計不遇則冷落于山巔水涯遇則爲名流騷士所愛玩遇不遇有殊而梅自若嗟乎人之一身自少而壯而老富貴貧賤之得失數會禍福倚伏無端恆不能自必而聽之于天此何異梅之遇不遇不能自必皆聽之于人乎士君子往往意有所鬱結不能達則必比物連類稱小以喻大昔之梅遇處士今之梅遇藎思故二君流連景物溢爲詠歌雖寄託有殊而興感則一一若二君反藉梅以傳其詩然則梅于二君亦無負矣圖成同人皆題詩其上屬予言弁其首畫梅者惲君正叔紀容者謝君文侯

節略初編序

甚哉女德之難也庶于𡠉尤難小星之詩可謂賢矣猶援命自制不能無憾于詞二南盛世且然況乎後世兩漢而下如夫人最著者莫如雷姬姬生子六人而恬洽大有名洽復生珣珉王氏以雷昌用安東過汝南李氏其女絡秀聞外有貴客與婢殺羊豕作數十人食不聞人聲安東密視之求爲貳室遂生伯仁兄弟然王導柄國世有雷尚書之目既非婦道所宜而絡秀亦無他行事表見予近交長樂伯驦兄悉其母夫人之賢異之夫人歸尊公先生爲副室生伯驦兄弟年二十四不幸先生死當永訣時卽嚙指出血欲徇身以託孤故毀容苟活負土葬兩喪御强鄰復祭典脫金縉贖先人藏書數十萬卷以教二子成立苦節三十餘載而終伯驦幼有詩名既長車轍半天下所至輒有詩去歲來吾毗陵與予多所唱酬其詩能一發乎性情爲海內所推重嗟乎人之樹立難矣有賢祖父未必卽有賢子孫張昆而有辟疆劉向而有歆蘇過爲軾子嘗父事梁師成朱浚爲熹孫附賈似道而不知恥此其人顯

覆家聲殆盡諸君豈不能教子孫而不能必子孫于其後豈非人不自樹立雖有賢祖父無益而又何有于母教哉伯驦幼失怙未嘗親承祖父之訓獨秉耆母教耳卒能自立以成其名可不謂難焉數年前家昌基孝廉自閩來攜所著詩古文屬予評選酒酣耳熱嘗述伯驦之名并悉其先世簡齋學士與林子羽高廷禮鼓吹休明開一代風雅之始伯驦爲學士孫予歎閩詩之始盛而今繼以盛者不于吾陳氏重有賴哉伯驦謬以予爲文出節略編乞序因略述伯驦爲人使天下知母夫人生令子如王有恬洽周有伯仁若其節烈可稱行事卓越則又于雷李遠過之也

葉子容痘學真傳序

嘗慨今世醫者第以人病試藥未嘗以藥治病予身驗之每發三歎成人血氣定能以病所由告醫藥卽小誤猶或可救若嬰兒血氣未定不能言小誤立斃矣凡病必始饑飽色慾思慮醫不外此數端求之而嬰兒則無一焉故治愈難老子曰赤子體弱骨柔而握固不知牝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物負氣之初固足以生弱柔亦足以病往往而然若痘則發乎自然并非論于此黃庭經曰上有關元下有命門痘自關元命門而出是爲氣稟而不可爲病病可治而氣稟不可治在有以順之而已症險雖藥無功非險不藥亦愈然父母之愛其子險固求之醫不險亦求之醫醫苟不能辨則藥必雜施反因以致死者比比故昔人謂痘死非死痘死醫死嗟乎可哀矣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巨鍼人血脈故名聞諸侯顧修遠嘗語予云吾有幼子未痘葉子偶診其脈曰某日痘當發及期果然然則葉子且能辨于未痘之先又何論險與非險殆所爲鍼人血脈者邪葉子恐已之學無傳以平日所試方藥萃成書凡于臟腑經絡傳變寒熱盈虛之故如燭之照而數之計焉或曰上古醫書未甚著人率壽考今諸家書不可勝計何以夭殤橫死者極多予曰噫何能明其所以然要觀于葉子書則不能禁

其不傳也

蘭陵政績序

古者諸侯之國不過百里準以後世大縣則令固大諸侯也上而爲郡守秩雖亞于方伯然統率數百里諸侯以事其上爲一方之尊任綦重矣漢唐以來言親民之吏天下治亂所由關者必先守令而守又所以帥先乎令者也是故督撫藩臬之官于民尊而不親縣令于民親而不尊達上下之情而兼尊親之勢者舍郡守誰屬哉毗陵爲三吳大郡人文蔚興天下稱望國然地衝而民貧比年以來水旱相仍農多失業雖舟車絡繹而非百貨之所萃賈衒之利不足以操贏以故獨儆于他郡前之賢者加意撫恤而凋瘵尚未能起也 朝廷軫念東南特命我紀公爲之守公下車之日延見士大夫與鄉老善人詢四境之利弊于前之利之興而未盡興者興之前之弊之除而未盡除者除之境內頌神明焉且吾聞公之在滇南也以清正仁敏率其僚屬爲大吏所敬信凡兩司職

官公無不攝而歷功名大著于荒徼既以奉裁休閒諸同事者莫不引領跂足以待監司之補而公獨俯而就郡夫樂高而喜上者固凡人之情也而賢者則否賢者之志上在于忠君而下在利民苟能承流宣化使百姓實被其澤則爵秩之崇卑祿奉之厚薄固有不足計者公之俯而就此豈非志在親民灼然有見于古郡守之重而欲以一身任尊親之責者乎公爲政之二年謂予曰吾俯而就郡之意朝野知之矣吾所以親民之實朝野未盡知也取平日與民注措者刋爲書可乎閱一月既成名曰蘭陵政牘屬予序予見近代以來爲治者務以聲譽相高衆用目則飾色衆用耳則飾聲及考其次第猷爲往往無可表見爲君子所不與茲按公所爲書大較本之以慈惠先之以教化而繼之以勸懲故施之一邑則一邑治施之一郡則一郡治天下士大夫咸知誦法公則天下無不治漢郡守多入爲三公而必以治蹟爲殿最此書其左券乎予忝列仕版其敬佩公之說以爲章程矣

華蟄侯印譜序

古無印譜有之自宋宣和始然宣和譜不傳其後王厚之王球趙孟頫吾衍楊遵葉景修諸人各有譜然皆屬摹本古意漸失迨沈潤卿始以前人所摹及所未摹者作刻譜傳世雖較摹本差備而朱白雜然難辨古意益失矣予嘗思天地間物之最古者莫如六經此外惟鼎彝款識秦漢碑版印章爲近古後之人尚得于此見古人典刑以悟其心法之所在然昔人于印章已稱繆篆謂其不根六書以增減字畫巧布置爲工是物之近古者猶有不古之歎況乎承譌襲僞如江河之流愈趨而愈下哉昔與周櫟園先生論印章一道以爲唐宋元皆無足取至明有文三橋可直接漢人猶議其未盡脫宋元習氣若何主臣亦未免太涉擬議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作爲款識錄矯之而今之論者又訾謷漳海紛紜聚訟繆而益繆莫可如何矣予十四五歲時曾一識丘令和十餘年來得交程穆倩令和爲予刻數石大類漢人穆倩離奇錯落不可名狀及識梁溪華蟄侯知能遠法三橋而于令和則如漢人之守師說而不變雖然語不云乎智過乎師乃能如師蟄侯試思令和之何以不繆乎古人并思古人何以猶未免乎繆毅然釐定自成一家豈惟駕三橋令和而上且補秦漢人所未及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嘗按楊遵譜稱極盛上海顧氏益廣之然其間金銀玉石瑪瑙塗金錯銀之屬人各以能著蟄侯則萃而出于一手又非摹本木刻之可比故其譜足重于前人予樂爲之序如此

募修府學橋序

吾郡學左右皆有橋其右半圯予以修築語學博某君不應因爲募文以告同志而適聞近事有可爲勸者書焉予同年儲檢討玉依嘗言分較庚戌闈時首得一卷呈總裁已中式二三場進以不得恍惜置之榜將發玉依偶檢敗簏則前卷二三場具在異之而總裁忽招玉依曰君取卷中某卷已斥去宜易玉依急出前卷且告之故總裁亦歎異則繁昌魏君康生也先是繁昌郭有橋僧康

生者募修三載工不訖燒一指自誓魏君大父捐金以成僧曰再世當生汝家爲子及産魏君時君大父見僧排闥入因以僧名名魏君君嘗出手掌示人曰某亦缺一指金陵桃葉渡義民某更爲橋以利涉者壬子秋有云橋邇學宮不利形家故金陵人多不第蔡氏三兄弟倡議急毀之義民痛哭赴水死及蔡入闈試血斑斑卷中不知所至兄弟皆然嗚呼毀橋冀得科第而卒不可得捐金者無孫得孫且得科第橋之爲靈如此哉夫果報之說近于浮屠氏以其多僞託士君子勿道若此則予親得見聞非僞託者比嗟乎先王立學本欲人明道以幾于聖賢今人第以爲科第所自出遂末忘本躁競之心生故予亦即以科第之說動之東郭天寧寺殿近不戒火國之人徬徨若有所失議修復費約千萬金人不以其多沮一橋之費不過數十金而猶以爲難尚得爲知輕重大小者哉

學文堂文集卷六

記一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七十二峯記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峯名馬蹟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厭勝神馬踐石成迹因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迹猶有存者馬蹟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曰小磯獨山與錫山似連而斷舟行適在其間望之有如二冤偤者東鴨西鴨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峯者高不數仞以浮于湖水之面皆得名峯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即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遊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惟貢有山二而山即以名曰大貢小貢與馬蹟遙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爲七十二峯之冠西洞庭邨居綦布人善種植花果果熟易米

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如錯繡角里先生者曾居此至今有山呼角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庭與西洞庭竝立距湖十里許明文恪王公鏊家焉其餘無足稱者西洞庭之東有黿有禹期黿與洞庭接趾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堨者立禹廟意其是乎北若橫若陰若葉余若長沙若衡若漫數峯高亦不數仞而亦以峯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烏鼓翼飛而且止者曰南烏曰北烏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即有大風迅雷疾作者曰大雷曰小雷有出沒橫山之東者曰千曰紹曰幢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于其地者曰東獄曰西獄有若橫琴彈者曰琴又有傳夫差設粥飼囚處者曰粥有產竹者曰大竹曰小竹有若物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曰癩頭浮曰殿前浮有若龜者曰龜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卻爲金庭爲峐爲歷耳爲筆格皆首銳而末岐者稍卻又爲石蚳石公石蚍一若熊羆驟首覷一若老人拄杖行一老馬倒飲于湖者稍卻又爲黿爲小黿若與黿鼉對面以類聚者稍卻又爲青若螺者稍卻又爲鷩藍若隱現于二遠之間者凡四十有二峯馬蹟兩洞庭而外其餘諸峯皆少人居獨西洞庭之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六峯與東洞庭之西南山武餘厥澤三山五峯有居人數十家或百家少或數家雞犬之聲隱隱達于洞庭此外諸峯又爲荒煙蔓草人迹不經之地者爲箭爲三舍浮爲芭浮爲白浮爲箬帽爲貓鼠爲石碑凡十有二峯丙午春予從馬蹟放艇湖閒七十二峯之過吾目者歷歷皆可數從故老悉其名因援筆爲記

王文恪公記略卓絕千古後人不必更作第文恪所述山名地勢多有訛者予往還湖中月餘以所目覩詢之故老人人無異詞因復爲此記不復顧黃鶴樓笑人也　自記

北固山圖記

北固山圖明布衣沈石田作也山川秀媚之狀及亭池臺榭遊觀

士女悉淹細可愛予少時嘗攜此圖登山而望四時之景歷歷如畫未嘗不歎工且肖也南徐古用武之地自吳主建都下至宋元當時壯士健馬劍槊相摩幾無有虛日至明天下晏安已久人民樂業而布衣適當最盛時故得怡情翰墨一寫其風俗山川之美越　皇清受命南徐獨頓首效順又無爭戰之擾富完休養不殊明盛按之此圖未相懸絕戊亥間海艘突犯邑屋燒燔殆盡所云北固者雖山水依然而其爲亭池臺榭及遊觀士女杳無復覩予未知前代用武時亦復何如儻以今日合之此圖予反咎其不肖矣嗟乎豈布衣所及料哉昔周顗宴新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予歎山河無異風景已殊一圖而盛衰係之可不悲與

家藏古銅器記

藏古銅器凡二十有一考鼎之制圓象陽方象陰黃耳象才之中金鉉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以寓其智象雲雷象夔龍以著其變意甚遠也相傳商鼎二十有六周鼎八十有一漢鼎十

有八其有隱饕餮閒以夔龍或作細乳者則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也藏文王鼎一王伯鼎一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于人神之際是以尊罍彝相先後而行彝用以祼既祼則已尊用以飮飮則必有繼繼資諸罍詩所云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也尊有六周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謂之著與壺與泰與山名各不同用亦相別藏泰一著一山一彝必有舟舟者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蓋相須也以酌以祼莫不挹諸中而注之耳三代無考祗漢世傳二舟藏一卣之爲器中尊也成王錫周公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亦錫秬鬯一卣秬者取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所以達芬香于外故卣之爲中者惟其備天地中和之氣以錫有功賚有德使不失中和之道也藏一周制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于尊彝用于門內然壺雖一而方圜異用示爲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示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圜也爵者雀也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觀爵制前若嘴後若尾

足修而銳形若戈兩柱爲耳禮圖作雀形是也義可通也詩賓之初筵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知酒能敗常先王于是制斝斝戒也戒有常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繼之曰醉而不出是爲伐德知酒又能敗德者孤先王制觚以儆其孤卮不見禮經莊周曰卮言日出以其言猶卮之用反復無窮也舉卮者可以警也藏圜壺一爵二斝觚各一卮一醢人掌四豆之實祭祀供薦羞士昏禮設六豆于房中故豆之爲用也大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尚齒也予向有三二失今藏一說文曰盉者調味之器王安石亦謂和如禾故和藏一黃帝液金作神物鑑所自始也後世制日多或中虛謂之夾鑑或形蜺而以龍螭蟠其上或以鳳飾或爲海獸天馬羽毛鱗甲葡萄嘉禾合璧比目連理之屬或鍾乳或花如菱至背銘或作四字七字或識姓名或紀年或以辟邪作十六符篆予所藏不一最古者海獸天馬銘之最古則四字一識姓名一紀年一符篆一

泰山出雲記

丁未夏乘月望泰山時天色欲曙忽而雲起忽而起漸高忽而與天接若天之墜于山者忽而下布山之半忽而下未已漸至足山之存者如環堵忽而復起山之半忽而止忽而又起至頂而定如是者有頃已而定者稍動已而山恍惚若移已而見石若將崩未崩已而樹數行出已而丹甍碧殿如雪之乍消猥籍其上已而作雨勢已而散被林木纍纍若白衣之挂于枝已而朝霞相與盪摩已而日出已而山之人行者鳥之翔者宿者牛羊之騎者秣者驟者皆可見陳子乃歌曰雲隱見兮山有無山靈兮叫呼我欲乘之而去兮其誰與徒

啞橋記

苕城內多互津人尤稱月河爲甚予買舟遊道場山出東水關一

望而瀰漫浩淼者月河是也跨河有橋舟人瞋目驚顧曰凡舟之人愼勿語予怪問之搖手不應既過曰此啞橋也凡過此而語者勿利予因思言者人之有功于天下者也使一以禍福之事橫于前而緘默以處此則凡宵小之立于朝異端曲學之橫行于世皆不得一二君子辨其是非斥其邪佞天下事尚忍言哉請以告于橋之神曰凡舟人之過此其言而當于理者勿罪則因見知畏因畏知愼橋之爲功亦大矣哉雖然古今人以言獲戾者比比皆是此孔子金人之銘所以作而詹論亦曰古者言之不出苟天下之人時若有禍福之事橫于前非所當言則緘默以處此亦可爲明哲保身者也即未始非命橋意也于是乎記

農具記

農之爲具不一而負牛之具曰犂犂利也利發土絕草根也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陸龜蒙耒耜經云耒耜謂之犂易稱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也其制有治金而爲之者曰犂

鑱曰犂鑱斲木而爲之者曰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箭曰轅曰梢曰犂評曰建曰槃如是而犂之事畢服牛之具曰軛曲木叡其兩旁通貫耕索下繫以控牛項潘岳籍田賦葱犗服于縹軛是也驅牛之具曰鞭紉麻合鞭鞭有鳴鞘人以聲相之警牛行也衣牛之具曰衣牛于牧養中毛最疏畏寒每冬月編織冗麻衣之如裋褐所云牛衣也漢王章嘗臥牛衣中晉劉寔口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知牛衣之制最近古也如是而牛之事畢耕田之器則有若耙以耘也有若鑁主誅也爾雅則謂之鐯也有若臿顏師古曰鍬也有若鋒古農法云鋒地宜深鋒苗宜淺以其柄如耒首如刃故名也有若搭農家不能盡有牛耕嘗數家爲朋工力相易日可斸地數畝以其齒斸土如相荅故名也有若田盪均泥器也使和水土凹凸相平也又鐵齒兩行列盪去草根也計插秧之始一月之內凡三盪越數日曰頭盪越十日曰二盪又越十餘日曰三盪也有若長鑱後偃而曲上橫木如拐兩手按之捩柄以起撥杜少陵歌長

鑱長鑱白木柄是也有若錢詩曰庤乃錢鎛錢與鏟同體而異名也有若鎛詩又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鎛迫也迫去地草也考工記凡器皆有國工獨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不必國工也有若耨制與鎛略同易繫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也有若耰鉏制又與耨略同賈誼云秦人借父耰鉏是也如是而耕之事畢灌田之器則有若桶篐木爲之糞其田也有若杓亦篐木如盂置之柄首佐桶爲用也有若瓦竇置塘堰中放水使入亦使出也有若筐若籃郭璞云一器也所以竇灰土使肥田也如是而灌之事畢藏種之器則有若蓧若蕢魯論丈人以杖荷蓧又荷蕢而過孔氏之門器之從草者也有若種簞形如甕用貯穀種庋之風處不致鬱浥器之從竹者也有若穀盅編竹作圍長短無定入穀中以通氣亦器之從竹者也有若畚晉王猛少貧賤嘗鬻畚此也南方以蒲竹爲之北方以荊柳爲之也有若稻包種之將布必先浸之水際三日以俟其萌而以草束爲裹俗呼稻包無定制也如是而藏

種之器畢布種之器則有若瓠種竅瓠貯種穿兩首以木箄爲貫瀉種于耕犂隨掩過覆土深則雖暴雨不至槌㩘也有若秧馬揄棘爲腹楸梧爲首昂其首尾以便兩髀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殊也有若薅馬似籃而長兩端攀以竹系竇跨開餘裝斂之于內使不礙苗行也有若臂篝狀同魚笱穿臂于內希衣袖便插苗也有若簑雨具也有若笠避雨亦蔽日也二者自耕而穫皆相需而布種尤急也如是而布種之器畢收穫之器則有若推鎌形如偃月作兩股短叉架以橫木兩首穿小輪中嵌鎌刃前向以斷禾莖也有若笐構竹木如屋禾悉倒控其穗久雨之際比積垛爲有功也有若喬扦竹長短相等每三爲數架田中控禾把以風沮溼也有若杴平木爲之平土壤之聚穀便曝日也有若竹杷如童子聚薪之物亦以攤穀也有若曬槃形廣而圓邊緣微起下繫竹二兩端俱出利扛移攤布也有若摜簞摜抖擻也簞承所遺稻也置木石之物于簞舉稻把摜之子粒隨落也有若稻牀制如鞍而大足前

昂後低以竹爲界而中空之亦摜稻落子粒也有若搭爪如刀環以擐草禾之束或積或擲速于手挐也有若杈木幹鐵首二其股利如戈戟箝取禾穗也有若箒掃遺穗也有若擔負禾具也有若鉤禾既成綑鉤而負之也有若連耞用木條四以生革編之又或獨梃皆于柄首造擐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有若風車如馬牛蹲立中置軲轆圓轉受風背立方斗如圈而留一竇以米穀入之旁銳其口使出糠粃則在後馬溼可使乾雜可使淨也有若銍若艾詩曰奄觀銍艾釋云穫禾短鎌也有若斗若斛以量穀知多寡也有斛盪制如尺量穀使平也如是而收穫之器畢作場之器則有若磟碡或木或石刋木括之中受䡅軸利旋轉以碾捍場圃也有若平板長廣相稱兩耳繫索摩土使平也有若捶沈重之木數尺刳項爲鈕以執手兩人共舉聲相呼荅用築田岸使堅或用築場也有若耰呂氏春秋曰椎也摩田亦擊壞也如是而作場之器畢戽水之器則有若桔槔長木爲箱三面如牆堵仰而缺置小板數

十如斗而以木貫之加索水閘以架相承岸橫輥軸二寸木制如椎者犬牙錯然其上立橫木眾俯之以足踐椎首尾旋轉如游龍引水上田也有若水車桔槔置之近水旁用篾蓬如風帆者五六相為牽絆使乘風引水也有若牛車制如前第以牛引之省人力也如是而戽水之器畢治穀之器則有若臼杵臼也有若碓臼之變也廣雅云臼碓下力切碓也有若碾制如磟碡碾穀出米也有若篩篘比簏疏而深上有長係可挂以篩穀也有若磨排竹為齒外實以土下架木為牀以磨穀出米俗呼礱或曰龍也有若竹揚杴刻木為首謂之木杴可撡穀物又或以竹為之即云颺籃也有若箕籔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去粗留精是也如是而治穀之器畢子盧慕旁課奴子耕田見農具凡若干詢之老農又考之古昔所稱圖畫所載有合有不合有名異而實同有名實俱異而所用亦殊者因為文記之使知所考云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清興以來詔天下凡明朝死難諸臣之祀于鄉者仍與致祭于是常州陳少保節愍公祠春秋二祭得至今不廢公仕永樂朝值交阯黎利搆逆朝廷興師問罪命公將兵三萬以佐總戎未幾就俘交阯以平踰年餘寇復亂仍命公佐英國公張輔討之擒渠魁簡定以歸踰年復命公往撫不一載蠻俗大變公遂還京上嘉其功擢兵部尚書踰年復命公以兵部尚書兼交阯布按二使司事鎮其地會宦者馬騏暴斂其民黎利復叛公復佐成山侯王通率師進勦屢陳方略謂宜駐兵石室以觀賊勢通不可倉卒迎敵與戰不利通走公獨躍馬突入賊陣身被數創無怖色力戰墜馬賊執之公瞋目叱曰吾受朝廷厚恩報國正在今日豈肯偷生忍恥復持戈殺數賊自絕吭以死宣宗聞之製文諭祭諡公節愍先是公無專祀祀公邑之鄉賢祠嘉靖六年南畿巡撫陳公鳳梧疏請允之賜額忠節郡守奉詔得社學廢址立祠吳季子文信國二祠之旁以祀公嗚呼當日賜諡立祠之意豈我　朝崇祀之心豈非欲

褒有功之臣使人觀感奮興以忠孝相砥礪故今日　朝廷爵敎所及滇黔次第削平而交阯畏威懷德稱臣奉貢不懈孰非諸臣以忠孝相砥礪卒能建威消萌至是哉公兄弟三人伯浚累徵不仕賜號貞趣居士仲濟仕春坊贊善贊善公附公祠左室以祭年代久遠棟楹撓折玉璂謀族人之稍有力者共出貲修葺之非欲侈觀不敢使國家盛典或至傾圮而湮沒工既訖功族人命玉璂記之以永其傳嗟乎凡我族人至今日猶得摳拜于茲隨有司之後春秋致祭弗諼非以我公之遺烈赫赫天壤豈遂能沐　聖代優崇之盛典而可或忘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我族人思所以毋負我公以忠孝相砥礪世世寧敢斁哉信不可以不記時康熙五年八月某日

普同塔記

浮屠氏所為吾儒所不樂稱然其行事苟有類于吾儒者未嘗不急稱之以引之于道昔先王之時遇饑饉疾疫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又有掩骼埋胔之令自先王之令不行于是士君子好義者設為義塚以瘞埋猶不失古之遺意此吾儒之教所以可貴也玄墓山有普同塔者其僧聚無主之骨焚而藏之歲以為常四方聞風斂其骨至者屬路不絕嗚呼其在吾儒今日非即義塚之意耶苟當先王之時則如奉掩骼埋胔之令而為之何可以使遇可引之事略焉而不之稱使鼓舞踴躍孜孜焉日勉為善亦何賴有吾儒乎孟子曰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所以訶之嚴而拒之切者以其亂聖人之道也今觀普同塔之舉不惟不亂聖人之道且若法聖人之意為之惜乎孟子未之見也苟見焉亦未必拒之如是矣或曰古者先王之訓葬則旌之以銘旌別也銘名也所以名其骸示不可混也今浮屠氏所為雜然而處莫辨一坎之內其重違先王之訓也實甚不知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若以浮屠氏雜然一坎為非未聞先

王掩骼埋胔之令與旌銘之訓竝行也予非樂以崇浮屠亦幸吾儒之教將及于浮屠使由此而漸變所爲將拭目以觀其成也是爲記

報國寺松記

報國寺有松十數株皆千餘年物一株東向圍可數人抱高十丈餘偃蓋一二畝時作驚濤聲一株亦東向耦立本稍亞然形略相似一株夭矯盤曲枝下垂著地人呼曰矮松西向一株相對其枝怒張交錯若世之畫兩龍而以首尾相搘突者一株挺然不支不蔓一株繁枝密幹仰者俯者蚓結者蟲鏤嚙者輪旋而劓削者一株半枯死若偏右袒者其他或南或北或散處或寢或半寢或鼎足立又數株陳子與友酌酒其下友喟然曰吾不知千餘年閒如吾兩人酌酒其下者幾何人矣松識之乎予曰否松能識其大者凡千餘年閒治亂得失興壞之故皆識之苟無恙即後此千餘年治亂得失興壞之理猶將識之而姑待之友曰然吾聊與子酌酒

惠山華孝子祠記

惠山菴有華孝子祠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生始八歲父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歿遂終身不冠亦不婚或問之不忍荅輒號慟竟日年七十餘以弟寬子爲後嗚呼可謂孝矣惠山無錫之名山也自唐宋以來凡四方遊觀之人車轍馬迹終日絡繹不絕至惠山者無不至孝子祠瞻拜歎息嗚呼孝子之名不藉茲山顯而茲山實藉孝子爲榮也孝子生于晉長于宋沒于齊數十年之內三姓代更當時所謂達官貴人委蛇于數主之閒者何可勝計孝子獨奉其父之一言七十餘年守之而不變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使孝子而仕于朝也吾知必足以媿當日之爲人臣者矣獨念父所以詔孝子者不過曰還爲汝冠耳未嘗及婚也乃因不冠而遂不婚非孝而過者耶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大孝孝子豈未之聞耶然今觀華氏繁衍甲于他族貴顯者代必數人人之稱者必曰此孝子後也宜昌則孝子固未嘗無後又何論婚與不婚耶戊申夏予謁孝子祠作而思曰予與孝子不同爲人子乎不幸先君子見背予几不與孝子同悲乎先君子遺言之在耳者不亦識之弗忘乎欲爲文以龢孝子而涕泗交流每不能自畢其詞昔王偉元痛其父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號哭竟日門人爲之廢蓼莪之詩彼讀古人詩者尚然況覩其形容而相感召者哉嗚呼予重有媿于孝子矣

濬玉帶河記

吾常環縣治而河者曰惠民西達水門東而岐南行達南河北行達北水門此自昔通流也環府治而河者曰玉帶此開自明太守施公者也先是玉帶河之開以形家言曰利于守故施公奮然爲之不數年果遷秩去然河身狹民環而居者稠南又仰麗譙砂礫日下雖開而時淤未嘗可通舟楫順治己亥趙公至慕施公之所爲復奮然濬之河濬後四年趙公以逋賦謫嗟乎形家之說豈有驗有不驗耶抑官之遷與謫本不係乎此耶雖然攷古者濬渠之

故其上利溝洫其次通往來皆守土者之責邇年以來多不暇問矣即欲問之又以迂緩而告罷庶幾形家之說猶足動之使吾民陰受其利也哉

客園記

陳子因所居西偏隙地種竹千箇累石爲山鑿池環繞其左右呀然其深窪然其清立屋其上以避風雨既成招平日所友之客落之因名曰客園或曰是園也成之者子居之者子也曷言乎客也陳子曰園雖剏于陳子然凡陳子之客皆得往來坐臥于其閒陳子不得而私也故曰客也且子觀其堂曰樂賓之堂取鹿鳴之詩燕樂嘉賓之心也谷曰嚶鳴之谷取伐木之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陳子之意皆存乎客則謂之客也況夫陳子者方將北走燕趙南遊閩粵放艇瀟湘雲夢之閒縱轡汴隄漳水之上陳子之居此年不數月月不數日也以園視陳子陳子亦客也則亦宜謂之客雖然陳子有園陳子不得而私之即所謂陳子之客往來坐臥

者今日至者豈皆昔日之客乎來日至者豈皆今日之客乎其間死生聚散盛衰憔悴有不可逆料者客與陳子皆天地間適然之客耳獨園乎哉衆曰然因退而書之鑱其石於壁

遊蒹葭莊記

予嘗思得百畝之地有合圍之木數百株以六七十畝爲池而又慮木不易長大必擇其地之有茂林古榦者始因之爲池而又慮鑿之者人工難繼或卑隘淺淤不能成浩渺之觀必得源之通于江湖者滔滔不竭而後快予心然求之卒不易得亦成吾虛願而已吾郡南郭有茶山路者相傳爲拔裘翁不拾遺金地高下盤曲如山又不避官道以故其地之木皆得全其生且有歷幾百年者旁連白蕩白蕩爲郡西南互浸周圍之田藉以灌漑以其爲官河無稅人故皆得而資之明神宗時邑孝廉吳某者既相其地可爲園不惜重價以得之所爲白蕩者亦不憚勉强委曲以得之然白蕩亙二十餘里止就其偪于茶山者築隄其上以斷其流而已成

互觀于是茶山之木白蕩之水皆爲園有予固歎孝廉早已同予之願而不徒有其願也園成不數年孝廉病且死又後十餘年其子孫負債于邑之富人不得已歸焉而富人者不喜園然舍此處無所償亦不得已受之富人雖有其園然日謀利于城市終歲未嘗一至其處止令守者牧羊豕于其中而已而所爲茶山之木朝夕嚙之死者過半富人且喜盡伐之以爲薪獨白蕩者資之以豢魚得無恙然其爲園百畝許魚之利不足以輸官富人方且思仍出爲官河而免其賦稅嗟乎昔日爲園之始所爲茶山之木白蕩之水孝廉愛之惜之如恐失之孰意其今日棄之至于如此也且孝廉力能以物之在官者爲吾園之所有豈遂不能以吾園之所既有而長保所有乎則孝廉之願固已早遂于予而予之願雖終不得遂亦可無悔也已

馬陵屯築橋記

予嘗經嶧求古所謂滄浪者有淵泓然灑灑而去不知所之又嘗踰淮過徐塘口見岸旁支流入河淙淙不絕可愛亦不知所自丙午冬公車至馬陵屯爲嶧地土人方跨溪築橋予問何溪土人曰此即古滄浪淵也自嶧迤邐四十里至吾里又迤邐二十里將入徐塘口予曰有是哉向之窮源溯流而未之悉者今知之矣然則爲是橋也何居土人曰地爲南北通衢凡奉貢馳驛往來于王畿者必由此當三春水漲人馬皆不得渡所係于是橋甚鉅恐其歲久欲圮故復築之予曰此守土者之命乎土人曰否否予因作而思曰國家歲運東南之粟數百萬于京師全藉運河一綫之水然自渡黃河而北之濟甯河身淺狹流亦甚微皆資汶泗沂洸諸泉以相助嶧之滄浪尤著者不可以不記又作而思曰昔歐陽修有云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具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今日賢智之士既難乎爲繼脫三春水漲奉貢馳驛之子望洋而不得濟然後竭民之力造舟浮筏以爲之渡糾工召役動糜金錢既足以病民于事亦往往多誤又

何若此出自小民之自急其公而守土者如不聞見之爲愈也更不可以不記遂記之

小影記

予嘗登剡中諸山愛其秀潔明媚登岱愛其巔之高怪石聳立天表嘗放舟震澤諸湖愛其水澄潔可鑑嘗渡江踰登萊望海愛其怒濤互浪之澎湃蜃樓海市怪幻百出嘗遊燕經報國浮屠愛其松盤曲奇古歷千餘年不壞然每恨此數者皆相隔數千餘里見此遺彼每閉目冥觀思移剡中之山于震澤諸湖之旁令震澤諸湖時作怒濤互浪蜃樓海市之狀驅岱之石置之此山報國松植其上下又凡四海九州佳木美草此盛彼缺遷其地而弗良者皆得移植四時花實爛然而予相其地所宜結茅屋數處同二三良友朋把杯長嘯賦詩以自豪嗚呼此亦妄已予友高君爾儼聞而笑曰雖然請爲予實之于是爲圖圖竟一如予所思高君又爲予寫小影其上于是諸山水木石花草天作地生所不能並致者皆

爲予有遂喜而爲記

宋板書記

客有持書求售者値較常十倍闕之則三國志也語之曰是豈有異哉客曰此宋板也予曰嘻子將求之讀書者乎抑求之藏書者乎讀書貴其可以讀而已不論其板之今與古也若藏書者則或取焉予平日所讀之書雜沓于几案丹鉛甲乙者朱墨交施而不可別文字之漸就漫滅者無算爲他人觀之鮮有不厭且棄者而予自了然于心目今縱得宋板究亦必歸于是詎不辱之可惜耶每見藏書之家裝潢完好庋之架閣鍵諸室惟謹終歲或止一曝餘皆未嘗啟視人假輒卻之恐致損壞嗚呼可謂知好者矣而何益哉且夫人非上智古今書豈能盡讀而何以多藏爲也或曰歐陽公記舊本韓文也曰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于今世俗本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尤惜之夫嗜讀書如歐陽公者多藏固無病藏之得古本也尤足稱道而愛惜之者與予因以若

干緡易此書而藏之若朝夕之丹鉛甲乙者則奚必取此

記二

宣城鐵牛寺記

鐵牛寺祀太守某公土人云昔有言于太守者咸某欲犯水厄太守患之爲冶鐵牛以鎭水卒無患郡人德之祀太守因祀鐵牛迄今地坎龐然鐵牛昂頭其間若顧太守者予思水潦天時不齊之數雖盛代往往而有凡有守土責者必豫爲之備故古人以徒杠爲王政之大若濬川築隄修堰諸務載在書策者班班可攷未聞有所爲鐵牛也且幸而無患耳儻果變生不測將起鐵牛而問之耶抑束手以視其民之斃也士君子治世務爲其理之所有不爲其理之所或有而不必有理之或有而不必有則術數之家遂得乘閒而中其說昔許遜令旌陽以其地濱江處水蟲爲禍用與猛言鑄鐵柱二沈之井閒據云卒殲其神于長沙若此者皆士君子所勿樂道然嘗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太守豈祇其遺意耶又考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恆太守又豈用巫恆之典所以禳者予固無能測太守記之以俟君子論定焉

寍古臺方言記

方子自寍古歸成詠物詩三十首皆以其地方言爲題予愛其語非習聞物非恆見可傳也爰釋以記之威護猶漢言船也獨木虛中而銳其首尾大者容八五六小者二三折枝爲楫亂流而渡凡舟具無一焉摩呼郎猶漢言煙囪也相木之竅穴者截如柱樹土炕外覆以筐以避雨雪引爨煙出之若巨表然護主猶漢言木槽也刳木如舟可受水石許橫置爨側以代盆盎法喇猶漢言扒犁也車而無輪犂而有箱載不以盈險不以傾冰雪時利用焉搭不蝦喇猶漢言燈架也生樹輪囷斷而倒置之足取其三一莖直立盤以銜燈梭兒合得勒猶漢言高麗几也平其腹稜其緣高不盈七寸廣二尺餘屈戍鍵之可支可折石杭猶漢言木桶也截大木

空其中以窾凡以釀酒以腊蒸薩喇猶漢言木板鞍也長尺許耳以皮而鞁之歷雪磧峻嶺逐獸如馳摩母羅猶漢言木椀也如盂如鉢斲痕麤備薦食陳嘗無貴賤咸需之差非猶漢言木匙也長四寸銳上豐下削木爲之以火曲而從革雜佩帶上便食以代箸服寺黑猶漢言木甑也狀如盆口廣二尺許底差斂于口椶其孔以引氣置粟于中蒸而始舂非炊器也猛姑撮猶漢言瓦罇也即漢書所謂服匿也高六七寸腹大如缶口小如錢短項而鼈足其質土其聲木産自高麗此方珍之以貯蘆酒呼扭猶漢言傻子也編柳條以成爲升爲斗汲泉量粟悉以之亞拉桂紫猶漢言樺皮箱也山多樺木土人取爲笥以盛衣物如木如革文理蔚然不假緣采攤偘哈花上猶漢言麻布紙也塞俗無紙八月即雪先秋搗敝衣中敗苎入水成毳漉以蘆簾爲紙堅如革紉之以蔽牖你搗哈蘇姑厄圖枯猶漢言魚皮衣也海濱有魚名打不害肉疏而皮厚長數尺每春漲溯烏龍江而上入山溪閒烏稽種人取其肉爲

牖裁其皮以衣無冬夏襲焉日光映之五色若文錦襭他姑兒哈
非猶漢言烏喇草也塞路險多石磧復易沮洳不可以履縫革爲
履名烏喇烏喇堅足不可褁澤有草柔細如絲如觕摘之實其中
草無名因用以名他四哈阿落火猶漢言莨菪草也莖如麻葉小
而銳花如木棉結實不可食食之令人狂走傳稱安祿山有莨菪
酒卽此種也哈食馬猶漢言拉姑水族也似蝦有螯似蟹無甲長
寸許產溪澗土人謂天廚之珍歲薦陵寢必需焉英莪猶漢言紅
草果也結實纍纍如桑椹甘好可食叢生原隰閒或言鷚哥關多
此草遂名傳訛爲英莪也一兒噶木克猶漢言花兒水也因色以
名也碧葉敷地實綴葉上淺紅而鮮望之如落花片片其味甘多
汁人爭食之烏立猶漢言老鴉眼也幹柔葉小結實圓如珠色紫
而味酸樵者採以止渴尚方舊制嘗漉其汁爲膏以錯珍交烏郎
猶漢言麅子尾也菌屬亙木雨餘所蒸含苞而蠢狀若芝味甘膩
土人聞見不出乎獸故名伽爾密猶漢言蔓菁菜也及秋卽無生
菜取蔘花子滋之水覆以剉草置炕側燠蒸生芽如線色微紅其
味辛辣諸申木克猶漢言滿洲水也滿洲舊稱諸申呼水爲木克
法取蔬作虀置木桶中和鹽少許以水溢之其汁微酸取以代醢
飛石黑阿峯猶漢言黏穀米糕也俗重跳神祭品此爲上獻色黃
如玉味膩于脂頗香潔跳神之家主婦主鬯而男子擊鼓佐之無
親疏男女環觀祭畢雜坐分糕如受餕餽遺鄰里若重貺然詹沖
努力猶漢言米兒酒也或卽蘆酒也炊穀爲糜和以麴櫱須臾成
醞朝釀而夕飲味少甘多飲不醉希福百勒猶漢言稗子米也塞
田磽瘠秔稻不生故種䅟稗亦自芃芃可愛需火焙而始舂脫粟
成米圓白如珠媽龍膩盟依猶漢言蘇子油也種若紫蘇而葉不
紫列畦與樹穀若實離離擷而舂之炊熟置葦籠中載以木盤壓
以亙石用力多而成功少斗實得油數升耳蝦棚猶漢言糠燈也
卽穀糠油滓和以米汁附蓬梗上狀如燭而長十倍燃之青光熠
熠煙結如雲殊可觀也凡三十種云

熨斗厓記

林巒泉石之奇僻居于人迹罕經之地歷年久遠無由一顯其名
于人世必鬱勃而不能自釋苟遇探奇之士披荆劚莽以至其人
又工文詞能一吐其千秋之奇則林巒泉石必交相鼓舞奔走效
順于其人吾夫椒距城百二十餘里屹立具區之閒有驚濤駭浪
之可虞故遊觀者鮮至山有塢名桃花者爲一山之盡三面距
湖境遂迤狹而桃花之盡又有名熨斗厓孤峯峭特下與湖偪石
齒谽谺齗齶松檜芽茷攢壁而鬖髿波濤激越之聲㶁然磔毛髮
士居之人終歲亦未嘗一二至可謂僻甚矣己酉春杪予還故鄉
與昆季捫蘿扶杖得涉其巔俯仰之閒其奇畢露因歌詩以紀遊
而顧此失彼睨左迷右信乎奔走效順詩不能窮其奇然衝口而
出無意求工悉古今善狀景物者所未到非詩輒能工以境新而
闢未經人道其言遂異于平時所見聞也馬退黃溪鈷鉧諸勝前
此無聞得柳州始著予才不逮古人文詞鄙野不足見稱後日獨
以熨斗之奇歷年既久鬱勃而不能自釋以時以數或者千百年
未顯之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易困而亨予于茲亦云

馬蹟山賽神記

吾鄉素重農事民皆務本力作合耦以相助土膏方興輒計口出
錢有差買酒醴殺羊豕大合樂以饗神饗畢各醉飽相歌呼笑樂
而去顧其神無祠宇每歲擇二人主事神卽祀于其家來歲又二
人主之神來往以爲常神姓氏無考每強他神以名于祭義終無
屬陳子聚鄉人而言曰噫此吾鄉猶行古之道也與吾鄉素重農
事是祭也所以爲農也與禮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蓋以有功于田雖貓虎之微
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卽先嗇明神亦不得無功而肸蠁
今吾鄉之祭蜡之所以通與嘗觀吾鄉之祀神者必敬必戒必洗
爵再拜而祝曰邀神之靈庶其有秋乎毋或害我田稼乎人鮮夭
札得肆力于畚挶乎其于蜡辭若相符者是鄉人本以蜡祝神特

未知蜡所自本故未以名耳予第願神歲歲長有此祭勿使年或不順成使鄉人謹于財而鑒此典也或曰蜡者歲終之祭揆之今時毋乃不然不知先王之禮不自今日而始絕苟有得其遺意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其在斯乎或曰然康熙八年四月某日記

家舫記

丁未秋予出都門買小舟歸江南假休頗稱人意因題其名曰家舫置之欄檻之旁客有問予者曰家有定者也舟無定者也今子以家名豈不戾哉予曰子亦知予數年來浮淮絕泗湖江流而至洞庭又由江下越南入于閩計其歲時已兩更寒暑今年又往來京師自春而夏而秋予之視此舟也若將家焉而何不可以是名之邪然予數年所歷彼濤之險惡風飆之怪異命懸于是舟者不可屈指計當此之時未嘗不思歸南山之敝廬顧妻子而甘飲食超然于險阻之外而各以爭牽不能遽返往往叫號流涕無可如何予豈眞耽于是舟邪亦聊以名之以自釋也然予嘗見西鄰之家高貲巨栖又有曲池怪石修竹美草森然掩映以為遊觀休暇之娛予童子時見其主人者徵歌選伎置酒高會管絃竹肉之聲徹我戶牖竊從隔垣窺之未嘗不歎其赫赫炫人耳目也十年以來主人者不具論予初過焉曰鬻之某令矣再過焉曰又轉而為某相國有矣三過焉曰相國死而某副使者計售之然今又不能自有矣噫予所云有定者非家乎如此轉徙無常又何異于舟邪儻知家之轉徙不異于舟則名之以示警亦未必非予之志也予又聞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予雖幸舉進士而仕路鬱閼思霑微祿以奉親邈不可得荊溪震澤之間從此浮沈者不知幾載亦何異是舟之泛泛靡從乎昔張志和浮家泛宅予姑效之以自遣焉則又予之不欲為人道者也客曰思深哉予之言不可以不書故書之以示後之乘是舟者

虞姬塚記

予經靈璧見荒煙曠莽之地有墳祟然人過者皆下車趨走絡繹

感歎欷歔而後去僕夫曰此虞姬塚也余曰異哉孰謂一婦人能使人如是姬行事無所考其死復不載史文然讀羽拔山詩與漢高帝鴻鵠歌情緒悲婉大略相似使羽之功成姬不且與戚姬比昔司馬遷作史以羽列本紀且冠之漢皇之上非善惜羽者乎惜羽則惜姬矣況姬從死事果實則較戚姬為人何如又何論羽之功成不成也行者聞于言益感歎既去十里餘猶皆回首望其處

竹記

予在燕嘗至一亘公家見以磁罌種竹數竿列之几案之旁不風不日賓從置酒相詫曰攜自江南者嗟乎何愛之若是乎江南故產竹地生或數畝或數十畝冷落于山間水涯者何可勝數此數竿者獨攜之來燕以蒙亘公之所愛何其幸邪況此數竿者不過數尺之竿耳若江南之佳者類皆扶疏掩映其勢干霄苟此扶疏掩映而干霄者亦可攜之來燕吾知亘公之所愛必有甚于此數尺之竿者又何干霄者之不幸邪然物情善變橘踰淮變為枳此變之不善者蜣螂變而蟬口蛻變而飛此變之善者使竹而有知因此數竿而繁衍漸以成林又因此數尺者忽變而為干霄又何藉乎攜之來燕也雖然使竹果因此數竿而繁衍漸以成林又因此數尺者忽變而為干霄吾恐燕地之所有不殊江南之所有其冷落于山間水涯者亦必不可勝數安得盡如亘公者而愛之如此然則竹之不善變者又烏知其非幸也燕京為都會之地凡可為亘公之所愛者何止于竹即如江南之足為亘公愛者當必有大于竹者乃所愛止是焉信乎不可謂非竹之幸也已

桃花灣記

馬蹟山有灣二十三處而最著者名桃花灣客曰昔人詩有兩岸夾桃花之句因名或曰其詩頗不見稱前代何足名或曰今日盡吾灣之桃計之不三四株其詩固不足信予乃喟然歎曰昔人之以名吾灣者其意豈係乎桃耶楚有桃源者因桃而得名者也然

其意亦豈係乎桃耶昔人之以名吾灣者或以為似桃源焉故名之亦不必泥其有桃否也況湖光萬頃連艫檃艦與波上下所為漁郎者亦時時問津于此則竟以為桃源未可知也且灣當一山之盡三面距湖止一境可通人迹懸崖側徑車馬皆不得入桑麻雞犬畢目具存予固知舍桃源亦無以名吾灣而外此之可名者反若灣之固有不足以名矣作桃花灣記

劉醫記

劉雲山萬歷閒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于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于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

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于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肎泯沒者乎雖其事近于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重修邑志縣令題名記

吾邑民馴而俗儉好禮急公搢紳大夫皆敦廉節邑有大故或倡一至令所未敢以私請山川遶城郭者少故無遊觀士女舟車酒食之費平居亦鮮宴會人多厭紈綺地又乏珍產與商賈易有無一肆力于耕耨歲以所入先公後私然地卑往往苦水潦而民皆畏犯法典鬻必急官稅或有橫征苛斂亦俯首竭蹷未嘗敢赴訴三吳州縣惟吾邑號稱易治然令之至此者每多以逋賦或罷或謫予不及見者可考之前志及見者自姜某而下至張某凡數令予修邑志既各詳其姓名及政事之得失獨其所以罷謫之故或由于逋賦每不能自釋于懷今朝廷議者皆咎之于民噫豈民之咎乎此其故凡為令者自知之而無藉乎他人言之也昔周以六計弊羣吏而歸重于廉士自讀書以來無不思奮然有以自立及筮仕而後或改絃易轍未可勝數然其閒亦有卓然于始至其繼卒不能自持而究非其所得已者亦有以驅之者然耳今年天子臨軒策多士而以守令之貪廉下問塈對策曰大吏者羣吏之表率大吏廉則羣吏不敢不廉大吏不廉則羣吏不得獨廉正本澄源是在　陛下使塈言而果可採也則必凡為令者之心所憮然善者也然予閱之孟子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夫人亦顧其材足以塞職有利于民已耳一身之去就可以不計使莅吾邑者觀予之所錄以其姓名求其政事之得失而知其人之賢不肖毅然慎所以自處予知吾邑之民風土俗由此可益孫于馴且儉而肆力于耕耨者益黽勉于急公教化成而民氣和樂將朝廷考績課最必不外吾邑而求其人矣又奚罷謫之足慮

哉

句容東郭竹林亭子記

予少好山水憶年十四時初舉博士弟子員就省試道經句容距東城里許有地崇然起古木蓊然以深竹萬箇羅其左右臺榭坻磴之屬差互曲突狀隱隱不可窮視心竊羨之思一遊其閒而僕夫疾驅車以過為之悵然意待試畢還時求遂予思無難會從友挐舟由大江歸竟不得遂如是者十年丁酉秋復經其地予適抱疾不能步履第于車中瞻矚徘徊如向者而已昔王荆公有言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嘗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若固城郭之側道路之旁至夷以近也而其難如此豈不可怪也哉已酉之夏始得縱遊竹林之中且假其亭子以寓嗟乎人有所思而終不得遂者亦多矣苟遂焉有忍恝然于此者乎雖然追思始至之時距今已二十年凡人之所思其大者固不具論即如一山林泉石之微屢遇屢失遲之又久而始愜于心亘可悲已因偃仰乎亭中思

二十年之間其竹之生生死死與夫樹木之幼而壯壯而老以至枯爛朽壞而復萌而更幼壯老者不知凡幾今雖得果遂昔遊而流光荏苒予亦殆將老矣里中二三子問予至迎笑而來意得忘反而予記適成謀鋟諸石以永斯亭嗚呼物之廢與成毀皆不可知更二十年而竹木之榮瘁生死于其間者又莫必其何如亭之存亡亦焉能計也耶二三子默然退

夫椒陳氏義田記

我陳氏系出潁川元至正間可山公占籍浙甌之樂清其後客平江遭亂道阻遂家常熟孫益初公由常熟遷毗陵五傳而有石松公始析居夫椒之桃花里石松公三傳至子祖中丞公復僦居于城而人之稱者猶必曰夫椒陳氏云予宗族素敦孝友重禮義讀書耕田之外無他務不喜為吏又無貲通貿易山之田脞素瘠薄常至不足活妻子然畏官府黽勉急公毋敢稍怠以僶法讀書之子類能刻苦工文章舉郡縣博士弟子員者踵相接而未絕以故

四方多延致而師事之其高第弟子當有舉科第至大官者予宗族之大概如此予先子奉政公夙以長者推重于宗族間平時睦婣任卹之道靡不曲至尤以宗族人之飽飢為念割夫椒之田百畝有奇為義田自石松公而下之子孫皆得序長幼而莞之凡鰥者寡者孤獨者暨不能嫁者娶者葬者祭者瘞者悉書為條教給各以差其就塾者入學者計偕者給尤稍豐以示勸嗚呼先子之用心可謂至矣予思古者因族以立宗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一以統百世則人知其尊其祖小宗四以統五世則人知各敬其禰蓋惟其宗法既行故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族人而有餘財則歸之于宗族人而有不給則資之于宗彼此相周有無相共世風之所以美也自宗法廢而所為相周相共者誰乎甚至厚于途人薄于宗黨捐粟散財而不惜于本支貧乏之子乞升斗而怒形于色又或妄誕者流好為夸詡見富貴之子姓氏相同輒宛轉以求附謂他人父謂他人兄恬然莫之恥其一本自出者如秦越人之不相顧棄嘗之若將浼己者嗚呼何忍言哉古禮之在今日不必泥其迹而當行其意得其意變通之凡先王之良法未有不可行于今之世者若義田之舉隱然維宗法之窮且足媲天下後世之人如予之所云者不亦休乎昔周公之言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睦哉予小子日惴惴焉思先子所以厚于宗族者如此嘗以自勉而又以告誡我後人俾世之觀者皆以為夫椒陳氏子若孫庶幾知禮焉詎非厚幸也與

重修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非是為瀆倫奸度君子無取焉而予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于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即佛老子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日就圮壞亦未嘗肎竭財力增修之獨于忠臣義士之祠夙昔有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甎瓦之屬稍致撓

折破缺又必葺治以為常噫馬蹟固實鄉也豈好為是以瀆民財哉亦迫于其中不能自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待制劉公旻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于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蹟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眾千五百人而追潰黨戚方等于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卻走公欲生致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所歲時祀之嗟乎具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夫差敗越于夫椒數千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涯皆昔之連艫縻艦斬將搴旗處也雖已灰飛煙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與劍槊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耶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進于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曹曰吾豈從逆者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既無裨國事武

臣偷生惜死巽愞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坐致一旦臨敵鳥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不數屈又或中于奸人不克竟其用予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天不喪公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之天下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之人臣而勸後世春秋俎豆卽徧天下可也又況于吾鄕井所謂禦災捍患者耶是爲記

冰燈記

丁未元宵夜步燕市見有以冰爲燈者大如斗方圓異體空其中置燭光晶晶然予顧而樂之旣返寓罣然如有所思因語于客曰古之視冰也重其用之亦不敢輕周禮凌人掌冰傳曰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而其用也施于大祭祀大賓客大喪今乃以爲燈而褻之可乎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豐對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由此而觀有冰不用恒足召災乃余觀今數年之間災異迭見如彗如地震如山崩如旱如澇如蝗若雨雹又其小者而京師藏冰之地亦周用冰之地亦徧矣卒不能弭何與豈今之藏冰不能行古之禮與用冰亦不能如古之有節與抑弭災之道本不係于冰與若此者予烏能知之客曰子姑記之以待知者

雙泉記

修撰繆念齋因所居東偏之隙地鑿池種樹累土壘石延曲榭回廊複閣迂直高下若絕若屬會二泉湧出于石澗之下飲之甘作堂三楹俯之題曰雙泉巨公名下士各爲詩文以誌瑞辛亥五月念齋觴予其中而請一言予曰然嘗觀易之蒙矣易兩雲皆爲坎水而蒙獨以泉名蒙者物之穉泉者水之穉水出山下其流尚細故稱泉泉之始出伏見未明故稱蒙物未離其初其天全焉物甫離其初人事可以進故曰始進善善緣善故曰利涉大川又曰若

濟川用汝作舟楫念齋以文章取大名顧自視欿然以爲吾始服官功業未著于天下特蒙蒙然若泉之始出念齋試憑檻以俯斯泉漸而觀其出于江于河審其利濟者安在于涇于渭辨其淸濁者安在則必思毋負茲泉之示象者若徒引醴泉乳穴爲念齋瑞諒非泉之所安也已

馬蹟山靑龍菴記

理有似是事有似非同異之間其迹甚微不可以不辨也自佛教旣興欲與吾儒竝立千百年間闢之者多矣予以爲其顯然異于吾儒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及髡而緇斂他財以壯其棟宇是皆不待闢者獨觀其書多精微弘遠之旨可以頡頏于吾儒要皆吾儒所已道而彼竊焉者吾儒明以言而彼故幽之吾儒實以言而彼故虛之吾儒坦易暢遂以言而彼故鉤深支致之于是引人也深而中人也不覺人亦遂忘此理爲吾儒所本有貿貿焉爭趨之而不可詰其同異之間所爭者毫末耳然則佛之熾然于世凡愚夫婦焚頂燒指散財給衆而無所惜俱無足責獨怪乎吾儒之溺之者也佛教之興恃有吾儒之受溺使凡爲吾儒者但求盡吾儒之學洞然不惑其似吾儒者而佛之爲佛自不足取重于世久之必寖衰寖滅而士君子嘵嘵置辨何庸哉山靑龍菴爲先中丞創建時里人多不利于居用形家言搆里之東偏本非有佞于佛內不椽以僧而擇土之老人司啟閉祀大士像一僮以爲神之廟云耳予恐後世相沿徇于事迹或有好佛者延僧而居漸以滋大爲惑民之具故預作記刻石垂久俾知所戒云

學文堂文集卷七

學文堂文集卷八

記三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泰山有孔子崖相傳孔子曾登處旁立廟祀孔子今廢破瓦頹垣皆無復存止有碑可識其址其文又磨滅不可讀不知創始何人詢之士人云昔有守吾州者建年歲久遠失其姓名後此未聞有修葺之者宜其墮廢無復存也予聞之曰噫昔歐陽修曰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若某守者可謂師古好學者矣崖之旁有某祠者不知何神未聞得封號亦未聞有功德于民而數千里內外之人百十爲羣奔走如騖輕財好施金錢委積而守是州者亦往往過而祀之稽顙折腰屈曲惟謹又立碑稱功多侏離誕妄之論又或捐金治其棟宇其爲屋皆銅甃鐵甎千年不壞而當事者惟恐不捐金爲福田利益之不至故歲歲增修恐後嗟乎彼愚夫俗人固不足論豈爲守者皆未嘗稱弟子于孔子苟非然者其奈何不知輕重至此也然孔子祀徧天下何係于茲廟廢興且以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昭垂不朽即天下徧祀非有加尊于孔子廟之有無且可不計又何論區區登覽之一隅而後之學者必汲汲于斯者亦發乎其中不能自已云爾抑聞之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以淫祠瀆祀之旁處孔子則茲廟之興反不若廢之爲愈也已

仲家淺記

仲家淺仲夫子子路故居也環十里餘皆其子姓嫡族淺之義不可解或曰地屬運道河狹流淺歲歲疏濬費煩人力土人以名者紀勞也或又曰淺作塹方言殊也淺上爲仲廟祀仲夫子峩冠朱衣執笏面南側復圖容于石爲宋高宗手迹階除戶牖閒松檜環合或偃或臥攢蹙偉怪風雨盪擊鳥雀聲啾啾萬狀其右爲龔翰林博士家朱門丹雘照耀人目此葢　國家優崇之異數前此未有也或曰孔門高弟亦多矣乃于顏曾孟外獨仲氏後得官非以好勇之故乎嘗聞來鵠之言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小白猶能辭其恥以救之夫子無塹壘無甲兵爲宋衞所暴匡人陵刦由也不得施其後須死于燔臺又奚用白羽赤羽之多哉又曰祭法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由不終捍宜貶其祀以觀來者嗟乎此不待予言而始知其妄也燔臺或無解于傷勇至以齊桓律子路不智矣桓公有土地甲兵猶賴管子定民安國隱令親鄰之後始能救邢復衞孔子子路羈旅相隨其所謂赤羽白羽徒虛志耳苟子身與陳蔡之徒兵相角徒死而已于事何益即桓魋之難欲輕身犯其鋒所謂暴虎憑河之勇孔子亦必不與若匡之畏固已授戟下矣孔子止之是豈不欲捍患者鵠之言詎不大謬也哉或曰然是宜爲記

卓錫泉記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師者至此山結茅爲菴視其旁址石罅而土穴以杖導之泉淢然出飲之而甘久之其徒爲亭三楹于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于亭亭旁大樹一株懸崖生圍十數人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夭矯不可以狀相傳禪師導泉後以杖剸土中生枝葉他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稱卓錫樹云亭勢因山高下似敧似缺若垤若穴無構爐戶檻之設石之突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遊者可坐而休若人之置之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峽名岕產尤佳今所名岕茶是也二山茶又竝稱陽羨歲歲貢于朝南山既得泉凡洞山人每產茶日輒攜就泉烹之與南山人種茶者相角勝泉深尺許圍四之泚洌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木美箭婆娑偃仰早暮不知日出沒時與雲氣相盪摩紫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起仰視松鼠十百羣落樹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禪師導泉後即有物在泉閒時隱時見識者以爲龍種也名蜥蜴歲旱守土者峩冠朱衣肅拜于亭具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爲蜥蜴者洋洋灑灑昂頭掉尾出于泉閒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于壇雨遂集

至今爲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予與友遊南山至斯亭尤徘徊他日產茶時子雖道遠必當更至酌泉而烹之

洗腸池記

去卓錫泉百步歷級而下交柯錯蔭百草蓊翳尋澗行又四五十步忽山如列屏起水淙淙下如簾左右噴薄如珠四撒又如斜風吹雨聲細而有韻悽神冷骨不可久留乃扳崖以躋崖峻而滑修竹雜映把之得登欲尋澗水所自發陡峭嶔巇人迹絕惟僧語嘈嘈木末與水聲雜而難辨蓋下此十餘丈卽所云伏虎禪師結茅處今稱南岳寺是也相傳禪師曾于此出腸滌之其水瀠瀉百折凡六七里出山入大澗

大澗記

大澗者距山四五里舟行至此盡處也平流無聲山泉暗入郁人臨流而居時方穫稻畢稻束懸樹間纍纍如人荷蓑空中立忽而風行木末木葉落水際紅黃雜浮爛然可愛小魚數百頭棹尾石下石峋然玲瓏魚隱此間出沒無時水鳴恆鏘然願之色喜傾壺而酌酌而歌歌已復酌歌聲益狂郁中人皆異之叩予姓名不荅去

愛園記

揚州古稱華麗俗尚工巧凡公卿巨家莫不崇峻居室雕文刻鏤相矜侈而又于郊墟曠莽各占形勝爲園鑿坡池治臺榭崇簷廣阿不一而足奇花異卉遠方難致者必羅而種之嶔嵌之石產自吳越必不惜舟車之費越江而移置之而四方遊士過此者必治肴榼攜酒徵伎管絃絲竹之聲終歲未嘗絕也汪子之爲園則不然汪子居于城不過卽所居隙地拓其一邱非若郊墟曠莽可占形勝也樓不過三楹屋之名舫者不過廣一室深三室非有崇簷廣阿也不過樹梧桐數本種竹數十个非有奇花異卉致之遠方也石不過數拳非越江而來也四方遊士不過一二因所知而偶至之非如攜酒徵伎往來雜沓也以視向之所爲園者幾無足稱

而一時名人賢者過揚州必至其處必賦詩誌其盛有能文者必爲文記之而愛園之名反大著于公卿巨家予因有所感爲試與登眺平山蜀岡之上人猶得而指之曰某嶺昔之迷樓也某水昔之二十四橋也某觀昔之瓊花處也凡此孰非昔人所甚愛者乃卒與荊榛糞土同歸澌滅又何論今日所爲公卿巨家者耶汪子儻亦知可愛者之必歸于澌滅耶爲此以名之而意不屬耶然吾聞汪子與兄叔定奉二親盡孝道嘗曰吾親老矣雖日侍游泳其中苦來日已少也能不督督于是哉嗟乎此尤汪子名園意也愛園其由此而不朽也夫汪子名懋麟康熙丁未予與同舉進士

頤古堂藏畫記

戊申冬予遊金陵僑寓青谿之側谿故六朝名勝地鍾山在望桃葉烏衣諸境在旁佳木美箭佛舍橋梁之屬雖非舊物其風流猶可想見時方雪霽景益奇予徘徊四顧目不給賞而櫟園先生適過余因指謂曰此非所云江城如畫者耶先生曰噫已入吾頤古堂久矣越日先生招隱堂中因出所藏畫若干幀示之曰此非子向之所見者耶又曰此非子向之所未見者耶予曰噫異哉向之所見不過一日之景與一方之形耳苟欲他日之景合之此日晦明風雨不同也彼方之形合之此方山川樹木不同也以是責之天地天地卒不能强而同今先生所藏頃刻而可盡天地之變異哉先生文章事業在天地顧獨耽玩好若此昔韓昌黎以畫歸趙侍御因作畫記自釋可知玩好之物惟文章事業之人能耽之他人雖耽之者率不足傳然畫記人物器用瑣屑龐雜無不歷歷在目後世觀者燦然如親見其畫則昌黎之畫不傳傳其文而畫因以傳也先生于所藏畫悉自爲記又屬四方文人才士爲之計所以傳其畫者甚備若予者方媿言之不文何足以辱先生之請先生有樓名讀畫蓋藏畫處也夫畫可以讀則是記也不又多乎哉

登泰山日觀峯記

日觀峯望海日出處也爲泰山絕頂由泰安州北郭四十五里至

蓮花峯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峯至日觀則無徑攢巒絕巘有石無
土人必攀援扶攜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蓮花峯
而止者十且八九也蓋泰山之勝其峯則有蓮花丈人秦觀越觀
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嶺則有黃峴鴈飛而皆在其下其洞則
有黃花水簾朝陽白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帝碧霞而皆在
其下其木則有探檜柿栗白楊櫻桃槐柳之屬得名者爲秦五大
夫松漢柏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其峪則有石經桃花其池
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橋則有仙人其臺則有封禪其石則有曝
經迎駕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既振衣其上又思結茅道
觀旁以采朝夕盡探奇之興然其攢巒絕巘皆下臨千丈之谿石
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踰時而響始定又有動搖臬兀若雲浮棋
置擇且不可駐足人之攀援而過者躓則必無幸免吾見絕頂之
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爲文以戒後之至是峯者噫世之可
畏者豈獨泰山之絕頂也哉

劉邑侯施藥記

劉侯製藥若干種命僧貯之以給有疾者且告之曰此異方也試
必驗于是邑之疾人爭趨焉陳子聞之曰噫嘻侯之愛民何無已
哉父母于子無所不用其愛而于疾尤甚故必延疾醫治藥物務
竭其貲與力而無所于悔然而醫不皆良不幸而誤者比比也侯
之爲此邑人無所費其貲力又不使庸人有誤投之患侯用心可
謂至矣昔蘇文忠稱蓋公以醫爲喻蓋以其時承秦斲喪之禍鑴
磨鍛鍊其民可謂已極蓋公善黃老之學嘗云治道貴清淨而民
自定曹參爲齊相用其言與民休息齊以大治譬之人終日藥不
釋口臭味亂于外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漂疽癰疥眩
瞀之狀無所不至試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病愈矣由此而觀藥
固足以治病尤以不屢試爲尚也予因醫感蓋公之言猶足用于
今日而侯之爲政固亦取崔寔藥石梁肉之喻而兼用之者與太
史公作循吏傳于公儀休獨述其拔葵辭饋魚一二事略不及其

他蓋即其細以知其大予于侯亦若是也

宣銅魚耳鑪記

人之情各有所好好之既篤百工技藝之末雖帝王與匹夫同昔
永樂好雕漆成化好磁窯物皆流傳至今而宣德尤以好鑪聞致
鑪不一制曰魚耳其最佳者亦猶耳之似索者名索足之似乳者
名乳也或曰是時內庫火金銀珠貝皆冶而爲銅以是爲鑪故可
貴或曰以帝王之好必不惜工費又設官以董之故良予于友人
齋見所爲魚耳者心甚好曰此國變初出大內予在長安以數十
金相易者予因強售之既得此鑪好愈甚朝夕置几案承以文繡
火不絕晝夜如是者數年丙午冬將公車無以資行李友人令以
此鑪售之越數日持金來予愀然不忍舍去友曰子何見之不廣
也亦思此鑪帝王之好不有甚于子者乎其身既沒而子孫之見
之無論好不好必且藏之寶庫司之中官等之弓劍之遺孰料流
離轉徙至鬻于市耶以帝王之所好不能必其守于子孫者而子

戀戀于是焉亦惑矣且子觀帝王之物不能必其守于子孫者又
何獨一鑪也予遂欣然歸之因述其言以自釋云

雲起樓記

邑宰吳公建樓于惠山之麓名之曰雲起惠山故所稱九龍山也
易曰雲從龍是以名焉吾友姜子宸英董子以寧皆有記釋其義
余獨以爲于此可以觀公之政閒之爲政之道在勤其究也則歸
乎暇方其勤凡一邑之務無不胼手胝足皇皇焉爲之莫之敢辭
迨事皆就理則晏然任之而因以及乎其餘夫不能勤者偷窳之
弊人所易見勤而不能暇者每疑于明作有功而其弊難知蓋無
才者苦于吏事之旁午勞耳目手足之力不足以給其來而不能
暇才多者厭常喜作意廣而難酬遑遑求多于民騁其私智以趨
功名之會卒至于庶事叢脞民不蒙其安靜之福于此而欲求其
暇也難矣蘇子瞻曰士大夫宜力之暇亦欲爲樂夫豈徒以縱耳
目之娛極遊觀之致哉蓋形勞而不息者其氣易衰心苦而不甘

者其神悴竭而不復有餘書曰敎作穆穆迓衡詩曰敷政優優皆言暇也春秋之時兩國兵交金鼓旌旗之聲震耀于軍門而賢者猶必以整暇爲尚不廢挈榼攝飲之風況當承平之時以大才爲邑宰者乎公莅治以來時和年豐民無夭札目覽口荅案鮮留牘四境之內萑苻不聚囹圄空虛俗敦禮義人生其時如遊乎郅理之世因登眺錫山相地爲樓于泉亭之上以聽政之暇率賓友而宴遊焉噫方公之皇皇于一邑之務胼手胝足而莫之辭者豈意其政成民安遽陶然自樂其樂哉今得以其暇爲樓且既成而落之矣雲之出也瀰山谷薄玄溟降爲時雨潤澤萬物而必有所由起政之暇也上若無民下若無吏而必有所由成余恐後日之登斯樓者未嘗際公之時見公之治而不思其所以致此是以徇公之請繼姜董二子而更爲之記云公名興祚字伯成清河人

投壺記

投壺古禮也陳子燕賓設壺行古之禮也考脫屨升堂受矢送矢

就筵釋算算數立馬諸禮陳子與客莫不倣古行之若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禮則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其詩曰御于君所陳子奏不貍首不敢奏也乃命童子歌古人詩合射禮者以樂賓詩不同貍首禮同又考魯鼓薛鼓曰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年世久無由知其得失陳子堂有鼓擊之以勝爲節雖未合古禮同司馬溫公曰博弈者以詭譎殘賊相勝孔子猶以爲賢于飽食無所用心者況投壺禮可以治心可以脩身然觸舊觀今日荷矢之法有變于古者蓋衒奇設巧古人所不取而並舉之賓無有病有曰躍矢擲地踴起若舞若蹈或再而三而後入壺然有聲有曰雙兩矢高擲如龍之跳空人歡忭以助其勢有曰射戟壺横巨木矢横激之中爲正左右爲偏君子以陽位中正取乎中也有曰背以壺置後矢反入若背水然有曰横矢横加壺口骫然欲墜不墜有曰倚竿耳倚竿矢將入不入如鳥之翔而忽止有曰帶劍貫耳而不至地如箭之插房栭子序飲以爲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紮逖而密今以投壺算爵亦若是哉于是陳子之客飲無不醉

惠泉記

以一物之微享天下美名至數十百年之久豈不賴有表彰者力哉陸羽品泉曰廬山泉一惠泉二今廬山不易得舉天下人無不思飲所爲惠泉者以其泉釀酒味甘色白可愛于是謀利之子恆不惜舟車之費徧市江湖間予思未有羽之前茲泉不過山間一墪耳人何從異之自有羽以來數十百年名聞天下信茲泉有賴于羽也雖然當日羽之迹果偏天下乎天下之泉果莫有勝是者乎恐深山大澤未經人迹所到者不知凡幾羽亦無從得名之也然羽既無從得名之其名亦至今不著噫泉一也或得其人顯或不得其人竟湮沒而無聞豈有幸有不幸與士之以道自處者雖不急急于求天下之名而終其身泯滅至老死人莫之知者亦何異深山大澤之泉未得如羽者一表彰之也此予之所以慨也

雪堰鎭駱郡侯德政亭記

吾郡東濱太湖自郡達湖則雪堰鎭爲要津其地界浙西郡外縣吳縣長洲無錫宜興並接壤故水陸往來號衝繁凡由雪堰出湖則之浙西者可不道滸市關而達故事稽察貨船歲時偶一行之然商賈重犯法又不肎以貲試險蓋盜賊風波之害太湖爲多焉而雪堰地衝人衆市井白徒游手取衣食者每每倚關爲借稽索名侵牟行旅小民日用米薪魚鹽之屬罕或得免居行人苦之凡百十年莫有能爲民除其患者康熙某年駱公來守吾郡簡訟賑荒革羨耗戢吏胥善政靡不舉已又講鄉約崇先賢書院率諸大夫士講學興起教化境內大治于是雪堰武科吳讓公作而奮曰吾雪堰之害民者除之此其時矣乃具狀條請公公曰聞之稂莠不剪則嘉穀不殖故聖人擯豺虎豹以生人迎貓虎以驅鼠豕吾爲政在愛人奈何愛害人者使奸民蠹胥食小民以自飽乎乃立上其狀于藩臬使者暨督撫報可按名定罰有差勒豐碑垂于後

之人永絕其害于是小民歡呼桴艓捆載之入出入貿遷如游陂池無有求索俾得全其利養其父母妻子嗚呼爲治之難也興利除害自古以爲不易然何以百十年之蠹公之決之若衝風之振槀而棄之地然以爲易則公以前且百十年何以宜去而久不去也嗚呼公之治吾郡其大者不具論論其小者而公之才與其仁與義亦可以觀矣讓公等既勒碑與其鄉長老日夜跂足觀公之化成而公遽以內艱去遠近聞者莫不椎膺涕泣若孔子之脫慈毋讓公乃聚族謀曰向者碑立河干懼歲久風雨且剝蝕吾黨盍爲亭覆之見碑如見我公焉碑在而奸蠹不敢作如公炤臨焉後有仁人循公之法如再見公焉鄉長老皆曰如吳君言乃捐衆貲建亭而踵門請于玉堪曰是我公之德政也名曰德政亭君其爲我記之余惟是舉也有三善除民之害久而不敝一也冝郡侯之德以小推大以一測其餘歌思既往用勸將來二也吳氏之義鄉長老之厚能報其上三也于是爲記

魯子敬墓記

潤城外三十里地名見壁即宋武帝斬蛇處後爲雩山武帝陵在焉又十里爲苦竹山山愈深外環大江相傳居人王氏將卜葬夢偉丈夫劍佩甚雄語曰讓我一棺次日鑿土得古塚視窆石吳魯子敬墓也王氏傷其棺一角遂爲災遇陰霾輒見萬騎閃閃戈甲若有聲禱關壯繆侯夢侯語曰立孫權祠鎭之王氏駭因立祠墓旁設權像而以子敬侍立由是災息吳諸將多智謀然卒務攻取獨子敬知大計操勢大非一吳可支故聯蜀非獨爲漢正爲吳也周公瑾拘拘然懼蜀業之成子敬獨否其識超公瑾數等使攻樊之功與遜許之事成蜀進宛洛吳進淮徐首尾夾攻操時年已髦丕不過文士豈蜀吳兩主敵縱不即滅魏丕必懾兩國之强不敢遂圖受禪即受禪而漢社之亡罪不在吳吳即共蜀建號不得謂之簒夫縞素爲義帝發喪寧吳主不辨特以蜀怨已深不得不臣丕讀史至此恨天不假子敬以年使其謀得遂也子敬而在必不規小利白衣搖櫓之計不施況荊州雖得亦終爲魏有微陸伯言吳事幾殆伯言不乘勝以深入白帝亦知吳取夔益魏必取巴閬然後歎蜀之不可無援子敬圖魏不圖蜀爲慮周而計遠也嗚呼凡忠臣義士爲國之心雖死不變卽歷年久遠子敬之靈猶眷眷吳土若是而壯繆則亦不能一日忘情于吳特原子敬之心竊慰且歎而又惜之授夢建祠以安子敬且令後人過此者愧吳主不能用子敬言卒至敗而壯繆之憤亦藉少舒也堪欲爲子敬立碑表葬處倉卒未果故爲文記之時康熙十一年三月某日丹徒舟中

借竹軒記

予東郵丙舍有竹三畝許自童子時卽把卷日哦其下嘗見其始生而蜩腹蛇蚹以至劍拔十尋不數日而生之事畢是天下之怒生者莫如竹每當讀書賦詩爲古文辭或與冝友朋把杯豪飲之際顧其怒生之勢胸中輒勃勃然動蘇子瞻記貫簹畫竹曰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蘇子可謂善于言竹而豈止爲竹言乎予兄介夫以能詩古文名近僑居桐溪因其地多竹遂以借竹名軒吾江南何地無竹語竹輒賤之甚或斬而爲薪何獨介夫戀戀若此且若不敢有其竹而曰借也人詰之曰人生天地間何者非借吾言竹偶然耳予曰是言誠類達者而不盡然凡人心思才智莫不有怒生之勢特無以激之則不能發太史公非歷覽名山川少陵非遊于瞿塘灧澦之險柳州非涉黃溪鈷鉧諸勝其詩文當不能至是三百篇詩人非有得于鳥獸蟲魚草木之故亦不能達其性情然則山川鳥獸蟲魚草木皆借以成吾詩古文之具何況竹之爲物乎韓愈曰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今試以竹之機應于心則必如畫家胸中之有成竹振筆而出自油然沛然如風雨驟至鬼神莫可端倪不然徇迹而略其神則竹之自始生而至劍拔亦何與于吾第以其蓊鬱掩覆爲足娛也豈借竹意哉

介夫曰然遂書其言為借竹軒記

記四

慶亭記

慶亭距吾邑五十里西與丹陽界相傳孫權射虎地郡志又載晉顧眾與蘭陵太守季閎于此擊賊將張健卒平之及讀隋書載麥鐵杖事尤壯其為人按鐵杖始興人以驍勇稱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遊以漁獵為事不事生產陳亡楊素遣渡江覘賊勢得實還報再往被賊擒逆帥李稜以三十人衛之至慶亭衛者哀其困解縛給飲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立盡予嘗謂古今山川名勝地湮沒者不可勝紀幸而以陂陀木石之屬自獻其奇或經名人遊詠而後傳若地有忠孝義勇之士行事卓越則雖培塿灌莽其名恆赫赫千古今慶亭在孔道旁既無山川之勝名人遊詠復不屑至而流傳到今者詎非以鐵杖與眾閎之故乎哉鐵杖嘗語人曰大丈夫性命自有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臥死兒女手中他日度遼謂其子曰吾受國恩今是死日我死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果戰死鐵杖本武人不知書且起于羣盜能立言得大體卒盡忠人國又訓誡及後人人願自豎立亦何可量哉鐵杖官汝南太守贈宿國公謚武烈

忠佑廟碑記

郡城忠佑廟殿圮道士某募金脩葺既訖工命玉琎記其事廟祀隋司徒陳公杲仁公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御史當陳亡隱居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被詔討賊不可辭五年平洞寇于長白山九年鄭樂伯通叛眾十萬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甯間東陽賊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隋史不載公姓氏劉昫載而不詳宋祁視昫尤略竊怪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聞見不遠及身為佐命臣乃略言故國之忠義若此然忠臣義士生忠人國歿為明神血食死所其忠義之氣薄于天壤亙古今不敝史之傳不傳固不必計也郡志言煬帝弒沈法興起義兵陰與李子通謀據晉陵公聚于沈偵知異謀懼發置鴆酒殺之而昫不載第言法興自克晉陵謂江南可定耑立威刑誅將士公受害或在是時又言南唐保大十三年吳越兵至柴克宏進禦夢公語兵助及戰風雨晦有黑牛突陣閒克宏仵馘千人事聞于朝封烈帝又言宋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甯國距界百里郡人禱之卒不犯又言建炎閒陝右兵討亂武林軍變所過邱莽獨吾邑免于害當賊至吾邑時殺羊豕犒師一卒忽作神語賊相顧變色縱火而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賊駭走夫陰兵光夢近于荒怪士君子勿道然吾邑為公所生地墳墓井舍尚有存者故老相傳當亦可信況乎烈丈夫不與形俱盡其靈爽所憑非生死得而閒之者哉公死後白晝現立雲端彎弓注矢鏃射法興立殪後人壯其事于公死日作雲車弔之雲車者治鐵絲繞如雲上承小兒操戈戟若戰鬬狀有力者負之趨流傳至今日云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壬子夏予從江陰歸艤舟鄭陸橋因驟雨舟不可艤登岸假坐一叟家叟曰吾鎮昔有張義士明嘉靖閒倭犯江陰偪吾常勢張甚義士張邦定突出率鄉勇百人扼之力戰橋左右斬倭首千百級木流盡赤卒不支死而倭亦不攻常州考志不為義士立傳其事僅一見向洪邁赴義卷序中憾之序言已崇祀典而祠又失考尤憾之島寇在當日蹂躪內地奧閩浙訌及大江南北漸不可撲滅然其志在徼利利則爭先敗則相委棄散漫無有紀律驅除亦易為功苟所至之地多得如義士者隨在以挫其勢則必不敢長驅以入武臣能作其衰墮之氣堅甲利兵如義士不惜以身徇將盡殲其類奚難奈何以卒豢安成習平時既不能訓練策防守遇變則張皇失措致老弱疲羸之輩往往貽誤土地以張敵氣而明之天下浸尋以亡豈不重愧義士哉義士祠既失其所當日果建與否及建而毀皆無據百餘年來遂無以慰義士而國家報功之典亦不彰我　朝鼎興凡前代死事諸賢皆諭祭惜無以義士祠請

續建者卽不然亦宜令附祭他祠嗚呼嚮非向君幾致湮沒無聞卽一載于田夫野老之口亦何以風天下後世吾是以嘉向君而議脩史者之疏也是爲記

近園記

楊憲副青巖就舍旁隙地爲園名近園青巖曰爲其近似乎園也予曰旨哉斯言人之爲園莫不求其似而惟恐不似是故壘土累石欲其似山築陂陀欲其似陵谷鑿池沼欲其似江湖之水植嘉樹美箭欲其蒼然似林木于是竭其貲力而無所惜窮極工巧有數年數十年然後成者青巖之爲園凡于園之宜有止求近似而止昔人云築室種樹逍遙自得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豈青巖亦欲辦乎此耶天下之事既至其境則境已窮將至而未卽至其境反若不窮青巖由其近似者曰荒度之以至于無不似安在其以近終栖子厚曰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今以青巖爲之主可謂得人矣昔梁園鄴苑諸勝久已無有其名猶流傳到今者時有賢主故文人才士遨遊其地作爲詩文以紀勝園雖亡而猶存自近園既創四方名流躡至青巖固好客相與賦詩飲酒相娛樂近園之以詩文傳當與梁園鄴苑竝不朽雖存亡尚可不拘其迹又何論乎今日之近與非近也衞公子荆居室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孔子善之孔子非徒善其居室蓋以立身處世之道不以物累乎心可卽小以觀大其說與老子知足不辱之論相通青巖官憲副年齒方壯盛遽致政歸可謂不以物累者然則青巖之以近志不獨在園也已

破舟記

癸丑三月三日予舟泊京口南城下見有以破舟置岸以居者斷檣撐□篙爲楹篙之屬爲柱周之木板爲垣窗戶略具上蓋之以帆蔽風雨雪外聚敗器斷瓦确确然以爲藩居之者不知何人觀其色怡怡然羣少兒躍內外臨流植栁數株桃李樹各一若將終身焉者予因慨舟之先凡山川之異燕吳荆湘之遠江海之播蕩無所不歷乘風破浪舟子邪許以張其勢其閒達官貴人顧盼自豪簫鼓之聲不絕一旦失勢以至于是爲可深悲雖然吾見舟之沈于河爇于火者亦多矣今猶爲人所居聚族以長孫子不可謂非幸敗器斷瓦既以不材委諸地且以不材之用助之莊子所爲無用爲有用者意在斯乎作破舟記

胡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癸丑冬予至西湖卽走謁岳忠武廟既出見廡旁有祠漸就傾圮門扃不得入讀碑文知爲胡忠祠也祀宋劉允升施全隗順允升建州布衣聞忠武被逮詣闕訟冤秦檜置之死全爲殿前司後軍使臣憤檜挾刃刺不克被擒磔于市順獄卒也負王屍潛瘞九曲叢祠衜以玉環種雙橘爲識至孝宗詔求王屍斂葬此山三人之祀宜矣嘗考其時牛臯爲忠武將累立戰功檜使使毒殺之今其墓猶存張憲亦忠武將張俊迎檜意手具獄詞憲以冤死臯未立祠憲雖別祀而未嘗合食紹興中太學生程宏首訟王冤孝宗始復王爵諡武穆命改葬樓霞嶺塋祔其旁由此觀之宏之功大矣既不爲立祠又不得與劉施諸人竝祀何以作忠義之氣而安其靈明弘治閒爲劉施立祠而不及隗至萬歷閒義士高應科始請增入而不及程余于茲不能無憾嗟乎宋至南渡後君臣皆置國事度外有一忠武卒陷以死忠武死而國亦浸亡詎不可歎宋亦未嘗乏人乃訟忠武冤者一布衣㿜忠武屍者一獄卒請復忠武爵卒得賜諡改葬者一太學生使數百年後聞風慨慕徘徊于荒煙蔓草之閒亦重可悲也已祠宇頹壞必有起而修復者義士如高應科輩豈無其人儻白之有司使牛張程三君皆得合祀一堂之上俾依忠武之靈而左右之千秋血食不衰則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垂訓戒于後世其功非小企予望之知必有屬矣故預爲之記

濟寧關侯廟記

舟泊濟寧登岸謁關壯繆侯祠瞿然曰此固重建于吾宗偉如先生者乎偉如名益修濟人楊蘇霖嘗著奇報錄行世奇報錄者載創廟之奇報也侯廟偪回回教祠其教主楊生花等久欲毀廟爲門徑會州人劇貲更新遂以創建非制中當事毀之益修怒曰吾輩不言侮神之罪過生花白當事復就其地建廟不日而成生花聚其黨千人撲殺益修于肆中復刳雙目實以積灰舁屍投其家而預殺一醫者抵罪觀者咸舌撟不能下益修夜半忽甦見一神持酒至曰勿怖飲此可活次夜又見一神曰腦中死血去方可生已而目中血流如注次夜又見一神曰爾無眸吾有羊眼在吞可復生益修吞之至曉呼其婦曰天已曙耶婦駭起視之兩目炯然矣嗟乎死而復甦者有矣無目而還有目不可謂非神使之或謂事近荒怪士君子宜勿道不知至人精爽不與形俱滅安得以荒怪目之古來忠臣義士沒爲明神歷久而人彌尊信者不徒以慰忠義之魂實爲萬世爲臣子者勸今以侯之靈如此將爲臣益勸

忠爲子益勸孝有裨風教非小節果荒怪亦何必深斥其非閱數月流賊李自成至濟寧生花佐其擄掠旋戮于市亦刳其雙目踰年而益修成進士試觀今日廟貌崇然翼然于濟水之濆者非皆益修之功其地雖三尺童子亦能道其事濟之人自此益奔走侯庭惟恐懈雖然侯忠義之氣充溢宇宙不藉茲廟有無至土木衣冠又豈侯所恃以憑依者廟即終毀亦無傷于侯特以因侯之故致無罪殺士故爲侯所震怒不得不委曲以生全之若生花後死非命及益修成進士人皆謂侯之所以彰報孰知死生窮達皆天所命而侯豈居之哉

影壁記

距五牧鎮半里許有農家陳姓者日影中見壁上行人去來不絕長不盈尺頭面鬚髮手足畢具或徐行或驟或持戟或挾弓矢或佩刀或連騎騤騤或冠或脫帽或韡或履或跣足衣或方袍或戎服或朱或紫或白或甲胄錚錚若有聲最後一人衣黃袍冕旒乘輦羣力士擁衛之鄉人觀者曰如堵莫不相顧錯愕有少年揮劒斬壁上其人皆怒而不畏如是者一月而滅始自甲申三月某日也或曰天市垣影也主兵或曰遊魂也主人民死亡離散或曰妖也主敗亡主人懼徙而避尋亦無有災患或曰徵不在一家也予聞湘潭界中方廣寺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照見維揚官府樓臺及人民奔走肰市物歷歷可數福清紫薇院每三鼓後貿易聲喧闐皆浙人音達旦乃止嗚呼天地之氣相搏相攝其噓翕之變有不可以理測者故君子存而不論

宿遷迷路記

自宿遷早行漏猶未斷行十里餘迷路呼僕夫不至扣郵者之扉問曰孔道耶曰謬矣左左又行十里餘復扣郵者之扉問曰孔道耶曰謬矣右右予不敢復進止道旁天色漸曙僕夫亦狂趨至讓之僕夫曰勿讓也此地左右皆屬通衢雖白晝亦多誤何況暮夜予恍然曰暮夜之失天也若白晝而失者胡爲耶宜爲僕夫所誚

也嘻士君子詎足毋爲僕夫請人所誚而可哉因記之

漏舟記

三吳澤國舟楫之用居多舟不一制最小者上以蘆爲蔽中可容人四五或二三趺坐而不能立不能左右顧臥則盤屈其體童僕舟子雜處出入必傴僂每舉爨煙火相偪汗浹頰背淚且簌簌下然行甚便疾日可百餘里故予往來上下數百里間恆安之今年春梁溪吳大令相贈一舟廠而麗窗戶畢具可坐可立偃仰莫不如意向之所苦悉無有命家僕四五人操之又擇一長年爲柁師僕與舟初猶不習漸乃就熟所爲南人使舟其能性然也甲寅五月乘往嘉禾不及吳江十里許怪風忽觸巨石臥橋之下水溯溯然入簸蕩若將覆凡舟之人各操銅器木杓瓦缶之屬爭挽之童子亦用兩手掬水向外嗚嗚而號柁師曰無恐取敗絮以手捫摸損處盡力填塞復躍水至岸取黃土斗許覆敗絮上又以瓢石壓之由是得挽而竭然沁入者津津仍不止也至吳江覓匠人修治

期以旬日始完固不能待仍乘之去早暮命童子守視水漸沁漸掬夜命一蒼頭臥其側予寢不成寐時時躍起同蒼頭敲石出火以伺之蒼頭睡稍熟輒叫呼鄰舟人皆以予爲可怪也予思向者乘小舟雖苦而意恆適今易大舟早暮反靡寧處且有性命憂旣而思古者賢聖之士恆不使身心稍就于逸大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告子路曰先勞無倦予自得此舟若將安意肆志于其閒者苟非觸石之警將日就于逸以至于嬉遊不爲聖賢所大戒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予當以此舟爲法家弼士而以怪風巨石爲敵國外患而可哉故書之舟中使常目之以示警吳江道中記

醉鄉十老圖記

嘗考唐雒社耆英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眞年八十二盧眞年七十八其方七十者白居易也狄舊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圖宋雒社則七十九者富弼七十七者文彥博席汝言七十六者王尚恭七十五者趙丙劉幾馮行已七十三者楚建中七十二者王謹言七十者張問張燾而司馬光以方六十有四援狄祕書盧尹例亦不與圖今吾邑乃有醉鄉十老湯啟暘九十五湯之盤九十三高蘭泉九十二金枝八十五薛國華陸大成竝八十四須兆寅朱先艮尚絅陳觀祥竝八十三十老不必皆能飲託于酒而逃故曰醉鄉也而予與朱君爲尤善君嘗和東坡詠雪險韻詩至二百章莫不臻妙工畫草蟲花鳥恆用鶯翎麥梗之屬爲之奕奕然神動四方之人爭得其尺幅以爲重而君每厭苦不卽應若當文酒之會與貝朋雄談縱飲輒呼取鶯翎麥梗據案揮灑雖數十紙不倦君謂予曰雒社諸公齒爵皆極人閒之祟今吾儕遺逸在下縱馬齒日加長行與草木同朽腐子何援以爲言予曰否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達殊途士君子恆抱道以俟之苟終不遇于時則修身樂道惟恐人知然逃名而名隨東漢如向長逢萌之流自謂聲銷影歇史氏卒得其姓氏著之簡編垂于後世今諸老雖伏處巖穴他日自有載君姓氏者何必若子眞君平必待揚子雲之稱述而後當世知其爲隱者哉君因出圖索書其語予生也晚旣不能列之圖中猶幸以不文之詞廁名于後使後世追想盛世休風予亦得附以傳也

學文堂記

予自丁未冬釋褐歸逮遭先人大故旣終喪而謁選之期尚遠爰就舍旁隙地築室三楹名之曰學文堂聚先人所遺書于其中朝夕讀之咿唔不異諸生時客有謂予者曰子行作吏當習爲用世之學何徒效經生家爲予曰此正予之習爲用世者也士君子一身爲天地民物之所寄雖伏處一室常若天地閒之民物森列吾前故凡天下時勢人情之安危事機之先後大變大故之成敗利鈍莫不歷歷如燭照數計當其時常若憂患困苦阨塞鬱結而不得達逮至得志有爲則沛然取諸彼以與此如江河水之就下其勢自莫之能禦諸葛孔明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在河汾受業范文正作秀才時不過退然一下士其後功烈卒不負其所學志士宜用爲師法豈得以古人多讓之客曰信如子言子用于時試之無不效矣予曰否其說有三學而不能用則爲迂儒學究譬如夜光之珠蘊櫝而藏其誰知者學而好用則浮躁輕率有初鮮終譬如干將莫邪其鋒雖利日試則必至于鈍折學而誤用則如漢人以經斷獄王安石之用周禮其流弊至不可勝言吾儒誦法孔子當一以孔子之言爲歸孔子教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未嘗及仕蓋以能如是則仕之道不外乎是譬如原泉有本則混混不舍晝夜故曰凡事豫則立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相需而莫可歧視而予顧謂用世之學別有異哉雖然予亦學焉已耳未嘗試之于仕未敢遽信吾學第終其身求爲弟子而仕與不仕姑不必計莊周之言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至北海東西溯視不見水端始望洋而歎學之難窮猶是哉桐城鄧郇方君適過聞

予言是之命磨墨汁數升濡筆書學文堂三大字刻板顔其上而寍都魏善伯冰叔惹黔姜西溟宜興徐竹逸先後至皆爲作記而予亦自爲文以附諸先生後俾鐫諸石

警齋記

學文堂左个闢二室曰警齋中列經史百家書闌楯外有池有石有佳木美箭池有紅魚百頭一石兀立水中名小灩滪蜀諺云灩滪大如象石稍類之因以名也荆溪任子爲予作記謂山水木石魚鳥之屬皆可隨觸自警寍都魏子則曰古人圖史莫非所警之物予曰因所見而警無所見必不警聖賢之學固因境而有會而善會者無事乎境禮曰君子終日乾乾向晦宴息可以自適而必曰夕惕朱子教人靜坐讀書日各半人知讀書之爲讀書不知靜坐之亦讀書夕惕靜坐皆無事乎境者也予嘗謂善學者功以漸而深始之必警所警繼之警所無警終之則忘所警警如入江湖之舟鮮不畏其震蕩而舟子則視爲安瀾臨危崖俯深谷徑不受

趾鮮不傴僂匍匐怦怦然心動而樵者負薪而趨往來若履平地何也因習而忘焉也予苟能爲江湖舟子危崖深谷之樵者則是齋也可不復以警名矣雖然豈易言哉遂爲記

遊響山記

宣城有名山二一敬亭一響山響山下有潭名響潭相傳嚴子陵嘗釣此上有釣臺予客宣偕友往遊出郭數里憩柏山寺僧從恿導行拂草走山坡半里許歷巖叢又二里許始至披荆棘上一荒邱耳潭止數尺水左右無㵎無古樹周遮亦無所爲釣臺志載唐路刺史跨潭建兩亭于東西崖梅聖俞詩每過響山下常思路中丞今廢亦無復見悵然而歸天下山川不足觀者何限彼既無名我亦未嘗以名求故無憾惟有赫赫名而不足以厭人望則有名不稱實之歎噫山川本非求名者苟不稱實猶未免于譏況皐皐焉惟名之是求者哉因慨然爲記

遊敬亭山記

李太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予幼讀之即知有敬亭山今年客宣城始得偕友往遊出北郭十里許至雙塔寺僧云唐禪師黃蘗開山處塔頂碑上橫碑文太白書可望不可即旁有廢井坎窪然莫測僧又云黃蘗入定往西竺國募巨木構殿木從井起至今詫爲神二里許有亭曰古昭亭梁昭明太子建屢修復自此松陰夾道澗左右水聲濺濺然再上爲五賢祠祀謝玄暉李太白韓昌黎晏同叔范希文再上爲翠雲菴山勢迴抱如列屏門外傑閣名雲齊閣曠如也復下五賢祠迤邐至最高亭再上爲額珠樓僧云名樓義取黃蘗額骨若珠故意不足信予觀山踞東南勝勢一峯突出如額樓適當其間昔人命名或以是再上愈險峻石峆岈羃其巔不及者二仞無道路可迹止巨石巉諸峯若棋布雙塔隱樹間已不辨其處已而雨至疾走下五賢祠而衣履盡溼命童子折枯樹枝敲石火火之解衣環立半晌客謂予曰祀五賢于太白

不能無議太白嘗依永王璘蘇子瞻以爲當由迫脅予曰亦不盡然當時安史亂天下嗣君播越璘據要地舉義師誰得議其非幸而唐室無恙故璘卒及于禍不然江淮亦足偏安以存唐祚晉之安東可鑒也白依璘豈盡無見客曰噫璘罪信可原白非佐逆者歸途并記其語爲敬亭遊記

記五

放生池記

吾郡北城內有廢圃二池廣各四五畝順治間僧募建佛寺就其池爲放生池每月某日邑人各攜生物至爭投之予作而歎曰佛氏教雖小物必使遂其生如此哉易大傳曰庖犧氏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歐陽修引其言以爲教民取物資生爲萬世利此所以爲聖人浮屠氏謂殺物者有罪放生者得福則庖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此與本論相發明予則以爲天地之大德曰生齊宣主不忍一牛觳觫孟子曰是心足

以王子于佛氏無所好獨以戒殺放生二者足與吾儒仁民愛物之道相通去年冬予客武林見西湖上宋放生池碑尚存略云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奏請為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隨願買禽魚放之謂為誦聖而唐乾元閒亦奉詔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眞卿撰碑文有介祉蒙福等語二者所為詎不善然以祝壽祈福則非吾儒所樂稱欽若不足道魯公之言豈非儒者之過與嗟乎不見夫逐利者乎先期一二日漁人取魚獵人取鳥其再百倍往昔其為物大約生死半生者亦漸就死而放生者意本不在物故不暇計生者縱死者棄垂死者猶縱狼籍與穢孰知其死皆以人求生之故而速之是好生而戮因以殺生豈非誤邀福之一念果可為有合吾儒仁愛之道乎哉作放生池記

東竹院樓記

癸丑冬假寓昭慶寺東竹院樓樓向不戒于火重建未久窗檽未完具垣滂畿不治門檻亦閒缺折予解橐金稍葺之樓前後皆有窗二戶久錮令洞開前望隱隱見湖棋盤山在後山下一池泓然名哇哇宕左城右寶石赤霞諸山保俶塔兀立山上湖光山色陰晴早暮時變換予每啟視輒浮白大醉歌詩數章一日念樓前不可無竹況院舊以竹名命奴子向山中移十數竿至植之又雜土積如小山移荒圃中牡丹一本種其上雜以美草客笑曰吾觀仕宦者視官署且如傳舍聽其敗壞不之顧子寓此暫耳何不憚煩若此予曰叔孫昭子館于諸侯一夕之宿必修將行必葺墻屋補缺壞而後去春秋多之郭林宗每過旅舍必躬行灑掃後至者即知為有道宿處蓋知賢者用心不以暫而忽小之為一時之去就大之即可以觀其終身苟以為暫即終身亦暫以為非暫雖一日居處猶終身且吾觀忠孝節烈所為皆由暫而成稍遲回顧慮即不能自必故有士君子讀書談道平居以忠孝自矢及臨大故逡巡囁嚅無所不至而愚夫婦一念所發勃不容已舍生取義遂由此以成其名易言需又言夬夬之義為決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決而壞于需者然則可易言暫哉昔王子猷于寓處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古今人有同心予種竹適與相符而非必效之也是為記

瑞木屏記

西湖昭慶僧舍佛座前設一木屏予諦視良久隱隱見山水人物花木旁有文若篆書僧曰此瑞木也君知其所以然乎予曰予烏能知之史載南唐末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狀如僧右袒拄杖蒱劉畢具色如漆可鑑明萬歷閒柘城柳樹內出人物各類車馬冠裳姚思仁巡按河南進開採圖事見圖中近七八年前如皋馬蕩木中得大士像眉眼毛髮靡遺事亦上聞與屏木正相類天地閒氣機之變化莫之為而為有其事不必有其理故曰天地之大也聖人有所不知若佛氏教則不必有其事亦必強為之理如神天鬼怪輪迴因果諸說妄誕不經佛氏皆以為理所固有然則是木也亦可以理信矣哉且不觀史乎宋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錄木五片中皆有天下太平字慶歷閒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汀州復進柚木文曰帝王萬年宜和紹聖閒各一再見文同太平興國德祐二年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大下趙四字獻制置使李庭芝玩其文義不可謂非瑞而未幾宋亡是理之可信者亦不可據況理本不可信者乎天下瑞莫大于黃河清鳳凰見明啟禎閒次第見告不旋踵國祚以斬兩漢盛世天變地震災祲屢見天下卒無事豈非遇災而修省災可為祥遇祥而忽人事則祥亦為災吾儒所信者惟此若其所以然之故奚暇辨哉僧曰然請書之以解吾惑遂記之

敝衣記

予將謁選銓曹治行李檢敝衣之垢者浣之破者補綴之長短者改截之家有一奴子善縫委其事弟曰近日絲布價俱賤即更為何難何嫌若是予曰雖貧豈吝此嗚呼汝不聞之乎吾祖中丞公撫楚時曾出一葛袴命補綴奴視之敝甚告公改作公怒曰未敝

盖何改爲先之又數年又嘗製袒衣有請易以絲者公曰無然大布暖令吾衣雖敝未至如公之袴可不知情邪近見十年間朝野以烘爛相誇一冠嘗至數十金下體衣履皆用繡錦褻殄已極數年内朝中二三大臣思以儉爲救凡于燕會衣飾日用之屬皆反純樸庶幾國奢示儉之意雖然儉之爲道激而爲之則必詭詭則僞僞則爲小人魏毛玠崔琰選人先用儉節一時朝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輿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潔于是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大吏或自挈壺餐入官寺故和凝議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苦徒誦法孔子當守與奢寧儉之說不必有所激以立名亦不至樸遬簡陋以廢禮先王之教在通人情吾亦求其情之所安而已矯云乎哉牙其識之必審所自處也

洗象記

客都過順城門見城濠中洗象象凡二十有四夫象本龐然物入水則出沒轉旋莫不便利時立時臥時行如舟噴薄如風雨象奴使與已狎言語如相響答招之輒至麾輒去怒焉輒俯首不敢仰視人言象之威不可測發狂則壞邑屋若卷籜人民蹂躪至于死傷物之悍戾者莫過是一象奴乃能制之唐庾嘗作射象記述監税蒙順國持矢射象中項背若蝟毛象不動最後中耳象奴馳之以鼻鉤其漆碎首折脅以死庚惜其不量事力冒不測困于無助至殺身予曰縱得助亦豈必取勝哉吾聞象性嗜稼畏豚聲嘗引類入田人取孤豚束縛懸深樹閉豚嘑象怖乃遁又聞象奴初制象時誘陷坎穽使饑餓叫號不可忍然後出之後乃聽命而晉帝嘗以象車爲前導唐明皇賜酺引象至前拜舞皆中音律然後知馭得其道物雖悍戾必受制且其材足爲我用不得其道徒以力相角吾見碎首折脇者不徒一順國也

蟹斷記

挐小舟出北郭見河内置蟹斷十餘處舟過砉然有聲若狂風雨驟至岸各設蟹舍人伺其中蟹斷義見陸龜蒙蟹志曰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斷其江之道曰蟹斷近則不緯蕭而編竹竹勁故有聲夫蟹本水族之微者古人每著簡編易象爲介類禮經左氏傳國語爾雅太玄晉春秋勸學等篇皆載之而龜蒙且以喻人之爲學因歎昔人雖于小物不忘明道如此楊升菴丹鉛錄紀蟹甚詳較呂亢蟹圖又備然不過考據援引未嘗觸物窮理如龜蒙吾觀蟹斷或百步置一或五十步置一使蟹可盡截而取則一斷已足惟其能越軼而遁故必多爲之防然雖多爲防而越逸者如故盖知立法愈密則逃于法者愈巧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鬬上無所爲法奇才異能之士相與角立爭雄長踔厲于功名及天下既定創爲法度引繩切墨使人帖首抑志莫敢隕越甚而猜嫌日起誅戮相繼于是有挺而走險卒非法之所可制關尹子曰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使蟹能爲黿爲鼉爲蟳蠘放蕩江海中孰得而制之龜蒙曰稻之登也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惟其性不能無欲不安于窟穴故遂受制于人然後兢兢以越軼爲幸豈不哀哉同舟有門人數人書吾言爲記時甲寅重九後二日

醉墨齋記

水環于郡學而左右趨小橋前後相望古木數十樹夾岸吾姪象采居其閒作爲水榭臨流以自娛名之曰醉墨齋乞吾書而顏之且屬爲記予曰異哉人之醉以酒而子之醉以墨也象采曰予生平不善飲酒少飲輒醉每以醉爲懼自是竟不飲故酒不能醉予然聞之詩曰憂心如醉文中子亦云心醉六經可知人生可醉者不獨酒也予少喜學書初學歐陽率更不能似又學王大令亦不能似愈不似愈學又嘗學畫臨摹宋元諸名家亦不能似已而專倣黃子久倪迂窮日夜忘寢食若將終身二者日費墨汁升許非予之心醉于斯乎以云醉墨何不可予歎曰昔王勃屬文必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而成文是古人未嘗不以飲墨爲樂事北齊朝會儀郡守進陳士宜字有謬誤濫劣者令飲墨水

一升策秀才書罰亦然蘇子瞻監試呈諸試官詩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是又以飲墨爲罰矣象采能書畫又工詩固當與子安並稱而無慮子瞻之誚今而後即號于人曰子果飲墨而醉而因以名吾齋也亦無不可哉是爲記

郭巨埋兒故里記

行自汴梁而北有碑道旁曰郭巨埋兒處予停車久之歎曰此固世所稱郭孝子哉既而思巨孝如是何以漢史缺載若夫明著于史與巨事相類者則有郭世通通與妻傭力以養母生子慮違養瘞之宋文帝旌其門而韓愈謂世通不腰斬于市幸也況復旌焉文帝于是失刑嗟乎世通之爲也豈巨作俑哉曾子曰孝子之養其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馬何況于人酒肉之養將撤必請所與由此觀之在他人猶且分甘絜屬子姓巨惜此以自賊其子何哉使一旦母詢其子安在實告則傷母心不實告則欺母傷母心而母疾痛以死其不孝又孰甚況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傑于斯竟致絕嗣不孝又豈獨在母乎且古來貧士之孝養者多矣不聞天皆有所賜何獨于巨而得金神之以丹書標之以孝子此與牛腹鴟尾之誣何異茍得金而瘞子則殺子原非本意得金而子仍棄則金已足以養母而子可不必殺可不殺而殺之忍益甚焉古人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皆爲不孝況殺子哉夫孝順德也菽水承歡人人可以自盡使必矯情立異如巨所爲則天壤閒豈復有完子即有尤而效之如世通其人者雖被國旌亦必爲士君子所見絕然後知巨孝之不載正史爲得其正而後人之附會致與曾參閔子同類而並稱者之失其倫也昔易牙烹其子以進齊桓公公食之美以爲愛君管仲曰親莫如父子而忍焉于君何有彼殺其子不得爲盡忠于君殺其子又豈得爲盡孝于母乎予車轍所至凡于忠臣孝子之墟墓必肅衣冠展拜低徊而後去獨于此不能愜于懷且深斥之者仍恐世人博名千譽拂天理而悖人倫求爲孝子而反爲僇民也是爲記

夫椒山人陳玉璂廣明著

書一

上章祭酒議孔廟從祀書

月日璂頓首再拜謹奉書大司成閣下璂爲國子生時辱閣下以孔廟從祀諸賢及漢唐宋明儒者古今進退因革俯訊于璂倉卒應對慮有未詳耿耿于心越今二載敢復奉書以對璂嘗考史記孔子及門之士顯以年名見于書傳者自顏淵至公孫龍三十五人有名無年不見書傳者自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總之七十五人再考小司馬索隱謂家語所載與此數同獨無所謂秦冉鄡單與寮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三人再考世傳家語僅七十五人且無所謂鄭國申黨顏何與寮與冉而別有懸豐作懸亶一人再考杜佑通典載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再考漢唐宋明從祀儒者在唐貞觀而祀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高堂生以至范甯賈逵二十一人在宋元豐而益者荀記

揚雄韓愈三人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二人若祥符議革者琴牢一人至元而益者許衡一人明太祖進董仲舒而罷揚雄天下稱之正統進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四人孝宗進楊時一人嘉靖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而于公伯寮秦冉顏何之謬則去之于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疵則罷之于二申之重祀則存棖以去黨于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之未妥則改祀于鄉隆慶進薛瑄一人萬歷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益羅從彥李侗二人迄今因之此固古今進退因革之大略也然愚嘗思之四配定矣以顏曾之祀于堂而俾顏路曾皙侑享別祀有所未安夫顏路以魯之公族而能折節受業皙欲修明禮教夫子善之皆以子之故不得與兩廡諸賢同寓目于金聲玉振之樂郎曰別祀所以尊二子孰知禰之隆殺已顯然有別乎昔人有升二子于四配之上俾父子祖孫衎享一堂之說屬

未便不若倣祫祭之禮于十哲之前另設一座奉二子以祭祭畢或別爲一室以藏之不則仍奉其主于啟聖之祠誼或兩全此一議也鄭曉曰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王世貞曰宰我冉求朽木之誚見鄙聖門短喪之私得罪名教豈可使偃然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曉與世貞之言是也愚以爲十哲之數或不可缺則有有若之類聖人公西赤之志于禮樂南宮适之見稱于夫子皆可升況有若之議升宋咸淳已言之因某祭酒獨持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茲令張也升堂而俯視欲北面事者乃居廡下豈爲安乎則退宰冉而升有若復斟酌于赤适二賢之閒以足十人之數又一議也李之藻曰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註孺悲嘗學士喪禮于孔子是悲亦弟子也而家語懸亶張氏謂即史記之鄡單從家語祀亶而去單理成宜然然秦冉顏何以不見于家語故裁然顏

何之推眞卿俱稱孔門顏氏有八若去顏何則僅得七人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註引家語字稱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至于公孫尼子作樂記緇衣篇業已吐詞爲經而廡祀未及信爲闕典藻之言是也則進何忌孺悲公孫尼子且崇亶去單而復祀顏何又一議也若夫先儒之祀唐得二人矣而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當時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功豈在二人下耶宋之名賢收錄殆盡而范仲淹之以聖人之道爲已任且教張載以讀中庸魏了翁力崇朱學而遊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宏楊簡何基王柏諸人亦表表足稱元之劉因金履祥吳萊皆有功聖賢豈概宜略之耶明祀四人而羅倫之剛介鄒智之忠讜亦庶幾于文成章懋之行誼亦足齒于文清之後蔡清之經術張元禎之操養亦無愧于新會陳眞晟之高蹈亦足配于余干其他如吳與弼曹端羅洪先鄒守益湛若水王艮高攀龍皆傑然一代聞人悉宜錄之以俟論定又一議也伏惟閣下細加觀覽其閒儒有今

日宜行者閤下卽白之 朝廷定爲千百世鉅典尊賢重道其功不小堪不勝惶悚待命堪再拜

與曹峨嵋書

峨嵋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爲文數十首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甚而索予文者戶且滿屨私竊自喜以爲昔揚子雲著太玄世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不敢擬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者此其所以喜也旣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卽知其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有敢比于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僕文交相稱可飮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遘至于此也中夜自思怦怦于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不能已于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旣已願爲文章其文章旣已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于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則何益哉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于寸心知而後求知于人也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求諸心旣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而舉未足爲定論邪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耑肆力于文章儻得一二可傳者卽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冀向之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書告僕意伏惟啟迪不宣

再與曹峨嵋書

堪再拜僕見足下近日所爲文多合古法欣喜不勝然更有請質左右者文章一道實所難言今之學者競稱唐宋八家亦思八家

之前有八家乎學者止于八家求八家必將不得爲八家譬如三百篇而後有漢魏漢魏而後有六朝有初盛中晩唐愈趨愈下其勢必然〔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學者未有不窮其本而可爲文章者夫所謂本不外乎六經而已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窮年矻首于經者不過明白其大義求爲制舉之文且各守一經以進取求其旁通而兼貫者百不得一二其病皆以制舉視經未嘗以經學視經故通經之士少又皆以經視經未嘗以古文視經故人之有得于經而爲古文者更少古人有得于經而爲古文者莫如司馬遷之史記今觀其書多引用六經甚有裁割其語而爲文規摹其法而爲體者而韓昌黎平淮西一碑顯然本之尚書其銘辭又從大雅常武之詩摹出總之八家爲文非必盡有意摹擬熟習于經久故不必求合而自合于四子書亦然蘇老泉平生熟讀孟子而成其爲一家之言此最著者他如兩論中若伐顓臾言志問津諸章其文筆之古峭格法之緊嚴自非常人所及惟大學一書宋儒顚倒前後處似多隔礙不若于古本求之儻今之學者能取六經四子之書亦如八家之文通篇繙錄朝夕涵泳釁然必有所得昌黎曰學之二十餘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所爲三代聖人者非六經四子之書而何書乎足下近選古文廣攬博收極古今文章之巨觀以僕視之皆所謂以八家求八家也足下銳志爲文熟知體要抑深維孟子昌黎所云必求其本而以三代聖人爲法也一得之愚不敢以默惟裁示之堪再拜

與王教諭書

僕嘗觀孔廟之祭思其所用之時日與陳設之物知古人各有深意旣用以尊孔子且教人顧名而思義也如時用仲取四時之正也日用丁取文明之盛也雲山之象寓于罇罍以吾道與天地同體也奇偶之數形于籩豆以吾道與陰陽同用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釋奠以致其厚故

合樂以興爵也釋菜以致其薄故無樂而無幣也酒必以玄致其虔也幣必以帛尚其質也嗟乎今日之祭皆已沿習爲故事其顧名而思義者誰乎然有名在而未之思者未有并其名而去者之反能思也昨丁祭之日僕三皷肅衣冠趨而至見儀禮多疏闕而足下升降拜跪之禮又簡略不恭心竊憾之及觀陳列諸器物又缺焉未備如罇罍也而易之瓦缶籩豆也而易之盤盂噫是果誰咎哉僕聞先正言恥近今之職于學者以講章句課文字爲事而不能以德行道藝之備于身者爲化導之具今聞足下并講章句課文字而不可問遑及其他則僕今以祭器之未備者責足下足下必以爲迂怪可笑矣僕向在都門寓天壇道院得聞其所奏樂又考其自昔傳習之書知其流傳庶幾近古因語于某公曰今天下辟雍之樂猶存遺意而音器已非其舊何不以此廣敕天下學宮使天下猶知古樂之未盡墜邪某公笑而不荅然則僕之迂怪固不待足下知其可笑也哉

與岳吏部書

仕途至今日壅滯極矣聞足下擢銓曹欣慶彌月意必有法處此乃一歲以來壅滯如故足下必曰今日人才多不能盡用故若此僕獨以爲人才固未嘗多而用之者亦不以盡用爲有濟也當于不盡用之中又立用之之法今日用之不能盡者莫如吏員一途陞擢銓補十居六七此固朝廷破格作人之意僕特慮所用并未必果吏員卽果吏員亦未累千百皆可用今之投充者倚頂首爲進身然部院諸吏擁厚貲結奥援終身居此不樂他徙乃有無籍之子買三考爲榮否則或爲富民之假託又或身爲州邑吏者懼罪譽竄于其中目不識法律之文心不諳簿書之事有吏之名無吏之實其入官也遑可問乎此僕所以謂所用未必果吏員吏員未必累千百皆可用也且足下亦知古之所爲吏乎古以仁義爲儒以教化爲吏故儒與吏出于一後世以章句爲儒以法律爲吏故儒與吏出于二夫儒不以仁義而以章句吏遂得挾其所長爭勝于儒矣儒以章句弋科名錢穀兵刑之書夷然不屑吏則童而習之以空疏與練習爭勝乎不勝乎居官三年而遷視公府如傳舍吏則長子孫于其中以遷徙與積久爭勝乎不勝乎一人之耳目雖至聰明不能盡察吏則數十百人并力一心黨援聲氣呼吸相通以孤孑與衆多爭勝乎不勝乎嗟乎挾三不勝以與勝者角宜今日之以吏員爲可用也惟今之計僕謂縱不能使吏通于儒而不妨使儒習爲吏誠于春秋二闈外另設一科令士之通吏術者應其選由是而中式者服官必習于吏事服官習于吏事則不爲吏所欺如是則法律之中猶可寓詩書之意而不至徒以刀筆市井之人加之民社之上且目今兩闈中式額裁其半士之困厄不得伸者不可勝數儻更設此科使士子多一進身之階將見習于吏事者必歡忻踴躍不恥其名之卑　國家從此亦收吏之實效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誠以此法請于朝未必不爲銓法之一助也或慮今日吏勢甚昌此言一出羣吏必譁于廷而足

下之詞必蹇然僕知吏員一途行必不久使足下今日不言後日爲他人言之豈不爲足下惜雖然此皆以朝廷方加意此途故爲調停之法足下儻能毅然直斥其非去此一途不特壅滯可通而國家之文治必盛若謂此途必不可廢試觀之順治十八年閒號稱平治未聞收一吏員之效者某某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以此推之又不獨吏員一事矣并望足下察之

荅華生恭玉問合祭書

門下慨然有志古先王之禮以合祭爲問偉哉斯言夫分祀合祀古無定論嘗博觀往籍書曰類上帝禋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而獨不及地祇葢類者萃合之名祀上帝則地祇在不稱地祇所以尊上帝此合祀所由昉也周禮冬日至則有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則有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祇此分祀所由昉也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閒合而復分者如建武采元始中故事合

祀洛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如泰始中先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明太祖命陶安考正祀典制爲分祀禮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後因雨暘未若感父母之義定爲合祀禮一祀于奉天殿再祀于大祀殿擧以歲首卜以上辛此郊祀分合大凡也由此觀之分合雖或不同而分陰分陽者禮父事母事者情父之于母有尊卑之異返諸仁孝之思則一誠無如合祭爲攸當矣世祖皇帝時定大享殿合祀禮酌古準今垂一代之大典今日言祀典者孰可舍此而別有所議雖然持分祭之論者亦以周禮爲可據不知郊天之月而日至尊禮也豈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事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若後世之禮是地先天食矣至于夏至祭地者月令于四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郊而中央爲后土是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並論郊者交也考之三王郊祀一用夏正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也易曰殷薦于上帝詩曰皇皇后帝皆不言地而言帝蓋地已統乎天然則

天之于地本無不合之理王者之于天地又豈可有不合之祭乎惟門下察之

答友論元祐黨碑書

僕向見倪鴻寶先生元祐黨碑題詞謂先生未加詳辯渠以爲黨人而賢之妄書數言于後又謂諸賢不協恭和衷共圖國事有三黨之紛紜致蔡京得藉爲口實伏承足下以僕言過當未嘗設身處地又言章惇何以列名疑僕考據未確僕故敢以書對漢唐以來黨人之禍殺其身無益于國昔之論者既詳且盡然皆君子與小人各爲一黨至宋之洛朔蜀則一廷之內君子與小人既分爲二而君子與君子復分爲三古之以衆君子敵衆小人者既多敗而少勝今小人合爲一而君子分爲三是以君子之寡敵小人之衆也勢力之不足亦已明矣且其時小人縱令不可化誨吾方與彼共號爲君子者而獨不能降心以相從乎蘇軾曰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其論最爲公平然子瞻能見及此而卒身蹈其轍詎非未明于協恭和衷之說耶至以章惇列名爲疑夫此何事而僕敢妄言乎章惇之不應列理也足下之疑持理之正也而無如惇果列矣當日黨人之數共三百有九人欲與足下殫述恐累紙難書時黨人名皆以爵爲次其首列曾任宰臣執政者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章惇二十八人惇固儼然在也足下試求之史籍必有所載且足下亦知惇所以列之故乎大凡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出韓富歐范諸君子蔡京之公評也入章惇蔡京之私怨也出韓富歐范諸君子而假公入章惇以釋憾所以爲小人之尤者也至足下云石工安民當鐫碑時泣免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至今讀黨碑者皆若有一安民在偉哉是言自古小夫細民奮其好義不平之氣與君子並傳不朽者代不乏人足下吳人也吳閶門外有墳崇然而稱五人

墓者足下亦知之乎當周公順昌被逮吳民萬餘人遮道環泣而顏佩韋向某中丞訟冤願以身代繫楊念如沈揚倡言乞疏免逮馬傑大聲詈忠賢緹騎怒以械擊沈揚周文元突出奪械與衆殺緹騎二人及棄市五人者皆談笑無所怖畏仰天歎曰吾等固貧義死非戮民也嗟乎彼鄉里小民生長編伍名不越閭閈之間老死無足數者何可勝紀此數人者義風一奮聲稱到今豈不與安民等知足下必樂道故連類及之不宣

奉答魏相國書

月日璂謹獻書相公閣下璂學不逮遭先君子大故苫塊朋忽接台札蒙賜厚賻感激不勝隨泣告几筵具言閣下哀憫至意先人之榮莫大于是璂去夏在都閣下謬以璂文爲可幾古人諄諄訓勉望其有成栁子厚曰士之修身立節竟不過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遭逢之難至于如此璂幸見知閣下使不思發憤自豎立仰副曲成盛意何以自安自

恨賦質魯鈍又遭逢坎坷神荒志耗邇來痛定之餘竊有指撰率多悖戾古人來劄以爲追班馬而陋機雲媿矣媿矣昔韓退之嘗自通于宰執三上書而不獲見堪去年在都不敢妄事干謁雖聞閣下禮賢愛士自顧不肖未必爲閣下所禮愛之人故終不敢效退之之上書居月餘有河南彭士報者至寓云奉閣下命大索堪數日矣遂引堪見閣下閣下接以溫顏與之卮酒握手談笑日影移晷夫堪之才萬不及退之而所遇相過豈非閣下愛士倍于古人抑以堪之不肖而閣下愛之如此天下之賢于堪者不知所愛更何如也伏承教云漢唐宋元明詩文迄今無定論予歸可與吳梅邨先生協力圖之因致書梅邨云近見傚峯陳子知其所學已成立古文詞卓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老先生若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昔貴先生張西銘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傳誦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堪出都時閣下又贈詩一章末曰此去好觀滄海日雲山深處續遺編閣下不特謬許堪文且以千秋不朽之業相委屬堪何足以當之哉抵里卽走婁東奉書梅邨先生先生讀書而喜則以爲所選文體當求合于唐宋大家西銘時文尚六朝故所選多近六朝今所尚非六朝當不必取六朝元宋明之文大都多近大家者皆唐人之集不能多見止文苑英華所載差備而所爲六朝之文十居八九如顏眞卿陸贄李翺皇甫湜李漢張籍李德裕杜牧元結劉禹錫李觀白居易李商隱劉悅孫樵諸人文皆有大家之體其餘近六朝者槩置勿錄則所宜甄拔者似不外此十五人中矣至于宋人之集最多拔其尤者如王禹偁穆修柳開韓琦范仲淹司馬光范純仁劉敞黃庭堅秦觀程顥程頤張耒陳師道晁補之鄒浩楊時張栻李覯劉弇鄭樵周必大羅願陸游呂祖謙陸九淵朱熹葉適楊萬里李燾王十朋程大昌王炎陳耆卿陳亮劉克莊陳傅良劉辰翁魏了翁眞德秀文天祥謝翶四十二人皆梅邨先生與

堪定也堪近又得閱未見諸文又擬增孫詠李廌李綱鄭俠羅泌黃震陳造七人梅邨先生奉荅書曰文爲載道之器自二程朱陸西山鶴山以及元明諸子講道論德之言惟先生洞悉其源流手加分條于文士之外都爲一集若然則二程朱陸西山鶴山之集不必列于四十餘人之內矣抑數君之文非關講道論德者仍錄之爲一集邪又觀宋人集如周必大陸游諸君卷帙浩繁豈能盡載卽明如弇洲四部稾亦然非大加刪定不可由此推之卽集之少者亦宜一爲遴選非必如西銘之盡載也至于韓柳歐蘇曾王八家皆有耑集盛行似可弗入李杜詩亦可勿入大約詩止可附錄于文必以文爲主而詩輔之不然唐人之詩錄之不能盡錄惟閣下裁之元人如劉因許衡吳澄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吳萊楊載范梈楊維楨危素王逢趙汸十四人梅邨先生與堪所定而堪又擬增黃澤歐陽玄姚燧元好問史伯璿金履祥熊朋來七人梅邨先生云元人之文實能步趨歐曾諸君子惜世不經見故莫由知之今宜急爲表揚應先宋明人集刊布堪反復詳閱知梅邨先生非妄許可者明人之集向聞曹秋岳先生所藏有二千餘家可稱極盛苦不能盡見今據所見者與梅邨先生酌定得三十一人劉基宋濂陶安高啟楊基張羽徐賁蘇伯衡方孝孺曾棨楊士奇劉定之李東陽程敏政薛瑄邱濬陳憲章莊昶桑悅李夢陽何景明吳寬羅玘王守仁邊韶李攀龍王世貞霍韜王愼中唐順之歸有光堪歸自婁東徧撿友人家藏集又擬增王禕王英王直解縉于謙崔銑王鏊楊愼王維楨趙貞吉趙時泰張居正黃佐茅坤孫鑛馮琦徐渭湯顯祖陶望齡李維楨湛若水楊循吉薛應旂孫愼行艾南英章世純蘇桓二十七人其閒應刪者尚多而未見之應增者當亦不乏大抵明人集雖多其卓然成家者不過幾人其餘可以雜次彙選亦不必如西銘之各自爲集也此書果能告成有功前賢非小然剞劂之費浩繁難辦梅邨先生深以爲慮台札云需好事者共成之未卜應屬誰人閣下主持文教以來四方名公

巨卿慕慕好古誠審擇而命之當亦無難然其事亦不必耑勵一二人視有同心者量其力所至或刻一家二家合少成多較爲易舉某人刻者集前即識其姓名踴躍從事當不乏人堪嘗讀韓退之柳子厚集其所許侯喜吳武陵一日其文甚古一日可追西漢今其集已無復存歐陽公藝文志載吳武陵書一卷若侯喜亦已不覩其姓名獨載英華文粹者僅不絕如綫以韓柳二公所許之人其集皆不免于散亡今前明人集幸而具在者苟不急爲刊布將來散亡之憂視昔爲甚此固後死者之責堪敢不竭蹶以仰成閣下意大集授梓時堪正經紀喪事囑敝同學董生以盦較讐擬製後序一篇謹錄稟呈覽儒荷改削成文令廁名于後寵光孰甚外近作十餘首詩集一冊冀辱賜觀堪再拜

荅友論廟制書

伏承下問廟制僕敢援古以對聖王隆報本之義追祀其先人于是有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七猶以爲未也又有世室以爲不

祧之位子孫世世享之猶以爲未也乃于萬物始生之時祀天于南郊而以祖配食萬寶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而以宗配食蓋聖王制禮有經有權經有所不可易權有所不可拘則有祧無祧之異其處合享特享之異其時位祝稱配之異其儀誠出乎經而參之以權即九廟非古王制而君子曰不爲侈也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廟制大備官師一適士二大夫三諸侯五天子七七廟之外又有文世室以祀文王凡穆之當祧者皆祔之有武室以祀武王凡昭之當祧者皆祔之此廟制之不同也然鄭玄馬融以爲周人七廟劉歆以爲周人九廟蓋昭穆有常數者理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而未祧故爲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三穆之外故爲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是故九廟同爲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各全其尊羣廟之列東爲昭西爲穆祫祭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其廟制之嚴也如此足下博觀古昔之書必能詳審而復以今日七世之廟爲問禮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有德之王列爲祖宗者言也夫在廟祀而不祧者必亦在壇屋而不廢如僕前所云周之文武可見矣今七世之廟雖未備然即以周考之成王之時亦第有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五廟豈非定其名乃可昭度數之常而傳百代之守哉惟足下審之

奉荅張尚書書

病中接讀閣下手札以繼起昨在敝邑行事顚倒恐敝邑士大夫刊揭露布欲爲解紛此誠繼起自愧之萌而閣下護持之意無所不至也僕竊謂異端惑道吾儒既誦法孔子本不應爲之護持況繼起前此穢蹟與近日反正所錄幷爲佛門所不容亦何屑復置齒牙祇以昨至敝邑種種誕怪道路遂有煩言然猶以未覩反正錄所云以爲繼起尚可望故若此苟覩反正錄則必以爲此僅繼

起小過亦不足與責也凡人之不易得者名繼起幸而得名一言一行必思所以保此名後可乃以爲名既成矣可安意肆志而爲之其敗遂有不可勝言者或亦不待敝邑之攻之而後知其不可也當繼起之來敝邑寄迹太初菴舍宜深坐不出不則躬率僧衆徒步託鉢于街衢奈何甫至而乘輿執剌奔騰絡繹伺候于富貴者之門牆邪所爲富貴者皆以厚貲浼某某爲曹邱而惟恐不一當某某者役之賤且微而數富貴者之家所走狗畜之者也嗟乎毗陵豈遂無可交之人而必先及于富貴者之門牆先及富貴者之門牆則已失爲繼起奈何乘輿執剌幷先富貴而造其廬者某某也台劄云繼起平日每言道人家入城市僕僕大人之門殊不雅觀何所言不逮所行歟又云敝邑士大夫因不通一剌欲攻其短益大謬矣敝邑士大夫正以濫通其剌爲繼起短而有所不屑攻且繼起之來以弔楊脩撰也聞弔喪爲佛法所戒然以平日交情稍爲通變君子猶將進之乃呂相國陞參議已先脩撰年餘死

始得因脩撰及之繼起于呂陸生時本無交卽謂有交何不亦如弔脩撰之期來弔至如府副使者繼起昔日患難受恩得不死交當在脩撰上死已三年前此未嘗遣一侍者今來也又不能邀呂陸以瓣香一謁其靈此何爲者豈富者皆當弔而貧則否邪此固世俗之禮不足責繼起無如繼起所行崇于世俗也有故家某孀婦者踞請法名其應與與否不敢知乃繼起則昂坐于上其婦仰面于下所與言者皆與其夫存日鄙雜可笑之事致有持老拳欲下者台劄至欲愚父子推烏而善護之夫愚父子之待繼起未嘗不厚竊意其日進一日不謂舉動狂悖一至于此始聞而訶繼聞而惜終聞而悲適其徒覺堂者見過偶一述之令語其師儻因愚言憬然而悟大反所爲則愚言未必無救若徒以傚邑士大夫爲過苛之論執迷不醒嗟乎則亦成其爲繼起而已矣若刊揭露布之事愚父子可力持毋煩過慮請以爲繼起慰某白

書二

與駱太守論講學書

執事近捌延陵書院講學昨荷折柬相招僕以先人忌辰故未敢赴計今又將開講僕有欲達于執事者乞裁可否僕謂講學不必另立書院應在學宮之明倫堂其次無如楊龜山先生祠敝郡理學之興實始龜山方其學于程門還自伊洛至吾常留寓以爲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忠公及周伯忱伯溫兄弟又與公故遂與諸生講學十有八年始歸竊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于是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于是有委蓋朱四子肇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要其開學術盛衰之故殆難言之當熙寧中異學盛行毒流海內卒召靖康之禍龜山力排斥之于前文士如蘇黃諸公皆捐佛氏教龜山惟兢兢守師說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爲朱子其時宋祚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竟委龜山所以聯屬于南北之學實于吾常首被之然則吾常之有志于學者不可不知所本也嘗見毛古菴先生作毗陵正學編首列龜山次鄒道鄉又次周伯忱伯溫唐彥思又次鄒德久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亘貴而以謝子蘭終蓋以道鄉周唐四公與龜山同遊程門而有得若鄒喻爲龜山高第弟子喻授尤尤授李蔣淵源皆可溯至謝則聞風興起有衞正闢邪之功故爲吾常有明理學之冠子蘭而後迄無定論先賢祠之祀既多濫觴而郡志所載亦未盡愜人望今日講學時必急爲釐正以竟有明一代之學此有功于先儒非小也至于講學之任不可濫屬蓋今日講學之人必爲異日可繼先儒之人當事必折節以請隆其禮重其事而吾人自反亦必內無愧于心外帖然于眾論然後當之可不忝昔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一聞二程講易皐比永撤況萬不及橫渠者乃燕然尸其位可乎此僕願執事愼重審擇勿以縉紳韋布而有別勿因其先世而遽及其後人勿以附和者之私譽遽以爲實然以至公揆于至正是所望執事毅然行之也昨聞某公講朱陸之學尊朱而毀陸此固前人之成說僕謂尊朱固宜而

陸亦未可輕毀大抵道學之傳自程朱而後分而爲兩朱子以格致爲主祖周子而宗程張象山以頓悟爲宗詆周子而兼排朱子自是以後爲朱子之學者有勉齋西山其人至明則薛文清胡敬齋之屬爲象山之學者有慈湖草廬其人至明則陳白沙王陽明之屬朱子得二程之學于李延平而大光之陸子靜生當其時聰明議識過于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而義利之辨朱子亦心服之是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以至聖人者朱之道問學也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腳者陸之尊德性也朱之學有本有末下學上達合內外有無隱顯爲一致陸則極高明而未盡夫道中庸是故王文成倣之有良知之說陳白沙祖之有主靜之說白沙道未大行文成理學事功冠絕一代卽良知二字亦本孟子然而爲其徒者如敬仲龍谿諸子以良知附會養氣而入于空又以良知印合玄虛而入于禪論者往往以其流弊而致恨于其源未免責備太過夫聖人之道猶天地然莫不在覆載之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之數子者雖所造或偏要皆孔子之徒豈可遂擯門牆之外僕每歎有宋以來諸儒立說過隘尤笑今儒沿習其說分門別戶如枘鑿之不相入似有功聖賢及叩其所學求所爲磊落俊偉可與入道者而不可得昔孔子之教七十子之學宜無不人人爲顏曾乃由求點赤諸賢或成其狂或成其狷卽求中行者已不可多得況生千百世之後無聖人以爲之師奈何不使分途競進各因其天資所近以爲入道之門哉敢質之左右惟執事垂教焉某白

與駱太守論先賢祠書

執事將建延陵書院或有告于執事者曰先賢祠故講學地何不踵而行之而執事不可僕有以窺執事之微而未敢信也故敢復奉書嘗攷先賢祠故雜造局址萬歷初太守施公觀民改創龍城書院旋奉旨毀鬻其地民間至太守歐陽公東鳳捐金令民還其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九人皆吾郡忠臣孝子理學鉅儒

斟酌進退合乎祀典而當乎人人之心至今日莫有敢竊議者夫以一郡守之力上下千百載不使人撓以私卓越之風豈不可敬迨其後或爲子孫之貴顯或官其地者爲薦紳之故吏門生紛紛議入甚有喪名失節之夫竟儼然並列諸賢毋論爲歐陽公罪人而人子欲揚顯其親反使其親忸怩不安其位豈得爲孝乎郡先達孫淇澳先生有言先賢祠之作爲學宮鄉賢祠濫也鄉賢始非不嚴後遂陵替不復防烏知今之祠不浸假爲昔之學宮嗚呼前之人早慮及此詎不可歎也哉夫祀既如此其濫則先賢之名以僞亂眞必爲諸賢所羞怨捘諸賢之心祠且可廢乃更欲于此講學論道固爲有識者所羞稱今執事舍此刱彼得毋以是與然執事地望並歐陽公才識並歐陽公不難于六十九人外毅然進退之不以一時情面爲嫌而以千百世是非爲準昔程明道有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之說以爲儒與佛毫釐千里之辨況同爲吾儒其毫釐千里有不待辨而自明者乎紀僧眞得幸于齊世祖請曰臣

本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世祖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退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彼僧眞第乞作士大夫以天子之命尚勿與況未有天子之命而所關又在忠孝理學之大執事亦何所憚而不爲哉祠旁爲歐陽公祠我郡人立以報公者近見某主簿假爲公署敲撲之聲盈耳糞土委積甚非所以妥賢太守之靈乞諭歸本署或他移幸甚某再拜

與駱太守請脩復忠義祠書

執事近于敝城忠義祠旁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振興理學厥功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懔懔正誼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遞圮遞葺皆一二賢太守主之其名並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既喪天下播遷德祐開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訔知州事命副統制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炤爲通判胡公應炎爲節度判官以佐四人者

誓以身徇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盂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炤遣子應龜乞援平江督軍文丞相天祥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虞橋死尹玉戰五牧鎭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亡吾屬得爲義士矣城陷訔縱火自焚死炤安節應炎猶斂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謙之者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一人從遂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睢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脩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逸其名又曰天地有大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賁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款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孝自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脩葺費亦無幾況當書院刱興之時工用尤易爲力僕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

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爲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貲費難辦付之慨歎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聞風樂善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豈小哉某再拜

與駱太守請脩復鄒忠公祠書

儆同學鄒程邨謝世執事哀憫不勝嘗向人曰才如程邨而不永年程邨有知必銜感地下僕嘗與程邨閒論知程邨夙具大志而最要則有二事一葺道鄉公祠一刻令祖黍回先生所著經解每以經解卷帙繁多資費不給爲慮若道鄉祠雖日就圮壞而聚族之人尚可共圖脩復不謂家有賢子孫遽蚤死不克成其志爲可深惜按忠公元符中職諫官時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危殺公幸卽敗而公謫萬里外建中靖國閒召還蔡京在朝公又以直道不容再謫嶺表風節愈堅名愈重當時有五諫之目而公列焉嘗受學二程門所學皆有本故能卓立如此自公歿數

百年于茲子姓雖繁衍未聞有克自振拔者至程邨能以名行自砥事親孝于古人書無不窺著古文詩賦詞若干卷鏤板行世朝野交重爭購舉進士旋坐公事摧挫不得于時至鬱鬱以死古人稱三不朽程邨已居其二以程邨之才苟得志立功固無難而天限之然程邨亦可以無憾程邨家貧經解之刻縱不死亦成虛願道鄉祠非有倡率者不能作族人好義之心今程邨既物故其與族人向必有成說執事試召其族明經如某諸生如某某一詢之大示鼓舞仍令斂貲召工以還舊觀不特程邨之志可成執事好賢尚德之風雖千百世猶將景慕無窮願不偉歟郡志載楊鐵崖之言述郡先儒謝子蘭先生應芳生公二百年後完公之墓伐榛莽立華表復搆祭亭樹松柏百十株立石以記謝君非公氏族而公之子孫乃有鬻墓田樵墓林者賢不肖相去何如然則某今日信有愧于子蘭而鄒氏族人聞是言有不奮激而爲之者豈人情哉祠成之日乞公爲文豎碑記其事將亡友之名亦得藉公以傳

某曷勝翹首待命某再拜

與駱東目太守請復建多稼亭書

其白郡治之陰城爲障稍西數十武舊爲多稼亭按志莫詳所刱遞圮遞葺明太守劉公廣生記云從廢址得豐碑六甎蝕泥封命工搨之尚可眡其字迹同時何司李又言亭無他奇獨古柏數株老幹蒼翠爲千百年物所謂亭僅敗屋三楹某嘗至其處求所爲敗屋者已無復存豐碑古柏亦蕩爲冷灰矣甚可慨也執事以是亭爲遊觀燕息之所興廢何重輕于人苟顧名而思義非凡爲守者宜惕然者邪雅大田之詩農夫所以答甫田也首曰大田多稼極而至于若曾孫介景福夫豈好爲諛祝之詞惟甫田公卿力農事以奉方社田祖民始得盡力于農歌大田以志愛然則多稼之稱豈易得此于民哉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今周禮既不行而是亭之名猶不失餼羊遺意登斯亭者知多稼之稱不可易得必將思所

以效甫田之公卿致民歌詠勿負命名之意則亭于太守亦猶乎委土之師保也執事才高氣清以古人自期待蒞政以來志復古者非一事而于此獨缺然夫一亭聿興費亦無幾儻獲鳩工庀材俾還舊觀異時舉觴落成宛若進穡穉之子于庭而慰勞之某也以布衣芒屩從遊執事之側從容而盡一觴亦得與豐樂喜雨二太守之賓客傳于後世顧不幸與某再拜

再與岳吏部書

僕前以吏員一事獻書足下荷足下俯採芻蕘今吏員已停授正印足下可謂有功銓政而僕言亦竊幸于足下有小補也然有所未盡者從來國家收得人之效在課名實以責官方三代以來惟漢法爲近古其取之也採之選舉之公評及用必試之職業以驗其才能誠以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績效之成勞所爲狀也既有以定其品而復有以課其狀此名實相維之驗也我　朝仕進之階惟其人不惟其位誠爲鼓舞至

意乃昔以人才少而不足用今以多而不能盡用則以名實之册未盡覈而器量大小無由得其當耳今之選授者皆以進才之等第與考職之後先爲銓除之準未嘗別其人與職之相宜故或長才而得小邑或中才而典煩劇往往用違其實逖至傳書未習參罰有加不戚而能斥者踵相接夫內而審官之部權其地之輕重外而督撫大臣察其人之賢不肖有不當者急令調補稱職者爲之久任而加秩如是則在位無叢脞之變而循良莫不蒸蒸然奮起益勉爲善吏至于今日升遷之法皆其人適與缺過度其資格相符不必問其果優其任否也彼居其任者亦不必盡習其事追事之既習則已遷秩而去古人禮樂兵農終身止效一事今六部之司一人或歷數官不惟無以觀練達之才且受其權于吏在吏曰吾有例在不知簿籍稽考固不可廢第不論其才之可否使人皆坐待資俸欣欣焉有必得之心豈法之善乎昔劉祥道知選事曰今任官率四考輒罷夫官知秩滿則懷去就之心民知遷徙

則與苟且之志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今試于內外諸臣用資格以馭繩趨之士破資格以待非常之人庶因才器使而官方之效可以大著若夫以考課之法而加意于親民之官則其說有二財賦爲國用攸關上不得不峻考成下不得不竭其徵歛勢也然有志氣方新忽遭不及察之降革爲可深惜蓋分數有必覈而徵催之新舊宜酌積逋勢難盡蠲而土俗饒乏與年歲之旱澇亦宜別奈何槩置勿問一例考成使長材有短馭之歎乎士自田間來初膺民社未有不思自好者自姦胥猾役乘閒以投其喜怒始以小忠信示其勤旣以濟其大奸大貪究且挾官之短長而官亦受制于吏誠立一法以征權弭盜緝逃墾荒諸大事功罪使官與吏共爲考成將曹掾亦有身家之惜而蠹惡或可少止足下才高氣清凡僕所言皆稔知之而僕尤必娓娓言之者語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冀虛公詳酌毅然而行昔毛玠山濤之于魏晉裴行儉李朝隱盧從愿之于唐陳堯咨曾宗道王質杜衍之于宋非皆以典銓之故卓然垂之史冊乎足下自顧何如數君幸勿苟且一時致令名不著于後世徒居得爲之位爲可惜也某再拜

答繆生朝陽問謚書

昨門下以謚爲問倉卒應對慮有未詳兩窗籌燈復摭古以告門下世傳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將葬而制謚不知人主有謚自黃帝而已昉矣若後世之有二謚成湯昉也人主有廟號中宗昉也人主雖不廟號東漢昉也身不有天下而冒有天下謚魏昉也封爵不以地而以德戰國昉也齊晉衛謚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班于天子之士也魯謚及大夫矣爲其爲周公後用王禮也無爵而謚晉昉也婦人無爵亦謚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太子而有謚晉申生昉也人臣有三謚與生而頂謚衛侯于公叔貞惠文子公宮貞子析朱成子也皆衛倣也私謚春秋黔婁昉也宦者謚北魏昉也方技有謚亦北魏昉也公卿大者祖父有謚元

昉也明興創制自皇帝皇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二謚親郡王非譴無勿謚郡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雖賢勿謚公侯伯非譴無勿謚嗣公侯伯非賢弗謚此大較也然則以爲名乎爲實乎爲名則從其美者而已然觀蒼舒庭堅窮奇檮杌美固不可掩而惡亦不可諱秦始皇曰臣議君子議父若皆美也秦是尚何畏哉總之謚者勸懲之大典周公制謚悉本勸懲之意至秦則以爲議父與君也而廢之廢之則失所以勸懲者一漢唐以來仍行謚典然古意漸失美惡不能無爽美惡爽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美惡爽則改謚之說興必至名實重遺而紛更愈不可定紛更不定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然美惡或爽猶有美惡者存自明以來則有美無惡矣有美無惡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然有美無惡猶屬朝廷之寬大主褒有功不主彰臣過乃或爲子孫乞恩或爲故舊陳請必至美非其美矣美非其美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嗚呼謚法之壞至于如此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安

可得哉安可得哉至門下又以私諡爲非禮固然按諡法必生有爵者死乃有諡而士不獲與故凡高賢碩德守貞巖穴之中至老死無聞者不可勝紀在朝廷格于令典莫可變通而公道之在人心者又勃勃然不能自已于是私諡之說興古之人如靖節文中貞曜文通淵穎之屬要皆合乎人人之心而當于古今之理雖屬草野之私而褒貴定名不異朝廷愼重之意亦禮因義起君子不得而廢也竊觀近日私諡率多濫觴門下之言當有憤于此然古來如秦秀之駮賈充卞壼鄒鑒之議周札鄭義許敬宗之繆于名實楊綰蕭禹之蒙惡名夏竦之見斥涑水有爵者是非尚不易定況諡之出于私者乎門下審之而已

答繆生朝陽問二十一史書

二十一史古今已有成論門下復惓惓以優劣爲問不得不摭前聞以告門下文中子曰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以紀事詩以採風春秋一書則有所筆削以寓王法故曰知我罪我惟春

秋春秋成而左邱明作傳以翼之開後世編年之祖司馬遷祖述其義更爲體裁遡軒轅迄漢武勒成一家言夫左之始末在事司馬之始末在人左則專主編年司馬則廣推之紀傳漢獻帝命荀悅約略其文用左法曰前漢紀袁宏復爲東漢紀其才各有所至皆不可與遷史同日語然遷稱良史而班固譏之曰疏略牴牾是非頗謬于聖人固自爲書如列儒術于諸家褒郭解以謙愛志五行引書失宜者四敘事乖理者五其疏略牴牾又孰甚雖以曹大家補志顏師古註釋亦不能盡正其訛范曄作東漢書自謂方孟堅整密稍變班馬例贊外有論其文拘礙踳駁晁陳氏多議之黨宣節義士而抑之酷吏蔡琰失節女而稱曰烈班失之同范失之誕豈虛語哉陳壽志三國敘事有良史才而帝魏寇蜀大綱已拂戾因父髡故短武侯將略益非矣晉書初成庾預繼之者八家太宗敕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一時史官多稱文學乃好采詭謬碎事不務篤實惟李淳風深明星歷諸志可觀

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皆成李延壽雖于禨祥詼嘲無不載而無南北正史穴穢習故溫公以佳史稱之然以不作志致數代制度湮沒而不彰南朝則沈約撰宋書裴子野更爲宋略江淹有齊志蕭子顯更爲齊書梁陳二史成姚思廉父子北朝則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蘇綽朱弘皆脩周史而令狐德棻特著隋書則魏徵總其事皆文氣衰靡猥以小說傳會故多失當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繁略不均竝不足取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事增而文省議者猶病其氣窒味短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薛居正輩嘗脩之歐陽脩以其失實脩新五代史褒貶謹嚴最得古法然以天文不載變異憾之宋史作非一家而立傳惟計官階詳遷擢濫漫不堪陳桱續編差得其正遼金二史揭傒斯獨爲脫脫總之明初胡粹中宋濂等奉脩元史得失亦相參昔人有請敕宋遼金元四史宜付史館訂補刪正者要之金史簡質雅則不與三史同也宋治平中涑水司馬氏患簡冊汗漫規春秋編年法彙萃爲書人

主假以祕藏優以清秩聽以書局自隨得肆力編摹而且擇人受簡以戰國迄兩漢屬劉攽三國迄隋末屬劉恕唐迄五代屬范禹于鑑變佞倖閹豎權貴竊命移祚之故每三致意朱子謂其書漢以來未有而帝魏寇蜀黜唐紀周猶得指而訾曰溫公不識王霸之辨朱子訂正之著綱目一書削曹魏帝昭烈去武曌錄中宗皇然可稱他如書張良爲韓人陶潛爲晉處士揚雄爲莽大夫改幸太學爲視尚公主爲適書房州懷乾侯之志削光宅滅如齊之魏此類未易縷指明二百九十年未有成書自洪武寶訓外如吾學徵吾諸編憲章傳信諸錄獻徵法傳世法諸書瑯瑯史料烏程史槩皆足備觀覽先中丞輔世編一刻尤加意搜羅嚴加考信然而諸書所載皆未及啟禎二代近見明季遺聞一刻未免多訛舛星漏夫忠臣義士至明末最多星漏則無以慰幽魂訛舛則益使含冤長氣今　國家設局纂修表揚剔白正在此時可拭目以觀其成故連類及之

與黃刑部書

足下擢刑部尚書郎欣慶累日從此操三尺法爲朝廷洽好生者在足下矣僕嘗思唐虞之世始制五刑命皐陶爲士師反復告戒一則曰刑期無刑再則曰欽哉惟刑之恤聖人立法之心至今可以想見皐陶士師也而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秩宗也而後世稱之曰伯夷降典析民惟刑則知工虞教養皆先王所以化民之具士師一官不過弼成教事而非以爲致治清濁之原也秦法最苛無論李悝爲六篇之律蕭何爲九章之律而張湯趙禹復廣至數千房鄭公爲十二章之律而長孫無忌輩復廣至五百蘇軾曰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于忍人足下將何去何從哉後世之患莫大乎不用律而用例律有定例無定鍛鍊周內欲出可比生例欲入可比死例有至死而不知所罹何條者昔郭解門客殺儒生公孫弘謂解雖不知然以睚眦殺人甚于知之竟族解霍光治桑弘遷罪匿故吏史吳家少府欲罪遷赦吳光謂廷尉少府弄法皆棄市凡此皆刻行其意不用律之過也禮經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易故君子盡心焉刑不易于律每易用律之人故汲長孺云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誠慮之也今日部訊口供每滿文爰書既定而後譯漢語其閒保無酷吏深文與吏胥之作奸者僕謂宜滿漢同時並立以示公使人皆曉然而無所疑若流徙之法不必拘遼陽寧古前代極邊遺意可倣況遼陽寧古爲龍興地乃以罪人處之無乃不可至事稍可矜者則有先王不孥之典在伏惟大破成例斟酌變通足下請之司寇司寇請之　朝必求無負生民之命而後止則國家元氣可培而足下食報正未可量幸察不宣

與張邑令議復濟農倉書

敝邑數年來水旱頻仍饑民流離偏野昨執事大召縉紳議設粥廠數處各輸米穀付司事者給散僕雖貧敢不悉索仰遵執事命第僕思古人有言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以爲救之既荒不若備之未荒之日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未嘗不旱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此之謂也敝邑向有濟農倉明洪武閒奉詔設豫備儲糧倉四所在東西南北四鄉其後則合并郡城濟農一倉今太平倉旁故址猶在僕十年來所交當道莫不激切言之冀其脩復或以工用艮難而止或以迂緩竊笑今觀執事仁心爲質不以僕言爲河漢欣然以爲可行故敢復奉書并以古人已行成法向執事詳述之僕觀唐宋以來雖有社倉義倉之不一大率皆常平遺意葢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豐年則斂其初未嘗不善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況償貸必寄之里胥詐冒之事必多甚至與貧民通訐爲詭詞而斂散之粟無幾矣且有借止一石或償至數十石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不休故細民有鬻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肎窺倉廩之門者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願糴者予之無所强受糶者去之無所追其利常周而本不什故公私兩便今濟農倉不能即復太平倉尚有數椽可因陋就簡爲之以濟農之名而行常平之實平時多方那融設法遇豐而糴委之富民以計其數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支及時凶而糶立法使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嚴爲之防俾所糴皆貧民而富者無敢侵焉且執事亦知濟農倉之創而旋隳者何哉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民之以貲賜爵及補吏胥者有不以金錢乎請公田租稅有升斗入乎城旦者必以粟贖乎則今日固未嘗責粟矣而郡縣官又不以贖鍰餘羨貯之以備不虞徒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加之罰及所罰非穀所入又非倉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暇言備哉僕尤有慮者吾鄉賦役煩重昔之民以有田爲樂今以有田爲憂是以庶民之家有中人之產者經營爲吏役鬮里莫不詡榮務本而力農則鄉黨笑以爲拙將爲農者日寡而田畝之荒蕪必多今日勸農之令似宜急

行毋曰鎩櫂考成日嚴徒以鉤摘敲扑爲能而昧所自出也惟執事垂察焉某白

與弟書

吾家龍遊河祖塋前有小姓一塚近堪輿家言于吾祖塋有妨而其人適欲改葬因以數金助之踰數月又囑里老來言某改葬有阻之者而前所與金已盡又不敢負恩願平其塚以報予聞之勃然曰是何言縱與吾祖塋有妨亦聽之況堪輿家言豈可盡信前適聞彼欲改葬故與金耳否則是吾以利誘也損人利已之事雖小勿爲況關陰隲之大者今吾遠行恐復有以此向弟言者須嚴止之金亦不必責償大抵葬者藏也古人藏親第求其地于風水無害者而他不計是古人之卜地爲親今人之卜地爲子若孫每卜一地必求其若何富且貴若何子孫衆盛是以祖父之骨爲子孫市富貴之具豈爲人子者所宜聞嘗見形家書宣州沈少參卜地啟土得一古穴視窆石乃先代名公墓沈急掩之懼後人復有

發者立碑以識少參夜夢一峨冠者告曰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兼製碑當以公嗣爲報李八公葬其子某地顧孫曰葬後期年恐不利于汝孫曰親安願足矣雖有損何惜其後孫亦無害且益昌向使少參得吉壤而不肎棄不掩古穴八公孫聞言生畏更事改卜無論二者之禍福何如一于盛德有虧一使父骨不得早安奄穸豈仁人孝子之用心由此而觀堪輿家之說未可盡據而冥漠中反若有陰相之者古人云積德爲求地之本良然距吾祖塋三里許有稱某氏南園者其先人剏建時環園鑿河得棺百十口盡焚之棄其骨不數年某公死子罹慘刑迄于今亭榭陂陀之屬皆蕩爲冷灰此吾地數十年近事余與弟皆習聞者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與張黃岳論文書

遠承台翰兼賜大集歎爲天下至文僕嘗論古文一道今日能文之士鮮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漢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爲秦漢大家者莫不本于經今人置經學不講第求之秦漢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爲秦漢爲大家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未有取法乎中而可得上者足下之文無不根據六經譬如黃河渠幷既分而禹之導之必由積石龍門以溯其本此僕之所以歎也今人作文莫病于摹擬秦漢大家之前未嘗有秦漢大家乃必規規然曰我學秦漢我學大家縱極肖不過爲古人奴隸況不能肖乎譬如古人既往爲土木以像之不可卽爲古人也而優孟復過焉曰不如我之能笑能顰將優孟遂得爲古人耶僕嘗語于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于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以潔爲尚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淳健簡直蓋與柳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于其間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

取止于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于此求潔之道旣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絕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貴金之質清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略有三曰起曰轉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後可爲起轉而不轉不轉而轉而後可爲轉欲止不卽止不應止竟止而後可爲止昌黎畫記至矣猶憾其末幅稍溢此應止不止也柳州梓人蝜蝂傳捕蛇者說皆露正意亦微憾之吾人論古之識宜爾諒古人不以爲罪高明必有以垂教焉向未見足下全集時于友人處得數十首選刻七首然僕選不足爲足下重也某白

書三

與某先生論來瞿唐理學書

昨讀先生大集中有引及來瞿唐特祠謂當時之議以其直接仲

尼之傳不宜在孟子下故詔爲特祠以尊之僕稍稍置辯而不敢終其說者以瞿唐夙稱理學非後生可以輕訾及歸而思之竊以爲此事所關甚大不容不與先生辯先生謂從祀重乎特祠重乎從祀雖不得獨專其尊然通行于天下者也天子臨雍釋奠則命大臣分獻若特祠則祀于一方止有司春秋致祭耳從祀既不足以尊瞿唐豈特祠反足以尊之哉當時廷議想未悉瞿唐之學未閱瞿唐之書而草草爲此舉耳瞿唐之學以格物爲始以遏欲爲功于聖人之學不謬而僕之所議者正以其格物之未精與遏欲之未純其太學新圖圖與濂溪異而義與濂溪同弄圓一篇頗爲切括然以朱子未有天地先有此理之說爲非則試問從未有天地之前何以無端而忽有天地陰陽未判又何者可名爲太極而生此陰陽乎至帝王大混沌一圖以皇帝王霸歸于世運適然康節亦曾及此此不必論特其言曰時勢不同則聖人之性反不同故在唐虞曰嚚訟可乎在文武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以堯

舜爲有意遠其子文武爲有意私其子矣以文武之子孫均之嚚訟而文武獨傳之者矣且果以世運而言則堯舜當極盛之時原不宜有朱均之子文武當漸降之會豈宜有子孫之賢反過于堯舜之子乎又小混沌圖說云人生世上一浮生也一日止有九時生餘三時亦如死亥子丑時夢寐之中雖生猶死身在何處亦所不知雖帝王聖人亦自如此僕謂浮生一語既非性命誠實之旨卽淺言之而聖人夢寐必自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夢皆憒顚倒安知不夢爲淫褻夢爲盜賊夢爲弑逆聖人夢寐中則諒不及此瞿唐謂聖人之夢無以異于凡人不將謂聖人之死無以異于常人之死乎浮生之說誤矣其註大學古本則更有離奇背謬者以德爲五倫以明爲人倫明于上之明因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卽敬敷五教非明其德而後親之更云德就虛靈說將一部大學通說空疏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便徹頭徹尾夫明德本也實有其德而實明之何言空疏格致誠正皆所以明德何言無可下手

況不明其德則無仁義禮智信之心又何以處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謂之五倫乎其註親民也既不合程子當作新之解又不宗新建親其民之解而割裂其辭義曰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親二字卽親親而仁民也卽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親字管齊家民字管治平若不能親親以齊家而先去新其民親其民是以厚者薄所薄者厚也嗚呼謬至此哉夫民者該家國天下而言也書曰維天數錫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彼所謂民豈家人九族不在是數哉據此解則其離奇背謬已甚而餘解之荒唐亦不必述矣至于理學辨疑一卷則以天道爲無常天運爲不可知其辨月之不受日光也則曰月光從地四旁旣可上受于月宜乎月光常滿何有盈有缺此幷不知日月之行相去有東西遠近宜乎混沌圖說中定月缺至三十夜半止月盈至十五止也盈則爲望望何嘗必在十五日而一月又豈必皆三十日哉其辨日食之不關于月掩也則曰正德年日食盡滿天星斗皆見而月

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今設問兒童曰日何所掩亦必以爲掩日者卽月而乃云月在何處乎卽問稍有知識者曰月小于日而日何以至旣必曰日遠于月而高于月人自下視之不過與月等大而月食之遂旣豈云不能掩日至此乎凡此數說亦見其格物之未精矣大抵瞿唐天分本自尋常而于理性象數皆欲儁周程張朱而更爲透關之語愈闢則愈不透故用功彌苦遂至勞而日拙焉其格物固然其遏欲也亦如是彼之以三欲爲戒也曰色曰勇曰得卽君子之三戒而同時戒之者也然遏之也止可曰不好色而不可絕色止可曰不好勇而不可無勇止可曰無苟得而不可期于必不得富貴者人之所欲得也聖人無必不欲富必不欲貴之心用行舍藏藏之之時未嘗不有行之之願佛肸召子欲往矣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而瞿唐自舉孝廉以後毅然歸老梁山置天下之治亂若秦越人之肥瘠雖欲明心見理而決意不期于有用則是一深山枯坐之人焉耳于聖人有體有用卽體卽用之學

全未會通心如是小理如是拘乎而謂之明心見理也然乎哉在當日推尊之者亦不過曰士林之清修明世之高蹈而已曰二十餘禩有司不一見其面而已曰寄興于寥廓而歸宿于仁義以遊逍遙之墟莊周之所謂至人而已而正之者止以李卓吾相較謂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卒以怪殺其身先生以平常救天下怪異之習不免執常而岐其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觀是說也則瞿唐之位置可知由其論太極者斷之其言理言性與聖人殊由其論古本大學者斷之其言德與聖人殊由其辨疑者斷之則言理氣象數亦必與聖人殊與聖人殊是叛聖人也由其出處言之以必不可富必不可貴禁其欲得之心推之將必絕色而後必不好色也必無勇而後爲不好勇也彼既誤視心之虛靈以爲玄寂雖闢釋老而不覺已流于釋老釋老者聖人所不收而亦必不與較於宮仙院煇煌金碧于文廟之外視之亦如有如無卽任其特祠焉亦無不可也然則先生之說毋乃過乎哉至易註一書尚未細閱

閱竟當更爲先生論之

與伯詢于書

吾家自石松公而下不幸無嗣者多矣其立嗣者極取族子應嗣者嗣之未嘗及異姓子也有之自吾伯始璂修譜牒于伯嗣子玉瓚下大書係劉某子今嗣某伯之色愀然若不欲璂書者無然也苟不書而後世子孫信以爲非劉氏子是欺吾子若孫也苟後世子孫信以爲劉氏子而吾今諱之是欺吾祖若父也欺子孫不可也欺祖父尤不可嘗見世俗所爲自襁褓而取之既長不令其知父母姓名以爲自我生也嗟乎人孰無口豈能諱之適成其爲世俗之愚而已吾豈爲之哉況乎在襁褓者猶或可諱當嗣瓚時瓚生已十七八年伯雖欲諱瓚詎能自諱卽伯意以爲不諱則瓚必不盡孝于我使瓚果有自諱則凡人之生未有不愛其父母者瓚忍不愛其所生之父母瓚之不孝孰大于是卽盡孝于嗣父亦不足取昔歐陽修因晉出帝絕其生父敬儒大斥其非以爲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今伯欲諱之是使瓚不得有降服服者先王之禮而萬世之通制也可絕滅乎哉或告伯以立愛之說以爲可不拘同異姓禮不又云乎異姓不相爲後蓋神不歆非族以他氏子承祧與斬祀等故春秋書莒人滅鄫夫必族中一無可嗣者不得已而求之異姓人猶諒之今吾族可嗣尚不乏人也特伯本支人丁落落俱無次子故應嗣者絕少耳本支無人不妨求之別支別支雖疏猶愈于別姓今伯毅然令玉瓚歸宗集吾族之人而告于廟公議爲伯立嗣安見吾族果無其人璂平時見伯喜讀律律有云凡無子而乞異姓人子爲後及以己子與人爲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又云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但不得便立爲後豈未閱及此乎抑知而犯之乎今譜幸尚未梓伯速改圖之璂當執筆易書也

學文堂文集卷九

傳一

王節愍公傳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別號雲岵武進之魏墅人也以徇節謚忠烈順治十年　詔褒明朝死事諸臣謚節愍人稱王節愍亦稱王忠烈云公八歲喪父母夫人姚教育之弱冠能文嘗讀書魏墅觀觀祀陳司徒杲仁杲仁以忠死國者也後封烈帝一日公夢神揖升殿坐左蹴不寍神曰忠孝至性吾與君等他日功名君當過之公領其言舉天啟辛酉孝廉崇禎戊辰成進士初令諸曁有賢聲巡按某上其績適報東海寇竊發鄞當其衝缺長吏以公才調治鄞先是公授諸曁親朋置酒爲餞稍酣遽而公又好酒每醉母夫人呼責曰朝廷以百里赤子授酒徒乎且王命有程豈容荒宴公伏地不敢命杖家人力勸乃免公自是不飲酒公將由曁赴鄞曁民立幟拒鄞民之來迎者于境曰公我公也爾何爲者鄞民亦曰公

我公也爾何爲者爭鬨不巳公笑既而泣數行下曰余何忍棄汝等去縱敢謝臺檄敢違上命乎曁民持壺酒豆肩遮道六十里哀號不絕及治鄞賢聲如曁有中使齎懿旨至海上府屬皆匍匐郊迎恐後公獨不爲禮且戒舟車不得經城內中使憚之日本盜劉香者掠呂國石浦大嵩諸衞猖獗甚公計斬閒諜九人復請撫按移文閩粵舉兵會勦劉香卒就擒天子加賴擢公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公首疏諫止宮操上悚然曰非王御史言誰爲朕言者急止之時內璫冒功紛紛邀上賞公又上疏請核璫皆曰此非以宮操諫者耶何況我等皆咋舌屏氣避公會甘肅巡方需人詔公往而巡撫某方以貪黷廢邊政公至卽抗疏劾去羌浪告警巡撫倉皇失措徵兵急公曰無庸若屬貪而易糜乃單騎入其軍諭降悉許隸近衞與餉解甲者數千人洪化番者僧也明成祖立寺居之世久而饒生產又好鬬將卒利其財請殲之公曰不可奈何以一城命爲吾功後公經洪化諸番頂酪酥跪泣載塗公自此以兵

略著聞于朝會丁太夫人憂歸服闋遂命巡視京營時己卯中之二月矣賊李自成兵自豫擾秦及晉嚮京師右腋天子焦勞涕泗橫流命按京營軍額例十一萬有奇及覈籍病死者已十之二竄老者又十之一虛冒者又十之一餘雖存皆敝胄破盾氣力疲罷無鬬志公疏聞天子益焦勞流涕劾餉已半歲缺疏三上請給而度支無以應公頓足曰吾屬巳矣如國事何亟疏請向所撫羌浪降卒及洪化番僧令入都捍衞不報適有族子南歸公援筆寄鄉人曰寇偪關門殘全晉臣子不復問身家矣亡何而賊攻眞定乘勝達京師襄城伯調兵五萬寨郭外而命公與光給事時亨守阜成門城每三垛僅一軍而朝廷日給餉僅二三十錢公知事不可爲雖堅守實旦夕待盡亡何自成巳薄皇城下公手發二礟賊少御忽各門礟聲寂然頃之賊矢如雨集給事改服前曰事急矣盍去諸公大聲曰事至此欲臣子辦一死猶不冐邪急往入宮問上耗遂躍馬前賊騎掩至急呼下馬下馬公不顧賊叱公公曰視兵

御史誰敢叱賊衆中公股遂墮復起立據鞍大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汝不旋踵賊怒拔刀碎公膝又坐地大罵賊益怒攢槊刺殺公公死罵猶不絕僕某者隨公公命速去無罹害僕不忍賊斫以刀復不忍去又斫亟走脫及暮潛行覓公屍公猶坐地不仆張口怒目髮衝冠起勃勃然如叱賊狀僕號哭乞民戶半扉解纏足布舁公而僕方以刃創力不勝忽一義士瞋目視曰此非京營王御史罵賊不屈死者耶負公走至寓酬以金不受詢其姓名不荅去賊下令凡忠臣第不許一兵擾而賊尤多秦人過公者必曰此京營王御史寓也曾按吾甘肅多惠政弗擾且有叩頭歎息泣下者先是光時亨在垣中稱敢言賊急時天子密與大臣計令東宮監國南京時亨聞之疏諫國君死社稷萬不可尺寸動上意決卽傳旨言南者斬及與公同守阜成門猶言賊至必死迨賊入呼下馬時亨將下馬公回顧厲聲曰不可不可而時亨巳下馬公之喪歸常州士民悲號塞途會奉詔建祠不旬日祠成士民又相率

詣公祠抱木主哭祭悲號盡哀而時亨卒棄市夫椒山人曰吾常徇節死者復有金公鉉公諡忠潔以兵部車駕司主事亦分守皇城聞忠烈死噓唏泣下曰吾獨不可爲王御史邪衣朝衣投御河死有歐敬竹者以修破屝糊口聞二公死亦曰吾獨不能效二公亦投忠義祠池死嗚呼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沈光祿傳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孤力學爲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嘗同鄉里俠少年遊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歷乙酉孝廉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遷知裕州應奎妻父邵芳丹陽人亦以氣節自矜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于田閒一時長安嘖嘖稱邵樗休云樗休芳字也新鄭相既用而江陵張相國居正素不相能銜樗休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絕其後陰命族人圍其廬將以是日殺樗休兩孤應奎集少年十餘人假丐者

縋牆入奪兩孤以歸既守裕州三載旱民乏食嘯聚山礦閒幾十餘萬眾督撫分兵勦之不克應奎單騎布袍素冠入其壘眾駭然見身不介冑旁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眾曰征科日迫忍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曰能從裕州守歸乎眾曰慮罪應奎曰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爾相與痛飲數日夜眾益感悟哭聲震陵谷悉縱火燒山解甲去大冢宰孫公丕揚過裕不遣一使迎亦不遽謁孫公怒突入應奎署應奎方焙餅炙韭將食遂邀孫公共食孫公奇之入朝言應奎廉應擢部議例不可丕揚曰老臣特薦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詣闕叩首跨馬出都上聞曰此老躁急猶昔命騎追之而擢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費縣山中與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楯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揎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爲也拂衣去河閒邸舍有騾食人觀者環列

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士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士人家釜甑罌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于空有頃復楯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家益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獄論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躪朝鮮交河輪蹏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誅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于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我釋若也吳中沈某實教之時應奎已行孔禮哀號書應奎姓名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餈餅上食兒子持土瓿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叉手代孔

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尊酒炙雞至願與沈公共飲啖應奎狂飲大醉持簡起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爲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既官刑部主事甫視事司農以裕餉兩年缺住倅州民聞如額餉闔解京天子異之御午門召應奎與州民見州民道應奎守裕狀淚交頤依依瞻戀應奎不忍捨上大悅賜應奎寶表裏萬歷庚戌上不豫召閣臣至宮門卻之時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相葉公向高謂應奎曰事不可知且奈何應奎曰竭股肱之力以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徇公福清相要應奎宿朝房計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皇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應奎衷甲與福清相同臥起上豫乃出當是時代藩庶子鼎莎不得立議將立之應奎疏核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因語錢宗伯謙益曰代藩之議儻

不悔禍當持吾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筆牘閒乎由是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御史某方至汀應奎每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巡按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事應奎把御史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驚且慚囁嚅退稅監高寀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踰年復起南光祿寺少卿逆奄柄國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夫椒山人曰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變惜乎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張清惠公傳

張瑋字席之號二無武進人也本姓徐先世以進士起家始祖某

德外家張氏因以爲姓公少孤而貧事母孝爲人重氣節一介不取與人視之落落難合然與之交皆和易近喜讀書有文名領萬歷壬子南畿解額巳未成進士嘗講學于先賢祠生徒環聽百餘人先賢祠者故龍城書院祀季札而下六十有九人皆郡之賢者也天啟某年天下爭請建魏忠賢祠甚有以聖賢祠廟改祀者而先賢祠亦幾不免卒奪于眾議不果清惠公素斥忠賢時方督學東粵課士暇輒聚諸生講學纂朱程語要示諸生士風大變會御史張訥疏請廢天下講壇詔削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籍而忠賢勢方焰粵撫臣亦議建祠文移于公公怒裂其文仰天長歎棄官歸孫文介公慎行同里人也既罷官家居以易經教授弟子公布袍角巾徒步詣文介問難無虛日先是公授戶部主事値熹宗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餘羨猥籍時望爲金穴司農欲公典筦鑰公謝不可冢宰重公請以公官兵部員外郎協理邊事諸邊需餉急告乏方甚公日夕焦勞幾種種左支右吾相其緩急

飛芻輓粟卓犖具大計公既棄官歸踰年而懷宗立手除忠賢復起公備兵嶺北嶺北諸山寇賊方盤據蹂躪數郡公至身冒矢石跋履叢篁毒箐間斬首千餘級仍傳檄勸諭賊眾歡呼羅拜乞降然公固喜讀書雖在軍旅未嘗手釋卷生徒負笈至者未嘗以兵事卻暇則講學如平時某郡守者與賊通陳篋牘上陰以搖軍心公偵知集諸將且勸且責諸將怒已而泣啓守篋因劾奏郡守狀天子下吏議治如律寇卒以平而公亦以病上疏乞休還里踰年復起公山東驛傳道尋擢南京尚寶司正卿畱都設官雖等兼京而政事頗暇豫璽卿尤屬閒冷公益得讀書與諸生徒講學爲程相方柄國公上疏請罷斥以謝天下畱中不報又上疏曰旗尉挾私告訐首宜嚴禁而召買僉派之繁苛勳戚莊田之吞并皆宜痛加杜絕又上疏曰考選已成穢途此後宜覈之公論果係貞廉特賜廉旌俾出入前導秩滿加以卿寺則勸懲之義明而朋競之途絕至于督撫宜令久任專司兵事不得因地方錢糧參罰致令輕

去又上疏曰各鎮兵號數萬半係本地豪貴占役與衙役人等借名食糧苟賞賚清汰則兵食俱足近大帥鄧玘等縱兵焚掠皆因貪淫所致宜加盧象昇部堂銜竝賜劍印節制皆不報又上疏乞休旨諭張瑋以清操擢用不必引請舉朝快之擢公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上居齋宮召公問天下治亂之故公奏曰宇內不靖盜賊蠭起皆由郡縣不恤其民巡方漫無激揚所致上悅因疏舉臺臣成勇忠糾巡方貪濁一人某上又大悅時總憲劉公宗周僉都金公光辰與公同視事長安人頌曰三清公官秩益高讀書講學念愈篤嘗作書寄故鄉諸生徒曰先賢祠無恙否吾仕宦二十年未嘗一日忘儻得乞骸骨歸當復與諸子遊也未幾病卒卒之日朝之士大夫走吊哭泣擁輿闐路不絕檢視遺篋蕭然無長物得遺表墨淋漓未乾曰中原寇患宜用文臣如王守仁用伍文定故事又必稍寬文法俾得展布又遺命以布衾殮不受賻毋易吾生時飾李公邦華上其狀上惻然公旅櫬歸邑之士大夫以先賢祠

爲公故講學地合詞請于撫按疏請奉公木主以祭詔曰可與謚謚清惠至今竝季札而下六十九人春秋血食而文介公亦竝祀

夫椒山人曰嗚呼懷宗之時朝政亦極難矣使清惠之言行不猶可補救邪奈何忌者嫉之不報也及身死上覩其遺表言而欲用其言亦已晚矣嗟乎人臣之言有關于國之興廢者顧可忽哉

尹先民傳

尹先民者東昌人也堪祖中丞公備兵大梁先民爲軍校一日其部將坐法當斬先民請代中丞公奇之署先民爲中軍會湖南峒寇屢破殘州邑朝議復設巡撫于偏沅簡命中丞公行先民曰沅撫新設必無精兵願募百人以從吳人裴世芳短小有智謀能左右射先民遇于途與語大悅世芳又善越人周師忠金陵人王有成引見先民先民又大悅言于中丞公署二人爲中軍而以先民世芳署守備中丞公至受事果如先民言無一兵而臨藍峒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顧謂世芳曰事急矣待四方徵調兵至事且敗

吾與若分募精兵先民往靖州得千五百人以歸世芳往鎮箄亦得千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以奉調走德安先民察其有健卒二百八馬五十疋白中丞公疏留之隨遣救長沙長沙賊稍引去當時賊在藍山者李荆楚廖二慶廖三慶在臨武者劉新宇劉廷相在天王寺者江長子洪老亮李大用曉和尚和尚稱飛天王善飛刀噀火之術勢甚臨藍先是中丞公檄屬郡堡寨彀弩手中選膽力驍健者州縣各五十人府倍之共得三千人至是命周師忠王有成分爲二師訓練時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而臨藍賊亦破常寍水陸交下衡陽中丞公計曰寺賊害近而大今已發兵遂撤賊且出而躡我遂單騎走湘潭密令安邦將周師忠王有成二師後至而以天王寺耑委先民賴國祥者安邦將也中丞公命爲先民偏裨先民與賊戰桃花江斬洪老亮國祥亦奮馬右脇中數矢負創斬飛天王臨藍賊偵知中丞公單騎抵湘潭料大兵盡在天王寺勢不暇及聯艅蔽江冀一鼓攻襲而安邦已一日夜至湘潭賊聞遁去先民亦斬其僞千歲江長子僞軍師李大用頭獻俘于湘潭中丞公喜曰吾初慮天王寺賊合臨藍彼牽吾左此掣吾右將顧彼失此藉將軍今可專力南向矣時安邦復奉調德安不可復留遂命先民制安邦軍而令周師忠王有成代賴國祥爲先民左右將軍賊既從湘潭遁去潛約渠帥李荆楚劉新宇四出攻劫使我兵備多力分東西奔救不及廖二慶等攻桂陽李荆楚已偪永州且直走全州諸地先民曰賊既入粤正可截其歸路急擊勿失時有議六月不興師願需至秋涼者先民叱曰兵不可散而復聚餉不可撤而再請援不可卻而再檄劉新宇卒就擒劉廷相麤解文字饒勇略號劉先生新宇敗復擁其弟劉紅鼻稱千歲先民以裴世芳有智謀令計誘之亦就擒獨李荆楚據藍山高紫二源崇崖峻嶺兵不得入先民命匠石人鑿徑掃荆潛從源外攀藤緣木而進四戰四捷賊驚爲天兵荆楚度不可支自縛其妻妾子女數十人聚所掠金帛與廖二慶廖三慶酣飲大醉舉火自焚以死先

民起軍校至守備首尾不一年身經四十餘戰天王寺臨藍諸賊盡除年四十三而中丞公則年已七十摧挫老矣上疏乞歸因奏敘諸將功先民居一安邦居二周師忠王有成裴世芳賴國祥各以差次而天子詔以先民爲總兵官後數年貴陽相金陵計中中丞公先民聞之棄其官率三千人至金陵願以死白公冤公勸諭之使歸未幾先民竟以死裴世芳曰先民死之日以首南向叩呼中丞公者三且曰先民身經四十餘戰未嘗困人今已矣然亦無負中丞公周師忠王有成仕我朝師忠官至左布政有成官甲喇章京視總兵

夫椒山人曰明之承平貴文賤武其勢已極及其亂也非叛則驕不可使勢固然也人每歎明季無良將觀中丞公所拔識及蔡忠襄于周遇吉應時盛豈曰無人顧用之何如耳悲哉

牧子先生傳

牧子先生不詳其姓名其友魯釗曰初先生父禱于三茅山夢神

謂曰吾遺牧牛兒嗣若遂生因號牧子及長以數十金搆一頭顱杯一匕首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也又自號牧癡少時縱酒無賴嘗與釗讀書余澤寺醉出匿泥塹罵曰爾寺何神不爲我治道路提神像擲塹中一夕夢神逐之將獲急聞空中人言若不可逐神止又嘗與釗率羣少年列隊伍執器械己將之命釗爲偏裨具有紀律旣而投戈歎曰丈夫當持三尺劍橫掃不平安能日作小兒戲邪會父母早死依于舅舅常惡其縱酒無賴每鎖之一室命讀書及啟已踰短垣出方坐鄰肆中指揮叱咤持頭顱杯擧滿一飲擲杯呼坐客曰若來看我杯不似爾輩頭顱邪坐客駭散旣醉過某少年攜蒲襪衣作孤注不勝裂之去舅由是益惡之然覆所讀書未嘗遺一字郡太守何公應瑞者頗愛士先生上書盈萬言自薦爲邊材欲詣經略熊公廷弼佐之且曰廷弼非我且敗廷弼可惜太守目以爲狂然私偉其言爲文縱恣自喜年三十幾舉孝廉數年成進士歷官至楚中提學使

闖賊自燕敗入楚剽掠荆襄尚三十餘萬衆先生單騎往諭其將曰公等才皆可大用胡爲陷于不義已而泣數行下賊衆感動環公羅拜號其衆曰忠貞未幾兵入蒼梧嘔血死死之日猶强衣冠草遺表望闕再拜焚之釗猶能識其一二語云不能畢命疆場而死于枕席臣實爲恨後五六年釗走蒼梧覓先生骸骨不得得遺像以歸先生自題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遺臣

夫椒山人曰釗武進人自號桐聲居士桐聲猶言同聲云陳亮敘中興遺傳道龍伯康趙次張爲人物必有偶信哉惜乎牧子少見用于世不竟其才也悲夫

宦者王永壽傳

王永壽者宦者也燕人事熹宗朝當魏忠賢柄國永壽不爲黨不得蒙寵眷姓氏不聞于人懿安張皇后賢謹而明嘗以國事詢于永壽時楊漣左光斗方被殺永壽密陳其誣后聞之色不豫者累月熹宗崩懷宗手除璫禍永壽亦引退不見用先是懷宗未立擧朝議未決張皇后主迎立甚堅詞義嚴正命永壽宣言于朝朝臣怖服崇禎五六年閒宦官又稍稍見用永壽得復事懷宗李賊犯京懷宗將徇社稷傳旨後宮貴嬪令其自裁時周皇后兩宮及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各使宮監復命謝恩一一如體獨長公主年最幼未奉詔帝怒拔刀斫折其臂公主仆地帝哀之而永壽者方從張皇后宮至跪白帝前曰懿安皇后亦縊死宮中帝喜竟走煤山當魏忠賢柄國時忠賢有養女任氏者美而豔然性狡有智謀進于熹宗熹宗寵之立爲貴妃至李賊犯宮僞曰我天啟張皇后也賊亦不敢犯未幾賊敗走任挾宮中珠寶逸出遇一少年亦如對賊言少年利其所挾匿出都年餘少年盡費其所挾任銜之偶語于人曰我先朝皇后也胡爲至此聞者駭遂聞于官而遞送于京然擧朝無一知者遂人人果以爲張皇后時永壽從人閒竊窺之曰此固任貴妃也以手指之呐呐罵不止任貴妃亦竊窺

永壽泣下面發赬色閉目如不聞見而永壽終亦不敢致辨永壽今爲僧往來西山求之不易得

夫椒山人曰世不乏戾太子柔福公主事無有能辨之者則信矣永壽不死以明張皇后之烈天也然則世之貴人貞婦其爲人所污衊傳于輿言載于史者可勝道哉

張學正傳

張國勳字伯明黃陂人以才略聞于時尚氣節九試不第崇禎六年以明經授應城儒學訓導流賊李自成自豫入楚焚掠鄖襄等地國勳閗之誓不與俱生未幾寇犯應城知縣張紹登者亦自矢以死報國詣國勳策守禦萬方賊遁去九年八月賊再攻應城國勳復與紹登計曰我閉關而守是以關外百姓與敵也孤城何恃不如開關出戰合鄉勇共擊之紹登曰願從先生戰國勳親率義兵大戰北關外斬賊百餘人賊又遁去冬十月賊復攻應城兵多鋒甚銳向城大呼曰與我金帛珠玉不攻城或議許之國勳正色

曰應城陵寢重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賄賊也與之而去亦喪威若不去而復求何以給不如堅守以待救于是與紹登約令把總鄧祖禹守西南城紹登守中城國勳自守東北城賊方攻東北城急國勳躬冒石矢設奇堵截賊環攻六晝夜不克怒市城圍三月餘城中糧盡日食糠覈糠覈又盡老弱枕籍死者無算東南城民忽潰賊乘間登陴鄧祖禹躍馬殺數賊負創死國勳猶堅守東北城左右突驚竄時有語縋城下者國勳怒拔劍斫之左右不順去國勳回署衣朝衣冠朝冠北面再拜隨謁孔廟賊羣至擁之將舉火焚殿國勳厲聲罵賊抱 先師木主大哭忽風返火滅空中有聲如雷賊懼殿得無恙賊執國勳問曰爾何官好降我國勳罵曰我忠臣豈肎降死賊露刃向者三罵愈不絕賊長盤子者拍手笑曰好漢不怕死國勳又罵賊剜國勳右手燃五指炮炙國勳罵益厲遂支解散投烈焰中一時從者張德等一十二人皆爭死無乞降者國勳子世祜以諸生守黃陂城聞應城變急走覓父骸仰天

呼號立截指出血書爲父鳴忠疏詣闕請䘏而兵部尚書楊嗣昌通政使司張紹先左叅議蕭譽亦合疏請湖廣巡撫方孔炤巡按御史林銘球皆上其事上憐之詔贈將仕郎國子監學正世廕一子衣巾奉祀名宦祠而張紹登亦以罵賊不屈死與鄧祖禹並祀世祜有才名所著思雲痛言讀者流涕云

夫椒山人曰予聞之潯陽老人者年九十矣能道房縣教官馬應奎王純卿御節遺事髮豎眥裂壯其爲人嗟乎國家養士之報職無崇卑善死不亡豈虛哉

蔡氏傳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倜儻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鬪稱義士云王師既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方祐者亦奇男子也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于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敢死士爲夫報讎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邪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矜韝衣短後衣藏利刃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罪投誠自東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已而娶于蔡爲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每見益恚髮豎眥反裂然不令祐覺也祐且爲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豈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勵嚙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輾轉牀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嗚嗚握利刃刺壁壁既穿刃刺猶不已如是以爲常踰年爲戊子春氏偵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袒挾刃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

氏急持刀砍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麇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讎雪妾當就死于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鬭中氏額流血被面鬭益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驚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揕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撟舌不能下氏又揚言于衆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目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閩中人也爲人慷慨任俠聞其言頗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不即死者爲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邪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

夫椒山人曰有江夏生者與予善爲予具論其事揎拳搤捥目光瞬瞬然射人生亦以任俠殺人亡命江湖其津津爲人稱道有以也怨報恥雪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陳亶周陳虞掌合傳

陳亶周名士爽玉琪叔也能讀書好酒酖僻自喜不諧于俗初應童子試不得志盡焚所讀書而學星官卜筮之術嘗曰吾四十二歲當死不死則富貴矣仲叔虞掌公嘗笑之虞掌公少亶周公一歲尤喜讀書宗人士本以習篆書得官河南兵備持百金爲亶周公壽延入幕一時往來文移翰捌上下稱善然公好酒每醉即怒駡坐客駡已復哭曰我文士也當世不用我使我爲若隸下賓且駡且哭哭一日夜不止宗人不相能公亦掉臂走京師虞掌公自補弟子員閉戶讀書十餘年四應舉不第康熙癸卯又當應舉會朱中丞奏銷江南稅銀降黜縉紳子衿一萬三千餘人公亦被黜抱憤徒步入長安叩閽而亶周公已前十日發狂疾死時年果四十二先是周布政亮工吳推官珙滋王推官仕雲因事逮獄已奉旨戍尚陽且暮就道亶周公疾趨獄門與語曰予精星官學公等富貴未可量豈戍者次日果奉赦出獄由是名重京師虞掌公

痛亶周公死卒不叩閽而玉琪亦應春官試入都同邑薛山人者生時與亶周公善殺爲治喪盡哀募木爲棺擇火神廟隙地厝之京師稱義士虞掌公謂琪曰吾與汝不負柩歸何以對山人然河凍未解汝又下第不得留奈何奈何哭大痛不絕聲既而檢視遺囊得星官卜筮之書更撫膺而呼曰兄安往乎兄既精星官卜筮之理知四十二歲當死何不早歸故鄉乎果窮途潦倒不得歸乎哭益痛失聲而所爲薛山人者亦哭一時觀者環左右皆悲哀當虞掌公補弟子員亶周公語曰汝從此富貴不外十五六年過此巳矣虞掌公每恨負亶周公越一年竟鬱鬱以死時周布政復官青州嘗向人稱亶周公吳推官王推官亦還職皆鄒文祭之虞掌公體孱弱恂恂如不勝衣不苟言笑篤孝友古今書無不記識會卒于鄉琪不得視殮死之日顧叔母曰吾無他語只此東蠕耳長生雖成立亦可念他日爲我語之玉琪東蠕弟乳名長生亶周公生弟也虞掌公名士益因居馬蹟之桃花灣又自號桃塢居士

夫椒山人曰薛山人者吾邑之鄙人也姓氏不著于閭里去其鄉困阨屢瀕于死卒能慷慨立義聲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山人有焉

傳二

邱義龍傳

邱義龍濟南長清人也六歲而孤家貧母子不能自活歲又値大歉義龍祖母計無復之遣其母歸母家糊口而以義龍屬甥張繼聞撫之未幾盜賊四起殺掠徧山東郡縣人民奔竄義龍遂失繼聞饑餓瀕死施秀宇者沙河酒家也本吳人義龍向行乞秀宇憐而衣食之因蒙其姓而秀宇亦以亂歸江南挈義龍俱行自此義龍與母遂隔絕二千餘里然時時念母涕下霑衣襟踰數年天啟四年甲子義龍年十八矣念母益甚日夜哭泣失聲告秀宇秀宇憐之資其行李毅然徒步之山東道經常州會大水岸崩不可涉號舟中人濟之舟有大賈挾重貲爲盜所瞰盜殺賈盡擄其貲以

行義龍亦幾罹害奔歸洞庭山洞庭山秀宇之鄉也秀宇益憐義龍不得見母而義龍益日夜哭泣誓必之山東見母而後歸嘗泣語人曰予聞宋時有朱壽昌者少時父出其母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及壽昌棄官尋母卒得之于同州迎以歸天下稱孝義龍雖非若比然母子豈有異哉語罷又大哭聞者莫不流涕秀宇既歸洞庭山家日落仍釀酒爲業義龍佐其經營有年遂以貲雄于鄉而義龍亦稍稍自立毅然仍之山東舟經洪澤湖覆人溺死靡子遺義龍浮沈水閒若有神挾之者由是義龍得至長清至則故老無一識者義龍詳語之故衆人驚相傳說然皆以爲年歲久又從遠方來難信一老嫗曰曹莊邱寡婦常說一親生兒兵亂時失散得毋是耶義龍曰寡婦年幾何嫗曰八十六七矣義龍默然良久曰是矣是矣向嫗號呼乞示其處嫗以手指曰若林而屋者非曹莊耶義龍奮步之曹莊求見母母前視懷疑義龍叩頭牽衣跪泣不止母曰子記失散時幾歲耶失散在何處耶義龍曰都不及記

但記小時母蒸餖頭兒以兩手撈沸湯手俱爛醫藥療治半年始結痂今痂猶在毋顧痂抱持大哭益相失者五十年矣義龍遂奉母南歸以某月日至洞庭山母年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義龍始復邱姓

夫椒山人曰朱壽昌仕熙甯朝以孝聞蘇軾王安石皆有贈詩聲稱到今如義龍者猶知之獨義龍姓氏不出鄉井又業賈無知之者悲夫

海珠傳

海珠馬蹟山李氏女也生而孝父智力農老乏嗣女年十四里有委禽者智將許之女聞跽告曰親不幸乏嗣有女尚可承歡女嫁孰侍左右乎已媒氏又至女拒愈堅截髮毀容以誓踰年智疾篤女晝夜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智死呼號擗踊不欲生母又病瘵瘓封股啖之不效相繼歿女哀慟逾甚家貧匍匐營喪葬如禮自此靜坐一室足不出戶外會不戒于火燎及寢室女念喪葬事畢委

身徇親正在此時遂堅臥不起鄰人突入焰中挾之出張達藏者義士也出貲結茅屋三楹居之女翦髮衣緇衣楗戶持佛子戒女因願未嘗就師傅至是于梵典乃無不曉也天啟中釋普門至其處示以禪語悉會一日偶坐檐前忽有神雀刷翎下翱翔集于肩女撫之甚馴豁然若有得云

夫椒山人曰丹陽有孝女荊觀者父疇死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聲下墜弇抑喉吭閒羣呼之不應就視之死矣時年十五錢公謙益紀其事海珠生孝鍵戶匿影五六十年雖鄰里人無從識其面而無有表之者惜哉雖然詩不云乎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作海珠傳

僧懷璧傳

懷璧者丹陽東林寺僧也為人有智勇慕藺相如持璧事因名懷璧號藺公又慕東林諸君子為人改名其所居寺為東林寺太僕寺卿賀某者東林之冠也璧與之善又與同里眭生稱忘形交眭生性孝會父孝廉公教諭華亭死忠數百里徒步哀號負骸骨歸遂棄其諸生隱東林寺距東林寺里許為張尚書某居尚書頗見斥于東林璧亦病之雖一日數過未嘗通一語先是尚書子某者察璧意屢不善于尚書且以璧所交皆當世聞人欲內交于璧璧堅拒者累月已而見其踧踖悲惋意不懌且觀其意聞他人之道尚書者面頸發赤俯首不欲視人欲有所言而吶不敢出璧躍然大呼曰是眞吾友矣踰年尚書子以任子赴選京師璧曰某交公子有年願有所效公子請偕行抵京凡尚書所交者概令公子謝之而獨引見賀太僕時太僕方論烏程相疏凡七上謫湖廣照磨次輔文震孟詹事姚希孟庶子黃道周倪元璐吏科許譽卿皆把酒祖道于蘆溝橋而命璧唱韻為詩崇禎帝寵小璫肆橫無忌每盜內府雕龍磁漆器出市狼籍道途張公子時已官通政司經歷偶購取一二物事洩于廠卒緝勢不得生璧曰公子無恐向緝騎大呼曰此老僧無知買歸供佛耳與經歷何涉歷刑部錦衣諸法

司受慘刑無異詞刑部某公者亦東林也知經歷為某子必欲置之死璧密遣使索賀照磨書白經歷冤以故經歷得論戍東歸而璧亦以義免未幾金陵擁立擢張某為吏部尚書璧喜謂公子曰某交公子有年願更有所效于乃公遂入金陵時金陵紛紛已弇走如鶩璧挾尚書竟走雞鳴寺且勸且責尚書竟以死璧視殮訖仍閒道還丹陽白公子公子亦死而所為眭生者方負孝廉骸骨歸璧又募貲助以葬葬畢遂去東林寺後數年璧復還客有談南中死節張楊吳龔四公者璧正色曰若某某者烏可同日語哉始依附逆璫魏忠賢既與阮大鋮屬緣同起要職及其死也僞置一棺于庭令奴子告人曰吾主死矣實易衣亡者數日嗚呼可僞為哉時璧年未四十精悍短小有過人力鬢卷繞其面舌無正音然與人言終日不倦人有過必直之好酒不事乞食為詩能得大意不規模古人有懷人詩數章盛稱于人蓋懷張賀二眭公也今不知所終

155冊 94版 192頁 EP5 SW14 25B

夫椒山人曰懷璧賁入取義以死又斥僞死者慨慷立義聲雖僞者何以尚之浮屠氏棄人倫無所用情于世國變以來懷貞抱義往往出于其徒豈有託而逃焉耶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哀哉

張三愛傳

張三愛歙人黃氏僕也主爲里正里中租多納不以時縣令罪里正三愛屢代主受杖至臀無完肉不怨主髦苦不得肉食三愛賣蔬果得錢輒市肉食以進主死歲時必具酒肉詣塚叩頭哭泣初主貧不能爲授室或欲妻以女主許之三愛曰是背主受他人恩也不可主無子有兄子傲主語三愛曰我死姪必虐汝我不忍聽汝所之三愛稱謝及主死三愛事兄子如主嘗規以正卒化于善又嘗與其徒立修墓約境內遠近塚墓無主者有崩塌暴露輒相率荷鉏畚封固之三愛故傭工于人藉其值養母稍餘兼給兄嫂然終以離母心不安乃辭歸而母適患疾臥蓐不起三愛偏禱于神乞以身代一日爲母求牛截于道行且泣忽遇一人問其故

具告之其人曰予知醫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聞言心動頷之越日復禱于神神前取刀洞左脇肝不見以臂扶復不出三愛惶懼自咎云豈某有未誠耶坐甫定手中臂忽墜地俯身拾之而肝出矣遂割如指許仍納腹中急歸和羹以進母母啜覺神爽三日病愈能扶杖行室閒初三愛入廟時紿祝云某爲母疾密祈神爾無至或久不出可入視也然當剖脇時三愛言殊不覺痛仍從容取紙錢拭神前血使淨然後出祝不知也次日其兄挾就醫事稍稍聞人詰之三愛諱無有及詢醫果然醫言創鉅恐不可活而三愛卒不死里中父老列其狀于郡縣官署楬旌之黃氏子是令三愛爲所禱神祠道士不復名但曰孝子云

夫椒山人曰三愛一賤氓耳非讀書識文字者乃忠于主事親以孝稱好義及枯死骨大節懍懍皆人所難能非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耶人亦顧自豎立語云醴泉無源此之謂也

陳太守傳

陳振豪字子出號世涇常州無錫人也生時大母夢僧授一兒左輔青公生果然好學性剛介中萬歷戊午舉人己未進士授蕭山知縣縣義橋鎭故無稅關吏請增設將因以爲利公以非舊制白榷關使者罷之邑故事有病民者悉罷之擢刑部主事劉鐸者揚州守也魏忠賢竊朝柄知鐸名招鐸不至忠賢怒而田爾耕搆鐸贈某僧詩謂語侵忠賢告忠賢逮獄論死公力爭之忠賢矯旨命杖公笑曰殺人以悅人吾愧焉無愧而拜杖以死何畏乎削籍歸崇禎帝卽位詔復公官以戶部員外郎出知南陽府時流賊李自成自秦晉入豫而土寇白石魯和尚等復嘯聚萬餘人掠舞陽葉縣諸地公甫涖任用計擒魯和尚捕斬其黨五百人餘悉解散南陽故唐王封地永壽王器圻與王隙訐王陰事于朝下巡按御史會偶廉覆聞偶將疏請除國公曰永壽王奏多宮闈隱事難據倘領之王謂公助己喜甚賜公金不受益喜已而王府典仗呂調陽殺人公請于王杖之調陽銜公屢中傷王前他日又請禁王府暴

橫諸人語侵王王怒流賊陷脩武將渡河南陽城守兵僅一百二十八老弱又半公慮之出俸金募兵三百人令守備白玉驛丞朱重科將之又慮不足乞王中護衛軍不許而賊已渡河偪南陽王急命閉城公曰遽閉恐示以弱況禦寇當用偵探杜出入非便也王怒無何土堙西北門其東南門則以兵固扃之而巡按御史劉令譽方以兵來援至城下公請王開門不許固請乃得而日已移晷御史大聲曰南陽禁吾入城已從賊矣勒馬去公追及之及返而城復閉中護軍露刃向公公拔劍呼白玉引兵來中護軍遁去公與御史始入城御史怒王益怒賊知南陽有備不攻城走內鄉市城圍三晝夜公命白玉趣援賊去旋攻鎭平白玉反兵守之而朱重科亦奉公命至賊又去又攻鄧州州守吳甲銓率千戶余成蔭拒敵死公急督兵救得不陷又攻南召泌陽桐柏等縣公預令縣令暨千戶百戶等官練鄉兵製毒弩數千及賊至射殺不可勝計又攻葉葉令乘夜引水灌城濠賊駭走又攻舞陽巡撫檄公兵

合戰于途斬賊首千餘級賊相謂曰自起兵以來所向無敵今南陽喪威遂若此歎息泣下先是公以濬城濠脩城備器械資用不給王捐千金與公立散盡賊退後王奏公匿金天子怒不賞功王復奏公擅杖職官呂調陽詔逮大理獄會王杖殺叔父衞輝王福山王又違制引兵欲離封國詔削爲庶民公由是疏辨出獄未幾卒

夫椒山人曰當賊勢橫決所過莫不屠戮南陽以數百卒當三十萬衆屬邑無一陷者公之功大矣白玉朱重科引兵四出救危城呼吸間官無卑顧有以自奮嗚呼公眞善將將哉

陸貞女傳

陸氏武進陸卿鵠女大司馬完學女孫生而慧長授家訓嘗手錄女誡劉中壘列女傳諸書許字同邑趙燭遠燭遠生十七患病歿死氏聞厥寢絕食數日父母慰之氏曰小歛而服古制也已遲矣卿鵠曰汝字趙女也非婦氏慟哭曰字趙與婦趙一也往趙生不

則死卿鵠莫[illegible]强佯謂曰姑待司馬公命當遣僕走京師氏怏怏呼保姆語曰予何難一死恐傷二親心故寧以節生勿遽以節死今請命大父遲遲以解余心耳月餘司馬公札歸氏答灑灑千言矣不移而里中締姻者踵至氏向父母長跪曰車來之呼女之醜也中河之誓父母類也虛筐有占身不再字刎頸割鼻毋謂兒孱不能辦此卿鵠曰吾當全爾志俟諏吉行氏曰何待吉遂于臘某日往拜舅姑隨拜夫柩易縗絰如禮伏柩哭極哀一日病甚有女尼諷披緇當可延生氏許之忽曰悮矣悮矣昔年成服已擲此生今爲戀生披緇何以入趙穴越數日死時明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三日也卿鵠簡視遺篋得氏詩稾自序云年來道根彌植一切蕩爲冷灰惟伉儷宿緣塡膺結夢時時寄之小詠耳觀者莫不流涕

夫椒山人曰予聞貞女曾祖聚岡先生爲杭烈女請旌未竟司馬端惠公扼腕四十餘年至萬歷戊午始賜旌而貞女適于是年生亦奇矣遠邇皆歌詩紀其事杭烈女別傳

金安人章氏傳

章氏汀州太守金顯名配忠潔公鉉母也封安人幼以賢稱具烈丈夫槩教鉉成進士當崇禎末寇薄都城鉉膺命巡視皇城鉉告母曰寇勢危迫戰守無備萬一不測兒死有諸弟奉母願母割一子徇王事安人正色曰汝死如國事何朝廷待士厚何令事變至此汝宜盡力報國儻事急解所佩牙牌疾示我鉉因與諸弟策毋麗處安人怒曰食祿徇難汝之分也吾從汝父及汝兩食君祿亦義不逃死寒泉在井卽吾隱處又何求相持慟哭鉉妾王氏牽衣號不舍鉉絕衣去亡何彰義門潰懷宗徇國鉉解牙牌付從者曰歸報太夫人投御河死安人得牙牌曰事遽爾邪孝哉鉉也肅冠帔告宗祠畢赴井死鉉弟鋐追欲隨母入見兒妾王氏已入曰兒妾旣先入不可男女無別急自經家人救止仰天而號曰母兄待我急矣亦投井死

夫椒山人曰予近聞忠潔族孫爾嘉有女嫁同里姚某姚狂士嘗

醉迮酒家酒家中以他事逮獄論戍氏脫簪珥圖救不克檄妻俱行氏泰然有相顧泣下者氏曰行則行耳何泣爲曰道遠如費何曰籌之矣一日盥沐衣縞衣向父母長跪曰夫族某許貸路費期今日往而氏則已懷匕首過鄰家入見其母從容談笑如常時已出匕首斷喉血淋漓母驚呼視之死矣嗚呼殆亦有慕乎安人之所爲者邪

王貞女傳

王氏王煜女幼能讀書識大義年十三許字孫鳳儀踰五年鳳儀死氏聞脫簪珥鍵戶絕飲食以死誓父母勸諭曰歸孫可無死母又曰幸爲終身計氏不答書終身事小失節事大兩言置案頭煜見知志不可奪命歸孫拜舅姑如禮伏哭鳳儀棺日衣麻衣事舅姑稱賢婦既免喪或有諷之者氏薙髮號慟不欲生衆莫敢言已而曰人謂我年少未笄耳乃復蓄髮展鳳儀墓行笄禮白姑擇族孫某爲鳳儀嗣亡何嗣子殤氏哭之成疾不自療煜延醫視謝曰

兒所以不即死者思教子成立爲孫氏後耳今安望哉不食三日死死之時猶張目向姑曰無傷會姑疾疾示左右取棃進視姑勉啖目迺瞑時年二十有九

夫椒山人曰氏毋貧家丹陽八歲時孥氏歸奩嘗與中表弟共飯食舍內問之曰男女不同器也工丹青闈夫貌肖姑繪小像懸閣中每食必以進未死前三日取其像焚之曰君先行婦隨至矣哀哉

吳參政傳

吳執忠號匪公延陵季子裔明初始祖愼直公遷越之山陰遂爲山陰人歲饑愼直公發粟救千石哺其里人 朝廷命大行人旌其閭自是子姓日盛都諫龘 察使司僉事彥總戎顯忠大司馬兌錦衣指揮從魯編修之 贍按察使司歲青功德其尤著云而越川公者倜儻負奇于古書無不窺嘗周遊名山川物色當世豪傑至遼左學者宗之遂家焉故又爲清河人其時公從越川公遊纔五歲事父以孝稱值 國家受命草昧蹀血三韓攻下撫順清河等路安輯其人民簡賢俊而任之 哆囉親王倚公總理政務時親舊散失者不可勝計公多方收恤靡有失所順治甲申扈從入關公以讀書志未酬辭原官請以子衿就鎖闈試不可遂與明經選授豐潤令邑新經賊破百姓流離殆盡城市虛無人焉公招集散亡墾田殖粟期年魚鹽商賈如初治行第一聞于 朝擢監察御史條奏數十萬言 上輒報可會裁諸御史員缺而是時八閩用兵海島之民或向或背王師屢討未得休息 上意亦稍厭苦之乃命公備兵漳南先是海澄公黃梧者擁兵海上海上諸軍皆視爲順逆公到輕騎入險推心置腹片言與定約梧即率所部降軍前自是三十餘年漳海晏然當梧之未款也彼此鋒鏑相加各營俘獲老幼男婦以千萬計公惻然曰若屬無辜皆吾赤子豈可使之縶纍分析竝爲鯨鯢耶泣請於 王下令各營悉還所俘婦女公又爲之設廬舍給饑糧告諭其親屬俾各挈以歸一時夫妻父子重聚者數萬家歡呼動天羅拜 公前而去戊戌再命備兵懷隆東獷戾之衆邊鄙以肅其明年復有轉儲三楚之命而李學倡亂踞西山爲窟穴三省合師攻之糗糧薪芻費日億萬皆囊負而輸軍率三十鍾致一鍾運夫數舍即委斃公親跋履行閒爲之次舍治逆續食于是應募者稍稍出而疲勞之民無復有道殣者大抵公所遇皆履險乘危勞而後定功成則以讓人不矜其能視爵賞澹如也以疾乃告老無錫令吳興祚公長子爲治有卓績邑素衝劇興祚以其暇濬惠山之泉建雲起樓其上士大夫賦詩美之然莫知其意未幾公扁舟至梁谿周歷都亭徘徊山水萬衆聚觀謳歌之聲不絕公有喜色然後知興祚向所爲欲待公來遊籍名勝以承歡也公曰吾焉忍以食指累斯土留數月急返康熙甲寅有滇閩之變時事孔殷公在京師疾且革歎曰奈何吾不及從軍以死聞者莫不哀之

夫椒山人曰予聞客從都門來者述公易簀時猶顧兩兒命誡其兒興祚曰竭忠報國此其時也吾目瞑矣語傳人閒故論者以吳氏世篤忠孝公志有未竟光大之者必在梁溪君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此之謂與

學文堂文集卷十

論一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書論

世儒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吾竊以爲非也夫所謂斷自唐虞者豈非以前此之書荒忽無稽爲不足錄也哉夫使唐虞以前而無書則不當曰刪唐虞以前有書則彼爲天子者皆聖人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固不足錄與是故伏羲神農黃帝而有書必與二典三謨合必不如後世路史荒史恍惚怪誕而無稽而孔子安刪焉然則何以書始唐虞也曰唐虞以前無書也何以言無書曰上古文字至唐虞始備其先雖有之風氣簡朴所紀載不過一二行事非有首尾自成篇章如典謨者也故其所可知如易傳稱庖犧燧人之事而已有事無文者孔子既繫之于易而事與文俱備者孔子則存之于書故以爲刪書斷自唐虞者非也卽觀于易可見矣使唐虞以前有書則伏羲于卦不當有畫而無辭故曰唐虞以前

無書然則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三皇之書也是甚前乎孔子矣說何居曰周衰處士橫議假古人以著書立說者多矣楚僻在南服其人服奇而好怪又其先祖爲重黎顓頊之孫故好言上古之事潛出僞書以炫世人聽聞者事固有之不足爲據吾請一言以斷之曰唐虞以前有書則孔子必不刪書始唐虞則唐虞以前無書斷斷然也或曰是則然矣刪書終費誓秦誓說者紛紛其何以斷焉曰費誓尊魯無論也秦誓或以爲孔子錄其言或以爲知秦之代周秦之代周其說近怪故人或非之吾則以爲不然而存費誓亦非徒尊魯而已魯與周爲一體周衰惟魯可以興周而伯禽以後無賢君也伯禽報政尊賢尚親周公以爲必弱其奮發踔厲者獨見于費誓一篇至今讀其書先罰後賞有商人之風焉孔子以爲救周之弊者必法商道故魯當興周然君必如伯禽又必如伯禽之誓費然後可孔子相魯卻萊兵墮三都皆慨然有殷武撻伐之意蓋不如是則不足振魯而何論于周此孔子所以致意于費誓也春秋强國稱晉楚孔子時晉業已衰吳入楚幾于亡矣然申包胥以秦師出而吳人之敗如決潰隄則此時强國莫有踰秦者況秦得豐鎬故地于形勢爲最便將興之機聖人豈不知之而秦自穆公以外無賢君穆公自悔過外亦無有足錄者孔子于是存秦誓以示意若曰此其可以興也云爾而其言亦足訓于後世嗚呼魯當興周而魯卒不能秦不當代周而秦卒代周孔子于此蓋與西狩獲麟同一絕筆也哉

許世子論

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胡氏曰不嘗藥也以不嘗藥而卽加以弒是子春而外比戶皆可誅矣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豈如是哉君有疾飮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飮藥子先嘗之固慎之至義之盡也若夫疾之愈不愈則非由藥之嘗不嘗也藥之治疾所爭祇毫末之間雖同一疾同一藥施之猶有效與不效況以無疾之人而嘗救疾之藥嘗之而善嘗之而不善與其疾總無當也不嘗

藥而君父卒固曰弒矣藥既嘗而君父因所嘗之藥而卒寧非弒乎嘗不嘗皆不免于弒左氏所由有舍藥物之說而臣子忠孝之誠遂將于是而窮今考丘明云飮太子止之藥卒則藥由于止非特不嘗也公羊云進藥而藥殺則進由于止非特不嘗也惟穀梁葬悼公傳歷敘父母有司之罪謂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是固泛舉嘗藥之文以爲例責悼公教諭不蚤以致止不學無術非直責其不嘗藥明矣蓋許世子之弒其君固有弒之實非徒不嘗藥也于何知之于我與夫弒一言知之弒爲大逆詎臣子忍出諸口何言乎與也其曰與者殆謂人造弒之謀我亦不能辭其責使藥祇誤用也用藥者原非弒奚有于與惟藥非祇誤用斯用藥者之奸猶隱而進藥者之罪遂昭然不可掩矣瘧非痼疾必有弒君之人欲乘其瘧而弒之以藥復恐君之疑也因假世子手以進世子顧懵然不加辨信乎爲弒無疑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其怨艾之誠誰不共見何以國之人不白其非弒傳位與弟虺虺不白其非

弑且子臧季札未嘗去國也何事而弃晉其弃晉當必有大不㥠于羣情者雖未踰年卒君子不加以末減以止實有愧于生耳然則止終不可免乎令能討賊則免矣趙盾不討賊而爲法受惡教天下以臣道也許止不討賊而爲情受惡教天下以子道也

管仲論

蘇氏以管仲不能舉天下之賢以自代謂仲何可死若如此言則仲誠可死矣仲寢疾桓公問以政將安移歷數鮑叔及賓胥無甯戚孫在仲皆以爲不可而專舉隰朋不幸仲死後十月朋亦死仲固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安得謂仲未嘗進士哉仲之罪在屬孝公于宋襄公耳桓公之多內寵夫人而知之五公子之才醜德齊夫人而知之以孝公爲宜立何必託之宋以孝公爲不宜立何得託之宋國事莫大于建世子桓公大功十二幾于改物使孝公而賢席其餘烈以長諸侯誰敢搖之者若其不賢則有公子無虧在如旣不以賢復不以序而徒以愛結外援而須內黨是豎刁易牙猶有立長之名而致豎刁易牙之亂者仲之罪將焉辭卽曰桓公欲貴其所嬖仲力不能回仲不嘗定王世子乎試之政以重之列諸齊盟以固之豎刁易牙且將以事無虧者事孝公矣而顧眷眷于宋襄則屬之而當與屬之而不當有無一而可者屬之而不當是宋不能有加于齊而徒令諸子胥伐于厥室惜昭適以戕之也屬之而當則亂端亦已見于當日矣齊桓爲五伯首顧不克自植其子委諸貪懦無能之宋襄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卽無武孟之立卽無五公子之爭卽無無虧之戰而孝公特宋之重奄居君位勢已不能不制于宋尚獲如晉之世主夏盟乎況有武孟之立有五公子之爭有無虧之戰由是內傷同氣外挫國威孝公雖得尸位十年六世之禍固因一屬成之宋襄因伯國之君廢立由己忽自忘其弱而妄冀偪脇諸侯執于盂傷于泓中國遂悉南向而服于楚安攘之績齊謀之數十年而宋竟潰之一旦孰非仲所啟邪令仲不屬孝公而任無虧自立患應不至此初桓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

而好色姑姊有不嫁者仲曰惡則惡矣然非所急也及八觀篇則有悖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之文可見仲非不知齊治之道特迫于建功名故不得不因所欲而導之如史所云論卑而易行者耳後緣內嬖召亂仲已難辭其責矧屬者歟所屬者皆非其人竟俾嚾嚾者得齧我猳乎仲謂宗廟滅祭祀絕夷吾死之豈死一糾迨桓公卒後七日不斂九日不葬此時宗廟祭祀何如邪則仲誠可死矣

蘇秦論

蘇秦張儀同師鬼谷子授以捭闔秦得當路儀甘委身爲秦用令秦能善用儀從約之敗當不至此速惜乎一激誤之也人雖甚狙詐未有不可以誠動者方儀困頓而就秦所志不過富貴利達耳若秦卽進諸朝分爵爵之分祿祿之與之同成洹水之盟寧非儀所深願而愉快者乎夫合六國以擯秦原難恃秦之兵不出而但在我之盟不解六國之心力非一人所能齊也時無儀猶當廣求如儀者任之卽儀已走秦猶當招之而顧逞其私智驅賢才以資敵國果何見乎戰國爲縱橫之說者多效秦儀是秦儀固遊士所宗也令有秦挽之復有儀推之六主之愚當不爲恫疑恐喝之言所惑若徒一秦而已趙疑復至燕燕疑復至齊雖賢于儀者且不旦夕安況秦自謂不及儀者乎以不及儀者主縱而儀主橫是洹水之盟固不待秦兵出而已知其必解矣然其時秦方謀趙令儀不入秦將盟未成而秦兵先出奈何不知盟未成而秦兵出原無害其爲盟也惟盟既成而秦卽驅齊魏以伐趙斯雖盟而猶不盟耳以故人相遇而始徉恥辱之後僞資給之玩之不啻嬰兒若安有不怒者若以誠感則恥辱而資給之且復戴德寧有不恥辱而資給又不止資給而分爵爵之分祿祿之反不與之共圖國事者歟史記儀初爲客卿卽主伐韓而司馬錯主伐蜀儀之欲伐韓正怨秦而思敗其謀耳賴惠王卒聽錯不聽儀故逾時未遑東略而蓋儀之爲乎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三十七

年因公孫衍之紿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由是伐燕伐魏諸侯
卒未有如約救者然則從約之成不過一年刲白馬而爲要辭祇
虛文而已所謂十五年秦兵不出函谷關者特諸侯未盡連横而
趙爲從長猶差能自植耳時卽無儀連横之策從原必解寧有有
連横之儀而從反藉之以成者哉大抵儀秦之說本非爲六國本
非爲秦但自爲高位多金計也秦之激儀入秦明知己不及儀恐
儀越在他國或揚其短欲與共事又慮攘其功名若從之與横則
因諸侯之欲從也卽爲成其從不特秦成之儀亦聽其成之因諸
侯之欲横也卽爲成其横不特儀成之秦亦聽其成之要之從甫
盟而卽解横未報而卽背二策原俱未有成而秦儀之志則固已
得矣戰國之勢諸侯賓利在從故秦雖沒從猶旋散旋結令秦能
竭其才智以固從時事猶尚可爲己亦不至于大辱顧并相而後
所行乖繆反覆竟無復一語及從卽令有儀推之秦亦難自立況
儀已耽耽于秦庭耶嗟嗟古者司盟掌于王府降而伯主主之又

降而諸侯迭主之又降而大夫主之至洹水而天下諸侯推一匹
夫爲長固世道一大變也違理愈甚則失之愈速逾年而解不可
謂非幸矣

漢高帝論

以高帝之雄略自謂不如子房蕭何韓信又謂三人皆人傑吾能
用之高帝無他長史稱其豁達大度耳顧操何術以用三子人主
無什伯衆人之才手殪大敵坐令天下豪傑爲我弋取吾恐豪傑
不我用也楚懷王命項羽救趙九戰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膝行
而前莫敢仰視當是時諸侯畏項羽莫畏懷王又命沛公入秦定
三軍之約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當是時秦民德沛公莫
德懷王鷹鸇一縱搏擊自取天下豪傑各自爲功然高帝卒以三
子成帝業其故何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趯趯毚兔遇犬獲
之網以取魚也而并得鴻獲兔者犬也食兔者人也酈生謀撓楚
權立六國後張良諫曰誰爲公畫此計者大事去矣固陵之戰諸
侯不至張良勸高帝自陳以東傅海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越捐數千里之地如屣敝褌然此與立六國後何異且高帝由
蜀漢定三秦濯汙泥結毛髮父烹不顧妻陷不恤與項王角馳中
原以角孰勝者欲一天下也羽死而二子分王是立二項矣然在
高祖不爲失計蓋大度者難機密用衆者在節制高帝奔走豪傑
皆樂爲用其機密節制得也項羽之王天下也分王諸將大者千
里小者十餘城曷常不割地與人然而燕齊繼叛馳騖逐北卒莫
能定者其節制機密失也高帝以關中諉蕭何慰勞之使冠蓋相
望成皋之敗北渡河自稱使者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兵符爲漢
得信耳猶晏臥不覺則是信耳疏高帝密也人君未有以不密得
人者光武命將手授方略千里之外不失尺寸趙普一書生宋祖
時抑置之自古創業之君其操心慮危百倍于臣如此其後信越
之倫相繼烹誅亦勢使然耳高帝卽位之初韓信王齊彭越王梁
黥布王淮南皆以絕人之姿擁兵數十萬名城大邑參衡京師至

強盛也昔周公太公股肱文武勤勞至矣受地不過百里高帝定
天下豈容有功臣名將三四分裂千里南面而天子晏然不爲之
所者哉高帝不與項王共天下故畀三子三子王又與三子共天
下也芟誅戮滅固不足怪而韓信曰漢王不奪我齊也亦不明于
御世立國之權矣由是言之奪齊梁者張良諫立六國後之說啟
之也而高帝固非徒豁達大度者矣

漢文帝論

天下有聖人有賢人賢人而效聖人之爲未有不敗者惟聖人能
不計一時之利害而爲所當爲其變卒有以持之庸夫妄人不知
自審以爲吾所爲者聖人所必爲也甚至緩急失序爲所不必爲
天下遂至于不可爲昔者舜殛鯀而用禹天下之大公也武王誅
紂封其子武庚亦天下之大公也周公相武王豈不知武庚之不
宜封然不封先無以服殷民之心嗚呼聖人之不得已也其後流
言起自雒以東莫不煽動勢不異漢七國之禍其時議者欲損關

以東棄之周公決策東征三年後克使非周公之聖徒有成王之
賢周幾失天下議者徒以制禮作樂致治之盛稱周公不知在武
王成王之初周公固有所不暇及也若夫賢君之爲則有道矣天
下不幸大難伏而欲作則有術以緩之而徐爲之所謀臣智士雖
有忠言至計時至而陰用之不爲無故而發以啟天下之疑故事
皆出于鎮靜不貪赫赫之名而天下受其實惠如漢文帝是已文
帝之時天下所急者在七國等然陳武鼂錯言兵事而言不用賈
生謀弱七國分封諸王子而帝不用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在帝一
詔令間耳而帝不用帝豈不可與有爲者哉其自審者明而觀變
者深也帝以爲敵人志在侵掠未有大志中國之勢又未能撲滅
故決計和親七國之反惟吳王有老謀其餘諸王皆驕夫懦人不
足深忌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吳亦無隙可反迨分王淮南三王分
齊爲六實行賈生之策然使顯然用賈生之策天下誰不知其爲
弱七國計者適足以啟天下之疑故陰行其策而不以名也若夫

正朔服色天下之治亂不與故其事緩之無傷況天下未定而急
改易制度安知不以帝爲紛更高帝之制乎帝亦知才有所不逮
力有所不能故不敢輕發天下之大難徼一時之虛名其不能者
不強爲其能者固有所不可敗也宋仁宗之稱賢亦以是神宗則
不然始以唐太宗爲可法王安石曰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卒以
安石爲周公紛紛妄作宋遂以亡豈非不自知其所不逮而強其
所不能者與或曰文帝能緩七國之變周公不能緩武庚之變何
也曰時異事異七國惟吳急欲反而文帝之世天下無隙可以動
搖故几杖之賜能緩其謀武庚之變三叔欲去周公而武庚則欲
滅周其亂遂不可緩如武王立三監以制武庚庚謀亂三叔且告
周周可預止其亂三叔不惟不告周而且與叛然則聖人之慮猶
有一失若武庚之封眞聖人公天下之心非武王莫敢爲矣後世
之待降王也重其防制使得保首領以沒卽爲盛德所爲未有建
以大國者其亦以武王之事爲戒哉

留侯論一

子房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蘇子瞻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
人所爲深惜也夫以匹夫之力奮其身以試于不可知之地稍自
愛者不爲而子房爲之願令高帝亦試之乎當鴻門之會何以異
是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高帝兵十萬在霸上以數計之不
敵也然子房受兵法于圯上老人此時當有陰謀祕計使羽不得
攻函谷關而破之卽破關之後尤必出奇制勝轉敗爲功有十萬
爲之主兵而不能稍支客兵之至乃欲幾幸于萬一之中苟非有
項伯之馳見授計必至于全覆矣子房尚得爲謀臣乎哉且子房
此時與帝皆未知楚之計也羽不特畏憚高帝且畏憚子房何者
高帝用兵畫策皆子房主之則羽之畏憚子房當倍于高帝故有
可以計間子房者當無所不至而項伯適爲子房之故交謂可以
行其間也遂命伯馳見子房子房不察遂以爲伯果不忘友也而

孰知非伯意乎今觀史之文曰項伯夜馳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欲呼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是不過恐之激之欲挾子房走
楚耳否則令之去可也何肯俱去乎伯舍楚何去乎不謂子房有
亡去不義之語詞義嚴正伯不可強不得已又爲旦日早自來謝
之策是伯始終爲羽非爲子房也不然者鴻門何地羽何人以十
萬之眾尚恐不能敵而欲以一身冒不測之威豈待智者而後知
其不可哉乃子房不揆之事理度之時勢請高帝竟諾之以信友
之過而幾危其君亦大可駭矣試觀鴻門之會危如累卵儻羽悟
范增玉玦之示則高帝之命已懸羽手稍受項莊以意則項伯豈
能以身翼蔽況身則何可翼蔽也伯不過以此佯謝子房而實非
其本意況乎伯與莊皆羽宗族莊意在沛公伯顯爲翼蔽伯何以
自安何以解于左右且何以釋羽之疑總之羽之意不忍遽殺沛
公當舉兵之始或范增進說之時未嘗不憤然欲殺轉而思之又
不忍矣所爲婦人之仁也嗟乎天意既屬沛公安得不以婦人之

仁屬羽故鴻門之幸免皆天也子房不早爲之計而聽于不可知之天何哉吾故曰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

留侯論

子房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閒從赤松子遊考此言在高帝五年至高帝崩已踰七年更踰七年惠帝崩而呂后稱制乃强子房食子房固未嘗棄人閒也功成身退昔之人有爲之者范蠡也子房卽欲效蠡所爲亦宜如蠡去國而後可顧令呂后得而食之然如蠡者能全其身而不能盡分于君君子猶不能無譏蓋盡分于君者雖猜疑放逐之主猶將以身徇之況子房爲高帝帷幄之臣知遇之隆何遽以赤松之言懟遺其君也高帝憂惠帝之不類已子房知之最深又招四人以爲之輔則子房固不獨宜終其身事高帝亦當終其身事惠帝以慰高帝嘗觀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子房之子辟彊爲侍中白丞相創南北軍使呂祿呂產將之入宮中用事太后乃悅由是幾危漢祚攷子房之卒

在惠帝崩後一年此時子房固不能止之乎抑縱之乎抑姑從赤松子遊不得而知乎誠不能爲子房解也蘇軾曰高祖能忍以待羽之弊此子房教之子房能教高帝得天下獨不能教其子以保高帝之天下而使爲漢室罪人不善爲子謀卽不善爲國謀嗟乎漢有子房卓然稱人傑矣猶未足于此焉豈不惜哉

鼂錯論

鼂錯之死人人悲之何去非陳傅良則謂吳濞已立四十三稔緩之數年濞且死七國可無反秦觀則謂漢斬錯七國兵不罷然後諸侯曲而漢直吾以爲二說皆非也夫謂緩之可以圖者固以患貽後日者也七國反書聞天下婦人孺子皆知其反豈待天子斬謀臣以謝而兵不罷然後逆節暴露哉至蘇軾之論本漢書青翟等劾奏以自將之危遺天子而已居守以是召禍此論微得其實至謂錯宜自將擊吳楚未必無功則過矣錯能言兵非能用兵者也房次律戰陳濤斜而敗韓魏公制西夏而敗賢者猶然使錯一出而敗漢事去矣誅錯不已晚乎以吾論之敵七國難者景帝也定七國亂者文帝也而錯之策不與焉錯策七國削之則反速不削則反遲斯言不然景帝以戲殺吳太子文帝崩景帝立則必反濞自知老且死不能久待則必反諸王多有罪懼漢誅則必從吳反是削之則速反不削亦速反而削地之策自錯發之故假誅錯爲名耳方錯之輕七國之速反也以爲七國惟吳有老謀治反具其餘諸王皆驕夫孱稚取之如掇不知連百萬之眾西向如江河之決百川匯而注之勢且滔天惶悖莫錯帝四顧羣臣無可倚信者幸而父有遺言周亞夫緩急可用因以三十六將軍付之竟成大功然則七國之難景帝以一戲啟之文帝以一言定之而錯之誅在于無策以佐景帝而已矣使錯能知條侯早薦之帝以禦七國與文帝之言合則帝信重錯猶信重條侯豈有袁盎之禍哉錯乃庸人不與治亂之數班固稱其爲國遠慮抑又過矣

平勃論

陳平絳侯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或曰平勃實有長策足以制變呂后雖封爵橫加原不能出其智計中也或曰平勃亦何有長策向令灌嬰不頓兵平陽侯不聞賈壽之語酈商之劫不行紀通之節不獲矯納天下之爲呂爲劉未可知也要而論之孝惠崩呂后哭不悲丞相如張辟彊計呂后乃悅則呂后之畏忌諸大臣正猶高帝之菹醢韓彭恐其亂我新造邦耳其委諸呂權意本欲安劉也其分王諸呂意亦本欲安劉也寧若唐之武氏期革李爲周哉羣臣習見呂后剛忍少不承其意必芟誅之無易種且呂后溺愛其所出自不奪少帝位而予諸呂雖違白馬之盟于國家大計初亦無缺況呂后年已七十勢不獲久若一旦釋位復取漢家制度而釐定之固可反掌致也此平勃所爲甘受阿意背約之誚以全身耳孰知天下變故有非見之所能及終不若王陵之戇爲得其正哉前少帝雖非張后所生然其言曰后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必猶爲惠帝之美人子

而非他人子也若後少帝及梁淮陽常山諸王則竟非劉矣若前少帝不死所憂特諸呂耳諸呂去少帝卽吾君也至前少帝既死而後少帝立則大臣之燕居深念應不徒在諸呂而兼在少帝矣令後少帝少有幹略恐大臣疑已爲非類也與諸呂比而誅大臣大臣于其始立既未以他人子爭之至此安所逃其死否則愧已爲呂氏所立恐大臣疑己爲非類也先誅諸呂然後討大臣頓首請幽前少帝之罪大臣且悉負譴不容誅矣東牟侯安得除宮哉蓋第患諸呂本不妨明目張膽以治之惟并患少帝始北軍左襢實出天幸大臣有不得貪其功者時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太尉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衞帝是少帝之威令原未始不行于下下亦未始不奉爲君也其廢而殺之大臣之陰謀不過曰今呂氏皆已誅滅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耳少帝若防患于蚤而左右謁者各不肎掊兵而去大臣將置代王于何地乎非劉氏而王者雖除之非劉氏而帝者卒偃然尸其位安在其能安社

稷定劉氏後哉大抵平勃之罪不在王諸呂在立少帝平勃之功不在誅諸呂在去少帝乃當日欲王諸呂猶或尼之至立少帝恐將順之惟恐後謀誅諸呂將相倉猝營圖不遺餘力去少帝則止爲身家慮而初非恐負高帝而鋤非類也縱燕居深念亦何以自白于天下呂后之名他人子爲惠帝子特婦人褊見不忍以艱難創造之業付之支庶耳大臣祗知無呂后卽不難制諸呂抑慮及有不易制之少帝乎其終得全社稷定劉氏後者幸少帝亦如祿產之庸劣耳否則平勃雖有長策恐無以謝王陵也

論二

七國論

六國之必亡于秦者勢也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之必亡者勢也秦亡六國而後秦自亡何以言之國勢之興亡不在乎富貧强弱蓋有因貧弱而興者矣秦孝公燕昭王是也有恃富强而亡者矣齊湣王秦始皇是也孝公發憤修政六國之主無有也不惟孝公自惠武至莊襄皆獨明力政六國之主無有也如是六國安得不亡秦安得不興秦不亡六國禍不及天下禍不及天下秦安得亡今之論六國者曰六國貧弱秦富强以貧弱禦富强莫如合從尉繚之對始皇猶畏之信乎莫如合從也夫不自治其國內而待救于國外必亡之道也蘇秦合六國以賓秦卒不能出一策以破秦其爲揣摩已疏至范睢遠交近攻之說進而六國之心遂離且六國之主何如乎六國與秦爭力者莫如趙武靈而卒斃于內亂平原君懲長平之禍力疾佐公而竟棄其賢將廉頗其他君臣終歲養談士擁鄭女棄國恤而不問甚者醉溺其國士使走敵國其致亡之道如此向使秦有不肖之主國內大亂竟爲六國所滅吾恐六國之毒天下未必不甚于始皇則是六國不俟始皇而後亡也吾故曰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任商鞅以來其君臣上下安于毒殺數世矣自古未有數世殺人天道不亡者而論秦者曰逆取順守始皇不知夫因時更化貴而不驕富而不淫賢明之

主所爲吾觀秦惠王而下諸君皆守成庸主惟獨始皇爲庸主秦之富强孝公諸君之所積非始皇也秦滅六國孝公諸君之餘威貽其庸將亦非始皇也譬如富人其子籍祖父之遺業兼并鄰弱自雄一鄉貪毒驕縱而不知止舉國蠭起而攻之猶以爲業大于祖父幸而橋頸牖下遺孤卒被其毒始皇之用秦國何以異是其既滅六國也北擾邊南擾越中作阿房驪山遊幸四出無一不可以致亡況承積虐之後流毒加甚乎嗚呼天之欲亡秦久矣六國之主不能亡秦而皆足自亡故假秦以滅之秦亡六國而秦乃自亡嗚呼此天道也

晉八王論

晉元康之季主昏后虐强藩據柄瑣伺內外雖得伊霍之臣亦無所庸其力惟有與時消息姑冀無事以待其自定而已若非與時消息姑冀無事則禍機一發不至淪胥以陷不止當日之勢然也自賈后殺汝南王亮楚王瑋之後汝陰王虔詐殺淮南王允齊王

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殺趙王倫河間王顒檄長沙王乂殺齊王冏東海王越執殺長沙王乂范陽王虓幽殺成都王穎南陽王模扼殺河間王顒石勒偪殺東海王越其他相殘滅者不可殫述至惠帝入關武帝二十五子存者止三人及王衍甯平城之敗襄陽王範等既殺于勒何倫消倉之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又皆沒于勒司馬氏之類幾殲說者皆咎武帝懲魏孤立而亡封建侈太之所致亦豈盡由是歟令其時或有桓文之佐尊王室而輔之或有成祖之辟靖內難而革除之則祖宗配天之統豈至淪于劉石哉卽不然而人各顧惜其爵土雖無裨于亂亦不至一潰而蕩焉俱靡惟武帝秖張封建之名而未詳封建之實故諸王徒矜其衆力以恣且而初不恤宗社之重而念其後好慝由是得乘閒中之以希幸非望遂舉四世勞苦經營之業毀之于孫秀李含劉治三細人詎不可惜賈后弒姑殺子司馬雅之謀權不詭於經也令果遂誅賈后而復太子亂可不作矣乃孫秀更期得志

忽進遷延緩期之說此晉事一壞也倫廢君竊位冏移檄征鎭討賊之義也使冏如王豹之牋以穎爲北州伯冏自爲南州伯以夾輔天子亂可不作矣乃冏既不克居高慮危而顒復因李含與皇甫商趙驤有隙惑以除偪建親之計及含終不得用事又說顒除皇甫重而函谷朝歌之師復起此晉事再壞也王斌石超既敗穎棄鄴奔洛東平王楙等請降穎而遣張方杜今將之隙也雖方復劫帝奔長安然顒既有拜迎霸上立豫章王熾之誠則四方奉其和解之詔亂雖已熾猶或可弭耳乃劉治勸越討張方不納劉弘釋兵解怨之書至顒令郅輔斬方以謝而終不許此晉事三壞也國家之務當可爲之時莫患茍可已而遂已當萬不可爲之時莫患茍可已而不已武帝貽謀不裕釁發牝晨蹈逆節者安得戶索而誅之惟去其太甚使不至大決則亦已耳若誤任褊言肆其一往之氣則今日爲忠明日爲逆嗣其反而互爲戎首是非亦安有定哉世之論八王者謂亮瑋無辜不足責穎顒允則賢於倫虔冏

則賢于穎顒允又則賢于冏越則賢於乂其實不然司馬氏本支大率皆愚下材也然愚而安于愚雖如惠帝不辨蛙鳴而無悍婦脇之猶可不至于亂惟愚而不自以爲愚愚而不但不自以爲愚而更自以爲智則禍烈焉愚而不自以爲愚者倫顒穎冏是也不省已之貪冒昏驕而乾沒無已足以殺其軀而已愚而不但不自以爲愚而更自以爲智者越是也倫顒穎冏造攻之際天下尚無事知進而不知退闇夫之常耳至越則亂形已成非秖智者當此而思止卽愚者當此亦不敢不止越乃自居爲宗室重望獨恂恂不少息卒致療饑中斷嬰戈外絕伊誰之厲乎惟乂馳車魏闕不愧烈士之風然其穎拜陵而謬昵穎與越同列而不忌越則亦一穎越耳烏在其爲智哉嗟嗟武帝既昧于開國承家之制徒貽以開國承家所勿用之人致不類之宗冒行無忌當國者雖欲與時消息而姑冀無事亦安可得歟

殷浩論

大臣非有才之難用才之難用才所爲難者非用才之不已若者爲難而能用勝已之才之爲難晉南渡初外寇縣張內難屢告祖逖抱澄清之略終不能越河南一步至咸康後江左人心已固而敵之閒隙時有故雖主孱勢弱而圖復中原之議以起然庾亮欲移鎭石城庾翼欲移鎭襄陽時石氏尚强識者爲之寒心宜也若褚裒之赴彭城已爲觀釁而動況至永和九年趙魏之燼俱滅燕秦之焰未成安得狃度德量力之虛言而終不敢經營分表哉且當日非徒敵亂宜乘而朝野賢能之盛實亦足恃之以共濟桓溫英雄之姿既專重任謝安雖尚臥東山衆望已屬令崔浩虛懷和協與溫共任疆埸之寄進安坐鎭中樞溫卽懷不逞有一浩推之復有一安挽之其旋軫舊都之志焉有奮然不自勵者況若張遇若姚襄背僞國而來歸本亦期立效以自見令浩能撫之爲我用以招西北遺民則如魯郡五百家自接踵而至齏庾因虛遠而傷根本乎浩乃中則與溫隙外則與襄隙反恃敵之衙將梁安雷弱

兒可誘而致夫來歸者且不獲釋其疑而欲使數千里外人無疑而匿我不亦傎哉北伐重任也溫據八州財力卽非其所欲亦宜强之使同如溫嶠之于陶侃況溫軍武昌浩方欲去位避溫乃十二月甫還鎭正月浩卽出師豈不踰月而資實遽贍乎朝廷不疑溫浩自應推功于溫既疑溫則吳會之甲兵且宜留以防上流之變概昧昧不恤而猝爲狡焉啟疆之舉實非以國試歟觀于浩殷後溫勢愈盛謝安以後進尚談笑彌之則浩之不善御溫反因與溫抗而激成其專橫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恃過進師而不能料過數使刺襄反令襄爲前驅以致復叛而皆不得其死則山桑之挫不至喪邦猶幸也溫謂浩有德無才大臣原不容恃才特無德之患耳令浩果有德則必能用才能用才則溫之才卽其才遇與襄之才亦皆其才寧以無才慮哉浩顧于才之加人者妄欲制之制之不克思逞己才以勝之卽令有成已非鞠躬之義而況輕一試乎然人臣惟守正而已利鈍非所敢知浩雖不能屈己濟時而見

無禮于君者輒蓄鷹鸇之志固不忝名士風流也太和中申府以朝臣不與溫同心預卜枋頭之敗則于浩亦不得過疵之

宋武帝論

曹丕司馬炎貿禪晉魏後之言狐媚取天下者輒稱孟德仲達以丕炎有篡竊之實而無奸雄之才操懿有奸雄之才雖未篡竊而終不得辭篡竊之實在操懿詎不知崛起風塵可無受制之嫌而免被逆名哉特因其時相角者衆不得不俛首事人既已俛首事人而復圖人國又身不及圖遺之子若孫子若孫非復命世之姿徒以小人而攫君子之器故開創不成爲開創者祇令祖父奸雄篡竊之號遺之無窮予嘗論世獨歎劉裕有邁世之勇略其時其勢安在無土不王而裕不知自恤亦蹈繁昌金墉之迹而莫之救也桓玄之際晉祚已絕令裕因覆舟一戰遂啟鴻圖孰得而訾之或曰劉毅諸葛長民輩特一時相推原不甘爲裕屈況若何無忌孟昶嚴嚴正氣裕苟非假晉位號盜冐附之若然則宜決之于入

關之日矣夫洛陽天下之都會也咸陽天下之險阨也既一舉克復遂宜據爲根本出巴蜀之甲兵運吳楚之芻粟以西伐夏北剿魏俟天下一統後散兵歸沛則南面之業雖欲讓焉得讓乎盍東晉之域止居九州之三自裕滅燕滅蜀滅秦遂得九州之七以七加二自無不克之勢卽不克而撫周泰之版圖以建國不猶勝江南天子乎況晉安帝寒暑不辨詎有中興之望裕事既定保江淮數郡以備三恪宋之義聲且塞天壤顧委關中于十歲兒急東歸以圖篡竊南北形勢遂由是而成豈非量狹志卑不克大展其用爲可惜哉裕當京口舉兵實激于義及盧循內犯尚期橫尸廟門其非分之望特趨附者贊成之而非其始願人咸以長安不守爲裕咎不知裕之入秦原非有恢復之圖不過因司馬休之宗之魯軌等咸奔秦恐其結外援爲我難耳及秦滅而氣已盡安能復及其他嗟嗟中衛有尊不知往而挹之反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其爲不知類也亦甚矣然裕雖昧于識斷不遑廓清西北其詐力亦何

難坐撫東南乃于區區愚主孱宗必翦滅之爲快草間英雄之槪已盡消于二十年富貴中至耄及神餒不能不因疑忌而生殘忍亦獨何哉桓溫求九錫王謝故緩其事遂終不就令裕爲歸老京師之語而傳亮終不悟卽亮悟而朝臣有往復稽留者恭帝已非若安之闇晉鼎猶不難少延然裕卽卒而後人不爲丕炎亦必爲桓玄于裕奸雄篡竊之號究安得辭之

唐太宗論

玄武門之變恕之者謂大義滅親也終不爲恕者謂君親無將將則必誅也唐家創造之業建于太宗自後人論固宜君唐矣由高祖視之亦一功臣也唐得天下非若漢高崛起者比初假唐公之號以收四方繼掩代王位而居之曹篡漢司馬篡魏始猶有功于漢魏唐不止無功于隋卽操隋戈以伐隋室較之世充化及正相等高祖不有天下建成原不失爲世子若謂高祖有天下建成遂不應爲太子是啟功臣驕蹇之端而鮮克保其終者況建成元吉

亦數在兵閒特大宗之功差多耳如功多卽當嗣位將煬帝固宜殺勇成祖亦應授國于高煦乎矧建成元吉之搆太宗初未危及宗社何得藉口于周公季友若太宗本好功雄主豈容責以子臧之節因殺兄而疑有死其父之心當亦未必然但敬德臨池與張衡入殿迹如一轍儻高祖手敕不卽降則建成元吉已死宿衛及秦府兵戰猶未已太宗卽愛親其如左右之欲富貴何禍變至此極已無可言獨可惜高祖之爲太宗謀太宗之自爲謀原未嘗不善而重爲書生所誤也分陝以東建臺雒陽則觀釁而動孰得加之何爲涕泣辭乎卽高祖終復意移文幹之亂猶欲封建成爲蜀王令太宗拜命卽行高祖寧有靳也否則徐俟其發後以義討太宗既久爲人望所屬自鮮與角者諺猶可分況高祖已有鞫問之召太宗但先爲不可犯之勢不特建成不能搖太宗卽高祖亦安敢左太宗而右建成寧見廢立之舉不于斯定而顧倉皇于一決哉太宗于順逆之辨本自燎然故于李靖世勣之辭則重之房杜少有不慊卽令敬德斷其首縱其時因危機所迫不克詳之于始至事定後太祖猶能稍正刑章討玄齡如晦無忌敬德而肆諸市太宗當必非獨忍于兄而惜此四人者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之歟得藉手以雪慚德雖多尚堪自追于口實乃含汙不發坐視二子死而始謀者覥焉久存則六月四日事太宗雖欲不諱安得而不諱哉

唐中宗睿宗論

唐室三受禪太宗殺兄劫父罪實難逭至玄宗定內變肅宗禦外亂似非出于得已議者概不爲末減以皆有死其父之心于孝道未盡也若中宗睿宗由武氏廢則廢復則復毀其社而屋之肉其支族而菹醢之撤其廟之神而餒之不敢少忤似于孝道盡矣余以爲非然并當服不孝之上刑者以死其父之心較三宗爲更甚也人無問智愚必變其類已者弘賢太子也然于武氏不類也睿宗及賢中才也于武氏不類也中宗之下愚不肖于武氏尤不類也惟太平公主類武氏令太平公主爲男則武氏之窮兇極惡亦豈至是哉合璧宮之禍武氏猶未計及篡唐耳令已計及篡唐寧遽肎酖弘其酖弘不過以弘仁明慮已難縱其淫佚迄弘酖後賢復以疑懼廢光宅垂拱閒小人逢惡竟改唐爲周而顧視諸子無一當人意者因廢廬陵立相王固其不得已之思也令武氏得弘爲嗣則武氏雖亂唐弘必能安之卽終廢廬陵而立相王雖亂唐唐猶不至再亂如此則武氏之慾尚或可蓋惟武氏之後復繼以韋氏而武氏之醜始大彰矣武氏殺唐宗室殆盡在儲宮者尚先君之子也在儲宮者尚先君之子則武氏終不絕于唐唐雖已革其實猶唐太平公主一女子耳瑯琊王沖舉事薛紹卽與通謀誅易之兄弟又頗有力手提溫王下座推奉睿宗復遣薛崇簡與苑中祕計令弘有此才義陽宣城豈至配當上翌衞中宗睿宗有此才豈至因坊曲飛騎開告密之端而神器遂移乎況中宗爲河北元帥應募者驟盈五萬若具英斷之略駕馭羣臣人自悉樂爲用武氏寧無顧忌天下之淫人鮮不剛且悍不可以理屈惟爲之形格勢禁或得少衰乃弘顧欲以柔化之中宗睿宗更以柔事之而賢之馬坊阜甲又不足當一臂也能不潰決而不可復遏哉大抵武氏之亂果有伊霍之臣明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必當先廢中宗睿宗別選建親賢始武氏無所逃其死其篡逆之罪乃太白于天下至中宗睿宗惟有秉黍始鄭莊之斷遷雍寘潁或可少雪死其父之心否則雖五王中宗盡誅匪類在高祖太宗猶必不享其祀況始則請王昌宗終則不降諸武徒曲承淫逆之母以爲孝卽父如高宗不以爲疚亦安能不疚于心歟余故曰當服不孝之上刑者

狄仁傑論

狄仁傑以周之膴仕其心始終于唐能汙身濟國事固已然于二張雖鄙之而同其汙于諸武惟憎之而不克翦其類幸所薦得人故終成玄武門之功耳假令柬之輩匡復之志不堅羽林諸將稍

懷前郤則仁傑之心何由自于天下不知舉事而期白其心者特功名之士耳若大臣爲國正惟不白其心而事始可濟況其心原不待白者乎胡氏因東之之舉論武氏九罪曰使狄公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以愚斷之豈止東之輩不克稱兵宮禁初無累于仁傑究使仁傑當長安之末必無長生之入上陽之遷而造唐之績有較五王更正者李邕記仁傑復辟奏對幾數萬言向使仁傑不顧其前不恤其後徒期僥倖一決不待如此之惓惓懇懇矣天下之大倫不越情與義以義論非斬武氏廢中宗睿宗錄立朝之臣概治以汙賊之罪不足盡其辜若以情則中宗睿宗其子朝士悉北面爲之臣以爲之臣者責之以奉其子弑其母豈人情所安況當日事勢又有大危者使兵未舉而武黨先覺李氏且無遺種卽不然盡除諸武而武氏之疾復瘳五王能緩須臾死邪其善全之道莫若俾反周爲唐之舉卽出武氏使後世不復見武氏亂唐之迹其時之臣若民更感武氏存唐之仁舉改革

大故悉冥忘于母子一體之間之爲當也仁傑之心如是而已矣且武氏之殘肆特爲淫慾所蠱至老而良心漸復故于蘇安恆危言初無忤色宋璟請按昌宗亦姑任之仁傑若在則立中宗復唐號不可得之納約牖乎否卽終怙其過少遲旬日之間待其自奬而舉事于中宗可無寘穎之嫌而張武之罪皆不難明目張膽以治之蓋中宗既在東宮唐雖未復而已復東之輩不深維國恤徒以誅二張爲快欲張天子之威反釀韋氏弑君之禍豈仁傑所望于東之輩之初心哉武氏之敬信仁傑正以其能兩全耳若終以誠感則武氏處此必猶得宜豈若中宗之昏下反受制于三思乎凡變在君父臣子祗有難辭之過原無可名之功仁傑居過而五王顧欲居功嗟乎其功遂可得而居哉

顔眞卿論

良醫之施攻砭也必察其致病之原治之善謀國者亦然唐室之亂始于范陽是河北者病所中也李長源策恢復必先北伐豈謂兩京可須臾緩哉正以其地險俗悍久豢于賊而安之若不急取勢必負固朝廷將疲于奔命而不暇給其患遂不可勝窮顔眞卿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陽會文士泛舟飮酒祿山不以爲虞及祿山反平原城守具備一十七郡共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祿山已至陝虢聞變而還向令眞卿負張巡許遠之略朝廷豈復有憂哉然眞卿守正全節克伸大義于天下已足塞逆人之膽奈何復責以所難況河北之勢懸于土門故杲卿起義李郭東下皆自土門自杲卿死李郭召而兩河之吭已爲賊所扼睢陽雖久困猶有望于進明叔冀若平原則如坐穽中安能復自拔徒致委身辱國何庸歟雖然考其時事勢未始不可暫守而眞卿猝棄之爲可惜耳祿山氣勢盛于克東郡而罷于入潼關此卽勿取華陰使北守范陽西救長安以疲賊之說也無論當日賊遂驕惰已無慮于平原卽慮力亦有所不及況眞卿于元年初受採訪招討之命曾未一見敵十月遂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

月朝于鳳翔時祿山則已死矣祿山爲子弑賊黨內離兩京遂復若平原更守數月寧不足乘隙而空其穴俾慶緖思明之亂無從繼發豫杜三鎭百年之患卽或不克守而竟以身徇較陷于譏而畢命淮西風烈必加數等雖當禍患頻仍之後不得槪以死節望人惟眞卿本死節之臣故不容不深望之舊書眞卿與段秀實同傳貞元後赦書褒奬忠烈以秀實爲首眞卿與杲卿同宗至德後差次將相功蹟以杲卿爲上眞卿實主義盟爲四朝元老反瞠乎在後豈非以平原之義烈勿獲終也哉

正統辯論

世無孔子之說是正于是諸儒之論起焉諸儒之論安所正曰前乎孔子有類是事者以孔子之論折之可也孔子以前無有者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亦孔子之旨也三代既往後之有天下不能盡如三代歐陽子有正統之論歐陽子知黜東晉後魏五代之非正統矣其實欲入僞梁爲正統也吾請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于

孔子之旨凡不僞梁者其說蓋出于司馬氏秦莊襄滅周列本紀項羽宰制天下列本紀是也僞梁者其說蓋出于班氏項羽入列傳王莽入列傳是也以義論則班氏之說爲優班氏之例本諸孔子昔者寒浞弑夏后相自立越四十餘年少康乃滅浞中興後世言夏后氏歷年四百中閒不以浞亂夏統班氏黜新莽于列傳用浞例也然則梁之不得列于帝紀又何疑乎莽之假皇帝也天下僅有劉崇翟義起兵討莽篡位十五年天下拱手歸服十六年而莽誅賊温篡唐至友貞自殺凡十七年正與莽等耳况淮南西川移檄討賊者不絶或者曰莽之後漢復興故莽從黜曹丕之時有蜀漢故綱目黜魏今唐已亡不復有唐晉王豈可比于昭烈乎且其時僭號者劉守光稱燕帝王建稱蜀帝天下無主不得已而紀梁也是不然和陵温陵雖相繼被弑唐未亡也温于丁卯篡位至甲戌鎭趙王鎔定王處直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非唐之大臣乎河上之師義聲赫赫與諸葛之出祁山有光焉癸未晉岐猶稱天

祐二十年者未改何有于梁之能德乎晉王即位于魏州君子猶非之以其不聽張承業之言非聖人讓天下之心也夫晉王不能爲聖人之讓天下較之唐高祖宋太祖即位本末猶爲明白然而君子非之況于賊温乎唐中宗武氏子也五王武氏所親任也五王不能告九廟而廢武氏君子憾焉況于賊温乎歐陽之子不僞梁也猶夫唐經亂周紀也唐經亂周紀蓋本于司馬氏班氏以呂后列本紀也司馬氏班氏之失歐陽子則效之班氏黜王莽其義甚正則不知法何其識之陋也且班氏黜王莽當時後世無議之者以天下人心之至公也向使班氏用史記秦與項羽例列莽于本紀當時後世必羣起而非之何者悖人心之公不可以質諸聖人也吾之必僞梁也以天下人心之公言之也若歐陽子謂五代史則不僞梁于正統則黜而絶之引孔子之刪詩王風下同于列國爲抑周其論益舛謬不足辯

景延廣論

晉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景延廣獨不肎但致書稱孫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瑩請載于紙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契丹益怒遂入寇予讀史至此不禁廢書三歎曰延廣知帝之稱臣爲不可而稱孫獨可乎哉父子人生之大倫豈容假借高祖之稱子已足貽羞千古何復使出帝踵之君臣父子其倫一也豈延廣獨明于君臣之大義而竟昧于父子哉若以當日論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若是則出帝雖非契丹所立而後之得立實由契丹延廣中國自冊一語烏足以服契丹橫磨大劍要戰則來語壯矣是明欲開釁于契丹也既不慮契丹入寇又何所顧畏而必稱孫即晉與契丹果同支系大義滅親春秋猶許之況渺不相涉乎太祖之稱子權也亦事勢不得已而然當非本意不然謂他人父稍有人心者不爲而

謂帝者爲之則出帝之不稱孫于太祖不爲不孝而延廣之不令稱孫非惟存國體于太祖出帝皆可謂之忠獨可怪者契丹何人而可輕以言啟釁業啟之矣則當早作夜思繕甲兵備器械以圖一戰何以契丹既至延廣握親兵猶恃功恣橫閉壁不出未嘗一見敵所爲橫磨大劍安在徒能大言而不能料敵以制勝何與史言契丹與晉盟始成于桑維翰終敗于景延廣德光遣張彦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安在可使先來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遣之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彦澤圖之彦澤繼殺維翰夫維翰未嘗啟契丹之釁帝且使人殺之何于啟釁者獨恕苟其時殺延廣以謝罪國事尚不可知借曰殺延廣恐損國威則維翰何以令契丹使殺之即帝德延廣不使稱臣不忍加害而啟釁而後手握重兵不一戰以至于敗其罪奚辭況五代諸臣以小過見殺者不可勝計何獨于延廣惜之嗟乎延廣亦不幸矣苟帝殺延廣不猶愈爲德光所執至以牙籌責罪鎖送北行而引手扼吭以死哉

論三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論 庚子鄕墨

善治天下者必有所以倡導斯民之具斯可通衆志而輯羣心益天下之民至紛而無紀也天下民之心至渙而難一也顧此含生知識之衆未嘗無親遜之意存乎其中特無以導之遂至相陵相競日相勝而未有已聖人出而敷教明倫使之各得其性情民乃秩然以序雍然以親盡復其所固有此非于天下之民有所强也不過取樸拙而文物之舉幽滯而節宣之將周旋進退有其度慢易繁簡有其音于是雍容康樂之化羣鼓舞焉而不自知則上之導之不殊乎下之自爲導也所稱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是已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制與之相終始而民之遊其宇者熙熙焉皞皞焉語之以尊君親上而民自若也語之以愛親敬長而民自若也語之以鄉鄰睦族而民自若也爲之上者果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以下

逮于士庶莫不有禮以安其體有樂以平其心而後悖逆之風由玆以息奇邪之志由是以消甚矣禮樂之于民若是其亟也故夫簠簋俎豆禮之器也而禮不盡是鐘鼓管籥樂之器也而樂不盡是禮樂也者皆行乎其性之所不容已出乎其情之所不可遏而自然之理得焉自然之理得則雖萬有不齊者無不齊已況乎民之相觀而化尤爲至神者乎雖然先王因性作則緣情制樂有純任乎天者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是也有待理乎人者志敬而節懽志和而音雅是也有本乎天而成乎人者五禮本于一敬八音起于中聲是也先王□禮樂之于民果若是其亟卽所爲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屬亦不敢忽所以作其恭肅之意發其懽忻之思而起視夫民如物之句萌甲拆生意具足于中一自雨露長養而滋息之而物已莫不茂育矣由是問民之于家庭猶有疏閒親而小加大者乎問民之于里閈猶有好剛使氣而詬誶相加者乎問民之于長上猶有乖舛自爲而侵陵犯敘者乎則皆無有也故曰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正一人之性而千萬人之性無不正適一人之情而千萬人之情無不適由是而羣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將相和而士庶附總不外禮樂而得之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天下以一人而治非治于一人之身也治于一人之心亦非治于一人之心也亦一人自治其心而天下乃無不治何則天下之大國異政家異教民生其閒者異俗不得其本以御之則爲術日煩而治效終以不著惟爲之君者知夫衆不可以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可以應動應動者至靜者也于是宅其心于無爲守其中于至正澹然若無意于天下而舉方州之廣族類之繁已胥託業于一人之度而有餘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請申其義夫君者天下之所待治者也以貴治賤則名位足以長人以賢治愚則聰明足以服物而又爲之課農桑以厚其生爲之興學校以正其術爲之勑刑法以防其淫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又爲之禮以

宣節之爲之樂以和導之爲之采風陳詩以孚達之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夫天下之所以難治者以天下之人各有其志也由性情而有好尙由好尙而有風俗由風俗而有正變與盛衰則天下不難于治而或化未臻于隆古績未底于純熙一物未寧一事未理君子卽不得謂治之成信乎成功若斯之難也然而無難也君身者萬邦之極也主術者萬化之源也天下之志無不以君志爲依使君無燕溺之志則天下之怙侈習非者寡矣使君無侈大之志則天下之矜功伐技者息矣使君無佚欲之志則天下之游情失職者遠矣而且志于仁則天下無不慈愛而惻隱志于義天下無不惇大而直方志于禮天下莫不恭讓而好施志于信天下莫不立誠而敦慤未嘗曰我如是以操之天下必如是以應之也起視天下衆者已盡理矣動者已盡安矣豈必文誥之爲煩整齊之異術哉要之君志所由定非無自也必自學問以正其原端人誼士以養其德然後堅定而不惑于他塗此古帝王所由立政勤民者

其治或傳或不傳惟此心統之執中歷聖相師而不易也然則天下其可以無本之治治之乎吾願凡爲人君者三復程子之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丁未會墨

天下自然之理非勉然者所易及此理之所以獨絕也天下勉然之理爲自然者所不殊此理之所以大公也然而天下自然者不易覯惟此勉然之人懋其功以馴至焉則直可以自然之名歸之特不立一自然之名以爲則于天下不知天下之理固有如是其極而人之求至乎其理者必至于如是而後可爲理之盡也此中庸言人道而深有望于致曲者試申之夫盡性者至誠也性爲人人共有之性惟至誠不期盡而自無不盡則與期盡而未必盡者有異矣卽與期盡而至于盡者有異矣盡性以至贊化者至誠也化爲天地獨私之化惟至誠不期化而亦無不化則與期化而未必化者有異矣卽與期化而至于化者有異矣雖然無異也至誠之尊于天下者以其能化致曲之可至于至誠者亦以其能化至于能化亦安有至次之可分哉若然則可言致曲而不必言至誠何也與其言至誠而震于其名不若言致曲而循乎其實也亦可言至誠而不必言致曲何也始之因誠求致而次非卽至究之所致皆誠而次卽爲至也又可言致曲而竝言至誠何也言致曲而不言至誠則致曲之功不盡言至誠而必本致曲則至誠之理同歸也吾還于其致曲思之偏全異也而誠無異致之偏者有其誠致之全者有其誠追至見全不見偏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內外殊也而誠無殊致之內者有其誠致之外者有其誠追至由內以及外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由是思之中庸後此之言大德敦化皆以能致而後能敦也繼此之言知天地之化育亦以能致而後能知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一如惟致曲者之爲能化耳此天道也卽人道也

萬邦作孚 丁未會墨

帝王之治天下必思天下之受治于我者何事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何本而後上理可臻然思天下之受治于我者必博綜古帝王之道以爲治乎恐因革異宜遠徵之不若近取之也思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必仰法上天之道以爲治乎恐冥漠難求虛擬之不若實致之也是知治世之道莫大乎敬天敬天之道卽存乎法祖苟繼體人主兢兢焉以法祖爲治世之大端而一代之治在是一代之天在是矣旨哉大雅首篇言萬邦作孚而必本于儀刑文王爲進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守成之治與開創者有殊開創之主其時雖無因仍之業而受命勃興其得天也似易守成之主其時雖有可承之基而持盈保泰其得天也較難況乎萬邦大矣萬邦之人衆矣萬邦之人之心至不一矣欲有以孚之且盡有以孚之願可以無本之治治哉嘗思範天下者法也乃何以羣奉一王之法而揆其心有協有不協焉則法不可以盡恃蒞天下者權也乃何以羣憚一人之權而究其心有安有未安焉則權不可以盡居信乎作孚之難也惟自儀刑以求文王以在上而於昭者我亦以帝命而無遏之文王以亹亹而令聞者我亦以義問而宣昭之文王以緝熙而敬止者我亦以聲臭而虞度之將見萬邦之大皆曰今日之範我者果不以法而以心也此其心能格天者卽能格祖而有不能格民乎且曰今日之蒞我者果不以權而以心也此其心與天爲一者卽與祖爲一而有不與民爲一乎作孚之效有由然者由是而知汝墳江漢之風在昔也而孔邇之歌不獨在昔矣虞芮質成之化在昔也而來王之盛更邁于昔矣噫今日之萬邦非卽昔日之舊邦乎萬邦作孚益知天命之維新矣其可不以文王爲法哉

學文堂文集卷十一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辨

張騫使西域辨

漢書本傳云張騫建元中應募使月氏出隴西爲他國所得留十餘歲至元朔二年亡歸漢元鼎二年上數問騫大夏之屬騫言厚賂烏孫招東居故地以斷外國右臂乃拜騫爲中郎將使烏孫然則騫之使月氏也在建元使烏孫也在元鼎此騫使西域之事也又云騫使月氏還爲上言所至地形風俗在大夏時見卭竹蜀布云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去蜀不遠令使大夏宜從蜀徑上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數道並出元鼎二年騫使烏孫分遣副使使大宛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漢歲餘卒其副使往諸國者頗與其人俱來西域始通然則犍爲發使在騫自月氏歸漢之後而諸國俱來在騫自烏孫歸漢之後此漢通西域之事也綱目則云元狩元年夏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何哉

夫建元使月氏元鼎使烏孫凡兩使西域此騫自爲使也犍爲發使此因騫言而別遣非騫自爲使也以騫自爲使而繫之于元狩元年五月之下而特書之綱目之誤也且騫自月氏還歸歷十三年而不得要領因言蜀徑之便以武帝急功喜大當必謀所以朝發而夕至者如綱目所書元朔三年騫初還歸而已言之元狩元年帝始欣然而始遣之以絕域不世之功旦暮圖效之事而徐行于五年之後亦大非武帝之舉動矣據漢書所載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當即在元朔三年歸自月氏歲月前後之間耳雖未有明文直可意解而理決即犍爲發使騫果自行亦未必在元狩元年五月況元狩元年五月騫固有必不能更使者當騫將萬騎與李廣俱從驃騎出塞固在元狩二年三月若元年五月已奉命而西豈能期月未週而往返絕國哉總之令因蜀犍爲發使此漢書所載之文也令騫因蜀犍爲發使則通鑑增減之筆也綱目原本通鑑因一字之增遂著特書之例此亦因其誤而誤之矣通鑑變列傳爲編年諸史甲子多不可考者涑水或以意爲之以成史已病其鑿綱目倣春秋而嚴特筆意存乎繼經豈可尚仍其誤哉然若此者亦不勝辨也至于西域與漢通在騫死之後乃副使者因騫之名以爲功而實非騫之事乃以爲張騫窮河源且言乘槎底崑崙者益謬矣故辨之

趙莊姬屠岸賈滅趙辨

史記謂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程嬰公孫杵臼一死一立孤趙武得全左傳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屛放諸齊莊姬譖之晉侯晉討趙同趙括殺之韓厥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後人或從經或從史訖無定據要而論之屠岸賈殺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自是一事詳考左傳史記本確然足據史記下宮作難爲景公三年左傳欒郤徵爲亂爲景公十七年原不相蒙史記程嬰匿趙孤山中十五年而得立左傳立武即在殺同括後自三年至十七年實十

五年又未始不合二說所以淆惑者不過因史記有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之言耳若因劉向說苑邵氏經世歷紀謂史記爲得則左傳或涉浮夸春秋史中之經也豈有三年趙朔將下軍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與楚莊戰河上而歸之事誌之十七年者哉初趙衰從文公奔狄納叔隗生趙盾其妻趙姬生原同屛括樓嬰及衰歸姬固請迎盾與其母以盾才請于公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及成公立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使屛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爲旄車之族盾初雖爲嫡自是終括爲大宗而盾小宗矣桃園之攻盾雖未出關而復乃董狐書其弒春秋亦書其弒屠岸賈徧告諸將曰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當時諸將自以爲嘗其事故從之雖聖人修經亦未必斥賈妄誅是以或不赴或赴而削之耳至同括則不止非盾之子孫而已與盾別族賈即爲亂亦安得誅之哉大抵程嬰匿孤應在三年殺朔之後武從姬氏入宮當在

十七年殺同括之時韓厥受朔不絕趙祀之託十五年閒曾無一言及者正以同括尚在則朔雖死而公族未翦孟姬猶在趙但能保孤兒無恙孤兒之立公族大夫一言卽決耳迄公族絕而衰與盾俱不祀趙氏始眞無後而爲善之懼遂不能不刺心焉抑趙氏世卿也賈討朔寧不懼同括議其後觀邲之役同括惟求敵欲必從彘子桑隧之役同括獨欲戰請諸武子趙朔之善欒伯必有甚不足于同括者故知季旣謂原幷咎之徒劉康公亦曰不出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而韓厥因以辟王愉之其爲人必卽屠岸賈流輩故賈敢于殺朔無忌也莊姬之譖其亂諒非祗爲趙嬰孰知嬰亡二昆之憂果及庇焉而尋斧柯兼戕其根本哉至樓嬰嬰齊趙嬰原止一人景公十四年旣放諸齊豈復與十七年之難自來子書多雜宜質之史史書多濫宜正之經春秋記殺同括而不及朔嬰齊明乎朔嬰齊非死于十七年也乃史記記殺朔而幷及嬰齊同括舉十七年之釁屬之三年是非子長之疏乎哉況其時晉之威令尚未下移匠麗氏之變韓厥且曰昔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史記顧謂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詎有當于事實若景公之疾自在十九年史記且幷誌之十七年而謚大厲爲大業益不經矣故不可以不辨

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辨

伊尹耕莘野而應聘太公隱東海而就養此出處之至正理之無可疑者乃伊尹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太公有三入商朝三就文王之說夫尹之出年猶少壯若太公則已老矣際七十餘主而不遇見紂虐益熾遠引而避之寧更有干紂之事非惟不干紂雖來悛與敦商之旅其開周業則固非太公歸文王文王師太公之初心矣據史傳所誌謂西伯囚羑里閎夭輩學訟于太公求得美女雞斯諸物以貨紂而贖文王文王歸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伐崇密犬戎作豐邑皆太公之計居多後武王將伐紂龜兆不吉羣公

咸懼太公彊勸之陣于牧野把旄仗鉞與伯夫致師虎據而鷹趾至悄其骨餘執百人而命禦方來若稽尚書則文王之修和有夏時則有若虢叔閎夭泰顚散宜生南宮括後暨武王咸劉厥敵亦惟玆四人以迄周公滅國五十三監叛亂淮彝徐戎並興皆未誌太公一籌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非必太公天下足據者經最淆雜者史經文如此史記如彼豈太公果未展長策以佐周平抑發揚蹈厲之氣悍驁陰詭六韜六篇果其手定乎太公在商季必以賢行聞天下而愼于擇主爲紂所忌故不徒隱于釣若屠牛若賣醬若見棄老婦無非善用其隱及歸周卒隱于養老太公旣自居爲老周亦遂以老老之禮事之是以不特散宜生閎夭南宮括師之文王亦師之武王亦師之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惟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故不與四友分功惟君臣皆師之故當日之謨猷無不可推爲太公之謨猷而發縱指示之功本非人所能測者後世捭闔之徒遂妄測之加以不經之論何與然則所傳辨釣興周非耶夫以弋說以劍說特戰國常談聖賢相遇豈無徵言足契合者釣說之妄原不待辨也知釣說之妄不可知驪龍之卜亦妄乎以天下之大老輕千里而就養雖在庸主亦必有所以養之文王顧漠然不知必待卜而始知且曰吾太公望子久矣無是人猶望之是人在左右反幾幾乎失之文王之好賢固不如是其疏也要之太公辭棘津而遊滋泉卽與文王遇合之實原無所謂三就文王者文且未嘗三就何疑乎其不三入商朝知太公非三入商朝三就文王則伊尹三聘翻然而後卽說湯以伐夏救民亦寧有五就湯五就桀之事哉

微子歸周辨

人臣立危亂之朝上則致其死次則辱之囚之而勿悔此大賢之節也若夫潔已而去則鄉黨自好者所能爲矣足多哉殷之三仁莫親于微子捐生徇國其分所當然乃微子之篇初未以死與囚

勉箕子比干而箕子惟以去勉微子觀弗出顛隮之語若惟感其不能去者蓋實見死易而生難也古人圖事必期盡乎心之所安以死自任者一死已耳惟以生自任則有雖死而不能竟之事事至雖死不能竟此其生誠較死也尤難微子之去欲存宗祀也其欲存宗祀豈預抱牽羊把茅之策以邀禮命乎抑豈有見于武庚之不終而已將膺崇德象賢之典乎皆非也不過遯于荒野以明德而薦馨香其遯之之所即宗祀不絕之所奈何蘇古史有抱祭器歸周之說使聖賢愛國之心幾等奸雄之賣國哉微子之抱祭器正猶武王之載木主此固其去之因而當時所爲甚重其去者也時惟恐殷爲周滅故去若去而仍適周則是紂之殷猶未滅而微子之殷先滅其爲僨不亦甚歟尚書微子所云父師少師父師即太師謂箕子少師謂比干史遷殷紀則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迨比干剖心箕子佯狂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至周紀則又著太師名疵少師名疆是箕子比干及疵

與疆皆曾居師位四師或死或囚或奔各行其志而後人不知箕子比干而外復有疵疆因箕子比干已死已囚而微子曾有與父師少師反覆咨謀之語遂以奔周屬之微子耳至殷紀謂微子去而後比干死箕子囚宋世家則謂箕子囚比干死而後微子去者此正足徵親臣不忘君之志始之去原非竟去特不立于朝以觀其後也迨見箕子囚比干死始知囚與死之無益雖欲不去不得矣然紂之暴戾不難加于尊親之箕子比干況微子本其所嫌使顯然抱祭器而去去將安之惟有疵疆假託奔周之名故微子得陰行存商之實疵疆蓋曲成微子之去者此宋世家于箕子囚比干死後復有太師少師勸微子之說也自是微子已絕迹于商不復反顧故後武王滅商命召公釋箕子囚閎夭封比干墓而絕無一言及微子正以其時方遠遯耳然當多方未蘉猶得自混于頑民之內及東征破斧則凡心乎商者詎復能一日安所傳持其祭器造于軍門之言或在殷遺既滅之後勢當有之但其面縛輿櫬

豈若叔世亡國暗夫假此爲乞哀之具殆生悉生之萬不足以荅先王不得已而終歸一死也乃周公大聖方欲訪賢以續殷祀因禮而封諸東夏是亦豈微子之初心哉嗟嗟後人惟視生重于義故死難于生古人惟視義重于生故生難于死侯嬴自刎嬴已無憾至朱亥則非椎殺晉鄙終不足酬信陵田光自刎光已無憾至荆軻則未刺殺秦皇究無以報燕丹雖縱橫之士尚然況聖賢之任重者且不敢徒死寧肎徒生歟周追崇先聖焦祝猶封時即無微子殷豈遂絕祀況人之所望于微子詎祇以其能受上公之命乎人所望于微子非祇以其受上公之命而微子卒受上公之命雖去而去之志竟未就也去之志未就遂加以抱祭器歸周之誚則人臣立危亂之朝固當以死與囚爲正也哉

井田溝洫辨

井田之不可復以溝洫廢也然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可廢有溝洫雖不井亦田或謂因井田爲溝洫非因溝洫爲井田井地不

明則溝洫何由定嗟嗟此良法所以終絕而西北沃野遂至灌莽千里也古地域之準正因溝洫爲井田何嘗因井田爲溝洫哉周禮遂人治溝洫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是溝洫之說也遂人所治乃鄉遂之法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蓋鄉遂屬近郊肥腴曠衍計家出兵故以夫算畛聯涂絡截然整齊而畫爲萬夫之井匠人所爲乃都鄙之法每巨之地縱橫各三溝四巨之田爲一甸十甸中爲四洫蓋都鄙屬野外包山林原隰計甸出車故以里算隨野之可疏溝洫者以分井而爲畛爲涂有不必列爲平壞易

于滑混是以遂人重在經界而特詳徑道高卑之壤旱潦是以匠人重在溝洫而特詳尺寸然詳徑道不能略溝洫詳溝洫可以略徑道以溝洫明而溝洫卽足當經界矣則溝洫豈不較經界更切哉井田不依溝洫無以爲井田溝洫卽非井田而田之可治者固井井也秦人毁經界立阡陌而出粟益饒非其時經界雖廢溝洫尚存故地力盡而天時不能爲患稽人因得倍奏其功乎都鄙之溝洫深廣必有度者慮其湮也鄉遂之溝洫不言深廣以致民有劑不慮其湮但憑高下爲蓄洩也孰意自秦而後上自司徒下及稻人雍氏皆曠厥司始廢經界爲田者漸并廢溝洫爲田廢經界爲田則一軌之路皆田也至廢溝洫爲田雖不易再易之地亦安能自成田乎凡井田之制甚孰而溝洫之制則通由一耜積之至于百里有土皆可田也溝洫之所至卽爲田之所至此遂人匠人爲法雖異而鄉遂或有縣都縣都或有邑甸各不相妨耳大抵井田全恃人力而溝洫則半由于天嘗考西北之野山之湧泉

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今之宜屬宜揭者卽古澮與川也頭畔卑窪之處卽古畎與遂也溝洫所由廢不過以有畎遂以通水有澮川以容水耳孰知畎遂易沒于荆榛澮川之遠勢不相及無溝洫以經緯其閒可乎畎遂澮川止堪導流而溝洫則兼堪儲洩故不復溝洫而謂西北之田可耕未之有也第畎遂農夫自能治之澮川地脈所經不待數治之溝洫則非上人盡力其閒爲之以時疏濬不克治也周禮云凡溝洫必因水勢善溝者以水嚙之卽地官之法而通其窮正復不難後儒動言復井田難者曰卽盡力數百年而復復而民骨已朽矣若溝洫則寸有寸之利尺有尺之利不必立井之名自收井之實故曰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可廢

馬蹟辨

古傳秦始皇登此山神馬踐石成蹟因得名使馬而神耶則馬凡所至宜皆有蹟何獨此山然使馬而神重崖峭壁之下又瀕于湖人至者必偃僂扳援猶恐或墜始皇亦必不以萬乘之軀乘此輕試吾聞水所擊久而成穴此山下適有數穴似蹟而始皇又曾登此遂以名焉理或可信也雖然始皇曰自二世三世至于千萬世傳之無窮故聞天下名山大川有天子氣者必出遊以厭之奈何至二世亡矣後之至此山者觀于此知古帝王成敗興亡之故在彼不在此則馬蹟之說以戒焉可也

律呂釐毫絲忽辨

今算律者以考亭氏鍾律解及西山氏新書爲據黃林得全寸南姑得全分應蕤得全釐大夷得全毫夾無得全絲仲呂得全忽甚至變律而又剖忽爲杪其算法皆準于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而奉爲程度者惟史記律書之數不知史記律書止算至分而止至釐之數則已約略計之而竝無毫與絲忽之算卽精研如朱蔡亦未悉其本文而誤將算法用心于無用也夫古尺本短于今尺剖尺爲寸剖寸爲分剖分爲釐至于毫而目力已極矣以之候氣其早

晚之異不爭此一毫以之諧聲其淸濁高下之殊亦不爭此一毫況又晰之爲絲爲忽爲杪哉按律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下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三分損益之算也又約十爲九以便于三分之算故黃鍾九寸而曰長八寸十分一謂八寸而又有十分中之一爲八寸一分也九其九也再以九寸者三分之而損一下生林鍾得六寸九其九得當爲五十四分故曰長五寸十分四再以六寸三分之而益一上生太簇得八寸九其八當爲七十二分故曰長七寸十分二此三律本無分而計之以分者約十爲九之故也自此而如法下生南呂則有分之數矣然其算止于分故寸約而分不約南呂實數五寸三分而約其五寸爲四寸五分三分爲四寸八故曰長四寸十分八自南呂上生姑洗亦然姑洗實數七寸一分而約其七寸爲六十三并所餘之一分爲六寸四故曰長六寸十分四以六寸四而三分之而尚餘一算不得不以九九之法剖分爲釐故姑洗下生之應鍾應鍾上生之蕤賓皆以釐計然

釐之相去至微至微則在所不爭故但以釐之數而三分之計三分之中或得其一或得其二已耳約略其辭而不爲細斷其數應鐘約數四寸二分之外止曰三分二釐賓約數五寸六分之外止曰三分一釐猶如此而毫與絲忽豈其所暇辨哉蕤賓又上生大呂以九約之當七寸五分三釐九毫而史記于寸分之外但言三分一而已大呂下生夷則以九約之當四寸九分九釐六毫一絲而史記于寸分之外但言三分二而已而其稍增于三分之一與稍減于三分之二皆不計也不計則毫之數亦不設也毫且不設而安用夫絲故上生夾鐘以九約之爲六寸一分又三分一下生無射以九約之爲四寸四分又三分二而皆不計以絲絲且不設而安用夫忽故無射下生之仲呂亦以九約之長五寸九分又三分二而不計以忽忽且不設而安用夫秒哉不離三分損益而又不滯于三分損益大數不踰而微茫可以出入在史記原如是今之學律者不較古今尺度之短長以定黃鐘之所謂九寸者而徒從九寸以下不憚煩而纖悉剖之以矜于人曰吾精于算也夫精于算而即精于律呂乎哉

十二重天辨

十二重天古無是說自明有西洋陽瑪諾等入中朝而始言之見于天問一書本朝時憲歷用之推算其圖自下數上至第十二重爲永靜天天主諸神所棲不左旋亦不右旋十一重帶動下十重爲宗動天左旋而西下次十爲南北歲差天次九爲東西歲差天次八爲三垣二十八宿天又下土星天次七木次六火次五而日輪天次四又下金次三水次二而月輪天次一皆右旋而東世不盡聞聞者又疑而不敢議愚則非之夫天者氣爲之氣無停息之時何至最上一層即爲永靜雖三垣列宿之上尚有無窮之天要不可限爲層次既無層次又安有東向西向之殊豈得謂一重之象即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哉且天主神君爲西域惑民之教太虛中豈有形有質而謂棲居于此縱御空而居其誰見之縱推步甚精其又何從測之況天有主宰要亦止以三垣中天皇大帝及帝星帝座當之以爲天皇會通可矣而曰上此更有主焉是天子不足尊更有尊于天子者也至南北東西歲差之說彼以爲微妙而不見于書但以理言之天在外轉過日一度而略少積久之而見其差故有歲差而周圍全體總是此天差則以東西而差定無東西一層南北復一層之理妄誕欺世在歷家亦當辨之下此之八重天更有似是而非者凡星光自下掩上曰犯自下蔽上曰掩諸家所載月五星犯垣宿者累數百次而無垣宿犯五星之時則月五星下于垣宿可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則月在日之下可知矣月犯五星者亦累數百計而無五星犯月之時言入月者閒有一辰而舊云占謬則月之下于五星可知金水有掩日之時則爲日中之黑子而土木火無掩日之時則日在土木火星之下金水之上可知熒惑有犯塡星之時而塡從不犯熒惑太白有犯熒惑之時而熒惑從不犯太白辰星有犯歲星之時而歲星從不犯辰星則五星中塡最高辰最下而歲與熒惑太白以次居中又可知矣然此止可云列象高下之敘而謂一重之象即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重重包裹豈理也哉吳澄順次運行之遲速亦曰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若合垣宿以上之天爲九則屈原天問亦云圜則九重蓋言高下之以次相懸而非天之實有層次也可援是以相證乎蓋下之八重猶推測之可及者也而上之五重益誕矣下之七重自西而右旋于東猶歷家之舊據者也而第八重垣宿之天亦謂自西而東至乎再上始左旋而西向至于再上則又不旋益誕矣愚故爲切辨之又觀西域昊天渾元諸圖有九重而無十二與瑪諾異至七政之層次左右與瑪諾同并誌之以俟論定

董字辨

客有持董文敏墨蹟示予者曰此文敏行書天馬賦也予曰嘻夫書不一法大要存乎審勢有其勢而後可論神有其神然後可論

骨有其骨然後可論韻骨立矣而韻不具則怒張韻具矣而神不湛則萮弱神湛矣韻具矣骨立矣而勢不存其所爲神韻骨者非眞也若此者所爲勢不存者也其爲贋物無疑客又出楷書心經示予曰其體似整而欹似肥而瘦似娟媠而倔强正子所爲勢不存者歟予曰異哉此正子之所爲勢者也米海嶽曰小字如大字勢之謂也又謂東坡爲畫字失勢之謂也文敏亦云書家以險絶爲奇今人眼目爲趙吳興遮障亦失勢之謂也今子以爲似整而欹不知其欹也正所以爲整似肥而瘦其瘦也正所以爲肥似娟媠而倔强其倔强也正所以爲娟媠何也勢爲之也且子以爲字之楷者無勢乎能審楷書之勢而後可爲行草書能審楷書最小之勢而後可爲擘窠大字故昔人謂學王大令者必從歐陽詢入然不善學歐者僅得其板重方幅善學歐者凡一點一畫抑揚頓挫上下開闔辨之止在毫釐之閒放之遂有尋丈之勢夫而后神與韻與骨求之擘窠而在求之行草而在求之蠅頭而無不在若心經者蠅頭之全乎勢者也非天馬賦比也客憮然曰有是哉勢之所在無往不佳勢之所失無往不悖嗟乎天下之不宜失勢者豈獨字也哉予退而作董字辨

律呂合圖書總辨

自圖書出而數生焉聖人觀圖書之數而理出焉天下事無有出于理之外卽無有出于數之中者而謂律呂不合于圖書哉雖然天下事既無出于理之外者則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理有合也既無出于數之外者則亦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數有合也原不特律呂爲然矣而矜智炫巧者乃欲假是以神其說于是李文利以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創爲一圖王邦直別以三寸九分之說創爲一圖而馮應京瞿九思又復以九寸之說創爲一圖而人皆不敢辨之豈三圖雖異而其義則同歟夫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非卽李文利三寸九分之說也李之說黃鍾之後大呂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增蕤賓之後林鍾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減李之

說則減應鍾之六分爲黃鍾而大呂以下遞增九分增仲呂之六爲蕤賓而林鍾以下遞減九分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各相符抑瞿九思九寸之說非李文利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而并非諸家九寸之說也諸家之說下生者皆倍其實三其法三分損一而得下生之分寸上生者皆四其實三其法三分益一而得上生之分寸瞿之說則于黃蕤分寸以三分損益爲法大林分寸以五分損益爲法而謂之參伍太夾姑仲分寸以各益二分爲法夷南無仲分寸以各損二分爲法而謂之參兩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又各相符夫呂律之長短自有一定此說是則彼說必非而何以各持一說各據一理而于數則無不相符若此哉蓋萬事皆起于數圖書者天地之全數雖錯綜變化左右縱橫而無往不得其合李文利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王邦直之圖而又無不合也王邦直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瞿九思之圖而又無不合也李文利王邦直瞿九思之圖皆合矣再易而置之以新創之別圖當亦無不合也然惟其可以易而置也則固非不易之理矣愚謂今之論律者但當論六律六呂與圖書陰陽之理合十二管十二辰與圖書五行之理合卽十取九之筭與河圖之十數合約十爲九之筭與洛書之九數合律主左旋調主右旋與圖書順逆之理數合亦可卽數求理因理覈數矣又何必爲多爲附會哉況就圖而論之瞿爲稍稍近理李又次之王則于圖置無仲不用于書置夾南不用尤爲强合予當以不易之說折其可易者取二說而更爲之辨

文昌梓橦稱號辨

今世誤文昌爲梓橦尊梓橦爲帝君予嘗斥其非說者以爲梓橦能黜陟人文故尊之夫梓橦本蜀之神未嘗司人文之柄而文昌則星也與梓橦又何涉何得混而稱前之人已有辨之者明弘治閒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尚書倪岳等逐一擬議開坐內一款云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橦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

報母讐徙居劒州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天下學校亦多立祠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今議得道家謂梓橦神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橦無涉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能免仍行天下學較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毁偉哉倪公之議後儒不加詳考至稱臣奉祭妄冀獲福爲有識者所羞稱就使人文黜陟神能默操之士君子亦惟盡其在我以聽其不可知充此妄念何不可爲必將貪緣奔競以希非分甚至喪名殺身而不知畏豈非所爲行險徼幸者乎予向持是論適見芑山張子亦著其說于古文短篇中遂書之

甲戌己丑辨

經者萬世不易之書也傳者所以發明乎經也有經與傳不相爲謀而意適相合則因傳以證經而益明有傳與經過于附會而義反相悖則驅經以從傳而經益晦春秋桓五年春正月書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曰再赴也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故再赴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曰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夫甲戌爲魯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爲五年正月六日佗既殺太子篡位而以甲戌赴于諸侯至六年厲公卽位更以己丑赴孔子何不兩書之且篡弒之際臣子之大逆也不書于桓四年十二月陳公子作亂之時則佗未必以甲戌赴也厲公卽位在六年九月蔡人殺佗之後相距踰年而始以五年正月之己丑赴乎則再赴之說非也國君不能正位守國至于分散變莫大焉國亂身死不終于寢辱莫甚焉果以甲戌日亡己丑日死則當于四年書曰十二月甲戌陳侯出奔于五年書曰正月己丑陳侯鮑卒今不書于十二月而書于正月不書出奔而書卒則二日卒之之說非也得者得其尸也得其尸則不知死于何日不知死之日則闕之可也五年夏葬陳桓公則不書月日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則不書日今既書甲戌又書己丑則舉二日以包之之說非也況甲戌爲十二月之日以十二月之日而書于正月之下恐不若是之謬戾也然則陳侯究以何日卒乎己丑是也何以辨之辨之于正月也正月無甲戌之日則己丑是也甲戌二字衍文也魯史存之孔子亦存之闕疑也傳謂佗卽五父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史記又謂佗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佗是爲厲公總一厲公爲佗爲躍史與經異獨甲戌己丑則承之豈甲戌己丑別有解耶抑亦闕疑耶故辨之以俟論定者

滕子來朝辨

春秋桓二年春滕子來朝左公穀俱無傳杜預范甯註皆曰時王所黜也其所以黜之之故則不載然則曷爲乎黜之樂正子記云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滕之所以自侯而黜爲子也侯者滕爵滕爲天子之侯春秋安得而不侯之此隱十有一年春所以書曰滕侯薛侯來朝也滕自降以朝王王既黜之爲子春秋安得而不子之此桓二年春所以書曰滕子來朝也自胡氏以爲黨桓公之弒先鄰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學者翕然宗之非也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孔子作春秋以寄褒貶何難大書特書而于隱之終書曰公薨以諱之薨當書地而不書地繼故不當書卽位而書卽位無非寓其義于筆削而終不敢斥言弒君者諱之也于宗國則諱之于與國則誅之于弒逆之桓公則略之于無罪之滕君則責之于首惡之大憝則宥之于朝聘之鄰封則削之此其春秋之義也哉欲正魯弒君之罪而乃操天子黜陟之權欲侯則侯之欲子則子之又豈聖人之心也哉秋七月杞侯來朝同一來朝也同一

來朝則同一黨惡也何以不于杞乎子之胡氏曰當是時齊欲滅杞杞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獨不思滕亦小國也其來朝而求庇于魯安知不與杞等寬于責杞而嚴于責滕吾知其必不然也且七月來朝九月入杞則魯伐之矣以求主而致師則因齊欲滅杞而杞來朝亦爲臆說況滕非有討賊之責也前乎此者魯宋陳蔡之會州吁後乎此者齊陳蔡鄭之平宋亂春秋皆不削其爵而獨削無力討賊之蕞爾滕益不然矣大抵胡氏始終欲著桓公弑逆之罪而未免拘牽穿鑿以附會其說後之學者忽而不察此不可以不辨

桓不書王辨

羽父使賊殺隱公于寪氏而立桓公則桓公有弑君之罪也明矣桓公有弑君之罪則桓公之無王也明矣春秋誅亂臣賊子宜直書曰弑君而于隱公之終書曰公薨何也爲魯諱也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

能定諸侯不能採書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無傳其餘皆不書王春秋既爲魯諱而欲于不書王以正桓之罪恐不若是之隱既不書王矣而又于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罪恐不若是之曲且王者天王也天王不能討卽不書王以黜之而于桓公元年反書公卽位何其寬于弑逆之人而厚歸罪于天子也此穀梁之說不可信也胡氏又云十者盈數也十年書王天道周而人事變若此則自十年以後皆宜書王而何以十一年至十七年仍不書王又云十八年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果爾則宥之于生前而反誅之于沒後此皆不通之甚也然則桓公弑逆之罪孔子何所取焉公薨不書地是也穀梁曰隱之不忍地也繼故之後不書卽位桓書公卽位著其忍也公羊曰如其意也穀梁曰是與聞乎弑也范甯曰與弑尙然況親弑也三年秋書公子翬如齊逆女范甯曰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不以爲罪人則桓公弑君于此益明且切矣豈在書王與不書王之間乎所以春秋一書明白簡易不待考諸列傳紀載而是是非非昭然于筆削例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惟桓四年幷秋冬月日皆不書亦將以天道不時遂黜之乎諸儒欲歸功孔子而反使孔子犯黜王之罪悖謬甚矣然則曷爲乎桓十八年有書王有不書王也曰闕文也孔子不云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說

岱廟請易木主說

浮屠道士其教本不足恃久長于世故必假斲木摶土像其形容莊嚴偉怪若可畏使小夫俗人奔走惕息其下其教乃陰恃以不廢予經泰安入岱廟見其神冕旒黼黻執笏南面旁設戎服握刀衿韠者數人予摳拜惟謹然竊怪岱神之尊已同于天乃猶藉浮屠道士之法耶考神封號始唐初前代未有夫神本岱之靈耳不

可以形屬況加天子之稱更非古矣當時不察慢然爲之好異者又造姓名以鑿之瀆禮蔑經嗚呼可勝道哉今觀圜丘之制累朝皆用木主神旣尊同于天特以圜丘之制倣之尊神庶乎有體而又遠于浮屠道士之法伏望今日修祀典者察焉

天爲上帝岱亦可爲諸侯之長耳盍與三岳同以竝天帝後世之媚也 自記

姤復小父母說

周易始乾終未濟序卦傳但言其理至于反對先後之次初未詳也若邵子所演伏羲八卦則據其橫圖宜始乾終坤圓圖宜始復終坤二圖所爲異者特因說卦傳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之文耳釋者因謂橫乃卦畫之立圓乃卦氣之行而總之乾坤爲大父母姤復爲小父母二語盡之坤三索而得震坎艮乾三索而得巽離兌其爲大父母不待言也至姤復之爲小父母則由邵子加一倍法見之兩儀之上分陰陽老少爲四象四象之上復各以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28B

陰陽老少間加之爲八卦由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定焉又加之爲十六又加之爲三十二又加之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象者凡八以上卦之八重下卦而六十四卦以成陽卦得三十二自乾終于復陰卦得三十二自姤終于坤姤復適居六十四卦之中故雖陰陽分于乾坤而其由一陰一陽以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皆若因姤復之交而得之但其所云交者旣謂正對則交不對不交邵子又以乾兌離震爲陽儀交而生天四象巽坎艮坤爲陰儀交而生地四象朱子又以乾兌艮坤爲太陽太陰交而生天四象離震巽坎爲少陽少陰交而生地四象說愈繁而愈晦究交之實惟以陰陽之主爻交耳震與艮交陽交陽也巽與兌交陰交陰也雖交而不失陰陽之本若乾坤坎離而交則陰陽全反易矣此文王序卦乾坤坎離不交而惟艮震巽兌交耳乃艮震巽兌雖交而頤中孚大小過復相對而示雜中之正盍非以不交者不得强之交乎復本交剝姤本交夬邵子顧以復交姤至六交而後及夬剝疑先後天卦位未必相懸若此然復原震體姤原巽體先天陰陽擘于長男長女後天長男用事而長女卽繼之皆此義也雖其序與周易之序不協然質之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固無外焉乾居午而云生子子中以震一陽始生也復進推至復則爲子之半故稱天根坤居子而云生于午中以巽一陰始生也復進推至姤則爲午之半故稱月窟橫圖姤復本陰陽相倚所以遞交而生諸卦自圓圖位姤于南位復于北而與乾坤竝始陰陽消息之幾幷不待交而自運矣邵子所分順逆不知與說卦傳之順逆果有當否但古人畫卦一畫則俱畫矣安有陽爲已生卦而云往陰爲未生卦而云來之理哉不過右行順而左行逆乾從右往數至復故爲順姤從左數來至坤故爲逆而成橫圖若圓圖則由復及坤皆逆數耳如順天逆天在天者一順一逆在地者有逆無順諸說祗邵子制圖之順逆而非畫卦之順逆也抑旣云姤復爲小父母又云坎離爲小父母者何歟蓋天地間惟中無對坎離之中猶乾坤之一也坎離卽本卦而見其爲中以無對者立體姤復由六十四卦而見其爲中以有對者致用用非體無以達由姤復而言坎離坎離其太極而姤復其兩儀也第坎離不交祗居不用之位而姤復之用則無方讀易者可不察哉

先後天卦位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後天卦位也先儒謂其畫一出于河圖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推其畫卦之義先天以六爲坤居北一爲艮居西北七爲乾居南二爲兌居東南八爲離居東三爲震居東北九爲坎居西四爲巽居西北五虛中不用後天以坎居北爲一六離居南爲二七兌居西爲四乾居西北爲九震居東爲三巽居東南爲八坤居西南爲十艮居東北爲五其分陰分陽之說則以一六爲太陰二七爲少陽三八爲少陰四九爲太陽與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之文不協不過欲以圖之陰陽與卦之陰陽强相配耳抑知數之奇爲陽偶爲陰圖與卦初未嘗殊哉易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見聖人原非因圖而畫卦特先天卦以圖而定其位惟主乎兩儀後天卦以圖而易其位兼參以五行耳其義則父母男女盡之矣父陽母陰男陽女陰總不過奇陽偶陰也陰陽擘于天地水火則得其氣者金木土則得其質者天上地下不易之經故先天當陰陽之始成卽首以乾坤位之然坤居北本水成之位後天故易以坎乾居南本火成之位後天故易以離先天艮居西北當天一之次以艮一陽在上也陽始于乾故後天移乾于艮位先天巽居西南當地四之次以巽一陰在下也陰全于地故後天移坤于巽位先天震居東北當天三之次以震一陽在下也陽盛于三後天故易以一陽

在上之艮先天兌居東南當地二之次以兌一陰在上也陰始于二後天故易以一陰在下之巽先天離在東當地八之次以離再索之陰也後天則以東本木位爲生物之方陰極而陽來易以一陽之震先天坎在西當天九之次以坎再索之陽也後天則以西本金位爲成物之方陽極而陰生易以一陰之兌此先後卦位之正對反對竝行而俱與圖不悖者本自較然生于陰者成于陽生于陽者成于陰正見陰陽互藏之妙五行所爲旣分陰陽又各自有陰陽耳乃置淺顯之理而不悉論先天者謂老陽居一分之爲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爲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爲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爲艮坤至于說所不達又謂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離震不得爲艮坤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巽坎亦得爲乾兌論後天者謂震東兌西以陽主進故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少爲貴而位乎右坎北者進之中離南者退之中乾西北坤西南爲父母旣老而退艮東北巽東南爲少男進之後而長

女退之先諸說紛紛卦圖之旨反析之愈微而愈晦矣

潮汐說

海之朝而潮夕而汐謂之海鰌出入神龍噓吸以及沃池焦釜三水相薄者固屬誕矣其差近者則氣升而地沈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縮而爲汐與抱樸子天運高卑之言相協然南北極之出地入地有常度四游且已不經安有浮沈哉外此則或以爲係于日或以爲係于星長短星本非通論而潮之迭差于晝而入夜迭復于夜而入晝亦盡日之衝擊致然歟惟海裔志謂隨月之盈虧後偁咸宗之終不若乘氣進退之說爲不誣也如果月盈則長月虧則消朔後三日始盛固矣自是而弦而望宜益盛何以復消望後三日月已就虧乃反極盛乎夫謂月有盈虧而臨于卯酉潮漲于東西臨于子午潮平于南北者特就地面言耳若自太虛視之則月借日光雖晦亦未嘗虧其運行不息每日繞地一週初非有子午卯酉之定次也水浮天而載地豈若人目之窮于所見哉要之天地本肇于二氣凡麗于其閒者自無不搏捖于二氣之中陽精結爲日其光散而成火陰精結爲月其液津而成水謂日火俱陽月水俱陰氣實相通可矣如謂水必應月則火豈亦應日哉陰陽之氣五日爲一微積三微而成著故十五日爲一氣一月氣再升再降一歲凡二十四升降潮汐卽乘此氣所以升降之數亦符之至其消長則以每候天氣始至爲節氣地氣繼至爲中氣天氣合地氣而氣始周故潮汐亦盛于初三而盈于十八但天行健而地道有常天之節氣中氣十五日差二時必積三歲始一復地之晝潮夜潮二日差一時祇積十六日卽一復所由氣之盈有閏而潮之信無移也春分陽之中水爲母以滋木故春潮大秋分陰之中金爲母以育水故秋潮尤大潮初無閏而究未嘗因月有閏而春秋易候豈非以氣之有盈者則閏之以月氣之無盈者卽閏之以氣而月與水雖皆陰其所乘之陰氣原各自爲盈虛哉大抵天下之水皆源發于山而流注于海源之不竭以氣能生之也其氣

自高而臨下水一出卽不復入流之不溢以氣能消之也其氣自下而湧上一噓復一吸而水旋歸于虛焉此水勢皆自西北而東南潮勢獨自東南而西北猶七政之緯于天而終不得不隨天而左沒耳至潮之有一有再則以外海遼曠無垠氣自散漫而緩內海境漸狹而氣亦由之縮也四瀆本無潮而浙江廣陵之潮特著原卽海潮耳潮入江愈爲山阜所束而怒故飛濤湍勁其勢益迅他若碧玉泉之三潮瓊海之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斟溪之十盈十竭黔泉之五十盈五十竭漏汋之百盈百竭則又以其下潛通海脈噓氣之緩各殊氣之遲疾卽因之并不待鼉籥牛魚之喻而可悉其故矣

王石磬字說

處士王子以其名來請字予旣字之曰石磬因告之曰予亦聞唐應德先生之言乎先生嘗引蘇氏石鐘之說以爲天下之石多矣豈無挾其空洞之具然生于巉巖林岫之閒雖有聲而無自顯又

嘗見羅景鳴先生作顏氏擣石記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于汞
新用以擣衣比召爲御史石隨擣聲徹禁中玄宗取而試之無聲
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先生蓋以是石擣于禁中使亦有聲如顏氏
則石之榮遇未知何如而石則否今子將挾其空洞之具與水相
遭邪抑安于岾巖林岫之間邪抑如擣石者雖際其遇而不樂效
其能邪天下之遇至得君而止擣石既得君乃善藏其拔雖以萬
乘之尊而不屈豈古巢許之亞與及觀其始終效忠于顏又何甕
且異也語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子其知所以自處矣

律呂名義說

律也者述也率也率之爲言統也十二管統率衆音故總名爲十
二律十二律之中陰陽各半而陽又統率乎陰故陽律獨得名爲
六律其或有謂之六始者陽唱而陰隨之義也惟其陽唱陰隨則
陰之于陽有旅助之功而名之謂呂是六呂有地道焉有妻道焉
以其同乎六陽故周禮謂之六同以其閒乎六陽故國語謂之六

閒同則無噬達之病閒則無啇一之嫌而陰陽之成化工者達之
聲音而中和以備矣然聲非能自爲聲也聲氣相通有氣而後有
聲律呂所以有陰陽之聲者由天地有陰陽之氣也六律何以有
黃鍾太簇等名六呂何以有大呂夾鍾等名曰黃鍾大呂等名乃
氣之名而非律之名也國語伶州鳩及陳暘樂書所解字義或近
附會而以陰陽升降得名則固無可疑者但未言氣以是名而律
因之耳如十一月子也萬物孳生于子一陽之氣始鍾于黃泉則
曰黃鍾而因候之以九寸之律氣以達焉遂以律爲黃鍾之律十
二月丑也萬物紐芽于丑二陽之氣大助一陽以宣化則曰大呂
而因候之以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之管律氣以適焉遂以其律爲
大呂之律推之而正月三陽既泰萬物族生爲太簇二月二陰尚
在夾助太簇而鍾物爲夾鍾三月五陽萬物得其氣而新潔爲姑
洗至于四月而純陽在外微陰已萌于中仲卽爲中故曰仲呂五
月而一陰生矣初陰方穉曰蕤五陽在外曰賓故統曰蕤賓六月

而二陰已生矣陽寡而陰衆衆爲林陽散而陰聚聚爲鍾故統曰
林鍾七月三陰用事而厥民夷萬物告成而有法則爲夷則八月
四陰用事日遡乎南則爲南呂至九月五陰方盛而未全盛一陽
將窮而不終窮則爲無射十月純陰已應乎陽而一陽已鍾于陰
則爲應鍾此皆言乎氣也而候之以律律之名各因之使無此律
而所謂黃鍾大呂之氣自在也使無此氣而黃鍾大呂諸律又安
所得名聲氣相通候氣與求聲一理作樂者可漫執已成之律而
不求端于天地自然之氣哉若夫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
體常以效法故止于三鍾三呂夾鍾亦謂圜鍾以春主覲言之林
鍾亦謂函鍾以夏主庇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以陰之所成者止
事仲呂不特謂之中呂而亦謂之小呂以陰之始萌者尚小且對
大呂而言之此皆陳暘樂書參衆說以成更無待愚解要之律者
率也統也十二律統率衆音六律又統率六呂黃鍾又統率陰陽
之律呂今詩家近體長短整然者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長短有

定矣刑法之定例輕重釐然者亦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輕重有
定矣名義未詳未可進而深論故先爲是說曉之

元祐回河說

黃河自漢後至宋復決豈宣房之築足媲禹功特千乘德棣之流
播爲八道偶合導河之經耳天地之氣融者爲水融而塞之則必
決有自塞而決者有人力塞之而決者若宋之河患則人力塞之
而致其決也李仲昌請開六塔河韓贄請開二股河時雖未有回
河之名其實則回河也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究無成功而范
子奇回河之役卒因以起歐陽修蘇軾輩陳其非富弼司馬光文
彥博諸賢是之大率以水性趨東故欲閉北流禹貢治河始于積
石河從九渡至崑崙已三千里由積石遡星宿海不啻六千七百
餘里彼以商胡諸境爲北橫隴諸境爲東者第猶民廛相隔東家
指西爲西西家指西爲東若以大地論則自積石而下無非東向
安得于數百里內之商胡橫隴分東北哉觀今之言河者謂于梁

衞之郊北流爲順邳淮以下北行爲逆概可見矣從來治河不越賈讓三策元賈魯三法總止一濬天下之瀆皆水獨河則挾泥而行益河性湍急齧土而土不能制也其齧土不能制豈因渭洛諸流悉注于河助成其勢耳以西北土厚泉深至中原漸淺薄地氣大洩故其流混混若沸湯然自下而冒乎上此非駛波之汎濫有氣以震盪之也在江海有所鍾注則溢而爲潮汐河爲崖埃所束縛不獲暢達則湧而爲泥沙是故河之清猶之江海之不潮不足云瑞當氣之所發水能浮土及至下流而其氣漸竭則土終壅水壅于此卽潰于彼但通其壅潰者自復乃或塞之又或一疏之一塞之人功雖殫其無當于地理明甚禹之時河之入海北海也其勢雖勁而徑實捷故東南可坐視由漢迄宋河漸自西而北而東卽不閉北流亦將東徙而入東海奈何復爲軟堰以迫之元豐後因大決于北議欲復禹故迹未幾又執回河議卽令回河之議成北方潟鹵俱成沃壤猶應恤東人爲魚鼈況其法無當疏瀹故道

日淤新隄易圮原處決不可回之勢乎大伾大行閒放河入海患不滋蔓若更障之東是不距盜于堂而距盜于室庸有幸哉塞之費倍蓰于濬塞不可不兼濬濬則可以不塞向使宋不塞而專其功于濬河雖不回而自回然欲以六塔二股而受全河旣不足洩其暴欲多開減水渠又恐流緩不足刷沙縱不能如禹之因其故利導灑而爲二分而爲九合而爲一漢太史馬頰遺趾尚可考也惟不拘其迹而師其意總疏數河于冀靑兖豫之郊川之通海者概排之餘則置之河之爲東流爲北流不妨姑任其遊波來去久之自歸尾閭而鮮橫出之害昔鯀有息壤可穪水且不爲之湮況取百姓之膏血湮之宋人變法每事託經傳以自文獨防河則絕口不及禹貢河伯之怒固其所也

唐荆川句股測望論說

晉書天文志云髀者股也股者表也何謂表卽八尺之臬以測日影者也何謂股卽句股之股也何謂句股卽所以爲方之器而名爲矩者是也一縱一橫橫而矩者卽句縱而長者卽股也句股相乘幷之得實平方而斜分之則爲弦夫句股本無弦而命以弦者虛覩而意其爲弦也有句股可以無弦而必虛意其爲弦者斜視積算而離乎爲句股也惟以積較實補之得幷減開平之法則可由句股知弦亦可由股弦知句句弦知股遠近高下酌而通之皆堪推測以得但句則橫量雖最遠者可較參以股弦而益可較股則豎立將最高者難憑卽有句弦而亦無所憑況日影之高尤難測望不得不高其股而爲八尺之表爲表以股推而表實非股句非連表而表復藉句以句較股而知股積之短長卽以句較表而知表積之短長以弦參句股而知表影之遠近卽以弦參句表而知日影之遠近句至小也算則假而大之股本無也算則假而有之而要不可使股式如表而制爲大句以用之者句之分寸有定止可以表從句不可以句從表也若句之分寸一變則由表頂句向之弦其爲影鮮有不差者矣通其法者積句當股亦可由橫得

縱然測仞丈之高不能測日之高不能測日之高遂不能測日之遠此表之所以必設也至若日窮于望地窮于隔則句弦股皆窮而表亦窮奈何曰法在兩地各爲一表以相衡于兩表之去計日影之差而仍以小句股之法求大句股以小弦之法求大弦無不得矣此周髀測天之術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二

解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石經大學解

大學經文一章所謂修身以下傳文四章此大學古本也克明德以下傳文六章既槪以爲錯簡取而更定之又以聽訟章爲釋本末又以此謂知本章爲釋格致結語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夫本末既宜釋則終始先後及定靜安慮何不釋也若以格致不釋爲缺文則終始先後定靜安慮之不釋亦安見其非缺邪此謂知本二句古本與經文相接統結知所先後及修身爲本文氣原未嘗少缺顧截經爲傳反謂其有缺何哉至石經大學與古本已不侔較之今書序次矛盾更甚然細玩其文義則前後本自一氣渾然明明德節後卽古之欲明明德節知止節在黃鳥節後則知止節正釋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節在此謂知之至節後則物格節正釋致知無所謂格物所謂致知云者以經文致知在格物工夫原無

次第故由格物遞釋至致知文多相互也下章釋誠意又下章釋正心又下章釋修身又下章釋齊家又下章釋治國又下章釋平天下于所藏乎身不恕節下博引詩書以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詠歎之淫溢之結以沒世不能忘此固大學端本博施致治之極功意旨甚爲完密寧必重加訂正哉蓋大學本無經傳之別卽欲分爲經傳亦止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二節爲經其餘皆傳也物有本末節知止節原釋格物自天子節其本亂節物格節原釋致知故其傳文由格物致知遡而至治國平天下又遡而至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于經之應釋者遞累而上之理悉該通也自古本以知止諸節爲經而宋儒更以聽訟節之釋致知者爲釋本末于是格物致知詮釋實最詳反謂其義已亡而後學幷疑終始先從定靜安慮亦當有釋大學幾爲不全之書矣嗟嗟聖賢遺典所以明道錯綜繁簡非可以儒生章句之學斷也其文固多缺者亦有不缺者缺者以訓詁屬之不缺者以已意裂之所由有秦焚書而書存漢校書而書亡之說也然子輿氏不傳之統曠千載而宋儒承之其編正經傳自當別有神悟古人之傳本且不足取信又安容後學致疑哉

周公居東解一

周公居東孔鄭二說各異皆因我之弗辟一言孔曰辟法也鄭曰辟避也晦菴註詩則從孔說元定註書則從鄭說至晦菴晚年論定亦謂鄭說爲優于是遂以居東二年東征三年截然分作兩節後儒不復置辨矣愚以爲不然蔡傳曰周公相成王三叔流言公避位居東始知流言出于三叔後成王感悟迎歸三叔懼遂與武庚畔若是則激殷遺之亂者周公也未雨綢繆之道豈其然且夫流言之興不過欲動搖周公耳公若一聞流言卽奉身而退是三叔之策已行以新造之周冲主孤立于上而二公復噤不出一語以釋君相之疑事機之危莫甚于此三叔不以此時畔復何需哉況周公至聖成王大賢也武庚反形初未露偶因一無根之言上

不能察下無以自明而猝舉措張皇釋負扆之萬幾遠遜以窮疑謗安在其爲成王周公也今反復遺文始知金縢註之曲爲回護反不若鴟鴞註之爲得其事理葢東山之變武庚爲商遺冑既足招來四國三監爲周懿戚厲揚多士不無社鼠之虞所畏者惟周公而已故小腆始蠢遂布流言實則欲反鄙周邦而外則託周公不利孺子爲名謂周公或懷疑不出他不難發蒙振落耳孰知周公心事光明正大但見國之安危係此一閒不容自恤初不計及謗之有無而遽破斧臣王哉或謂誠如此則金縢所云未敢誚公者何謂大誥一篇繼金縢而作又何謂不知此正居東卽東征之實也方成王踐祚周公以叔父爲相三叔以叔父爲監內外相維洵磐石之宗也成王豈止無疑周公之念亦必無疑三叔之念故大誥止及武庚不及三叔意三叔特爲武庚所挾及周公東征實見罪由三叔于是或辟或囚或放在周公大義滅親固不妨以權濟正然亦大傷成王意矣武庚非得三叔不足搖周之本根三叔

非得武庚則聲勢不震是周室幾至顛覆而卒致成王受殺叔父名者皆由周公之使管叔監殷此固周公之過周公所不得辭而成王之誚雖二公亦不能爲周公解者也及武庚旣滅淮奄諸國尚多未靖公方留東以弭餘患詎意動威彰德成王已惕然不能旦夕安哉蒞監殷之舉是聖人之過也致辟之舉是聖人之善補過也惟聖人處大變不失其常成王賢者能無警畏故周公之恐懼謂恐懼西土之大艱則可若恐懼流言會霍光之不若矣成王之疑誚謂疑誚殷監之畔亂則可若疑誚流言會漢昭之不若矣如以居東爲避位則天或無風雷之變將成王終不迎周公終不歸武庚之謀日益肆三叔之流言日益恣則國事尚何忍言公復何恃以告我先王哉周家世系自公劉而上不具論後此則太王欲翦商太伯且不屑有其國文王服事殷武王遂弒君而代之是父子異局也仲雍隨伯而逃季歷奄居其位伯邑考就烹而死武周秉鉞以興師是兄弟異局也則管蔡爲殷之頑民周召爲周之

勳戚原無可疑者獨因流言一語而上誣成王下誣周公故不容不辨

周公居東解二

周公居東孔鄭二氏說各異原無從攷証千百年後强爲測度或以爲宜從孔或以爲宜從鄭耳乃史記旣以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攝行政當國聞管叔及羣弟流言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恐無以告我先王因卒相成王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寍淮彝東土二年而畢定經直云我之弗避而復繼以我無以告故以避爲盡道史則于弗避上旣加所以字而復云恐無以告故以弗避爲盡道若古文果恐而非我則周公無避位之事無疑矣但又七年後還政更以爲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至其書則又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沈之河以祝于神之書也迄周公卒後成王感暴風雷雨之變與大夫開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于是命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其說益屬不經然若竟謂之罔則漢初去周未遠子長又世爲史官徧歷天下以成一書必非若後儒徒據臆見而無當于事實者因是而知古人所行本有不可以理斷者矣若以理斷則武王雖八十一生成王然至武王崩成王年亦已十三非眞在强葆也安有十三歲天子尚需人懷抱以朝諸侯者且冊祝所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諸語特猶巫覡之誕慢盛德如周公其陳戒之文垂之詩書者奚翅數十篇顧不能格上而反藉誕慢無稽之言而得釋恐懼豈有當乎若不以理斷則當負扆之初孺子之恃有叔父何啻一體若且一聞流言而遽疑則旣長而讒譖易入容或有之方主少國疑之日周公去留新造邦之安危係焉且不暇恤而居東二年則旣歸政而輕于出奔亦容或有之武王有疾旣請以身代則成王病而謂奸神命者由旦亦容或有之發府書而泣嘉其保朕躬也迎之則發金縢而泣奬其功在先王也而報以隆禮亦容或有之否而謂揃爪卽爲

壇屏璧之訛奔楚卽避位東郊之訛賜魯重祭卽新迎國家之訛則居東正亦東征之訛也安得反云居東非卽東征哉至若與氏云周公原未嘗攝位則流言益屬無根並無位之宜避矣學者必于此深察之毋徒以昔人之成說憚于紛更而不折衷以歸于至當也

彈琴指法解

彈琴指法分左右手其左則有吟吟者用指搖動有音如吟詠可聽大食中名四指皆有吟而其法不等細吟如微風被柳不使越徽也略吟在有意無意之閒大吟吟之寬然有餘也長吟俟一音息方更吟一音不遽搖動前音也退吟注下吟也急吟得音急吟也緩吟往來自得似吟而非吟也遊吟少綽復還本位舒徐不迫若輕風飄舟蕩漾然也實吟指撥絃不動以手腕微運令有音也飛吟一上略吟隨二下走吟二上而二下皆取和處爲則也綽吟注吟皆專于在綽在注可以吟可以無吟也猱乘聲往來寸許

如猿猱之于竹木躋攀而上下有急猱緩猱長猱大猱綽猱注猱不同也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引得音而上有一引二引三引長短大小緩慢各有數也喚隨聲帶上有音也瀉喚同也往來一上一下其上下則如引之有一二三也分開一音兩彈中一引開其音也退復自上而下復上本徽也撞得音而上逆急下擊之得音如蜻蜓之點水也按凡以指捺絃也而于大指則須在爪指相半之閒益遇掐起則便也雙按名指屈按一絃中指隨按一絃任右指取聲也此左法之大略也右則有擘大指從肉向徽彈也託大指從爪向身彈也抹食指從肉向身彈也挑食指從爪向徽彈也句中指從肉向身彈也踢中指從爪向徽彈也打名指從肉向身彈也摘名指從爪向徽彈也散左不按絃右空彈也歷連挑兩三絃也度連挑四五絃也較歷稍輕也連連彈幾聲也雷名指摘四五聲或自七至四或自七至二取勁且肥其聲若雷也臨食指挑七至二次序而作貴清輕而勻圓也滾與雷髣髴較雷更急

作勢如奔也拂食指抹一至四或至五至六至七如一聲其閒仍有急有緩磊落不平也索鈴左泛右鳴自七至二或至一輪而徧及之娟娟不絕如縷也滾圓名指摘七至一食指抹一至七滾滾若波濤也圓摟如食指抹六即句五隨句五抹七如一音嵇康賦所謂摟捥櫟將縹繚撇捌也打圓食挑中句或小閒或大閒二作少息又急三作又少息再二作凡七聲亦或四聲六聲也倒打圓法同打圓只先句後挑也涓食中次第抹句一絃兩聲有倚覆雙連疊反諸名而音則同也全扶食中竝入兩絃抹句齊發也背鎖踢抹挑三聲小鎖挑抹挑三聲也短鎖抹挑少息又踢抹挑凡五聲也長鎖抹挑又抹挑抹句少息又踢抹句凡九聲也大鎖抹挑抹句踢抹挑凡七聲也輪摘踢挑三聲也半輪踢挑兩聲也倒半輪抹挑打三聲也對倒輪左右兩手用食中名三指相對俱抹句打泛音三聲也潑剌食中名竝入一絃曰潑竝出一絃曰剌以勁爲尚也無聲暗剌也直剌下如拍竹扎板之聲也撮食中一挑一

句或小閒或大閒一實一散夾而齊發同合一音也反撮先一撮就以食抹中踢齊發一聲也雙彈用左指按曲中食二指先踢後挑次第發出也單彈用大指句曲中指向外踢也如一凡于和處一實一散合如一聲也再作再作一徧也捻起大食夾起一絃放之有聲也徽外十就本位如觸物之狀奔電之勢也雙撞連二觸也鬬吟纔得音即急觸急復下本位而吟在其中也掐起大指按上徽名指隨按下徽不動用大指掐有聲也對起與掐同或謂一句一踢掐起曰對起一句便掐謂掐起帶起帶起有聲也同起左帶起一絃右鼓別一絃兩指齊發合一聲也對抄如大指注按九徽得音即以名指急綽上九徽掐起兩聲急按鏗鏘入妙也爪合大左按絃有聲即以右中句起別一絃亦如同起之齊發也放合左指按前一絃句之得音即放而有聲急按後絃之和處前後兩絃一帶一句二音如一無參差異同也罨名指按下徽不動大指罨上徽令有聲也虛罨不須鳴絃左指覓罨其絃亦令有聲也推

出推之使出也惟中指按第一絃有之他絃則無也從頭從前再作也從句從句處再彈一徧也跪名指屈曲按絃也不動左手按絃不動任右手鳴絃取聲也少息俟音定稍停再鼓也就或即于本絃再彈或即彈別絃不閒斷也泛右手鳴絃左指浮著絃上三徽外也入慢過文接奏起止之際或曲將終時宜慢作也應緩緩相應也輕輕作也重重作也右法之大略也

二小兒辨日解

渾天之說天包地外而地之上下四旁皆有天自來歷家以地面當天之正半日行天內距地上之天幾何則距地下之天與地旁之天亦幾何距上下四傍之天幾何則距地亦各幾何其爲遠近當無有不均者吾則以爲否也地上去天遠而地旁去天近也二小兒辨日謂日始出去人近而中時遠者是也列子或寓言而託之孔子豈眞孔子不能辨哉孔子非不能辨則後人固當辨之然辨之以爲無遠近者漢中壘臺郎張衡晉著作郎束晳也衡之意

以為日之大小繫乎光薄地時甚闇由闇覩明明無所屈故望之若大日中則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晢之意以為日之大小存乎目日無大小而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形大初出時色赤者甚大色白者雖大不甚故目夜之有殊然止辨其大小之所由異而不辨其涼熱之所分則言近熱遠涼者得以其說攻之惟平陵關子陽則以為上遠于旁喻之以星謂星出東方疏夜半至上方甚數以解日大小之說又喻之以火謂日為天陽下降火為地陽上升置火于地從傷與上診其熱不同日中在上覆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于始出以破日涼燠之說其說近之桓譚羕岌初無定見于胷中而姑以彼為是以此為非是亦小兒之見也矣愚以為日與月相望對分半周天之度而東西如衡者俱在地上上天多下天少無可疑者日之初出去人近而中天去人遠益可無疑者若涼燠之故淺而易知水性本寒日初出水中猶帶寒溼之氣故蒼蒼涼涼及至中天而去水既遠水氣盡除以本體之純陽而微陰不雜其為熱如探湯也不待孔子而能辨矣何足以攻遠小近大之說哉

議

屯田議

自古屯無常勢皆以人力之有餘濟穀數之不足亦相天下之緩急以為之計而已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兵有兵則需餉有餉則必煩民而兵之數日用則日增餉之數日增則日詘兩者恆不能相贍于不窮則屯之議于是興屯者固所以為兵長久之計而卽以與民休息之道也然僅言屯而不相乎天下之勢則屯之地有便有不便而欲槩督之屯則不可以建功屯之人有能有不能而欲盡隸之屯則亦不足以集事古有屯湟中屯許下者矣以其為險要阨塞之地非其所必爭卽其所必守者也夫豈無昔之日為邊地今之日為內地者乎古有募民以耕者矣以其繼亂之餘流離失業者之多也有遺卒徙吏以耕者矣以其戍讁之眾也有聽富民之願耕而授以官者矣以其時仕進之難也夫豈無在昔日有其人在今又無其人者乎然則今日而言屯所當取屯之地與屯之人而先辨之矣我　國家以八旗分屯每丁給五口地無事則為壯丁而隸府無養兵之費有事卽為披甲而師行有足食之謀亦既行之而效矣乃墾荒之令屢飭而推之天下未覩其利者何也則誠地與人之未辨也滇黔之域既以瘠薄告且地曠難制矣江之南尺寸皆登貢賦矣其餘內省諸郡高者多石田卑者皆水鄉多言施功之未便矣夫膏腴之土沃野之區民方趨之以為利雖無有勸其孰肯舍為閒田彼其棄而不耕者必水旱不足以為恃非然必稅斂不足以為資此以言乎地之難也且民之力田者必皆有舊服之畎畝既不可以舍熟而耕生人之遊手者平時美食而婾衣又誰能一旦去末務而歸本務此以言乎人之難也是以有司考成為急近且有以捏報被糾者一時之開墾易為名三年之後起科難為實保無有未見屯之利而已滋屯之弊者乎然

則今欲擇其地莫若卽瀕海之疆為始蓋其民之徙業者溝洫之遺規猶在水利之灌溉可因使督臣衞所之官一經理之與其闢久廢之棄壤何如治近荒之原田其用力難易相去當何如也況今者商屯雖于卒復民之營田亦未能旦夕舉行上以慎防守之固下以省轉輸之勞者亦惟兵屯為急誠簡其精銳以備戎行而悉使綠旗之閒冗者自耕而自食與老弱之係籍者半伍而半農又何患乎餉供之缺又何需乎協濟之煩也哉所為屯之得其人者此也由是以所獲扣軍之糧則屯者利矣以所儲給官之俸主屯者又利矣至于催科之當緩也屯官之當減也督課之有方而牛種之無擾也皆所為經理以善乎屯而非其本也故曰當取屯之地與屯之人而辨之而後其法可行也

治河議

國家歲運東南之粟于漕河一水閉漕河之為重也審矣顧知漕河之重而不知濟漕者安在病漕者安在病而仍濟者安在皆未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27B

知治漕之善也所爲濟漕者汶泗沂洸諸水是所爲病漕者邵伯寶應高郵諸湖是所爲病而仍濟者黃河是以其濟言臨清迤北藉衛水之洪流濟寧迤南藉河水之餘匯其閉衛水不南河水不北止藉汶泗沂洸以相助苟不濬河之身而使深導諸水之流而使達則濟未易言矣以其病言淮揚爲咽喉之地諸湖皆偪運道非惟偪也且與爲通苟水患爲梗運艘不得而前卽清濟濁河疏瀹底定豈能提挈而越之苟不築重隄以爲之固嵩責任以爲之防則病未易言矣以其病而仍濟言黃河之決多在河南不南侵全淮卽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潁亳徐宿而害在民業田廬衝齊魯者橫激于單鄆濮曹而患兼在隄防運道是故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害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害大而治難然而運艘所行勢不能舍此而渡故淮以北泇以南數百里皆資河以爲用則去其病而用其利難資其濟而防其害更難由此而觀爲今日運漕計者漕河之患治之而無不治黃河之患治之而未

易治也議棄地以予河者所居之民卽可徙所運之舟其可遷乎議復故道于禹迹者隨刊之舊卽可尋古今之勢其可一乎議分支河以殺其流者支河一開而正河必奪所謂河不兩行古不記之乎議穿漕渠以資灌溉者但可行于清河不可行于濁河所謂水少沙多夫豈所宜乎議導河北流使漕與河合者不知淮河浩瀚千里猶不能一瀉以洩怒漕水千步百折豈能按轡而徐行所謂廢漕制以伸河體又豈有幸乎以愚思之滅無有如賈讓之疏濬塞三策者第今之所爲疏導之而已非可如讓之所爲放今之所爲濬挑之而已非可如讓之別爲穿隄今之所爲塞救之而已非可如讓之預爲培築通賈讓之三策未嘗不俱爲今日之善策也且夫古稱治河之神者惟禹然觀其所治不過以無事者爲事是以疏淮濟疏江漢相其下流爲之治而上流不至于淤不淤則不積不積則不潰凡以水之性當如是耳今議者非不言下流然皆自淮而止以一淮受全河之委宜有不容者愚謂自淮而外覩

其勢之所決可別爲支流者因而瀹之使其流分而勢殺而又察河之去路東使入海南使入江夫淮南淫河闢入海之路也有司以護田爲急閉閘不敢啟而河入海之路以塞泰州鹽運河入江之道也鹽司以鹽課爲廣閉閘以蓄水而河入江之道以阻今宜斟酌通變使入江者入江入海者入海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此卽神禹先冀兗而後雍梁之意與近見邸抄臺臣言治漕一疏指入江入海之道甚悉鄙見竊與相侔特恐工用浩繁朝議畏阻不知歲費少府之金錢數萬何若脩治淮南泰州諸河閘使之注海歸江爲一勞永逸之計乎

自記

鄒忠公像服議

木主古也塑像非古也然塑雖佛教先儒有爲之者矣設遺像具存欲其子孫一旦毀之而易木主君子或且以爲過特其像服之合乎禮與不合乎禮尤當參攷以酌其宜吾邑道鄉鄒忠公爲宋

名臣大儒列代特祠崇祀至于今不廢舊有幅巾深衣像在尤郵菴舍其後迎置于特祠改塑紗幞今其裔孫登嶠念淵源所自仍易以幅巾深衣其說謂考亭書院之像先儒也皆幅巾深衣而公爲程門弟子則當幅巾深衣且公像之深衣幅巾在尤郵數百年矣安有公在不幅巾深衣而始設像時漫爲幅巾深衣者乎不幅巾深衣非是而其任衹譏則曰公言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則公未及爲程門弟子也吾知以理學尊吾祖不必以程朱之服尊吾祖況深衣雖古而非宋世通用服溫公始倣服之堯夫不從朱子始服之而時議詭異亦未常終服則公卽爲程門弟子固不必幅巾深衣幅巾深衣非是而易色以碧易組以朱易履以丹裳不參連帶不與外今所塑之深衣并乖古製尤非是因上書爭之數相辨論不決于是二鄒子之友與陳子之徒皆曰二鄒子之于禮也不苟同亦非苟異皆欲求于理之至當可不謂能敬其祖哉然道鄉吾邑先賢也道鄉祠吾邑公祠而非鄒氏家廟也豈惟其子

孫當議吾黨亦當議之遂請二鄭子謁于祠其議曉子曰公言未識伊川安知其後來終不識乎程門于東坡介甫皆不合而皆稱其字張嶧于公則稱名師前弟名于理可測故自來記程門姓字者必列公名未可遽謂後人之攀附至朱子臨終以深衣授黃幹雖非若禪家衣鉢亦可見朱子常服深衣矣當時始設公像卽幅巾深衣則公會幅巾深衣未可知閱數百年而祇誤遽欲易之不可但今之特祠郡邑有司春秋致祭者爲朝廷大典公雖異代之臣其可以燕私之服臨朝廷命吏受朝廷之隆禮乎昔之像在郿巷幅巾深衣可也今之像旣迎置特祠春秋致祭則以幅巾深衣受朝廷之隆禮而臨其命吏焉又不可愚謹議增設一像前堂紗幞如宋三品之儀後堂幅巾深衣如古製

策

會試第一策

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取一世之風俗人心思有以躋于隆古之初則其爲治固不恃乎法制禁令之煩恆有整齊畫一之大道納天下于軌物之中而且以忠厚長者之意漸漬乎民心使不敢輕罹于法而後天下之人皆潛感默化欣欣焉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治乃日進于隆古唐虞之治所以夐絶于前而曠世相感者必推本之以冀後世之人主爲風俗人心計也我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數年之閒治化畢著乃海內猶未盡蒸蒸丕變者豈古與今有異民乎誠以奉令承化之無其人而宣猷布治之未殫其道也然則其道安在曰有本焉總之不離乎教者近是誠擇其人而以禮爲教則必明等威定名分使天下華薄而從忠將章服有制尊卑有等也誠擇其人而以刑爲教則必布章程講律令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將犯法知悔告訐知止也抑聞之禮禁于未然之先刑禁于已然之後二者固交相濟以有功然使天下之人皆循習于禮之中而刑可不用故今日之治禮宜在所先而治刑宜在所後古之帝王制治之道多端而必勤勤議禮使天下範圍而不過者夫亦知禮之爲用甚大而卽僭侈一端非是亦無由而禁止也何也僭侈生則章服之制不可問矣僭侈生則尊卑之等不可問矣且僭侈生則犯法者日多告訐者日衆矣然欲令天下之民教之以禮卽悉趨于禮而僭侈不生能乎否乎曰惟刑可以佐之教之以禮而不率則懲之以刑其始也若甚煩苦乎民其究也相率而爲醇厖雍穆之化而國家士師之官將由此可以不設執事所云刑措措以此耳雖然尤有本焉大君者風俗人心之本也惟一人言坊行表以立于禮教之先使知仁義親遜之可風慈祥惻怛以立于刑教之始使知犴狴囹圄之足畏將深浹乎人之性情而不同于文具之約束由是出乎禮者多入乎刑者少以是而號曰唐虞於變之治復覩也其誰曰不然非然者日畏民之犯法而聽斷攸嚴日畏民之告訐而條告屢設愚恐風俗未必由此而盡善人心未必由此而盡正所以淆漓相雜而成其爲漢唐之治也何足爲當宁獻

會試第二策

用人而各盡其才任人而各盡其職惟銓法之道得其平爲耳蓋至不一者人也至不一者亦用人之法也惟于參差之內而整以畫一之規則知朝廷有大典然至一者法也至不一者又用法之人也惟于畫一之中而別以參差之等則知朝廷有大權非然者游移于法之外與執滯于法之中將遁法者必多遁法者既多于是必立一例以通其法及乎行之既久例不能盡善于是又立一例以破其例例與例交相轉展而立法之意遂不可問立法之意不可問則賢者無以見其賢不肖者有所容其不肖而欲使人心定而吏道淸豈不難哉我　國家銓政酌周禮冢宰之意而得其平宜吏治由此日盛矣然思登進之途旣廣則人才之呈效者固多而流品或虞其難辨考功之法旣密則賢否之持衡者雖掩而開報又或慮其不公此在今日有畫一之規而吏治之效卒未盡臻者則何也抑思辨論之端旣開則人無不可得之官而競進之

念生去留之法未一則官無不可援之例而資格之施紊此在今日無畫一之規而吏治之効亦未盡臻者又何也若是者以爲條例之足恃乎抑以爲條例之不足恃乎竊謂一代之人才總期有濟國家之實用而簿籍可以勿拘惟在秉衡者愼審其人以進退焉而已是故未仕也有以取之試之如九品中正必使瑕瑜無或蔽之形既仕也有以考之課之如六計弊吏必使功過有持平之實如是以之抑囂競而囂競之端以抑也以之息徼倖而徼倖之思以息也且雖遷而復留昔人加秩久任之法可倣也甫任而旋撤昔人省官省事之意可師也又何條例之繁簡足煩執事之俯詢乎總之人才不可以輕進亦不可以輕退惟進之得天下之平則四方之士無冀倖于功名之門使知朝廷之爵服所以砥礪豪傑而不敢妄有所得退之得天下之平則不因毀譽爲黜陟不因同異爲愛憎雖在甄別之中寓愛惜之至意俾天下懷才負能者循循焉皆勉爲善吏又何法之不足盡乎才而輒思用例例之不

足盡乎才而更思變法也哉

會試第三策

論兵于承平與論兵于開創不同論餉于承平與論餉于開創又不同開創之時重在兵而餉可以不節承平之時重在餉而兵不可以不裁然因餉而裁兵也可乎使小醜有竊發之虞伊誰之咎則裁不可言也法在汰有兵而減餉也可乎使戎行有庚癸之呼伊誰之憂則減不可言也法在節然而言汰矣汰其實者兵伍既無所歸汰其虛者諸將又非所利若是則議汰難言節矣欲軍輸不取乎正供則餉無所給欲撥協不煩於他郡則餉無所繼若是則議節難于是有籌國者曰欲盡人而養之不若使人自爲養之爲得也欲人自爲養而兵籍乎民民給乎兵不若使兵民各自爲養之爲得也此其道莫善于屯田夫屯田爲足兵之大計自古以來行之而效者比比矣愚獨以爲籌國而不權乎勢之重輕時之緩急徒斤斤然守前人之成說而欲行之終未見其有濟於國也

今日之重兵皆在東南餉莫急于東南則屯亦宜急于東南而東南尺寸皆登貢賦未聞有閒田可煩墾闢卽沿海濱江之廢壞或有舊服之畎畝而方事遷移卽興屯種亦多未便是東南之屯可不計也西北固多曠土而自八旗分屯而外皆無駐留之兵如東南之繁且盛者欲以郡邑分汛之人力作而勤耘耔屯之利亦不能盡收是西北之屯雖可行而亦不必計也愚固知　國家今日之餉不必急藉于屯止宜就餉而求所以清之之道耳蓋國家既有事于兵餉本不宜愛惜獨此綠旗老弱闒宂之輩行伍不精而冒濫實甚爲可深慮愚以爲此非兵之咎而將之咎也將得其人則兵必核而行伍必精行伍精則簡一人可當十人之用而九人之食可省行伍精則冒濫可清冒濫清則減一兵卽減數民之供而數民之餉可餘于是合天下而計之孰爲藩鎭所駐而用多不若用少之精孰爲江海所防而陸騎不若水師之要斟酌減省務令將皆有用之將兵皆有用之兵則餉必皆有用之餉雖日事轉

輸奚病哉如是則兵不必議裁而卽善其裁于汰之中餉不必議減而卽善其減于節之內此則愚之借箸者也

會試第四策

天下之治忽係乎民生民生之休戚關乎吏治故知察吏之法卽安民之法也吏者民之父母吏廉則民安吏不廉則民不安相加之勢甚親大吏者羣吏之表率大吏廉則羣吏不敢不廉大吏不廉則羣吏不得獨廉相効之機又甚捷故知察大吏之法卽察羣吏以安民之法也然則今日而言吏治亦在乎立貪廉之辨而已我　皇上加意民生懲貪之法綦嚴然愚竊謂嚴法于既仕之後不若嚴法于未仕之初所謂嚴法于未仕者如云及鋒而用及愼擇賢能是也惟及鋒而用則人皆有愛功名之心必不若氣衰于遲暮者圖苟安于利祿惟愼擇賢能則人皆有顧名節之思必不若弋獲于他途者逞浮榮于旦暮且及鋒而用則詩書之教未遠而貪之于古者皆可用之于治而循良之効必奏且愼擇賢能則

用人之途自一吏治于此而端者吏道卽于此而不雜而壅滯之慮無煩是執事所詢以作令爲本計之所存而愚生所進卽以官人爲本計之所重也君嚴法于旣仕之後誠莫善于舉劾賞罰其大端矣顧此舉劾賞罰君人之大權而君人者不能取守令而一一咨詢之也所恃督撫之在地方者聞見眞而入告當耳苟聞見有未眞入告有未當民以爲安而督撫以爲不可則朝夕報罷矣民以爲不安而督撫以爲可則勝任愉快矣爲守令者將民之是憑乎不曲逢上意則功名可惜也欲展轉周旋則操守必變也嗟乎守令亦極難矣　皇上誠以愛惜百姓之心愼簡守令卽以愼簡守令之心愼簡督撫將懲貪奬廉之効有不旦夕覩乎合而觀之未仕之初責在銓衡旣仕之後責在督撫而銓衡尤要焉蓋與其不職而糾之何如始進而愼之苟爲之淸流品之目一仕進之門使天下之視守令可重而不可輕不敢以爲人人可得之官而守令之自視亦不與庸衆人爲伍必生其踴躍鼓舞之心又何待

督撫之懲貪奬廉而効始可覩哉由是廉則必循寓撫字于催科而吏治以興由是廉則必能反洞瘝于阜康而民生以遂異日者隆其考最厚其登升將大吏亦不外是而得之也已

會試第五策

國家之利自本富而外以末富參乎本富者惟關之利居多自正賦而外以餘賦佐乎正賦者惟鹽之利爲大然人第知二者之利在利國不知二者之利在利商人第知二者之利先利國而後可利商不知二者之利先利商而後能利國自古有天下者未有不兢兢于恤商之困而能大收其利者也我　朝立法撤關差而專歸司道至巡鹽一官歲有專遣孰非恤商之至意乎然而法之所在弊卽由是而生利之所存害卽因端而伏試以關言之監司事務殷繁稽察或多未至胥役雖云裁革潛入每以爲奸是變者其官而不變者其吏也試以鹽言之引銷而課未足商之累官者固多額定而課有增官之病商者不少是欠者在公而不欠者在私也然則商之困終不可恤乎愚以爲關稅固有成規而商賈之輸納無稽不若倣易知由單之法令商得自執以爲憑而又立循環二簿使地方大吏稽其多寡完欠則商之所輸皆實而官吏之隱匿無由恤商之道一鹽課有定額矣而今日商人之積逋已有不能併征之勢不若附引帶征以完其見在之本又或併前附銷以核其未完之課在商人以從容而易辦在鹺司以見課爲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巡鹽職司風憲歲遣而歲易之善矣若關使以道臣兼攝旣有督撫之可掣其肘亦有同僚屬吏之可徇其情且在任久則取盈之術愈工不如仍遣專員第嚴其剔弊釐奸之法以爲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奸商之漏稅者可問而强宗大姓之華航飛渡者可悉問乎奸民之私販者可禁而將帥營卒之因緣貿易者可盡禁乎今惟擴止一切法立而使從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先王設關市之征以寬什一之征用山海之賦以輕田畝之賦非愛民不愛商也後世厚斂于農復橫征于商關之正

課不已更有羨餘鹽之多觔不已更有割沒不重困乎苟朝廷不以羨餘爲意則分肥不戢而自戢大吏不以割沒爲常則舊逋不清而自清恤商之道又一若夫　聖天子在上躬節儉以端其本重農桑以養其原將國用日足而不藉乎區區末富餘賦之間此尤理財之大原而恤商之大本也

鄉試第一策　庚子順天

帝王之治本乎學帝王之學本乎心心者人材之用舍于此辨政事之得失于此別而天下之治忽于此成也上古以心開學故精一之外無書中古以學傳心故念典之勤有訓迨三代以下典章日備人君或學經而探微理或學史而大鑒觀雖學之所致不同未有不求之心而能有効者我　皇上英資天縱以聖性加之聖修祀孔子于內庭而孝經之註思齋之說誠意之解日進諸臣提命之其爲學固皆責之于古而得之于心得之于心而通之于治矣愚嘗思之聖王之學不當學古人所垂之空言而當學古人所

行之實事不當學古人行事之蹟而當學古人所以行事之心則理欲宜謹也胡安國有言聖主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故懷鶴織過也魏徵懼其鮮終折柳細事也程頤必爲進誠則起居嚬笑之閒可不防于未然過于將然乎則經筵宜御也天下事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考經筵之制嘗以月之二日進講惟大寒暑暫輟焉春講開于二月暫輟于五月秋講開于八月暫輟于十月然猶有日講午講誠倣而行之二帝三王之典不燎然心目乎則儒臣宜親也朱熹曰學在心導其學者在人人主惟求師傅得人而克治之功過半矣漢文帝召賈誼入見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如也由此觀之人主必日親賢士大夫而後能遠近習便嬖古者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誠倣而行之則起居出入之閒孰有陷于非幾乎則漢書宜讀也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平有要略若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一主乎理而以立天下之綱一主乎事而以舉天下之

目元武帝嘗讀之曰治天下此書足矣命刊賜臣下仁宗亦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　皇上誠于萬幾之暇留心講覽則得失興亡之故不燦如日星乎而懸尤有進者必永此心于無斁如易言自強不息如董子言勉強行道日起有功程子曰心欲其虛虛如鑑物靜中無所不照敬之說也又欲其實實如禦寇有主而無物可攖誠之說也如是則心合極于古帝王學接統于古帝王而治亦無不媲美于古帝王七十載之放勳五十載之重華以一心造之有餘矣

鄉試第二策 庚子順天

自古天子不言有無非不言也蓋有以審乎足用之大道而不爲一時纖悉之計也是故財生于天出于地制其生息之權者在人得賢臣理之則出入斂散有其常九賦九式有其法其道可以百世得能臣理之國之困者以裕國之弱者以强其道可以數十年得心計之臣理之上者可以補偏救弊言利盡于一時其下遂立

法紛更其道不可以終日今言理財者莫不曰開財之源也又莫不曰節財之流也愚誠見夫節者非其節而生者非其生蓋國家生財之道多端大者莫如重農國家耗財之道亦多端大者莫如用兵以用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重征重征則田夫失業其弊極相因而至今者各提鎭之兵及往來之戍額供以千萬計坐支不已則撥協應之撥協不足則借支充之試問今財賦所入其供朝廷之用者多乎佐軍旅之用者多乎夫以一歲之財供一歲之用則足矣以數歲之財止供一歲之用則必不足況乎漕輓之粟悉出東南東南之民所仰食者惟田然田雖豐不過歲一稔適有水旱之災有司又不能先時以爲之防所謂經疆理導溝洫課農桑者漠無聞焉而西北之地又未盡墾屯田之政又未力行此所謂言生者未知其所以生猶之不生也言節者未知其所以節猶之不節也今欲節財亦節之于兵可也兵當論其地審形勢之阨塞以設防則不糜其財于無用之地兵當論其人選練習之精銳以

充伍則不費其財于無功之人如是而節者無不節今欲生財則務生之于農可也下開墾之令緩催科之徵則天下無不耕之土廣休息之恩布蠲除之詔則天下知貴粟之文如是而生者無不生以節爲生而生之本益裕卽以生爲節而節之用不窮此百世可久之道也古者田賦之入掌之司農非軍國之需不以他給其山澤關市之利則掌之水衡少府以待邦用焉不以本富供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懲冒濫而別公私至嚴也然則理財固在得其人掌財又在專其官漢之計相唐之度支宋之三司使凡皆使財統于一而出之數得與入之數相準于以酌盈虛而濟緩急斯無情事不相通之患焉

鄉試第三策 庚子順天

刑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是以立法要于至嚴而用意未嘗不原于忠厚惟行法之人亦能體聖王不得已之故而出之則意常餘于法之中而仁卽寓于法之內此古今刑辟之典輕重不同

莫難乎用法之得其人也執事以生民之命關執法之人誠爲至言古之人列官分職于理官獨謂之士必以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居之誠以重民命而體天心也我 國家律令一書首言滑簡且頻年肆赦恤刑之官布遺中外庶幾廷尉無不平之法而犴獄無淹滯之民矣乃作奸犯科者猶未見衰止誠如執事所論詳與斷之閒未得其道也盖詳與斷各有弊三覆五聽求其所以生詳之善也若一案之中拘提至數十人羈候至二三載自外吏以達司寇累訊而不當迄爰書已定而無辜之牽累其爲留獄所滋害者已深則詳之弊也片辭折獄天下無冤民斷之善也若事關

欽案承問之官失出是患則極輕視民命而重視功名況已成之獄憚于紛更則不敢異同而未聞有所平反則斷之弊也二者之患皆在不得其人然欲得其人必如何而後可曰必明必慎必廉明莫先于律例律者有定者也例者無定者也苟其不明則鍛鍊周內三尺可以意造欲出者比生例欲入者比死例故比悉停

比例之法而爰書之畫一彰矣慎莫嚴于審讞疑案之控鞫首請多淆滿漢之異文口供互別苟其不慎則飛文肖實一字可以重輕或以無心而誤入或以淆亂而誤書故必各秉廉公之見而讞決之情文一矣廉莫大于情面扶同之計得而法枉于私賄賂之風行而智昏于利苟其不廉則奇冤異獄任意可以誅求欲排者有小不如意而可指以爲瑕欲釋者雖大不合律而可援以爲解故必一破貪緣之習而折獄之公道昭矣第明也慎與廉也必體

聖天子愛民教民之心而出之而後用明不至于刻用慎不失于細用廉不傷于苛乃可上佐好生之德而于滑簡之治有當焉雖然與其治于已犯之後不若慎于未犯之先惟奉法之吏能借與其民刑仁講讓以成孝友婣睦之風勸農課桑以立禮義廉恥之節是教者固愛民之實政而滑簡者又教民之成效歟

鄉試第四策 庚子順天

必有明于聖賢之道者而後可以任制作之事必有超于今古之識者而後可以成一代之書古之作史者幾數十家而其閒或傳焉或不傳焉或傳之而尊且信焉或傳之而不能無議焉非其史之異而作史之人有異也非作史之人有異而作史之人不能集數十史之義類以折衷于一史故有異也雖然作史之要在尊經不知經之卽爲史不可作史不知史之可繼經不可作史然則所尊維何曰尊孔子而已尊孔子維何曰尊孔子之春秋而已春秋史之祖也自孔子絕筆于獲麟無不曰春秋之後無春秋愚則以爲繼春秋者賴有綱目一書何則他史或得其編年之法而昧于誅賞之權或竊其誅賞之權而徇以偏私之見或去其偏私之見而泥于成案之已然洵哉不閱諸史不知綱目之斷據也精不讀春秋不知綱目之宗主也確或者曰綱目一書不過概括涑水之篇非皆朱子已斷獨裁而以爲繼經者何今觀其于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于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豈涑水所及乎所謂得編年之法者此類也于曹魏武曌則削之于昭烈中宗則錄之豈

涑水所及乎所謂明誅賞之權者此類也于太學則改幸而爲視于公主則改尚而爲適豈涑水所及乎所謂不泥于成案之已然者此類也我 國家開局纂修慎選詞臣以盡其才購求遺書以廣其益生以爲宜一以春秋爲斷以綱目爲宗而且廣擇名儒漢有蒲輪之召唐有崇文館之求可不倣乎而且慎求品詣陳壽因索米而立傳歐陽修因怨而毀人可不戒乎而且優其秩崇其責或賜尚方筆墨或命書局自隨可不慎重以行之乎至于明之通紀則陳建錄也吾學編則鄭曉著也史料獻徵錄則王世貞焦竑集也名山藏史待則何喬遠陳繼儒輯也今奉 天諭煌煌之後俱可取而採擇之固知明史之成計日可待生獨更有進者 國家鼎興數十年于玆其閒開創之弘模守成之遠略草野或未盡悉起居注日錄左右史之職似宜急復今史館儲才甚富而于三長之中尤擇心術純正者任之法帝王久大之謨垂百世不刊之典勒成一書以襄文治豈細故哉

鄉試第五策　庚子順天

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乎時行之君見爲迂闊無當而猝然用之民生賴以全活邦本恃以奠安所謂有備無患積貯關天下之大命者誠莫如備荒之說矣備荒者救荒之實政也我　皇上念四方水旱視民如傷遡年以來屢行肆赦雖漢文景之世何以加茲但謀國者當爲百世經久之恆規而不必補苴于旦夕當思天下綢繆之全計而不可拮据于一方則常平之設使天下無常豐之年而有常豐之政誠有如執事所言者蓋常平之法春秋糶以濟農秋冬糴以還官惟其增價而糴則穀不至太賤而傷農惟其減價而糶則穀不至太貴而傷本所以操乎貴賤而使之常平者法至善也然在今日而言則預備有名而倉無實數平日之借支于他項及中飽于胥吏者所存蓋已無餘欲望其緩急之足恃難矣夫必歲終奏報原在倉穀若干春糶得利幾何秋糴得穀幾何不得那移以應軍國之需而後欺罔之弊革又必愼簡殷實者民使之專司其任斂散不至于失均出入無傷于作僞而後漏卮之弊清至常平之本又不可不爲之計也明時詔民入粟補散官及有罪情輕法重聽入贖今則補吏胥者以金錢所斂非穀也堿旦者以折納所入者非倉也存留者以備不虞所廩非貧民也且執事亦知所以荒之故乎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今則舊逋未完已復預課兩年之蓄一年盡之正供未充又復加派一孔之出百孔竭之以是而致荒人感之也非氣數也迨水潦既降有司雖仍祈禱之文而救濟無其實意即國家或須蠲免之詔乃以凶歲議蠲免樂歲逋負之虛數危在眉睫議往年可緩之征輸則何益矣故有小民盡力輸將已完在官及奉蠲而官吏皆據爲已有是蠲官吏非蠲民也愚故謂宜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何也積逋之蠲須欠者獲惠而善良供賦之人則無可沾恩可不察哉昔劉晏令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應民之急故無文移反覆動經旬月之病　國家誠操擇吏之心用吏如劉晏者未嘗乏人盛則有以相持變則有以相弭此千萬世之計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三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表一

擬上得玉璽羣臣賀表 順治八年

伏以承天執瑁會男蒲子穀以來朝 合聖同符偕河馬洛龜而並瑞仰覩鳳篆如搖銀海之光敬御龍章自壽璜璽之歷四寸之圭永執一函之剳恭呈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唐帝遊河際仲春而刻玉康王踐位進太保而受同代有介圭傳爲世寶乃荊山蘊玉卞氏泣于秦庭故趙璧連城藺使爭于秦殿迨六王之既畢遂八字之新鐫篆賁李斯璽歸嬴政受子嬰之獻漢高祖得于咸陽御新莽之求王太后投于寢殿代藩入繼拜在廟中昌邑歸封解之帶下孫將軍掘井而開建業之基袁刺史搆兵空信當塗之讖還于盆子網自漁人得在襄陽獻來許下堂前六璽堪傷歸命之侯臥內半珪復笑興平之賊司明西望涓人空到藍田典午東來天子方譏白板紀唐寶應之歲一十四器獻自楚

州考宋義熙之年三十二枚獲于嵩岳惟值眞人御歷欣逢國璽昌符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握璣治世 輯玉同心適合堯年五老板題來告克符武烈三年延鎭開圖在璣衡以正日中發玉弩而驚天下茲當親政更煥新猷幸學而璧水生輝親賢則圭田頻賜凡十惡之外有罪必蠲赦曰王其玉女自四年以前未完悉赦逋云內有瓊林增進士四百名瑚璉並進復拔臣十五道珠玉無求兵臨黔粵之鄉應貢白環而伏闕禮重帝王之祀先將蒼璧以郊天親王分六部之司功垂玉牒 聖母履千年之壽喜慶瑤池因而玄兔來郊且致祥麟入囿遂呈玉璽用奠璣圖鄗銅虎之分符知爲天賜映玉魚而煥彩便是國珍竟如姬室之祥燕採鵲巢而得瑞豈僅張華之志烏銜侯印以飛來破木柵于潞州玆且天無缺矣發石函于吳郡今看帝已成焉五瑞丕同賁華琄之光敷四圭有邸唯傳玉之告磬竺翦攸鐫則巫史敢三其字桐花若翦將君侯各半其圭既壽永昌宜欽無斁臣等席珍自媿櫝

玉空藏職豈中郞篆學未諳柳葉才非礪石綬紋空帶桃花腐儒恐致敗公借箸無言刻印聖世不煩倒用尚符或可增官腰下金懸肘開斗大笑劉歆之司銅匱妄擬讖文遂辱及藜頭之火陋王旦之捧天書侈言符瑞願封還鉼底之金幸遇興時初膺寶歷上鼎方期萬萬呼嵩竊効三三伏願 璣鏡增輝 圭璋益潤思欽承之不易執玉爲心因兢業以日新銘盤寓目私東平之印諒爲聖主不然弄御史之章是則興王宜戒由此圖書示重不誇漢鼎泰碑將來璽節攸傳且偏舜梧堯柳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擬上允銓臣請因臺班缺員 欽取內外各官考選羣臣謝表 順治八年

伏以雉尾宣麻特塵薇宸之眷螭頭曳綬廣邀蘭署之司威不風霜豈致濫登東廡材堪耳目詎云誤到西堂告天而淸夜焚香不愧持書柱後思過而公餘閉閤斯能執法臺中帝日寀思臣惟戰

慄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班序松廳首重彤驄之部職思棨省爲標黑豸之冠霜觸風淸神羊瑞應欲千官屛氣而聽先九載黜陟之明受法令而秉贊書周官崇御史之職舉典儀而司計事漢廷有糾察之名內掌蘭臺督諸州之刺史外名柏府號執憲之中丞數舉奏乎薛宣不茹剛不吐柔威行千里詔專席于宣秉亦除殘亦去暴望重三司王賀譏玄始執斧以巡天下馬周王舉由布衣而任臺臣魏置八人晉置九人秉司隸之驄强豪咸戢唐從三品宋從九品峯刺史之慢糾治惟嚴按州縣者十有五員蘇頲宋璟賓專六察之班繩州縣者四十八事韋賢李嶠亦中四推之典大歷重按察之任具官吏能否以聞咸平發採訪之臣命禁林者德以出然必朝陽有鳳始堪當道稱能欲綴鵷聯當收封體或蕭禹之明見萬或姚棠之德無雙內臣可鼓鐘獨步或中牟之異有三或東海之治第一外臣方濼鴻雙飛置之散曹不過金舟玉馬拔之淸要應稱鐵面銅肝豈以庸流之聖書漫累盛朝

之大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哲天其
再旦過博陸侯歸政之年日正方升非赤帝子歌風之邕朝發新
典史不勝書謂曲突而徙薪固知原無關事若停驂而攬轡則亦
必重臺員故豺狼之膽久寒而獬豸之冠尤慎乃允銓臣之請三
考維嚴用定滿漢之規百寮有選筆判五花珮向鳳皇池上口銜
尺璧馬來楊柳塗中大理與西曹願效高門于定國太常之博士
還嗤緜蕝于叔孫凡茲輦下之才可入屏中之註況乎外任更屬
親民如椽吏可誅京兆終須五日若車輪前擁使君願借一年司
李得人眞羨福堂之樂栽花有令尙餘單父之風宮燭不然大錢
可選人依鳳闕定有伏蒲補牘之忠出問狐奸豈無借劒埋輪之
志臣雖愚不敢由他途進也制曰可尙其强爲朕行之臣等願補
舜衣生逢堯日邊問中中而下下寧爲艾艾與期期邀同景倩之
舟登仙自喜儻得張蒼之印問命難羈既無意于沽名當避人而
焚諫草自不容于誤國應對柱而讀彈文但穢線靡長且蜣丸罔

用黃紙雖宣于冰署丹心益戰于琴堂悚切宵魂慚疑朝夢伏願
　日月千年無過　兩暘萬國均沾予爵惟公而金魚不賜宇文
草下已無蠹賊任賢惟一而花巾不老司馬道中安有豺狼將簪
筆以書無用封還制敕且呼嵩而祝行看瑞應醴芝矣臣等無任
云
云

擬上以遼東爲遼陽府羣臣謝表　順治十一年

伏以　王會圖開萬國長調玉燭　皇輿誌遠千秋永固金城西
旅獻獒政教北通于堯柳東方貢矢車書南暨于舜梧方欣率土
之皆臣況屬開天之首郡朝宗在海拜祝于嵩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夏[illegible]踰于冀幽始紀周王有二虞芮先歸大丈
夫畀睍秦宮受降軹道佳公子崛興隴水首得晉陽在漢蕭王以
定鄴爲上縣及明太祖卽應天爲南京皆興兵之日先拔其城因
定鼎以來爰重其地況茲遼水尤屬名區域號青營記虞廷之置
牧星分箕尾至殷國而歸燕地通箕子之封城卽蒙恬所築秦初

置郡連瑯琊渤海以稱雄漢始拓疆兼玄菟樂浪而更大祭彤之
爲太守烏桓泣彼巨擯李膺之作將軍羌族歸其男女公孫傳三
世作牧久據襄平曹魏割五郡爲州因增校尉自永嘉之亂慕容
以刺史稱皇迫拓跋之時高麗由平壤徙邑宮女僅存顏色詩成
三度遼河英公已極功名詔下還趙浿水其王亦封都督實儀鳳
之二年此地不號安東在神龍之元歲南樓平而兩州旣建東京
稱而五代相沿自軍回木葉之山宋盟澶水及舟過鴛鴦之泊金
入遼城領衞二十三明代之遺可攷得州四十二唐家之盛難幾
惟茲歷數在躬始快河山有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玉弩
驚天　瑤星度斗聖人文武發祥白水之間祀貢賓王奉表青河
之外萬年歷朔比洛京鼎卜偏長一統河山知穆滿駿行不到會
同璧幣受千八百國之共球封盡金泥同七十二朝之禋祝共頌
皇圖無外因推王業始基未開北極朝廷先啟東遼土宇混同江
上浴鐵馬之千羣長白山頭立銀兜之萬幟唐宗駐蹕之處再問

河源王珣行水之州重鳴劒珮海絲賚布聊佐上方青鼠梢魚咸
充國用耀兵江水雲屯鴨綠之波泊運海濱風暖桃花之島城名
五國浸憐宋帝荒巨關啟連山不絕朝鮮貢道且佐龍興之大業
多生虎嘯之雄才克定天山不徒仁貴未歸華柱尙有令威此眞
日月之鄉已成風雨之會控茲風土爰朝曾定爲都舊置都司今
日更升爲府嘉名旣錫弈禩相傳白豕河邊豈有將軍之淚黃龍
塞外永消帝子之愁貢輸貂獺文皮險據鳳凰高嶺誰云三萬之
衞不同百二之關玉殿披圖金甌卜世臣等陸機入洛庾信辭梁
受李膺之藥錢自堅素志著管寧之皁帽未著高風行讀漢書遼
魏蕭山李密上襄元祖近懸耶律楚材遐思化鶴之城欣看紫氣
遙望紅螺之阜如見丹霞欲陳封禪一書敬祝昌齡萬歲伏願
堯封增廓　禹甸時巡能觀我不觀民每惕神州之慮知在德不
在險勿矜天府之雄則大將宣威何必春臨細柳羣方底定不妨
夜獵長楊盡百粵來朝過秦皇之置象郡大九州入版陋漢主之

龍珠崖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因久旱躬詣 天壇虔禱是日甘霖協應遠近霑足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丁酉副墨

伏以 聖駕遙臨紫氣護麒麟之仗 皇心上格碧穹開虎
豹之關龍見而雩豈有木人舉掌鸛鳴可卜遂看玉女披衣但隨
蹕飛來卽爲仙液不必御溝流出總是恩波萬國均霑九天分
布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禱切桑林自剪其爪憂深
雲漢靡愛斯牲自七章既詠于周乃六過復陳于魯曾聽臧孫之
諫僖不焚巫因聞縣子之言繆毋暴尫祠山無益固稱避殿于齊
頓首非文亦美下堂于宋至以乾封爲天意應知漢武兆心若以
理冤詔郡中咸誦建初明詔舞及童男老女甘霖豈爲焚猳歌成
新婦幼君嘉澍寧因見鵜羔平遺兩使禱孤竹于首陽元和集百
僚傳豐穗于太尉白龍未降空勞太子詣臨漳丹鳳雖飛徒使眞
人瑱碣石索殺議詠詩之誤事在前凉沙公有呪鉢之靈法宗西

域魏世祖命官徧禱潞縣呈玉印之祥梁武帝入廟親祈暘羨奉
水曹之祀立雩壇于郊左七事同行配太祖于帝南五官下列祈
水勿宜于火從儀曹之議以停柴求陰不得于陽移壇埠之方而
啟渠築地于耤田之內制在大同增祀于星海之餘禮由天監南
陳洗牯牛之首淸酒四升北齊設棗栗之儀圓壇一陛詞官給藥
原起于建武之年雩祀無牲幷禱及孔顏之廟讀開皇之史撤懸
減膳兼理四境之骼胔過啟夏之門徙市禁屠幷斷百官之傘扇
若乃晉陽宮內得玉爲龍至于天寶年間投池卽雨令名僧以取
鏡無須呪攪鉢之刀詔術士而焚檀不必畫臨池之殿罷舞巫于
大歷帝知京兆爲誣美追詔于僖宗市有罏壇皆撤爰稽北海㫺
龍漫載史書亦考南唐祈雨徒勞御輦免田租于下邑不如省值
閣之圖出宮女于上方何似罷臨川之相可怪熙寧泥古京師徧
插柳枝還嗤乙卯上書諫議遂名鵝鴨蒙古惟淘盆石明朝屢設
醮壇總未有感而遂通祈之卽應如今日者也玆蓋伏遇 皇

帝陛下 恩覃雙鳳 澤沛八鴻調二十四候之風天時不舛降
三十六番之雨水澤有常眞如周武興師越一日而兵已洗更有
元公討叛至三年而雨猶濛旣勝于衛之伐邢更過于吳之待楚
雨暘時若旱潦無虞況御製編成應下書臺之粟且河工告竣宜
飄洛邑之金應在優賢豈徒親幸玄齡第感因撤稅不止寬征朱
石剛御史分行諒有眞卿之號恤刑載道久無孝婦之冤允當天
心常施雨澤非有妖虹旱魃致煩淸夜之焦思原無女謁讒夫足
動深宮之省責定覩雲腰之兆何虞月額之徵乃因念切民依遂
爾先求天澤倌人旣駕莞席是虔翻訶古王何事七年方禱不期
今日竟無一過可陳有顲皆誠何呼不應由是豐隆效命于爲屏
翳應靈隔晩瞻星尙未見黑猪渡漢玆辰觀水已漸看朱鱉浮河
野舞商羊鳩逐銜花之婦淵飛神蜧鳳呼踏竹之奴不勞環艾積
薪自見津盈潤葉土龍未設石燕羣飛喜見隨車非關噀酒嶺如
張蓋飄颻欲捧金根石未著鞭靉靆遙拖山帶 聖主之高

唐之夢知非巫峽飄來豈賢臣有渭水之才因避灌壇吹到罝桐
魚而無用比石虎而偏靈京輦萬家霏微樹裏帝城雙闕鬱鬱雲
中榆塞荆關徧沐珠絲之澤灤河津水疑通銀漢之波榆莢爭飛
偏沾帝輦桃花亂落盜染妃裙只因民事無憂遂致天顏有喜奚
必覩浮漚于舟際河號珍珠何須驗津汗于席間架鏤錦石臣等
才媿傳霖功非郇雨浪說護雞流麥原是愚生漫因虔蟻浮橋叨
登高第學傅亮潘尼兩賦晉宋文靡擬陰鏗謝朓諸詩梁陳體薄
柳毅不逢龍女寧識雨工藥師未入龍宮難傾雨點但慶銅姑尙
滴懸知石姥方勤惟當祈介子之詞敢輕壞西門之像幸卜史書
大有咸欽帝德上孚伏願如川之方迨天之未澤徧南梧北柳毋
塵毋枯恩沾東鰈西鶼旣優旣渥笑秦皇之封禪倉皇松下之行
陋唐帝之歌詩點綴花間之句旣歷七人八穀而日可方中抑經
十雨五風而天其再旦自無雨血雨兒之異永有雨珠雨玉之祥
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祀天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饗羣臣賀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翠華脩虞玉露潤沈香之火　彤裳對越金霞捧華
蓋之星迎天帝于青都埏開九尺配祖宗于紫座寶賁六瑚畏威
卽是儀刑能享總稱仁孝獻命庫門之外禮重祈年思成浴室之
中福宜介壽已見昊天其子自知率土皆臣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有虞類帝之時已聞郊嚳后稷配天之後又見宗
文祈穀則在孟春時惟啟蟄報本則于長至禮載特牲周公得用
南郊炎來鱗鼠泰襄始爲西畤祀用騮駒分四帝而沿及始皇要
不聞追尊伯益闕一祠而增于高帝終未嘗崇祀太公命巫而祀
九天奚觀于漢幸雍而見五畤實始乎文事天帝于渭陽聽新垣
而立廟以天神爲太乙從繆忌而親郊元成各議變更哀平互相
罷復須辨者嬴泰分祀而後郊祭皆非昊天可怪者王莽建議以
來配享始尊高祖蹟正由于建武乃天開東洛壇上代行起自建
寧因雨阻西橋鹵簿黃初遠郊虞帝遂陳夫柴玉新聲建始近襲
魏儀但易以傳玄諸什宋元嘉二十二歲登歌稱帝祖嚴恭齊建
元三十三章昭夏頌元神成報梁尊文帝不宜以始祖而配五方
陳奉德皇奚須因高祖而去一位後周特更其制而遠追炎帝近
祖獻侯幷合食于地祇之祭大隋因監其禮而先祀武元繼增文
帝更侈瑞于仁壽之儀唐[illegible]以其帝擬思文已爲不類況崇老子
于太淸武后享周親而立僞廟更卬不經況配文王于上帝停因
毋變恩恩積善之宮舉以弟來草草祠源之務郊禘而宗藝祖行
于興國之初立宮而祖天尊則在祥符之晚劉安世主分不主合
力排蘇軾統地之言王安石議祔亦議祧幾廢太祖配天之祝殆
乎元帝禮設上都迨及明初壇分鍾阜洎皇獨配創行于洪武之
年二祖並尊定制于洪熙之歲禮惟求舊命則維新必道兼作述
之隆斯義盡尊親之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行不息
世德作求承天運而鍾地靈　誕生白水積祖功而兼宗德　繼

武丹陵睿知聰明而寅威復懷于日鑒聖神文武而孝慈尤本于
性生親禱雩壇而輦下甘霖卽降命脩時歷而天邊正朔遙頒奉
聖母而嗣徽音已看鸞鳳重衡歲歲獻椒花之頌冊賢妃而
稱淑德行見麒麟雙降人人祝榴子之多旣協天心遂傳家慶乃
上帝殿之初建玄佑方隆抑奉先殿之兼營孝思特展而聖心無
已尤重其事于圜丘斯大禮舉行遂合其儀于夏至適當祈麥爰
命陳茅依周禮宗伯之文重月令元辰之典酌東漢鄭玄馬融賈
逵王肅之議獨得其宜取西京谷永張譚匡衡劉向之言更權其
是羣神從祀壝五代之紛紜三歲始行鑒前朝之疏闊事天以質
埽地而迎爰命太常兼咨儀部三月之辟旣滌卜自禰宮一卣之
鬯惟馨覆之疏布棗黎榛栗而外雜果不供蠶蒲葵韭之餘諸蔬
勿薦竹缶之尊罍必潔稾鞂之莞簟是陳八陛欽柴遙連紫氣四
圭有邸採自藍田此皆用報前休要必更祈後祉而本天亦本祖
則享帝兼享親恭惟　太祖武皇帝隆業肇基竟同王季于帝
貊之德非如仲達之開典午未嘗天心　太宗文皇帝大勳將
集如分周武以帝錫之齡豈云孟德之啟當塗自稱天命往歲旣
已獨崇今茲更宜合配青場雲鎖陰陰八羽之華絳仗霞飛爍爍
兩瑜之采一人素車而至千官蒼服以趨三獻非文用改肅皇儀
注六幽咸泰將符王儉歌辭竹管雷鼗舞雲門而竝奏匏尊禪杓
臚日館而竝陳協律有嵩官笑彼七十童男學唱于紫宮都尉奉
祠爲鉅典何至二千甲戶賜封于白海將軍瑤巵珠簾不必似謝
莊所賦玉鑣金輅則誠如殷瀋所稱瞻瞻壇芝天上之榆竝種馮
馮野桂月中之樹齊栽維時之卿景齊暉百神震疊別殿之高會
竝安九廟式歆臣等對懋鼇傳之詳誌媿班生之博祀甘泉而待
詔謾言才擬揚雄歌陳雨以迎神敢謂詩觴謝朓諸如鄧耽郭璞
之賦捐管空成卽在沈約庾信之詞吮毫無用儒屋上天書果僞
自封還研底之金若樹閒璽字旣冥敢不進巢中之玉幸陪三禮
敬祝一言伏願　千祥駢致　萬福攸同西望瑤池而寶冊常陳

喜見萑宮之舞鶴東瞻壁海而玉叙有卜欣聞椒寢之夢熊須知
賜酒空中本因天醉還念獻杯闕下盡出人爲無煩遺諫議重臣
祀竈而行于蜀道不必購文園遺槀登山而封以泥丸矣臣等無
任云云

表二

擬上加謚先師孔子諭建洪德殿崇祀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道惟正統爲尊 後聖適符乎先聖禮至素王已極 興朝
更過于前朝謚法欽崇廟儀特建于秋位號如帝之無能名焉萬
仞宮牆猶天之不可及也在聿日肇脩殷禮知吾 皇克紹眞
傳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有生民莫如孔子道侔
乎天地爲百世師德冠乎帝王開千古業不謂兩楹之夢非復周
公頓使一璧之亡豫占張伯護吾書脩吾車而拭吾劒履爲兩儒
生登我堂踞我牀抱我壺槳有一男子藏書在壁幾毀于秦抱器
投陳幸逢有漢高皇祀之于魯實因絃誦之聲平帝贈以爲公爰

上襃成之號延光三載猶于闕里崇祠正始七年乃令太常釋奠
國學之祀伊始太牢之禮相仍用三牲而太子親承始由晉武舞
六佾而軒懸復奏肇自宋文作讚于荆州南梁帝之親製定期于
仲月北齊朝之具文每歲四行沿及開皇不改上丁二舉凡于州
縣皆然武德以來旦先聖而孔先師尚爾西隅設坐貞觀以後顏
先師而孔先聖方爲南面居尊兩奠同于太公三獻終于司業贈
位爲大司寇乾封之典可稽進爵爲文宣王開元之禮特盛從祀
者七十二子未躋曾點于前配享者二十二人總以邱明居次此
蓋塑像之始卽爲改服之初嗣後或廢或行獨崇于藝祖于玆稱
玄稱至兩易于眞宗至景祐而用登歌迄崇寧而加章服廟門十
六戟增其八而逾尊冕制十二旒缺其三而恐褻既見鎭圭始執
亦聞曲阜親臨元時始號大成明初復因舊制二丁遣祀之外內
臣于朔望降香祭酒行禮以來進士在季春釋褐太祖通祀于儒
學而樂器斯頒文皇臨幸于辟宮而衣冠更定分奠于南北之監

永樂之歲已增列位于釋老之宮正統之年初禁廟堂有議爭是
宋濂木主維新悉從爭敬既正名于神位亦更號于羣賢自古相
崇于今更烈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乃聖乃神 惟精惟一
功已同于漢馬陋乃公之不事詩書學不笑于齊輪知古義之僅
存精粕經筵進講勿徒雙日之虛文釋奠常臨非去暑月之故事
聖公一品孔氏更推沂國之恩博士四家仲由新有翰林之襲親
政而祭告禮同乎社稷山川譯字以進呈道重乎易書詩禮儆心
資政有錄爗然舜拜堯咨大訓要言既成僃矣商書周誥往者須
行演義而大學復明今玆分購遺書則詞臣載遺直備內聖外王
之業丕振經天緯地之文乃師無常師亦惟能自得之耳且聖不
自聖猶曰于我何有哉特以帝制之隆加尊于尼父因之殿宇之
設特異于成均大德不官未可執陪臣之說至尊無偶難以仍王
者之稱巍乎煥乎行親空中樓閣高矣美矣欲通天上津梁彼三
教而講一經眞爲粃典卽一獻而行再拜未是殊儀儒生圜聽于

橋門聖學先登于道岸臣等學山不至觀海難言欲由是道以登
堂止陳車服禮器不得其門而入室莫窺宗廟百官非顏公趙孟
頫之書漫思勒石無楊炯皮日休之作妄欲題碑半部致太平不
如趙普之讀論語一生無榮辱羞同胡廣之號中庸空揮麈尾以
談敢坐虎皮而講幸逢盛世得遘隆儀伏願 湯盤日儆 武几
時箴已治已安雖本無六可太息將恐將懼亦須防十漸不終理
學自有名臣要戒洛蜀閩濂之黨人材出于大學不務顧廚俊及
之名固恭已以無爲亦髦期而罔倦觀書視事等漢光樂此不疲
好古敏求如孔子爲之不厭將千古之心傳可繼萬年之治統俱
隆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 御製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孝經衍義範行恆言勸
善要言等書頒行天下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天章灑玉供匣中虎僕三千 宸翰摛珠叱硯上龍
賓十二粹日麗牙籤之彩蜂蛸裝成紅雲捧金飾之華鳳凰銜出

備典謨于一代不同月露爭妍垂訓誥于千秋自共河山不朽芝
函東錦芸閣分香遙通東鵲西靈徧達南梧北柳臣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羲皇肇一畫之文明虞史載兩朝之咨命禹
鼎湯盤有誠誓誥亦興文爻武銘俱垂詩書更盛前此璇宮文梓
有帝子之荅皇娥後此黃竹白雲則穆滿之酬王母咸陽猛火降
制于青臣進頌之年沛郡大風興歌于赤帝還鄉之日遞及漢文
有詔古意猶存洎乎孝武摛辭荒心何極蕭梢賦就復懷人于歸
鴈飛雲瓠子歌成更望美于哀蟬落葉新莽祝文之僞妄託金縢
魏文典論之精奚關石室展兩晉帝王書帖漫擅臨池誦六朝天
子詩文空言觀海滑臺歎憤止傷覆瀋離機督護言愁淚說雕文
錯采編千卷于梁家父子翻經半綴金花侈五言于陳氏君臣劈
紙親題玉樹樂府存十六首惟傳煬帝之鴆淫帝範成十二篇僅
見太宗之燕翼製晉書而作讚既見于唐序通鑑以成書頗稱于
宋至于政要錄表忠碑已見全文爾爾即在念邊詩誠廉銘亦爲

數語寥寥文不在茲言將焉用況小令工于李煜漫傳金縷提鞵
雖雄詞詠自完顏但賦銀蟾出海書燕桃花新紙亦終何益于廟
謨編成桂樹鴻篇總是無裨于國典誠未有縹帙緗囊之富字字
琳瑯瑤函金版之珍言言龜鑑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　軼帝超王　經天緯地　欽崇先聖先賢道以述而兼作
克繩乃　祖乃　父緒以纘而逾光寓物刻銘因備刀劍盤
盂之誠懸書垂憲自炳日星河岳之文紹十六字之傳則儆心有
錄攬十七史之要則資政成編復將大訓名篇堪偕寶玉銅符咨
太史而藏西序更以孝經演義重見赤虹黃玉服絳衣而拜北辰
範行嚴座右之箴銅鐵投地勸善有道人之諭木鐸自天萬言悉
中宮商片字無非綸綍于乾清聽政之暇每勤一通亦坤寧問膳
之餘更成數卷共有若干弓軸已包如許經綸龍尾麟脯俱增五
色鳳脣犀舌爭吐千章秘閣開函目炫丹虬之麗尚書給札手拔
玄觜之芬錄自清書勢欲飛而還給譯之漢字體以整而彌工既

錦承琲瑁之籍亦花放琉璃之管頒從桂殿已光分天祿之藜副
在蘭臺自香辟羽陵之蠹心則盈廷交敕懔于孟水壺冰訓爲奕
世咸遵奉若金科玉律臣等五車未富雙燭徒燃漫雕劉勰之龍
空繡陳思之虎竊擬宋風謝月姚號賦才豈眞陸海潘江謬叨文
望誌起居而作注惟知記事記言纂實錄而備員不過編年編月
敢受書于殿上羞染翰于池頭當年讀聖人書不求甚解今日聞
天子詔願進一言伏願　觀庭燎而問未央　繪屏風而書
無逸心似重門洞闢無藉疑丞法如三綱俱開不煩董戒再見玄
龜獻字復看丹雀銜文同千八百國之車書共贄璧羔皮幣陋七
十二家之封禪不函玉檢金泥鼎卜億年山呼萬歲日方升也寅
懷則仄之虔天何言哉更進無爲之化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以滇黔蕩平綏埋需人　特命己亥再行會試羣臣謝表順治十六年　庚子擬墨

伏以　帝歷千秋聲教徧南梧北柳　皇輿一統恩威訖東

鰈西鶼鬬　國有人永見長城不壞彈冠在野益知保障無虞頌
聖主之得賢臣慶多士之逢　盛世金閨再啟玉燭常調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四海爲家遐方亦在臥榻之
側八荒奉朔宸慮尤懍鞭撻之餘日月無偏風雲自壯稽古有滇
黔之國在天分參井之辰去中原萬里而遙出南荒五里以右七
星巖壑虛傳太史之書六詔風煙少隸職方之版雖列禹貢荆梁
之界實匪周家茅胙之分楚莊蹻略地至滇池而貴陽諸蠻始通
中國漢相如建節踰冉駹而益州五郡方屬內臣南中初見彩雲
賜名于武皇之代津畔長維鐵鎖建橋于明帝之時馬援銅柱既
標爰定交趾之鄰邦在昔曾封新息諸葛旗臺既啟更立姚河之
寨壘至今猶祀武鄉五十八部底平刺史實推李毅十有六城撫
定經略特重韋皋段文昌節度劍南遙定黔中之變王全斌受降
蜀國并收滇右之圖豪帥望風仁壽築城而立廨功曹荅檄季平
拒賊以封侯若乃寇西川寇越巂世隆爲外患者歷二百年更思

秦南詔秦寧州宋後所不通者幾三百載如陳如雍如孟自古跳
梁爲蒙爲段爲高由來分據所以元時置郡鎭以梁王迄于明祖
開疆封維沐國儒無才以綏緝將何道以羈縻可知拓地非難要
在得人而理河南諸鎭之入貢不過爲四書生慶歷一榜之業稱
亦止由三傑士然未有四門式闢而格外掄才九有咸歸而域中
率化如今日者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
聖神玉斧驚天商網之弘開已久金甌十世周京之建鼎方長創
帝業于萬年已撫河山而臣岳瀆懍　仁人之一怒敢恩風
雨而慰雷霆格以兩階舞羽之庭親驗貢雉重譯葡萄之館長開
率土皆臣　昊天其子豈容彼彈丸梗化猶見此潢池弄兵獨
玆雲貴之偏偶敢阻　天朝之正朔十年度外已屬　皇恩
萬里行間總成廟算命元臣以薄伐出禁旅以遐征上將宣威半
多能種義軍畢會盡隸虎頭以堂堂正正之師奮桓桓赳赳之勢
山名鸚鵡不難驟馬而登江號琵琶可以投鞭而斷仙人坡上立
赤幟以飄搖媳婦國中聘紅筋而騷裹石城既拔重看元禮之碑
滕越已歸再拭右軍之宇山川失險溪洞悉平露布遙傳雲臺擬
畫笑唐主披帷之策謂此憂與朕共之陋宋皇畫斧之言云此外
非吾有也自玆盛覽張叔應負笈而受經不徒呂凱李恢以投誠
而討賊堪世作思州之守宜有祐恭可特膺羅甸之封寧無濟火
然不係　天家遣吏則人心之帖服爲難而必須鎭將宣威恐
內地之輓輸非易親民有任良由郡邑之有司定遠爲功豈在蠻
方之置守用是　金臺更闢廣邀駿馬之羣　瓊苑還開遂啟玉
衣之局　定制于丙戌之歲四載兩行　廣恩于丁亥之春
二年雙舉爰　咨宗伯仍第甲科大典頻行又見戌先而繼亥名
賢愼進不妨春試而復秋非如梁汴江南五代止行四舉奚必太
平興國一歲而開兩科英雄盡入彀中勳業非歸馬上欄花表瑞
柳汁爲榮八韻詩成儒驚破侍郞之膽三條燭盡匪燒殘士子之
心林中之桂一枝移根上苑殿外之蓂五色煥彩　熙廷儲宰相

于他年則祕殿花塼賜座領方州于今日則遐陬藥劒分俐廊廟
常珍山河永藉臣等猥藝自愧桃李無私用比毛錐何知鉛劒長
如穡穮莫補袞衣望細柳之旌旗枕軍有志給長楊之筆札獻賦
無才幸列承明不作龍標之遠尉生逢　聖世無憂李白之長
流維思喩王會以繪圖敢漫說戰場而迷眼伏願　治纘勳華
德高訪落事後猶煩　聖慮毋曰已治已安民閒尚苦兵戚益
塵猶飢猶溺賢者彙進而芙蓉鏡下自誇及第之鴻才文運方隆
而苜蓿峰頭亦有能詩之戍卒銅鼓石屛之下不難勒片石以爲
銘碧雞金馬之閒安用進重臣而致祭見國祚克鞏于磐石則賢
關實重于金城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加上　尊號禮
成羣臣賀表 康熙元年　甲辰擬元

伏以、　聖孝無疆首重敬先之典　皇章攸赫聿昭追遠之
圖思　祖德之興　宗功纘承匪易念　文謨之興
武烈眞對維艱前徽燦彤管之華世業麗牙籤之彩歡騰朔服喜
溢臣鄰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受籙始貴承祧
宗子繩家特隆報本少典啟有熊之系魚圖表瑞于翠媯唐堯大
辛嚳之傳龍馬騰休于赤甲姚墟誕異必遡德于高陽石紐鍾靈
實紹圖于黃帝武承文而繼統必隆追王之文成纘武以凝休爰
定穆昭之序秦皇不立廟諡既一世二世之堪嗤卒未見追尊伯
益平帝始分配饗雖九廟一祠之竝設亦不聞崇上沛公漢宣因
廟樂而下詔遂尊孝武爲世宗光武詣洛陽而建祠乃竝世宗于
高祖青樓非巧太孫之騃稚堪傷顧帝頻呼予業之顚狂可畏更
足陋者脩儀注于延恩之殿但侈風雲是可忍乎上寶冊于玉清
之宮祗誇月露唐家以景帝而擬思文已爲不類況崇老子于太
清武后饗周親而立僞號更是不經矧配文王于上帝制自順憲
而定羣知冊禮惟文之是尊議從安石而紛幾致太祖配天之廢
號泰定無譏豈元帝之深仁二祖竝尊信洪熙之鉅典未有孝德

尊親之至聖兼述作之隆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中和　學成雍肅　龍行虎步久卜于沖穆之年　鳳翥
鸞騫端拱乎太平之運　紫壇肇祀　帝卽以饗　親
玉冊揚輝事　毋還同事　父顧念丕基初紹　聖人之
上皆　聖人猶思先烈難忘　天子之前有　天子恭惟
太祖高皇帝蛇神擣藥夙知金卯之將興黃袍加身早識隣
橋之必變恭惟　太宗文皇帝體隆衷于王季稔覿兵必待文
孫定大業于世民迦立國原由高祖誕生白水會遼海之風雲繼
武丹陵定　盛京之鐘簴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劍手自驅除內
天保而外宋薇一卷書親爲潤色俗敦渾噩不啻黃農虞夏之遺
族尚睦嫺奚遜魯衛毛郇之舊若羆虎若龍彫盡豐沛蒸雲之彥
爲鹽梅爲舟楫皆郟鄏定鼎之英　建元于丙辰之年識眞人
之有道　入關于甲申之歲卜後嗣之必昌凡茲世德之垂已
顯榮稱丁　世祖迺僱　乘乾之始更恢　尊號于我
皇木主維新向闓寧安于　太廟禮臣奏請今尤安侑乎先
靈卓爾宏猷遐哉茂續宗祝齋心而告書不勝書太史諏吉以陳
議無可議丹苑鈞天奏樂齊稱雒邑神君仙階劍珮呼嵩僉號平
陽帝子頒來　天憲書成龍鳳之形捧出　王綸字比河山
之壽絕似太宗之文德兩字如生更侔英廟之宣仁四言不朽繪
作普天盛事欣逢曠代洪儀臣等志切移忠才慚學禮撰文章于
天聖猶後王曾陪進對于延和愧非蘇轍幸覲光前裕後賡颺弘
王者之休素期報國忘家致身成大夫之孝聊從陸贄草捧
新綸欲擬龍門恭爲本紀伏願　聖思益賡　睿德彌隆　尊尊
親親永篤天潢之詝　夔夔翼翼時承　長樂之歡知人以事
親愈重明離巽爲之寄敬　天以法　祖尤慎雷霆風雨之
施則十七世弓裘大衍一人之祜八百年歷服丕宣萬國之仁矣
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以金門廈門克捷　午門宣捷羣臣賀表康熙二年

伏以　金甌無外滄波靜晏于東瀛　玉燭常調溟渤朝宗于太
液　蕩海澨而喧鐃吹永奠黃輿挽天河以洗甲兵忻聞　紫綍
六字由斯衽席萬國奚啻雲霓膏動　龍顏懽騰鵷序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文明廣被耀干羽以爲容聖武布昭
集共球而誌盛蒼江效順越裳來獻雉之文黃壤成功洛水慶神
龜之錫鬼方克醜爰歌撻彼之詩吉相興師迺動蒐于之鼓木牛
流馬鉦人奮而威服南邦柙虎燒狠劍氣衝而令行西域況乃跳
梁島嶼尤須赫濯聲靈沛公逐秦鹿而烹楚猴而田橫五百人不
受通侯之餌劉裕闢燕疆以復秦土而孫恩十數歲誰能計日而
擒撫則魚信難孚剿又兎營莫擣所以聚散鯨宮之內郡青之尚
梗朱朝且夫往來鮫谷之間方國珍未平元季南溟缺明珠之貢
由士誠之名僭三吳西池復翡翠之供賴繼光之威行萬里未有
臨軒伊邇卽開一統之車書御將有方忽掃數年之蛇豕如今日
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隆乾位　功闢坤輿元日受
書共識少年　天子應門當璧羣推有道　聖人格以兩階
冀葵之庭親入貢惟重譯蔔蔔之館嘗開率土皆臣昊天其子寗
許彈丸阻化誰復潢池弄兵渺爾微波敢違　正朔雖鯨濤之內
不妨小醜相驚而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十年度外已厭
皇恩萬里行閒總成廟算命元臣以薄伐出禁旅以遐征上將宣
威半多龍種羲軍畢會盡隸虎頭昔也躍馬長驅已服滇南千里
今者　飛龍在御更恢金廈二門依山作營鼓聲與潮聲共發
臨淵布陣旌影合帆影俱飛箭劈黃雲鵰鶚形潛于九漢劍橫黑
水蛟龍泣遁乎三川草木迎風咸有王師之氣江山潤雨盡消寇
騎之塵奏凱歌于謝女峽邊解甲冑于蓮花峯下言瞻彭嶼明霞
覆水面之降旗極眺盞倉夜月靜波頭之戰舸爰獻俘于　闕
下庶少漸夫　王心乃　御午門丕宣大捷書定永千秋之帶
礪海波自此不興趨承肅百辟之冠裳嵩祝從茲更遠狂瀾既倒
聲傳侯甸要荒妖祲一空化洽東西南朔繪作普天盛事廣開奕

世弘基臣等前箸無謀先鞭未著從軍細柳寗能著蹟戈矛獻策
長楊敢謂陳籌幃幄四郊多壘深慚臣罪當誅七縱旣擒竊幸
王憂稍解天下遂大定矣欲騎驢　帝王自有眞情般附鳳
伏願　外威內治　耀德偃兵本刱業而兼守成一卷書親為潤
色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劍手自驅除置腹推心車內無疑薏苡
勳成飲至閣中須畫麒麟毋言已治已安事後猶煩　聖慮更
切如饑如溺民間尚苦兵威則四海為家追一怒安民之略八荒
我闥稱萬年有道之長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康熙五年丁未會墨

伏以　聖治宏敷清問廑畢箕之好　王仁廣被疇咨求蔀
屋之艱　國賦雖有成規變通益善民嵒實為可畏疾苦如聞
黃綸布而陽回有腳之春　紫綍宣而澤懋因心之化普天
稱慶率土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用自古皆

累民賦累朝咸尚故九賦之式特載于周官而三壤之規更詳夫
禹貢虞帝之歌解慍仁藹薰風公劉之詠徹糧德周原隰自井田
廢而阡陌阡陌廢而限田已難考為上為中之則至限田改為租
庸租庸改為兩稅猶有當因人因地之宜紛更實甚于唐盡一允
推乎宋惟此夏秋兩賦沿襲遂至元時若夫漕白二糧分別特詳
明季至白糧而為白折遂便國難于便民既非飛輓于萬方何獨
偏枯于五郡不官運而民運糧長旣有羈留跋涉之憂始用米而
繼銀里甲復多均貼朋幫之苦要必本寬仁為念始無課外增課
之虞苟其推豈弟而施即有賦中薄賦之道歷稽往代獨善　興
朝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克長克君　允文允武　正已率
物羣推雒邑神君　養賢及民僉誦平陽天子顧念　國家大用
悉仰給于供輸因思閭左遺黎實難堪于奔命　省躬有詔十
行早警常平計相爰諏各餉總歸戶部丈田均役已若星羅碁布
之分加派預征不啻面命耳提之告凡屬　君恩之誕被夙知

民困之立甦乃當已安已治之時彌切如溺如焚之志　德音
再錫　巽命重申謂向者晉齊飢饉之餘物命已艱于西北而
今茲吳越彫殘之後民力更竭于東南惟此白糧尤煩赤子雖在
條鞭之數宜通會計之方彼漕賦而外復有分名久矣　盛朝非
得已乃本色以來忽行改折嗟哉黎首其何辜諸邦原納秸之區
數地豈產銀之穴況穀價低昂宜隨時以酌定奈何因貴穀之歲
而承著成規且課銀輸納自假手于吏胥勢必借正課之名而復
生科斂故除正耗加增而歲徵三十餘萬之米猶可全解如期若
合夫船經費而歲徵九十餘萬之銀必至催科不給甚而經輸者
已多故絕而簿籍難稽遂有急公者不挂毫釐而派增復及與其
使小民空受剝膚之比而朝廷原無倍入之供何如使朝廷勿為
折色之名而小民自有樂輸之實矧　皇清甫下江南即改從
官運已蘇明代數百載之沈痾今　聖主丕承寶位復命予輸
糧尤屬　本朝億萬年之仁政用是　舒恩諸郡仍令本色全

輸黍苗欣欣而向榮嫠子依依而思媚種成岐穗倉箱悉羅凝雪
糧之姿揚簸糠粃籽粒皆玉潤珠圓之質爰乘時而轉運各因地
以進供漕艘向有存餘不必另行置造致人工物料之煩軍弁素
多閑空豈須別事徵求生里長圖收之議或可附載于漕船之內
奚煩動有更張即令槩派于漕米之中安用分為比解將見舳艫
銜尾　天庾自此彌盈且聽欸乃連隄　國稅從茲更廣臣等才
慚會計職愧度支思致國于富强難侔管子擬佐時于殷阜莫比
張蒼竊鄙素飱反復伐檀之什每當退食重詠羔羊之詩伏願
念切傳餐　憂深旰食貴五穀而賤珠玉常思內帑之虛詠七月
而酌兕觥勿棄野人之獻一飯思吐哺無忘翼為明聽之才
九廟薦馨香莫踰禴祀烝嘗之節由一事推之萬事即惠農而知
明刑弼教之咸宜由一方達之四方覩復古而思興利除害之各
得則不必下蠲租之詔而民俗永無尾頳之憂無須切理財之謀
而　國藏自有粟紅之慶矣臣等無任云云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書後

恭跋先大夫慎刑箴後

慎刑箴先大夫撰也撰自官刑部尚書郎卹刑畿輔時凡十六則先大夫日銘座右以自勉也嗚呼璂嘗讀史見漢于公治其門閭欲高大令容駟馬車葢云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爲吏陰德之報不爽如是先大夫官刑部歴山西河南二省及恤刑直隸諸郡縣全活死囚無數其與于公當日用心豈有殊與以璂無似謬舉進士將一行作吏矣異日固不敢冀定國子永之列而職無崇卑思所以無負我先人勿忝冥冥之報者固不敢不勉也璂又思終漢之世決疑平法數張釋之于定國兩人釋之不具論宣帝以定國爲廷尉陟御史大夫至丞相凡十八年之久十八年中大獄屢興趙廣漢楊惲葢寬饒韓延壽之徒皆公忠臣也悉以次誅死定國身爲典獄

之官知其罪耶知其非罪耶如知其非罪乃不能抗言以出之豈非逢君固寵之念勝而不難刑之稍失其平耶嗟嗟祖宗以治獄之報及其子孫子孫幸而復有治獄之責獨不能仰替祖宗之報而更以其報及乎子孫漢世如定國者卓然可稱矣猶不免于失焉則凡爲人後者可不知所慎哉可不知所慎哉

書管孝子輓詩卷後

吳門管元歸別駕有子賢而孝年十八殤元歸哭之慟自爲文以祭纏綿悽愴觀者勿忍卒讀且屬其友袁重其徧請四方賢士大夫詩文以輓之因及予予謂袁子曰相哀非古也子之爲此無乃不可乎昔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元歸之哭子雖未至于是其情之悲且迫若將不止于是者子不責而又相之豈所賴于吾子歟袁子曰禮爲長子三年反服殤則遞降今制不殤亦降而期推先王之意可知于人父子之閒情不嫌過厚今元歸雖若過乎情而未嘗不于古有合也王修以社日哀母鄰里爲之罷社葢以人之有毋若已之有毋亦猶人之有子若已之有子余之以詩文請也非卽罷社之意乎則相哀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曰然遂以其言書之卷中

書倪鴻寶先生題元祐黨碑後

先生曰諸賢自涑水眉山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槪以爲黨人也而賢之則不能無辨嘗攷黨人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棄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與乎黨人之數嗚呼是果得爲黨人乎哉以其黨賢而槪賢之與以其黨不賢而槪不賢之皆不可以服人心定國是此近世之君子所以不能免于遺議也雖然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賢矣假

令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閒必有赫然大有爲者奈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籍爲口實究乃與章惇輩竝列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書成忠毅公傳後

成忠毅公死國難傳記甚詳予過梁溪更聞其一二軼事華琪芳者公座主也方買鄒氏園時時設供帳召客園故侈麗名甲梁溪公至歎曰美哉誰爲此者華曰鄒氏某也勢落予勉而售此公起席進曰鄒某者固不足責師居官事名檢安用此爲拂衣去至馬公世奇家坐甫定曰僕久欲有言聞君命主江西試時尊公疾大漸君不疏辭然耶馬曰無是公曰然吾知君不爲也吾曹勵名節事君父務以忠孝自矢不可使疑于朋友今而後意乃大釋于是劇飲甚歡

書魏邮邵氏家乘後

按邵氏系出召公奭自晉嘉猷公傳至康節公已十八世公孫尚

書亢隨宋南渡至文炳舉隆興進士知於潛有循政賜葬晉陵魏郡鎮因以居元季亂離族人流散有尚者死守先塋邵氏得不墮譜亦賴以存予觀譜中多前人墨蹟如呂東萊蔡西山黃山谷蘇明允王梅溪皆有傳贊而康節公記先代之功德尤詳祭統之釋鼎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又曰論譔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可見古君子慈孝之心其所以顯揚先祖者惟恐磨滅無傳于將來故必銘之鼎而後無憾然後世鑄鼎事不嘗有而器物易敗壞寇竊稍經兵火不數傳失者往往而有然則師銘鼎之意于事能詳而于傳布能廣且久者此家乘之作所爲不可已也家乘所以紀世次而祖宗德善功烈勳勞慶賞亦得附書夫物莫壽于金石莫脆于版與楮苟其子孫不善守則以版楮與鼎相較其易于磨滅也滋甚而卒能傳之無弊者非以賢子孫故哉邵氏譜自晉嘉猷公以來得康節公而大著康節公而後又得某某者屢修葺而裝潢之至于今完好無

恙一展卷有不肅然生敬者乎釋銘曰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今家乘之作亦不得顯有是非又恐教窮于勸戒故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生或徑絕之凡使後之子孫有所觀感怵惕勉爲善人君子則家乘之爲教既有以維鼎之窮而其益滋大嗟乎風俗日衰先王家自爲教之法不行于天下此譜牒者庶幾存什一于千百又豈徒顯揚云爾哉

書蘇子贍詩集後

昔人稱作史三長曰才識學予謂作詩亦然故杜少陵詩稱爲詩史然自唐而後未嘗有求爲少陵之詩者非其才識之不足亦學有未至也古來才識盛推子贍之文予初以爲子贍詩亦皆其才識所優爲無事于學數年取其詩反復展翫乃歎子贍益深于學者也宋祁曰唐興詩人承陳隋之風流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今觀子贍豈多讓乎嗚呼古今文人所爲無不拊心嘔血冀傳于久遠其精神光氣不可磨滅雖世愈久而愈彰其理然也然人且或以爲宋人而少之今語人曰子之詩類唐人鮮不覷然喜曰類宋人拂然怒矣夫唐之詩不必盡佳宋之詩不必盡不佳亦視其人之慎所擇耳予學詩有年自歎才識遠不及前人而好學之心私以爲不過故于少陵詩朝夕研詠苦未能髣髴其萬一及讀子贍詩而知善學少陵者固自有道予又將以學子贍者學少陵矣

書汲冢周書後

六經而外上古之書傳者無幾然有後人竊前人之說以擬之者有爲異同以亂之者無以辨之則蔽滋甚益亦視乎純與駁之閒而已汲冢周書自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所言多文王與紂之事故以周書名昔人辨之者引劉向之言以爲是周時誓告號令孔子刪錄之餘也又引班固藝文志云載其篇目又引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若然則兩漢時已在中

祕非始于汲冢明矣戰國時人摭採有周逸書纂輯以備私藏其說固爲可信余反復觀之其閒如言畏天敬民尊賢尚德謚法職方月令之屬亦有合古聖王立言之旨所爲竊前人之說者也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夫子未定之書也蕭何云周書曰天子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所爲異同以亂之者也嗚呼六經而外有文字近古者豈非難得然苟駁而不純卽傳之最久如汲冢書者尚不免于譏況其他哉人之有志著述以附古人而傳後世者其亦慎所處矣

恭跋按蜀疏稾後

先中丞按蜀時逆璫魏忠賢奸政天下爭建祠巡撫尹同臯亦以建祠諂公公曰四川土司悖叛奢寅雖授首奢崇明安邦彥爲禍且烈百姓瘡痍征調日加繁豈可又事土木且川僻土祠有無何足爲輕重久之曰吾當爾此一坏潔淨土還朝廷禍福吾安之矣

卒不可旋上疏曰惡璫熾焰中外建祠紛然惟蜀無有則能遵禮法以靖皇上封疆者無如蜀然皇上何以處天下之不如蜀者疏入而逆璫已先數日伏誅井研胡相國嘗語堪曰吾鄉彭槩近並甚然所爲潔淨土也我川人至今不忘中丞公腸夔州李翰林長祥爲予家作誥勅亭記亦述公語稱快當公按蜀事竣復命天子詔給勅命一道示褒嘉勑曰逆璫肆毒砥柱獨高又曰西蜀用兵之後爾矯矯持節救死扶傷長祥拜手記曰臣竊見海內卿大夫家誥命勑命加于陳氏者有矣然多得自考滿覃恩諸例若臣陳某于國家實有巨績稱骨鯁臣大哉王言當之信無忝又曰臣陳某按臣鄉日策援黔勦逋寇與督撫臣條事機區畫糧糗熹宗皇帝有稱朕雪恥除兇之諭厥後桃紅壩大捷皆某成議也

恭跋南征日記後

嗚呼此予中丞公征南日記也崇禎戊寅楚湖南北峝蠻猺彝竊發朝議請復故偏沅鎮更置巡撫天子以事下大司馬大司馬重

其事請廷臣公推才望者咸以公爲宜天子稔知公備兵大梁勦平土寇楊四功詔公往時寇掠英黃來道而陣公慼上顧遇沿江逆流疾趨任事惟是沅鎮久罷更設胥徒游徼分自楚黔撫部下何言兵廩祿支耗尚煩設額何言餉然則沅撫猶爲虛器而臨藍報狎至矣公條兵食二事請上大略言偏沅之勢重且急水西叛目披猖荊岳流氛窺伺無虛日江粵郴宜山賊之窟穴黔沅洞苗生熟所馳突而永順保靖土司以訟地稱兵洞庭浩渺大盜結綜剽流連躪湘潭茶陵祁陽諸州縣凡臣所治四面受攻若張空拳何以待敵上然其言勉以策理而兵食固無以應也臨藍寇時已再攻湘圍長沙燒外郭數十里公從豫來麾下僅得尹將先民隨道募兵鎮筸枝梧備衣糗漏四下嘗與諸將議事率祕不傳清滇副將羅安邦者奉檄往德安安邦故公按蜀時部將知其能以便宜調援長沙穀城王包藏禍心置奸黨爲賊內應事敗賊走萍鄉公隨移駐長沙急檄黔兵千人堵醴攸截賊歸路其時賊在藍山

者李荊楚陳朝龍郭子奴廖二慶三慶等巢高獠源紫獠源而桂陽臨武界則有劉新宇蔣明宇劉廷相等巢牛寨猴寨芹寨泗洲寨在天王寺者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兗曉和尚等和尚稱飛天王善飛刀噀火勢與臨藍並峙公命先民訓練筸黔客兵而以主兵及郡縣手力堡寨轂騎屬安邦乃傾家貲以佐軍興甚者銷酒鎗革帶之屬得市戰馬百計造首鎧鑲鏁千計竹槍鐵蒺藜蒙盾虎幟萬計火藥千百觔計鋤鍬鑼鍋斧斤千百計亡何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公命先民安邦分路進擊持未下而臨藍賊復破常甯水陸下衡陽桂王待援急公單騎先驅密諭安邦寺賊稍挫急援衡賊聞公單騎至衡料大兵盡在天王寺勢不暇及自焦源河聯舟蔽江踞黃巢嶺冀一鼓攻襲公督衛士登陴力守禦而安邦已破天王寺賊疾馳介馬來公在城頭燒肉舉卮酒手飲啖安邦大呼勉殺賊安邦踴起立麾部將賴國祥朱化龍分左右翼直入黃巢嶺安邦躍馬先登殺數賊羣辟易焚舟走公命乘勝追

逐及之白蠟橋復大捷時先民方敗寺賊于大潙山斬其僞王子江長子僞丞相謝嘉瑞僞軍師李大用餘黨哀乞不死公亟檄受降而天王寺賊以盡臨藍賊自白蠟橋敗日夜謀得當廣誘良爲盜公患之命參謀推官孫明孝入山勸諭平民并察形勢阨塞繪圖冊時安邦已往鎮德安猴芹泗洲賊遂合出圍桂陽州公用計復敗之大湊山賊狡甚潛約高紫二寨四掠使官兵備多力分東西犇救不及一攻桂陽一出坪田攻永州一由東安走西粵攻全州公喜曰入粵天亡之也乃奉會勦新旨陳師境上移咨贛南塞邊隘口諭八排猺毋以僞高紫黨賊東則臨武上馬墩西北則常甯西南則永道爲賊門戶皆嚴兵守惟東安水路沿沈舟斷行旅以防其逸廠灘一帶險絕令裨將伏擊其惰而粵贛諸路監司將領既奉調至兵一萬五千有奇公飛文草檄手目爲腫策西粵狼兵屯藍山當賊西南路策東粵兵入宜章當賊南路贛兵楚兵由桂陽當賊中路時方六月諸將皆以炎蒸瘴癘不宜輕動公曰吾

受國厚恩身非所惜奮然親抵桂陽蠻煙毒霧惛惛射人鼻公意氣自如十三路帥皆感公意競奮賊勢大絀先是用煙戶生員黃金榜計以壯士周衢大佯與賊通而賊首劉新宇果潛往來衢大家衢大與之飲酒擒之其黨駭散芹萊泗洲寨悉平惟高紫二源崇山峻崖狄不容騎公乃命石工鑿徑掃荆從源外扳藤緣木而進四戰四捷乘風縱火焚其儲萬石輜重稱是斬賊首郭子奴等復令衢大導尹將兵衛其左周義氏導西兵搗其右孫參謀率鄉兵從大橋扼其後弓弩槍礮爭發煙火漲天擒斬賊七百有奇而高紫二源亦悉平嗚呼以數十年伏莽數月而告成功非公用兵之神豈易至此公每慮諸將妄殺立法審頑良別渠從先期四境豎幟招被脅者散之奪賊掠子女還其家者無算懸賞格化賊為民尤不可勝計其詳俱載公記中

書霍光傳後

自古大臣妻行弒逆者惟霍光夫人顯毒殺許皇后事夫母后被弒未有不發發則族滅矣霍光輔昭帝廢昌邑立宣帝功光伊呂陰妻邪謀使淳于衍毒殺許后立其女為后方吏簿問衍緩急顯以實語光光欲自發舉卒猶與不忍奏上因署衍勿論趙盾弒君之罪光安辭昔郭解客為解殺人而解不知公孫弘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罪甚于解殺光之謂矣光欲免族滅之禍必自發舉自發舉則所誅止顯一人身與子禹皆可免然光竟不發舉者懼所誅不止顯一人耳而吾謂身與子禹皆可免則何也甘露三年圖畫名臣于麒麟閣惟光不名距霍氏族滅已閱十有五年帝猶著其功如此豈有光生時自發逆妻之罪罪及身者且其女成君為后數挾毒危太子顯誅而后廢後十二年自昭臺宮徙雲林館乃自殺然則子禹及昆弟諸壻皆可免必矣雖然光不自發及後事泄乃族滅者此天也方許后暴崩知其事者顯及衍與光三人耳雲禹皆不知光死民閒始讙言后事顯始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此大事誅伐不小奈何

于是始有反謀發遲五年禍及滅族豈非天哉曹操弒伏后髦為司馬昭殺于車下李輔國殺張后輔國為盜所殺匹夫之冤猶能為厲滅人族況母后乎然則霍氏之功名終不可保全乎又不然霍氏既弒母后宣帝即欲保全不可得矣然則宜在何時曰在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時也以帝英察早自親政或優光以師傅之位解其重任或益封使就國光固無反心而妻之邪謀亦阻無如帝之謙讓委任也帝不聞景帝之于周勃乎文帝于羣臣請即位西鄉讓南向讓既即位即夕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政自己出未嘗讓周勃也三年丞相勃免就國矣勃之功不下光乃文帝謙讓于未即位之前宣帝謙讓于既即位之後人主之權何可一日不自己出令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聞假令光地節二年未薨帝猶不親政乎此何異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時何怪婦人一言遂成大逆是非宣帝之過與苟宣帝以文帝待周勃者酬霍光則霍氏功名必保全矣

書何仲修先生傳後

自漢設孝廉科到于今不改然當之而無愧者鮮矣今得吾邑何仲修先生先生諱懋基舉萬歷丙午鄉試性孝友自少及壯凡可以悅親者無不為父母病日夕侍衣帶不解籲天以身代病已後止衣食必先諸弟而後及子喪偶富人韓某重其人欲以女妻之稔其貧贈百金使為聘先生正色曰某不再娶卒以鰥終房師關驥官司寇恤刑江南部民有殺人者獄具求末減關曰待何孝廉來言其人持百金為先生壽不可以師命強之入舟刻皇意不樂究其事曲直其人曰非殺也然有因先生憮然曰不畏鬼責乎急謝之登岸反授徐州學正聞母夫人喪慟絕挈兩子披髮跣足晝夜奔回踊哭苫凷盡哀人不忍聞見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真孝廉矣豈易得哉先生仲子世仁有父風父歿以遺貲嫁妹不一留祖歿產悉歸諸叔父兄嫂喪力疾經紀而友白某者又適病故為醵金塋葬冒風雨往返鄉城數日病益不支未幾死初父服未終時

外父以其年長欲婚之逃去年三十四始婚數年妻喪亦不再娶

書劉陶救朱穆書後

冀州河溢民饑詔以朱穆爲刺史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令長或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桓帝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赦之予讀陶書而不禁喟然歎曰漢室詎無敢言之臣願皆箝口結舌視賢刺史之死而不救獨一大學生者危言極諫至願黥首繫趾以代穆罪豈不壯哉逮靈帝時陶爲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嗟乎陶能救穆更無有救陶者遂使靈帝有殺直臣名則豈盡靈帝之過與

書孔璋爲李邕請減死書後

李邕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焉斧鑕以代邕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予讀史至此慕璋之爲

人然猶意璋與邕有平生交故若此及閱其書云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不禁撫掌歎息而繼以泣也韓昌黎曰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嗟乎自昌黎到于今此類何可勝慨況乎欲責之以素不識面之人冀其患難相救至舍生而不之顧胡可得哉胡可得哉後世處君臣朋友之際者觀于此可以感矣

書蘇轍爲兄軾下獄上書後

軾自徐貶湖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逮軾赴臺獄定等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轍上書乞納在身官以贖兄曹太后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搢至于詩其過微矣吳充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今一旦致軾于獄恐後世謂陛下不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貶軾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轍亦坐謫貶予謂詩之託于諷刺者三百篇所不廢孔子錄之欲使世知所鑒戒杜少陵亦工諷刺故以詩史稱少陵後惟子瞻猶存此意君人者亦患不得見此詩耳使于此觀感有悟則凡于因革廢興之間當必有助即不然亦當以度容如云不以言語爲罪神宗既不能容之于前及聞太后及充安禮之言亦可竟貰矣乃猶坐貶謫漢緹縈女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罷肉刑不聞罪及緹縈轍願納身贖兄雖軾得不死而亦不免及身之謫豈非小人之譖既入雖迫于公道姑示優容而于中究有不能釋然者乎嗟乎士君子立言固宜愼而託物寄興之意又烏可少哉

書萬人死義傳後

萬人死義傳菀菴作逸其名載宋末吾郡死事諸君事與宋史及郡志多不合然宋史出元人筆往往抹忠義自侈戰功豈眞實錄史稱麻尹二將死在郡城未破前郡中將士以望斷陷合所紀則

城已破姚太守旹已死始倡義乞師疾馳轉戰迥異史言一摧不復振豈乎史未必是傳非必非即閒有緣飾亦當存其說以鼓天下忠臣義士年來遺史叠出如建文從亡姓名得自轉輪藏從亡日錄得自吳江史氏鄭所南心史得姑蘇井中安必果合于史者爲足信也吾常城破時王安節巷戰臂斷猶鬬敵若刈草劉師勇八騎衝萬眾走平江護國寺僧解禪服作將雄烈之氣瀰布天地此皆史所載若周總周綺振義旆于五木五嚴兄弟協應虞橋直往臨安請援幕府得尹麻二將軍以歸及尹麻周嚴俱戰死王武連捷潰圍出請旌于朝終徇以死此皆史與志所不載嗚呼諸君雖死四百餘年其氣不與形俱盡豈肎泯滅無聞于後世苟非有菀園者爲之紀何以妥其靈乎舊傳五木敵番郡數處鬼常魘人薛方山先生讀書僧舍亦被鬼魘恍惚見冠帶神叱之去烏知此書未出諸君之憾猶未釋故其魂魄時出沒于風雨陰晦之閒哉嗚呼可哀已

書魏叔子畫貓記後

叔子云貓類虎禮迎貓迎田鼠並虎視近世貓失其職與鼠朋爲奸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害焉及觀胡儼鼠說略云鼠嚙不已命童子取貓置臥内由是向之礫礫者寂不聞人非不靈于鼠制鼠不能于人而能于貓貓非靈于人鼠畏貓而不畏人然則各有職也若胡子所云貓能盡職者哉予嘗蓄一貓狀貌偉然若可畏而鼠恆狎之聲礫礫然終夜不絕日且纍纍走屋梁然竊觀貓亦非與鼠朋奸者當遇鼠時亦嘗側目聳身欲往攫鼠視之蔑如而聲益厲貓自是喪氣反走嗟乎豈非庸懦出于性成莫如之何者耶司搏擊而無其才遇姦耶輒引手避雖盛聲容何爲哉

再書畫貓記後

予以貓不能搏鼠病其庸懦及讀唐書載有貓鼠同乳不爲害而以爲瑞者怪之當隴右節度使朱泚上獻代宗遣内常侍出示百僚羣臣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貓者猛鷙之類本合食

鼠今不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宜稱瑞而宰臣常袞則上表云和同有象國家之瑞予謂和同固國家之瑞要不可無辨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貓于鼠猶君子之于小人今貓雖與鼠和而鼠之性未有不憚貓者縱與貓同乳第可謂同于外而不可謂和于中同于外者僞也使貓誤以鼠之同爲和則鼠必呼朋引類漸至小加大卑抗尊時雖欲奮其威以肆搏擊而黨與既成不受其反噬之毒不止故吾謂貓鼠同乳非惟不可稱瑞君子當視爲不祥而有戒心袞之稱賀適足以逢君長君而已其有愧于祐甫不既多哉

碑

重修水平王廟碑

祀典之重惟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而功德之大者莫如治水治水之神者莫如大禹故大禹之祀徧天下其時又有佐禹治水者爲水平王王后稷庶子佐禹至會稽諭人浚導功施赫然然失考止郡乘一載其績必有所據故震澤之人既立廟于埸山祀禹復立廟于馬蹟祀王自王佐禹治震澤數千餘年未嘗泛溢卽宋時宣歙九陽之水建瓴而下幾致大患未幾卒安瀾無恐至今稱禹者必繼稱水平王廟之創不知何年宋胡文恭公請登祀典元燬于兵洪武間復創雜以他神至正德十六年邑人葉夔言于令斥他神復楬今額閱今又幾二百年棟桷之腐黑者漸以墜甎瓦之破碎者漸以盡道士高存省復募貲鼎新續建二殿廊房客舍若干間至今得遙峙埸山禹廟聳然無恙嗚呼吾山四面皆水人之居者又濱于湖水之爲係也大矣乃數千餘年未聞有泛溢之患又得疏引湖流于溝洫塘浦田畝資之永利非賴王誨人浚導之遺澤豈能至是乎宜山之人咸願刻廟石以誌功德也堪復爲詩以頌之詞曰

神禹之德赫然萬古惟有邰裔勳績相伍川渠浚導班班足考田疇是資室居用保建廟立宮在彼高峯增其式廓丹壁崇墉像圖

孔肖冕旒煌煌握鼐瞻竦俾不或忘歲時祭獻黜奢崇儉惟儉乃久神歆勿厭刻詩勒碑允愜衆私竝彼神禹天地同垂

新建武進縣城隍廟碑

國家令甲惟社稷得徧祀天下其位不屋而壇外此則郡縣城隍之神亦得徧祀然城隍既廟祀矣春秋復奉其主合食于壇非以城郭溝池之故冀福佑斯民故禮意如此其隆重哉又國家制典自二千石以下蒞茲土者先期齋祓宿廟下五鼓盛冠服燔燎必虔必肅北面跪祭祭畢誓于神曰職則希默相否則罪譴禮成然後詣郡縣視事自此以往每朔望必躬謁行禮不敢忽然後知城隍之祀且使凡有位者知所敬畏而勉爲良吏也吾俗小人好巫又事告訐或橫被口語率詣神愬屈如愬大吏訟由是得解益知城隍之祀且陰佐官守之聽訟而得平其情也吾郡故有城隍廟會康熙某年道士某夢神告語復于郡廟之旁建立縣廟廣檐崇阿丹塗白堊修亙麗密不節不豐肖像孔儀峩冠方袍于是邑之

人旣祀于郡之神復奔走縣神如郡禮嗟乎夢兆之說近于荒唐怪異固可信耶抑如國家建官有守必有令也苟使蒞吾土者顧之益勉爲良吏蚩蚩小民益懼神之靈爽不敢赴愬交相激勸漸而至醕龎敦厚之風則神之有功于吾邑信豈獨在城郭溝洫之閒哉乃獻頌曰

於赫神靈保障是倚郡神煌煌幽贊以洽水旱札瘥惟神之庇殿宇初闢祭筵乍肆焄蒿悽愴洋洋來止于萬斯年敬終如始

許侯浚渠碑

三吳古稱澤國吾常尤濱江傍湖故水之爲利也大然自宋慶曆以前獨申港戚墅竈子三港不得引江湖流以資灌溉高陽許侯佽以大理丞蒞邑惻然念之作圖言狀列于外計計司移官覆覈得實從所請侯復昌言于衆開陳以利民皆喜悅自慶曆二年冬十月至明年正月用工二十六萬役不加擾衆靡告勞首濬申港三十六里引湖水抵城西北隅再自江口濬竈子港凡四十里斜

趨縣之東北再自湖口濬戚墅港凡九十里以合東南去縣二十里之流而太湖之舟楫以至三港所漑惟申尤博由大港之側鑿民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西等十九小港以灑其利漑田萬頃有奇自浚港後一年郡四境大旱獨三港所通諸鄉不爲天時奪華穗嶷嶷淸畝決決牛羊來思雞豚萃止秔稻畢登穀菜繁侈川澤之利次第薦譽自此以往歲屢大和萬民樂業歌詠勿替始侯之至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而豹不能用故史譏之謂不足以言智今是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弗謀大懼後人之嗤我及浚旣成又歎曰夫今日之洋洋灑灑者非昔日之榛莽耶塘乎今日之鼓歌于舟者非昔日之肩趨步擔者乎卑哉許侯千餘年來猶令人欷歔感歎不衰遜家太湖之夫椒時乘小舟徑達戚墅以至于城鄉之民皆欲立祠祀侯而瑀因列侯浚渠之始末碑于道傍俾知所觀覽而復作頌焉頌曰

三吳澤國實繁水利禹導三江震澤底治相禹疏浚聿稱郃裔是爲平王績垂載祀自此而後勳蹟罕繼曰惟許侯官自大理功德赫然亙于百祀大者浚渠烈遺疆理疏由成肥溝洫咸倚農飽而嘻女饁而喜況此三鄉賦稅繁侈耕夫野老奔走勞勸步擔梟若靡有寧止自渠之開舳艫銜尾欸乃不絕往來便易旣不殫勞又不苦吏于有餘年食侯之賜廟祀久闕民情難已豎碑立石允孚羣議後有良牧顧瞻勿棄

季子廟碑

此有吳延陵君子廟也初壽夢欲立札兄弟皆以國遜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遂棄其室而耕餘祭立封之延陵至夫差國絕按春秋之義賢者不名季子因來聘書名疑讓國之過爲賢者累不知泰伯以讓興周而興周非泰伯意季子以讓亡吳而亡吳非季子所知興亡之迹殊讓之心則一孔子曰求仁而得仁賢者亦惟其心之無忝而已豈能逆計其後哉然則茲祀也固廉貪立懦之大端于世教不爲無助會殿宇頹圮道士某欽金

葺治旣訖工請書其事于石而并繫以詩詩曰

賢哉季子血食無疆千乘勿顧鼎鐘亦忘德承泰伯義續子臧吳祚久絕惟此烝嘗慕義懷德入良俗龎色形簞食怟怩公旁修祠刻石奕葉彌光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正卿諡忠毅李公神道碑

明天啓閒主昏國亂女戎閹寺內外盤固剛暴很戾殘殺忠良天地震怒山川鬱崩日月薄蝕由是四海之內盜賊蠭起饑饉疽疫交作人民流離國漸以亡而江陰李忠毅公亦于是時瘐死詔獄公諱應昇字仲達生時王母夢日升天因名昇中萬歷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公才明敏積案六百餘條裁決無留牘罪稍矜疑者輒危坐達旦期得情後已雩江九五何子與劉生等十九人死罪而以程鵬周能向氏等伏辜一時歎爲神明時值宼警各關加稅額商病而湖口關尤甚巡按御史張某命公攝篆公力辭不許視事兩月弊盡剔舊議設巡闌卒僅用其半曰蜜

使商稍有脫漏也萬歷初年禁講學白鹿洞書院敗壞久公奮然興復集多士親董率之剏俸金為餼廩院故有田租土人隱沒者半急核之給四方來學者請提學官增白鹿洞科試額加郡縣學例著為令擢監察御史疏論添官為營窟名賓乖張請一切報罷又疏糾戀臣王永光以身經參摘混登庸之列奉旨切責不顧又疏糾永光永光引疾去又疏諫逸游又疏陳邺民十大害又疏諫宮操又疏代掌院孫公承宗請除立枷刑又疏論魏忠賢罪初公疏忠賢逆狀最著者十六事脫槀屬友陸某代書陸密召公兄鴻臚君至遽焚其槀而都御史楊公疏已上當楊公草疏時註籍謝客獨公至執手商確公曰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公顧命大臣設不測朝廷傷國體不如以小臣當之趨歸以十六罪命書未果而楊公疏先入急易疏助楊公略曰臣堂官楊漣疏參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畏忠賢甚畏皇上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宜立加斥逐正竊弄威福之辜忠

賢應束手待罪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凡數百言奉旨切責又上疏曰萬燝以陵工補牘觸震威然讀明旨仰見皇上以燝罪不至死而燝竟死令皇上負殺諫臣名旨又切責又疏代掌院高公攀龍核淮揚巡鹽御史崔呈秀貪污狀呈秀免官而喬公承詔方疏薦王公紀鄒公元標滿公朝薦徐公大相馮公從吾李公炳恭等皆一時賢者奉旨下部院參看公昌言于高公又代草覆疏然承詔言又疏參閣臣魏廣微恣睢無忌旨又切責方疏入廣微計票旨降級又擬杖首揆韓公爌具揭救始免廣微益怒而呈秀𥨊謀逐韓公公殺身之禍遂不可解未幾借會推晉撫事逐部院臺省諸賢而工部主事曹欽程遂糾公為東林護法排擠正人詔削籍為民公去國之一年蘇州織造太監李實貪橫甚巡撫周公起元疏劾不勝公以讜論助周公實怒實適以他事失歡忠賢遣使入京與其黨李永貞謀李曰必參某某方解因索空頭印本代實撰疏指東林為邪黨奉旨逮問諸賢未幾同邑繆公昌期逮公扁舟

祖道歎曰昔皇甫威明以不預黨人為恥吾屢攖兇鋒豈以苟免為幸未幾亦逮或以屈原事諷者公曰某有老親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絏死不瞑目古人繫獄上書死猶以尸諫死詔獄吾分也就檻車至京許顯純者逆璫意加公慘刑誣贓公入獄繆公對泣割金與公未幾繆公卒周公宗建周公順昌黃公尊素尚存公每與三公笑談竟日已而兩周公相繼遇害已而黃公與公亦遇害公時年三十四先是公為諸生時師事毗陵吳霞舟先生朝夕所稱說皆古今忠孝事公逮至毗陵暫止霞舟先生家益勉忠孝會緹騎索金闔郡士民數千人攘臂號呼欲甘心緹騎幾如蘇民于周忠介事公長跽向眾拔劍欲自裁眾稍解乘夜潛行霞舟先生送之作端友集載公本末霞舟諱鍾巒崇禎甲戌進士後亦伏節死東海銘曰

於赫大命斬自熹宗任奸殺忠天祿永終天變于上地變于下羣陰孽牙君子在野恭惟忠毅剛腸正性嶽嶽我我古道自命筮仕

司李奏最南昌愛民有道俗返敦龐燭奸抉幽平反自矢死死生生悼我赤子興起絕學鹿洞鼎新教誠多士濂洛關閩視篆權闕商困以邺爬梳剔除曰首胥役柏臺爰擢侃侃進言侯臣指斥永光孰先帝好逸游宮操用戲面折庭諍帝滋不喜逆璫煽虐誓不俱生疏並楊公感泣鬼神為燝訟冤聲璫目側呈秀入幕禍斯益烈巍巍相臣逢君長君謂他人父謂他人兄楊左去國四海歎息欽程獻媚公也削籍無何李實失歡忠賢永貞借箸忠不瓦全嗟公詔獄慘刑被體繆公周公相繼瘐死黃公浩歎旋及其身曰先公往痛此冤沈公將畢命賦詩累紙曰負君親他不及語懷宗即位手除逆璫赫聲濯靈復炳綱常韶贈公爵九泉氣吐羣公有知並沐異數神武維后謂宜享國上帝板板哀此疆埸元豐紹聖大祚已亡論世之士不咎靖康卓哉公子述公年譜濺血灑淚讀者色沮盩都魏禧為公序之毗陵陳某涕泣撰碑

學文堂文集卷十五

學文堂文集卷十六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墓誌銘

周秀才墓誌銘

君諱督宇南林姓周氏世爲無錫人明景泰時有孝廉周完者仕甯波府判值歲饑海寇橫掠人民流亡積屍枕藉道路公請上官借閩餉一萬有奇振濟全活無算又募壯士五百人殺寇寇遁甯波人德之鄉里亦以此重公至今稱周氏者無不曰是甯波別駕某公後者也君爲其七世孫學問淵博自少卓犖不羈工詩爲當世大人先生器重　世祖皇帝御極初遼東人關大禮方八齡得侍左右後數年授御前某官出入禁闥君遊長安識大禮大禮以君詩達　上深嘉之命召見已而問曰何官大禮曰秀才耳　上曰焉有秀才而可入大內已之旣又曰內館秘書殘缺失次得此生釐整之亦可命官翰林院典籍入直論草詔會近臣有阻之者　上頷而不行復語大禮曰候朕巡幸房山回時庚子十二月某

日也未幾而　駕崩大禮痛哭誓以身徇君作烈士行以壯之兼誌知己也嗚呼士固有懷材負能終其身老死滅沒不得以其名姓聞于天子者視君之所際何如哉卒以齟齬不見用則又可悲也雖然人之生無所遇于今又無所傳于後斯爲可惜君雖未遇得君已不可謂非優且所爲詩日琢磨精進可垂于他日夫豈可易量也耶而今死矣君年幾十有幾以康熙某年某月葬無錫之某鄉娶某氏生子一人紹濂紹濂與余故號泣乞銘乃爲銘曰

拔之而欲起擠之而復止嗚呼豈非天耶而竟鬱鬱以居此

白讓木墓誌銘

予友白先生讓木常州武進人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然白氏爲吾常望族多顯官先生恥與之遊一混于酒以自棄耕舍旁田數畝歲收其秋釀酒又嘗教其鄉中童子十數人給妻子食以故無求于人早暮得縱酒爲樂予爲童子時侍父兄側見先生時過吾家至則必飲以酒飲必醉把杯談笑論古今成敗及稗官野乘可喜可愕之事無不靡靡動聽予時雖不能盡悉然竊歎先生之爲人後數年予爲諸生讀書東郊丙舍去先生家只里許先生日必一至或再至至亦必飲酒如昔日觀其學益富談論益壯益信予爲童子時奇先生不謬又數年予生子六歲延先生訓之不半載吾子痘夭予方以明經入對走京師先生郵所爲文哭吾子纏緜哀悼不忍卒讀又一年予將應試復走京師詣先生別時先生方抱病倚牀而執予手曰術者謂我今歲當死恐不及俟子歸矣吾死望爲我作佳傳言訖嗚咽淚下命兒子于牀頭取酒相對大噱至日暮始別先生善爲詩至晚歲益工每喜誦孟東野李長吉諸詩故所作亦略相似又善作楷書所著書不一種多記載細碎怪異之事又一年予歸自京師而先生果以是病于某年某月日卒享年五十有二先生諱栩讓木其字娶惲氏生二男長曰詠唐次曰詠秦女一適文學高某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朵菱溝之先塋其子號泣而請余銘予思自童子時卽識先生十餘

年聞朋友之恩可爲備至又念牀頭執手欷歔流涕宛似前日而數年來奔走風塵未暇爲先生作傳予負先生久矣矧重以今日之請乃爲銘曰

嗟夫先生樸貌坦衷抱長才而鬱塞兮竟壁立而途窮望菱溝之崇墳兮悵歸藏于其中願萊妻與驕子兮吾當善視以慰先生于冥冥之幽宮

董母吳孺人墓誌

母姓吳氏工部都水司主事承德郎巽峯董公元配封孺人其先爲讓王泰伯之後累世仕宦來歸卽黜紈綺習荆布操作一如貧家女水部公少有大志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刺繡紋佐之生子以甯五六歲卽延師教讀書夜益治女紅給羞饍或謂母外家先後宦遊何不爲夫子計母正色曰吾夫子卽仕宦亦願長貧況因人熱耶母饒智略識世故方水部公成進士令襄陽適報西山賊至母曰吾從君江南來襄陽三千餘里不見有可守處賊若出西

山破襄陽更奪武漢之商船順流下江南且奈何今當以守襄陽者守江南水部公如母言白撫軍疏請捐稅糧招逃亡以爲城守襄民大集母又曰襄民因君以捐糧請撫軍上聞得徵三免七然室家初定卽征三昆難寧緩勿急也水部公在襄八載拮据危城病作及遷工曹又奉敕監督通惠河遂病以死公死而孺人亦自此病矣　天子念勞臣給車馬鼓吹馳驛歸葬母謂以寧曰中途惠弔致賻者槩謝之無辱先人清節及歸以寧責負以紀喪事自水部公謝世母時時不欲生病日甚越幾年卒享年五十有九生子三以寧寅壽錫餘以寧有文名交友徧天下時賢人君子至者母必具酒食嘗謂以寧曰汝猶記五六歲予篝燈刺繡紋教爾讀書時耶今雖幸爲四方賢人君子所錄然吾望汝豈止此以寧每向玉堪言泣數行下于葬也請誌其墓玉堪不敢辭謹書其大者他詳狀中

駱母胡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姓胡氏臨安望族也父季說公母鄭皆篤愛之季說公以明經薦于鄉閭里中駱氏錦衣衞百戶錦南公有子才而太恭人幼孝淑年十八母疾甚割股愈之錦南公亦聞其賢也遂爲第幾子聘焉今累封中憲大夫咸元先生是也太恭人既歸封君家貧封君嘗以諸生受徒遠方幷挈其子鍾麟就學太恭人獨身理家政竭力以養舅姑舅得奇疾醫弗效太恭人夜禱于天又割其股肉以進舅立瘳其後享年八十有五里中人以爲誠孝所感然終身不令舅姑知也舅沒歲數祲太恭人脫簪珥易甘毳膳姑嘗自食粃糠亦終不使姑得見居恆見姑有慍色輒閉戶垂涕泣自責百方以說姑得解然後已至諸子婦婢僕有過但不言笑而已終身未嘗聞詈聲故下亦率化愛而畏焉子鍾麟既貴益勉以義初知盩厔縣以民課不及額私備補賣田宅殆盡太恭人更鬻衣裝佐之寄語鍾麟曰好爲之毋失義聲也及鍾麟由京兆丞守常州奉太恭人就養遂善病一日謂鍾麟曰我欲歸矣脫不幸吾魂魄

猶依故鄉也歸未幾果卒太恭人年二十七卽持齋誦經脩善事歷四十餘年不倦其卒也若有前知云玉堪于太守公爲部下公之治吾常也利無弗興害無弗除好賢而愛民皆一稟太恭人之教謬以玉堪爲文授狀號泣而命之銘玉堪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太恭人生于萬歷癸卯年歿于康熙辛亥年享年六十有九以子貴累封太恭人子二長卽太守公也名鍾麟丙戌科舉人累官至常州府知府次中麟縣學生卜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某鄉是宜爲銘銘曰

於惟胡氏重華淵源孝德開基越六千年施太恭人壼德惟賢女也孝母刲股而全婦也孝舅亦刲股焉坎井之中不產黿鼉崇山積邱杞梓枏楩篤生令子克光其前克仁克孝稟德坤元惟此幽宮旣固且安子子孫孫百億十千

亡兄亮初先生墓誌銘

吾兄亮初先生旣亡之六月介夫兄乞予銘以葬予固不能銘又不忍不爲之銘予與兄同出石松公後上世同居夫椒山酉戌間余延兄課弟姪飲酒談笑爲時幾何今遽爲兄銘其臧也吾家自石松公而下之子孫雖支分派別計今存者不過三四十人八年前叔氏寶周公死後三年叔氏虞掌公死予皆爲文哭之後一年而虞掌公所生弟東幡復夭死又哭之今年春叔氏子任公又死正撫公生平爲狀以哭而兄訃適至所爲三四十人者十年之內已喪其五嗚呼可哀也已兄諱世曙號元發曾祖諱時艮祖諱雲父諱士仁字翼南翼南公遭家難避禍兄以身當之幾殆奉母吳夫人挈弟妹僦居湖北鄙爲塾師教八九歲童子以養母及弟妹館舍飲食有可懷者輒懷以奉母翼南公旣歸病甚兄刲股肉和藥以進病立愈家人無知者生三十四年始娶姚氏淮安郡丞李公稔兄賢具金幣爲聘兄立以其金歸母爲仲弟娶婦已兩喪相繼哭盡哀拮据喪葬如禮會屢試不售歎曰聖賢何學而可以帖括盡乎于是發憤有志古聖賢之學于先儒書無不窺與當世名

流往復辨論必求其是後已嘗復某先生書曰先生嘗教某非全放下不可某因放下二字幾喪本來又曰某非好闢佛但恐斷倫滅性人道幾歇絕又曰欲從外誘理自根心以證明道先生心有所欲語兄之所得大略如此以康熙十一年二月朔二日卒享年六十有六無子子弟介夫子以泗女一適同里孫某先是有先達語誦內典可得嗣兄曰使鬼神可求鬼神亦有私毅然辭之卒前一二日猶與友講乾知終始義易簀時作梅花詩三首自況介夫錄載兄集中銘曰

生寄死歸人道之恆以孝以友不伐不矜窮而不戚困而不鳴讀書談道以發厥聲有崇者墳其臧冥冥令聞無窮視予之銘

吳孝子墓誌銘

吳孝子琦字又韓小字性壽武進人生而慧四五歲時凡詩文教讀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能屬文父繼曾爲諸生嘗命讀通鑑琦舍去曰讀史當盡讀二十一史安用此爲繼曾以浮誕責之一日

琦見黎園部演宋明獻太后故事酒半不平曰李宸妃子雖見攫劉后然事同蜾蠃非若皇孫之遭燕啄壞木之值龍漦奈何以此誣之坐客疑得諸父師因歷叩古來皇后妃嬪及閼氏偏方椒寢皆一一指姓名別賢否以荅繼曾家敬毘曇道場疏例書押琦押已繼曾問押何字曰押忠孝字兒見經史中教人惟此二字耳母劉病痢急琦晝夜侍宛轉藥鐺溷廁間更亟則刺血爲書告天求代又不得則割股肉和藥以進然終不得愈劉死日仰天擗踊呼母椎膺曰吾聞大孝動天地感鬼神吾母之終不愈必吾孝未至也自怨自責慟哭不絕聲居喪二十一日死得年十六琦叔祖審度爲狀乞銘乃爲銘曰

滙珠權蠶以比少亡死忠死孝豈滙權之足云而何傷

黃節母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黃君永手鈔節母張太夫人行略號泣乞銘于予予謝不敏越日復以書來請曰今天下大人先生其言足輕重于時者永汲欲得之矣然卽不得永亦不甚憾舍先生則無以慊于懷先生將謁選宦遊或千里數千里外又慮不能卽得永所以皇皇然求也予發函愧悚不敢復辭按母姓張氏爲武進巨族父與以子師繹貴封某府太守年十九歸辟先公顯公素羸疾太夫人伺起居惟謹及病漸劇周旋藥鐺糞穢間臥不解帶者數年終不起號慟擗踊不欲生日夜坐臥柩側陳盥具侍飲食籌燈火如生時如是者三年春秋薦食必求生時嗜好及四時佩服細碎物如藥囊葛帨之屬必陳左右葢終身如一日也刑部君本生父爲微之公與辟先公暨辟先同胞兄鈵發公生各母辟先公無子太夫人告先祠聚族黨立刑部君爲嗣無何鈵發公子殤爭嗣之說起太夫人毅然持之議乃寢微之公中蜚語邑令某欲殺之出亡族匪人欲爲破巢毀卵計太夫人以一身搘其門田疇室廬卒依然無恙先是黃門有三節婦曰夏曰馮曰吳吳卽吏部襄繼母初吏部欲請旌于朝已拜疏吳固止之及直指盧公南巡諸生里耆欲以

太夫人節請旌太夫人聞之曰三節婦吾師也亦固止終不獲盧公遂具題而刑部君嘗泣語人曰某幼承母訓得中科第官小司寇未幾以治本生母薛太夫人喪假歸旋因清賦之累廢不復起在官日少未得邀　朝廷恩典以冠帔榮母賴盧公之請得以吾母姓氏達于　當宁之前差可自慰然某之滋愧益甚矣語罷又泣下太夫人嗣男一卽刑部君永順治乙未進士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娶浦氏孫男七某某孫女四適某某太夫人生明萬歷丙戌年卒康熙丙午年享年八十有一方二十九歲而辟先公歿守節五十三年以某年月于岑邨祖塋之次啟辟先公之兆而合葬焉銘曰

母也壽天旌之母也節史旌之彼崇者壟生也榮斯彼貞者石死也銘斯於萬年文在茲

墓表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文介孫公

墓表

崇禎皇帝御極之八年奮然念前此置相不得人大破資格進羣臣于廷親試之復詔採在籍諸臣德望堪任相者廷議咸以原任禮部尚書孫某對天子亟命召公時公巳病聞命扶挾行病益甚抵都天子亟趣公陛見而公竟不起天子驚悼下所司議卹于是詔以原官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諭祭葬廕一子官謚文介公諱愼行字聞斯別號淇澳先世鳳陽人大都督廣甯侯繼達與燕山侯興祖爲明太祖戚里以戰功贈侯而繼達同信國公湯和克常州賜府第留守遂世爲常之武進人公其裔孫也萬歷乙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公初授官値妖書事起先是神宗王貴妃生子四歲目眚居別宮所寵鄭貴妃復生子意在立愛不建儲廷臣爭之貴妃兄國泰刋呂坤閨範圖誌增入宮闈始漢明德終鄭貴妃給事中戴士衡糾紳逢迎掖庭而全椒知縣樊玉衡請建儲有皇貴妃不智語貴妃聞之泣訴帝會有爲書刺坤者名憂危竑議國泰兄

弟心疑士衡所爲上書訟語涉玉衡皆戍後冊立皇太子鄭貴妃子巳封福王復有書言東宮不得已立之終必改易語侵大學士朱賡沈一貫一夕宮門至闔桊皆徧是爲續憂危竑議帝怒命廠衛搜緝幾成大獄公抗言于大學士朱賡曰是何可深究亦慭存國體乎賡改容謝復激李侍郎廷機言于賡一貫獄由是得解以詹事知貢舉中官持本至叫譟麾出棘闈外令供事官傳本入內外肅然升禮部侍郎攝尚書事會福王在邸未有行意而立貴之議突發福王挾母愛有寵于上諸窺伺者乘之滋爲容致皇太子日久未定廷臣爭冊立爭竝封坐是落籍永錮者半天下皇太子猶未出閣也既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癸丑始奉旨上吉明春貴妃猶巧營上前以莊田取盈四萬頃爲尼行計公甫視事奮然曰此禮臣責也時神廟靜攝久諸典禮廢弛公首疏關治亂者數事以示責難遂及之國期集僚屬誓曰事無大于之國十日一請不允不治他事倡九卿伏闕因危詞動政府政府曰吾以一去謝耳

公曰公何得去請與公以頸血濺殿陛等死耳不爲龍比顧爲褚遂艮韓瑗乎政府大屈服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顧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疏中有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等語神廟感動始命所司擇吉無何內降忽更期後年葉相國向高惶恐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如是者二旬出入殿廷每與諸大臣旅會輒曰今日是某死所向葉相國曰今日是相國死所聲朗朗徹大內于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楚宗數十人實不反久在繫公曰昔賢欲以一官易一人命余以一官易數十宗命不亦可乎或曰若曹今日出明日且譁公疏鈐束事宜悉放遣諸宗戚泣卒不譁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事正類東朝亟正之踰年請告去越八年壬戌再召爲禮部尚書入朝首論紅丸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光宗遂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引疾去首輔方從哲亦引疾公上疏略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

爲弒父從哲宜何以自處速劒自裁以謝皇上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乃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縱無弒君之心巳有弒君之事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謚恭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弒逆顯據詔奪從哲官戍可灼天啟某年秦藩一日請封四王邀有中旨公援典故爭非例忤旨又請告去明年逆閹魏忠賢日用事小人附之遂修門戶怨大起詔獄楊忠烈而下死且戍者不可勝數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甯夏極邊而閹黨合刑部侍郎王公之寀爭挺擊楊公漣論移宮爲三大案修三朝要典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就遣崇禎帝立毅然誅逆閹公得解戍復官方公爭之國事時巳枚卜公葉文忠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甯不作相不忍以國家大事爲餌公好易學傳易從艮之四入還于全乾自癸丑至癸酉凡四傳皆宋儒所未發以授張清瑤公瑋朔望跽讀中庸一章因悟不覩聞之所卽大易不獲身不見人

之所作愼獨義凡百篇傳于世公卒年七十四無子子其兄之子
士元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嗚呼公之功烈赫赫天壤不待表而見
玉琠因公孫復初之請爰按狀而書其大者揭于墓之原

蕭孝子墓表

蕭孝子諱日曠字大生揚州江都人能讀書母朱氏病劇投藥不
效日曠曰天乎盍以我活母也盥手夜焚香告天請以身代匿小
室持利刃剖脇以指抉肝不得復刃他處割肝三片瀹薦母母疾
立瘳初不令家人知私以布束胸託疾臥不起越幾日死年二十
五康熙七年六月事也江都士大夫爭設酒肴以祭爲建祠梅花
嶺上過者皆爲詩文弔之予因表于其墓曰
嗚呼自先王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言韓愈氏復推廣其說以
爲毀傷滅性黷政妨義不可以訓世後世遂據爲令典凡如蕭孝
子所爲舉不入于旌格君子憾之然原孝子之心身且勿恤詎嘗
計身後名特世之人忠孝不根于心一旦臨危險偷生惜死莫之

知恥又引文飾義以文其過過孝子之墓能無掩面反走也哉

丁烈婦墓表

乙酉五月王師下江南所向望風迎附獨江陰以彈丸之城堅守
八十餘日不下頓兵十萬殺氣盪摩城遠近骸骨相撐委隨阬谷
高下塡沒而丁烈婦亦于是時死烈婦姓周氏爲丁志皋妻志皋
武進之馬蹟山人明季僦居江陰長壽鄉兵至志皋挈氏匿田間
兵執志皋所以刃仆氏號哭身伏志皋兵挾之不動愈牢固兵怒
刺殺之至死抱猶不解兵去志皋卒得生嗚呼人生不幸遇變其
偷生戀死雖偉男子不免焉丁氏一婦人甘死如飴得活其夫于
萬死一生之際豈不難哉予故樂爲之文以表于其墓之原

劉福姐墓表

劉福姐陳州劉瑞禎女許字王志曾志曾未婚夭死福姐聞悲號
不輟晝夜會有祖母喪父母以爲祖母故踰月父母令變服福姐
不從福姐素愛于祖母父母又以爲哀未盡也踰月福姐自度服
應除不除父母必以爲不祥計遣請姑來永訣姑劉氏者即瑞禎
姊也適歸寧福姐冒既而持姑痛哭失聲遂欲與姑俱歸守喪姑
不可姑歸次日福姐爲父母治早饍色怡怡又紿其弟妹相嬉戲
已而淚交頤顧弟妹不忍制弟妹幼不知也又向父母空中作拜
拜畢徐步室中鍵戶自經死時康熙丙午四月六日也福姐素冒
環珮珥璫之屬至是悉脫去獨簪一釵釵故向時姑所遺物父母
亟覓衣殮福姐已悉製就置筒裹且密啟之則麻髻一麻麻衫大
小二麻帬一獨二履朱蓋亦姑所遺者志曾父官鵠請于瑞禎舁
其棺與志曾合葬于某鄉道路過者莫不流涕毗陵陳某表于其
墓曰
婦人從夫不幸遇變死固其常然昧焉者何多也況未婚者乎福
姐從容盡大義可謂難矣世之婦人媿福姐者何可勝計噫獨婦
人乎哉

吏部員外郎王逸菴墓表

明故吏部員外郎逸菴先生王姓諱就學字所敬武進夫椒山桃
花里人也夫椒兀立太湖中桃花里當夫椒盡處三面距湖懸崖
亙嶺間止一徑通人迹昔人嘗擬之桃源人好讀書多舉科第至
大官者而實自先生始中萬歷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時中官有
督驗糧事者橫甚解役被迫脇多以身徇先生毅然疏其事達之
朝罷之無何以東事轉餉又疏可慮者四可乘者三語侵執政改
禮部主事尋陞吏部員外郎會仁聖太后梓宮將發先期有遣官
恭代命先生愕然上疏略曰皇上之身太后之身也凡可報恩者
何得復顧其身今舉期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亦惟此一刻而獨
靳攀送致聖孝不終聖心何安上頷之詔削籍歸先生無言責而
風節懍懍如此豈不可敬歐陽公與高司諫書聖朝有事諫官不
言而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在足下然則當日之
爲高司諫者何可數顧使出位之愆先生受之豈不可恨也哉先
生生卒世系皆載銘中予按其大者表于墓上使過者知所景仰

且以寫予之思康熙壬子閏七月二日同里陳某述

夫椒山節烈女吳氏墓表

嗚呼此夫椒吳氏女嫁而未婚而能死其夫之墓吳氏吳滿女幼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時及恕患瘵疾將斃氏計强歸恕滿不得已歸之然氏舅姑皆沒矣既歸侍恕湯藥惟謹數日而恕卒氏麻衣冠慟哭斂畢闔戶自經死昔先王于夫婦禮最重故設媒氏掌之凡男女相奔父母不禁與無凶荒喪禍而不用婚姻之令者媒氏皆罰而于舅姑皆沒者必三月廟見始稱來婦若未廟見則不得稱婦未廟見而卒者歸葬于父之黨明乎未成夫婦之道也未成夫婦決死徇夫與守貞而歿世者皆爲禮之過至遷葬者與嫁殤者禮且禁之今氏之歸于恕業知恕患瘵疾將斃矣是與嫁殤奚異卽不然而未廟見亦未成婦道況乎未婚尤爲禮之所略可知雖然先王所制者禮而變通則存乎人從一而終先王言也女惟知從一而禮與非禮不暇計則雖過乎禮與越乎禮

皆不可謂非禮予因論著之以表于墓上必稱女不稱婦者亦以未成婦道不敢拂先王遺意也

盩厔李母彭氏墓表

彭氏盩厔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可從可從少具大志好談兵以勇聞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彭既歸壯士習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每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奈何每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喬年奉命討賊而以西安郡丞孫兆祿監紀軍前兆祿素善壯士欲挾之行壯士語彭彭曰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今急行矣毋以妻子戀壯士躍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抉一齒授彭且拜曰備相憶顧此如見汝夫縱馬去汪喬年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次襄城會闖賊拒左帥偃城距襄只三舍喬年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路進兵三帥不戰遁喬年急與監紀策守襄從監紀後得見壯士奇之未幾天大雨雪城崩賊執喬年喬年大罵不屈死尋執兆祿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奮戈趨救旋投戈急以身翼蔽遂同兆祿死至死猶抱兆祿不解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天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既而曰吾夫死王事目瞑矣吾何悲呼幼子顒泣曰汝父能爲國死忠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闔戶欲自經顒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家貧無以自活鄉嫗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日夜艱苦紡織佐以縫紉易升斗粟如是者數年顒年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耶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慨然有慕古聖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嘗編次觀感錄取王心齋艮周小泉蕙朱光信恕韓樂吾貞夏雲峯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縉諸子之言各載其本末蓋以數子或起商賈或起戍卒鹽丁胥吏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人勸勉又時時向母陳說母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耶自是關中學者莫不尊師交稱爲中孚先生凡四方求見中孚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歎嗟而後

去越幾歲母死葬某鄉人皆指爲彭節母塚會顒奉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康熙十年春顒不遠數千里至毗陵肅拜號泣請文于予予不敢辭爲表于其墓

祭文　哀辭

祭周櫟園先生文

嗚呼先生雖死何憾哉然予自爲諸生讀先生制科文卽思識先生嗣後于友人選中讀先生詩古文嚮往益甚庚子秋赴京兆試至都先生方在請室以嫌不敢入謁第屬友一道姓名亡何予還江南而先生亦奉赦復官吾鄉權儲參議戊申冬余至金陵始謁先生時先生方坐公署視事聞予至倒屣麾吏胥十百人出關門痛飲一日夜次早至予寓予宿醉猶未醒臥不能起先生坐予榻執手談詩文不倦窗外雪高數尺予命沽酒寓僧出茶瓜芋栗以佐杯酌先生屬予作賴古堂藏書記讀畫樓詩筆凍不能作書但口吟三截句越兩月先生至予家予招李研齋龔琅霞諸子共飲

學文堂先生出所鈔古文二十餘篇命予評點兼示賴古堂文選若干卷且曰此選頗嚴古文家不能盡收惟椒峯文最心折序吾選非椒峯不可予謝不敏而先生于次日還金陵庚戌予再至金陵先生已罷官僑居作恕老堂召客飲予其中又一日夜辛亥重九予歸自姑蘇過先生梁溪舟次先生出尺牘結鄰集見贈索予近所作文十數篇向舟中急讀一過時榜人促放舟不可留殊快快不謂遂于此成永訣也能不悲哉昔鮑叔脫管子于囚進之桓公以身下之恩莫大矣及管子既貴未嘗舉以爲言所言者貧時與鮑叔商賈逐什一卒伍所養諸細事豈非人之相感有在死生貴賤之外況文章知己又非商賈逐什一者比故士有千萬人知之不足喜不得一二人知則戚戚然懼此一二人者所爲知己也予于先生殆若是乎猶憶先生過予寓時予正搆蜜都三魏子文百篇有奇評選入文統先生一見大稱賞急命善書十數人鈔錄不遺一字時予已戒舟檥先生以鈔未竟遲予行二日瀕行示書

曰僕思見三子如思椒峯先生好賢之心大略可想見今年三魏子先後主予家意待還江右時過金陵作札爲介以慰先生而先生死矣嗚呼哀哉

祭陸副使文

嘗聞尼父之言人生自古皆有死胡必愴魄而悽神然雖自古有死獨于先生氣鬱結而難伸先生于先子居同里總角締交先生早騰驤皇路先子亦得步先生之後壓憶甲辰春予遊苕霅拜先生像于城南之祠斯時先生方優游林下年齒壯盛胡已廟食乎此邦之人此邦之人無問識與不識至者必摳衣匍匐瞻顧欷歔可知先生之德澤歷久而彌新越一載余客中州驚聞先生訃始而訝繼而疑閱旬日而家人以書告也其信然矣不覺灑涕于大河之濱重趼入都以告先子先子方退食司寇之署聞予言投匕輟食嗚咽久之涙霑乎衣巾命小子炙雞絮酒歸哭先生又恐先生遽上葬不得撫棺慟號因戒夫道路之逡巡吁嗟乎往事如昨忽先子亦棄予小子痛我生之不辰念先生在九泉必思與先子齗齗故交生同事乎詩書今也應共赴脩文之召還望先生致語先子余小子歲時伏臘持饔飧酒漿泣奠東郊之廬亦曾來饗否乎秋夏之與冬春嗚呼余小子將以年來之吉亦營先子宅兆恐不能如令子殫哀盡禮使無憾于吾親君不見橫塘之鄉崇然其墳翼然其碑者非先生窀穸與將千秋百世而不可磨泯嗚呼先生亦可含笑九京之下鑒余微誠來格而來歆

張孝廉哀辭

張孝廉諱壇字步青杭州仁和人曾祖諱濂嘉靖戊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諱杞隆慶庚午舉人父諱蔚然天啟辛酉舉人福安知縣步青曰吾王父以進士起家而吾祖以孝廉終吾父又以孝廉不得已仕生平每以爲歎予小子勉乎哉今　朝廷加意廣清科目自丁酉之後士之懷才負能者皆發憤爲雄由是步青循例入太學越歲庚子果舉孝廉步青幼孤事母盡孝道交

朋友以信能爲詩歌古文名聞于長安時予亦以太學生舉孝廉者竊喜是科之有聞人而予得廁名于其後也辛丑予與步青皆下第還江南所歷名山勝迹步青必停車感慨留之不忍去往往形諸詠歌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氣吾兩人家隔五六百里然離率不半歲至書劄往還一兩月未嘗絕朋友之情未有如吾兩人者丁未步青復下第流涕語予曰吾母老矣思微祿之養而不可得近例復得授廣文吾其仕乎既而拂然曰奈何就此嗚呼而不幸死矣步青母夫人年七十方請長安公卿介辭爲壽得詩文數百篇喜曰吾庶幾藉是歸爲母榮也嗚呼不幸死矣然吾聞步青死之日長安公卿走弔哭泣不絕數日且相與經紀其後事各斂賻若干金挈舟令其奴子扶櫬歸步青其可以無憾矣回思予與步青初舉孝廉時名園高會飲酒歡呼如保定黃愛九甲鼎溧陽史天章唐無爲朱卿山前詔皆意氣相得歡好無閒乃數年以來愛九以訟死天章以嘔血死卿山舉進士未得官死予方歎故交零

落悲從中來不謂今日又哭吾步青也步青已官敎授吾猶稱孝廉者從步青志也

雜著一

記刺船髥者事

梁溪宗人某將之武林旣買舟見髥者獨身刺船偉狀貌目光爍煜射人著犢鼻褌揚揚自得若非刺船者心愕然然操舟甚便利後一女子未笄有殊色不櫛沐坐而辟纑意若鬱鬱不樂某數睨之莫敢問至某地將繫舟有三牛浮沈岸下不得繫髥者怒持牛項痛毆之提牧牛兒擲岸上數步人譁然望見髥者皆辟易去某自此憚髥者已而髥者向市沽酒某竊問女于髥者爲誰平日何爲女悽然不應泣下數行某亟問女曰妾良家女從父母行泖湖夜遇盜殺妾父母掠舟中貲及妾又泣下嗚咽不能言某戰栗莫知所爲色變撫膺曰吾已矣女乃曰方是時妾將自殺髥者忽從蘆葦中躍入舟盡殺羣盜擕妾來曰毋恐汝父母被殺尚有親屬

乎吾當歸之吾不辱汝某曰舟狹何以處女曰自妾入舟髥者常臥篷艪閒雖風雨無所苦不以驚妾其嘗所往來甚衆語刺刺時而仰天或俯畫地亦不知其所云飮酒輒醉叫號久乃散去夜常登高阜望星斗出沒還舟浩歎俯首不悅久之于是髥者至女勿復言髥者微知女言目攝之某意稍安呼髥者其飮大醉問其姓氏弗言已而歎曰嗚呼天哉生我等莫能用使伏匿諱姓名隱忍而就此嗚呼天哉後莫知所之

記兩烈婦事

國初大將軍張某剿寇齊魯閒降其帥某隸之伍南下挐舟載其妻挈以行而令某帥步從行數百里某帥騰踴越水入舟盡殺諸婦人復踴出登岸麾衆降者去張命大索不得于舟尾得二婦未殺稱女兄弟有殊色問其姓不言張曰汝夫已去將安歸吾爲擇舍舍汝待夫來二婦曰夫旣去負罪當不復至妾亦不願居此張曰然則奈何曰死耳命投江不肎張曰願死不入江耶二婦曰如是死固弗願于是出所藏四笥以二授張啟之悉金珠也曰爲我急召荷鋤者旣至畀之二笥令掘土作壙下設氈罽顧視良久仍入舟盛容飾更新衣徐步入壙其少者低徊不遽入謂姉曰如是盜必發我姉起共脫簪珥解所佩服易敝衣衣之且命去氈罽藉以蘆葦畢擕手笑嘻下臥命覆土張憐而止之不可須臾墳崇然觀者皆流涕立石以表其墓予聞齊魯人言某帥本奇男子多能道其行事者

箴

丹陽賀子爲余言族祖指揮公向奉命籍某公家得一怪物狀似竹簏而不可名握之在掌放之則尺而丈而數丈而數十丈繚繞不絕夏月懸室中風颼颼作聲坐人不知有暑嗟乎寒暖者四時之序玆以小物奪其權此其所以爲怪也與風雨寒暑天之所主他不得而竊也生殺予奪君之所主他不得而竊也自某公柄國凡生殺予奪皆不必出自天子何異乎風雨寒暑不必皆出于天

然則怪豈獨在物也哉

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者漢天子嘗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隄彌望緜亘道理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眉眼如畫性閑婉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君揶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無以妾爲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闌飾以珍珠之簾玉鉤銀蒜掩映蕩漾之旁帶陂塘臺榭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窗朱戶閒往往以青眼窺人去其居十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邑邑旣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自

是獨居無聊時有亂烏棲止庭樹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凭高徙倚每于晚煙曉霧細雨斜風未嘗不淚霑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刼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甚柔弱不耐狂暴日就摧折河東君愈憔悴不得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能道河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澹黃衫子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桃姬同居桃姬豔衣麗妝河東君則麤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望之者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手嘗臨水拖綠帬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狠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當舞時或結其帬帶恐其仙去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之君輒解又言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王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予聞君故天上星𦗟偶讁人間故裊裊絕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

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令營中皆呼君爲細君天子入其陣甚寵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君于章臺後敞倣君螺黛法爲婦畫眉嘖嘖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宮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邪聞河東君之姊若妹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蠻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明皇妃

記篙工語

陸子自江右歸舟泊湖口有篙工泣且歎者詰之曰我徽州汪姓也年十五六好鬬父母逐之聞有航海者輒竊家貲往從歷安南日本琉球已大困歸時流賊燒鳳陽陵圖南下遂渡江走賊所隸羅汝才部已更隸李自成自成與諸部約先破會城者帝聞獻賊破襄陽乃急攻開封謀借號開封城堅磐石大如屋不可攻藩府暨諸大商日夜具壺飧勞守陴者故守愈嚴賊鑿城下入四五丈皆石不可穿置礮穴中數十處火發燄反激殺賊萬餘三大王者自成叔也告自成不可拔狀且野無所掠以人爲糧不如舍自成怒斬之旦日督兵三十萬期日中登城過期部首皆斬城上伏弩中自成左目久之始甦斬將軍以下數百人今相傳李賊爲左良玉射中目謬也將掠歸德東走闖河上有百歲翁李老善計問之李曰泰得上策賊悟遂掘朱家寨口一夕沒八縣賊溺死萬餘盡走山麓水薄城三日始陷時崇禎壬午九月十五日世傳推官黃澍決黃河尤謬水稍殺自成率兵數十萬塞決口三日隄成宋企郊曰甲子五星聚張分野南陽府汴不可都當在南陽建號應天象至南陽城無一人走襄陽久之決計入秦時孫督師傳庭將兵四萬守潼關甚銳弩射皆百五十步鏃長五六寸所遇貫甲賊先驅兵五萬至潼關督師出數千人逆戰某與義兄弟四十八人衝鋒存者止四人賊大奔督師不追賊亦不敢攻聞有中官促戰督師不得已出關賊分十八部大者三萬小萬餘迭進迭退督師不得

收兵兩晝夜兵潰賊入關某久有去志因與三人閒走數日不得食殺馬食入少林寺爲頭陀乙酉聞史閣部開府淮揚往投之忽南都陷乞食江上因爲篙工某雖爲賊未嘗妄殺故得不死言已復泣已而莫知所往

大雅堂紀事

大雅堂者梁溪故雷州太守顧某居也予過之見堂三楹破漏不蔽風雨梁木將頹以數木支之糞土委積犬豕日遊處人不敢止足側有數椽其孫某居之然觀其制度之崇翼丹堊彩繪之迹隱隱可覩庭下朱闌石砌雖已傾毀而其位置之妙花木森挺其閒里之老人尚能言之昔之居是堂者何其盛也或曰太守際明極盛時禁網疏闊適宦濱海貨物珍貝之所聚宦橐頗豐故得縱其貲而爲居或曰太守死不二十年子孫終窶至不能葺先人之室聽其隳廢嗟乎何遽至于是或其子孫有以致之也或又曰否予且爲太守慰吾梁溪俗以門第相誇尚朝貴而夕華其屋者比比

也使此堂一如盛時不知已幾易姓顧氏子孫尚得而守之邪則雖日就墮廢而太守之心未必不反以自慰余聞其言悚然以爲足以警世因與友徘徊堂下顧瞻三太息述其言紀之

記劉叟邊力士事

劉叟少居涿州習射一矢發後有老翁歎息叟曰翁見某射有不足邪翁曰我里正李鷙也少爲盜瀕死者數中表兄郝孝廉精數學一日逐急郝曰若東往伏一橋下橋半圮有穴可仰視追者過西還如其言得脫他日又事發郝曰南去某郵有老嫗戶將闔土坑上然一燈左還一盎漚庥可乞覆若盎下如言又得脫踰年郝患疾不起語余曰後誰脫若者盍改圖予翻然折弓矢學爲善人數年里人以予爲里正又獻歙曰予在馬上縱橫十餘年得惡名然未嘗殺人今年老無事爲吾甥守視禾稼戲作蘆弓蒿矢以禦鳥雀意驚之而已奈不能不中何因與論射竟日叟自此矢不虛發邊固者以拳勇聞人呼邊力士周行塞下鮮與抗者一日夜行

某地或擊之無語復擊叱曰誰戲乃公者奮力與鬬比歸拳筋畢露命子弟追之周索無有獨草間一石人血斑斑被體猶溼歸語邊邊曰天其亡我乎果卒先是邊少無賴途遇一美婦隨行婦回睇而笑如是者再邊心動漸行入深山中婦折道旁樹枝成兩杖以一授邊曰能勝我與若成夫婦往來衝突邊漸不支婦曰識之識之忽不見邊由是勇無敵

記某牧入覲事

一牧入覲挾兩壯士俱一善彈丸一善劒羣盜尾行數日習知二人技將至涿州縱馬行遇一市兒挾之跨以馬授弓矢曰塵起處當有人來來則汝大聲命發矢然汝慎勿發未幾牧至市兒如言壯士張皇連彈十數丸盜引弓射殺彈者佩劒者不知所爲牧下與曰止止弗傷人盜曰與我千金既與復曰再與一大鏹盜呼市兒與大鏹策馬去市兒竊念終年謀利未嘗得一鏹今所獲邊爾顧弓馬尚在復追及牧牧曰適已與若何又至曰要君貂裘牧心疑曰試射我與中郎與市兒竟不能執弓從者競擊墜馬大鏹猶在因語曰汝去則已矣貪故至此行人聞而竊笑曰嘻牧固廉者哉

記何推官事

何公棟如無錫人中萬歷間進士授襄陽推官時內監陳奉奉旨開鑛流毒襄陽諸郡縣公病之提學某歲試襄陽儒學諸生奉遣小璫突入試院挾諸生二人出提學側目無如何公途遇叱曰今日歲試乃朝廷大事汝等何得妄爲即詣奉切責髮衝冠斂五指欲得當奉曰煩君鞫之耳命璫二十人擁二生去公返署叱縛諸璫杖之立斃奉怒疏糾公神宗時朝政叢脞疏入經年旨不下故公得無恙巡撫計以杯酒釋其事公密諭平日受害人飽食各攜一布囊隨往皆不解遂多至千人而奉亦以三百人自衛席閒公語稍侵奉巡撫目攝公已而奉不能忍公推案起呼左右人撲之聲震天地立死二百餘人餘皆糜爛殘肢體三百人無一脫者命

出布囊囊其屍把酒向江頭狂飲大呼擲布囊立盡奉以巡撫力救得不死然已身無完肉臂折兩目腫不能仰視公隨自以檻車就道距京五百里而緹騎至詔下獄踰五年奉赦出願立邊功以報不殺詔赴某總督軍前監紀公建用兵策不納遂相牴牾某復糾公下獄又踰五年出

記金陵范希民事

金陵范希民者世隸教坊嘗流涕而語予人曰予本遜國忠臣台州黃公希范後范其變姓也我公以明經起家建文時官徽州太守靖難兵入金川門方黃諸公皆抗節不屈被慘禍時公斂兵守徽州已而靖難兵薄城下度不可支大罵不絕墜城死二子能藝殉焉幼子寅方七歲同幼女發隸教坊子孫諱之遂以公名爲姓迄今教坊有台州巷其遺迹也言罷又泣曰先朝時屢謀脫籍有司莫肎白其事至　本朝始獲免嘐川陸子聞之歎曰昔明太祖方定金陵即褎忠節如元臣余闕死安慶詔贈官立祠致祭他日

復讎危素守其祠以媿之其時人臣以忠義相激勸故一傳至遜國遂有殺身赤族而不悔者而黃公復抗節孤城以死至子孫僇辱不遑恤文皇摧挫忠義之氣已極士大夫惴惴畏禍以全軀保妻子為得計其後土木之變遂無一人殉國至闖賊犯京師死事者亦寥寥僅見不逮遜國遠甚若郡縣率多望風迎附如黃公者指不一二屈嗚呼豈無自而然歟然則教坊一事實明一代之恥非特君一姓僇辱為足悲也余聞其言悚然遂記之

記募收骸骨事

京師寂照寺旁隙地百畝浙江柴道人建義塚收埋無主屍骨及暴露棺槥遺骸日令僧奔走道路見則擔拾輦赴下至狗馬之屬亦勿遺每歲擇期焚瘞豎碑以記月日碑纍纍然山陰胡忘菴先生復念僧足恐有未徧廣其法有致人骨至者給錢若干致嬰兒骸至者給錢若干于是人皆踴躍為之每月骸骨積不可勝計又念費用浩繁力有不繼募好義者計日分董其事一時相率為善

者自公卿大夫而下至庶民若干人皆書于籍嗚呼古人葬則銘其骸示莫可混今以四方雜流異業之人錯然以處其生也莫不有欲為之志竟遠焉以死死且不能掩其骼庶幾得兩公者差足慰于荒煙蔓草間然亦重可悲矣予謂是舉也有三善掩骼埋胔合古先王之教一也貧而無業者賴擔拾以自給二也怵惕惻隱人人所同有以倡之則感而思奮三也遂喜而記其事

記虎

搏虎者以巨絙為網虎觸絙怒一躍過眾不敢偪執弓矢遙伺之虎跳擲越數絙來已復逐跳躑如故已而力漸疲竟以兵刺之虎斃夫絙之設距地高或至丈向虎俛首行終莫可制乃竟不能屈抑以脫禍也一虎踞山鄉人環而攻一人以為可情語也排眾前立向虎再拜曰盍速去將不利于若語未畢虎奮攫傷其半體死一虎臥湖灘斷行旅數日郜民駕船過漸近虎虎虓吼渡湖將及舟舟子持篙力擊之折其尾沈水死嗚呼用其短而失其所恃雖虎之威猶敗哉

紀孫知縣事

孫振先字光裕泗州人國初署武進縣時署府事宗灝貪殘暴虐縉紳富民中以事立置死地籍其家不可勝數人心洶洶怨毒之聲盈耳灝恐時　豫王率兵攻江陰暫駐武邑灝嘗曰　以行吾志矣請曰常民亂形已萌不速屠立叛　王從其言將發兵振先急入辨誣叩頭流涕願以身保民灝怒揮左右毆之振先伏地無異詞舊守郭嘉肩都督馮可宗適至皆言振先之言是協請得免常民數千萬人遮道泣謝振先解衣帶示人血淋漓肢體無完膚灝銜之無何斥之去

紀六烈婦事

徐安遠武進諸生明末挈家避亂洞庭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俱叔美遭賊兵破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死蕙香睇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

辱不從拷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引頸自斷其喉賊歎曰眞烈婦也命懸其頭梛樹相率羅拜去

宗氏邑諸生須成孫妾年少有姿嫡死撫嫡子如已出成孫因弟禍及氏恐被辱即整衣笄欲赴井而捕役踵至氏紿曰吾有私蓄可簡畀爾役縱之急躍入井死時酷暑家人遠適旬日後出其屍面色如生時笄髮不亂

新塘鄉曹昌女嫁無錫朱承宇為妻承宇病篤氏割臂肉以療人無知者及承宇死其弟甫利案傭聘金屢偪嫁不從甫奪其懷中兒擲地幾斃氏佯許之曰但須一見吾姊耳甫喜氏一日夜取兒女衣裳補綴浣濯畢攜詣姊家曰叔迫改嫁不得已聽之特不能纍纍然抱兒女去作新婦故以累吾姊俟三日後取歸慎毋與吾叔姊意頗不悅而漫許之氏欲別顧兒女若痛割不可忍姊曰三日耳何悲也氏歸拜夫墓號哭暮始入門而娶者已至遂自經死姊聞攜其子女往視目猶注視姊姊撫尸長慟許養其子女目乃

瞑而左臂有刀瘡未愈凝血尚殷紅

橫林鎮農家女朱氏嫁李某生一女不數年李瘵死伯欲嫁氏氏斷髮毀容自誓伯復强氏積薪自繞抱女坐其上火發鄰人驚救護乃寢踰數年氏女十齡里人薛某計攫之勢迫氏跟蹌搴女出投之河越日撈其屍母子猶抱不解

馬蹟山孟元卿年未三十死妻李氏捐軀殉者三皆救免一日白姑曰姑在婦不宜死然婦少一旦冒陵犯死且不白姑愛婦俾早從郎君地下姑知志不可奪不得已聽之氏櫛沐整衣拜向姑再拜姑挽之氏絕袖急闔戶自經死氏自經時日將晡姑倚戶外以耳附壁聞嗌嗌有聲嚙指出血浹汗不敢張目視時年二十七

紀吳孝女兆麟事

吳孝女名兆麟武進吳治復女明末治復挈女避居魏邨闖治復歎曰欲行不能欲死不得盍慮女之無依也女聞曰世變方殷女貞難保久決計自盡恐傷親心敢以弱息累父治復作臨流自弔

詩女曰大人將赴波濤晨昏寂寞兒願裹巾櫛從治復壯之賦別世詩有父子同歸萬里流之句吟罷投江女一躍隨之治復救甦而兆麟死治復弔之曰吁嗟兆麟汝伴父死父棄汝生重泉相見實愧我心聞者哀之而治復卒死

記武進三孝子事

夏序功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羣盜同里某乘閒殺之序功尚幼擗踊哭泣不欲生既長出入恆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讐善毋亟歎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讐其飲酒肆誘大醉扶掖行途閒以錐刺殺之投其屍于河序功即投獄不食死李貞字維闇襁褓喪父母織絍教育之母病年餘貞醫禱罄衣資及卒鬻妻以備棺衾里中義士稍資之得贖妻而鬻妻者以孝感卒不犯陳陞字省涵父望軒明隆萬閒論戍者例用富民押解有巨惡戍黔奸胥與望軒隙誣令繫之其時解役中途往往被戍者殺故人多賄脫望軒計無所出將自盡陞長跽云父年邁安能役遠

昔緹縈女子猶上書贖父刑況陞男子毅然請代父行令不許哀請乃得代或語遠行無貲韋某某當可佽助陞曰吾爲父死則死耳何忍累人遂行

記王台輔事

王台輔邳州人太學生嘗冠高冠博帶步履整齊不亂里中人笑之甲申國變以死誓復徧告里中人曰吾生也與哉吾死矣里中人益笑之閱數月台輔固未死也里中人又大笑台輔鬨之曰吾家有餘粟故國粟也不忍遺人吾食盡乃死一日向里中人曰粟盡矣可以死遂駕小車上載生平所讀書數百卷酒數升刀如環者一一奴子御之去邳五十里至象山謂御者曰止勿行遂登山之巔里中人多從之猶竊笑不止而其友某則設酒醴生祭台輔台輔端坐受祭三奠爵三飲起謝里中人曰從此別矣聳身以刀斷喉死里中人向竊笑者皆戰慄舌撟不能下旋大哭聲震陵谷中死後二日有一僧至山撫其屍大笑曰死矣乎在此山邪數日

後睢甯石屋寺忽有僧自外至仰天長歎死佛殿中人爭視之則象山大笑王台輔死者也卒不識其爲何人

記仲立事

仲立字符公山東曲阜人爲仲夫子後裔爲人任俠好擊劍弄丸蓄駿馬日馳二百里與同里汪弘仁善弘仁家貧教授里中兒糊口不給立佐之以爲常弘仁有子雲生八歲出亡爲人奴立廉得之歸弘仁未幾復背父出既長變姓名得官擁車騎過里門覲故背目攝之而不歸省其父立勃然怒曰是焉得爲人子乎又二年而弘仁死雲聞亦不顧立益怒誓殺之然以母在不敢輕出門後母死曰今可以行吾志矣遂往雲官所冠黃冠請見隱諷之不悟已爲雲通姓名且言其父死故雲曰某世居陽城非曲阜籍老父已迎養至署何言也有頃一老者出曰吾兒孝養備至老夫健飯未死也立審其音類吳語不盡解旁有一奴子叉手匿笑不止立益怒眼瞬瞬光射雲亟取袖中丸擊之中左目雲抱頭環柱走立

扼其項至地數卒羣起逐立拔所佩劍殺一卒羣卒駭散立罵曰爾不父而父他人父吾取爾頭歸祭爾父以洩爾父恨于九泉也遂殺之囊其頭躍馬去追者莫能及之

記垢仙事

蘇州甫橋夜臥一乞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吳人胡姓然莫可考日則乞食闤闠閒夜則臥橋上裸形霜雪不改人以其類狗也戲呼狗仙所至不妄乞或向市肆索一物是日肆輒獲奇羨他肆故招之不顧也手嘗弄圜府錢十餘枚肉好爛然若摩漫人以他錢易輒易之而故所弄錢自若人奇之狀豐腯縮項閉息語格格不吐時蓬頭鬅鬙時以壯髮覆其背及尻時繫敝袴塵土積面上終日不沐人莫敢近故又呼垢仙嘗語人曰若以我爲垢乎世之人內汙而外示潔者于我何如又曰我誠乞者爾輩皇皇然雞鳴而過吾前者非乞乎夜忽有人截其髮持袴去越日死矣先是橋側有醫某嘗夜分穴隙瞰之垢仙地臥一瓢挂壁閒瓢中酒瀰瀰丈許

奔注口中醫大驚醫又言垢仙乞得豬臛嘗與予共啖閒嘗吞吐一物碧色如彈丸或又言垢仙死之日有見其躚躚出城莫知所往

雜著二

擬天體策問

問古帝欽若昊天授時正歷以熙庶績以釐百工悉由于此故璇璣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玉衡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求端于天者爲甚詳也然非先測乎天體而欲定七政之度數次舍進退順逆雖容成撓首不能無差古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迨後安天之論全祖宣夜而穹天則祖蓋天而小變之昕天則反蓋天而實同之皆與渾天剌謬但舜之璣衡渾天儀也而蓋天之儀製自黃帝周髀之術用于周公似難與郄萌所傳宣夜之言絜爲斥黜豈聖人之觀天亦有不同歟渾天家言天形圓如彈丸地處其中天包其外周旋無端視天體旁轉日月旁旋之說大相徑庭術家理家俱以爲確而北史所載信都芳四術周髀宗序又云渾天覆觀蓋天仰觀仰覆雖殊大歸是一其故何歟且言渾天者必先定極星出地三十六度爲北極所在入地三十六度爲南極所在北極稍偏于北南極稍偏于南知蓋天以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非矣乃考亭謂嵩山是地中非天中蔡氏書傳又謂嵩高當天地之中其異同不可得而參歟至于許蓋天者以如磨左行之說周圜平轉則非而日月右行則是不知蓋天所謂左旋右行仍作周圜平轉無可從者特渾天家之言七政或謂逆天右旋或謂隨天左旋者爲同爲異將何去而何從歟我　皇上法天行健則天垂象凡所以垂戒人君者知無不謹察灾祥所用西洋歷法日月東西及本動帶動之說與渾天舊說相符若十二重天則書傳未載揆之于古亦有互相發明者歟爾多士謹讀律令自不敢私習天文其據理家言以對

擬星野策問

問帝王欽若昊天察災祥于象緯必以分野驗之在天成象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成形爲十二國十二州由來相配也第周禮大司徒言分土而不言所應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土而不言所辨何星二鄭釋經始謂各有繫屬後又詳分度數以應郡國而相配之理卒未有明言之者周得歲而王越得歲而不可伐熒惑守心而宋景禳實沈爲祟而晉侯殃歲淫玄枵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辰梓慎知宋之將失左國之說鑿然無疑而考其方位則南北東西各不相合周宅中而何以應在南之鶉火齊衛東而何以應在北之玄枵娵訾魯東而何以應西之降婁吳越南而何以應北之星紀壽星東而鄭不東大梁西而趙不西觜無西而東北爲魏井鬼西南而西北爲秦此皆不可以理曉者後人求其說而不得羣議紛紜有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而國屬焉者若問以分封之有先後則其說窮有謂高辛之子主參閼伯之墟主辰以列國主祀之耑而屬焉者若問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則其說

又窮此昔人之已辨者也至有指天市垣列星所屬之分而言者昔人未之辨焉今茍以其說爲然則右樞之鄭不宜隔周秦而與韓同分左樞之徐不宜先吳越齊衛而次朱並列有謂山河兩限視天漢之升降而不係列國并謂北極天首而體與背反負山海而致差者昔人亦未之辨焉果若所云又不宜復以四方之宿并中宮軒轅分主五行之位分直五帝之墟而截然齊整是則分星分野驗其占則無可疑求其理則絲無可信歎天之精氣結于中而爲地地之精氣發于天而爲星辰蹤無絕不相關之理邇者上天譬戒彗星所歷自翼軫至奎凡十三宿　皇上特諭臣工共爲修省若欲因象緯以察災祥舍分野無自二三子折衷羣說以備天官之采焉

記錢塘于生三世事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偕同學蔡生者排戶偶

窺見其兩腋閒肌寸許左冢右蛇冢蹙而蚴蛇蟠蟠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冢甚惛其生旣就死梃梃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猶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閒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騾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肇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眾駭譁聞其子器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茍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于誅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嘗書此文質之

記唐縣孝子謝萬程事

謝孝子萬程南陽唐縣人妻李產于楚父儀爲邑庠生家故貧萬程夫婦耕織供滫瀡稱孝儀死不能斂夫婦號泣擗踊畚衣皿買棺斂之力不能葬萬程時時目其妻泣若有言格格不吐已而語未竟又大哭李曰妾知之矣請鬻妾身以營葬于是相抱持又哭而子俊娃生五閱月方奉毋衣覆乘乳哺夫婦相顧則又大哭失聲鄰材董官店王全者有子生七歲被冦掠棄鄉道路其翁嫗撫養爲子由是全遂撫子萬程遂以李鬻爲妾得二十四金以葬李旣歸全泣告曰妾生秀才家知禮義夫以葬翁故鬻妾願全妾節全憐之而全子向被掠者適歸　朝廷重逃人律全兒疑之恐其累已愬于南陽郡丞張三異張廉其實令李仍歸萬程給全金如數全不受且佽助之去吾友葉埋菴悉其事于南陽佔客欲爲謝孝子立傳語予予喜而紀之

記楊行甫高仁禎施粥事

甲辰秋江浙罷兵還旗舟過吾邑用民夫三萬有奇當兵未過前數日郭外上下百里郵落皆塞戶絕煙火民夫挽繂饑渴頫死無告獄卒復以杖抶其後血肉淋漓道途復風雨驟至哀號聲相聞死病常什二三橫山民楊行甫憫之倡設粥于中道而高仁禎以荷擔之徒敝衣不掩脛罄瓶粟三斗五升盡佐釜鬻又脫鉏破柄以給薪謂妻李曰來日食姑再計也予聞之歎曰異哉仁禎之斗粟固相倚爲命者也乃視妻李不之恤皇皇焉惟他人是謀豈所謂從井救人者乎雖然怵惕惻隱之心每發于俄頃之際仁禎以爲吾雖無來日食猶得以荷擔之身優游而計之彼枵腹者更驅之百十里其氣必竭而獄卒又從而迫之必至麋爛以死稍遲回顧慮則不能有濟于人嗟乎孰謂愚民一念遂與仁人君子用心

無異哉吾見當家大族千倉萬箱者未聞出升斗粟以急人急遂使好義之名鄉里兩細民居之是亦細民之幸也夫

記犬

吾郡南郭溥惠菴僧復明嘗言順治辛卯冬有吳興客舟過偶遺一犬犬晝夜守故處時時引頸望餓則水飲未嘗搖尾乞憐于人僧怪之投之食而里中人亦爭投之初有腹瀕育一入鄒氏廁再宿一往視尋棄不復顧守故處如初歷一年又五閱月而客舟再過遂踴躍登舟去予聞之曰異哉事一主而無二心歷十有七月而守不變棄所生而不之顧可謂忠矣孟子語告子以人性犬性為別今犬能如是與人性將毋同吁人毋反遜兆若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六

學文堂詩集序

嘗以畫喻詩矣今夫畫之所以絢爛者惟其邱壑層疊氣運生動煙雲靈活耳誠能如是第以水墨爲之斯爲絢爛之極矣苟其反是雖煌煌金碧徒見其枯槁不韻使觀者欲嘔豈得謂之絢爛哉乃今之爲詩者多以金碧爲絢爛而置水墨于不講甚至按之全無畫理而徒恃其金碧噫亦已過矣今冬偶過毗陵幾可謂失足而獨喜與椒峯陳先生言詩余持論如此椒峯以爲有當于心因得讀椒峯近詩則又有當于余心何則蓋如椒峯之絢爛方之畫家固講求水墨而不徒以金碧一派當之者也雖然金碧何足患吾見古之大家高手嘗偶爲金碧卽金碧亦足以傳今之爲水墨者非乏人亦復庸庸不足數然則所以絢爛之故將并不在于水墨况金碧乎椒峯深知之故其所爲詩原本古學而又未嘗不獨暢其才情其尤可貴者篇中往往見骨鯁之談與傲儻之聲譬之畫中平遠忽見奇峯突兀畫中蔥蒨忽見蒼松古檜拔地插天如

是以爲絢爛所謂魏玄成之嫵媚世之爲金碧者可不廢然而返哉余故倚舷而題其端亦以歎今之爲詩者也黃州杜濬于皇撰

論詩者必首三百篇其次唐杜少陵旣已人人知之人人規摹擬似之矣余獨以爲才難旣有其才矣風雅頌之異其體興比賦之殊其義感懷弔古登臨行役紀述燕勞贈答之各有其情思皆能得其自然之音響節族秩整不紛亂尤難陳椒峯先生聞吾言而樂之相與往復論說椒峯之言曰信哉詩之難也不博稽古今之圖史載籍不能詩不周知天地山川陰陽律度日月星辰人物事爲之蕃變不能詩不經行關塞江河舟車裘葛曠覽煙雲草木魚鳥不能詩不閱歷浮沈顯晦榮華知遇流離憔悴不能詩是說也余尤樂稱之椒峯之說以學吾之說以識非學無識非識無學椒峯與吾議論交相發也椒峯少年天才飆發家世貴顯多藏書亂離之後舊時卷帙散失獨其家完好如故椒峯因得盡發其所藏反覆究讀凡事之見于紀載者雖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故其爲詩

一出而爲蒼莽浩蕩之音其後流連吳越齊魯泰山黃河燕磯金焦驚濤駭浪北遊長安宮闕車馬臺觀氣象肅穆胸懷開朗賁爵軒豁呈露則其爲詩又出而爲沈雄春雅之音最後兩射策南宮不第道途羈旅飢渴宵行見月風霜冰雪少時所讀國風大小雅懷人寄遠憂時憫俗之篇以及少陵睠懷宗國每飯不忘君父之意感動觸發于詩則其爲詩又直寫胸臆往往累數百言其音一歸于沈鬱頓挫疏密曲折盡致庶幾古人溫柔敦厚之旨余嘗與王貽上董文友論椒峯之詩以爲椒峯年未三十其才氣雄放固宜不應意思安雅沈練遽至此及觀椒峯論詩然後知椒峯之致此皆以漸而其學其識亦由此而深也椒峯又爲余言子所謂自然音響節族此語似不易到余謂椒峯先生殆已能之特不自知耳古人教人以繩墨法度豈有蹤迹可尋求乎先生歸而讀三百篇之詩與少陵之詩又自讀所爲詩可八九得也余無以敘椒峯卽以余之論詩與椒峯之論詩者敘之如此全州謝良奇石臞撰

客歲浪走長安今夏還里鞭弭甫脫卽就話椒峯齋椒峯方刻其學文堂集凡數十卷曰爲余序之余以詩道之于今日正盛衰倚伏之際也明神熹之閒士子蚤歲受書風雨咿唔耑事帖誦期以取科第爲鄉里交遊光寵足矣閒有學爲詩歌古文詞者父兄誼友或誚讓之今則少年搖筆斐然自喜類不甘僅爲制舉之文人人爭欲爲詩大約剽竊模擬者多而濬發性靈者少故今日之所以盛今日之所以衰也猶憶庚寅辛卯閒余與文友訂士公阮卓人介倉椒峯諸子肇舉社事以古學相勉旁及詩歌椒峯年未弱冠英氣咄咄偪人每一篇出同人皆斂手避之今文友訂士中年殂謝諸子或出或處類皆意氣頹敗而余尤白髮種種老病支離而椒峯所就遂如此噫何可畏也昔南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治軍旅內外諮稟求訴百端目覽手書耳聽口荅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校定墳籍椒峯少有大志其于天文地誌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而賓客輻輳應酬旁

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而發揮性情跌宕風雅曾不踰時裒然成集竊比于穆之庶幾近是椒峯大父中丞公當寇賊擾攘之時保障全楚楚人始得保其父母妻子至今尸祝不衰尊人郎公先生余嘗共事西曹見其忠厚惻怛每于人之死地而求其生諺云根之深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奕椒峯以不世出之才而濟以世德之厚年少登朝出其生平所講求者起而措諸事業成大名顯當世固不在乎區區文章之間然而文章之于天下實非細故當今 聖天子治定功成必須一代大手筆作爲詩歌黼黻廊廟將以鏗鏘金石之音挽世之靡靡者而振起之則椒峯其人乎時康熙壬子八月朔三日書于溪邊小閣同里黃禾艾菴譔

劉勰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披文載質非獨才思使然也卽功業之廣狹福命之豐嗇皆應之是以郊島坎坷而許燕榮遇揆其心聲枯菀別爲吾毗陵諸君子騷壇互建久噪雞林椒峯復以龍

跳虎臥之才雄視同輩其大父大中丞鹿菴先生暨尊人比部郎公皆以古學名椒峯淵源家教窮探典籍每當論文對酒與諸君子闘題拈韻更唱迭和其較其毫釐分寸刻燭扣鉢累紙連篇莫不躡錢劉歷元白而直躋少陵以上葢所爲宏筆之儒國之風雅矣余與椒峯居隔一垣稔椒峯之爲人不獨詩文足以不朽且克敦孝道爲不可及比部公罹難時椒峯纔八九歲卽號呼于當事之庭卒得脫母夫人嘗患疾椒峯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時時泣不出聲余從隔垣窺之歎服不置己亥春江南有海寇之變時令弟弢仲病危急椒峯日同當事登城陴策戰守夜卽至令弟榻左右共寢手調湯藥達旦不寐母夫人方避居郊外椒峯每日必走報曰今日弟病差愈矣葢唯恐母懷懸懸也椒峯孝友根于天性大率如此詩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所爲作椒峯當之信無忝哉椒峯向刻有映山堂詩集宛陵遊草公車草今合訂若干卷名學文堂集序記書傳碑銘論議說解之屬莫不犂然畢備序之者已多余托親串尤不能已于一言且以爲讀椒峯詩者宜知椒峯之爲人嘗葢以余爲知言是爲序同里巢震林兼山譔

每覽南史瑯琊王氏自過江以來人人有集至七十餘家徘徊咀賞竊歎爲江表門風之盛無踰此者嘉隆以來姿制歇絕世族溺榮華之途小儒振章句之學家有俊民麤具音辭歌謠詞賦略能上口或雅有措作裒錄一集親懿見之輒兒嘅疾走以爲此敗類之夫而不祥之器未嘗不擬爲胡粉剃面搔頭弄姿輕華猥薄之流也私計來者此事便已遁來士子陶冶性靈闡味風旨吳越一區材智輩出有不讀華林七略諸書者則宗黨羞之有不能爲東晉清談暨南朝豔曲者清狂不慧之子則父母閔而詘之葢文采風流官家未有匹婦之致亞于諠夫以今視昔庶幾黃初天監之初年乎今年余以棘人忱頓讀書家弟椒峯東園文友董子亦以讀禮暇時時過從與吾兩人言詩無何椒峯學文堂初集先成樂府選體歌行以至五七言近體絕句共若干卷余覽其全集大約

崔㥄沈悱以上人規模曹謝掩映江鮑綜舊哲匠自命作者余宗獲此固向者過江諸王所不及也椒峯家世華要意氣高壯葢崇禎時叔祖大中丞公開府荆楚上流異軍蒼頭斬馘白馬黑山以萬萬計旣已給鼓吹歸本州而叔郎公又以通明英博之略爲輿朝豹尾近臣椒峯卽籍貴遊珥貂蟬亦宜作景宗兢病之詞擅徐陵雜曲之體況又夙工楊梅之對天性雕朗貫洽百代者乎余與文友神思危慼魂魄哀激謳吟趨豔秋冬氣多放廢之人又不自知日暮矣以觀學文堂一集獨步東南相去奚啻蓰檻哉是爲序

兄維崧其年撰

學文堂詩集序

學文堂詩集目錄

卷一　古樂府　八十一首

戰城南
有所思
上之回
將進酒
芳樹
石流
東門行
西門行
妾薄命
豔歌何嘗行
婕妤怨

輕薄篇
行路難十首
鬬鷄篇
白馬篇
名都篇
美女篇
紫騮馬歌辭二首
五雜組
讀曲歌八首
子夜四時歌四首
春歌　夏歌　秋歌　冬歌
子夜歌三首
歡聞歌
歡聞變歌
懊儂歌
孟珠
江臯曲
企喻歌
瑯琊王歌辭二首
折楊柳歌二首
幽州馬客吟歌辭
猛虎辭
河子歌
自君之出矣三首
陌上桑
關山月
黃竹子歌
黃鵠曲

來羅田
那呵灘曲
雙行纏曲
白附鳩
襄陽樂
陽翟新聲
踢銅蹄歌
隴頭歌辭
前溪歌
高陽樂人歌
捉搦歌
大子夜歌
子夜警歌
子夜變歌

莫愁樂
估客樂
三洲歌

五言古　八十二首

贈別
送友渡江之揚州三首
夜飲開封錢刺史署中
詠懷六首
酬巢正君秋日見懷
遠歸
京口道中
閏三月三日登北固山望大江作
遊夾山竹林寺
題江陰睢陽廟

題延陵季子祠
不寐
癸丑公車舟中拜別家大人
別湯谷賓
與趙秋水
登萬歲樓同鄒程郇賦
渡黃河
登固眞山
曹城悵望
杜家嶺用少陵積草嶺韻
和王吏部壁間韻二首
擬後雜體詩三十首
謝吏部朓郊遊　王寍朔融古意　江記室淹望秋
梁簡文帝納涼　梁元帝從軍　沈特進約望春
陶隱居弘景山居　范僕射雲贈友　邱中郎遲征怨
柳吳興惲擣衣　任中丞昉涉江　庾度支肩吾望月
劉府子孝威望雨　劉祕書孝綽詠蝶　劉豫章潛閨思
王詹事筠詠桐　何水曹遜畫屏　吳朝請均述懷
陳後主叔寶獨酌　徐僕射陵詠舞　沈侍中炯自傷
張散騎正見遊獵　江僕射總羈思　庾開府信遊山
邢特進邵傷志　魏特進收秋晏　王司空襃詠馬
隋煬帝詠鷹　盧武陽思道贈別　薛司隸道衡山亭
壽鄒母六秩兼示程郇
別松江徐安士表弟
述懷
冬至夜客居偶用謝宣城韻二首
途遇鄉人入都有贈
春暮用王寍朔寒晚韻
登龍沙寺西閣贈介上人同琨霞文友
雜興
偶成
寓報國寺
癸丑元旦述懷

吳伯成大令招飲聽梧軒同余澹心殳山夫綦酉仙稽酉山卽席限韻十首

七言古　四十三首

秉風晚過嘉興思登煙雨樓不得悵然有作
湖州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歌
趙子昂畫壁歌
秦山出雲歌
徂徠山歌
憶吳江趙生綖索
滕王閣
贈郭學博
小虎詞效樂天體有引
賣解歌有引
白溝行

登君山
綺山
過秦望山
梁氏園觀女劇歌卽席同沈康臣顔修來汪蛟門諸同年賦
贈同年申檢討隨叔
南武山歌
高唐行
河間道中偶成七歌
太白樓對雪歌有引
君不見與楊生
孫處士歌送無言歸黃山在畢載積刺史席間同諸子賦
定陶行
高淯湖買魚歌
家藏董字歌

琴魚歌
短歌和王西樵吏部題壁
沈石田畫江南春色圖歌天津舟中爲曾峨嵋作
廢苑行有引
爲高少宰念東先生題文衡山溪山積雪圖同家撝謙賦
渡靖江放歌
可歎
胥江行有引
同友賦得寒衣處處催刀尺
青州行有引
登半塘寺高閣
過吳江憶前人楓落吳江冷之句率爾成歌
吳山觀飛來石歌
卷二

五言律一　一百四十四首
初霽渡江
過金山
同友登京口避風館高閣望江題壁三首
久雨喜霽舟中同歸元恭限韻
蔣翬舟中遣興同頊霞用工部秋野韻五首
秋杪同頊霞偶過蔣翬賀氏廢圃有感用工部江邨韻五首
秋日楊青巖招飲近園用杜韻二首
霧
丹陽夜飲劉先生署中
訪蔣冷生
寒食江口别弟二首
京口寄內
將抵寶應遇大風頗險有歎

黃河三首
柳林閘
分水廟
過楊東起故宅有感二首
答甄仲震二首
送梵輝上人赴友人約
重登太白酒樓題壁二首
過南池憶昔與汪處㠶同遊悵然有作
題旅店壁
陶邱假宿何氏荒園
白楊
鴈
晚賀繼登刺史徇難曷中
將至狠山屯晚宿郵舍

山行
嘉祥郭外同庚峯叔晚眺高閣
客夜
晚眺
盧別駕索詩爲別兼承分俸賦謝此詩
曉起
再過濟寧馬上口占
殘雪
寄家書因示鄉人
沙
燈
月
東裝
汶上訪路子復留宿齋中四首

客夜閻邸報得韓刑部聖秋凶問二首
登東平城晚眺
在平
過德州二十里鋪示同行會稽吳丈
望景州塔
白溝河晚眺二首
小米
即事
雪
又雪
晚晴野步
馬上
寄弟十首
夢家二首

盧溝橋
十二月十五夜望月二首
家叔寅周哀辭十首
守歲二首
盆梅二首
病中謝友人枉顧
燕邸見探春花
方侍御作楊柳圖索題
許傅舟置酒爲別席上同方邵邨顧華峯
查給諫王望枉送都亭
出都二首
邵邨華峯見和前詩賦此酬贈二首
春牛
春雪

又宿
病中曉行與同行吳丈
旅食
春耕
春望
途中見桃杏盛放獨無梅花因成四韻
山行
到邨
羊留邨登高閣
自徂徠歷新甫眺望二首
春陰
過鄒城
宿遷覓舟
春詠十二首

牡丹　草　鬬鷄
梨花　蕙　燕　雲
荷　蛺蝶　黃鸝　雀
中秋對月
登報恩寺塔
過仲震荆溪草堂二首
送曹倬雲計偕北上
五言律二　一百三十三首
懷戴孝廉雲衢
與周渭公
晚宿
再過徐山人居
江陰夜泊有感二首
憶東園
月夜同友口占

姑蘇道中
陪薛　詔使赴鄭太醫宴集
山塘
望江
登北固山樓二首
月夜登玉山
阻風夜泊
瓜洲
登寶應碧霞寺層樓
桃源縣
夜泊魚頭集荒岸不寐有作
陽穀道中
再至德州
觀賀蘭國貢使

送惠上人遊洞庭
別弟二首
贈許方來
下邳
即事
夜雨
秋日過宴東訪曹倬雲二首
得友人山左消息
夏日
雪夜自江上歸過友人宿
訪友
山居
客中懷毛國鄰亦客遊未歸
吳列厚齋姑丈

送吳子班歸池州
贈梅杓司
病中雜詩有引
晚泊石塀
到家
病
自慰
蔗漿
白西瓜
棗
鄰扮亭枉顧治藥
語扮亭
對鏡
燈影

語弟
可歎
劉明府饒黃蓮陳米
戒上人攜藥酒過
觀煮粥
移菊數十本置桐前
岳維洺索書箋鏇致揚州同年劉玉少
聞鐘
落葉
思食蛤蜊不得
夢先叔虞學
曹頌嘉書來慰問兼至因言趙生工相術又言盤菊甚佳恨不與
予共賞詩以報之
飲酒

聞宜興徐表弟病信
吾婦翁許侍御北歸
憶許傳舟舅寄居天津
題前人畫山水卷
移牀
立冬
得張尚書劄
毋宜人生日
典裘示友
見架上書帙
懷東郇草堂
聞鴈
聞鷄
王刺史招飲不赴

栽蘭
小雪
月
幼子
歸內時余將入山養痾
煮魚
聞兵過
髮落
襪
輓巢郎中兼山
池水初合
泛舟
病愈
孫鳳山示館閣諸集兼索題詩

和吳梅郵先生三首 [illegible]　王風　覽
登樓
龍琴
文友過別之無錫訂士過別之宜城
桐前命張料絲燈數盞
回憶
喜裴丈楚歸
十一月十二夜雨
對客
聞山東荒信
米價
示姪
緗紈竹爐

與緯雲兄論詩有歎
夜起讀史
步東鄰楊氏園
一室
東溪
城眺
又眺
丹陽僧舍憶去年與其年兄同客逢曹倬雲流連旬日悵然有作
酬別秣陵張丈
懷張古迂
劉生
銅雀臺
塞上曲
入塞曲

關山月
婕好怨
雨雪曲
隴頭水
蕩槳曲
青樓曲
長安道
梅花落
折楊柳
紫騮馬
雒陽道
卷三
五言律三　一百三十九首
登西洞庭山二首

冉菴二首
送同年岳聲國入都二首
雨
雷
望高淳縣
奇石
飲施愚山寄雲樓望疊嶂樓作
若溪寄弟八首
有感
投贈張孝子割股
即韻送別半雪緯雲兩兄歸宜興
飲張衡我別業即席同谷賓諸子賦
晚行句曲與同行黃丈
登樓遣興

過漫園與曹峨嵋
過清江浦
夜飲許力臣師六宿影亭
夜赴畢刺史載積讌時刺史將歸山左出依園圖索題次杜于皇
韻
三歸臺
孤鴻
嶧山
廣平道中遇雪
飲申鳧盟齋即席賦贈兼寄隨叔三首
順德至日史庸菴太守署中同黃雲孫夜飲
詠帆
詠柁
蘋果

萊陰郭外題店壁二首
泰山道中山行
策蹇
渙上
平原和店壁韻
德州入舟示曹峨嵋二首
七夕滄洲夜發
天津再泊
野泊
和緯雲病愈之作用原韻
東阿山行失路過樵者始得過隔馬嶺
晚宿
登岱八首
射陽湖口夜泊喜遇楊丈留飲限韻

渡江
白鷺
戊申冬日周櫟園先生過晤金陵寓中
庚戌元旦逃虛三十首
過董舜民齋
秋夜龔琅霞移尊招飲楊氏園同諸公用工部遊何將軍山林十
首韻
九日同龔東周子假同邑董玉虬龔琅霞飲董舜民一草堂分賦
二首
夜同吳伯成秦對巖吳耕方嚴蓀友遊青山莊舟中限韻二首
送魏耆伯歸寍都
九日
江城
攜妓看月時余將發長安

夜泊
得友信
維揚登昭明文選樓
呂城
曉發
客中輓程邨
翫月
偶贈二首
懷女
客懷
駕幸南海子
過琅霞論詩有贈
秋詠十二首和友人韻
秋天　秋星　秋水
秋陰　秋風　秋山

秋林　秋野　秋柳
秋燕　秋蟲　秋蝶
初冬曉月有懷其年在越緯雲在燕
泛舟
至日
月夜送友之浙中
贈友鼓琴
虞山拂水山房公讌
金陵夜赴家總戎卜五讌觀女樂席上同諸子賦贈
東郊丙舍病臥初起喜諸子過訪留飲因示此詩
五言律四　九十七首
半塘夜泊假岸邊幽舍小飲同吳伯成余澹心秦留仙鮑讓侯諸
子用梁大司農夫子見寄屑頭原韻二首
寶帶橋
鶯脰湖

皐林驛

石門夜泊

北新關夜與姑蘇客舟同泊

俞蕚符招飲湖舫同山陰呂峭瞻嘉善陸廣平湖心亭晚眺二首

西湖雜詠

昭慶寺
孤山寺和張祜韻
竹閣和白樂天韻
慶忌塔
瑪瑙寺
飛來峯
呼猿洞
北高峯
靈鷲峯
上天竺
豐樂橋
淨慈寺
石屋洞
法相寺
龍井亭
慈雲嶺
望海樓
十景塘

哇哇宕
六橋和梅聖俞韻二首
放鶴亭和林和靖韻
寶所塔用錢思復韻
初陽臺
冷泉亭
合澗橋
韜光菴
三生石
集慶寺
學士橋
慧日峯
煙霞洞
南高峯
十八澗
八卦田
錢塘江
落星巖

望湖亭和白樂天韻
壽星院和董玄宰韻
龍泓洞
靈隱寺
翻經臺
中天竺
九里松
仙姑墩
雷峯塔
虎跑泉
浴鵠灣
放生池
鳳凰山
羅刹石
水明樓

桃花港
六一泉
梅花嶼
金牛嶺

赤霞山
靈樓寺
宣公祠

圖畫閣
四賢祠
西泠橋

贈相士諸遠之

吳伯成席上限韻

詠瓶中蠟梅
詠橄欖

元旦二首 甲寅

吳門寓中苦雨撝謙過談限韻

甲寅秋暮遊虎邱同撝謙用少陵何將軍山林韻十首

舟過虎邱復用前韻十首

卷四

七言律一　九十九首

元宵雪霽

御憶

聞鴈

梁氏園亭讌集二首

沛縣道中懷古

魯橋同張漢三遊沙洲寺見碧桃盛開

石佛閘高閣

送劉秉三郡丞晉襄興

聊城道中送蕭公木下第歸靖江

南皮憶弟

興濟寄懷家兄其年

望岱

天津

夜泊聞鐘

九日登南陵縣倚劍臺

盧溝橋晚晴奉寄巢員外得陽字

曹四孝廉枉駕見過

對酒獨酌得長安來信

丙舍

夜

郵居遲客不至

嘗其年兄歸自如皐快讀新詩

偶檢舊作因示文友

立春二首

酬贈岳吏部華山二首

夜飲家撝謙齋賦贈

席上讀撝謙詩又贈時撝謙將北行

天壇

再過滄洲寄黃雲孫

南池

舟中伏枕書懷與程邨介倉

雲閒晚眺同徐安士賦
青浦同友人懷古
荆溪夜泊與戴九韶
贈馬將軍
八月十五夜金陵望月
夜飲徐原一彥和齋中有懷公肅
夜宿鄒黎眉齋中偶贈
馬陵
范蠡湖
舟泊夏鎮望月
東阿懷古
再宿冉堌主人置酒為別因贈此詩
康莊驛次壁間韻
汶上贈路子復
將至都途中遣興
寶店和王阮亭題壁昨過揚州訪阮亭未值
寄懷文友
下第日周子俶過余寓中歎慰交至余與子俶皆已入彀子俶因用掃犂二字余語誤犯諱遂俱黜落感而有詩
桃源值雨書懷
對鏡
邨宿
送同年潘文山司李温州
秋邨雜詠同程邨文友介眉分賦
天河　鷹　鄉　露　馬　月餅　稻　蟬
客夜讀仲霞詩有憶
邨宿謝人送酒

晏城同丁弋雲旅宿
小至夜夢家
雜興五十首
曉渡高郵
宿遷題項王廟
河決桃源覓渡
山居見辛丑自題之句同年汪蛟門見和
蒙陰道中
泰安道中
白河晚眺
席上贈鎮江錢太守
無題二首
丹陽舟中過雨晚宿邨舍同琅霞和歸元恭韻
送楊陶雲謫建昌丞二首
同元恭遊廣陵訪天士蔣埜邨中留宿齋閣時天士亦有失怙之痛
飲梁溪吳伯成明府署中出前人詠物詩索和席上同諸子分賦用原韻
銀鑲杯　線版　銅鶴爐　碧瓦　帳鐙　筍萍
七言律二十九首
孤山見林處士放鶴亭遺迹
岳王墳
岳廟旁見隗義士碑
偕同門臧介子攜尊至湖心亭高閣
遊小輞川館故為王叔明讀書樓同臧介子用倪雲林韻
斷橋晚眺用白香山韻
大石佛寺遊眺
雪齋遊智果寺用宋僧參寥韻

四照閣晚眺
過蘇小小墓用小小乩詩韻
舟自蘇隄六橋至白隄六橋
鳳林寺和車玉峯韻
錢王祠
白馬廟
伍相公廟
和鄒九揖絕糧詩并贈
莊濟菴太史蘭語軒蓄歌姬處也閣蘭忽發茁頭數本索題用原
韻
寄答王北山給諫
贈周生花燭

五言排律一　二十七首

金陵留舍客與贈宣城劉文學用少陵寄劉使君四十韻

奉呈劉成菴先生十二韻
贈夫椒高鍊師養冲
金陵述懷贈賀文學用少陵贈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韻
無題
客夜鼓琴用工部贈裴南部韻
謁仲廟恭賦
同虞掌叔自鉅野趙定陶贈馬明府用少陵贈韋左丞韻
贈兗州盧別駕濟如署曹篆十七韻盧由吏部司務歷戶部員外
郎左遷別駕
登德州城用少陵上白帝城韻
過平原有懷舊令王韋菴用少陵古城韻
再過泰安望岱用少陵西城晚眺十韻
淮陰舟中詠懷奉寄張樞部董侍御兼呈揚州司李王阮亭用少
陵夔府百韻

過石塔寺用孟襄陽總持寺韻
王阮亭席上送劉刑部公㦷還潁州用岑嘉州送王少府韻
除夜述懷有引
上魏相國用少陵上韋左相韻
奉呈龔大司馬芝麓先生十二韻
贈朱籌樓司理用杜審言和李大夫存撫河東四十韻
倒押前韻贈吳三十齊賢
題丹山碧海圖四十二韻奉祝高念東先生六秩
贈吳無錫伯成用少陵寄供奉二十韻
贈鄭靖江山公用少陵贈蕭使君十八韻
詠月和元微之三十韻
和李長吉惱公五十韻
再和惱公倒用前韻
贈丹陽張大令十二韻兼示趙湯二文學

卷五

五言絕　六十二首

黃河
同汾州傅史二文學飲酒樓
別弟
烏夜啼
都門送友回南
閶門舟次與汪處默
舟發江陰十絕句
夏宮怨
相逢行
曉行示客
聊城登光嶽樓
過倬雲齋

登東平城樓
望雪
晉溪步法雲菴
古廟
太倉白藊豆
同原一登玉峯
虎邱
送友赴襄陽任
溪上
再渡高郵湖
題曹渭公岑山樓
山行
荊溪野望
送友

夜泊蛟橋
贈友
旅夜同丁弋雲酌酒
示友
除夕
訪友二首
嘗新米
行吟
哭徐五燕
呂城
客過
登太白樓月下有感
峴山
小盤陀

學文堂詩集卷一

古樂府　　夫椒山人陳玉琪賡明

戰城南

戰城南逐郭北沙黃月白馬不得食作書附故鄉故鄉之人胡可得北風妃呼豨野鴇烏畢逋男兒但當結交樓煩日逐長安能老作平陽奴野死不葬亦足以豪仰頭語烏鳶回頭唱董逃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江南何用問遺之鏤金鴛鴦督用翠羽天紹之鴛鴦七十二一半飛上天一半飛上傲釵頭啗我兄嫂妒此釵為君三年藏在懷東一有所思西一有所思黃口小兒不相知腷腷膊膊摧燒之投灰大江中美人之子唐悲翁

上之回

上之回幸秦中歷蕭關狩河東郡國上計以數十萬車玆挍尉口授論語甘泉宮白麟奇木產五柞外舍期門孤兒焉敢鼓嚨大佳哉浩無外皇帝陛下三千歲歸宴柏梁臺枇杷橘柚桃李梅將作大匠汝治之收中吾

將進酒

將進酒詩審博彈箏攤縱恐索趙代倡閒復作元封二年登泰山貳師將軍海上還謁者大夫相繼分治徹侯公主邸第上林玉樹種以萬萬計秺侯之子夫人弟生年十五差不細出入椒房奉車騎陛下萬年

芳樹

芳樹之生不知一何歲年乃在虎圈旅館之西偏竹宮太乙甘泉五利欒衣求仙妒人刀在深宮中嗜我芳樹徒爾為不如拉雜摧其枝宮內難與久居

石流

石流清以瀏下有江草被以藕上有高臺為君壽遠道之人朗不歸湯湯東流西日微實雉之來陳倉或在達與灞得雄者王得雌者爵與君相知歌豫暇雉子飛集茄下

東門行

出東門歌吾君既出門難走趨更遇梁家奴令我剌促不得驅解一還入門中心悲顧視頭上多瘡茄桁上無單衣令我涕泗不敢自命輕薄兒解二輕薄兒亦何為遊戲未央殿後之冢恩期門佽飛紛相馳一一遊以嬉解三我獨貧囊無與伍上有青天下有黃土雞鳴狗吠多北風何如短老公驂駕往來遊雲中解四

西門行

西門行行告誰男兒但作人吹簫蹴鞠慎勿為解一男兒但作人吹簫蹴鞠胡不為朝謁大長公主殺人闕下薄暮不可治解二君拍張我從徠女弟為修成君故兄為富平侯解三仙人好樓居健兒好橫行今年大作樂明年學長生解四不見昔日淮南王金牀玉几作事誤不見昔日淮南王金牀玉几作事誤解五鴇子五鴇子六夜飛橫門城上宿白布纏旐出桓東少年作計何反覆解六

妾薄命

東都美女齊姜十五窈窕名倡何以居之象房飾用秦珠明璫酒如宜城沙糖揄袂為君彷徨見者橫陳奈何醉著悄頭自歌當軒綷縩阿那紅羅紫羅白羅玉顏不語微酡起看城頭絳河誰何輕薄兒郎彈箏傳粉薰香雜坐但言樂方置酒張燈未央更衣滅燭夜長賤妾獨自沈吟靡蕪燒罷深深三年遠戍藁砧極目終無信音釵頭九子同心為爾空牀至今

豔歌何常行

當來日大難置酒出上蘭大兄善輕俠小弟作官解一請言王子晉亦復可憐紅顏學吹簫俟忽昇青天解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南斗工吹笙北斗工吹竽解三酒半左右視天上羣仙皆小兒人世大歡樂安能鬱鬱居此為解四汝南王馮子都肥牛大肉出中廚後房著繡襠一一紅襜褕今年作官人賓客府中趨四座歌蕤露漿酒進百壺汝南以下為趨

娖好怨
長信階前月流姿滿漢宮鼂輕疑麝粉弦仄似銀弓昔錢鋪翠輦
花鑷令香筒閒說昭陽殿君王幷綠熊
輕薄篇
洛陽三月節春人盡可憐夾車金蹀躞馳道錦連錢九劇離宮外
三條小市邊粉侯原嬿婉香掾復嬋娟君王能射雉公主愛遊仙
別有芳菲處妖鬟一倍妍倡家栽百合狹斜種旱蓮妝宜石黛飾
腰用紫羅纏庖人歆綠幘舞女住藍田長姑樊博士小弟李延年
朝朝復暮暮安坐但調絃
行路難十首
握手復悲歌生年二十當奈何人生如樹花之開謝又如白日之
經過庾徐潘陸不稱意金張趙馬何其多鉅鹿公主青牛車秺陽
小侯紅兕鞾我今不樂見此物脫身直上城南坡歌夜黃舞來羅
生年二十當奈何

誰何明鏡名盤龍乃是洛陽良工之所造帶繡七十二雙之鴛鴦
鑷以金筒薰鵝腦匱向瑣窗前蛾眉對君插絕代紅顏亦可憐他
人不羨自云好君不見女兒作人良復難象牀繡被終朝單東鄰
小姑身早貴西家健壻已得官寄語女兒勿太息我作男兒亦何
益箜篌須鼓箏須拍綠蟻為君浮一石區區復區區細事慎莫塡
胸臆
君不見周家太子名子晉紅顏十五還昇天又不見陳家太子名
叔寶珠襦玉匣不得眠古今咄咄多怪事官家宴樂何其異同是
風流綺麗人總居花月妍華地腐儒齲齒頭復張但能齷齪論興
亡緱嶺吹簫亦兒戲妝樓玉樹本尋常
食梅對黃檗其中酸苦心自知男兒一失路安能長傷他人為生
平五綵筆只解歌行路歌辭掩抑妙入神歌向君前君反怒拉雜
此筆燒此歌我今不歌君奈何君言一生爾被悲歌誤歌且住明
年便作官人去

布衣落拓善詞賦家在金陵縣前住金陵縣前多貴遊香車寶馬
工細步我昨出東門道上與之遇平頭奴子白玉箱掉却金鞭不
回顧傍問車中人知是舊時貧賤交故人憔悴君所鄙安能望君
珊瑚九子之珠旃憶昔寒園結納時故人為漆君為膠我但吹簫
自得食不樂何君喔嚅淟涊之顏色君不見范雲與江祏歡好通
心腸一朝貴賤異分手莫徬徨還君懷中金剪刀我今塗泥君鳳
凰
作書寄鄉里我今客遊非得已人生遭遇不自知豈料別離今至
此七月八月天風寒城頭北斗何闌干可憐戍兒不得睡夜寒吹
角何時殘拭君階上玫瑰七寶御月礁運君腕下芙蓉蓮子細腰
杵擣君箱中流蘇八撮征人衣縫君手中迴紋錦襟東吳紵蕭關
道一望茫茫惟白草三尺鮮卑刀令我紅顏為君老
旦日大作樂樗蒱中尉宅坐下西曲之名倡坐上南朝之狎客絳
蠟如山徹夜燃二十四枝金穗麥誰歎擊鼓半綵衣傷有鈿箏夜

深擘五更窈窕梨花掩行偏綠錢曉無迹銅丸輕落繡瓦中三尺
屏風遮不得酒酣自作輕薄篇金鸞細管吹向天忽逢老翁提袂
至責我作事何輕猥拍手語老翁我今倒行逆施殊可憐衛玠一
生原善疾謝莊家世本無年
昔我華盛時大官為治第一門丹轂十七人道上寒流但熟視小
婦新成倭墮妝長兄工作拍張戲半醉低吟苻昔璽同車休沐是
江淹相逢私過君平肆攜手還披季主簾君平季主皆能卜言我
一生擅紈縠十五出入白玉廬二十承恩黃金軸誰知倏忽逢滄
桑眼前宮闕多感傷乃信世間十籤祗末技誰能識我薰香繡虎
之行藏
仙人王子喬遺我一丸藥白玉為刀圭丹霞為槖籥令我服之大
笑樂下騎赤鯉上黃鶴矯首語神仙天上亦可憐姬人空擣寄生
草纖手何須姹女錢秦皇漢家復誰在少君欒大死道邊若云天
上埋愁處奚事吹簫女下天

奪君手中白團扇寫作長歌短歌偏歌題名曰行路難昔日王筠
鮑照之所撰書君紈扇君不知但用金犢轅中行障面道逢秦韓
娥見此歌憐我音節斷續何其多歌之曼聲一日夜美人羅袖淚
雙下美人但問作歌人此人淪落殊苦辛勅令此歌譜入石城樂
石城童謠差不張

闘鷄篇

艮辰騁袨服名都撰樂方晉國闘彩距臨淄出廣場輕揭青絲籠
嬌提白玉箱拃粉染繡臆金瓜矯錦裳一博百萬錢梢頭爲低昂
少年盛意氣凌厲浩無方誰何眈此技城東瑯琊王側坐羅銀箏
出入攜金牀歸來宴狹斜十五明珠璫丈人且安坐華燈正未央

白馬篇

白馬錦絡頭翩翩出長楸嬌嘶落朱汗翠鞴籠紫騮云何馬上郎
盈盈博陵侯寶刀若霜雪蹀躞横邊州出身枹罕城入直井幹樓
縣官賜裹蹏巾婦彈箜篌列宅銅街左揚鞭過道周生年十五六
長嘯凌千秋道逢秦羅敷借問識此不易知復易識盈盈博陵侯

名都篇

京洛多妖女名都多少年少年負甲第直上青雲天結交羽林郎
横行大道邊十五度疏勒二十銘燕然腰間楊葉彈鞍上錦連錢
功成棄官爵長揖求神仙左把羨門袂右拍安期肩回顧同時人
一一皆可憐東園出祕器便房啓重泉珠玉爲衣襦笙歌向墓田
榮名誠可貴髙蹈艮足傳

美女篇

美女家邯鄲被服羅與紈耳後大秦珠髻上翠瑱玕室中何所有
珊瑚閒木難繚以紅璧璫約以黃金環灼灼芙蓉花盛年誰不歡
佳人秉禮義隱約自盤桓東家白馬郎姣好作達官媒氏結殷勤
貽我青綾端含情返空房雲和一再彈人生重儔匹華貴寧所安

紫騮馬歌辭二首

男兒欲作人千金買髻頭女兒欲作人百金買箜篌

梁朝第三妹新嫁瑯琊王從奴百餘騎盡作江陵裝

五雜組

五雜組工文章往復還歸故鄉不得已心徬徨

讀曲歌八首

八月九月時儂心大作惡儂自有所思人言殊戲謔
昨宵厭明月玲瓏今夜開與歡展盤懃小鳥春風來
八寶裝腰帶珊瑚絡臂韝爲歡新約束好去鞠場頭
欲言未及言窗下弄兔筆歡心不解人那識六與七
種蓮横塘中種菱横塘側采蓮復采菱側側復力力
頻嘆不暇應去撫牀上琴枯桐經鵾絲何當託兩心
誰道儂善妒實情不敢辭何能斷盤懃出入使心危
日落適復明歡心不可測從歡子夜去儂已辨顏色

子夜四時歌

春歌

百花含春思臨風故攲斜儂無如花貌休將儂比花

夏歌

儂詠白頭吟歡歌紈扇詩夏蟲語寒冰相憐能幾時

秋歌

秋日閉空閨因歡遥相望驚心看屋瓦無日得成霜

冬歌

銅爐熾獸炭氍氀垂房櫳儂有禦寒衣辛苦爲歡縫

子夜歌三首

蠶因枕牀琴歡來促儂起歡促儂底爲明月入窗裏
儂心歡自知故意向歡問腸中轉車論問歡歡不應
儂自有所思儂實無所思儂幸無所思思歡歡不知

歡聞歌

明月照江浦清風搖池蓮感此風月情徹夜不得眠

歡聞變歌

人傳歡負心歡心未嘗負負心亦任歡儂心自如故

懊儂歌

相思不見歡負儂非一事屬歡休寄書儂今不識字

孟珠

衫輕如有見釵涵似聞聲羞郎還障扇顛倒爲郎情

江皋曲

連山塞道路漲海斷橋梁舟破車軸折歡儂時時雙

企喻歌

出門不反顧志在立軍功要須棄沙場馬革何須封

瑯琊王歌辭二首

中宵把官燭拔劍東西揮男兒不得意白首欲何爲

曉騎愴馬出暮騎愴馬歸手提五尺刀試問騎馬誰

折楊柳歌二首

君子且安坐聽儂歌柳枝春風著處飛柳枝終自持

陽春二三月楊柳正作花故故漫天飛何由到儂家

幽州馬客吟歌辭

飛雪沒馬骭邊地常苦寒健兒貧無錢賣馬先賣鞍

猛虎辭

猛虎氣怒張伺肉在倉卒牙爪恣憑陵其氣亦易竭

阿子歌

鳧鷖宿溪西驚飛過溪東婦人不出戶鳧鷖笑殺儂

自君之出矣三首

自君之出矣獨自守空幃寒月仍相照行人去不歸

自君之出矣思君情實深風塵改容色不改去時心

自君之出矣與君不相逢隨君若形影夜夜夢魂飛

陌上桑

采采陌上桑懿筐不能盈蠶饑待桑食怕聽倉庚鳴

關山月

月明不照物不照遊子心關山在何許流光不及尋

黃竹子歌

持斧斬黃竹莫傷黃竹根竹斷還可續根傷難自存

黃鵠曲

黃鵠參天飛翮翼隨流飈一擧不可恃摩霄宜及時

來羅曲

花好有時謝白日有時過少壯奈老何聽我歌來羅

那呵灘曲

下水舟行疾上水舟行遲上水與下水那是到頭時

雙行纏曲

吳綾白于雪足趺嬌可憐儂亦自言好努力春風前

白附鳩

送歡下揚州含悲顧江離不知路近遠借問弄潮兒

襄陽樂

人傳襄陽樂襄陽在天上儂願住人間邀歡兀相向

陽翟新聲

明鏡燭魑魅寶劍辨雌雄男兒無志氣白首不相知

蹋銅蹏歌

誰家白皙郎手控紫絲韁馬後挂偏提日日走蹀場

隴頭歌辭

有虎不采有龍不漁隴頭流水不可以居

前溪歌

問儂住何許儂家住前溪溪邊楊白花飄東還復西西去行不歸

高陽樂人歌

暟暟雲間月奪我雙燭光茫茫蕩子心推我九曲腸

捉搦歌

溪邊女子住何許舌卷入喉不敢語去年阿婆許嫁女而今女子

漸成嫗

大子夜歌
昨宵歌舞罷儂心猶未歇歡復喚儂何儂正理琦瑟
子夜警歌
螳螂怒當車壯士亦凭軾歡意有所爲儂心無不力
子夜變歌
人言歡負心歡心儂自明不是旁人語那得見儂情
莫愁樂
不識君子心但看飛花似苔草不離伩飛花去何已
估客樂
泊舸大江側桅底相邀呼丈夫志四方安得守區區
三洲歌
錦幬懸玉鈎玓瓅明珠光角枕繡鴛鴦試看時時雙
五言古
贈別
結交在千秋羞言徒意氣以玆保幽貞念我空勞勤昔我居故鄉
遺我雙錦鯉錦鯉藏尺書有懷誰能已一見令人悲再見令人喜
三見更無言寸心何所似我去不復見前期渺難計雲中江樹微
歸帆驟天際
送友渡江之揚州三首
長江日夜流攜手逝安適離別在須臾徘徊岐路側四顧起悲風
陰雲互交結君其愼風波所願崇明德歸轉會有時矯首冀良覿
良覿安可期遊子去何之江樹渺難見江流無已時揮手復延佇
悵悵令心悲男兒戀故鄉毋爲遠別離酌爾盈尊酒願爾長相思
相思詎能已請爲遊子曲賴以瀉中懷清商何翻覆思情無定端
別路自成遠涕泣不能言願作雙鴻鵠俱因晨風飛翺翔越南服
夜飲開封錢刺史署中
主人敬愛客歡樂方未央夜日恣行遊繼此良夜長閬境滄清曠
列宿垂金塘好鳥帀樹鳴珍木迴蒼蒼側徑旣幽鬱百卉專芬芳

新池種葡萄別館夾修楊嘉賓其欣賞遷坐復翺翔圓方充嘉肴
旨酒行羽觴管絃動哀響度曲悲且涼故園動離思豈不傷中腸
但以眷眷情顧此陳樂方伸紙弄柔翰良會不可忘
詠懷六首
灌夫負氣士目中無武安蟻視程不識直欲溺其冠傷哉魏其侯
千載爲銜冤推案起踟躕空堂生暮寒
南山有松柏蔦蘿附其巔松柏何亭亭蔦蘿自翩翩上凌千仞峰
下俯百尺淵託體雖不同相依亦已堅願言弗遺棄一一全其天
椎牛享壯士脫粟欵上賓禮樂有隆殺所貴情性眞乾餱本細事
或以戕其身
網罟滿陂澤江海多遊鱗羅罻徧叢薄林谷多翔禽法密有失出
中具天地心請君破網羅勿令魚鳥驚
誰將萬斛舟虛置大海頭桅檣上干雲帆戟排空流長年若有待
束手愼所投泛泛天地閒飄搖經千秋工用誠不易置此豈良謀
飛鶻金僕姑銀靶白玉弓此物誤家國萬里生悲風白楊走黃兔
昔日椒華宮脫身游灌陰回首悲煙烽瑣瑣安足論憤激羅心胸
勿學魯仲連飛書自稱雄且把珊瑚釣長揖浮邱公
酬巢正君秋日見懷
朱華忽以謝秋思轉遼廓我友夌霄姿相顧忽不樂長嘯自飛揚
短歌靈落拓豈無輕薄兒新聲動京洛走馬上銅街明珠彈黃雀
千金買營頭半醉金丸落何如我古歡家居重然諾惻愴嵇呂言
懇懃芳杜約令言永不忘我道惟龍蠖
遠歸
晝短心目縈頹然獨隱几憂思結中腸暫坐還復起歸來意倉皇
煩紆亦足鄙何如農家流努力事疆理溫飽同朝昏庬肱牧羊豕
行當負耰鋤鹿門有遺侶
京口道中
昨夜宿丹陽今旦入潤州眇默道路長靡靡我心愁曾輝薄迴谿

飛雲沓方舟鶴鶴遠相叫鷗鷺爭分投人家繞原隰黍稷盈田疇雲端眾山見林表孤煙浮男兒志四方無爲悲遠遊況有盈罇酌可以銷人憂

閏三月三日登北固山望大江作

年芳麗玄巳茲日善遊遨駕言尋遠山親串荷嘉招出自西北隅威紆道路遙幽林茂纖葛大田敷時苗阡眠蓁檀欒平楚正翹翹寒潭起陰雲秀嶺迴涼飆桃李市樹枝松柏挺孤標桃李自隕落松柏歲不彫啟戶面大江浩蕩喧寒濤圓波動遊鱗畢景崩江潮迢迢萬里帆茫茫隨風飄延佇望故鄉歸與掩蓬蒿願采三山芝長嘯從松喬

遊夾山竹林寺

平生挺逸趣永懷在邱壑茲遊賞心愜俯仰增遼索萋萋春草繁藥藥春華落結架山之巔登頓欣有託修醬挹飛泉浮雲冒林薄瑤草盈階除金庭喧鳥雀側徑旣窈窕諸峰自交錯耳目靜無擾文翰時閒作似此足忘機一悟存玄漠

題江陰睢陽廟

突兀睢陽廟乃在江陰城幽光碎金碧蕭蕭來羣英唐家再造力江淮公所平公看古道閒白骨紛縱橫安得古董狐一一存其名

題延陵季子祠

入廟竦瞻仰昇容復徬徨幸生君子里來此酹椒漿青苔閉鼎迹白日淪空梁高風動遐溯豈云同子臧所以爭戰餘廟貌猶輝煌

軋軋機杼聲月落天未曙饑隼思摩天迴旋復帀樹況有寒飆侵不寐當我羈愁處

癸亥公車舟中拜別　家大人

十月鴻鴈飛長跪辭我父父云行路難出入謹跬步又云慎交遊新知莫如故故猶不可知兒惟守吾素有叔同遠行早晚藉相顧叮嚀再致辭饑寒儻無誤言罷重欷歔聽之淚如雨離別須臾時

悲風鳴日暮顧瞻戀膝下氣結不能訴敬佩金石箴勖此馳驅路

別湯谷賓

良夜賞清尊故人權未散斜漢耿朱方圓暉凝綺席平湖淨無波遠岫紛如積離聲玉瑟傷別渚華鐙惜儻爾長相思何愁越阡陌

與趙秋水

昔我遊大梁遇子矜交結今我入丹陽與子敘疇昔大梁秋鴈鳴丹陽春草歇客路非所愁所悲久離別

登萬歲樓同鄒程郵賦

結構何岧嶢茲樓美無度山勢迴迴翔江流遠奔赴曠望澹秋暉深情移日暮芳樹瞬參差好鳥鳴無數已歌行邁詩復作登高賦非予雲霄姿孰愜滄州趣酌酒思王恭千秋等朝露所以達觀人勿使浮名誤

渡黃河

既渡淮陰隅清秋未云緬復尋河水源客思欣爾展長波亙千迴折溜驚萬轉近矚呂梁流遐溯崑崙瀆遠岫矗迴蒙夾渚森榯梗猿號深樹林鷗戲平沙衍遊觴美無度秋菊芳堪搴卽趣咸已佳觸賞尤稱善用藉京華遊媿非濟川選儻遇澄清時豈止流英盻

登固眞山　嘉祥郭外

驅車城東隅散步城南埂茲山挺逸趣稅駕諸所好崚崖旣竦瞻尋壑更驚眺崩壁藤蔓交深樹猿鼯叫白鴈時飛翻赬霞晚餘照松盤洞口雲鳥鬭花間道郵煙散荒林雲甍聳層嶠卽事信嘉美矧瞩彌娟妙九點列參差諸峰環窈窕日暮移深情良遊暢夙抱撫琴動清音撰管起淵調圓輝漸以臨清尊爛熳倒無爲望故鄉徒瘁征人貌

曹城悵望

高臺臨城闉赬霞散原隰上有懷歸人長歌以當泣煙生秋夕陰月轉波光入豈不望故鄉鄉遠望靡及

杜家嶺用少陵積草嶺韻

諸峰迴迴合春光遞隱現雨餘石磴新雲浮顏色變但覺移深情
何知異鄉縣日暮憩荒林馬瘏人亦倦嗟予行邁人敢比金臺彥
上書未見收纍纍非顏面側席今方殷江湖望遐眷儻彼雲中龍
天矯有時見
和王吏部壁間韻二首
登頓疲心神支離苟輿內幸逢山水鄉目極遙天際渫雲迎樹橫
圓景當峰背瑟瑟水迴互塗塗露陰翳離離動情思渺渺舒胸臆
鵾鵬信能飛豈能辭羽翼所以雲霄儔金風結遐契
瞻彼南山岡合沓相盈虧地脈有同異車馬遙追隨松楸互交結
颸颸紛趨馳既眺岱嶽雲復覩碧海曦曠朗澹秋思胡為攢雙眉
世路自險巇我心恆猶夷緬懷乘時人告我以執綏
擬後雜體詩三十首
謝吏部朓郊遊
春郊延賞心芳林娛遠目策杖恣逶迤振衣寫幽獨青莎暖墟煙

紫岫麗朝旭石蔓縻梢枯堤交柳枝曡湲湲泉涵急稜稜土岡複
遊鱗上崩灘去鳥赴飛瀑物類多所欣人羣亦相逐誰能繫塵纓
聊此假休沐
王僉朔融古意
蘭閨春晝暖風來吹素裳芳草生愁思斂眉織流黃彩絲斷以短
匹錦棲鴛鴦下機背窗坐低首弄明璫豈無翡翠翹匣鏡塵飄揚
春風有時息奈此春日長
江記室淹望秋
白帝肅曦御煙景橫徹波平楚極蒼莽躡級登嚴阿淅淅瀝露華喪
啁哳禽聲多雲英韡影忽山骨增嵯峨擇蘭采未紉徑草衰已拔
歲暮綴離憂幽思竟如何
梁簡文帝納涼
纖幃卷廊廡月華澹生芒露墜銅盤淨風吹桂殿涼蟬唱歡林茂
魚跳引藻長階庭乍鳴鳩梧桐待儀凰冰壺瀉素影玉漏傳清商

試問琉璃匣其倚轆轤牀對茲忘永夕百卉承天璜
梁元帝釋從軍
鐃吹越關都虹霓曳隼旟刁斗依營壘烽煙迫羽書斯斷星馳馬
飛殘月下烏前行貔虎豹開道避猿禺舉燧驚彝象鳴鶴笑落晁
開山平灌莽徊水亂菰蒲將軍能用武策士得紆謨雅歌迎霽布
奏凱頌來蘇
沈特進約望春
旭景麗鵷鸞出直命前驅和風偏郊甸高牕過城隅燕姬垂廣袖
趙女飄輕褕玉纖籠錦瑟寶鬟懸明珠攜筐遵小徑采蕨欣載途
眾意乃伊鬱下情獨躑躅春草方芊綿無為歎蘼蕪
陶隱居弘景山居
五丁斧峻壁一徑開鴻濛懸磴搆精室拓地基眞宮風生震哀壑
霧冪藏孤峰灌靡草色悅泐渚松聲雄紆迴勢多阻駿落形千重
伏虎迹已逝叱羊事無蹤丹書閟紫府瀛臺暦微躬

范僕射雲貽友
山川渺何極雲樹隔千里音徽久不親相思正無已春風自東來
吹彼桃與李枝上鳴鵠庚花開散錦綺昔人感榮落未季徇臧否
覩此念同心淨名等糠粃尺書通素懷願言執鞭弭
邱中郎遲征怨
流鶯度金井戲蝶過銀牀葳蕤鎖簾幙詎復知春光羅幃漬清淚
繡衣疊空箱深閨夜不寐高樓時一望雲飛風未息花落枝留香
豈無白頭吟道遠安可將
柳吳興惲擣衣
天高澹秋夕翠幙流微光顰額守殘更蟋蟀鳴空房萬籟淒以悲
孤情邈難降不惜形影單所悲道里長思君戍邊塞寒風襲衣裳
狐腋多裘戎韎韐馳沙場最苦邊月明哀鐸聲琅琅此時默無語
鬱紆盤中腸妾抱千里心點檢嫁時箱茱萸蜀錦綈繡虎鸞龍章
裁縫趁短檠刀尺倚匡牀桐葉戛疏櫺楓色凋輕霜逡巡步閒庭

窈窕循前廊碪杵發遠音斷續淒以涼想見斂雙蛾寄衣愁難將

任中丞昉涉江

掛席忘千里洄洑浪如織地維斷鼇足震蕩失疆域建瓴忽欲傾
爭途淼難即峰高障四圍樹遠張半翼日射潛虬動風撼奔鯨偪
吝思轉孤危胡爲受羈勒

庾度支肩吾望月

秋宵望不竭虛白漸東來碾輪舒玉轡匳鏡駕瑤臺露重弦疑溼
雲移影乍迴微暈芒生角明蟾蚌有胎未升先出沒欲落故徘徊
寂伴閨人悄光涵客子杯最憐霜雪裏夜夜照能堆

劉庶子孝威望雨

雲容曉蕩潏霧氣晝迷濛翻盆奔疾霤落沼驟迴瀾聲震千林沸
炎驅萬井寒低飛鳥翅重亂拂柳條殘荇藻泛頹岸魚龍上急灘
牧豎斜蒙笠漁人走荷竿避氛聊徙倚無事獨蹣跚桃笙且高臥
習懶詎簪冠

劉祕書孝綽詠蝶

春意滿遼廓穿花生事微尋香勤不倦咳藥暫相依帶露衣逾潤
隨風翅善飛避蟲驚忽下逐扇屢爭揮繡幕多有伴時傍借恩輝

劉豫章潛閨思

長門誰作賦永巷自含悲空懷疇昔意細數別離時思深翻著恨
情重卻成疑眉顰山失翠腰瘦柳垂絲瓊珮投無處金釵挂未期
猒爐香不爇鳳管寂難吹鳥迹當窗徧苔痕入檻滋東風知底意
側側使心危

王詹事筠詠桐

嶧陽有遺植布影何離離濯露曉逾碧隨風時欲披響徹通金井
形孤侍玉墀鵷雛望可即鸑鷟爾如知報秋先墜葉取用貴孫枝
得遇中郎賞爨下詎爲遲

何水曹遜留別

宴笑能幾日敢計別離時一朝重分手鬢髮俄有絲傾卮遺不舉

折柳行自持鼓吹邊林木輪蹄薄河消春草紛碧色春風蕩寒凘
咫尺懸兩地千里只在茲感君烏能已報君長相思

吳朝請均述懷

嗟僕本恨人酬恩向何所隻身負劍緱匹馬逐征旅朝發崑崙巔
暮宿黃河渚春風鳴鶗鴂秋月亂碪杵一奮忘險艱眾憂易寒暑
寧無百金裝焉用千日醑但願傾蓋交片言贈縞紵

陳後主叔寶禊飲

入春欲季月上巳叶茲辰近水逾澔淼遙山更嶙峋放鷁載樂部
張筵集高人杜若沙邊合鳧鷖堤畔馴眾音傳細響連幔隔微塵
觴飛鳥羽疾賦就露華新禊飲乃吾事朵蘭詎彼倫

徐僕射陵詠舞

寶炬耀華屋神清當夜闌傳呼疑有待宛轉欲前難珮遠聲先入
衣寬影怯看雙棲羅襪鳳斜挂玉釵鸞香風散綺席蝶影撲雕闌
故作低回態應憐氣力單主人眞愛惜邀客題冰紈

沈侍中炯自傷

榮瘁乃立異年運因不齊石田詎有穫枯楊或生稊力弱昧所往
志壯寧獨棲依人逐嚴馬到處聞鼓鼙廢井餘奔兔空村無鳴雞
憂時對風雨歷事隔雲霓鬱紆中情傷拭眼觀山蹊

張散騎正見游獵

將軍耀威武獵騎出平原旌旃齊捲霧弓矢不彀韃市地驅秦鹿
焚林失楚猿車輪逐犬疾馬足逐鷹翻毛羽羅前隊輿徒靜不喧
獻豜臣子意勞績莫須論

江僕射總羈思

夙昔具山志誤爲塵鞅羈新知行且遠故衣業已緇羈旬本遼夐
車馬紛驅馳飛蓬不著地芳萸常棲湄懷鄉病莊舄念舊縶鍾儀
墨翟絲匪素楊朱路終歧感事畏秋早投時識年遲幽憂何由遣
太息還自持

庾開府信遊山

採藥天台頂紫氣貫赤城願結空巖侶誓遠入世情冠肖芙蓉聳
衣飄薜荔輕短杖懸藤笠長鑱荷鐵鐺煮石旋成芋烹芝訝似嬰
鶴飛眞不化龜息本無聲三山未易即徐福先已行

邢特進邵傷志

尼父乘桴歎子路無所裁汲汲乃徒爾栖栖亦傷哉聖人行且往
後進誠可哀撥琴操猗蘭曳杖披蒿萊顧玆苦寒月霜雪白皚皚
凍鳥艱鼓翼潛魚難暴顋荒廬寂以閉良友招不來撫已興百慮
聊酌鸚鵡杯

魏特進收秋宴

鄴下英賢集西園翰墨雄乘秋心淡蕩向晚月玲瓏熠燿明莎露
鳴蜩引樹風飲籌交座右歌韻轉空中停拍非關誤傾巵不厭空
飛揚爭倚馬跛屣陋雕蟲莫笑才人薄巹竽本自工

王司空褒詠雁

塞外頻來去銜蘆智或非沙空常警宿雲斷欲爭飛罾罻聲更急

蒙難影防稀雪霜遺路窘矰繳蹈虞機稻粱恩澤重萬里望秋歸

隋煬帝廣詠鷹

矯健西風裏猙獰立臂韝華絆垂朱纈金鏇繫玉鉤雄姿眞邈代
猛氣恰凌秋側目視天末攫身入雲頭大鵬摧廣野狡兔截平阪
應時先祭鳥止殺暫爲鳩自蒙君子取羅尉豈輕投

盧武陽思道贈別

祖道集郊牧輶軒萬里行玉節承天命金符降帝京使星臨異域
皇路始孤征景汎蒼煙闊光銜返照橫白雲遮馬首翠柳拂霓旌
陟磴攀峰合緣谿亂澗鳴寶雞虔禱祠筇杖著威名司馬曾題柱
終軍漫請纓獨、捐國事靡盬督王程醻勳知節在臣哉歌載賡

薛司隸道衡山亭

亭幕烏雀喧亭曉麋鹿遊爛熳黃爾春搖落悲我秋秋氣散谿壑
春風秉橐籥天地鼓元和古今鑄精魄精魄壯而强元和樂以康
持危戒覆餗愼德在括囊括囊乃无咎覆餗要可醜嘉禾雜莠稗

頑石涸瓊玖瓊玖貴故函莠稗賤且芟君子踐忠恕任彼物類僾

壽鄒母六袠兼示程郎

恭惟乙巳秋鄒母六袠時登堂執玉杯小子前致詞堪母母之妹
母也堪母姨堪婦母之甥母也少愛之以此骨肉親得荷長提攜
令子天下士自幼慚肩隨母命相砥礪少壯努力爲謨也成大名
堪亦蝸角微母顧時色喜吾母亦神怡謨年三十餘昨歲方舉兒
摩頂知石麟積德報匪遲堪年亦三十生兒週一期吾母時聚首
往往共解頤拜手再進酒歡笑樂無涯既醉復何獻曰獻南山詩
惟願與吾母千歲常相依

別松江徐安士表弟

爾姑我之母與爾甥舅親交誼況不薄意氣同一身祗以鄉縣殊
會面常艱辛昔我來雲間相於情性眞嘉肴充盤餚酌酒悲參辰
賓朋齊入坐結交良有因賦詩相娛樂懷抱各自申今爾來毘陵
余臥江水濱獻書遺秉置此意難具陳去促會又遙涕下沾衣巾

述懷 甲辰春出都作

咄嗟夫椒子矢念何太拙致君祈堯舜許身比皋契攢眉小時輩
舉眼若蟣蝨曩者十二三襟期便超豁名姓冀千秋恥與庸衆沒
賦詩尊李杜結客擬膠漆縱觀山水閒之燕復走越二十貢　帝
鄉長安名頗熱南宮會上書所言差過激以此不見收三年淹歲
月此身逢　聖君何忍即求訣況今重方略　當宁正側席　詔
罷帖括辭三試一已缺闕此戒征途一往氣無奪鵬鳥翔垓埏鯨
鯢翻溟渤十月抵都門不敢事干謁時事頻旰衡朝政亦洞悉獻
諛誰不知豈有易吾節指陳一二事忌諱勿違恤　陛下方沖齡
書史自歷涉滿漢異文辭政令難畫一科臣請經筵反于　旨未
合予育激切陳冀允黃門說刑罰貴平允輕重詎宜失今日諸法
曹欲出無盆入一眚羅大獄睚眦不可活輕亦徙上陽萬里去鄉
邑近日開贖工一人須萬鎰富者得生還貧者仍如昔卓哉龍蟠
地何使罪人泣更苦籍沒條株連累千百妻子散諸旗含羞喪名

笳勢家與大族其禍更慘烈千金令贖妻百金令贖妾不爾箠楚
加傭奴成好匹顧此傷我心矜全豈無術人才國之寶觭位胡可
竊眼前車馬流半難揆所出昨又廣銓途吏胥考上職曰渠精律
算書生罕與敵初命佐縣州超擢踰常格　詔書再三下加意眞
廝極復有田横徒來歸便加秩大則王與侯小則藩與臬印綬何
纍纍眞僞那從必文即俾牧民武仍令執戟執戟猶可為誰知民
苦疾立賢信無方名器古勿褻士子誠足憐窮年苦矻矻幸成蝸
角名十年無品級白首徼祿需考成法又密最重是催科教養何
暇及一錢輒詿誤麾去不煖席何如若聾人朝發夕已得何如若
聾人固比金與石昨歲課秋糧江南遭大厄籽粒士褫㮣盤毫官
罷斥一萬四千人中豈無冤抑玉石竟不分叩閽亦無益近有雲
閒人抗言　天子側祗欲雪此冤立論忘奇特　帝曰憫女狂薄
令鞭四十禁網非不寬成案奈如鐵况今帑藏空加派方未歇蠲
租難復行民力姑誰竭執事官司農應思久長策民窮國不富源
枯流易絕藏富于民閒千古道不易適聞荆楚閒西山寒凍裂鞏
醜本幺麼禁旅紛紛發萬騎追風馳千里陰雲結郡縣運兵糧斛
米一金糴萬錢屋一夫奔走虗谷滑去者不復歸死者相摩戛勞
民復傷財寧息靡有日天下已蕩平何爭此蕞辟不如暫罷兵乘
機行閒諜歸命會有期疥癬何足急又聞大海濱戰鬪民股慄
朝議允大臣遷徙萬家室田棄無由耕屋毀何從覓兩淛皆悲號
三吳盡嗚咽海魚禁勿罟生計遂蕩析果林荒勿鋤踰淮亦無橋
青斷海上煙白積海上骨安插有明綸奉行誰竭蹷又聞八旗人
冬夏賜衣葛今年澤更隆　敕加粟與帛受者各言恩誰思貢獻
物帛是紅女成粟是農夫力當其未貢時鞭撻日流血天下凍餓
人豈止在京闕數者動予愁五策淋漓述浩蕩盼天恩哀鳴望改
轍主者初得之冒首其節擊目為痛哭書擬令庭檻折云作第一
人餘者勿可越既而展轉思其言得無直不免未避嫌過當求言
渴諸公曰亟之主者曰可惜奈何冠一軍黜落竟倉卒自顧失業

徒何如戍邊卒早歲執戈矛猶得立功伐胡為頭上巾令人曰騷
屑往復長路閒六載如一夕昨出春明門今到張華宅風景固不
殊裘馬更蕭瑟搊箏為此歌淚下那可拭時行至盧溝橋相傳地故有張華宅

冬至夜客居偶用謝宣城韻二首

令序悲玄冬今夕已何夕酌此清尊酒傷哉遠遊客葭灰虛候管
霜月窺檐隙馳驅倦徂兩早暮艱暄席似此苦疲蹇鶺鴒聊用籍
何時稅歸鞅言餐故山柏

昔我出門時空閨搗衣急倏驚霰雪飛延佇空階立燈明一室虛
夢覺千憂入心如懸旆搖淚湧衾衾溼儳不乘興歸歲暮嗟何及

途遇鄉人入都有贈

浮萍生水際日夕東西飄轉蓬離本根倏忽隨驚飆人生一世閒
聚散思鬱陶結髮事交遊與子矜久要不數金與石何況漆與膠
自此褰眷戀黽勉非一朝豈期遭擯斥長謝歸蓬蒿魚目亦已貴
黍珠自見嘲珉石既勿疑荆璞甘自操棄置何足陳相顧中心忉
願子崇令名前路方迢迢下車立斯須削促會苦遙申紙復何言
涕淚如江潮

春暮用王寧朔寒晚韻

禽鳥暮知歸梧桐秋應律如何行路人言旋靡有日雞鳴稅征鞅
景夕棲蓬蓽客思鬱金疊離情動玉瑟水汩山照紅花送春華疾
言念北山薇願作東皐逸徘徊岐路傍登車攬歸轡

登龍沙寺西閣贈介上人同瑣霞文友

清旦出城闉散步諧夙好瀏汩水洄沿森鬱樹聳峭曲徑杳深沈
鳴禽紛叫嘯非徒恣周覽所期得要妙振衣入靈鷲高閣俯雲嶠
心迹兼曠朗遐邇殊照曜左瞻翠華路右睞披袞道晼晚日西馳
榮瘁俱堪悼累累北邙山哀猿鳴噭噭眷彼撫墳人異日嗟同調
愜理息營魂念古潛淵抱朊促非所悲達生亮宜劭延心向祗洹
庶幾析玄照

雜興

南國有珍鳥其名曰鳳凰羽毛振異彩飛鳴叶清商睇瞻閶闔閈延佇復翺翔棲彼梧桐枝修竹交輝光本謂應時出禍患非所防孰謂饑鷹呼相伺南山岡摩空奮擊逐憂思結中腸下俯百尺淵流水清且長垂翅臨澗濱四顧獨彷徨吁嗟雲霄姿辛苦泥路旁

偶成

白鶴摩霄飛恥與羣鳥伍梧桐生高岡凡卉何足數所以達觀者曠懷在千古悠悠行路人跼蹐胡太苦行將謝塵鞅長嘯山之滸

寓報國寺

屢遊報國寺未嘗一止宿今我長安來始得快所欲花明方丈燈雪覆招提屋盤松天下聞斷碣前朝躅每歲月逢五珍玩無不足貴者金與珠細亦花與竹冠蓋絡繹遊車騎紛相屬　先皇禁漸弛遺詔誰還讀（世祖會禁諸臣勿入）有客到中宵往往自歌哭囊中臢數金買米亦不足非無素心人懷刺媿齷齪昨者逢二三寒暄不我告好者言相思其中亦局促吁嗟天地間奔走徒碌碌不如向酒罏長醉此醽醁

癸丑元旦述懷

男兒生不偶弱齡具遠志教育賴雙親所期非一事賦質雖魯鈍讀書知礪砥七歲入小學灑掃漸成禮八歲九歲時經書能熟理十三應童試郡縣各優取忝舉博士員時年纔十四是年正科舉努力秋闈試雖未中程式三試頗快意辛卯迄甲午兩科又落第丁酉中副車明經數特異　廷對赴京華太學　詔勤肄期年即授官別駕有明例次亦爲縣令州佐皆不與一時眾親串相顧顏色喜舉手悉加額車馬盈燕邸再拜告親串某尚富年齒人讀聖賢書豈可輕棄置身不列科目何以爲人子我父官樞曹聞之呼立侍　國恩不易邀汝勿外明賜然汝有本懷拭眼吾望汝半載客都門幸獲奉甘旨父今齒漸高積勞司馬署受病在鼻衄早晚醫藥倚山陰吳震公獨擅岐黃技予爲提藥囊往往向長跪一日接家書母也時不寐有子遠行役倚閭歷寒暑長孫忽殤夭悲來落雙淚以此情愈傷叩嗌望歸轡父自大司成暫假還鄉里急欲慰母心側促戒行李一騎到津門扁舟渡易水十月抵家園母曰嗟予季轉瞬闈星邇年又當大比庚子春王月遂復執鞭弭予家本貧窶長安憂乞米賣負向中州謁足脂車矣不道相棄捐人情薄如紙夙昔號宗盟心術同虵虺阮籍途已窮彷徨對河汜天意憐孤客道逢賢刺史車騎滯開封推解誼靡已瀕行劄廉俸唱和詩累累刺史曰陳生與君交自此何必故舊人憐才宜若爾從茲得長往欣看春事美大河南與北故蹟盈前是梁園鄴苑閒猶勝殘碑記經過必摩挲詩篇千百計豪興素無敵楮筆縶馬尾買醉不論錢時常臥酒肆入都春已闌覲省樂難擬親擢小司寇部務益繁熾有兒欲分勞中夜頻臥起寄迹黃金臺誦讀限時晷帖括不汞傳豈足明經義窮年日孜矻翻以困才士竟得舉孝廉微名滿燕市二月試南宮掩蹇歎垂翅制科忽變更策論重時藝三年揣摩成對策越羣議誰知過激烈主者嚴忌諱已得旋復失行路每長喟自此倍攻苦小心彌惴惴北闕三上書初志方獲慰登第立授職翰林名最貴往例試文章或者循楷次今也殊不然立談在投契趺坐兩巨公信極人臣位指麾奸與嗤兩行分士類好者被殊恩拍肩且曳袂予時與斯選俯首不敢視得之固有命嗟余豈人瑞拂袖出國門此中亦無恚但恨罪孽深遽遭先人背先人客梁溪旅況悵憔悴患痔非痼疾調治亦容易庸醫太執方屢進寒涼劑飲食漸不甘究乃傷脾胃哀哉朔雪時支持將卒歲扶病戒歸舟中宵忽辭世痛絕百里途躃踊向江介泣血三載餘廬墓終守制吁嗟我嚴父宦迹艱辛備矢公矢勤慎清白誠求抜十年不得調長安一枝寄賃廡日輸金錢急時所忌以此歎屢空逋負如山積瀾滄　敕備兵嚴譴忽然至時方遇奏銷縉紳厄于吏半粟士鞭笞一錢官委棄荊溪與澄江兩縣仕親懿邑人信有灾居然代罪戾叩閽既不可默受亦非智鬱鬱牀笫閒呻吟豈無謂夙木實堪悲年華去若駛往事一追思潸焉恆出涕昨夜獻椒盤觱

親目頻睟堂中少一人恰似靈光歸親懷且自寬孝養兒眞愧捧
檄尚無期仕路生慷慨有弟喜能文立志審進退屢試雖不售詎
老諸生輩大孫善讀書迴越常兒態餘亦露頭角幼者纔一晬親
顧色應愉所傷別有在薄田二頃餘不足共賦稅焉望晨昏炊交
謫偏中饋彈鋏知無益出門生懊悔且有平生交不得一晤對食
指日以繁生計日以昧陶情兼適性聊寄詩書內古人與居稽華
孩還用佩好作詩古文直欲追前代詎止漢唐閒六經吾所愛子
既苦其荒史復恨其穢詩學杜少陵史法龍門派新築學文堂朝
夕自擁篲梅花植數株老幹甚奇怪累石以爲山鑿水亦澎湃中
設古典墳相投若針芥賓朋來四方尊酒時相酹人呼窮孟嘗此
語越闤闠錫山吳大令好客如不逮于我尤忘形餽遺良不細鄙
哉鄉黨親古道已全壞升斗怒形色往叩門常閉是以吳公情感
激鮮涯際通籍復家居已經過七載今例試中書袞袞饒氣槩第
恐貲用難米珠薪復桂況予下走才敢望金門憩若作折腰令民

物正揭瘵錢糧與盜案考成法可畏轉輾方寸閒何以別涇渭不
知大丈夫世道實關係盤根而錯節于世方有濟致君兼澤民蠹
奸必救弊直道本斯民美錦豈學製心事如青天一往絕機械任
世呼馬牛隨人指督剿我自用我法我意亦灑灑試問今何日令
節忽又屆爆竹正盈耳萬象春與會搦管爲此詩朝雲飄鬉鬣

吳伯成大令招飲聽梧軒同余濟心殳山夫秦雷仙稽留山卽席限韻十首

秋光去何所昔昔復堂堂飛鴈遠嘹嚦列宿垂芳塘林木雖漸稀
籬菊叢且黃對此放志意珍膳溢圓方明月長在斯嘉會不可忘
官廨高樓望山容若可圖圖畫良不易峯律背明湖湖邊起漁唱
小舟銜荻蘆借問此何人毋乃巢許徒君其賦招隱同此醉屠蘇
山泉出河滸遠水動波瀾浮圖聳天際反作澗底看潛魚躍其中
眞覺天地寬罟網禁勿施遂彼終古歡木葉正微脫金風入夜寒
名山若有待坡陀結亭榭經營見苦心氣勢得憑藉老樹鬱參差
白石俯上下軒檻發流泉盈疇激穲稏邀賓持叵羅往往徹良夜

惠山新樓積翠閣

梧桐翠莫如軒墀蔭未歇屋宇本無多位置自超越人生若朝露
雖比金與石苟不自怡愉惜哉生太息達人吾所欽優游忘歲月

雙梧軒在署內亦大令新建

萬木霜未飽丹黃乍著楓時序有代謝結交貴永終人生天地閒
蹤迹苦不同把酒持巨螯嘯歌林麓中昔者滔于晃滅此蠟炬紅
雄談過午夜形忘每接膝榮華難久持君子重疇昔嗟予遠遨遊
大江行欲涉良會天所靳豈不悲離別陳思歎浮萍況乃似飄葉
明公有深嗜相於久不厭近世薄交遊志士足恆歛好者言相知
轉眼異欣羨譬彼槿木華不過浮朝豔寄松有女蘿千載長依戀
升沈有殊軌蹉跌亦何心達人垂大觀悠悠成古今鴟梟鳴路隅
蒼蠅復招尋物類各成偶好鳥翔喬林嗟彼蠢何知莫測海水深

時伯成被議

弘農賦遊仙八荒恣周流子建亦曠士猶爲百歲憂松喬豈吾欺
適意卽彼儔鄙哉張平子胡爲工四愁宋玉一何愚惻促時悲秋

乘風曉過嘉興思登煙雨樓不得悵然有作

毘陵越檇李道里五百餘緬懷煙雨樓時欲拏舟趨今我之東甌
過此意可舒拂袖倍踴躍詩句先躊躇夜宿長虹橋曉發雞鳴初
輕帆進何疾西風偏我驅披衣急起視已渡城南隅舟子亦何知
我意難責渠回首一長望但見由拳墟城中有故人亦未致區區
世事難預計何論智與愚交臂反相失今古同欷歔

七言古

湖州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歌

中閒五竿勢拂雲龍姿天矯顏色新枝節瘦硬密葉勻雲林與可
眞其倫右邊數竿臨水濱奇石位置高嶙峋小者數寸長過人左
邊寥亂勢不分不可細數皆有神其餘點綴妙入情青苔細草各
向榮夫人夫人垂大名至今壁上猶如生

趙子昂畫壁歌
古人丹青愛入髓興來不擇紙與絹壁間往往一揮毫千秋百祀
蒙天眷子昂眞迹世已稀吳興寺中偶一見左壁𦘕蕭疏右壁光
零亂悄然坐我萬壑間倏然颯颯風雨變耳中恍惚猿鼯嘯長松
慘裂虬龍幹松邊細碎不知數縱橫瀑布飄文練漁兒繫船踏波
立矯首山閒古臺殿兩壁氣勢將毋同其中變化渾相判四顧低
昂見苦心咫尺應同萬里看
泰山出雲歌
中宵策馬去若箭山縣經過不相見歷歷嘯烏促曙光蒼茫一徑
開如綫須臾山影橫空出雲氣千層萬層疊乍看出沒傷晴巒忽
疑飛動崩危石南崖北嶺孰凝望詭怪渾如蒼狗狀將舒復卷態
悠悠蒼天恍落青山上青帝祠前玉女盆秦臺越觀臨天門髣髴
雪晴開霽色紛紜霧散迷朝昏此時山靈應叫呼金支翠旗光橫
糊龍蛇趨走𨁂𨇾落舉眼乾坤尚有無咫尺眞愁變雷雨溪泉漲

溢琉璃水水雞怒飛蒼兕吼倒峽黃沙蔽天從倏忽朝曦上海淵
諸峰漸復鬟與眉動影沖融更窈裊散破空林碧樹枝空林碧樹
需難足初霞閃映飄颻速黃帽青鬟看不窮東西去住何怱促吁
嗟人生正類之祁寒暑雨頻驅馳逆知富貴皆如此微名苦被成
羈縻君不見漢皇東狩相如賦當年作事原非誤又不見秦皇巡
幸起雄圖松下曾封五大夫至今功業荒碑記只有浮雲帶徙倚
徂徠山歌
朝望徂徠巔暮過徂徠足徂徠曉氣雲瀰漫徂徠晚色青如沐徂
徠山下湯湯水萬頃琉璃淸且沚殘霞雜樹倒波光髣髴青山圖
畫裏往來自笑脊負恩未能蠟屐臨高峰相看不厭猶如此遙想
登臨更不同登臨俯仰知何日豈獨徂徠對相失一年三過岱宗
傍天門日觀空稱說惆悵時成數首詩矯首山靈知未知終當高
詠秦松下乘輿徂徠慰所思
憶吳江趙生絃索

憶昔承平三月中三吳絃管羅春風華堂綺席鬬嬌麗更衣促坐
商玲瓏嬌歌麗舞豔春日六尺氍毹行不得美人拂袖香塵飛雙
敲玉盌珊瑚缺繁華欲歇春光闌春光黯黯湘簾寒斯時趙生嘿
不語垂肩按拍一再彈一彈再彈音韻入曼歌緩調稱雙絕李王
一曲念家山南朝弟子心腸絕乍停復激十指愁鈿蟬柱鴈相𢎓
憂疑是邊城蘆葉下雛姬歲歲彈箜篌欲終未終聲轉急月光滿
院烏啼歌曲繁絃促聲韻悲四座凝神更嗚咽燈下相逢已十年
吳江城郭迷烽煙不知此技爲誰盡莫是空林啼杜鵑
滕王閣 贈潘撫蔡公
滕王高閣千餘載畫棟雕甍埋箭壘北渚離宮帝子荒東京綵筆
詞人在我公建節豫章城搏捖萬象迴鴻鈞霜冷青驄直帳令月
明白象靖邊聲大酺賜晏歌豐鎬重覩危樓飛繡甍帳下偏容謝
朓狂軍中誰說元規老只今淮海仗樓船鷁印平臨江水懸懷才
未作靈光賦慕德還陳劍閣篇

贈郭學博
邗溝三月鶯聲囀萬戶千門動歌扇璧月斜窺蕭統樓柳花亂落
江都縣此時遊冶最難忘此日詞人吐鳳凰種罷廣陵紅芍葯燒
殘大業紫鴛鴦先生彩筆搖星斗才名豈在徐庾後春宮已看杏
園花秋風便飲蘭陵酒蘭陵博士紅錦袍談經說禮如波濤夜擁
皋比金穗卷曉褰絳帳曙鐘高下座讀書衛强記講堂幸託青雲
契別舍生徒聽伎歌玄亭載酒航奇字石渠虎觀玉連錢聖人方
詠麥雲篇下走豈能歌赤鴈先生還擬賦甘泉
小虎詞效樂天體 有引
小虎者里中顧秀才女也秀才落拓不顧家流寓他所小虎年
十二被賣于季刑部家作婢刑部未知所由來以從嫁董文初
後祠部巢君悉其事于董遂擇嫁于王秀才董母吳夫人親爲
笄髻行禮送之恐人以婢子故輕之也無何王秀才死轉爲村
里人妻其事無可取者然自悼命薄猶時時念主人恩曰不如

長作董家婢文友曾爲予言之因傷其遇憐其情作小虎詞

昨夜月明今夜雨階前總聽寒蛩語每愁飄泊念生平小虎如今已如許董生當日射屏風百兩來時小虎從絲髮翦齊初覆額人言初日照芙蓉澡豆盥來常掬月衣香薰就不當風澀澀羞隨諸女伴避人常倚朱欄畔阮咸那得求人種王珉未敢投團扇每見廚娘竊竊言小虎含愁復含怨含怨含愁問不言只言弱病常多倦嬌小偏令主母憐不教辛苦五流連一日董生曾召客祠部巢君起膝席爲言小虎本名家老生亦有葭莩戚董生聽罷忽傷神爲惜飛花最感人辭卻故枝成片片任飄溷廁任風塵方知小虎年來意含怨含愁自有因吁嗟因向高堂說小虎聞知背人立喚來燈下頻問取目光熒熒衣袖溼自言小虎本名家與巢果有葭莩戚阿父支離不顧家阿母艱難愁度日晨昏針線每相依乞火鄰家數米粒相依誰道更相捐白髮未生中道失有兒落拓纍無煙往來樗蒱惡少年一朝負博十萬錢將儂插賣誠可憐訴罷舉家紛欲泣尤教董母塡胸臆便呼令子問良媒孝廉劉生爲作合云有王生二十餘生長名家頗讀書若教舉案應相得卽望泥金定不虛從此銅輿花下送鄭重相看初跨鳳董母呼來爲上頭承恩覺得誓弃重此去相期守白頭此行但願長無愁誰道王生亦薄命新得佳人身便隕春采蘼蕪秋采蒲小虎淒涼哭故夫縫成羅襪無由寄撫罷鸞膠恨已孤金石心堅一旦誤去帷新寡空思故自傷飄泊每聲吞夢中偏憶舊朱門燕謝雕梁巢野樹呢喃猶說主人恩誰何昨日負薪至小虎傳言媿無地薄命休憐賤妾身深期卻負夫人意不如作婢侍華堂敝履猶存儻無棄小虎小虎爾何知爾今失計悔已遲莫恨才人歸廝養莫羨文姬歸董祀晉后猶稱劉曜夫魏妃乃作孫騰妓爾今嫁作傭保妻猶然末路糟糠計紅顏枉自傷青春人生有命莫含顰古來英雄當日暮飄零失路難具陳李陵去漢嗟奄忽王粲依劉殊苦辛潦倒才人如未死此身知道屬何人

賣解歌有引

賣解者長安小兒走馬角技以相樂也往來衝突如神龍天馬莫可名狀余觀而奇之因爲歌

長安小兒氣如虎走馬街頭渾脫舞一騎奔突東復西追風逐電何足數須臾復有一騎出青絲絡頭態峭崒腕促蹶高汗血流似與小兒心膂一忽然兩馬並轡馳前後進退俱相率小兒頂上置翠盤茜幍曲簪蔽成節紅繡刺胸錦纏頭疾于雲鳥雙飛翼復有一騎坐兩人兩人位置各有神有時背作袒臂舞有時對歌燕市行最後小兒拍手笑大呼此技豈云妙拈鍬一躍五花驄兩足向天身手倒左手執羯鼓右手披色組翻身落馬持馬足馬足騰空身置腹觀者如雲都叫號諸兒罕敵汝尤高爲語小兒愼愛惜從來駿足原難得君不見黃金臺昔日昭王安在哉又不見冀北野只是誰是空羣者小兒小兒須努力下馬與汝傾一石

白溝行

白溝春色何芳菲緋桃碧柳牽人衣沙際水雞銜魚舞天上白雲倒峽飛昔聞宋遼此分界南北旌旗夜合圍又聞有明靖難師數十萬人還者稀白溝從古作戰場白溝經過人斷腸

登君山山有春申君墓

性癖耽山水不畏寒與暑今我登君山揮汗一延佇孤城西北起高雲日落山頭戍鼓聞今人不識古人面不知果有春申君君不見一坏之土年歲久青燐䗶䗶狐兔走

綺山距江陰南郭二十里

他山見山稀見樹此山見樹不見山舟中無日無山看此山倍喜相追攀松楸梧檟亦無數青陰合沓蔽郊塢未許日光一到地時與雲氣相盤互誰家墳墓俯深谷哀猿嘯號鬼夜哭男兒生逢山水鄉沒而葬此事亦足君不見古人痛飲判形骸荷鍤一死卽便埋

過秦望山相傳始皇登此山因名

我昨江中望此山此山恰與大江對我今舟中過此山此山恰與
大江背恨不登山看大江回指孤帆在渺茫雷雨籤岸波濤立恍
惚魚龍怒鬣張此山自昔稱秦望始皇東巡勢何壯毋為歎息歲
華流欸使英雄氣剃喪

梁氏園觀女劇歌即席同沈康臣顏修來汪蛟門諸同年賦

曲江飛絮東風老綺筵初訂齊年好碧沼溶溶數落花畫橋隱隱
嬌哦鳥憶昔同遊更幾人辛丑公車十九人公讌氍毹會醉鳳城春此時詩
句紛相屬激昂意氣如有神無何落拓歸鄉縣故人冠蓋青雲畔
只今重上賈生書又到梁園看飛鴈梁園飛鴈自依然衮衮貴朋
盡少年高會儼如曹子建當歌不讓李青蓮朱闌碧檻垂芳樹十
年細認傷心處一斛珍珠瀉玉尊雙行綺翠開銀炬桃葉低徊舞
柘枝曲只休數鄭都知可憐荔浦紅妝女能唱蘇臺白苧詞舞衫
錦剪葡萄碧瑤箏板按紅牙拍雪面雲鬟共卜歡金戈鐵馬誰爭
惜休認青衣是主謳且將調笑賺風流大家舉止依然在腸斷榕
城十二樓繁絃脆管娛清醮慈恩寺裏題名徧勝事教輸復分錢
舊遊還作春闈宴歌舞聲中玉漏傳曉烏啼破綠楊煙來朝策馬
金門外回首芳園意惘然

贈同年中檢討隨叔

黃巾火照甘泉徹昭邱松檟春蕭瑟養士誰堅食祿心報恩獨重
捐軀節我我太僕人中龍舍生取義何從容聖朝痛惜孤忠沓典
禮褒崇詔秩宗杜家中弟平原後荊山有璞郱鄢剖獻賦長楊紫
兎毫蕭苕中秘銀青綬嗟予牢落老江城他山賢昇並策名愛傍
冰壺論斯縞惝依玉樹共班荊計偕昨歲扶風道曳裾仗執朱門
掃杜陵意氣二難多北地詩才三輔少接離倒著習家池絲蠟瑤
筝泛玉卮萬頃波光寒碧裏一行樹色夕陽時恩恩別向金臺去
登龍乍見迴蓮炬碧盌分嘗內賜羹錦箋寫寄相思句短褐初憐
謁紫宸微才那得傍清塵玉堂春晝閒驚處憶否梁園會裏人

南武山歌

南武山上浮雲白南武山下長松碧長松夭矯如遊龍時與雲氣
相呼吸我來策馬山之中山花山鳥佳氣濃下馬奮足登高峰十
步五步山不同便思結屋山之左一日一遊千日臥朝采黃精夕
采苓人生豈復憂窮餓我今長嘯南山頭萬壑奔走松啾啾鄉里
齷齪增煩憂不如長謝來遨遊驂鸞白鹿騎青牛

高唐行

高唐城下驅車走歲云暮矣心如疚傳聞當日有緜駒歌聲掩抑
傾齊右欲問此歌歌已歇老農夜語淚橫臆自從道路多豺虎青
齊千里俱成赤今年菽麥收籽粒縣官索租日又急筋疲力盡骨
髓枯耶孃妻子相向泣君來且勿問緜駒試聽哀鴻無數鳴中澤

河間道中偶成七歌

有客有客陳叔子十五學詩長讀史二十過頭名未成兩入長安
心不死一語不合不避嫌尚書怒斥丞相噫嗚呼一歌兮歌始悲
窮途四顧聽者誰

有叔有叔名士益患難以來家壁立縣官索租不論田一萬四千
通名入入門妻子相顧哀出門妻子相顧泣嗚呼二歌兮歌漸長
兩人失志何蒼涼

大兄夭折小弟幼父母望予心獨厚去年十月離故鄉三千里外
狂趨走早知此行遭蹭蹬胡為重使親心疚嗚呼三歌兮歌欲半
仰天大叫淚瀰漫

有妹有妹行二五小妹不樂大妹苦小妹猶得嫁比鄰大妹經年
住江滸兩妹良人善讀書困窮皆與而兄伍嗚呼四歌兮歌未歇
父母聞之淚橫臆

河間城外飛沙急河間城上旌旗列河間豺虎方縱橫百里無人
煙斷絕我行竟日餓欲死肥肉大酒買不得嗚呼五歌兮歌正放
童僕顧我顏色喪

囊有琴兮匣有劍東西南北追隨徧有琴不鼓胡為哉煩憂恐令
宮商變匣中飲渴時龍吟十年磨刮光如電嗚呼六歌兮歌長嘯

明月無光夜猿叫
丈夫既不富貴又不死胡爲蹉跌長如此蛟龍蟄伏狐兔奔泰珠見疑魚目市不如手挽十斛弓不爾種瓜青門裏嗚呼七歌兮歌已亂此身何日歸鄉縣

太白樓對雪歌（有引）

癸卯仲冬公車至濟寧遇大雪竟日王工部蘭陔先生招飲任城太白酒樓因命作歌以記之

千里北風吹愈急濟寧城邊雪盈尺陳生昨日江南來夜擁寒衾冷如鐵蘭陔先生余父行招我任城酒千石謂言男兒作客酒須醉不爾細事便塡臆余聞此言呼酒勿暫休詞源倒入金波流停杯忽覺心欲訴三年飛霰皆行路昔者燕都偪歲除素鱗白葉紛紛墮易水波凝玉樹飄昭臺風捲銀濤怒此時忽遇 先皇變大官小官趨內殿素者爲冠白者褐仰視鳳樓俱一色前年曾作陽羨遊鶴舞氋氃骨凍折大河百里冰如虬千人鑿之開不得時與其年正賦詩（其年家兄字也）至今詩句猶堪憶去年復入秦淮中江頭氉氉更不窮嵯峨浩蕩一望空千山萬山顏色同只今屈指三年過又到任城城上坐先生先生坐上頭恍然欲接千載遊君不見李侯賀監昔日登此樓

君不見與楊生

君不見道傍綠水池百畝灌溉皆藉之又不見原上枯死樹斲者勿遺根與枝何況江湖不竭流何況世間梁棟資丈夫事業有如此委瑣齷齪非男兒

孫處士歌送無言歸黃山在畢載積刺史席間同諸子賦

處士家住黃山東著書自號黃山翁處士老作揚州客移家喜近揚州北我兄其年爾之友每語君名不置口賦詩欲磐千百言飲酒每傾十數斗揚州司李王阮亭詩餘汗漫成千首眼底誰人敢竝肩彭鄒二子稱能手（彭孫遹鄒祗謨）處士本是困窮人性耽佳句如瓊玖百金之產立破盡讐校三家垂不朽（無言變產刻三子詞）我今彈鋏廣陵城適遇畢公夜置酒畢公匿酒古邗溝斯時處士坐上頭坦衷樸貌足千古青衫布襪橫九秋畢公好客客滿座一時袞袞皆名流茂之先生八十餘（林古度）攢眉曳杖歌四愁杜陵老叟大名熱（杜濬）秦淮畫師筆勢遒（樊圻）程生呂生才竝絕（程邃呂師濂）酒酣往往彈箜篌復有崇川劉孝廉（劉勃）之下第落拓來燕幽我亦獻書遭擯斥相逢促膝涕不收畢公之客信豪傑況有處士慰嶹昔處士處士愼勿憂才人從古多蕭瑟我聞黃山嶺上有神仙宅君今從此去浩蕩離塵纏左拍洪崖肩右與浮邱揖俯視世間輕薄兒紛紛何足勞相憶君不見隋皇堤上數行柳氉氉欲折堪憐否相逢有酒醉莫辭男兒別淚彈何有

定陶行

定陶城上月如水云是唐堯舊宮址碧瓦朱甍埋草間古碣豐碑迷戰壘城右曹山左戚村曹叔曾封戚姬死山頭古木日蕭蕭邨墟冷落石馬高世閒過眼皆陳迹何必上古追迢遙誰者千秋長在武君不見定陶城上月如水

高淯湖買魚歌

客中風景無日無昨日泛沈今泛湖已看沈水飄文練復見湖光亂野鳧兩地相踰三百里風利不覺兼程途湖外山巒望非一湖中漁艇紛紜出大船撥網聲如雷小船撐突攔湖截更有邨人家近湖織竹爲梁傍湖側無數漁郎各挺叉皮肉凍皴波頭立此間無人不捕魚捕魚之法隨人習每逢客過便招搖得錢寧計魚相直我急呼童去買魚漁人出魚難具識蠻子擎來入河洗磨刀刮魚魚不死細剁無聲似雪飛須臾觔落雙杵裏昨夜家中攜舊醅不須沽向邨中市持魚把酒大佳哉人生樂事無踰此向晚中流月光動野寺鐘聲遞相送馮夷擊鼓鼓有神魚龍負船船覺重日令醉飽好山邊客囊那惜青銅錢（宜興有東西沈即荊溪也）

家藏董字歌

學書不懸腕與肘古人書法今何有學書不兼諸種帖縱成一家

難傑出有明一代能者誰雲間董公稱第一董公得名幾百年生
前沒後俱同轍圓如萬斛珠勁如千鈞鐵秀如春山杳靄木向榮
健如寒馬奔騰汗流血何人不道董公好何人能辨董公蹟董公
往往言臨摹不求其似方超脫衣冠優孟總書奴翻使精靈從此
失所以董公書法無常家細求皆與前人合我家收藏數十種喪
亂以後遺散軼邇來檢點餘剩閒計其卷冊猶存七一者嵩書迦
釋文灑灑洋洋紙十尺格法全宗王右軍久經鉤勒明因石明因寺名
復有素綾光熒熒前倣平原後凝式中閒黃李各奔命庭堅北海
翻難及其餘五卷皆草書伯仲之閒芾與軾要之變化各有神未
嘗可以嵩家測余生也晚不見公得公隻字同球璧學書不成心
內傷肯與世人同汩沒興來日費紙百張臂懸那顧骨欲折安得
起公耳提面命之北面再拜吾稱師

琴魚歌

宣州近湖多藪澤無處無魚賣城邑獨有琴溪一水閒每年產魚
只一日此日何日三月三忽爾溪中萬魚集天然不及徑寸長禿
尾無鱗更無骨傳聞昔日琴高仙攜琴一鼓羣魚出因此琴魚遂
得名漁邢歲一來其側我到宣州冬漸殘山人酌我琴溪灘指點
仙人動操處袖中還出琴魚看不須投向饕人手細嚼眞堪佐杯
酒回思游泳在溪時尚有仙人鼓琴否

短歌和壬西樵吏部題壁

茅屋破漏雨不止土銼冷落垣平圮敝裘百結冷如鐵脣焦口燥
饑欲死忽然狂叫發興奇題詩空壁心含悲先生有歌予和之眼
底和予知復誰

沈石田畫江南春色圖歌天津舟中爲曹峨嵋作

明胡畫師指難屈嘉隆之閒誰第一布衣沈翁家姑蘇人工巧迸
天才軼布衣自是江南人年年躭玩江南春江南春色佳無限興
酣每欲羅煙雲驚溪好絹長十尺布衣得之性情適五日一水十
日山巘纖遠近成阡陌江南雲樹渺無際咫尺偏能工遠勢震湖
煙柝泝湖邨海波亦入毫端細峰巒歷落青如許風雨陰晴變寒
暑古寺初開汗漫花疏籬斜壓蒼花水獨有金陵舊國都布衣著
意丹青圖畫樓隱隱秦淮渡芳草霏霏玄武湖畫樓芳草堪行樂
淒風冷月成蕭索晉代銅駝已就荒陳家玉樹誰還作長江萬里
金城下蒼波百丈明珠瀉隔岸揚州草樹微嗟乎天限南北也我
觀此圖信希世鶴灘學士留文記圖藏于錢鶴灘後有題跋繡虎陳思更好奇
萬方搆得收藏祕只今攜取來長安珍重開笥旅思寬江南春色
何由見猶喜頻從畫上看君不見夫椒峰外洞庭口有人布襪芒
鞵走陳生他日賦歸來補落編籬容我否

廢苑行 有引

廢苑韓氏苑也金陵某氏女寓焉某故弘光宮人爲人嘗話當
年事如斷猿哀鴈嗚咽不勝因作歌以寫其意

閶門北角斜陽路微雨廉纖秋欲暮淒涼草樹蔓孤汀冷落煙雲
飄古渡古渡花花戰馬嘶孤汀漠漠夜烏號疏籬一帶眠哀柳廢
苑誰家背畫溪偶挈良朋閒步屧美酒如澠沽亦得狂餘欲賦步
兵詩興酣重爇東山屐紅窗忽聽短長吁似訴如愁思鬱紆依稀
杜宇宵啼血恍惚鮫宮夜泣珠有人爲話當年事美女如花夙承
旨南朝天子擅風流北渡官僚莽兒戲國步艱難鼻欲酸及時行
樂且加餐玉樹後庭歌欲再金縷提鞵事不難黃扉夜半中涓出
詔選佳人向宮入相女尚論吳姁功匿人欲問蕭何律此時有女
住金陵生長深閨十五春桃葉渡頭桃葉妾莫愁湖畔莫愁人昭
陽一旦承新寵霞觴親爲君王捧少婦前身本閬仙至尊今日爲
情種萬歲千秋樂未央誰知翻覆只尋常黃河戰壘淒回眼玄武
戈船欲斷腸流年如駛眞堪惜向日歡娛彈指失玉殿無須痛黍
離銅駝早已生荊棘西施誰欲罪亡吳一棹扁舟去五湖飛飛紫
燕迷前壘嗷嗷征鴻泣故都只今僑寄姑蘇住矮屋疏籬邱壑趣
草閤頻開繞砌花茅簷喜著漫天絮朝朝頂禮向空王天寶開元
話可傷池塘不忍驚鷗宿廩粟偏能算鶴糧春花秋月年年換舉

創每倚朱闌畔烏夢難尋蜀帝魂星盟尚憶長生殿空房獨宿涕
交頤懊惱何心粉澤施未拌一死酬天眷信忝餘生過歲時我聞
此語頻長喟如卿且勿悲憔悴阿環香惜馬嵬銷虞姬玉悵烏江
碎憐卿猶幸一身存羸得時時拭淚痕鬢眉當日知無數可似紅
顏長閉門城頭戍鼓催歸去江淹賦別何怱遽回首煙郵紅板橋
亂螢明滅銷魂處

為高少宰念東先生題文衡山溪山積雪圖同家擣謙賦

誰能畫雪工畫樹疏枝密葉雲深處誰能畫雪工畫山煙嵐洞壑
有無間山邊樹底瀰漫極點染微茫花與石有客應乘訪戴船不
爾騎驢景亦得祇園迢遞板橋東日落蕭蕭度遠鐘溪邊已覺兼
天白谷口翻驚半壁紅絕筆尤能作遠勢縱橫灑落空濛際畠加
皎月凝江湖紛若浮雲散陰翳待詔當年擅大名流傳今日重公
卿蒙陰先生好奇古開筵展卷適性情滿堂觀者動顏色置身恍
惚寒威迫先生命我作雪歌興酣欲擬梁園客君不見蒙陰山勢

畫圖入高樓隱隱傍城邑可容添寫掃門人披蓑負笈衝寒立

渡靖江放歌

浮山門乍閉碧城背船去浮山門忽開驟沙[illegible]淅來中流擊楫放
志意不數南朝祖士稚鄉里小儒安足為踢天蹐地成何事人生
樂事君知否半在作歌半飲酒儻然不遇好山川酒亦不醉歌何
有我今把酒向蒼江酒酣擊劍氣未降馮夷擊鼓驪龍翔大魚小
魚鬣怒張咫尺雷雨來蒼涼倏忽白日無晶光滿船皺蕩失顏色
我立船頭歌不歇（浮山門開浮山門閉舟人諺也）

可歎

連年晞髮臥滄江為農為圃正徜徉誰道今年歲事苦較雨量晴
亦可傷南山豆苗不得實連旬雨水且沒秧百計戽救農力疲江
頭昨又來飛蝗田夫相向日號泣官遭偪迫心徬徨我家百口生
計少寶文為活事渺茫近聞淮揚千百里　詔截漕糧萬斛米賑
饑特遣大臣來還奉獨租有　明旨吁嗟江南亦赤子呼號豈為
臣桑梓

胥江行有引

歲惟辛亥時屆孟冬重為茂苑之遊再艤胥江之楫追維往事
、率爾成篇

憶昔扁舟艤畫鷁胥江景物正淒迷橫天雪舞如雲卷巨壑冰堅
縱馬驍一帶寒煙籠臥柳山川變態頻回首何曾道路越三千可
奈風光逢四九一陣西風透體寒況禁六出夜瀰漫堤畔恰迷青
雀舫街頭都作白衣冠此時客夢愁難破金魚換酒罏頭過齋拜
因經伍員祠長吁且向要離墓自笑平生放誕名詩篇狼籍滿吳
城由來不減狂奴態誰料能關淑女情淑女翩然真足羨百花洲
渚藥蕪院歌詠曾傳陌上桑姓名卻比昭陽燕衛孃書法本名家
道韞才華實可誇鸞箋不媿題黃絹都講原應坐絳紗宵郎昔日
傷心賦徽幸星眸珍重顧和曲翻工白雪詞巴人只逐紅牙句自
此殷勤屬蹇修黃花開處月輪秋簫吹吳市經過慣春賃蘇臺汗

漫留璧玉山頭驚一見蘂珠宮裏遊初偏庭前髣髴覷停雲堂後
依稀聞響鍘瑣窗幽折最玲瓏一一琴書位置工無數綠楊無數
雨幾層簾子幾層風小婢扶持閑怯倚養孃喚處聲偏細細唾柔
嘶隔畫屏可憐人在銷魂處香匳幅幅展烏絲玉筍纖纖染翰時
避人略露相思影選句偏宜連理枝攜來焦尾溪邊弄冰絲縷縷
芬音送莊子身如舞蝶狂相如心為求凰動逢卿真作一生拌笑
殢情境越梅酸邐迤繡閣三秋夢咫尺紅窗萬里看多情謬辱三
生訂開函愧乏明珠贈製得雙雙九子釵鐫成小小綢繆印多卿
遙寄鯉魚頻似泣如愁訴卻真莫使空閨成怨女恐教薄幸屬文
人誰知南北天涯路春雨秋風冬復暮深閨有恨不分明佳期欲
赴渾擔誤從來好事恨多磨覆雨翻雲奈若何一枝幾被狂風折
百幻誠如大海波幸有佳人心鐵石萬苦千辛朝與夕借箸曾煩
張子房出奇還想陳曲逆儻來富貴孰翩翩作意驕人不論錢信
有黃金能買笑慚無紅粉一生憐山塘何事鶼鶼寄策士如雲山

鬼技江寒枉發木蘭船日落空回驄馬轡誰掩柴扉栟櫚棄郵淒然煙月澹黃昏哭姁莫便誇螢女曹植毋煩賦洛神佳人從此夜深泣目斷江雲愁欲絕多時繡線總慵拈向日新歌都拉雜茫茫春恨渺無蹤春鳥春花春自濃閒對采恩垂面面閒看屈戌閉重重嗟予下走離奇質相逢不道同膠漆歡笑恩情著意嘗癡頑福分甘心折今秋復此渡胥江有情佳節是重陽杯承合巹歡無限人效于飛樂未央紅闌水驛燒銀燭金猊香濃篆煙續繡邊的的貫珊瑚髻上盈盈燦珠玉背燭偷將鄉里呼香風吹起襪流蘇綠階柳影拖衣帶碧水煙光入畫圖生成骨相神仙種嬌憨欲顫釵頭鳳肩聳無端游怒生蒼蠅不覺關愁重人前斂掩只垂眸懶似驚眠和柳柔一朵半籬花欲御雙條殘照淚還流最是定情詩欲作親承檀口相酬酢詠得蓮花羨竝頭賦來鸚鵡成雙咏回思阿母忽心悲三年屈指病蘭摧[illegible]向繐幃彈淚去為言佳壻射屏來阿翁駔儈誠足鄙孔方為兄若為弟倏忽能裁貝錦成須臾欲變長生誓百計圖維僅瓦全好漢俠士一周旋方知斷竹原能續始信寒灰尚可然朱提散盡翻堪喜兒女情深丈夫事佳話流傳到處人詩篇博贈知名士十月闌槐虎阜開玉人攜袖共徘徊恍覺船如天上坐還疑人自夢中回進宵軟玩如句月月照晴巒煙突兀矮屋疏籬石罅藏繁紅小翠田畦得不厭相看此泊舟芳塘步屧思悠悠山明月石平如掌共與題詩在上頭若耶回顧溪何所懊惱珠樓夜空鎖梅花應發曾時香蠟影還如今夕吐思家脈脈向誰論憶起枇杷故里門可知客夢如閨夢偏指波痕作淚痕歸去媿無金屋貯詩詞羸得劉昏贊褒憐何禍得貝朋劈箋每喜書奇字一卷縹緗署掃科蠅頭妙楷抱風姿那輸昔日簪花格漫數前人幼婦碑無何市月輕離別撥棹姑蘇寒又隔關河不改舊城闉草樹依然向風日遲留尋尋復朝朝休說元龍氣尚豪離情忍覺多如雨別夢應須信若潮門前垂柳原如昨近日東風差不惡杜鵑春去月蒼涼荳蔻風微香寂寞此時相對愈難忘此際迴思欲斷腸淒其客枕蒲帆雨冷落闌褪繡瓦霜倚檻無聊發長嘯更闌尚把金尊倒掬嘗微吟有所思冰輪恰遇孤蓬照

同友賦得寒衣處處催刀尺

九月九日猶未寒西風颯颯吹琅玕隔鄰何處砧聲急雙題汗溼裁齊紈買絲欲寄榆關客拍板彈箏王謝宅誰知擣盡塞垣衣忘御城南更城北

青州行 有引

林四娘者明故衡王妃也擅姿致能詩生時有寵于王無何以病死而王亦遘變故晉昌陳綠崖覘臬青州夜闌時忽聽鼓樂聲從空中來俄見騶從擁一女郎至美而豔高髻宮衣腰懸金錯刀二婢左右供指使須臾盛設杯酒歌舞于氍毹之上者皆十六七歲童子不異人間世綠崖令庖之不去挾弓矢射之不及撞鐘伐鼓如罔聞邀綠崖共飲不能卻駝峯麟脯錯落綺筵盡歡達旦而去明夜復至書齋再拜陳詞自言妾本金陵林四孃向為衡王妃語半淚簌簌下命取鸞箋濡毫賦詩句皆冷豔自是恆往來燕笑然卒不可犯二婢一名青兒一名東兒皆殊色一日復治酒與綠崖言別云將挈東兒訪道山中遂聯袂登入雲端後青兒亦偶一來尋亦不至矣昔年王祠部向予曾道其事今王庶常復于酒酣時詳述之因作歌

庭前小雨三更始有客酣歌眼垂淚青州遺事最關情欲言不言心驚悸青州夙昔駐藩王後宮行樂信無方館娃妙選亦難數第一金陵林四孃才容獨重君王闈莫說紅顏本朝露歌翻團扇欲生愁曲繞空梁渾不誤誰知中道成棄捐故宮回首淚如泉吁嗟世事真翻覆妾死君王亦可憐晉江陳君為法吏忽聞天籟來空際須臾騶從集堂階六尺氍毹歌舞媚呼兒叱咤如不聞撞鐘伐鼓聲殷殷空勞武士彎弧矢恰似巫山散雨雲使君惝怳空齋立美人搴帷蓮步入婢殷勤先致詞斂衽勝常中禮節含悲再拜說衡王昔也承恩今斷腸鵲歸已失當年夢魂返難尋舊日香為

言此際成頁會逢君醉倒夫何害金盤錯落紫駝峰犀筋紛紜紫鱗鱠與來往往愛揮毫談經說史如波濤標奇好續齊諧記選句應追楚客騷笑語逢人渾不苛明河莫望君知否寶帶雙懸金錯刀宮腰一束章臺柳似此相於閱數旬一朝離別涕沾巾陽關不忍歌三疊別酒還教酌數巡來挈雙鬟去留一蜺痕獨向青兒溼東兒聯袂入雲中鶵言訪道求丹訣我聞此語魂黯然搦管應爲野史編銅駝離黍無須問獨使佳人姓氏傳人生一死誠何用留得芳名青史重花藥空辜故主恩明妃徒有還宮夢誰將白骨徇王家魂夢歸來泣暮鴉月冷湖頭飛海鴈夜寒江上聽琵琶古今怪事恆相類或者神仙或鬼魅少君曾召李夫人方平亦遣麻姑至不知此女爲誰來對客陳詞亦可哀君不見杜鵑枝上三更血傷汝飛鳴到夜臺

登半塘寺高閣

七里山塘行已半半塘古寺斜臨岸何年傑閣勢凌雲舉眸直瞰

吳江縣吳王宮殿已荒邱閶闔門前水背流今人但惜古人去古人那料今人愁君不見胥江怒濤高百尺鐲鏤劍氣亙虛碧專諸已死塔猶存要離冢上青燐出月光滿樹雲滿溪溪雲欲上風淒淒倚檻高歌發長嘯蛟龍潛伏烏夜啼

過吳江憶前人楓落吳江冷之句率爾成歌

吾曹賦詩累篇牘得傳一語亦便足當年楓落句絕倫直到于今大名屬我來鼓楫吳江城楓落依然對江曲始悔生平浪作歌可傳佳句誠如何今人亦或謬稱賞難料他年論不苛千詩百詩爭一語一語不傳復何取究竟詩須盡可傳徒傳一語難輕許李杜詩歌指難屈長篇短篇皆傑出欲求一語特稱奇如井觀天海蠡測我今不敢多賦詩前有李杜難過之不如求工仍一語吳江楓落眞吾師

吳山觀飛來石歌

西湖上有飛來峰吳山上有飛來石我愛飛來峰勢奇及觀此石稱雙絕莫是峰飛過此時故將此石遺在斯崎嶔巉嶮亦難狀寒泉滴瀝聲淒其側嶺橫崖似嵌空十畝五畝廣不同插天百丈仰難到四圍合沓皆玲瓏中有天光垂一線白露夜滴生悲風雲從石根起沾我衣袂中拂之不可去旋薄青芙蓉此時相對愛杯酌呼兒沽酒白日落狂歌長嘯泣鬼神往往蛟龍聽潛蟄君不見錢塘江潮行復來射潮甲士安在哉又不見宋皇大內在山隈銅駝金闕成蒿萊獨餘此石飛難去令人俯仰生悲哀

學文堂詩集卷一

學文堂詩集卷二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五言律一

初霽渡江

小艇中流渡乘潮似建瓴雨殘山乍霽龍怒水猶腥遠岸鳴孤鶩
荒洲落大星嘯歌眞自在風浪幾曾聽

過金山

水勢山邊險舟行避復迎槳聲搖洞壑風色辨陰晴閣記當年臥
泉思向日烹那知一卷石竟爾作金城山新建城

同友登京口避風館高閣望江題壁三首

袞袞登樓興披襟坐上頭果知天地大不盡古今愁孤塔衡煙立
諸峯拍浪浮憑闌一長嘯明月夜橫秋

雨勢渾難定蒼茫沒遠天潮迴沙少岸風急渡無船小閣含秋氣
浮雲亂曉煙上人能好客相對欲逃禪

極望長天外口風更曳磘山川三楚接煙火六朝餘夾岸居仍麗
危旌插未疏酒徒吾輩是爛醉莫躊躇

久雨喜霽舟中同歸元恭限韻

不道天能霽欣然豁我胸楊人歌踴躍田父意從容白返前宵月
青歸舊日峯銜杯供嘯咏佳客正相從

蔣墅舟中遣興同瑕霞用工部秋野韻五首

秋風吹不斷秋影散空虛樹密偏懸蔓蒲荒豈故墟黃花幽岸摘
青菜野田鋤更喜停橈處呼兒一釣魚

歷歷渾如畫相看意不違捕魚呼婦起刈稻挈兒歸秋色迎船好
煙光過眼非野人容我拉應採故山薇

況是添幽興秋江帶水長洩雲沾樹影落日背谿光鳥羨凌風翼
船疑小洞房村邊頻去往隨處野花香

月向烏樓白口偏蟹舍紅長林羅宿霧坼岸隱疏風爲客應多口
離家便不同夜涼憑棹聽仍恐泣鮫宮

頗得江湖趣宜隨鸛鶴羣世途難得暇人事喜無聞砧落誰家杵

山飛何處雲便令嘗散誕渾欲忘從軍

秋杪同瑕霞偶過蔣墅賀氏廢圃有感用工部江村韻五首

江村堪縱步一徑繞幽深宿鳥窺人意浮雲見客心臺荒還足眺
樹老忍相尋往事休惆悵登臨尚至今

全盛知誰日傳聞近百年花邊紆舞榭石罅引流泉煙色隨時換
風光信眼穿奈何搖落盡一擬問蒼天

虛谷搖空翠疏籬蔓小紅忽飛孤閣雨不斷四山風去住憐遊子
談論對野翁何從求地主醉倒鶴溪中鶴溪名

拱極峯何在巋然立紫苔玲瓏生變態突兀陋凡材日射秋容澹
雲沾曉勢開宦遊眞免俗萬里粵中來拱極巨石名賀氏某公宦粵昇之歸

旁舍梧陰直鄰畦菜甲生似茲存晚計應不羨浮榮野鶴原遺世
沙鷗豈用名年來諳此意徒倚若爲情

秋日楊青巖招飲近園用杜韻二首

坐廁羣公末人狂一醉時行行皆勝賞歷歷是吾詩節況黃花候
籬兼碧藕絲平生文酒興不厭數相期

不斷燒銀燭那知夜漏長破愁憑酒盞消渴愛茶槍小谷浮鷗鴨
香風散稻粱何須問軒冕眞足傲羲皇

霧金陵寓中

稍露青溪宅還濛白鷺洲入江天欲暮穿峽樹驚秋容易村煙沒
蒼茫水氣浮迷津何處問身世一孤舟

丹陽夜飲劉先生署中

練水日冷冷華筵醉復醒天低江岸碧雲擁縣樓青傲吏揮金椀
高齋落翠屏自慚門下士絳帳許談經

訪蔣冷生

蔣子經年別傳聞住僧橋月明人潧潧才老鬢蕭蕭白草連三徑
青山似六朝興來歸去晚漁火隔江招

寒食江口別弟二首

二子依親舍萊衣傍藥闌那知余作客只藉爾承歡練水乘風度

黃河帶月看儀逢征鴈至早晚報平安
客路逢寒食難令別棹停酒銜涼月白江插暮山青豈直悲鴻鴈
共如念鶺鴒臨岐無涕淚歸去好趨庭
京口寄內
昨夜催行李孤燈對別離浮名原不羨長路恐多危船到三江口
花飛二月時總添遊子恨落日寸心知
將抵寶應遇大風頗險有歎
萬里長安道鄉心耿不忘乾坤消濁酒身世獨危檣海月生孤嶂
春星落大荒黃河猶未渡愁緒正蒼茫
黃河三首
不識黃河水今看九派渾大星垂谷口斜日盪天門風靜波仍壯
帆欹沙欲吞乘槎多少客何處問崑崙
濁浪連天起荒城片席過萬方同貢賦九曲異風波還徙淮流合
蒼茫海氣多倚閭愁梗塞今已渡黃河

徙倚黃河岸源從天上來大風生峽谷微雨過荒臺樹暝禪燈出
城孤畫角哀澄清應可俟寔乏濟川才
栁林閘
北望天垂遠空林起暮陰飛揚歸客思搖落故人心白鴈時相見
黃雲愁至今不知停棹處何事獨沈吟
分水廟
兩水析流濟雙峯夾一門南趨開濟漯北徙匯崑崙漁火漫漫出
旌旗獵獵翻古祠禮敬禹迹悵空存時設汎兵
過楊東起故宅有感二首
楊子談經宅重來只自悲不堪思舊侶況復見孤兒日暮藤蘿合
春深楊栁垂當年書樓上玉笛想同吹
憶昔相攜手文往其陸離屢邀公子獵不顧尚書期白帢人誰健
黃泉爾自知依然吟眺處回首倍淒其
答龔仲震二首

暫爾荊溪別何嘗有贈詩神工皆頓挫興會獨淋漓月照孤舟泊
秋驚雙鬢絲好將飛動意書遺故人知
攜手入城市論心到草堂小池雲淰淰三徑樹蒼蒼釀熟休辭醉
詩成自欲狂看君賡謝意絲竹總悲傷
送梵輝上人赴友人約
何必東林下方成惠遠居偶攜欉笠去不厭故人廬山翠浮杯遲
溪深落梵疏三車如可演容我叩清虛
重登太白酒樓題壁二首
東魯經過慣相逢復此遊再停遷客棹重上戍城樓濟漯流元合
煙嵐翠恰浮斷碑磨滅處想像謫仙酉
每到高賢地詩懷倍覺新狂餘愁不斷題罷興如神憑弔應吾輩
遨遊賴此身欲將千斛酒澆徧濟河濱
過南池憶昔與汪處默同遊慨然有作
憶昔同遊客汪生自不羣只今池館在已覺死生分道路知音失

泉臺痛哭聞偏教名勝地雙淚落紛紛
題旅店壁
興破詩篇役愁隨客路羈縱令工少益祇覺邁相宜棗熟村醪嫩
沙崩草舍欹頹垣題欲徧萬一採風知
陶邱假宿何氏荒園
地僻經過少人來夾道看到門僮僕訝高枕性情安雜樹浮雲薄
疏籬落照殘生平愛幽興深覺旅愁寬
白楊
此樹江南少蕭蕭十丈餘日斜枝欲倒雨洗葉偏疏松柏陰相敵
梧桐翠不如那能移得汝一一蔭吾廬
鴈
不忍尋常見那堪客裏逢何時違塞北帶雪過山東天際雙雙列
沙邊箇箇同儻傳遊子信應到故鄉中
靚賀繼登刺史殉難蜀中張獻忠寇蜀死之

羣盜縱橫日孤城戰鬭中馬聲嘶赤甲鵬血灑青楓李特山河險
公孫帳旆雄十年巫峽路腸斷舊郫筒

將至猿山屯晚宿村舍

小寺危橋側孤村萬頃閒攀籬頻聚馬見酒便開顏土銼炊仍冷
牛羊夕未還今宵須睡熟明日好看山

山行

客裏身難惜山邊曉耐寒石根穿水去雞落趁峯攢旅夢過三月
囊錢費一餐長途隨處險況復對巑岏

纂祥郭外同虞掌叔晚眺高閣

閒迥霞初散窗虛翠復添參差開睥睨高下出閭閻倦鳥飛飛故
窮途慰藉兼與君聊縱目戍鼓夜來嚴

客夜

客夜偏難曉寒衾不冐溫月痕虛半壁沙勢動孤村高枕三秋夢
防身一劍存空階還起立底事向誰論

晚眺

野港銀河倒荒城戍鼓初槳鳴漁火亂鷗宿晚沙虛天地容爲客
風塵憶故廬親朋知好在難報一行書

盧別駕索詩爲別兼承分俸賦謝此詩

詩是君家好如余敢易論感深情自竭興發語無倫此別牽吾袂
前途見汝恩驪歌休更唱相對已銷魂

曉起

客眠難得穩偶著便呼行容易風寒入蒼茫早暮更月痕依水碓
鳥夢失山城試問同車者應傷此夜情

再過濟寧馬上口占

總是他鄉路重來若故鄉翠殘池館樹白益寺橋霜薄祿留難得
微軀痒可傷時聞道傷語鶩馬尚飛揚

殘雪

聞道余行後紛紛雪更多只今消未盡昨夜對如何野燒侵荒壁

層冰滚大河若爲來往熟渾欲忘蹉跎時濟水已冰舟人鑿冰而渡

寄家書因示鄉人

無數家門事書中那便詳看來愁欲動封罷語猶忘生產何曾問
饑寒總不妨漫傳悲苦意恐益倚閭傷

沙

作客眞愁雨壓車更苦沙似令風有色忽覺樹無華深淺霞光沒
微花水勢斜連拳鷗鷺好安穩臥蒹葭

燈

客裏無佳況寒燈送少花每當然永夜獨使對長嗟杯動溶溶浸
風微脉脉斜故鄉誰共汝應與護輕紗

月

向說無私照今看似有私故鄉人不見孤客淚偏滋影側鴻斜度
光沈樹倒垂嚴更過夜半愁絕未成詩

東裝

客裝隨處束一夜一番新書篚從顚倒衣囊任苦辛饑憐奴僕聞
窮到旅途眞賸有詩文在蕭蕭伴此身

汝上訪路子復留宿齋中四首

問訊汝河畔來遊故舊居徑隨松翠換水動晝簾虛亂石參差立
寒花造次舒主人驚會面相對各躊躇

太白孤城迥明湖落照偏煙花時隱現波影夜澄鮮岸幘高人共
移尊老樹邊多君能領客攜手遂忘年太白山名明湖湖名

旁舍中都址猶餘舊講堂荒碑難細讀衰柳自成行徑仄霞如綺
溪平月似霜登臺還極眺百里見微茫

曉起忽不樂凄然賦別歌攜囊還展轉倚杖更婆娑自覺風塵怏
空餘野趣多何時理歸棹重許故人過

客夜閱邸報得韓刑部聖秋凶問二首

正欲擁衾臥人傳邸報來蒼茫聊寓目驚詫忽停杯似聽山陽笛
眞憐鄴苑才鶴飛何處著客夢儻徘徊

爾若今無恙公車到定酉新詩還索看高閣慰重遊不謂珠難返
空餘劍未投紛紛遊子淚應動夜臺愁
登東平城晚眺
寒倚嚴城眺諸峯擁縣青斷雲浮淰淰細水去泠泠客慣愁翻減
風吹酒易醒舉頭鴻鴈過嘹嚦不堪聽
荏平
昨夜經阿邑今朝至荏平沙痕喧細水日氣射孤城旅食還須勉
村醪也自清漫愁爲客苦爛醉足浮生
過德州二十里鋪示同行會稽吳丈 北與景州界
地是燕齊圻人從吳越來孤村當落日小驛置荒臺月動青萍影
霜添白髮哀莫愁前路遠相對且銜杯
望景州塔
何必登臨好看來便不同地分齊嶠右山遠薊門東法雨垂天界
慈雲漾碧空非無攀躋興媿我正飄蓬

白溝河晚眺二首 距京二百里宋遼分界處
總是幽燕地相傳遼宋分鴈行高不落沙岸走無聞割據悲前代
遭逢幸　聖君請看雲近處佳氣正氤氳
儻得兼程進昭臺便已登卻看天欲暮且醉酒如澠逆旅愁無賴
思鄉病屢增十年心底事照我是寒燈
小米
五穀元俱貴餐來米自强種因南北異土是上中真入杵愁逾細
除芒便有香遙知故鄉陌收穫也應忙
卽事
萍蹤隨處泛茲土暫流連粔籹聊充餉樝棃不論錢人稀休市早
樹少看山便野老挑燈坐兵戈說去年
雪
恰閉重扃臥兒童報雪飛披衣看有興卷幔坐忘機白變層巒態
青消萬樹輝牀頭餘醖在斟酌莫相違

又雪
昨夜看如此今朝望又迷山沾容愈好樹壓幹全低爛熳催新賦
紛霏想舊谿何人更乘興孤客此羇棲
晚晴野步
雨餘聊步屧景色媚林臯斷峽雲初洗浮雲薄漸高日斜光瀇瀇
水細響滔滔更到村南去狂吟氣倍豪
馬上
夙有飛騰志如今祗自悲肉消髀漸痛坐久骨難支共冀空羣顧
難逢買駿期馳驅渾未慣應任北人嗤
寄弟十首
每覺思吾弟情深語便眞鶺鴒詩擬續春草夢時新道路空回首
家書寄乏人一尊椒柏酒憑汝獻高親 時已偪歲
莫愁書未讀庭訓總堪師疑爾聞頻異憐予膝暫離身名休寂寞
門戶仗支持親望眞難慰吾曹努力爲

老母偏茹苦饔飧在我儕何曾頻進饌況乃是長齋久抱含飴痛
兼傷望遠懷膝前惟汝在應與說天涯
汝小應難憶余前尚有兒姓名三楚識詞賦兩京榮不謂矜遊俠
長令閱死生十年回首處流涕尚縱橫 兒曾遊楚後七子社上故有三五句
卻憶東郊外蕭條丙舍荒貽謀眞式穀舊墓每同傷讓讓情偏重
然藜夜自長只今誰共汝離思倍難忘 東郊丙舍予與舍弟讀書其中
汝姪如還在齠齡定若何昔曾呼小阮今已痛西河一子愁艱抱
雙親髮漸皤憑君深自慰掌上看婆娑 余前年有喪子之痛今以舍弟舉子爲慰
記得河干別相看淚迸流忽驚飛鴈斷眞訝去船浮百里還依戀
中宵更唱酬臨岐頻寄語堂上莫生憂 弟送至丹陽別
都道遨遊好余行只自嗟一秋遲咨何四月到京華彈鋏知無益
飄蓬未有涯歸來三徑在生計足桑麻
余豈躭幽興風塵汝未嘗饑驅形反瘦狂走贅俱荒聊藉詩篇遣
翻添別緒長故園新釀熟愁殺是他鄉

多少悲傷事歌詩那易窮緒紛詞續斷愁到淚朦朧世路知予倦
天涯望爾雄登臺頻矯首颯颯羨歸鴻

夢家二首

只愁難得睡有夢定還家眞訝風煙異何曾道路賒堂前萱草長
原上鶺鴒斜更覺歡娛極江村處處花
乍醒猶堪喜回思便可嗟祇餘雙鬢在依舊一燈斜靜聽縈檐雪
輕飄透幌花故園今夜望何處是天涯（時值大雪）

蘆溝橋

只覺波難盡何曾楫可通燕山環左右易水注西東露氣侵沙白
宵行耍燭紅十年驅馬地蕭瑟大都同

十二月十五夜望月二首

只此今年月他鄉尚獨看漸知春氣近彌益客途寒列宿疏雲際
清輝賽露盤故園如極望直北是長安
動輒長安見如今又兩回曾懸萊子袖還照阮生杯冀北光俱滿
江南望易哀天邊行自徧遙擬故鄉來（前年侍家大人在都故有三句）

家叔亶周哀辭十首

儻能延一月我到定歡呼頓覺存亡判眞令涕淚枯薤歌哀白玉
斗室是黃罏試問魂兮去曾歸故里無（余于臘月到都而叔已先于十一月謝世）
最痛余行日叮嚀是六郎爲言逢我父定促早還鄉細作家書寄
眞添別淚長此情那忍負頻向繐幃將
此際兒猶望那堪凶問傳乍聞人似夢回憶淚如泉客久身俱殉
家貧譽倒懸半生辛苦意躃踊問蒼天
忍見遺囊內猶存數卷書學醫翻自誤知命總成虛手澤驚無恙
羇棲恨有餘夜臺如欲訴失計悔生初（叔學醫兼知星理故囊遺皆此種書）
生前徒碌碌可歎一無成入宅名難立遊梁說未行信知儒術誤
空使壯心驚異日歸華表悲鳴定失聲（叔八載客遊俱在楚豫間）
莫愁棺不返冰釋便呼舟魂暫安蕭寺春應到故邱田園知好在
弟妹自相周生死渾難負黃泉汝慰否（叔櫬厝蕭寺）

嬸母塋先殁棺猶北郭停八年如有待一夢共難醒合葬靈應妥
齊肩釁自歆孤兒能負土雞骨最伶仃
送死憑誰在侯芭誼獨存未沾兒女淚難忘友生恩蹤迹三年共
交情兩姓敦可憐承付託欲語便聲吞（有薛山人三載同叔客遊歿時致[illegible]泣古人）
甚棺今已定蒞爾莫深悲處士名原重高人傳可師生前才未展
歿後路猶岐翻覺傷懷抱難成有道碑
涕淚何由破長歌豈當哀傷心詩總爲客念都灰落落家千里
悽悽土一坏孤魂如有識招爾定歸來

守歲二首

年去人還守春來歲便除不眠添客思何處問吾廬堂上椒誰獻
池邊夢總虛忽傳千里信喜極重欷歔（時得家書）
令節明朝是回頭萬事非風塵雙足誤菽水一冬違擇橡親難慰
思家漏漸稀年華催我別來歲幾時歸

盆梅二首

臘去原無迹梅花巧逗春依依能伴客落落最宜人撮土根株竝
連筒灌溉頻似茲生意足何必戀江濱
數蘂渾難得攜來道路艱頓令春色在應許客愁閒石好如山綴
枝繁著意刪平生邱壑趣對汝正相關

病中謝友人枉顧

畢竟愁難遣微軀病遂侵可憐春雨後伏枕到如今豎子驅何法
頭風痛不禁君來艱倒屣強起便追尋

燕邸見探春花

花是今年發人還去歲來一春舒客眼連日對浮杯蜂惱爭餐墮
鶯翻弄舌迴上林鬪更好難見數枝開

方侍御作楊柳圖索題

伊昔乘驄客如今老蠹師興來時潑墨人到索題詩柳睡黃鸝穩
花飄綠水遲喜無遊子在恐綰別離思

許傳舟置酒爲別席上同方邵村顧華峯

每夜華堂讌那知有別離忽聞今夕會都道送行時沙急津門暗
風高易水悲故鄉歸未得揮手欲何之時余將遊山左

查給諫王望杜送都亭

宣武門前路多君挽去驂別顏當冀野離緒入江潭投筆心猶壯
還家興豈酣儀公書諫草加意望東南

出都二首

從此出都城驅車曉夜行路緣頻過熟囊竝一身輕岸柳隨春換
村煙繞樹生可堪回首處脈脈重含情

歸思吾誠急那能便恝然數言忘忌諱時論遂拘牽敢效劉蕡泣
難追祖逖鞭煌煌天語在努力慰求賢

邵村華峯見和前詩賦此酬贈二首

名姓離猶記相憐有邵村贈予詩數首念此別銷魂放逐安時議
生還荷主恩更聞寬大詔早晚下津門邵村初還遼左尚以撲工未旋僑居天津

顧子忘形誼春明送我行尋常都有別對爾不勝情瑕亂知吾道

艱危見此生長安須暫處勉矣慎浮名

春半

客裏寒難受殷勤望早春無端歸又半著意看猶新夾道花誰主
疏籬筍過人相逢須醉倒前路恐沾巾

春雪

北地春寒久清明尚雪飛微微沾古渡悄悄溼征衣匹馬揮鞭去
孤鴻掩淚歸故園花正好愁絕是荆扉

又宿

今日車停後高眠又一家大都茅覆屋總覺岸頹沙取醉非無酒
充盤只有瓜野人相對語春水漲桃花

病中曉行與同行吳丈

病骨支離甚登車怕早涼無窮遊子意難對丈人行吟已同莊舄
歌眞類楚狂昨宵渾未寐因汝話家鄉

旅食

旅食家家換天涯處處親那曾饑索米終覺熱因人藜藿甘何厭
鱸蓴夢屢新鄉關爲傳語春事且逡巡

春耕

傾聞天意好農事徧春坰雨過雲仍黑犁鋤草不青異鄉離黍淚
故里稻粱心歸去安耕鑿衢謠幾處聽道過故縣址故有第五句

春望

每乘春一望春眼一番賒麥細煙生浪波迴月湧沙鷗鵝千箇少
籬落數行斜聞說清和近風光漸有涯

途中見桃杏盛放獨無梅花因成四韻

只是梅花少其餘總放春馬蹏經樹歇鶯語入枝新岸岸成霞綺
村村覆錦茵相看俱驛路還覓隴頭人

山行

一山當面斷行到路還通身入層霄裏車迴細水中白雲歸澗碧
黃鳥啄枝紅極望波濤外飄飄盡轉蓬

到村

樹街村難辨溪斜屋半侵兒童騎客馬花柳入春吟過雨蛙聲溼
衝泥燕背深此時須一醉長嘯復披襟

羊留村登高閣羊祜故里

峯到雞鳴盡村因羊祜留猶聞稱折臂無復見輕裘高閣收新雨
圓沙返晚陽欲窮千里目何處峴山頭峯名雞鳴

自徂徠歷新甫眺望二首

自笑平生僻逢山興便高酒懷都浩浩詩句更滔滔每惜峯巒過
虛辭鞍馬勞還思登絕巘一擬淨塵囂

積翠何時斷連峯次第生樵歌經雨歇谷鳥逐晴鳴過眼野花落
回頭岱嶽橫閟宮遙在否松柏尚崢嶸

蒙陰

數峯看漸遠復有一峯迎上下孤城見欹斜匹馬行繭絲家共絡
黎棗岸俱盈晚向村頭坐蒙茶爲客烹

過鄭城 距宿遷百里

漸喜江南近揮鞭努力行已過鄭子國便到項王城野渡全浮纜
春畦徧耦耕黃河今在眼早晚一舟橫

宿遷覓舟

此身長道路誰分有歸期竟入臨淮境眞逢鼓枻時囊猶存顧直
春正好吟詩坐臥中流穩呼僮急舉巵

春詠十二首

牡丹

信有傾城號看來便絕倫低昂渾盡態含吐定經旬豔豔霞光冒
盈盈露氣新翻憐春欲暮欣賞及芳晨

梨花

樹樹花爭豔梨花獨自殊空枝疑雪色細蘂雜蜂鬚蝶引迷高下
雲沾看有無洗妝喧此際把酒競相呼

筍

何限干霄勢森然徑寸閒抽條寧久待解籜便難攀籬落穿無數
盤餐興頗闌熟知滋味好着意先邊刪

草

細草含春態欣欣自向榮但令嘗可愛何必盡知名嫩碧兼波湧
微香帶雨生毋爲南浦望歘使別情驚

羔

拭目春畦上羔兒擬復輿細眠俱不競狂走漸相矜執贄因知貴
思乘自莫勝喜看時傍母日夕應麾肱

蝴蝶

隨意觀群動紛紛蝶正忙夢餘猶髣髴看去恰飛揚傳就天然粉
偷殘花底香可憐明月下宿影見微花

鴨

方池浮藻荇花鴨戲相依振頸搖光亂翻身宿影稀隨鳧難舉翅
與鷺學忘機粱稻謀還得籠邊跛蹭歸

燕

舊日梁間燕重來又一年呢喃仍欲訴巢幙幸依然豈惜長途苦
深叨故主憐銜泥兼啄草往復畫簷前

黃鸝

深樹黃鸝睍睆殘一院春乍聞如解語屢囀欲傷神花密藏身穩
枝高掠羽新相看邀逸興攜酒漫逡巡

鞦韆

自有千秋節鞦韆遂得名流傳寒食戲飄忽麗人行彩架凌雲轉
銖衣拂地輕音容俱髣髴凝睇不勝情

雲

忽漫推峯出微沾古岸頭非因風力助嘗爲雨容留雜樹紅相映
方塘翠不收回看思何限吾意等沈浮

池

小水溶溶淨方池岸岸平野花垂子細飛鳥入分明雨驟魚爭落

風狂浪只輕黏憐江海外飄泊壯心驚

中秋對月 時客秣陵

月到中秋好他鄉泥此身六朝芳草歇一夜旅愁新水色搖無定
山光動有神故園猶在眼辛苦望歸人

登報恩寺塔

勝絕驚吾在天涯見此心大江餘一綫鍾阜失千尋夜夜斗牛宿
時時風雨吟欲將灰劫事稽首問祇林

過仲蠶荊溪草堂二首

爲愛山川好欣然此卜居薄田雖未買荒徑已新鋤樓外嵐光淨
溪邊鴈影疏我來多逸興痛飲莫躊躇

獨酒渾無賴高談亦自雄何妨生理昧大抵世途窮天地悲歌裏
行藏得喪中加餐還努力漫擬作衰翁

送曹倬雲計偕北上

昨歲同爲客秋風滿後湖方舟邀翠羽聯袂摘香菰慷慨愁離別

兵戈愼道途蘭陵多美酒立馬爲君沽

五言律二

懷戴孝廉雲簡

憶作郎川客扁舟訪戴過到門新雨後把酒暮煙多客路還工賦
高樓任放歌別離人自慣于爾奈愁何

與周渭公

識君纔一載知君已十年交從古道得名悔少時傳長鋏隨人問
高樓共爾眠盤龍今健在書記正翩翩

晚宿

徑仄偏多樹山迴便有村草沾新露影馬踏舊蹄痕夜雨爲誰急
秋宵此獨存野人談往事把酒共荆門

再過徐山人居

頽壁曾題徧荒臺此過頻忽驚鬢鬢改彌覺酒杯親計拙艱生理
交深見苦辛看君牽幼子垂老欲傷神

江陰夜泊有感二首

極目荒江上蒼茫野興多秋風高鐵笛寒月冷銅駞樹杪孤帆出
天邊一鴈過旅愁驚赤羽獨立夜如何

九月大江頭邀賓上酒樓碧繩偏照客黃菊好悲秋海氣連申浦
軍聲擁潤州凭闌一長望何處小山幽

憶東園

故鄉容易望倚檻奈愁何樹暝歸鴉少天空落鴈多風塵消濁酒
年歲託狂歌知有池塘在春深長薜蘿

月夜同友口占

最是他鄉路江邊羈客舟相逢脫寶劒一嘯上高樓水驛紅闌滿
人家白苎秋可堪腸斷處常此月當頭

姑蘇道中

茂苑風流在重遊好問津半塘寒落日雙槳送離人市上簫聲舊
橋邊柳色新最憐長此客依約是三春

陪薛　詔使赴鄭太醫宴集

永夜華堂讌征車此暫停月同千里白人對一峯青橘井留仙藥
樓船擁使星追陪還痛飲何必怨飄零

山塘

只此山塘岸來頻去每遲雜花飛故苑細水漲新池酒熟當鑪喚
舟移宿鳥知有時成獨立吟徧舊題詩

望江

行子乘春望淒然發浩歌海雲浮客棹江樹接官河鴈去吳天盡
潮來楚國多妙高臺上月日夜送寒波

登北固山樓二首

匹馬凭孤嶂危城控上游魚龍一夜靜吳楚萬家浮獨客來江閣
層雲結海樓茫茫沙島外千里暮煙愁

笳吹西風道浮生此放歌城樓喧浩蕩郡郭壓嵯峨拂袖乾坤隘
凭闌今古多南朝祖士稚擊楫意如何

月夜登玉山

是處稱天塹凭高望不窮赤闌隨岸折碧浪入杯空沙草沈殘鐵
牙門挂角弓漁舟安穩在磯畔水融融

阻風夜泊

漠漠孤洲湧驚濤阻客程愁餘空目斷夢罷識身輕野曠天連燒
沙清鴈報更百年拚盡醉隨處大江橫

瓜洲

遙望海門低春風滿大堤亂流衝棹過斜日帶江迷綠蔣浮瓜步
黃花散馬蹄蕪城纔咫尺煙樹晚淒淒

登寶應碧霞寺層樓

層樓何代寺突兀射湖邊樹接青山落城銜白日懸法雲開浩劫
香雨散諸天千里勞勞客凭臨思黯然

桃源縣

桃源名亦好憑眺境全非市小行人集煙疏晚爨稀河聲連戍鼓

草色上春衣無限江南思蒼茫共落暉
夜泊魚頭集荒岸不寐有作
漸覺三春盡迢遞路尚賒樹陰疑到峽月黑隱聞笳百里人煙斷
孤舟雁陣斜前途半如此飄泊信天涯
陽穀道中
忽起故鄉思橫空落雁遲淚多楊柳見愁老杜鵑知刺促歸三歎
蕭條縱五噫京華何處是矯首萬年枝
再至德州
昔自江南至今從薊北來往還皆此路客思轉難裁野水芙蓉落
空山鵰鶚迴嚴城猶鼓角秋氣日悲哉
觀賀蘭國貢使
海甸皆王土奇琛入　帝家衣冠殊域迥文物九天華弓月開邊
調蘆笳暗使槎長空迷去雁應有指南車
送惠上人遊洞庭

一徑安禪處三年聽法堂地偏人迹少樹老佛燈藏作客吾猶健
高吟爾不妨輕帆洞庭去秋水正蒼蒼
別弟二首
欲去情難怨相看淚不窮親朋城郭外吾弟客舟中風雪艱長路
饑寒倚小僮故鄉書早寄愁眼莫教空
竟作遠遊子高堂賴爾存須令顏有喜應念齒俱尊藥餌宜時製
鉼罌望早温倘煩行旅問客路莫深論
贈許方來
許生眞意氣家住雨花臺曾作金城將能無玉樹哀燕關愁雁寄
吳市和簫來醉慰如相問休誇猿臂才
下邳
經過下邳城城邊碧草生春含孤角細舟對一峯橫雁影雲端沒
人家雨後明千年圯橋上來往不勝情
即事

十萬新軍集吹笳徧郭門村煙終日斷雞犬數家存漫下窮途淚
還傾濁酒尊羣公康濟在兵事且休論
微雨
伏枕聽難覺開扉望復明濃花沾有色細草著無聲脈脈山容重
霏霏霧意輕閒愁吟欲徧獨自繞階行
秋日過婁東訪曹偉雲二首
舊有登堂約扁舟此夕過到門波浩蕩乘興月婆娑不道孤兒痛
還添別淚多支牀雞骨瘦慰藉欲如何（時偉雲有失怙之痛）
欲別誰能怨相逢更不安爲予仍下榻憐爾未加餐積愫眞難盡
新詩敢索看曉來分手處繐帳火猶寒
得友人山左消息
竟作十年別何無一紙書傳聞在東魯早晚下南徐客久才逾老
思深夢轉疏靈光遺殿在問爾賦何如
夏日

陶陶當此日客路尚淹留竹暗諸天雨花迎一樹秋長風催畫角
落日挂城頭散髮容高臥茅堂迥自幽
雪夜自江上歸過友人宿
一路蒹葭響孤舟雪上移別來忘夙約相見慰秋期燭照江梅發
泉聽石澗遲藤蘿應已瞑乍偶坐堪持
訪友
舊識知何處家仍秋水湄不疑人在夢飄道見俱遲斗酒弗言薄
明河還自垂因君動幽意倚杖欲追隨
山居
一自看山去兼旬住石房鶴聽空澗雨鳥啄翠巖霜高臥身容懶
孤吟興倍長偶然乘月望湖水夜蒼茫
客中懷毛留鄴亦客遊未歸
自我離鄉後因君繫此心覺來邊角動坐到寺鐘沈薄俗憎孤客
全家待好音歸期余未卜知爾更難禁

哭劉厚瞻姑丈
地下劉文學聲名尚至今可憐貧到骨況復病傷心墓草自成色
悲烏非好音葭莩半零落淒斷白頭吟
送吳子班歸池州
送送故人去悠悠同調稀鐘寒聲欲斷木落影偏微鉤黨家風舊
從軍壯志違君看匹馬處黃鵠各飜飛
贈梅杓司
似子矜遊俠陽春曲轉高詩名三婦豔人是五陵豪金縷翻歌扇
銀鞭拂寶刀飄零休自歎才調本西陶
病中雜詩有引
客歸嬰疾自秋徂冬憔悴以來何心風雅然相如伏枕尚成
封禪之文宗元抱痾亦報史書之札知翰墨之道古人雖病
間猶不廢也第孔璋草檄焉能自愈頭風而元龍踞牀止覺
頓除豪氣聊附七哀而表志憑八詠以舒愁云爾

曉泊石堰
九十行將半輕帆曉暫留小村山乍掩一水樹初浮沙溼知潮落
魚跳見網收飄飄無倚著心迹等虛舟江陰距吾邑九十里
到家
悔不將身惜深貽父母憂入門猶強慰伏枕忽生愁暗數他鄉苦
回思召疾由欲言仍未敢擁被淚潛流
病
且任皇天意毋須救死頻百年原是客千載定何人縱苦河魚疾
休悲土木身但憐諸弟妹一一慰酸辛
自慰
蒼天頻仰問畢竟我如何庾衮元無畏陳思敢廢歌形容孤枕習
涕淚一秋多稍喜風塵事無由到薜蘿
蔗漿
都道能消渴相宜獨柘漿節調緣管瀋味冷足冰霜漢祀歌原重

陳王咏莫忘總然佳境入苦思奈堪傷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析朝酲曹植詩都蔗雖美秋之
白西瓜
不料青門內猶存是種瓜攜來疑抱月剖去擬餐霞浮水難同李
沿籬記作花若因吾病嗜有意蓄東家
棗
棗性云能補于今補未宜祇因良藥苦不覺寸情移棗棗潘安賦
來來方朔知還思遊海上服食問安期
鄒汾亭枉顧治藥
耳熱汾亭久今知果善醫悵君來稍暮致我病踰時理熟才兼老
情深藥自宜從玆紛感激雞骨料能支
語汾亭
僕病雖今日先生貴溯源公車悲屢困長鋏恨空存道路饑寒積
交情涕淚吞數年心耿耿難與達人論

對鏡
忽相君之面低徊欲斷魂蛾眉疑被妒青眼悵徒存舌敝那關病
骯深竟有痕傷心更何限非汝向誰論
燈影
榻畔如憐我依依見汝來愁容疑獨掩苦志豈同灰自笑呼應出
誰知對可哀忽驚回首處何事穗花開
語弟
汝試來看我今朝似稍佳好將相對意急慰老親懷負米勞難共
趨庭訓莫乖更須勤自愛兒罪已無涯
可歎
向若貧非病今傷病復貧一燈兒女淚三徑草茅身詩賦隨時議
形骸減衆人十年飛動意不覺暗傷神
劉明府餽黃蓮陳米
父執劉褒縣關情贈餽頻養生期自遠當膽意何親南國香秔貴

西川上草眞藥囊須正切懽喜倒沾巾（黃蓮一名上草）

戒上人攜藥酒過

東郭天寧寺從來藥酒傳大都温補勝眞與治生便琥珀光應斂葡萄味況全上人時惠我末疾喜加痊（左傳風淫末疾）

觀煮粥

只道紅爐內耑爲藥餌温那知饘粥味復許故人吞入口應深訶聞香預細論祗愁難飽食斟酌進晨昏

移菊數十本置榻前

難向籬邊步移來斗室幽與吾同避俗爲爾重悲秋種色朦朧辨香風子細收白衣空送酒辜負好花酉（時余戒酒）

岳維洺來書箋箋致揚州同年劉玉少

夙有揮毫興其如手戰頻生疏難具法錯落總非神布勢渾鋒仄臨箋竟腕親孝標應見哂爲說病餘人

聞鐘

每因鐘一動底事一回思夢麂燕山路男兒馬革屍愁聲隨斷續哀怨入凄其忽笑支離叟誰爲努力期

落葉

木葉驚微脫相看惜故枝一秋今古夢萬樹別離思人水飄難定隨風下每遲始知天地意搖落總無私

思食蛤蜊不得

嘗盡人間味方知濟自優性情宜雅合匕箸愛相投月想孤輪仄絲疑獨繭抽枕邊方議食爲爾預綢繆

夢先叔虞掌

叔死猶憐我殷勤入夢來如生相顧惜欲醒又徘徊貧樸形容舊飛騰志氣灰思君無限恨何計慰泉臺

曹頌乙旨來慰問兼至因言趙生工相術又言籬菊甚佳恨不與予共賞詩以報之

似我應無相音容異昔時吳牛聲愈喘燕駿骨空悲豈是煙霞錮

眞叨風雨思名園頻矯首深負菊花期

飲酒

今日方沾汝銜巵忍暫停自能容鹵莽誰復計飄零眼底人間世天邊醉裏醒那堪杯影動愁鬢欲星星

聞宜興徐表弟病信

未經身歷後誰覺汝難任體況加余弱愁同令毋侵年髩生理昧夢遠淚痕深曩飯知何日淒然兩地心

喜婦翁許侍御北歸

主德原寬大扁舟詔許歸臣寃何用白朝議豈終違親故欣攜手鄉關好息機應思多病者先冐過荆扉

憶許傳舟舅寄居天津

吾舅飄零甚全家寄海濱縱知能作達何計不憂貧患難生忠孝悲涼動鬼神倚牀時爲汝翹首數沾巾

展前人畫山水卷

不識何時畫相傳唐宋人收藏經百載閱歷定千春如覩山容變兼疑雨勢眞倦眸驚復醒邱壑惹相親

移牀

屋宇元無幾移牀只此間近窗因就日捲幔便看山書架重攜向茶鐺舊未閒高眠大自在佳夢豈吾慳

立冬

一秋高枕盡今日又初冬時序隨愁換霜天苦病逢酒應和藥煮衣重著綿縫更把新收穀呼兒細細舂

得張尚書劄

念我餘生在尚書翰札來所言都見道相戒只多才用拙知名妄忘貪覺網恢百朋眞已錫勿藥舜顏開

毋宜人生日

今日高堂讌霞觴苦未持承懽惟弟妹獻瑞得花枝老父顏應喜宜人色倍怡不須頻顧問安穩在牀兒（宜人誕在十月中旬菊花盛開）

典裘示友

薄田雖已熟祗足貢官逋不藉霜裘典幾令藥餌枯棄稀吾信媿拂袖爾誰俱爲語休嫌敝持錢竟有無

見架上書帙

牙籤猶宛識拭眼重躊躇歷歷丹鉛偏紛紛記憶疏欲觀仍未敢強起定何如究竟都無益全生祗藥書

憶東村草堂

約略疏籬外依稀老樹邊村孤人迹少徑仄草堂偏架上憐殘帙囊中惜斷弦來朝須力疾休負好林泉

聞鴈

朔鴈聲何苦平時尚怕聽況當垂獘後每偎五更醒嘹嚦因思啄單雙不竝形哀深眞似我輾轉意難寧

聞鷄

徹曉渾無寐時時望汝鳴乍聞猶夜半屢報始天明書效茅容餼

思同祖逖情獨憐子骨似疲餚膾殘生

王刺史招飮不赴

泛愛慚佳客邀歡媿病夫力稀愁禮缺身弱仗人扶佼味沾難得香醪醉孰俱異時來報謝重首戒廚無

藏蘭

一年勤護惜加意更嚴寒就日藏宜穩多風避欲安葉殘知蟻聚花小驗泥乾因悟人生理平時保攝難

小雪

小雪原宜雪初寒倍覺寒陡然靑嶂色都作白雲看雀亂饑翻瓦魚吹影動瀾披衣幾愁思涼夜恐難安

月

雪後光逈白更餘影倍淸自從前日臥已見兩回明高樹驚烏夢長天冷鴈程不堪臨我榻時照淚雙盈

幼子

縱有離愁處都忘汝笑嘻未言能解語無力強提攜玉樹生元秀金環覓詎迷老親期不淺時喜爲扶藜

語內時余將入山養痾

關心多少事向汝不須論鴻案姑同舉牛衣且共存悲來時擊劍愁到欲招魂採藥將爲往傳聞有鹿門

烹魚

正喜能強飯何須不食魚細烹銀鯽膾調和碧蓴蔬泛泛香無匹絲絲肥有餘自知茹素久饕餮止宵初

聞兵過

見說王師下南征道路賒關河嘶萬馬旌帳拂千家渡口冰初合軍中月正斜何年投筆去還逐李輕車

髮落

但使身當在何妨髮漸疏數莖應可擢兩月未曾梳尚覺衝冠起兼愁突鬢除忍看陶氏母種種更無餘

襪

病餘雙足冷角襪最關情大布由來暖純綿倍昔盈見君應恕解有尉定成名履舃還宜進天涯努力行（三代禰襪爲角襪古者見君必解襪足有疾則不解衛侯飲褚師聲子韈有尉襪解之事）

輓巢郞中兼山

泉室幾同汝誰知尚苟延把君詩重咏令我淚頻懸死喜身名定官憐罪網牽孤魂如識路應到帝城邊

池冰初合

位置方塘內嵚嶔盡石根薄冰初凍影細水竟依痕猶見魚游樂難容柳色存垂綸吾意在扶疾待朝暾

泛舟

竟作乘槎客溪光散暮天紅垂雙岸橘靑颭一村煙飛鳥窺林下漁舟撥網偏相看如隔世喜極倍潸然

病愈

方信乾坤事無窮羈我身以前都是夢從此復爲人拘束因狂減
艱危見道眞吾生祇受益詎勉更風塵
孫風山示館閱諸集兼求贈詩
帝曰先生病無妨病遂眞懶容千日酒閒縱五湖身薄譴霑恩大
危言望主頻那堪龍去遠翹首泣孤臣
和吳梅村先生三首
素馨
冒逐羣花豔亭亭素影清種微殊末麗名喜共前生纖手含珠摘
芳姿帶月明每憐零落後珍重具寒情末麗一名茉莉素馨劉王女素馨塚上生此花因名
王瓜
種類多無考偏于月令詳裹黃衣自綠蒂弱項難强子毋紛鉤帶
根株葛蔓荒有時冬尚熟生計爾何長
莧
久辨吳興種頻看莧陸詞微姿天地倚小物帝王知茜汁疑霞綺
青莖失楚葵應思性多忌莫漫朵吾頤南史蔡撙字吳興齋前種白莧帝褒其清故有五句
登樓
滿目風煙在今朝悔此登江湖雙白鵠天地一青蠅北望纓虛請
南歸病屢增仲宣思作賦憔悴已難勝
聽琴
曾與劉員外兼同慧上人調傳脩苑側聲動曲江濱忽斷飛鴻影
驚思挂劒辰攜龍難便解欲鼓又逡巡公藏別久懸舊物化感慨係之
文友過別之無錫許士過別之宣城
董子梁溪去鄒生宛水行相攜都過別兩地各含情目斷玄暉閣
心牽泰伯城儻逢諸故舊爲語病夫名
偶前命張料絲燈數盞
皓月休矜白明珠漫惜紅遜君光變幻慚爾態玲瓏蟬翼霞輕冒
珠絲水細瀜相看娛病眼佳節此宵同
回憶
回憶長安道征車最僃神沙驚天少白林黑鳥啼人客夢傷憔悴
空囊耐苦辛只今嘗臥疾猶喜避風塵
喜裴丈楚歸
死地吾纔脫生還汝倍傷兩人齊一哭半晌說三湘路歷羊腸險
愁隨鴈羽長從來行役苦或與病相當
十一月十二夜雨
三冬將過半寒雨入初更雪間應添色風吹漸滅聲鴈行需欲落
山影潤微明獨有來朝事難禁曬藥情
對客
不拜宜長揖誰知揖尚難膝原捫未屈腰恐折加酸造次成趺坐
蕭騷懶整冠殘軀疏禮法應作野人看
聞山東荒信
傳說山東信流民滿路途三時無大害二麥已全枯遙落賈生涕
誰陳鄭監圖救荒朝議在曾否及蠲租
米價
不道秋成日民生倍慘悽單輸頻有檄米價只如泥飄益鞭笞苦
空誇刈穫齊嗟予殘喘在忍聽路旁啼
示姪
吾家承世澤長物總無餘只有書千卷充然滿敝廬好馴童子性
時與古人居癡叔支牀處疑難便過余
湘妃竹爐
方爐誰製就雅式迥殊倫本欲名君子兼宜號美人楚雲香篆裊
湘水淚痕勻斗室耽清玩相看意每親
與韓雲兄論詩有歎
三十年都是相看非少時姓名知孰數歲月總吾欺無計愁懷遣
應思好句垂人生不朽事舍此更何爲
夜起讀史
一庭濤度後半夜雨來初忽自挑燈起渾忘久病餘相如文屢讀

扁鵲傳頻書莫詞吾生苦前人計已疏

步東鄰楊氏園

穴疑神禹鑿石擬始皇鞭突兀侵孤閣虛空旋細煙灘聲依檻東
魚影狎波圓行樂頻過此還思問草玄

一室

鬱鬱久居此蕭然獨掩扉畏時詩思縛謝客酒杯稀世態雙鳩鴿
生涯一釣磯病餘成懶計深覺壯心非

東溪

強步東溪畔溪光上客衣漁歌喧泛泛木葉淨輝輝村午新煙直
沙晴宿雁飛道旁生菜美細摘滿筐歸

城眺

久臥妨登眺扶童忽此辰雨餘孤日澹雪後一帆新遠塔銜波起
羣鷗汎水馴蒼然松柏路淒斷薤歌人

又眺

更向城西步凝眸望未窮小舟銜缺岸雜樹引疏風茅屋溪斜抱
桃源路可通寒威衣漸怯能不愛微躬城東郭有地名桃源

丹陽僧舍憶去年與其年兄同客逢曹倬雲流連旬日悵然有作

練水方舟泛經山並馬看相逢更漏永臨別朔風寒春草思康樂
浮雲憶子桓那堪蓮社地獨客此凭闌

酬別秣陵張丈

看君動幽意彩筆況縱橫秋到青溪宅人來白下城四愁工樂府
十載學長生揮手不能別江天朔雁鳴

懷張古迂

因君遙在客矯首一登臺苦思憑詩遣愁顏藉酒開雁從前日到
月是故鄉來儻問江南信飄零亦可哀

劉生

年少良家子翩翩着錦袍聲名三輔動遊俠五陵豪輕薄憑紅袖
恩讎看寶刀射雕身手健獵獵朔風高

銅雀臺

銅雀臨漳岸君王罷舞衣可憐金雁冷獨有繐幃飛繡瓦迷春草
空臺掩夕暉千年河水上陵樹夜霏微

塞上曲

青海正銜戈嫖姚一騎過旌旂飄璧月畫角冷銀河沙起黃雲合
天橫白雁多飛書歸報捷諸將盡鳴珂

入塞曲

生入玉門關揮鞭唱凱還大風鳴羽箭積雪照陰山七協貔貅靜
諸軍帳旆閒歸來麟閣上蕭瑟鬢毛斑

關山月

邊月海西流征人汗漫遊清光聯鳳闕寒影拂吳鉤角度千山雪
風生萬馬秋誰憐閨閣裏目斷大刀頭

婕妤怨

長信宮中月清輝照婕妤深恩不可恃薄命獨愁予輦過金牀冷

秋高紈扇疏昭陽歌舞罷妾夢竟何如

雨雪曲

客子長征日河流凍不開雙雕銀磧度匹馬玉關回野曠迷烽火
雲昏蔽草萊可憐霜雪夜篳篥數聲哀

隴頭水

白水挂諸峯滔滔自不窮勢連飛峽外聲斷落雲中雪沒遮行騎
風高逐轉蓬年年隴頭去嗚咽各西東

蕩槳曲

吳水日泠泠吳兒倚棹聽江連秋草白山湧暮潮青畫浪搖珠斗
香風動綠萍前溪含笑望錦纜舊曾停

青樓曲

碧柳映雷塘青樓夾道傍重重金屈戍無地不迴腸曉月臨妝鏡
春雲散舞裳往來裘馬客多半少年行

長安道

馳驟長安道春風滿渭橋朱門齊荻瑟紫陌共鳴鑣山壓西秦壯
星臨北闕遙平明鵷鷺列仙樂下雲霄

梅花落

無數梅花樹紛紛正落英隴頭逢驛使笛裏咽邊聲片影春雲亂
空枝夜月生壽陽妝更好飄蕩不勝情

折楊柳

下馬折楊柳垂垂堪作鞭輕煙籠繡陌飛雪滿青天鶯弄情何極
烏啼淚已懸枝頭明月好淒斷畫樓前

紫騮馬

塞上紫騮鳴驍騰最不平氣驕驚汗血嘶出斷邊聲月落金鞭冷
旗飄赭尾輕長隨驃騎去獵火衆山明

雒陽道

昨夜游平樂今朝過濯龍畫樓新月迥紫陌繡煙重市上調珠勒
天邊出禁鐘陳王方好客車騎莫辭從

學文堂詩集卷二

155冊 99卷 792頁 印500 34B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五言律三

登西洞庭山二首

高峯七十二第一是西山幽澗黃雲合懸崖碧草斑人行古寺外天入太湖間甪里傳遺勝良遊未擬還（甪里先生故居）

北望渾忘倦行行又到西乍登舟漸小更上樹全低水畔大魚立林間好鳥嘶偶然得佳句片石欲留題

甪菴二首

無數山中寺茲菴最有名地猶傳甪里人已到蓬瀛古檜穿松直繁花隔渚明舉頭湖萬頃不盡暮雲橫

波動荒洲坼花明宿鳥深何年飛杖錫此日到祇林碧草含春色高樓淨客心無窮憑眺意梁父欲成吟

送同年岳聲國入都二首

征車君且住執手進微辭世路原宜畏天心況未知江帆波遠近春雨膓參差向爾叮嚀語非徒惜別離（聲國因積累欲叩闕救亦勸焉）

舉眼孤蓬在行期奈決何空餘三徑好飜悔一官多舊檄應重捧新詩莫浪歌回思倚門者歸計忍蹉跎

雨

久雨天難問經旬不肎晴雲容低復暗草色細偏明村遠煙添暝溪平響減聲為農憂正迫連歲少秋成

雷

春雷先雨發雨過復爭鳴忽見蟠山影旋聞罩水聲乾坤真欲戰風浪自難平獨愛空林內新篁處處生

望高淳縣（縣無城）

城郭知何在湖邊望易窮人家鳧鴈外魚艇荻蘆中塔勢隨波湧山光倒水空乘槎過日暮蕭颯起秋風

奇石（溧陽雙橋）

片石雙橋上嶔嵌迥絕倫雪消形乍瘦雨洗色逾新側勢如雲起孤峯任烏親瀨江環左右嘗覺水鄉鄉

飲施愚山寄雲樓望疊嶂樓作

百尺寄雲樓銜杯坐上頭主人能愛客遊子便忘愁山勢寒煙曉溪光暮雨秋臨風懷謝朓千里一歸舟

苕溪寄弟八首

膝下傳兒語親懷且自寬況當多病後須得老人安強步無如臥應愁倒作歡此身嘗愛惜早晚慎風寒

浮縣來查子吾常有石生聲名俱伯仲心術最端平藥物由來妙通家況有情儻能常倚任應使客愁輕（查丈侯石璋章暨黃名家）

藥餌雖應服無如米穀宜計時須漸益每日莫踰期地僻花頻賞窗晴枕暫支更聞頤養道有興好銜卮

毋病今雖愈時時費節勞會須安夢寢且勿念兒曹茹素心偏苦多愁齒況高經旬遴定省且晚一舟操

祖壠重營葬親魂自倍安可憐新涕淚遙灑故衣冠松柏殷勤種河流仔細看此時應祭掃破淚幸為歡（時值清明）

有叔同朝夕依依慰老親生平多道氣骨肉見天真握手猶前日回頭遂故人孤兒如在側嘗恐淚沾巾（謂先叔廣掌也）

更苦經遊處傷心是小梅我兒名不朽吾弟夢應來嗚咽看魚浪留連認水隈欲為楚些曲握管幾腸迴（小梅港名距苕城二十里兒昔過此沈舟身殉）

父執吳興守連朝寄語詳別離悲老大宦蹟恨參商薄倖行相贈空囊漫自傷此言聊為述未審是衷腸

有感

夙信交遊好于今始自疑本非金石固難與漆膠期薄俗吾何哂窮途汝未知毋為生悵望棄置定相宜

投贈張孝子割股

東鄰張孝子割股事全真折肉仍還母呼天若有神紛紜朝野議感激世途人何限投詩意高堂共有親（孝子割股死而復甦）

卽韻送別牛雪樵雲雨兄歸宜興

兄弟分飛借離舟掩淚看才華眞伯仲奔走累饑寒酒殢歸帆急詩排旅思寬異時春草夢頻許到銅官

飮張衡我別業卽席同谷賓諸子賦

高堂莨讌會詞客重張衡捲幔靑蘿合開軒翠篠清玄言消歲月埋照足平生不盡當筵意徘徊空復情

曉行句曲與同行黃丈

曲水臨無岸盤旋曉色侵嶺含孤月澹路轉小橋深犬吠知村舍鳥啼過樹林飄爲行役地握手折秋心

登樓遣興

莽莽雲深隱登臨此艤舟金魚須換酒白帢正逢秋長劍氣無敵新詩句漸遒乾坤雙眼在突兀倚高樓

過漫園與曹峨嵋

曲徑江城裏居然老樹村芙蓉繁沼沚魚鳥散晴昏閑許元龍臥詩同子建論主人餘興趣終日倒芳尊

過淸江浦

十過黃河岸看來便不凡春光殊北地風色飽南帆江橋那曾變堤梅漸已銜家鄕更何似歸去臥山巖

夜飮許力臣師六宿影亭

勝絕邗溝畔新成宿影亭雲浮雙樹碧波動一峯靑刺眼花無賴狂吟酒不停主人留客意深覺慰飄零

夜赴畢刺史載積讌時刺史將歸山左出依園圖索題次杜于皇韻

此日誰知己于君交有神名園曾載酒高閣更邀賓自覺詩無敵爭誇彩絕倫相期拚醉倒別淚漫沾巾（依園之會余未得赴故有三句）

三歸臺（東平州郭外）

日落上高臺夷吾安在哉碑殘藤自蔓樹密鳥還來偶聽城邊語猶稱天下才無窮今古意臨眺重徘徊

孤鴻

目送孤鴻去飛鳴信可憐羣分丹嶂後行斷白雲前漏盡哦聲急沙虛宿影偏客衾方不寐愁緒奈相牽

嶧山

愛山成僻性曠望好停驂峯斷煙仍合天低雨乍含石橋迎翡翠野屋背精藍獨客無窮意行吟興頗酣

廣平道中遇雪

行行洺水畔雪勢蔽朝昏橋立方知岸煙高始驗村宿鴉添樹景過馬失蹄痕獨有岐途歎蒼茫斷客魂

飮申凫盟齋卽席賦贈兼寄隨叔三首

憶昔梁園讌先生坐上頭相逢都在客高會恰宜秋把酒名花發論詩暮雨愁天涯兄弟在衮衮慰淹留（庚子在都爲梁園十九人公讌）

十九人誰少君家數季方與兄皆耳熱于我覺形忘灑落空時論飛騰羨帝鄕只今垂眼處曾否及滄浪（時令弟隨叔年最少）

良會嗟難再回思近十年那知今日酒復對故人前世態增吾感

交情覺汝偏狂歌向洺水飛雪夜緜緜

順德至日史庸菴太守署中同黃雲孫夜飮

今夕是何夕淒然客異鄕可憐家愈遠愁聽日初長旅舍聊安枕官廚暫喜嘗故人驚會面苦恨復參商（時雲孫次日歸江南）

咏帆

一自相看汝悠然壯容思捲來嘗曲折照處每參差數丈如屛列兼程似馬馳漫言頻遇順憶否石尤時

咏柁

是物能持重天然砥柱功因人分左右于水判西東首尾擊相應安危置視工最看帆正處穩趁大江風

蘋果

北地多佳果君尤重品題甘能勝海棗肥可敵哀梨似玉冰盤映如拳碧葉低今朝貪飽食還欲遠相攜

蒙陰郭外題店壁二首

每到蒙陰縣登臨興最酣老農勤夏耨小婦理春蠶危石披襟坐
名山恣意探此間容卜築還否憶江南
更愛蒙茶好天然石上珍採時飄似雪烹就色如銀仙藥元殊種
香風自絕塵旅人消渴甚七椀興如神蒙茶可治膈疾故有五句
泰山道中山行
鑿石開山徑懸崖一騎穿倚天雙劍削夾谷老藤纏小鳥搖空翠
浮雲接曉煙只愁行欲盡回首復停鞭
策蹇
御馬渾無術馳驅覺汝便路迴津樹裏鐸振野風前詩許揮鞭得
才因令僕傳行行意何限嘗見好山川
溪上
驟雨山泉落潺湲直到溪小村敧嶺北斜日澹峯西過眼花初發
無名鳥自啼老農睎髮坐眞欲贅幽棲
平原和店壁韻

地入平原舊狂吟傍路隅舉頭看落鴈失足畏疲驢十日飲難得
千秋事竟殊荒碑磨滅甚讀罷幾踟躕
德州入舟示曹峨嵋二首
乍喜辭車馬中流穩嘯眠慚趨燕道路不厭魯山川驚鴨銜船過
魚蝦入市便風煙無限好辛苦記揮鞭
似爾金閨客銜杯共細論順流風不藉落日水初昏曠達應吾道
馳驅見　主恩濟時須努力知勿戀江村
七夕滄州夜發
月淨空林影乘流好放船候蟲驚欲語飛鴈去堪憐白露團金井
明河耿碧天故鄉何處望牛女自依然
天津再泊
煙景如相待孤舟泝水門負鹽仍入市撥網舊依村坐惜頻頻改
空知舌尚存微官猶未縛浩蕩此乾坤
野泊

挂帆秋思好小住亦爲佳白鴈迎愁眼青山入曠懷雨餘沙更輭
[illegible]日初埋步屧還趺坐開尊酒似淮
和韓雲病愈之作用原韻
君乍頭風愈吾纔肺氣通相依秋日裏稍喜客途中衣食還須慎
詩篇且漫工十年京國路愁絕欲成翁
東阿山行失路過樵者始得過隔馬嶺
失路休流涕樵夫意自親山邊頻指點谷口暫逡巡一徑引如髮
孤峯入有神日斜人迹斷閃閃動青燐
晚宿
投宿知何地荒村有數家犬聲連細水月影動奔沙容易盤餐慰
無聊酒興加如何行役路風物總堪嗟
登岱八首
百折猶難盡誰云十八盤乾坤都在眼齊魯只如丸峭㵎松陰合
悲風日暮寒請看雲起處窈裊護層巒

巉崖當輦道七十二君過磨滅碑文古蒼茫世代多只今成感慨
當日定如何獨有山間月年年照薜蘿
歷歷諸山拱徂徠勢獨高其餘皆秀削最遠得纖毫小郡依峯仄
哀猿避客號從來名勝地詩興屬吾曹
石態渾難狀天工鑿混茫松侵痕慘裂雲挾勢飛揚趺坐吟能壯
銜杯興倍長蘚苔餘字迹一一記前王
萬仞雙峯矗高天一綫垂總然身在險休誚境偏危遠水看逾闊
疏星落漸卑九閽應可叩俯仰欲生悲
高臺封禪址古廟獨長存殿鎖孤峯勢門蟠老樹根陰晴殊白日
燈火靜黃昏夙昔相如賦曾將此地論
危石天然立當年待御書輝煌留翰墨想像簇鑾輿勝槩千秋得
流傳十代餘回看無字者獨立倍躊躇磨崖碑唐開元帝書無字碑秦李斯書今無字
越嶠猶能見吳關自可知鄉心差慰藉客路尚驅馳眼闊江流內
愁深鴈渡時片帆歸臥穩回首岱雲垂越觀峯望之見處

鄱陽湖口夜泊喜遇楊丈酉飲限韻
明湖千頃岸木葉莽蕭蕭怒浪搖青雀悲風撼黑貂酒拌今夜醉
聾喜故人調紅燭休教短狂吟慰寂寥
渡江
小艇乘潮渡風煙縱目開山猶稱北顧人卻喜南還曉日圓初上
秋江潛自開幾年遊眺地那有勝鄉關北固亦名北顧
白鷺
白鷺多于鴈沙邊次第飛驚人行不整帶月影初微碧水全生計
青山好息機此間誰共汝吾意豈相違
戊申冬日周櫟園先生過晤金陵寓中
僑寓偏多感蒼茫集百端依然青嶂色已作白衣看彈鋏原非計
歌詩總不安憑君能下士破涕一爲歡
庚戌元旦述哀三十首
爲居春王朔傷心倍不窮尋歡違節物強喜逐兒童子道眞全歉

親喪竟欲終年華成奄忽歷歷夢思中
地下憑誰說今朝令節逢燈前終古恨夢裏暫時容柏酒銜愁進
辛盤灑涕供總幃淒絕地苦塊越三冬
守歲靈筵側空庭霜露降老烏嗁白樹饑鼠竄銀缸冷落聽儺鼓
飄搖倚佛幢荊棺頻自撫寒淚迸雙雙
一從親沒後如慕復如疑信忝餘生日誰憐失怙兒世途逾險巇
門戶強支持多少艱難事黃泉那得知
親在何曾養捫心事事違微官嗟未達薄祿恨全非痛絕蒸嘗饗
淒然笑語希子情聊用展魂些好來歸
儻然仍置閏今日尚冬餘遂有新符換偏令舊臘虛歲時彌迅駛
風木倍欷歔手澤驚無恙誰能讀父書己酉閏十二月改閏庚戌二月
我父爲郎日　君恩十載殊才猷蠻俗伏筋力　聖朝須臣罪凉
堪憫　王章竟不渝九閽行欲叩應冐慰黃壚先君十載官京師歷兵刑二曹擢雲
南備兵以親藩遁[illegible]被累謫官

祖德洵難誦當年清議齊建標燕冀北開府漢江西作述千秋重
聲名兩世齊夜臺今夕宴含笑一長嗁
瑾也眞無似庭趨訓敢乖皇天名最惜小子照應埋十字嘗銘座
三秋欲愴懷風塵機已息身世一芒鞵
痛憶孤酉際嗟予季未回支牀頻輾轉易簀幾徘徊子夢三江斷
親魂萬里哀此情那忍述脈脈寸腸摧先君易簀時弟客遊長安未歸
依依陶母側祿酒進芳晨繞膝看雙子齊眉少一人椒花還獻頌
綵燕自相親不道歡娛日偏教暗愴神
幽明雖已判泣告定還聞貧自安兒素憂難代母分感時嘗失涕
畏客罷論文欲語那能盡茫茫對白雲
帝曰欽哉汝從來積德門平刑三輔首銜詔一官尊黍果能回谷
冤眞起覆盆只今回望處流涕滿乾坤庚子冬月先君奉命卹刑直隸郡縣
三十三年事回頭信可歎晨昏都及記嗁笑竟誰看霧卷旌銘溼
風吹繐火寒依然趨走地淒殺白衣冠

長跽陳先像狂呼向此間形容猶不隔言笑杳難攀日落搖孤艇
花明認故山親魂今在否血濺鬢毛斑先人存日延廖君作小像乘扁舟傍夫椒山看桃花
[illegible]
父曰嗟予子伶仃實可憐何方能縮地有恨抱終天壯惜毛生檄
貧思祖逖鞭年來詩總廢只補白華篇
佛寺重過日青谿耿寂寥摩娑看舊榻輾轉記前宵無恙樓頭月
仍喧谷口潮老僧論往事風雨倍瀟瀟癸卯秋先君挈玉瑾之金陵寓青谿僧舍戊申冬瑾
復過鳴咽不勝
爲園眞不易拮据事誅茅屋宇雖無幾藤蘿已漸交池魚欣夕照
林鳥愛朝嘲幽意今誰賞吞聲向北郊先人手創園亭郊外
孝德吾親大臨喪敢憚勞新阡淒伏臘舊兆避城壕樹密松颸落
煙橫石馬高異時飄墜鐸愧殺是兒曹先君改葬先祖大中丞宅兆積勞成疾今瑾亦將爲
先君卜葬
痛定還思痛親亡可奈何衣冠遺質樸仕路想蹉跎即水談經舊

宣城教澤多只今諸弟子翹首日悲歌先君司鐸建平又署宣城學篆今及門諸弟子頻賫挽歌
愍孫前歲誕新喜色逾加吉夢爲兒道佳名向客誇無時離抱膝
他日望承家不料成捐棄相看倍可嗟璱舉子時親見夢老僧十入騎從中州來至吾家命母宜人飯之而璱兒恰生
遺累如山積京華望可傷信知權子毋未許判存亡讖柄紛難斥
周防耿莫忘幽魂如念子應向夜臺望先君官京邸遺累千百近追呼踵至璱禍幾罹不測
十載先親歿傷心是伯兄形骸拌痛飲意氣悔孤行難仿干戈覓
嘗教涕泗傾九原應聚首繞膝不勝情
捧詔當時事樓船出使星鳳銜新命赤雲擁故山青器宇涵江介
官方著　闕廷姑蘇流慟處哀厲不堪聽丙申秋先君捧詔姑蘇璱日隨侍左右
紫誥欣雙綰恩波媿莫勝臣勞叅與借祖德竝騫騰教以成均貴
官知列宿應蓋棺今論定青簡自堪矜先君兩被恩綸一在國學一在刑部郎先祖中丞公竝蒙誥贈

痛憶先人誕今年甲子周有觴難獻壽無地可埋憂薤露瀰中夜
霾筵冷上頭一杯還欲進颯颯素幃秋
生產何曾問微田屬意深百年宗族計七葉歲時心長者人爭識
高風世絕欽當時規約在恪守到如今故鄉田百餘畝先君畫入家廟中爲宗人冠婚喪祭之費規約皆經手定
卷幔才無敵臨池興愈躭詩從蕭選遡書向晉人探掩淚看遺迹
攢眉啟牘函有兒慚步武嗚咽對江潭先君所著有梅花草堂詩行世先君素工書喜珍藏晉唐人帖
父去知何往兒今在寢苫冑敎逢夢寐嘗與奠虀鹽玉洞山深憶
蘭橈雪苦淹江湖迷哭處愴絕淚痕添先君謝世之七日夢語璱曰予在玉洞頂上有二軍事我先君易簀在梁溪舟中時値大雪遂不及歸里思之痛絕
強吟眞不愜嘶血灑嵁巖盤谷千峯抱明湖萬頃銜逢人占歲月
異日老松杉拭眼靈輀動狂號倚去帆己酉爲先君卜地于夫椒山侯誠吉舉襄事

過董舜民齋

壘石逐成山山邊畫掩關颯颯驚秋曠朗幽入樹迴環世事眞容懶
人生竟得閒憑君嘗醉臥往往不知還

秋夜與琅霞移尊招飲楊氏園同諸公用工部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爲有幽尋興行行過板橋入門紆細路倚樹豁層霄來往應無定
親朋況此招一杯休易盡夏夜正迢遙
燭影偏餘照泠然一水清夜涼頻唳鶴秋至懶嘶蟬菊蘂浮爲蟻
蓴絲煮作羹擎燈還縱步都在樹中行
病起身猶惜因君強自支丹楓偏照灼白鳥正差池興仗名園發
狂憑醉眼知年來多少恨一擬向人披
不盡親亡痛三年此看花疏籬連蟋蟀巨壑想龍蛇灑落愁渾破
登臨眺豈賒深林明月在悄悄入鄰家
闌迴疏風納蹊窮亂石開此間宜種竹無處不栽梅人向孤亭立
秋從一鴈來追隨更何所蹤迹任蒼苔

都忘人世事但飲酒如泉幽偪黃昏雨涼催白袷縣有詩堪度日
得醉省攜錢一帶東臯勝誰教繪輞川
階前頻步屧隨意得花香鞍馬來清畫衣裳裛晚涼秋雲孤樹倚
佛火一龕藏懶計如容遂應判鬢髮蒼
淒然思往事倚徙向亭池寄傲憑枯樹忘機倒接䍦繁華躭祕戲
歌舞聚羣兒景物還如昨令人感歎隨園故爲曹氏創相傳歌舞甚盛
諸公才莫敵意氣況如雲不厭頻呼酒無妨一論文行藏俱有爲
主客竟難分戍鼓城頭急蕭蕭木葉紛
出門休悵望逸趣更如何到覺殘虹抱歸看皓月多陰晴饒變態
身世且高歌招隱知誰賦攜尊許重過

九日同婁東周子俶同邑董玉虬龔琅霞飲董舜民一草堂分賦二首

步屧東城畔登高九日天招邀逢我友意氣仗羣賢節到詩懷健
狂餘酒興偏黃花無恙在移席近籬邊

怪石空庭立低雲雜樹纏憑闌添興趣隨意得詩篇燭向殘更跋
秋從宿雨懸故交零落盡珍重一尊前話及許士文友之變傷心久之

夜同吳伯成秦對巖吳耕方嚴孫友遊青山莊舟中限韻二首

雨歇船初放晴光一帶青半帆當落日雜樹閃疏星詩興憑闌得
漁歌隔浦聽到來宜蹤步幽戶未全扃
徑入孤村裏居然似遠山煙雲雙澗合今古一亭閒白社原長讌
丹砂想駐顏來遊頻日暮爛醉不知還

送魏善伯歸寧都

忽覺銷魂甚春風欲送行萬山迎畫舫一水到金精意氣推今古
才名重弟兄飛飛江鴈影凝睇不勝情金精山名善伯所居地今弟冰叔和公皆以詩文名

九日

每遇重陽節嘗為行路歌婁江今夜渡易水去年過衣帶浮雲薄
杯含野趣多村醪新更熟一擬醉顏酡

江城

風雨知何極淒其行路情山光侵野岸波浪入江城為作三秋客
難令百感平夜來還起舞獨立一舟橫

攜妓看月時余將發長安

他夕燕山月今從吳市看不因南北異誰覺別離難弦仄燈前髮
光分扇上紈與君一攜手清影正珊珊

夜泊

憶昨依親舍憐今作旅人峽含前日雨江動故鄉春生計多離別
天涯自苦辛孰教纖月起偏照客愁新

得友信

十載無消息俄傳尺素書開時聊慰藉讀罷轉唏噓痛飲誰投轄
還山好卜居計程江路近蚤晚賦歸與

維揚登昭明文選樓

高閣巋然在來遊竟此登聲名推帝胄土著共蘭陵人自圖書古
秋從逆旅增江聲哀不盡憑眺意難勝

呂城

一夜毗陵道輕舟溯呂城可憐今夜酒還說阿婆名月暗愁偏老
秋高恨未平畫樓當古驛何限故鄉情

曉發

待月月漸至行行去棹催夜烏深樹宿秋水大江來曠野連漁火
狂吟仗酒杯前溪天欲曙次第斗星回

客中輓程邨

不信同遊地思君遂故人百年身未半一別見何因吾道誠難得
當歌自苦辛此生原早露無奈欲傷神

翫月

孤月照中流行吟古渡頭輪稀河漢影波冷塞門秋對客催狂句
隨人作遠遊天涯空目斷我醉已忘愁

偶贈二首

十五抱銀箏蘼蕪道上生尊開羅袖夜人在月華明昨唱吳趨曲
今歌燕市行愁心憑紫鞚相送到蕪城
綠酒送征鞍紅鐙照別灘煙花方婀娜星月又闌干路是關河隔
情因去住難多君贈明鏡珍重到長安

憶女

幼女偏羸瘦悠悠膝下趨為言從此去明日便歸無別更牽衣舞
餞還傍母呼只今回首處誰與說征途

客懷

亦知歸未得無奈只思鄉已覺苦寒近貧愁道路長詩懷孤客健
酒興一秋強朔鴈來何處飛鳴自可傷

寄幸南海子

望裏旌旗合千官擁至尊垂裳徵主德巡幸識君恩南海春雲麗
西山夜月翻扈遊歌領滿補闕已忘言

過琅霞論詩有贈

瀾熳知何極詼諧自不羣論詩過日暮把酒到宵分人靜喧城角

風高度嶺雲便應長往復有興即探君

秋詠十二首和友人韻

秋天

極目村扉外長天曉自橫關山終古色河漢此宵情漸偪三秋影涼驅萬籟聲舉頭吾欲問多恐意難平

秋星

歷歷渾難數窗邊照影寒何人天上種有客鏡中看伴月添秋氣含風動夜闌最憐遊子路常帶曙鐘殘

秋水

行行看秋水水色並秋清處處芙蕖老時時江鴈橫月涵光愈瀏風過浪偏輕更羨空山裏常隨落木聲

秋陰

秋雨無時節初晴尚帶陰雲低沾古渡煙溼著疏林小鳥各相顧哀蟬懶獨吟柴門連日閉何處起清砧

秋風

看去渾無迹秋來最不平入林偏作勢挾雨故添聲莽莽乾坤裏飄飄江海情只今誰宋玉難得賦縱橫

秋山

草閣頻舒眼秋光動遠山葉疏峯盡出日落鳥知還柿栗收應得柴荊啟自閒薄雲何處宿拂袖欲追攀

秋林

梧葉初辭碧楓林漸著丹隨風偏鹵莽入水自波瀾過鴈層層影棲鴉箇箇看銜杯自欣賞獨立野漫漫

秋野

水勢兼沙白山容帶霧青高風催落葉絕岸急揚舲沙逕塞鴻冷村稠社鬼靈酒帘飄颺處昨夜醉初醒

秋柳

衰意偏堪惜飄搖入望中愁深還著雨舞倦不禁風難和春煙碧

斜臨楓樹紅休辭彈別曲差澀對遊驄

秋燕

主人那不戀無奈曉風高此去憐儔侶相將惜羽毛銜泥思往夢啄草記前勞為欲來年至微巢置倍牢

秋蟲

眾響亦難辨聽時首重回草根藏自密階畔靜能來月動微形冷霜侵夜夢哀秋聲吾欲賦蕭瑟一銜杯

秋砧

似為秋聲助偏隨月影忙飄來楓萬葉催起鴈千行衣故猶堪戀人離倍可傷有誰憐少婦辛苦夜砧旁

初冬眺月有懷其年在越韓雲在燕

漸覺銅壺寂還看玉露輕此時遲暮意幾處弟兄情禹穴探書去昭臺市駿行有懷愁不寐孤月想同明

泛舟

蘭江堪信宿柔櫓故遲遲白舫城邊渡青山樹杪移鐘聲沈野岸月影動烏棲歸去休嫌晚銜杯好賦詩

至日

憶昨逢長至澄江夜色闌只今年歲換猶作道途看律轉葭灰細弦侵桂影寒狂奴餘故態深覺酒懷寬（是晚月食故有六句）

月夜送友之浙中

客路崎嶇甚秋風獵馬驕祿尊催去鴈白髮好吹簫明月自相照小山誰見招此行多作賦莫負浙江潮

贈友鼓琴

世網渾無累耽幽只鼓琴指驅聲韻入老覺性情深坐去青苔蝶聽來白雪陰漫愁相和寡山水動清音

虞山拂水山房公讌

遊俠江南道吹簫不肯還朝霞橫北郭春雪照西山入座金杯綠開窗碧草斑南朝華彥在衿袖正堪攀

金陵夜赴家總戎卜五讌觀女樂席上同諸子賦贈
皓月正當筵華堂照翠鈿將軍張博望女弟李延年任俠聞長信
封侯近酒泉五更歌管歇萬騎壁門前
東郊丙舍病臥初起喜諸子過訪畱飲因示此詩
自從相別後高臥不窺園忽見藤蘿滿偏聞鳥雀喧扶筇溪落木
把酒月侵門好檢齊民術為君一細論
五言律四
半塘夜泊假岸邊幽舍小飲同吳伯成余澹心秦畱仙鮑讓侯諸
子用　梁大司農夫子見寄肩頭原韻二首
幽室成良讌銜杯倚蔦蘿雨餘秋色澹門外櫓聲多古岸連睥睨
諸山若網羅賢侯能好客此會擬東阿
友道今難問相於竟得朋詩懷當一鴈杯影動孤燈青雀來吳會
烏衣本秣陵（謂澹心也）中宵明月好作賦我何能
寶帶橋

西風吹日夜一棹去迢遙乍失支硎嶺旋過寶帶橋晴湖吞岸闊
寒鴈薄雲高極望曾遊處山僧若我招（上方山今春曾遊）
鶯脰湖
鶯脰湖邊望波光曉色分有村皆落木無嶺不羅雲風急漁舟避
沙清鸛鶴羣裁詩逢勝賞真覺思紛紛
阜林驛
阜林名古驛野泊意難勝獨客愁為伴孤舟酒作朋峯迷雲影亂
波轉月光乘詩思何從發闌干一再凭
石門夜泊
自來崇德縣今以石門名船到中宵泊杯逢一鴈擎川雲飛越嶠
津樹暗吳城野寺知何所泠然落梵聲
北新關夜與姑蘇客舟同泊
浙水已三宿吳音尚未船本無多道路遂爾判山川樓閣當關倚
魚鹽走市使西湖來夜月相對自畱連

俞夢符招飲湖舫同山陰呂嵋瞻嘉善陸廣平湖心亭晚眺二首
又到孤亭畔舟移自白堤水涵天漢闊山壓郡樓低面面遊船集
時時好鳥啼倚闌看不厭月上六橋西
莫道山誰主登臨便主人醉從丹樹落眠許白鷗親前輩風流在
良遊意氣新狂吟斜日暮懷古欲傷神（沈繹堂太史有四面雲山誰是主題句）
招慶寺
為有看山興因來臥此樓卻疑湖上月猶作鏡中秋磬自諸天落
煙從萬竈浮前人遺句在我亦定句畱（樂天有大半句畱是此湖之句）
哇哇宕
一壑哇哇宕能傳空谷音木殘棲鳥懼月冷臥龍吟峭壁猶梯徑
荒祠自古今山邊還縱步沽酒問東林
望湖亭和白樂天韻
倚徙湖亭上山山木葉稀長堤人不斷獨樹鳥爭歸問渡來官舫
臨風憶布衣月鉤猶在眼忽覺雨霏霏（亭上為林處士墓）

孤山亭和張祜韻
問訊孤山寺來遊愜賞心峯迴如作勢竹細亦成陰斷碣憎苔蝕
殘鐘帶水深振衣還獨上隨處坐祇林
六橋和梅聖俞韻二首
山閣孤寺立石罅小舟藏雨過千峯濟尊開一水香攜朋才浩蕩
懷古意蒼涼慢惜前人往猶餘楚客狂
到眼多奇景臨風更拂衣湖光低雜樹城堞抱斜暉月向此間落
峯從何處飛六橋行欲徧一棹已忘歸
竹閣和白樂天韻
到處求遺勝來遊竹閣閒平湖銜返照古屋背孤山詩向殘碑讀
身隨獨鳥閒舍旁餘隙地卜築意相關
放鶴亭和林和靖韻
昔日孤亭在來遊入翠微檻前雙鶴返谷口亂雲歸撥棹漁歌起
攜筐菜甲肥未能成小隱相對已忘機

慶忌塔

巨石何年塔相傳到此時死猶呼慶忌生悔識要離峯送湖邊雨

龍吟山下池我來尋古碣登眺已忘疲

寶所塔用錢思復韻

古塔山頭立臨風振鐸鈴雨吞秋澗黑林抱夕陽青斷碣侵蒼薛

巉巖臥落星晚鐘方欲動湖氣歛沈冥 落星石在山頂

瑪瑙寺

山外停遊屐來因動晚鐘石猶名瑪瑙峯果削芙蓉白起沙邊鷺

青殘雪後松老僧攜杖出日落杳難逢

初陽臺 故葛仙翁修煉處

莫道雷仙迹神仙長在斯高臺環樹迴古屋置巔危笙鶴過殘照

荆榛護斷碑爲詢句漏令拂袖欲相隨

壽星院和董玄宰韻

獨向山邊立煙巒入暮青微飆迴北岸驟雨到南屏放鴿猶棲樹

呼猿好聽經前身誰復悟琪章滿金庭 蘇東坡來遊悟前生已到此地院中匾額皆出手題記憶一字不訛

飛來峯

今日猶飛動何疑竺國來輕雲斜出谷獨鳥怯登臺石裂松蟠古

山空木落哀雷題多舊迹隱隱逗蒼苔

冷泉亭

冷泉亭上坐四面有山看樹色晴如畫嵐光秀可餐寺鐘乘晚動

澗水帶雲殘欲去還依戀何愁白露漙

龍泓洞

詭怪如何狀良工畫得無石根離地起雲氣出山孤古佛懸崖立

潛龍待客呼流泉清見底竹引到僧厨 昔有人入洞數里聞舟楫聲云有老龍棲焉洞中多石佛像

呼猿洞

僧過能泓洞詩幽興倍增崄峒支石筍黯澹隱禪燈小塔懸雙照

寒雲起萬層呼猿行復至說法我何能 晉僧慧理居此畜白猿爲侶

合澗橋

日暮橋邊立潺湲水到谿一山分作兩東澗本從西古木形如偃

奇峯勢不齊酒樓招過客狂飲醉如泥 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又東澗水流西澗水

靈隱寺

鷲嶺何年寺相傳歷晉唐講臺雷鳥迹流水出僧房石聳諸峯翠

雲沾萬木蒼謝公遺勝在倚徙斷碑旁 謝康樂昔曾遊此有客兒亭故蹟

北高峯

儻不臨高望何從得異觀峯巒環似髻城郭綴如丸海日排雲上

松濤帶雨寒眼看塵世客行路識應難

韜光菴

到此行蹤斷猶然著草菴星芒橫海北煙樹暝江南野鹿眠青嶂

藤瓜蔓碧潭危梯懸萬仞枯坐有瞿曇

翻經臺

三竺從玆始翻經見古臺清泉分竹引奇石亂雲開蒿粉濾丹竈

松花掃碧苔道心吾自得何處暮鐘催 翻經臺爲謝康樂舊蹟在下天竺寺

靈鷲峯

飛來峯頂上更有一峯奇怪石橫空立淨圓倒影垂鐘殘山鼠竄

齋罷夜猿饑自笑江湖客幽棲未可期

三生石

青山何處是白石但稜稜合沓全無次飛騰似欲崩一亭遮萬竹

獨鶴伴孤僧漫說三生事無生證未曾 石爲唐僧圓澤再生故事

中天竺

稽留峯北寺中竺古松邊山徑亦成市溪橋不繫船有人吹鐵笛

何處噴珠泉清絕吟詩地嘽兒問酒錢

上天竺

絕頂來遊此蒼然望不窮山分湖浪碧林夾寺門紅笙鶴虛無際

陰晴變態中上方清磬落迢遞石梁東

集慶寺

山岸初移步祇林隔道旁爲因棲樹繞僧爲種茶忙不雨花猶落無風徑自涼宋宮灰劫盡遺迹尚斜陽寺爲宋理宗閻妃建

九里松

九里松陰道從遊三竺便江濤聲欲合湖月照初圓翠蓋遮行騎清風拂酒船有時鱗甲舞疑醒蟄龍眠

豐樂橋

湧金門外路遺址宋家樓有客題狂句何人記舊遊湖涵羣樹曉雨歇萬峯秋欲問興衰事沙邊起白鷗

學士橋

湖南遊未徧小艇又相招照返雷峯塔波迴學士橋曲隄殘菡萏一徑引漁樵歸路何嫌晚銜杯倚斗杓

仙姥墩

美酒今難得相傳釀百花且尋仙姥宅何處蔡經家鶴渚連春草

鷗隄帶晚霞老僧頻指點山色自堪誇

淨慈寺

南屏藏古寺棟宇不知年燈自傳臨濟僧猶說大顛空階馴鹿臥孤樹落颸颸紗帽隨風側行吟慧嶺前宋濟顛僧居此多顯神通

慧日峯

南屏峯第一慧日晚蒼蒼古寺銜幽谷懸崖俯大荒出雲過樹疾歸鳥覓巢忙莫厭僧居寂高眠我不妨

雷峯塔

山頭蹲古塔劫火自何時日落松煙暝秋虛蘚露滋孤標凌岸迴殘影到湖遲難得林和靖憑高共賦詩和靖有雷峯塔二詩

石屋洞

石屋孤峯側尋幽日未昏入門依鳥道絕壁動雲根松滴衣鬧露泉鳴嶺外村酒瓢攜得在趺坐倒芳尊

煙霞洞

巉崖含衆壑古洞一門高鑿壁成獅象穿雲見玃猱素琴秋澗水清磬暮松濤讀罷前人咏留題並汝曹

虎跑泉

猛虎跑泉出神龍挾雨來每因鐘欲動忽聽壑生哀老衲負支枕閒雲懶上臺兒童敲石火攜客鬬茶回

法相寺

古佛歸然坐猶傳不壞身錫飛玄鶴繞衲挂紫藤新峭谷泉聲咽孤峯曉勢親西湖今夜月應照醉歸人後唐時僧法眞棲此至乾佑時趺逝其身不壞因用布漆塗飾成像即定光佛也

南高峯

北峯登已徧蠟屐更南遊煙曳高蘿暮江橫素練秋逢人方採藥歸路欲披裘咫尺山陰道何時一棹浮

浴鵠灣

黃篾樓何在猶存浴鵠灣水窮還得水山遠更逢山雪霽漁蓑動

沙晴鳥夢閒買鄰應許我逸興恐難攀元人張伯雨居此楊廉夫儀伯雨詩黃篾樓頭仙已去

龍井亭

龍井盤旋入來過興有神峽空嘗作雨花老不知春杖挂游山屐藤鉤漉酒巾談禪誰復在澗水夜潾潾宋僧辨才棲此與蘇東坡友善

十八澗

九溪遊作過十八澗知名幽徑雙峯削飛梁萬壑迎石奇驚翡翠僧古伴鼯鼪前路雲棲寺還應努力行

放生池

舊是湖心寺于今號放生林疏烏上下岸剔翠縱橫小鳥先春至殘村隔水明棠莊難復作誰解羨魚情

慈雲嶺

長望慈雲嶺蒼然照夕曛苔深埋輦迹江迴動鷗羣澗水輕紅落山花溼翠分歸舟迷古道驚喜暮鐘聞山下龍山寺宋帝嘗遊幸

八卦田

宋朝耕耤處八卦古田形老樹鴉猶噪遺壇鬼不靈(高禖壇故址)蒲荒
翻斷瓦沙走挾疏星恐欲生長慨村醪醉莫醒

鳳凰山

鳳凰山麓下不見故宮留白塔諸陵淚蒼煙萬木愁銅駝埋古寺
石馬斷荒洲獨有湖間月還來照上頭(元僧楊璉眞珈壞宋諸陵建白塔以壓諸宗之骨)

望海樓

爲有觀濤興西風控上游何人還射弩獨客此登樓蠶柱橫崖立
蜃雲返照浮天涯眞浩蕩滚滚月輪秋(八月十八日俗呼潮生日觀者畢集)

錢塘江

第一峯頭望銜杯客思饒山湖敵郭岸吳越斷江潮月冷潛蛟怒
天清戰馬驕扁舟行訪戴漁火隔堤招

羅刹石

羅刹形何怪江流截要衝雪峯奔萬馬銀漢舞雙龍社鼓荒村急

神歌古祀恭鴟夷餘怒在遺事託山農(白樂天守郡于此祭江神今沿其舊)

十錦塘

客中宜得暇翻爲看山忙欲到三天竺先經十錦塘夾湖天共白
臺嶺木俱蒼無數遊人集高歌覺我狂

落星巖

有山須歷徧登頓喜忘疲塔背明湖影鴉盤老樹枝忽逢孤鴈過
斜出一峯奇徙倚星巖側僧來話舊時

水明樓

岸幘湖邊望高樓客未歸斷雲連復斷飛鳥宿還飛蕩槳乘秋霽
看山帶夕暉醉眠今夜好清磬落村扉

桃花港

游船朝暮集花港自泠泠雲亂浮鷗白煙添遠岫青停歌商酒政
汲水試茶經日口歸來晚僧扉夜不扃

赤霞山

寺門開縱步獨立釣魚磯斜竹垂冰斷癯山得雪肥酒帘招客醉
漁火伴僧歸欲覓前人蹟荒碑字已稀

圖畫閣

小閣支頤坐看山亦快哉檻邊千嶂合湖上數鷗來遠樹迎遊舫
疏星照客杯天然圖畫在風雨莫相猜

六一泉

乳穴孤山側名因六一傳潤從天際落崖向樹巔懸客舫移尊到
僧廚引竹便留連危石畔娟娟上寒煙

雲棲寺

到此空塵紲凭高易起悲潤因飛雨驟雲故入山遲眾鳥聲難辨
亂峯名不知殘僧來古寺白髮耳邊垂

四賢祠

山容朝暮變一日數回看煙霧峯頭捲輕雲谷口盤高樓殊世界
遺像古衣冠往復湖隄上吟餘拂釣竿

梅花嶼

處士墳邊路相傳卽故園賸梅猶戀主遺鳥尚依村晚汰凌湖舫
秋林夾寺門苔痕鋪石齒隨意倒芳尊

宣公祠

宣公祠宇舊遙傍白隄潯立馬懷先哲登臺見茂林月痕銜峽小
雲片逐湖深對面孤亭上連朝倚醉吟

西泠橋

湖西湖北路總在一橋分跨岸孤山坼穿林細水聞古祠殷社鼓
斜棟拂溪雲撥棹蘇隄畔浮鷗若我羣

金牛嶺

不見金牛起猶從舊址過寒巖秋氣盛仄徑石稜多寺犬知迎客
山禽解和歌解衣磅礴甚詩興更如何

贈相士諸遠之

術也通于道先生信絕倫立言存救世䂓眼若無人舊是浮邱侶

前應姑布身還將非相語把酒向君詢（遠之對人輒曰相隨心轉故有第三句）
吳伯成席上限韻二首
詠瓶中蠟梅
膽瓶花氣好一室散寒香藥變鮫珠綠枝含醬酒黃金丸吹不落
宮額染何妨珍重銀屏側無須畏雪霜
詠橄欖
傳聞多異種古幹自亭亭似棗形還銳如螺色更青轉旋千里外
甘苦一生經諫果名原重紅鹽落未停
元旦二首（甲寅）
歲從今日改春已去年來時序消蓬鬢生涯仗酒杯飛飛迴乳燕
冷冷逗官梅喜對高堂上萱枝逐曉開
父側兒猶在遺容覷倍真可憐雙眼淚又灑一年春粉餌含愁進
椒觴盥手陳饑寒終歲事欲語恐傷神
吳門寓中苦雨攜謙過談限韻

又作吳閶客僑居俯碧溪溜鳴知水漲煙暝覺天低夜逐鷗鷄舞
風催戰馬嘶愁人何限思豈敢悵羈棲
甲寅秋暮遊虎邱同攜謙用少陵何將軍山林韻十首
百徧經過熟行吟跨澗橋秋雲沾落木寒鴈俯層霄雨向煙中暝
人從畫裏招故交誰送酒應惜馬蹄遙
竟日遨遊好尤躭夜氣清塔高時振鐸林小恰藏鶯欹枕侵紅葉
僧廚飽碧蘂賞心吾自別頻向後山行
霸業餘空址僧扉老樹支越人金鑄像吳苑劍鳴池代謝浮雲薄
興衰宿鳥知石頭如復點應與共相披
短簿祠中坐疏林書晚花庭空羅鳥雀山遠抱龍蛇瞻拜容如接
風流興未賒令名誠不朽當日是君家
不見真娘墓祠堂畫棟開可憐中夜月猶照故山梅別夢波俱逝
尋芳鳥自來一坏如未泯誰與護蒼苔（某公開墓爲生祠覓之不得）
石坐千人少朱闌好試泉闘茶香泛泛沽酒興緜緜俠客爭投袂

妖姬對數錢從來多勝賞不獨在山川
梅花樓左右籬菊正舒香曲徑煙初上清秋露漸涼門前千艇集
閣後數峯藏此地容高臥何愁鬢欲蒼
可中亭外步曲澗鏡深池有鳥皆征翼何人倒接䍦狂懷同楚客
清吹起吳兒轉瞬春遊日扁舟又欲隨
斷壑方收雨孤峯又出雲羈予南阮客移到北山文樹影當秋變
泉聲逐澗分何知烽火急赤羽任紛紛
吟眺無虛日離情可奈何病從前夜減愁到暮秋多山谷邊歸棹
乾坤託醉歌老僧休忘約得暇好重過
舟過虎邱復用前韻十首
來自山塘畔經過虎阜橋水聲寒白舫雨勢沒青霄忽覺深秋暮
空辜叢桂招登臨前日事誰悼客舟遙
記得前遊日舟橫夜月清花闌方縱酒柳岸此聞鶯鼙鼓春郊社
河魚畫舫羹只今吟眺處依舊寺邊行

極望偏多感輕帆枕暫支草荒前代碣鷗起故宮池山色原無定
村名半未知西風吹乍冷急攬敝裘披
幽意疏窗好盆中巧疊花勺波藏洞壑小樹比龍蛇臨傚工偏苦
栽培興未賒角巾誰徙倚真作野人家（盆景作者每臨摹前人山水）
小港芳園路嵐光四望開沿籬都草舍有樹半江梅朔鴈頻飛止
沙鷗自去來停橈閒縱步不覺破莓苔
久雨多鳴溜潺潺到處泉翠飛渾似帶白捲更如緜倚樹成詩句
從人索酒錢吳閶游不厭都爲此山川
黃花開乍歇一路有殘香籬僻秋容瘦山浮水氣涼板橋孤鴈立
石洞小舟藏昨夜西風急蕭蕭落木蒼
茲鄉多水碓處處有清池卻喜觀收穫何知倒接䍦捕魚驅眾鳥
爭渡集群兒樂事田家最爲農我願隨
隨意成欣賞輕帆逐暮雲每逢殊景界自不廢詩文沽酒來村畔
鳴榔過夜分鄉舟何處客急管正紛紛

數騎奔騰過飛書近若何烽塵諸路急兵象一天多報國慮投筆
憂時敢醉歌倚閑思不淺渾忘看山過

學文堂詩集卷四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七言律一

元宵雪霽

依然節物近三吳火樹銀花夾道途公子自能調玉勒佳人何用
問金吾笛殘綺席梅開落雪散珠樓月有無莫是　聖朝多盛事
千門可賜大官酺

憶昔

憶昔夫椒舊草堂經秋風物倍蒼涼無邊秔稻番稱發別院芙蕖
冉冉香三徑紆迴通小港諸峯出沒照斜陽當時自擬楊雄宅回
首兵戈路渺茫

聞雁

水驛賓鴻怨夜分客心何事最先聞關山越境思吾土漁獵驚棲
念故羣秋氣漸增樓上笛羈懷欲入渡頭雲那堪回首蒹葭外漠
漠天涯更億君

梁氏園亭讌集二首

八月西風起上游諸公落落共登樓星臨錦樹千山曉天入黃沙
萬馬秋寶瑟盡飄宮女怨金笳偏動旅人愁更憐嘹嚦南飛雁回
首江鄉迥白頭

梁園高會此徘徊作賦爭傳子建才萬里清秋同淚迹五更明月
對銜盃青山雲樹城邊落白海軍書馬上來漫向燕臺誇市駿昭
王不見使人哀（是日青兗有警詩先成故有二句）

沛縣道中懷古

停橈極望一追攀霽色晴霞抱漢關芒碭功高飛將健大風歌起
戰場閒天橫泗水餘孤樹馬渡黃河盡遠山自是六龍開王氣至
今猶見五雲還

曾橋同張漢三遊沙洲寺見碧桃盛開

曾橋春色暮寒侵碧殿珠幢祇樹林地入曹溪通桂嶺人慚子晉
下緱岑同看瑤草隨塵迹偏落天花散道心客到禪房偕不見晚
來清磬自沈沈

石佛閒高閣

縹緲行宮積翠浮登臨突兀瞰神州青山遠竝任城落白月橫飄
濟水流金闕飛鳥攀寶樹瓊臺木葉動清秋莫言王粲耽詞賦無
限悲涼在上頭

送劉秉三郡丞署義興

雙旌拂綬指嚴疆父老謳歌此日長家在鄜州明月下帷褰罨畫
碧溪傍三春驛路垂官柳十里村煙出女桑自是宦遊多逸興郭
門相送奈徬徨

聊城道中送蕭公木下第歸靖江

故人憔悴出京華歧路追隨倍可嗟彩筆依然工作賦青山無恙
好還家衣沾柳絮三春盡艇逐桃花五兩斜若過蘭陵須貰酒爲
言孤客尚天涯

南皮憶弟

一自江頭賦別離汝兄搖落不勝悲可憐歧路吹簫日獨失高堂
舞綵時極目黃雲橫北海關心白雁下南皮無窮庾信思鄉淚灑
向連枝那得知

與濟寄懷家兄其年

同君擊楫大江干共把離尊未忍乾一自風濤愁裏聽眞憐兄弟
別時難雲連滄海鴻邊渡月落滹沱馬上看爾在家鄉定回首幾
時書札到長安

望岱

峥嵘東嶽界諸盤翠巘丹梯百里看日觀雪晴先晶晶天門霞散
氣漫漫秦皇松竝蓮花迥青帝祠臨玉女寒獨憶相如封禪賦何
時東狩禮仙壇

天津

天津橋外雨蒼蒼有客扁舟指　帝鄉北海徵兵開制府東方轉
餉列牙檣孤城河市魚鹽白隔岸人家柘柳黃自是神京環衛地

鳳樓縹緲五雲、

夜泊聞鐘

風煙極目迥含悲客在他鄉路總歧古寺門容春水到天涯愁許暮鐘知幾城角吹心逾壯一夜潮聲淚竝番獨有祇林生事穩千峯高臥夕陽遲

九日登南陵縣倚劍臺

去年登高敬亭上今日登高倚劍臺丹嶂倍宜秋裏看黃花恰向客中開關心詩賦逢人寄回首家鄉望使來後會不知何處是漫漫風雨更相催

盧溝橋晚晴奉寄巢員外得陽字

桑乾之水日湯湯聞道河源出太行雨過峽驚飆絕壁雪飛沙冷射斜陽故人祿薄愁還滅客子囊空路正長別後經過如見憶應知惆悵舊河梁

曹四孝廉枉駕見過

憶汝東皋茅舍靜娟娟雲物裏晴沙百年花老三秋暮千里江寒一棹斜最羨飛騰狂客態何妨留滯故人家中宵相對須拚醉酒聲鄰翁更許賒

對酒獨酌得長安來信

江鄉地僻朝慵起野岸秋高雨尚微相對忽教詩興動放懷應怕酒盃稀每當作客憐蓬鬢一自歸來解息機不道長安諸故老肎將書札問荆扉

丙舍

一徑淒涼子丙舍孤村荒僻少朝煙歲時伏臘嘗過此風雨陰晴倍可憐背日松濤吟細細到門春水靜涓涓追思祖德眞難頌髣髴形容二十年

夜

城南城北正黃昏隱几蕭蕭獨掩門新月微茫銜雉堞疏燈歷落射山村白沙翠篠沾秋氣嫩蕊柔花帶雨痕不有清詩能遣興生平添倒向誰論

村居遲客不至

銅官山北溪水西水抱村流山勢齊雨裏綠畦煙冉冉風飄錦浪鳥淒淒幽居漸覺塵離眼美酒須拚醉似泥安得故人同爛熳桃源多恐路長迷

喜其年兄歸自如皋快讀新詩

經年旅食自艱辛聞說歸來信果眞乍聽尊前烏鵲喜忽驚人到鬢華新散袠風雪誠多感好句池塘別有神細味長吟饒客思爲君中夜一沾巾

偶檢舊作因示文友

每思道興一題詩竟日沈吟哲自知格到精嚴那過穩句當眞切更無奇飛揚終覺籠難限檢點還愁工調卑羨爾才華誠擅絕十年慚愧共肩隨

立春　辛丑春恭遇　大行之變哀慟中及之

出門一去三千里作客長過四五春紫塞雁迴頻愴目鼎湖龍遠舊傷神曾憐旅食愁難減每到思鄉病果眞往事于今君莫問尊前恐有斷腸人

又作

山青雲白震湖濱十畝桑間託此身看慣兒童忘笑語每逢耆舊一逡巡官梅落落傷心麗翠竹娟娟過眼新不自風塵潦倒後那知珍惜故園春

酬贈居吏部華山二首　時值旱災故有四句

知君十載向風塵乘傳歸來意氣新驛路梅花供嘯咏故鄉秔稻暗傷神曾爲傲吏揮金椀別有才華動紫宸此日　朝廷衡藻重昇平獨仗濟時人

郎署官僚崇主爵天家黜陟重司勳好將直道還淸議幸得賢臣頌　聖君藝省春風迴紫袖龍樓曉色覆晴雲朝回倘欲詢幽側應念荷衣未忍焚

夜飲家撝謙齋賦贈
背郭臨流此卜居欲將生計託樵漁泥銜乳燕巢初溼月落孤篷
影漸疏白眼放歌眞潦倒清宵把酒漫躊躇知君獨有還西夢日
望蜺烏到草廬時尊公相國謫遼左
席上讀撝謙詩文贈時撝謙將北行
花發那能奮似錦酒深難惜更如泉風牽翠帶遊魚躍水動華燈
宿雨懸萬里莫愁行路遠百年眞得好詩傳他時翹首應相憶頻
寄池塘春草篇
天壇
立馬南郊騁望平帝宮高鎖月輪明松間想像千官肅樂觀參差
萬籟清夜夜鬼神朝御仗層層霞綺擁雕甍吾　皇報祀從來重
龍馭時聞出鳳城
再過滄洲寄黃雲孫
嚴城樓堞鬱嵯峩千里扁舟此重過一帶潮聲高渤海萬家春色
斷滹沱酒懷眞覺天涯好詩興偏從客裏多爾在江南如見憶故
人今夜正高歌
南池
曾讀南池杜甫詩淒然風物尚堪思門迎濟水帆飛駛閣倚任城
雁渡遲薄暮月鉤斜自動深春花氣漲偏宜我來亦有高歌興今
古凭闌一舉巵
舟中伏枕書懷與程邨介眉
作賦難辭十載勞每當爲客思滔滔雷聲忽壓波濤壯水色平翻
雁鶩高眞爲離家愁藥裏豈因歧路失風騷年來恣意江天外敢
說才名竝爾曹
雲間晚眺同徐安士賦
白苎城頭起暮煙與君同上木蘭船此行艫艣清秋後隔岸人家
返照前萬樹倒隨波影動一尊斜倚月輪偏可堪矯首孤篷外畫
角連營亦可憐

青浦同友人懷古
青溪水色夜霏微溪上秋風一鴈飛平野近從江樹斷孤篷遥帶
海雲歸思吳張翰情應重入洛平原事總非與爾躊躇多古意蒼
茫明月下漁磯
荆溪夜泊與戴九韶
每因訪戴卽停舟更愛溪山耐滯留雨水波瀾融岸月諸峯蕭瑟
帶江秋微吟漸覺新詩穩對酌渾忘永夜愁那得買鄰來此地同
君蠟屐恣遨遊
贈馬將軍
少年投筆未蹉跎銅柱將軍馬伏波共羨交遊三輔滿爭傳俠氣
五陵多旌頭夜冷燕山月畫角秋高易水歌　天子爲開麟閣待
莫教愁絕鬢雙皤
八月十五夜金陵望月
停盃時望月華新直到更殘未隱輪露濯芳林珠玉碎天衢高闊
斗牛親每因節物思前事爲挹清暉想故人一夜秦淮歌吹好偏
教孤客易傷神
夜飲徐原一彥和齋中有懷公肅時余將北上
與君兄弟重相於華玉山頭訪舊廬古木蕭蕭丹鳥過秋星歷歷
畫簾虛樽前漫數生平事筆下應憐棄置餘若作家書須寄語好
留官釀待公車
夜宿鄒黎眉齋中偶贈
絳蠟銅槃唱莫愁當窗宛轉押秦謳金丸慣逐青絲鞚貝帶橫懸
碧玉鉤雲母風微偏照夜芙蓉香煖最宜秋可知今夕梁園雪爲
向鄒陽賦裏投
馬陵
無邊山色鬱蒼蒼聯絡諸峯散夕陽北枕沂州春樹渺南臨相水
暮雲長煙添青嶂迷殘壘鴈起黃河冷戰場千古英雄誰豎子只
今惆悵馬陵傷

范蠡湖
澄湖晴望斷平蕪卻憶當年范大夫亂世君臣猶在越異時縱迹不歸吳一春鳳驚常飛動中夜魚龍竟有無知爾封侯原不羨稽山回首月明孤

舟泊夏鎮望月 地有泗水亭
一輪明月盛輝光獨惜相看非故鄉東魯天橫江雁外南徐峯壓縣樓傍亭邊磨滅留碑碣樹杪蒼茫見呂梁孤客停橈無限意銜盃中夜正徜徉

東阿懷古
賢王池館在東阿子建風流向若何人對應劉增意氣功慚吳蜀渺山河城邊夜月銜青嶂隴首春星掛碧蘿矯首漳臺千里外知君惆悵欲成歌

再宿冉堌主人置酒為別因贈此詩
往復村頭已數回主家猶識故人來依然舊榻客高臥更有新醪為獨開爛熳不知鄉思切分飛應訝客程催床頭莫便相傾盡倘得逢君再舉杯

康莊驛次壁間韻
康莊村舍暫停車細水孤煙逕徑斜樹湧津雲飛秀嶠鷗隨鶩鴨戲圓沙餐來粗糲元無厭吟得詩篇敢浪誇我亦江湖憔悴客應知同憶邵平瓜

汶上贈路子復
三年雁羽悵差池舊過汶陽訪舊知入郭尚疑顏色遠登堂忽訝鬢毛衰開樽爛熳同河朔執手欷歔問路歧獨羨鯉庭多樂事令人忽起故園思

將至都途中遣興 時初改制科用策論取士
歲華欲盡尚驅車咫尺長安見帝居漫許客愁消意氣敢將吾道問樵漁朝廷新下求賢詔 天子方收痛哭書莫便草茅忘忌諱時艱蒿目待何如

寶店和王阮亭題壁昨過揚州訪阮亭未值
一從分手 帝城頭蹤迹天涯未易求已覺興窮揚子渡忽疑人對寶家樓波光浩蕩千山曉筆勢蕭疏萬里秋莫道巴音工和曲因君白雪動離愁

寄懷文友
與爾交情總角殷下帷時與共論文一樽爛熳心俱壯十載悲歌調豈分從惜娉婷偏後嫁從來駿骨本難羣只今矯首昭臺畔跋扈飛揚倍憶君

下第日周子假過余寓中欵慰交至余與子假皆已入彀子假因用掃犁二字余語誤犯諱遂俱黜落感而有詩
落拓長安並馬嘶昭臺回首悵雲泥我因顧主忘投鼠爾為求言誤掃犁盛世豈真嚴忌諱徵才難便學提攜由來臣直知 君聖倘指東南有釣溪

桃源值雨書懷
簇簇陰雲夜水濱鷓鴣鵜鴂近迎人生平詩句因春好經過山川著雨新賦罷江南添別恨眼窮直北暗傷神此身歸定知何處擬向桃源一問津

對鏡
葛巾敧側對蹣跚歎息無庸慰藉虛幸不乞憐顏未厚若為遊說舌無餘頭岑自草陳琳檄淚盡因裁賈傅書縱說鬢毛還好在十年回首竟何如

村宿 村有元時碑記
千山歷盡萬山餘忽有孤村憩客車但使酒從良夜醉不妨愁向野人舒秋風蕭瑟來鴻雁碑碣蒼茫辨豕魚依舊昔年經過處詩篇乘興復何如

送同年潘文山司李溫州
永嘉東去聳翠山遙望孤城縹緲間幾度戰爭當地險十年生聚想民艱銀錯煮海鹽千竈木筏衝灘水一灣好種安仁花滿郡政

成騎省侍君還

秋村雜詠同程邨文友介倉分賦

天河

寂寞江村臥薜蘿遥天極望出銀河橋成塡鵲何曾見石閙支機漫許過月落微茫橫素練雲移彷彿動清波他時隱現都難料愛殺秋光夜夜多

露

籬邊澤畔靜無聲忽覺中宵沆瀣清滴瀝似凝孤客淚沾濡深見一秋情每逢青女霄旋結若被丹楓影倍明遥憶漢宮仙掌上正教雲表裏金莖

稻

負郭微田屬望頻喜逢刈穫慰艱辛除芒便覺香風遠落杵欣看玉粒新炊得雕胡應共飽拾來遺穗也堪珍江東米價今逾賤鬻爲官逋欲愴神

鴈

悲秋不禁暮雲開萬里蕭疏鴈恰來豈愛稻粱飛近渚相隨蘆荻下荒隈每因風急行難整縱有書傳到亦哀爲語繳矰須好避莫教孤影重徘徊

馬

秋原白草望淒迷驌馬雙飄躡雪嘶金埒調時偏弄影玉關回首復長嘶難令畫手形容盡直與將軍膽氣齊何日華林歸便得君王閒已厭征鼙

蟬

莫悵高梧半已殘依栖還藉一枝安蕭蕭飲露心嘗潔切切吟風調最寒薄影巧分神女鬢微形直上侍中冠獨憐少婦閨愁甚淚落朱絲未忍彈

蠏

八月輸芒采恰宜河邊曲斷置無遺青筐歷歷霜華滿紺甲稜稜夜火移楊子傳經知郭索越王占陣得天時東籬菊好新醅熟與到頻思左手持

月餅

搜麵和麻總得嘗中秋風味況難忘雙杵盛處誰相饋十字分來定不妨說著吳均知妙好賦成束晳自精詳獨憐落魄歸三徑覩首紅綾每斷腸

客夜讀仲震詩有懷 時余在濟與客聊城

嚴飆急雪暫東遊聊攝鄰封古濟州別緒近牽孤館外好懷逼共兩人留漫爲衰白頻看鏡倘惜年華便倚樓客路苦寒難久耐思君曾否覺霜裘

村宿謝人送酒

落落孤村傍水斜征車停處便吾家春衙野港花如錦風入茅簷飦有沙已忍客愁羈歲序漫勞山叟問生涯多君送酒殷勤意一盞醺人自可誇

晏城同丁七雲旅宿 三四即用晏平仲事

晏嬰城畔草萋萋立馬墟頭落日低豈有豚肩餐欲飽恰如狐腋敝還攜無聊詩句因花發漸老春光促鳥啼逆旅謾言京國事且教沽酒醉如泥

小至夜夢家

千里吳關望苦辛夢中渾得往還頻不知何處聞鄉語直到初醒是客身風入疏櫺寒倍烈月移孤榻影偏親來朝況已葭灰動節物催人淚滿巾

雜興五十首 乙巳秋日作

蓬萊晴色五雲邊仙仗分明簇　御筵玉珮低摇香未散金莖微裊漏初傳伊周致主齊投袂黃綺逢時愛比肩回首　先皇遺命在殷勤補袞望羣賢

新主龍飛播遠聲遐羅效順獨先爭久趨周室包茅貢復喜虞階干羽呈光祿筵開蠻舞動指南車錫　聖恩榮君歸爲語諸荒服

後至誅嚴　帝詔明
伏讀春開　上諭詞征輸嚴切戒先期夙知邦本元宜固悉料民
情更恐遺國富縱關倉廩實時艱盍任度支虧從來財賦江南最
尤在羣公答　聖恩
白折名從明代沿卻教納稅易輸錢產無金穴徵偏切家剩萊田
業轉還況復低昂殊穀價更思豐歉異時年九州賦法都平等五
郡偏枯劇可憐
詔遣查荒下九重繡衣乘傳馬如龍應知尺寸皆王土那許錙銖
缺上供魯甸耔耘生氣象汴堤畚鍤漫從容緜憐夙昔膏腴地力
竭東南泣老農
吾鄉則壤古元輕加餉明初爲阻兵孰謂相沿輸國賦至今偏困
蠶民生地形卑溼頻憂潦田舍蕭條半不耕近日撫軍曾抗疏那
知朝議長紛更
南郊側望樹參差玉輅金輿夾道馳報祀獨殷承統日陳茅不異

昔王時主分主合揆延議爲祔爲祧定禮儀試聽景和諸樂律宗
功祖德倍堪思 景和儒和元和諸樂 世祖皇帝御製
詔求方略裕深情帖括無妨永罷行博學豈須三試見通才仍使
一經明草莽宜盡乘時起騏驥猶艱顧主鳴　昭代立賢途自廣
獨憐辛苦是儒生 時并三場爲二 用五經作論
龍蟠虎踞舊神京奉詔新標郡縣名地枕山河橫繡甸天分箕尾
列金城幽燕久定中原鼎豐沛元多故里情試按版圖回首望當
時草昧費經營
遙聞　警蹕出深宮羽獵紛馳武衛崇豈向燕山誇躍馬多因渭
水兆非熊旌旗日閃雙鵰落羅網春生一面中袞袞扈遊齊獻賦
不知何以當　宸衷
三銓九品著新裁仕路偏生壅滯哀倘爲宦方操朋鑒豈因資格
限奇才工師本欲求梁棟駕馭何妨後駑駘歎息賢良蒙選舉十
年仍使臥蒿萊

母範坤儀四海望新加寶冊並輝煌女中復覩稱堯舜天下咸知
繼姒姜恩重含飴眞罔極躬承胎教耿難忘吾　君孝德由來大
彌對長秋念　昔王
大禮新成令節嚴崢嶸百兩人　丹宸天心久已鍾鴻洞世好何
須定晉秦彤管紀徽聲籍籍螽斯呈瑞頌振振　朝餘倘問椒房
戚應念從龍本舊臣
聖主臨軒儼聖神聞將寇準問廷臣深知宋室生良相翻笑眞宗
罪黨人孤注瞭然欽若謗中書媿殺契丹詢蕭猶自古元相似
朝亡行看　睿鑑新
詔下收錢偏宇寰　本朝鑄式又新頒制從武德追元狩議採夷
吾開貫山那比告緡違古意絕宜通粟佐時艱魯褒獨有傷心論
翹首頻思動　聖顏
牙檣錦纜　帝王州　萬艘年年貢未休簫鼓似聽仙樂奏機絲
曾動女紅愁龍鱗日暖蒼波映鵲首江寒綵仗浮急挽孝廉船且

任爲言無稱正悲秋
異卵曾聞獻冀都柘塘玉璽又稱符豕魚未泯中天迹龍馬重呈
遂古圖瑞物那須煩頌禱　熙時原不讓唐虞由來尺璧知非寶
精一危微　帝德孚 柘塘溧水農地玉璽 有人心惟危十六字
經筵章奏意殷殷啟沃　君心藉典墳千載興亡思借鑒百王優
劣望區分還憂事蹟訛番譯遂使高卑異聽聞　今上天才眞獨
授可勞臣子過辛勤
金甌千載奠　燕京鰲足驚飆百里聲自是災氛宜可畏每于
神聖覺多情周文罪己成隆理漢武憂時致太平地德尤居臣子
位盈廷何以佐澄清 周文公寢病五日地動日我 必有罪武帝時地震壓殺人
民間疾苦悉周知　詔設常平備有司應遣算籌煩積累漫容出
納任那移穀因贖罪仁兼至法重奸胥令罔欺時奉　王章勤自
勉豈煩荒政動嚬咨
設關初意本難忘末俗紛耘遂病商不有　殿庭舒雨露幾令舟

揮斷河梁天倉額溢稱嚴謹雲署官歸詎飽饑爲語備兵請使者
新猷應擬慰　君王
元公經略震埏垓　聖主開疆喜借才兩表出師功竝捷十年補
袞意無猜長安忽詔台星坼佳傳應令國史裁知爾攀髯嘅未歇
泉臺欣侍　玉輿迴
定朔當年　睿慮詳遣人曾此覲　先皇豈因中國耑門少恰喜
來王布算員累歲星躔宜脗合兩朝圭景詎參商應知歷數千秋
在朓朒盈虧總不妨（班固漢書治歷當擇三家一日尚門之裔）
傳聞千騎赴湯泉侍從如雲盡執鞭御指臣心宜似水可知　君
德本如川赤城霞氣時飄擧翠黛雲容曉接連最是　盛王憂泄
邇湯盤常儆　聖躬前（赤城地名）
遄糧疏列萬人餘數郡承恩降革初信有元臣持廟算未容廷議
變刑書東山久縱囂行臥南國誰傷泮水虛近日朝廷頻肆赦可
憐無計及樵漁

九重明鑑察秋毫驛舍深悲挽絳勞原遣罪人知悔過豈令輶使
忝吹毛艱難道路嗟窮餓困頓官軍痛繹騷更惜員農奔命苦紛
紜邪許雜哀號
驚傳王屋赤烏流遂爾延燒碧殿頭疑爲　聖君名欲避誰云蒼
旻意難求災思禪竈占詞驗酒賜欒巴法術優況是　盛朝與水
德應知宵旰倍綢繆（時火災玄極殿）
黃冠承　詔意徜徉優禮曾容入建章方士豈同尊漢武神仙久
欲笑淮王祗緣國俗煩推測誰謂天心定渺茫　睿慮綢繆眞莫
極恩波休說濫飛翔
海澨連年禁網罟窮黎生計恨全無　王言近欲謀權變　朝議
終然慮不虞寂寂春風生島嶼紛紛夜月靜菰蒲魚龍忝意波濤
舞只有魴魚望澤濡
紛紛遺竄去荒陬忽覩　天顏霽色開臣罪豈煩樓雉贖　聖心
令勖棟梁材馮驩彈鋏歌行路虞舜揮絃望阜財穌爲官囊無長

物致煩　仁主動悲哀（長音丈）
聖主居安慮未舒況看星象倍躊躇原無失德災何釀若更修刑
讖總虛梧掖肎容陳諫草楓宸早已布寬書少微今日偏無恙寂
寞誰憐處士廬
帝城西望迥殊倫碧瓦丹甍制度新昨夜傳聞穌地軸連朝彷彿
見河濱朝廷自有鐲工例將作無煩顧慮頻獨憶遼陽留古外生
還不識更何人
回憶今年元旦過驚看曦象一天多九烏偏欲呈堯世三舍應教
避魯戈辨色蒼茫疑月暈占時黯淡失春和　熙朝瑞景原長在
當亡寅賓倍若何
艅艎舨命海潮寒聖代乘時振羽翰漫擬楚才誇晉用應思漢法
比秦寬黃頭定協神君夢　丹闕還同義士看名器本朝元愛惜
深知　天子重安瀾
應詔陳言贊　帝謨尚書兩疏足歎呼請寬失出期平允爲恤株

連望不挐蕭相明刑情倍摯皐陶敕法教兼敷懸知　主德臣能
合目極嘸烏下國鄗（爾翼合尼也）
郞陽自古麋羅國連歲朝廷大用兵輓粟已知諸省敝飛芻還惜
萬民生沮漳河畔雄軍壘房竹山邊斷耦耕稍喜今年休戰伐回
頭白骨正縱橫
本朝立法重逃人　帝語煌煌近更申總爲從　龍功可念肎令
飛鳥迹俱泯下邳豈比張良匿廣柳難將季布詢禁網莫教多誤
入普天率土盡王臣
詔書昨下採遺編加意崇禎天啟年豈謂乾坤滋論議欲令君相
愼流傳野人或有竊議當　國法能容忌諱捐筆削信知垂不朽
主恩眞擬慰重泉
傳因酷吏讀頻過父母民呼意若何縱爲司農嗟仰屋忍教赤子
獎催科霜嚴自覺哀鴻徧澤竭誰憐頳尾多最是訟庭心力盡裁
花馴雉兩蹉跎

異類驚聞踞射湖祭形疑是鱷魚無犇騰假捲千村失吞吐風生
萬井呼嶺外尚須弓矢逐域中那許冥頑翅此方橫被天吳害顛
沛何由慰復蘇
朝廷兵略動如神威震溪蠻梗化民指畫烽煙消六詔區分形險
控諸臣伏波爲將齊醉老莊蹻雖王豈顧身蒟醬只今供不絕應
知功業畫麒麟
舳艫銜尾蔽中流水擁軍聲上戍樓奏凱不妨還帶甲論功何惜
盡封侯笳鳴夜月鯨鯢動帳捲秋風鴻雁愁郡國年年催戰艦只
今猶坐佔人舟
睿主求賢側席勞升庸擬欲盡蓬蒿晉時門第途元隘隋代操觚
法漸饕但使功名伴旦奭何妨出處並蕭曹昇平賴有諸公在瀛
得詞人著反騷
中丞節鉞控山東惆悵黃河水勢窮漫議宣房堤可塞頓令淮海
脈難通挽輸此日煩籌策疏鑿平時本盡忠豈是清流將欲變暫

教濁浪卷晴空
救荒奇策在須臾坐惜文移歲月需疏入大庭嗟半菽租蠲比屋
已全輸長孺矯詔猶權術鼂錯充邊亦緩圖藏富于民元有道天
心何必問艱虞
觜首燕臺夙昔過故交天上羨鳴珂徐生復作金門客張子新成
鐃吹歌報主燅勞知倍切懷人詞賦想應多江湖已分長搖落不
解思君意若何 公甫被謫近得選職念舊授樞曹
都城百雉勢干雲異鳥飛鳴正夜分非必定隨鴻雁喉安知不與
鳳鸞羣人因少見心偏怪物豈無名古未聞正值賈生方賦鵩京
華翹首思紛紜
萑苻竊發梗難馴郡縣連年入告頻莽莽風塵暗淮甸紛紛魚鱉
擾河津饑寒迫脅眞堪憫法紀蕭森豈盡遵獨有感人深德意賣
刀行說戴皇仁
羽客緇流媚世工粤臣佳疏慰　宸衷驅除異教迴瀾倒斟酌興

屯佐帑空經著玄言徒誕妄表因佛骨見孤忠縱觀史冊英賢主
信在崇儒下士中 粤督疏中欲令僧道還俗開墾荒田
長彗方欣沒斗躔俄聞太白又經天縱如熒惑宮應徙況屬金精
曜本賢州野分明看不遠彗壺占驗語猶傳　興王豈爲徵休咎
魚罾三星意獨牽

曉渡高郵

一夜揚州畫鷁輕秦郵城郭斷殘更采蓮人憶閨中起放鴨兒從
岸外行小艇魚蝦征客饌曲隄楊柳過江情鄂君繡被寒還擁散
誕天涯足此生

宿遷題項王廟

野廟荒臺落日斜征人憑弔此停車相城縱未稱湯沐腐史何曾
列世家成敗一時皆往夢英雄千古足長嗟請看白草黃沙畔嘗
有青燐泣暮鴉

河決桃源覓渡 丁未夏日舟中作

滾滾河流水氣新蒼茫隴畝徧沈淪未成宿海乘槎客已作桃源
問渡人土銼煙銷丹樹迥荒祠日落白鷗馴從來提帚原多策不
道哀鴻暗愴神

山店見辛丑自題之句同年汪較門見和

十載狂名任世呼放懷詩酒滿江湖非關作客人多感祇爲看山
興未孤岱岳晴雲分遠岫蒙陰翠靄入平蕪往來不少行吟子酬
唱還容舊酒徒

蒙陰道中

莫畏長途逐塞鴻驅車偏喜入東蒙淺深曲澗雙輪渡斷續諸峯
小徑通古寺鐘傳雲樹杪荒城煙暝夕陽中鷺溪好絹憑誰畫應
寫征人興絕工

泰安道中

探幽豈畏道途難況值清秋白露闌石磴盤紆稀見樹馬蹄行慣
不仰山卻看巒翠侵遊袂誰遣風塵上旅顏倘得一枝容我借應

忘鄉國是央闕
白河晚眺
蕭瑟金風吹暮笳蒼茫水色淨平沙淒淒荻響疑殘雨片片帆飛
似落鴉乍覺歸雲沾樹起忽看明月倚村斜青帘颺處應估酒醉
裏還乘博望槎
席上贈鎮江錢太守
追陪公讌正佳辰太守才華妙有神鐵甕潮隨詩思湧玉山花動
酒杯新由來師帥推民牧況復艱危仗汝身氛祲未消財力竭昇
平何以慰江濱
無題二首
曲巷春深睍睆鳴鈿車行處杜蘅生聽殘翠管愁如訴敲斷金釵
恨未平妝本內家渾大雅詩成宮體最多情珠簾不捲薰香坐荳
蔻梢頭月正明
綺牕瑣館動歌聲刺促年華竟兩更芍藥風微香窈窕杜鵑春暖

夢分明天邊白鴈情偏繫門外青絲緒暗縈人世別離原未慣況
憐愁病欲心驚
丹陽舟中遇雨晚宿村舍同瑱霞和歸元恭韻
荒村極望亂煙迷雨色空濛鳥夜啼遠水斜經深岸細野航橫渡
小橋低捕魚人去乘新漲拾橡翁歸話舊溪桑落酒香沾一醉枳
籬茅舍練湖西
送楊陶雲謫建昌丞二首 陶雲以庶常謫
千里玉程拜命趨河干執手立斯須應教臣力從茲竭敢說君
恩較昔殊花縣裏帷元氣象金門回首漫踟躕匡廬彭蠡風煙在
暇日憑臨好自娛
奉詔歸來效隱淪幾年寥落暗傷神舊將詩卷消閒晝未許江湖
作散人　聖世那曾嚴譴謫通才原不憚風塵君家藜閣應無恙
還待當時侍從臣
同元恭游廣陵訪天士蔣墅村中留宿齋閣時天士亦有失怙之
痛
斜日輕風訪戴船故人家在重流連酒傾佳客狂吟健書滿高樓
縱目便共作孤兒偏獨歎同爲遊子倍生憐麻衣淹淚淒涼夜未
忍從君共醉眠
飲梁溪吳伯成明府署中出前人詠物詩索和席上同諸子分賦
用原韻
銀罌杯
郭索橫行氣本雄良工鏤鈒倍玲瓏豈眞有骨從胎換誰謂無腸
對酒慵紺甲那如銀甲好青筐翻遜玉筐工燈前彷彿乘潮上欲
采何須曲斷中
銅鶴爐
華表歸來素質遷羽仙誰遣作銅仙欲尋舊夢長回首每憶前身
暗自憐引吭那從求故侶乘軒遠擬問當年由來不食人煙火只
爲含香意渺然

轆轤
枳籬茅舍傍銀牀纖綆沈瓴繫不妨轉去卻如長命鏤牽來還似
九迴腸綺欄周折西風冷玉手殷勤少婦忙最是月輪垂照處每
教聲影共徬徨
線板
女紅日日意相牽賴汝周旋度歲年信有冰絲能宛轉可無檀板
爲纏綿相隨刀尺消閒慣收拾香匳着意憐展得生綃成繡未幾
回翻覆袖花邊
霜瓦
朝來寒氣逼人家繡瓦鱗鱗半欲遮青女由來能傅粉綠楊何事
又飛花玉樓月漾容難辨銅雀煙籠景倍嘉惜殺朝陽渾妬慣不
教留影向窗紗
筍籜
嫩筍抽芽籜漸刪深林風捲似迴環含時不散湘雲影解處偏留

珠淚斑葉葉恍驚緗卷在絲絲都在粉痕閒誰人欲逐幽棲興裁
剪爲冠致自閒
七言律二
孤山見林處士放鶴亭遺迹
獨上孤山興不孤況逢遺迹是林逋當年景物依然在于爾詩名
得似無合沓亂峯銜返照飛翻羣鳥狎明湖他時倘遂幽棲志應
爲先生飼鶴雛
岳王墳
日落明湖一棹開握衣先上岳墳來忽教涕淚沾華表未許笙歌
徹夜臺斷碣字含青史恨諸峯煙鎖白雲哀當年宮樹燒燔盡獨
有南枝首尚回
岳廟旁見隗義士碑（隗名順獄卒也負王屍瘞九曲叢祠後孝宗時太學生程弘詔王冤詔徙葬此山）
岳廟東偏古碣留摩娑獨自立荒邱忠魂那料諸生慰義士翻從
獄卒求草色尚凝當日淚湖光不洗舊時愁回看嶺上牛皋墓風

雨橫飛萬木秋（牛皋墓在棲霞嶺上皋岳王部將檜殺之）
偕同門臧介子攜尊登湖心亭高閣
湖心亭上好攜尊高閣凭臨共友昆嘗向波閒隨鴈鶩不知山外
有乾坤霜凝萬樹丹初落雲捲諸峯翠可捫莫爲鐘聲催去棹無
妨滅燭更留髡
遊小輞川館故爲王叔明舊樓同臧介子用倪雲林韻
村邊木落莽蕭蕭小艇輕移傍泬寥尚有高樓遺往迹況逢佳客
共今朝湖含夜月東西影山隔秋江早暮潮最是狂吟吟不盡日
斜回首又停橈
斷橋晚眺用白香山韻
十錦塘西散晚霞斷橋合沓俯平沙丹砂欲覓仙人井（仙人井爲葛仙翁煉丹處）
白鶴猶尋處士家（林和靖故宅在孤山）舟艤好邀前浦月酒深催放隔籬
花從來幽興原無敵醉眼長隄皁帽斜
大石佛寺遊眺（佛像半身依山鑿石而成）

閒隨野老共扶筇古佛歸然第一峯便欲藏身同衲鷲可知見首
是神龍明湖影散千楓葉斜日聲傳萬壑鐘聞道隔林多桂樹倘
能招隱定相從（輞川館有古桂四株相傳宋物）
雪竇遊智果寺用宋僧參寥韻
殘碑猶臥佛樓前乘興來遊乍霽天鷗宿似因尋舊夢鶴歸何處
認新阡煙當入暮青浮岸雪爲遮山白映船回憶參寥遺句在依
然湖水靜娟娟
四照閣晚眺
一徑招尋歷翠微登臨極目已忘機山當斷處煙初合日欲斜時
鳥未歸幸有酒懷隨地遣不愁詩句此閒稀望湖亭畔梅花嶼好
覓林逋舊釣磯
過蘇小小墓用小小乩詩韻
當年樓館已塵埃郎跨青驄空復來眠柳似憐隄畔舞好花猶傍
塚邊開歡殘別浦留晴照夢逐平湖冷夜臺爲問西陵松柏樹蒼

然明月可堪哀
舟自蘇隄六橋至白隄六橋
一湖中斷兩湖連前輩風流蹟並傳三竺曉迷丹嶂雨六橋春動
碧隄煙歌當起處停遊屐醉欲眠時好放船倚檻不禁詩思發綸
巾鶴氅意翛然
鳳林寺和車玉峯韻（唐長慶間僧圓修居此有鳥巢其旁號鳥窠禪師白樂天守杭時嘗與談禪）
臨眺空亭倚石欄舊時遺剎數峯閒但聞鳥語難逢鳥已到山頭
尚覓山蠟屐遊人雙足健談禪太守一官閒前林無限煙光好斜
日輕舟未擬還
錢王祠
錢王祠對鏡湖澄碧殿丹甍自昔矜日落猿啼侵石馬夜寒燈火
仗山僧十行碑記元功在萬弩潮聲壯氣增廟祀千秋應不改只
今誰是宋諸陵
白馬廟

鉅鹿潛行南渡初崔君白馬事非虛應標義士忠臣傳豈入齊諧
志怪書斜谷霜蹄驕汗血荒祠燈火伴樵漁鳳凰山下江濤壯昔
日曾看帝子居宋高宗走鉅鹿路歧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晝至崔祠見土馬汗如雨假寐夢君以杖擊地促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高宗命處處立廟祀之崔名子玉唐貞觀時人爲洛陽令

伍相公廟

秋色蕭森落木哀伍公祠廟枕山隈懸崖雲氣含愁溼隔岸濤聲
帶怒來樹暗吳宮迷舊苑煙浮越嶠隱荒臺行吟何限傷懷抱爛
醉旗亭獨酒杯

和鄒九揖絕糧詩并贈

斗室支離意不平朝來釜鏜已塵生難思辟穀逢黃石倘許封侯
定夏羹臏有青氊休便賞橫餘白眼倍傷情朔饑雅勝侏儒飽且
莫愁吟到五更

莊淡菴太史蘭藹軒蓄歌姬處也閣蘭忽發並頭數本索題用原
韻

名苑由來發異葩雙心同蔕自交加應教螺筆描成譜疑被仙妹
唾作花玉露含時香不散絳衫蒙處影非遐搴芳紉佩知誰屬醉
倚闌干太史家

寄答王北山給諫

毗陵城外曉停驂對酒春山興頗酣此日詩篇誰伯仲當年諫草
爲東南交情于我眞難得別緒因君最不堪自笑荊扉成懶計驚
看書札到江潭北山官爲江南糧事抗疏

贈周生花燭

錦幄銀屏夜未闌簫聲欲散鳳樓寒寶爐燒爇沈香火珠勒初歸
白玉鞍佳婿麗才堪射雉美人芳氣合吹蘭鬱金堂上催妝客風
調周郎醉裏看

五言排律

金陵僑舍客與贈宣城劉文學用少陵寄劉使君四十韻

王氣當年亙雄都自鬱葱眾山朝紫禁萬派入金陵逆旅驚商候
高歌仗友朋登樓天浩蕩落筆句蜚騰曉露披丹樹明河見碧繩
橒青煙易沒湖白鏡俱澄劉向才無敵陳琳價豈增藜燃紛擊賞
檄草動聲稱猶憶萍逢日相與絳座昇船迎千里雁幛插九霄鵬
再玩雙橋月三餐兩水冰雙橋兩水俱在宣城村村喧野稚歷歷動漁燈是
處伊人在當時作賦能金杯齊爛熳白社好趨承被珮看流輩鵾
鵬驗物徵揮毫誇吐鳳攬臂欲呼鷹出處洵難料文章信可憑淒
淒風雨過悄悄夢思凝騏驥行何適雲霞志足矜衣冠安質樸窮
老耐侵陵十載開三徑孤峯轉萬層追隨余敢後壇坫爾先登半
榻兼愁別中宵數寢興驪駒傷不盡梁月苦相仍尺素緘還寄塤
箎吹自應長睽移甲子復覲御車較原韻重增今擬改較盤曲問迎具杳冥
長薜藤汝來因結客我到漫探僧身入珠林貴頭蓬烏角稜胡爲
依狗監祗合問魚罾太甲藏華益深淵履戰兢名慚車騎尉才忝
義烏丞顧盼思騷裏升沈類奕枰卞良形慘澹賈憤劃驚鵩北闕
心時繫長干几再凭原韻重矜今擬改凭君王誠大聖疏放未全懲感激嘗

投秩鄭難重撫膺且吟詩過日頻勸酒如澠海內饒兵革江頭滿
戈矟祇圖生計穩慎勿厭青蠅

奉呈劉成菴先生十二韻

夫子金閨彥詞場起大名門風推北府闔閈近東京犀角淩雲健
龍文歷塊明片言皆頓挫數語必崢嶸羨流灘煥平看製錦精
經山馴雉麗棘水玉琴清時先生爲丹陽大令賤子離奇寶遭逢月旦評桐
焦雖尚爨劍匣已長鳴淪落嵇中散蹉跎陸士衡雙鵬秋始下四
馬夜知行鐵甕潮聲合雲陽樹色橫酬知虛照乘感分只需纓

贈夫椒高鍊師黃沖

羽客居林麓煙霞望裏平高情白玉杖逸氣赤霞城冠作芙蓉秀
衫裁薜荔輕丹書懸甲乙方語辨辛庚葛井神仙住吳宮花草生
瓏泉長帶月搗朮尚留鐺紫府臨風落金庭傍夜明琪花如早發
極目太湖清

金陵逆旅贈賀文學用少陵贈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韻

意氣推吾黨艱難共此身時時開白眼往往問清塵苦憶遊燕日
羈棲御苑春昭臺違舊秩易水暗沾巾鵰鶚驚彌健影龍迹詎淪
猗與傷櫪驥悵矣結懸鶉交態蕭疏甚儒流蹉跌頻五噫聊自詠
一顧儻驚神我友歌行邁他鄉話苦辛三年滯東魯五月離西秦
闕里瞻歸殿璜溪想釣綸囊空詩自滿匣佩劒嘗親恥入桓溫幕
羞稱庾信臣禍機紛已伏讒柄窅難馴貝錦當春豔蚍蜉刺眼新
鶺鴒棲未穩薏苡謗成眞豈必夷吾貴何妨原憲貧無辜慚縲絏
矢志託松筠寬活承恩日微軀祝網辰嘑烏雙闕下湛露九天勻
會面嗟深墨盈頭漸比銀世途皆鳥道家計足鷗蘋死別誰知已
生還得故人短歌悽入夜長路去經旬夙掛陳蕃榻羣依孟母鄰
高堂誠有子鄉黨更留賓綠醑搖燈幌金龜媚席珍千秋同土著
數武判城闉直如桑梓從來竝齒脣菫園花寂寞蔣徑日蕪榛
觀稷椒山畯投竿震水濱以茲舒倦翮深解息勞筋白飯抄雲子
嘉蔬薦野尊屢邀樓上臥驚擲井中輪世事雖難問江湖敢忘勤

秦淮迎彩鷁鍾岳對佳晨賴有心期古常教友道淪賈生方賦鵩
尼父漫悲麟海闊心俱壯天高志可伸無窮今昔意攜手重相陳

無題

昨夜玉樓寒修蛾獨自看金簫羞暗抱冰柱為誰彈意比蠶絲亂
嘑憐鳳脛殘綠葱生巷陌紅豆落闌干鈿雀和愁闔釵蟲帶恨安
秦簫方欲寂沈帶諒應寬

客夜鼓琴用工部贈裴南部韻

客意憑誰寄悠然自鼓琴音偏繁徵羽調勿犯匏金明月中宵好
青巒四野臨響憑風色定指入露華深自覺衣襟豁何愁旅思侵
求凰遺韻在無復茂陵心

謁仲廟恭賦

古廟儀型肅先賢俎豆存萬年成土著百里匯洙源巍挺觀瞻竦
登堂仰止尊衣冠垂碣石榱棟竝乾坤賜第明君澤（仲夫子家距此二十里明）
（高祖建廟于此）圖容宋主恩（廟有宋高宗畫像勒于石）松杉環戶牖烏雀聚朝昏山勢

龜蒙繞河流濟漯繇神靈漲一室苗裔散千邨丹膢隆昭代簪纓
追後昆（世祖新封博士）慚為齊魯客欣入聖賢門摳拜聲容屏廣颺敢易
論

同虞掌叔自鉅野趨定陶贈馬明府用少陵贈韋左丞韻

歲暮趨嚴邑風塵壯大儒形容霜雪犯筋力道途須老馬征人坐
他鄉阮叔俱麟臺思孔蹟陶俗見堯衢（鉅野有獲麟臺定陶古堯封地）袞袞遨遊
地駪駪況瘁夫故人官此地遷客慰窮途籍甚懸公望猶與媿小
巫作歌形慘澹獻賦意躊躇潔白三年守神明萬姓呼乾坤公等
在吾道豈榛蕪

贈兗州盧刖駕濟如署曹篆十七韻盧由吏部司務歷戶部員外
郎左遷別駕

籍甚金閨彥聲名遠近崇郎官應列宿　天子繪屏風主爵銓衡
當持籌會計充以茲臣力竭彌荷　聖恩洪詎曰遷由左羣知道
已東青齊稱沃衍赤子藉帲幪別駕才無敵司曹體自隆杜樓居

召父（兗州有杜甫樓）孔里誦文翁闔邑風俱偃曹邱澤更豐人人欣借寇
處處望乘驄花夾華城種琴伴單父工丰稜推子幹家世重盧仝
策蹇慚佳客登樓識上公鷹饑思奮擊裘敝苦飄蓬歲月一陽復
乾坤雙眼空公車停異縣借計逐征鴻　帝里行相俟仍看入紫
楓

登德州城用少陵上白帝城韻

落拓羈東郡登臨俯北郊邨邨勤播種處處急編茅舟艤驚鷗夢
風高落燕巢煙籠新柳岸春入舊花梢涉世如朝露班荊罕漆膠
請看西逝水深覺壯心拋（德州河水西流）

過平原有懷舊令王韋菴用少陵古城韻

乍辭燕道路復入魯山川天白荒邨外春青古岸邊平原城郭在
遊子夢魂牽憶昔經潘縣曾停訪戴船悲歌增意氣還繭負材賢
何限臨風思徘徊茇舍前（昔予至平原時王已被議）

再過泰安寓岱用少陵西城晚眺十韻

客慣經過熟筆奇眺望頻石根懸不落雲氣動如神梁父迴環秀
徂徠蔭帶新煙霞添媚景城郭散晴春玉洞雷霆闢仙壇鳥雀馴
觀高時見越松古尚稱秦斷碣留文字深谿想釣緡嶺邊垂斗宿
山下臥麒麟無復登封迹猶思作賦人憑臨何日事翹首意相親
淮陰舟中詠懷奉寄張樞部董侍御兼呈揚州司李王阮亭用少
陵夔府百韻
今夜南歸客經過淮水邊往還天萬里惜別路三年離緒牽春纜
愁心繫客船飛騰真不遂牢落最淒然萍泛蹤無著鶯啼歲已遷
臨流工灑淚行路續成篇水過黃河淨鷗當古渡圓釣囊思國士
鉢嶺見江天落日牛羊散占星箕斗偏城高低列岫海晏若平川
斥堠郵郵置旌旗處處懸柳花飄似雪荷葉小如錢風景從來麗
煙花最可憐岸連隋苑樹水接蜀岡泉憶昔車曾過當時屐幾穿
獻書欣奮臂借計喜隨肩會應賢良詔依然弟子員詔臺傷往事
易水悵前緣叩闕心期壯談經腹笥便搔頭悲墜驥翹首泣烽煙

投筆謀非左籌邊箸借前龍翔瞻雨露鵠立豔神仙取士途元廣
求言　旨更傳董詞期激切賈涕望潺湲以是孤忠奮因之百慮
煎八閩猶毒螫三楚尚腥羶羽騎辭京國將軍捧御筵分馳掃螻
蟻盡力逐鷹鸇會見羣凶靖應令眾惡悛盱衡看彗孛消息問戈
鋌董子邦家幹張君樞要權用兵能不測封事少拘攣莅苟　君
恩重俱難國憤彌漫須歌止武不事諫遊畋碩畫安危繫崇班翼
戴全烏臺今突兀棠舍昔旬宣桑梓推同氣　朝廷仗大賢長才
時賦七佳客坐盈千尊繪思休發江都相孰先長安名浩蕩禁闥
秩聯翩每聽絲綸詔頻聞解阜絃同寅洵共濟一德擬忘筌　聖
世材應爾賢臣頌得焉黑裘甘落拓粉署沐周旋灩灩杯俱綠超
超箸又玄英聲矜入洛藻翰展歸田謬爾推鶯坐叨君許惠連樽
添桑落美膾益錦鱗鮮檥岸嘗看劍吟成欲倚舷唱酬搖彩筆往
復賴華牋似此交情摯其如別思牽嵇懷原曠達阮路奈迍邅莫
惜隋珠棄真悲卞玉捐楚宮餘盡妒燕市淚成漣去矣喧車騎歸

輿望潤澤晉樂雖累葉田宅未連阡夙鄙馮驩鋏難先祖逖鞭耕
山隨鹿豕釣瀨翫嬋娟草閣曾題鳳天涯任珥蟬葛巾堪漉酒布
被好裝綿白著當年恰青鋪舊日氊無聊吹鐵笛誰復擫金鈿薦
謁餘三徑楊雄只數椽桃花臨震澤馬蹟倚峯巔詩思令人瘦頭
風望檄痊高文談黃絹狂態匹青蓮閱世蜉蝣羽驚心霜鶻拳霏
霏恆賦雪潑潑但歌鱣頗愛門為薦何妨坐更氈石泉鳴細細竹
逕引涓涓半頃隨時佃疏籬不用壖幽棲容養拙塵紲謝糾纏吾
道全憑醉人情那勝眠垂紳誚江總逐角笑苻堅臧否予何別芳
華世自妍忘機魚泳沫解意鳥飛翩賤子還憐否諸公尚勉旃
皇朝寄心膂勳業赴星躔經自傳劉向刀須贈呂虔敷言匡社稷
百族望陶甄驄過豺狼避師行疾苦蠲慎求麟閣畫好著皁囊編
地位清逾峻天心簡吝專官方明比鑑王道直于弦恰幸逢　新
主無為學贊禪堯天長共覩伊訓得真詮駿足猶思冀新春便去
燕風塵催老大日月慢崩騫淮海帆初渡邗溝景乍延楊垂迷繡

岸濤噴迴飛艇蜀嶺荒臺射隋隄叫杜鵑兩邊峯秀潔一帶水潺
湲先達官司李相逢侶偓佺升沈逾自異離別帶重褰興到頻浮
蟻詩工類刻薦文章宜罕敵筆陣總無徧名姓瑯琊播謀猷金石
鐫倦遊人落落芳草暮芊芊對子心彌厚憐予體更孱登龍慚下
士刮眼冀銜銓
過石塔寺用孟襄陽總持寺韻
錦江餘晚照石塔俯春華鳥散空庭闃魚跳細水斜小山浮禹廟寺傍馬禹廟有浮山故蹟弱柳隱隋家塵拂禪無乘潮迴地有沙金銀光黯淡
竹柏翠交加已覺忘塵紲還看雨墮花
王阮亭席上送劉刑部公戢還潁州用岑嘉州送王少府韻
每到人將別銜杯興更酣華筵盈坐客粉署挽歸驂奏曲紛霓羽
論交款盍簪月痕依水榭草色上春嵐陳實三無愠嵇康七不堪
承明君累厭蕭瑟任江潭
除夜述懷 有引

甲辰杪冬侍　家大人居姚邨丙舍改厝先王父大中丞宅兆
堪以去年滯倒燕臺今日得承歡膝下悲喜兼集爛熳成詩值
歲序已窮因曰除夜述懷云爾
日月玄枵會陰陽暮景遷峥嶸冬欻杪煦燠氣將還索蜡過迎虎
謌風罷獻豜文魚融沼沚芳萼逗檽枅守歲兼分歲迎年復送年
辛盤三廟始椒酒二人先爆竹流風習驅儺古禮傳癡獃兒解賣
商陸火頻燃伐鼓千邨急藏鉤一笑喧燈前人隱隱澤畔響轔轔
漏斷聲何歇烏飛手不卷已知須正朔卻喜佩玫瓌蠟炬春田爛
街衢宿飯捐打灰索如願祀竈說張單著戲溫庭別觀圖椒祚延
唐宗垂詠富賈島祭詩虔展卷猶堪誦當歌孰比肩執戈三鬼避
畫虎百凶悛各有文堪據因之俗尚沿吳儂紛餽問楚舞愛輕猨
休哂懷貞娶思操淇矩船鎔金忻得鳳照水婉生蓮曾景雩真誤
藏童病忽纏罕窮今古事總覺歲時遷疇昔逢茲夕羈栖正客燕
昭臺掄驥贗駿骨迴驪騧一顧邀青盼千金重白驥本期逢伯樂

自擬說方歎鞾路祈增價雲司望備員揣摹雖激烈洗眼涕潺湲
行路難雖惜乘時願早堅冀訏筲旰顧想濯楚江纏（時值西山用兵）萬姓
征輸迫諸方獻納駢用兵謀詎左足國計非偏慘慘悲磬雁紛紛
笑跕鳶以茲三策對未免寸心悁忠愛吾深竭吹噓若撮便穮緣
多切中竟爾太拘攣璞許藏深櫝材艱抄大川劉蕢淒落第祖逖
競先鞭彈鋏長安道歸耕震水壇只將詩度日直令酒為泉白用
嗣宗眼青餘子敬氊文章奮鳥嗜筆墨遍逾尊已見蒲鞴破還俾
木榻穿素知宗孔父只恐誚輪扁槽粕誠何用才猷奮竭惓淩雲
饒意氣伏櫪歎迍邅世冑相憐否余其慎勉旃回思成往事重此
悵前緣落拓應吾逆蕭疏穩嘯眠昔悲遊子地令返故鄉天借問
人生樂何如骨肉全雙親都矍鑠一室竝周旋有弟連枝竝隨兒
綵袖聯塤篪吹自合棠棣詠毋護每悼其燃萁堪嘅鄭克鄢孝經
曾細讀名教想無愆曾閔偕人子荀何耿昔賢景行彌永矢周道
本如弦罔極恩侔昊承歡力盡綿大倫扶屹屹小信薄鷗鵠近日

親嬰疹經年體更孱掛冠非得已嘗藥望全痊北渡長辭冀南游
阻入滇（家君除滇鹺道未赴）還山耽寂寞釣瀨謝清漣臣子冤終白皇天理
未玄夢迴趨走地目斷聖明前禁掖聆天語微班捧御筵功名圖
報稱民物佐陶甄兩入秋卿廨三持樞要權提軍旋奏決明允當
司圜獄較蘇公敬心如列子膺舉朝崇汲黯奉使得張騫掩涕看
囹圄陳師若蜿蜒春生回黍谷矢控絕蛟涎　帝曰吟鳴鳳欽哉
詔班蟬嫣唐官調矣阮籍路窮焉賦稅身何負親朋垢莫湔半生
居薄宦一日棄中涓渺爾丹宸麗猗與粉署妍悲歌堪續九愁緒
莽盈千袖拂清風去帆依濁水旋陳平門是薦季子坐仍饑自顧
無家產焉從乞俸錢生涯憑荷鍤蹤迹寄鳴舷秋仲初辭澍春殘
繼赴岍山川紆往復雨雪耐顛連豎子相乘至頭風匪易蠲參苓
交屢服米穀近饑咽砂欲尋句溺遊期侶偓佺有兒殷請代吾母
倍情牽善會羼提說長持般若篇當機參柏子解意悅嬋娟七祖
傳燈溯雙空妙諦詮僊非超上乘空復坐臞禪苦迸塵緣累愁虛

證果圓倚閭分早暮截髮治肴饌帳設環徒眾居還離市廛宣文
名籍甚孟母教精研媿乏播安志工修班固編他時辭遠鮮今日
任遺鈿熊膽丸調劑蘐花背鬱芊老親誠聖善小子敢便嬛德薄
祥難致思深帶重搴拾樵匯黑白懷橘展禰禮杜子投魚異曩恭
進果鮮是皆能孝感而我獨心懸祖墓重營兆高堂瘁胝胼十年
移舊塋數武即新阡樹益菱溝畯碑移野廟壖松騠號石馬瓦雀
避香煙再見棺迎紼雙贈柏有梃旌銘故開府車載古輪輪老僕
還悲咽諸孫悉痛顣高低山布勢左右竹成簑龍耳安題湊魚燈
滅水遷麻衣人慘澹華表鶴蹁躚上下飛旌蓋繽紛列豆籩蒸豚
陳几席酸醴奠栢棬惆悵聞蒿薤傷心泣杜鵑殷人尊故鬼漢臘
紀行禋祖德詢難須孫謀信足鑄恭惟我王父往者立花塼少小
才英挺平生貌謹願先猷嗣仲舉近世溯陳瑄拂塵霏珠玉安貧
衣葛絟繭書知大義條議及中邊辟易霜鶻健傳呼驄馬闐四朝
匡社稷一語贊坤乾國伏司喉舌人曾指脇骿麒麟愁桎梏狐鼠

劃摧擱辱罵貂璫貴糾彈帝寢嬋欃豪齊御步浮誕惡相挻世好
工齊瑟公鑑逐鄭畋哀江羞庾信學彈鄙韓嫣觴涇長沙淚威加
石勒拳陽春原有腳夏火詎無燀別上賢臣須刅須團扇籛先祖分闢
蒙賜闕扇寅恭咸協德吁咈愜忘筌久被周文化時聽虞舜絃入爲君
輔相出作世藩宣宦蹟西閩豫官方飭渭浒仕途心落落王道履
平平黍覆牽黃犬蒼茫異紫斬亂離偏汝漢盜賊盛罪开朝議推
元老宸衷眘幅幀誰人優借寇難治矧懷瓻欲濟思舟楫求材屬
杞梗詔從京國至帷向消潦豢先祖自大梁題楚撫突遺奇兵出那虞精衛
塡燎原徙爝火蠶動只蠕蝝涉水搖青雀登峯跨紫驥牙璫飛特
將白刃冒空眷相彼萑苻弄猶之燕雀翩行增虞詡竈筑擊漸離
鉛設策同晁錯徵兵遣士雁上方明賜重諸將奏功懷小醜成孤
注雄風扇八埏堂堂除猰貐赫赫鏟鯨鱷謀士如雲集戎衣帶血
濺爭誇龍矯矯行賦蠋蜎蜎凱奏銜杯酒功收戢矢淵築壇酬燕
虎賁士擧牲牷鳥獸狂奔散黔黎痛削朘世衰方逐鹿歲歎又書

蠑洲外憐鸚鵡城頭叫鶺鴒踟躕驚草木凜慄問戈鋋煙斷家家
火禾荒處處佃相逢比鳩鵠失計捕鰱鯿劒指三千脊時違九十
犒籌謀窮借箸饑饉忍看瘨兵況呼庚癸民望廩靡劬勞繄面
目憔悴絕絃縱積俸爰分給斯民起什顯簡編森烈烈存活詎芠
芟誓蟇文孫媿含飴蠹志淵承祧追百祀捧檄盼三銓困頓盧餅
懶疏狂竟類顛橋邊蔣詡宅渡口子雲椽無過編蓬蓽奚妨劈蕙
榜溪平鱗泳沫簾觸燕迴翔燮殺郝容濬貪觀水溜潺元龍氣湖
海屈子賦筵尊爛熳庭投轄芬芳客贈荃鋤瓜煩辨色刈麥漸生
稍小翠盈甌把浮紅護惄蘸陶潛接䍦倒賈誼㲉衣緶對俗凭烏
几揮犁嗽黑鍵彈琴頻俯淵判竹近盛篘楊栟池明媚藤蘿樹蔓
趙艨艟隨白水兵革任先豪聽世呼予狷由人謂我猥紜紜笑臧
否截截畏言謳聊以清同濁何妨玉溷䃜䃜鹿從名是馬嬖書說憐
蚫稱地方難得談天淚欲泫連旬覡彗孛時値星變翹首歎璣璿甚虞
纏予軫𢧐憂階作礩朝廷修省切草野讖圖讖止合喔東井胡爲

射女媊傳聞始吳會分野亙陳鄭敢代天書志姑驪馬涉巔春融
光駕若霞擧致軒然梅蕊稠光福松陰盡善卷香風吹浩蕩秀色
胥綿俗孳伴由來喜踰時便可憐莫因妻子累聊溷豕羊跧入世
如駒隙江山等埴埏元宵倡燈火寒食近鞦韆節物喧都邑煙光
散野瞑翺翔拚極樂榮辱漫睋睚啟戶鷗拳靜蓬頭鬢髮鬈黑褻
拔季子黃蝶感張蹟張螟詩年長驚黃蝶魚網溪頭設茶鐺稱子煎畏闖天
下事長種墓傍田孰出鬪隨李誰令壽比籛勞人徒草草遺視屢
賜賜年命逢除滅寒威逐曉婆挑燈無限意何處可求仙

上魏相國用少陵上韋左相韻

舜日迎和律堯天煥景春九重賚翼贊萬象沐陶鈞謝傅蒼生望
長孺社稷臣兩朝翔彩鳳四海識祥麟銓鑑名原重阿衡業更新
廟謨方接武苛法久除秦濟世才無敵高文體絕倫前賢傳得統
小子學知津虎座崇師表鵷班挺縉紳滔滔潤湖海奕奕摭星辰
驚翮嚋相竝龍門孰與鄰好賢越姬旦驚座愧陳遵朏管堂前樂

佳肴席上珍論詩沾契合飲醴沃清渻豈獨承光寵行知免棄淪
品題榮片語尺牘眷長貧落落悲秋客淒淒行路人敢誇燕市駿
不異草茅身振拔能無意文章或有神臨歧陳短咏感激涕盈巾

奉呈龔大司馬芝麓先生十二韻

當世推耆德方州仰鉅公盛猷存宇內華冑冠江東位列三台宿
文開一代風傳家敦孝友經國本和衷霖雨蒼生濟帡幪士類宗
提衡郭泰竝模楷李膺同都憲聲名舊秋卿事業隆祥刑仁主賴
弼教士師崇共賀高門慶俄專武庫雄彤庭得司馬甲帳想維熊
節制嚴諸路籌謀裕閫中輝煌鐘鼎在佇視勒元功

贈朱鑄樓司理用杜審言和李大夫存撫河東四十韻

西楚英豪振中吳氣數遷昔悲歌猛虎今喜力回天質信淩霜雪
材眞老歲年紫陽隆望重翁子大名傳潔白若冰鑑神明誦淵澹
奧時敷政遠吾地沐恩先綬向蘭陵拂帷從甕畫懸一庭垂雨露
四境拔人煙重以金閶秀兼之岳降偏潛沱千里匯闔閭六朝賢

位應郎官宿名成弟子員于門高駟馬仙吏下樓船回憶垂旒主
重開燒尾筵(公舉己亥進士)兩年聯造士雙闕豔登仙鳳詔雲飄渺鶯聲
樹接連賢臣王子頌宣室賈生前矯首恩長在攀髯思黯然忍膺
新紱綬欣對舊山川器屬三公望才驚十倍全每能耽嘯詠渾不
事威權經擬傳劉向氈如坐鄭虔高文散霞綺佳句拂星躔鵾鵬
擊華讌麒麟產玉田丰姿矜入洛駿足暫辭燕賦羨庾開府詩酬
王仲宣飲醪人覺醉滅燭興逾堅紅袖頻相把青雲倍賞延從親
飛彩鷁佐理御囊錢先祖曾官楚尊君定比肩兩家元孔李三徑
有園廛季子貂猶黑楊雄草自玄叨君騶從過愧我席門邊汪度
工埋照清言欸轉旋似忘官是李但飲酒如泉恰遇懸弧日恭爲
酌兕觥歲星知隱此玉案望投焉濟濟聽謳祝紛紛恐棄捐門生
蹤絡繹赤子態翩翩已驗輿情愜還思　主應韋江南十萬戶終
始藉陶甄

倒押前韻贈吳三七齊賢

詩文千古事誰許共陶甄日恐風斯下心爲作者牽浮名看鹵莽
舉世喜翩翩雅調宜何屬騷壇豈遂捐定能推我否況復有人焉
勝絕延陵裔佳哉朝請篇豔如花覆錦清比石流泉好句疑楓落
高歌令斗旋賓邀西閣上家寄北闈邊雙眼工爲白交談讓獨玄
襟懷自潮海蹤迹但郊廛夙有臨池興行隨古彥肩揮毫全用肘
買帖不論錢草體神飛越蠅頭法遂延與吾痴嗜癖輸爾力披堅
憶昔相於結名園淑景宣恍同舟泛剡渾忘客趨燕(時余將欲北行)庭樹
喧棲鳥池流引大田叢篁穿石笋老樹閱星躔杯愛銜袁紹刀思
贈呂虔狂餘吟不倦愁破酒持權最羨先人業于今奕祀全(圖創子尊
先生大人)草猶憐故苑柸已抱前川五桂枝長望三槐迹宛然若翁眞
裕後我祖啟光前薦鶚名相亞摶風翅接連(先祖與尊大人同榜)舊陳交有
道郭李望俱仙念舊瞻佳客忘年醉綺筵回頭驚落月握手重乘
船紅袖聊凭檻黃麻想備員昂藏燕市駿瀟灑竹林賢吾道甚騰
入傲才泛愛偏莫愁頭似雪一擬氣凌煙賤子嗟多病貧朋意久

懸渴愛司馬甚嫩荷孔璋先(時齊賢有手札相慰)每每詢醫藥時時過淵[illegible]
深情紛感激貽草藉流傳自笑沈痾日欣侔獻賦年七哀消歲月
八詠遣秋天共汝追風始休悲世數遷

題丹山碧海圖四十二韻奉祝高念東先生六袠

聖主垂衣日賢臣俾乂中山川出雲氣朝夕現星虹景入熙朝麗
光涵畫錦融畫圖榮壽域地望寫和衷學擅金閨富文成玉匣雄
擒英看吐鳳郎技不雕蟲鳴鶴聲聞上摶鵬背負穹典型堪顧問
遭遇果優隆燦燦天心浩溶溶日色曈賦詩清暇好經術講筵崇
精一疇咨地稽詢則裕功扶心惟汝礪錫宴擬彤弓黼黻從周禮
昇平載國風明刑知弼教喜起自熙工尚憶臺班冠無如陛立恭
觸邪昂首豸司直表羣驄長簡勤靡盬焚香達　至聰棘槐皆妙
選喉舌共推公湛盥承盤露分明照膽銅爽鳩偏賜氏放鴞爲開
籠六宇銷封豕三吳盻澤鴻普天均化育元老廓包蒙雨布由膚
寸神遊極太空桂枝攀窈窕椿樹仰青葱縹緲眉霄裏汪洋大壑
東丹青名不朽蓬島思無窮浪拂扶桑翠波升始旭紅鼎爐光閃
爍樓閣影玲瓏列嶼煙霞迴環瀛氣象同那爲誇壯麗直與入鴻
濛迹繪良工苦詞慚哲匠逢頑金資鍛鍊砥石就磨礱照水森森
柏朝陽萋萋桐流輝積愈厚至德養彌沖鳥意欣來樾魚情樂聚
拱併包天下士思效一人忠堯殿瞻雲近虞廷胡運洪拜符陪雒
渚問道接崆峒合響來羣玉飛觴會紫宮上庠尊秀髮當亡景方
曈盛世敦風切仁人食報豐期頤溯黃綺丰采映宸楓

贈吳無錫伯成用少陵寄供奉二十韻

聖代含香令如公得幾人才名推北渡裔兩浹西神(惠山名西神山)玉潔
官方貞簾清民隱伸古風渾不讓雅量許誰倫廣廈開來悅宏猷
誦作新銅鞮紛奏曲冰署迥違塵朝請詩原重延陵派本親宗支
都在眼著述等于身舊澤菰鄉遠遺棠屆產眞魯邦欣借寇沂水
劃生春譽望超羣彥風流娟四鄰只今材愈老較昔宦尤貧下走
雄奇甚神君顧盼頻生申逢降嶽歌杜想勞臣介酒觥稱兕張筵

學文堂詩集卷四

腩進麟平鈞頫聽夏朔照若懸泰蕭雄馴芳沼玉兔舞令辰賢貢
朝議勵政躋　帝庭陳拔擢緷綸綍謳吟慰海濱食恩懸罔報迎
首向龍津（宋悅權名作新贈詩集名）

贈鄭靖江山公用少陵贈蕭使君十八韻

夙昔仙班吏于今帝簡臣名高殊地望才老合風塵視草應前席
褰帷勵要津豈徒花競發直令雉俱馴湛露紛輿頌汪波潤里鄰
雷陳交有道孔李誼逾親似我知誰數如公得幾人遭逢心浩蕩
感激意酸辛詩賦瑚璉器文章廊廟珍小儒宜沮色大雅自扶輪
傲吏元強項神仙是謫身掄材驟褒集較武虎羆新人繼康成後
家居閩水濱向來推月旦相對拭衣巾亘講傳杯日華堂度曲辰
尊前欣卜夜江外望餘春作客子還健為官爾愈貧柏臺相俟久
早晚欲批鱗

詠月和元微之三十韻

今夕是何夕開簾愛素輝一句姿淡宕長夜魄希微春色偏舒豔

寒光任作威爞燸形悄悄砧杵影依依照水魚知樂穿枝鵲欲飛
長征悽故壘小住惜空幃來去弦頻仄團圓望可幾星垂芒掩映
雲捧勢崔巍桂子難飄樹蟾蜍不鎖闌白偏迷蘂萼紅詎冷芳菲
露濯青銅鏡波翻碧蘚衣稜稜橫古渡皛皛散春圻舞榭遲瓊譙
閒庭弄玉徽霧濛宜瀲灩煙溼故霏霏鷗夢搖池影花容射竹扉
匡牀連蟋蟀曲徑響蛜蝛客興狂遊舫詩懷入釣磯謝莊看欲賦
阮籍醉無歸喜躍占重珥須臾偏九圍參差對睥睨繪畫想旌旗
莫訝空輪碾曾蒙竊藥譏四時環世界千里靜郊畿盈滿天原忌
光華意漸違金尊須重倒玉露已將晞寂寞征夫曲遲留織女機
欺人顏屢減催我鬢頻稀繡嶺迴秦女空江泣楚妃皷珠何處失
下玉豈知希人世徒虛幻皇天亦是非誰能諳此意試與問璿璣

和李長吉惱公五十韻

此生猶恨甚辜負謝娘紅春繭攤千縷眞珠灑一叢思同蠶鬢亂
恨比鴨爐濃感遇抽花屧消魂撅翠筒霜欺城上草淚打渡頭菰

何日騎金犢當年贈綠蟲卷葹心叩叩梔子態茸茸日照丐妝殘
風和蠟燭融有人彈屈戍不語下屏風望去天邊月移來水畔蓉
幼能工蹴鞠閒只倚薰籠杏帶飄如蝶蘭房小似蜂簪從春勝鬧
衫許白羅蒙往事時憶雉新妝閒買寶才華嫺繡虎機智解當熊
朱鳥搖簾額黃蛾污襪弓隨兒吟舞雪嗔壻問流虹妝學孫家壽
詩源崔氏峒幽期入夢壓豔札背燈封柱撚箏中雁梳盤髻上龍
蓮鉤敲蒜玉繡瓦落丸銅買女奩輕笑潘妃妙有蹤蛺幕央母書
鴛被泥郎烘愛好調鸞管消愁種鹿葱街坊鄰柰莢門戶對青楓
搗玉裴家杵塗金晉室墉于今梆已折憶昔李曾穠歌聽龜年李
詞傳延已馮兩心堅鈿合一諾訂絲桐結帶情何極擘箱願已從
終希依贄幔詎料隔雕櫳紈扇悲長信楊花撲永豐病軀頻忌麝
齋日但餐菘姑母嫌追婢王孫吝與僮可憐傳錦鯉不見躍油驄
無那碑生口長將淚洗容餘生哦杜宇再世學盧充夫已逢山下
人誰置伍中香焦那可耦髮短不堪鬟鬟徒歌趒切切漫賦卬

蚖膏寒易滅魚鑰杳難通太息三年別蹉跎百事慵傾城靈再得
縮地儻重逢沈約腰偏瘦江彩膽最忪泰樓傷命薄蜀肆看年凶
苦慣嘗黃蘗歡猶記紫宮宋王原有婦潘令漸成翁珊枕勞予寄
紅綿謝爾縫天從何歲老情是此時鍾十丈金堂路苔錢鋪碧空

再和惱公倒用前韻

闇情今夜賦髣髴似司空擣藥迷靈杵偷香怕禁鐘蝦鬚還自織
蛤帳更誰縫辭漢仙為狄和邊主是翁江偏愁衛玠花不活秦宮
入破聲非吉將離讖本凶未言腸已斷便夢膽猶忪憶絺釵頭約
曾經簾底逢地衣園最煖蠟淚墀常慵鈿扇恆潛值花廊每暗通
分明神出雒何苦客游卭銀葉煎龍腦金花拂馬鬉鬧旁袁大捨
瑩後顧宏中度曲梁堪繞能文棟易充女中曹子建梁世阮修容
貴主乘青犢樝奴駕錦驄詩還教小婢約擬訓家僮翠翦時裁紵
雕盤偶薦菘弟初官協律卿豈是安豐顯達殊名宅班家綺作櫳
寸心期不負雨小願相從密誓堅塡海私盟戲翦桐姑云三妹薦

父是萬金馮記爾傾城豔猗歟絕代穠恰宜調翠館絕稱鳳凰竦
愁岫惟凝竹芳痕好染楓雙鬟生曉霧十指削春葱睡處骨堪鎔
酥餘手試烘酉仙帮有縫奔月步無蹤屈戌鋪紅玉罘罳綴白銅
羞郎呼落雁愛爾善雕龍一自秦樓臥誰知函谷封人猶居結綺
箭已上崆峒促坐饑餐棗狂歌氣吐虹晝眉消歲月傳粉避刀弓
自我遲開雀聞君別夢熊恩情消翠的涕淚溼花賓但使心長戀
何妨謗暫蒙采蓮應得藕食蜜莫嫌蜂玦向今朝斷紗看異日籠
願爲比翼鳥期作一枝蓉鑄骨星前語消魂林下風窮途悲阮籍
解印盼王融百合初生子丁香漸長茸䕶涼蠲忿草辛苦叩頭蟲
月姊寒依桂江妃夜采葓僱蛛牽象盒樓鳳下金筒溫嶠緣難再
元稹恨自濃交因中表慣愁爲別離叢想像櫻桃帳含嚬曼臉紅

贈丹陽張大令十二韻兼示趙湯二文學

碩望崇山斗雄材挺縉紳四郊濡大澤千里被餘春天下稱真吏
朝廷仗老臣登龍誠素矢投筆意難馴夙有長卿病兼同原憲

貧裝囊秋草外裘馬暮江濱仙醴邀賓醉霓裳度曲新座中紛感
激客裏忘艱辛趙子連城璧湯生部下民酒懷俱絕妙詩興竝如
神交合慚流輩恩猶見古人獨愁今夜別何處奉清塵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五言絕

黃河

白鴈横丹嶂黃河走黑沙日行三百里兩日即回家

同汾州傅史二文學飲酒樓

月色照高樓樓頭碧樹秋何人夜吹笛莫便是伊州

別弟

共爾連枝萼那堪遂別離況逢寒食節又是月明時

烏夜啼

綠柳拂長隄枝頭烏復棲可憐八九子夜夜五更啼

都門送友回南

相看忽不樂起立前致辭明日江南去淒然酒一巵

閶門舟次與汪處默

三月浪花平同歌燕市行莫教思往事已覺不勝情

舟發江陰十絕句

曉發青山門青山渺何許漸遠青山城方見山青處（毗陵北關爲青山門）

秋水碧于煙澄泓復如鏡鏡裏一舟行野花分岸映

蠻觸中流截舟過劃有聲夜來茅舍裏辛苦一燈明

官塘橋外水半畝角菱池稚子窺人去褰衣欲採時

當年無賴事是處柳橋陰不見當壚者無須更鼓琴

將入蓉江地村名漸不知眼看深樹裏一一問舟師

日落孤邊外經過秦望山一徑採樵路兒童驅犢還

忽逢故人來艤艇斯須立明日到吾廬爲語山邊別（時遇靖江同年徐仲宣過吾邑）

離城十餘里水痕高數尺不見暮潮歸但覺舟行疾

二更到暨城城頭月正明三更酒家卧五更城下行

夏宵怨二首

金屋流螢火銀牀冷翠苔君王何處是知幸避風臺

夜靜絳綃輕秋河殿角明西風猶未起紈扇尚多情

相逢行

繫馬青樓下嬌嘶白鼻騧春風留不住楊柳正藏鴉

曉行示客

作客盡吾徒征車逐隊呼一燈明滅處立馬問當壚

聊城登光嶽樓

危樓歷嵯峨拂袖一高歌不見魯仲連搔首將如何

過倬雲齋

金風正颯然高興發林泉一夜孤兒淚三秋客子船（時倬雲有失怙之痛）

登東平城樓

舊是須句國千山爽氣開繁星搖洞壑明月到樓臺

望雪

直覺兼天白山形竟不同相看添逸興騎馬路難通

霅溪步法雲菴

霅溪初進艇移步法雲菴花覆郵容換波平樹影含

古廟

摳衣瞻古廟獨立一徘徊樹色參天起山容入殿來

太倉白扁豆

扁豆無奇種惟茲重海南色于銀更白味與蔗同甘

同原一登玉峯

諸峯積翠開木末敞樓臺把酒一長嘯天邊白鴈來

虎邱

重來汗漫遊西風攬翠裘不見吳王墓門前水自流

送友赴襄陽任

攬轡志澄清春風送爾行襄陽諸耆舊應折使君名

溪上

春遊殊未闌幽意正相關試看雙溪水全浮斷續山

再渡高郵湖

殘月銜虛岸新荷罥畫船珠湖凝望處斑物記當年
題曹渭公半山樓
高樓水一涯痛飲屬吾儕日日有山看應知牛亦佳
山行
山在虛無際泉流斷嶺傍千盤迴馬首雲白曉蒼蒼
荆溪野望
極望野漫漫秋高白露團水從雲外落山作鏡中看
送友
燕舞春風老鶯啼御柳斜離筵當別路歸去即仙槎
夜泊蛟橋
信宿蛟橋側孤舟去住難莫愁前路遠已覺客衣單
贈友
佳客翩翩至風流白接䍦羊車眞可羨官柳正垂絲
旅夜同丁弋雲酌酒

逆旅高朋共郵醪醉不休漫言京國事相對恐生愁（時與弋雲同出都門）
示友
雙劒何時合荒城此別離我方爲病客君竟作孤兒
除夕
身世誤悲歌天涯奈若何年年當此夕回首歎蹉跎
訪友二首
小港蟬聲寂深林塔影侵鹿門有遺侶斜日爲招尋
山斷白雲續樹含疏雨秋故人家在此一日幾回遊
嘗新米
新穀舂纔得爨煙生樹林連年詢米價直賤到如今
行吟
溪水兼天白楓林夾寺紅行吟自欣賞木葉下高風
哭徐五燕
桃葉聽歌處秦淮載酒辰只今成涕淚相憶自徐陳

呂城
明月照西京旌旗望裏平纔過蕭續宅又到呂蒙城
客過
背尊聽雨夜白馬渡江時樹冷啼烏急秋宵正賦詩
登太白樓月下有感
帆卷孤城外春生萬井邊謫仙搖落後明月更誰憐
峴山
碧水繞東關遊船出峴山山頭攜酒坐山下騎馬還
小盤陀
遺迹說東坡風流寄興多山邊一片石名熱小盤陀
松江觀龍舟
城畔水溶溶龍舟集五茸楊人鬭歌起楚些變吳儂（松江名五茸城）
吳歌
吳女好高髻過額一尺強妝成攬明鏡日色將昏黃

揚州元宵酒樓作
節物盛揚州銀燈仟漫遊金吾夜不禁不醉不肎休
贈妓
含笑復含愁當壚意態留畫闌斜倚徧何處是迷樓
月夜渡江
明月照輕橈天空冷夜潮大魚負船走河伯氣不驕
贈人
相逢酒壚邊意氣最翩翩豪飲不知醉傾囊攤酒錢
懷友
蕭瑟且銜杯天涯首頻回春風如昨日又見野棠開
江南思
歷徧天涯路鄉風處處諳三春隄畔草翠色讓江南
蟋蟀
挑燈照蟋蟀聲出草露中如何偪帷幕徹夜只愁儂

偶感二首

銀釭照不眠把酒淚潸然那忍看紅豆分時又一年

春郊過小車隱隱繡帷斜猶記褰珠箔春風白鼻騧

雪夜聞鐘

鐘落雪方起雪深不住鐘有人方醉臥欵艇板橋東

七言絕一

天津橋

天津橋上江鴻愁天津橋下海水流多少行人騎馬過不到長安不肎休

楊柳枝詞二首

憶折南枝首重回將離欲贈復徘徊東風一夜人何處只有楊花水上來

春日垂垂滿道傍和煙籠月碧絲長天涯到處關愁思生在隋隄倍可傷

都門送友人南旋

故園花信滿疏籬寄興春風總不知君到為予頻問訊江東芳草月明時

高郵道中

殘驛孤城大道邊海門寒峽上青天一從旅夢三江遠無數鄉心萬鬱懸

嶧縣

雲連鉅野千帆外地入彭城萬嶺間無數飛鴻南向去可堪嘹嚦到吳關

絕句

花落江頭燕子飛行人春日換春衣依稀昨夜殘更夢夢到江南春已歸

偶贈

禾夜紅樓敞玳筵雲和斜抱落花前聽君唱罷吳趨曲不為含愁亦可憐

送友

一簇征帆帶曉霞郵亭西去盡平沙錦囊猶道無顏色白雪為君更作花

揚州病中屬寄家信

共拂東風過酒罏無邊春色散平蕪君歸儻對高樓問漫說他鄉有病夫

送寧國焦太守之任

江鄉遙指一麾輕醉擁驪駒壯爾行舊是才人遊宦地知君不減謝宣城

舟次青縣憶季聖昭先入長安

城邊河水接滹沱日送離人雙槳過爾到燕臺回首望交情方覺別時多

中洋橋見遊女跨馬乘舟競渡

蘭橈畫槳不勝情白馬紅幃照水明最是銷魂金屈戍回看環珮迥無聲

至日

兩年至日皆為客至日今年始到家世路那如三徑穩青山無恙一尊斜

題畫

石壁寒苔照水晴雲封落木似層城樵夫莫漫出山去前路崎嶇不可行

題捧心圖

嬌歌豔舞未歸吳薄倖空羞范大夫試問蘇臺承寵日捧心還似舊時無

月夜過金山

擊楫寒江月正斜江風吹處度琵琶蒼茫雲樹知何極隔岸揚州十萬家

洛陽郵感舊
御立溪頭思黯然桑麻如對故人憐風塵閱盡留三徑離亂重過已十年

平山堂
平山杳靄碧雲流登眺空餘飽照愁二十四橋渾莫辨獨留明月對揚州

登響山相傳為嚴子陵垂釣處
空山木落亂雲秋聞道嚴光繫釣舟我來不見垂綸者惟有寒江天際流

登敬亭山
夾道淩空碧磴懸萬家城郭入烽煙餘霞此日還如綺謝朓風流倍渺然

荊溪竹枝詞
溪畔秋光檻際收山頭春色鏡中留珠簾十二閒常卷人識儂家梳洗樓

聽歌
檀板紅牙度曲妍翻教愁思入尊前自從沈醉箜篌畔不忍聽歌已十年

水仙
素質亭亭想若邪水晶簾畔護輕紗曉來和露和煙看疑是南朝玉樹花

過揚州
寒花蕭瑟點征途十月孤舟一病夫見說行宮遺址在雷塘春色尚存無

都門除夕二首
獨為守歲住京華酒醒難尋夢裏家縱說春光應不遠東風那得到梅花（北地不產梅花）
柏酒椒盤亦自宜尊前潦到一題詩百年渾欲今宵減萬事難容此際思

夢家
一為遊子便無家南望江天雁影斜夢裏不知身在客蒼茫看徧故園花

戚姬郵
戚姬郵畔暫停輪土銼方炊麥飯新苦憶漢王宮裏事只今無復鬬妝人

途中偶見
翠袖紅衫結束新纖纖攜手過東鄰回頭欲聽羊車語笑指蕭郎是路人

冰釋
嚴冬不道比春和遙憶江南暖更多一夜東風冰盡解舟人驚喜下黃河

城邊

城邊晚渡競相呼渡口漁人撥網罟買得白魚長二寸也須一醉酒家胡

寒食見楊柳
落拓還家倣黑貂依然歧路又吹簫可憐處處皆芳艸豈獨傷心是柳條

清明
春光何惜暫遲迴節候催人亦可哀路上紛紛都插柳呼童也折一枝來

渡滹沱河
滹沱之水勢如雷舟子招呼不敢開我有花驄渾是膽昂頭一躍過河來

王祥故里
平原日落徧蒿萊憑弔遺蹤獨上臺一塹冰池千尺水郵人爭送孝魚來（俗呼臥冰池內魚為孝魚）

和王阮亭冶春詩二十四首

我到揚州春色闌柳花如雪飛成團眼底紛紛何足數昔日故人今作官

故人作官詩愈富長篇短句皆吾師昨日紅橋修禊事復爾新成絕妙詞

紅橋之記今古絕紅橋之詞天下知人到紅橋齊下馬添得揚州無限悲（阮亭有紅橋詞記）

南皮高會悵蹉跎詞賦全輸數子多我急買舟追勝賞風煙無奈故人何

遥憶雷塘畫舫移諸公袞袞共銜卮此時余在長安道也作清明寒食詩

輕紅橋水出邗溝水到橋頭著意流兩岸竹籬開面面名園新作酒家樓

東城女兒顏如玉西城女兒顏如荼相逢爲問東城柳可似西城綠也無

法海寺邊草色新朝朝暮暮去遊春玉鉤斜畔聞經過懊惱隋皇宮裏人

隋家天子住揚州種得垂楊滿御溝莫道風流今不見蜀岡從古是迷樓

斑竹屏風金屈戌小秦淮口照逾明上有玉人垂手坐慣聽遊子唱蕪城

一更燈船俱已集二更燈船分外多三更四更猶不絕二十四橋光射波

邗關芍藥多于菜處處街頭喚賣花揚州女兒渾好事買得一枝分壓釵

茜紅衫子石榴裙昨夜新將鵲腦薰莫怪春風太無賴衣香原不厭人聞

桃園十畝破春顏無數遊人坐樹間見說遠看花更好移尊都到小金山

竹西亭子舊曾知卻憶當年杜牧之歌吹只今猶未歇齊唱揚州司李詩

一船出港一船迎打鼓吹簫無限情復有一船先繫纜四條絃上鬬新聲

紛紛都著白羅衣剛在山頭掃墓歸怪殺淚痕收未盡便將尊酒對芳菲

茂之先生八十餘山陰呂生方上書杜陵老叟大作樂五言詩句百不如（時林茂之杜于皇呂黍字同客揚州）

潁川豪飲不知愁酒肆攤錢竟日留醉擁吳姬同躍馬平山堂上恣行遊（謂劉比部也）

何遜揚州舊法曹梅花詩句擅南朝于今復有王司李羨殺桐花調絕高（阮亭有桐花詞長安諸公有王桐花之號）

家兒才思久無敵一到情傷語更妍昨別阿雲無限意每將圖畫

索人憐（阿雲閻氏伶人其年爲作小像）

十五當壚態最都西昭小字說姑蘇逢人便展鄒郎扇還憶鄒郎好在無（西昭姑蘇妓也程鄉贈扇）

十載相逢舊酒徒呼鷹挾彈儘豪麤衷腸欲盡不能盡靄酒一聲明月孤

有酒欲醉君莫惜有詩欲和君莫憐今日逢君官閣裏明日別君瓜步前

爲友人題畫

兀坐垂綸意渺然枳籬茅舍綠陰邊憑將一幅鵞溪絹買得青山不用錢

新豐二首（有引）

距京口五十里曰新豐丙申秋余維舟于此買醉爐頭題詩壁上有蘭陵多美酒終不及新豐之句今北旋艤艇復到酒家悵然有作

憶昔維舟古岸邊新豐酒家時醉眠于今復向壚頭過一飲還拌
三百錢
酒帘高挂石橋頭少小經過復壯遊莫怪主人頻笑客十年還著
敝貂裘
江上酬半雪兄見懷元韻
落拓天涯任所之池塘佳夢慰相思自憐吟興全然減不獨君山
九日詩（原唱有遙知紫蟹黃花節獨上君山賦一詩之句）
泗水亭
輕煙斜日水淙淙泗水隄邊起暮鐘芒碭已無雲氣見猶言亭長
是眞龍
石谷同重其過訪送之秣陵兼寄櫟園先生三首
學士方從邗水至恰逢二妙亦經過茅堂竟夕淹留坐都道相思
別後多（石谷偕袁重其至方櫟園適在小齋）
潦倒袁生走道途養親無計每長呼憑將負母看花句爲寫丹青

入畫圖（重其負母看花同人多賦詩）
我昨驅車白下行司農忘分不勝情儼然見憶煩相訊只說傷心
爲董生（文友謂世傷之）
粱谿踏燈詩十五首
月澹風微玉漏催相攜行過子城隈縣官堂上張燈火不禁民閒
子女來
衮衮兒童短袂牽蝦燈隨後傘燈先不愁絳蠟渾難繼仗有前宵
押歲錢
慧山浜口賽燈船打鼓鳴榔響徹天恰似當年陳水戲星毬蓮子
撒波圓（古詩誰將萬斛金蓮子又須臾一點小星毬）
十丈朱霞耿莫收神龍天矯碧溪頭聽來金鼓喧闐甚不到天明
不肯休
何事東風著意催梅花恰傍美人開香街到處拌狼籍珥墮釵遺
拾去來

捧罷霞杯進玉盤洩成粉米恰如丸題糕喚餅尋常事獨有團圓
此夜看（元夕湯粉爲糰取團圓意王珪詩君王又進紫霞杯）
石門樓閣九龍腰點點星燈入望遙每夜常明原不滅倍宜今夕
是元宵（石門坊名常明佛前燈也）
兵船已過估船停三老長年醉不醒試看帆檣高挂處九枝蓮炬
亦熒熒
笑語分敭大道邊酒樓斜出縣樓前天涯到處誇泉釀偏在家鄉
不值錢
空祠古屋走龍蛇此地相傳泰伯家白項老烏嘶不歇摩娑雙樹
一燈斜
黯黯傷懷弔古餘停驂不覺重欷歔一坏黃土千秋在石墖還名
專設諸
貧髮白髮劇堪憐昔日何戡本少年莫爲琵琶輕一撥頓令哀怨
入尊前（許生以琵琶名）

紅燭如山夜未央留光千石競飛觴敬亭已老蘭亭去頭白閶三
此擅長（柳敬亭朱蘭亭皆以說書名閶三亦擅其技）
冉逕橋口記前遊舉舉師師顧盼留擬向綠窗重密喚月明悽殺
舊妝樓
市上誰乘白鼻騧梨園子弟屬秦嘉十番昨夜教新譜雪腕吳兒
急鼓撾（秦封君所畜歌兒絕佳十番尤擅名）
盆梅
盆梅攜自虎邱來嫩蕊稠花汗漫開伴得春禁烏几側不教風雨
暗相猜
有憶十首
記得紅闌夜倚時霄塘楊柳正如絲于今縱使渾無恙已爲蕭郎
損一枝
玉簫金管木蘭舟念四橋邊汗漫遊獨有小蠻偏厭聽妝成垂手
倚珠樓

第五泉烹陽羨茶窗前攜手看梅花只今花發人誰見辜負春風到若耶（平山在第五泉）

學成新曲繞梁塵檀板銀箏按自勻春水溶溶春閣曉當時曾有聽歌人

我亦能調綠綺琴非卿誰說許知音何須定鼓求凰曲愛殺爐頭意早深

蛾眉懶畫粉輕施握管能工妙好辭小疊蠻牋珍重看淚痕溼透那曾知

臨行私贈合懽襦纖手裁縫染淚珠不道沈郎消瘦後著來渾比舊時殊

離別如何不可哀秋殘冬盡又春迴自憐莫比妝前鏡早暮猶能看汝來

尺素因風強自裁不堪愁絕望鄉臺離情豈似邪溪水流入江頭便不回

清暉一望蜀江寒上有朶歷照碧湍縱說刀環應不遠只今誰與倚樓看

前題有見和者因復用原韻十首

十二雕闌獨倚時碧窗花影漾新絲章臺近日偏憔悴怕遣東風到柳枝

曲曲屏山好艤舟春衫爭換試春遊愁人慣負芳春約不卷珠簾閉小樓

汲得新泉愛品茶佛幢頂禮又拈花自從生長若溪畔無復人閒有若耶

螺筆輕描技絕塵數行題款格停勻草香花片偏慵寫多恐春光解誤人

涼月空階獨鼓琴自成新譜少知音春風何事吹音去耐可花陰懊惱深

懶慢何心粉澤施蠻箋重疊寫新詞從來薄命偏才女說與旁人總不知

年來不著合歡襦衣帶溶溶溼淚珠嘗把夌花呼小婢个中應比向時殊

渺渺芳魂楚些哀思親真覺寸腸迴溪邊一帶烏桕樹只有啼鵑夜去來

爲製銖衣手自裁裁成非復上妝臺木將鍼線求生活擎向朱門去幾回

黯黯孤檠照夜寒雨聲初動碧溪湍挑燈細詠愁人句我亦愁多未忍看

前題十首

不知今日是何時滾滾香綿舞碧絲可奈病餘心力倦對人無語倚花枝

幾灣春水送輕舟記得溪邊是舊遊急喚榜人舟且住試看斜月倚珠樓

遮莫貪遊去鬬茶無端惱亂一春花依稀昨夜花邊棹行過前溪便若耶

怕將蹤迹問風塵孤館閒宵雅思勻佳景便逢難著意一生拚卻喚愁人

牀頭擁膝慣橫琴欲寫芳情伏好音怪底朱絃能自解恐教哀怨入更深

悄殺紅窗厭綺襦雙鬟那復綴明珠天然絕世誰堪並除卻名花看總殊

重疊屏成錦茵施小倚屏風曲致詞近日新歌都拉雜天涯能得幾人知

將離欲折意堪哀咫尺苕湖數往迴最愛多情雙燕子年年飛去又飛來

綵毫頻向綵箋裁細疊新詞著玉臺鎮日珠簾慵卷起不知花落幾多回

午夜深沈玉漏寒山泉曲曲俯清湍枕函釵落聲偏膩應有巫峯
逐夢看

前題十首
九十春光過幾時可憐愁緒正如絲綠楊輭襯妝臺畔未許他人
折一枝

碧水青山映綵舟相逢疑到玉清遊不知底事關心甚剗襪旁皇
上畫樓

洗盞新嘗廟後茶鷓鴣窗外幾叢花沈吟花底看難厭此種翩然
似若耶

冰心原不染纖塵爭奈雙蛾蹙未勻拾得烏絲書細恨幾迴生怕
落他人

重整雲鬟撫玉琴冰絲縷縷送佳音陡然有誤邀郎顧應料儂愁
誤裏深

朝來休便換羅襦肌怯春寒淚怯珠凭偏闌干迴細步開簾負試

剪風殊

遣悶難將好計施秖憑千疊斷腸詞三春花鳥渾無賴爲訊東風
知未知

深宵滴瀝雨聲哀好夢無蹤去不迴曉起朦朧臨寶鏡卻疑人自
夢中來

分明刀剪玉纖裁何福消君傍鏡臺見說吳姬稱弟子倍教孤客
首頻回

淮陰一棹槳聲寒千里河流溯漱湍回指雙溪明月裏幾人同作
大刀看往淮陰時予將

前題十首

杜宇聲銷子夜時獸爐煙裊篆絲絲挑燈何限傷心語譜入新詞
似竹枝

連朝怕見是行舟那忍輕拋說淚遊秖爲別離人世有苦拚紅淚
落妝樓

玉手親斟一盞茶髻鬟鬆落半簪花自憐春恨茫無著慣逐流鶯
到若耶

看君佳句淨無塵幅幅蠅頭妙楷勻似泣似愁還似訴恐教薄倖
屬文人

休因調錯怨瑤琴新譜求凰別有音彈到夜闌天漸曙昵人猶說
未更深

香風重疊逗執襦素影臨窗擬夜珠漫爲十郎當日恨頓教閨思
幾翻殊

纖腰瘦損計難施多事耕煙幾闋詞剗得水沈勤付屬東風應遣
玉人知

相逢宜嘗卻成哀強把金尊醉幾迴今夜離情難說盡好留一半
待重來

征衣昨夜倩人裁此去應過古釣臺客裏把君詩細誦忍令孤棹
久淹回

單衣初著怕微寒步屧雙溪第幾湍只有青青芳草畔水痕都作
淚痕看

前題十首梁溪舟中

那知眞有別離時攪亂人腸萬縷絲翻喜石尤風乍起輕橈猶繫
綠楊枝

五更風改放蘭舟此去眞成缽續遊卻悔月明花事裏玉鞭容易
指瓊樓

長向瑤窗喚煮茶雨前新片說蘭花銷魂別後無多日隔斷紅塵
怨若耶

勞勞亭子起黃塵鴈字排空倒趂勻採得妝臺多少恨好將消息
付征人

購得中郎焦尾琴搊來愁重未成音黃姑恰有傷心事聽徹人間
恨轉深

卸卻雙纏五色襦襦邊的皪貫明珠呼鬟重換嬌妝束淺碧魚文

新樣殊
耿耿明河計莫施陳思枉賦洛川詞還家無福稱鄉里喲喚低呼
祗自知（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張彪傳我不忍鄉里落他處）
孤燈挑盡獨悲哀一夜相思夢幾廻風好忽吹龍腦過卻疑卿泛
小舟來
相貽粉箋法書裁好調多情是鳳臺誰料展時看不忍受人憐惜
已千回（箋書鳳凰臺上憶吹簫詞）
細膩風光料峭寒小橋流水出湖灣梁溪山色杳然去猶自凭闌
著意看

前題十首（廣陵舟中）

油壁當年夜過時偶占詩句寫烏絲那知多事牽愁思贏得佳人
問柘枝
楊子橋邊夜泊舟倚闌依約認前遊邗江風雨今偏惡憶爾應登
望遠樓

碧紗窗外種山茶記得看時一樹花苦被杜鵑啼血染月明來往
是非耶
雲簾月篔遠埃塵薄薄新妝澹澹勻前度恍疑天上會那容消得
世間人
忍東詩書忍擻琴叮嚀青鳥送回音開函試把啼痕檢還比臙脂
幾處深
苦因藥物典瓊瑤補屋年年又賣珠誰料青蠅也憔悴可憐情緒
一春殊
小艇蒲帆十幅施坐來頻和易安詞此生深悔為情誤無奈情牽
不自知
又對蕪城賦七哀蓼花灘上暮潮迴陡然閣筆沈吟甚句月新從
故里來
離情欲向鯉魚裁極望家園更上臺若遣東風權做我已吹芳訊
幾多回

夢裏關河樹影寒枇杷門巷繞溪湍歸期約略秋風裏可許雙星
共汝看

前題十首（高郵舟中）

柔腸不死奈無時寸寸纏緜似藕絲恰望甓湖芳草岸小船橫出
兩三枝
兩兩風風送別舟花陰歛歛記前遊神仙原在人間世那有蓬壺
十二樓
十斛瓊蘇七碗茶蕩湖雙槳浪如花誰憐刺促西風裏黯黯孤棠
伴莫邪
碧隄芳草細于塵一舸雲山面面勻莫為此間耽勝賞月明無計
望歸人
宣爐魚耳落霞琴獨自薰香獨賞音歷徧天涯多少事不知何物
似情深（落霞琴名）
頻因禮佛墊羅襦半臂當胸繞戒珠惟願普消兒女恨世間夫壻

比儂殊
昔日夷光本姓施浣紗溪上譜宮詞傾城今日誰還擅君是前身
可得知
不道勝常只自哀避彈珠淚眼偷迴攜將寶鏡殷勤覷曾有雲鬟
入照來（唐詩青人含笑道勝常）
血色紅羅莢手裁弓趺行處便香臺五更一夢纏緜甚直到醒時
遺未回
風前慵把玉簫寒夾岸緋桃映綠湍自寫芳容題細款教人直作
武陵看

前題十首（淮陰舟中）

紅板橋頭夜渡時綠陰如織雨如絲江南艇子歸傳語耐可禪關
借一枝
門前歷歷是歸舟偏我辭家殢遠遊欲把離情託柔櫓計程應到
竹西樓

廣袖薰香手焙茶畢眸吹淚欲成花于今不見何須恨贏得生綃
請若耶
愁心如夢復如塵細閱輕憐意態勻恨殺釵蟲能勝我全身時得
傷佳人
黃昏消遣只彈琴兩字平安盼遠音莫道而今腸欲斷未成相識
便情深
亭亭裊裊紫霞裾枕是珊瑚簾是珠曾向綠窗訊小字故教煩惱
喚頻殊
牙牀珍簟曲窗施翠管吹餘長恨詞驀得梁塵頻暗繞更無人數
鄭都知
短長亭畔悄生哀憶起銀屏小步迴最似巫山雲一片不知何處
御飛來
錦字親從雪腕裁可憐悽殺趙陽臺轆轤金井愁腸似明月團圓
又兩回

薄病新愁細雨寒檣花幾樹發沙灘客窗料理修情史多恐蕭孃
不忍看
前題十首　句曲寓中
幾架蒲萄掩覆時題餘秋房理冰絲曉窗紅日剛纔到映著芙蕖
傷水枝
浮蹤飄忽似行舟十日孤蓬千里遊羨殺花叢雙蛺蝶一春來去
只妝樓
酒意微醺好啜茶吟來佳句簇如花休嫌險韻渾難押重疊關情
是若耶　詩已入和六用若耶
的的珊瑚愛辟塵釵蟲銜處綠鬟勻空閨打疊長憔悴多事當年
買賦人
罷撥銀箏罷鼓琴總無心緒託知音門前綠水濃于醴攪入儂愁
分外深
對對鴛鴦繡素襦逼將蠅字寫連珠妝成漫約尋芳侶二十餘番
風信殊
效顰真覺笑東施連日耽酬白雪詞自恨魂銷銷未盡个中難遣
別人知
新詩緘寄訴深哀幽湫焚香誦百迴最是郎情蕭瑟甚恍如秋雨
夜吹來
尺書獨夜避人裁延佇空階又上臺飛鴈怱怱過幾陣可憐無計
喚銜回
句水斜臨曲曲寒池塘石齒露新湍歸期曾有明河約誰料黃姑
未許看
相逢曲十首
背門東角柳千條水色斜分素練飄一帶香街都在眼个人家住
第三橋
銀鈴珠涓最玲瓏花事排當看絕工別有瓊樓難便到半簾煙雨
半簾風

屏邊斂掩出來難小婢扶持怯倚闌自是風情天付就可人憐處
珮珊珊
百千風韻笑嫣含密緒幽情自小諳臉暈無端知底事一生贏得
是嬌憨
如花人不愛簪花濟服輕妝立絳紗細唾柔嘶還薄怒暗拋羞眼
向羊車
供佛名花盥手拈笑容微露拜容纖香來一卷蓮經畢小印猩紅
搨尾鈐
夙昔關心是皺錢嬌嗔偏欲倚孃憐從今刻骨難忘處只在衫邊
與鬢邊
輕愁薄病也難支肩輦倉皇小步遲作計惱伊拋隱語頓逢歡笑
罷矜持
百偏端相百自由荷香恰傍美人浮就中一朵含花蘂暗祝開時
是並頭

徵行側立意慨慨學得人前巧避嫌偏是情深飜似淺鶯隨飛燕
並歸簾
續遊詞十首
碧溪雙跨繡幃褰畫閣依然冒柳煙記得去年迴棹處个儂歡笑
後門前
新妝洽濟稱容輝淺碧微殷露衵衣最是屏邊邀一顧幅巾風度
世問稀衵衣裡衣也出左傳
花影當窗月影迴博山煙篆裊香臺畫簾遮斷深閨路卻被東風
引出來
狂向牆東倚小樓玉人妝罷澁星眸當年光景當年恨一一追尋
似夢遊
柳亂香迷罨畫圖雕闌重倚欲愁無休言斷竹原難續兒女情深
本丈夫
圖書四壁巧排當羞澁相逢鬥斂藏留得粉箋臨絕好已成一半

十三行
梅里燈毬一點紅疏花斜石剪裁工檻邊波面朱霞似不卷湘簾
影自通
宓妃西子總休誇擁背恩情屬趙家昨夜新成團扇曲爲郎低唱
爲郎遮
中酒天光好餉饘竹屏風下長宜男人閒滋味相思苦誰道飧茶
似薺甘
似燕身材似柳腰眼波抛接見雲翹蕭郎蹤迹渾難定爲汝秋期
信若潮
悵悵詞十首
碧紗櫥側記端相句月纔臨朱女牆福分那時渾折盡到今磨耐
總無妨
黲黲曾見拂輕絲和月和煙和雨時狂絕風情癡絕夢是誰教唱
柳枝詞

小軒清絕壓城西手劈香箋笑曆低不是有情誰到此袖香濃處
認留題
曾傳芳訊到荆扉哽咽陳詞淚影微一幅蠻箋吟萬徧不知今日
阿誰非
斜倚銀屏去住難相逢眞作一生拚狂奴怕受風流罪吟得微詞
未遣看
黃絹新詞爛綺霞簪花書法自名家吟來多少關心句徼倖荀郎
到齒牙
鋼鋪珠閣繞溪流情重難消半日留薦聽隔林黃鳥咒泥人羞澁
泥人愁
柔槳輕橈艤子城幽窗花影夜分明當時暫別猶悲愴忍淚佯羞
到二更
花洲風物木犀天香繞金釵九子邊此際未容輕一嗅不堪回首
已經年

向來盟誓忍成虛風雨憂愁伴索居莫更吳城城上望只今誰復
女相如
即席與龔琨霞限韻贈妓十首
醉眼看花倍欲狂大家風格內家妝輕衫薄袖多謙畏珍重新寒
午夜霜
休誇惜惜與憐憐窄地風情在眼前蓮漏莫教容易盡醉人時候
泥人天
暖語如簧韻可聽文犀一點最通靈不知雙黛憑誰畫酒意微勻
分外青
朦朧煙月未宵分彈似芙蓉懶似雲小步細那還欲住不知風颭
石榴帬
邗溝水色碧粼粼煙樹紅扉有箇人誰料好風吹便到凌波不起
夜堂塵
相攜閒凭小闌干一陣西風透體寒儘著魂銷銷也未意中人作

畫中看
風入疏櫺蠟淚流柔鄉覓得正宜秋人前絮盡芳情緒道是無愁
便是愁
莫便尊前喚奈何沈沈長夜儘消磨從今綺語應全戒受卻風流
罪已多
刪卻顛狂賸卻癡歌喉欲囀弱難支此身不屬人句管一任香風
向客吹
未別先拌淚一雙幾重煙樹幾重江濺羃門巷羅敷院立徧紅窗
和碧窗

述病十首

藥鑪珍重手調煎小婢辛勤亦可憐最是斂眉嘗半盞喘絲微動
淚痕邊
生成嬌小怯心驚著意相偎夢不成昨夜鎮來銀葉好繡衾安穩
過三更
展轉牙牀子夜迢幾回呼婢燭頻挑睡容鬆壓雙鬟鬢此種風情
那易消
鸞臺幾日罷臨池手腕生疏顫自知燈下強衣書數字瘦形端與
病相宜
那耽粉傅與朱施日誦唐人百首詩真个會心都不遠最關情處
泥郎知
薄袖單衫綠淺微稱心花樣稱身衣今朝強起薰香試減卻蠻腰
又幾圍
釀花天氣惜花人如夢如愁懶是真細閱輕呼渾妙好莫教容易
說前因
水畔花邊乍目成狂魂銷盡不分明才名甘為卿家折值得柔鄉
過此生
弱質嬌姿酒興疏淺斟微酌愛攤書可憐近日尤憔悴勉強沾脣
一盞餘

靜掩柴扉樹葉邨瑣窗煙月澹黃昏自憐雞骨支牀苦泣感荀郎
賦體恩

無題為吳蒼符催妝和友人韻四首

合巹杯承羨合歡風光輕煖復輕寒珠樓十二神仙宅玉鏡臺邊
下舞鸞
薄薄窗紗澹澹風弄珠人坐蘂珠宮莫教蓮漏今宵促明月銷魂
上刺桐
播眉才子畫眉郎金猊煙飄百和香樹號相思花並蒂一枝斜顫
玉釵傍
閒掃新妝袖唾花玉簫風起繡簾遮定情詩屬吳朝請別體香匳
倍可誇

舟泊胥江有感二首

齊女門西問渡邊看花猶記惜花時東風一夜渾無賴不遣名花
護舊枝
胥江江水繞城低日射城頭樹影迷聞道水波能作淚向東流斷
復流西

初嫁詞戲為張子催妝七首

逢人只是不擡頭背後猶防侍婢羞驀聽玉郎蹤迹到佯垂簾子
一迴眸
細膩風光百不如朦朧春睡欲醒餘陡然憶起辭家語匳內挼尋
阿母書
簫鼓聲中轉輾思郎情深淺那從知誰知天付溫柔格枉自驚心
枉自疑
當初嬌小繡鴛鴦忍笑含羞自忖量到得而今頻暗想孰教情思
那時狂
一層絡索一層新想像芳容懊惱人雙屧千金釵百萬肯教輕易
露腰身（吳俗大家女嫁三日皆用翠環珠串垂之于面使不之露謂之妝新）
新妝纔欲試窗前睡夕摹花恨半薰最是故園春事好阿嬤傳送

一枝妍
寶鏡臨妝似水清笑顏難覓報顏頳思家不禁雙峯撚未許張郎畫便成
堂堂二首
堂堂昔誓月如鈎萬苦千辛一笑酬世上幾多消福事可憐強半屬風流
萬折柔腸悄自憐郎君舟到路緜緜徘徊臥柳寒煙側凄絕風光四九天
登韓信城樓
淮陰日落此登樓翹首王孫古岸頭滾滾河流原似帶可憐芳草只多愁
鶯社湖 湖有孫覺求珠事
萬頃平湖夜不流湖光晶晶入清秋當年聞有求珠客儻得明珠莫暗投

濟寧登太白樓
振衣獨上任城樓城邊煙火萬樹浮謫仙今日知何在濟水潺湲空復流
七言絕二
元夜見走三橋女口占
相沿俗例是元宵欲走三橋怕路遙有女一橋三度走便如今夜走三橋
題畫四首
亭孤澗仄遠林稀落葉成堆覆釣磯試看扁舟垂釣者非魚非我自忘機
山山煙景大都同細雨輕霞不住風獨有一山光聳秀白雲青嶂樹林紅
百尺飛泉噴石潭千林如薺碧參參雖然有徑無人到多事峯頭著草菴

石髆深藏八九家隔溪雲樹自遮遮山中不識何時候但見棠梨又著花
惠山燒香曲八首
連宵微雨愛新晴夜半梳頭早便行買得名香因供佛暗酬前願為郎情
港口船停趾乍移橋頭延佇又多時大家風格天然異儘著人看小步遲
泉亭一刻數經過體弱難禁道遠何消渴苦無茶荈在手拈梅子自挱挼
今朝原是昨朝人鬢影衣香分外勻多恐檀郎容易認靚妝一日一番新
高髻盤龍一尺強繡幫百疊總飄揚山邊獨自吟詩句聽不分明也斷腸
本為看山一棹閒山光處處足追攀誰知蕩與羊車會貪看遊郎

懶看山
若冰洞裏佛燈明大士應憐拜禱情纖手掬泉頻自钀可知昨夜本虔誠 若冰洞祀大士
剛到泰園玩賞回聽松松下好銜杯不教迴避風流甚太守山邊散步來 時有某刺史來遊
夜飲尺木堂伯成明府出亦園原倡屬和兼示于皇濟心和章漏斷歸寓卽于殘燈下成之亦園原倡為侯比部歌童作也十二首
客到芳園興便濃紅牙初按月初封璧人倚處銷魂甚十二闌干十二峯 小史十二人
相憐不覺又成衷六尺氍毹看百回欲把名花都占盡故將腰鼓十分催 憶花部謝半飲時演占花魁傳奇
額環青絲不著冠衣香飄處步珊珊曲何曾誤偏遭顧今夜深更不許殘

紫簫一曲定如何周史風流未足多自笑有情原不合猛拌佳句
博清歡
燈下紛紛舞柘枝四條絃上繫相思主人闘道逾工妒多事茶邨
繹纏詩十皇有蠻人大是闘心物繹纏應封繫臂紗之句子最爲稱賞
輸殺多情杜牧之幾多狂態入塡詞何戡老大猶堪憶況在芳齡
妙好時千皇向與戴生爲狹邪遊今俱有故舊之思
久拌青眼向花狂始信溫柔別有鄉昨夜玉郎風貌減受人憐惜
又端相主人言某郎善病
小史原宜小友呼青衣雪面總堪圖多情解得留髡意故遣風委
傷酒壺諸郎皆以友爲字
仙令高吟午夜時曲當入破句尤奇可知昔日安陵子也入昭明
文選詩
回憶當時醉綺筵惠山高處夜分箋而今不忍拋紅豆此會依稀
十五年昔年爲文酒之會五邑同人大集惠山極一時歌舞嬉遊之集十餘年來死生離合此景不復覩矣因有感而爲言

絲管初停打四更耳邊添得珮環聲一般風韻飄揚甚不盡詩情
與別情
莆陽作劇意難勝爲訂重遊許未曾料得侯嬴重然諾肯將尺素
到毗陵濃心詩有重遊之訂
上方山遊女詞八首
無數遊船集上方玉簫金管韻飄揚誰知少婦凝眸處不在山光
與水光
白羅衫罩茜紅衣髻插玫瑰花影微往復望湖亭數徧不容日暮
掩僧扉
銜輿綽約轉山腰髣髴仙姝下碧霄一步一呼輿子住不嫌山路
太岧嶢
石湖煙雨夜如何齊向花間擘伴過掐點芳蹤遊慣處靈巖玄墓
虎邱多
白面兒郎髮覆眉木蘭舟裏好風吹翛然攜手山邊坐妒殺紅裙
問阿誰
登巔童子意偏豪藕足何如代以尻贏得闌干流睇久自憐纖步
殊劬勞
治平古刹倚山皋九日來遊興絕高屈指半年容易過好隨諸女
共題糕九日登高士女畢集
行春橋下水淙淙看月年年小艇從幾度凝眸情不淺預祈風雨
不相逢八月廿四橋下有串月
西湖竹枝詞有引
錢塘張子效青作西湖竹枝詞三十首皆用西湖景物爲題可
謂補前人之缺略使西湖無遺憾矣予亦喜而爲之
南屏晚鐘
歡住西湖東谷中儂住西湖東復東西湖夜半鐘聲起歡若聽時
儂也同
龍井飛泉

當時龍井記初逢儂在泉邊歡倚松歡心不道飛泉似飛上山頭
不顧儂
廻龍春漲
家住江頭對越邦思歡頻自俯紅窗歡情多似西湖水誰料湖流
不到江
西陵絲管
西陵橋上鬭歌時暫艤輕舟聽御疑就中一曲淒涼甚似妾新裁
團扇詩
兩峯插雲
兩峯雲臥掩斜暉何處飛來竟不歸儂比南峯歡比北北峯休要
背南飛
花港觀魚
花港深谿繞妾居親調粉餌意何如尺書昨夜裁初就只待波間
雙鯉魚

冷泉聽水

六一泉名自大蘇虎跑寺裏最堪娛玆泉何故偏稱冷冷似郎心郎試無

吳山煙雨

日落湖邊夜色迷吳山登眺願郎攜西湖莫便呼西子儂也移居近向西

斷橋殘雪

雪色初殘景倍佳四山零落對蕭齋斷橋雖喚何曾斷此意歡須繞夢懷

柳浪聞鶯

垂柳絲絲碧浪開蕭郎手折待儂來黃鶯亦解儂心事飛傍儂身不住催

石屋高秋

凝坐窗邊意莫伸秋高石屋望逡巡丹楓似亦知離別繾綣儂前故愴神

昭慶迴廊

手捻名香佛座焚蓮蹤還向兩廊分迴廊可比回心院說與空王聞未聞

白隄落鴈

皛皛湖光水色昏白公隄上好移尊鴈行排出人人字不審何人解斷魂

初陽旭日

爲看初陽耐曉寒筍輿百折上巑岏陽烏不比蟾光缺日日團圓與世看

慈雲曉望

曉望慈雲勢可攀月鉤猶挂小山間自從歡去無消息只看刀環不看山

麯院風荷

放艇西湖儂自牽花開十里最生妍藕絲蓮子儂俱愛苦只心兒最可憐

韜光觀海

望海峯邊海色遙與歡攜手上山椒儂情似海還無底歡只錢塘早暮潮

長橋夜色

煙光一帶接春郊歡詠新詩儂手鈔儂在橋邊行且住待歡題徧好推敲

九里松濤

萬松深處酒樓高歡解金龜興絕豪歡心儘可松濤似莫作春江二月濤

平湖秋月

白露微降夜色多月明如鑑復如波一鉤惟願常相顧到得圓時又缺何

蘇隄春曉

煙色朦朧翠可嘉蘇隄楊柳數行斜歡身乞作枝頭絮飛去飛來繞妾家

天竺晴遊

天竺晴遊好進香去年心願敢遺忘而今復許新香願他日來酬只看郎

八卦春耕

田如八卦舊知名郎課兒童且去耕若把田形當卦象便知儂意與歡情

孤山梅鶴

放鶴亭邊鶴振翎鶴飛何處牖孤亭山孤料與儂孤似爲問梅花夢可醒

三潭映月

第一潭中水色澄第二潭中月乍升獨有第三潭月好照著儂心

一片冰

浙江潮汐

錢塘江中水自流大潮小潮來不休歡情儘得如潮信儂亦不登
江上樓

三橋競渡

結伴來遊出武林水嬉爭看繞湖心西湖湖水無多尺爲入儂愁
近覺深

玉泉放生

早起開船到佛菴放生心事爲祈男前朝多放魚蝦子喜見蟜蟜
滿碧潭

雷峯夕照

日暮回舟別思添浮圖高出小山尖雷峯可與巫峯似著意相看
不下簾

雲居紅葉

一陣西風透碧衫紛紛紅葉下山巖拾來題徧相思字屬付歡歸
伴枕函

王叔明畫樓倪雲林嘗過訪于此

獨立高樓一洒徒衆山圖合小山孤倪王妙手今誰見留得西湖
作畫圖

西湖女郎曲十三首

蘇小小

小小南齊錢塘名妓死葬孤山宋哲宗時洛下生司馬㯉夢
小小搴帷而歌問歌何曲曰黃金縷妾所作也後至錢塘往
拜其墓續前詞半闋是夜夢語曰妾願酬矣幽婚三載而卒

月冷烟銷墓草衰夢魂猶逐好風吹西陵松柏依然在腸斷黃金
半闋詞

琴操

蘇子贍守杭時有妓琴操通佛理詩詞衝口而出子贍異之
一日邀往湖中戲與談禪琴操自是大悟遂爲尼青橋菴其
址也

太守談禪小妓諳青橋菴址鏡湖南水流花落還依舊留與遊人
著眼參

朱淑眞

朱淑眞錢塘女也善詩詞工書翰嫁市儈不得志而死常與
宛陵魏端禮夫人相善夫人重其才淑眞死收其遺稿題曰
斷腸集葬其骨于青芝塢有一文士讀書其地夢淑眞告曰
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聞曉覺往訪魏夫人索稿刻
之是夜夢淑眞叩扉道謝

斷腸詩句淚痕濤身死猶憐後世名誰道粉香銷已盡塚邊芳草
尚含情

趙好好

好好錢塘妓善詩詞翰墨遊者塡門自題其廬曰春滿園一

客題詩其樓有重攜殘酒看西湖之句宋高宗常至其家見
而笑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湖自是好好
名益振

風流天子不須嗤春滿園中暫過時殘酒更誰扶醉看只今惟有
月明知

蔡容

蔡容唐時官妓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白樂天置酒餞別微
之于容意不忍別樂天戲作一詩代容寄之

元白交情世所稀離筵歌舞月鉤微佳人多少鍾情語腳入風流
太守詩

朝雲

朝雲錢塘歌妓蘇子贍置眷之一日報陞惠州貿雲同往至
惠而卒子贍痛之葬于羅浮

載得名姝賦遠遊箏兒歌吹斷羅浮梨花一夢還同否應向西湖

覓舊樓（東坡桃雲詞夜半黎花同夢）
薛瑤
薛瑤善弄簫作鸞鳳鳴錢塘令韓汝玉愛之堂事畢卽往其家偕遊湖中適一吏受贓犯法挾瑤事使解衆議紛起汝玉遂辭官自劾時范文正爲郡守極愛汝玉會疏已下不可留文正乃置酒湖中召瑤侑觴痛飲別遺一舟命瑤送至潤城而別
仙令翩翩興絕狂酒樓高處挾名倡驚人老子尤情種只爲簫聲解斷腸（東坡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鳳簫愛令君）
周若
周茗善品茶家蓄岕山蘿片經年香味不變常與蔡君謨論茶君謨屈焉又有胡楚龍靚者皆與之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古過湖中讌客令三妓佐酒客散三妓跪請曰願求落籍述古笑而語曰檐下有白鸚鵡一隻來籠中汝能立刻成

詩吾當免之三妓爭求硯墨茗詩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去長念觀音般若經述古觀之大爲稱賞遂許落籍
品茶曾屈蔡君謨太守憐才得似無羨殺詩情鸚鵡似喃喃爭向畫檐呼
胡楚
胡楚詩濃妝輕素鶴翎同捉入朱欄便計窮應笑西湖桃李惡強邀顏色賣春風
濃妝輕素薄鉛華想像風情絕可誇留作西湖桃李豔莫如楊柳一行斜
龍靚
龍靚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絮人間盡誤春解纜若隨漁父去溪源自有避秦人張子野在杭有詩名妓中能得其贈詩者名遂著靚未之得因爲詩嘲之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自慚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題徧誰及荒園瓠子花
荒園瓠子句堪思豈獨工爲鸚鵡詩誰似當年張子野才名贏得美人知
張淑芳
張淑芳樵家女理宗時徧選宮嬪賈似道見其殊美匿爲已妾教以詩曲穎妙絕羣似道敗薙髮爲尼結菴九谿之塢嘗作詞云羅襟溼未乾又是凄涼雪欲睡難成寐音書絕竹葉何辜慄慄狂風折寒衣弱不勝有甚遙腸望到春來時節孤燈獨照字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萬種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與分說
茅齋竹舍傍湖嵐詞賦淒其淚雨含出世好將情意冷不須重憶木棉菴
朱觀奴
觀奴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籍籍有聲厭市塵欲卜居金

沙灘苦無資立花綠簿一冊募助瞿宗吉愛其才戲撰一詞于首觀者莫不快之
金沙灘畔好移居水色山光畫檻虛一闋芳詞誰不羨桃花薄面果何如（宗吉詞[illegible]人有意願青錢請看桃花薄面）
小青
小青揚州人能詩兼工丹青明萬歷間有武林豪士載之歸會婦妒別處孤山妻不得通往還小青日作畫易薪米自給詩多冷峭之句武林人刻之流傳于世
僻處孤山湖水邊邗溝歸夢杳難期時將圖畫消閒晝悔作人間連理枝
丙申初夏避兵安陽山陸墟邨舍月餘乃返今甲寅四月之杪復到此閒見壁上題詩宛然已忽忽十有八年矣因追述當時情事續題數章以志慨云十首
十八年前壁上詩門前楊柳繫人思今春舞絮依然否飄泊人間

到幾時前詞有欄楯依在眼中之句
尋縧週遮屋角東小樓高處曲谿通年年春色原相似祗爲愁人
看不同前詩有莫上小樓高處望今年春色不相同之句
當年少小不知愁斜谷長林汗漫遊日暮手拈金彈子不容歸鳥
到枝頭
爛醉曾教牧子扶幾耽郫釀白如茶重來御喜青帘在可識當年
舊酒徒
美人聯袂舞春風縱目谿山態最工我亦春遊來到此也教闌入
眼波中昔時見數女遊長谿山美而豔
野渡橫舟手自牽隨風倏忽到湖邊隔林田父口呼急荷鍤攜鋤
待過船
潺潺田酒作驚湍逐水魚兒上不難最愛綠陰鋪月石坐來斜拂
釣魚竿
萬松菴外記前遊清磬聲中落梵幽偶與山自淡住事白雲斜渡

夢谿頭
安陽山畔石嶔崟古洞深幽晝自陰洞口舊題□石上可辨强半
已苔侵
彈指輕過十八年青山無恙舊林泉田夫白髮垂過耳重與相逢
辨舍邊

學文堂詩餘序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三百篇發其源嗣後為騷賦為古詩為歌行為近體無非揚風扢雅摛藻掞華才人之心思屢變而益出漢魏猶稱近古六朝沿為對偶唐人律體三變此宋元之詩餘繼樂府而有作乎其辭大約柔曼而婉麗激昂而慷慨辛稼軒薩天錫諸家最為稱首而吾友毗陵陳椒峯先生獨能得其傳椒峯博學多才下筆輒纚纚數千言古文詩歌擅絕一時為當代鉅公所推重又于翰墨之暇旁及詩餘復可奪前人之席蓋其著之者宏斯逹之者肆所固然也椒峯尊人僉憲夫子歸年秉鐸吾鄉余兄弟俱及門牆而其大父中丞公與先叔祖大行逸少公同前庚戌籍雅稱同志家從兄礎仲又與椒峯為同年友吾兩家稱通門世講夙稔風誼余客歲浪迹三吳往來晉陵九峯聞椒峯為之適館授餐論詩譚藝無間晨夕因得盡讀其詩評古文一日出其詩餘百餘篇屬余為序余雖不敏不敢辭夫椒峯以宏博絕麗之才

發秀豔清新之句或當佳辰彥會勝地冶遊登峻嶺而送目臨清流以寄懷值秋鴈之橫空對春芳之吐媚時而乍開綺戶曼睩騰光半挂瑣鉤金波泛灩訪西園之才子尋南國之佳人藻采遒飛逸情秀上託遠慕于銀管驅柔翰于蠻牋故瀏覽則煙霞草木任其驅使言情則風雨山川供其揮灑極心胸之智眇攄天地之精英宜其可歌可詠而無對無雙者矣余亦雅好倚聲繆相投洽顧自媿傖父其醞藉風騷契務頑而振絕響不及椒峯遠甚所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者耶方今　天子右文留心詞賦之學吾知椒峯他日備顧問陪侍從高詠柏梁揮毫玉殿如王褒洞簫之頌宮人成誦李白沈香之詞妃子憐才使一時侈為遭逢千載傳為佳話余竊書數言附以不朽蓋實有厚幸焉宜城沈泌方鄴譔

宋人詞選以草堂顏其編說者謂憶秦娥菩薩蠻兩闋昉于太白太白詩名草堂集草堂之義蓋取諸此然余觀齊梁之月露風雲陳隋二主之望江南後庭玉樹雖未如宋元之按節宮商櫛比字句而騷騷乎詞家之蕭矢矣以為僅始于太白或未必然顧又謂詞者詩之餘也大雅所不道也故六代之綺靡柔曼幾為詞苑濫觴自唐文三變燕許李杜諸君子變而愈上遂障其瀾而為詩宋人無詩大家如歐蘇黃秦不能力追初盛多淫哇細響變而愈下遂汎其流而為詞此主乎文章風會言之也或又以永叔名冠詞壇當時謗其與女戚嗣昔大為清流所薄晏元獻天聖間賢輔乃至以作小詞致譏此較乎立德與立言重輕之異也以余衡之要皆豎儒之論耳自三百篇未嘗襲卿雲糺縵之歌離騷楚些不必蹈關雎麟趾之什嗣是而誦周詩者豈見少乎大風天馬也推漢魏者寧庋置乎開府參軍也夫詩之為騷騷之為樂府樂府之為長短歌為五七言古為律為絕而至于為詩餘此正補古人之所未備也而不得謂詞劣于詩也若杜元凱張茂先李文饒文信國諸人皆出入將相倥偬軍旅而斐然作述于今為昭安見為宰相者乃至廢書而仰屋哉此余決其為豎儒之論蓋無疑也吾友椒

峯先生年弱冠早已蜚聲宇內及今成進士寰海名士從而問業者車徒輻輳所寄迹輒復成市頃出其學文堂集數十萬言中有塡詞若干卷零英擷實殆偪花閒草堂而上之在椒峯視之固其餘也在人之視之亦椒峯之餘也雖然椒峯固能出其餘者以冠冕乎天下也哉異日者于平章之暇而有所諷述焉其亦如晏元獻之當國乎第恐或人者又起而議其後矣而椒峯之文章事業夫復何議焉宜興任繩隗植齋撰

晉陵之有椒峯陳子也秀起具區俯視眾山七十雄標澤國靜涵遠水三千是以雀對童年才驚父執鴈題壯歲名動朝賢既宗秦漢以立言起衰八代復合李王而琢句媲美三唐固已時號文豪羣推詩伯矣爾乃江筆燦其新花兼工樂府陸海翻為細浪偶寄詩餘叶宮羽于毫端乳燕嬌鶯悉入美成之譜散煙雲于楮上清風朗月紛披子野之章或刻燭綺窗則唱和交飛白雪或停車獵陌則悲憯總託烏絲訪勝地以矢歌韻同吹萬遇名花而發韻律

協兩三南國懷人紅牙曲豔西園晏客白紵詞新匪但含辛吐柳抑且駕李凌溫蓋才華夙贍學識彌淵灑墨成珠自爾光搖羣玉槧牋爲錦何難麗奪七襄重翻宮體之名南唐讓豔小變樂部之調北魏輸奇刻月追情幽閒獨絕雕雲寫貌清綺非常發雅唱于四聲霓羽應聞天上振逸音于三影瑣璈偶奏人間斯誠蓺苑之鼓吹而蘭陵之韶護也然孟公投轄結客不在篇章元龍臥樓應世還推經濟相思兩闋白尚書品致悠然蘇幕一詞范丞相風情邈矣文公道學時抽送恨迴文學士風流頻製離愁傳調以至青田孟載並擅英名升菴弇州俱臻妙境金荃蘭畹前哲播其清芬冠柳夢窗後學揚其異彩雖曰才人賸技實亦華國先聲椒峯茲集寄託遙深體裁閎麗不獨句香字豔傳絕唱于旗亭行將玉戛金鏗鏘太平于瑤管云宜與徐嗜鳳竹逸讓

學文堂詩餘目錄

耕煙詞一

小令 一百四十一闋

竹枝 桔槔詞
明月斜 五更
荷葉杯 第一體 所見
南歌子 窗窺
三臺令 嘗遇
花非花 晚棹
南歌子 第二體 鬧夜
南鄉子 揚州
望江南 四憶詞 四闋
前調 樓頭女 二闋
前調 薄暮泛舟東郊 六闋

漁歌子 春閨
搗練子 蓮蓬效王修微用仄韻
桂殿秋 題美人畫
赤棗子 冬閨
南鄉子 第二體 雨中楊柳
字字雙 迷樓故址
南鄉子 第三體 閨人初起
憶王孫 登萬歲樓
遐方怨 如題
調笑令 閨怨 三闋
西溪子 書至
如夢令 美人照鏡 四闋
前調 春暮和李清照韻 二闋
前調 春日

天仙子 七夕 二闋
歸自謠 月下舟發吳江
望江怨 東風
河滿子 別情
生查子 折楊柳集唐
前調 見採桑女集古無名氏句
前調 山居集陶
前調 姑蘇臺集唐
醉公子 薰籠
前調 寄溪集唐
蝴蝶兒 木意
醉花間 擬毛文錫體
點絳脣 閨詞
前調 詠梅花

前調 和清照
隋堤柳 山居
菩薩蠻 偶見
前調 迴文
前調 船燈
前調 盆花燈
前調 猴燈
前調 走馬燈
前調 鸚哥燈
前調 關刀燈
訴衷情 第四體 漢遷
卜算子 春愁
醜奴兒令 秋海棠
減字木蘭花 見衛風店壁女子陳秀蘭詩用其意代爲詞

前調見賣店壁女子金寶詞八其意代爲詞
好事近 睡起
華清引 薰香
憶秦娥 九日客中聞笛
清平樂 春煙
誤佳期 可怪
更漏子 無寐
相思引 天河
荊州亭 夢
一落索 效鷓鴣語
蒼峯碧 梨花
阮郎歸 春閨
玉聯環 第一體 个儂
錦堂春 短牆

海棠春 和王阮亭韻
曉妝 夜坐 午睡 晚浴
秋蘂香 詠染指甲
燭影搖紅 薰香
三字令 春夜
酌地錦 牡丹髻
太常引 楊花
柳梢青 野步見舟中女郎
極相思 詠眉
陽臺夢 賦得月明林下美人來
醉香春 賦得折花送鄰女
應天長 賦得分明燭下間裁翦
秋夜別思 本事
惜分飛 除夕
憶漢月 慵起
醑春令 浣手摘觀音
雙調荷葉杯 秋蜓
漁歌子 田家
偷聲木蘭花 遊青山有感
滿宮花 詠螢
少年遊 代女郎送客和李舍人韻
河傳 第二體 燕子
瑤池燕 脩書
思遠人 和晏小山詞
河傳 第一體 留春
醉花陰 詠紅睡鞋
南柯子 宮詞
憶餘杭 詠簾

望江東 剪刀
迎春樂 相逢後
探春令 詠初生梅子
玉團兒 詠枕
雨中花 第一體 題美人畫秋海棠扇
青門引 白牡丹花
木蘭花 第一體 護花
醉紅妝 楊花
紅窗聽 春閨月下
望遠行 第一體 人日
河傳 第三體 竹夫人
河傳 第七體 卷簾
杏花天 不諳
雨中花 聞鶯

浪淘沙 舟遊
鷓鴣天 團巾
虞美人 蟋蟀
前調 春暮
木蘭花令 芳讌
南鄉子 第三體 詠闌干
鵲橋仙 素妝
醉落魄 送春
踏莎行 背立
小重山 往夢
惜分釵 所見
東坡引 錫婢詞
物鏡 建寗香奩 如皐冒

耕煙詞二

中調 七十九首
臨江仙 第四體 題周櫟園先生畫冊
前調 中秋
前調 遊女
蝶戀花 花朝
前調 紅蕉
前調 相思鳥
一翦梅 劈箋
前調 蕙香
前調 月夜代寄
前調 繡鞵
攤破醜奴兒 折花
釵頭鳳 寄書
蘇幕遮 十聽詞

隔窗聽墜釵聲 隔廊聽響屧聲 隔花聽咳嗽聲
隔樓聽剪刀聲 隔牆聽擬阮聲 隔坐聽彈指聲
隔幃聽谷聲
隔屏聽夢囈聲 隔水聽棋聲 隔壁聽展書聲
唐多令 詠架
遐方怨 別情
前調 無題 二闋
錦帳春 畫扇
蘇幕遮 第二體 客夢
漁家傲 渡江
前調 遣興
定風波 離情 四闋
落燈風 有約不來過夜半
醉春風 惜別
風中柳 第一體 新秋客中作
解佩令 春去
解佩令 第二體 團月
行香子 席上贈妓
青玉案 詠百花洲柳
兩同心 端午雨中詞
健人 艾虎 長命縷
辟兵符 綵包角黍 菖蒲葫蘆
連理枝 早梅
千秋歲 夜坐竹畔偶作
離亭燕 初夏草花詞
薔薇 玫瑰 蝴蝶花
杜鵑花 虞美人 十姊妹
西施 第二體 詠百花洲鴛鴦
師師令 偶見
百媚娘
理繡 翻書 禮佛
賞雪 鬪草 賭棋
迷藏 鞦韆 蹴鞠
跌百索

傳言玉女 題余氏女子繡柳毅傳書圖
祝英臺近 詠蝶
御街行 閨夏用藥名
踏青遊 贈陸十二孃效東坡贈崔念四體
柳初新 閨憶用藥名
驀溪山 閨情
滿路花 花月
霜天曉角 題友人像
洞仙歌 再渡靖江
八六子 東郊
鵲踏花翻 春懷
瀟湘逢故人慢 代閨人作用元女王秋英韻

耕煙詞三

長調 七十四首

滿江紅 覓舟渡靖江
前調 登靖江寶塔用稼軒韻
前調 過劉氏園
前調 贈鈕山人
前調 詠雪
前調 飲蕭公木芥園
前調 客中戲寫閨答
前調 夜宿汪蛟門齋用曹顧菴韻
前調 偶答
鳳凰臺上憶吹簫 答和
八聲甘州 春閨雪夜
霓裳中序第一 臨董思白草書
珍珠簾 有憶
前調 惠山所見
石州慢 再泊胥江同和詩有寄
雙雙燕 本意和梅溪詞
金菊對芙蓉 山塘買小梅數盆最愛色朱者
夜合花 代東百花洲舟中作
念奴嬌 所見 二闋
前調 代閨人客中寫怨用元女洞天女原韻
湘月 百花洲夜泊有懷
桂枝香 秋日送人之金陵
東風第一枝 自壽
水龍吟 舟夜填詞有作
戀芳春慢 微雨
瑞鶴仙 端相曲
齊天樂 元宵後三日客姑蘇過古月軒見梅里毬燈甚佳兼誌所見
拜星月慢 七夕

綺羅香 夏日示婢
春雲怨 題林西孃歌後在宣城作
風流子 靖江過徐山人家
小梅花 有感括古語爲詞效賀東山體
沁園春 詠美人 三十三闋
髮目舌臂乳腰
眉淚齒手腰膝
顴頰唾爪臍臀
汗鼻喉胸腸足
肩顋頭心背
耳口眉膚
賀新郎 題江上女子畫眉
摸魚兒 落花
綠頭鴨 詠月
多麗 爲李雲田題周少君坐月浣花圖
小諾皐 詠蝶
哨徧 遊仙詞

戚氏 五日靖江寓中作
鶯嗁序 途遇虞山舟中作

學文堂詩餘目錄

學文堂詩餘卷一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小令

竹枝 桔槔詞

三人五人竹枝唱歌齊女兒銀濤倒捲竹枝天漢飛女兒
前溪後溪竹枝水噴薄女兒田水盈盈竹枝溪大涸女兒
大魚鬪聲竹枝氣屏息女兒小魚逆飛竹枝田岸立女兒
槁苗欣欣竹枝百畝同女兒今年杵臼竹枝婦得春女兒

明月斜 五更

三更風四更雨聽到五更眠不成黃鶯早向棠梨語

荷葉杯 第一體 所見

檻外梅花開偏幽豔小池邊霜波鬢影忽低顧低訴斷腸天

南歌子 贈鶵

手打同心結鍼穿竝蒂花風月謝孃家碧窗遮幾許便天涯

三臺令 贈遇

如醉如愁如夢非煙非霧非花閒倚石闌無語䙰卻猩紅臂紗

花非花 晚泊

酌巨羅歌子夜木蘭舟輕帆挂一帶雞聲細雨中半篙春水新煙外

南歌子 第二體 閨夜

枝上黃鸝哢梁間紫燕鳴無情只有窗前月不管愁人枕畔徹宵明

南鄉子 揚州

舊址迷樓楊家天子足風流綠柳依然臨綠水眠起冰鴈銜絲嘅未已

望江南 四憶詞 四闋

閒相憶憶起乍逢時櫻口怕開鸚鵡怪春愁不語杜鵑知慵把玉參差

閒相憶憶倚繡屏時擬向蕭郎私致語隔簾生怕侍兒知贏得淚交頤

閒相憶憶送出門時不整翠鬟全欲嚲故籠紅袖半猶垂嘅笑總難爲

閒相憶憶寫素箋時淚惹粉香融兎穎愁和春夢壓烏絲一闋斷腸詞

前調 樓頭女 二闋

樓頭女十五正盈盈弓月不消黎頰粉楊絲欲上黛螺青那得許多情

樓頭女凝坐淚雙垂身似柳眠三起後情如春夢欲迴時無計說相思

前調 薄暮泛舟東郊 六闋

東郊外閒泛木蘭船花鳥未分郵塢裏人家不斷子城邊二月夕陽天

芳隄畔雙跨小溪橋矮樹一林遮塔影短牆三尺露花梢一徑轉漁樵

垂楊樹煙裏綠初肥宿鳥故飛飛鳥宿歸雲欲斷斷雲歸疑到畫圖來

風渡處移過蟻舟亭望去碧窗春影綠看來芳草夢痕青往事暗關情 蟻舟亭爲蘇東坡停棹處

回頭望弓月又生光船似落鴉銜暮景花如嬌女帶殘妝檢點入詩囊

微寒覺一陣翦風吹春雨似兼秋雨夢梨花故約柳花飛相對且銜卮

漁歌子 春閨

繡閣香濃花綴枝畫簾春皺燕融泥情慘澹意迷離欲爲東風誤向西

搗練子 遵蓬夜王修微用仄韻

衣非故香猶素風前難覓凌波步絲兒不解爲誰牽心兒端的因

誰苦

桂殿秋 題美人畫

煙濇濇水盈盈倒垂楊柳顫雛鶯還描一對雙飛蝶散作人間縹緲情

赤棗子 冬閨

星耿耿月娟娟墻頭瓦角雪初殘纖手欲裁雙蛺蝶幾回生怕翦刀寒

南鄉子 第二體 雨中楊柳

雨打風吹不成腰棲不成眉碧色如煙煙似水朦朧裏惱殺黃鸝飛不起

字字雙 述樓故址

隄外青山樓復樓橋邊綠水流復流樓中人去秋復秋水畔垂楊愁復愁

南鄉子 第三體 閨人初起

情懶慢意慘騰幾絲紅沁玉壺冰好夢朦朧如未覺窗前霏霧向驚臺尋伴笑

憶王孫 登萬歲樓

新煙漠漠眾山秋暮雨霏霏萬歲樓把酒高歌坐上頭思悠悠江聲猶作六朝愁

遐方怨 如題

裁素練寄離聲魚鴈無情說道天長怕遠行只憑好夢伴郎程誰知春裏夢又難憑

調笑令 閨怨 三闋

骰子骰子薄倖抛人如此錦屏銀燭花明擲得巫山動情情動情動無語淚珠偷湧

楊柳楊柳正是惱人時候風前飄漾如絲送慣天涯別離離別離別妾在江南君北

黃鳥黃鳥忽把夢兒驚覺覺來人倚黃昏明月窗前斷魂魂斷魂

斷煞殺東風不管

西溪子 書至

恨不將心與汝悔殺將心與汝別成年愁似水纔得相思一語相思語總欺奴不如無

如夢令 美人照鏡 四闋

閒向菱花獨坐不道个人如我你亦定知愁畢竟儂愁真个知麼知麼料得原無別个

連日清光微黝應是憐儂越瘦索性任模糊風月恐難依舊今後今後好把玉臺長覆

世上別離多有你我相依白首朝夕費凝眸每約春來同瘦僝僽僝僽春去可能依舊

縱使別情離亂那忍將伊分半寄語向蕭郎應憶水晶簾畔依戀依戀莫遣个中人換

前調 春暮和李清照韻 二闋

無計留春春暮忍見落花成路儂處好藏伊何苦更歸他處偷渡偷渡抛卻語鶯飛鷺

九十光陰忒驟過盡還如病酒明歲不須來應念个人非舊憐否憐否曾與沈郎爭瘦

前調 春日

萬點亂紅遮住新夢欲尋無路小立不多時簾外子規啼破難處難處索性憑春做主

天仙子 七夕 二闋

賺盡世間癡女子卷簾齊向雙星指牛郎織女知誰是七襄成烏鵲喜良宵過盡朦朧裏

穩怪天孫拙不了一年無計嘗相好何從付與人間巧不須嗔儂自曉一宵勝卻人多少

歸自謠 月下舟發吳江

月如洗一葉輕帆明鏡裏子規叫斷吳江水水容頻換山頻徙漁

歡起前邊說到姑蘇矣
望江怨 東風
三更悄月到海棠梢上了閒向東風靠東風原是儂身造如何好
妾會造東風偏惹東風惱
河滿子 別情
紅粉半消冰靨黛螺慵掃峯青惆悵五更留不住玉驄門外驕聲
暫作來生楊柳一生不送人行
生查子 折楊柳集唐
春風二月時 儲光羲 露葉凝愁黛 盧照鄰 聲隨子夜新 李嶠 舞學平陽態
孟浩然 相思幾度攀 駱賓王 憑添兩行淚 岑參 長望復長歎 姚崇 客路青
山外 王灣
前調 見採桑女集古無名氏句
道逢獨桑頭 前溪曲 春桑正含綠 採桑度 道逢遊冶郎 孟珠 花豔驚郎目
襄陽樂 聞懽下揚州 那呵灘 揚州信足樂 [illegible]樂 窈窕曳羅帬 子夜春歌 歌舞

自相逐 [illegible]樂
前調 邨居集陶
微雨洗高林步止蓽門裏聊為隴畝民不作狂馳子 千載有餘
情一毫無復意君當恕醉人觴酌失行次
前調 姑蘇臺集唐
春花壓翠樓 張諧 南山鬱初霽 高適 層城四望開 杜審言 瑞塔千尋起 宋之
問 鶯啼綠樹深 王涯 江清歌扇底 杜甫 昔人安在哉 李白 霸圖悵已矣
陳子昂
醉公子 薰籠
三湘幾許竹得傍人如玉倒鳳和銜花一生香夢餘 侍兒添鵲
腦掩覆羅帬好御羨覆帬人猶分一半溫 陰麗華有鵲鳳銜花肩郎薰籠也
前調 雪溪集唐
夕陽無限好 李商隱 隔花聞一笑 陳羽 念爾獨何之 崔塗 祗應君自知 張籍
誰能遣君住 劉滄 此意無言處 錢起 晉水碧悠悠 張籍 何時謝客愁 杜甫

蝴蝶兒 本意
態兒佳翅兒斜多情愛入謝孃家珠簾休要遮 欲避齊紈扇驚
飛小砌花侍兒初學刺宮紗停鍼覷定他
醉花間 擬毛文錫體
長相望休相望相望添惆悵簾底是瀟湘曾許文鴛漾 桃頰淚
生花枕上難安放夜夜五更時盼殺東方亮
點絳脣 閨詞
雨雨風風可憐春到人無主燕來燕去午夢無頭緒 一望長隄
裊裊垂楊縷愁應起把簾遮住莫遣知儂處
前調 繡梅花
繡去冰綃數點憑向芳池覆綠盤紅皺小鳥枝頭嗅 悄問梅花
何事如人瘦知情否儻因春誘暗想停鍼久
前調 和清照
裊裊亭亭六銖衫子輕雲縷蓮蹤來去染盡胭脂雨 十丈遊絲

難繫愁情緒回頭處落花遮草誰是愁歸路
隋堤柳 山居
家對椒山震水限豆棚瓜架足生涯芙蓉楊柳夾溪栽 每為山
高遲月上不因檐矮礙雲來時呼鄰叟共銜杯
菩薩蠻 偶見
輕羅小袖籠金釧屏邊小立初相見懊惱是橫波銷魂最是他
何闌迴曲曲池影搖深綠三五恰當頭愁人愁倚樓
前調 迴文
半輪新月愁人伴伴人愁月新輪半春睡暗銷魂魂銷暗睡春
夢初鶯語弄弄語鶯初夢斜月動窗花花窗動月斜
前調 船燈
碧紗窗戶光如許分明錦纜人牽住不向水中浮風波那足憂
檣櫓都無恙文戟森相向莫便是艨艟連宵用火攻
前調 盆花燈

水晶盆子琉璃影天然位置新春景著眼看分明花開不夜城
顏色嬌無那似也還眞个欲妒是東風吹時滅亂紅

前調 猴燈

挂藤嘯月平生技如何慣被兒童戲只為此中炎空山不耐眼
眉眼生成麼鼻端還出火沐汝儻堪冠人形略具看

前調 走馬燈

何來一隊人和馬為劉為項難分也戈甲寂無聲揮鞭不暫停
世事休相訝眞亦渾如假光景隙駒馳戰爭無已時

前調 鸚哥燈

綠襟紅觜饒生趣金精火德禰衡賦挂處佛幢宜昂頭似欲飛
生小靈明具顧影偏憐汝慇婢注睛看嗔伊學語難

前調 關刀燈

光鋩似雪形如月紛紜街巷兒擎出莫道火光侵渾如見赤心
逢旦燒銀燭千載芳名屬懊恨是江東多應淚染紅

訴衷情 第四體 溪邊

半灣春水映秋波梅子手挼挱身分對人佯做故意蹙愁蛾 歌
白苧抱雲和步輕那月移枝上燕舞樓頭一霎情多

卜算子 春愁

春來鎮日愁不見愁來路說道愁從春裏來春似儂愁做 春去
愁無主應把春催去只怕春歸愁更多豈可留春住

醜奴兒令 秋海棠

絲絲瓣瓣都成血睡也銷魂醉也銷魂露染紅顏洗淚痕 秋來
獨占芳容好喜不逢春悔不逢春甘作梅花卻聘人 金城記以梅聘海棠恨不同時耳

減字木蘭花 見清風店壁女子陳秀蘭詩用其意代為詞

孤燈細雨冷夜難禁儂獨處長望長歎妾本江都陳秀蘭 天公
偏妒紅顏怨殺風塵誤廿四橋邊綠樹紅窗誰更憐 原題妾江都陳秀蘭因流北上悵然有作孤燈細雨可憐宵疾骨難禁冷夜迢不信天公偏妒我故教飄蕩舞風潮

前調 見寶店壁女子金官詩用其意代為詞

淒其旅店自憐不及成行雁塞雁成行猶得飛鳴返故鄉 飛蓬
憔理千斛離愁共流水水向東流願入秦淮古渡頭 原題旅店淒其懶整妝寒風冽冽雁成行空宵半惕人何處歎盡更籌杜斷腸妾字金官金陵女也

好事近 睡起

睡起故凝眸屏上暖鴛嬌鳳生把春心忽惹半晌思殘夢 連朝
繡帖總慵拈頗覺工夫空恰喜天明未久還好和衣擁

華清引 薰香

裁成新樣六銖衣穩稱冰肌明日春遊欲試薰郎定覷伊 薰將
鵲腦莫教遲多時紅袖斜敲春風尖利甚應冐向郎吹

憶秦娥 九日客中聞笛

愁應絕西風吹醒登高節登高節黃花白酒頓成離別 笛聲何
處黃昏咽淒涼卻奏關山月關山月看他不思聽他不得

清平樂 春遲

籠花蘸柳正是春時候春色迷離誰染就非雨非雲非酒 依依
紫陌晴川無邊芳草輕霑莫把愁心牽惹東風飄蕩誰憐

誤佳期 可怪

可怪侍兒跟定慣把儂言竊聽欲將他事向微嗔可識宜因怎
打算總無因默坐桐花影侍兒偏是解情人驀去煎香茗

更漏子 無寐

月微微星晢晢樓外數聲殘笛香篆燼燭花摧流蘇風慣吹 枇
杷門梔子樹點點亂星如雨天欲曉夢難成譙樓打四更

相思引 天河

夜夜天邊素影過橋成塡鵲定如何含星伴月只是一秋多 水
晶簾畔凝眸坐蘭舟曾否渡銀河比來人世尤覺怕風波

荆州亭 夢

直到五更方睡春被輕風吹碎好夢和流鶯隨入柳陰花隊 驀
與羊車人會臉暈紅潮如醉悄語願郎聽露冷霜濃宜畏

一落索 教鸚鵡語
新將金鎖籠鸚鵡朝餐多與教來香閣幾行詩贏得頻開齲齒
小鳥聰明如許誦來楚楚休將呢語令他知恐怕人前亂語
眉峯碧 梨花
樓外看難足片片驚春目楊花輸豔雪輸香可是南朝名玉 燕
羽將伊蹴鶯夢和伊宿一時多少倚闌人風前月下眉峯蹙
阮郎歸 春閨
杏花零落蕩春煙韶光在眼前東風如醉草如眠畫樓寒食天
籠茜袖掠雲鬟斜凭鬭鴨闌嬌慵無力上鞦韆人如春夢閒
玉聯環 第一體 個儂
溪邊一帶棠梨樹个儂家住半鉤蓮瓣印香泥細認玉人行處
驀見樓頭微覷小鬟來語連朝傳誦幾篇詩可是玉郎新著
錦堂春 短牆
攔住飛飛舞蝶深藏亞亞低花負人只恨春風雨來去總難遮

消受塗椒傳粉一生最護伊家鞦韆半露相思影咫尺是天涯
海棠春 曉妝和王阮亭韻
繡衾人起流蘇嚲綺窗外蛛絲猶網喚婢侍梳頭雲溼金蟲漾
欲將閑掃飄宮樣應索取菱花人賞連日覺春和黃額臨風敞
前調 午睡
一春好睡那曾足更昨夜愁腸千曲舊夢續難成試展瑤英褥
紗窗日映紅生肉敧枕處桃花沁玉半醒隔垣聽人弄柯亭竹元載姬薛瑤英有卻塵褥東坡詩翠袖紗窗紅映肉蔡邕以柯亭竹爲笛
前調 晚浴
繡簾月樣波紋影覺無數春酲難醒背燭解羅襦風護紗窗冷
玉人如坐菱花鏡喜雙髻欲敧還整嬌怯起來遲待煮龍團餅
前調 夜坐
昏鴉啞啞梧桐雨傷心處數聲碪杵獨自倚簾聽又亂寒蛩語
燈前不見人來去漸打起譙樓更鼓玉柄憶郎持素手難分塵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秋蘂香 詠染指甲
窗外鳳仙開徧細擣紅葩千片玉纖染就頻頻看疑被桃花偷換
應教妒殺紅兒見鸞臺畔描來翠黛雙峯遠髣髴明霞舒卷
燭影搖紅 薰香
小鴨頻薰心煙一縷輕風引爐灰紅處火微炎翦取銀錢襯 別
有粉郎私贈正幾度欲燒愁燼怕人簾外微嗅風前幾回偷認
三字令 春夜
人將睡燕纔歸繡簾開翦翠額斂蛾眉許多愁無限恨把儂催
心字篆膽瓶梅看他呆月漸過燭成灰五更風一簾雨陡然來
西地錦 牡丹髻
折得牡丹頻玩對掠鸞臺畔養孃來說小鬟爭道比舊時浮渲
一日功夫拋半手爲生疏顫蟬紗薄裹寶釵微卸驀地雲容換韋詩浮渲掠頭宮樣妝

太常引 楊花
溪邊一樹滿頭生雲罥舞絲青最是恨難平春來春去共飄零
東風無賴水晶簾畔暗遣妾心驚翠袖撲來輕一宵殘夢不分明
柳梢青 野步見舟中女郎
步屧芳塘無邊風景指顧難忘細水魚跳夕陽鴉背眠柳鶯藏
溪邊誰泛沙棠回首處人瀉秋眶春媛煙濃花慵鶯嫩月淨波香
極相思 詠眉
鴛鴦自小成雙雲鬟儼分行臨鸞試展笑時顰帶皺處歡藏 生
來宮樣天然好全不藉京兆張郎破誰偷學月臨鉤巧柳倣尖長鴛鴦眉名
陽臺夢 賦得月明林下美人來
畫樓欲睡愁難曉落花陣陣拌春老半簾蟾影散空林此際如何
好 階前移小步漫遣微塵知道誰知相戲是花姨暗把金釵抓
醉香春 賦得折花送稚女

不管將春都洩故向粉牆開出惹鄰女動情思頻喚養孃來折
試與養孃閒說說與小姑應惜梨花雨杏花風楊花漸約同狼藉
應天長 賦得分明燭下間裁翦
畫廊月約花陰度月度紗窗人影露朦朧顯裁紈素金剪聲中幽
恨訴 窗前迴轉步花影將人遮護微欬欲教驚悟聽時仍恐誤
秋夜別思 本事
疏星點點空庭溼水沈煙冷金徽澀藕香殘蟬語切今宵著意東
風急 許多情難盡憶恰似亂螢明滅十二繡簾休揭月乍關山
別
惜分飛 除夕
三百六十愁時日喜到今宵歸結爆竹聲難歇椒盤柏酒華筵列
餞臘迎春眞个急一夜兩年分別只恐新春入舊愁又欲從頭
積
憶漢月 懷起
明月一天如水變作五更殘雨夢魂只在枕頭邊幾度思量不起
繡簾呼小婢金獸裹衣香添未今朝無力試新妝且把玉臺深
閉
留春令 浣手繡觀音
欲酬前願春纖頻濯色絲莊繡須記他手抱麟兒將數朵慈雲覆
添个善財拏舞袖瓶內垂楊柳繡罷焚香供珠幢處把法名書
後
雙調荷葉杯 秋晨
天近中秋時節清絕人坐木蘭船一點青山面面看流水帶晴煙
兩岸小橋雙跨如畫秋月漸婆娑綠楊影裏動漁歌回首暮煙
多
漁歌子 田家
蟹初肥橙尚綠半鉤月挂雙溪曲小漁船進五六移過蓼花灘宿
牽稚子驅歸犢偷閒且把秋場築採鮮菱舂舊穀好酒鄰家賒

熟
偷聲木蘭花 遊青山有感
西堂絲管紛紜起驚心往事如流水一帶迴廊新月曾經照謝孃
簪花書法名傳播漱玉詞工天亦妒臥雪樓頭幾樹梅花淚暗
流
滿宮花 詠螢
碧池邊金井畔點點秋光零亂佳人翠袖拂風前影落臂環釵燕
散蟾光露雨片明滅疏星難辨知伊喜照絳紗囊悔入景華宮
院 隋煬帝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遊山放之
少年遊 代女郎送客和李舍人韻
歸鴉噪斷晩峯寒人到別離難一葉蘭橈半篙春水憔悴客衣單
今宵獨自數更闌蠟損兩眉山夢裏應愁愁時難夢情過越梅
酸
河傳 第二體 燕子
燕子盡檐飛至翦翦銜來春泥都是落花爲簾開放他歸 呢喃
欲訴仍難訴雙顧會被昭陽妒去年紅線繫妝前依然今年重與
添
瑤池燕 脩書
蓉箋輕劈將愁織密密釘封花押重疊無人識遞鈴小篆鴛鴦式
喚飛鴻飛下妝側叮嚀說銜處莫教磨滅回音覓郎如輕擲仍
歸璧
思遠人 和晏小山詞
綠池煙冷殘霞鎖人作天涯客途長鴈倦霜濃馬滑遠信從何得
被頭溼盡雙珠滴正秋窗如墨央夢到郎邊郎情難測須辨他
顏色
河傳 第一體 留春
年年爲汝費盡工夫訪伊歸處總然無據風風雨雨暗逐楊花去
曾央燕子將儂語權留住少放愁情緒春說汝愁如許豈盡春

能主
醉花陰 詠紅睡鞋
窄窄弓鞵背繡雀穩稱淩波削步屧不須伊燭背流蘇花睡人纔
著　今宵會赴巫山約花底潛蹤弱怪殺夢迴時繡帳鴛衾紅雨
疑初落
南柯子 宮詞
玉漏催花發簾波入鏡浮日長閒上曝衣樓又見碧澄澄影素蟾
秋　喜子藏匳卜山丹帶粉收羊車已過杳難留恰被鸚哥偷喚
賺回頭 王建宮詞收得山丹紅蘂粉
憶餘杭 詠簾
乍卷風侵珠戶暖低垂人共湘波遠蝦鬚銀蒜製玲瓏朝夕媚房
櫳　月華影度雙文細絳蠟紅穿千縷翠可憐飛盡一春花窗前
遮住他
望江東 剪刀

繡匳時取香囊護漫許春寒偷度綠窗欲把征衣做故向錦篋裁
誤　明朝寄向郎行處此意願郎思去并州新樣郎須與欲剪愁
絲千縷
迎春樂 相逢後
相逢後不覺春歸了猶記得青鬟道棃花窗外今年好一陣陣香
魂悄　棃花深處流鶯曉與簾內鸚哥爭叫小鳥知情都只為粉
郎來到
探春令 詠初生梅子
青梅小綴舊枝頭侍婢將簾卷想前朝開謝東風裏曾到玉人妝
畔　一枝折向釵傍顫和金蟬作伴不多時影落晶盤玉齒个个
都酸徧
玉團兒 詠枕
斂綃帳底鴛鴦被教放處如何便是巧襯雲鬟徹侵桃頰絲絲紅
起　犀函香落釵聲膩伴情人一生難弃夢返陽臺月臨窗戶淚

波時洗
雨中花 第一體 題美人畫秋海棠扇
渲染幾般顏色全帶嬌紅嫩白醉裏迎風睡時著雨生就溫柔格
碧葉千絲紅沁血恰徧拖香舞蝶想玉手盈盈描成自覰人與
花難別
青門引 白牡丹花
洗盡鉛華色看玉蘂堆香雪招腰故向玉窗前半酣春酒不遣紅
顏洩　雨餘暗被苔痕入似肩峯鎖碧沈香亭畔人倚黃昏驚墜
團圓月 唐詩國色朝酣酒
木蘭花 第一體 護花
藥闌邊香閣下風雨今春頻給假遍應廬鳥來銜好把金鈴多繫
者　儘鶯眠休便打此意鶯兒須自解朝暮裏勸花姨名花莫比
儂輕嫁
醉紅妝 楊花

開如春夢不多時亂紛紛窗外飛看看飛盡露黃鸝愁似穆恨誰
知　水晶簾畔影霏微過繡閣罥蛛絲燕子舞來銜著去新巢裏
襯香泥
紅窗聽 春閨月下
楊花亂撲愁輕惹樵樓鼓兩通初打纖月一鉤偏倣影故意將人
射　漸把影兒移閣下須看定海棠枝畔淚痕會濕嫦娥憐我與
个春愁假
望遠行 第一體 人日
喜是新年怕是春春色偏生又新陌頭楊柳漸銷魂一庭梅蕚鎖
殘雲　思往夢問前因不覺雙肩暗蹙剪來華勝意逡巡愁人人
日贈誰人
河傳 第三體 竹夫人
湘竹衣綠隨人颭覆性兒難曲枕頭邊珍簟開香國酥胸紅沁玉
喚取青奴仍恐辱來金屋受盡夫人福暑將殘愛將闌生拚秋

風妒殺寒山谷詩正要青奴一味涼青奴竹夫人也

河傳 第七體 卷簾

卷簾無語楚館晨花秦樓暮雨遙山飄渺有無中溝水東流日夜去 蠻箋擬寄何由到關河悄雁影清江少燕香魚弄明珠躊躇相思無處無

杏花天 不語

門前曲水青如柳慣惹得東風吹皺玉人斜倚垂纖手情緒渾如中酒 縱無福教開檀口只楚楚亭亭也彀驀然轉把雙扉扣小褪鞵跟如豆

雨中花 罪鶯

鞭韃雙鬟攜粉袖恰行過紅橋左右纔被鶯呼又聽鶯語說道春光漏 依舊鶯兒嘑處走關心甚緣儂紅憋驀遇遊郎難教迴避悔被鶯兒誘

浪淘沙 舟逢

香冶木蘭舟來往溪頭畫船櫂擬做妝樓鏡裏清波波裏鏡釵漾鬢浮 何福注星眸消受風流為誰含怨為誰羞可惜春光如夢也無計攀留

鷓鴣天 閨中

怯怯懨懨卻為誰自家思忖也難猜青娥暗解春光誘悄把蝦鬚著地垂 臨寶鏡葬妝臺人疑昨夜夢中迴低呼小婢聲如鬢隨去花陰散誕來

虞美人 蟋蟀

如吟如訴還如咽斷續紗窗側因憐今夜好秋光又逐一輪涼月近匡牀 淒清冷落誰如此恰似悲秋子不知甚事卻關卿偏與愁人孤夢伴嚴更

前調 春霧

空濛晻靄春如水春恨春無底小闌干外障重重怪是非煙非雨卻朦朧 嬌花幾樹渾難護想惱佳人顧花邊有路不分明依約

迴廊聲細侍兒行

木蘭花令 芳蹤

石闌干外苔痕碧一寸香泥留軟迹落花幾點覆香泥情多故把芳蹤匿 落花如笑還如泣恰比鴛衾遮護密那知多事是東風將花吹去教郎覓

南鄉子 第三體 詠闌干

低鎖復輕籠折折周周春恨重南國人家多近水玲瓏十二珠簾位置工 簾外玉簫風澹月疏星看不窮只為多情常傍爾朦朧一片湘妃一片紅

鵲橋仙 素妝

珠粉慵施蛾眉懶畫卻又雲鬟不理澹羅衫子澹羅裙正斜倚梅花樹底 素影難分玉容相配花也銷魂欲死更看蓮瓣背人移恰明月一鉤如洗

醉落魄 送春

晶簾深卷鬱金堂後荼蘼院煙輕霧弱流鶯倦幾樹垂楊斜襯妝臺鞭 春來便遣愁相伴春歸不許愁相絆來朝底事心頭轉翦就冰紈好製新團扇

踏莎行 背立

背立燈邊多時不語侍兒窗隙頻偷覷不知底事惱佳人想伊嗔處渾無據 悄悄撩情徐徐鉤步銀屏六曲鴛鴦路待垂綃帳篆煙微倩伊細問嗔人故

小重山 往夢

約臂黃金約指銀當時曾瞥見是東鄰邐身一步也銷魂蠻箋字小墨寄殷勤 往夢逐行雲畫橋新燕子暗傷神桃花如雨雨如塵三年裏惆悵可憐春

惜分釵 所見

春來未花開未朱闌獨自閒凭倚雨絲輕柳絲輕斂掩多時恰像無情生生 春如睡花如睡斷腸解得新滋味欲憐卿怎憐卿驀

喚垂簾怡像多情聲聲

東坡引 錫鑄詞 銅鏡

苕溪新鑄款七出菱花片雙雙掩映芙蓉面這邊他也看這邊他也看 鴛鴦小紐贈伊頻玩應索取个中誰伴郎來好向妝臺喚那邊腸也斷那邊腸也斷

前調 建寕香袋

香囊情繾綣人寄閨中遠雙描蛺蝶鴛鴦伴翻來看這面翻來看這面 衫邊帬衩多應繫偏全賴有紅絲牽綰當初合就相思絹難教分一半難教分一半

前調 如臯篦

湘篋誰細劈早暮偏親密妝前慣替夫人力憐伊纖指劣憐伊纖指劣 雉臯誰寄付伊新式咨背後無人幫貼翻來復去烏雲側這邊聊自剔這邊聊自剔

學文堂詩餘卷二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中調

臨江仙 第四體　題周櫟園先生畫冊

春到江南渾欲老素箋收拾分明南宮北苑浪猜評半篙春水白數點暮山青　無語遊人如欲語依稀雨驟風輕聽來幾度落花聲情隨雙鴈渡夢斷一江橫

前調 中秋

佳景中秋秋正好溪山不用錢賒謫仙今夜醉誰家掉頭明月裏無路訪銀槎　賸有平生騷句在斷紈零素天涯四更牛斗又西斜朗吟直到曉露溼滿庭花

前調 遊女

行過綠楊弓襪輭東風吹醒黃鸝困人風日倩扶攜含情梭態綏不語黛痕低　雙鉶悄然遺墜也回身尋向前溪粉郎含笑卻相持呼鬟前索取一股願分伊

蝶戀花 花朝

柳意梅魂驚覺悄泠水銅鋪寂寂餘寒峭逗漏春愁眉眼巧年年花信誰傳早　一抹遠山螺黛小閒卷珠簾玉鏡臨清曉燈市恩纔過了銷魂又是今朝到

前調 紅魚

謝豹聲乾遮翠竹清淺池塘紅影翻深綠幾箇文魚穿水曲玲瓏上下波生縠　睡起佳人眈玩矚粉餌親調纖手渾如玉小立多時看不足石屏風下安棋局

前調 相思鳥

劈竹編籠絲縷細小鳥多情飛去還飛至色似鸚鶯身燕比聲兒還比鶯兒媚　行喚相思眞箇美若到幾時應餉相思子羨殺雙雙交頸睡有人卻把名兒味

一剪梅 劈箋

清晨梳洗得餘閒小立臺邊小立屏邊文犀匣子乍開緘半貯鸞箋半貯濤箋　纖纖玉手最堪憐笑劈花前醉劈尊前填詞幾度意纏緜險調難安險韻難安

前調 薰香

瑣蔥半瑣綠陰濃犀押簾櫳玳押簾櫳薰香小鴨火微紅蘭餅初融麝餅初融　沈沈不斷畫屏東煙裊樓中花裊樓中睡餘無力髻鬆鬆一陣梅風一陣蕉風

前調 月夜代寄

溶溶新月傍簾鉤纔上紅樓又上青樓有人斜倚數更籌昨夜多愁今夜多愁　玉郎何處好悲秋來夢難留去夢難留人閒天上恨悠悠試看刀頭試看眉頭

前調 繡鞋

弓鞋昨夜恰新幫一會思量一會端詳鞋頭宜鳳又宜凰螺筆描將絲線拈將　配成顏色淺深妝這隻成雙那隻成雙來朝移步出蘭房蹤寄迴廊覷倩檀郎

攤破醜奴兒 折花

曉來擬贈慇懃折一朵紅妝好伴紅妝嫣然姿韻態非常花麼含笑也似蕭孃　闌干過雨枝枝溼珠潤花房玉洗花房折來小閣手擎將花麼含淚也似蕭孃

釵頭鳳 寄書

風何驟春何皺淚珠不覺沾衣袖愁如水別如雨修得封書叮嚀燕子去去去　人驚瘦釵驚溜沈郎腰帶應同否相逢處煩相語不得回音叮嚀燕子住住住

蘇幕遮 十聽詞　隔窗聽墜釵聲

篆煙微花霧薄雲母屏前想像纔勻掠簾倚水晶人似昨欲看梳頭惱恨輕紅幕　影依稀妝綽約響的一聲知是金釵落驀地思量前事著楚臣冠上曾遺卻

前調 隔簾聽響屧聲

雨痕濃風力軟閒倚西軒悄地關情亂燈半朧朧窗半掩卻也銷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頁 38A

魂聲近闌干畔　數行蹤應不遠依作多姿故故教人羨休道江
妃他服玩當時畫屧眞千萬

前調　隔花聽咳嗽聲

砌痕紅階彤綠深院幽軒一帶蕭蕭竹悄立佳人潛素躅窣地聞
聲花底銷魂足　惹鴛情驚蝶宿嬌漾衣香髩鬍闌干曲楚楚如
蘭餘馥馥天風吹下瑤臺玉

前調　隔樓聽翦刀聲

席凝紅臺冷翠犀押珠簾消息藏佳麗銀漏遲遲燈作穗玳瑁樓
中應有人無睡　翦刀聲玉尺裁幾束吳綾珍重開文笥昨夜峭
寒窗外至箇儂擬製鴛鴦被

前調　隔牆聽撥阮聲

竹聲搖梧影動隔院胡琴幾曲連珠弄此夜淒清簾擬控也料燈
邊低髻愁難擁　故輕攏還淺縱牆角東風娟娟偏吹送往事佳
人都入夢數條鴛縷關情重

前調　隔牀聽彈指聲

畫屏閒銀蠟夜酒尾茶頭每到淒魂也碧玉釵兒綾子帕重疊關
情不語思量乍　海棠園茶蘼樹前事如波秋月春花謝最是無
聊彈指者蟲蟲心裏眉峰下

前調　隔幃聽浴聲

月窺窗花弄影曲室迴廊茉莉香中等桃簟幾閒鴛枕冷貪聽多
時悄伺愁難穩　近紗廚臨玉井蘭麝微飄幽入心脾沁更擬冰
肌端覷簪袖中好挾黃金餅

前調　隔水聽棋聲

碧桐軒幽竹圃滄簟疏簾人靜花陰午小閣棋聲臨別浦紅袖閒
敲應博釵雙股　藕絲風荷葉雨迸入樓中清絕銷殘暑記共玉
奴曾戲賭驚心細事傷紅杜

前調　隔壁聽展書聲

黛螺才琴硯友玉軸牙籤書卷難離手香縷茶煙停午後展帙聲
中消盡儂閒晝　費丹鉛尋句讀班女當年淹博如他否擬向仙
人朱鳥牖細將佳句相咀嚼

前調　隔屏聽夢魘聲

象牙牀瑤草席午睡餘酣夢裏惺惺魘側聽隔屏聲轉急代覓雙
鬟喚醒嬌無力　倚多姿偏小極似醉如凝阿母休離側自是佳
人防膽怯從今擬鎮須銀葉

唐多令　詠絮

輕度玉樓深低飛繡閣侵落梅飄雪雨沈沈鎖住東風休放去如
夢也恐難尋　飄泊到而今天涯少信音愁多斜壓臥香衾吩咐
東風仍卷去如淚也恐難禁

遐方怨　別情

柴門外便行程白蘋橫渚長紅草短亭生灑偏斷腸無數雨斷腸
滋味不分明　昨日事此時情錦衾香尚暖角枕淚偏清只恐東
方容易亮叮嚀今夜閏三更

前調　無題　二闋

朱闌外粉牆邊鼠姑風細輭梅子雨廉纖碾春欲去爲春憐春蠶
四月剝絲天　初相見暗相牽髻形翻鬧掃眉製彷西仙可堪心
緒似花蔫爲郎消受幾番寒

星晢晢月澄澄煙沈銀鴨細花裊玉壺清桃腮紅染黛痕青檀郎
遐認隔簾聲　愁脈脈態盈盈情多將做病病久轉添情夢中依
約傷春行春風吹處夢初醒

錦帳春　畫眉

斟酌輕螺躊躇濃黛恰清曉寒山相對鏡臺前妝閣底恨悲歡未
辨青青如待　眞客塗黃橫波酒碧算此際春愁須配柳絮輕蛾
色澹怕無限春愁雙彎難載

蘇幕遮　第二體　客夢

五更愁孤枕思明月如波浸透離人淚好夢算來都不易剛得朦
朧草草渾難記　許多情何處寄暗想而今也有人兒睡好夢卽

來休便喜總有醒時不若忽忽去
漁家傲 渡江
北固晴霞連復斷蒲帆六幅乘風轉行近金山山腳岸將船挽前
邊恐怕風頭換 呼語舟人休過患風波眼底原難算江湖咫尺
猶然暫帆休卷將船付與風波管
前調 遣興
濁酒一杯茶七椀離騷莊老書三卷竹戶桐窗誰與伴桃笙展邯
鄲道上頻回轉 瓢鉢餘生行腳遠儻來富貴非吾願家住夫椒
離墨畔青峯染江湖風月誰編管
定風波 離情 四闋
人如春夢過怱忙情歷風波分外長越禮難甘呼放誕誰慣離亭
滋味怯初嘗 選景鉤簾春作伴偷玩東風何處染衣香立盡長
宵宵卻短回看一番蹤迹一思量
見人無計憾殘嘅別夢分明有是非長日臥多宵不寐誰在情多

天付與單栖 雙鬢憺煙雙袖淚曾悔窄闌逢處赧顏微時節落
花人醉酒一會濺精門巷浣花谿
風光曾去賸銷魂珠箔層層掩淚痕懷袖不迷前歲字須記金釵
劃作斷腸紋 不為難逢誰恣意堪喜暖言入骨幾回溫一榻茶
煙清似水回指兩峯愁翠畫難分
無愁強作便成愁離別而今可盡頭花影西廊曾曾見爭羨態含
春夢夢含秋 細步銀翹愔小顫依戀留仙幫帶恍難留明月重
重花面面深院紅蕉窗戶號溫柔
落燈風 有約不來過夜半
鳳脛燈寒龍腦冷密約佳期心下省敲盡紫釵頭惱殺空庭花弄
影擁髻愁難醒 楊柳門前梢樹井亂烏啼一天淒緊皙皙好星
光三更忍把羅衣褪索性凭闌等
醉春風 憶別
斜倚朱闌外轉靠鸞臺背淚波彈盡默無言悔悔悔自笑癡心劃
成懊惱此情難解 別酒淒然在欲把還停會歸期欲卜怎生期
耐耐耐十二時辰三千道路愁腸應配
風中柳 第一體 新秋客中作
娟娟西風天氣小涼時候無端閒事心頭有庭前斜動蕭蕭疏柳
遠山卻比孤雲瘦 孤館昏檠支枕和他廝守白袷芒鞋階下走
流螢如水暗穿櫺牖呼童且熱牀頭酒
解佩令 春去
何從說起放春歸去千百計尋春難補剛賸楊花點點飄零如許
又無端風風雨雨 卷簾情事倚闌心緒花壇坫築來餘幾我自
關愁卻似東風無主東風畢竟來何處
解佩令 第二體 閨月
梅花謝也柳絲青也見新月又闌干也故意惱人移向玉窗兒射
也正照著玉人顏也 無端醉也無端醒也又只得無端睡也悄
問嫦娥為甚同儂孤另也聽蓮漏幾番催也

行香子 席上贈妓
曾遇華筵小倚屏邊多時細閱且輕憐方空新換浮渲爭妍有幾
分愁幾分病幾分憨 暗將眉語竊把衣牽酒力無多態愈妍有
誰描得周昉圖閒似幾絲風幾絲雨幾絲煙
青玉案 詠百花洲柳
人生最苦為情物著意消磨不得慣是惱人楊柳色青門朱戶芳
塘小苑多少銷魂絕 休悲憔悴枝閒月一春搖曳爭憐惜莫被
東風吹太急朝朝暮暮晴晴雨雨珍重妝臺側
兩同心 端午閨中詞 催人
倩絲縷狀取綵裁形恰好是象真會意渾不少嫵媚娉婷妝戴處
簪壓釵橫故作聆娉 閨閣憔悴會經擬借精靈長則共晝蛛繡
虎可堪貯金屋銀屏惟祝願佳景良辰不負芳齡
前調 繡虎
裝成眉眼刻畫瓜毛全則仗些些圖繭是吳孃纖手曾勞怪繡閣

性格憨嬌偏喜雄豪　髣鬋武怒咆哮分賜兒曹絡索處朱絲巧
綴繽紛也細筆輕描更堪取靈艾同雕繡帶同飄
前調 長命縷
幾條彩縷五色靈絲繫得佳苗條弱質繫不住飄緲仙姿無緒是
長日相思長日難支　淚說辟兵有意卻鬼需之漫繞戶繡楣增
豔須妝臂金釧同施應無藉冪帶酉伊鎮與依依
前調 辟兵符
用因毒日製自芳辰壓鬢上好占靈喜續帶側擬辟邪氛斯相守
個是銷兵個是宜人　荆楚風俗相循疑鬼疑神共除夕懸桃同
麗似人日翦勝同新鎮的是娟娟儂魂怯怯儂身
前調 裹包角黍
也宜裁綠又好包紅鸜鵒粒稻香誰羨鴛鴦錦刀翦施工還只怕
屈餉難充畫餅涎空　西苑菰葉偏窮巧借鍼縫餐秀色鏤盤花
鹿懷麗製雜俎玲瓏須應笑戴近盤龍餓損芳容

前調 菖蒲酒
靈根石砌碧草池塘長則根花原難發應偏訶實巳先黃抵多少
綺閣新妝暫引餘芳　裊裊絲組飄揚蘭芷同纏臨好樣金閨畫
就看纖影玉圃攜將還堪羨泛酒盈觴纈佩牽裳
連理枝 早梅
幾點疏香聚巧逗春來處雪影凝寒雨絲驚冷欲開還住趁今宵
選夢到羅浮望東風做主　暗把春光數九十纔三五小綴如珠
輕勻似粉亭亭仙圃想情多擬點壽陽妝急向枝頭吐
千秋歲 夜坐竹閒偶作
竹林微步碎影搖清露衣薰處螢低度月如簾內看星似枰閒布
殘醉後此君邀我成夏晤　欲寫鷘溪素因想梁園兔瀟灑處和
煙霧彈蕉應有疏倚桂能無賦清節在算來只被王戎誤
離亭燕 初夏草花詞 薔薇
滿架濃陰初放醉暈妝含深淺牆裏佳人窗外影一抹羅稀紅染

曉起傍紗櫥卻愛露微煙輭　最是午餘深院桐刺蘇花相亂無
力東風搖蕩處此際芳魂誰見障去錦爲屏日晚依然猶爛
前調 玫瑰
長日鎖窗誰傍小幹豔葩新放斗帳疏簾閒不卷綠影紅光搖漾
雲鬢恰完時偏喜一枝斜上　蘭麝細芬釀釀芍藥櫻桃須讓午
睡枕邊花氣足合德生香難狀憔悴感年華爲問玉釵無恙
前調 蝴蝶花
石罅小園濃霽碧草素花疑繡自向春風偎舞也化作此花時候
俏樣是前身贏得芳名依舊　百和細香吹透纖影姍姍還又最
憶莊生憐夢斷鎮日懨懨消瘦遶徑恰相看髣鬋撲簾蒙袖
前調 杜鵑花
殷紫猩紅如炙豔抹濃搽顏色多少東風吹不濟重變胭脂堆積
深院月三更枝上悄然悽惻　望裏故宮無極烏烏花花愁絕滴
盡淚珠猶有恨染透啼痕成血幾度認花身蜀道舊曾相識

前調 虞美人
誰道佳人已死千載紅顏如此雨細風輕腸斷處離恨何從說起
血淚染芃芃滴盡楚歌聲裏　蝶亂鶯啼千里父老江東誰是花
謝花開桃李外銷歇漢宮春矣明月照英靈駿馬依然來耳
前調 十姊妹
澹白淺紅妝束密蘂細香幽馥最是嫣然闌底見風味看偏不足
秦虢雖堪矜一樣佳人比玉　粉隊綺叢如簇共鬭新妝品目只
恐昭陽承寵後相妒相傾應速莫負好時光回首東風刺促
西施 第二體 詠百花洲鸂鶒
輕帆閒渡百花洲眉亂晚霞收珍禽溪外舞翠羽鏡中浮試看荒
雞野鶩知無數誰似這風流　姻緣自古多顛倒如伊何怨何尤
卻便似佳人才子兩相投可想人閒寫得伊家譜也欲效綢繆
師師令 偶見
樓前堂後聽玉人輕嗽沈沈半晌不聞聲猝地見屏邊紅袖半彈

犀簪撚寶扣睡懶嬌還又　楚湘六幅帬兒覆一捻腰肢瘦入前
無計說相思鬟影上橫波斜溜還向丁香花下走淺眉峯低皺
百媚娘 理鬟
窗外日高花漾梳掠完時回想昨朝著意支持懶辜負花鬟新樣
今日餘閒啣自賞繡帖重安放　夙願未酬心上惹地添儂惆悵
畫就張仙還挾彈不是蜀宮王衍繡罷玉窗應供養香爇爐煙颺
前調 翻書
連日瑣窗讎較情史翻來絕妙鉛砂細細批評偏題跋只愁還少
苦爲帙多看不了拚得工夫早　閒暇更鈔別槧書法簪花相肖
鄭女班姬休便數各有一般風調架上牙籤親識巧信手拈來好
前調 禮佛
纓絡琉璃光燦紫竹迴廊小院誰籠鸚鵡朱簷下般若聲聲私懺
見說玉梅開爛熳呼取蕭花換　日日春纖頻盥頂禮寶蓮幢畔
燒炷妙香金獸裏煙裊碧窗零亂暗祝早消兒女願似海恩難算

耕煙詞卷二　廿九

前調 賞雪
昨暮同雲點點明透玉窗瓊館青山何事形全改似被楊花偷換
飄去飄來飄不斷催把珠簾卷　欲酌金杯姑緩酒力自來偏淺
小婢閒攜門外望零落寒鴉千點冷處欲留應等件未許春旬管
前調 末鋪雪名爲等件鬬草
幾日園隄如繡春色染成濃畫偶邀姉妹花廊下好取閒芳相鬬
百草攜來紛滿袖賭取鴛鴦扣　刺線拋殘許久冷落踏青時候
惹引心頭無限事都是丁香豆蔻輸去將他階下覆手撚帬偏走
前調 賭棋
石井銅鋪幽戶花落桐風停午楸局當軒依檻閣拚與蕭郎劇賭
願拔紫鸞釵一股博粉香無數　不遣小姑幫汝幾局忽然輸去
贏得佳人開玉齒欲覓猧兒何處今日甘心輸不怒重去翻新譜
前調 迷藏

曲曲重重深院戲樂朝朝無算籤錢鬬草般般偏最愛迷藏閒遣
自小雙文通內慣記得迴廊轉　掩處屏邊紈扇顫處釵頭珠釧
前後小樓尋不見多在荼蘼亭畔掩映遮藏終不遠惹微微珠汗
前調 鞦韆
梨雪玲瓏簾幕斜搭秋千紅索兒家別樣新妝束相戲北方戎樂
一輛弓鞋幫繡雀板上稜稜著　蹴罷心情偏惡鬆髻頻頻偷掠
半晌惺忪渾未定卻似彩虹初落更倚藥闌將鬢約金釧疑遺卻
前調 藏鉤
燭影簾光縹緲席上紫衫人到酒籌歌板催行樂美景良宵原少
選勝遨歡何計好只有藏鉤巧　可惜漢宮春老眾裏無端悲悄
心上眉梢都不語似夢如愁難曉羅袖酒杯翻污了特地添煩惱
前調 賦百索
風俗吳儂鬬耍多在酒亭花榭良夜如年人似水不數藏鬮白打
綵索橫拋梅影下記怱怱元夜　舞處卻疑雙柘落處暗沾微麝

耕煙詞卷二　卅

帬帶留仙飄沓也多少便假妖冶堪訝額山珠欲瀉倩拭香羅帕
傳言玉女 題余氏女子繡柳毅傳書圖
湘月湘雲隔斷楚天消息書生恰到涇水人相值風鬟鴉鬟改霧
鬢蟬妝欹兒郎薄倖淚珠凝咽　一紙瑤華贏得絲絲偏結當時
漫憶曾把離筵設此情此際應有迴腸難說鍼神妙手如何鏤刻
祝英臺近 詠蝶
製爲裳裁作扇兒女偏憐汝生小翩翩纖麗還如許最憐膩粉沾
愁小香牽恨慣則向紅牆低處　何方住無過草畔花間關情自
來去茉燕黃鶯認得同時侶可堪九十春歸怱怱別緒又和舞一
簾花絮
御街行 閨夏用藥名
閒薰冰麝與沈檀香附薄羅裳波間驀見紅花放也卻冒西河柳
長裹著蓮心擎來荷葉花粉落池塘　柴門冬夏受風涼梔子種
成行牽牛織女來佳節也照人參斗斜橫碎地黃昏爇當歸也斷

續斷橋旁冰麝沈檀香附紅花西河柳蓮心荷葉花粉門冬梔子牽牛人參地黃當歸續斷
踏青遊 賜睡十二據效東坡贈崔念四體
一日思君最是嬌憨情性破二十四番春信笑問珠樓何福笑問
闌干何幸得與伊家行並怪尊行又重芳姓　多少金釵佳名一一
八占盡怪問你年庚不應料七七無雙八八肩難並知君能暗認
畫幅巫峯相贈
栁初新 閨憶用藥名
暗卜當歸歸未得胡燕簾前飛急青黛慵施澤蘭懶佩恨與丁香
同結芍藥闌邊淚滴把紅豆向誰拋擲　縱有沈香休爇欲忘憂
萱花空摘苦似梅仁酸同棗子百部新詞難述試問牽牛何夕恐
茱萸又成佳節 當歸胡燕青黛澤蘭丁香芍藥紅豆沈香萱花梅仁酸棗百部牽牛茱萸
驀溪山 閨情
屏山煙裊鵲腦添金獸斗帳夜珠垂鎭無聊綠窗清書輕陰漠漠
簾幕恰重遮春依舊愁還又人與梨花瘦　圍棋雙陸閒卻纖纖

手猛記去年人酒闌時暗牽紅袖如今何處有夢也難尋從別後
銷魂否一帶垂楊栁
滿路花 花月
聽雨替花愁見月替花喜花娥誰作伴黃昏裏嫦娥有意悄向枝
頭倚春風偏到此低鎖輕籠月邊飄送花氣　月花相遇友愛真
無比恐月移去也花拋棄忽垂花淚花發時無幾怎似月常美月
倍關情來宵惜花又至
霜天曉角 題友人扇
新銜自署濁世佳公子近日蒙天敕賜第一等風流士又須別字
天下癡男子叩頭長謝天公幾椿事還須與　此生酷嗜詩酒和
山水又得美人絕世工書畫通文史小臣無禮行老是鄉矣嗟乎
壽不可知天曰卿赦不死
洞仙歌 再渡靖江
江頭早起問渡乘潮信浩蕩煙波放江艇看青山一帶卻便兒孫

羅列似天水蔚藍相映　流連晚日暮半雨半晴樹樹斜陽亂鴉
影正銜杯獨酌拂袖長歌狂奴態惹起蛟龍出聽試問此江山這
番來原是舊時人可還厮認
八六子 東郡
住東郡狂歌長嘯連朝謝客灌園看天上浮雲過眼階前驟雨翻
盆暗傷夢魂　秫田負郭猶存每日自量晴雨呼童多畜雞豚歎
碌碌浮生總如駒隙不如一飽不如一醉不如一榻桐陰好夢不
如課子柴門更何煩天涯欲沾淚痕
鵲踏花翻 書懷
貧病風流支離蕭瑟相知只有當頭月儘教唾壺擊碎劍匣長鳴
一腔騷屑如何說狂時猶詠少年謳悲來漫減英雄色　長揖總
是賺人文墨把酒向要離塚畔不則賀蘭山北茫茫和淚好與澆
胸臆可憐不佛不封侯千秋一片傷心碧
瀟湘逢故人慢 代閨人作用元女王秋英韻

秋光纔暮見衰栁掩金殘花蘸露一陣斜風雨悵過眼煙光怱怱
彈指矮屋茅檐怕又著漫天飛絮恁無端往事關心舊夢欲尋何
路　且休嘆誰可訴試回首長干而今節物還否能如故恐飛燕
飄零昭陽淒楚一派長江慘孤鴻又帶夕陽歸去 趙氏金陵女也故弘光時宮人今僑寄姑蘇王氏園

學文堂詩餘卷二

學文堂詩餘卷三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

長調

滿江紅 兒舟渡靖江

江北江南只咫尺嗟乎天限早則見梯花小港輕帆幾片白酒醉
橫漁父眼鰣魚飽作篙人饌聽招呼客子上船來行須健　弘農
賦吾誠羨祖生楫吾誠戀縱驚濤巨浪此生何患塔勢漸高因霧
卷山容不定知風便忽馬馱歷歷露明沙來江縣

前調 登靖江寶塔用稼軒韻

奮袂而登絕頂上倏然獨立見渡口夕陽初下沙飛煙急鯷海爭
黐三月浪君峯對湧千尋壁更東南一帶舊江山曾相識　孤雲
去衣猶溼微雨過珠猶滴看闌干上下甍丹瓦碧稽首漫詢灰劫
事回頭已有風塵泣問天涯知己是何人乘槎客

前調 過劉氏園

脩竹千竿已足羨園林佳境況高低曲沼方池溶溶冰淨細草影
含飛燕啄垂楊絲動文魚襯更邨邊羅列對諸峯皆吾勝　疏籬
外堪凝眺芳隄畔堪舒興看夕陽一帶亂鴉紛映把釣兒歸魚正
美采藍人去香成陣恰江頭晚渡競相呼乘潮信

前調 贈鈕山人

訝汝頭顱相別後今全白矣記昔日扁舟訪戴四年于此矮屋數
閒藏石鏬疏籬一帶編湖尾羨牀頭幾卷會心書南華子　也不
願為人齒也不願為人恥但杯中有酒陶然自喜醉後每拖藤杖
去眠時不辨松風裏問當今誰足傲羲皇先生耳

前調 詠雪

忽悶晴光綺窗外縱橫揮霍看不厭山腰樹角形容非昨片片遮
藏階畔草紛紛亂惹檐牙雀記門前有路到東邨渾迷卻　風吹
處雲難著雨過處花難作想天涯此景從來不惡若伴梨花誰辨
別莫隨梯絮同飄泊任天公換了萬山頭渟吾白

前調 飲蕭爻木亦園

何必非園具一種天然位置看是處高低邱壑不衫不履庭畔疏
籬凝舊綠枝頭小鳥搖新翠喜板橋行過見晴嵐兒孫似　石檻
樹開還未青梅子纍然是更長松天矯濤聲如沸潮至水平芳檻
岸潮回石露清溪齒愛主人留客醉無歸鼾然睡

前調 客中戲為問荅

子好遊乎問長鋏歸來也未子尚有秫田二頃可全生計煮得香
秫堪果腹釀成好酒宜沈醉更何須仰而去求人錐刀利　先生
語吾應識風塵事吾應避但不知生產一寒如此阮籍信工途路
泣長卿詎短英雄氣喜從今聞命學歸耕儒冠棄

前調 夜宿汪蛟門齋用曹顧庵韻

雨纖風餰移小艇江濤方漲早喜到邗溝小閣故人無恙庭際名
花紅漸老山頭媚影青初上正檐前燕子乍歸來銜雛餉　日落
也波光漾月渡也蛙聲唱愛汪倫情重頻傾家釀興好已工吹鐵
笛醉餘還欲拖藤杖笑狂奴故態有誰憐渾難狀

前調 偶荅

尺素飛來這都是淚珠拋血奈無數蒼涼滋味不堪重述昨夜驚
鶯翻覆雨今宵仍照團圓月笑人生難遣是情懷渾凝絕　三更
鼓籌初寂雙條燭花初結想奇緣佳話人生難得情不波瀾邪變
好事能磨耐謀纔徹喜天涯知已屬蛾眉聲同咽

鳳凰臺上憶吹簫 荅和

綰管初擎烏絲小疊沈吟低訴芳衷想靈犀一點是處應通休訝
墨痕零亂都只為珠淚侵紅最銷魂黯然言別澹月疏風　怱怱
征帆去也覷蓉溪梯畔屈戍重重恰幾行鴻渡一片雲封回思碧
桃花下留題徧屋角牆東今誰伴五更殘夢半枕疏鐘

八聲甘州 春閨雪夜

正春衣欲換恁餘寒昨夜六花飛歎孱肌弱質無情歲月偏向奴
欺鎮日飛蓬不理懶自露柔荑對漫漫白也聊且支頤　不異暮
冬時節看樓頭繡瓦依舊淒迷訝碧窗楊梯不比向時眉最堪憐

黃鸝幾个都變成白燕向巢樓回頭覷小鬟來報壓倒梅枝
霓裳中序第一 臨蕙思白草書
看峥嵘蕭瑟具子厚平原丰骨更伯仲元章蘇軾便有數名家盡
供驅斥庭堅凝式不過作衙官宋屈頻暗想當初命筆直擬鍾王
接　奇絕蜂腰鶴膝恍一帶春山清越縱駿馬奔騰明珠絡繹把
銀鉤鐵畫總難與先生相匹臨千日難肖神形腕力徒嗟竭
珍珠簾 有憶
芳洲幾掐垂楊路暇日扁舟重渡花睡夢初醒月魄鉤纔露清淺
池塘籬半搭恰數曲朱闌回互驚顧恍紅窗片影非煙非霧　聽
得蓉箋輕劈不多時草就蓮花一賦絲喜竝頭牽心愛連房固卻
似杜鵑枝上鳥向人背聲聲低訴徐步恐咫尺仙源漁郎迷誤
前調 惠山所見
白雲樓畔泉亭路慣是玉人行處窈裊趾潛移轉側肩微露梔子
衫兒蟬子髻恍一霎秋雲春霧回頭悵如花簇擁悄然遮護　聞

道海棠開也又相攜同向名園徐步亞字粉牆邊梵字朱闌左恰
好紅窗纔半啟端詳一會儇花坐日暮見女伴招招碧溪重渡
石州慢 再泊胥江閱和詩有寄
刺促東風梅萼影中燈事纔謝思量前日六花舞處迷離庭樹胥
江小艤孤篷淒涼翦燭銅龍下憑膩粉蠻箋譜个儂佳話　幸也
新詞幾闋重壘賡酬風流蘊藉珍重玉人芳詠由來無價不堪頻
誦恰似司馬青衫淚痕溼透難重把懊惱是柔腸又銷魂今夜
雙雙燕 本意和梅溪詞
梨花謝了想閨閣佳人淒淒冷冷依然前度翠羽一雙相竝舊約
心頭井井勝薄倖歸期不定雕梁綺戶中間舞弄水精簾影　掠
徑草香泥潤羨不似蜂狂還如蝶俊穿花拂柳多少露朝煙暝棲
息舊巢正穩便須寄私箋音信說一春好事稽遲寂寞畫欄人凭
金菊對芙蓉 山塘買小梅數盆最愛色朱者
七里山塘疏籬曲岸煙光處處堪圖正花堪買也柳欲愁無是誰

選得羅浮夢看枝頭小綴珊瑚疑落似朱霞如凝絳雪影橫香疏
　多少栽翦工夫羨離奇夭矯雅澹濃枯有青苔作伴巧石相扶
攜來位置紅窗側恍相對飄渺仙姝如何消得歌迎翠袖酒泛金
壺
夜合花 代東百花洲舟中作
水閣斜臨蘭舟橫繫天光幾度陰晴柔鄉欲老誰容我不卿卿魂
暗斷夢難醒最堪憐不嫁娉婷如何寄語烏絲恨寫黃絹詞成
生平徹倖詩名喜挂玉人繡齒朗詠閒評纏綿酬和生憎絮盡芳
情疑語燕似流鶯隔幾重心事瑤屏且休懊惱千磨萬折難負星
盟
念奴嬌 所見 二闋
香閨深閉又無端過了桂花時節一曲紅闌簾乍啟不斷紫猊煙
結雲黛低侵芙蓉伴舞窣地銷魂立人間天上此時何處分別
忽覺玉趾輕迴袖花徐掩銀蒜聲微歇染雨黏雲來去影故意將

人周折綺閣邊旁小屏深處欲別誰留得青衫溼也卻如相相飛
蝶
亭亭舉止是天然生就大家風味真个笑嚬都不敢情思似知還
未覷管銜殘蓉箋劈罷一會端詳費簪花書法背人簾底覘試
自悔此會多情紅絲飄颺小倩東風繫不道仙源人便到容易休
教迴避何福消君誰憐似我暗訴纏緜意閒宵孤館幾回獨自眠
起
前調 代閨人客中寫怨用元女洞天女原韻
玉筆回首正煙迷斷徑雲遮珠閣客舍淒其誰憐惜燕子身材孱
弱懊惱東風無端吹到梅聽遊仙約悽悽冷冷夢魂歸去如昨
鎮日雲鬢慵梳蛾眉不掃愁思渾難託小劈蓉箋頻自覷筆勢花
敧玉削刺史家聲相門甥館往事休提著無聊無緒伴人月影蕭
索
湘月 百花洲夜泊有懷

垂楊一帶襯吳山吳水幾多風景娟娟柔絛飄漾處月挂一鉤清
冷烏鵲枝棲紅橋岸跨點綴浮圖影關心往事醉向闌干閒凭
花籬半搭斜攲芳塘曲沼挐鬟湘簾映十二珠樓難便到敲斷玉
釵音信舊夢如雲浮雲如夢戍鼓偏淒緊無聊睡也綠窗何處人
靜

桂枝香 秋日送人之金陵

執手河梁恰風景新亭黯然欲絕一帶長江似組青山如織六朝
多少繁華夢恁悤悤玉簫聲歇烏衣巷口莫愁湖畔試停雙屐
轉眼又西風瑟瑟古岸䃭催殘楊蟬咽此日憑臨自爾興酣擠筆
隔隄少婦琵琶曲怕淒涼舊事難述黃花白鴈銜杯且過了登高
節

東風第一枝 自壽

飲汝一杯一杯飲汝三十年來如此何須絳灌羞同莫問雷陳誰
擬吟詩作賦儻亦許流傳幾句論人生何必才多歲月消磨而已

門前柳青青如許樓頭月娟娟可喜盧生枕上生涯鍾子琴中
知己充飢果腹有負郭微田足矣聽異時老死溝中仙佛徒吾欺
耳

水龍吟 舟夜填詞有作

年來竟做情癡嘗得慣香匳滋味今宵兀坐徒然心事酒頭茶尾
夢也非耶蕭蕭瑟瑟酸酸楚楚最支離惝怳倚闌延佇銀釭下憑
誰絮 偶爾揮毫劈紙一字字推敲欲費何物堪消玉簫檀板移
宮換羽海內佳人世間情種可都心許且銜杯把盞自吟自詠自
求佳趣

戀芳春慢 微雨

稍覺涼生漸聽風緊窗前幾度簾纖鶯迴燕掠到處欲斷還連做
弄絲絲裊裊看碧草暗長潛添還驚顧陌上行人爲汝急整歸鞍
溪邊悄悄荷珠碎撒牆邊隱隱蝶粉輕霑一帶迷離都是楊柳
新煙慣助巫山好夢情人那得不相牽樓頭女恰正凝眸溶溶淚

憑闌干

瑞鶴仙 端相曲

奈何情不死况是處相逢花梢月底風光真箇美恰重樓曲巷珠
簾慵起小步微行恍人到蘂珠宮裏最銷魂紅影窗邊報道一聲
來矣 來矣亭亭裊裊如訴如愁不衫不履這般丰格那減風流
名士任閻運願盼千金一刻肎便教他迴避想檀郎福分應銷好
風吹至

齊天樂 元宵後三日答姊蘇過古月軒見梅里毬燈甚佳兼志所見

錦帆煙涇花洲月無邊柳絲迷亂繡被仙舟板橋人迹喜傍紅蕉
庭院春光信好把前夜元宵千金買轉一點星毬綺窗贏得佳人
玩 羨他竹屏籬落盡玲瓏曲折露凝煙染檻外波紋牆邊樹影
掩映朱霞天半東風不管恍雨過雲移奈何低喚去也魂銷響一
聲金釧

拜星月慢 七夕

澹月疏風悲哉秋也最是關情時節斂袂檐前正露珠輕浥凝眸
望料得鵲橋人渡無限歡娛難竭珍重恩情記去年今夕 縱銅
壺永夜驚催逼勝姮娥終歲成孤寂漫把別淚啼痕向銀河偷滴
惹穿針笑此宵翻擲頻乞巧怪而今猶拙休悵恨人世佳期天上
猶磨折

綺羅香 夏日示婢

雨雨青鬟前來語汝數事應須長記幾架蘭花每日斜陽宜澆把
瓶開葉裏時烘向水際葛巾頻洗更添些獸炭爐中麝臍鵲腦慇
勤置 如吾欲撫瑤琴便取冰絃繫菓頭書卷牀上詩筒遞一牙
籤親識飼丹鸚芳餌調成浣磁甌新茶煮試到銜杯團扇交揮鬟
你更番替

春雲怨 題林園孃歌後在宜城作

羈棲旅館乍敬亭木落宛谿冰合恰值酒闌歌歇有客把仙姬閒
逃座上佳朋屏間少婦聽罷紛紛俱欲泣斝地陰晴陡然風雨一

陣疏檽側　遙憐對客時嗚咽悵青州何地黃扉誰宅回首金陵
更淒絕娟娟亭亭是也非邪銷魂儘得格韻堪描情思難寫都向
狂歌偷入

風流子 蜻江邊徐山人家

驟沙三里外策蹇過楊柳亂陰遮見幾港江潮時來時去數行茅
屋如整如斜歪是處夕陽翻古渡雜樹擁晴霞犬吠郵中乍驅歸
犢桔槔聲裏難辨歸鴉　主人能好客命蒼頭沽酒童子煎茶且
喜羣兒笑舞捕得魚鰕更摘向畦邊王瓜捧綠折來庭畔苦筍抽
芽醉飽桐陰一榻吾已忘家

小梅花 有感括古語爲詞倣賀東山體

將進酒爲汝壽不如意事常八九黃金臺生草萊千秋萬歲公等
安在哉去年八到今年老富貴應須致身早大長秋關內侯但看
東方夫壻居上頭　游閒子莫愁里人生行樂耳恨重重長樂鐘
不見五陵無樹起秋風馬中赤兔人中布滿眼輕薄何足數脫紅
巾誰與倫且作嶔欽歷落可笑人

沁園春 美人髮

此調自邵清溪劉改之有美人四闋春山秋水魂銷黃絹之詞玉筍金蓮腸斷青樓之曲白雪已高郢調芳隄競唱吳儂猶歎脈脈愁人未盡纏緜之思翩翩絕世難全窈窕之容僕也展去纖毫偶效顰于西子續來貂尾忘貽笑于東鄰閒憑梅館餘陰漫倣竹山別體雖多累德之言總是緣情之作

此日應盤當年曾覆每動芳襟試側處窺來巧分雙燕前邊相去
斜劈孤雲頻拂豪犀新成鬧掃掩映名花態不禁妝殘也向珊瑚
枕畔香澤應尋　有時散在春陰更灑入金盆漫欲簪苦病後難
梳寸絲愁斷情多欲翦一縷痕深髻本堆鴉光原比鑑結得檀郎
百歲心休悲也願相依白首種種隨侵 唐詩側釵移袖拂豪犀又詩還梳鬧掃學宮妝

前調 美人膚

看去脂凝撫來玉潤神韻堪誇恍姑射仙姬生成姣好洛波神女
別樣妍華秋月融輝春冰銷薄小拍瀋摩意自賒荷亭畔慣風前
隱隱輕逗蟬紗　嗅他薌澤頻加試暗數芳年正及瓜記浴室潛
窺海棠拖雨歌筵微暈白雪籠霞淚欲侵痕粉猶輸豔紅汗輕垂
似有瑕尤堪愛是襦襟鬆解占燭羞花 占燭趙合德事

前調 美人額

素粉難描瀉黃誰比生就丰華似翠鐶尖頭半輪新月烏雲停處
一帶明霞宛肖蟾形渾如犀樣染得天妝倍可誇還應記是當年
嬌小鬒髮會遮　而今已裹蟬紗便閒向鸞臺欲叩他儻鵲報佳
音頻加玉手春成好夢望點梅花似昔愁傷有時學半占斷風流
楚漢家相思處每回頭半枕人在天涯 毛詩螓首蛾眉天妝八月朔以盌盛樹葉露研辰砂點染身上宋孝武殷淑姬恆當額點之謂之天妝顏色倍常和熹皇后五歲夫人爲剪髮傷額籍詞楚王好廣眉宮中皆半額

前調 美人汗

隱處慳微揮時欲注濯濯凝眸每呢語羞聽先驚背浹幽期嗔負
難怪顏浮繡帕紗霑妝愁粉膩團扇擎來鼓未休偏徼幸向蘭湯
沐浴香氣綢繆　咳他湯餅何愁看雲溼桃腮態愈柔似紅搵冰
綃玉環姿媚涼生雪體花藥情酣細滾如珠輕勻若露翻惱風姨

妒欲收堪憐甚是嘗餘苦口擁被紛流 貴妃汗出紅膩而多香拭于巾上其色如桃花蘂夫人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前調 美人眉

巧覆秋波橫穿雲鬢宮樣輸君每枕畔鼾眠雙山倒影鸞臺瀉掃
鉤月留痕何日能揚無端便鎖蹙起青青一帶春郎須倩比當年
京兆畫稾宜新　羨他貌嘗偏親怪對客還將翠袖勻儻舉案齊
齊愁時亦展當罏試靚笑處猶聳細柳會描聖檀如暈名喚鴛鴦
解斷魂凭闌望想昨宵尖上喜事宜真 卓文君眉望如遠山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婦女眉暈眉之名有十二名鴛鴦其一

前調 美人耳

纖透鬢鋏輕垂寶瑱生小娟妍喜曲處成峯稜稜霞沁輪邊似月
兩兩弓懸惱殺春侵怕令愁入半使遮藏雲鬢閒驚回首記郎言
猶在多少情牽　愛將嬌女名傳更側向雲屏聽欲偏憶趙婦微
酣烏烏應熱劉孃少寡惻惻堪憐玉手頻提蘭湯慣洗常傍情人

繡口邊今堪恨是天涯音斷襯枕孤眠 眞誥嬿女耳神名漢書楊惲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酒后耳熱而盱烏烏列女傳劉敬仲妻梅氏少寡引刀割耳日我年少故自裁以信我心

前調　美人目

似鳳名單如魚號比何限丰神想月下相看雙星疑墮波閒斜溜
兩水難分倦後懵騰醉餘睥睨失睡微重樣更新生憎處是臨岐
微轉巧搵香巾　欲傳心事逡巡更幾度人前關弄頻憶綺讌多
情自來能語花叢一盼便可呼春含笑應睞送愁偏逆恐爲珠拋
病果眞還流睇願仙郎青白當與殷勤 五代史昭宗何皇后與韓建罵朱溫足日天子與宮人眼語恐不免也秦少游詞眼兒失睡微重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

前調　美人淚

拋出驚紅嘗餘詞苦神思偏賒每故意偷含雨凝秋水無端低溜
露滴桃花春色和濃風情做冷月下星前倍可嗟還堪詞是瑳然
笑裏巧拂輕紗　徒然彈向天涯有那个人兒霑著他便叢竹成
斑猶憐盈把空房獨宿慣使如麻酒暈微籠粉融成膩染得蓉箋
定有瑕尤堪哂豈丈夫難灑都聚儂家 孟詩苦淚滿眼黑李詩獨宿空房淚如雨陸龜蒙詩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

前調　美人頰

紅暈欺脂素凝嗔玉雅擅清標料冰鑑常懸微渦欲逗姮娥被妒
頹態堪描密意添羞深情暗露半像棃花半像桃憑誰畫想丰姿
勝絕無藉三毫　新妝忒換多遭喜雲鬟斜侵笑靨饒記吳國夫
人補來黷好漢宮女子點去旋消酒意勻新枕痕印巧清淚朝朝
洗愈嬌關心語向蕭郎難綴賽盡推敲 胡濟菴詩夢有棃頰生微渦山谷詩玉人頰頰更多愁吳鄧夫人誤傷頰得白獺髓琥珀補之更益其妍漢宮女頰點雙的

前調　美人鼻

巧貼金鈿半懸珠串玉準洵嘉想悶欲酸來輕挼纖筍寒防侵入
薄掩宮紗桃頰香收絳脣紅映側處相看半亦佳頻回首向亭前
水畔嗅偏名花　有時屏息堪呀豈暗把風情盡蘊他笑謝婦曾
嗤定教頻捉楚宮善妒莫便輕遮小倚屏風潛行幌月擁著悲吟
奈可嗟無端嚏定有人暗地嗔道伊家 謝安在東山劉夫人戲之謝乃捉鼻曰富貴但恐不能免耳楚夫人鄭袖以王納魏美人因謂美人曰王惡子鼻見王必掩之王遂劓其鼻韓致光詩擁鼻悲吟一向愁毛詩願言則嚏

前調　美人臉

玉映冰腮香侵桃頰絕世風姿儘傳就鉛華臨鸞定解吟成綺語
閣筆嘗支看便移情指偏如意犀箸郎承朵自宜渾難買是傾城
一笑倩處希微　百年定欲相期每斜倚雙肩無限思最鴛枕偎
時蓮花半貼金盆浴罷珠露雙垂纖筍輕疏香羅悄拂憎殺紅潮
逗起遲堪悲甚爲青鸞信杳粉淚交披 賈誼傳頤指如意飛燕傳涕交頤下

前調　美人口

愛把檀稱渾如鶯囀樊素心酣每說到情濃含糊有爲歌當病後
嬌顫堪憐勻就臙脂吹餘蘭麝幾度遮藏翠袖邊忘機甚向東風
欲罵心事難傳　有時默坐妝前記誓月幽期意倍牽喜鳥亦知
音閒教鸚鵡花能解語頻問宜男漫說如瓶毋誇似繡慣是傷多
酒怕醒相思話料今生難盡索性常箝 樂天詩櫻桃樊素口

前調　美人舌

色閒臙脂細凝珠蘂最惹心牽看紅豆啣來相思渾溼青蓮吹出
並蔕爭妍最喜藏深定非長比無限風情在此添還須審向人前
嬌語饒亦何嫌　閒聽姊妹餘言怪好事難成儆可憐每別淚彈
時欲言還結歌聲轉處似吐仍含擣擬腸迴掉應愁動好覓香茶
向枕函魂銷甚願檀郎嘗慣同苦同甘 紅豆名相思子

前調　美人齒

巧露朱脣微開繡口櫑貝依俙比杜后生時風情似早楊妃病後
憔悴相宜花似湘文粲同脂凝腸斷嫣然一笑時無聊處把纖纖
頻剔無限相思　生來伶俐都知慢搖落關心易起悲把綵線銜
殘欲成雙鳳霜毫咬定想畫連枝喜襯櫻桃叨呼瓠子長把蕭郎
挂在斯郎知否效輔車相倚沒以爲期 晉成帝杜皇后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盡生畫譜有楊妃病齒圖

前調　美人[illegible]

蘭氣融芳鶯聲助滑瓊膏暗滋試微溼臙脂勻成櫻口輕潮甕額
畫出蛾眉欲吐還留將垂故咽銜著紅䗶試幾回多情處怪仙郎
承慣一向無猜　个中滋味誰知把雞舌龍涎曾和伊記姊妹宮
中袖花名好夫人壺內約指傾來撒似珠圓凝同玉潤賺得新歡
拾去非關心處把紙窗浸破聊放春歸飛燕外傳后誤唾倢伃袖日姊唾之染紺袖正如石
上花因名爲花唾袖吳王潘夫人醉唾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

前調　美人喉

語洩芳心音和繡口最起相思奈瘦骨生憎食何曾下病軀無那
欬苦難支吟罷愁傷渴餘疑哽煮得新茶潤恰宜偏堪憶有梁塵
暗繞蘭氣紛披　無鹽醜女應嗤笑昔日姻緣事反奇每望去依
依嘗憐欲斷喘來怯怯眞訝如絲好把鶯呼還將玉比曾惱蕭郎
戲扼時尤堪憶是臨岐嗚咽多少淒其新序齊無鹽女昂鼻結喉王納爲夫人迎孃歌喉上
齊窯

前調　美人頸

凝坐原佳微行倍秀雅稱仙姬試句入花林頻回屢轉懶凭玉案
欲整旋攲挂著銀環垂餘綵縷髣髴當年嬌小時愁來也爲情郎
消息延向雙屏　芙蓉鞾便遮伊更向後相看露處稀喜巧敝青
絲襯來雲鬟輕鬆小扣露出蝤蠐俯仰生情低回作態愛殺風前
無限姿魂銷也羨鴛鴦交挽穩睡芳池楚辭小腰秀頸毛詩領如蝤蠐

前調　美人肩

燕尾低侵雲巾巧護做就芳姿想犀枕攲眠句歡暗並紅闌斜倚
嗔婢偷隨看去渾無拍來疑脫多少離愁擔在伊郎知麼儻問奴
年紀自小原齊　曾誇削玉神妃若寒夜吟詩聳恰宜比徐毋夢
餘雲容髣髴吳姁相龍鳳格依稀每喜紅偎常躭翠擁偏袒貪看
浴起遲微寒覺倩情郎半袂掩覆多時洛神賦肩若削成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結爲
鳳集左肩已誕陵雜事祕辛吳姁相女瑩肩廣一尺六寸

前調　美人臂

截玉爲肪鏤香裹藕何福相將覷兩兩句來圖圓可喜雙雙舞去

宛轉如翔露爲添妝擎因刺繡翠袖何曾慣許藏更深侯便移來
代枕穩襯檀郎　來朝痕漬休傷把珀串金環掩不妨儻印得綢
繆應添風月封開絳縷重效鸞凰五綵成絲合歡名索歲歲端陽
解斷腸還思起取臙脂曾滴吹个鴛鴦唐明皇置綢繆印印宮人臂上爲之風月常新杜牧
之詩絳縷猶封繫臂紗吳俗兒女取臙脂滴臂吹成花鳥

前調　美人手

撫處名仙伸來似筍信可銷魂看女伴勝常彎環暗斂窗邊刺繡
上下斜分臨罷雙句又成八韻垂向樓頭似欲嗔園林好倩仙郎
暫假攜處逡巡　簇錢鬭草捱蓁把骰子拈來意倍殷更枚欲猜
他渾如鉤弋字偏寫向恰喜成文怕酒頻搖彈棋誰敵兩兩相招
有个人愁來也慣妝成無語指點殘春唐詩背人含笑道勝常註云今萬福也垂手樂府名
杜牧之詩籤子逡巡裹手拈漢書鉤弋夫人左傳有文在其手

前調　美人爪

露著人看擎他自照丰致誰如料掐去愁傷紫霞微暈染來疑換
赤鳳應呼琴撫嫌長鍼拈恐礙欲剪還須倩玉奴妝成後怕臙脂
紅嵌雲鬟香污　生成雪骨冰膚看纖處玻瓈和得無怪巧撥蓁
箏亂飛春雨輕搔玉體渾像麻姑鳳札私挑燈花背剔指畫鴛鴦
入畫闕閑情處把淚珠偷貯彈向兒夫麻姑仙爪

前調　美人胸

時有悲歡常分冷暖此際誰知想悶到懨懨因多莽帶扣來了了
都是相思每恨心柔偏愁膽細淚點紛紜盡貯伊頻頻指問仙郎
知否久已藏之　欲誇錦繡全非單收拾人生腸斷詞憶抱月偏
斜琵琶撥好迎風慣掩紈扇擎宜背欲將攤疾曾陡作眞个春傷
難自持蟲蟲甚慮郎存冰炭空與相披東坡詞酥胸斜抱天邊月周美成詞更將紈扇掩酥
胸合德擁姊背梅妃傳上親往命妃妃搜衣還上許胸疾作不果前此前人詩自無冰炭到胸中

前調　美人心

自小稱芳生來便慧易惹飄搖憶西子當年顰誰許效文君昔日
琴調能挑那得成灰無端欲醉縱有丹青未可描郎休負想當初

鐵石一旦全抛　怪女作紀花梢便多少縈牽似柳條顧世上風情到伊都熱人間離恨向爾俱消似我偏多何人更細快處渾無苦處饒誰知已有窗前春色暗地相招西子病心而顰里之醜人效之

前調　美人顰

密意虧成愁腸賴破最動情衷怪夢裏膽多巫山赴怯人前嚇慣綺戶窺慵斟酌閒思排當花事驚碎秋風春雨中生成細記檀郎初遇是處惺忪　欲將少縱誰容笑颭鼠譏他恰恰同想照去何從明憾比鏡嘗來無計苦料如熊有語難披無端欲戰拘束年年恨獨工從今後願一身都是好事重重秦有照膽鏡女有邪心則膽張心動趙子龍渾身是膽

前調　美人乳

擁雪成峯挼香作露宛像雙珠想初逗芳髫徐隆漸起頻拴紅袜似有仍無菽發難描雞頭莫比秋水爲神白玉膚還知否問此中滋味可似醍醐　羅衣解處堪圖看兩點風委信最都似花藥邊

傍微勾玳瑁玉山高處小綴珊瑚浴罷先遮帶鬆怕褪背立銀釭喘未蘇誰消受記阿侯眠著曾把郎呼雜事秘辛酥乳菽發楊妃霜腰褪露一乳祿山云軟溫新剝雞頭肉樂府盧家少婦名莫愁十六生兒字阿侯

前調　美人腹

豐若多姿柔渾無骨捫去情移慵好事生羞定看儂捧芳心潛貫頻望歡推覆著紅兜圍成寶縫郎足如加定不辭誰堪比記東牀坦日約略依稀　便便休謝人嗤奈懶性天生不合時羨有福宮人蒼龍會據何緣王母彩鳳偏棲對酒難披靠窗閒鼓孤篭單衾慣負伊郎須指笑此中何有爲汝成之蕭鄴詩誰能賁繼翻雲腹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史薄姬夢蒼龍據腹帝曰爲汝成之南史王曇母夢鳳集身有娠聞腹中聲

前調　美人臍

屬體渾靡柔鄉欲老有美居中料寶帶圍成名同香麝仙帬繫處圓似珠宮捫去難留捫來可喜欲醉還須齊酒濃驚腸斷怕春寒侵入素手嘗封　當初誓月成空對薄倖蕭郎嗟莫從愛紅日一

輪佳兒有夢珊瑚半寸嬌女能容市上曾憐射堋堪笑獨許靈犀向此通宵來浴怪銅窪秋水一點情鍾古語齊酒到臍慕容德母夢日入臍中生德雜事秘辛吳姁相女瑩臍容半寸許珊瑚市上董卓事射堋蕭道成事

前調　美人腸

亦有寬時爭如縈慣宛曲生憂想雪欲呼他剩嫌過冷石難比爾又怕全柔每結應千加迴定九寸寸摧來邪自由風流甚問堅牢也否苦爲春揉　何曾惱亂蘇州喜兩兩關情意其悠念朱氏才媛詞猶名斷孫家阿母夢也何愁詩漫挼枯酒隨容別單爲蕭郎熱未休還頻痛總說來誰見試看眉頭牢樗書鄉詞風流腸肚不堅朱淑真有斷腸詞吳孫堅母懷妊夢腸出繞吳閶門而生堅

前調　美人背

垂著沈雲披餘半錦衩壓玲瓏想有底羞慚暗流珠汗無端芒刺斜靠東風側轉愁眠微彎刺繡周昉圖中態絕工驚回顧倩檀郎相去豈但應封　欲窺笑臉無從在燕尾釵頭想像中記合德悲

來擁思寒夜栗姬妒慣唾向深宮曝去還防搔時慢快怕有人兒笑指儂郎須勸願人前人後一樣情鍾杜詩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衩穩稱身周昉有背面內人大伸圖飛燕外傳昭儀泣日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背邪漢書栗姬甚妒帝所幸宮人輒令人祝唾其背

前調　美人腰

轉愛隨風反驚貼地姿致殊倫看偶褪鞵跟不妨微折時逢繡襈何憚頻伸弱爲相思瘦因多病束得宮中一段春知何似似蜂迴柳漾無限銷魂　黃金印綬誰新羨女子封侯自昔聞憶殿上昭儀步來輸燕掌中淨琬舞罷停雲繡帶原鬆紅帬更窄恰稱檀郎號細君堪調笑笑十圍量去少倩郎分南史羊侃妓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地上簪又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史婦人封侯自呂嬃始

前調　美人膝

何故頻加無端屢抱底事難明正玉腕垂來雙雙欲過鳳鞵鉤起曲曲相承斗室姑容良宵誰促枕得蓮花最有情殊堪詫笑檀郎學婢負汝生平　問伊好事宜經有昔日楊妃愛欲登試屈向衫

邊徒誇鶴樣盤成趺坐漫把琴橫蔽喜湘帬籠處藕覆縫个香縢蔽也應煩長跽對張仙大士熊夢祈成陸龜蒙歌奴顏婢膝真乞丐劉晏年八歲明皇命入殿內坐楊妃膝藕覆膝衣名韓致光詩遙夜定嫌香蔽膝

前調 美人履

孃孃亭亭稜稜窄窄悄殺雙眸慣膝欲盤時交承玉筍步當翔處穩挂金鉤脂凝酥融花明月媚骨肉停勻謾致態妝殘後試輕懸藕覆一段風流　依稀鸞鳳相伴更鶴立閒階瘦影留任錦襪深藏金環響踏繡帬薄單蘭澤香淨若个能憐問人宜稱膝下如君結束周嫣憨甚每邀郎小叩輔體綢繆

前調 美人足

轉側應持勻纖可意耐殺端詳記春草畦邊玉痕微印秋千架上蓮瓣輕颺立月潛聲行雲襯響斂掩帬波露複藏看難厭是趺弓繡處綵鳳雙雙　有時剗襪衕徵褪舊跟兒便索郎縱摯著雙尖何曾慮顛說來三寸還是實量洛浦波微齊宮步巧暗動微塵

別有香傷勞倦覷兒模情緒斜倚鐵缸飛燕外傳帝嘗溥側帝長持其足

賀新郎 題江上女子畫扇

南國雙蛾擅家住江頭湖尾風鬟霧鬢籠樹楊臨曲沼八尺蝦鬚開捲清冶絕撩人半面小字芳名聞喚處恰小青小玉差無遠鬢影度琴心亂　美人素手描秋扇又數行懸勁題跋骨散姿頓仔細丹鉛渲染處點綴草香花片渾寫徧春愁秋怨欲報愧無青玉案想三年懷袖如相見忍擲西風庳

摸魚兒 落花

亂紛紛壺橋流水原來都是桃李香縣邊日樓前滾不許珠簾不起深有幾聞說道蒼茫碧海差堪擬春閨屈指將萬點胭脂年年打算似海還無底　傷春瘦翠鼎慵飄寶篆日高還擁羅被輕紅小向粱閒涸薄倖雙雙燕子如何是君不見王孫芳草歸無計危闌獨倚縱舞偏天涯教休忘了繡閣斜陽裏

綠頭鴨 詠月

碧雲堆淨鋪萬頃琉璃浸紗廚夜涼無寐濯濯蟾兔爭輝弄冰盤小時呼錯臨玉鏡匳底疑差盧女機邊班姬扇裏見他渾似欲愁時沈吟處西樓凝望新鴈恰初飛關情也初三十五密約擔遲歎人生離多會少隔面千里相思玉關迢笛聲長斷銀尺冷礎影頻移料得姮娥九天孤另此宵心事有誰知還應悔當初竊藥消息悞佳期階下拜人間天上長願追隨爲李雲田題周少君坐月浣花圖

多麗

挂瓊輪瑤臺照影偏親羨今夜細芬幽邑離迷散花茵恍飄飄姿稱搖曳翩冉冉妝現繽紛楚客三年蕭孃兩地淚痕染透石榴帬忍獨向洞房清香斑簟冷湘文蹴蹋絕玉峯香國髣髴氤氳　最無聊侍兒不語金爐寶瑟橫陳慘江天雙鴻斷望憐漢浦孤鶴初聞露襪輕鉤風鬟半嚲似愁生作婦人身可知有思王賦手描寫洛川神還相對等閒花月多少關人

小諾皋 詠蟬

小欄匡牀斜擁文簟側枕西窗無寐聽罷休一帶蟬聲聲聲相遞長是年年此際風景銷魂無二倚徹吟還共枝頭遙寄咽露偏寒臨風疑墜怎奈有當軒病客不禁愁心爲碎盈耳畔胡爲爾　似訴當年繁華轉眼往事如愁如水記不起趙女絃中吳姬鬢裏多少風流紈綺贏得淒涼憔悴正對影逐客南冠揮淚韶歲光陰少年情思凭疏欞迸入心頭舉目哀悽莫比衰柳岸蕭條矣

哨徧 遊仙詞

銀漢瀰漫碧雲搖曳九島三山是瀛壺畔現迷離煙氣想玉闕金樓位置雕繪處天上迥然都異茫茫一帶神仙里有霽　其樹籠紗穠豔下方難比映仙姬千樹碧桃花指閬苑蓬宮是家言冰潔肌膚玉膩雲鬟嫣然絕世　咫尺問津來劉郎曾到天台矣飽飯胡麻雞犬雲中偏自美看擁蕊瓊霜餐成紅雪脩脩把袖浮邱子洞管斜吹素絃輕拂別樣清歌洗耳教弄玉多情雙成殊韻悄花陰遺下鳳凰釵怕惹起人間私意好是紫府驂鸞一夢忘

年歲滄海常更桑田幾換只有柔腸不死他時青鳥儻傳書須記
長生夜誓
感氏 五日靖江寓中作
到端陽忙年回首便心傷歎息行蹤每逢今日滯他鄉最難忘遊
冶姑蘇 城外泛沙棠堪羨牛鉤羅襪楊柳畔鬢影衣香百草鬪來
雙鬢鬪罷此時風韻悠揚更五絲笑比春膚微褪較短 還
憶客歲維揚紅橋一帶遊子競飛觴看是處珠簾斜卷紗扇輕颺
正玉簫金管紛度霓裳吾真顛倒猖狂凝眸倚醉畫船明月銷魂
眼角眉旁　此情今未老驚心往事兩易星霜又到驛沙馱水看
長波遠接汨羅江遙憶昔日靈均悲生楚些千載惛惘悵訶怒舞
魚龍驚寂寞渾不見彩鷁蘭槳龍舟時無添客中況味凄涼矧昔年心
事到黃昏陡然填臆挑燈黯澹伏枕蒼茫
鶯啼序 遂遇虞山舟中作
倦客吳閶路新恨舊愁難了午鐘敲遠樹疏煙子規斷續猶叫曲

曲 山螺黛澹溶溶水面湘紋小恰柳岸停橈人倚碧闌飄緲
倩影疑雲細香非麝 邑衣裳縞是天邊神女彈琵弄珠身在瑤
島現紛綸寶蓋華幢恍離迷霧紈冰幬幸仙源咫尺如逢漁郎初
到 相看春去正是陰濃風困趁冶遊清眺看簇擁如花就裏一
枝嫣然欲笑屐印輕 闕以下

南湖集鈔十二卷

貴池縣志人物志官續本傳

章永祚字錫九世德子康熙二十年舉人以截取授清澗知縣初邑中民多逃亡田荒賦無所出永祚至諭民耕種納糧五年以外不歸原主由是民皆復業又以民困徭役值編審期集里長盟於神分里按甲審竟即對神民朱書既書之後不更一字以杜蠹弊民甚便之重修學宫規課士子文教大興時

大兵征額魯特永祚解駝至軍上不悮餉下不擾民襄事之餘不廢吟嘯六十一年行取陞主事雍正二年補水部都水司主事上疏請實覈河工估銷錢糧清理河工節年積欠以儆河員以節國帑逾年以乞養歸著有南湖集見府志並南湖集

南湖集鈔十二卷總目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校補

卷之一
文一
奏疏
表
頌
呈
啟
卷之二
文二
原
議
論

卷之三
文三
論
書
卷之四
文四
策
序
卷之五
文五
序
卷之六
文六

記
卷之七
文七
說
書後
跋
卷之八
文八
傳
志銘
墓表
賦
雜文

卷之九
詩一
南湖集
閩遊草
邗江遊草
金陵遊草
卷之十
詩二
淯江旅夢錄
北征存稿
驢背吟
小草
卷之十一

詩三
南湖二集
北征續存稿
續小草
卷之十二
詩四
西征草
塞垣吟
秦中遊草
卷之十三
詩五 以下詩原闕
軍供草
張掖遊草

涼州夜遊草
卷之十四
詩六
歸省錄
南湖三集
卷之十五
詩七
入覲吟
南湖四集
應召吟
水部吟
卷之十六
詩八
恩旋錄
南湖五集

南湖集鈔總目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文鈔題論

古人作文必先有一幅胸臆遇人遇事隨筆發抒自覺淋漓盡致吾師此作手寫高子意卻不止寫高子視昌黎盤谷序有過之無不及也門人蕭士泰謹識（日涉園集序）

涇抑感喟味餘於筆少陵未第千古興哀豈真同時儕輩哉（年譜略序）

李空同陳大士輩之序先世皆不諱其微時力作艱苦之狀嘗歎此正先輩之孝謹恪恭處羣玉誠心為賀戴筆必信匪廣徵聯宗魏璫對之愧死彼拜子儀之墓展梁公之像者能無雪涕而返也耶（吳氏家譜序）

從杉山避暑說入勢若建瓴蕭然自遠（九華避暑詩序）

玉戲之奇未讀其詩而已思過半矣妙更得繪影繪聲手以序之長夏如蒸披此亦覺其氣凛冽砭人肌骨（玉戲集序）

序山人而第從山實說過大半篇聯合處一語點睛頓令鱗鬣皆活神乎技矣（董山人印譜序）

南宮袖中之石自爾嵌空玲瓏（貝葉硯詩序）

苟謹嚴而氣充腴實具古文情性不徒塗抹擣搗以貌為古者（胡節婦詩序）

不放倒架子是歐陽南豐家法寫是僧岸異處絕不猶人取其技乎抑重其品耳（贈釋解石序）

武穆涅背豈獨古人文章改事風力識鑒皆輕序過特透寫死事一節筆力錚錚雅堪步趨於彥章畫像之作一贊更曲折有致匪但肖歐之貌已也蘇公既贈冏卿應有賜謚尚當詳考著出以遺史氏（太僕蘇先生傳）

張公鄙夫之心敗露於此纖視而觀而察曷容已哉（袁倫史傳）

一論揭其作傳深心而於抑揚中隱寓書法的是史家手眼

（古牛耕傳）

義山傳長吉亦云爾以兄弟為眼目以雙璧為綰帶結構精嚴其神情悽愴則又子桓南皮之憶也笛起山陽聞者黯然魂斷（徐秀才傳）

單抽一事作論歐公五代史中多有此（曹秀才傳）

後世有賂剩出貢旋沒之名復取次名頂額希圖多得一缺以遂己欲補廩者靦面竊名於一日士魂抱痛於重泉視彼讓貢前賢豈只厚薄殊情抑亦人禽異類（徐明經傳）

幻事亦寫得活現此為妙筆方技誕妄卻用史公全力以赴之班范以下不逮也論贊脫盡於樊侯廟災記而持議更卓（鄧頤傳）

郭璞嘲刀設褷終亦何益志林中遊戲之筆傳之正所以禁絕之也（仙技雜傳）

筆墨斟酌停妥軒輕得宜序方外人此為正則（釋文庵傳）

目擊時事風刺深至其曰覽圖輒觸欲以上陳則正本清源吾知必更有鄭監門一圖在多以貲進四字中寓痛哭一篇

文字目則農桑分序諸屬則合序亦參差有致（御製耕織圖記）

中一段感愴時事發為哭哭絕是有關係文字非徒喜其藍出昌黎已也首尾絕不粘帶洋洋纚纚卓乎大家（耕織圖記）

私淑中原有時地二義說四先生不拘乎時地則後學之奮興亦當視此矣結末一段家學之淵源當躬之擔荷足徵一斑而文氣靜穆亦殊有得於子固（謁四賢祠記）

鋪敘景物不減前人後段懲弔子西先生俯仰情深知其自命不苟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與（南湖記）

一殘缺不完之壘蹟耳上而溯其遊蹤上而溯其著述又上而溯其行誼情深心細感慨橫集仁人孝子之思其動人者

多矣按二公與余高祖景夷公相莫逆余家乘猶有其詩存者他時錄寄以當球圖之贈可耳（族祖廷輝公手蹟記）

提出雲字一路烘染真覺烟雲萬狀峭險深勁大是酈元子厚之遺但締視之老僧不知有雲直至號皆忘者也先生指間出雲亦駸駸乎幾於化矣一派悟機解人自得之褒禪喻學猶淺之乎爲言矣（箸嶺征雲記）

詠諸處絕類大蘇廢興相尋達觀者原不值一噱第明知廢興之相尋而不必使氣煩而內亂視壅而志滯者此正子朱子所謂旅非常居道無不在之意諧語雋味絕不落學究窠臼佳絕（玉軸軒記）

陽明先生九華詩云我登華嶺掃雲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南湖此記堪與相發擴此眼界直謂九百九十峰亦可（九十九峰記）

老僧不知箸嶺之雲先生不知有齊山之奇此語堪作一對

然則老僧無時無之一語安在不已爲箸嶺作一篇雲記耶（遊齊山記）

裂眦指髮中仍自有溫厚和平之氣誠意柑者差相伯仲（石室記）

太史公之過夷門尚深致低徊慨慕況我公芳名彪炳發祥之地烏可不潔爾籩豆以妥侑之乎是舉也於義爲當而文之序事簡淨不拘拘詳其生平者前固云史傳載之獨於故址徵名聚實望古遙集蓋用韓歐張中丞傳後王鐵槍畫像家法也一歌尤彷彿於務丹蕉黃之作（上清溪黃公祠碑記）

先叙其品行文章其人可知則交其人者愈可知矣此專題法也肫摯悱惻不減子固謝歐公一書行文亦頗相肖（上金太史求先人墓誌銘書）

楓庵先生雖未竟其施而士夫有遺愛之嗟蒼黎有誰嗣之

詠嘆榮亦至矣哉立意不任不讓亦婉亦嚴口頌先人胸憤時事彼名不稱實而濫附廟廷者能無顏甲（謝南平鍾士書）

淬厲處正不負知己處倘改絃易轍知己應爲憮然寧不售寧屢不售而必不低首喪氣以從事於脂韋俗下之途非識力具足者不能可謂知己相賞之情專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上彭老師書）

著書者不啻猗頓之藏閱書者如擁南面之樂兩兩映發直曰當仁不讓（侯朱虔師書）

迂得有骨無情無骨者不能迂則不迂者定無情無骨矣昔人云物有聚必有散知其必散而不可不聚者惟書而已余嘗有祭所焚書籍文其病與朱君略同讀先生此書不覺二豎增劇（唁朱在辛失火書）

風氣之說千犬同聲致令視古文經史爲蝸辜嗟嗟無識者

可笑亦可憐也但先生曰餓死而不獲一幸者豈少哉彼則誹然曰雖餓而聊一食酰者豈情哉先生其又何辭以解（與友人書）

隨筆點綴如讀杉山遊記酈道元云山水驚知己南湖杏村厥功惟均（復郎趙客修杉山志書）

叙事詳明典核不減救災等篇筆力李公不朽斯文不朽矣（原馬田）

愛民如日丸公洵足千古矣向非李光斗膽以應命公何由知之今之蠹民者自爲諸生而已然矣可無慨哉後學禮寰坤識（原馬田）

歷叙二役之害紙上如聞哭聲勝讀子美新安石壕諸詩也將畫一與里糧兩兩推勘其利其害較若列眉誅歎淫溉如棒杏之恩西方亦以媿後世爲人上而貪殘以剝民者（原條糧書）

序害虎如聞峽猿叫月序利虎如聞擊壤遺風以手爲口正
子瞻所謂異人原條糧書一
敷陳利病慷慨淋漓有關世道之文後學檀震坤識原條糧書一
貪婪之官正樂藉招逃之名爲招訟之謀以遂其招財之計
讀先生此議知其清白居心惟欲爲民興利除弊而已官斯土者
若此何患不久安長治乎後學檀震坤識清賦招逃
既自興其民之困更立議以示後人愛民何無已也後之官
兹土者如違公議豈猶有人心哉後學檀震坤識清賦地議
稗野之公論原足資廟堂之採輯後車垂戒儼然欲以身備
柱下之藏明論序
揆時度勢代爲經營周弗中其竅會吾於此不能不有憾於
正學先生筆致迴翔而咨與雜之鱳城集中誰謂今之不古
若也情論雜
設不幸景帝近侍有倩帝又何以自處乎此意可參入筆勁
如屈鐵大似老泉剖晰詳明論斷精當洵是曠世逸才復辟論
雖云兩失卻分輕重叙斷處銖兩不差後學檀震坤識復辟論
代爲設策蘇家每長於此即以本朝援例精當大禮論
比例原情羣訟盡釋非身具三長者安能下隻字歐曾濮議
辭則二而義亦稍疏矣大禮論
永叔子瞻皆側重小人身上立論先生獨於君子身上責備
平允之談洵足砭明季之膏肓而與倪鴻寶書疏相表裏者
也明黨楊論
防閑太過確中明室封建之弊擊擊指畫英卓不羣明室封建論
平直中曲折三轉抑揚盡態意亦攀班而提班者乎讀前漢書
諷實遠正深斥圖讖也正學干城賴有斯作讀後漢書

淡而旨醇肖蘇子由古史諸論讀晉書
蘇家父子史論往往摘史家一二語或其人生平一二事批
其卻而爲論斷後來鍾竟陵李溫陵諸人宗之文雖工要未
足服當日之心也此論駁議田橫推崇仲德處皆爲不刊之
論仲德得此足以不朽矣而文亦峻整可法讀晉史
老潔似半山南豐讀元史
老蘇名二子說歸於涉世此則主於爲學樹義似勝一籌二子說
更表出逸事方是真讀書論世之文書與忠宣公傳後
不難在寫鸞學而難在寫舞字飄飄凌雲擲地金聲殆兼之
矣舞鸞山賦
壽國壽民乃以壽身通篇本此立論蔚然儒者之言相如封
禪將毋化爲謝豹乎壽壽堂頌
罔極之思特創之舉璽玉可謂善用孝思矣蔚宗傳逸民永
叔傳一行此可補其中一則而行文有法亦落落是大家舉
止處士吳君廟誌銘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文鈔題論終

南湖集鈔文總目

卷一
奏疏
表
頌
呈
啟
卷二
原
議
論
卷三
論
書
卷四
策
序
卷五
序
卷六
記
卷七
說
書後
跋
卷八
傳
志銘
墓表
賦
雜文

南湖集鈔文總目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文目錄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補目

卷之一

奏疏

行取考試奏疏

考選履歷條陳奏疏

代廉親王讓宅奏疏

代廉親王辭輔政奏疏

代御史胡允幹條陳三事疏

表

擬　上念江浙爲財賦之區素資水利特　諭督撫諸臣相度地形疏濬震澤底定故道以成萬世之利羣臣謝表康熙四十六年

擬　上優禮老臣曠古未有正月朔有五日自六十以上皆　賜宴乾清宮宴畢復宣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至東暖閣席氈　賜坐　聖訓諄諄娓娓數千言以示君臣交儆致治保邦之至意羣臣謝表康熙六十一年

擬宋以池州人方綱八世同爨詔旌其門羣臣謝表景德二年

頌

萬壽無疆頌

呈

請開皖江穀禁呈

重請勒石皖郡永免遏糴呈

覆縣查皖桐疏糴勒石呈

捐修貴池縣學文廟公呈康熙六十年

捐修貴池縣學文廟八公呈雍正元年

請祀張岳二公名宦呈

啟

約吳道存大守遊齊山啟

卷之二

原

原內務府

原馬田

原條糧畫一

議

清湖招迯贖地議

清湖編審議

運漕米石免糴運倉議

運米分貯邊堡三縣會議

論

水濟則生火然而不離論

三宗論

神而有常謂天論

卷之三

論

明論并序

靖難論

復辟論

大禮論

明黨禍論

明室封建論

明室興亡論
書
上總憲朱可亭先生書
上金太史求先人墓志銘書
謝南平紳士書
上彭老師書
候朱座師書
唁朱在辛失火書
復卲趙客修杉山志書
與友人書
覆鄂大中丞書
寄丁長源書

卷之四

策
時務策 并序
增俸 京胥 考課外吏 清丈 蘇松財賦
雜料 恤兵 鹽案 北河水利
序
喜慶堂詩序
重修清澗縣儒學序
重修延川縣儒學序
西征合草自序
吳生手錄十三經序
禮記章句序
老子宗指序
莊子解序

評選古文序
杜工部詩選序
日涉園集序
述祖編序
年譜輯略序
續年譜輯略序
西湖遊草序
後泛舟江浙錄序
秀山志序
北遊詩草序
金斗圩詩序
西行雜詠序
贈陳童子序

卷之五

序
送王司訓序
贈孟尉序
寧陵李氏族譜序
吳氏宗譜序
紫峰徐氏族譜序
胡氏宗譜序
楊氏族譜序
葛氏宗譜序
白沙派族譜序
陳農者一百七歲壽序
池陽韻紀序

耐可軒集序
翠微山人集序
七十制義序
吳草序
翠微詩集序
雪帆詩草序
峽山書屋詩序
九華避暑詩序
玉戲集序
董山人印譜序
貝葉硯詩序
清白傳家圖序
胡節婦詩序

贈釋解石序
極樂菴宗譜序
合修釋氏宗譜序
釋隱泉壽詩序
家塾秋海棠詩序

卷之六

記

御製耕織圖記
乾清門引　見記
特恩召對記
先賢子朱子躋祀十哲記
工部都水司新堂記
謁四賢祠記
南湖記
水德亭記
族祖廷輝公手蹟記
若嶺征雲記
玉軸軒記
九十九峰記
遊齊山記
石室記
种公井記
東軒記
韓靳王母冢記
義倉記
重修貴池縣學碑記

上清溪黃公祠碑記
岳公墳公禁碑記
重修會館大願記
貴池義冢碑記
桂烈女祠碑記

卷之七

說

字說
澗水說
清酒說
龍行雨說
神虎說

書後

讀前漢書
讀後漢書
讀晉書
讀金史
讀元史
書軼事
書孝節事
書洪忠宣公傳後
書楊椒山先生自注年譜後
書嶧桐集後
書三疾山人贈言後
跋
雍正朝詞跋
急章辨疑跋
周恕菴太史受罵記手墨跋
讀禮圖跋
王篁墩六十自壽詩跋
真書手帖跋
卷之八
傳
太僕孫先生傳
張方伯傳
岳職方傳
袁御史傳
古牛耕者傳
石林農者傳

儲秀才傳
曹秀才傳
儲明經傳
曹別駕傳
曹少尹傳
吳節婦傳
檀母周節婦傳
鄧顛傳
仙枝雜傳
釋文巷傳
志銘
處士吳君廟志銘
處士陳翁墓志銘
女郎王氏墓志銘
墓表
陳姬墓表
鵞子山祖墓表
賦
舞鸞山賦
蘋婆果賦
風木歷賦
雜文
池州府學明倫堂上梁文
重修貴池縣學大成殿上梁文
觀風清澗士子文
禱雨文

祭劉悔菴臬臺文
祭王公見太親翁文
祭柯建于親家文
祭郎母曾祖姑文
祭汪屯田文名浩武陵人以御史調任工部正郎
哭别錫五亡弟文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文目錄終

南湖集鈔第一文卷之一

貴池章永祚錫九

行取考試　奏疏

陝西延安府清澗縣行取知縣臣章永祚謹遵
旨將地方情形實　奏事
欽惟我
皇上秉聖神文武之姿臻久道化成之效薄海內外道一風
同即在遐陬亦無處不周無微不燭臣以江左豎儒承乏清
澗清澗陝之邊邑也舊稱青澗古號寬州筆峯峙其西官山
枕其北其南則宋時种世衡營田之所其東則圁水與黃河
交匯焉此四境之大凡也其產菽粟而外無他物其人頗知
禮法秀者澤於詩書樸者安於耕鑿臣前任事八年仰託
朝廷洪福年穀屢豐錢糧俱歲內全完陝西省　奏銷報部

者紀錄過六次清民之踴躍輸將也如此
皇上用張撻伐永靖烽烟　廑念民力輓輸頻蠲額賦清民
固已感同再造矣臣於康熙五十四年捐買軍騾一百頭解
赴甘州五十六年蒙古大兵經過榆林調臣出口支放草束
五十七年行取後解送軍前駱駝二百三十七隻臣經過地
方竊見秦隴之閒白叟黃童道及
聖恩無不感激欲泣又不獨清邑一區爲然也臣謬司民牧
八載緣承辦軍需不得即赴　闕廷犬馬依戀之日久矣今
於
聖天子之前得以指陳前事草野迂疏榮幸何極臣父世德
叨中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原任福建南平縣知縣世受　國
恩無由報稱臣惟有益加勉勵禀承家傳清白誓竭涓埃而
已臣不勝戰栗隕越之至謹　奏

考選履歷條陳　奏

臣章永祚江南池州府貴池縣人年六十四歲康熙二十年
舉人原任陝西延安府清澗縣知縣康熙五十七年行取因
解軍駝展限康熙六十一年補行引　見候補主事雍正二
年四月內蒙
皇上隆恩補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臣仰荷
聖恩辦事水曹一載有奇矣黽勉供職罪戾甚多乃言路需
人欽承　召試雖管窺蠡測無裨高深不揣固陋在工言工
竊附芻蕘之一得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河工估銷錢糧宜覈實稽查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河渠爲運道民生所關緊每廑
睿懷臣辦事部曹見南北兩河歲修搶修先估後銷歷有成

例臣部按册查核土方工料合者議准不合議駁而已竊思
河工一項歲費　國家數百萬金錢有一工必資一工之實
用不容絲毫糜耗也
皇上允侍郎牛鈕條奏以雍正三年爲始除去加一節省虛
名然臣愚以爲雖除加一節省之名嗣後各工保無有仍不
據實估銷者乎臣部議准議駁不過憑揭册空文安能一一
考其修築之實蹟伏乞
皇上申飭河工諸臣嗣後凡一應工料必據實估銷秋汛後
或　特命清正大臣前往工所按原報土方丈尺隄壩長短
工程險易逐一確查倘有浮冒立即參處則河員皆知儆惕
錢糧無糜耗之弊矣
一河務節年積欠宜分案清理也河工錢糧最爲重大凡有
侵蝕虧空勒限半年賠補立法不可謂不嚴矣然臣辦事經

年但見累牘聯銜日與吏部會參而實在完補者抑何少也
以　朝廷之公帑爲不肖官員之所虛耗不轉瞬而半年之
限已滿參處之奏隨之案牘紛積日濆　宸聰安可不思所
以清理之法乎臣查各案中如馮佑邊聲咸等皆數十年前
之事無力償還猶或有之乃新案日增亦復遷延不償若此
一轍何也伏乞
皇上勅令河臣及各督撫逐一查明於近案則酌其所欠之
多寡分年帶徵如本人家產不敷著令原給發之上司賠補
若能依限全完有司從優議敘以示鼓勵其年歲久遠實在
人亡業絕者酌議豁除如此則　國帑方有著落不特有司
免參罰之累庶政省案牘之煩已也爲此敬繕履歷冒昧附
具條陳上呈
御覽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　奏

代康親王讓宅　奏疏
和碩康親王臣允祺謹　奏爲
聖主協龍興之舊兆微臣荷邸第之新遷敬達愚衷仰邀
睿鑒事從來帝王之興必由天授人第見既爲天子之後承
符紹統勲業爛然而不知當其未爲天子之前方且天呈其
瑞地獻其靈人欽其異史紀其祥古今無以異也欽惟我
皇上秉聰明睿知之姿　雍邸龍飛繼萬世無疆之業臨馭
以來敬
天尊
祖阜物誠民日昃不遑憂勤勿恤用人行政既已咸宜小紀
大綱無不畢舉禮明樂備武偃文修自古帝王皆莫之及我
皇上誠不世出之主也不世出之主必有非常之瑞兆以先
之伏見廷臣摺奏謂　潛邸名號既得改元不宜仍稱爲府

155冊 49版 792頁 ep500頁 403

當創建　宮殿以表祥瑞以慰臣庶觀瞻以備歲時　巡幸
典至鉅也據所奏稱軒轅帝堯尚矣下及漢唐宋以來凡發
祥勝地皆建離宮別殿其藩邸舊時相近者則歸入新宮之
内引經據史源委井然臣待罪親藩荷蒙
皇上曲賜矜全受　恩深重乃賦性譾劣學植荒疏見聞不
廣不能及此伏祈
皇上遵循舊制允廷臣奏請將　潛邸升爲宮殿　錫以嘉
名並將臣宅歸入　新宮重加創造春秋佳日
聖駕躬臨臣從諸臣後捧觴上壽與有榮施焉至我
皇上四海一家八荒在闥臣叨骨月之親自蒙廣厦之庇並
祈　勅諭所司別賜臣區宅則體統攸宜名分大正協歷代
之典章昭萬年之瑞應仰戴
聖慈永永無極矣爲此謹繕摺具　奏

代康親王辭輔政　奏疏
和碩康親王臣允祺謹　奏爲病軀難以供職仰懇
天恩俯垂　慈鑒事臣本凡材誼叨骨月我
皇上孝友性成歷數十年如一日臣幼稚肩隨及長同就外
傅嗣家
聖祖仁皇帝賜臣第宅附近　潛邸之傍得以時覲
天顏匪伊朝夕
皇上知臣性甘淡泊頗能不染紛華頻有圖史清玩之　賜
疊荷　隆恩至優且渥恭遇
皇上應運龍飛紹萬世無疆大業以臣爵列親藩遂手足而
膺腹心之寄　命爲總理事務大臣臣懼才不勝任兼以體
質素弱疾病時嬰曾經據實陳　奏蒙令三年後再行請
旨當是時臣伏見

聖祖升遐
皇上哀毀悲傷毅然行古諒闇之禮不敢再瀆 宸聰冒昧
辭讓勉力就列議政朝端顧以智識謭劣綆短汲長自任事
以來過誤甚多我
皇上曲賜矜全悉從寬宥仰戴
聖慈感激涕泣伏惟我
皇上之於
聖祖也懇著愛存盡倫盡制雖孝思罔極若將終身而歲月
如流已周三載允廷臣請擇期於本月十一日行祫祭
太廟禮以釋服從吉誕告萬方矣臣姿同蒲柳精力早衰邇
日以來失血怔忡手足軟弱竊以總理事務關繫重大非病
軀所能辦理仰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念今已屆三年允臣辭解職掌俾臣得

留心藥餌調攝微軀則有生之年皆
聖主之賜也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爲此謹繕摺具 奏
代御史胡允齡條陳三事疏
一部員之陞轉宜變通舊例以疏壅滯也我
皇上鄭重官方俸深才優必蒙陞擢所以策勵臣工黽勉供
職之至意也竊照銓選則例吏禮兩部專用進士一途户兵
刑工則甲班與常班並用至於主事之陞員外郎則止與本
部較俸陞轉臣敢參末議焉查户部十四司刑部十五司司
分既多員外郎出缺亦易獨兵工二部員外郎之缺甚少若
於雙月推陞出缺又不入本部主事班次故此二部主事往
往有遲至七八年尚不得邀陞轉之榮者臣請斟酌變通嗣
後凡主事由進士出身者六部員外郎通行陞用其四部主
事無論甲班常班亦通行與別部論俸陞轉不必拘定坐陞

本部之例更請於單月內增添班次以疏壅滯則各司官之
勤於職業者皆仰沐
天恩有上進之路矣
一江南鄉試宜照分闈之例以光文治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壽考作人薄海以內從事科舉之業者莫不
踴躍奮興以期入彀而江南一省爲人文淵藪蒙
皇上允左都御史蔡珽議照湖南湖北考試之例上下兩江
分差學使得以悉意蒐羅士子固已感戴
皇恩矣臣愚以爲兩江鄉試亦當分設貢院查舊例江南貢
院一所設於江寧府每賓興之年江撫安撫輪流監臨乃貢
監生員入試者幾至二萬人監臨官竭一晝夜之力唱名散
卷猶恐不給入場後三場文字又不下五六萬本其中佳卷
甚多房考目力難遍不皆呈薦正副主考不過二員搜取徧

閱勢又甚難宜仿湖南湖北之例分爲兩闈江撫所屬現有
江寧貢院安撫所屬即於安慶府添造貢院一所每當大比
欽點正副主考各二員其中式名數令督撫公同酌議分派
自無遺珠之歎矣至新創貢院工料銀兩可不煩正帑將安
徽所屬藩司支給項下優免丁銀暫捐一年委官監督核給
務足營造之費而止士子無不樂從者臣仰體
皇上愛惜人才至意故敢冒昧陳 奏
一各省解部之項宜便附糧艘以省民累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一夫不獲時廑 睿懷第事關上供不容缺
少而甦省民累敢竭芻蕘臣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時見各省
外解江西則有貓竹南檀木江南則有椶毛魁藤椶絲浙江
則有花竿竹桐木皆
郊壇朝廷所必需者查舊例必委官押解赴部製批單微小

吏遠涉江湖數千餘里累年積月交卸不清輒遭斥革甚有勞瘁物故者不肖地方官奉部移取每藉大題以爲上用之物勢必指稱解費苛派累民臣愚以爲每歲各省俱有糧船抵通船隻既多分帶甚易竹木不過數十根椶藤不過一二石嗣後各藩司一奉部文隨飭有司照部定價值購買置放兌運處所不許絲毫派之里甲一面移付糧道查明各幫分帶物件數目先期開具清册報部兼報倉場總督糧船抵通時發坐糧廳照册查明暫存公所亦不許留難運弁有誤回空嚴限具文報部部內撥車運送入京以供各用則不特微員免僕僕道途小民從此亦無派累之擾仰戴
聖恩益無極矣

擬宋以池州人方綱八世同爨詔旌其門羣臣謝表 景德二年

伏以和氣致祥邀天家之寵錫善人爲寶作宇內之儀型煥恩旨於五雲門閭絢彩披七風於九子棹楔流芳義取激揚世還洌穆竊惟革澆漓而崇厚君子之行一道德以同風王者之事惟雍惟睦虞書之敘九族爲昭曰婣曰任周禮之載六條尤著一庭謹飭漢時萬石君斯稱九世同居公藝百忍字以進江州陳氏犬亦同餐京兆田家荊能復秀慨自人心不古因之族誼勿敦始雖一父之親自昆季而孫曾漸且忘爲同體消乎五服以降由緦麻而袒免竟爾視等途人未有休戚與均歷累傳恒如一日甚乃炊烟弗析近千口不啻一心事屬創聞鄉邦共式榮宜特被第宅增輝茲蓋伏遇成康道符軒頊承太祖太宗之家法堂構煥然協並生並育之化機敷覩晏布頒諸經於各學增六科以取士文教覃敷次大名以臨戎幸澶水而涖盟武功赫濯顧念治平之本莫若齊家尤欲睨近以還登諸纂古星分牛斗傑産方綱世濟雍和實爲國紀閱有唐五代遂成八世之遥約壘耳曾元總計七百之衆鳴鼓以會食聚族而攸居粒粟寸絲不入私家之室振貧周乏開補官廩之虛刺史列狀以陳云不易見者
聖主歛容者久之可以風矣一字褒逾華衮詔下義門千秋侈爲美談編詒信史臣等周親念切孝友情深愛篤楊椿弟職不衰於年暮踐傳仲郢家規莫善於河東何意曠代猶逢近在池陽郡內遂爾温綸是沛遥從閶闔殿中樹之風聲人識葛藟之庇立以坊表咸知根本之依伏願譜牒恩隆寰區化洽繩繩兮蟄豫鹿之苗裔行葦既醉益篤其歡芸芸者皆黃炎之子孫養欲給求胥如其願八荒在闥適耕田鑿井之常四海爲家擴物與民胞之度則卜年卜世較姬曆而加長悉賓悉臣混寰服爲一統矣

擬 上念江浙爲財賦之區素資水利特 諭督撫諸臣相度地形疏濬震澤底定故道以成萬世之利羣臣謝表 康熙四十六年

伏以聖德如淵兆姓食養恬之利王衷若谷千秋貽底定之休抒善後良圖省閭下者以益下舉疏濬大役去害民者以利民澤國歡騰寰區戴切竊惟施生由於覆載經緯統乎帝王畫井分疆軒皇已肇距川濬畎禹貢加詳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隸於遂人之掌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兼詳舍瀉之方關中素號沃壤渠名鄭國蜀地亦稱陸海功溯李冰他若史起之引漳流白公之鑿涇渠在西北者多不勝載惟是開鑑湖之馬臻疏丹陽之張闓在東南者約可指陳乃若三江五湖實關兩省七郡王濬瀦紆溪之道別出武康單鍔著修堰之文見稱蘇軾原吉

善言水利續成永樂之朝周忱嗣總河工功在正統之代苟地利漫焉不講派爲別而支爲分倘天災偶爾流行將反盈而旱反涸火耕水耨縱胼胝其徒勞木稼金饑恐凶荒則無備茲蓋伏遇先登於岸人情爲田極宵旰之勤劬由己飢而由己溺愜閭閻之願欲好從畢而好從箕固已化日光天太平呈象自爾五風十雨大有頻書矣顧以吳越之域至無年皆以藪澤之不循故道水泉寬衍惟此太湖脈絡周通徧於原野五堰爲首震澤爲腹吳江爲足源委之勢犁然務於宣湖匯於姑蘇達於婁東各屬之滋何廣若隄若閘務道其宜或閉或宣貴因其候舟車櫛轆惟諸臣勿憚其勞漸漬涵濡庶萬禩永蒙其福臣等學慚至海術昧觀瀾讀河渠之書羨史才於司馬玩水經之注尋舊跡於道元笠澤具區只愛烟波之勝青浦白瀆那知蓄洩之謀伏願兌澤弼宏陛宵晉

權雖操於獨攬更求爲霖作楫之才勢固極於已安不忘民水君舟之諭順春夏秋冬之序作訛成易勿失其時酌荆揚兗豫之宜埴壤墳壚各收其利則龍枝鳳幹掩瑞氣於鄗山赤穧丹芒來祥符於北岫

擬 上優禮老臣曠古未有正月朔有五日自六十以上皆 賜宴 乾清宮宴畢復 宣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至東暖閣席氈 賜坐 聖訓諄詳娓娓數千言以示君臣交儆致治保邦之至意羣臣謝表 康熙六十一年

伏以帝眷篤臣鄰優禮爰加三接宸衷隆耆老嘉賓咸集初正歌既醉於深宮聚人閒之矍鑠聆高談於密室欽天語之琳瑯喜近龍顏歡騰鴳序竊惟泰階方啟因成上下之交說命詳陳亦有鹽梅之諭執爵饋醬禮先國老之傳湛露彤弓詩美元侯之貺饗羣工於未央長樂緜蕝儀成舞唐家之七德武功內廷宴舉宋代賞花垂釣遊情於魚鳥之閒明初醉步徵歌注意於金華之彥然而東園綺里不受赤伏帝子之招洛社香山只傳綠野投閒之後御樓賜酺民焉而不及乎臣幸學拜更少矣而弗兼乎衆未有列賓筵而累爵油然灑然吐嘉論以千言如綸如綍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堯樽共樂羲畫同參宵旰六十一年偕斯人而躋諸壽域養恬萬千百國胥兆姓而飲以天和賡謠擬岡阜升恒邀乎聖算矢口盡典謨誓誥大哉王言乃昌期重際壬寅維端月朔逢辛卯司尊膳宰讌屬耆臣齒分前後而不限崇卑班聯玉筍地遠闕廷而邇於宮寢筵列瓊卮細草合胎微依舊路宮花孕蕊大放上林排客位於當墀陪至尊於前席 皇居帝室異時何敢逐隊以來黃髮蒼顏此日竟許跏趺而坐紫駝綠蟻已

移從六甲廚中良醞珍羞復分自九重饌內腹皆果矣猶勸加餐俎既徹歟因伸後命由綸扉而逮臺掖尤係親臣入暖閣而墊氈能俱承 睿論保邦致治語語皆金石良規惕厲憂勤句句關均平大旨琅琅不倦左史連牘而書娓娓重宣諸臣傾耳以聽歸由禁闥齒頰猶香勒之座端循環可味臣等夔龍伍忝犬馬年增雖飯不忘君彌慚尸素乃醕能自醉霑荷 恩榮乘耆艾而鑾輅皆青值春風風人春雨雨人之候繼白獸而尊罍再舉遂式飲庶幾式食庶幾之情況悅豢悅芻更有悅心之 邃旨蓋飽仁飽義無非飽德之淵裁事豈殊於師帝賓王誼不啻乎家人父子伏願頤貞叶吉渙號宏頒宴匯已鼓腹含哺益深稼穡艱難之慮當亡而都俞吁咈不釋君臣咨儆之懷瑞兆履端則成易作訛四時不爽其序恩周內佐將屏藩岳牧百官悉得其宜則克壽克昌南極

一星獨燦卜年卜世萬高萬歲常呼矣
萬壽無疆頌有序
蓋聞天行惟健歷元會運世無窮君德能貞與圖關往來一
致惟躋斯人於仁壽自徵厥算之緜長欽惟我
皇上具生安特出之姿接唐虞以來之緒帝可六而王可四
如太樂之集其成仁則顯而用則藏若化工之付於物重熙
累洽臨御者四十二年十道同風撫綏者萬有餘國巍巍煥
煥蔚爲日星雲漢之華郁郁斌斌恍遊書出圖陳之世一人
有道卜年卜世之應固其宜也九有傾心善頌善禱之詞何
以加焉然
皇上入聖已優備此德兼收此福微臣撝詞甚拙道其實全
略其文古者分土分民亦或不臣不貢故同文同軌兼著荒
王要貢之規一尉一候惟修長駕遠馭之術 國家近則男

甸釆衛就日瞻雲遠至若木扶桑獻琛貢贄過都歷塊安能
徧八駿之蹤玉燭金甌遂永奠六鼇之背是我
皇上能壽其國也火燥水濕類尚其同畢雨箕風各從所好
若休若戚必左右手痛癢相關爲生爲成即父母心提攜何
異而我
皇上軫念民岩周知蔀屋立綱陳紀惟圖億兆之安咨岳命
官總爲蒼赤之計心知血氣靡不景從草木昆蟲亦皆咸若
猶且四巡淮海刻奏平成徧稅桑田時勤補助緼舒徐和樂
之氣人享期頤極栽成輔相之方物無夭札是我
皇上能壽其民也升恆松柏詩有頌言蓬島瀛洲史譏誕幸
宴陳七夕聽樹外之鸞音節號千秋紀樓頭之花萼而我
皇上則醴泉甘露斥爲不經火棗金莖屏而勿道聖修淵懿
曰旦曰明王道蕩平無偏無黨心涵太極直參儀象之光福

備庶徵允叶雨暘之應是我
皇上之壽所以與天無極也從此椿枝疊秀蓂莢頻更
天子萬年齊上無疆之頌春城三月適當五袠之辰翠華南
返而南極凝祥紫氣西來而西山絢綵獻黍獻韭兕觥雜陳
多富多男華封並祝臣某中州陋質祕省末員欲竭涓埃未
及千萬分之一虛糜祿廩已歷十六載於茲雖下里巴人深
慚郢曲而岡梧陽鳳願附卷阿爰是不辭蕪野謹拜手稽首
而爲之頌曰
乾元資始得一以清惟
聖天子實與之京中外禔福群生待育并服雕題罔不率服
式聳
皇圖萬邦作孚一夫失所尚曰予辜飢渴由己 睿慮曷已
登之衽席

帝心則喜文德武功顯承則同目張綱舉人亮天工
聖人在位四十有二攬厥皇揆如川方至癸未三春春滿紫
宸五袠大慶至自南巡神山縹緲西來青鳥
帝曰不然其說荒杳壽國壽民乃可壽身春臺共躋泰宇常
新兢業勿替凝命永蒞億萬斯年難以數計德福兼優綿歷
春秋小臣獻頌願與天侔
請開皖江穀禁呈
呈爲原情查例疏禁救鄰活億萬之饑民沛無疆之恩德事
四海本一家隸版圖者皆赤子兩江無二體聯繡錯者悉黎
民況池與皖揆以事勢既非他郡可同論其情誼更當患難
相卹祚等請陳其略池與皖府則分也而徭賦不分皖界三
十里外即有南糧池壤二百里中頗多北賦是池之不同於
他郡者一也皖桐穀固盈餘池地亦饒布帛皖不能忍池之

飢猶池不能忍皖之凍是池之不同於他郡者二也年豐糶穀完糧幸有池人之買池實爲彼急公歲歉禁穀出界併阻池人之糴池且先受其病池與皖既非秦越之漠不相關宜如齊魯之亟相救濟是池之不同於他郡者三也至以情理言之池之視皖有不啻一家者明季皖遭流寇之變渡江避亂者萬戶有奇池人分屋而居分食而食當危急存亡之秋一敦洽比之誼而且出賦稅以供兵餉池人既苦於追呼而且簡卒徒以捍疆圉池人更傷於鋒鏑是池不以桐視桐桐自不應以待他郡者待池矣乃數十年來阻飢一告乞糴無門坐擁狼戾之粟莫思禦寇之勞此貴池縣學生員王雅志等前有勒石之請皆蒙各憲椒允後有生員董三表等復呼號請命於前憲之轅也今者夏秋之交七旬不雨池陽地瘠民貧豐穰有慶尚自救之不遑饑饉非常何卒歲以無恐所恃桐邑樅陽湯鎮千倉有積萬石如山可以朝往而暮歸不至東投而西竄及閉羣禁有條不覺謀生靡路祚等規桐邑所出之穀與池人所給之數則有可以不禁者往年桐邑豐收下江采買無數今縱比舊稍歉池之所需較下江采買尚未及十分之一併任下江之買或恐不足一任池人之買猶爲有餘且池猶統言之耳池之所屬者六若東流則資楚豫之糧銅陵自有順安之積青陽既苦轉穀於窮山石建亦難運糧於遠地是買皖桐之穀救朝夕之命者惟貴池爲最便亦惟貴池爲最急此得穀而彼告飢勢難從井救人彼豐裕而此凶荒何忍棄陳棄地且今日之禁當事方蒿目而歎時艱奸徒竊私心以爲得計各處商船如織名雖不許入境而三江口外依然日運無虛匯擠洲頭不聞月明空載貴池苦無大賈巨商買米不過數十買穀不過百石潛通出境客本

已虧一不請求瓜分立盡此誠瀕危待斃嗷嗷無告之辰而發政施仁急急必先之日也恭遇憲臺民胞物與原無彼此之分撫舊懷新尤切阽危之痛懇查往例有碑不禁池陽大沛新恩立石永疏糴糶則闔邑荷再造之深仁而萬姓樂無窮之惠惟矣康熙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赴皖公呈大中丞劉公光美批貴桐唇齒相依奚可遏糴安慶府嚴飭報

重請勒石皖郡永免遏糴呈雍正元年呈郡尊吳公節民

爲備陳恤鄰救患原情懇恩詳請勒石公所以垂永久事竊惟貴池桐城界聯衣帶誼屬姻親休戚與同緩急足恃明季流寇憑陵桐邑渡江僑寓池郡者萬戶誓言無可相報惟彼地乃產穀之鄉或遇凶荒不禁池人糴買歲久桐人違盟阻截是以生員王雅志等公呈於前董三表等復呈於後兩經勒石迨康熙四十六年池郡阻饑桐人毀碑閉糴永祚等於是年八月內復公赴前撫憲劉臺下縷悉原情蒙批貴桐唇齒相依奚可遏糴仰安慶府嚴飭報當經貴池合邑紳士耆民照舊立石樅湯二鎮原處不意年來糴禁復行桐人又將原碑毀棄幸前憲大恩無況舟古誼貴池山多田少人浮於食天行不常豐歉難以預定即或告糴不過小舠就近轉移以濟饔飧之急非如別處富商大賈巨艦連檣恣意興販者可比況前盟口血猶存各憲批飭煌煌疊據通達下情條陳利病有待於爲池人請命者欣逢太公祖表帥六城撫揖一郡翼風畢雨無念不切民艱防患睦鄰先事尤煩匯書伏乞查閱原卷據情詳請上憲恩允勒石安慶府治之前庶可永遠遵循不致奸民毀棄則萬家烟火皆憲賜所貽萬姓子孫戴憲恩不朽矣雍正元年五月初三日公遞郡尊吳公節民批據候呈轉詳仍候撫憲批示遵照可也大中丞李公詳成批貴仰布政司查明詳奪藩司公詳永文遵批分檄安池二府會議安慶府詳現奉俞旨鄰邑荒歉

毋許遏糴已經通飭遵照桐邑貴池密邇鄰封自應撫濟民食仰即嚴飭嗣後不得禁糴仍候轉詳撫 乃李大中丞之批只許給批赴糴不得立碑生事語意偏袒皖桐究不能違郵鄰之 俞旨池人感戴刻撫軍公德久不忘矣

覆縣查皖桐毀糴勒石呈

為備陳郵鄰救患原情事本年五月內祚等以前事連名呈府恩蒙詳請撫憲蒙批潘憲查明詳奪府憲隨檄轉送老父臺查明桐民因何毀碑遏糴有無別情以憑核轉等因竊照貴池桐城原係唇齒之邦明季流寇之慘桐邑逃池城者萬家得免鋒鏑皆言每過歲歉不禁米穀糴買其來舊矣但桐民以地方所產穀石一遇凶荒恐富商大賈巨艘運糴私遠興販反致本地艱食因並毀去貴池碑碣免使別處藉口雖違前盟棄鄰好亦所不恤也康熙四十六年間因前碑毀棄無存祚等以原情查例等事公呈前撫憲劉憲下蒙批貴桐脣齒相依矣可遏糴行皖府嚴飭桐邑前任何郡尊轉飭詳報在案不意年來糴禁復行桐人又將原碑毀棄是以公懇恩詳上憲立石皖府治前庶可不蹈前轍職此之故並無別情再查前案或值歲儉凡池人赴樅湯二鎮糴買米穀者例由本府將客商鋪家船户姓名及販買米穀數目請印批前往彼處驗實放行回日仍赴本府繳銷以杜假冒合并呈明伏乞老父臺據實詳覆以憑上憲核轉恩允勒石皖府治前永遠遵守則感戴鴻慈無既矣

捐修貴池縣學文廟公呈 康熙六十年呈郡尊李公英

為情願公捐闔縣優免丁銀修理文廟懇恩飭學速行以光大典以興文教事恭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敬事 先師每 詔書下凡所在學宮責成有司設法修葺溥海以內罔不欽遵貴池縣儒學大成殿年久傾圮風雨不蔽一經冬雪必就頹廢上無以妥聖人靈爽下無以肅多士觀瞻幸逢太公祖表率六城兼攝邑篆培植斯文留心學校誠千載一時也祚等目擊情形公同籌畫爲工艱難刻緩惟優免丁銀一項可以變通查通縣額設優免四百八十二丁約計正項銀一百五十兩紳袍貢監府縣兩學生員及雜職通縣共九百名俱在額數內扣免今情願將本年分各名下應得者照數輸之此役其已經全完者交漕時補納未完者交地丁時不許扣除給示丁櫃清倉勸諭更懇太公祖將此項銀兩發下學方可涓吉興工迅速葺治並祈飭儒學擇身家殷實才品端方諸生董其事鄉約二名督工俾早復舊觀政教領敦庶
聖天子作人雅化歡然閭教育我棫樸菁莪歌憲澤無涯矣康熙六十年九月十九日公呈時府尊李公諱英兼攝縣事見因循不行呈覆閣置殊可歎也

捐修貴池縣學文廟公呈 雍正元年呈郡尊吳公諱民

為興修文廟公議照欵樂輸懇恩飭縣札經收速成盛舉事竊惟尊崇儒教固爲治道之鼓舞作興協助大工尤在都鄙之急公好義貴池縣學文廟移卜於有明弘治年間其地為忠義狀元黃侍中先生舊址山川環秀人物代興 國朝大成殿鼎建則歷任安徽撫憲前本縣令劉公重修則歷任皖守前郡司馬周公迄今年久風雨侵浸漸至朽壞欣逢太公祖五馬初臨六城布愷凡關繫地方風水名勝次第興舉貴池縣學文廟祈蒙慨然力任剋日修復捐清俸以為之倡誠聖靈感召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但舊歲各保鄉約領簿勸捐數百無幾雖有續捐及原存銀兩尚不敷用今開工日近需費愈繁祚等公議僉同不若以每册田一畝捐行錢三文爲率計貴池額田五十二萬有奇可得錢六百六十千之數甚屬易起於田閒故有田者子弟名列宮牆甚多每畝只出三文

爲力亦易以本縣井疆所餘修理本縣文廟上妥聖人靈爽下甫多士觀瞻正非別項科派者可比伏乞太公祖俯順輿情批飭行縣凡納丁地銀兩上櫃者俱令先全完此項然後給串力借衆擎工成不日庶可贊恩憲棫樸菁莪之雅化開闔邑地靈人傑之祥徵矣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公呈郡守吳諱節民批允後改議每畝輸銀二釐各保鄉約催徵詳載重脩儒學碑記中

請祀張岳二公名宦呈

呈爲籲請並祀名宦以伸遺愛以光大典事竊惟是非之公固蓋棺而論定循良之戴更歷世而難忘伏見已故池州府太守馬公弘長後復姓張諱自昌者開國鴻才全池福曜兵戎甫洗正英親王受款之秋印綬加身在洪内院節制之日乘墉伏莽尚有頑民撫滇招攜最多陰德先大軍而親往所隨惟吏卒數人齋明檄以宣揚何止活蒼生萬戶胥貽兵壘

亦或礮震馬而不驚石邑深山甚至鎗傷股而勿悔追夫兵民按堵更且教養兼施頻化蜀之文翁復聞絃誦媲勸農之全義頓起瘡痍未幾調繁遂命岳陽之舫由茲啟歷終開西粤之藩截鐙攀轅去思切矣方伯連率宦烈爛焉又伏見貴池縣令岳公諱申者乙榜起家單騎赴任銅符緊肘正
今上御宇之初年冰蘖爲心子貴邑衝區之兆姓煩苛不事刑止蒲鞭撫字維殷慮周蔀屋碑存衆口有只飲浦水之謠最報王廷擅第一清官之目中樞内　召報至而公已仙遊罷市奔號情痛於有身莫贖曰歸無計況增伯道之悲留葬於茲爭築桐鄉之塚此二公者作等或幼親其丰采或耳熟其芳猷卓績清操父老尚有言者鏤心刻骨子孫不能忘諸樹豐碣於城南尚墮行人之淚瞻長楸於湖曲代焚寒食之錢雖張公多歷任之勳而池陽則獨深遺愛即岳令爲一邑之表而六城亦共仰嘉名郡伯邑侯此爲合璧頻宮宦席不愧同歆伏乞祖臺俯念直道之在民數十年未泯德功之不朽千百世爲昭准賜通詳並崇名宦則膠庠俎豆得分芹藻之馨循吏姓名常列聖賢之域矣

約吳道存太守遊齊山啟

恭惟老祖臺治並龔黃才兼風雅碁年報最輿人譜入歌謠暇日抒懷名勝資夫遊覽乃地析宜城舊郡謝康樂屐所未周然山依池上近郊齊相國姓猶不朽敬卜廿三之吉仰攀棨戟之臨願逐雙旌度長隄而竝止擬䑸聯步徧洞壑以探奇時當桂露初零景是稻孫彌望迨逾令攜節東指撫華蓋之深松屓贔焉拾級高升看澄江之匹練古碑臥草剝蘚而觀絕壁崚嶒捫蘿可到烟雲如畫畫北苑筆底皴痕怪石成林米南宮袖中佳品趺祕袒而憑欄列坐虛亭采野蔌以

侑新釀飛觴逐谷耳畔惟聞清響絲竹繁音胡爲乎盤餐實鮮嘉殽沼沚一芹而已矣許多詩料應在登眺之閒無限遐情有待大夫之賦塵襟盡浣何妨月趁馬蹶吟興方豪彷彿秋涵雁影謹啟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一文卷之一終

南湖集鈔第二文卷之二

貴池章永祚錫九

原内務府

國家統御萬邦正本清源尤先宮禁鑒前代宦寺之失而一其權於内務府府各豎鐵碑永禁内監不得干預政事始猶襲故明司禮惜薪等名目後更制為三苑七司三苑曰奉宸曰上駟曰武備七司曰廣儲曰會計曰慶豐曰掌儀曰都虞曰慎刑曰營造其掖廷灑掃薪水爨紉之勞則以沒官奴婢充之曰辛者庫奉宸苑凡内景山外暢春各苑殿宇河渠禽獸花木皆主之上駟苑主馬駝之類内廄圉人隷爲武備苑專主鞍韉弓矢刀盾之用是則所謂内府三苑也廣儲會計慶豐三司視外戶部而三之廣儲司司内帑之入及收納應奉各庫庫有六曰綢緞曰瓷器曰皮曰顏料曰衣服曰茶葉

擇旗人身家殷實者爲買賣人領帑輪月充役會計司司内帑之出及選采嬪御事慶豐司司丁壯而料其盈耗以備宿衛掌儀司主婚喪諸禮視外禮部都虞司主車駕巡幸視外兵部慎刑司視外刑部營造司視外工部各府郎中二三人員外四五人主事一人辛者庫則内廷賤役而内務府之附庸也凡叛逆餘黨赦不誅者及侵蝕官糧家產盡絶者俱沒入之統領則有内府校尉三十六人由是觀之内務府之制可謂詳且密矣今夫自古以來禍天下國家者未有如宦寺之烈也漢唐之季莫不以此亡其國近若有明振瑾梟張於前忠賢大肆其酷於後遂至賢人君子掃地無餘而因以不祀可勝歎哉蓋其人以陰柔之性又多傾險之才方其自宮以求進固已冀倖非分之日久矣及朝夕左右前後起居於至尊之前往往以小善小忠濟其大奸大惡一旦得志太阿倒持因之脅制其君而流毒於天下歐陽子謂宦官之禍深於女色良有以也按有明宮闈遺制自司禮監而下若文書房機密房東西廠之屬莫不崇其爵級專其職掌甚至衣蟒玉參朝政監六軍其後遂顛倒潰亂不可收拾今之内監不過謹内外之防驅使惟命已耳凡曩時内官所主之事一隷之於内務府内務府各官又皆功臣子孫世稱閥閱惴惴焉懼黜責之或及而何暇及於爲奸至於辛者庫供灑掃薪水爨紉之役則以幸得生存之故故無分少長男婦皆甘爲勞勤而不辭此其爲制賢於耑任宦寺者相懸不啻萬萬矣然此輩陰柔傾險人也今雖不得竊爵級侵職掌而其欲竊爵級侵職掌之意恐終未嘗一日而輟昔明高祖著令内侍不許讀書識字而終至於猖獗若彼者始未嘗不嚴肅而其後漸積之勢使然也余故以内務府官制詳著於篇近援有明

一代之源流得失爲殷鑒焉

原馬田

國初上江操撫李公曰尤者余生也晚不及親見其設施然實心實政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如馬田之制尤其卓卓者也夫馬田何爲而設也有明馬政兩京隷太僕邊陲隷巡察御史其餘郡縣驛站則寄養於民不勝其弊　國初沿之有保馬費有惜馬錢有倒斃賠補之累有額外查點之擾所在豪黠之徒鑽充馬戶因緣以謀利民閒十年一里役必向馬戶津貼每馬一匹貼至數百金不足賣兒貼婦以償故馬戶一缺價近萬金馬戶之家俈然與士大夫通昏姻里民坐是重困公駐節皖城以事巡池郡召諸生給筆札條陳地方利病有李光斗者臚此以應命公覽畢曰嘻苦吾民哉中丞行誅之矣是時闖廣餘氛未盡郡駐大兵兵占民宅以居民多流

移者公稽覈驛籍凡官吏勘合火牌外濫騎一馬者罰造營房一間歲餘民復其居馬困漸甦息諸父老渡江詣轅謝公曰未也中丞方將爲爾民益謀經久之策於是倡捐俸若干各官共捐若干計田每畝派捐若干衝道悉置馬田凡茭芻蓬廠及坰牧之需悉準田租所入田必擇膏腴租穀每畝僅薄征二石寬農力也八月登場九月交倉截票禁胥擾也一縣之租飼一縣之馬尚餘若干石以其一足國賦以其一備災祲也自是馬皆養於官官亦不詘於無所養而馬政舉焉其在貴池者置田五區曰長沖曰提籠曰尹村曰陸村曰馬牙畈共田若干畝歲得租若干石養馬若干匹民永無擾者矣所貴乎大吏者非謂其秉節鉞擁高牙大纛威叱下官攫取財物而已必將體天子愛養元元至意利則興害則除也若公之軫卹民瘼舉前此積重之勢而返之法良意美若沈痾之忽去其體若出諸湯火而納之清涼之域此其豐功厚德尸祝萬世曷有窮哉嘗讀子瞻策略云有百頃之閑田則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以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每愛其長於設險而不謂公之見於措置者適相合也乃公之歿距今已四十餘年遺祠在吾邑者巍然獨存曩時父老喪亡幾盡恐更數十年無有能道其詳者故摭紀平昔之所聞如此

原條糧畫一

明洪武初州縣置里戶附里戶者曰甲戶倣古三老嗇夫亭長之義民鬨爭訟先質於老人鄉約里長後決於有司運糧至京曰糧長常陛見問地方之利病官吏之貪廉而甲戶莫敢齒後累朝稱里役僅供催科而已及其末造寇禍紛起供億浩繁數十倍於初而里糧之苦極矣大約十年內一輪里

役接輪糧役其不直役而代里糧總催者爲排年里役前一年臘月投認自鋪兵義冢水旱廠夫下逮梨板刺竹之屬小票約七十餘紙縣官呼費胥於是乎取之而火耗不與焉糧役辦顏料收米豆歲終催漕完倉與衛丁對兌每糧一石羨若干費若干衛丁需索益不貲而賃房購席挑運撥淺雜用不可勝計至經胥有經管費阜快有原差費歇家有保歇費則里長糧長皆然益竭八年之田供兩屆之役而不償也重之以官馬寄養遞餉練餉協餉按籍議加傳聞其時里役將屆民多逃亡遺田券於道有拾之者則拘繫承充嗚呼豈里糧之設端使然哉　清興承而未革然剗除各項加餉撫藩李公曰允設馬田困漸甦役者里長每冊田一畝約外費一兩糧長約一兩以內其後府費有五分之加縣官有季費月費之擾費稍稍重矣然而民鬨十年輪充二役頗習爲故常蓋藏旨蓄以待臨時之揮斥惟貧者揭貸倍息役盡而田亦屬之他人至康熙甲寅後三逆煽動軍需蝟興羽檄旁午吾郡駐蒙古甲三千副牲帛茭芻日不暇給鍋盆刀槽咄嗟待辦又協造戰艘樅纜油麻之類工匠水手之徒皆里長是問荊襄水戰節次解楚米皆糧長是問貪吏乘機苛派豪胥積歇因之爲市臨役入公堂臀無完膚賣兒貼婦者不可勝計也計里長一輪每冊田一畝約費四兩有奇糧長亦不下三兩而腴田一畝價反二兩里役將屆輒津貼過半拱手送人人瞋目不肯受蓋民困至是極焉是時大中丞徐公國相爲藩司知貪吏奸胥積弊種種剝民者皆以有里長糧長故得恣魚肉也請於撫軍靳輔刱爲條糧畫一法靳以軍興恐誤軍機不許越數載公遂撫上江軍喜曰吾法行矣其法里長排年皆永行禁革地丁花戶自封投櫃米豆花戶自運交倉

漕糧官徵官兌完訖即截券還家有抗頑者發木皁催之上歲完半下歲全完完訖自填一欠戶送下戶下欠完亦如之通縣合算正項錢糧外預備軍需銀若干官爲料理李終縣官公同紳士耆民面算多則存爲後用少則接補無軍需則已正糧曰糧銀預備者曰條銀故曰條糧耋一而吾邑陰違不行康熙十九年民人葛布抱牘詣轅訴諸公公赫然震怒立加奸胥以重法勒令永遵民始有更生之樂矣公既陟楚制憲去而吾邑奸胥慫慂縣令羅鎔設立丁頭意在避里排之名復里排之實通邑忿甚走控上憲羅以劾去官其局復定至於今三逆皆瓦解烟燼矣疑若無事所謂條銀者然縣官輒謂額外誅求亦與軍需不異故每地丁一兩加耗一錢有奇又加九色條銀一錢廠夫竈頰苦加夫錢五百千有奇其他米豆漕項分類酌增而民不重困者以條糧耋一則花

戶衆擎之里役接輪竭八年之田而不足以償兩居之役也且花戶星散縱有貪吏奸胥不若里排之可以恣魚肉里役則强者包攬承充懦者剜肉津貼今則深山執耒之氓歲不過一二至縣截券還家矣里役則積蠹盤於市虎胥布於野今則木皁一揑不脛而走矣况吾邑興賢鄉之一二保崇仁鄉之三四保興孝鄉之一保一圖二保一圖又有所謂關門里役者錢糧彼此兌會每逢里役已田一畝抵代他人十畝之糧以故富者貧貧者斃於敲撲今豈有此患乎公此法行之二十餘年矣家有蓄積人樂先疇向所謂腴田一畝價止二兩者近且十數兩不能得何其與拱手送人瞋目不受時頓相逕庭哉以立法之善故也厥後各省督撫請革大當䊮現年除值月次第上聞僉蒙　旨俞允亦皆里長糧長隨地異名重爲民害者而公實昉之余深嘉公績當與李操撫日

光並列祀典故歷敘里役之始末縷陳條糧耋一之善使後之留心民瘼者有所考焉

清澗招逃贖地議

延安天下極邊處也清澗居其東北重巖複嶺蔽日干霄其民穴處而山耕其地畝以垧計每垧約三畝價值高者五六錢少者一二錢每垧納糧銀不及二分畝無畛畔依巖嶺曲折高下爲廣狹無水泉之利一聽命於天夏收二麥秋收粱糜豆藊之屬冬春少雪則薄夏無連雨則枯秋不晴暖則不實霜先八月而隕則終不能至於熟大抵一歲豐收可足數年之食然數年不收者亦其常也歲或不登民輕去其鄉逃之他處於是有招逃興差之一議焉祖父之地畝既逃在外則他人得而耕種又或轉典轉售久而來歸於是有回贖原業之一議焉是二議者似皆安集流亡之善策而不知其有

大不可者蓋其人既因荒而逃則其地畝亦因逃而荒由是附近里甲之民費牛種勤力作頂承原逃丁糧上納有司嚢之官斯土者祇知招逃爲美名不知逃戶招回轉與頂充逃糧之人爭訟不已有以費牛種勤力作頂丁糧告者且曰汝已食地畝數年之利矣試問數年中果盡兩暘時若而享其利矣乎極其弊之所至清之民勢必遇荒即逃既逃之地畝人皆畏而不敢耕是縱之使逃也縱之使逃曷若使既逃之地畝不至於荒苟强力耕完公之人拱手而還諸不力耕不完公之人人亦何樂而爲此以愚之見不事招逃則民久之自不逃也已逃則其地即轉屬之他人而已不得爭也此不招之招所以勝於招也回贖原業以其人在逃既久祖父之業轉典轉售不可徒手而得則依其所典所售之價贖之自耕此似與招逃興差稍執原地之說有閒而不知亦非也蓋

其人在逃既久彼處久已成家其於故土老者或僅識坵壠依稀少者已全昧塼畝故跡其中實在自行回贖者百不得一也其亟亟於訟官求贖者不過附近之富豪欲便己業志不獲遂於是查底冊故名訪在逃之子孫陰餌以利陽訟於官曩之官斯土者不能破串通之說謀槩許其回贖由是或言勝朝他徙或言　國初在逃皆得於數十百年之後執回贖之說以相依擾追既經回贖在逃之子孫不過攫價外之金而去而平民之美業呑於富豪者比比而是也此則回贖之萬萬不可行也凡此者愚非敢拂民之欲也誠灼見夫逃之不必招原業之必不可贖嚴以絕其端明以杜其詐下以便民上不至虧軍國之用去害而就利似無有善於此者況定例開荒三年免其上納錢糧五年以外不准回贖清邑之數年不納糧而業反歸原主乎數十百年之外而仍令回贖

乎其蔑王章撓成憲也亦甚矣愚蒞清甫三月前此連遭荒歉今歲幸大豐斗米值四十錢招逃回贖紛紛籲懇以嘗我因細察民情權其利害之輕重發憤一切禁之始亦議論囂然久之而寢久之帖然以服然而是二說者惟力耕完公重去其鄉之良民利之奸民倚逃逞智不利也富豪冒逃呑產不利也胥吏訟庭閒寂少承行聽讞之費不利也自非見之明守之確鮮不為其所動移焉矣故掬為是議俾後之官斯土者采焉

清瀾編審議

南苦賦北苦役語有之矣然不知其參差錯雜困苦繁重有如此之甚焉者清邑舊額人丁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三丁自明季兵燹之餘孑遺無幾　國初逃絕者尚衆節次招徠十纔存五重之以旱荒不時民輕去其鄉土無定業業無常主以故閲六七十年數不加溢也計通縣載冊者五千九百二十有七丁有上中下三門三門中又分上上上中以及下下九則上上丁納銀三兩零上中納銀二兩大錢零遞降遞減至於下則之下下丁每丁三錢二分有零而止通縣丁地二項額共徵銀三千五百一十七兩有零而丁銀之徵至一千九百八十四兩有零試以南方較論之南方丁差每丁約以三錢三分為率北方之以此數上納者惟下下丁為然等而上之至上上丁其數之多竟至於十倍且南方丁徭皆散派於田畝有力之家北方丁銀皆成丁之人承辦而地不與焉民力幾何何能堪此嗚呼憊矣清邑東五里曰白草一二三曰蕭兒一二西四里曰蘇帖一二曰綏平一二編審時有老丁有亡丁則子若孫承之有本戶丁有附甲外戶丁有串戶丁有逃戶丁有絕戶丁本戶則本戶承之外戶則外戶與差

者承之串戶則共承之其各里逃絕之丁或本戶公攤或本甲公攤以副額數惟白草之一里僉報外戶佃耕於本土之人蘇帖之一里則無論外戶佃耕者土著佃耕者每五年而一易其間微有不同者焉愚蒞清之次年適有蕭役因極意講求所為均徭甦困之法始知曩之編審之不均殆有故也承除或以賄成版籍注於私署老胥里蠹得以因緣為奸地方之豪右亦遂操吾之短長以互持其柄累月逾時輾轉塗乙點竄由是強而有力者多以倖脫為能孱弱之民煢煢無所控愬不得已隱忍而從力役之征吁亦甚矣哉因先期詣城隍廟焚香誓神曰今茲編審倘行包苴通竿牘害余身及余家神明殛之且集里書里長各戶首同與神盟而諭之曰凡僉報必公凡攤派必實勿攫錢勿懼勢每里編審前三日齊至廟公同面議議定而後開單開單上呈必在編審本里

時衆人共見之所除丁承丁者必經親審審而不公不實題以法繩其後於是分里按甲凡一切承除者審覺即對神明朱書其姓名既書之後不更一字未半月而其局已竣方是時清人街談塗語頗有以愚爲能破從前積習者竊不敢自必也但恐後之官茲土者南人不知北役之害者恩之始爲實覺也作清澗編審議

運邊米石免糶還倉議

伏查勘得清邑倉廒分貯增貯並歷年捐輸三倉等項米數共六千七百一十七石零於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內奉憲檄暨榆靖兩廳各檄差提撥米一千石星速運赴鎮靖堡預備

欽差大人散振鄂爾多斯永祚運即設法僱覓夫驢起運該堡取獲倉收報明各憲在案今奉憲行准靖邊廳關稱前項運送過清澗安塞安定三邑米石因 欽差大人由橫城

出口回京未經動用若存貯邊堡恐有沓部駮詰之繁議以永祚等差役眼同就近糶賣將所得糶賣價值及時買補還貯縣倉等語永祚再四思維實有種種不便之苦有不得不縷切詳請者查清邑領運米一千石俱係京斗若赴彼出糶邊地斛斗較內地不同每京斗一石彼地市斗僅三斗有零是斗斛之不便者一也再查清邑分貯增貯二案米石原接受武功華陰二處分價發買收貯備振者也每京斗米一石該價銀八錢五分是京斗米一千石共計價銀八百五十兩通來邊境豐收每石市斗不過一兩上下合之京斗米一千石只三百餘石賣銀不過三百餘兩共折耗原接受價銀五百餘兩是價值之不便者二也再查鎮靖一堡山城小集買易幾何米石既多其值日賤況市集米糧人每厭陳而喜新今以積年因陳之米與近今新刈之粟兩兩比對即使減價發糶邊民未必樂從是欲售而無門其不便者三也再查此項領運腳價清澗距鎮靖計程三百二十里照部議所定合算應該開銷銀三百二十兩永祚亦於五十五年六月內遵檄開造報明在案今若就彼糶賣則所得米價尚不敷腳價之數再有何銀買補還倉是欲補項而無術其不便者四也據永祚管見邊方雖近今豐收前此連遭荒歉飢民振濟尚待哺於鄰封該堡積貯必不充足莫若將此運送之米以實之清澗小邑倉儲毫無虧短即少此千石亦可以備不虞是就近分貯堡倉之末議酌盈劑虛裒多益寡於兩地均有裨益者也若應大部駮詰則奉 旨撥運事非無因即不然將前項領運過腳價不動正帑各官捐價亦斷無不允之理去不便而就極便想亦憲慈之所樂於采擇者也茲蒙飭發查議理合詳覆仰祈恩俞轉詳咨請部示庶嚴邑不苦重勞官

民獲甦大累造福於地方者實非淺鮮矣

運米分貯邊堡三縣會議

該清澗縣會同安塞縣安定縣公勘得此案撥運米用米石永祚等節次詳請分貯堡倉爲便今復蒙制憲因各堡以運過之米蟲蛀糠粃潰詳批駮恐有不便於堡弁誠見上憲鄭重郵度一視同仁之至意但永祚等從前未識只期倉貯實有着落未敢存一自私自利之見希圖諉卸他人也伏查領運米石均係 國備貯縣之與貯堡無所區別然業已貯之於堡矣一旦欲各縣運回則前此之腳價開銷尚聽部示而今此之腳價又將何出乎此固勢之必不可行者也若謂就近糶賣及時買補聽其言雖似甚善其奈斗斛價值之不同虧折賠償之乏術如永祚前詳內種種不便何永祚等所以再四躊躇議請仍分貯各堡實兩便之道也況西堡前此災

傷旱告尚遲延郡內地之米以給之則其本地倉廒空虛可知邇年以來雖頻慶豐收即留此以備不虞未爲不可且此米現貯堡倉交收明白該堡倉額所缺竟免糴運之勞而坐食自然之利又孰有便於此者哉乃堡弁堅執不從節次變遷其說反若以爲不便焉者始謂各部慮有駁詰此一說也並慮千總監振大人又一說也廩囷不足請復建倉又一說也近且辭遁而窮矣謂米盡蟲蛀糠粃又一說也謂斜風大雨蒸溼發變又一說也凡此諸說永祚等敢一一詳訴之查振濟鄂爾多斯米石乃奉　旨撥運大部何從駁詰大人由橫城出口未經此處千總何從而生米石無多堡倉現空何必復請建倉至於運米之日永祚等只知剋期送到即行散振豈肯將無用之米費無數夫驢跋涉數百里程途之外倘有蟲蛀糠粃等弊萬一大人驗出一經題參功名性命在於

俄頃永祚等雖至愚計亦不出乎此也再查當日堡弁眼同永祚等經承驗收時篩颺簸晾不遺餘力果係蟲蛀糠粃彼時何不報明竟肯輕付實收一紙耶即安塞一縣運送石數未完該弁得大人不至信息猶延不出實收如果蟲蛀糠粃當日何無一言直待詳議分貯之日而始嘵嘵不休耶初安邊堡止以安塞一縣具詳今並清澗安定已出實收之米而亦謂同一蟲蛀糠粃覩鎮靖堡弁之效尤即可見其通同誣捏而推諉之情畢露矣若夫斜風大雨蒸溼發變即非飾說亦責在經收之員於永祚等何與焉仰祈憲臺電察前後情由俯賜轉詳仍照前議分貯堡倉不過一轉移間而積備不致虛懸即案牘亦可免於煩瀆矣爲此移會妥議公同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論

昔者張子橫渠之論五行也微與諸儒異以土爲主以水火二者爲陰陽升降之氣土不得而制焉故論木金二行俱以水火兼之而其於木也有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之說何以明其然也夫木也者固處五行之一託根於土而拔出乎土之上者也於色爲青於時爲春於星爲歲於卦爲巽於五德爲仁木之用大矣哉顧張子必兼水火以爲言者蓋有所以生之之故亦確然有所不可離之故今夫木之始生根荄爲耳由是而甲坼而拱把而尋丈甚至於蔽日干霄非有以漬之可乎非以水漬之而誰漬乎是故施於天者有雨露之恩焉行於地者有川流之潤焉成於人者有灌溉之功焉如是則生否則槁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與易大傳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亦與此義同釋之者又曰坎爲正冬水泉既涸焉以言潤益植物之汁液凝固於歸根之時而貫通於枝幹也

爰此一說亦可補水漬則生之義若夫火然而不離又豈無說乎昔者燧人氏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可取而出之於是順四時以達天之意分之以春夏秋冬之候材之以榆柳棗杏桑柘柞楢槐檀之宜而火始大有功於萬世由是言之火固生於木者也鑽木以取火而火然焉此火不離木之一證也且夫火之然夫木猶亦有之小之供炊爨大之至於烈山焚林燎原燬物火生於木不幾轉以戕木耶然火盡而薪傳薪盡而火亦由之俱滅此又火然於木而不離於木之一證也故夫不知五行之妙不識張子之旨者且以木與水火爲三物乃張子正蒙參兩篇始則專言之曰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又從而合之曰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所以然者以其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然而與諸儒之旨五行各居方位遞相生並相勉有彼異矣

三宗論（康熙己丑散館題是年館課十八）

唐虞三代多以聖人治天下論世於三代以下即有閒出之賢君亦得失參半而已矣有唐御宇近三百年致治之隆推三宗爲最說者每與漢家之七制同稱其載在信史者猶可攷而斷焉自隋室失政塗炭其民太宗以不世出之英姿慫慂其父起兵晉陽乘勝席捲長驅六年而成帝業卒承內禪撫有唐統貞觀之治幾至刑措迄今讀政要一書即古君臣之都俞吁咈何以過焉斯眞以創爲守者乎元宗龍興潛邸入平韋氏之難開元時得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之徒爲之相憂勤庶政海內晏然者近三十載亦當代傑出之主也肅代而後流及建中未貞閒强藩跋扈節度使竊踞自雄憲宗獨奮乾綱命六師分討之平三川下澤潞取靈夏擒叛世不臣之元濟勳業可不謂壯哉凡此者皆三君之所以得也然

而其失亦正有不可掩者貞觀之治尚矣然不爲隋民之湯武而臣突厥稱楊侑則大義不明宮人入侍以脅劫其父則始謀亦譎禁廷喋血而兄弟之慘深納巢剌王妃而閨門之內多慙德停魯仆碑而君臣之好不終親征高麗而窮兵黷武之意未饜此則太宗之失也元宗承平日久佚慾生焉韓妃嫡處於中利臣奸相相與蒙蔽於外遂致祿山作逆潼關不守竄身入蜀靈武稱尊而開元之天下忽易而爲天寶之天下可不惜哉此則元宗之失也范文子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元和之末是已當其時蔡功既奏河朔入臣遂屛裴度李絳諸賢不用於是皇甫鎛程异以言利進柳泌以方士幸金丹之服意在求仙而不知適速其斃於奄尹之手此則憲宗之失也合而觀之太宗之世治而未亂者也元宗憲宗則始治而終亂者也治而未亂者雖有所得不能諱其所失始治終亂者或所失浮於所得或得多而失少故曰之三君者皆得失參半焉耳噫三代而下得君如三宗亦云賢矣乃往往一念之荒遂墮終身之業後之人且追而惜之然則君天下固若斯之難也後之人君必當以唐虞三代聖人爲法若夫三宗之事亦宜於讀史時分別觀之鑒其治亂之跡而不淆於得失之途則天下固不難坐而理矣

神而有常謂天論（學使楊嵩木月課題）

嘗觀輕清之體有定者也流行之用無定焉者也世之儒者爭謂善於言天往往得其體而不知其用因其流行之無定者而不知輕清之體究歸於有定於是終日戴天而不知天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所由名判理氣爲殊途視太虛爲塊然之物祇求其所爲鼓舞變化之機而不知有綱維焉者主乎其際其亦固矣張子正蒙既言天之不測謂神矣復言神

而有常謂天此非無說也今夫天體渾圓者也昔之談天者三家有周髀有宣夜有渾天惟渾天爲密要其健行而不息者亙古未之有改也至若神也者非天之所以妙萬物者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夫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坎之勞兌之說艮之成始成終莫不各效乎其職無一非天之所爲即無一非神之所爲神與天其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然而人之疑此者蓋亦有說謂夫日月寒暑無端而往來風雷無端而動散雨日無端而潤暄無端而勞且說無端而成始成終神之所爲其不可捉摸也一至於是當謂爲不測可也何爲而强名之曰有常而不知此正其所爲有常者也神而有常天之謂與天之謂與吾觀易大傳之序方圓圖也有曰帝者有曰神者先儒釋之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以功用而言謂之神嗚呼

盡之矣按周天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南極入地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七十二度常見不隱日行南陸則晷長日行北陸則晷短春秋分則晝夜平斗杓隨四時而建三垣二十八宿經星不動日月五星經天而右旋所謂天之神而有常者如此說者又曰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今漸差至箕三度謂有常何不知天運左旋而所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其畸零之絲毫杪忽實不盡於四分度之一也故差分而差度差度而差宿差宿而差宮歷三萬餘年而十二宮循環復合則天行雖曰無常不且究歸於有常也哉是故張子著正蒙可以不測言天亦可以有常言神不測者其用與有常者其體與神也天也一而二二而一者與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二文卷之二終

貴池章永祚錫九

明論 有序

語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誠以史之所關重也有明御宇近三百年其間英君賢相共致太平者固多而拂理召亂之爲正復不少固宜勒成信史以續二十一家之後康熙丙辰廟堂亟欲討論而裒輯之購求遺籍設博學宏詞之科凡曾位於官下逮山林隱逸之士咸授以翰林之職命尚書給筆札以從事於此然或作或輟遷延者久之直至乙酉始克竣事蓋開局至此歷年已三十有一矣顧猶以一時意見恐未足以厭萬世之公是公非稿本閟藏内府不令刊布其愼重如此草茅之士渺見寡聞欲逞其胸臆以鳴於世尚安所逃罪哉然前車覆後車誡故略其英君賢相之所以致太平者勿道惟拂理而召亂者具論之抑亦附於前車之義乎若謂孰區區之見遂足以厭萬世之公是公非則吾豈敢

靖難論

三代既遠遂至架漏千餘年王道莫之行也幸有一仁心爲質之君又有正誼明道之佐相與優游而漸摩之天下且喁喁企望以爲太平庶幾立致乃志伊周者更張無漸而好爲其紛明申韓者復雜出乎其閒犯天下之大難而無以善其後則太平之治究至於無成而敗亡之禍反不旋踵明懿文太子薨建文帝以嫡孫承統諸王皆叔父行驕變自尊大燕尤跋扈君臣憚之當是時方孝孺以王佐才得其君日夜講求所爲周官周禮黼黻休明之具乃帝復信邪說用漢削七國之謀因使燕得挾之以爲名而靖難師起轉戰數年南都破帝遜於荒忠義之士芟夷無噍類抑何其能發而不能收

與吾以爲志王道則王道而已雜以申韓則申韓之術矣爲也哉既雜以申韓矣猶不忍負殺叔父名以無害於仁義此婦人之仁耳宜其禍之及也且帝將欲圖王耶則當崇唐虞親睦九族之恩隆成周行葦既醉之誼外正君臣之體內篤猶子之情使諸父嫌隙潛消上焉者也如其逆節已萌則是高皇帝不肖之子仗大義以滅之破斧缺斨豈遂害於王道乎哉若夫吳楚七國之變漢終以不搖者何也漢都關中有建瓴屋上之勢而又委梁以爲之蔽也今吾偏安江左西北中原皆其黨同之藩封然自燕而外尚懼朝廷也豈獨諸王燕亦懼之觀其初上書猶惴惴也莫若專伺燕隙下嚴詔削奪置諸王不問彼雖有雄桀過人之才區區北平一隅安能當天下之全力哉吾豫令大寧衛其後齊晉梁趙環截其前深溝高壘以困之不出一年可購頭而懸闕下奈何一概及之以堅

其合縱之心又汲汲爲命將出師以與彼之所長角則計之左也罷齊黃用齊黃殆狃於東昌齊眉山之勝益以燕爲不足慮其君若臣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改官制易郡邑減租賜復爲一切休息之治不已疏乎其取禍敗不亦宜乎嗚呼秦漢至今王道絕矣君如建文臣如孝孺庶幾復行之機也乃輕發禍端卒蹈覆滅遂至欲爲王道而不能純欲爲申韓而亦不能遂悲夫

復辟論

英宗北狩大臣于謙等奉郕王監國已遂即眞遙尊英宗爲上皇上皇返錮南内景泰七年徐有貞曹吉祥石亨擁上皇復即天子位改元天順景泰帝旋崩明人謂之復辟之役章子曰景泰帝忍人也英宗以復辟爲奸人功抑兩失之矣秦趙會於澠池廉頗送趙王及疆曰計王往返會遇之期不過

三十日過三十日請立太子以絶委望國家不幸有變其故智可襲也方是時也先挾上皇以爲市不意監國即眞矣彼深入無功其視英宗固贅疣之物而終於送還亦勢所必至也雖然景泰帝之主中國攝焉已爾攝焉以需其兄之返乃全乎其爲攝苟能北向以冀陽爲固圉之計而必欲遂其庶幾速返之情幸而得返則堅守臣節以兄所固有之天下挈而還之其兄雖古所稱夷齊臧札之賢何以過之若倖災因利而攫取之此與市井小人寄以金帛霸而不予者何以異顧乃賂大位立已儲置其兄於膜外請駕不許迎駕不許上皇入羣臣請朝賀不許甚至伐木錮鍵致使錮於南内與羈於穹廬無以異也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哉且夫復辟之舉則又奚爲者也當其時景泰帝病篤所立太子又死羣臣明白請命於太后撫故物主明祀者非英宗而誰奪門斬關操戈待遑僅而獲濟使小人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幸未幾景泰帝旋殞可晏然耳否則將殺之乎抑將黜之乎吾正不知何以處此嗟乎天理人倫之不講也久矣弟不弟兄不兄充其類不至喋血禁廷不止也是故景泰帝不汲汲迎其兄而兄速返以不汲汲焉而得之者也英宗汲汲欲復辟雖復辟而君子猶不之與又以汲汲焉而失之者也不汲汲而得之究非其心之所欲得也吾故深誅其隱汲汲焉而失之其心以爲非此恐至於弗得也吾亦無恕詞焉

大禮論

人臣之進說於君也有情焉有理焉執理甚者必拂乎情情與理兼則百諫而百聽理拂乎情則百諫而百不聽況執必不可易之理而拂乎必不可解之情豈惟不聽而已至於傾君子之類而竄斥以死無惑也又不幸有小人者乘閒而起

逢其君之情而大拂乎天下所不言而同然之理則君子愈不能勝小人而受禍必烈矣明世宗以藩封入繼大統尊所生父議論紛起諸君子一斥不振甚至錮死於蠻鄉瘴土其可歎也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喪制曰嗣子爲其本生父降服期明嗣乎此不得復承乎彼也魯人躋僖於閔春秋謂之逆祀夫興獻王既嘗北面事武宗矣僖繼閔主魯國尚不得躋祀況興獻乎承祧孝宗以武宗爲兄於興獻王也則立廟故宗以支子爲之主斯亦諸侯不祖天子之義而世宗不得與焉者也乃繼其所絶而必欲絶其所繼眞惑之甚者矣楊舒諸君子羣起而爭之爭之不聽至撼承天門哭聲震内殆迫於理之所必然矯拂其情而亦有所不惜也於是張桂之徒因得進非經悖理之説世宗此時方懼衆議之難違又苦於私情之不可割彼躐顯榮而諸君子終以竄斥死矣爲諸君子計莫若一諫不從至再再諫不從至三從容開導曰尊興獻爲帝陛下以爲可遂人子私情試問孝宗之統忍自陛下絶之乎縱令羣臣曲從興獻之靈必不安縱令一時權宜天下後世律以定陶濮王之事必有議其後者則世宗未必不幸而悟也諸君子不以情導之而惟以理脅之豈有幸哉或且曰諸君子即以此爲言世宗終未必悟世宗悟矣如生母不欲何吾應之曰有故事在憲宗時議祔葬錢太后太后憲宗嫡母也生母亦不欲彭時昌言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合葬裕陵神主祔廟定禮不可易也禮臣姚夔贊之卒從其議彼興獻妃縱不知禮獨不知祖宗家法乎若之何撼門大哭以激成之雖然諸君子執理而堅者也逢君之情而大拂乎理則張桂之徒爲之也易世而後是非黑白判然矣然則小人一時之榮適貽萬世之辱而諸君子一時之辱

不適成其爲萬世之榮哉

明黨禍論

嗚呼國之有黨人才之所以必盡而國家之所以必亡乎吾觀明之遺事而悲之夫明之朋黨何爲而成也始於東林激於三案而賢人君子掃地無餘則終於閹尹之禍東林之必激而爲三案其勢然也三案之必終於黨禍亦其勢然也當涇陽之講學東南也近之接敬軒餘干之緒遠紹乎關閩濂洛之傳乃生徒既衆流弊遂滋一時希風掠影者爭附於東林之黨於是峻防樹幟居己於君子而絕人於小人若朝若野寖以成俗而得位行道者不幸處人骨月之閒曖昧難言之事義激於中奮詷而不之忌又不幸昏君奸閹接迹踵興要與成而三案之是非淆魏客得志挾黠將錄以誅之而東林之賢遂無一得脫者矣悲哉吾觀古來以朋黨亡其國者

漢唐宋皆然甘陵之謠君子與小人爭牛李之逐小人與小人爭蜀洛朔三黨則君子與君子爭然究之莫不亡其國明之黨禍其近於東漢而甚焉者乎熹宗之昏暴甚於桓靈客魏之縱恣甚於趙嬈王甫楊左諸公之慘甚於李杜范滂而吾終以黨之一字爲不可訓也夫國之將亡必始於臣之有黨既有黨則賢人君子終必至於掃地而無餘諸君子原道德崇名節致命遂志至今莫不悲痛景仰其爲人然處人骨月之閒可任吾激烈之氣而無以善其術乎且急進取而貪爵位小人恆態也不務分之以離其交矯激之使合以益其敵使後之弔古者與漢唐宋之覆轍同類而惜之斯亦賢者之過以語於聖人之中道則未也江河之發源濫觴耳其後遂至奔騰浩瀚而不可禦閹尹雖誅南渡之後其黨尚在也復社諸名士則東林之支流餘派也陸元聲之訐已見於懷宗之世向使毅皇不亡則黨錮之獄必復起吾故詳論其本末於諸君子責之備以爲萬世朋黨者之戒

明室封建論

後之儒者以爲不井田不肉刑不封建終不可以幾三代之治吾未敢然其說也蓋封建者古先聖王以爲天下不可獨理自甸而外胥以與公侯伯子男使分治其國若主伯之率亞旅彊以然然其後弑敓爭起不能禁也迨罷侯置守嗣後所謂封建者不過既有天下以此私其支庶之屬連城跨郡食租衣稅而已挾諸聖人公天下之心曷有當焉猶慮逆節萌生多方以極其防閑之術若防閑太過不幸有變使骨月屠於兇人之手未有如明之失者也太祖大封諸王成祖即以諸王奪天下於其姪既已遂與濟淮南之謀因彷彿梁齊與鐵之意棄大寧徙南昌分高煦於樂陵易制之地蓋彼

既以削奪啟釁故不能復爲削奪計耳子孫因之猜忌彌甚舉凡國家兵農刑政諸王禁不得與泛泛乎若羈旅之寄食其土而無所事事也所遣繡衣直指反得相制惴惴焉懼懼不測之禍故賢者習詩文字畫下同於騷人墨客之所爲否則縱於酒色以速之夭其無聊亦甚矣厥後國命將移流寇肆毒曩之諸王襲封者不得捍禦之柄出私財勉力三抗逆鋒者僅一汴梁而已其他平居豢養於富貴逸樂至此俎醢殺戮者殆不可勝計也且夫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所不及防彼其初豈不以諸王之終爲其子孫憂而不知翦其爪牙適足以爲兇人之餌則防閑之太過也唐肅宗初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以元子略朔方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興復祿山拊膺曰吾不得天下矣後琯遭譴以貶去職事遂不行論者惜之向使明室當寇患擾攘之秋仿琯

議令諸王分鎮討賊答捍其土各就其功賊雖多不足平也乃方其太平無事之時既不能賢親並建以收夾輔之勳及夫變故方來仍復束縛之不得以兵權自救其軀命是其心寍以祖宗所授之天下拱手奉之他人而反恐諸藩之乘勢而起也獨不思太宗或隕本支繼興不猶愈於他人之得之乎吾故曰未有如明之失者也嗚呼郡縣之勢成古先聖王封建之典斷不能復矣而支庶之列爵又終不可廢吾以為太平無事宜擇其賢者以參岳牧之選及其變也則假之以兵柄以收捍衛之功愼毋若明室之所為哉

明室興亡論

自古有天下者不恃乎國勢之强弱而視乎積累之淺深積累深者其衰也尚可以興積累淺者每至於一蹶而不可復振今夫人之一身稟姿堅厚加以調攝之功乃能壽考即有疾或不遽斃也木之根本盛大者枝葉必扶疏不幸為風雷所摧殘尚可望萌芽之復茁由是以推何獨於有天下者而疑之明太祖崛起布衣奄有四海政治不及三代其規模直跨漢唐宋之上乃其後人心離天命去子孫閉關崎嶇於吳閩滇粵之間而終以不祀論者悲之而不知其致此者蓋有由矣吾觀三代以來下逮漢唐宋其閒中興而起者何一不原於積累之深乎是故有禹之平成而後有少康有文武成康之澤而後有宣王有文景之恭儉而後有光武有太祖太宗仁宗迭興而後有紹興之南渡若夫明之世何如哉太祖開創太平及其暮年猜忌彌甚胡藍二黨誅戮無辜罪不可勝紀也重之以燕王之靖難英武之荒淫極之於熹宗之昏暴而國之元氣斬削盡焉其享國四十餘年者或汨沒於神仙怪誕之說否則宴處深宮任閹豎之墮若夫卓卓可稱者或一紀餘或不及一紀或一期或不及一期嗚呼良足悼矣向使易嘉靖之年而假之於建熙宣弘深仁厚澤有以入乎天下之人心則其國可以常盛即不幸而衰尚可復盛也乃以二百七十餘年之基曾未轉瞬而社屋主遷以即於亡也非其積累使然也哉或且以為晉無賢主而元帝興唐有貞觀開元之治而昭宗遂泯又何以說吾則以為君子之覘人國決之於理而已理之所興不可廢也理之所廢不能興也人將遺疾而酒色以伐之木本欲撥而斧斤尋焉未有能活者祖宗之培植無多元氣之剝削非一朝一夕之故即有支庶之子孫人心離天命去流離播遷亦未有能濟者也以太祖堂皇立國其子孫閉關崎嶇而終以不祀固然其無足怪吾故備論之以見明之不能中興斷斷出此亦使後之有天下者知所鑒焉

上總憲朱可亭先生書 先生名軾

恭惟憲臺以名世之才際泰交之運總憲百僚風清弊絶名卜金甌指顧以俟近銜　命振荒於晉讞決於秦公務既竣請假歸里為封翁大人卜牛眠吉壤然後遵　旨赴京入事天子洵所謂忠孝兩全者也永祚猥以非材前任陝西延郡之清澗寒邊末秩不過謹守官箴乃過蒙憲臺不以為不肖曲賜提攜詳加訓勉是以歷俸八年幸無隕越拜賜多矣永祚於康熙五十七年奉　旨行取不意部文未到之先委解軍駝督院咨部展限萬里馳驅逾年勞苦今六十一年始得補行引　見乃復格於常例依次以主事挨補積薪之下未知除授何時長安珠桂資斧維艱兼以家慈在堂遂乃歸鞭南指當憲臺還朝之時未能祇候承顏傾聆大賢教益不禁悵然伏念憲臺清操如冰虛懷若谷振拔孤寒薦揚沈滯皆

以爲古大臣風烈再見於今永祚幸生盛世竊不自揆度尚欲奮志於功名爲此縷悉剖衷煩令親涂太史轉達臺聽倘邀大恩對非不遺則成我之恩同於生我矣緣皆目屬員奉職之狀久在憲臺慈照之中冒昧瀆懇可否悉惟臺裁附繕御試卷一册伏冀俯賜觀覽不宜

上金太史求先人墓誌銘書 太史名德嘉

祚啟老年伯閣下前年京師盛傳翰林中有六君子者皆以直行不合於時致位而去則以閣下爲首既而入閣省先君於劍津得閣下書訊兼示所爲歸田諸詠去國懷君和平溫厚先君讀竟深嘉之已忽泣下曰恐不得賦歸田如金太史也嗚呼孰知此固讖語乎憶先君存日每檢年譜至閣下即謂祚曰此吾死生性命之交也其所爲古文合昌黎廬陵爲一手小子欲立言垂世非此不可計偕入都輙命先候起居今先君往矣其言猶諄諄在耳也自先君沒於官舍蕭蕭旅櫬賴延平守張年伯佽助弱弟扶之而歸祚以交盤之累羈留閩海者幾三載心神恍惚未及訃聞於左右適者舍親某至楚黃即蒙以手書郵示弔唁之詞淒涼可涕如閣下者誠先君死生性命之交也祚自閩返里始克爲先君發靷安厝然久厝亦非計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之吉窀穸於某山之陽痛念先君讀書成進士居官亦頗有濟於民顧在任二年餘而　覃恩弗及祚雖不才亦欲奮志青雲冀得顯揚其親庶幾焚黃墓前之爲者乃試於禮部數得而僅失之每嘗呼天長號淚繼以血自非附於立言垂世之文亦何以不朽也哉然而誌墓之文其難有三一難於位一難於才一難於品官非史職不足以示信於後故曰難於位也今之史職非不多矣無著述之才僅可爛燿於俗人耳目而不可以入古文故曰難於才也有其官兼有其才而或得金諛墓掘摭行述中語草草書之與其人之聲音笑貌毫不相肖政事文章可以偶增又安取此誌銘之作乎故曰難於品也獨閣下嘗爲史官其才足以兼韓歐之長抑且擅天下之重名卓然列於六君子之首然則誌先君之墓者舍閣下其誰屬邪謹拜陳行狀一通所陳狀緣苦昏憒於先君嘉言懿行難免掛一漏萬而劍津署中祚省視曾無多時所有官蹟遂忘愈多幸有南邑人所爲遺愛碑記略具梗概並將搨本呈覽伏望閣下不忘死生性命之交俯賜采擇而爲文以傳之仍付某鄙還鐫藏幽室則不獨先君拜賜於九京世世子孫感纏宜何如也臨椷無任披瀝翹企

謝南平紳士書

伏承大恩躋祀先君宦祠先君不朽不肖之嗣亦感且不朽冬初返自閩嶠於今十一月已至皖郡鄱湖大江布帆無恙適逢便羽憑此鳴謝竊惟先君之令貴邑不過二歲餘遽爾物故沒後棺外無長物惟清名長留劍水耳先君抱道在躬不得大行於天下僅僅試之貴邑不幸天奪之年於貴邑又不能盡展其所欲爲此不肖之所爲拊膺悲痛而無可如何者也甫沒時諸公即有此舉格於盤累尼而未行今距先君之沒又七年矣歲月遷流竊恐　公道遂泯不意諸　公衆議僉同毅然復呈於接任接任者通詳當道當道莫不俞之事既允行又不憚數千里走一力召僕抱主入祠喜而復感感激涕零入祠之日酒醴牲脯綵幔旗亭甚都鼓樂塡沸郡大夫邑宰公服莅事諸公冠帶以從閭巷小民環聚泮宮者何止千餘人內有龐眉皓髮十數輩且叩且泣不肖捧主鵠立郡大夫激賞移時且謂其屬曰居官者當以章公爲法嗚呼先

君雖没猶生矣然非公道不泯貴邑風俗之厚何以若此歸里後以此稱述於鄉人吾鄉之人又僉曰先君居鄉嘉言懿行不可殫述復請祀於瞽宗焉不朽盛典次第舉行敢附聞於左右夫祀典之設由來重矣獨名宦鄉賢春秋二仲配享孔子廟庭其事掌於學臣商於督撫達於禮部鐫其姓名事實於郡邑乘其尤卓卓者載諸通志上於太史氏故必名符其實者乃可與乎此而近世則其子孫非有大官厚貲輒不得入若不肖之嗣蹭蹬文場鹿鹿無狀既顯揚其親之未能又家素貧薄田不足供饘粥挾貲以求榮有道者所不屑況無貲之可挾乎乃諸公義聲倡於彼而鄉評復重於此無所為而為之而名實兼副其報稱宜何如也既拜賜之後因縷悉鄙衷而為書遥達焉

上彭老師書

祚啟老夫子門下生以菲材弱冠入庠序踰年貢賢書進試禮部五試五擯然見賞於經房者數矣甲戌之役既出大貿門下不幸主司之擯斥如故儕輩讀其制舉文暨二三場全帙未嘗不服門下之衡鑒適出尋常而生之不遇爲可悲也昔人云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得知己如門下何恨焉客京華每進見時猥蒙以骨肉之誼待生且視己遇諸門生有加禮飲食之教誨之戚戚嗟嗟深悔己之不能善其術以成生名而終冀生之奪幟而先登也生敢不淬鋒鍔修翎翮以圖一當乎生自歸里又二年於茲矣家計清貧近且益甚然伏處荒江之濱不輟哦誦先人有藏書數千卷抽而讀之自經史以至秦漢唐宋大家之文莫不咀其英華儒先傳注可佐經傳者必欲匯衆說以求其通制義之文惟以先正為趨閉拈題搆藝頗亦不敢草率但苦距京華數千里不獲時請益函丈也門下以卓犖之才入校秘書又且家世淵源漢之彪固宋之三蘇今有其儷夫騏驥困於鹽車之下伯樂一顧不禁仰而悲鳴生雖不幸偶詘於不知己而所望引之青雲之上轉之清波之中者非知己如門下而誰哉官詹一席近在眉睫接閱邸鈔計日以俟胡門生任輿得門下與之朝夕指導金馬玉堂著述必富進謁時尤望叱致也蒙諭蒼雪集一書屢向吳子班索取云前已郵致中有浮沈近覓之鄭冢宰後人亦尚未得其覆札附呈子班第五郎銘道英氣逢勃留心詩古文詞亦順附一稟通候生緣叨知己洪慈故敢奮其狂瞽一攄其區區之私如此

候朱座師書 名彝尊號竹垞浙江秀水人

祚啟老夫子門下陽月中使者至洎暑備悉起居安泰且聞所著經義攷三百六十卷明詩綜一百卷俱次第入梓古人

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門下真無愧焉雖境偶不齊遂增鹽米瑣屑之累然挾桓山君之書富於猗頓固知不以此為戚戚也生於門牆之下賦質最駑命數尤奇會試則屢薦而躓矣揀選縣令又復銓次無期一第之艱如彼半通之滯如此顧影自慚有負生成多矣庚辰下第後意興漸闌適石門生為裕補選在都慰勉之餘繼以慫慂謂地方稍近訂生就彼讀書不意天假之緣遂官泊水雖江分左右與生之敝居僅五百里而近今春延至其署教其子姪二三人官衙閒寂了無一事講課之餘得以大肆其力於古蓋石門生雖扁舟赴任所攜書籍甚多自六經諸史以及周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宋元諸儒性理之帙莊列屈宋李杜元白諸家之集無一不具生於是坐小軒擁書數千卷竊以為南面之樂不過是也意欲徧抽而讀之且熟之復之閱歲脂車北上爲贄

城借一之舉謬謂必有好古之主司相賞於風塵物色之外者豈終困哉豈終殆哉伏惟門下於生期許甚切眷注甚深不覺縷述鄙衷云云之多遂至於此也使者還沐具一椷恭候萬福並陳近狀臨啟曷勝瞻戀

唁朱在辛失火書

正月十四日聞足下家失火心甚憤懣有來告者曰向謂朱子貧朱子固不貧其家藏金珠犀瑁之屬無算今皆委灰燼中矣余頗不然其說夫足下先世貲財不下十數萬尊祖兵憲公散金結客揮斥若糞土已耗其十之七令先君復閉戶著書不問家人生產贏餘無幾至足下稱寒士豈有若彼衆彔者乎既而又有來告者曰甚哉朱子之迂也當烈燄飛騰負其庶母以出次日微風動餘燼紙灰蛺蝶相上下朱子拊膺長號躑躅不去曰此吾先世藏書萬卷並王趙米董諸名家字畫若干軸也吾雖貧甘鬻田宅守而勿替天乎天乎何奪之去乎余曰是則然矣是則然矣嘗誦温公積金積書之說積書較勝積書而有能讀之子孫尤勝今足下善讀書而不克保先人藝林之富宜其悲之深也人疑足下重金珠犀瑁之屬而輕棄其田宅豈知輕棄其田宅而重寶此藏書畫妙也哉且近年有婪吏覬足下家藏趙松雪畫出金購之足下不肯則萃足下歷年逋賦以窘之足下寧鬻田以償曰吾田可售此畫不可得足下力能抗不可逆之吏而不能戒不可知之火天也夫昔柳子厚有賀王進士失火書夫可弔也而賀之疑於不情況謂王參元一旦空其重貲名譽以振今世欲振名譽非重貲不能襲柳子厚之說又苦與時宜不合然則余將何以慰足下哉無已則有歐陽子集古錄目之序在歐陽子之言曰物莫不聚於所好又曰聚多者終必散則足下先世之藏書畫妙固不能保其長聚而不散也近世書籍雕板摹印得之恆易諸名家書畫真蹟不吝多金亦可羅而致之足下他時得志亦如尊祖兵憲公之好事則於兵憲公之所積有倍之無不及也抑又何悲春饑凝寒珍重自愛祚白

與友人書

辱足下書於制義一道往復詳悉雖長年三老何以過之獨所謂爲文當趨風氣之說則僕未之敢許也夫風散物者也氣之噓吸微焉者也無形無象將何途之從哉大約古學日遠時文日勝故也爲時文之不讀古趨風氣之說誤之也近時一二選家爭執牛耳陰收坊賈重利而顯借房行之刻以張其名此之所主彼之所奴此之所珍彼之所糞壞無識之士相從而靡學步邯鄲日不暇給三年不售凡一變矣積十年不售凡三變矣因人遷徙長此安窮僕嘗欲倣朱子分年考校之法而變通以尊經之試一切房行雜刻與社稿之禁同科惟試牘則學使者選訂提調官頒行鄉墨則主司選訂京兆尹及各藩頒行會墨則翰林選訂禮部頒行寧實毋華寧簡毋濫庶士之志趣可一而經史古文之學可興乎抑僕又有譬焉好細腰楚宮之風也忍餓以求細非趨風氣者與然餓死而不獲一幸者豈少哉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僕聊以爲戲耳幸無以爲虐

復郎趙客修杉山志書

三千里外忽接手翰知杉山志已集次輯成雖全豹未窺一斑已見自非足下博雅而好事何以得此欣忭無已僕以爲山川與人相值有緣焉僕於是山夢遊者廿餘年去夏始償此願入山九日七日又在迷離烟雨中惟雲頂峯頭晴空四

望差一快耳坐雨海道社中因閱玆山舊志殊鄙俗不稱釋文巷以重修山志事相亟僕既愧無著述才兼以束裝北行甚迫故敢轉亟足下乃足下奮然而往天復以晴緣假之登高峯凌絕巘入邃谷幽林訪之老僧耆碩徵之斷碣殘碑備極心力成此一書信乎輿高而才鉅者也又得巨然名手繪圖十有二幅於巒崿向背林木稠薄泉壑淺深雲烟變幻莫不畢具輭紅塵土內忽閱此種清響走筆酬畣不覺神已遊於彼矣吾郡名山九華之勝以秀杉山之勝以幽昔人嘗恨九華不入江上名山志此恨杉山亦同顧九華自唐以後盛有所表章獨此山僻處奧區斗入天表林莽之與豺虎豹狼狄之與處蛟龍之與潛山魈木客之與遊神僧祖衲之與趺坐更數千百年而始得重閱生面於足下一人之手豈惟僕謝足下之不負所託山靈有知拜賜於足下者豈淺哉志爲

杉山設玆山隸石邑者十之七隸吾邑者十之三石邑之募捐有定局則吾邑之附近親串亦可踵行矣僕既與玆山有緣又堅訂重遊之盟重之以足下之囑將來自竭綿力以襄盛舉縷縷不盡

覆鄂大中丞書

卑職永祚守選在部尚事舌耕及領憑赴任行李蕭然主僕不滿十人衣麤食糲不改儒風茹蘗飲冰竊希高躅所愧西陲末屬初莅荒陬未能跋履山川躬承提命乃蒙憲臺不以爲不肖棄之教外頒賜居官備覽二十則一部到縣卑職敬函悚惕如在憲臺棨戟之前因浣露焚香而誦之行行皆盤仕箴規字字盡匡時石畫立人品則壁立可以千尋尚廉潔則取予嚴於一介民爲邦本愛養當先賦則三壤催科須善絕耗派始免無藝之誅求重積儲更節有限之財力虧空杜

則支解分明廢墜修則規模整肅以讀書砥行者課士類以同寅協恭者勗庶寮軍民戢而文武和衷詞狀理而聽獄允協留心於命盜兩案尤慎刑獄以挽天和厲精則案件丞完復使僕役皆歸約束上以布 朝廷卹吏之寬仁兼申明澄別官方之大法雖天地之生成父師之督責不是過也凡在憲臺統轄之下者皆當手此一編奉爲寶鑑卑職雖賦資愚鈍俯閱至論曠若發蒙謹寘諸座右自公退食之暇循環諷詠用以觸目警心敢不慎終如始至於卑職下邑一訓一尉屬吏無多隨即轉發各鈔謄一部一體遵行勉令無或隕越卑職永祚臨楲無任感佩之至

寄丁長源書

足下先君執友也數十年來以足下東西南北宦轍不常無緣得見己丑秋闈以公事羈都下適祚亦就選銓曹甫擲鞭

即擬謀一見之而駕已發矣嗣後祚有邊邑之除足下旋有州大夫之陟泰隆夔峽邈矣山河益無緣得見清湖邑小而瘠距鄉關甚遠幸令姪孫蓮若同至幕中殊破岑寂雖客處天涯不啻聚首故里也每當校理簿書之暇輒語及足下敦宗厚故古道照人所作詩奄有唐宋人之長近且進而益上益令人渺然神往者久之忠州爲陸宣公陽諫議官游舊地杜子美下峽留詠之鄉足下敷政蠻人之隙必多美製倘遠郵示我一洗俗吏之陋則異時無緣得見者因是而如見足下也臨楲馳溯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三文卷之三終

南湖集鈔第四文卷之四

貴池章永祚錫九

時務策 有序

蓋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不智可也不忠不可也國家累洽重熙撫御萬國前古之所未臣者悉臣之地可謂廣矣天子宵旰靡寧孜孜圖治其於用人行政之大誠民阜物之宜無不洞悉其故而斟酌以施之可謂不世出之主矣文武之臣大小之吏布列在位官可謂備矣兵革不試內帑之金錢無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可謂殭且富矣太平無事五六十年然而綱紀尚舛國體未尊風俗日薄吏不盡廉士不盡關兵民或窮苦而無告其它布置乖方變通無術者似亦不少也古之智者往往於數百年之前逆計乎數百年之[illegible]

其時鮮不以爲過慮私憂及其言既驗始若合符契然則當此而策時務豈可卑論儕俗已乎況乎時之爲言屢遷者也執古之時以策今務則迂執彼之時以策此務則固處晏安無事之時而不預策其利弊之所極則無爲貴智矣乃吾觀今之士子所以策時務者每不出此三者則何也弊起於胸無數尺書又不能周知當世之務亦僅應故事塞責而已非特此也有司悚於忌諱惡聞切直不諱之論即有明於當世之務者亦不敢深言以違其程尺曲學阿世之意已伏於始進之時竊益羞之昔賈生生漢文時猶痛哭流涕魏鄭公處貞觀極治之際猶以十漸十思爲言書之史冊至今美之今上並帝超王漢帝唐宗益不足道尚恐以盡言爲諱乎惟是智慮萬萬不逮古人而心懷効忠輒不能已謹條爲時務策若干道其於天下利害得失之故思之頗熟言之最類也

若有以不智相譏者吾何辭焉

增俸

有所以厚予之者將所以深責之也夫王道本乎人情人情所不能已者雖聖人亦有所不禁惟不禁乎其情然後寬然於君子之途而力杜其不肖之路不使其寬然得爲君子而徒禁之曰爾毋不肖又安得而禁之今夫庶民之家傭一工必償以一直富商大賈經營得幹辦之人則必度其才之所堪給以辛勞之費即主人命其僕宅往亦必酌道里之遠近使之資斧不缺而後安是三者皆人情之較然而易知者也何獨於 朝廷之設祿爲者而異是古者制祿之典愚不暇縷舉閒讀有明條鞭一書其所以予之者誠厚矣即如有司一官有俸有薪紙張罪贖皆其私橐旁及過客餽贐之儀無不代爲區畫錢糧以七分爲考成而無礙官銀可以養廉者

又無算也且其時之上官更無所爲黃白相遺盈千累百之事故爲之吏者俯仰有餘資給不乏烝烝然厚自淬厲而以君子自爲乃今之責吏者何厚而其所以予之者抑何薄也知縣合俸不過四十五金等而上之即一品之俸亦不過一百八十金而止每有公務則捐之不足則透捐之其罰俸一年以外自兩年以及數十年反取其私橐以益之試問此等薄俸果能足各官之俯仰矣乎況再捐屢捐再罰屢罰並其薄焉者而亦無之乎錢糧以十分爲考成而挪移之弊起上司以黃白爲結納而夤緣之竇深其巧者則虐取於民其拙者則侵漁乎帑然則吏之不肖亦勢之所必然不能使其寬然於君子之途而徒責其不肖其情必有所不服也人之爲盜賊者始亦未嘗不惜身家愛性命迫迫於飢寒而無所復之則只知攫財而身家性命亦有所不顧是故盜賊之徒飢

實迫之吏之不肖俯仰無聊實驅之愚以爲馭吏之道莫若重祿知縣倍給以今一品俸等而上之雖千金以外不吝如此則上官不得有詞以苛索其下下屬亦足以各給其俯仰尚有貪殘爲民害者誅之不赦彼亦何說之與有或曰增俸之說是則然矣合天下計之費大司農之金錢不貲如國計何吾應之曰錢糧以十分爲考成贖鍰入內帑而條鞭中之無礙官銀今已盡歸於國由是推之則吾之所以予之者猶薄乎云耳厚云乎哉

京胥

今夫國家之設官所以馭吏也官之權足以馭乎吏吏將有所畏而不敢爲奸若吏之權太專官反聽轉移於吏則其滋弊也將不可止昔先王既有天下內設公孤卿尹外設公侯伯子男承以卿大夫士而因有庶人在官之屬自府史胥徒以逮輿臺皁隸其載在周禮者甚詳然第亦祿足代耕而止至後世而此輩竟爲叢奸之藪矣今之內外各衙門皆有老胥宿猾盤踞乎其中噬民而病國而尤未有若京師中部院之甚者或曰京師部院中若此之甚焉者皆浙紹之徒爲之也於是嚴驅逐之條申容隱之禁部院各衙門每吏缺則試取他省之人以充之然行之既久亦不能無弊或浙紹之人潛蹤蟄下冒考而得之或名不在籍反陰持其柄或從外省之人考取有名者賣頂冒充然則此弊終不可革乎善乎蘇軾之言曰京兆尹三司使汲汲求去而爲之吏者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官而役長子孫之吏宜其奸弊之不可得而去也夫軾之言祗爲京兆尹三司使言之耳若今部院各衙門實天下之樞紐也刑政於是乎出兵農錢穀於是乎統進退黜陟於是乎成顧一聽夫吏之所爲遂至賄賂公行上下其手又且條例繁多不可究詰得錢則以此例進不得錢則以彼例退甚至刻假篆私行咨照事發在逃經年不獲爲之官者反任其顛倒縱橫而付之無可如何也此無他其權在吏而不在官也愚觀外省老奸宿猾亦非不多然尚不至如京師部院中之甚者以文移冊卷必經新舊官交代之故若夫京官則不然朝拜命則夕去署矣夕拜命則朝去署矣一署數官遷轉不常此去彼來絕不問其經手爲何事居官者既視爲傳舍爲之吏者得以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顛倒縱橫尚何施而不可哉夫皐夔稷契皆唐虞之聖人也工虞水火往往終身守其一官今之部院大寮秩亦不爲卑矣使之任久而釐剔之不亦可與至若司屬之遷轉亦當略爲變通有能盡其職者俾之久任以觀其成效而量優其秩後乃從其優秩而遷轉之既遷轉之後凡所爲文移冊卷者又必新舊交代而後去則部院重權皆官操之而吏不得與矣吏不得與何弊之敢生乎

考課外吏

今夫久任者課吏之善法也愚固願行之部院諸臣矣而謂甚不宜於外吏得毋其說自相膺背馳而非也愚蓋審乎內外之勢而知其事當有所變通也自唐虞考績三載黜陟幽明嗣是伊訓之十愆周官之六計亦不過三載蓋其時分土子民公卿士大夫各守其采地以其地之人任其地之官賢否易於別白迫易封建而郡縣遷轉不常居官者視爲傳舍送舊迎新或不給於是久任之法善焉然愚見今之以此課外吏也亦既守而不變矣而其效卒鮮則但知任之當久不能選擇其人而後久任之也今夫郡縣之官果賢耶則心乎爲民爲之民者亦且愛戴之而惟恐其速去也若不肖耶則

依違瞻戀多方以魚肉其民民方以爲一日不可與居彼且晏然安坐而無他患今之所謂親民之官雜而多端有捐納之敗類有饕餮之旂下有積貫爲子孫計之漢人賢不肖混淆一概予之以久任三年大計計直省舉劾不過數十人其餘皆守職如故嗟此小民亦安能任其久魚肉乎哉況所舉所劾常不過數十人庸庸碌碌晏然安坐而無他患者反不可勝計出缺寥寥而守選於吏部者復且壅滯而不得缺徼取而來不試之於及鋒之時而令其久淹歲月良足惜也宋時審官吏部以三人待一缺蘇軾尚以爲言況今十數人待一缺乎愚以爲三年即行黜陟或病其太驟莫若變通而酌之以六年三年計吏時循卓者加秩復任三年六年之外如百姓愛戴願留再加秩復任三年即從所加之秩優爲升轉如六年兩計俱列平常者即行斥去其貪殘害民者不必定俟之三年也如此則賢者皆奮然有所爲不肖者亦不至依違瞻戀而不去考課有方而銓選復不滯此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雖然此第爲郡邑言之也若夫鄉校之員府州縣之佐貳雜職亦何爲守久任之法而不變乎歲貢之隸銓籍其年皆在六十內外皓首窮經往往不得一職幸得一職又復歷俸十七八年而後升轉已任者愈衰而未仕者鬱鬱以歿矣至於吏員之奔走奉法亦欲希　朝廷一命之榮以自異於儕俗耳今京省三七分缺各省之吏得缺益難其已仕者亦必歷俸十七八年始得升轉以故得官之人歎老傷卑逆計前途之有限勢必錙銖纖悉以肥身家而遺子孫不得官者已永絕仕進之路其爲困抑不亦甚哉愚以爲此等微員其黜陟惟以三年爲率則膠庠之耆宿下及府史胥徒亦莫不踴躍於功名而無復向隅之泣此則又斷斷不可守成法

而亟宜爲變通者也夫　朝廷之設官在內者以總其成在外者則有守土之寄乃在內者既以不久任而授其權於吏在外者又以久任之故而厚其毒於民變而通之不過一轉移閒而兩無所失也然而久任之說內外俱可行之內外之久任惟賢者而後優爲之如曰賢者久滯於一官恐其心有所不樂不知加秩而優升之吾之所以待之者固已厚矣

清文

夫所貴乎　朝廷之尊者謂其立法而無不行也使易者行之難者或否天下之人皆得窺吾法之有所窮而朘國害民之弊即由之以起非法之不可行也樂其易而苦其難而不知轉難爲易之術是以終不可行也愚觀古之有天下者欲有所爲雖甚難舉之事卒以爲無難者蓋慎擇當局之人而畀之以一成不變之法此其所以爲術歟何謂易今之編審是也何謂難今之丈量是也　國初海宇大定爲之令曰五年一編審十年一丈量以爲不編審則丁糧不定不丈量則經界不明此二者操賦役之大綱而可偏有所不舉耶乃五年編審沿之而不變矣獨丈量一法則憚其繁重而弗之行夫自順治七年至今已六十餘年矣六十餘年中田畝之開墾者不知凡幾坍塌者不知凡幾豪強詭寄飛灑享無糧之奉貧懦之田去糧存而苦於敲扑者更不知凡幾有田而無糧則朘國有糧而無田則害民皆以不丈量之故且夫樂易而憚難者人情也以繁重難舉之事試之而愈覺其難則法終不能舉而吾法遂窮近者因湖南穀米甲天下兵燹後强里混淆不可爲理亦嘗行清丈之法矣乃事經數年撫臣屢易其人而仍草率竣事遂謂此事繁重難舉也有以合天下清丈之說進者必將大駭愚獨以爲樂因循而不顧朘國害

民之弊此庸人之所爲而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爲此者蓋有術焉存乎其閒彼夫州縣之有司固身任地方之責者也各涖其土各子其民所轄不過百里國課虧則與有考成賠糧多則貧民敲扑徒加而催科益絀莫若仍堅吾十年丈量之約專力而責成之冊既具俾知府抽丈以覈其能否判其公私而爲之殿最則丈量之法舉矣而或者曰丈量責成有司善矣然爲有司者簿書鞅掌日不暇給錢穀兵刑雜沓疆至不得專力於此可若何愚又以爲不然夫有司之所轄里都分焉爲有司者誠愼擇都里公正之人以爲之總算手弓手俱得以役屬之各丈其里都畢然後有司覆畝而釐正焉惟丈量之年奏銷及欽部件俱展限三月其餘庶政則固可隨地理也都里之經界正然後州縣之經界正州縣之經界正然後一府之經界正各府之經界正然後直省之經界正

直省之經界正然後天下之經界無有不正此愚所謂轉難爲易之術也不責成於局內之人而紛紛焉委佐貳之同知通判涖之以道員之上司反滋供億之煩驛騷之擾而所丈益以不實欲丈量與編審悉備五年十年之甲令豈可得乎

蘇松財賦

天下有數百年積重之勢一旦欲從而返之則必於利之所入痛有所損而後可爲也雖然今之世以財賦爲亟亟矣有以損上益下之說進不斥之爲迂則詫之爲誕而不知正非迂且誕也不如是則數百年積重之勢不能卒返而其事終無由集　國家任土作貢按則起科大約南則賦重役輕北則賦輕役重而未有若蘇松數郡之甚焉者夫蘇松數郡之賦何爲若是之重也昉於賈似道之公田繼以爲張士誠嬰城固守明太祖遂按私家租入之數準爲國課建文嗣統曾

一釐正汰除之請難後反以擅更祖制爲辭其額遂比今不變又其所置州縣大者額至三四十萬兩少亦不下二十餘萬兩其他漕項諸賦稱是冊籍如山新舊欠櫛比鱗次雖有智勇之才不能展催科之術無惑乎巽者與奏銷之獄欠毫釐以上輒罪之然亦不能禁焉者何哉愚嘗詢之士人上田自納糧外尚有贏餘中田贏餘無幾下田半是充賠則是病在民也今之功令以十分爲考成有司一經入仕舊欠十數年帶徵於前本任應徵新糧追呼於其後參罰疊加往往席未及暖而纍已非已有矣則是病在官也於是不得已更十數年大沛　殊恩舉所爲舊欠者而赦蠲之乃蠲者未幾欠者復然如風之掃籜旋掃旋盈官民之病從何而豸乎且夫蘇松數郡之困於催科也已數百年於茲矣明時尚以七分爲考成今之困於十分之考成也又五六十年於茲矣士之

毛不足以供其上之賦生於斯者竭蹷赴之而不給官於斯者視爲畏途而無能解於鐫削之加身家之盤累然則欲反其所爲而善爲之區畫究非損上益下之說其何以哉且夫損上益下之說非徒損焉而已去重征之虛名收輕賦之實利易十數年蠲赦之　殊恩爲千萬世不刊之令與遠之則奸相之流毒自此而甦近之則英君之過舉自此而正書之史冊以爲美談策孰長於此故愚以爲蘇松數郡額賦宜重加丈量按其疆圩酌上中下之則以蠲去十分之三爲率又當嚴飭官吏毋惑權富而不及於細民違者重加之罰若猶苦於催科之難辦也則莫若多設州縣其州縣所隸俱以十萬兩以下爲率如是而仍積欠纍纍不清者愚未之信也雖夫持此於今日迂誕之名誠何所復逃況錢糧既豁其十分之三而分設州縣城池廨宇俸工之費又勢所不能免其爲

迂且誕也益甚然而通今茲每年之賦入而計之孰得孰失孰利孰病固有不待辨而較然者矣

雜料

善治天下者期無損於國無擾於民而已拘拘焉執古制以為言吾未見其可也循古制而得因之可也況無損於國無擾於民乎循古制而失之革之可也況有損於國甚擾於民乎乃世之迂儒且曰古如是今胡為不如是不計其害之所由滋而利亦無加於毫末其亦不達於理矣自昔三代取民之制各殊惟夏后氏任土作貢蓋自田賦上中下錯外泗濱浮磬嶧陽孤桐荊揚之包匭菁茅瑤琨篠簜聚九州之產畢貢於京師沿至近時易其名而為雜料所為生絹芽茶二硃黃白蠟之類凡朝廟宮府所需莫不於此乎取給焉此固任土作貢之遺意亦何所擾於天下而不知其為害之甚也蓋

採買雜料即出於田賦之正供正供不足流而為外派有司有羨溢之入解官有路費之條司府經承有衙門之打點微員末秩僕僕道途挨舵脂車往來如織及解至京師部中官胥又必預為講求稍不遂其欲往往指良為楛指批不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夫禹貢一書所臚列貢產實皆其地之所產也而今之所謂生絹芽茶諸物多非本地出產於是解官攜銀輸貿於省會否則補貿於京師揆諸任土作貢之議似不如是噫一雜料耳於民不勝其擾於國則毫無所益奈何泥於古制而久因循不革矣乎愚以為京師者四方商賈之所輻輳百貨之所聚而待售者也若所謂生絹芽茶諸物攜取不勞咄嗟立辦者也莫若將各省應徵雜料銀兩盡解戶部戶部稽查內府歷年原貯雜料若干先儘現在者供朝廟宮府之用其不足者然後部發現價與商賈平買愚有以知度支所省者每歲金錢正無算也此所謂無擾於民無損於國也所謂循古制而失者革之可也如必曰雜料之上供京師也其來久矣一旦罷之而易之以銀於古制不合愚以為藩臬之朝覲歲貢之廷試教職吏員之赴部掣選凡此者皆古制也而今悉舉而易之天下不以為苛轉以為便何獨於雜料一項焉而難之

恤兵

今之兵之所以不振者非弱也貧也　國家兵力遠過前代八旂禁旅拱衛京師分防要害綠旂則統於提鎮督撫戲下武弁自千把總而上

天子皆親較其騎射知其材之足任而後遣之其訓練有方者優增其秩言兵於今日固已強矣乃無征伐之苦而若受鋒刃無更番之勞反戚戚嗟嗟不安於室無庚癸之呼嘗枵

腹以供役兵之貧一至於此此可不求其故也哉今之八旂兵丁糧餉與綠旂異等宜若不至於貧也者乃庫債日積窮愁無聊或曰護疃數出或曰亦其浮靡不節使然愚不暇深論請以各省戲下者言之大約兵之所以貧者其故有三一則官之使貧也各營缺出召募承充戰糧陋規若干守糧陋規若干然後得之新募之人勢不能盡給則入伍後按季扣除往往有為兵踰年而分銀粒米不入己者矣一則債主使之貧也凡應募入伍者既苦於陋規之扣除於是俯仰無資不得不將糧餉預當於人計子母之利而甘稱貸之息亦其情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是官扣未幾而債主之扣隨之兵安得不困一則捐派之費使之貧也盔甲堅緻旗幟鮮明所以壯軍容也然堅緻者閱數十年而敝矣鮮明者不及數年而敝矣此等皆　朝廷經費之必不可已者近則概諉為公捐

夫此公捐者官捐之乎抑仍兵捐之乎兵捐之而以一派一抑不肖之官弁假公捐之名而以一派十乎愚不得而知也然猶曰閱數歲而一遇者也若夫上官之生辰令節輶軒之嘎程餽贐一絲一粟皆於監放糧餉後按數而私扣之於弁目嗟乎兵之所得幾何如是之朘之削之公私交迫之又安得而不貧哉夫人之不樂於為民而甘於為兵者必其慓悍性成重之以飢寒所迫不得已而應募者也以為貧之故而為兵及為兵而其貧轉甚於是小則鼠竊狗偷大之則糾黨劫掠而禦盜者反以為盜也又其甚者鼓噪而進脅官搶市逞其猖狂之氣而莫之能禁前此之湖北近日之湖南其明徵已由是言之兵額可使之貧歟且愚觀古之名將有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者有天子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士過輒令裁取而用之金無

入家者乃古之為將者出私財以得士心今之為將者反漁獵公帑以招眾怨其為人之賢不肖何如此之相遠耶愚請嗣後有得應募陋規者即照侵欺錢糧律計贓定罪凡盔甲旗幟之類皆取給於大司農之度支一切公捐私派盡行除去犯者嚴懲之則兵庶乎不至於貧而不振也不然聚百萬慓悍之徒授之以殺人之器令其不自聊賴釁之所乘不可不慮也

盜案

國家之立法所以創天下之兇人亦所以使天下悚然於不可為兇人也以之創兇人故兇人之術窮使天下悚然知兇人之不可為則兇人之路庶幾乎絕苟嚴以加於制兇人之人而反寬於兇人其法亦終倒置而不可用愚觀今之弭盜之事而竊有惑也有司各官皆以盜案為累諱者鋑職縱者鋑職誣者鋑職以盜為竊以竊為盜者鋑鐫贓故一開盜案幾如蠆螫之不可嚮邇而巧避之術生焉或勒失主改報呈或賣盜附他案歸結或地介接壤則誘鄰為壑上盜之數太多懼後日之難於緝獲也則削去其過半而盜之飽颺而去者固已不少矣且夫有司平日弭盜之策不過保甲而已遊徼巡邏而已所部之境又安能家為之守而戶為之望乎其失事與否特委之幸不幸耳不幸失事而參罰之及其身者一舉足輒投其中噫嚴矣哉而至於所以治盜者則不然按功令強盜不分首從不論已得財與未得財皆梟斬夫梟斬重罪也以極重之罪加於至不肖之兇人吾心不以為不忍天下亦不得議吾法之過嚴者以為非此不可以創兇人且無以使天下之欲為兇人者望而驚聞而畏而悚然於兇人之不可為也今則讞詞既具循功令以罪之梟示有日矣及

命下往往僅誅其為首者一人餘盡發黑龍江給披甲之人為奴是以為盜者推其孱弱或孤孑無家屬者一人承招為首其餘逆知其不殺也以天誅必不可赦之人而反得保其首領以沒則民之飢寒所迫者尚何所憚而不為盜哉愚竊恐不法之徒乘閒竊發必將有後憂虎狼之為民物害也捕之不獲尚思食肉寢皮既入罟擭陷阱之中未有不立殞其命者獲之而復縱之有是理乎強盜人中之虎狼也泥驅而遠之之說而投之於苦寒不毛之地其雄心暴氣豈遂從此少衰也歟今者有司悚於盜案之參罰匿不上聞者何限其必不得已而上聞者惟失主之斷不甘心者耳乃又誅一而縱十受害者抱恨於心發遣者累累相望於道縱千百為羣之虎狼於苦寒不毛之地愚不知其害之何所終也

北河水利

北方水利之可行昔人論之詳矣其言曰天時易地利易人事亦易何以明其然也南人披蓑而耕衝濕而穫且長夏少雨苗輒槁北則雨多於夏而少於耕穫之時是故天時易也東南之地陂堰區分高下陡絕往往轉桔槔於數仞之上北則地曠而流平苟瀦蓄得宜灌溉自徧是故地利易也南苦人滿北苦土滿北有一石之入南省數石之輸則漕運可漸易而爲改折是故人事易也若然則北方之水利鑿鑿可行如是而憚於不行即行矣不能盡收其利者愚以爲知其當行而不知其所以行之之法 國家念治京積貯之當重也遠采元虞集議口外開墾有願備牛種募民肆耕其閒者優予以武職又以瀛鄚雄霸窪下之區數苦於澇特開永定河以匯漳滏滹沱之流原欲濱河州縣大興水田以收南人秔稻之利而行之亦未見有成效者何哉夫主者之爲治也必

象乎其勢之所宜與其人之所樂從而後事始無不舉非其勢之所宜人復不樂而從我則齟齬而不相合無惑也愚嘗過漳水之濱曾見清渠一泓涓流不絕水田徧於四面彌望數十里問之父老曰南人官斯土者之所爲作也因嘉其惠民之意且問每畝所收幾何反愁然而不樂且願蜜涸爲旱地蓋北人喜食黍稷又不識火耨水耕之方與蓄洩壅蒔之術大約南人耕此可收數鍾者反不及一鍾可再熟三熟者歲僅一熟以此類推則瀛鄚雄霸之閒奚獨不然是亦不得所以行之之法焉耳且夫大利之所在由於天地而非人事之盡善則亦不能收也目今東南民力竭矣無田可耕者比比而是歲供漕輓以實京師不下數十百萬石愚以爲莫若因乎人之所樂從而乘時勢以行屯政蓋水田之利北人所不樂而南人之所甚樂焉者也誠使酌發帑金凡濱河州縣之境可開水田者俱聽之於官廣募南人給以屋廬牛種而量予遷徙之費南人自無不樂從者或憚於重費則仍參用口外開墾之例願助者給以武弁爵級而使之興屯於其中則向之不及一鍾者且有數鍾之入矣凡南人樂從而願耕其地者得占爲世業所聽官本或分年以穀米償還而因爲編則納糧添設運艘就便以實京倉則所謂人滿土滿之患兩無之北方之秔稻既多則東南之漕運亦可漸省而改折矣噫燕都之建也歲漕東南數十百萬石之粟始可實之若嬰兒之毋無乳待哺於他人之毋一旦絕哺其斃固可立而待元季之覆轍可見也不相乎其勢之所宜乘與其情之所樂從則人事舛而天時地利坐而失之矣不亦重可惜也歟

喜慶宴詩序

柔兆敦牂之歲王正首朔

皇帝早朝受賀畢午刻復御 太和正殿 賜大小羣臣喜慶宴曠典也届期司空預於殿前臺上設黃幄一座位居正中臺下分左右翼各藍布幔亭八座結綵布几席頃之鹵簿全設鳴鐘靜鞭樂奏中和之章

聖駕升殿鴻臚唱贊羣臣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各服禮部所定儀注王大臣依黃幄羣座餘序秩就幔亭坐於時大官良醞之屬咸執厥事敉粔先列酒三巡珍錯之味畢登於俎再命加爵 申命加爵宴畢鴻臚寺唱贊行三跪九叩謝宴禮樂作鳴鐘靜鞭如初 駕還宮蓋朝正慶賀繼以筵宴此禮久停自康熙三十一年後今復創舉云夫在京官員自閣部九卿及院寺司監所屬分職命官受天家之爵祿者也我皇上勵精求治養賢及民視大臣如腹心聯羣臣爲一體凡百有位亦莫不振勵恪共勤於職掌乃平時君都臣俞不忘

吁咈及茲履端伊始　賜宴大廷上賦蓼蕭下答湛露帝王盛軌殆於兼之且宴以喜慶命名爲君臣喜爲天下喜也爲君臣慶爲天下慶也臣願薄海內外時和年豐化行俗美禮樂日興兵革不試唐虞三代之休風復見於今日則喜慶孰大乎是臣小臣也叨恩既醉念切葵傾不揣鄙陋珥筆陳詩復益以弁語焉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臣章永祚謹序

重修清澗縣儒學序

清澗儒學在縣治西南百步而近山川融結規模軒敞殿廡祠宇之屬畢備明倫堂右峙其下齋也歷年既久間有傾圮不治者余甫下車視學諸生旅進而前曰學宮之待葺於我侯也久矣曩以年不順成遷迴勿舉幸侯之至兩暘時若百穀漸登惟侯其倡之紳士勉力助工敢不惟命余曰唯唯夫一道德以同風俗者

聖天子之治化也肄六藝之成說身體而力行之師儒之事也修舉廢墜俾學宮無茂草之嗟者有司之職也　聖朝崇儒重道文教敷於四海先師廟庭每每　詔令葺治清邑雖僻處西陲幸際正學昌明之日多士勃焉而興延郡十有九屬赴春官試者清獨居其半可不謂盛焉余不敏承之於茲雖涖任之日方始而建學明倫正其首務況叨天之庇歲書大有是役也烏可以已哉且夫天下事因其已然而補救之易爲功迨其既壞而始議剏舉其難什百也今之大成殿宜整頓者若干楹兩廡惟東最敝諸祠惟名宦殘缺不完瓦墁破損者易之丹雘剝落者新之是則今日修理之大略也及時而斂財先時而儲料估而計之欲其周抹而築之欲其固慎而用之欲其節綜而理之欲其人於以復舊觀新耳目也不難矣以是語諸生諸生曰然於是捐俸以爲之倡復書此以弁之

重修延川縣儒學序

先師孔子廟祀徧天下內有太學大司董其事外而府州縣衛所亦各有學凡朔望供香帛春秋二仲行釋奠禮皆守土官主之守土官偶乏則署官暫代之未有咫尺握篆一而再再而三如余之於延川者康熙壬辰以中州李侯行取初往攝辛卯以山左單侯調繁再往攝丙申以西蜀李侯從戎三往攝其初攝也以半載記再攝以月有旬日計迨今三攝且踰歲焉余固不忍歧視其民爲鄰壤之民延民於余且久而習習而忘依依若一父之子也丁酉春二月有事於廟庭周環審視多有坍塌滲漫者不禁佇立躊躇久之廣文先生暨博士弟子旅進而言曰我侯銅章三握撫字延民恩最深士之沐教澤而承指南者更衆維茲頖宮及今不治後將廢

十倍之財而不支也且我侯於清邑文廟倫堂莫不經營救築輝煌爲各屬冠延邑竊欲以踵行請既返清檄黃尉同諸生細勘確估報聞大約鄉賢祠宜剏啟聖祠宜大修廟廡祠宇牌位宜正宜補垣墻道路山水沖齧者宜墊其餘酌量增修務使毋廢墜而止計需白鏹約百金以外因亟俞其請捐俸以倡且爲文以弁之夫　先師集羣聖之大成歷代以來遞致尊崇我

皇上心契道源典禮更極宏備諸如曲阜之故里成均之新宮久矣次第鳩工庀材輪奐有加於昔又　敕天下鄉學有司留意葺治余不敏奉

天子命宰邊鄙居其位必盡其位之職掌易一地必有一地之措施敢以代庖而不問乎延水土風醕樸不鶩華侈能文者不乏人學校爲根本之地一經修理將必有應運而興者

安在地靈之不即為人傑哉況我
皇上文教覃敷武功赫濯渡瀚海踰天山成蕩平之大功奏
無前之偉績正目前事古者國有兵事執訊獻馘必告成於
學然則玆役也士升嚳髦民樂敉寧其兆胥於是乎在兩楹
俎豆不墮千秋數仞宮牆維新不日余且拭目俟之

西征合草自序

今上之用兵討澤旺阿喇蒲坦也自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始
於時蒲坦以市易故擾掠哈密零星五堡武臣張大其事
上赫然震怒命大冢宰富公為統制帥師西征由嘉峪關出
口三千餘里屯駐於巴里坤之地雖大兵雲集狐兎深藏終
不能得其要領迨五十六年蒲坦以拉藏附我故閒道襲之
殺其王邊鄙告警乃命額將軍出西寧口進苦兒腦兒以援
之此所謂青海之師也初議絕域運糧師難宿飽騾運便顧

石磧多或數日絕水草夷語謂之戈壁地畜斃糧棄剖騾腹
皆充細石焉繼議以為小推車可行遠因易為車運於是廣
募健夫給以裘氈禦寒之具隨車裝行糧皮囊盛水往返耗
折多一車不能致一石最後謂食料省負載重莫如駝遇異
時所歷戈壁地鹽實其口縛之使勿開能耐數日飢渴乃議
以駝運曰是大司農酌撥秦晉燕豫各路庫帑購買之此外
援例急公者視其所捐之多寡酬以官比年以來缺者補少
者增其數竟以萬計需駝亟價愈昂每一隻銷算帑銀六十
金榆林神大近邊之產已盡移購於歸化城而部落中絕遠
者亦牟厚利爭輻輳焉自西戎用兵以來陝省文武各官差
遣無虛日甫赴任旋就道既升遷亦羈留每一官缺題留題
補督院可變通授職而吏兵二部之權輕獨有司之取也定
例三載一舉行銓曹慎其選以副

聖天子循良內召至意不與軍前留用者等康熙五十七年
二月內余倖厠名薦剡中
恩旨俞之竊念前此上官憫書生孱弱不嫻鞍馬以故絕域
從戎概不之及瓜期屆矣庶可無此慮乎抑且私心自喜自
服官西土而後違　闕廷者八載老母年近八旬瞻定省者
十年仰荷
聖明不遺葑菲天假之緣便道而南潘輿萊綵尚能數月之
淹然後入覲
天顏翺翔鵷鷺于道臣道不既兼盡歟詎意行取之
旨未頒先期已有解駝之委辭之不可非解送甘涼收喂處
所而止不可自春徂秋風餐露宿往還萬里艱苦備嘗直至
閏八月始得掣批竣局偶於途次觸發蛩吟亦以紀時地節
勞勤而已敢以詩鳴哉然三百篇中如北山之大夫楊柳雨

雪之征人莫不咨嗟慨歎形為勞苦激楚之音聖人以發乎
情止乎禮義錄而存之歌吟雖拙或亦在所不廢也爰是取
張掖遊草涼州遊草彙合為西征一帙且備敘駝運之由以
弁其端使覽者知　國家安內攘外如此其勞且費也

吳生手錄十三經序

經之厄有三一厄於秦火一厄於百家之榛荊其厄於今也
則制舉之士之為之乎近世士子束髮受書其父師之所期
惟以弋取科名為亟四子而外功令許各占一經尤與其簡
陋之習最便所自占一經又不能全記其辭有兼治他經者
則託以為迂闊以六經七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且愕然不
能舉其目噫可鄙也夫夫祖龍之燄烈矣乃焚阬以後伏勝
申培諸耆宿寶遺說於煨燼之餘迨挾書之禁開諸經復顯
於世是秦能厄經以火而經究不盡火也戰國之楊墨漢之

黃老陳隋以降之佛氏幾與聖人軋矣然江都昌黎輩尚閒出其間宋元諸儒益承前聖未墜之緒而大暢其說是百家能厄經以榛荆而經究不盡榛荆也即下逮有明亦嘗以制舉業繩天下士士之攻舉業者尚於本經外以其餘力旁治他經且周程張朱之書馬班范陳之史涑水考亭之通鑑綱目秦漢唐宋之古文文獻通攷大學衍義之成編無不肄業及之故文章經濟儘多與前哲雁行亦何至如今之甚乎按漢以前刀筆鐫刻殺青匪易即變竹帛而紙札鈔錄尚艱自長樂老奏請鏤版印行得書愈易讀者愈苟且滅裂而不能禁有明萬厤以前士子止傳誦程墨無復房行雜選滑其耳目而汩其心恩今且絕異而歲不同矣以有用之精神徹徹焉受轉移於坊刻之時藝學庸論孟童而習之而不得其眞詮治易者不復知書治書者不復知詩春秋舍經從胡傳而左氏公穀之帙湮禮墨守戴記而周禮儀禮束庋高閣孝經僅以試論不廢爾雅一經則鮮有過而問焉者噫可鄙也夫吳生羣玉幼而穎異十齡盡通四子五經弱冠問字於余則已舉所謂十三經者無不孰復貫通年來以貧故授徒四方艱於攜挈以蠅頭細書鈔錄成帙蓋尊甫有聲積學嗜古不欲以僥倖科舉者期生而生之姿力又足以副之生其賢於人遠哉昔闞澤傭鈔書葛洪亦編蒲不輟然其所鈔者未必皆諸經有用之言間有留意經學者巾箱夾帶數止於五又未必若此之備也充生之所爲其詣於通儒也不難矣特其本或從古或從古而不泥或變通於古而不戾其詳具在例言中嗟乎世之學者不能治一經而所爲制舉業日陋生博通十三經而其所爲制舉業轉佳以不能治一經者爲制舉業倖而弋獲貽經術之羞不幸畢生湮沒抱其空腹以死生

博通十三經出則將爲有用之名臣即不然亦可躋諸通儒而無愧然則通經者之視荒經也逕庭乎哉直霄壤矣余忝一日之長而深喜讀書眞種子尚不絕於世也故序之

禮記章句序

六經大義炳若日星樂附於禮遂併而爲五自秦灰既冷漢代訪求遺書始陸續見於世有周禮有儀禮有禮記禮記經之一而已記有學庸二書最爲精粹復躋諸四子之列記中若檀弓月令文通周秦其他頗類漢人手筆不盡出於聖人有明迄今制科取士以是書命題爲便故戴記獨立於學官國初有建言者謂宜增入周禮儀禮方爲完備禮臣恐孤經肄習者難仍而未改按明洪武科場定式禮記用陳澔注後則專誦陳注矣陳注漏略不備精義少所發揮士子雖名遵功令於曲臺一編不過視爲弋取科第之具凡干涉忌諱兼置不讀者甚多僅就兩闈可命題者依陳注仿彿敷衍綴爲時文吁可慨也且夫禮也者所以經緯天地綱紀人倫也三千三百經曲爲昭自天子以至庶人自朝廟宴饗以及閨門衽席之地周旋進反咸欲納諸軌物之中以束筋骸而固肌膚蓋關係若斯之重也何習是經者因陋就簡坐聽荒蕪而不能深明其意一至於此哉吳子六書常仿子朱子學庸例爲禮記章句余入都時未竣也兩載即官

天子仁孝念小臣家有老母　恩允回籍侍養六書坐我家塾訓課兒曹白頭師弟相對一堂授受淵源延於兩世適際是書付梓之期繙閱數過精當明晰突過前人凡業小戴者戶誦家絃厥功詎細余也慨經學之榛蕪傷士風之弇鄙故弁言中持論不無失之過激然或亦近時士子鍼砭乎

老子宗指序

宇內三不朽立言居一焉立言之體有三曰注疏曰經濟曰詞章而注疏尤難蓋古之人殫精竭慮成一家言必有所根柢然後發之爲文章但其意渾淪其辭簡奧其名目更易不必盡同後之箋注者不能得其宗主何在以極其指趣之所歸古人其許我哉周末有老聃先孔子而生爲柱下史著道德五千言自太史遷與莊周申韓同傳謂諸子流失皆原於道德之意後儒遂附會而訾之漢文受遺說於河上公師其清淨治幾刑措孝景遂尊之爲經晉宋列諸玄學唐尊號玄玄皇帝躋世家益荒誕不足據自漢迄明注釋者幾二百家莫有得其宗指者惟阮嗣宗謂其言道同於易之太極邵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二說庶幾近之吳子六書湛深於易老氏書亦舊所卒業遂從易悟入挪爲宗指一書舉前此注老者亦掃而空之而益暢嗣宗康節之說參

伍錯綜方圓橫豎無不與太極兩儀四象六十四卦合覺老氏此書數千年在暗室中一炬燎然可謂柱下史功臣矣嘗道見之爰弁其端亟令授梓不沒一片苦心余與吳子鄉有一日之長深喜其遊情道藪刻意著書吳子往年因鈔錄十三經晝夜蒲編指腕力弱行年五十不得已以左手作字矻矻不少休所謂古本易經莊子解曾刊刻問世風行天下聞老子宗指成尚欲仿子朱子學庸例爲禮記章句蓋好學之心老而彌篤也余故樂爲序之以見吳子能任立言之難垂不朽大業者吳子名世尚向字肇玉今改字大書

莊子解序

戰國時諸子輩出羣言淆淆惟子輿氏得孔門之正傳同時有莊周者吏隱漆園卻楚相之聘行甚高著書數十萬言結撰淩空超然尋常町畦之外工文者寵之後之衡莊子者頗

其淵源老氏並荀列而爲申韓又或卑論儕俗流於神仙怪誕之說揆諸孔孟之道每牴牾不合從未聞謂爲善尊孔子者吳子肇玉則曰是不知莊子者也莊子書有內篇有外篇有雜篇而內篇更醇特其行文變化不可蹤跡在善解者融會而貫通之苟能解莊而至於融會貫通則千古之善於推崇孔子又孰有過於莊子者乎近因著成莊子解一書寬之釋老分之合之引伸而觸類之直令前人一片原本洙泗苦心一旦忽白於天下後世坊人購求雕版一出海內風行以余有一日之長也越數千里郵書請序邊陲少公事瀹茗焚香把卷細玩益歎吳子之能起予也陶靖節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語最誤事夫讀書而不得書之真解讀之何爲今乃以從前之人所不能解者而使之豁然無所不解且使惝怳縱恣之文無不歸於平易切實之解豈非一大快事哉吳子

聰明過人嗜學弗倦嘗手錄十三經又聚硯田所得購廿一史坐而誦之其學無所不窺旁及圭臬蟲篆之類靡不通曉所著書甚多是編其後出者反見其先問世者也古之立言不朽者以注疏爲難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注解之學莫或有先之者然其於聖經賢傳而外若離騷參同契諸書亦莫不句櫛字比務求合乎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而後已吳子之解蒙莊意亦猶是歟吾願讀是編者勿僅視爲南華之功臣直以爲東魯之正脈庶不沒吳子之苦心也夫

評選古文序

余不敏叨承家學七齡就外傅誦四子專經畢先大父命旁治他經暇則講解歷代史略因之課誦古文先大父訓之曰學者不多讀古文率爾作時藝則筆必不健氣必不充法必不備小子試之吾之教汝父者亦猶是也余時雖不甚解殊

覺性情與之相近弱冠後厠名賢書久困公車嘗以授徒為事亦舉祖父之說為標準故從遊諸子中穎然傑出者皆具有古文性情康熙辛巳石君五中延至洎署其子姪輩皆將操筆為文者爰自三傳以下從全集中精選三百餘篇俾肄之官衙闃寂口授指畫若佳山水之重躡屐而登也若崒峯舊玩之忽陳於前若故交執友千里相遇娓娓然不覺其言之長也暇日因手錄為若干卷細加評隲雖不能如壘山荆川鹿門明卿諸先生別出手眼然頗覺與曩時之必讀近日覺斯諸本大異因念學者經史之餘莫若肆力古文他日令受業諸生音釋考注行將以公諸天下之從事於文者夫上泝東周下逮北宋千有餘年之久其閒卓然不朽可以傳世而行遠者代不數人人或數十首又或數首此古文之所以難也然古人雖縱其才力各開户牖要其波瀾意致之妙經

營布置之方固已燦然具矣後之人誠寢饋其中心摹手追以求合於古作之所為則其文固不難學而至今所選評者左氏内傳之秀外傳之華公穀之簡峭國策之縱横西京之爾雅太史公之疏宕韓之奇柳之幽歐之逸蘇氏父子之恣肆曾王之或醕或削皆古人之文也善學之則今人之文蕲至於古人之文也不難矣世之父兄欲子弟速化汲汲焉從事於脂韋之時文者固勿論即有課以俗下之選本者去取異宜評隲失當波瀾意致之不知經營布置之不講有能鈔襲其單詞片語語人曰此古文也古人之真性情固如是乎哉余不敏數十年來一意進取所攜時藝屢溢笥篋而古文反不及十之一即所為古文亦自知其不足以傳世而行遠然竊幸筆不至於柔氣不至於促法不至於蕩且軼者皆祖父之家學使然也追維遺訓涕泗交頤因弁諸卷首以明受教之有自

杜工部詩選序

有唐一代詩人首推李杜自元稹之論左李而右杜遂莫能易之子美歿近千載後之為詩者得其一體皆可名家新唐書贊曰殘膏賸馥霑丐後人已非虛語乃世徒以其終身流離坎壈不得久官於朝不得已而以每食不忘君之意發之於咨嗟詠歎之中為子美惜而吾以為不然當其間道崎嶇奔赴行在涕泗授拾遺而後匿未聞多所建白獨有救房琯一事已耳夫琯上皇舊臣也以憂讒畏譏之故自請出師亦已危矣且迂儒不知兵家合變倣古車戰法大敗於陳濤斜喪師辱國之罪其何辭之與有既遭貶斥子美以執友故疏救之其事正未必當也向使久官於朝則其所謂致君堯舜自許稷契者能言之恐不能踐之也迨夫自秦之隴自隴之

蜀出峽入荆流離坎壈其境愈窮其詩益上至今言詩者羣奉為不祧之祖然則天之窮子美者正所以善於成子美也哉子美詩合一千四百有奇余少嗜之不忍割愛久客長安選四百六十首手錄為六卷古今注杜者多至千家若年譜偽蘇注之類尤為牽强杜譔因采箋評確當者節附各詩之後其不煩注釋者闕焉選既成客有謂余曰昔人稱杜謂詩史亦稱詩聖其所為詩固可軒輊而甲乙之歟吾又以為不然今夫求木於處墟不得一焉及之乎鄧林則材者不勝收矣求馬於嶺嶠不得一焉及之乎冀野則良者不勝取矣求玉於坡地百世不一遇焉及之乎瑤圃崑崙則美者不勝采矣子美全集固木之鄧林馬之冀野而玉之瑤圃崑崙也由其材者益收其材良且美者益采取其良且美天下快意事孰有過於此者乎矧余年逾四十貲託就衰方欲痛抑往時

涉獵之習每讀一書務期精熟故拔其尤者鈔之嘗花晨月夕鑪香纔熄時一朗詠其音璆然他日出有韻之文以問世儻有許我曰是亦得乎子美之一體者豈非深幸然而不敢冀也

日涉園集序

吾邑東南隅有奧區焉曰石門山川幽邃林巒蓊蒨高子棨專生於其閒棨專以古道古文辭號召其鄉鄉之學者翕然宗師之一旦以山中人芒鞵布袍混跡於輦轂緇塵之內何為也哉棨專之言曰吾之困於世也久矣帖括業素非所好居平惟有志於詩古文辭以故蹭蹬於童子場二十年浮沈於鄉校近且十餘年私念京師者名公鉅卿之藪四方騷人墨客之所輻輳而來遊也用是不遠三千里馳驅至此乃一刺漫滅又見所謂騷人墨客能投時好者其不熟俗輭媚其

筆底之熟俗輭媚更倍之吾豈授徒以自給足不及名公鉅卿之門行且謀歸去他日出所著日涉園集示余余讀之而不禁慨然也嗟乎近世之於詩古文辭也愛偽而惡真亦甚矣祈年之序諛墓之銘宴饗贈答之篇家世官爵寵遇一或不具亟泚毫補綴之文之有韻者非應制則應酬耳有語以陶韋諸家之澹永意弗善也以真詩古文辭而求知於愛偽惡真之地其枘鑿也固宜雖然有以悅於人必不能適乎己不能合於今始可卓然傳於後挾冊而南固不失為故我也太史公不云乎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我知石門山靈之望棨專之歸也久矣

述祖編序

族兄立于公東入都撫其高祖連峰公行實乞言於當代名卿鉅公名卿鉅公韙之樂為詩文以張其事顧吾於其代兄

遠戍一節而尤不禁慨然也夫人之有兄弟也以一父之子分而為手足取其急難相救毋若路人然自世風澆薄彝紀淩夷往往以小利害皷手足自相戕賊者不可勝數若連峰公之所為可多得哉方季兄遣謫在道憫其衰老請以身代一請不允至再再請不允至三始得行其志雖寡妻在褥亦揮之而不顧也真可謂為人之所難為者矣卒之遇赦而還鏡鸞復合桂蕊重芳歷世凡五子孫較他支倍繁衍躋於縉紳縫掖之列者廿餘人天之報施可不謂厚焉公之殁距今已百數十年矣其事僅傳於宗族播於里閈之口惜無從而表章之者立于能追睎祖德俾得附名卿鉅公之筆以垂不朽是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已故不辭而為之序

年譜輯略序

合三科鄉會試得父事者二百八十有一人兄事者六十有

二人副車北榜共廿有七人其中兄事躋父事之列者十人緣刻帖太繁納於行笈不便都錄節為一卷夫士之讀書砥行者非科名無由進而科名之盛衰亦有時焉獨江南之癸卯辛酉會試之壬戌稱極盛而三榜之氣誼亦為最真余所及見癸卯父執僅十之二壬戌父執十之五辛酉同舉於鄉者十之七八莫不殷殷懇懇情同骨肉久而益不渝也余按錄以攷其人或陟顯秩或淹下僚或尚存無恙或墓草已宿升沈存沒之感可勝道哉余獲儁二十有五年矣向亦冀復列於進士之科辛未甲戌丁丑三薦三躓志頗未衰錄此而未序者有待焉耳今將屆肓作吏矣且晚得除則此願終不遂又時時掩卷而歎也用序以識之以見余之不列於進士之科或盡非戰之罪而科名故物更不能無望於後人之讀書砥行接武而起者

續年譜輯略序

四海之內皆兄弟其同年之謂乎舉於鄉其地親試於禮部其道廣皆同年也近時亦有此稱以同升太學也獨至行取一途聚天下甲榜貢舉之英服官有司外膺民社內 召彤廷以備 天子之拔擢其人類有循卓之譽經濟之才可以爲 朝廷股肱心膂疏附後先之寄非若僅僅角勝文字一日之知遇迂疏不適於用而已余筮仕清淛入載康熙五十七年厠名行取之末合直省以知縣與此列者得五十五人余以解馳軍前覊滯遲至康熙六十一年補行引 見視康熙六十年之行取知縣又若進士同榜者然復得三十七人諸君子或躋卿貳或入臺垣或出而爲監司方面其侔沈郎舍如余者亦多分職於六官氣誼真摯善勉過規殊可敬也然而聚散

存殁之感亦閒出乎其閒因備錄於帙繼年譜輯略之後

西湖遊草序

西湖名勝甲天下自 六龍頻幸土木迭興益加麗焉吾之欲往遊也久矣劉子耳孫與兩江學使者有通家之好揚舲而東泊鳩江上蘇臺校文檇李轉棹錢唐意興所適發爲詩歌極風流蘊藉之致何其工也讀其詩恍若坐我六橋花柳孤山葛嶺之閒然則西湖吾雖未及往遊已不啻卧遊之矣抑吾觀今之曳裾公卿大人之門者類皆杖聲勢匄餘潤以鳴得意而耳孫獨否挾廉吏持贈之金屢屢供買舟蠟屐之費往返數千里垂橐而歸且詡詡然誇於儕輩曰吾得遂湖山夙願足矣他何計焉吾愛其詩更重其品遂泚筆序之

後泛舟江浙錄序

江浙皆水鄉泛舟以遊宜也獨是郎子趙客生於江上訪尋名勝於浙西往來幾二千餘里水程已經者十之三未經者且十之七舉前此風檣未過者概之以後何居郎子曰昔周益公已有泛舟江浙錄吾不欲襲也故後之云爾吾綜覽所錄未嘗不歎其老而壯敘次詳而有根據也夫自明聖舊湖易名西子美麗甲天下郎子以上舍授秩銓曹退而歸隱於杏村梅冶之閒凡故里佳山水莫不聲之於書輯而成志每以未及遊此爲恨年近七旬奮然曰吾垂老矣可再遲乎偕一二同志鼓枻而往進鳩江歷霅水亂震澤而入杭六橋之名勝俱搜覽無遺然後返棹而別由檇李上虎邱品泉錫山遵芙靈灣之烟嵐孤山處士之蹤西泠誦樂天之什其他湖流京口而至於池蓋其於西湖也勇而往則有飢渴之情倦而還尚有句留之意擊汰扣舷朝朝染翰自康熙丙申七月既望訖於八月下浣月日櫛比纔爲一編其閒山川峙流

景物清爽憑弔古今締交名宿咸備於是矣余素癖山水者乃名場宦轍足跡半天下獨西湖之約至今未踐讀郎子是錄健羨之餘轉增慚恧焉因弁其前俾好事者當卧遊且爲益公之䟦

秀山志序

坤輿磅礴鬱積之氣結而爲山自洞天福地而外通都大邑之中幽遐荒僻之境多有靈秀挺特者傑出乎其閒然非文人操三寸不律不能開其生面而傳寫其性情蓋名山之不可無志也審矣吾邑舊稱秋浦秀山其鎮也梁昭明太子愛遊此地駐駕最久其生也有文選樓有玉鏡潭釣臺其殁也有衣冠陵寢近山之倉埠則廢縣遺跡也金燈巖白面渡則岳武穆之旌麾所經處也溪流自此沿洄七十餘里而達貴池口則李太白秋浦歌中所謂山川剡縣風日長沙者又於

是乎在秀山洵名山哉顧山志獨缺陳君宏立始創爲之按梁書釆世說剔辯於斷碣殘碑憑弔夫寒烟蔓草或參以歷朝掌故或廣以名士詩文或得諸野叟之傳聞或徵諸老衲之稱述竭數十年之精力成此一編信乎其功專而才鉅也余從水部請假歸里雍正戊申是書漸次脱稿宏立因筍輿來郡城面相商榷自是每帙成輒屬參較百里溪山郵筒相繼間有一得謬辱見收而山志成焉展卷披閲凡已至茲山者如見故人即仰止名勝未經蠟屐扶筇者亦可卧而遊之山川面目性情不旣頬上添毫栩栩欲活乎辛亥桂秋喜其剞劂就緒而是編之可垂久遠也於是乎書

北遊詩草序

先君夙負知人之鑒康熙己巳甫涖劍津校諸生拔謝暉伯璜冠郡庠余田生甸冠邑庠潘錫鬯金卣冠外庠次年秋試

潘與謝遂以第一第二同魁閩榜越六年余君擢閩榜第六人又六年成進士至今閩人皆傳爲佳話庚寅春余筮仕泰郵適余君亦來都謁選視其貌則加豐采其學問文章益淹博而深邃語及先君則彼此黯然涕之零落也暇日因出其北遊草見示清直勁拔盡洗鉛華覺鄭善夫林子羽風流未遠矣余君少年挾雋才工詩古文詞旁及篆刻小楷靡不精妙幸際右文之世使之出入承明之廬揚扢風雅斯官與人稱耳乃僕僕求升斗之祿屈首作外吏若余之所爲其中有不自釋者自閩徂燕跋涉六千餘里山行水宿發爲牢騷不平之響固其宜也又言其　廷對前名公鉅卿無不以第一人相品目者儕輩忌之投蜚語於　闕廷之間以故抑寘三甲不與館選余曰蛾眉見妬文人相傾從古已然君何不自廣耶夫士患不爵於朝耳苟得百里之地握尺寸之柄殫吾心力之所能爲日撫育其人民循資較俸不數年即可內召余愧非其人而君之幾此也必矣安用戚戚爲哉久不見劍津故人聞潘君尚困於校官謝君又遠令道州之和順京洛緇塵中忽與君遇而世講之好自不禁愍然其有動也因其詩而序以廣之

金斗圩詩序

金斗圩者太守吳公所築也公涖池一載有奇督撫廉其才移守廬陽池人攀留不獲時余奉　召入都適公返棹秣陵相遇鳩江之畔徘徊話别廬人已樹雙旌擁公渡江而北矣余蒙

恩旨待罪水曹越月忽得公內艱之耗不禁悵惘者久之近有人自池來者道公事最詳且悉嘗公赴廬後太夫人逝於池署池人以失衆母之故瓣香赴弔者數萬人公煢然苫凷

宦囊蕭條甚或饔飧不繼鄉城百姓負米束蔬日爭獻公所小祥後餽臘酌醴至今尚絡繹不絕余曰此非吾池風俗之古也亦公布澤於池者廣故池人之待公者如是其誠也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循聲至行上達　宸聽服闋入　覲必將有不次之擢公其自此升矣哉公任池時造士養民修舉廢墜美不勝書而金斗一圩實補池郡形勝之缺其興築之由樂利之遠景物之妍形諸歌詠者備矣遂不復贅焉

西行雜詠序

延安地極寒邊蕪曠幾二千里因之寅誼疏闊甚或有履任後不謀面者獨雪麓向君傾蓋投合許余爲忘年交然七八年來亦不得數數相見至是以聘簾之役聚首古廟中視其貌尚豐覈其志尚壯問其年則七十有一矣朝夕過從議論

往還最後酒酣耳熱出其西行雜詠見示且屬余爲序時試期近不及作既出闈熱復颯誦始克爲之西行者何蓋君奉檄押解蘭餉吟鞭西指彙而成帙者也夫士人操三寸柔翰博取升斗之祿當 國家崇尚武功征討不服不能枕戈磨盾以備一旦緩急之用輒云忠信甲胄禮義干櫓此迂儒不達時變之論也然我輩南方書生不嫻鞍馬需次年久始得一職往往壯者衰衰者老勢使之然也今欲與强健蹻捷之員歷沙磧卧穹廬啖羶飲酪踐戎馬之場而奔走乎萬里之外自顧精力又有所不能勝君乃治理民社之隙據鞍覺鏃慷慨束裝齎十數萬精鏹轉餽軍旅亦可謂權行止之宜而適協其中者矣君詞壇耆宿所撰著雲龝堂集海内矜式西行一草特寸臠片羽耳然憑弔古今歌謠土俗贈答當世之賢豪莫不文生於情極其工妙子美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君之謂歟君與入闈俱得外簾余受卷事竣早問歸途君尚對讀鎖闈不能久俟諸旬餘以後寅共至好別易聚難序君詩而友朋離合之感又不禁交集也緘以寄君君其亦有同情乎

贈陳童子序

余友邵陽簡君廷佐同就選於吏部嘗言前年爲江學使校文三秦拔清湘十歲童子陳暉吉於儕人之内及余筮得此地慇慇懇懇重以童子爲託甫下車將四十里童子迎道側渺然孺穉耳既而來謁問其年十四矣問考校近居何等行食餼矣風骨珊然語諾旋辟惟謹深幸簡君能拔童子於摸索之中童子今且列余函丈之側也雖然物之速成者未有不虞其易敗者也芳華蚤歇暴漲旋消凡縣令人可喜可愕者未久而已大不如其初童子十歲遊於頖十三有聲於庠人方以此爲童子喜余轉以此爲童子懼因誨之曰童子之得補博士弟子簡君力也簡君慇慇懇懇以童子爲託非欲童子蹈陽鱎陋習旅進諸生中徼光寵而已固將以成人之道責之以遠大之程望之以聖賢之學期之童子世故未深無嗜慾之擾生於荒邊山僻之鄉無紛華靡麗之習有詩書以爲之陶淑有歲月以爲之居稽有聰明以爲之探索有明師益友以爲之砥礪箴規然則童子其可量乎童子乎尚其益力於學乎童子作而再拜曰敬受教遂次其語以贈童子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四文卷之四終

南湖集鈔第五文卷之五

貴池章永祚錫九

送王司訓序

曾子固送江任序甚陳遠宦羈縻之苦誇鄉鄰左近之樂蘇頴濱民政策亦同此意以為言近世功令惟校官許就本省缺既選寄懸赴任所以體卹寒儒者 恩至渥也獨陝省之教缺有與遠宦外地無以異者陝之為地北接沙漠東連河汾西抵嘉峪南極乎褒斜沔漢之交一經注選遠者或至四五千里其無鄉鄰左近之樂而多遠宦羈縻之苦地勢使之然也清澗王倬補任耀州司訓自謂家貧親老意若有不釋然者余曰君毋以為也東西南北唯君所使苟得陝省遠缺君將不赴乎耀之為州上閒同官即延安境下閉三原即入西安其近可以迎其親其祿入可以供親之養且耀士之澆

漓也久矣君至其地果能整飭而作興之不責之以羔禽束脯而課之以道德文章使積習焱然其一變此地臺司耳目最近聞而異之必將有破格之薦而膺不次之擢也君其往哉嘉乎既望涓吉脂車舉觴餞別且為文侑之以廣其意焉

贈孟尉序

清澗為邊陲小邑令閒日一坐堂皇外閑閤無事令以下有尉尉益無所事事會稽孟偁先我來尉茲土官貧不能致妻孥與其弟栖止老屋中日市脫粟自給泊如也閒出所作詩質余亦甚無以異於人者然扶翼正道援據掌故則出語每井井然有條理他日修學舍俾督工役則旦旦坐廊廡閒手畫口授無倦色工垂竣余因兩廡神主殘缺錯繆多與典制不合集師儒謀所以釐正之師儒俱默然尉獨一一剖晰明劃適 功令易周程朱張五夫子以先賢之號補明儒敬軒

餘干白沙陽明四主又能辨先賢壤駟子赤為複姓鄡子單之姓舊譌書為鄔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不脗合師儒且犨愕然今乃知人之不可以不學也夫師儒文學尉掾吏以文學遇掾吏居乎未有不視之蔑如者乃一旦訂大禮引古籍侃侃而陳或反有不尉若者豈彼之所負為文學者薦其名而此固既其實乎余迂拙有嗜古癖令一邑復得無事之地綽有餘閑姑咀卷軸不意掾吏中得孟尉迂拙之癖亦與余同也序以贈焉

盌陵李氏族譜序

嘗讀太史公自序由得姓以還迸溯世系至帝顓頊意漢初人去古未遠始克為之迨歐陽子之於宋去漢抑又遠矣乃其為曾子固銘先墓猶反覆致書欲加詳世系何也近世賢士大夫留心家譜者以為時代曠邈族氏混淆多不能及遠

惟謹書其支分之始而專詳本族源流似與子長永叔之旨有異然近而可徵質而不炫君子深有取焉河南盌陵縣東十里鋪之有李氏望族也支分於北直之文安文安始祖操封侯券子姓號為繁衍而盌陵之宗足以抗之自有元至今垂四百年皆以孝弟力田為事因之奇才傑出搢紳縫掖之輩踵興大河以南僉謂積累而昌莫李氏若者舊固有譜遭兵燹僅存錄本儀曹君某輯之未竟今始成於難弟吳堡尹肅紹肅紹與余鄉同舉仕同秩官同地相得甚歡他日返自秦中整冠肅容再拜稽首出其撮敘凡例以譜序請其言曰吾盌陵李氏循流溯源肇自文邑乃族大人眾竟至於履帛不相聞問或視之如途人吾不忍等族人為途人也譜以聯屬之可乎余曰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凡今李氏之族其初固一父之子耳一父之子而至等於途人則情以渙聯其渙

散而約之於譜俾知某也爲某公出某也爲某公分雖服制既盡而敦睦之誼依然不失也非孝子仁人之用心孰能與此儀曹君既以名進士起家歷部署肅紹復以名孝廉出宰邊邑政成報最行將有臺垣不次之擢其子若孫曁弟姪輩莫不名貳天府指顧翶翔其所以抗文安之宗而大之者又何可量歟余既信積累者之必昌又嘉歎儀曹君與肅紹之能惓惓焉不忘木本水源之所自序以張之宜也抑聞譜牒妄附汾陽譜識者鄙之唐張説雅重張九齡因與通譜遂爲末俗濫觴若肅紹之爲此誠可謂近而可徵質而不炫者矣否則若縣仙跡隴西貴冑何不可緐稱遠引惟謹書其支分之始於文安而專詳於本族源流也哉

吳氏宗譜序

中古族姓未紛人不輕去其井里故司商得以協姓氏而譜之後世華冑雜居秦越錯徙有賜姓有改姓冒姓於是上失其官而仁孝之士始自各譜於其家自一二無識者遠引華冑非薄其先而譜系亂夫幽厲之暴亦甚矣不聞損宣王中興之名而僻疆他冑又不聞以祖父怨之人貴自立耳豈必徼名於其先哉又其下者以寒宗陋族爲恥而攀附於當世之達官貴人稱姪稱孫曾不少赧而聯宗之惡習熾焉夫按諸別子爲禰之義諸侯尚不敢祖天子大夫尚不敢祖諸侯乃以附達官貴人之故而認他人之祖爲己祖此又與於無恥之尤者也吳氏世之所稱著姓也肇於泰伯不可謂不賢矣其盛於江左者爲歙之溪南達官貴人不可謂不庶矣乃吳生自譜其家世於句吳也僅著所由始於溪南也僅序其所由分而其詳譜焉者斷自分居貴池開元鄉之其祖始自

是支分派衍昭穆必嚴排行必別伯仲叔季必詳一倣史公年表例而尤謹書其生卒之期阡葬之所嗚呼若吳生者真仁孝恪恭之士哉按吳氏遷於開元鄉先世皆孝弟力田即有醇謹君子亦不甚著名於世達官貴人卒鮮而生不以是爲軒輊焉其亦異乎世之菲薄其先而認達官貴人之祖以爲己祖者矣生才氣壯健可以登古作者之堂而又能潛心味道深求性命之旨其尊甫退耕硯田有隱德識者曰其後必有振起者由是言之安在生之不爲達官貴人且以賢稱於後也然而生即爲達官貴人稱賢於後而其乃祖之孝弟力田終不忍没也譜既成余故以是說弁其端生之子若孫慎毋以生他日之爲達官貴人號稱賢者而菲薄其先世孝弟力田之積累也夫

紫峰徐氏族譜序

紫峰譜系者譜紫峰徐氏之一族也徐以東海爲郡易而稱紫峰表所居也自若木受封得姓後若徐州若衢若歙以至吾池皆列諸簡端溯所自也自宗一至宗六僅注厥源流而止略所分也宗四之後百一始遷紫峰厥後仲昇支下衍爲江家橋及前屋仲暹支下衍爲西分及雙溪仲晟支下衍爲東股釐排行辨昭穆注生卒詳配葬罔敢勿慎焉詳所合也嗚呼紫峰徐氏之譜義例當矣余邊塞宦遊倅叨　內召省侍　歸又將三載今春聞其聚族踴躍修家乘而義之涓期入　覲行有日矣會剞劂已竣屬具凡例請序於余余不能辭也按徐氏世居貴池西管永寧鄉之第一保雙溪南紫檀峰北拱東有感鐘之巒西有牛岡之嶺山川秀麗人物代生故佩公以明經奮跡於前其後櫟梅先生高才博學以五經中副車名噪文苑旭季先生占明經高等授縣令若思先生

秉河汾之鐸教授於鄉中暘暨梅宣兩公文章經濟世濟其
美皆卓卓者徐氏祖冢多吉壤相傳有術者指其一穴曰當
女出雙貴我太外祖宏吾公生七子二女一女適長林張氏
以子貴　封安人其次即大父崔林公元配生　贈君成進
士爲名宦方待　貤贈噫亦異矣余生也晚自中暘諸丈以
上不及見獨梅宣公輩甚尊視先大父齒尚少猶憶就外傳
後偕大母歸寧先大父口講指畫日有課程公抱冀諸膝摘
章句試屬對益愛之弱冠厠科名期許益遠迨之官絕塞公
病劇垂危念余尚未有子聞眷屬將西亟遣一介弱女偕之
入署閱歲忽夢公白馬錦韉釋鞭把殘歡若生平及舉次男
支干甲午噫亦異矣夫世之所謂親誼者每不及百年即藐
若塗人不相視識獨吾家與紫峰氏歷世凡五婚媾相繼休
戚同之譜成安可無序且其序之也寧效浮詞諛說云爾哉

吾聞積累者祖宗之事也振興者子孫之責也紫峰之族在
昔佩公諸人尚矣繼自今能恢宏先緒以子孫之振興無負
祖宗之積累乎必有道德名儒出乎其閒次之則掇巍科膺
顯爵建功於世次之則著名山之業以垂諸無窮方將名載
史書天下後世傳說而景仰之不但從家乘中表章而已故
於篇終深致望焉

胡氏宗譜序

古者宗法明支子不得混姓氏是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
不敢祖諸侯或以官爲氏或以地爲氏或以謚爲氏或以行
次爲氏胡氏之得姓則自胡公滿之支子丹始也按虞舜裔
孫閼父爲周陶正易姓嬀生子滿武王克商繼絕世配以元
女封諸陳謚曰胡公丹遂以謚爲姓後世宗之吾邑長壽鄉
二保之郭港胡姓聚族而居幾三百年余向不知其派何屬

今上初年有隱君子爾玉者負笈先大父之門與先　贈君
嘗同筆硯讀書未售其子延齡始遊於庠今爲太學上舍爾
玉歿已久上舍不忘世好締交於余一旦整冠肅容抱其家
乘一册登堂再拜稽首而言曰吾族自丹公得姓後漢計望
公望出安定唐瞳公破巢冠有功賜第新安而東南之緒衍
由徽遷饒由饒遷桐由桐遷貴池郭港雖江分南北實一族
耳吾父嘗欲脩輯譜牒有志未逮今桐邑族人合吾族有是
舉剞劂行有日矣敢請先生序之余應之曰譜牒之作所以
敦宗睦族合渙散之倫而使之一孝之大焉者也況乃父志
所未竟而子能成之非善成先意者又烏能若是哉胡氏代
有名賢光昭史冊吾不能備舉即如吾邑諸胡巍科膴仕散
處都保者所在多有而尤莫著名於唐初之胡楚賓楚賓以
詞賦幸於高宗參密勿爲文酒酣下筆嘗有尊卑之賜論者

謂其可匹太白載在信史藝林韙之上舍之族孝弟力田風
俗醕美蓄而未發其後嗣必能抗桐山之族恢饒歙之緒以
遠承重華之積累安在無北門學士其人者遂因上舍之請
遡得姓源流并書次其語以爲序

楊氏族譜序

吾邑開元鄉第四保有際頭山或曰此山以與青邑相際得
名或曰羣峰插霄漢上與天際故名之聞其地多層岡茂樹
挂瀑泓泉又有仙姑洞之勝其產有麻枲茗荈果栗之饒其
閒多楊姓其人孝弟力田亦有讀書而傑焉秀出於衆者今
乃以譜帙付剞劂氏丐余序之發凡啟例其得姓由唐叔虞
後後有封楊侯者子孫遂以爲氏至元時有楅一始遷於吾
邑居際頭山之麓此爲一世祖云其後或居合塘或居太山
或居干塘或遷東奎或遷大嶺或遷巷西支繁派衍孰非楅

一一脈之所傳流也哉夫世歷數千百年子姓散處於四方遠祖源流多曠邈靡可根據故今之脩冢乘者不捃摭遥遥華胄但就其近而可徵者詳書於帙吾有取焉若夫關西道南之理學大年北宋之文章東西南三相國有明之事業不難爲楊氏侈陳其盛而正不必也且吾聞培塿無松柏深山大澤必產龍蛇今楊氏子孫既以際頭山爲大宗其後必有鍾山川之靈氣而崛起者余雖未至其地而心羡其盛遂以所聞於士人者序以貽之

葛氏宗譜序

萬姓統譜稱葛氏姓爲葛天氏之後又云系出夏葛伯遐哉邈乎不可得而攷矣惟居丹陽之句曲者實有可據按列仙傳有葛仙人元孫吳時白日冲舉其後孫洪東晉時以平賊功授爵關內侯不拜聞交趾出丹砂求出爲句漏令南海刺

史鄧嶽堅留之乃入羅浮修道其妻爲南海太守鮑靚女亦有仙術後洪尸解羅浮山尚有衣冠冢云乃今觀池塘之譜帙而知其說之誕而不足信也夫稚川家貧好學負笈徒步借書鈔寫所著有抱朴子以彼淹雅博洽之才搜羅典籍富於文章豈不可乘時而就功名而顧甘心恬退若此得毋有見於典午南渡江左偏安不足以展其抱負遠求句漏遯跡羅浮亦如子房長源託於辟穀之意而已解組後復棲隱池郡銅陵石洞中種杏滿山落英飛堰上至今猶名杏花堰生四子曰彪曰虎曰彰曰衍在杏山時諸子固請不回衍遂攜家省侍定居於此焉宋元之季屢遭兵燹葛氏之居杏山者復徙居宣歙各處皆稚川之苗裔也有㟭五者名才萬乃遷居貴池池塘之始祖仍居銅邑者爲其兄才千皆樵埠元嘉之後余攷郡邑志乘貴銅兩縣前世不乏科名然族大丁叔

必譜以聯之自有明萬厤癸卯秋成書距今一百二十有八年池塘之裔懼其久而鈌略迷誤也因重加纂修付諸剞劂屬余言弁諸篇首誠仁人孝子之用心敦宗睦族之古誼也余故略荒遠之談力斥神仙怪迂之說斷自句曲沿流杏山專及池塘之一派而序之如此

白沙派族譜序

譜系之作從文乎從質乎曰從質從遠乎從近乎曰從近從略乎從詳乎曰酌乎詳略之閒蓋質則信而非誇近則昭穆世次可攷酌乎詳略之閒故溯源而止支分者不與焉略之也若自本支以後某名某字有官者某職娶某氏生子幾人以及生卒之期阡葬之所則有貴乎詳矣由吾之說以之敦宗合族雖傳之久遠無弊可也吾宗去邑爲章昉於周室自漢初平後歷三十二世生太傅仔鈞公夫人練氏建州全城

陰德載在彤史生子十五人吾族則第五子仁徹公苗裔也歷十世生文蛟公又歷四世生太一公由涇縣遷池陽是爲白沙派始祖子三人長魁一公卜居石壁次魁二公卜居長冲次魁千公卜居湖邨歷年既多子孫繁衍秀者澤於詩書樸者守孝弟力田之訓自有明迄今一百餘年以來名賢碩德躋祀膠宫載在郡邑乘者彰彰人耳目閒而登甲科列仕版者亦復後先相望自非祖宗積累之厚其能然哉向有譜帙彙合他支而成者遠引繁稱捃摭勿當先　贈君嘗欲釐正而重修之未逮也祚服官水部

今上御極之四年太宜人壽近九旬請歸里侍養

聖恩俞焉今年夏族中諸父老旅進而言曰吾族譜系之刊在有明萬厤十五年距今已一百五十五年矣及時不亟爲裒輯惴惴焉散佚之懼子其圖之余曰此先　贈君未竟事

況祚爲主鬯宗子曷敢辭因仿蘇譜式以前說授意家季永裕裕能仰承先志檢舊譜采郡邑志徧徵各支文獻自雍正戊申夏四月至秋九月乃脫稿祚因詳加斟酌付諸梓人亦庶乎信而可徵近而可攷詳略靡有多當矣諸父老復旅進而言曰譜成不可無序宜屬諸子祚亦不敢辭遂以白沙一派源流槩括於端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貽諸繼起子孫爲脩輯家乘之式

陳農者一百七歲壽序

天官書載南極老人星明潤主天下壽昌比年來公舉人瑞者每形於章奏之閒若夫大江南北以期逾百歲上聞則有吾邑舞鸞鄉開生陳翁翁生於有明天啟四年逮今雍正七年蓋百齡外又經七易星霜矣三老里正僉報於官既核實大中丞薫沐拜疏敬達 黼座

天子嘉之有輝煌之寵賜余與翁生同時居同里又適請假侍養在籍亟往炙丰采造其廬子姪延客以入登其堂翁扶杖就主人位揖客坐視其貌豐腴若年未艾人聆其言論吐音若洪鐘少焉雞黍相餉禮節嫺謹因肅然起敬極口翁不置翁愀然曰君何見譽之深也愚老不過山閒一農者而天之幸人耳當先朝末造左兵南下大肆慘掠父受箭創兄嬰血刃姊妹嫂氏俱沈於水僅遺吾母及仲兄與愚老三人而已吾母苦節三十餘年不能表揚仲兄復早見背遺姪一人以延嗣續虎口餘生得有今日往事增悲潸焉出涕夫以翁之春秋縣遠若此猶不失孩提稍長之良痛惜其不遂事親敬長之願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之予以意外遐齡也宜哉余因爲翁慰曰從來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往往因之翁之一身固閱歷兩朝之身也當少年時值故明否運干戈擾攘瀕於鋒鏑者屢矣及入興朝隸版籍爲耕氓犁雨鋤雲幾六十年自是子姓相承世守農業衡宇可以庇風雨秔秫可以供酒食蠶桑可以備衣服雞豚孕字之畜可以佐甘旨優遊化日歌詠太平則以躬逢堯舜之世得爲堯舜之民也今者恩綸下賁寵賚有加凡所以榮翁之身正所以榮翁之父母且自父母而下前此抑鬱未伸之氣至是亦莫不伸也翁其保固天和永爲 國家祥瑞尚何有不能釋然者翁首肯余言菊月既望弧矢高懸族戚屬余文書之屏障居期因重登翁堂稱觴上壽翁服黃絹之服子姪孫曾扶掖叩 闕遙申聖天子萬壽無疆之祝然後羅芳筵酌大斗秋光深爽人意歡欣翁亦陶然而自樂矣獨是七十老人得與觥籌交錯之列自翁視之轉等諸少年行輩豈非異人異事乎

池陽韻紀序

嘗讀子瞻眉州遠景樓記竊擬其言之夸也眉小州耳自有三蘇始大著於天下如其所言鄉鄰風俗之美雖三代之隆何以過之既而反覆玩味知其用意深厚矣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瞻桑梓而起恭敬厚之至也況其地之山川人物實有可觀顧可無紀述以傳之也耶郎子趙客宋元以來世爲池陽人好讀書工吟詠海內名流無不引重其著述尤留意於桑梓杏花村池之名勝地也因輯杏花村志九華山秀絕寰區舊志漶漫偕同人修訂之宋賢華子西翠微南征錄得秘史鈔本鋟諸板今又有池陽韻紀之刻而先以今集問世夫紀曷爲以韻稱也古人亦閒用韻惟詩之三百篇皆以韻叶吾池自唐而後有韻之文日著產於池者則有張喬顧雲杜荀鶴費冠卿周繇若而人客於池者則有李白劉

禹錫杜牧羅隱若而人當其意興所寄作爲詩歌鏗鏘答金石要渺通神鬼何其工也郎子曰今之池陽安在無張喬以下之產李白之客乎哉儻不亟爲蒐羅裒輯恐更數十年雖有音節超妙之文將不復傳矣薈萃衆有彙而爲紀隨得隨錄業已成編其大者表揚忠孝節烈次之則爲山川開生面積若干年成書若干卷郎子可謂工勤而用意深厚者乎夫近世以有韻之文表章其地者雲閒數止於三龍眠風雅僅詳所產而客不與焉以視郎子之襟期大小廣狹何如哉余池產也不韻之詞閒亦爲紀內所收心竊愿焉然喜郎子是編深合乎子瞻作記之意且上契夫詩人桑梓之旨書成貽以弁之以見郎子之厚於故里而不薄今人也

耐可軒集序

吾鄉陳宸侯先生先大父執友也晚年客福州任參藩署內

余時以事羈閩參藩命校勘八郡觀風試卷坐榕陰啖荔支流連匝月先生許余爲忘年交距今三十餘年恍若目前事今似壽若高才博學咸謂能繼乃祖黃石先生而與者頗屢躓棘闈不得已倣代草常何者之所爲歷聘諸侯皆尊爲上客遊既倦杜門著書當道聞而重之前司馬延入郡署曾下榻於東南隅之小軒越十年復下榻於此顏其軒曰耐可且爲之記軒中景物各系以詩既而因鶴存鹿逸樹老花殘不勝今昔之感讀鴻哀獸汲之句載拜新月之篇雖牢騷不平之中仍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壽若可謂工於立言者矣儕輩序者頌者屬而和者跋其後者於耐可二字意蘊抉發無遺余尚何以云哉無已竊有譬焉而不見夫卉木乎彼夫鬬麗逞妍芳菲滿目人亦競從而可之未幾而飄零憔悴則可者且轉而爲否不能耐故耳若夫傲霜之菊映雪之梅虛中之竹偃蓋之松參天溜雨之柏惟其能耐是以有可而無否大丈夫生天地閒正不可無此氣概也壽若庶其人歟壽若行年七十童顏鶴髮飄然若神仙而且耳目聰明手足強健追憶宸侯先生似又過之蓋其賦於天者厚得力於學問深謹者多矣百里家園言歸祖臘訪余斯集緣世講之好而序之知言者或不以爲諛也

翠微山人集序

吾友有兩翠微山人焉一爲天長厚村陳君一則同里惟鄰吳君兩山人皆隱居求志之山人非泉石膏肓烟霞痼癖之山人也命號同嗜古同性情文筆則不必盡同厚村隨其兄郡博士任爲余莫逆交文學李翺劉蛻詩歌出入長吉義山閒吳君與余髫年共事鉛槧今俱白首當其登高作賦觸緒成吟讀之者莫不羨爲風流才子而不知其制行貫卓卓不

異乎古人也性孝友飲人以和不苟步趨不慚衾影從遊者甚衆經其指授皆循循謹飭爲文章不失程尺久領於庠學使三試古學輒冠軍往年余曾刊軍供詩草攜入京師就正當代聞人君泚毫爲序名公鉅卿咸驚問曰翠微吳山人何人邪位置宜在　國朝尤陳二檢討右一時聲譽溢輦轂歸里後每慫恿梓全集問世君謙讓未遑也今年夏始彙次裒輯得縱觀焉大約文取逕唐宋大家晉魏六朝兼籠而有之賦工雅而核表章故里名勝爲多詩綜中晚而下詞亦楚楚有致要皆一洗塵空獨寫天然秀韻蓋君之醞謹遇厚村而文筆殆不妨同工異曲與厚村應　召入都今已司民社遠官於黔君行年七十尚思奮跡科名使得挾其所長翺翔文學侍從之班於以黼黻　皇猷潤色　鴻業顧不偉哉然則兩山人雖出山遲速不同而其志之不終老於山吾知無不

同者清和初霽花片飛茵新蕉送綠連日坐小齋中浣露焚
香把玩不能釋手因弁以歸之

七十制義序

雍正首正既望積雪盈尺手把一編擁鑪坐齋中忽門有剝
啄聲問之則曹君亦菴新銓六合縣學教諭報至喜老友之
得官也亟往賀之亦菴謂余曰余與君家稱三世石交二十
餘與君同事筆硯四十中副車今且行年七十矣新正初綠
國孝謝絕一切慶賀繁禮兼之雨雪載途岑寂無事因覓論
孟中七十字標題成制義一帙用以自壽煩君點次而序之
余攜歸卒業而竊有感也夫國家之授官必人與官稱斯克
舉其官亦菴才高學邃自經史子集而外凡天官地理旁及
稗官野乘之書無不周覽生平著述甚富詩古文辭無不卓
然成家尊甫鄭升先生文章經濟數入諸侯幕亦菴稟其庭

訓凡刑名錢穀當官設施之具無不熟習而通達以彼其才
與學使之掇拾巍科翱翔文章侍從之班宜也即數奇誤中
副車亦菴能少貶其氣概如近今士子奔競者之所為分旂
教習亦可尋膺民社之寄顧乃投牒就儒官伏處荒江授徒
自給遲之又久而始得之其傷卑歎老蓋有不能自禁者矣
七十制義之作豈尚文士習氣未除歟抑亦有見於世之逢
大慶者製屏障徵詩文皆華而不實譽焉失真故別出一奇
歟計題一十有八文如其數總為一帙吾謂諸題中多非七
十歲正面即衣帛食肉非肉不飽亦不過為老者統言之惟
五羖大夫年已七十稱賢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為宜聖
的確年譜一聖一賢前後相望今亦菴行且之官矣以斯文
耆宿振尼山之鐸遠求大聖人之心傳由耄耋而上之其進
德正未有艾

今上聖明嗣統　詔諭所及每以重道崇儒為亟纂時
先帝纂修未竟之編仍　命薦舉問淹博者續成之使大臣
中有知亦菴者以其名上則蒲輪之召舍君誰屬耶五羖大
夫以七十而佐伯西戎亦菴亦七十而抽函東觀是又事之
未可知者亦菴乎安用傷卑歎老為余之以言預壽亦菴者
如此若其制義十八首情文斐亹詞格典醇凡工時文者皆
能激賞之故不復贅焉

吳草序

世之嘗官遊者曰俗吏俗吏安可為也余初仕塞邊邑小務
閒得留心筆墨既而軍興旁午尚不廢歗歌迨　內召後押
解軍駝遠赴沙漠之外每釋鞍輒亦作詩以節勞勩皆笑余
為迂勿惜也期於免俗而已溫陵顏君文伯以名進士將就
有司職者吾郡太守其姻家也選入都便道完婚事為池上

寓公者六閱月善詩工書有摩詰後身之目齊山九子閒留
題甚富余閒附唱和之列焉杪秋買棹北行存吳草一帙屬
余為序受而卒業自姑蘇而白下而池陽計程千餘里凡夫
道途所經士大夫所酬接名山所恣意而遨遊一一見之於
詩古體蒼深委備律絕瀟灑清新吾知他日之必非俗吏矣
夫余雖耽吟詠自顧詩才不逮君遠甚且君名列甲科又處
閩海遠省手握銅章公餘染翰不數年吏部缺員即可按名
咨取由銓衡而臺掖翺翔侍從則鼓吹休明鳴國家之盛又
君所有事儻以余之觴下尚能僥倖留京如池上此日之唱
和或亦事之未可知者是則余之所以期君抑亦君之所以
期余乎長安聚首非遙因走筆成此先余往而郵致之

翠微詩集序

從來詩歌一道易嗜而難工古之人必有挺然特出之天才

始能撤去藩籬別開堂奧後人無古人之才徒彷彿乎古人適得古人之粗迹不能爭勝於古人無惑也有唐一代詩人合風雅正變之音者百家林立吾於其中得三人焉語必驚人險怪萬狀則有李長吉覓句求工性耽苦吟則有賈閬仙瑰麗奇古尤長律體則有李義山三詩人者非皆掇前所未有而各自成家者歟乃合三家爲一手今得陳子厚村其歌行激烈無非錦囊佳句不得目之爲鬼才近體五言幾於驢背推敲不得貌之以瘦體近體七言情文綺麗嗣響西崑而鮮妍韶令過之蓋其天分既高學植復富讀翠微山人集者怳若讀長吉閬仙義山之詩亦惟能神明變化於長吉閬仙義山之詩而後獨成其爲厚村之詩噫今之詩人有能如厚村者乎抑吾讀厚村之詩而有深爲厚村幸者厚村居射陽洪澤之濱世有達人其累葉孝友之風尤冠江左同懷三人伯氏季恩有幹材爲家督仲氏燭門以名進士屈就一氈勤勸課以盡厥職凡米鹽瑣屑財幣有無厚村一無所問惟窗明几淨日取先世所藏之書而讀之時而興有所往兩兄趣辦行裝覓舟車縱使壯遊以益其胸中江山之助故其著述之工遂至於此也因序其詩而并及之

雪帆詩草序

唐人李益詩云胡風凍合鸊鵜泉牧馬千羣向暖川塞上征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於時多歌此贈別好事者且繪之爲圖寫景入情其詩可謂妙絕蓋極北苦寒之地惟深夏稍煖餘三時皆有雪余作吏清瀾　內召後宰神從戎解送軍駝於酒泉張掖之間時方暑盛遠望天山積素凝輝尚侵眉睫信其說之不謬肯齋林君亦以舊太守服衰絰出玉關踰崑崙放牧駝隻於雪山之陰及余補官水部逾年君事竣入都復爲是司正郎先是吏部敘軍功已除君衡永監司矣天子念君勤歷部曹最久熟於大政特留茲職行將不次大用之也暇日出其所作雪帆詩草屬余爲序受而讀之雖遥天萬里去國懷鄉仍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非工於詩者能之乎夫李君虞括塞外實景入絕句中寥寥短章膾炙千古君勤勞三年觸緒抒懷復能拈毫拓爲七律若干首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且顏曰雪帆身居沙漠興寄江湖命名尤爲奇幻曩余於解駝之役征途所至發爲鄙吟曾刊布以就正於當代之能詩者及觀君詩又不覺有大小巫之別矣是爲序

峽山書屋詩序

吳子六書世居九華之陰所謂峽山也峰高林密最爲幽邃余弱冠時曾至其地今白頭相對年俱七十矣六書近近故居築書屋三楹授徒課子工既竣得詩三十首以落之銘經鑄史之學寓於音律之中歎老傷卑之情復隱躍於意言之表樂考槃兮過軸叢桂樹於小山讀其詩未有不羨其勝者舊遊如夢新構翼然尚思就而賦之

九華避暑詩序

炎曦如灼姚子肇岐走一使約余於朴山避之余問山中何狀使曰夜擁絮旦夾裳翳林修竹可詠可觴欣然欲往既而以事牽不果八月初涼儲子閬遠過我出其新詩一册則九華避暑之作也儲子才氣雄放志銳而具勝山中緇流之工詩者愛之揮翰高吟不復知人世有炎灼之苦余於是益笑余之需而服儲子之勇也儻使余能如姚子朴山之約更迭唱酬與儲子旗鼓相當或未可知顧乃逡巡不果此失之而彼得之能無讓其獨步乎哉

玉戲集序

江南人爭以雪爲瑞曩余馳驅長安道中深以雪爲苦及客閩三載深冬飄輕裾又以雪爲恨居停主人甚好事因出其家藏峩眉積雪圖懸之壁瀹茗焚香賞懸無閒晨夕今歸里又三載矣而大江以南且經冬少此物即有之微霰而已然竊聞深山邃谷中欲雨輒成雪或郡城微霰而彼已積尺盈寸每欲披蓑就之忽忽無暇也吳子復古山中人也家近黄山古牛岡其先大父樓山先生最能領略此趣常即景用歐蘇禁體爲詩其詩幾上駕歐蘇也復古繼之奧析寫意興致淋漓有長吉玉川合爲一人之目顏其集曰玉戲噫今乃有復古之才乎昔人撒鹽飛絮不過片語單詞尚爾膾炙千古而復古獨能隸今淩古愈出愈奇噫今乃有復古之才乎余馳驅息轍伏處郡郊三冬已過其二不見瑞屑紛飄幾同曩者閩南之恨忽復古過我出此相示甫展之寒風侵睫再四

讀之栗栗烈烈冷氣逼人肌骨槩粟恍有大於掌白於鵞毛者攢舞而下打向紙窗急呼奚奴請青州從事敵之既而覩之則依然天日皎朗晴空無際也蓋詩之能移人如此復古驚才絕世詩古文詞有力祖風骨重神寒當爲天廟之器似非久困於山中者然以山中人寫山中景亦繩武之一斑也天雖連月不雪繁霜之後凝爲堅冰因呵凍輸而序之

董山人印譜序

吾鄉吳山賓著作等身兼工鐵筆筆意古拙疏樸字畫位置折衷說文篆海諸書不泥古而與古合往年農部曹實菴一見嗟異之凡士大夫所珍藏者索去幾盡農部之言曰此道作者難識者亦不易吾以爲此真知良工心苦者矣夫自羲畫開天倉史踵作岣嶁之刻岐陽之鼓與夫泰山嶧山之碑和璽銅章之屬學者往往不能辨別其體裁惟印章一道存

什一於千百耳然近代如壽承雪漁而外長於作者誰歟櫟園芝麓而還深嗜篤好長於賞鑒誰歟難矣哉年來山賓年入十餘足不入城市每託其及門郎趙客轉索此種辭以目眊不復作所遇時手皆熟俗嫵媚師心杜撰與古法相齟齬臘月從洎陽歸趙客過我攜董山人小白印譜一冊見示因坐蕉陰往復展玩不覺日之既夕也甚矣小白之絕似山賓也山賓篆刻不黠俗目而識者與詩古文詞並重董山人詩古文詞俱入能品出其緒餘爲篆刻未嘗屈筆以媚當世而當世之名公鉅卿亦重之則以長於作自有長於賞鑒者也抑董山人西江之秀也昔人有夢以西江之水濯其腸胃頓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文文思大進者山人胸涵彭蠡筆垂蝌穗疑亦有神助歟西山南浦閒望氣者有言寶光燭天非復秦漢以後物我知必是譜矣

貝葉硯詩序

齊山得貝葉硯自黄坤五始王孟范繼之孟范曾徵詩於余余有句云貫日巖邊餘碧蘚天教合璧出寰中幾疑奇物再莫可蹤跡矣夏初北回競傳貫日巖復出貝葉硯二一則盧子瑾宣所得一則李子一諧也盧子過我出朋輩所爲詩文一帙見示暇日過其齋索觀之盧子乃出諸笥中形質絕類貝葉通體微紅閒以深紅瑩白紋稍平其面以受墨然後歎奇物疊出人閒竊悔余前言之失也夫文房四友硯最稱耐久而希世之珍又非有力者不能得古來所稱名硯以端溪之下坑爲第一乃子瞻之作銘也曰千夫持綆百人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噫嘻人之得此也亦良艱矣獨齊山貝葉硯無假篝火運斤之勞名人韻士披莽剔蘚往往於無意中相值坤五而後今且四之殆造物祕藏因人斯授者乎盧子

為清白吏冢嗣肇耕墨耨得此種以揮染烟雲豈非快事抑余之所以期盧子者正遠也去年冬天子召試館閣諸臣凡詩文入選者悉　賜以硯余時索米長安於巨公處拜手借觀雖鸜鵒蛾眉形質各別而天然去雕琢視此則一盧子挾長揚作賦才適同時而得佳硯其將以木天之兆啟之歟盧子勉乎哉李子一諳所得則余未之見也盧子晤李子其亦以是共勉之

清白傳家圖序

宋王晉卿以戚里之賢有嗜古癖所藏書畫甲當時乃子瞻作寶繪堂記有云士君子當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吾深味乎其言今之貴人大賈不惜重價購古名人舊跡什襲於家不過誇多鬬靡而已求其寓意而不留意也罕矣哉吳子勝鎰家烏石經淵閟愛白下之盛常客焉一旦忽得清白傳

家圖於市遂愜其素志所寄見善手裱畫一軸將以傳諸後人適余奉　命歸養暫寄兹土屬余為文序之蓋勝鎰之尊人處士龍坦古心古貌抱道隱於山林厥嗣蔚與勝鎰將以掾仕顯伯氏滄宜叔氏元采以文譽蜚聲上舍人僉謂能力遵乃翁遺訓者是故出則必為清白吏處亦不失為清白好人皆此二字所貽也然則土香葉茂工繪事者寫景萊畦觸目警心閱此圖者不啻書紳銘座矣吾喜其與子瞻寓意於物之旨有合也因敘得畫之由與所以珍藏此畫之故弁諸軸首

胡節婦詩序

未昏守節或曰禮經所無也雖然彼烏知先王制禮之意夫先王之於婦人也有從一之箴凛再醮之辱獨於女子之字人者未廟見不稱婦納幣有父母之喪尚以不得嗣為兄弟請壻亡齊衰而奠既葬除之是聽其嫁也何嚴以待既嫁之婦而寬以繩既字之女歟先王曰吾第順乎常人之情而已其有秉姿貞潔超然塵垢之表而甘心不悔願以節烈著者固未嘗強人之為之而亦未嘗禁人之為之也長林沈十周第八子材舊忽夭所聘宛陵胡氏女歸有日矣聞訃遂拜辭父母來沈宅縞衣哭奠執子婦禮甚恭願以守志老噫是殆先王之所不能強而亦未嘗禁者歟抑吾以臣道妻道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夫羅昭諫之於唐謝臯羽之於宋倪清閟諸人之於元或一第未成或半通未綰使其勉事新主則與食人之祿而行同再醮者有間矣乃感慨滄桑不忘故國後之人猶得欽其高躅而深原其志其與女子之未昏守節者何異乎詎可以非禮經之所載而反譏其過甚乎吾池風俗澆厚婦人女子往往以奇行稱近若尤氏滿姑之烈夏氏

端孃之節皆字人而未適者今胡氏女復毅然追蹤於後顧不偉哉同里吳古牛沈契掌皆作歌以張其事杏村郎子復礬為首唱詞人屬而和之將彙付剞劂屬余為之序余既重郎請且深快奇行之可風將與尤夏二女並有千古也因廣推先王制禮之意而序之如此

贈釋解石序

自釋氏之學盛行其徒皆顯與吾道為敵吾方遠絕之不暇而顧樂與上人游尚其道乎抑寶其技焉耳如以其道也則孔孟之統宗朱程之理解昌黎廬陵之論著既昭昭揭日月矣如以其技也則一行之於厤巨然之於畫浩初皎然靈一之於詩智永素懷之於書又未聞以浮屠氏之徒而棄之上人所長有二焉一曰書二曰畫書宗董思白高者可凌海岳畫則出入於子久雲林石田之間上人居維揚揚之富賈爭

購此以博名然衒玉者售焉而上人獨否以故窘日甚客有謂之曰姑蘇名公鉅卿多好之者因趣上人駕上人果束裝往至則淹留虎邱泛洞庭附巨艘禮南海其筆墨益奇然究未嘗謁一貴人也垂槖而歸適余主於其刹居數日悉出其所有以娛余夫上人之書畫固投之富貴而不屑名公鉅卿招致之而不獲一見者也今乃筆精墨妙傾筐篋而不之吝抑何厚余乎余學書不能工愛讀畫而未嘗學者又且與上人異道而終不能不心折於其技也清賞彌月滿目烟雲於其別也遂書此以贈

極樂菴宗譜序

杉山之西有上中下三龍池飛濤挂瀑噴薄崇山絶壑蓋神物之所蜿蜒潛伏號爲靈湫也每郡城大雩取水於此輒驗康熙甲申余曾有玆山之遊霪雨所阻不克往觀其盛至今悵然今所謂蘆子菴者介龍池之側一靜室也按主僧禪導序略曰蘆子菴經始由極樂而分溯極樂淵源以天堂菴爲鼻祖蓋禪導遠祖素公和尚住錫峽溪之南創建天堂蘭若傳徒數十人法眷遵其遺教散處郡邑閒支派最盛因仿士人家世相承之緒作譜系以聯之玆菴之譜以素公爲大宗以果乾爲小宗自果乾戒河以下俱守極樂菴故譜蘆子仍冠以極樂從其所近云吾嘗疑堪輿家言爲荒誕不足據然卜休咎決盛衰其說亦往往不爽獨是風水完善蒙祖之蔭庇因以昌大其子孫猶曰一氣相感耳乃浮屠氏聚異姓之倫初非一氣相感召而披緇傳鉢脈絡貫通亦不啻祖之於孫父之於子抑又何也故老相傳素公和尚塔院獨踞溪山秀麗鬱鬱葱葱望而知爲吉壤故其眷屬之盛遂至於此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今禪導焚名香翻貝葉居杉山絶勝之境

充若行之所至其空寂若池之淵渟涵演也其定慧若龍之啟蟄屈伸也其由小乘而上乘而最上乘若龍池之三坎也地靈人傑安知後人仰止禪導者不與素公無異歟雖然余與禪導儒釋異道祇謀徜徉山水之樂而已奚必拘拘棒偈爲哉昔李白題匡廬崖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曩遊杉山每以未盡山以西爲恨他時宦成賦遂初躡屐扶筇掬飲靈湫碧浸相與盤桓會有期也譜成序之且以是文爲息壤焉

合修釋氏宗譜序

青邑東門外東偏有妙峰寺背塵囂踞平野九華諸峰遠從十數里外飛翠檐楹曠如也吾嘗至焉吾邑法海寺在馬牙橋官道之南峰迴路轉愈入愈深溪中怪石林立侔劍戟由寺門亂溪而西架石成梁若圖畫中入蜀棧道然諺云吊橋其閒松陰竹隝所歷不窮窅如也奥如也吾嘗遊焉雍正丙午初冬友人過我代僧衆以兩寺合譜序請按請序略云唐時僧悟化始創妙峰禪林傳至圓瑋乃遷於法海寺蘭若雖分茲叢一本遂譜以合之吾聞釋氏之爲教也千里相聚曰和僧貫休有言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則是登場卓錫無地不宜必效士大夫勤勤譜牒也奚爲然自釋迦涅槃迦葉而後代有法眷達摩西來一祖至六祖遞傳衣鉢厥後南北分宗宗律各闢門戶苟非筆之於書緇流支派無所承續此兩寺合譜之所由作乎抑吾觀前代名人若屠赤水董思白錢牧齋諸公往往於宦成後溺情禪悅吾嘗非之不欲傚也惟是山川名勝不能忘情經歷遇好山好水即吾故友妙峰寺之結跏趺聞清磬法海寺之㩻屐齒杖筇枝皆數十年前事今老矣足力尚健遊興未衰搦管成文神馳兩刹他日吾將重探其勝焉

釋隱泉壽詩序

人之生也賦性於天孕形於父母苟非父母則此身何從來乎自浮屠氏挾爲異教以削髮披緇之日爲臘不以誕生之日計年後世英君定制禁父母反拜之爲令其反拜父母然後人道之大倫明惟反拜其父母自不忍沒此身爲父母之所生而後僧俗之言壽者始盡於一隱泉上人吾邑方氏子幼依新城山之永明寺家其近唄課之暇輒往省其親自沙彌而侍者而住持戒律精嚴冠乎梵侶雍正五年七月初吉距其父母所生之年固已五十矣乃其追念父母之情究未嘗少釋於懷焉者書不云乎立愛惟親上人既學於佛慈悲忍辱其墨氏兼愛之流亞歟然丈年猶不忍忘其親則墨也而進於儒矣一時縉紳文學工吟詠者蔚爲詩歌金石鏗鏘彙而成軸皆據其父母所生之日爲祝非僧臘之謂也余復推原其說而序之

家塾秋海棠詩序

蓋聞物有異形而一體亦有殊態而同名是以木末之芙蓉不由水植惟兹海棠之纖媚反勝春華西府垂絲紛然其前此矣綠肥紅淡方之殆庶幾乎每能偕桂以芳不待尋菊而放然植焉非所常以燥烈之氣而傷時或失宜甚與清潔之性相遠敝廬郭外濱湖之南家塾宇旁面壓之北廣袤無幾僅異伊川茅屋數椽湫隘何堪尚少仲蔚蓬蒿滿徑幸我親婭虎嘯文人夙擅才名蛟騰詞客和風披拂誨此蒙童時雨栽培兼乎小品覓假山而作玩皺瘦玲瓏遇佳卉以寫心鮮妍綽約情方楚楚致更娟娟譬彼碔砆如壽石中之有淺絳疑嘗醋酒若笑靨上之帶微酡搖曳當軒流連币月謂灑泪而成此未免言之誣恨香味猶未全毋乃責之備神仙靜對不煩園内之窺莽尊勿除有類窗前之草談經偶倦先生凭几以觀把卷閒行稺子穿花而過欲志三秋盛事爰唱七律鄙吟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五文卷之五終

南湖集鈔第六文卷之六

貴池章永祚錫九

御製耕織圖記

康熙丁丑王正臣以計偕至京師競傳
皇上御製耕織圖刊既竣備　賜宰相九卿大臣各一軸臣
無緣得見既入試擬表即以是命題臣文辭謭劣愧不足頌
揚萬一然分校者頗以爲工主司復擯焉既被放復有犬馬
之疾疢漸瘳又苦乏舟車費徘徊闕下内廷供事臣曹曰瑛
者臣鄉人也至其　賜宅始見此圖焚香叩首浣露展閲益
歎我
皇上愛民之心如是其周且摯也自黃帝始制井田西陵氏
以蠶教佐之唐虞三代因之並重而其詳尤備於豳風之七
月我

皇上邁帝超王無時不以子育元元爲念月吉宣
諭有勸課農桑之條蠲租賜復靡有虚歲歲或不登所在常
平積穀不待請輒便宜振貸且江浙尚衣之需歲見節省豈
特漢文之三澣而已茲乃繪以爲圖諧之以詩歌重之以弁
言顏之以泥金揮灑之以
宸翰舉民閒作苦慰勞情狀無勿瞭如指掌居九重之上不
忘蔀屋之艱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何所不至臣因向臣曰瑛敬懇此幅捧
以歸里里中農女率作者披示以風之雖然此獨臣之鄉也
我
皇上子育元元之至意恐不能家諭以妙旨而戶曉以繪
也方今承宣德意者有督撫大吏遞相屬也而及於郡縣之
有司今之有司加意農桑者臣未數數見也齒粱紈綺之子

多以背進竟不知勸課農桑爲何事又其甚者朘田夫紅女
之脂膏逢迎上司以彌縫其失此可爲訓乎上有時厪子辜
之
君而所在親民之官反若秦越人之肥瘠邈不相屬欲桑田
饒裕衣食足而禮義興其道無由此則臣區區之私覽圖輙
觸格於無路上陳者也謹按耕織圖共五十頁織如耕之數
序文直逼典誥字行體妙兼王董大章曰佩文齋曰康熙宸
翰曰稽古右文之章晝頁上七言絶各一字體與序同頁中
五言古各一字楷體兼顏歐之長傍絶句小印曰淵鑒齋曰
康熙宸翰曰保合太和耕目曰浸種曰犁曰耙曰耖曰秧鍼
曰碌碡曰蒔苗曰分秧曰栽插曰一耘曰再耘曰三耘曰轆
轤曰灌溉曰刈穫曰登場曰打稏曰飾曰碓曰舂曰簸颺曰
上倉曰祭神織目曰浴種曰上箔曰初眠曰再眠曰練絲曰

染色曰經曰緯曰織曰攀花曰祀神曰成衣人之屬有老者
有少者有壯者有傴僂者有負者有禿者有眇一目者有龐叟
老嫗負孫觀者有少婦攜兒饁及夜飼蠶乳兒促之睡者有
村妝婦飼蠶及經緯者有田東執蓋或搖箑畝畔觀者有村
學究卒主伯祝神前者大約耕頁多男閑以女織頁多女閑
以男莫不參差入妙器之屬爲犁爲耙爲耖爲耨具爲鎌爲
碌碡爲扇爲杖爲倉爲囷爲鋤爲碓爲杵臼爲簸颺爲牛背
笛爲筐爲箔爲簇爲炙鑪爲秤爲機杼繅梭之類爲刀尺之
類蟲鳥之屬爲雞爲倉庚爲飛燕爲流鶯爲蟋蟀爲水田白
鷺獸之屬爲牛爲小犢爲犬爲貓草木之屬爲槐爲楊柳爲
柏爲桑柘爲榆爲梧桐爲竹爲蕉爲小草及他雜樹盡則欽
天監博士臣焦秉貞刻則鴻臚寺序班臣朱圭也
乾清門引　見記

凡選人赴吏部入除目引　見後始遣行例也臣自康熙四
十八年冬抵都名署十二月大選之例以封篆不果四十九
年正月當補掣又以計榜暫停遲至二月十三日籤得秦之
清澗前數日
駕已西幸矣踰紫荊關謁五臺已而由天雄至文霸合水圍
越四十餘日始　回鑾入海淀三月初三等日演禮於銓部
者再演禮於午門外者一初十日
上入大內虔祀鄧將軍之神　恩俞早朝御門引　見是日
同班者部曹則徐樹屏林域何石雲李其昌葉謙查克建林
逢春李英陞臧朱文卿吳甡陳世儁姚讓吳卜雄道則常學
易府則劉侃邱天英任宗延潘榮杏李陳常州則董弘圖通
判則嚴述曾卞永煜縣則張象蕭王琮張湑蔡仕舢何長庚
臣永祚　魏來聘鄢湜共三十有一人昧爽由東長安門入天

安門經端門輻集於午門已仕者補服初選者便服鵠立以
俟少閒引禮官傳呼
上已御乾清門日始出也翼趨入午門左闈東折過金水橋
拾級度太和門左傍昭德門經丹墀遙望正殿玉陛金罘璀
璨奪目臺上鑄十五鼎以象十有五省墀兩傍翼以體仁閣
弘義閣復拾級由太和殿傍左闈入中和殿在焉後為保和
殿傍後左門入為乾清門正門簷設黃幔東幔下垂以障朝
旭陛三道中閒以金猊二
上元裘膝坐前設疏案冢宰跪案東少宰及司官雁鶩行跪
引　見官距陛二十餘武跪中留御道分東西班奏對者先
西後東引禮官以手招之按名趨而上距陛一武挺身平視
跪奏奏畢俟
上旨然後揮之起俱由東南斜趨而出是日臣　謬以奏對合

格
上顧之有喜色焉按舊制內官部正郎外官道府始得引
見
天子允臺臣荊元實條奏謂州縣為親民之官丞倅一郡之
表并賜　召對行之亦既十有餘年矣我
皇上乾綱獨攬宵旰不遑坐致太平者近五十載至於爵人
於朝必察其身言始授之以職引　見之典亦重矣哉臣小
臣也草茅誦讀書史致君澤民竊有志焉且臣父世德成進
士不獲竟其所設施遺命臣曰世受　國恩異日服官不可
有負君父言猶在耳臣敢忘諸所愧賦姿鄙鈍智力短淺一
旦懸綬握符重之以民社之寄惴惴焉恐不克勝且甫離蹻
褐遽覲　闕廷方懼隕越以干罪盭乃　天威嚴重之下何
石雲以履歷不清黜魏來聘以年齒衰邁罷臣　顧何人

霽顏明　旨允其出宰邊陲拜命之際感激涕零而以身許
國之誠移孝作忠之志益不能已也退朝後既為十四韻詩
鋪張盛遇惜拘於聲律未及其詳復浣手拜而記之
特恩　召對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欽天監上言臣等依法推算
皇上御極之三年二月朔有二日庚午日月五星會同亥子
丑三方聯絡晨見宿纏營室之宮位在娵訾之次非常瑞應
亘古稀聞宜宣付史館頒示中外謹繪圖進呈諸王大臣等
正月二十八日合詞奏請二月初五日
臨御太和殿繙表稱賀
皇上以為
上天眷顧之隆胥由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所致謙讓弗居諸王大臣等懇請至

再堅不允行朔屆庚午御門勤政工部派臣永祚爲陪奏官
舊例王大臣拾級升司官魚貫上按秩跪 乾清門左傍時
康親王捧本敬置黄案上退就本班
上頷之王大臣先下司官後隨滿漢司官將下
上手指臣永祚云第四員司官留奏疾趨而前雁鶩行跪
上云汝是何司司官回奏工部都水司主事又云因何進部
來回奏由知縣行取又問原任何縣回奏陜西延安府清澗
縣知縣奏畢翼趨下陛行十餘步隨有奏事大臣宣
旨適啟奏官將實在年紀并生年干支說來臣永祚謹一一
實對轉達
宸聰伏念臣草茅下士弱冠舉於鄉蹭蹬文場者三十年作
令寒邊八載康熙五十七年蒙
聖祖仁皇帝恩允行取緣押解軍駝遲至康熙六十一年補

行引 見主事一缺挨選無期自擬伏處江干垂綸終老矣
恭遇
皇上誕膺大寶兩次
特旨調行取各官皆才具優長之人不可久令淹抑臣於雍
正二年春入都四月補授今職竭蹷水曹方懼不克勝任忽
於雙瑞麗天之際趨蹌文陛之上敷陳
帝座之旁
天顏和霽
天語琳瑯臣何人斯一朝邀此
寵眷乎臣職非挈壺粗知窺管謹按日月五星運行於天雖
有常度其適逢會合必待
聖君臨馭昌期應致史册五星聚營室顓頊開其先漢聚東
井宋初聚奎均稱瑞兆若夫七政同躔統於一日惟帝堯世

紀云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外此未之聞也何意閱四千餘年
垂象自天復見此日臣永祚微末小臣咫尺觀曠古聞出之
聖君當奏對時又逢亘古難逢之大瑞榮幸極矣惟有堅盟
寸心公忠罔斁仰答
聖恩之萬一云耳退朝後因稽首浣手恭紀盛事

先賢子朱子躋祀十哲記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日
上詔禮臣曰宋儒朱熹集濂洛關閩之大成所注諸經傳注
明白精當有功聖門甚大朕甚嘉之其集議尊崇典禮以聞
禮臣言伏讀 詔旨命臣等集議尊崇先賢朱熹典禮者臣
愚以爲道統之傳不拘時代孔伋孔子孫也孟軻後孔子而
生且近百年與顏曾俱躋四配不以爲過子朱子闡明聖道
功在萬世位次尚列兩廡不稱宜升十哲之次卜子商下

上俞其議禮臣又言准欽天監咨本年六月十五日吉期宜
升朱子主於大成殿國子監命祭酒以豕一羊一昭告孔子
之神京兆暨各府州縣學亦如之 制曰可臣永祚職司守
土得循例舉行於清澗鄉校夫道統之傳君相師儒其致一
也後世表章師儒則君相實與有責焉自唐虞以來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淵源相續久矣迨孔孟既沒斯道之統竟
至架漏千年直至有宋濂啟其端洛暢其旨關益其助閩分
其流獨子朱子一人集諸儒之大成特不幸生於南宋之世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僅四十六日而聚徒講學發明經籍
祕奥研異爲同闢邪返正俾孔孟之旨粲然大明於世其著
述之功不在刪訂纘修下臣愚不敏不能仰窺我
皇上聖學之高深側聞細旃廣廈之上行幃祕笈之中惟朱
子一編手不釋卷然則子朱子雖屈於當時之庸君權相側

目於指爲僞學之小人而契合於千百載後衛道崇儒之
聖主其遭逢抑亦不可謂不幸也且夫正學之榛蕪也久矣
宋以前汩沒於訓詁詞章之俗儒宋以後紊淆於陽儒陰釋
之異學然而俗儒之是非易見異學之同異辨之不慎往往
有毫釐千里之差彼夫六經註我其不殊於明心見性不立
語言文字者幾希而格致誠正之真儒或反以支離見斥自
非
大聖人毅然力爲主持則孔孟之統宗何由而一乎子朱子
躋祀十哲禮既成大司成暨各督撫大寮咸蔚爲謝表駢儷
精工極鋪張揚厲之盛 臣永祚 復爲是記揭諸泮宮以示諸
生者以見
大聖人之表章正學超軼前代且使後之儒者咸守紫陽之
真傳而不當歧所嚮也夫

工部都水司新堂記

都水司古水部也乃近代掌職繁劇特甚上則
壇廟殿寢之飾 册寶誥軸之需動關大典 鹵簿大駕隸
內鑾儀衛者胥於是乎取之
皇上行幸處所橋梁道路飭令修理堅好 離宮別苑春秋
花卉則有棚罩盆盎之具內府需用髹漆廚鼎銅錫窰磁諸
器皿及文房筆硯之屬凌冬藏冰盛暑進 御有內窖有外
窖始不缺於供有大祀事預園龍香餅製祝版大喜慶屆期
拴紮綵子亭障以上諸條皆克期告成甚且咄嗟立辦者也
直省外解則有 制帛 誥敕頒衣彩繒緜袱寶鈔絡紬椶
毛魁藤椶絲貓竹紫竹蒸竽竹南檀木等項會計催取罔敢
後時匠役則有玉工金工木工鐵工石工漆工裱工針工刻
畫工劈藤竹工綵子工在官食糧者工價節省不敷外雇則
酌時日長短授之直至於河防一事其專司也凡四海九川
江渠水利莫不備載簡牘河臣之歲修搶修漕臣督臣之糧
艘戰艦宣樓黃快差船遠至奉天將軍之兵艦渡舫每按工
程緩急計年限遠近先估後銷務期合例而河帑完欠議敘
議罰者復不一而足工關各差若荊州若龍江若蕪湖若直
隸之丁字沽若杭州之南新若瓜洲宿遷小榷皆考核焉約
終歲計之題疏四五百封堂稿日積數寸吏持牘待判者踵
相接於左右故工部號大司往時積習相沿稿案壓擱不下
數百十件蓋廢弛之日久矣自
聖天子臨御宵旰不遑且洞悉錢糧利弊下新例於所司較
前此度支十減三四隸以大司空諸公督於上親僚董其成
官是司者晨入暮歸恪勤厥職司舊有堂楙自明末時代遞
遠破漏剝落雍正二年九月掌印滿郎中常晉存公貲復捐
己槖從而新之自作小碣刊經始落成月日寮友以爲堂構
雖煥然改觀而庶務弗剔弗詳然則政之興也豈徒誇耀於
梁棟而已乎屬余文鐫諸石以昭職守以貽後賢外有廉子
門神二庫衙隸本司雍正元年歸併製造庫遂不復及云

謁四賢祠記

道學之脈至閩倍盛閩中諸儒先後遞興復以延郡爲大宗
龜山崛起將樂南邑之豫章延平繼之朱子誕於尤溪之尉
署亦延產也故郡城龍山之陽四先生祠在焉康熙己巳家
君出宰是土爰諏吉日潔羊豕祇修典祀小子因得追隨其
後至山趾躡級而上約里許始至祠仰觀龍岫千堞浮青俯
瞰劍江三流匯碧既入祠瞻遺像龜山南面三先生東西列
坐肅雍既達勞鬆式臨諸生贊襄讀祝進酳罔敢不肅事竣
還署小子祚因爲之記曰粵自孔孟既歿漢唐以後幾至榛

漏千年而龜山獨能立雪程門倡道南服若羅若李遞相及也至朱子而集諸儒之大成俾斷者復續晦者復明可見大道之傳不以時異也且閩僻壤也唐以來士始有可稱述然皆以詩賦詞章爭雄上國而於聖賢之道概乎未之有聞者乃四先生於深巖邃谷之閒師友淵源身荷重寄上以廣濂洛關陝之傳而後西山康侯諸賢接武奮起可見大道之傳不以地異也小子生四先生數百年之後奉其語錄傳注以冀得孔孟之真詮寤寐羹牆如或見之一旦戾止於斯獲以近厥里居祇承道範敢不益奉成說積之躬體力行以無負希賢之素願歟記成上呈家君家君曰小子勉旃允踐斯言任道不惑矣

南湖記

池郡之陽川流一綫繞郡治東達於江曰清溪溪長二十里

許形勝志所謂清溪南來也川自九華至清溪岡益平地益曠周遭四十里匯支流爲巨浸曰平天湖李白所謂此地即平天也面湖枕清溪第二曲曰南關鎮余家居此六代矣是湖之勝映帶左右得而專之竊取以自號焉當其衆壑奔趨江湖倒灌齧日浴山汪洋萬頃登高以望吾鎮若荷錢之貼水而隨波動盪也及水落草齊白羊縱牧維莫之春彌望菜花濃香遠遞盛暑既夕搖白羽扇坐柳陰納涼及水澈無痕秋光屆望則夜駕小艇緣蓼灘酹酒酬月若夫積雪橫鋪曉晴凝睇又森然若白玉之墀其平如砥厥產沒宜菱芡洄宜蒿蘋岸有桃柳弋有鳧雁漁有鱗蝦朝有遠岫之嵐夕有銜山之照風有帆檣之迅駛雨有烟波之蓑笠蓋四時朝暮變態百出而湖之勝於是極矣客有訪余爲郊外野人者余曰野則野耳若烏識野趣乎且是土也先人之敝廬在焉湖山

之佳致聚焉余之獨專其勝也固宜既語客退而自恧焉人以地重乎地以人重乎南湖固天然最勝處居此而名不朽者惟宋華子西一人耳至今關口石狻猊父老猶指爲殿帥家故物向使子西先生當韓史奸國之時不能奮其忠烈以攖逆鋒甚且百折不回杖死東市而不悔即爵位烜赫一時其里居亦或不傳也余碌碌無狀居是里專是勝人地不相稱實甚雖然居南湖者烟火相錯能領略野趣者或少惟漁工水師日習不厭問其勝亦同歸於不知耳漁工水師所不能領略者而余能之則謂余差勝於漁工水師亦可既竊取以自號且爲之記焉

水德亭記

池郡東郊百牙山肘右介清溪第五曲有水德亭焉　本朝邑令趙公所創建者也亭當清溪孔道之旁行旅咸憩息乎

其閒郡城瞰湖枕江擅山川清曠之目惜下臂單薄故明丁相國紹軾有三固池陽水口之碑一青雲隄一相公墩永興寺一清溪妙因塔茲亭介於其閒亦不爲無助乃趙公當日建亭之意則又有在也蓋郡城東南有齊山雖巖洞之勝甲天下奈怪石嶙峋適與之相向故歷有火災民閒苦回祿者歲數數有之自公建是亭顏曰水德而火患不作或偶不戒旋即撲滅不復如前此之蔓延矣公之功何可沒也公以浙西名進士令貴池居官勵清節不受暮夜金輿人至今誦之爲文清矯絕町畦行事一軌正道乃亭前濬一小方甃井父老相傳有鎮壓書劍瘞其下夫符咒之術方士怪誕不經者之所爲公亦爲之豈果有異人傳授道術歟然苟能捍患禦災存而不論焉可耳公去吾邑已四十餘年此亭猶巋然獨存邑人志遺愛屢葺而新之以庶幾召伯甘棠之比余因作

記以示後人使永不忘公之賜公諱衍號香沙浙之東陽人

族祖廷輝公手蹟記

吾族自宣州遷池之白沙分三支廷用公璧廷輝公瑩則石壁村一支之產也當明景泰天順時各以一經冠解榜至今無不知有章氏兄弟聯魁者其清操介節晚而益堅以故躋祀鄉賢載在郡邑乘者班班可攷使其得遊聖門當與不屑不潔之狷者同科又非僅以科名重也二公志行卓然其著述亦推一時翹楚廷用公則有辭太守約遊齊山句廷輝公則有上郡丞詩其他散見於碑版鐘鼎者多二公所作獨全集不傳余甚憾焉蓋自二公歿已更歷數百年支下子孫日就式微不能寶遺說於兵燹煨燼之餘良可歎也今年秋觀穫於石壁之野吳生羣玉在焉相與登獅峰望蓮岫擲虹橋之清泚步韓村之廣阪意皆二公優遊泉石時所曳杖而遊

兄唱弟酬之所乎無如不朽之言俱付之荒烟蔓草因悵然者久之吳生進曰側聞笱陂曹氏有廷輝先生墨蹟請爲先生謀假觀既而攜至只手卷半幅而已半幅亦殘闕不完諦視字畫直逼蘭亭手意味其文章則築城記也大約美郡大夫捍衛之功及曹氏兄弟督助之績云按吾池之有城自正德年間何公紹正始意其時鄉之殷實而有品望才幹者亦與督修之任書尋丈而抹築之工既竣公爲文以美之歟然其詳已不可攷矣吾族雖分三支以世計之則二公固吾之十一世祖也生數百年之後追揚祖烈與有責焉乃於二公中僅見一人手澤即一人之手澤而又殘缺不完如是能勿悵然而增歎息乎哉摩挲匝月以其爲曹氏之所珍而不欲敓之也遂仍歸諸曹氏而爲文以記之

箬嶺征雲記

箬嶺之高橫亘三十里丁丑七月既望經此入閩時祐弟偕行乘蹇驢日行數十里三日始抵太平縣之長源距嶺一舍而近青翠障天入望瀰迴黃山三十六峰雁行列左方聳明戒行天忽暝嶺頂及嶺項爭出雲倏與天屬左顧黃峰俱隱不見至嶺腳舍蹇扶笻躡蹬直上約二里許爲鐮刀灣灣甚長自末至顛行者尚笑語相答而迴環已四里許矣自是徑益斗絕舉足依胸行數步輒喘喘定復行下視懸崖千尺心悸欲墮又上得騎龍菴而憩焉菴故在山腰也稍憩復行又三里許漸入嶺項雲氣已拂人眉宇又二里過毛坦又二里始躋嶺頂至是徑稍橫然通身入雲內矣非烟非霧培塿眾山杳不復存惟霢霂霑衣欲溼少頃涼風四起黑輪飛轢咫尺不見形影彷彿米顛潑墨畫從者盡駭余亦疑雨欲來已忽散處蓋雲氣甚濃處也又五六里有埋沒雲中者爲樂得

坐亭老僧煮茶結緣坐定問曰箬嶺雲氣固如此乎僧愕然曰老僧住持此久春秋朝暮無時無之不知此固雲也既就道矣謂祐弟曰若竟不識裁雲補衲歟又里許徑微平自北折而西爲嶺頭亭障自是皆下山道頗不似上山之艱但苦足滔滔不能止又里許離嶺頂又三里許離嶺項雲自是亦漸薄諸山四中微見日影一綫若晴空天窗漏晷又半里許則日朗朗照人矣秋暑未退揮箑不能休迴憶山頂涼颸半日間陰晴寒燠變態矣又五里自西北折而南投茅舍宿茅舍方姓舊居停也迎門款余語延余登樓樓面嶺北向仰視浮翳爭趨太虛惟嶺頂及項仍迷離無際而已祐弟曰今日客程挾雲而征我輩不可如山中老僧不知有雲也兄其以文狀之遂成是記爾時濡毫拂楮覺雲氣猶冉冉從十指間出也

玉軸軒記

玉軸軒者石君五中樂平官署貯書之所也石君好讀書之官江右載帙盈船溯流二千里而上因延余課其子姪於此至則軒方經始乃更旬日已落成矣蓋樂人營室省費而易成以竹織壁泥塗其上有砌僅及腰者爭以爲華因加堊糊楮焉亦頗瑩潔無俗狀聚書其中朝夕發函而讀之軒前隙地甚敞多朽樹根詢之則云曩皆巨樟古槐前令北人惡其不祥尋斧斤焉石君因編竹爲前籬謀所以點綴之余曰君客耳余又客中之客君於樂傳舍耳余又傳舍中傳舍十年樹木之計奚爲乎於是覓湘竹數百挺芭蕉數十本面軒植之閒栽雜卉青蔥紅碧甚可愛石君每放衙還輒至軒中採討典故或拈韻唱和爲詩徘徊不能去也一日謂余曰茲地得君來而軒成得君藉花種竹而軒之盛益具是不可以無記余曰君過矣平泉金谷古之好事者備極經營未幾付之荒烟蔓草區區者何足云余觀天下之不韻無樂人若者湘斑名植甫脫籜即析以爲薪橘柚之粥於市者一錢易數顆君欲買木樨爲瓶玩落其實盈石以進吾與若之貴焉者烏知不爲彼之所笑焉者乎且君之於樂去住不常繼自今有若以巨樟古槐尋斧斤者又烏得而禁之乃欲傳舍中傳舍之客筆之於文抑亦惑之甚者矣石君曰君之言達觀也而客中之客非凡客也軒之勝雖不可終保得君言庶幾不朽因記之時康熙辛巳秋日也

九十九峰記

九十九峰舉九華之大數也然九子之易名九華也自李白始九華之峰臚爲九十有九不知昉自何人大約因其山多峰峰多層見間出故後之騷人墨客躡屐扶笻覽一勝則錫一嘉名而九十九峰之說至今傳焉余嘗攜圖志坐山巔迴旋審視則左右前後圜簇森列奇態異狀實難更僕數其峰似鼻似首似指似口似肇似盂似冠似臼似特者羣者似友者倚者側者垂者臥者附者攜者有若行者有若窺視者有若俯仰揖讓者而其得名或以人類或以物類或以高遠幽秀而括以大意或以羣分類聚而取義於古人中尤卓犖者或歷歷可數則別白以稱之或難於指計則約略以括之以人類者如醉翁峰文殊峰老人峰之屬是也以物類者如展旂峰翠蓋峰梅花峰獅子峰之屬是也其高遠幽秀而可括以大意者如插霄峰獨秀峰滴翠峰之屬是也其羣分類聚而取義於古人中尤卓犖者如四皓五老七賢之峰之屬其歷歷可數而別白稱之者則雙峰四峰之屬其難於指計而約略以括之者則列仙聚玉諸佛之峰之屬總之九十有九其他不甚著名者不在此列雖然茲山奇特甲天下而禹迹未經太史之遊不至得李白名始顯亦第云九朵青蓮華耳未嘗云九十九峰也劉禹錫嘗言至西岳而天下無奇至女九荆山而天下無秀及見九華深歎其言之失也亦未嘗指數之曰其峰奇其峰秀也九華蟠伏周環約一百八十餘里無一處無峰無一峰不秀且奇九朵青蓮華亦可分爲九十九朵青蓮華故曰九十九峰舉九華之大數也濡毫作記用當臥遊且使後有耽康樂之趣者得以省覽焉

遊齊山記

凡人聞名山水莫不欣然欲往往焉而其名不虛亦莫不可喜可愕者然自非嶔奇卓絕擅宇內之異觀恐未能習焉而不厭吾池有齊山距郭三里許距余家僅長隄一綫習焉者也春則攜斗酒聽黃鸝夏則納涼石室看滴溜秋則坐對霜

林醉蕉冬則登絕頂望江天積雪固無時而不遊也雲梯仙橋吾嘗躡之小九子九十九峰吾嘗數之妙空招隱壽字別一洞天諸巖吾時棲之集仙華蓋老虎無極石鼓諸洞吾時坐之陳鴻斷碑杜牧詩刻吾每剔蘚讀之華家老松武穆屐跡吾每撫摩而憑弔之又無處而不遊也而竟未之有厭也辛酉初冬年友趙孚看昌祚梅耦長庚謁其房師周侯來池過訪甫坐定即問訊此山之勝因訂期遊乃周侯已先約二君往矣翌日二君過余曰齊山之奇胡一至此余曰無奇也梅君曰是何言是何言君所爲習焉而忘者也山之奇以石嵌空玲瓏真米顛袁中物始知靈鷲飛來虎邱千人浪得名耳但日昨之遊胥吏呵呼甚殺風景請仍與君偕因訂期治具遊竟日不倦是日就宿山寺中二君目眙口翕既曰歡忙起舞喜愕交并余因謂梅君曰君工古文曷記之耦長曰余

於茲山偶也君習也下筆別開生面仍非君不可予曰唯唯夫余之遊茲山也歲凡數數矣至是始克爲記所以重余之陋也

石室記

高子棠專與余生同里嗜古有同癖客長安同時館於陳姓主人有同室兄弟朝夕過從靡閒也余所居室上覆以石蓋京師人善削石片疊鋪代瓦望之若微風皺水痕尤宜施於別墅高子乍見而詫之曰此藏書之石室歟余笑而應之曰是所謂無其實而冒其名焉者也盛宏之荊州記云小酉山有石室秦時人所讀書數千卷在焉余之室烏有此乎四子易詩而外無經玉堂綱鑑而外無史工部集而外無詩太平御覽而外無故事山曉閣濃圈涸贊之唐宋八家而外無古文子乃以小酉擬不倫甚矣夫士之得志於時也承明侍直

下難抽金匱之祕而讀之否則隱居著述操三寸不律以抗行於古之作者余行且縮符作吏矣風塵鞅掌夢斷清華又以親老家貧之故不得不需時月以冀倖　朝廷升斗之祿著書以藏名山益有所不暇也二者一無所處而猥云宜位置石室中稱歟否歟且吾與子固同有嗜古之癖而坐受嗜古之累者也業已從事制舉一途何難空疏其腹以專心力於脂韋之時文顧反於舉世所不好者數十年繼晷焚膏不暇給遑迂而計左莫若此者又可以多讀書之說誤它人之子弟哉高子無以應余因解之曰無其實而冒其名曷若名焉而適如其實京師中紅塵撲面讀書之所益少雅潔者今余之所居花樹盈眸禽聲悅耳細草成茵瘦石林立而朝夕坐臥處又得雲根以覆之其製若書舫其色比瑯玕是亦旅人清福已若夫書之藏與不藏固可以不論也夫以石爲室

即以子所標石室爲名且次其語爲石室記

种公井記

青澗易爲清澗不知昉自何時若青澗城則种威靖鑿井得泉而賜名焉者也按宋史西夏用兵守備不足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寬州舊壘請復之夏人數出師爭之不能得猶慮處險無水難守命工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工辭不可乃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余傳其績每想慕其人康熙庚寅適官斯地於南北交衢見闌閬間有石碣上鐫曰种公古井停驂者久之詢諸士人曰茲井之湮沒也久矣前令有瀕水温君爲者過此手指之曰种公井在此命工且畚鍤一發而得之因烹泉瀹茗以餉客且爲碣以張其事嘗攷古之循吏以井利民者不多見惟李鄴侯刺杭州以錢唐湖汐所匯民苦水不可食遂疏鑿六井至今利

之若威靖之爲此也當干戈擾攘之時外迫强鄰之偪築壘得泉遂屹然爲延麟保障然則鄭侯之井所以謀民之生利公之井所以捍民之患其功施可勝道哉地險非城不可守有城而無水則險亦不可恃也公獨奮然鑿井且鑿井必得泉而後已蓋其忠勇根於天性人力勤故地靈亦從而效順歟淸淵名官以公稱首公歿千百年民之戴公者如一日挹者注者瓶且綆者往來相望於道安居旣食其遺澤卽不幸有事亦不困於生活之無所需公之賜曷可忘也溫與余爲同門執友起家於淸海歷臺諫每盛稱淸之醇樸易治及余盆此欣然色喜言之益詳但未及發地得井事然士人神其說必非無據況碣刻猶歷歷也遂爲文記之以張威靖之烈且使後人知古蹟之自溫而復顯也

東軒記

軒近草場山之趾廣三楹空院縱橫可四十尺前令祖君肇慶所搆也老槐十圍蔭其後旁列花樹升軒而望郭外鍾樓東山諸峰若隱若見浮翠於簷際縣齋宏敞無踰玆軒賓客宴會於是乎在若夫開屛牖以延風坐階戺而得月尤與深夏中秋爲宜石刻舊爲進修堂額久不存余以其體製名軒爲稱且居縣齋之東偏遂顏之曰東軒客有見之者曰昔蘇子由監筠州酒稅嘗搆東軒子之命名不亦襲乎余曰東西南北有定向堂齋軒室有定形東之不可易以西猶軒之不可冒以堂也何襲焉旣而思之余之名軒與子由同余之宦況則有與子由類者有與子由絶不類者淸民舊苦雜派之費歲比不登益竭歷供億不暇給余至一切蠲除略盡祿入以扣荒僅存其半又以公事捐解惟市集有牛馬羊豕之稅資其贏餘供數口饔飱之需此似與子由相類者也若子由

雖搆東軒朝出夕入以不得安於所謂東軒爲笑余固無是也余之初至淸川也簿書錢穀頭緖尙棼民之訐訟者復沓舊習日喋喋於庭旣而規畫粗定民氣大和丁糧歲額不過三千餘金歲內全輸官庫每日簽押不盈寸狀牒僅數紙朝夕玆軒抽古籍把卷雒誦或作詩古文詞以自娛覺天下之有司蕭閒莫余若者上視子由正不啻其過之抑子由時方不得志僕僕於小官冀幾乎顏氏子簞瓢陋巷之樂而不可得夫眉山父子兄弟學縱橫名法之學欲妄希夫不遠復之亞聖此亦相去大有閒矣殆文人之大言而未見道者歟獨余悠忽半生雖謬附乎濂洛關閩之徒不能殫精道妙以尋孔顏樂趣匏繫一官仍復鑽研詞章聲律以銷歲月雖日坐東軒披函染翰究亦與玩物喪志者等此則余之所愧且懼焉者也客旣退因書其問答之語作是記

韓蘄王母塚記

淸淵縣志載有韓信葬母處縉紳先生作爲歌行以附之章子曰謬矣哉異乎吾所聞太史公曰信居淮陰微時葬其母可置守家千家何居乎延安有信母塚哉庚寅仲秋適以公事會綏州牧過官山嶺北時丁子瑗偕行偶憩道側見有碑鐫韓蘄王葬母處旅次詰及之余曰有是哉是故南宋中興之名將而延產也王名世忠追封於蘄志所稱韓信葬母處意卽此地然而謬亦甚矣夫士君子盱衡往古必有確然不易者以爲之依據生延郡而不知世忠之爲延人乃妄引淮陰以當之且率意爲詩以剽襲焉狃於街談巷說耳食爲眞見諸文詞習焉而不加察人之不學如此殊可笑也曩余客京師有遊代郡還者舉近詩示余其過韓信嶺一作亦謬以韓王信爲淮陰侯余面訂其譌其人亦赧然面發赤然韓王

信與淮陰名尚同並漢初人時亦同今乃於南宋之後而拳援於西漢千餘年以前以淮楚之傑而謂鄰延有毋塚謬矣哉謬矣哉因與丁子胡廬大噱而作記以正之

義倉記

昔范文正公設族人義田錢公輔記之甚詳朱子官浙西時曾請於朝得常平米六百石創立社倉隨時散斂最爲周備後世詔行其法於諸州先　贈君嘗舉二說折衷之意欲加厚宗族祿入所餘則仿范公豐凶散斂則仿朱子痛甫宦旋歿不果行余小子蒙祖宗庇蔭作令塞邊賦荒俸薄稍有所入繼且盡費於軍功叨
恩內召暫息里門於今二年矣見天行旱澇不常每以歉告因承先　贈君遺意於本村創義倉捐穀爲之倡有力之家亦酌捐焉凡若干石以爲倉本冬春散貸及秋而償薄加息

耗漸俟增益以供祠祭之費謀諸族人踴躍爭善且曰子其記之夫吾族自遷居湖村以來子孫世守孝悌力田之緒不甚富亦不甚貧然支繁丁衆其間卒歲無資方耕之種者亦往往而有也概自鄉鄰素封之家多以糴居奇不得已緩急告貸每有難色既貸子母相權息甚重苟不如約則利復加利其息愈不可勝窮以故貧者日益困今義倉成庶無此患乎自康熙庚子年十有二月舉行捐本穀陸貯倉嗣後每歲歲週兩散一斂散之期以臘盡以春深收之期則一於秋穫後八月望前每股舉殷實公正者爲之長會計出入悉以委之鐫茲文於石務期久而不敝焉可也族人咸曰一本九族人所當親也行仁自近始子之謂哉余曰小子宦歸愧不能仿文正公置義田以贍宗族何敢當此語若夫隨時散斂仿朱子社倉之意以其行於浙西者行於一族則拜諸族長之

賜良多而先　贈君曩日有志未逮者亦可以少遂也已

重修貴池縣學碑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神聖相承文教敷於四海特開龍飛　恩科鄉會兩闈廣額有差造就學官甄師儒之選增博士弟子之員
先師孔子祖父五代而上優崇王爵所在郡校　詔令有司加意葺治我
皇上之重道崇儒也至矣太守吳公由部郎表帥池陽若文尉之於蜀常袞之於閩鼓舞作興仰稱
上旨祚等因貴池縣儒學大成殿就圮呈請修理公遂毅然身任其事捐清俸爲之倡諭三老勸捐闔邑之人鳩工庀材經理拮据凡九閱月而竣厥役自春徂秋公旦旦詣工所審視周詳務使材良工奮費省式精而後已大成殿年久圮甚

名修實創也以其餘資若兩廡若倫堂若兩齋若啟聖名宦鄉賢各祠若外舁門櫺星門戟門暨周圍牆垣莫不華美堅好蓋廢墜於數十年之閒者一旦煥然改觀矣公稽郡邑乘貴池學移卜於有明弘治年間其地矞乃黃文貞公瀾伯先生故宅特綽楔倫堂前楹額曰三元舊址一以表先正一以勵後學也公學問淹雅鶴韻琴絃每與歌詠之聲互答諸生有以詩文請正者目覽手披丹黃甲乙無倦色以帥兼師公之謂乎公蒞池一載輿誦泮溢百廢俱興諸如額九華以閎講堂植新松以表華里甃五溪橋而行旅便鑿泮山磯而湍激平開金斗三臺之圩畝築胥溪萬柳之長隄且自附郭貢庠外石埭東流兩邑學宮或創或修公均次第捐俸勸成焉是歲貴池文廟起工適值鄉試　恩科之期文榜則有王紹正吳明試武榜則有姚泉湧皆由邑庠中式說者謂地靈人

傑之徵公實啟之當
聖祖仁皇帝之十有七年茲庠久頹復振全賴邑侯劉公之力公旋由行取擢御史歷閣學出撫上江軍蓋　聖靈之感召固若斯之不爽也我公建學明倫厥功與劉公後先輝映學宮告成適督撫兩院稔公操守廉潔才具明敏特薦調繁金斗池人攀轅臥轍不能得然而公自此升矣循聲上徹
黼座行且邀
聖天子不次遷推之榮翺翔公輔操券以竢是役也經始於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落成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計役工匠若干名采辦物料若干件公捐俸銀五十兩僚屬捐銀若干兩合貴邑三十九保按畝樂輸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有奇任其事者惟公也公諱節民號道存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襄事者爲司馬李公諱廷弼別駕卞公諱之珅俱

三韓人邑侯張公諱其赤四川洪雅人學博裴君承迪揚州人陸君璇常州人經理各保樂輸則永祚暨武孝廉陶楷國學方之鈞諸生陳善管工則諸生李承恩章永裕鄉耆王一泰例得並書

上清溪黃公祠碑記

吾鄉黃文貞公諱觀者當有明靖難時一門完節史傳載之詳矣祠公於金陵自焦狀元竑始若羅剎磯青雲隄暨鎮秀門内吾郡所以禋祀公者甚備乃清溪故里闕焉無聞同里某因所傳更衣亭故趾在雲子山之麓謀建祠於此屬余言勸緣此康熙辛巳年事也歲比弗稔僅構數椽工不克竣迨癸未歲撫軍喻公檄各屬新文廟兼修忠孝節烈祠宇會計工料取諸正賦之羡於是諸生某等呈請於邑侯吳公吳公上之郡大夫李公照修各祠例給發工費始計日而竣里中

諸子既潔羊豕祀公而落之復欲余言壽諸貞珉以垂不朽夫玉璽徵兵金川失守帝遜南荒忠臣斷戮獨公一門臣死君妻死夫女死父母奴婢死主古來忠義狀元可與文山並譽者驅獨其生長於上清溪則又有確然而無疑者余舅家徐氏世居公故里之側余往來其閒近三十年有洲曰許家洲因公贅姓而得名焉者也其西倉基距此一里而近南有教軍廠打馬口意即募兵上遊時訓練之所乎雖溪流遷徙址舍不知其詳而山川環秀如故然則茲祠之建近公之居妥公之靈烏容已哉是役也經始於康熙四十年某月落成於康熙四十二年某月計工若干用銀若干兩捐俸首始者郡大夫李公爍襄助者爲邑令吳公儀經費者爲某分捐者爲某等姓名詳鐫碑陰既爲之記復作迎享送神之歌俾公祀焉

歌曰羅峰疊翠兮江祖漣漪雲山之麓兮矗公祠樅絲帽浮兮公死桃葉渡兮沈妻及女魂歸來故里奉俎豆兮潔蘋芷公式臨兮薦歆秋霜隕兮春露零佑後學兮福維桑紛紜香兮豐稻粱公茲宇兮飲庶除風雨兮去鳥鼠送公兮我悲肅公祀兮無絕期

岳公墳公禁碑記

國朝原任貴池縣令岳公諱申字式南陝西沔縣人康熙二年由孝廉署教職升任三載報最以兵部職方司　内召而公已先期歿矣公一介寒儒遠宰吾邑茹蘗飲冰愛民如子於時有江南第一清官之目其歿於任也邑人塗號巷哭如喪私親後公請祀名宦公無子僅二女貧困櫬不能歸邑人則相率買山於齊山之陰土名官塢塝扇山頭經營葬事蓋仿桐鄉遺意云時公之夫人尚存知其婿與姪皆放蕩無繩

檢不若邑人戴公之深也因立祠墓左置主其中以山地田圩等項批付華蓋菴僧照管每歲所入爲香火貲禁絕樵採吾邑紳士當寒食標祀之期公辦肴品酹公之墓兼驗封域及陸林察僧人看守之勤惰不意蓄養年久樹植蓊蔚遂有從而覬覦者其婿爭之其姪爭之疊經兩庠公呈當事斷明仍歸主僧照管姪久故無嗣雍正八年又有已經再醮螟蛉之姪孫媳伊子王吉垂涎產業違斷侵執僧人如澤鳴之郡大夫李公士傑兩庠諸生董錄士等復呈署縣司馬于公鼎元細察卷宗給示嚴禁仍公請勒石用垂永久以杜侵犯之弊按公之歿距今垂七十年留葬於此亦多歷年所公靈在天春秋二仲俎豆在郡庠公之遺愛在吾邑吾邑之不忍忘公至今如一日苟不保其兆域松楸任宵小之侵冒以驚擾我公可乎哉昔召伯循行南國憩於甘棠之下民不忍翦伐

寇平仲喪自雷州還道過公安插竹生筍成林民亦不忍翦伐名爲萊公竹非重其樹也重其人也況以公之遺體瘞葬於此山川且爲之降靈鬼神且爲之呵護豈有子民而斧斤其宰木乎公莅吾邑時祚在六七齡其清風善政父老猶能道其詳者同里君子不以祚不文屬紀其事不能辭也因槩括始末授諸鐵筆其墳山四至附載於碑以爲峴首墮淚之跡

重修會館大廳記

貴池會館在正陽門外東邊偏趨朝近市居者便之舊有大廳廣三楹歷年久遠攲斜滲漫又前年起建大門反昂於廳事青烏家言以爲不利欲升而新之未能也雍正二年夏秋之交霪雨爲災者連月茲廳牆壁盡毀亟謀諸梓里親串衆議既同鳩工庀材加意修理累土升基尺餘許易壞以甎撤去朽植既高且敞復楔而堅工始於重九落成於是月蓂莢落日計費兼金八十餘兩余輸四分之一焉既竣事懸畫題聯掃地布几席邑人拾級登堂者莫不贊美以爲有加於昔是役也余敢自謂齊華東崔二公之功臣庶留此以待繼起宦遊之君子

貴池義塚碑記

京師中郡邑之有會館陽宅也吾邑備矣其有陰塚陰宅也吾邑缺焉夫自齊華文恪兩先生剏立館所其所爲桑梓計者周且至也獨瘞之所曠百餘年未卜豈詳於此而略於彼哉毋亦時有所待而不能無望於後之人之繼起而爲之也康熙己丑余就選入都因以此謀諸同里諸親友僉曰此義舉也且以承兩先生未竟之志無不踴躍樂輸者醵金若干兩買段姓地若干畝有奇於沙河門內崇南坊二牌三甲之

原地名象鼻坑高坦塏爽形家善之因其餘貲環之以堵畫之以界招募守塚以時封植焉諸親友欲余文壽諸貞珉余不能辭也嘗攷之古掩埋胔骼詳於月令西伯陰行善澤及枯骨史臣美之且子輿氏不云乎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吾邑雖遠在數千里外今之羣聚而旅處者皆鄉井之儔也聞異時客亡者往往倉皇無所附麗不得已轉匄之鄰封槩貲財副借紙一語齟齬輒拒而不受其尤貧力不能南歸者久之甚有胔骼泯沒枯骨不掩之患此固仁人君子之所惻焉心痛者也鄉里同井之義固如是乎哉幸諸親友不以余言爲謬陰陽兩宅次第告備皆衆擎之力也繼自今願吾邑客於斯者咸躋仁壽之域視此地爲閒田甚善設有不幸必公同相度毋以卑踰尊毋以少凌長毋以強欺弱毋以前蔽後不遵約者衆共斥之每塚前必勒姓氏於石否則以古甎代

之每歲寒食中元必公至其地行故鄉標祀之禮且以驗守塚封植之勤怠其不事事者易之庶幾永遠勿替僉曰君言是也宜悉書入記其一時好義捐輸之數業主願售之筆併勒碑陰用告來者

桂烈女祠碑記

桂氏藻姑貴池縣舞鸞下鄉第四保桂生廷女幼即端靜許字近村儒童陳明誠緣遘舅姑之喪及笄未嫁服闋涓吉康熙五十二年十月朔之六日于歸矣明誠忽六月朔之六日病歿居距夫舍三里許姑白父母欲奔喪父母力阻之涕泣入閨閣沐浴整容乘閒自縊以殉當時溽暑顏色如生時里人異之兩庠呈請當事允入祀郡城忠烈祠按祠祀趙文節之夫人雍氏而下凡七人姑遂躋尤氏滿姑之右桂氏村居牌樓科名宦績前代多有姑以弱女子慷慨就義從夫地下

貞魂烈魄尤可風也兄若弟復擇地於姑塋之旁建祠三楹以永家祀遠請余言鐫諸石因備載刱造之由且為歌詩以張之歌曰

池陽烈女崇蒸嘗誰其昉者雍與黃宋明而後唐及康
本朝尤氏夏氏良吾邑舞鸞之下鄉桂氏藻姑復抗行幼字比鄰陳家郎笄年連痛舅姑亡服闋擬可偕鸞鶩夫君六月病且僵相距三里欲奔喪父母力止泣回房蘭湯沐浴竟懸梁顏色如生神揚揚盛暑蠅蚋罔敢傷連名公籲動膠庠七烈而入遂升堂重建祠宇貞塋旁千秋俾識姑行藏一本作鑄彝遠詒彤史垂芬芳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六文卷之六終

南湖集鈔第七文卷之七

貴池章永祚錫九

字說

如皋石克俊遂於易以頤恆謙名其三孫屬余字之余曰孔子不云乎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恆久也謙德之柄也遂以正也久也柄也分字之夫能正能久而不失其柄即斷至於聖人之域無難否則趨歧而力畫尊己而傲人吾不知其所學何事矣二三子其敬聽之命名於祖義畫也字表於師孔翼也可不勗哉

澗水說

天地生物之妙水居一焉大之江河湖海小之谿澗溝洫可舶可航可艇可筏其浸可以溉其產可以魚其力可以負獨塞垣之境羣峰縱橫攢合山之上不出泉惟山趾石罅涓流

生焉分爲溝匯爲澗其流激以濁其底确以礫其廣不過尋丈之閒耳濱水之民老死不知航舶艇筏爲何物聞有談魚蝦螄蚌之形竊適適然驚其疆畝播種極山之顛灌溉又所不能及也蓋天地生物之妙至此焉窮水哉水哉亦奚取此水焉

清酒說

清人多種糯粟釀酒以羣飲爲常城郭居民不滿五百家必青帘而市者幾溢百家之外酒價甚賤錢三枚可沽一瓶醋者倍之客至從不知設茗荈惟酒而已聞羣而飲者手互傳巨碗碗不停斟男女皆帶佩刀坐土炕袒割羊豕肉以侑尊蓋猶有白翟之遺風凡縉紳縫掖來謁者吏胥報案牘埃者細民愬訟於庭者每相對皆麴蘖之氣蒸蒸逼人其無賴子弟呼號叫吸緣酒失觸法網者亦時時而有雖下令禁之而

不能禁也昔王無功作醉鄉記盛誇縱飲之樂彼固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孰知此地居然一真醉鄉也耶

龍行雨說

康熙壬辰麥秋彌月不雨步禱雩壇幸得霑足時奉檄攝延川篆延川視清澗旱尤甚始至之翼日雨隨亦大雨邑之紳士旅進而言曰使君其猶龍乎余愯然不敢當噫今之有司得免於政虎之譏足矣尺龍云乎哉且夫龍行雨之說不見諸經傳惟唐人小說載李靖微時射獵投宿山中老媼家夜聞叩門聲甚亟令靖騎青驄付瓶水向鬃滴之雨遂大注其事荒唐怪誕不足信按祭典風雲雷雨附祀方圻雨固山川之氣所爲歟左氏春秋鄭大水子產不禜龍君子是之爲民牧者不能遇災而懼厚自脩省乞靈於水族之長抑又何也近世求雨必祀龍因作龍行雨說以解其惑

神虎說

雍正三年十月朔之四日忽斑斕大虎入都城兵部窪東兵跳入年遐齡宅連傷數人坐踞堂皇莫敢攖者上聞奏亟遣內大臣鑾儀衛使馬爾賽率義氣滿洲一隊奔赴其宅有奮勇衝鋒者批槍中其項虎跳上廳事喋血數升翻身越屋數重入花園衆偵其所向攢刺之虎復返階次立而死夫遐齡年羹堯父也羹堯嘗握大將軍印擅作威福贓私以數百萬計西海之役慘戮無辜數萬人乃是日上正允兵刑二部議從浙鎖拏入京明正其罪虎即於是日直踞其宅蓋天之降禍不爽矣獨是都城高千尺雉堞巍峩虎亦安能飛越乎按明正德時有熊入京城何孟春云熊於字爲能火當有火災旋果應若虎入城又何占也然則虎亦神矣哉虎入都城亦異矣哉

讀前漢書

班孟堅漢書太初以前全襲子長此後全襲劉向父子昔人論之詳矣吾獨怪其自爲敘傳也亦如馬遷傳遷前列太史談六家言固亦前列班彪王命論遷傳終之以報任安書固亦附之以答賓戲不但襲人抑且襲己何也大約二十一家自固出一以宏整明晰爲宗後皆踵之而龍門奇逸之氣邈矣雖然西京之文號稱爾雅向非此書拔其尤者存之恐散佚不傳者正多也此則固之功也

讀後漢書

自光武以圖讖得天下一時靡然尚之先是哀帝時劉歆奏左氏春秋當立太常博士輩不悅而譁建元之際陳元范升分左右袒左氏終不得立迨肅宗時賈逵謂左氏以火德屬堯漢堯後也亦王火而尚赤合於圖讖遂立之夫以歆元力爭而不獲逵言出諸儒噤不敢譁者以脅於圖讖故也豈當時習尚使然逵亦從風而靡歟抑懼左氏不得立而故爲是附會遷就之說歟然其不經亦甚矣

讀晉書

甚哉唐太宗之好名也當晉史成稱制以斷之至今顏曰御譔所謂稱制以斷之者不過宣帝紀暨機雲羲獻二傳耳餘皆史臣之所爲也不幾掠美乎昔漢文問陳平決獄錢穀數平對曰有主者夫侵官之事宰相不爲以天子而下侵史氏之官褊亦甚矣吾故曰天子而好名未有如唐太宗者也

讀金史

田橫從死五百人太史公既爲之傳昌黎過其墓復以文祭之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人余閱金史至完顏忽斜虎事直駕橫而上之而惜其不甚傳也按蔡州破忽斜虎率其屬六百人潰圍出至汝水回視城中烟燄彌天因曰國亡吾誼當死若輩亟降其屬曰相公死國吾輩獨生乎於是六百人齊沈汝水夫田橫兄弟骨肉相殘所爲無可取漢興竄伏海島懼誅耳又以曾烹酈生無面目與其弟共事若國君死社稷金哀宗得其正焉者也忽斜虎以宗室位宰相力盡殉君六百人慕義相從無一活者堂堂正正橫視之抑有餘愧焉乃橫稱而斜虎不傳無史公昌黎爲文以先後之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信哉

讀元史

史至廿有一家何其失之過質也有元御宇不及百年乃至數百萬言由於直鈔實錄經世大典諸帙略加裁截已耳志表有論亦萎薾無足采至紀傳不復加贊蓋僅僅備一代掌故而文采尠焉惟天文仰簡諸儀開卷瞭然厤志所載厤經厤議後世即隨時損益大體終不能易也若夫河渠志所載相地形堵決口築隄下埽之法纖悉畢具至今治河者有不依據以就功名者乎噫許之理王郭之數賈魯之績歐陽之紀俱不朽矣

書軼事

客有談
聖祖時軼事者滿洲中有此滑稽之雄殆湻于先生東方曼倩流耶然辭譎而義正深合乎忠君厚友之旨君子有取焉獨其姓氏不傳爲可惜云蒙古四十八家嘗入貢有遠部落黠而悍者引　見於暢春苑鑾圃奏求與
上較射態頗傲岸
上曰朕與若較試寘一箭於百步之外坐而射之一發必中左右承旨已捧矢懸的矣有隨班侍衛奔至其處拔箭而逸

上怒問之奏云纔覓得一好箭
皇上張弓則必碎可惜可惜蓋恐一發不中徒損威重也
上默會其意擲弓而罷然彝人聞此語已震怖神武不敢復
請矣
長洲何焯以翰林供奉武英殿
上因事欲置之法適武英殿大人在側忽問曰何焯人何如
跪奏曰
皇上不問何焯則可若問何焯乞貸罪責恐臣之軒渠也
上曰何謂也對曰焯黝而肥短小而于思每入內辦事傴僂就几案援筆作字髭髯奮張若畫家水墨鍾馗然奏訖發笑
上亦大笑
聖怒頓息事得解

書孝師事

貴池丁國聘者宿也久膳於庠以經術教後進同里吳德照偕兄德奎弟德麟皆其專門弟子國聘老病無嗣吳氏兄弟朝夕侍湯藥既歿棺衾殯斂之具莫不措辦堅好又爲卜阡葬之所每逢寒食必攜酒殽素衣哭奠而返德奎德麟後先卒德照年逾七十尚率其子弟歲以爲常唐顧德玉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曰潤之情猶父子吾必以死託之病劇赴顧舟次尹山而卒德玉斂於其家衰絰就主人位來弔者答之葬其先塚傍四時祭奠惟謹或曰斂於家禮歟德玉曰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不爲也若德照兄弟視潤之何以異乎禮師亡止於心喪三年以若所爲似近於賢智之過然宣聖沒門人治任歸於三年外端木氏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推諸賢不忘其師之心雖終身以之可也若吳氏兄弟誠明於人生有三事之如一之義而孝其師者矣

書洪忠宣公傳後

世多以洪忠宣與蘇典屬並稱而吾獨以爲忠宣所爲視典屬倍難何也蘇武持節牧羝名耤千秋然是時漢方全盛匈奴怖其威雁帛之問未加惟託言武等已死而已若浩之時何時乎完顏方熾泥馬渡江宋之爲宋且岌岌矣乃能犯粘罕之怒不臣劉豫迫衛士止劍流遞冷山又遇暴悍之悟室而卒伸其說及悟室誅復以曾與異議超然於羅網之外金以煉而益堅蓮出泥而不染浩之謂與浩之謂與厥後授職則涕泣力辭命校士則臥病不起雖以宇文虛中輩之奸計百出而勿之能奪也於二帝也存則唖咭崩則臨祭書機密數萬言付諜者歸及梓宮太后之南莫不以耗先之其忠謀之周匝又如此它若賙懿后之戚釋范鎮之孫贖嫁劉光世之女歸張宇發之櫬表司馬朴之忠處流離患難之中而設心制行無一不衷於義嗚呼浩真聖人之徒也乎武以十九年返漢浩以十五年始返宋向使高宗能委之以鈞軸之任樽俎折衝吾恐金人之食之不得下咽也奈何既生浩復生檜出饒州謫濠州安置英州而道死於袁州之量移可不悲哉李陵答蘇武書固後人贋作然讀至厚責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尚爲之扼腕也宋之於浩抑何薄之甚也吾讀宋史已得公梗概公爲饒之樂平人客泊署閭邑乘所載益詳故撮而書之又載其所爲使金寄母書情旨惻然而世罕傳者以皆家人語質勝於文故也夫文質兼勝者上也出師二表上繼說命之類是也乃浩所撰松漠紀聞姓氏要略等集猶傳於世而此書不傳吾故表而出之以明浩真能移孝作忠者

書楊椒山先生自注年譜後

嗚呼此先生赴義前一夕獄中據枏牀所書者也先生嬰姦嵩之禍年僅四十以死生平閱歷纖悉譜諸帙其觸姦諸大節固已載在信史矣獨年三十有九時先生在獄譜注云是年冬嵩遣佽助二百金買地二頃家業漸立爲此者保定巡撫艾希淳郡守趙忻吾郡建德徐先生紳以侍御史奉差巡馬實與其事嗚呼當姦嵩柄國時勢燄熏灼不可嚮邇觸之者大則駢首捐軀小亦投荒削籍三君子獨能無所顧忌杖大義以卹其家向使姦嵩知此有不波累及之者乎其能晏然而已乎宜乎先生感激之甚灑血附書歟徐先生偉人也於池志有特傳而此事湮沒弗彰讀譜注始知之遂摭書所見用備郡邑乘之鈌

書嶧桐集後

吾邑吳劉兩先生皆復社巨擘也樓山成仁取義死於兵嶧

桐則遯跡深山窮谷中願以逸民老亦各行其是而已今讀嶧桐全集中之詩真得少陵具體兼出入於皐羽所南之閒者於黍離麥秀銅駝荊棘尤三致意焉後之人味先生之詩不可以見先生之志哉昔韓柳並驅說者謂柳不逮韓顧柳詩實勝韓嶧桐之文其光燄縱橫稍與樓山有閒然其詩則超然獨上矣

書三疾山人贈言後

山人山中人昔居恭濬河之源今移家清溪澤畔者也目微翳攣左手足復不良於行因自署別號曰三疾山人山人龍田望族距郡城二百里而遠先代多以科第顯六世祖小宙山人以名進士參滇藩伯高祖參寥山人經明選貢太學於山人尤親派顧山人富於學而儉於財錦繡其心口而虧損其狀貌背江城茅屋數椽環以土牆種花竹自娛兀坐一室雒誦書史工制義兼長古文詩賦刻意著述直登作者之堂奉母孝待弟友撫子猶慈年五十鸞膠不能續以鰥夫處貧境意興灑然嗜杯中物親故招之飲每酒酣耳熱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吐論若懸河若山人者豈可於近人中求之乎山人小試必高等久躓於庠甲午秋闈得而復失由是江東文士傳誦山人之文莫不知有山人者乃贈山人以言者惜其嬰茲三疾多謂山人實兼古民三疾非山人之所謂疾也山人曰吾賦形已定於天何恧焉吾觀古來奇材偉抱流光簡册者豈在區區形質閒哉蔡澤巨眉曷鼻卒致封侯歐陽率更狀類獼猴圖形麟閣虞擕貌甚寢識者因文章有首尾許他日必貴此其較然者也若夫以疾爲諱古人亦有之因蹇而寡言因跛而緩步恐以盲見誚於人更小冠以新耳目而名亦更山人復不屑爲此山人乎又高於諱疾者遠矣雖然

山人豈終山中人乎山人出崇岡複嶺僑居郡郊讀書味道使天不終老其才繩小宙山人故武更得翺翔於金馬玉堂之署則山人之所自以爲疾者正國家之所羣以爲瑞者也彼麒麟楦沒字碑奚足道哉奚足道哉昔鬷明貌惡叔向過鄭鬷明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執手以上曰子貌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吾苟不深悉山人之文行表表若是幾失山人矣

雍正朝詞跋

臣以雍正乙巳供職水曹入官月當初夏逾年杓指南方仰荷 寵光出入 禁闥者帀歲矣竊謂唐人諸家應制或失之俳百首宮詞復鄰於褻不揣弇陋就所見聞得七絕四十首生斯世也幸逢堯舜之君非曰能之謬附拜颺之末寫情繪景秖類巴吟按季成編敢云詩史亦以誌蓼蕭佳遇庶幾

抒葵藿微忱云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臣章永祚恭跋

稟草辯疑跋

馬文毅公撫粵西軍遭逆賊孫延齡之變闔門殉節國史題之公善書法所著有稟草辯疑若干帙長公摭拾以歸今次公西齋太守稟次裝潢於池陽郡齋暇日過從因得浣露拜觀其義例仿誕生字稟每一字自漢魏迄元明人草體莫不備具旁列楷注則顧夫人筆也西齋泣而言曰先中丞初侍
內廷
天子賞其筆妙勉令勤習章法公承
上命旁搜遠紹心摹手臨者數十年不倦然則公當幽囚困苦之秋忠憤之氣百折不回而猶惓惓於此者正其不忘君父也余觀古人精忠大節兼長書法者首推顏魯公然魯公困於李希烈者年餘公則幽縶四載魯公述長史八法而公

取精用宏上下數千載接羅百家殆於過之公既爲當代偉人西齋出守吾池以清白世其家功在民社其所以拓我公未竟之緒仰報
聖明者正未有艾也讀是編者忠臣義士之感仁人孝子之思不禁交集焉紬繹之餘爰綴數行於簡末公名雄鎮鑲紅旗人

周愬菴太史受罵記手墨跋

衛洗馬有言事有不平可以理遣非意相干可以情恕此亦清談中之就理者也乃若尋常儕輩等夷之儔無端而罵我無端罵而上及乎祖父無端而揖無端而罵沓不測致罵所自來似迥出乎情理之外者而胡以能遣焉恕焉昭陽周子子一方少年時適同閈李生若前者無端之辱若爲不聞也者而歸其尊人愬菴太史深嘉之且手書成記以爲願吾後代常生受人罵之子孫毋生罵人之子孫記末掉轉一語云或有不肖以受人之罵者又不當以今日爲法也由前之說其唾面自乾之旨乎由後之說則駸駸入聖賢之域矣嘗觀古之君子立意卓然不屑屑拘牽流俗恆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矣及夫道義名節之大閑則凜然有不可踰者誠以公論必不可欺真僞必不可掩近之則有當時之口遠之則有百世之譏甚可畏也然則不肖以受人之罵乃真罵苟能不受此罵彼區區者何足較哉何足較哉子一以先人手澤什襲行笈中朝夕省覽余獲寓目焉遂跋而歸之

讀禮圖跋

後世居喪者皆曰讀禮蓋喪大記及曾子問檀弓皆載在禮經者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是終三年無非讀禮時也自末流縱情踰檢蔑古荒經冒讀禮之名不知所

讀何禮亦有讀禮而行有不合禮者吁可慨也楊子子英純孝人也壯年嘗捧參軍檄以娛其親終不樂仕進隱於北郭孝養怡然行年六十毋復以天年終舉事動遵古制既殯後縞衣如雪兀坐空齋日挾小戴自隨及屆懸弧之辰親串稱觴一概謝卻屏居蕭寺中數日泚涙成詩秣陵秦山人因繪爲讀禮圖張於世一時嫻吟詠能文章者贈言盈冊工繪事者復益以三圖一曰木本水源圖一曰風木圖其一圖則二人騎馬穿柳橋行一鞭指前村一背負黃軸若詔卹孝子之爲者而風木一幀墨瀋筆痕俱化尤爲精絕然則子英固天性過人哉而名人韻士所以寵之者亦至矣余宦絕塞時曾遙傳其事今乃得展閱焉靜對小影真我故人鬚鬢已蒼衰顏尚可掬也夫禮經具在炳若日星人多不能讀然讀矣而不能身體力行亦猶之不讀耳充楊子之所爲則三千三百

之遺至今不廢焉可也遂書殿册尾以爲世之居喪而不知讀禮與讀禮而行不合禮者勸

王篁墩六十自壽詩跋

白雪才雄青箱系古離騷熟讀居然名士風流竹徑徘徊不減此君高致桂枝在手曾沾月殿清芬綾餅當筵佇看慈恩紅杏文章報國矢願何宏詩賦擅場寫懷甚遠邇年秋光將半恰逢甲子初周禱祝箕疇飲焉未逮輝煌屏障卻而不姑攜入首之雅裁翻百端之交集椿萱入夢烏哺難忘棣萼傷心雁行屢折孀幃而諗寡姊緣骨肉之老親點石不遇神仙遂公私之交迫孺人旨酒藏待多時令似英姿飛鳴計日況乎深閨毓秀詠柳絮而能工兼且繞膝含飴見蘭芽之方茁可欣可戚之狀悉寓謳吟至性至情之言宜煩塗飾頻傾大斗君乃介壽而探驪珠氣盡小巫余亦摛詞而附驥尾

真書手帖跋

祚生平無他好讀書稍暇即臨池自娛年廿餘專力小楷日取古人墨榻善本及近今名家手蹟忘寢饋而臨摹之如是者數年亦不知其工拙否也乃識者猥以頗能立家推許自是家居則匄書者踵相接於門客長安爲名卿大夫捉刀以備應酬之一體當其紈楮紛投研墨含毫日不暇給意亦厭之悔之卒樂此而爲之者見獵之心勝也一日弟龔購得宣州紙以進曰兄書散布四方家無藏本其謂之何遂彙舉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筆成此册以見儒者當講求性命之理留心根柢之學愼毋若余少時之所爲可也否則書雖工一藝耳奚取焉

三蘇作論改正論俱推高手吾尤酷嗜老泉以其縱橫而兼適宕也暇日偶雜誦六國辯姦兩篇弟龔操紙索眞書遂筆之於册（一本無改正論三字）

南湖集鈔第七文卷之七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太僕蘇先生傳

貴池章永祚錫九

先生名瓊字亦友號青城池之石埭人也蘇氏世居邑之東門族多豪貴故俗稱東門蘇氏先生獨不喜紈袴好文墨通經史每以古人高自位置年十五鏤忠孝二字於臂人爭奇之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冠軍崇禎某年試南闈誤中副車益自刻苦於是卜地構精舍顏曰一粟居讀書其中所詣益上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釋褐得北直之景州景畿南要地也城池卑隘先生下車即加濬築高廣倍之設鄉勇儲器械以故丙子昌平陷景獨獲全景多奄戚民田之腴者半被侵占前守噤不敢發先生下車一一勒還舊主民感之歲試弁劉三章於童子塲中後成進士觀察池郡謁墓執弟子禮人

服其鑒丁丑調補蜀之瀘州是爲崇禎之十年也先是流賊以蜀爲逋逃藪既入復出者數矣越四年而楊嗣昌以閣臣賜尚方督師勦捕自楚驅賊入蜀詘監軍萬元吉謀不亟逐賊自歸巫逡巡沂流而上賊益張撫臣邵捷春不能禦石柱土司秦良玉宿將張令輩先後衂歿於是全蜀之勢且岌岌矣瀘踞山阻江惟立石站一路可北走先生初至州即料爲賊所必爭條陳戰守便宜若干條未雨綢繆布置井井有法練瀘兵五百名以資捍禦視事四載按堵如故暇日尚與諸生講解經義不輟也至是以寇急撤瀘兵去瀘益虛張獻忠則率衆二萬餘乘虛奄至先生亟募兵守忠山要地賊不得薄會松藩兵備黃謙卿之任道過瀘令啟門先生不許迫令啟之賊遂尾之而入先生猶率先巷戰同時吏目趙階升等俱被賊執既執先生礪刃於頸促其降先生忿怒罵曰犬豕輩欲屠天子守臣耶城亡吾與亡何云降耶賊怒以刃洞胸而死元配舒哭曰夫死君我死夫分也亦自刎僮僕同死者七人蓋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事也時按臣劉之勃上其事於朝懷廟悼焉特贈太僕寺卿舒贈淑人祭葬如例人咸比之張睢陽余廷心云

南湖曰余讀明季遺聞於先生以死事予之然其詳靡可紀云近晤其家孫某出所刻恩卹殉難錄及劉觀察所爲墓志銘始得其梗槩然殉難錄不載城陷始末劉觀察景產也其文復詳於景而略於瀘余故詳攷逆獻蹂蜀陷瀘之由先生所以被執不屈之狀及夫官屬妻孥從死之烈後世史家有所攷焉

張方伯傳

公諱自昌字存孺古幽州人初從贅姓馬名宏長公少英敏

長益豪俠負氣然所行一衷之於仁義年十八是爲開國之順治元年爲內閣供事官隸洪承疇承疇深器之順治二年大兵南伐池州降豫王承制即以公爲池郡太守公微服行市中見日者署其榜曰烟波釣叟因就卜日者端策成卦悚然曰黃蓋貴人也公因出腰間綬示之且命涓吉示事胥吏聞之稍稍積始擁公入署當是時所在稱義師吳應箕起於高田連破建德東流兩縣故司李朱盛濃明宗室也棄官逃去賫從益衆官府政令所及者郡城內外而已有總兵于大壽統精兵五千人奉令主勦事公急上書經略洪承疇曰愚民不知天命所歸相與嘯聚若概行勦滅之過矣且池郡新附不務招撫欲草薙禽獮之將來江廣聞恐益觀望不下又曰郡守所以治一郡之民也苟無民何用郡爲苟無郡又何用守爲如其請許勦撫並用公累致書於應箕盛濃俱不應

因堅與于約曰大軍發吾先行一舍招之不降聽公行事可也于請以兵護公公盡卻之從老胥吏數輩多署招降榜文每至一村砦大呼曰吾池郡太守也來活汝汝不降大兵旋至汝無噍類矣有先薙髮者賞之金由是迎降者相屬公反趣之迎于于武人見公所爲則益喜既而吳應箕兵潰於泥灣被執不屈見殺朱盛濃勢尚張宣歙饒池之人烏合至數萬特書尅期會戰於貴池白笴陂先期公往于阻之不聽胥吏皆泣公曰勿怖也至則已橫大木檔道矣四山愚民合噪公搖手大呼曰郡守身無寸鐵來活汝不聽噪而前銳及馬鬣公始馳返于整隊而前噪如故于謂公曰此非紀律之師也當靜以持之未至里許嚴陣以待軍中寂無聲既而連發巨礮碎其檔木大兵乘之皆譁而走是役也陳斬千餘人落坑澗死者無數盛濃以數騎遁去公商於于曰先聲有奪人

之氣從此招撫事吾可力任之矣詗云盛濃在石埭之七都七都沈姓巨族也公未至數里忽叢薄中持槍者躍而出刺公中股胥吏救以免于聞報驚且怒亟迎公返以善藥傅之因曰公徒自苦且傷太守叛也叛則必屠公泣請曰傷太守股太守猶可活刃百姓頭百姓猶可活乎卒裹瘡往盡納其降沈姓至今立廟奉公像歲時伏臘如祭祖先禮曰微公族矣繼于鎮池者爲總兵卜從善其標員甚不法侵虐諸民閭閻苦之公閒與會飲酒半以大義相譏切其人挾卜威重且以公年少易之曰小馬多事公怒以爨箄擲其面一營皆譁公亟馳去翌日辭以酒失若負荆之爲者潛臚其不法事密啟經略旬餘承嚐檄至命縛標員於市杖之百自是兵始戢公守池一年調岳州民攀留不得後歷官至廣西布政官成遂占池籍焉

南湖曰公身材不踰中人面紫墨色目光炯然余弱冠嘗侍公飲公酒酣時掀髯談守池招撫事今所錄皆親承謦欬者也其它善政暨歷任宦績歿後子孫不能記憶無狀可據不能詳云噫方國家草昧之初人心煽惑于頑民之誅者不可勝數乃公一意招納甚至槍傷其股而不悔此真人所難者也語有之活千人者有封公之所活何止數萬人後世能毋昌乎

岳職方傳

岳職方諱申字式南陝西沔縣人由孝廉於康熙二年升貴池令不名一錢食朝夕麵飯一盂腐一品人有諷其過儉者公曰吾爲諸生時藜藿且不充今每食有腐亦已過矣徵糧悉貯外庫耗銀僅供解費而已民閒詞訟願請息者聽赴訊則一以理勸諭之無重笞者公在任之二年有妖人謬稱故

明三太子至邑之曹村曹村有富而俠者匿諸莊上伙家發其事上檄索之甚亟且令發兵捕勦之公捧檄密馳傳其戶族長示以意縱之去已而按緝無蹤上司意猶不釋公力爲保護乃止蓋曹氏烟火萬家得免於鋒刃者公之力也撫軍張朝珍重公品量丙午監臨南闈首聘爲分校公力辭曰某西人不嫻於文且目力不給士子三載寒窗奈何誤之乎張遂不以事煩公闈中飲食起居必與公偕先是公承聘至省江南十有四郡之人觀迎主司經房者如堵忽見掌扇後署貴池縣大尹夾道歡呼曰此當今第一清官也吾輩不可不亟見之因擁擠不得行同時有郡司李張彔責者貪穢無檢見民皆譽公詛己深忌之來求公毫釐私不可得公年近七旬無子張乃以其愛妾靚妝與送至縣署公閉門不納命一老婢伴送還一時傳以爲笑然卒無以難公也公任三載表

績爲天下最內升兵部職方司主事及命下而公已歿數日矣後邑人葬公於齊山之陰

南湖曰優孟有言廉吏安可爲也吾嘗疑之於岳公信焉公以一書生挾襆被攜妻孥數口入署清俸外一無所染宜乎有第一清官之目也乃政成內升而公已歿矣道里遙遠旅櫬不能歸公僅一女母子流落他鄉此亦天道之不可問者也然公歿數十年而民之思公者如一日北域松楸戒勿翦伐故老過之莫不瞻拜流涕此與朱邑之於桐鄉何異然則公其雖死猶生哉

袁御史傳

御史袁公橋字天石號冰川先世江南壽春人明季入大興京籍少穎敏長爲文岸然自異不屑隨人步趨康熙辛酉舉京兆壬戌聯捷進士初仕得處州之龍泉邑介萬山中俗悍賦逋公以廉正治之七載內擢命未下丁內外艱服闋補兵部職方司主事司政升武選司員外旋晉戶部江南司郎中改授浙江道御史公以受
聖祖恩遇深重益思報效是時有晉撫噶禮者恃奧援貪婪不法始至參劾無辜屬吏以示威繼則虐取其下錢糧耗羨至加五解州舊有關壯繆廟託名倡修按通省屬員勒派書簿約銀三百餘萬兩用不及十之一皆飽私橐焉家畜梨園發各屬演劇酌府州縣大小每部戲價若干婪贓復數十萬優人飲食衣服餽贐不在此數又擇三晉富家榜示招告或受賕數萬金少亦不下數千晉人苦之歃血定訂三十人將擊登聞上愬聞公振揚風采適有巡視南城之命遮道哭陳於公公裂眥久之歸家鐙下草疏數千言以上命噶禮明白回奏噶反噬公謂受富賈金賣本陷害公覆疏申辯遂敕九

卿公勘天安門外晉人控狀者胥加三木矢口不承復拘公長班家人逮胞兄袁梅下司寇獄獄成毫無指實不得已鐫公職而噶禮驟升兩江總制矣貪婪自恣思如撫晉時所爲會今大宗伯張公伯行力與之抗訐訟於朝
上命憲臣張鵬翮往竟其事鵬翮袒噶抑張江南人忿甚於鵬翮生祠塑像加巾幗以羞之後噶禮帷薄不修母訟不孝逮至京斃於獄
上始深知其奸剖棺揚骨灰以示罰念公忠直於六旬萬壽詔復御史職銜公自削籍後杜門卻掃焚香讀書暇則與二三執友訂老人會飲酒賦詩泊如也長子安煜任南安同知解餉入京迎養官署公亦慕匡廬彭蠡之勝思往遊焉既至未久遘疾卒年七十有六

南湖曰亶侯多藏貪人敗類奮不顧身首劾之者公也乃張儀封角之不勝尚起廢至六卿獨公僅復虛銜以老爲可惜也夫以
聖祖之英明能誅奸貪於既死顯忠直於朝端而大用卒不及公然則主臣遇合之際蓋難言之哉

古牛耕者傳

古牛耕者吳非貴池縣人字山賓號翌齋次尾先生應箕從弟應箕主盟復社族中子弟同時兢爽非其匹也博聞彊記志於古之立言者嘗一應童子試不合有司程尺遂棄去專肆力於古自經史而外至山經地志齊諧稗乘無不綜覽覽即成誦腹笥便便人莫能窺其際性迂放不羈聞佳山水輒裹糧往遊身挾鐫刻之具從懸崖劃石留姓名鐫詩而去樵夫牧豎爭笑之非自若也善畫時於便面作山水識者謂雲林石田外自成別趣工鐵筆攷證說文韻海諸書無一訛

且苟者其意致古樸居然秦漢法物矣家住高田近黃山古牛岡人嘲之曰吳古牛非曰吾其呼牛應牛乎詩文聱詰讀者或不能句曰抑何澀耶非益喜故又以澀齋自號焉自明亡應箕殉國難死於兵延陵諸子之徒亦相繼淪沒獨非為碩果雖窮居布衣教授鄉里以自給而名人鉅公咸器之池守喻成龍以威察督下紳士無有入宅闕者獨懸一榻延致非相與講論古籍以先生呼之制府于成龍修江南通志聘非至時名士數十人咸畏其博不敢難以事大宗伯李振裕視學江南時按池事竣則遣一官馳百餘里安車迎至郡合屬官紳儒釋萊池陽書院因列饗之推非為祭酒升自賓階引之上坐其傾當代見尊禮如此著述甚夥而廿一史異同攷三唐編年自謂得史家不傳之祕從非遊者劉廷廞廷鑾郎遂沈思倫皆有名於時

南湖曰自士不嗜古遊談不根胸無數尺書輒以作者自命比比皆是如非之博聞彊記而又苦於筆之澀也故譬之以書淫抑且訾為書簏雖然吾疾夫綴文之士有志乎古者希矣傳非所以云救也

石林農者傳

農者姜展字開之石林其別號也貴池崇賢鄉人世守農業既長貧不能就外傅目不識丁者也年三十餘見族中有高才生姜可久教授村旁因稍稍近之默觀所摹字畫竊聽講解經傳遂豁然有悟嘗偕儕輩耘耨田中忽狂走大叫曰得之矣儕輩嗤為心疾而咎逐之他日見其為蒙童作書手不停腕因大駭由是村中文士爭與遊農者年逾壯始知讀書尤注意於詩自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之什得意者輒手錄曰不足則然松脂繼之既而聞同邑吳非擅詩名躡屩往從問業月盡叩其所為詩因辭去蓋吳生矜海博農者貴性靈意非善也歸則盡取前所鈔古詩一巨束悉焚之每作一詩孤情超詣神遊太虛當力農時必筆墨與俱三時既畢則佳山水不憚裹糧往遊故吟興益高其遊九華有句云山裹尋山一徑穿鹿蹤鳥道破蒼烟至今猶膾炙人口云年老詩力益健以某月某日卒有石林農者集藏於家

南湖曰農者素不知書忽焉朗悟其夙慧耶抑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耶當其覃心獨運盡焚手鈔之古詩抑何勇也然吾聞農者惟歲時伏臘具衣冠此外科頭暑雨一笠逢官貴人有以車騎見之者輒踰垣逃去云

儲秀才傳

儲秀才初名璧珊字海毓貴池長沖坂人長余一歲余年十二應童子試邑令張公應薇命二人對坐公案側面試文一首對各一數曰此地雙璧也後海毓更名璧年一六從事先君子之門情好無閒如昆弟然然余愧不及海毓也余讀書涉獵而已海毓則覃思研精務極乎精微而後已余少年孟浪為文或操筆立就顧向海毓神遊八荒與之語了不聞善腹稿展楮於几略不泚墨篇成不易一字也又余性嬾乙夜已高寢每鐙炧漏深海毓咿唔之聲尚未絕故余視海毓為畏友康熙丁巳戊午兩人俱以年廿一迭弁弟子員嗣是小試海毓輒高等余名亦先後相聯屬也辛酉余獲售去海毓發憤讀書於九華之天臺九華去地十五里天臺倍之絕壁層巒直踞青霄之上僧居無瓦以杉皮代之境幽阻無濟勝具者罕得至焉海毓於是坐山上三年益肆力於六經性理旁及周秦以來諸家之文其為文益淵以博邃而粹甲子秋將赴試白門流連余舍數日因出其制義百餘篇余覽之歎

曰安有爲文若此而不掇科名若寄者乎入闈顧薦而不錄海毓歎曰命也夫自是屢進屢蹶遂以康熙壬申某月某日卒海毓家固饒守其尊人明經君儉樸之訓敝衣糲食泊如也居平多幽憂之疾恃善飯竟不服藥明經自以七因於場屋督責甚嚴而海毓亦躬自刻苦又不欲以疾聞之恐重爲明經君憂後因明經君病朝夕侍湯藥不勝其瘁疾發遂歿歿時余適爲閩闈信設位哭之閩歸明經君率其二孫來泣謂余曰貴池雙璧今缺一矣二孫故人子君善視之且吾兒相知之深無若君者易簀時尚念君不置也儻令吾兒湮沒弗彰君之過也余曰雙璧之目標自張公余嘗獨愧之况不文雖相知之深恐不足以張死友雖然不敢辭也遂次之爲傳

南湖曰國家設制科原欲網羅天下讀書積行之士而士之

讀書積行者往往不得一遇或曰場屋皆鬼神爲之也以余觀海毓之家世謹飭文章雅馴宜若無所取忌於鬼神而鬼神必妬而擠之何耶海毓年甫二十餘讀書即以眼鏡助目力已非壽徵鵬止坐隅主人遂去不但無與於科名其亦不得至於下壽嗚呼哀哉失吾畏友矣

曹秀才傳

曹秀才文運字昌期貴池崇義鄉人性孝友方四歲父歿即悲泣不欲生孝母敬兄自孩提至壯如一日蓋天性然也幼頴異工舉子業文譽斐然年十八補府庠博士弟子員則益殫精於學居恆歎且泣曰讀書爲求名計非也顧念吾父蚤歿母孀居冀得科第以榮之庶死者含笑九原而亦不負生者之望乎連蹶場屋志益銳家固素封同懷兄文蔚入貲爲郎需次京邸者數年推己所有多方佽之勿倦也文蔚初筮汝南通判則抵其署朝夕商榷所以當官厝施之具未幾即辭兄曰母老矣祿養則跋涉維艱吾其歸之乎既歸母遘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母歿哀毀逾禮遂遘弱疾未半歲而卒時年三十有三子三人

南湖曰康熙戊午夏科試於皖是時博士弟子員裁額余與同輩見售者合府縣兩庠一邑僅六人君其一也六人中已歿其半君又其一也君之歿距今已二十年其仲子來京綴余張之始克爲傳夫士之進取也自春秋兩闈以及學使者之試同得與名皆天作之合而所謂異姓之手足也雖數十百人亦不能忘况六人乎方余與君應試皖城旅進於童子六七百人之中以僥倖於不可必得之遇幸而得之爾時少年氣盛不免顧盼自雄君年少余三歲文甚健心益畏之方期君之遠到也孰意其竟不壽耶君刻意著書而未就故文

采不能表見當世獨其孝友至行譽於族黨達諸郡邑至今猶慕而效之乃仲子又能不忘父執勤勤懇懇足數及邸舍而其請未有厭也君其可謂有子矣嗚呼傳君而友朋死生之感益交集矣

備明經傳

備明經儲元字漢臣貴池長山阪人弱冠能文赴大比試移時五藝俱成補博士弟子屢試高等食餼於庠積年二十有奇以明經薦君之母氏章賢媛也夫早歿課君兄弟若古和丸畫荻之爲者君尤善承厥志子三人曰壂曰瑩曰瑤君督課不稍懈俱以文章有聲鄉校性狷樸取與一介不苟至於急公好義雖傾笥不惜也嘗因修郡庠陳牒郡大夫捐金爲多士倡康熙癸酉歲苦旱捐穀數百石備振又仿朱子社倉法行於其族捐穀若干石以爲倉本隨年斂散族人至今食

其賜康熙乙亥學使者張公鵬翮檄君之宛陵考貢先是有
桂藻者以星誤不得與君愀然曰君老矣奈何以小疵而令
末路顛躓乃爾乎吾義當讓勿憂也既入試昌言至再至三
張斂容曰此古人所難者不謂生亦能之可風也已按泌首
君錄且顏其所居曰仁讓君與石埭諸生唐雲龍同筆硯唐
艱於嗣妻悍甚不容置妾年五十餘尚乏子立君爲雲龍畫策
佽助橐中金之維揚買姬歲餘舉子既彌月挈姬母子與姬
之父母俱歸中道雲龍忽中風不能語舟次君之居惟隨淚
指胸臆而已君泣謂之曰君其欲吾爲嬰杵乎吾誓今君之
孤萬全無憾而後已且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君抑
不諱吾必不稍留愧色見君於地下也唐旋卒君則分己宅
居姬母子姬之母與姬偕而歸柩於其家嫡俱知之計賺百
端君思患豫防卒不能害懼嫡之廢孤產也呈請貫石兩邑

布算其屢畝筆之簿纔越數年孤稍長復白諸郡大夫檄唐
族長具牒領回嗣後往來經營數十年如一日郡大夫上其
事於學使者許公汝霖以乃見交情四字旌之先是張公鵬
翮高君誼按試所屬聘君校勘文字寢食與居每呼先生而
不名也後歷官總河時曾遣使具書幣聘君至淮上朝夕相
與講究疏築之策君所言輒中機要擬疏其行於朝授以河
員君以老疾堅辭乃已君卒時年七十有二歲
南湖曰嘗讀漢詔經明行修者郡國上諸朝安車蒲輪徵之
今之歲薦亦稱明經然經果明乎經明矣行果修乎盍名實
之謬盭也久矣若君皓首陳編又能躬行實踐措諸日用行
習之際何愧焉且夫朋友一倫今人多不講矣君讓貢撫孤
二事抑又何卓卓也君之長子璧與余爲性命交先君早折
君每對余語及之未嘗不彼此涕泗交頤也君既殁會修郡

乘紳士公臚其行以請郡大夫題之小子瑶恐乘載簡略不
足盡生平復句余爲傳藏諸家

曹別駕傳

曹君文蔚字仙霞號筍山世居貴池崇義鄉少岐嶷及長事
王父母暨嫡母撫育弟妹以孝友聞年十七爲國子生兩試
京兆不利入貲爲郎並仕河南汝寧別駕能稱其職撫憲有
郡佐值季之例君解京餉回因留於汴剖決疑獄數十稱神
明焉攝真陽值大祲民多殍亡者捐俸勸助設粥廠全活數
千人邑人刻石以頌調攝蘭陽蘭亦德於君以撫字爲催
科賦辦而民不困先是康熙廿七年蘭邑負大河庫柳梢腳
價黠吏欲攤派里下君不許丁內艱補湖廣德安下車觀風
校士賞拔者次第獲售而前在汝寧所特拔者亦多成進士
其知人能得士如此君之復任德安也修河隄工最鉅又奉

檄總理繪畫河圖考證詳明於出運水次因革事宜瞭若指
掌鄂刺史缺君攝郡篆益砥礪廉隅多循蹟嗣攝羅田坐堂
皇忽遘風疾旋卒於德安官署君儀表秀異語言訥訥不出
諸口善飲酒至一石不亂公餘染翰自嬉無一毫俗吏態及
事關君友雖悚之以生死利害而亦有所不能奪也嘗之官
汝寧時適楚北有夏包子之變黃德諸城皆不守汝爲督函
郡或有諷其緩行者君不聽兼程而進與太守設計防禦賊
不敢窺遺孽在汝者尚劫掠商民君偵知盜首所在率兵馳
赴格破之餘黨瓦解宦楚時李梅崖先生基和於君有國士
之目後基和被罪荷校國門知交懼禍之及已也多掉臂不
顧君以公事至京甫擲鞭即往唁師弟相對流涕且解橐中
裝賙其乏人尤以此義之君卒時年五十有五父母及所配
封贈咸如其官

南湖曰君之季曰文運者與余同補博士弟子員相友善痛其早折懼孝友之行不顯於後也嘗爲文以張之君旅櫬至自楚其子天旭操君狀泣請爲傳遂撮其官蹟書之非徇世好也君之居官制行實有古人風故亦不忍使其湮沒無稱焉

曹少尹傳

曹君有穀先世古歙州人曾祖始遷居池西郡再傳而生鄮升先生繼娶君讀書務該博不屑章句工行楷書旁及兵農刑政當官之具無不通曉屢躓童子場因歎曰士之應舉將期有裨當世耳栒權不我屬無以爲也子程子不云乎儒者存心利物於物亦必有濟倘得當道賢主人相與籌畫而厝置之不亦可乎會有以入幕請者慨然應之嗣是所至皆推爲上客計應方岳聘者二學使聘者三府聘者九縣聘者十

有一惟山陽鄒桐崖先生暉數入其幕爲君援例入雍期滿試吏部注少尹秩君居心耿介是非可否無所淆溷廉潔不可干以私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或醴偶不設窺主人意怠亦徑去惟喜遊尤愛名山大川之勝宦轍與偕足跡幾徧天下燕趙秦豫青兗三楚豫章析閩南粵滇黔諸地無不周歷於山則岱宗衡岳嵩恒太行匡廬武夷點蒼於川則洞庭彭蠡震澤西湖遠至昆明洱海碉州無不徘徊而登涉蓋亦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性嗜酒數斗不亂最不耐貴介獻酬苛禮愛與二三厚友雜坐飛觴或口占成句爲令有謀以多出險僻思困君者君銜口而答俱無一語無來歷或訝其博或酒後耳熱感慨悲歌有旁若無人之概昔人云晏卿豪於酒杜默豪於歌君兼之不讓也君臨文下筆甚敏脫稿輒棄擲惟存請補雲南教職疏碉州說青州真意亭草蒼山洱海

圖記雜遊詩草予以願藏於家

南湖曰漢晉以前長官皆得辟掾屬爲幕職至唐並隆其選往往士之傑出者藩鎮羅致幕下請於朝授顯爵其後多有至卿相者後此此風遂邈矣以君之才屢屢由例監注散秩時勢之流變遷使然曷足怪焉然砥抗直之行而輔之以灑落之致視近時脂韋唯諾甚且竊主人之權以自封者豈不逕庭哉吾家自鄮升先生以來爲筆硯世好先贈君令南劍州時延君入幕數晨夕久知君最深遠宦絕塞思爲君共事惜老不能赴也及暫息里門而君歿已五年矣按君行述所詮次撮其大者立爲傳云

吳節婦傳

吳母尤氏吳正仕母也生子二人長正仁正仕次之夫吳之經先世世居貴池崇義鄉之古歷阪父來賓爲楊贅壻楊姓

之嗣遂以之經爲楊乾初子配以尤蓋世俗所謂姑舅子入繼者也之經年三十一卒母年二十九誓以身殉既而念正仁方三歲正仕在襁褓中因矢節爲未亡人事舅姑孝訓二子以義方既而乾初意有所屬復取它姓子爲嗣有慫恿母爭訟者曰楊氏家累千金奈何舍此立彼母拒之曰異姓承祧非古也吾夫家固吳也將俟二子成立求楊氏之疏屬而立之然後復吳姓舅意若此尚何爭爲正仁既長能貿易以養其親正仕遵母命負笈明師習舉子業頗有文譽母年七十一卒始終一節載郡志列女傳中

南湖曰異姓承祧斥於經嚴於律昭昭也春秋時鄫人以甥繼統聖人非之書曰莒人滅鄫按律凡立繼者擇親子姪爲之無親子姪則同堂則再從則本支本族取異姓是自覆其宗矣非經背律亦甚矣哉母以閨中孀子獨能不牽私恩一

斷之以大義其識見議論過人遠矣正仕往年曾及危中翰之門中翰嘗爲余言毋梗概故因其請立傳而特表之若以世情論謂不爭區區財產爲賢不猶淺之乎窺毋者歟

檀母周節婦傳

節婦周氏貴池縣故民檀起鳴妻也及笄歸起鳴年未三十而其夫已歿遺三女一子子名松生甫六月耳氏即洗妝節素稱未亡人其姑鄭氏生起鳴亦五歲而寡氏所以奉養之者甚備經營拮据家道漸成兩世未葬喪皆封植完固女嫁男昏莫不以時族鄰有急輒推解之勿吝也遵夫遺命不以松孤子稍姑息負笈從師文譽日起皓首完節年七十有三卒先是有司曾旌其門

今上御極之二年特舉曠典賜高年老婦粟帛氏以合格與焉尤爲異數云

南湖曰往年吳太守開九華書院聘廣文陳燭門先生爲之長燭門閒與余言有檀松諸書甚刻厲惜尚未換頭角余心識之及參諸鄉評始知檀之世有苦節也松之大毋守志於前其母復能承姑志而完貞於後彤管芳型萃於一門延於兩世洵巾幗中罕見者哉松持其母行述足數及門旬余張之余不忍沒其孝思也因爲傳俾藏於家

鄧顛傳

鄧顛青陽人也居九華山下貧苦逐末貿扇爲業傳聞異人授秘書皆役使鬼神術顛粗知文字夜竊誦之每向儕輩誇其爲許旌陽再世人因呼爲鄧顛康熙二十七年大旱赤地千里池守李爍百計禱祈天日愈皎人情洶洶顛適貿扇至郡寓關壯繆廟中謂市人曰吾力能致雨試倫老小試吾術可乎好事者如其指次日果得雨霢霂而已太守聞而異之

延入郡署賓館因約太守曰公當旦夕至壇肅拜僚屬紳耆隨之皆沐浴齋戒毋諠譁毋竊覗毋奏金革聲市肆毋熱香於門犯此雨不至矣扃戶獨處以水書符默誦咒語僧道各一人屏戶外聽其撾鼓以洞簫答之瓦缶五各注茗象五方之形日注茗數石而缶未嘗溢亦不測其奚術也南門甕城內民爇香於戶顛輒知之屬員有私御乾肉者至壇顛斥令不拜其人亦赧服越五日告太守曰今日雨從東方來歷午未申三時止尅應如響太守書遺望以軒車送歸九華人遂號鄧顛仙三十九年上江諸郡復大旱太守署篆皖城時撫軍俟臬司董照祚爲之長太守曰吾郡有鄧顛力能致雨請假歸俟池郡雨足借之來董陽許之心頗不然其說至則青陽令已送顛至乃用前術雨果霑足俱至皖皖人觀者如堵牆董惡之叱曰若妖人也顛曰吾妖人乎哉活汝萬民何叱

也公必欲得雨齋戒虔誠科頭芒屨旦夕拜壇所者尅期不應吾願投烈燄中以明欺罔之罪應則公從雨中步行歸不得乘輿張蓋何叱也董不得已聽顛之所爲責雨期甚急顛不應忽於第三夜中傳鼓報董曰來日巳時步行至東南方迎雨董令人積薪圍顛其中約以無雨即舉火至期晴空無際董坐迎江寺中謂其屬曰顛今死矣忽片雲起東南少焉濃如潑墨蔽天而來霹靂繞董左右則大驚街衢中水深數尺衣冠淋漓走其中不返署即返詣壇謝翌日大會賓佐延顛升上座曰子眞今之許旌陽也於是大江南北無不知有鄧顛仙者

南湖曰余觀鄧顛形貌不過鄙人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向人每箕踞喉中泥泥作鄉音乃尅期致雨禮加於當道何術之奇耶夫雨暘本於天行豈符咒可致顛固偶然中耳然再試

三試而不售抑又何說或曰顛孝子也貿扇稍有贏利市鮮腕走奉其母顛年五十餘母色偶不怡長跪不敢起惟孝格天此說庶幾近之矣

仙技雜傳

神仙尸解黃白之術術士怪迂之變余每斥而不道客燕都主人許重琦說近今三異人事此雜傳之亦子瞻聽鬼神之意云爾

石頭道人者旂下廝養卒也中年類得心疾言怪誕不經主逐之遂肩其敝衾敗絮游於市不穀食日取細石塊雜水吞之羣兒爭以石塊相餉因名爲石頭道人久之忽不知所在康熙某年秋上獵馬蘭峪列校逐一虎虎入深山中遙望洞口坐一人若叱責虎不當出者虎帖尾伏衆愕然有識者曰此石頭道人也因擁至上前上亦不問第令交還其主道人既還京伏虎之名大譟問禍福者競走其門王公大人亦膜拜市擁不得行宰相聞而惡之啟於上以左道誅或曰道人當以兵解者

中州孝廉劉某言禍福奇中曖昧事輒微詞發之然亦不知其挾何術也開歸道某館爲上客某年春二月忽謂開歸道弟曰汝兄七日後當得頭痛症然不三日即瘥惟八月頭痛大可憂耳閱七日其言果驗因舉家遑遽求免八月之厄孝廉訂某於密室曰吾與公肺腑交有厄不得不救此法雖妻子不可使之知雖然逆知公不能也可於某夕攜一碗於所臥牀腳擅碎之庶免死雖然逆知公不能也相對泗洟者久之至期某午夜入房其妻已睡熟揭帳視之則變爲朱髮藍面鬼獰猙欲搏人大驚而走碗不得碎翌日爲孝廉言孝廉曰逆知之矣速辦後事屆期果頭痛而卒宰相某聞其名客之一日謂某曰相君得罪一要人矣某問爲誰曰相君忘某日之言乎某愕然弗答孝廉亦默不洩也重琦中州人與劉善

王生九如楚人也初至京挾竹箱一古劍一行李蕭然越日裘馬甚都人異之言所寓鄰有貿紙蠟者生問貲本幾何其人曰百金耳生惜其少三日後約於左安門外攜二千金相助至期果如數畀之同盟爲兄弟半歲後盛致禮幣浼媒聘其女貿紙蠟者大怒曰此禽獸也吾與若爲兄弟豈有叔娶姪女者哉媒既去其妻曰吾家驟豐以生故拒聘而亟索其貲若之何因繆治具請罪勸之令大醉以木緜緊塞其口鼻縛置密室中翌日忽失所在宗室某好黃白術聞生名居之府中生自索其劍箱回視之曰丹頭爲貿紙蠟者竊去盡矣宗室索之甚急貿紙蠟者計無所出盡耗其貲生謂宗室曰舍之污吾劍矣宗室偶得疾醫云須關東鮮鹿血配藥生以口吻之雙鹿至焉宗室問家宅休咎生曰明日當赴公祖塋晚之明日宗室強之往唯唯而已未幾守塚者來云有王先生至其所徧觀而後去京師夜禁甚嚴生恣行無忌狎生者蹤之見城扉柵欄側影即過邏者不見也噫生果何許人也燒煉者其外丹乎分身出遊或云得道法抑又見唐人小說所載劍俠乎然不深自韜晦而曳裾於王公大人之門抑又何也且於貿紙蠟者始助其貲中謀其女卒殞其命彼固負恩哉然生亦小人矣

釋文苓傳

釋超介號文菴粵東龍門戴氏子與南海姚子莊善年十六入惠州三摩寺力行收盞飯供衆是時海氛未靖繼以疫疾白骨縱横原野因發大願力焚而瘞之若京觀焉閱三年受具本寺釋空白因歷參丹霞天章諸人最後至於潛天目山之報恩寺始受衣偈於某衲某玉林國師法嗣也既得衣偈擬仍返粵東繼以甲寅藩變不果是時前所善姚子莊已由孝廉令他之石埭遂往依之住靜於埭之南華更三載復往廬山康熙丁巳正月朔有三日忽夢一人乘馬淩空而來心異之越三日姚令飛啟請回住杉山既入山見有峰若蹀躞狀問之則天馬山也曰此真吾所乎未幾姚罷官又未一載暴歿文菴既經紀其喪回粵遂誅茅結小菴於杉山之雲頂雲頂杉山最高處也松檜之與居猿狖虎豹之與遊山魈木客夜呼其名不爲動垂十五年宗風大振遠近供養者相屬

嘗歲晏積雪甑無粒米行者皆病忽山下有數輩覓徑負糧而至蓋夫人勝緣如此癸酉開法於山中鎮國寺徒侶雲集羣以爲杉山前此天衣諸名衲復出也甲申夏余遊杉山時移靜於關房沖之海蓮社龐眉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年可六十餘後至八十始卒塔於某山之陽

南湖曰姚子莊字六康有戰國四公子風令石埭時座嘗數十百人尤好談佛理方外交甚衆迨罷官中暴疾客死而向之客星散焉文菴同里故人始反落落也及啟請回住杉山而姚行廢且歿矣聞易簀時方外惟文菴一人余至杉山每言及姚石埭未嘗不欷歔流涕也昔蘇長公序惠勤詩嘉其不忘歐公余之有取於文菴亦猶是耳若其傳衣開法之語自有行者所錄不必載也

處士吳君廟志銘

嗚呼余不見吳君者十餘年矣君居九華之陰晚年足跡不入廛市春秋七十有奇聞康健如强壯人康熙辛巳余授徒樂平縣署郵筒中忽附行狀一通則君已歿欲余爲志銘嗚呼君之嘉言懿行信乎鄉里達乎州閭少子羣玉高才生也行將恢未竟之緒而光大之其顯揚乎君者可俟何必余銘雖然忘年之交如君拔羣玉所爲狀意思勤懇泪斑斑漬楮墨生平故舊之感觸緒而生秉筆硯纏有不能自休者矣按君始祖子善卜居貴池開元鄉歷十二世而生君考翠華妣桂氏生五子君其次也天性至孝翠華歿時君已六十有三桂歿君近七十尚柴毀骨立杖而後興幼頴異長工舉子業未幾棄去自放於山水間所居九華之西搆望華樓讀書其中不爲一切藻繪詞章務求濂洛關閩閫奧嘗曰周子三代後之伏羲也二程三代後之堯舜也朱子三代後之孔子也

識者不以爲河漢又嘗訓諸子曰學者學爲聖賢讀書不體認縱極博盡而已矣不躬行僞而已矣又曰勤儉二字立身之金科也耕讀二端裕後之玉律也又曰心難靜而易動難明而易昏難活而易死味君之言可謂近道者矣君之師曰吳萬選距君居百里君每歲必數叩其門攜糕果脯醪之具執經請益如初侍講席時既歿心喪三年以報石友有爺畋曾勺子志行高潔余嘗列於有明逸民集傳者也雅與君同趣嘗延至其家爲羣玉師君與勺子俱邃於易暇日坐望華樓剖无畫以前之妙義文周孔之心傳程朱周邵之注解旁及田何以下諸子之得失或晷沒月上燭灺漏殘兩人尚娓娓不輟也君於術數之學無不精嘗爲人決休咎多奇中然不肯授人人有就習之者則曰偶然耳六經中切於人倫日用者受用不盡安事此爲所著有望華樓詩文等集若干卷

所訂有小學易餘言禮記便蒙等書所選評有太白東坡等
集君以明天啟乙丑年十月十一日某時生卒於
大清康熙辛巳年正月二十日巳時葬於某山之原元配汪
氏子三人長大且次大復次世尚即羣玉也女二人孫三人
嗚呼憶余於康熙己未春有九華之遊從山陰下傾蓋逢君
君一見即許爲忘年交客余於望華樓時曾勺子在館亦善
余顧羣玉曰此子年十齡徧誦五經稜稜露爽時文非余好
也章君年少學富其將從之遊乎君曰唯唯後余授徒南湖
遂於羣玉有一日之長迨羣玉補博士弟子員而勺子已歿
矣癸酉鄉闈羣玉垂得復失歸而益肆力於古方冀其博科
第以慰君君今復歿矣余遠客西江不獲東歸執紼迎念忘
年訂交時依依目前事而君與勺子先後淪沒如此能不悲
哉君臨歿戒諸子薄葬以合於古人速朽之義且令勿爲墓

志使千載其地爲棄壤君其達觀者歟羣玉之爲是請也謂
志銘之作或納於墓或藏於廟一也不納於墓所以遵遺命
刻之以藏於廟庶可垂之無窮余深然之銘曰
維吳君名駿南字有聲九華之陰一隱淪覃精道妙甕無垠
貞珉有刻不入墓無形之形稱真形

處士陳翁墓志銘

翁陳姓諱君榮字以仁祖籍陵陽自五世祖始遷居池郡翁
於祚爲舅氏外祖諱國欽以碩行隱於市生二子長即翁次
諱君華先　贈君年舞勺爲文操筆立就郡邑長俱拔冠童
子試時先大父萑林先生以經師教授於鄉家道中落外祖
慨然以太宜人字之族中有疑其事者外祖曰章生能文異
日必非常人吾意決矣後先　贈君果成進士崇祀鄉官兩
祠迨祚服官遇

覃恩荷寵贈人服其遠鑒翁紹外祖高尚不屑章句布衣終
隱制行一衷諸古人見義必爲臨財不苟閭里有爭訟者是
非曲直片言折服咸曰陳君其即今之太邱乎痛外祖早歿
奉養外祖母徐太君備極孝養次舅友愛甚篤晚年猶若推
梨讓棗時訓子姪以義方親戚中貧乏者嘗解囊以助與先
贈君戚誼肫篤令南劍州時曾一入署臨歧先　贈君餽
以金翁卻還曰姊丈清操冠八閩當此水陸交衝之境拮据
不暇吾忍受之歟先　贈君不幸卒於官太宜人於翁十年
以長凡家事必稟承商酌無敢自專者於祚兄弟鍾愛倍至
以祚之駑下得僥倖科名叨廁行取數歷　皇途出入　禁
闥皆翁平日玉成之力居多云先是外祖母未就窀穸翁每
以爲平生未了事前年獨捐己貲於西管禾寳鄉之江家橋
扞得吉地痛次舅亦未歸土并葬其處又合一壙葬舅母劉

孺人虛其左爲己壽藏春正月祚膺
今上特旨內召東裝北上翁執手叮嚀曰汝家世受　國恩
當黽勉盡職老母春秋雖高有弟姪輩可代奉侍古人云國
爾忘家汝勉之哉詎意越三月翁已棄世矣表弟大元郵書
入都云將以十月之吉葬翁於江家橋之原所扞壽藏遵翁
命也匄祚爲文志之且銘於幽室渭陽恩重不敢辭謹志其
梗概如此翁生於順治十年七月某日卒於雍正二年三月
某日享壽七十三元配劉孺人生子一即大元娶柯氏繼娶
程氏女四人長適候選經歷郎必藻食貧守節翁所以賙卹
之者甚備次適庠生吳德彝次適太學生高懋明次適武庠
廉陶楷孫一人恩見程氏出聘夏氏孫女一人柯氏出適文
學汪士元銘曰
品高月旦道廣太邱古心古貌古人與儔爰啟壽藏屋室惟

幽印石旁拱環溪面流山川孕秀後嗣蒙庥

女郎王氏墓志銘

女郎王顯者青陽王公升少女字孫姓年及笄而殞是中殤也何居乎志且銘雖然吾無以辭公升之請也公升元配徐爲吾大母族屬去年歸窆歿於兄舍吾深痛其失賢內助顯則先其母二歲而夭近晤公升語及顯輒嗚咽不能自已曰吾妻未卜吉壤紀墓之文尚有待吾不忍吾女之幼且賢湮沒以就窆先生其爲之銘且曰顯生而聰慧女紅稍暇旁及經史事父母孝母嘗得劇疾侍湯藥衣不解帶每夜闌私禱願以身代居平言笑不苟動止有常度雖比鄰罕識其面不幸十六以痘疹卒是顯雖中殤乎其表表淑行皆閨閤中所不概見者宜乎公升之匄文於墓石也銘曰

維女之生閨閤之芳維女之夭依母之傍母則已矣父兮慘傷睠彼淑行胡爲而殤視我銘辭庶幾不亡

陳姬墓表

陳姬姑蘇章氏女長適吾叔外祖陳國忠爲側室先是外祖艱於嗣聞其賢納之年五十二始舉吾長舅君寅又閱十二年復舉次舅君顯至是外祖年七十餘而已次第見子之能成立矣不幸姬僅四十有四卒外祖與舅謀窀穸以妥其軀且欲兼利其嗣人跋涉山川足盡繭忽於己莊姚家塘得一穴焉負陰面陽風藏水匯術者曰此牛眠吉壤也夫堪輿家言多荒誕靡可據依苟爲其所惑或損害祖域或攘取宅人之山鼠牙雀角訐訟不休大江以南往往而然則是未獲吉而先凶也孰若此不出田廬無意而得之爲愈乎蓋由姬存日能安於小星衾裯之義螽斯繩振之祥生既能大陳氏之宗及其歿又將以山川靈異之氣鍾後人於無窮也外祖曰如子言曷敢當然墓有石宜得子文以爲之表遂書以貽之俾鐫於上

鷟子山祖墓表

祚少時逮事先大父奎林公因寒食拜埽隨其後得詣所爲鷟子山者歸而跽問曰茲山碑碣弗設何也先大父因誨之曰若知鷟子山之由乎阡上穴者乃汝七世祖諱明義公暨妣邱氏孺人也明義公生二子長諱師橋次諱師灌師灌公則汝之六世祖今扞於黃金橋者是也先是師橋師灌二公奉明義公夫婦歸葬是山嗣後家益落汝之五世祖諱應賓公出贅徐氏兄弟雖衆皆絕弗祀師橋公之子姓益式微甚有爲黃冠者僅萬中從母宅適茲山遂託親戚與守典守者竟盜葬於山之趾應賓公既復姓清釐故業與守者服厥辜惟存標祀而已小子志之是山境處幽僻樵蘇弗能禁兼以族人山多毘連日尋斧斤焉先王父因厚其直以售之墳後左右山場始爲吾有而師橋公後裔忌吾支之獨振也且噭以山木爲詞欲戕焉以恐我先王父復厚其直以售之而墳禁之山若木始爲吾有嗚呼小子祚之距明義公也近二百年矣其嘉言懿行不能頌述萬一載在譜牒者僅生卒之期阡葬之所耳然吾聞之積行累仁者不食報於其躬則昌大於後自祖父以來暨祚兄弟頗爲紹書香得與於科目躋於縉紳雖被非我祖之積行累仁不至此木本水源之思烏能毅然碑碣之作先大父不及爲先王父擬官成列銜秩以顯揚之不果遂其願小子祚復不及時爲之恐益重罪戾爰是追敘先大父遺誨及先王父經營恢拓之故而表於墓焉

舞鸞山賦

維大江之南北實羣峰之攢簇撐天半之孤標聳秀異而可

掬羌九子兮使雲湧蓮華於地軸陟嵌空之齊山儼藏書之石屋牛岡兒孫乎叔嫂與匡廬而遙矗上大樓以揖仙人采黃精而斵白茯兹山獨振羽於江滸兮勢將翔而尚伏望龍岫以比肩吸絃浦而充腹翼如垂天之黑雲距如摩霄之黃鵠古城梵刹隱其腰沙溪魚艇泊其足緣物肖形豈羽蟲之長族歟蓋五色之祥鸞而迴翔於中谷也方其逶邐脈絡披擢崢嶸望之而動即之而驚乍盤乍旋欲飛欲鳴巒巔夭矯以空舉兮上下百餘里皆其健翮之所縱横爾乃竹鳳松虬芝雲柳綫隝植奇葩墢鋪怒猜春花放而增妍秋月輝而流霞風怒號而敞虛恍笙簧之青嘲至若景還薄暮雲傳瑶姿或全拖夫素練或返照夫蛾眉昕夕異狀寒燠呈奇則又彷彿當筵之楚女拂袖之吳姬隔空江而凝睇何翩翩其來遲及其烟蒼浮雨餘翠滴嶺斷續其無痕巒滉瀁而難覓雖倏忽其迷離尚蜚翔而未息蓋山也而有鸞像焉鸞也而有舞像焉則夫東嶺鳳凰之臺所以求其侶西聽鸑鷟之洲此更覓其仙仙者乎噫山靈之振踔若此鍾兹山之淑氣者宜何如之高騫

蘋婆果賦

北方食品果鮮最多拔其尤者名曰蘋婆爾乃託根沃壤蓊成茂樹春蓓蕾以舒華夏團圝而蒂固其大如斗其鬆若瓠負青質兮閒微紅凝薄霜兮存積素味甘脆兮非密甜嗅馨雲兮饒別趣當斯時也則有樂亭之梨襄國之柿肅寧之桃如拳上谷之瓜徑咫杏李茂如米楨菀爾競爽矜新均莫與比於是燕都珍甚南客嗜焉挐挐在手吹咀流涎盤貯果案供薦盧兮雅玩刀分片片入郇饌兮芳妍雜以冰稜霏霏兮猥玉佐以甕篆顆顆兮鄰烟更有暢春別苑西山平麓丞監專司園丁護鞠霑大液之靈波潤甘泉之泂渡較凡種而加豐更色奇而臭馥內府主人擕回家塾曰此
君賜也敬進先生不敢以獨羌捧玩而情怡旋口嘗而神肅沁入心脾香留信宿恍消渴之相如得飲金莖而頓忘乎於時三伏爰抽毫而賦之志旅人之清福亂曰翳兹嘉實萃京師兮維夏徂暑何離離兮碩大且馨　御苑時兮波及臣口皆
君遺兮上林有賦獻不及台兮

風木廬賦

緊上章攝提格日躔鶉尾之宮余時縣臺綬謁郡公循郿延之官道間金明之雄封積雨初歇凉飈滿空洗峰兮新翠響淵水兮淙淙聯岩畔兮石室鬱茂草兮茸茸父老指余曰此高孝子廬墓名蹤也原夫厥考當年經壇祭酒教授諸生羣疑盡割厥子承之箕裘是守父老能剛桂杖在手喬木忽萎痛心疾首當是時也孝子則呼天擗踴玉饘飯含水漿絕口柴瘠奚堪棺以椑漆材致梗柟爾乃牛眠兮叶吉馬鬣兮封成悵晨昏兮弗逮聽風木兮悲鳴誓冢門兮不入抱苫凷兮荒塋虎豹嘷兮自若霜露繞兮不驚況穴處兮土壓幾相從兮九京已而擕石窰安木主衣齊衰身傴僂采薪於山炊糜於隴種瓜於畦鋤誅於堵僮僕僵而潛逃羌薺甘此荼苦孝子曰未也以歆以享冢之薦羞以封以樹列之松楸以椑以楔豎之牌樓以碣以表旨之貴游錄是胼胝勤綢繆密規模壯土木畢天祥輩昭地瑞勿匿白兔躍靈芝茁枯木生鵰雛出孝子乃朝夕飲泣中於邑而若有亡意彷徨而忽忽如有所失有以嘉祥異徵告之者且惡焉而不自以也蓋哀痛怛切閱三年如一日余偷居於京邑兮耳孝子之芬芳洎宦

遊於茲土兮遠秉鐸於池陽溯洄從之不見兮歎蒹葭之蒼
蒼質與論而不爽兮嘻無顧復之天常因公餘而煕翰兮庶
幾挽薄俗爲敦龐亂曰寬州之墟多賢哲此忠襄將臺何巘
巘此高子石廬復兀凸此資於事父力既竭此移孝作忠蚤
可決此（爲清澗孝廉高子穎作時任三原諭）

池州府學明倫堂上梁文

伏以聖域之牆數仞中藏美富之觀人紀之大五端顔列堂
皇之上天經地義宇宙維昭春誦秋絃師儒是率竊惟池之
建郡肇自唐室以來學之卜遷又在隆慶而後宿近文昌之
座地踞句陳先仔大史之河面臨浦水大義取諸半壁規模
遠矣真興賢育士之方傑搆峙乎中央齋序翼之乃朂業藏
經之所以故巍科鉅位曩已彪炳冊書即今耆英秀民莫不
翔翱縫掖值茲同文之盛世肯重膠庠律以六邑之貴官吏

爲領袖其等職司守土帥即兼師意切作人士出於學雖文
廟各處次第鳩工而倫堂一區先期修舉搜名材於巖穴斤
運成風集匠石於庭除功由不日梅梁高架允符大壯之占
夏管將飛正應大人之卜上棟下宇氣象攸新右有左宜方
隅皆吉

抛梁東　佳氣今朝憑鬱葱牙籤萬卷圖書府一道奎光
射學宮

抛梁南　瀠洄浦水面前涵中有蛟龍養鱗甲乘風直上
與雲參

抛梁西　三台爽氣入雕題拔筆木天應聳出朝暉影對
入瓢齊

抛梁北　五雲深處瞻宸極培植名材爲國楨姓名頻向
倫堂勒

抛梁上　螭頭瑞靄全飛颺司天仁奏日生雲臚傳三次
聲聲唱

抛梁下　蔚起人文由學舍瀛洲仙氣繞神山太乙藜光
來午夜

伏願上梁之後鳥鼠去而風雨攸除磐石安而苞桑永固爲
聖賢肯構常留輪奐之瞻弓子弟升堂遂尊再重之席藏有
脩而息有養道術以之昌明人則傑而地則靈泰征於焉賡
歌山川清淑之氣從此長鍾帶礪永存之盟同其不朽謹告

右上梁文代郡大夫李公幊作者府學倫堂重建於喻公
成龍時任事惟幕官看吏實㕘材庀柱多雜以楓外丹腹
中敗累以故旋修旋圮李公知其弊康熙癸未請余董其
事勤之者諸生程鵷朱鳴皋戴仁任銓耆老陳國忠朱全
高侯選樣職章桂楊士俊察工匠之勤惰則譯丞王國遐

也余初難之公曰蕞爾坐食是庠賢嗣君其可諉耶竇然
不敢辭自九月望起工至除夕竣事日坐學舍中朿實會
計則諸人分任之無勿潔已自愛者欽錢互相饋送不使
公家一錢竹頭木屑悉肇於簿材堅而良工飽而益撥原
冊費銀五百兩有奇茲止百五十餘兩又以其餘新戟門
祭園牆而材料尚有餘者兩廡木主顛倒者釐正之名宦
鄉賢缺主者補之是役也雖不敢謂有功要庶幾心力固
已殫矣附記之

重修貴池縣學大成殿上梁文

伏以聖世崇文泮水聚蛟龍之彥興王重道尼山增俎豆之
輝美焉輪奐騰歌允矣規模復古竊惟貴池鄉校秩卜在弘
治年間前代堪輿定位於侍中舊宅環山嵐而瀠湖水明秀
無雙膺膴仕而擢巍科英材蔚起大成一殿聖哲棲神夢兆

兩極春秋釋奠　國朝鼎建則劉中丞爲之倡嗣後與修則
周司馬居其繼歲時既久遂至傾頽鳩集多工亟需整理某
居當閫派出守江城念黌序所以興賢對羮牆恍如見聖雖
表率者六邑均沾化雨春風而附郭之首庠尤欲廢修墜舉
采名材於邱壑杞梓同收聚匠石於階墀般倕是寄功期不
日符大壯之新占梁架吉時集諸方之瑞兆
抛梁東　圩開白浦蠡黌宫正值朝陽照梧鳳雝喈聲徹
九霄中
抛梁南　朱明初夏柳毵毵汁染袍閒成異兆聯翩多士
合朋簪
抛梁西　雕梁畫棟妥神栖弦誦諸生多發跡姓名高向
榜頭題
抛梁北　巍然殿宇如屴崱千秋俎豆秋浦中景仰賢關

與聖域
抛梁上　青雲有路絶塵坱蛟龍原不久池中得雨之時
任飛颺
抛梁下　梅梁協吉高高架地靈人傑非偶然劍佩花迎
藜照夜
伏願上梁以後棟宇櫨杙咸宜鳥鼠風雨勿擾制從其舊若
斯干竹苞松茂之祥廟以永存同　朝廷河山帶礪之誓謹
告
右上梁文代郡守吳諱節民作涓吉爲雍正元年四月十
八日辰時是月恭逢
新上特開　恩科本科獲雋王少正吳明試二人
視風清澗士子文
青澗古城烏延勝地東指大河爲界實秦晉之分疆南稱榆

塞衝塗壯邊關之鎖鑰三峰聳落珊枝筆架之形二水交流
濯魄冰壺之浸挹种公之井宦績常新聽無定之濤聲入
驀山川如此人物蔚然然戰績堪書襄偉史傳武烈迨英才
接踵嗣遂代產文臣桂榜泮宮蟬聯甲第木天青瑣翔步王
廷由明室而來掇巍臙仕者夥矣自關中以北誇地靈人傑
者先焉某江左鄙儒西鄞末吏遺編在抱幸未墜夫書香
寵命新膺愧初登於仕版雖銅符繫肘握此邦民社之權而
鉛槧時親仍昔日燈窗之態彼姝者子敢忘素絲良馬之招
所謂伊人況當白露蒹葭之候茲於某日掃除公廨廣集生
徒搜討藝林構成經義其或通材博古更益名篇偶爾即景
抒情兼裁妙句數章側理行行灑就珠璣寸珽喻槩字字音
諧金石某彈領之暇自當洗慮披吟校閱之餘抑且證懷品
隲忝一日之長甲乙之次第攸分窺半豹之斑卯辰之先肇

巳兆毋虛余跂致有遐心用備太史輶軒敢曰公門桃李
禱雨文
康熙五十年五月朔有二日某敢致禱於雩壇之神曰明有
禮樂刑政幽有鬼神故奉
天子命而爲吏撫茲百姓使之休養生息者有司也至於人
力之所不能施濟扶默助能命山川出雲雨民物無夭札疵
癘入蜡通百穀成皆神之所有事也今者入夏以來數旬亢
陽不雨禾枯於田農歎於隴官民張皇而無策士女憂懼而
不寧自非大沛甘霖其何以濟且左氏不云乎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尊神載在祀典正捍災禦
患而大有功德於民之時也惟某潔己省躬停刑薄斂沐浴
齋戒旦夕率闔邑紳士耆庶步禱於壇伏惟尊神大展濟扶
默助之功式憑靈爽俾四野無不霑足則清川萬戶咸戴神

麻矣若夫稽幣牲醴之酬某不敢愛

祭劉悔菴吳臺文

嗚呼噫嘻今之世不知有師朝函丈暮秦越獨公之於先君子也歷數十年而不衰猶憶先君之館於燕也在今上癸丑甲寅之歲廹大父抱疾星夜南驅公於是時羈留不獲率其昆弟褰裳而爲惜別之詩後九年先君子成進士余亦同隨計吏始與公晤見公之拜跪旋辟循循執弟子禮而其視余也不啻骨肉手足之相屬嗚呼噫嘻方先君子宦歿閩土既觴羈旅困詘難支於時公剌山左不遠數千里多方佽助調護養余之饘於是粥於是者皆公之所貽嗚呼噫嘻公涖官凡七任惟晉蜀余未至耳若夫顧臾聊城每信宿夜話而歲或再過三過者則莫若邗水之湄廹公參藩蘇郡僅匆匆一聚嗣是余遊上谷而不值公叱蜀馭而乘憲執知

胥門官舫遂爲永訣之期嗚呼噫嘻公於先君子之歿心喪是服祭墓有辭後每相遇必津津稱述遺訓而詳問老母之起居先君子善於成物居門牆者衆矣獨公爲白眉先君子抱道小試未竟余又譾劣不遇方冀公之秉節鉞躋卿相拓其說而大布之嗚呼噫嘻孰知其竟止於斯公之學鎔經鑄史公之才電掣風馳公之度光風霽月公之治吏畏民思所惜者　朝廷不獲罄賢者之用而當世不得盡與斯人之施嗚呼噫嘻錦城萬里道路崎嶇公乎歸來幽室是宜走莫有余公知不知所以搦管覼縷涕泗而不自禁者蓋悲吾道之不幸而歎息人生有三之誼更無有若公者而兼哭其私尚饗

祭王公見太親翁文

嗚呼太親翁逝矣老成典型倏焉衰謝秋風蕭瑟[illegible]將逝凡我梓里莫不悵音容之不再景碩德之難忘況祚兄弟姻婭後塵有不望帷泣血執紼增悲者耶太親翁生於清溪清溪固夏侯諸名賢之故里也山川靈秀萃於筆端發爲文章朔中炳外乃蚤年高尚隱於梅根杜鵑之間出其片楮金致數千分散親知不私其有是我大親翁山中宰相之經綸而試海上鷗夷之餘智也迨夫二妙挺生稟承家學雖選重明經傷芳非之早折而列名膠庠者文且日益有名況子復有孫長者書授於階幼者飴承於都龍文汗血見鞭影而馳藍田玉烟值日暖而出其所以拓我太親翁淵源之緒而光大之者又寧可量哉太親翁春秋高足忽蹇不利於行俾良醫以鍼石治之漸愈矣又以我偉如親翁召赴玉樓痛惜難已日就尫羸而今逝矣嗚呼彥方之剛正益亦知名仲淹之生徒才皆王佐枕流漱石圭組不欲加於身佩劍植槐顯榮厥

以俟諸後蓋君家賢哲之所爲太親翁殆於兼之所惜者少微星暗處士告終馬鬣封成哲人云萎祚兄弟平昔之感提攜沐教益者至矣一旦薤露興歌溪毛酌奠痛幽明之永隔冀降鑒而來歆不禁涕泗之交頤也已尚饗

祭柯建于親家文

吁嗟乎今何時也玄冥司命霜隕天寒蘆絮風酣柳衰菊靡當此而人亡琴在固已聲與淚俱悲來填膺矣況骨肉之親筆硯之好如我親翁先生者哉先生於余弟則丈人行也余妹則尊舅也少即岐嶷長尤卓犖蘊錦繡於胸中湧潮海於腕底咸謂近承中州司馬之庭訓遠振獅山都憲之家聲者必斯人也而今竟何如耶猶憶曩昔之日先生壯齡余將弱冠里中聯五篇制義會兩人與焉每拈題角藝繼晷焚膏先生之作超然獨上越日雅集謀酬之先生與其家實甫析[illegible]

欽無算爵一時文酒之樂可謂盛哉既而先　贈君成進士充中翰擢高科其它中副車貢大學者指不勝屈也雖以余之駑下亦幸叨一第乃先生則終困諸生中迨余宦遊秦隴晉息里門曾未踰兩期而先生竟以貧病歿矣夫士之生也患無其才有才矣患無其遇有年矣尚或冀晚成先生之才則今之儁也先生之年則古所稀也竟始終一無所遇若此造化小兒可問乎不可問乎嗚呼夜臺寂寞空鎖子雲之居泉路渺茫可勝西州之痛亦虬玉版召長吉者自天白馬素車哭元伯者是我輒驚矣引發矣先生將長寢於松楸泉石間而永訣矣追維舊好恍在目前感慨成章侑茲奠斝嗚呼尚饗

祭郎母曾祖姑文

維年月日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郎母曾祖姑之靈曰曾祖姑高祖見齋公之少女也高祖之歿也春秋八十有三而姑亦八十有三噫亦奇矣夫世之所謂戚誼相好大都不及百年甚或一再傳則已焉獨吾家與姑家閱五傳如一日也姑與曾祖榮初公爲雁行年僅長吾祖二歲吾祖之有吾父姑愛之不啻己之孫吾父之有吾兄弟子姪姑愛之亦不啻其曾元孫方吾祖教授於鄉也長君裔文先師遊其門吾祖之及門無有及先師者吾甫成童復遊先師之門後又與三君偉人同遊吾父之門以姻婭則如彼以淵源則如此豈如世俗之所謂戚誼而已哉姑翁偉形貌有幹才從事府憲賓主歡投轄皆中饋之助也姑翁不屑章句而樂教其子每遇讀書能文之士相待有加禮蓋先師食餼於庠所作試牘傳誦天下有自來矣猶憶少時應童子試宿其家姑翁與姑所贈筆墨梨棗之屬莫不精好雞鳴飲食畢具側聞吾祖與父應小試時亦欣愈知姑翁尊賢重士而亦姑有以成之也中閒不幸吾祖歿姑翁繼歿吾父成進士甫官而歿先師食餼久將貢而歿偉人復以年少歿姑既哭其家之夫若子兼哭吾家祖與父而年益高而形貌益臞瘠矣今年夏就養於次君維五之室吾時方北回聞抱痾甚急往視之姑曰近腹中作惡恐旦暮就木雖然生死數也吾父以八十三歲終吾其同之乎嗚呼孰知此言竟確然乎今者距一宿發引矣子若孫子若孫之婦相聚哭族黨姻親相聚哭吾祖母年逾八十筋力不克赴奠哭於家求於曩日諸郎奉養之隙春秋暇日肩輿過城南淹留恆數月何可得也是以於執紼之前酹觴於墟而縷敘其哀悰焉尚饗

祭汪屯田文 名浩武陵人以御史調任工部正郎

從來天生偉人必稟山川清淑之氣具匡時濟物之能雖生靑死歸斷不若庸碌者亦湮沒無聞而已若屯田汪君其斯人歟君楚產也秀擷武陵靈鍾桂渚雄文駿發早擢魏科出宰三衡功侔召杜政成報最膺內擢之榮入主膳部政既而考選臺垣

聖祖嘉其才品拔置臺端一時臺中推爲翹楚旋以丁艱歸里

今上龍飛甫服闋入都後復就清班寵授掌道君念身列諫官不可有負厥職慷慨建言無所依回而大旨一歸於忠厚調授屯田正郎或有以離清要就繁冗爲君惜者君絕不以此介意也旦旦入署辦事不敢自暇逸蓋君曾任工曹駕輕就熟故經理庶政無弗當者君雖年逾六旬善養生家言面粹背盎精采奕奕乃越日不相見忽中風歿矣我輩同事冬官倚君甚重期君甚遠胡天一旦奪君之速耶吁嗟乎賢哲

云萎仙輀遽返首邱天末阡依書巷之臺沅水雲迷望極覺
均之浦一卮爲奠君其鑒此而歆格焉尚饗

哭別錫五七弟文

嗚呼吾弟孝友人也以孝友之人竟數千里外客死他鄉天道有知乎無知乎憶去秋余將北上太宜人擇一人偕行汝曰五弟不宜去四弟五十有三尚未得子不可去慷慨束裝意興勃勃入今春形漸矍精神漸耗尚不欲以疾重吾憂勸之南回則曰姑俟大兄　引見後定行止孰知日復一日遂奄奄就盡乎吾弟少從吾學爲文既壯刻苦殊甚自經史而外旁及天官星卜之術無不通曉乃小試利大試則否嘗曰吾命主飛入奴僕宮無科名分壽七十外或可期嗚呼吾弟藍衫歛矣古稀之徵竟不驗乎吾弟元配柯氏生七子俱殤余宦遊於邊函馳書勸置一小星君未及歲餘汝入署後家

中得一子與余二男同庚今僅九歲乃子之生也不見父面父之歿也亦不見子面續屬飯含僅吾及僕人而已嗚呼痛哉當病劇時私謂僕輩曰吾兒雖小有官人可毋慮次女未嫁吾已郵札回別有布置獨憾不能奉侍太宜人且曰此語不可令官人知恐增羈人傷感吾歿殯斂不必過豐恐此間艱於資斧對余則莞然曰大兄勿哭生於南死於北數也弟向自謂精日者術今不驗矣汝之亡以三月初五日余　引見以四月初七日汝知之乎汝今暫厝於通州尼院余始期宦京師糧艘來親料理送汝歸今部曹挨補需次尚遲不能俟鄉鄰幫次之來也留餘貲再拜浼親串務期汝柩之早南而已顧念太宜人春秋高二子出門一子返宅悲痛當不知何若汝子吾之猶子提攜教育以致成立汝無慮也但汝柩載舟中願汝精靈自護其遺軀且夕遂首邱之願毋令太宜人倚閭望旅櫬之歸是即汝之善體親心也汝念之乎嗚呼燕臺作客潞水停棺昔與汝同入京師今舍汝先歸故里揖別長號卮落於手尚饗

南湖集鈔第八文卷之八終

劉氏刊行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題南湖詩鈔

帝里燕山望紅雲於日下客途馬首飄黃葉而秋深問古蹟名邦可無輿賜之句歷方輿勝地大增憑眺之吟綠筆旋收錦囊具錄式翁先生池陽淵近江表儒林鳴鹿鄉閭早是廿年擢桂飛凫僊縣便看二月栽花乃長路沙隄微占緩控或深更茅店淡抹濃題幾忘鞍馬之勞愈覺推敲之至逑不揣檮昧畧用管窺把閱篇章字字織成黃絹細觀藁本行行寫滿烏絲寒梅蕊吐窗前春雪香聞硯側亦何減王孟風格豈但清新直上追李杜光芒倍添氣象試聽金聲擲地星輝東壁之圖書還傳琴韻鏗堂民頌南山之父母四明盧逑

南湖集鈔詩總目

卷一
南湖集
閶遊草
邗江遊草
金陵遊草
卷二
泊江旅夢録
北征存稿
驢背吟
小草
卷三
南湖二集

北征續存稿
續小草
卷四
西征草
塞垣吟
秦中遊草
卷五 以下詩原闕
單供草
張掖遊草
涼州夜遊草
卷六
歸省録
南湖三集

卷七
入覲吟
南湖四集
應召吟
水部吟
卷八
恩旋録
南湖五集

南湖集鈔詩目錄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補目

卷之一

南湖集

童年孟浪輒拈韻爲詩然檢舊笥存者亦寡矣弱冠後蹤跡如蓬凡里居所作擇其稍可存者錄之顏曰南湖集

秋杪同太史龍理侯暨李男蛾諸人遊齊山限齊字即事
過羅刹磯弔黃侍中先生
和宋梅聖俞遊齊山寺詩舊韻
贈日者陳生
和貝葉硯韻
昔黃坤五宮詹遊貫日岩得天然貝葉硯王孟范復於此處得之同人屬和

輓蘇太僕先生
過翠微書院故址弔華子西先生
題危東原桃山圖
送吳復古兄弟歸樓山
蕭相樓登眺試題限五言排律一十韻
秋日遊齊山
題郎趙客梅根學釣圖
三台閣
仲弟遊九華附寄道可瑞能二上人
題畫五首
樗蒲
贈僧
題郎趙客華家松圖歌
和曹亦若愔學山房元韻二首
六月杪赴皖小泊烏沙夾
賦得長河落日圓
輓節孝胡母
李瀑泉表兄卜居鍾英門外境界甚幽同人贈言盈帙因附以二絕句二首
讀逸民王昇湖羽伯父子傳志感
步危東原陟贍亭元韻二首
題墨梅畫
哭冰崖青陽陳孝子錦明正德時人
壽大中丞劉豫東夫子五十韻諱光美遼東人
輓族中貞節吳太君

杉山雲頂吟
採茶謠
野油菜歌
海道坐雨
遊東巖
春郊雜詠
即景

閩遊草

途中望黃山
漁梁壩
蘭溪竹枝詞二首
大末道中
江郎石三首

仙霞嶺
魚梁道中
化劍閣畫壁歌
輓翁節婦
福清諸生翁允持之弟婦林氏也允持弟殀林歸
翁執子婦禮坐臥小樓持齋禮大士允持舉次子
乞爲夫嗣嗣子冠昏畢且舉孫遂投繯曰吾以報
夫君於地下也聞人嗟異之輓詩甚富
糧道署中同趙萬青曹長公登越王山仍用陳辰侯
上巳登此元韻時已薄暮 二首
將至楓亭
即事志感
中秋夜客九曲山房

清流船口號十首錄一
秋日過著嶺
峽口龍風
先君主入延平名宦祠恭紀十四韻
杉關
康郎山
泊南康
石鐘山登眺
舟中望小孤山
邗江游草
江行即事
真州
平山堂雅集

蕃釐觀
小雲臺僧舍與宗次濤話舊次濤子相先生曾孫貫
池舉博鶴問仲子也
醉酒行戲贈僧解石
舟中望金山
燕磯晚眺
金陵游草
西梁醉月
太白祠觀蕭尺木畫壁歌
謁新修孝陵
方景二先生祠
血影石
留別周眉黃
莫愁湖

卷之二
泊江旅夢錄
泊江江右樂平縣別號也康熙辛巳壬午客此主人
石五中爲愁同門好友工詩往復吟哦頗稱韻事擇
而存之顏曰泊江旅夢錄因以道途所經者次其後
泊江春漲 試諸生題
城西野眺
泊江觀漲
春回亭待月
赴雨行爲五中作
中秋日汎舟泊江登翥山作
題貼梅畫

貼梅畫如皐冒元讐元配宮氏之所作也工詩其
女亦香奩之秀每當梅花盛開摘其瓣藏書帙中
以膠貼於紙幅便面補畫枝幹鬚蒂宛然逼肖索
笑時也宮爲定庵先生女弟母女俱能之
玉軸軒集景
和劉廉訪登滕王閣用宋中丞元韻
餓娥祠
蘭谷
幕客潘元嘉招餞賦別
景德鎮觀甕窯歌
建德道中詠二首
初夏同劉次彤遊薦福寺
吳城阻風
花筵鎮阻風用前韻
泊皖城仍叠前韻
北征存稿
初發浦口
濠梁懷古
曉渡黃河
夜渡韓莊閘
望嶧山
白溝河懷古二首
繁陰
望岱
羊流店
客都門危東原先歸依韻志別

趙北口
登齋蓮臺
分水龍王廟
舟行即事
飢民謠
滁州道中
驢背吟
乙酉秋有事上谷逐亂河而南從驢子背上得詩若
干首因顏其草聊備行程日紀而已非敢希蹤襄陽
閬仙也
初發京郊
椒山祠
中秋夜雨時宿富城驛
順德書暱吳漢公
黃梁仙蹟
漳河
宿沙店
滑縣道中
汴梁懷古
彰德市見賣猢者
小草
昔人云處爲遠志出則小草余家貧親老於甲申冬
入京投牒吏部屈首就乙科選是眞不能遠志甘爲
小草者乎所得詩因彙書於帙
斗室四首
吳節婦二首

吳節婦周氏守志近三十年家貧隨父宦遊遂居無爲州其叔積舌耕餘貲迎至京師逾年而卒合葬於其兄之墓詩以輓之
擬元日早朝應制
京師燈節口號 八首
硯池冰用元限韻
即景遂成長句
詠瓶中白丁香花
奉懷劉公車金蕙厓兼述近感 二首
遥次郎趙客遊杉山水竹溪元韻
詖一駐
賣蝗謠
許侯

贈西山僧擊竹
送蘇允章之任寧德
四弟南旋話别
送高宋臣南還
同里高榮專與余偕館内城陳宅址相近也次其來韻奉答棠訊表兄李瀑泉近狀故末及之
陳牧庵得盆梅一株亟以詩報我因次原韻 名阿麟 主人兄
觀曹渭符待詔 賜硯恭紀 名日瑛
獵虎歌
客有談李褒死殺虎者詩以紀之
書齋小雨即景
步高榮專春盡看人面桃花元韻
移竹

同里黃餘九至問表兄李瀑泉近況云已於舊十月歿矣感泣成詩三首因示高榮專高其石友也 三首
夏五同榮專遊淨因寺
秋夜坐月有懷高榮專杜幼著
詠書齋鸚鵡
秋夜飲燕市高榮章立可寓
琉璃河中秋醉月
持螯
重九
早霜
卷之三
南湖二集
軒中牡丹盛開

石埭令郎仲默被議詩以慰之 名賓尊甫諱秉中癸卯北榜
如皋石五中同門過宿小齋步韻二首時五中亦丁外艱 二首
景德古刹五中共話
同如皋石五中遊華蓋洞
天臺
九華雲海
題友人樓居
客青陽同年友陳尹希夜話陳與余渡皖入泮時每學滅額數人而已
丁亥大旱
哭沈梁掌 有序
梁掌沈君余好友也舊冬聞其抱恙郵札問訊旋

音杳然近得諸友人云君已歿矣繼而郎趙客刻
其絶命四截句貽余讀之益涕泣交頤也詩以哭
之
儲友華爲永平參軍愛子歿於故里歸徽輓章因賦
此
得如皋石生久也入類信郵賀並呈尊府五中
戊子大水
晏起
讀史雜感三首
高榮專客死京師哭之以詩二首
泊大通鎮
由大通舟行至青陽
由蕪湖舟行至高淯被水災黎慘難寓目遂成長歌

池陽馬太守郡齋枯桐復生賦頌名世永三韓人
剣樓謠
賑饑
江浙比歲再祲　皇恩蠲賑甚優次吳生羣玉排律
三十二韻
水車嶺
夏日客陵陽飲蘇氏留山堂酒半登望仙樓眺遠
己丑大疫
夏日湄園新成示弟
夏日
曝書
賦得歎業頻看鏡
暑夜

湄園秋雨
皖城
北征續存稿
放溜
板磯市得鰣魚
長干寺感舊
談虎
曉過滁州
聞蛩
九日
宿州閔子祠
徐州問渡
宿南沙河是夜雷雨大作

孟廟
過東平感懷即用梁太素及第詩韻
苦水鋪
南留智廟遇吳用楫儲孔集南旋
獻縣懷古
趙北口值雨
九月二十六過涿州是日雪霽
蘆溝橋喜遇年友金慈厓自京還定興署
續小草
初至京邸
重晤許生重岩已入類矣八旗與此選甚艱故有此
作
陳生

霜月
煤爐飯
黃芽菜
頂槅
題方二允小照
表弟陳孝澄客天津李宅十一月來京候挈四省効
力籤感賦
哭朱竹坨夫子
雪
贈興化周子一
喜晤門友石五中於京師追憶舊遊悵然有作
長安裘馬行
少冢宰徐子貞夫子除夕招飲即席賦正 少宰余辛未薦卷師

庚寅王正朔有五日　駕詣祈穀壇恭紀
醉後夜歸馬逸而跌
題石五瀛海天一鶴圖小影
二月十有三日黎明集　天安門外候挈是日部曹
道府同選者甚衆
尤魯南汶春吟三首限韻
春曉聞雁
春月
春遊
乾清門引　見恭紀排律十四韻
金魚池
四省効力停止陳孝澄悵悒南歸詩以慰之仍用前
韻

即景
晤南劍州余進士旬話舊余爲先君門人
柳縣
麥秋
雲貴川廣復歸正選得蜀缺者　欽限八十日抵任
同里丁長源文恪公冢孫也兩任經歷三十餘年
至是始陟蜀之忠州盖年已七十矣
飲年友高郵吳幼日太史宅
次同門石五中贈別元韻時五中寓報國禪房
卷之四
西征草
初發
稻田

井陘道中
曉度固關
平定州南天門
晉祠
舅犯故里
汾陽西上
宿向陽陶穴
黃蘆嶺
自永寧州至薛村亂河而濟凡數十處時雨後暴漲
難行州牧謝用弼既贈肩輿且令向導詩以美之 名汶濱 閩人
渡河
寒垣吟

詠清澗古蹟四首
營田碑
石臺寺
馬翅谷
無定河
軼事二首
點燈子
過天星
秋穫月詳生惠種排律二十韻
看菊
霜降日較射
九月二十七日雪
苦寒

催糧行
十一月十九偕丁遠若祐弟醉雪
鵲巢
辛卯元旦朝賀
快飲行
時飲詹施令陳文炳宅將軍譚參戎陳尚武周侯
延長令兆鳳也
杜守戎銅瓶行名盛德汝窰人
朔有八日途次偶成
望杏
聞除目石五中補令蜀之南部感賦
禱雨
五月十三日雨用前韻
十六日夜復雨仍用前韻
新秋家眷南來適有聘簾之檄
秦中遊草
曉發清川
宿于谷驛嘗啞嗎酒
龍湫
鄜州弔杜工部
宜君縣
富平道中
和岷州司馬熊岫亭瑣院即事元韻熊爲大司空孫
家寓邗名學烈江右人
坐月
憶舍弟

中秋不得月
苦雨
碑洞歌
三原晤高廣文名子穎清澗人
即景
金項道中
九日鳳樓驛坐雨時向洛川頻有酒肴之饋名兆麟楚人
贈張鄜州名雲鶴蜀人尊府都水公諱應徵起家貴州
姜甘泉署中醉菊名朝勳丹徒人
至日同官屬晨飲
除夕
蠲賦
偶述

晚宿賀家灣
文昌閣
風鳶
春暮
遊東山
延川攝篆
詠署中雙槐
郡城曉旋
小瞿唐
水阻盼送米不至
返旆
中秋
八月十有九日始舉長男於清署側室江氏所出也

賦此志喜
九月十有二日 上命使臣繪圖山陝輿圖至清澗即事遂成三首宗室英柱吏部郎右禮欽天監監副雙德武英殿筆帖式佛保西洋人麥大成湯明
冬日遊綏州西山寺即事和孫太守韻名川字方至正紅旗人

南湖集鈔詩目錄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九詩卷之一

貴池章永祚錫九

南湖集

童年孟浪輒拈韻爲詩然檢舊笥存者亦寡矣弱冠後蹤跡如蓬凡里居所作擇其稍可存者錄之顏曰南湖集

秋杪同太史龍理侯暨李男蛾諸人遊齊山限齊字

愛此秋山遂共躋瘦筇扶我正堪攜華家書屋松楸在武穆軍營榛棘迷石徑窈深尋古洞烟巒縣亘接長隄飛觴醉客青岑上俯看江城紅樹齊

即事

野雲含雨意殘角帶秋聲攪枕空庭立清宵夢不成

過羅刹磯弔黃侍中先生

牽舟泝溜上黃湓遥指先生舊廟垣王氣可隨天聚散臣身只與國亡存留胡若輩真豚犬文李之間許仲昆羅刹磯頭桃葉渡月明猶照一家魂

和宋梅聖俞遊齊山寺詩舊韻

寂寥古寺瑣蒼烟寺門萬派通平天平天之水浸山腳菱塘百畝葉田田長隄一徑度湖去扶筇遂至山寺前繞寺嶙峋列石丈皺如劈斧曲如攣風生絕壑吼虎豹香浮夾道盈蘭荃澗溜鳴琴聲細細松陰篩日影娟娟齊山之名因齊映或曰峰齊宛並肩欲讀古碑俱漫漶豈獨陳鴻跡不全但存張喬宿寺什又聞華岳眼尋禪小杜而下遊山者咸能奮筆貽名篇聖俞長句韻險絕薈萃衆腴羅芳筵梅山寺及香山寺共此一篇今古傳始信宣城有詩伯風流濟勝想當年時復咀味一朗詠其音澹泊同虛絃秖今巖洞仍天構寺經屢劫

尚巋然僧房窈折依層巘雁王永住湖山邊遊人誰復縱遺響剗蘚刻石名相連

贈日者陳生

陳生何處是行窩架屋橋頭壓碧波白髮蒼顏人似鶴談莊注易舌懸河睥睨塵世英雄少消受湖山景致多最喜吾廬剛咫尺長虹跨影日相過

和貝葉硯韻

昔黃坤五宮詹遊貫日岩得天然貝葉硯王孟范復於此處得之同人屬和

體如貝葉色微紅腕底烟雲此擅功貫日岩頭餘碧蘚天教合璧出寰中

輓蘇太僕先生

明代思陵丁百六徧地妖氛爭角逐車箱峽逸獻城叛蜀道

崎嶇若平陸督師討賊泝瞿塘開平告潰滋莽伏瀘州四面阻江山逆獻陷之亦何速納溪流血巴國墟燐火熒熒鬼夜哭是時吾郡蘇先生叱馭西移作州牧荒城四載仗撫循一旦鴟張遂就蹴外無蚍蜉蟻子援持兵巷戰甘受刎夫人殉命殉夫君節義成雙計已孰天子聞之震悼深賜祭建祠贈太僕瀘水澄清滄海更留得忠貞垂史牘陵陽故里下幽宮馬鬣高封豐碣矗瀘人廟祀永千秋池郡聲名常郁馥果然忠逆判霄壤君不見鹽亭之誅喉瑣鏃

過翠微書院故址弔華子西先生

翠微嶺下野蕪平舊日書堂劫幾更請劍不成空草疏投荒未死更捐生聖賢種子真堪續詩賦天才那足驚牘有蒼松仍手植時隨風雨作龍鳴（第二首有芳草無情傍路生之句）

題危東原梳山圖

郭外西來山蜿蜒亙盤伏三台接玉台穿城吐平麓迤南疏
山峙山巔高架屋開軒揖大樓望裏有挂瀑上下清溪流泓
然手可掬問字酒一樽堆牀書萬軸有時發長嘯響答松風
謖多君父執尊愛余情偏篤憶昔弱冠初不律競角逐燈殘
月入樵清宵每留宿嗣是往長安共覷文塲鹿君今老杭山
僕處南湖曲暇日即經過覽物驚駒倏廿年種梧桐繁陰百
尺覆帶雨移筠根龍孫亦屢育桂影何團團當時僅樸樕蓊
欝山益佳布置況不俗近聞金陵客繪事擅所獨君乃延之
來即景寫綃幅若寫景中人寫君兼寫僕

送吳復古兄弟歸樓山

君家才盡健果是弟兄難好醉今時酒還期後會歡山空人
自往風動臘垂殘聯步穿雲去寒山景耐看

蕭相樓登眺 試題限五言 排律一十韻

孤城環衆壑好景説池州吳楚此間接川原到處幽江流萬
派合浦意四時秋爲訪唐賢躅還登蕭相樓祀同桐邑愛淚
滴峴碑愁歎息高標逈徘徊勝跡留崔嵬踰百尺空濶豁雙
眸飛鳥掠檐過晴嵐入檻浮清溪來釣艇杜鴎唱漁謳九子
常分翠長隄近捲虯梅根烟没冶溢渚浪吞艘几上齊峰石
尊前白笴流遲遲況春日藹藹盡平疇土潤蘆芽茁風和柳
絮柔層巒青若黛新漲碧於油杏雨飄初歇桃花吐正稠曠
觀情已洽極目興方遒左向匡廬揖東將北固搜黄山雲渺
渺灊岳影悠悠千里縱横遠全憑一望收

秋日遊齊山

山遊趁秋晴朝烟散如織遂遵古長隄遥望齊山陟野菊浥
餘露芩芳盈道側暫憩山之麓瀹茗休足力躡屐入翠微上
上登岧崱岩壑恣幽探闢徑芟叢棘古碑卧茂草剝蘚讀舊

刻曠覽宜山陰江城在其北蘆絮楓桕丹滿目皆秋色東折
華蓋庵蒼松沿隴植鐘磬出隝間到此萬慮息好景難落邊
山靈舊相識經年始一遊憣恧塡胸臆京洛涸緇塵相憶不
即即欲別仍徘徊言歸日已昃

題郎趙客梅根學釣圖

杏村郎子之故里村前溪達梅根涘梅根山水最稱奇昭諫
先生曾寓此九華峰簇遠浮青溢口奔濤拍岸起乃翁買山
兼買田擬隱其中課耘耔郎子才大如相如獻賦無媒欝欝
耳燕市歸來益放吟願向梅根將宅徙一幅鵝溪蚤繪成古
梅挺榦環山趾數椽茅屋現還藏釣絲獨坐橋邊理複港撐
來載酒船故人遥把梅花指我爲展玩每情移如兹清福誰
能比轉憶當年江東生寓此倘亦復爾爾還君此圖歎息增
余家儘在烟波裏名韁難脫事馳驅孤負湖南千尺水

三台閣

地近中台座人登百尺樓亂帆衝檻過雙刹夾隄浮星斗此
能摘江天盡可收坤維資補紉一柱障狂流

仲弟遊九華附寄道可瑞能二上人

燕市緇塵又幾年名山三舍遠於天遥知支遁安禪處每日
樓頭看瀑泉

題畫 五首

楊柳帶風斜魚簇波紋亂一竿常自持獨立清溪畔 把釣
暮靄没前村餘曛射水痕釣竿收拾起緩步轉山根 罷釣
尋春向遠郊策蹇遂成隊得句互推敲詩思在驢背
密樹蔭柴扉茅亭踞邃麓更有卓筆峰穿雲蔽晴昱
紅葉霜全染風來滿布帆水亭有逸客倚檻看秋巖

樗蒲

宣武本雄姿攫蒲囿其宜一擲輕百萬倜儻而恢奇公孫乃庸奴胡爲亦效之藍縷苦肘露日隨輕薄兒瓶無隔宿糧妻子日啼飢翩翩裘馬客今爲高人嗤吾力能活爾公孫轉不怡衣食非所亟恥無六博貲吾貲亦有涯畀爾亦難支安得袁彦道盧雉隨手移投馬大叫絶免令債帥欺

贈僧

韓村庵畔盡高楓乍染微霜葉葉紅敲罷木魚看秋色老僧消受夕陽中

題郎趙客華家松圖歌

殿帥手植三株松禿頂疏鬣如老龍冰霜飽歷五百載畫堂址畔留遺踪體勢參差依崒嵂二十年前尚存一紙今神物盡飛騰蔓草荒烟轉蕭瑟好古賴有郎杏村南征之刻表忠魂更倩王郎寫松幹乾皴掃就三靈根遊人叐入齊山路錯指檀松作華樹不見中郎見虎賁緣近先生別墅故欲知真面向圖尋披圖恍有風入音松年畫松變摩詰無多着墨已森森吁嗟乎建州獄東市杖史編讀罷增惆悵血化爲碧松化龍對此猶識龍蟠狀君其寶之永勿喪

和曹亦若愔學山房元韻 二首

杭山青抱物屋後結幽廬懶去仍爲客歸來坐讀書嵐烟侵幌濕竹影入窗虛門外人攜酒探奇細答渠

五十雙青鬢因知道貌愔羣推名下士我擬古之人過從賓朋舊高吟句體新漫言生計薄有品始能貧

六月杪赴皖小泊烏沙夾

觸暑衝江溜烏沙小住槎傍檣瓜卧架緣岸蓼飛花風亂蟬吟碎雲橫日腳斜更須謀善處野宿免蚊譁

賦得長河落日圓

向晚波聲裏斜陽尚一輪影搖天入水光待月爲鄰岸澗霞侵樹烟低鳥近人自然饒畫意工筆陋唐寅

輓節孝胡母

胡公碩之曾祖姑是爲吾之高祖妣遥遥舊好垂百年家世興衰可歷指公碩生來醕謹人市井囂然殊不爾少年結配得名媛溪南舊族曰吳氏是時兩家俱富饒那知轉眄夫家否姑先卽世兩叔隨夫抱沈痾旋逝矣九原有路正茫茫誓以身殉泣不止顧念上有白髮翁下有煢煢之三子吞聲還作未亡人艱辛萬狀誰堪比米鹽瑣屑仗女紅高堂仍不缺甘旨方期舅氏常康寧奄奄忽向黃泉路次兒殀折長兒殂惟有中男一綫耳盡瘁伺歸土一邱孤兒寒食燒錢紙氏家有弟吳惟鄰表章女兄良有以家傳揮成字字真節孝標名名甚美慚余鹿鹿轉飄蓬姻婭幽芳弗暇紀悲來填臆發長歌蕭蕭四壁淒風起

李瀑泉表兄卜居鍾英門外境界甚幽同人贈言盈帙因附以二絶句 二首

荆籬茅屋傍城腰愛此幽棲遠市囂白浦圩傍湖一曲斗門溝外柳千條

郭外烟嵐入畫妍淋漓醉掃墨痕鮮無錢難買青山住反寫青山去賣錢

讀逸民王景湖羽伯父子傳志感

曾聽滄桑説勝朝水萍風絮任蕭條王家父子真難泯故國邱墟慘未銷酖酒潛斟酬夜月藥囊背負趁江潮清秋得把遺編讀雨打蕉窗燈屢挑

步危東原陟瞻亭元韻 二首

芳杜空堪使厚顏懶居被省愛居山乾坤浩蕩孤亭迥城市

喧嘗品此處聞入座全圖青嶂裏瞻親每向白雲關蓼莪篇在
休哦誦莫使先生憶往艱
傷哉無復見親顏馬鬣封成在遠山試問天今真夢夢且隨
尕者得閒閒千岩嵐氣虛窗入萬个筠陰一院關我亦烟霞
同有癖扶筇過陟不辭艱

題墨梅畫

春宵烟景不分明圖月侵梅影縱橫鄧尉山中花滿樹羅浮
村裏月三更

哭冰崖 青陽陳孝子號明正德時人

江南二月春光燠不解藏冰先北陸此時孝子母思冰然薪
夜走九華谷深谷冰消草亂生求冰不得心如𠜎忽逢老叟
指冰厓厓依近址名木竹孝子再拜謝老叟歸向厓邊哭且
祝手捧仙翁指賜冰母喫冰甦旋就木孝子哀毀骨支牀距

母之亡僅數宿此事將歷二百年母子墳前松頂禿風淒雨
慘過冰厓彷彿猶聞當日哭

壽大中丞劉豫東夫子五十韻 諱光美遼東人

維岳生申甫崧高溯厥祥系傳豐沛邑勳著瀋遼陽世握從
龍券家傳衣繡裳綰符由浦水銘德有甘棠琴韻何紆綬軍
書任冗忙兵民俱按堵教養更弘長花縣攀慈父烏臺擢俊
良去思留片石歸路只空囊鯁骨侔前哲嘉謨播四方驄蹄
方蹀躞雞舌復含香校籍窺中祕談經近　御牀絲綸憑出
入侍從乃翱翔官是古參政銜兼今侍郎益原資啓沃寄且
重封疆南北江濤濶荊吳地勢強犬牙稱錯列瑣鑰固金湯
帝曰余肱股公真國棟梁舊郊重荷澤閫屬盡顒望節鉞欣
初駐綱維已悉張才優爲表率志倍凜冰霜莊論開誠吐廉
名到處揚百寮承憲度萬姓樂安康賤子年當少名賢譾弗

志俯躬慚譾劣請業附門牆獲貽參苓寵能依桃李芳燕山
時立雪皖國許登堂況值千齡日因之一葦杭台星秋夜朗
桂露月宮瀼壽域人全躋堯天樂未央調元端有賴常使黍
符昌

輓族中貞節吳太君

女訓炳古今三從最當佩夫亡誓從子猶抱未亡誨子亡復
誰從有子之孫在不見吾家吳太君十八不畫眉間黛是時
其子襁褓中盼得生孫子見背無子遂撫七歲孫延延之脈
乃未艾孫復有子子復孫繩繩振振紛成隊閱歷春秋八十
年六十年在孤幃內祇今何處弔貞魂雲護棃峰常靉靆

杉山雲頂吟

雲峰頂上雲最濃朝朝強半埋雲中我來偶值天宇霽結伴
穿雲躡鹿蹤鹿蹤盤折數千尺懸厓仄徑足最蹎欹足休筇

坐小庵云是天童和尚之舊宅扶筇更造雲峰頂到此身真
入青冥神遊太虛渺九州目窮千里何遼迥西櫟山南黃海
九朶芙蓉東綻蕾更於直北睇龍山蜿蜒一曲戲晴靄濡須
采石影中看長江一綫翻黃瀾大樓太朴培塿耳齊山徑寸
點蒼癡迷離湖水連洲渚郡城應在迷離處老僧指點爲余
言不覺峰頭久延佇吁嗟乎今日之遊誠壯觀雲山撥雲真
愛我愛我使我眼界寬我因堅與山靈盟盟君再會不敢寒

採茶謠

杉山僧人生計拙賣茶易穀望茶茁山多田少茶滿山雨前
雨後盈筐擷計茶可得二萬觔兩寺十庵焙具設苦道今年
茶歉收春芽盡萎春霜雪而今盼得子芽生十石已是五石
抑焙茶簇到山下人觔售四兩心猶觖況復霪雨不能采十
百爲羣坐喫啜甑中糧絕茶又長以此輾轉愁腸結我來山

中二日晴七日之雨若河決物力艱難僧俗同天意摧殘那可說相對欷歔自不禁檐前雨驟風聲颸

野油菜歌

西峰杉山之神釋山中到處標靈跡軼事怪誕殊不經野老至今猶藉藉翻身頭觸三靈湫井中木自出真州水蛭偏今栖樹杪叱豬成石塞溪流耳食之談十居九目所未見皆否否遺下西峰野油菜此物世間真罕有山寒四月小收遲野菜結角正離離聞師握子撒且祝何須人力播種爲至今樂利僧安享一炬焚山去榛莽非其種者耡去之麥秋只辦腰鐮往西峰神通亦幻哉余今目擊奚疑猜安得此術徧九垓直令原野無蒿萊

海蓮坐雨

十笏維摩地連朝夏雨寒濃雲爭入户急溜亂鳴灘僧定空

濛裏人留岁前端會當乘霽色曳杖出重巒

遊東巖

我從江上望九華倚天拔地凌朝霞近向五溪入山麓亭亭湧列青蓮花及到山中化城寺反覺名山少佳致釋子逢迎俗可憎廊房百貫爭交易珠宮梵宇非不都膜拜焚脩盡兒戲客樓恰好對東嵒青翠遥分松與杉因知晏坐巖即此藤蘿纏石何巉巉急躡兩屐向嵒遊曲磴斗絕行復休計程五里始到頂側身欲墮翻增憂百歲庵中趺老衲幽深虎洞潛神虬九十九峰相拱揖羣山俯視皆培塿正南天台矗天半十有五里路漫漫惆悵無由乘興登風寒欲雨黑雲亂

春郊雜詠

社日纔臨尚薄寒城南春意未闌珊一湖青靄風吹滿四面烟嵐畫裏看

即景

通濟橋南是故村周遭潮影入柴門中央宛在真何似一葉荷錢貼水痕

閩遊草

途中望黃山

六六峰皆好峨峨體自尊亂松迷望眼歧路入鄉村行役何相迫遊情尚未諼神仙如不死我欲問軒轅

漁梁壩

萬年橋下水瀰瀰十里清泓匯作池魚不畏人常現鬣柳能依岸自成絲參差樓閣林端見回互山川望裏迷路入睦州從此去西風滿艇布帆披

蘭溪竹枝詞 二首

叢叢茉莉白於珠木本還同盎椸粗城市小鬟簪入鬢襲人

香氣滿街衢

白堊塗城到女牆遥看一匹練爭長馬頭共道蘭溪好老酒金豚産此鄉

大末道中

極望何平瀾縱橫百里強村曾埋戰骨夜每吐燐光橘種荒園裏人居敗壁傍瘡痍何日起舊壘變田桑

江郎石 三首

雲根礙游雲仰視入青冥亘古絕躋攀仙人宅其頂

匡廬面面真華嶽峰峰削石景遜兼之鴻濛誰擘鑿

江郎石化人望夫人化石誕說殊不經年紀宜和刻

仙霞嶺

仙霞嶺上多朝霞霞光早嶺將天遮舍命肩輿遂徒步攀蘿躡磴路倫賒晨餐剛到嶺之半嶺半朝霞如綺散側足懸厓

向下看已覺所歷近雲漢千尺長松頂可摩萬个竹陰如細
淡落落星點田家屋青青彌望紛秋禾從此更入最高處沖
霄直似高鳥翥果是天離咫尺間閩浙之交稱險阻憶昔大
逆躐張秋泥九可塞逞狂謀瞰臺石堆尚纍纍嚴關列雉一
何稠那知瞬息天兵入將逃卒散嗟無及鋒刃不血度重關
降旗徧豎仍安戢五年竊踞閩疆分笑汝螳臂徒紛紜誠哉
在德不在險蠶叢鳥道奚足云

魚梁道中

峻嶺依雲矗晨興過小竿萬山圍客路八月起秋寒襪晚晴
全綠楓高杪欲丹仄途頻上下屐齒久從拚

化劍閣畫壁歌

有人解仿夏珪筆八闋好景寫成匹左寫九鯉仙湖之瀑泉
右寫龍津夜月彌蕭瑟劍合龍飛津水寒山城蜿蜒如龍蟠

迷離烟樹成夜景團團皓月浮林端可憐久住龍津客舉棹
嶺頭滯孤跡欲眠不得攬衣行愛望澄波浸玉魄龍津月九
鯉湖我亦愛月入畫圖惆悵未見瀑濺珠歎識小書亦不俗
莆陽鄭邑墨間濡

輓翁節婦

福清諸生翁允持之弟婦林氏也允持弟殀林歸翁
執子婦禮坐卧小樓持齋禮大士允持舉次子乞爲
夫嗣嗣子冠昏畢且舉孫遂投繯曰吾以報夫君於
地下也閩人嗟異之輓詩甚富

天壤節烈乃兼之况是求凰未嫁時能以從容成慷慨遂令
巾幗媿鬚眉小樓弔影唯依佛大義存宗更撫兒寂寞廿年
終一死鴛鴦冢上蔚連枝

糧道署中同趙萬青曹長公登越王山仍用陳袠侯上
巳登此元韻時已薄暮二首

海國潮生天地青越王山對道山亭我來西嶺銜紅日君憶
初春醉醁醽列雉連雲迷故闕疏鐘送響度遥汀崇岡萬叠
數難盡旗鼓峰頭欲綴星

久拚蠟屐向山登乍遇林巒儼舊朋暝色滿城烟漠漠夕陽
返樹影層層銷沉霸業渾如夢清冷官廬竟似僧作賦正資
才八斗風流况並趙吳興

將至楓亭

脩隴平於掌楓亭望未遥村圍紅瓦屋海吐白頭湖樹樹新
芽葉田田晚稻苗異鄉飄泊甚旅店又停軺

即事志感

泉州萬安渡比屋蔡家住本是京卞裔反把君謨附賢者史
冊光奸佞子孫忤豈不念祖先恐遺識者惡

中秋夜客九曲山房

月輪今正滿坐待海雲收良夜何迢遞羈人尚滯留階空蛩
語亂寺古佛燈幽獨坐不能寐悲同宋玉秋

清流船口號十首錄一

釘稀板薄箬爲篷破漏忙忙塞竹絨人命豈堪輕似葉紙船
仗有鐵梢工

秋日過箬嶺

望裏秋陰合重脩箬嶺登路行三十里磴歷萬千層天向峰
頭近虹從足底升塵埃奔走者何意與雲凌

峽口龍風

箬蓬廬中客驚眠忽有風蕭蕭疑挾雨陣陣總飄空龍起腥
常滿雞鳴勢未終異聞留峽口靈跡每宵同

先君主入延平名宦祠恭紀十四韻

遺愛三年在哀思萬口留瞽宗邦典重太守吉辰諏捧主升輿裹茇香滿道周笙鏞何沸沸旌旆悠悠逢拔諸生集冠裳宦侶稠耆民傴且僂童稚舞兼謳泮沼榕陰合神祠賽色浮當年惟旅櫬此日有芳卣峴首碑多淚桐鄉廟久脩文山邀並坐忠介許同遊（文文山嘗開府南劍州海剛峰曾爲南平教諭俱崇祀名宦祠）精爽應憑几音容怳接眸入懷衆父母吾守舊箕裘深感羣情古誰云公道休劍江流不改俎豆永春秋

杉關

我來逆泝浙江灘我歸又闖樵川船雨舍山程半日間山中十月春光好人家幾簇倚山隈巡檐索笑梅花早坦途不用舍輿行嶔嶺崎嶇跡已掃行過杉關曠野開迢迢遂入江西道

康郎山

彌望平湖忽有山巍然古廟俯湖灣猶存故國寒流在曾染當年戰血殷隱隱漁歌遙入聽亭亭樟樹邈難攀一堂忠烈留千古颯爽英姿聚此間

泊南康

石埂周遭繞荒城僅彈丸瀑從廬阜落湖向蠡東寬石硯沿街琢山柴束捆乾夕陽高嶂隱欲暮已增寒

石鐘山登眺

江湖合勢向東走石鐘之山瑣其肘石鐘山上石何多天劃神鏤鬵未有簇石成山山愈奇隔裏縣城大於斗殿閣參差佛刹幽峭壁千尋俯清瀏礟頭到處罛罶置賈客帆檣集關口五老微茫送遠青潯陽九派當楹吼更欲移舟帶月遊赦風景是嚴關守微風鼓浪鳴鐘聲澹涵澎湃依然否

舟中望小孤山

中流抽石笋斗峻欲穿天四面潮痕合層崖刹宇連鳥巢懸絕巘僧影落江漩風利無緣泊登臨意轉牽

邗江遊草

江行即事

黃梅雨初畢大江彌蕩潏況兼熏風微順流船愈疾明發下清溪暮傍燕磯律一葉飄江心林巒望轉失遙遙五百里崦嵫始銜日浴罷坐船頭漸看新月出

真州

夾岸蘆葦密轉舵入真州鹽舫千檣立江城一髮浮邗流奔閘口人語鬧街頭更趁東風便連宵跨鶴遊

平山堂雅集

行過紅橋翠轉迷平山堂峙蜀岡西長松暗處雲常濕高檻凭時暑不知陸羽五泉曾品此歐陽千載是吾師古人往矣風流在試向登臨一弔之

蕃釐觀

試往蕃釐觀瓊花安在哉仙株久寂寞故迹但莓苔羽客依深苑銅猊傍戶根樓臺金碧錯云待翠華來

小雲臺僧舍與宗次濤話舊次濤子相先生曾孫貴仙學博鶴問仲子也

學舍時相見僧房共客餐先朝七字重乃父一氊寒猶鼻嗟仍曬鳥棲恐未安丈夫須自立莫漫把眉攢

醉酒行戲贈僧解石

上人寶應仲氏兒筆底烟雲何迷離作書全是董思白作畫居然黃大癡乃叔與我同年友上人執禮彌謙卑法書名畫供清玩霍山苦茗傾宣甆側聞飲酒無算爵如何對面相爲欺上人許我爲知己晚來燒燭維摩居賓把小琖主大斗高

鄭木瓜甕屢鼓醉裏逃禪古有此杯中之酒汝所宜

舟中望金山

萬里江乖盡中流忽湧山蜃樓吹不散仙島引仍還潮起鐘聲濕霞侵殿角斑何時維小艇勝處恣躋攀

燕磯晚眺

榜人尚欲索舟泝我愛燕磯磯下住燕子磯如燕燕飛差池影向澄江度蜿蜒仄磴長苔痕夾道松陰莽回互有亭翼然踞其巔渺渺江天憑四顧吞江碎石壓江潮石底潮音爭吼怒遠眺移時暝色迷弘濟鐘聲出烟樹

金陵遊草

西梁醉月

圓月東梁出西梁客舉觴蘆枝能寫影烟樹不分行皓魄偏憐我涼颸竟滿航醉眸相對好兀兀坐繩牀

太白祠觀蕭尺木畫壁歌

國初以來推好手畫家無出蕭君右毫端變化難捉摸古人妙處無不有何時灑翰太白樓揀得名山四壁收青連齊魯圖岱嶽亭亭二華蒼烟浮一寫蛾眉雪磴七十里一寫匡廬瀑布之飛流四壁四圖筆意別或如馬遠或燮邛或仿大癡道人墨或與非苑董氏相匹儔我下金陵舟暫住爲瞻詩伯向山步驀然見此喜且驚宇內奇觀當面遇望岱瞻匡餘未經濟勝苦無許詢具凝神注目者久之此身恍入蒼厓路

謁新修孝陵

孝陵寂寞蔣山陽王氣東南久就荒一自　巡輿來拜謁頓令舊寢忽輝煌苑城柳遞烟浮柳靈谷鐘催月上廊石馬依然斷隧道冬青何用泣先皇

方景二先生祠

雨花臺上草非非雨座荒祠畫掩扉堪詫門生干赤族誰占帝陛侍緋衣鵑啼五夜思巴蜀鶴唳三更泣令威懷[illegible]悲填懷往事江天渺渺送晴暉

血影石

憶昔靖難時黃公曰瀾伯元配翁夫人殉夫名烜赫正氣在乾坤忠義聚一宅左班列文臣妻孥入奸籍市酒許成昏詒使象奴適遂攜二女手相隨及僕役桃葉渡頭橋胥顧依潮汐夫人未沉時戀此璵珉白擗踊長呼天痛洒一腔碧人亡石尚存血影如人跡風雨闇悲號彷彿音容炙更歷百餘年軼事誰考覈有僧倡聽談謂爲大士石虔置方丈中膜叩紛絡繹夫人顯精靈入夢故鄉客舁其速移之奈何名假借至今清溪祠香烟供几席小子桑梓徒展拜增踧踖其影微一嚮其石長五尺巍巍瀾伯公闔門光史冊留茲血影奇鄉邦

祀罔斁堅塋永不磨萬古憑貞魄

留別周眉黄

㝛寮僧廊別有天同君客此倍翛然非關骨瘦詩方瘦更愛書禪畫亦禪家近吳中三泖水筆揮腕底六朝烟更期後會長安道風雨琴尊榻再聯

莫愁湖

江東門外纔行樓間步湖頭野望賒十里荷花香味滿不知那是莫愁家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九詩卷之一終

南湖集鈔第十詩卷之二

貴池章永祚錫九

泊江旅夢錄

泊江江右樂平縣別號也康熙辛巳壬午客此主人石五中為崧同門好友工詩往復吟哦頗稱韻事擇而存之顏曰泊江旅夢錄因以道途所經者次其後

泊江春漲 試諸生題

積雨連朝昏百川何瀰瀰遡彼泊江流挂瀑鐃山裏遂走餓娥灘奔騰疾於矢值玆春霖足浩淼吞兩涘噴沫激成輪鳧鷗驚拍起陰森忽晝晦疑有魚龍徙西風吹翳開萬頃漾晴宇片片桃花英隨波散餘綺迤邐山中溪乃與滄江比欲渡悄無人野岸孤舟艤

城西野眺

何處尋春好迤邐轉向西荒城人小立平野望全低樹杪銜孤嶂波痕滿大溪登樓思作賦漫與仲宣齊

泊江觀漲

泊水乘春發朝來勢渺然箬篷依岸艇麥浪隔江田更有濠梁興遊當祓禊天微風吹更好倚樹看晴漣

春回亭待月

石磴苺錢合憑虛架小亭江城全入畫竹樹總浮青鳥語僧居寂榛蕪講院扃開樽須痛飲坐待月盈汀

尅雨行為五中作

晚禾被畝待秋耘連旬不雨心如焚掾吏持牘請祈禱使君叱之為具文牘尾淋漓判數字甘霖三日拜天賜觀者心駭聞者疑使君下筆何容易一日天空走赤輪二日暴風卷紅塵直待三日日亭午雷從東嚮黑雲屯雨腳西拖掩天碧那知落地但霢霂傳令吏民女莫愁傾盆之注在今夕晚衙不放且開筵朦朧淡月照樽前賓主雜坐涼生袂待之良久戌鼓填倏焉崦嵫濃霧起奔騰直上勢不止風聲一片雜雷聲側瀉天河萬頃水拍手大笑賓主歡杯盤雨打軒中寒燒燈移向高堂坐洗盞更酌興未闌肯飲一斗今一石涓于仰笑冠纓絕三更漏盡剛就牀檐溜猶驚醉夢客

中秋日汎舟泊江登舊山作

時序倏如驚客中秋半度山遊先水程牽船爰逆泝泊江淨無塵俯見沙市布棹影散游鱗人語驚鳧鷺村落隱深竹兩岸森柏樹維舟日當午躡屐遂聯步行行入翠微險仄那復懼徑轉雲根開風驟松濤怒古刹踞其巔放眼憑四顧遠峰貼層霄支河悄野渡萬頃阪田平畝澮莽相錯愛此千仞岡徘徊足久駐解纜順流還蒼茫起烟霧少焉月皎皎清輝滿

歸路

題貼梅畫

貼梅畫如皐冒元譽元配宮氏之所作也工詩其女亦香匳之秀每當梅花盛開摘其瓣藏書帙中以膠貼於紙幅便面補畫枝幹鬚蒂宛然巡檐索笑時也宮為定庵先生女弟母女俱能之

鐵榦冰姿試寫將展開猶帶舊時香壽陽空自留佳話只解拈來貼額黃 原集二首今併為一

五軸軒集景

數間書屋瑣窗啣竹樹新陰對面遮柳線裊風蕉滴雨離披開滿鳳仙花

和劉康訪登滕王閣用宋中丞元韻

子安舟入鄱湖界千里風帆破澎湃滕王閣序序後詩其音

的是初唐泒縣津詩人嘗官此高牙大纛全不介時時賓佐
共登臨老子於此興益快步趨險韻發孤吟斧鑿之痕絕纖
芥紛紛詞客和皆難叱毫欲寫意輙敢奪肇近有劉使君遵
與中丞分兩戒詩成捫石字體佳墨妙更顛倒披離乃知渺
思逕能通吾人靈府何曾隘浦雨山雲簾棟收名甲寰區郡
足怪宜勒此種繼子安莫把俗詩將壁汚昌黎作記恨未遊
我亦同之身似械安得偶借一帆風目窮好景償詩債

餓娥祠

尚有荒祠俯碧潯柏林礙日自森森猶疑血淚千行在不改
江流萬古深靈旆飄搖神欲降玉顏髣髴慘難禁餓娥名與
曹娥永旅客維舟發苦吟

蘭谷

風韻山城吏名花貴護持依然藏邃谷不礙列官墀卷幔全

含露當陛可避曦朝來詩興發徙倚看孫枝

幕客潘元嘉招餞賦別

兩載同爲客翻拳送客觴孤蹤將冀北佳味自錢唐燭炧宵
移漏亭虛月過牆感君期許厚愛說賦長楊

景德鎮觀爕窑歌

朝夕饔飧食在口朝夕饔飧爕在手於今乃向景鎮遊饒饒
之製親見取乳缽家家研淅青白泥近出祁門嵈七十二番
始成器坏房相接窑於藪燒窑即在閭閻間窑烟如墨迷高
柳畫工之筆僅纖毫受直亦復分妍醜鏤金滴翠新式多
本朝爕在宣成右上者進　御次通洋扶桑若木航之走旁
有老叟前致詞窑户之苦君知否往者閹賊縱掠時倉皇殺
戮絕雞狗後來欽差監御窑驛騷連歲苦黔首近者守土少
循良官價取爕例已久十金便索百金瓷交瓷稍緩遭杖梏

去年罷市且三日窑户十或逃八九我聞苛政猛虎如歎息
無言對老叟

建德道中詠　二首

藍橋路入葛仙壇十里松陰夾道寒聞道繞山鋪更遠重重
山繞路漫漫

漆林樹樹割成瘡烟葉家家種滿岡更愛椶櫚寬十畝枒杈
亂影帶斜陽

初夏同劉次彤遊薦福寺

步屧東湖曲還尋薦福遊雷轟碑久沒雲入寺偏幽曲折僧
房靜青葱夏木稠新茶煎餉客來自北山頭

吳城阻風

石尤怒吼勢不止旬有二日泊湖裏帆檣高下密於林大船
小船環湖艤吳城鎮隔一河閒朝朝欲往招渡子渡頭有廟

祀雎陽入廟登山山復歸無邊白浪遠粘天破浪孤帆一粟
耳來船只由兩頁帆去船愁絕來船喜石尤石尤奈爾何萬
斛量愁愁莫比杯中有物試遣之弟勸兄酬坐村市（時松弟同行）

花延鎮阻風用前韻

雞鳴忽報驚颷止少刻南風射艙裏三百鄱陽瞬息過花延
鎮頭船復艤一艤七日不敢開愁殺征人及艄子身留江北
望江南池州一片遥山歸乘風巨艘忽漂沈呼號之聲慘入
耳乃知禍福倚伏生往者莫愁行莫喜浪洶江濶蛟龍貪可
憐人命懸絲比拯溺有心力不能目送驚濤倚江市

泊皖城仍疊前韻

天風忽歛波濤止今日船行明鏡裏樅陽門外柳絲絲繫舟
柳岸安然艤步入城中訪故人偶在江干逢衲子無數樓臺
峙正東高者百尺勢何歸池皖由來是緊鄰只隔盈盈衣帶

耳匝月風颼驚旅魂家園咫尺能無喜雖然稚子未候門到
此已是還家比恰宜頓頓啖黃魚呼童買向南頭市

北征存稿

初發浦口

北岸天然險當年衛舊京雲深高堞沒潮到大江平中路三
千里長征第一程名場仍覰鹿數向此間行

濠梁懷古

鼓樓高峙帶春濃馬上吟鞭指舊蹤茅屋千家環作郡荒山
四面若成墉真人曾隱東頭寺父老猶誇舊日松王氣終於
三百載濠梁事業總銷鎔

曉渡黃河

曉發徐州路霜痕徧柳叢城埋危埂下河出亂山中渡艇宜
平濶篙師更悍雄濁流談笑過高日已升東

夜渡韓莊閘

驟背猶馱午夜霜人隨月影到韓莊嶧山湖送風如箭冰結
鬚眉問渡航

望嶧山

我行鄒魯郊茲山聳然異徑轉棗林遮遥尖送蒼翠近看色
愈佳玲瓏石竇邃五峰如聯珠倚天而拔地其北平麓開孟
廟望中歸乃知聖賢生靈秀實所萃

白溝河懷古二首

午餐駐白溝河聲亢滂湃憶昔汴宋時金繒交此界兄事大
遼國北望封疆隘燕雲十六州長使石郎賣三鎮復畀人南
渡益衰憊冀州好風水徒增紫陽喟

將矜非其人是以卒子敵景隆豎子耳安能樹偉績北平圍
既開大盌復夾擊退戰白溝河血與河流激提兵五十萬大

半遺鋒鏑戰骨久已朽悲風猶淅淅

蒙陰

地是古東蒙蒙山望轉崇石苔珍作茗栗炭賤於蓬路複寒
溪水聲荒槲樹風崎嶇還寂寞半日未能窮

望岱

朝見岱宗巔暮宿岱宗下體勢何巖巖龐厚含元化兒孫羅
培塿叔仲視衡華斜矓戀高峰明霞吐石罅欲歷十八盤風
塵羈俗駕

羊流店

叔子名猶噪行人弔未休千秋碑在口何必峴山頭

客都門危東原先歸依韻志別

客情何落拓君乃獨言歸囊澀遲鞭騎春寒漫典衣青疑原
上草紫睇省中薇文戰吾儕事休言老釣磯

趙北口

長隄過千里茅屋散千家鳧叫深雲裏葭生淺水涯霜刀能
斫鱠烟柳許棲鴉大有江南意遲回駐客車

登會通臺

訪舊東昌郡因過會通臺云是射書處臨眺重徘徊賢者飛
一紙頓見重圍開捐燕而遊齊毋乃忠憤摧不知天下士此
言胡爲哉古人如可作吾以大義裁

分水龍王廟

尚書奪造化異績古所無絕濟而引汶兩戒始分趨七分接
南漕三分達　帝都世人逞怪說反謂神所區往來爭尸祝
龍宮侈丹塗那知濟川者實維宋尚書

舟行即事

黃流西走呂梁來三跕新河問道開銜尾舳艫供　御糧至

今朝說斷河堤
往年高實水瀰瀰忽見桑田徧水涯六塲成熟準力勤淮揚
歡喜酒貽悲

飢民謠

客行兗州道飢民何纍纍欲語氣難續勉向客致詞五年遭
大澇麥黍化為泥草木當已盡榆柳皆無皮石米賣萬室斗
米賣嬌兒豈無骨肉痛苟且飽一時側聞青萊境屠人同牲
犧此間尚不爾但割死人肌　天子重憫恤丁糧悉蠲之大
發常平粟計口授朝糜略賣亦官贖護送返舊居近且留漕
艘減糧惠災黎內帑數百萬不惜安流離買牛復給種兼為
營茅茨遣官分監視此輩多蚄厮恒酣達晝夜那顧我阽危
侵漁入己橐公然相為欺敢怒不敢言厄羸恐遭笞時聞余
蒿目聞此心酸悲惜哉　聖主恩不能及孑遺

滁州道中

柳絮飛完葉更稀茅檐乳燕學呢喃栽秧入水皆需婦打鼓
踏歌翻是男

驢背吟

乙酉秋有事上谷遂亂河而南從驢子背上得詩若干
首因顏其草聊備行程日紀而已非敢希蹤襄陽閬仙
也

初發京郊

不向秋郊外安知秋氣嘉槐條食結子蕎隴欲殘花午到蟬
吟樹風催雁度沙客中驢背穩覓句望晴霞

椒山祠

椒山自是奇男子故里而今尚有祠馬市建言彝狄道豺狼
當路劾分宜乾坤浩氣長留此激烈鬚眉宛見之瞻拜先生

延竚久槐叢淅淅晚風吹

中秋夜雨時宿富城驛

客裏重為客良宵古驛過秋衫寒氣蚤茅店雨聲多有弟留
燕市思親夢遠陂不知天上月隱見各如何

順德喜晤吳漢公

襄國二千石父執重年譜其下有參軍乃是吾故土十二重
子塲君時年十五嗟余困文戰君亦仕不膴荏苒三十霜霜
華鬢邊聚驚喜交相并縷縷話肺腑坐我芙蓉幕醉我桑椹
酤長安居不易憐我索米苦官卑祿入薄解贈恐無補人生
重意氣區區何足數平原十日歡痛飲力須努

黃粱仙蹟

一枕相遺好夢成邯鄲道士拜盧生風塵碌碌緣何事都在
黃粱夢裏行

漳河

殘月篩柳影策蹇西南馳夜發邯鄲縣午亂漳河湄漳河旱
轉涸沙痕觀微漪土人交蹙額苦道種麥遲遊子坐行役愛
此清秋曦秋曦固可愛雨暘詎有私但免此方困雲霓宴復
辭

宿沙店

暮靄蒼茫合行行若不前蛩聲荒野澗塞力遠途餘已去黎
陽遠因知白馬連關程差足慰漸近大河邊

滑縣道中

叢棘微黃柿顆朱剛义樓子插烟孤憑誰好手工渲染寫幅
秋林曉霽圖

汴梁懷古

行過曹門接宋門須知城底有城存賢王墓士黃金賤河伯

無靈濁浪吞滄海桑田非幻說沙蟲猿鶴總冤魂可憐掘井
穿塹處猶見當年舊屋痕

彰德市見賣菊者

故園有菊盡開不三徑時憑旅夢遊行到鄴城重九近擔頭
挑得一天秋

小草

昔人云處爲遠志出則小草余家貧親老於甲申冬入
京投牒吏部屈首就乙科選是真不能遂志甘爲小草
者乎所得詩因彙書於帙

斗室 四首

斗室真如斗還宜曲徑通剡藤糊頂深榾柮入爐紅儕輩芝
蘭契羈人樸樕風憑君來往慣形迹久消融

遂別園三徑來求斂半通心涵虛室白日射紙窗紅客度嘉
平節寒凝廣莫風吾廬偏覺暖淑氣已先融

長安七次到矮屋兩間通簾幕遮門竅氍毹墊炕紅讀書支
曾榻擁戶學幽風清寂真吾事休言意未融

逆旅乾坤大幽懷靜夜通酒樽常泛綠燭淚易流紅促膝兄
兼弟侵檐月與風栩然方一枕樂是睡鄉融

吳節婦 二首

吳節婦周氏守志近三十年家貧隨父官遊遂居無
爲州其叔積舌耕餘貲迎至京師逾年而卒合葬於
其兄之墓詩以輓之

夜臺何處覓仙郎皓首完貞此未亡海鶴刷翎惟一隻哀猿
墮淚有千行燕京寄跡緣家落濡口遲留在父傍回首可憐
三十載煢煢孤影弔空房

馬鬣封成宿草墟定知北望淚漣如情堅終遂從夫願義重

能脂迓嫂車慷慨偏於貧處得倫常敢以死生疏武陵才氣
爭傳健史帙牽連例並書

擬元日早朝應制

青龍獻瑞殿門開此日朝儀實壯哉鵷序分班齊九拜雞人
唱曉已三催天星霽色臨宮扇風送明霞擁禁槐願得君王
長萬歲豸尊歲歲賜春醅

京師燈節口號 八首

連宵月色白於銀火樹銀花密若鱗共道太平真景象綵棚
紅炬一時新

奇巧花燈何處編廊房巷內月牆邊長安自昔多豪富夜費
千緡不計錢

青幔花驄誰宅車載燈載酒載琵琶停輪試唱關西曲雜沓
遊人靜不譁

固姑新樣滿洲妝雲鬢冰肌漢女娘擊轂齊來燈影裏微風
吹送粉脂香

正陽橋畔正通東雁翅提燈兩道紅如雨黑轅皆碎易中城
御史坐遙中

依稀儺戲古威儀抹墨塗朱狀貌奇角帶綠袍能咬鬼一聲
鑼鼓鬧鍾馗

四聲猿裏一傳奇柳翠湖邊證悟時卻怪杭州舊公案年年
搬演向京師

金吾不禁漏停催元夕當期壯鑰開喜殺一班祈子婦皇扉
摸着泡釘來

硯池冰用元限韻

欲吮柔毫賦曉寒冰花結硯水痕乾欽州溪畔凍初合銅雀
官頭雪未闌冷氣全於瓊匣貯清心好並玉壺看呼童急把

薫爐罩即墨侯家復舊觀

即景遂成長句

景山三月嫩草碧山塢桃花株數百春風吹花花亂開欲殘未殘色成白橫刀健卒守宮門離宮盡閉春脈脈故園好景徒繁華愁絕江南求官客天街立馬重徘徊春光如許真堪惜

詠瓶中白丁香花

膽瓶簇簇插瓊葩百結芳名此地誇微有香來非馥烈最宜人是絕鉛華攢成細蕊全欺雪抽起柔條總着花靜對小齋岑寂破渾忘作客滯天涯

奉懷劉公東金蕙厓兼述近感二首

窮愁萬斛雜離愁我客朝陽東盡頭宦海茫然仍守渡硯田荒甚漫期收相逢直待三旬滿閏月翻成九十秋卻擲吟鞭忙問信積薪上又有人不

一官需次惹閑愁雨鬢霜華上黑頭駿市燕臺風已遠魂招楚此淚難收（時年友高吕玉彧於邸舍）重妻易甚逢初夏積雨新晴類早秋握手試詢離索後夢君君亦夢余不

誄一駐

佳人誄一駐娟娟年十五俛首作青衣捧觴壽阿主阿主醉挑之義烈激肝腑私自語耶孃香淚落紅雨阿耶有後言阿主懟且怒母子逞淫威鞭撻日難數女及阿耶孃束縛甚囚虜五日絕饔飧惟餘氣一縷復密諭守者勸女頸以組官來驗女屍耶孃跽訴苦聚訟司寇堂奴乃與主伍可憐如花貌棄擲等破釜席稾拋東郊紅顏伴黃土

遥次郎趙客遊杉山水竹溪元韻

無端又客五雲端故國山從夢裏看去夏我跌支遁榻終朝雨罩米家巒杖筇探勝遊真樂點筆題詩句可餐疊就寸緘情共遠薊門烟樹碧於桓

賣蝗謠

朝來蝗蟲飛刺天捕之入市何紛然試問蝗蟲價幾許每觔三十青銅錢羣言此物宜下酒剤以薑桂香膏煎都人醉嚼鄉人苦秋糧稈葉飽蝗肚賣能持錢卻歸去極目荒原淚如雨

許侯

許侯定國之曾孫乃祖神勇爲余言定國其初爲下卒壯繆夢賜以斗餐醒來筋力斗勁紀石碾鐵盞手可掀又言挺身入洞斬大蟒劍光閃處蟒已吞委心　真主密送款陽奉舊朔守汴屯天生夫人饒智計高家軍到歸龍樊五百健兒醉中死血污翻天鷄子之幽魂大河南北降旗豎　天兵一舉定中原　國初降臣功第一封侯鐵券家尚存坐久談深月將沒陰風淅淅天河渾

贈西山僧摯竹

欲識秋巖景無如問老僧雨痕時斷續山意益崚嶒登答松濤響星窺佛閣燈來遊遲汝約元亮酒儲曾

送蘇允章之任寧德

新綰銅章拜御墀　天顏喜動湛恩垂遐知仙令停車日正是春風布暖時潮送蛤蜞供綺饌月扶榕影入書帷循聲特達重瞻闕姓氏由來　聖主知

四弟南旋話別

京華作羈旅有弟忽分行同來舊十月今去逢一陽雖欣春影舒但苦冷異常況聞山東道積雪浮銀光惟祝天宇晴朝朝冒晨霜兼程抵浦口趁罩買江航入拜兩尊人休言兄贊

蒼索米幸不乏意與煩揚揚手札致親串一一爲我將平安
時寄宇南北遥相望呼童暖易酒勿辭飫連觴纓纓話未歇
午漏云已長

送高宋成南還

捧得參軍檄榮哉是此行人從初臘去春傍故園生舊好聯
姻婭新交重誓盟君歸語吾弟仍向硯田耕

同里高榮尊與余僑館內城陳宅址相近也次其來韻
奉答蒙訊表兄李瀑泉近狀故末及之

何期高適是吾鄉詩格精嚴晚歲臻迢遞鄉關同入夢淒涼
旅舍恰相親論文讀史三冬樂布被芒鞵一味眞若問蓮峰
李居士丹青醉寫不知貧

陳牧庵得盆梅一株亟以詩報我因次元韻 名阿麟主人兄

忽得梅花信翻能惱客思未看將綻蕊先讀寄來詩瘦影眞

何似寒香滿可知齋頭清玩處眼擬過探奇

觀曹渭符待詔 賜硯恭紀 名日瑛

承明廬內有詞臣寶硯 親頒拜紫宸鸜鵒眼開疑欲活珊
瑚匣淨總無塵捧歸尚覺爐烟滿展玩猶存 御墨新 天
語傳來尤寵異如君纔是讀書人

獵虎歌

客有談奉宸苑殺虎者詩以紀之

上林苑廣數千畝山陬奇獸無不有每日刲羊不記牽肉作
常餐血作酒就中殺虎計尤奇說來眞足解人頤鐵皮長柱
豎虎圈仿彿琉櫺近可窺虎圈機關巧且黠朝來傳旨誘虎
殺絆繩纓柱旋放繩持鞭鞭馬馬蹶滑是時圍場陣已排義
氣滿洲肩相挨鈹鎗雪亮耀天日 至尊從容理鞲鞴虎方
幽囚久蓄怒遂出圈門逞雄步四面喊起聲如雷咆哮未幾

且御顧發縱指示犬爭趨一犬齧之羣犬懼倉皇亂撲犬復
逸虎不勝怒發長吁如此數時虎漸倦壯士赤手與虎戰脫
力千觔抱虎肩上下盤旋色不變更番手搏又有人此輩滿
洲號殺牲 至尊縱馬迎虎面一矢貫喉命已傾萬歲呼聲
撼禁樹太平 天子百神護當今神武果非虛怪道殺虎等
殺兔

書齋小雨即景

霑衣欲濕桃爭放灑地無塵草亦妍半日陰晴晴更好雨痕
洗出蔚藍天

步高榮尊春晝看人面桃花元韻

九十風光易水濱齋頭桃蕊吐方新晴郊忽灑逢時雨粉頰
微含別樣春晚矣成蹊偏似我嫣然欲笑最宜人故園此際
鸝啼急結實離離傍碧鈎

移竹

雨後方移竹娟娟薄影匀吾鄉千畝好此地數竿珍宿土休
輕棄新澆最欲頻佳時逢夏至清韻卻宜人

同里黃餘九至問表兄李瀑泉近況云已於舊十月歿
矣感泣成詩三首因示高榮尊高其石友也 三首

有客今朝至傳君厭世歸孤墳何處是亂草隔年非五十雖
非殀妻孥安所依浪浪雙血淚天末向南揮
尚憶分歧日遲回話野汀那知小陽月久隕少微星人世傷
駒隙親行折鶺鴒遙知家弟輩經紀汝喪軿
落魄真無似含愁入九泉罵人劉四慣使酒灌夫愆寂寞身
長往烟雲筆尚傳故交同滯此聞訊亦潸然

夏五同榮尊遊淨因寺

迴廊一帶抱珠宮步屧閒行曲曲通雨後槐能浮異翠階前

榴競吐深紅客居到此原非遠僧飯於時已可中索句經須題上壁他年漫許得紗籠

秋夜坐月有懷高榮專杜幼著

秋風吹月上淸影瀉空庭禁鼓頻傳響寒砧乍入聽眠因良夜晚杯憶故人停莫歎姮娥寡吾儕跡亦萍

詠書齋鸚鵡

珊瑚爲觜翠爲襦巧作人言了不殊佳號有時封使者深愁無那見貍奴空齋閴寂看花落小架盤旋怯影孤何不掣離鎖索去隴雲深處任翔呼

秋夜飮燕市高雲章立可寓

北門驅車向東走親串驚違一月久聞信知我今日至日午候我直至酉雙刀閃爍斫鱠魚瓠肩牛炙皆悅口甜桃柴果堆滿盤佐此燕市沽來酒燕市沽來酒若何大則盈甕小盈

瓯蠟炬頻燒飮未休言笑叫呶無不有長虹吸川玉山頹禁漏頻添巵在手醉眼矇矓起看天河漢風濤淈星斗

琉璃河中秋醉月

去年今夜中山道風吹驟雨成滂沱今年上谷還京去停驂適在琉璃河今年月比去年好空庭況復得月多蕭踈槐柳弄幻影恍如荇藻搖晴波濁醪獨酌不辭醉累觴高擧酬姮娥姮娥寂寂迥不語金蟆跳躍兎抱杵夜深露重星益稀愁絶征人久延佇

持螯

又向霜前持蟹螯主人餉我已連遭玉肪手劈眞奇品赤甲盤堆任老饕何意雄餐供旅舍轉從飽食憶江皐秋風雨度仍居此故國潮今幾尺高

重九

天涯人每易悲秋不去登高也自休冉冉行雲濃亦淬蕭蕭落葉掃還稠那堪霜鬢淹京國又對黃花夢故邱小杜風流誰繼者齊山酩酊記前遊

早霜

短榻支齋角秋深客睡遲紙窗星影透布被早寒欺萍梗嗟仍舊鷦鷯借一枝館童晨起看昨夜有霜絲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十詩卷之二終

南湖集鈔第十一詩卷之三

貴池章永祚錫九

南湖二集

軒中牡丹盛開

主人如客暫時回坐對名葩百朶開天與融融風日好香招
陣陣蝶蜂來長安花發真成夢大母帷空總是哀到處啼鵑
都滴血傷春不舉賞春杯

石埭令郎仲默被謫詩以慰之名賓尊甫謙東中癸卯北榜

使君稱世好鄰邑況流恩清節古羊續詩成今士元宦途雖
不達公論幸猶存聞道陵陽叟爭攀北去轅

如皐石五中同門過宿小齋步韻二首時五中亦丁外
艱二首

故人遠訪停行車日午劇談及日斜海溢江潯雖千里登堂

拜母如一家雁傳霜信正排字菊到秋深方吐花寂寞小齋
可下榻布衾紙帳無能誇

酌君醴酒還重論蠟炬燒殘深閉門滴淚正同春蜀魄斷腸
況聽秋宵猿半生已是嗟落拓隻手那能旋乾坤乘興看山
忙有約登臨定許壯吟魂

景德古剎五中共話

古寺蕭條徑亦蕪故人設榻傍僧趺天涯聚散何能定世事
迍邅儘足吁泪水雲橫留往夢杏花村近按遺圖重陽節到
多風雨探勝鈐期霽後扶

同如皐石五中遊華蓋洞

鹿蹤循曲折塢內隱禪林古洞何年闢齊山到此深松陰留
客袂梵籟醒塵心遊興因君動題崖盟更尋

天臺

九十九峰內天臺峰近天有僧皆住广無地不飛泉徑僻人
蹤少寒凝氣候偏攜來山下酒夜飲共逃禪

九華雲海

昨宿天臺嶋天雞聲喔咿栩栩更一覺窗隙射朝曦肩屓陟
山頂俯眺雲迷離迷離復動盪銀海渺無涯培塿盡滅沒高
峰餘參差陰晴忽異態出岫無定姿向非陵絕巘妙景詎能
知寄語濁世人胡為戀塵居

題友人樓居

木末霞栖者樓居背市闠斷雲時入郭遠翠欲粘山湖海心
胷裏乾坤俯仰間一編常手把雜誦每循環

客青陽同年友陳尹希夜話陳與余渡皖入泮時每學
減額數人而已

皖江同渡擬芹芩減額功名紀異聞廿有餘人今半在五年

以長舊推君空山遊息堪尋樂老筆文章迥出羣客裏清樽
談易久團圝霜月夜將分

丁亥大旱

爍石流金熱不止自夏徂秋無滴水嬾龍渴向碧潭眠祕咒
朱符喚弗起桔槔倚壁陂堰乾江南赤地竟千里紛紛牒訴
有司堂有司愁冒加鞭箠汝言閭邑禾苗枯綠樹成陰尚未
死

哭沈契掌有序

契掌沈君余好友也舊冬聞其抱恙郵札問訊旋音
杳然近得諸友人云君已歿矣繼而郎趙峯刻其詩
命四截句貽余讀之益深泗交頤也詩以哭之

雁杳魚沈久已疑那堪謝世忽經時故人零落竟如此天意
朦朧欲問之南月春風吹墓草一腔幽憤見遺詩夜臺空瑣

揚雄宅瀟淚懷君知不知

儲友華爲永平參軍愛子歿於故里歸僟執章因賦此

才士偏無壽芳蘭蚤自焚燕吳千里隔生死一朝分哭子虛龍塞歸田浦水濆茫茫泉路裏應倍憶嚴君

得如皐石生久也入頪信鄣賀並呈尊甫五中

九華峰歸亂雲中憶向峯頭別乃翁已識髯齡能吐鳳忽從古驛接飛鴻拔天健筆雄文苑夾道驚旂庆泮宮遠大前程須早到老夫期汝正無窮

戊子大水

去年苦旱今復澇白頭駭浪茫茫無邊西鄰盡道蛙入竈南浦哄傳渡覆船雨腳如麻注老屋風聲送吼驚畫眠小齋十步僅未没連旬兀坐愁看天

晏起

晏起理晨粮顆粒宿舂無市上有官糶糶已日始旰遣奴問西家斗麪詐借吾高堂慰貧乏笑語强愉愉童稚喜得此雀躍問司厨縷條與作餅言者人人殊連朝北風惡驟雨兼天斛水勢益暴漲撑船入城邦米客不得下米價貴於珠一餐差已過後此將奚需人生逢儉歲艱難良足吁

讀史雜感 三首

再興一姓勢難圖百二秦關掃地無可詫孤鳴篝火輩尚稱海上有扶蘇

秉忠廣孝涸禪燈帷幄談兵果是能不似曇成旋喪敗大乘皇帝是妖僧

待罪臺城王茂弘誅夷百口法誠應反加都督揚州節如此深恩豈易承

高榮尊客死京師哭之以詩 二首

阿兄有札自京聞知已翻驚一旦七琴碎每嗤名士陋剌存不碍野生狂高才介節留吾黨易水燕山死客鄉撿得篋中遺蹟在難禁老眼淚成行

與君唱和輒經春忘卻羈縻困輭塵膾炙鍾譚雖是癖希風韋孟始云真文章憎命難延命飢餓驅身竟殞身且好歸來封馬鬣桃花塢裏葬詩人

泊大通鎮

瀾江圍賈舶薑蒜素來饒水澇今時甚年荒到處彫浪留痕在壁烟漲水平橋況道圩田破村村哭稻苗

由大通舟行至青陽

兩舍青陽道三湖一棹穿烟香梅治戍浪捲峽山田鷺得魚趨樹蛇聞櫓趁船昨朝鄰邑令經此踏災旋

由蕪湖舟行至高淳被水災黎慘難寓目遂成長歌

東壩遏水水西走西走直達蕪湖口就中圩田盡膏腴風揺穲稏盈秋畝今年水災災異常連旬霪雨如傾瓿江潮倒灌山漲奔到處圩田十破九圩隄田沈廬亦漂田廬捲盡復何有一綫長隄約略存兩邊惟賸參天柳無家且向隄頭棲茅葦撑持接鄰偶敗棺撈屠所居旁更雜牛羊與豬狗炊烟常斷甑無儲鵠面鳩形真覺醜劫商胙被官長拏若輩兇徒皆攀扭飢民無計捕魚蝦捕得魚蝦換升斗向苦水澇無田廬預愁水涸魚難取先朝萬厤被此災於今一百三年久陽窮百六數使然蒼天何意困黔首

池陽馬太守郡齋枯桐復生賦頌 名世永三韓人

西軒踞壇公餘時徜徉手移枯桐株庶幾障斜陽春芽既已萎生理那復望今夏五六月歲儉乏儲糧嗷嗷千萬户待哺大父旁典貲謀販糶焦勞廹中腸瑣屑計升斗日昃食弗

逴三鬴及四鬴炊烟雜嵐光秋禾乃漸登秋風送微凉偶步入茲軒其陰忽蔽牆新條含宿雨老葉尚未黃體勢欲參天扶疏日以長吹枯立可活草木亦重芳始知太守德不獨難黔蒼

剝㯶謠

剝盡㯶枝皮㯶根亦傷夷傷根那復惜上供入京師里正列前列縣胥向後隨呶呶詈不止云逾官限期東匯剝㯶惡西匯交㯶遲南匯秤量短公堂俱遭笞虎狼啖酒食仍索錢物持勸君莫種㯶剝㯶如剝肌

賑饑

菜色村村是炊烟裊裊孤室真空所有年況屢書無問俗勞閒府憂時賸老儒　天恩何浩蕩計口給朝餔升合非云薄經冬賑及春感深皆欲泣人衆吏翻嗔鳩鵠盈

辭醜羞慙尚避親監門圖不盡圖盡摠酸辛

江浙比歲再祲　皇恩蠲賑甚優次吳生羣玉排律三十二韻

丹陛綸頻布寰區困始蘇東南民力竭江浙　湛恩殊息蜡年來輟哀鴻徧野呼澇乾胡踵至飢餒復奚需粒絶田家廩塵封土銼厨那堪連大祲不欲賸微軀粳稻供䑳舫香羅産五湖賦徭天下甲悉索有司誅剜肉醫瘡痏敲鞭及病膚深知遐邇隱遂格舊新逋額竟盈千億人均免歎吁春能回黍谷毋更哭雛烏計口嗷嗷衆開倉戶戶俱常平空積貯截運詑弘敷預令持籌足還防湧貴虞歡聲哄兩省感泣徧三吳覆載無加矣鋪張曷罄乎搢紳書牘謝忱悃望雲輸樂愷溝無瘠觀成杖願扶何須持汲節豈用貸兒租惠勅周蓬蓽堂期免向隅奉行需卓吏霑丐逮愚夫道乏流離輩朝含給賜

鋪炊烟凝翠幀脫粟勝醍醐翁尉桑依陌光輝月戴塗歲旋占穰穗米自少秠稃饙饎鬧中詠盤飧到腐儒太平調玉燭寍謐臥長殳歧麥常陳頌監門勿繪圖仁因同一視禽且失三驅瑞氣浮雙闕和風被九衢縣縣周厤服長此共歡娛

水車嶺

偶來烏石村紅烟綻村杏爲尋太白蹤陟彼水車嶺嶺奇奇在石怪石疊相併擬取入畫圖好是劈斧景糾結古樹根抱石倒垂影欹空架高閣敞牖天風冷下有潭一泓春流漾十頃秋浦生面開青蓮寸筆騁大樓揖羣仙笏陂前路永盇焉介其間倚然成異境山川仍昔時佳處我能領

夏日客陵陽飮蘇氏留山堂酒半登望仙樓遠眺

堂可留山色樓尤納衆山連村喬木暗抱郭小溪彎醉眼因同放覊愁此暫刪子明臺不遠跨鶴幾時還

己丑大疫

小麥乾枯秋節長無人割麥與栽秧吳與楚之間疫氣作市井成墟隴畝荒白板木櫬購已盡敝席束縛歸山岡可憐人命如朝露北印枕藉紛無數甚有全家揵戶亡屍骸腐臭誰相顧疾不敢問弔不訃鬼語啾啾滿道路

夏日湄園新成示弟

小築初成圃堪消一夏閒疏林兼雜卉近水與遙山竹榻當風設柴扉竟日關西頭花影薄待汝種其間

夏日

科頭蹋屐葛衫輕竟日門無剝啄聲午夢乍醒茶正熟擎甌柳下聽蟬鳴

曝書

把讀無朝暮先人萬卷書閑函乘烈日散帙就平除籤換排

颱宇芸添餒蠹魚百城堪坐擁實此過璠璵

賦得勳茅頻看鏡

伏櫪歌聲壯之官近有程殷勤時把煞榮悴最關情青鬢難
禁改霜髭莫放生相看仍故我報國志還成

暑夜

交秋仍過伏向夕尚餘威薜可絺衣挂風隨羽扇揮野螢依
草叫老蝠掠蚊飛仰面當天市垣中星正稀

湄園秋雨

秋陰無事把書攤爽氣宜人暑氣殘小圃蕭森成別趣連朝
風雨送輕寒蕉心似箭舒還卷草徑鋪茵刈復攢如此幽棲
難久戀征塵引我上長安

皖城

樓櫓巍然峙秋風皖伯城建牙開幕府編伍按軍營稉秫新

登市鱘鰉舊有名停驂當絕巘時到遠江聲

北征續存稿

放溜

樹影覺微安北風威漸閑舟橫行類蟹江濁溜如丹路盡銅
官渚青迎荻港灣盤旋經百里西日尚三竿

板磯市得鰣魚

秋風江上冷江冷鰣魚肥舉網遂能得維舟卻買歸焦勞重
過客舉律舊時磯屆看趨銓部尊鱸願豈違

長干寺感舊

長干古寺內壕間繾綣遊情往復還秖樹林中曾作客雨花
臺近更登山昔年儕遇頭皆白九日期臨菊早斑舊徑行來
饒感慨秣陵秋氣動衰顏

談虎

舍舟由陸先江浦市人變色談猛虎六七為羣山谷中夜來
大道觀行實貫格空懸只具文縣官吝錢不得取雞鳴君莫
理征鞭出門須待紅輪吐

曉過滁州

街柝穿霧走滁陽濁霧初收透曙光驛背曉風增颯爽山腰
秀木變紅黃醉翁亭在懷前哲牧馬羣空問舊疆明南太僕駐牧於此
汗漫遊蹤經此慣關河北望倚天蒼

聞蛩

淮南與淮北夾道蛩蟲吟音是泠然善跡從何處尋秋陰珠
自滴露重若難禁最是征人耳聞之感易深

九日

九日逢晴日泥途取次乾我行千里遠秋向一鞭殘飛雁掠
雲亂貫〻經雨寒村醪須覓醉不用把萸看

宿州閔子祠

虞山曾拜言游廟夫子祠邊此駐驂一自前朝京省畫孔門
十哲兩江南

徐州問渡

浩蕩驚濤捲渡頭行人搖策入徐州魚蝦滿市山城集麪飯
留賓旅店樓三老每經波浪惡片帆遂亂呂梁流淮清江永
黃河濁安穩揚舲總不憂

宿南沙河是夜雷雨大作

薄暮雲吞日懸知夜雨多店慵仍擊柝檣溜遂傾河電射窗
前隙雷驚櫪上驟秋深春不異時令得毋訛

孟廟

孟廟巍然峙道邊巨槐老柏總參天嶧山拔地鍾靈氣古井
當堦號聖泉孔仲尼徒生七國太夫人教說三遷前堂後寢

規模壯　盛代崇儒給帑錢
過東平感懷即用梁大素及第詩韻
老援魏科梁大素慙余碌碌就微名輭塵偏向襟前滿霜鬢
新於鏡裏生南北城通官路直魯齊青簇遠山迎馳驅祇為
王程迫何處吾將花種成
苦水鋪
斥鹵無甘味何辭苦水名回回全古籍簇簇競遮迎土銼牛
羊熟平房蔓草生　王畿行漸近馬試入燕聲
南留智廟遇吳用楫儲孔集南旋
留智廟前夾霜柳有客有客肩相偶風塵面目認不真喃喃
鄉語猶在口不期而遇驚喜并吳子親行儲子友吳子倦遊
歸省覲儲子翹關負重之科不見取相邀雜坐土炕問縷縷
夜話亦良久我愁長安米價昂子問家園穀賤否燈下草就

平安書囑到吾家付弟某野肴斗酒不盡歡明朝長路悵分
手
獻縣懷古
赤帝之子孫屈指幾賢王西漢河間獻東漢東平蒼蒼云為
善樂獻日購縹緗豈學書生弄小技亦經羽翼聖道光淮南
薈萃著鴻寶八公之輩亂彝常尺布斗粟謠歷歷反謂樂成
不死登天閶
趙北口值雨
兩勢乘風驟迷離水一方葦茭新蟄路氈毯暫時裝騎劣防
泥滑天昏覺道長漁歌偏欸乃蓑笠坐烟航
九月廿六過涿州是日雪霽
輪蹄交涿鹿東北指烟雲萬國由關合羣山自晉分寒楊摇
薄影秋雪怯微曛曳綏期將近情偏望闕殷

蘆溝橋喜遇年友金蕙厓自京還定興署
瀰瀰桑乾水荒荒薊野烟故人車忽遇京國役方旋垂老交
情篤當官節操堅彈冠空有慶善地祝余銓
續小草
初至京邸
三年不踏紅塵路我又來時塵更紅人是江南千里客寓仍
長巷四衢衕米鹽瑣屑勞家計裘馬翩躚愧古風見說銓曹
除目近承　恩拜闕待春融
重晤許生重若已入類矣入旗與此選甚艱故有此作
之子真英俊吾曾作汝師讀書嘗注滿角技每愁移絳帳三
年別青衿一旦披納頭陳謝悃未撤舊皐比
陳生
許生一見歡陳生一見哭云自先生歸事勢類轉燭小妹伴

和親大妹家氐逐阿耶荷重校阿叔幾刑戮妻毋辭被庭茶
飯日僕僕壺室觸　天威化離傷骨肉聞此重欷歔愁來增
十斛嗟爾內府人禍福相倚伏趺我舊時牀入我舊居塾舊
人御我衣舊僮侯我宿石徑頗傾圮鸚鵡久命蹙惟有丁香
花樑枝抱石屋
霜月
霜月圓如此窺窗戀我曹清能生凜冽光可鑒纖毫滅燭成
孤坐傾樽醉濁醪旅人常睡晚吟興益滔滔
煤爐飯
小奚不解事初得入長安索米余方窘司廚汝況難炭條珍
若桂煤塊煉成丹指點經旬日纔能了客餐
黃芽菜
黃菜聲填耳嘗來此獨嘉味過新剪韭形似半開花小摘除

長葉輕香醞嫩芽更聞安肅種猶覺勝京華
　頂楄
裰綵糾纏密還能巧架空楮皮連幅合粉飾一時工牖靜偏
留月簾垂不受風光堂常照眼坐卧玉壺中
　題方二允小照
百尺虬龍枝吟風常謖謖下有科頭人囊琴把書讀
　表弟陳孝澄客天津李宅十一月來京候隼四省効力
　餞感賦
塵沙撲面朔風寒憐汝低佪歲漸殘中表弟兄情誼重近時
科目起家難雖然落拓裴方儆尚有居停欽不彈蜀粵滇黔
皆萬里尺符到手好之官
　哭朱竹垞夫子
夫子真儒宗家住鴛湖畔翩翩相國裔雅尚託詞翰文筆追

馬遷古調泝魏漢斯邈入分書變化歸勁脫布衣入承明終
情探甲觀　王尊殷倚毗婁斐來同閈一棄不復收著述牛
可汗日下有舊聞詩綜羅佚散晚乃研六經考據益淹貫一
一付殺青棃棗購無算行年八十餘精力尚未煥北面拜秋
陵余時方弱冠文戰屢蹉跎知己增憮歎捧檄就一官京華
歲云晏忽聞梁木萎陡覺神魂亂設位奠椒漿痛哭師資斷
　雪
我到燕山重遇雪鶖毛成片冰成鐵街頭貧者步踉蹌高聳
雙肩皮欲裂東鄰富兒知不知達旦笙歌仍未輟
　贈與化周子一
鉛華筆底久從刪詩格孤騫未許攀斗酒悲吟燕市裏瓣香
常在少陵閒先人閣上藜曾照此日懷中刺欲斑客舍寒深
爐共擁憐君垂老困塵寰

　喜晤門友石五中於京師追憶舊遊悵然有作
曩君過池陽秋深天宇杳蠟屐不使停邱壑恣幽眺偏歷齊
山峰石竇窮窈窕鍾情華蓋松嗟此清境少筍與上九子高
聳疾於鳥抵足維摩居談笑接昏曉肩贔陟天臺俯視衆山
小凌晨造其巔雲海詫浩淼峰頭忽告別袂底蒼嵐繞惆悵
余獨歸相思鬱悄悄泙流無常踪聚首今天杪但苦塵土多
四睇林巒渺昔遊恍夢寐重話猶了了
　長安裘馬行
長安裘馬天下無公卿賈隸爭麗都驪黃牝牡勤翦拂錦韉
玉勒鞭珊瑚禦寒不吝千金價華服重疊加微軀紫色貂皮
長搭胡女貍禁物冠頭顱金錢丈葉山中豹青滕天馬絕塞
狐白狼色並銀鼠白更有猞猁文采殊羔羊五紽不足道何
況秦地絨氈褕裔妝滿婦亦若此蒙茸蹀躞來交衢吁嗟乎

長安裘馬天下無尚有被褐不充徒尚有丐者皴肌膚
　少冢宰徐子貞夫子除夕招飲即席賦正少宰余辛未薦卷師
臘盡筵開列炬然殷勤頻勸酒如泉近來寵冠諸卿上舊事
緣慳廿載前立雪燕山當此夕朝正冀闕又明年關情惟有
師於弟冰鑑無私夐覺偏
　庚寅王正朔有五日　駕詣祈穀壇恭紀
淑景迎春到輕風漸覺柔青旂臨近甸紫陌擁　皇騶乃粒
民生重先農祀典脩三終奏鏞管九獻潔樽卣瑞靄氤氳合
香烟縹緲浮艱難知稼穡豐穰祝車籌此日誠能格今年定
有秋　王尊勤法駕端爲兆人謀
　醉後夜歸馬逸而跌
霏霏積雪迷皇州大街小巷滑如油主人邀我嘗春酒紅燭
燒殘不肯休持鞭上馬酒盈臆狂風怒捲天墨色燈滅僮驚

馬亦驚掀翻置余在路側所幸微軀未損傷所憎羔裘騃難
拭含馬踉蹌覓徑歸泥没烏韡行不得親朋聞信爭慰余朝
來曾勸君乘輿南人騎馬慣遭跌不信但看今何如

題石五瀛海天一鶴圖小影

波搖葦影綠陰肥小艇茶烟一縷微我羨君標如野鶴海天
無際任高飛

二月十有三日黎明集　天安門外候駕是日部曹道
府同選者甚衆

錦韉馴象對班分輻輳冠裳謁　聖君初日隱時餘夜色九
重深處盡春雲趺䄄叨坐丹墀末注筴榮聯紫綬羣受爵
公朝慙不淺微軀許國更何云

尤魯南文春吟三首限韻

春曉聞雁

嘹嘹嚦嚦最堪聽叫入遙天破曉青關塞舊棲飛漸近江湖
遠道憶曾經東風料峭寒猶在曙色曈曨夢乍醒獨擁羅衾
時側耳一聲聲過旅人庭

春月

長安一片今宵月偏照春城百萬家烟景迷離明不滅疎星
歷亂望尤賒光盈北闕添深漏輪起東山失暮霞更愛能移
花樹影橫斜揩疊滿窗紗

春遊

踏青時到芳郊路問酒兼排野店扉嬝嬝輕風花信暖纖纖
嫩綠柳芽肥三春只合拚雙屐二月旋將換袷衣莫把艷陽
天擲卻朝朝攬勝竟忘歸

乾清門引　見恭紀排律十四韻

禁鐘聲乍斷逐隊入宸楓露湛春寒薄霞明曙色紅冠裳皆

楚楚奔走，匆匆天路迎眸迴長虹取徑東穿墀三殿過趨
闕百寮同白摺疏留案黃圍慢卷攏　聖人憑玉几冢宰奏
瑶宮夾陛狻猊峙親班猿臂雄身言經　御鑑名籍達　皇
聰授爵恩何重承訶韻更洪銓衡期不爽黜陟總惟公墨綬
膺專寄山城付渺躬龍顏方有喜蟻悃遂能通朝退頻回首
葵傾正未窮

金魚池

野趣翛然遠觀魚遂久停風微波欲皺岸暖荻全青曲檻誰
家館遙尖泰時亭京華塵正滿難得此閒汀

四省効力停止陳孝澄悵悒南歸詩以慰之仍用前韻

濛濛細雨釀輕寒京國春光眼底殘甲令更張爭旦暮歸途
迢遞話艱難石中璞且需時獻冠上塵應計日彈黎閣譽書
深望汝老兄吟正媿微官

即景

棋盤街上草萋萋行傍紅牆路轉西禁樹千章齊放葉流鶯
不住繞枝啼

晤南劍州余進士句話舊余為先君門人

縹緲仙鳧痛不歸相逢話舊重歔欷遙知劍水清如故別後
格陰大幾圍數載恩勤千里淚當時耆艾廿年稀多君已入
青雲路尚自殷殷念絳幃

柳絲

春柳三眠足枝頭正吐絲月高飛更密風定舞猶翩萘蜀江
南夢塵沙塞北天萍胎何處結好向碧池邊

麥秋

麥秋天正好涼氣尚蕭騷上架青藤弱營巢紫燕勞名花開
芍藥新果試櫻桃何以消長晝棋枰未可韜

雲貴川廣復歸正選得蜀缺者　欽限八十日抵任同
里丁長源文恪公冢孫也兩任經歷三十餘年至是
始陟蜀之忠州蓋年已七十矣
文釆風流相國孫彫零只此一官存參軍屢辟垂垂老州牧
新遷稍稍尊愁說分符之蜀地驚聞尅日自　天閽懸車翻
令驅車遠巫峽巴山好聽猨

飲年友高郵吳幼日太史宅
弟兄三四輩謁選走京陌垂老情轉親意氣傾肝膈同譜太
史公湖憶高郵碧長念戴笠徒欸自瀛洲客梅詢昨脂車雪坪
趙壹偶他適韶瓊筵羅芬芳見招儂與石五賓主成三人未
日飲其宅於時葵榴風入座動絺綌閒話校青勞丹黃手不
釋君嫌翰林貧我歎雲泥隔行矣福民社丁寧期罔數告別
仍遮留勸酬累浮白

次同門石五中贈別元韻時五中寓報國禪房
匹馬之官去依依話寺門天於秦塞近渡問大河渾澗水吾
將飲遺蹤試往論扶蘇臺傍此應沒草邊痕
骨相真凡劣何緣遇九方青編恒在握白首笑爲郎此日瘡
痍衆前朝寇禍場自慚無史筆攄入異時裝

南湖集鈔第十一詩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十二詩卷之四

貴池章永祚錫九

西征草

初發

覓得騾輿穩西征出　帝都真成容膝地遂挾告身俱把卷消閒坐推窗仗小奴清風投所好面面總吹吾

稻田

數畝秋田細畛分綠勻黃褪是初耘江南蚤稻垂垂穫說與村農詫異聞

井陘道中

路入井陘口巇峨眾嶺攢雲生千片白雨過一時寒土窟依巖畔征塵出樹端王程能迫我叱馭敢辭難

曉度固關

趙代遺封在雄哉此一關林巒全插漢城郭自沿山日隱東峰外塗緣石澗間宛然身入畫登陟渾忘艱

平定州南天門

客下南天門斗絕四五里征車不得停滔滔騾自馳峻嶺飽經過平岡滿前是驚蛇何蜿蜒坡陀成聚米宛如兒孫輩競環祖父趾又加江湖濤風驟層波起又如百萬兵屯駐結營壘快哉此大觀千尺在咫尺於時天始明日出扶桑底朝暾照無遺眾山色皆紫

晉祠

盤眼眾生碧井深清涼境界暑難侵小橋曲徑行來好老柏新松到處陰女冠焚香依別院遊人攜酒上高岑征塵欲拂愁難拂濯淨纓塵遂我心

舅犯故里

舅氏深謀伯業開功成轉怕主心猜那知寘璧盟河日冷眼旁觀有介推

汾陽西上

曲折西征道汾河西更西亂山多亂石重嶺復重溪客路羊腸繞人烟鳥道棲通天開箭括此境得毋齊

宿向陽陶穴

斜曛齊高樹客入向陽路旬月見土窑今夕土窑住豁達開三楹上有層樓固雪亮潔於堂滿壁皆塗堊炕几土壘成天然有別趣漏深布衾薄添綿始得煦高山生夜寒乃當六月暮

黃蘆嶺

黃蘆嶺最高橫亘塞天宇陰森不見人虎豹宅其所斗峻費躋攀上下廿里許何時闢此塗石勢互齟齬我來夏云季驟

雨失深暑淋漓透油衫輕寒中肌腑泥滑石如油騾蹶怯不舉僕役强撐扶亭午投逆旅自非官遊緣奚值此險阻

自永寧州至薛村亂河而濟凡數十處時雨後暴漲難行州牧謝用弼既贈有輿且令向導詩以美之 名沃霖閩人

山溪不盈尺雨後倏澎湃十里二三折百折總一派野曠絕行蹤余苦官程屆此間有主人籌畫我行邁贈我肩上輿導者奔走僕渡河不用楫鄉民爭手搤袒裼一大呼沒腰意不介利涉占大川馮河聖所戒賢哉謝州牧高誼疇能逮

渡河

憶昔渡呂梁徐州看霜柳有時上大梁問渡金龍口一官促西征崎嶇耐已久隔河望秦山一綫黃流走石厓緊拘束激怒遂雷吼羊豕陳河干焚香奠樽酒贊拜來諸生趨蹌罔或

後蒿師理方楫羅跪向余壽趁此風勢平候其升鵲首

塞垣吟

詠清澗古蹟四首

營田碑

金城圖奏有充國疏勤拜井聞耿恭种世衡宋帥雄此二事兼能同繕疏請復寬州壘周遭雉堞環山歸夏人十萬不能爭城名青澗更有以鑿井十丈不得泉一畚泥石酬百錢有泉可飲城可守此時邊境方帖然汎舟近致河東粟又向城南營軍田斥堠明要害據山林原隰盡與屯一軍庚癸全無慮偉哉种將軍道傍碑勒營田處

石臺寺

威靖開閫鎮西陲王嵩解衲稱偏裨戲下樸忠推第一間諜西夏仗爾為元昊腹心誰所寄遣女往中厥忌棗一蔀龜一

軸殷勤再拜獻野利有書密縫袖中自非瀕死不可致野利求書不得恐見猜偕之昊所與對質昊曰种將軍胡為婦人孺子戲匪汝將軍書𣂀將吾刃剸筆楚終不言臨刑始長喟野利豎子不足謀孤負將軍招納意元昊發書深見疑嵩還野利以死賜閤門祇候論功遷如此緇流真足異至今人弔石臺寺

馬翅谷

混同江深夜渡馬酈延舊鎮如解瓦蘇尾九族廵檢李顯忠父子乃心宋室者御偽職謀南下馬翅谷中碧血飛二百家屬成醢鮓有妹有妹二八盈桃花灼灼能傾城金帥見之戒勿兵那知此女烈且貞嗔目大罵爾虜酋父兄宋臣金宋讐兒今願死不願留因此縛手向高樹攢矢貫膺命已休吁嗟乎馬翅谷全家哭汴梁城都門哭五國城二帝哭六宫妃嬪

皆北轅不及青澗女子甘受刎

無定河

圁川直向東南走沙流湍悍如雷吼淺淺深深淺作渦因之易名無定河無定河湧驚波奔騰一入寬州界岸潤濤雄益澎湃黄河之水星源來兩派從兹并一派河畔聲聲羌笛吹秋風白髮增傷悲函關千里道廑此計歸期如何我是江南客一官迢遞極西陲

軼事二首

點燈子

明季紛紛流冦起延綏飢民聚若蟻渠魁三十有六營異哉清澗點燈子趙四兒何所能書生苦讀就佛燈稱官謬撰黄巢傳訛言誓語遂喧騰一朝有司逮捕丞揭竿斬木不能戢洶洶擁衆六千人名雖受撫仍嘯集亂河而濟勢轉東沁澤

之地逞兇鋒夫人城望不得攻殄滅伊誰擅大功將軍文詔真英雄

過天星

月中星入君王死勝朝天變難悉紀熒惑逆行掩太陰蚩尤旂長流枉矢彗孛芒角屢屢書延綏草竊胎禍始過天星雖削平過天星勢轉橫清澗惠登相賊黨推其渠上郡受撫甘學澗文爛嗣昌偷苟活最後歸附左寧南九江舟上增悲悒可惜惠氏原故家衣冠文物今猶誇奈何生此妖孛將天遮君不見東林之魁霹靂火甘作賊臣臭名播台垣昔日芳聲墮

秋穫用諸生惠種排律二十韻

邊塞逢秋熟輕飈送小涼正愁民力竭乃值歲時康陶穴占風古高原極目長夏耘曾沐雨晚穫薄霑霜主伯勝鐮往兒

童拾穗將篝車能滿祝禾黍漸登塲紫陌離離實黃雲簇簇
翔把來皆栗栗到處總穰穰既束梁成壘還盈粟貯筐饁攜
行少婦啜飲向前塘徂隰雞催曙歸家月上牆有年麟史筆
多稼大田章耔粒留須豫秠稃斂更忙叢堆饒露積背負了
官倉際此千箱足於焉萬寶藏入巷胥宿杵棲隴尚餘糧囷
杙難稱鳳求芻已受羊鞠謀勞隱念清白績遺香人樂義軒
世朝垂堯舜裳雕陔從是始獲奏慶豐祥

看菊

叢叢秋菊英何人移種此因之芰歧枝繼復別繁蕊秋風吹
花開黃紫盈階阤邊塞苦蚤寒百草委地死不受曉霜欺殷
彼羣芳美晚香時襲人相看每徙倚

霜降日較射

禡祭鐃歌發趨蹌拜將臺弓從霜後勁的向望中開大獨存

王制窮邊重武才書生權主帥顧盼亦雄哉

九月廿七日雪

絕塞初逢秋寒威已不勝羣山彌望白老樹一身冰夾做衣
蝶薄爐虛炭欲增農夫占歲稔瑞應此先徵

苦寒

十月邊關風撲面何凜冽因之彤雲靄連旬布密雪緜褸薄
於絺做衾冷似鐵燒炕始得眠更閑苦不熱晨興拈髭鬚冰
塊抹復結呵手冶官書毫凍輒欲輟搘柮堆爐中青煙餤欲
滅異哉絕塞寒迥與江南別轉思煢煢氓窮愁那可說冬深
地氣溫全家入陶穴仗此棲息安婦稚互提挈

催糧行

連朝飛檄皆插羽立促軍糈實軍府春貸倉糧又要完背負
驢馱入官庾積雪堅冰載道途衝寒跋涉多藍縷縱道今年

大有年家家未必饒紅腐剜肉醫創囷已空何緣脫免追呼
苦撫字心勞勢轉窮左支右絀愁無補安得天雨粟紛紛了
茲逋欠蘇編戶抽函朗誦春陵篇有司掣肘良自古

十一月十九偕丁遂若祐弟醉雪

冬來三白兆從今寂歷空齋雪竟沈向夕連朝飛未歇盈階
壓徑掃仍深圍爐小款家常饌共話聊紓故國心最愛樽開
成臘味擎杯到手莫停斟

鵲巢

老槐大十圍樓早東書屋葉脫露槎枝枒杈入畫幅寒鵲來
何方雌雄互傚逐啐啫銜枯柴絫巢日僕僕經營按時令宅
此滋卵育凌晨任啾嘈毋使春眠熟

辛卯元旦朝賀

排就班行禮意森嵩呼虎拜賀　當今深宵邊塞春寒重小

立軒墀曙色侵　帝闕二千途未遠王正五十朔初臨　天
顏咫尺親承後每飯難忘是此心

快飲行

時飲膚施令陳文炳宅將軍謂參戎陳尚武周侯延
長令兆鳳也

晨雪微飄頃復霽將軍約我飲府第膚施縣署肘相鄰阿弟
因之邀客詣開樽奏技雜詼諧快飲竟成終日計壓遂橫吹
塞上音匏笙琵琶鳳皇吟漁陽撾鼓聲沈沈座中周侯最豪
逸自誇琵琶居第一嘈嘈切切撥鯤絃樂工對此色欲失陳
侯有弟亦能手吹竹彈絲更迭久秦聲關裏聞吳歈崑山腔
拍何恬紆春盤狼藉仍未已燒燈勸盡家藏醽留賓投轄極
驩娛曲悞必顧風流殊誰云此事今人無

杜守戎銅瓶行名成德汝寧人

將軍儒雅重當時輕裘緩帶供指麾飲客春酒坐別館羅列
圖史陳尊彝銅瓶欵式頗稱古半新半舊非全姿試問將軍
此何以野人得自深潭底陸離斑駁吐異光謬謂黃金將石
砥千年神采一朝盡負之入市易斗米將軍轉售寘書幃日
日摩挲惜不止盛衰成毁勢使然物之美者難完全君不聞
斷紋琴漆方竹圓庸夫俗子奚責焉瓶乎瓶乎胡不潭底仍
深眠

朔有八日途次偶成

自我環轅後春光漸不同雪消山吐潤青入柳吟風穀日今
朝是榆林此路通科頭閒曝背羨爾塞邊翁

望杏

草芽青透柳含胎一簇紅烟照眼來自是塞垣春色晚經過
寒食杏花開

閱除目石五中補令蜀之南部感賦

故人昔官泊水潯坐我絳帳稱西賓故人今補南部縣連雲
棧道行應徧餅啖紅綾廿四年墨綬銅章仍戀戀傷卑歎老
復何言當時儕輩多高騫君不見鄧州夫子參綸閣又不見
沅湘開府潘書原

禱雨

冬春雨雪匀入夏忽愆伏赤日無停輪焦枯上草木迤逦逾
三旬不見灑霖霂朝夕手瓣香步禱壇壝肅跋涉探龍湫膽
瓶貯飛瀑巫覡術幾窮甘霖邈難卜近接都中抄蜿蜒游輦
轂聖人下詔書求言陳奏牘邊關微末官薄劣慚司牧凶
荒索鬼神頻額宜僕僕安得天河傾重使黍稷稶

五月十三日雨用前韻

負屓叩神壇朝夕事俯伏今晨少女風習習動林木連綿雨
腳長間亦雜微霂是日壯繆公誕降瞻拜肅謁云磨刀水散
作珍珠湯夏收雖稍傷秋稔從茲卜薄宦入西陲日月如轉
轂地僻吏頗閒案頭無留牘屈指將一朞覥顏稱民牧閭閻
艱難情欲數難更僕但願百穀成芃芃復稶稶

十六日夜復雨仍用前韻

黑雲驀如輪星月倏掩伏驚飈東北來顛狂欲拔木少焉成
滂沱豈但潤細霂跣腳披單衫躁熱免莊肅把琖坐深堂檐
溜拄新瀑百里山頭田霑足應可卜喜極酒忘酣傳觴類飛
轂制府悉民艱更餘到羽牘久旱得雨不徧詢州縣牧秉燭
治報書酕顏成童僕稼事荷天憐萬家歆翼稶

新秋家眷南來適有聘簾之檄

秋意清如此初晴雲尚斑輕涼生夾袖濕翠戀空山遠道妻
孥至窮邊薄領閒秦中新有檄許入校文班

秦中遊草

曉發清川

明發清川道秋光滿四圍關河千里遠人吏一行稀日壓雲
歸蛵風吹塵上衣文章能報國此願或無違

宿于谷驛嘗咂嗎酒

秦人尚羣飲抱甕寘几中云是咂嗎酒自誇醞釀工沸水竭
復注酒水相和同插管遞口咂百川吸長虹一吸使酒好再
吸使酒融三吸酒味薄糟粕遂已空拍手競大笑相顧顏微
紅

龍湫

路入甘泉嶺勢稠山腰俯視得靈湫泓然出地疑無底皺或
因風轉不流人立翠微林壑靜龍眠碧沼雨雲收欲憑仙液
消秋渴一勺難從千仞求

鄜州弔杜工部

天寶詩人有杜甫漁陽鐵騎過鼙鼓崎嶇跋涉入山深忠君愛國終何補妻孥流寓此經年麻鞋西走入靈武秋風吹我上鄜州欲弔遺蹤邈千古唐時明月今猶明清輝曾照當年苦

宜君縣

半日山程半嶺分山巔斗邑是宜君行人變色私談虎驛路迎眸飽看雲應候秋蟲紛作響無名野卉亦含芬正愁積雨泥塗滑多謝西風送蚤昕

富平道中

一官入邊陲放衙山之麓捐疊幾萬重爭向青霄矗朝旭出每遲夕陽下每速我行千里遙車塵日馳逐峻嶺盤已完因就糶州宿朝亂城南溪漸乃吐平陸水轉坡陀低野澗田禾

熟蒹葭搖秋原人家住板屋朗詠秦風篇古意尚可掬久在山中人曠然悅心目

和岷州司馬熊岫亭瑣院即事元韻熊爲大司空孫家寓邗名學烈江右人

撲面秋風已颯然糊名深院夕陽天何期末屬辛勤役翻締公孫邂逅緣人影移時成小立酒杯寬處覓酣眠廣陵潮起君家在話到江南意共牽

坐月

趺坐階前笑語頻乍涼天氣乍閒身莫嫌老屋蛛絲滿可愛空庭月色新騏驥今誰稱識者瘠肥我竟聽秦人累觴不爲官醪薄磈礧難澆果是真

憶舍弟

老兄供宂役有弟尚諸生執卷余神瘁揮毫爾藝成鹿鳴秋日野雁到大江聲迢遞吳秦道相關手足情

中秋不得月

良宵三五苦羈留雨意因成黯淡秋月被雲遮光亦透燭隨更盡倦難休中丞鈴鐸穿衙過瑣院樓臺入夜遊縱使嫦娥能匿影桂枝也許付時流

苦雨

秦中久不雨一雨逾十日淋漓卒未休檐花何太密脫身離瑣闈圣喜公事畢覲故驚我瘦勸我且安佚上官拜謁多那能偃旅室衝泥走街衢輿夫沒腰膝歸來擲手版屋頭叫飛鵓安得積翳開仰視青旻出

碑洞歌

我住長安十數日疾風驟雨偏颼颼今朝晴霽徒漸乾跨馬爲尋碑洞出碑洞斜穿黌序東廊廡曲折周迴通豐珉小碣

森羅列高下參差逈不同歐虞褚薛腕力勁隸篆真草歷代從或如大圭高竝屋或如方笏中間矗或因嵌壁仿水田或成四面如環幅日星雲漢　御書尊微臣稽首形神肅子昂思白二家兼多能天縱　聖所獨行更至敬一亭淳化閣帖一堂高絳潭別種那復憶馬蹏舊版留真形君不聞索靖碑前摹不足呼得鞮褕三日停又不聞中郎飛白立太學千人聚集觀石經何如筆精墨妙此薈萃宇內法書稱大備安得盡搨千萬本裝潢移向齋頭寘此生足了臨池事

三原晤高廣文名子穎清澗人

吾憐高孝子頫首作卑官齋種吟秋樹躬嘗奉母餐賦逋知吏苦士仳耐氈寒回首家千里清川繞塞巒

即景

柿葉成丹林叢菊斑野陌秋色醉頻陽留待遠歸客

金瑣道中

金瑣關頭入老山白雲紅樹水潺潺鹿蹤滿地無人跡我獨尋秋向此間

九日鳳棲驛坐雨時向洛川頻有酒肴之餽（名兆麟楚人）

檐花滴溜自宵來欲理征鞭卻復回客路此間偏遇節天涯何處可登臺霜螯話到江皐遠雨菊憐從小驛開仗有故人頻送酒悶懷撥向手中杯

贈張鄜州令（名雲鶴蜀人尊甫都水公諱應徽起家貴池）

使君蜀中傑　特簡牧邊疆連城跨十二蔓草何茫茫緬維先夫子棠蔭留余鄉憶余年十齡逐隊童子場夫子憐幼稚官案羅文房試文復屬對激賞異尋常不才仍蹭蹬孤負大賢望使君今來止同官此一方職守苦羈絏相見如參商向非公事緣何以飲君堂使君話縷縷云實誕池陽依稀記兒

時嬉戲縣齋傍產洼固有種浴麟亦有祥寅共誼既重世講情尤長願言拓先業俾得沾寵光

姜甘泉署中醉菊（名朝勳丹徒人）

歸鞭今指甘泉宿主人邀我同看菊千朵萬朵半畝寬紫白紅黃互相簇自云無事坐官衙開畦種菊爲生涯朝澆夕灌心力盡博得秋深齊著花又恐曉霜損顏色葦棚密密將花遮爲旌晚節旂尚赤愛看夜影燈籠紗秋花之繁詑未有我向畦間延佇久少焉花裏開芳筵羅列佳殽注美酒有花不飲貽花笑勸我酒到莫停手同是窮邊薄宦人秋風江上夢頻頻對花酌酒不辭醉感女鄉關氣誼親

至日同官爲晨飲

五更拜闕雜亂號猴猴霜花盈袖袍入室圍爐燒木炭開樽聚飲傾香醪窮邊事省官亦暇令節賓來興頗豪兩年在此

逢至日坐待日影當窗高

除夕

臘雪加春雪春寒帶臘寒年華催鬢改燭焰照更殘蟻泛官齋筆椒芬獻節盤天涯同守歲談笑總成歡

鐲賦

當代渙居頻元元蒙鐲賑溥海鐲正供尤爲史冊僅今歲輪三秦斗邑亦捐揹定額三千餘谿之詎所吝扶拜有耄耋歡呼逮髫齔勿謂筆峰高何如　聖德峻勿謂圜水深何如大澤潤里正不到門力耕任田畯催科不署考閑閤惟靜鎮

偶述

走卒慶陽來腰纏猛虎皮深山澤毛毯文彩何陸離目精失閃爍鬚爪未損虧手持獻階下叩頭前致詞此物助公威墊坐堂皇宜銅章叨縶肘首重在仁慈依依皆赤子旦旦撫瘡

痍吾慕蒲鞭化武健忍復施小人襲臆說希賞乃爾爲

晚宿賀家灣

谷晴仍藏雪山寒不受春荒涼邊塞地勞攘宦遊身列炬防崎路停鞭拂輭塵暫投村店住土炕臥重裀

文昌閣

郭外迤東未一里孤墩突兀凌空巋上有神宮試往登槐柏森森能蔽晷俯視山城掌樣圓人家全住春烟裏借問神宮祀者誰西蜀梓橦曰張氏天聾地啞及朱衣持金握筆奎星使科名祕籍云所司封手賽會非士子我聞文昌六星帝座傍又聞二十八宿奎一耳亘古光芒麗上天甘石星占歷歷紀土木肖像逞傀奇神鬼雜揉胡若此況復化書益不經鄙儒信怪不信理讀書積行致青雲匍匐祈祠徒爲爾大破俗論痛砭之莫把余言河漢比

155冊 99版 792頁 印500本 48D

風鳶

紙箋編糊巧作鳶穿雲直上幾重天吹噓但借微風力騫翥直逢一線緣春近清明知漸老事成游戲亦堪傳此間驚詫希曾見童穉遥聞笑語塡

春暮

節過清明曾幾時榆莢杏蕚自紛披斑鳩暮叫逢天雨黃犢晨拖隴畔犂日漸長來添午睡衙刪故罷課新詩旁人錯比神仙吏藏拙慚於此地宜

遊東山

蔽昱凌霄不易攀寬州勝處說東山春光別我迢遞去嵐氣依人杳靄閒清磬疎鐘能破寂支笻躡磴得銷閒敢云道在耽邛壑到此銜觴未忍還

延川攝篆

苦被虛名累鄰封轄共攀衙當深樹裏城出亂峰間白翟曾遺種青眉更有山兼官眞忝竊搔首問民艱

詠署中雙槐

百尺雙槐迥出羣官齋深處散清芬蒼根端自何年種黛色偏宜小牖分烈日當空全不見微風欲起已先聞我來恰好逢初夏一榻常趺罩綠雲

郡城曉旋

新漲宵來竟滿蹊濕雲仍戀碧巖棲延州時雨今番足豌豆花開麥穗齊

小瞿唐

我聞蜀江之水三峽瀉騰衝直向秭歸下巨石天生灩澦堆隨濤出沒如象馬秦山萬疊水萬行延川西去小瞿唐奔雷噴雪十里許縱當炎暑生微涼兩厓石壁普陀景一綫銀河

勢勇猛雷根觸浪遂有聲眞是此間第一境四月初晴我載過森然寒氣盈山阿秦川嶺邈萬里動輒比擬將云何小中見大良亦足奚必舟行蜀道觀驚波

水阻盼送米不至

清川糴米送延川一派嵐烟雜爨烟最苦道途山漲阻遂令廚傳飯期愆累人供億無如口笑我拘迂不受錢好覓黃粱村市裏暫充枵腹亦陶然

返旆

返旆三伏天坐待日西下直北指寬州驛路足雨含輕風吹葛衫素紈揮且罷蟋蟀迎秋鳴撫時驚物化唵嗞景倏沈星月清輝瀉仗此途不迷崎嶇無復訝拾級登山椒亂流走石汊譙樓鼓角鬧列炬有人迓苦被兼官累奔馳弗遑暇尚願專城居塵坱庶少謝

中秋

向晚濃雲簇未收停杯待月意遲留且宜剝棗沿豳俗何必清談上庾樓賓從一時當此夕邊關三度遇中秋流光迅速無緣駐慚愧姮娥笑白頭

八月十有九日始舉長男於清署側室江氏所出也賦此志喜

溯源緜高曾單傳歷四代伯仲叔季儔同胞幸成隊余也爲冢嗣五十隻影對老母心旌懸叮嚀彌閨內聚與攜侍兒崎嶇至關塞敢希樛木風陶然寡詬誶江姬蘭夢成果叶宜男佩呱呱試啼聲頭角露英概拜賀集搢紳歡呼溢閭闠戴余慈父恩麟兒天所賚此譽毋乃浮媿亟謝若輩叩首祈先靈長養靡災痗

九月十有二日　上命使臣繪圖山陝輿圖至清澗即

事遂成三首宗室英柱吏部郎古禮欽天監監副雙德武英殿筆帖式佛保西洋人麥大成

湯明

車書萬國疋來同秦晉河山敕畫工六使遥從　楓陛下九秋始向塞垣中紫髯碧眼形容異　內府親班氣象雄負弩前驅慚小吏風塵奔走亦匆匆

縴旂連夜戴星馳報道　欽差到居欺芻豆購來仍不繼餱牽竭後更難支寬州舊壘今猶右白翟餘風此未移安得荒涼全入繪　九重端拱恐殘㿉

冬日遊綏州西山寺即事和孫太守韻名川字方至正紅旗人

西山山頂寺能幢夕陽天太守登臨興同人邂逅緣上方成遠眺絶塞此孤懸詩事誇盛一呵毫灑蜀箋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八

南湖集鈔第十二詩卷之四終

往歲同里章逵亭明經兆鴻得章南湖文集鈔本一冊僅奏疏表頌呈啟原議論書九類近新昌胡瘦堂侍御思敬又以其問影樓所藏鈔本二帙自東鄉寄滬書衣署南湖古文鈔上卷下卷鈐有章文聲騰海二印當是先生族人所傳鈔者前鈔之九類具在因再接鈔策序記說書後跋傳志銘誄表賦雜文十一類合前爲類二十可成完書矣逵亭復得南湖詩一冊亦係鈔本首付一目分詩作八卷卷一南湖集閒遊草邗江遊草金陵遊草卷二泊江旅夢錄北征存稿驢背吟小草卷三南湖二集北征續存稿續小草卷四西征草塞垣吟秦中遊草卷五軍供草張掖遊草涼州夜遊草卷六歸省錄南湖三集卷七入覲吟南湖四集應召吟水部吟卷八恩旋錄南湖五集冊尾多有殘蝕五卷以下皆闕祇見於總目實詩爲八卷也按縣志載南湖古文集八卷詩集四卷逸民傳一卷昔　先大夫見章六峰太夫子所錄南湖詩文集爲二十卷有詩以紀之謂章錫九先生南湖集向未付梓從友人借得鈔本手錄成編志感云云詩曰斗室能教逸趣饒南湖遺集讀今朝兼儲賈憤匡時急詩帶秦聲薄宦遙蠹簡勤搜忘暑酷烏絲靜寫屢燈挑前賢文字宜珍重莫遣陳編付寂寥今文存上下二卷余乃合詩編南湖集鈔十二卷文八卷以符志載之舊詩四卷非見總目分詩八卷無以正志之四卷之誤後有得者當續補刊而南湖文詩在前人所得皆鈔本並無一定卷數其逸民傳曾有著於集中亦未見傳本也先生名永祚字錫九別號南湖世居縣之南關鎮康熙二十年舉人截取選陝西青澗縣五十七年行取時西征駝差遲至六十一年補行引

見以主事用雍正二年補工部都水司主事四年回籍養親事載縣志宦續傳父世德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福建南平

縣卒於官崇祀名宦鄉賢二祠先生爲朱竹垞典試江南所得士宜其文章淵雅有自來也官陝西青澗稱邊缺瘠苦之區議編審議招逃贖地議米石免糴還倉議運米分貯邊堡三縣惟以民生休戚爲己憂國計盈虛爲己任絕不以瘠苦騰諸口在京職則勤懇從事凡遭

恩遇悉敬記載居鄉修縣學修義學修黃文貞公祠修柱烈女祠鄉里應爲之事無不任之是士大夫之有高行者今讀其文清絕懇謹而經明行修之態流露於筆墨間其詩樸茂又多從性靈中出足徵康雍兩朝正國家氣象最盛之際迥異今時險仄彫敝殆運會使然能毋慨乎宣統乙卯四月二十二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康華野遺書

刪訂莘野先生遺書小敘

莘野先生余之族高祖也旣沒之三年其弟仲文公取薛文清楊忠愍自敘年譜例爲先生敘其生平實跡并錄大人君子題贈文辭詠歌以爲先生光先生可謂有難弟矣然藏于笥篋者已多歷年所嘉慶丁丑戊寅閒先生元孫兆熊出其書見示于端捧而讀之如見先生鬚眉言笑于行墨閒仲文公之述此亦猶端之集莘野外集也事有同心可以作矣然其中不無支辭漫語求實而反失者是以妄加刪削至于事之有見於他說而此書不存者亦增入之噫過矣先生以海內達人無論傖父野子無不知先生

者先生之學問人品寧待述而後明哉雖然河津椒山之所不廢亦卽先生之所不棄也後生小子何憚而不爲哉

戊寅二月中澣族元孫端立山謹識

莘野先生遺書卷首

同懷弟康緯述記

族元孫康端删訂

年譜附碑銘誄詩札跋

崇禎癸未先母王孺人夢日落入懷中而兄生焉

順治庚寅入塾寡言笑不好嬉戲口微吃誦讀多不能記熟既而叩之未嘗遺忘也時年八歲

壬辰師授周易兄於正課之暇私購詩傳一部早夜挑燈別室硏朱評點讀之不厭時年十歲

丙申季冬武侯心書箋註成時年十四歲

丁酉師以直省程墨課兄兄私意厭薄之自購金正希黃陶庵陳大士包宜壑諸大家文讀之又訪徐天池袁中郎諸集嗜如飢渴

辛丑外侮大起兄堅忍不顧嘗自題聯語于臥室中以爲刻勵之辭

康熙壬寅童試冠軍四書黃河錄成

癸卯先母王孺人卒哀毀骨立先君約齋時以禮節之

丁未陝西學使大呂呂公和鐘校士奉先拔童子第一稱其文爲七邑冠

戊申咸寧丞雲中郭匡廬先生傳芳署邑篆於兄有國士之目爲先淸慤公作傳後令頻陽每稱兄之文行盩厔李二曲富平李子德華陰王山史鄠縣李雪木諸君子皆景仰深慕有不識伯淳之歎

庚戌偕緯讀書羅山寺

辛亥四弟河淸生繼母　病卒時緯又有妻喪兄憂之有眼疾踰年始愈

壬子應道憲容城胡公諱戴仁之聘館于關門胡公多藏先儒理學諸書如劉靜修陳白沙楊忠愍及蘇門徵君夏峯先生之文兄且讀且錄今手蹟猶在笥焉時年三十

癸丑遣使拜械走蘇門求徵君爲先淸慤作謚說徵君年

已九十矣聞使卽手書以報之時年三十一

甲寅蘇門徵君手書兵農禮樂堂五字寄贈

丙辰正月子无疾生秋如盩厔謁二曲先生先生累辭徵辟日夜居母祠中反關謝客聞兄至獨破例見之歡若平昔兄歸先君喜曰吾仰止先生有年矣不獲一親道範今汝得所依歸勉之哉自是兄與先生情同骨肉往復論學非尋常所能解後先生求兄作賢母祠堂記讀之嗚咽流涕以爲如蘇文忠公表忠觀碑

丁巳有江南之行與牧齋門人姚子撰采亮居建平署中刻三千里詩一卷夏遇牧齋先生于鍾山會齋亭不合還

次白下刻朱子白鹿洞學規邑逸民李向若先生灌遺詩各一卷

戊午書目日程垂三年始成就正顧亭林先生於華下竹林寺中晤子德先生於頻陽作華野集序又過傅青主顧亭林二先生於徵君王山史家中亭林與兄譚甚合以所著昌平山水記示兄兄不移時閱畢先生深異之贈以詩句聯語並所刻日知錄生員論錢糧論北遊詩下學指南令先大父夢庵集諸書同遊華下見昔賢題詠命肄悉錄之遂著華遊雜記一卷既又三先生議祀朱子於嶽麓而建祠于雲臺觀之右兄讀書于玉女峯是歲冬學使葉公

映榴錄科拔第一食餼

辛酉讀書落雁峯華陰張子餘太史曾慶時爲諸生有搆訟不測之禍就謀于兄兄令避鋒于京師哭而送之事果平亭林先生作華野集序成

壬戌

癸亥子德先生匾兄之讀書廬曰出處名賢

甲子夏山史先生手書吾道星嶽四大字並遠古聯以贈金陵鄭谷口篆八分書是歲先君見背二曲徵君大書題墓石子德先生爲表山史先生爲誌銘二曲先生遣門人甯維垣徒步六百里代祭越數年維垣死妻子幼弱有怨家兄言之當道表其閭怨家不敢發 仲冬一日大雪終天遺哀記成二曲先生序之

乙丑葬先父母於黃河岸上刻諸名儒之文于石遠近會葬者甚衆

戊辰修葉華雲先生祠請祀三仁君于城北樓上秋朱竹垞先生以聯句寄贈 冬學使張公光豸歲試拔第一

己巳與二曲先生同著相譜成 率紳士修葺卜子夏祠

庚午臨洮李馨丞竟陵以豪放失職來客于郃謁兄未幾馨復他出妻女無所歸兄迎館于別業關中時方大饑斗米二千錢兄拮据饋餉無難色不數年有傳馨死者其妻

聞之痛絕再四遠近踵門議婚者無數兄以正色拒之與肄議曰嫁友人之女古雖有之而此非伊之故鄉吾寧遣之遂使邑人馮三樂如臨洮招內兄陳生爲歸計資斧不給兄貸金數十兩令歸焉馨亦未死越二年客京師而亡兄聞之悽然曰蘭若之骨終不西歸矣厥後有自臨洮來者言馨女已配邑人庠生某且抱子焉學統辨四卷成凡五易其稿攜子兄疾讀書于研山寺中學使錄科復拔第一

辛未春太乙子書三卷成秋居易堂家祭私儀成山史先生攷正焉冬如盩厔二曲先生大書道德經濟文章氣節

八字見贈
壬申大旱　火相譜於橫渠祠蒙上旋曰學達天性康乃
心與三李講學其閒道義文章一時亦足千古　冬李明
府聘修邑志作入高士傳高節婦傳二篇旋罷去　大司
寇徐健菴先生顏兄之讀書廬曰大方家
癸酉崑山相國門人鈕玉樵琇令白水聞人誦兄長安盧
節婦詩曰春風蛺蝶追響崆峒矣遂枉駕敝廬兄故多聾
公著觚賸集云余生平所交海內三聾一爲慈谿姜西溟
宸英一爲郃陽康太乙乃心一爲陽羨陳其年維崧初與
子德太史書曰郃陽康子體偉而多髯作字如蝌蚪其詩

豪蕩感激大類青蓮倘賜以瑤函爲介惠然肯來不亦將
嗣賦高軒哉子德先生病兄命緯往候之未幾訃至大哭
過慟與同學私謚曰文孝先生作斷句三十首以哀之
冬十二月河山兵法成
甲戌同雪木先生讀書於華原五臺山作五臺山記學使
武公之亨歲試拔第一
乙亥請命修聖廟建儒學公署邑令郭公峻首領　臥龍
六論成
丙子二曲先生壽七十兄命緯往祝焉　二月朔火兵法
六論于滄圖之臥龍庵　客歲如青門題秦莊襄墓詩二

絕拜馮恭定公從吾塋別朱王孫二玉詩並書于慈恩寺
塔春三月王阮亭戶部奉使祭告西嶽江瀆遊慈恩寺見
石刻嘆爲絕唱詢其里居姓字宜興龔勝玉詳以對之刻
詩于秦蜀驛程後記中事又載於漁洋詩話上達御覽邯
鄲鼓瑟之句無不傳誦矣　客耀州署西有棻園爲宋尚
書郃陽太簡雷公之侍親讀書處兄言出處于州牧李公
銓重爲修葺繪圖刻石賦雷園懷古詩作記以傳之　夏
學使武公錄科拔第一　冬枕中雜記三卷成
丁丑募修梁山大禹廟五年始成王山史先生書榜河東
徵士吳天章集句寄贈　居易堂續喪禮鈔成王山史評

定焉　與縣丞董公訪正元聖墓于縣東南秦莊頭修葺
之學使陸公命樹柏數十株立元聖故里碑于莘村孔道
重修東街元聖祠集董其昌書以額之　爲學錄二卷成
學使陸公儼庭元拔之充貢賦
戊寅如都雖試拔海內第一　大司成特公某樹峯孫公岳
頒少司成寄亭張公豫章以及諸大僚皆留守國學兄固
辭旋里　謁阮亭先生于京邸阮亭先生語座上諸公曰
吾與康子相知緣最奇遂誦題莊襄王詩以爲用事妙絕
可駕唐賢之作次詢家世又特揖之曰累世通家蓋以先
清懿公令臨邑時與先生伯祖太師象乾公有舊故也

秀水徐道沖祚增本華隱先生嘉炎嗣也以故人之誼謁
兄遂敍莘野詩集題聯見贈又晤中牟冉永光先生覲祖
于客中　客中雜記成金臺旅史附未定
己卯春訂頑錄成郵寄阮亭先生評定　緯子兄咎入庠
秋兄受知於陝西主司廣陵陳公元龍檢討海公寶座
師文縣令江公某薦領第五名經元榜發兄謁陳公見而
喜曰吾司衡得子一榜生色矣聞子文章節操殆非一世
之士
庚申春試禮闈下第先有爲兄勸駕者兄叱謝曰孝肅笑
比河清太尉夜畏四知吾素志也老驥寧甘自驚哉言者

斂首而去　晤襄城李禮山先生於新城座上遂訂交焉
上諭詞臣薦舉才學淵雅之士以備南書房顧問廣陵陳
公元龍張太史廷樞副憲勵覲公杜訥同具章疏將以兄
薦張太史曾慶止之曰太乙多病兼之不諳朝儀恐不克
靖厥職矣事乃已兄聞之喜曰子餘愛我者也　請命於
邑令郭公修四后祠文以記之　內大人某至關門呼吏
謂歸欲晤康太乙先生言已即又馳去關吏奉命至門兄
以病辭　臨潼趙明府于京聘修邑志又作華清一卷刻
成竟與原稿一字不同人所不解
辛巳六月河山詩話草稿成九月恥齋別箋成

壬午韓城康明府行僴聘修邑志八卷成　王貞文先生
遺事述成貞文王山史私謚也
癸未宗人有妻死者貧不能葬兄給之以金遺一女無居
處兄撫而嫁之　夏好我篇五卷成偕子姪登華嶽時聖
駕西巡廢紳劉蔭樞等復職駐蹕潼關十一月二十五日
蔭樞迎駕謝恩特旨召蔭樞御前從容問其科名爵里並
山西學使汪灝清廉狀次及二曲李顒富平李因篤有子
無今作何狀蔭樞以知不及詳不敢妄對奏上又問關中
理學經濟之才蔭樞奏有郃陽康乃心上曰朕知其名今
居何職蔭樞奏曰己卯舉人上曰何以不中進士想是詩

好而時文不佳乎蔭樞奏曰此等人原不以時文論也臣
近見其文出入經史雖古大家不能過上首肯命侍臣記
之上還京欲特旨召用朝中有忌劉蔭樞者遂不果陝西
布政司鄂公洛扁其門曰關西夫子
甲申毛詩箋成
乙酉冬入都
丙戌下第平陶令王佩可綬聞兄道過介兄年友劉豫山
嶓敦留作邑志　旼巡撫生祠爲子夏祠以所藏王山史
手書西河書院四字額之　刻先儒格言亭林先生關中
雜詩　對聯無益錄成　重訂學統辨成

丁亥六月爲水淸上人營室梁山下　二十一日晨起爲
人書扇二柄巳時故病忽作二十二日戌時卒壽六十四
歲

康太乙先生墓表碑

康先生諱乃心字孟謀號太乙由郃陽縣學生拔入國子
監康熙己卯陝西鄉試舉第五試禮部不第歲在丁亥六
月先生年六十有五卒於家明年葬於縣東小伏六村余
時居京師聞其訃悲傷之不已蓋余耳熟先生名讀其書
慕其爲人慨夫賢者不多得關中之文獻翛然獨有先生
而竟云沒也又三年其子先疾以書來請曰先生知先人
久矣先人生平文章傳布人間行己特立有千載之志未
嘗以窮少挫所交皆當世巨公長者以不及見先生爲憾
舉先生文以敎訓子弟今先人已在壤惟大書以表之俾

德潛而光惟世世不敢忘謹按先生年譜及襄城李禮山
來章所撰傳先生曾祖諱先民萬歷戊子舉人知山東臨
邑縣追祀名宦鄉賢祖諱國祚以庠監生授鴻臚寺序班
父諱姬冕縣學生先生自少勤誦讀舉筆不屑諸俗試輒
冠其儕長尤篤志聖賢經濟之學是時顧亭林先生抱儒
學往來關中讀書講道日與李王諸君子及先生遊司土
之吏及輶軒所過無不望風式廬先生時侃侃陳利弊累
有功於人也表元聖墓復子夏祠祀朱子於雲臺觀右其
又有功於神如此生平所爲文章無不慷慨遠懷讀之興
起而題秦莊襄王墓詩尤爲新城尚書王漁洋先生所驚

歎今已錄刻于秦蜀驛程記漁洋詩話諸書己卯鄉試經義論策古雅拔萃海內靡不傳誦也居親喪盡哀待師友患難死生無閒家貧自守甚峻天子幸陝西詢其鄉之賢前給事中劉蔭樞以先生名奏左右侍從之臣又多欲薦先生先生處之沖然有貴人踵門納交先生謝以病不苟求合也修韓城平遙二縣志著毛詩箋家祭私儀等書娶路氏子男一卽旡疾縣學生能讀書紹先業者也嗚呼先生篤實耿介之性可以廉頑立懦蒼深典博之才可以復古振今一舉于鄉而終不遇名聞于上而不及用豈蒼生不當蒙儒者之效與抑惟闇然修行于家其流風所漸尤

遠耶而今已矣先生同里前編修慕華先生與余同姓其頌慕先生不絕口巡撫陝西都御史鄂公子達履中禮善爲余言關中康先生今之師表沒之日泫然誄之先生爲諸宿老所敬重而同時服之如此聖朝奬善勸學必有旌其身後之典一二執筆領史局之臣方錄其鴻篇實行而余與先生相知于性情文字之中序次本末勒諸墓石庶幾表先生之幽以慰其孤之請過者覽之其能無悲也哉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纂修政治典訓嘉定張大受譔

華野先生神道碑銘

關中康先生諱乃心字孟謀一字太乙左輔郃陽人郃陽古有莘國也無遠近學者皆稱莘野先生先生年未七旬而沒沒之明年爲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孤子旡疾于閏三月廿日歸葬先生于縣東三十里小伏六村先生世居縣城內經道於此于是黃海老友吳起元大書刻石爲之銘曰卓絕天縱蓋世人傑師廣川法景略理學經濟一代偉哲終不遂一志河濱漁老黃海臣爲之表使後之君子過而識之曰此大布衣莘野先生墓道戊子端陽節題

附錄厓湖太史張曾慶復旡疾求志墓札

尊府君志墓之文自當代大儒巨筆如達履中先生其人

乃履中不敢任厥責謂非細故而余何人斯且將老死不堪世兄顧以之謀及耶然情弗獲已各盡其在己者越旬日始草成支辭蔓語實不能闡幽德於萬一亦實不能文聊稱擬作萬不可用還當求諸履中闡履中爲尊府君作小傳并誄文不輕示人未審達之世兄否尊府君世家傳孝山先生曾郵寄示筆墨遒勁與古爲徒矣但敘先世處引征役大紀一段甚是含糊余偶於白厓案頭見其全書因查康氏傳諱民者字德淳康叔裔也先世河東人祖祉始遷郃陽爲元博士父德淵以民貴封宣義郎民從明太祖以軍功定天下册勳授宣義郎東城兵馬司副指揮傳

中亦無他逑俱軍功耳書凡八十卷五十册成于永樂三年

附誄詞

我友一康在洽之陽系衍康叔世閥迭昌魁首名流關西休揚孝友天植至性肅將早擷芹華歷冠膠庠耕莘志尹一畝徜徉陋巷學顏四代儲藏先民典型大道隄防蒼松古柏勁節凌霜湘蘭淇竹佳氣騰芳我覩之子展也非常久交彌敬道義文章特白厥情五夜淒涼

哭康孟謀孝廉三首

萬木凋零後遙天一雁來秋風哭素友落日愁金臺回首

洪河側傷心蕙草摧翻疑天老意不爲世憐才

自有凌雲氣無難萬仞翔皇天獨何意白日不迴光松柏餘冬性河山寄草堂居然成野鶴蕭索洽之陽

往歲一爲別多情書屢聞憐予不得意慰藉何殷勤筍貯蘭猶臭山空玉已焚相思頻灑淚誰與共論文

贈康孟謀孝廉三首

青青梁山柏託根白雲徑根幹一何修枝葉一何盛四時有淸風霜寒節逾勁本非桃李質肯與芳華競巖阿繫我思天然抱眞性

洪水逝茫茫神灘湧淸光蘋藻宛在中皎潔涵餘香豈惟羞嘉賓可以薦明堂過時而不采行道爲悲傷惟彼葵與藿翩翩紛向陽

鴻羽需爲儀而乃在林泉俯飲淸渭流仰食華嶽蓮一舉數千里橫絕四海間秋風鳴蕭蕭落日下平原豈不惜遲暮時哉復何言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見贈

聲譽齊三輔文章遍兩京星辰占處士歲月老諸生道在貧何病才高望不輕南陽方抱膝未許事躬耕

河東賈可齋先生贈別

讀書曾住最高峯聽遍山僧石室鐘文吐九苞胸有鳳濤

傾萬斛筆如松賦京早識張平子入雒羣知陸士龍憶共西堂剪燈話那堪衰柳折臨潼

三原昝茹芝贈

龍門客接仰威儀玉屑紛披入座時樂道擬題莘野廟悲風讀拜茂陵詩文章原合天人厚氣節翻從世運卑家本關西懷故土今朝旣見倍相思

莘野先生遺書卷首終

跋

夫子名重一時邑宰上官莫不俯首請教言無不行求無不獲而夫子以道自重義不少有干謁嘗榜廳事曰不聽閒話不看詞狀不譚人閨閣不管閒事不以私謁官長夫以夫子之高誼揆諸古人何多讓焉至若兄弟同居五十餘年未嘗少有閒言視諸姪過於己出終歲布衣疏食日用之需每至乏絕則向夫人脫簪珥以佐之生平以私妻子財利爲戒捐館之日至無以斂卽三尺童子莫不感歎流涕嗚乎此夫子大節所在足以砥礪末俗維持風教不以生存不以死沒者也

頻陽門下何大治謹書

華野先生遺書卷上

華野康乃心著
頻陽李因篤訂
松陵鈕　琇訂

詩

渭北寄弟仲文 時讀書乳羅山中

又是清明近征塵沙苑西津亭官柳暗澗樹亂鶯啼目極
風烟暮魂驚節序迷羅山長憶汝佛火伴幽棲

其二

無才追子建有拙似袁安卜命身如寄裁詩夢欲殘愁懷

憐放浪病骨任艱難一片王孫路春陰二月寒 李云結忽宕全篇生色

渡灞

曉渡林烟靜山河此最雄荒陵傳漢德一水壯秦風玉帛
千官會車書萬里同帝城餘斷壘折柳問橋東

九日禹門

爲愛登高節呼朋探勝遊村村紅樹暗澗澗菊花稠鷄犬
疑王世桑麻念帝猷荒山風雨急燈火宿林邱

其二

大野蒼山斷洪波兩岸開神工眞斧鑿河氣似奔雷世自
陶唐賴功從至孝來居人傳禹墓浩淼望中猜

九雲閣晚眺

薄暮憑高望寒蕪落照回平原千古盡野火一年催壘廢
淮陰渡烟荒武帝臺譙樓聽鼓發徙倚問江梅

文杏

淺碧深紅際欲開半未芳橫窗偏有態傍檻更聞香絕豔
華清醉含愁洛水妝輞川三月能留汝伴仙郎

頻陽謁忠介斛山楊先生祠

聊作頻陽客夙知伯子名逢人詢故里下馬得連城碑老
禾中斷臺高雨後清十年勤寤寐今日拜先生

其二

嶽嶽丹青色居然斗氣寒秉璋疑拜草危坐似箴官直道
違時易孤忠見信難但留風節在終古夕陽看

其三

憶得躬耕後旋當受命初清操師百世衰節抱窮廬六載
蒼生淚一封補闕書滄園荒雪夜燈影幾躊躇

其四

信是稷伊流寧同管晏儔敷奇非術淺臣罪亦君憂刲斷
榛苓夢風餘鼓角愁九原今已矣烟雨萬山秋

紅葉

風急雁驚寒林塘一望殘經霜深淺醉著雨去留難恨別
江郎賦悲秋宋玉歎那堪搖落盡片片淚河干

上元時有秦州之俘

上元逢雨雪梅柳度窗徐人事新年少烟花舊夢踈一燈
猶記節幾郡已無廬此夕關山外琵琶掩淚初

午日

千年荆楚節一日大河墟漫引昌陽酒閑披抱朴書病閱
風掃榻貧見鳥窺廬艾虎長生縷窗前戲笑初虎頭生五日而姊以五絲飾之爲戲

苦雨

旱虐經時見秋霖苦又多民窮今已極天意更如何永夜
聽簷霤平明看漲波室廬愁萬姓搔首動悲歌

其二

烟火家家絕經旬總未休衝泥人似蟹習坎屋疑舟陰盛
推洪範流亡憶楚丘茫茫終宇宙不敢太平謀

西峯

歷覽層霄外扶踈檜影斜有身渾染翠無袖不沾霞峭削
窺千仞浮烟渺萬家峯峯皆秀絕第一是蓮華

玉女峯阻雪有懷顧亭林王山史二徵君

倏忽風雲起繽紛洞壑餘開軒重嶺隔掩戶石林居萬古
匡山業千秋白岳書傳經今日事搔首一躊躇

其二

十載蓮華計淹留亦大宜燒松香入夢煮石缶生芝身世
連朝斷空濛四顧奇幾人曾到此雲霧掌中披

贈友

相逢王逸少五日挹清輝聽雨看寒劍燒燈坐翠微君從
沙塞去我向大河歸聚首何年載愁隨旅鴈飛

仙宮村雷鄰翁

武帝遺宮舊宣徽姓氏深結鄰同白社採藥不黃金幾次
躬耕計牛生梁甫吟山前秋正好烟雨欲相尋

潼關阻雨

幾日泥中客關城汗漫栖烟花三月近風雨二陵西野闊
征鴻滿沙平岸柳迷勞勞塵土際枕劍聽鳴雞

六月一日訪二曲李徵君懇留信宿賦此志懷用太
白李雪木述懷初韻

盛代全嘉遯南山接豹林避人城郭外築舍薜蘿陰雞黍
三秋夢乾坤萬古心燒燈風雨夜端不負追尋

朝元洞

驟雨朝元洞元林日暮時客來留半榻門掩讀新詩廚濕
山柴竈風翻老樹枝丹丘餘太古更訪賀仙碑

寄山陽令胡右文

見說山陽縣，連年政化成千村無吏跡一路有歌聲曉日齋廊靜高秋黍稷平桃源應在此處處野人耕

其二

茂宰林尖後燕南自世家論文尊海嶽（謂太先生）信山好古秘龍蛇（藏陳白沙墨跡）老我班青鬢期君煥白麻漢廷方有詔驄馬望京華

旅舍

萬里平原暮三春客夢長寒燈銷寂寞夜雨動悲涼且漫尋書帙無從問藥方徘徊愁欲絕不爲鬢成霜

長安途次有懷故山兼念子弟讀書其中悵然賦寄

紫山維摩地高潤出層雲佛日清輝滿僧房黛色分我行猶獻賦汝輩好爲文馬首風塵裏遙憐石磬聞

中秋夜闈中坐月懷朱王孫二玉

此夕秋闈月中宵獨自看碧雲開萬井玉露濕層欄漸覺通銀漢遙知近廣寒燭殘還擬賦彩筆報潘安

上元前夕燈花結爲奇蕊喜賦

上日燈花好今看更不同深添蓮葉蓋細結蕊珠叢一朵垂垂碧終宵炯炯紅新年餘瑞色何事喜相逢

槐花

今歲槐花盛秋來樹樹黃隨風鋪石徑帶雨漬銀床忽映中書閣遙分帝子裳却思金馬客終日爲君忙

重九前二日贊府孫公招諸同人羅山寺登高漫賦

爲報重陽近招尋勝地來秋從平野淡寺傍大河開藉草依陶社臨風悵謝才（寺壁有羅翰詩）龍山今日事莫負菊花杯

元日望華山雲臺觀有懷先君舊館

先子譚經處幽樓近華萊烟光渾似舊嶽色杳難開（李云淡語最傷情推老手）白髮窮生計青緗恨不才招魂如可賦寂寞傍雲臺

新豐

千年車馬地一劍悵重遊玉輦唐宮恨銅人漢苑愁烟從平野漫秋爲遠山留勝事猶堪問王孫舊酒樓

灞橋

七月灞陵道蕭蕭兩岸秋經年烟柳色幾處綰離愁驛接長楊苑山連五鳳樓題橋思往事千載帝王州

省亡妹墓

孤墳曾幾日別淚已三年兒女還疑夢衣裳尚復憐寒原愁遠樹夕影沒荒天痛哭黃河上重來倍黯然

斜口阻雨

幾日勞勞客塵沙度渭城狂風吹繡嶺急雨入華清旅館

燈花靜中原穀價平（郭景鄉云臺閣氣象）五陵餘瑞色盃酒灞橋行

客齋

午日明朝節眾思曉露開燕鳴辭壘去客倦抱琴迴妻子
皆貧病田疇半草萊故園山閣下應是雨肥梅

晚郭景卿

郭象今何處青門澗樹荒故人三尺土新恨一頭霜雨雪
離亭晚（辛未秋深君與余飲三原客舍）關河別淚長那堪尋宿草孤劍掛
殘陽

陰雨累月

連年愁旱虐五月反秋霖麥豆萌芽老田疇蔓草侵數奇

驚世運悔禍望天心更有飄淪處千家哭漢陰（時與安履于水最慘）

四月四日先君墳作

祖母今辰忌墳田却漫行蘋蘩兒婦薦湯餅幼孫戚欷憶
終天別長憐望圯情黃河楸柏下華髮哭殘生

送仲良館少梁

送爾韓原去清秋塞雁來長貧時感嘆岐路更徘徊主有
陳蕃榻門多鄴下才高齋山水勝絳帳好相開

少郎雷甥病後夜語

一病休文沈三冬擁絮眠有兒思靖節無室學梅仙吾道
今誰是人生盡偶然中宵名理勝流水任年年

垂老

漸覺垂垂老難堪漠漠愁西風驚短鬢曉雨報新秋花落
庭槐滿雲歸石徑幽百年衣絮恨慘澹到心頭

寒食村居

寒食荒村裏綠楊已帶烟柴門來燕子深巷話桑田禁火
存三晉淒風入舊年空庭人跡絕抱膝對芊綿

其二

戰鼓春風急長征壯士違雁鴻愁擾擾楊柳正依依經術
河汾拙客星釣瀨微飛熊今古夢冥沒任漁磯

其三

佳節清明候却逢上巳晨杏花香野店社鼓賽犨神征戍
中原淚煙霞一徑春溪行藜杖閑且欲傍鄉隣

其四

積病餘生瘁長貧萬事難有家同泛梗入世總波瀾華髮
春前短陰符醉後看棠梨深院雪月色共清寒

華原太守贈蘭一本書屋皆香因賦

嗟爾幽蘭質孤貞抱異光深山曾託種衆草豈爲芳九畹
騷人佩千秋王者香同心應似此斗室伴藜牀

雷園懷古

一片烟光裏何年有道居名園開列岫選勝傍清渠燕語

猶尋壘客來自讀書濠梁眞未遠晨夕轉瀟疎

其二

太簡棲遲日還同鯉對期世家餘舊烈高詠得新詩却憶分符後應憐獨嘯時只今蕪草下若爲訪殘碑

其三

大雅宗臣範名儒起夏陽眉山驚曠代刺史重巖廊北斗文昌座西園太室藏風流知未墜猶記尙書郎

其四

郡齋十畝閒風日亦閑閑柳黯鶯聲老谿長藥草斑官清蔬作課客倦戶重關豈必冠爲鐵騎牛夢故山

其五

樹老煙長補山寒日易斜紅香殘夢蝶靑草亂鳴蛙三世忠移孝何年宦是家不知從景祐聚散幾官衙

其六

亭池盡草萊一望夕陽開世自何時古我從故里來長留烟雨色不爲廢興衰應有遼東鶴蒼茫華表回

其七

石室傳經久行藏莫浪論漫游周柱下還似漢龍門師古追循吏搜奇每晤言舊槐新綠展吾道在乾坤

澄城

黯風吹急雨霜降是明朝客路寒砧外孤城塞鴈遙菊憐元亮宅烟鎖渭陽橋訪舅氏不遇 多少窮途淚旗亭肯見招

蒼頭嶺以上路

一度蒼龍嶺長如天半行靑松披石徑斷壑俯秋聲藥氣風雲捲烟州洛渭平眞源通咫尺搔首望西淸

諸馮村舜帝廟蒲州

帝舜村還在諸馮亦舊墟王風开禹稷盛際想唐虞俗自河濱古史傳負夏居遙知揚側陋此地起耕漁

其二

出沒浮雲際憑高得帝鄉山河疑大麓蓮火見垂裳世覺

鴻濛近人分日月光階前韶樂在鳥韵似笙簧

其三

稽古中天聖逃茲末世民忽焉成曠代回首欲沾巾野廟丹靑遠荒邱草樹春低徊瞻拜久玄德浩無垠

其四

大孝格皇天烝嘗舊里傳古文眞近是聲教信殊焉別室烟光迥明禋一氣連西京周世子錫類在千年

其五

似見嬀濱化穆然帝子顏南風來雅奏烟雨上雙鬟伏臘明妝在松杉珮影閒却憐梧野去竹淚尙班班

其六

迤邐古陶城有虞自昔名應如雷澤釣不獨歷山耕制器皇民利因天太樸成執中皆聖學斥谷恍聞聲

十月六日自咸林歸次郡中金塔寺忽憶仲弟生辰枕上漫成一詩遙寄為壽

仲氏今晨降蹉跎五十年世情憑冷暖吾道付人天耕稼留三古索邱抱一編僧寮思壽汝百福在心田

九日將如少華自德生雨中見過弟仲文從子先咎同醉僧寮率爾為賦

風雨登高節客來慰別離故人驚短鬢碧殿冷霜枝痛飲

黃花酒狂吟白社詩他鄉兄弟好勝會復何為

太行山中三千里詩

亂山窮斷續飛石起嶙峋商賈汾兼潞民生鐵與薪樓臺摩詰畫雞犬武陵春須記澤州谷不愁終歲貧

黎川阻雨三千里詩

僕馬千山裏崎嶇五日經杏花黎水岸雨雪太行亭沽酒酬寒劍拈詩望曉星遙知絕頂上隨鴈入青冥

中牟道中三千里詩

大河風日苦兵火幾家存衰柳平沙岸窮簷蔀屋村民情憐鄭俗司牧媿監門誰施光明燭封章達至尊

得邢侍御子原先生臨邑志內有先清懿公循良列傳愴然感賦

蒼茫何處問初丘石室一編喜病眸伏枕先尋新傳記按圖載想舊松楸漢家獄吏門如故太傅荊南淚未收文獻只今千古事岱宗極目意悠悠

其二

華岳崚嶒渤海東關西伯起見清風碑傳有道文章遠地接萊蕪釜甑同三世箕裘留太史百年俎豆怨哀鴻九京倘有淒迷路哭向荒榛暮雨中

讀兩賢集

平生磊砢古人期此日龍光動尾箕幾夜涕零忠愍傳一牀風雨靜修詩昭陵云後勳名薄梁甫長吟氣象奇烟月迷離如有約願將清夢訂相思

柬李向若先生

黃河東去斷天涯舊是秦人避世家一曲紫芝歌太古五株青柳記年華鴻飛鳳冥乾坤外流水高山歲月賒莫道橋頭迷臥虎於今文獻續烟霞寺云高士佳吟足以相匹

潼關秋興四首

秋老嚴關落葉初荒城幾堞戰爭餘河山百折開秦晉門戶一丸控楚徐萬里風烟通弔伐千年興廢總邱墟黃昏

極目憑高望莽樹寒榛夕照疎
重樓獨上勢茫然坐對蕭條薄暮天譙樓聲殘征戍淚銅駝夢老聖明年秋深白帝孤城月雁哭荆門萬壑烟唱徹關山遊子曲悠悠京洛路堪憐
虎踞龍蟠天塹開雄山四塞拱峰臺陝分驛路三川去河抱重關萬里來蜀道淋鈴催暮雨秦宮刼火冷飛灰須知設險難憑恃今古登臨共一哀
蕭蕭白雁菊花黃一夜崤函欲變霜斷井寒烟埋曉日關城風物近重陽貔貅十萬王師度輸運經年棧道長最是閨愁銷不得砧聲急處動悲涼

蘇武墓

蘇卿眞在此山隈古木荒邱老碧苔風雨千年雲獲穴南枝三百影含哀烟銷閣上麒麟去霜破長空鴻雁來有客登臨尋短碣黃昏歌下少梁臺

翼城（三千里詩）

汾水逶迤驛路通叔虞曾此肇封桐河山獨擅中原勝冠帶曾馳泗上雄事去遺踪留斷觜客來杯酒問唐風翼城關外蕭蕭雨一夜青苔滿故宮

度太行望蘇門有懷孫七公孚（三千里詩）

烟雨空濛散曉鬟羣峯疊出太行山星開上黨分參野勢折中原障漢關車度羊腸懸棧轉人穿鳥道倚蘿攀行行極目百泉路一路憑誰寄往還

陳留弔蔡中郎（三千里詩）

陳留老樹接殘墩何處當年郎將村若使典章成虎殿應知渾噩並龍門八分剝斷星雲盡幾帙飄零海岳存誰向軼才憐曠代千金獨有魏公恩

淮上感見二首（三千里詩）

淸明三月野陰寒幾處樂昌哭鏡鸞馬墮殘粧和恨結身奔驛路隱愁看離魂忍逐征鴻去別淚難尋鬭草歡望徐郎從此訣死生敢向大刀觀

固姑新挽舊烏雲枕上湖山夢裏分烟柳不知邊塞雪石榴無復漢宮裙（李云佳句）他鄉姊妹紅顏命入夜琵琶野老聞最是天心渾似鐵年來辛苦嫁明君

郎川署中留別姚四揆釆（三千里詩）

垂釣年年渭水湄郎川今日漫棲遲客中相識渾如舊醉裏狂歌更不疑滿目江山憑弔古一窗烟雨細譚詩秣陵此去西歸棹春燕秋鴻不忍思

和秦州女郎詩（三千里詩）

女郎秦州人遺其姓氏乙卯之變爲王師所俘東至河南府賦詩自悼後以贖歸卽痛哭自絕盡年

方二九云中州士大夫守令憐而和之閔然成帙名曰秦州烈女詩嗚呼傷哉女烈矣丁巳五月余歸自秣陵次宜陽友人有述之者余讀其詩悲焉遂依韻如左

曉部初催駝背裝故園回首淚千行穹廬霧暗關河杳鼙鼓聲嚴塞馬狂未死已知同倩女餘生應爲憶蕭郎傷心忍讀文姬賦一夜蕭蕭鬢似霜

太頂拜嶽

褰衣直上躡雲根落雁峯高接混元帝座眞疑通咫尺諸山始見列兒孫茫然俛仰從何辨闢後洪濛獨此尊清夢

十年渾似約卻將狂簡問中原

東峯二首

萬峯蕭蕭起秋聲直到仙人掌上行仞出五千天恍惚風搖半壑霧縱橫東關紫氣占玄史（謂顧亭林徵君）北地龍文長杜蘅（石上有仲詔米公書）一望亂岑渾似海殘陽今古憶神京

鼎據三山疊嶂擊中峯玉女坐空明靈龜吸盡玄元髓白馬驚傳使者精五夜天風吹素佩千年金氣足長生洗頭盆上月華滿九節遙同杜老情

萬壽閣

一柱高懸白帝臺何年宮闕對崔嵬柏枝溜雨參天去嶽色橫空拔地來斷石刼深銷篆籀（唐玄宗封禪碑）大文魏列竦風雷（明太祖夢遊西嶽文）西京今古千官路卻問騎驢笑幾回

讀書太華留別同學諸子

紫陽夫子舊經壇徵士親招渭水干此去河汾闕將相向來管樂媿蹣跚歌殘劍氣龍光動抱得陰符嶽色寒兄弟故園如有憶蓮花千仞好相看

嶽頂四首

兩山盤礴拱高岑萬壑松鳴帶露沈終古乾坤茲晝夜百年烟雨獨登臨蓮開霄漢青天近璧老鴻濛灝氣深須信眞源西帝闕長風六月已蕭森

名嶽峯頭自結廬日光窈窈傍幽居一窗雲氣侵書潤五夜松風入夢疎天潤太微搖處士地雄西土壯河渠中宵欲共青藜老話到洪荒未闢初

匣劍帷燈萬古思嶽雲嶽樹總相宜從教寂歷空山雨剩有蒼茫老驥詩北海軍中披褐日弘農五十說經時遺文千載吾徒事清渭黃河入望奇

松檜峯前山色秋月明身共太虛游廣寒自昔傳蜍兔磯石於今傍斗牛何處長風吹碧落一天銀海蠓瓊樓扶搖知在三千界坐待飄香桂子浮

登終南山絕頂

丹鳳城南太乙臺芙蓉秀色五峯開雲連北斗皇州近翠
撲三川列嶂迴六月梵音潮海度何年仙子雨花來夜深
人在諸天上坐聽鐘聲遍九垓

送弟仲文館澄署二首

彈鋏黴湄此壯游晉郊風物舊西州到來賸有三都賦玆
去寧爲五斗謀市靜山城留太古星寒客帳報新秋槐衙
不少珊瑚架烟雨芸窗足校讐

鄭國遺祠枕夕陽時來懷古對蒼茫人家幾堞存耕戰吾
道千秋在帝王直向雄文窺虎觀何須世路問羊腸乘閑
載酒尋奇去咫尺東村見草堂（謂路徵君）

哭路振公先生五首

弈世高名北斗過窮年著述滿雲窩文章直逼黃初格詞
賦應傳白雪歌老去烟霞經意少貧來歲月閉門多卽今
哭向西州路莽樹寒榛暗薜蘿

髫齡曾傍渚宮行嶽麓親闚落照橫夏口洲前鸚鵡賦荆
門樹裏採茶聲千秋蕙畝思公子一枕雲山擬向平彩筆
珊瑚驚氣象阿誰重話楚王城

大雅詞章老不窮騷壇到處譬鴻濛柴桑人在羲皇上谷
口名存稼穡中不使凌雲狗狗監常將寂寞效楊雄百年
文獻寥寥盡吳郡秦關薤露同（謂顧亭林徵士）

蒼茫世外有潛夫註盡山經與海圖百里德星憐井鬼千
年劍氣冷江湖幾時重寫瀟湘竹何事能忘冰玉壺誰鑄
黃金存大雅須知絜酒在吾徒

空天風雨暗晴雯病裏相思不忍聞問字已虛巴郡賦買
山忽斷岱宗雲（澄侯夏青田先生約余讀書澄上未果而先生捐館）壺榼漠漠秋烟
滿洛浦茫茫野樹紛應有中郎書墓筆荒原披草拜徵君

拜明太祖遺像

聖容約可三旬許茅塢高懸載拜時信有龍顏符泗長居
然赤子識江湄開天袞鉞星雲正振世文章嶽海奇却憶
鍾山風雨夜珠簾銅瓦幾人思

旅次書壁

雨歇泥中尋渡口雞鳴茅店戒行期百年兄弟憐聲價十
載文章惑歲時沽酒欲從陶令醉放懷還唱渭城詩茂陵
賸有凌雲氣客久何妨奏賦遲

登梁山鐘樓峯

羣峯歷盡躡鐘樓一柱蒼然據上游自昔蓮花窺帝座於
今藜杖指神州中原地敞清秋色落日烟橫大漠愁欲向
山靈聊借問千年元氣幾人收（鈕云歷下得意之篇）

郊行

老去容光鬢有華孤懷零落在天涯魂驚北海難忘酒夢

斷東陵欲種瓜是處雲山堪入望到來莽樹卽爲家十年
博得秋蓬迹一縷長風送晚霞

壽靜齋孫公

贊府文華湛玉壺相逢話盡楚山孤十年劍識龍文氣此
日香分赤縣符官閣梅花清入座荒城濁酒醉堪沽壽君
乞得吳生管一寫烟雲洽水圖

鄠縣程夫子手植雙槐次石刻元韻

主簿祠旁問古槐衙齋深逼渼陂開龍潛不共乾坤老蟠
影長看歲月回信有文章驚海嶽眞疑神鬼護風雷卽今
七百星霜後猶記純公手自裁

澄城白文學子餘廬墓賦贈

忽從澄水得名賢遙望寒榛一慨然落日應存藜藿恨懸
燈幾廢蓼莪篇九原霜露催魂夢三載蓬蒿老歲年媿我
父書多未讀黃河松柏雨綿綿（鈕云佳事佳詠俱可千古）

華雲臺和葉司空龍塘先生元韻

二十年前說劍時佛燈曾此照寒幃院門風雨深秋暗帝
座星辰午夜移老去關河驚短夢新來鴻雁起相思山靈
似識三生舊華髮譚經未是遲

客頻陽太史村居卽偕令弟登北山寗隱君丕旅自
奉先見訪比余東歸寗復至縣酒酣中夜爇火高

譚書此爲謝用龍門大史衞韻

萬斛明山敞素秋登臨佳日悵同游香分靖節東籬菊客
臥元龍百尺樓處士清輝連夜動函關紫氣到今浮還來
載酒聯床話塔影烟光慰別愁

贈華司馬張紹村

司馬何年臨太嶽風流且喜佐名邦通才自昔聞京兆雅
度於今見曲江東閣梅花浮客座西溪柳色照山窗時來
發興追工部三月春深燕子雙

咸林懷古四首

汾陽古廟抱城隈驛路長林宿霧開弈世山河存帶礪千

年袞鉞壯風雷漫愁玉座彤雲散猶似金戈鐵馬來王氣
只今西望近當門殘照一徘徊（李云汾陽功在社稷千秋如見英風）

郭忠武王

杜甫文章雅頌流司功曾此佐名州嘗從渭水題新句却
望蓮花待暮秋極目亂離深谷裏經時懷抱曲江頭鄭南
亭子知何處欲向參軍訪舊遊（郡丞紹村張君擬爲少陵起祠歲時祀之李云起調高接尤合拍）

杜工部

圖南亦是英雄客拂袖何當老華山（李云得尚論之體）一自眞人
高虎視長留處士拜龍顏茫茫久識乾坤位嶽嶽親窺將

相班眼底太平狂笑去三峯縹緲白雲間

陳希夷先生

二華嶙峋河渭同荒苔斷碣紀來公兒曹慣誦名山句父老猶憐景德功鎖鑰有時憑雅望樓臺無地見清風（李云用事雅切妙絶之篇）征途夙仰宗臣範綠草萋萋嶽路東

寇忠愍公

鈕云王右軍作書山林冕紱各因所書之文而變我於咸林懷古亦云李云四詩慷慨悲涼盛唐音節當度越諸子並驅北地信陽矣又曰空同懷古諸詩獨擅千古此足方駕

解梁謁漢前將軍關公祠四首

洪河中斷太行回大氣蒼茫冀野開一自堯階咨四嶽還教漢鼎照三台樓桑樹老眞人去湘浦春深旅雁來賸有華夷瞻故國千秋袞鉞煥雲雷

其二

將軍遺廟起闤邱戶接層巖枕碧流風雨有靈通劍閣江山何處望神州五雲日日天顏近芳草年年帝子愁且喜英雄桑梓地惠連今始得同游（時偕仲文）

其三

憶昔間關報主功金戈鐵馬自西東馳驅百戰憑艱阻割據三分誓始終江漢朝宗期赴海星垣旋轉總環中却思丞相神明鑑軼絶羣倫信不同

其四

五十才名鬢有霜時窺帝座數文昌只今闕里儼相似欲往從之路阻長終古人心懸皎日遺編左氏副玄王傳經耿耿憐清夢（余庚午歲曾夢帝譚左氏春秋）一水恩波到夏陽

郡中感懷二首

孤城蕭索戍樓空故苑荒臺一望中何處蓬蒿生里巷誰家井臼冷西風飛花忍別墻頭去斷草應憐落照紅最是舊巢雙燕子歸來難認主人翁

左輔提封翊漢家誰教刼火冷繁華嗷嗷鴻雁中原滿落落晨星四野賒開府舊書傳雨露（中丞某公）隴田新鬼哭桑麻只今聖主頻西顧漫向荒村數暮鴉

聖主

聖主恩波眞浩蕩秦民萬里復流亡須知賈誼書堪上莫道漢文讓未遑此日田園尋井竈他時妻子盡參商憑誰寄語調元相好作甘霖輔禹湯

劉明府（郃陽令名之琨）

玉葉樓桑世象賢華黎休息賴仁天向來止飲黃河水連歲方耕百畝田五袴眞傳西郡誦一文不受會稽錢觀風

須採山人話爲續循良漢史編

梁山禹王廟登高

西風落木萬山秋此日登臨宿霧收一望中原皆禹蹟多時煙草恨神州尋眞正是重陽後歷險長憐石徑幽却憶當年彭澤令匡廬曾爲遠公留

雁字二首

彤毫何事托長空斷續幾行寫未工洛浦鴻驚王令筆上林書寫漢臣忠縱橫煙雨千軍陣曲折關河四海同一自史皇留聖跡年年紫塞見宗風

夕陽影裏度寒沙垂露懸針羽翰斜婉轉迴文蘇蕙織蒼

茫蝌篆魯王家釵分股折長傳恨鳳閣天門勢自賒漫向鴻都尋短碣春來秋去遍煙霞

青柯坪

突爾嶽蓮排地起高懸樹杪見琳宮行人到此渾無路石磴微茫漸可通斷峽驚濤噴素雪幽禽細語靜臨風尋眞十載名山夢華髮重來志未窮

白門四十韻（三千里詩）

六代繁華苑千年綺麗場石頭雄虎峙鍾阜秀龍翔星野文開斗山川域奠揚鎮金埋楚穴引水鑿秦塘險阻分南北車書會四方大江漫浩浩高楫望洋洋地勢吞徐泗波濤斷溟滄久占王者宅夙著霸圖疆雙闕連雲漢層臺隱鳳凰朱樓夾道起紫陌接天長待漏聞雞報鳴珂列雁行宮花蜀錦爛御柳嫩鵝黃太乙宸居靜千家曙色蒼貔貅森武庫部署應文昌戚里爭輕艶城隅慣採桑車騎珠作戶處仲翠爲粱幕府初開讌參軍舊引觴承恩專斧閫特寵擅椒房歲歲笙如沸朝朝人似棠青樓十萬戶臺閣九迴廊別送勞亭酒詩傳花月章曉烟桃葉渡暮雨莫愁鄉玉樹商歌女金壺子夜倡管絃憐玳瑁畫舫逐鴛鴦一自鼎湖去遂令郊社荒衣冠啼晚鵲花草泣寒蛩王氣降帆盡中流鐵鎖亡青奴朝野恨銅淚古今傷故壘烏衣燕新

愁蓼葉霜胭脂紅廢井梅額淡宮粧秋黍迷鄴郡春鶯語建康（李二云愛其雅飭）僧歸白下寺客放海門航華隴三千隔江風五月涼景陽鐘斷續西浦竹琳瑯眼倦蕭梁業夢回彩筆光漫遊隨釣叟痛飲托高陽時弔孫郎碣還樓太傅坊亭臺餘戰伐民物半瘡痍寂寞潮聲咽分明鳥韻鏘彈鍾觀上國作賦擬長楊（李二云洋洋大篇足壓元白）

壽史節母雷十二韻

麟趾周南化葛覃聖母風（邑舊有葛覃里）宣徽高世代華野啓鴻濛靈氣貞元應嘉祥弈葉通大家分雅頌歸妹叶絲桐五馬聞詩異柏舟掩淚同謳留夫子恨（祭亡夫史有文）誡抱義姑東

自昔河洲荇於今岱嶽松名家成漢史篆筆繼秦封蓍八分書
白髮滋蘭種青雲長桂叢苦心天有鑒奇節道非窮彤管
流芳遠玉芝按譜工產芝九莖何須金母笑定有歲星逢

秋霽望終南十二韻題試

大野平林闊皇圖列嶂連五峯分太乙八水敞秦川絕巘
雲長護層巒翠自妍勢將橫北斗秀欲奪青蓮疑有眞人
窟應留處士眠說經消紫氣演法麗金仙匡嶽渾無地眉
岑已半天霜清隋苑露雨歇漢宮煙倚檻懷康樂憑虛憶
仲宣看山終是癖作賦豈如椽黛色長安滿秋容雁塔懸
杖藜何必去拄笏正當前

曲江春宴十四韻題試

別浦芳暉麗平川列岫長柳明青輦路花煖野人莊萬戶
連閣道千門啟建章流觴三月半藉草五雲旁盛代高梁
苑羣才似武皇說經雄虎觀作賦獻長楊走馬宜春陌開
筵錦瑟場杏園煙漠漠雁塔霧茫茫玉餅傳中使金枝出
上方君恩同浩蕩遲日更徜徉醉去紅成幄飛來翠染裳
珊瑚眞架筆玳瑁雜書裝歌發魚龍舞名題日月彰白衣
占將相紫氣在文昌

壽耀州李使君穆菴

經歲泥陽客欽彈漆沮中使君推武庫作郡似文翁山水
鳴琴雅弓刀射虎雄名園搜古碣夙駕慰田功六月南薰
度西方嶽降隆眞人占紫氣舊史重關東

華野先生遺書卷上終

華野先生遺書卷下

華野康乃心　著

東吳顧亭林
華山王山史　增定

北徵路振公讐校

雜著

華遊雜記

庚申寒食日與弟仲文拜訪吳郡顧亭林先生于王徵君山史家次日先生賜顧卽步行五里許同游竹林寺又次日丁酉始入華山從僕一人攜囊而行期以古蹟名勝有文必錄庶成一時快事前署總目無則闕之時日方旭山翠撲人書之以志歲月河山耕牧士洽陽康乃心孟謀甫書于雲臺古觀中

雲臺觀

竹林寺

玉泉院　王二云　旁有白雲菴

三峯插秀陳集　五嶽當先　元精　山孫亭　文岡

登覽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觀太華三峯　水上石亭高亭下水聲響樵客來談山同坐青苔上

石室

五龍眞訣　靜演先天　一般春　悟玄高臥　人龍臥處　希夷陳先生辨　世傳希夷先生呑霞伏氣閉息長夢弈龍主于巉巖却鳳沼于蒲車登遐倒景遂爲尸解仙宗不知先生非方外士也先生生晚唐家毫之眞源縣長興中舉進士念唐室旣卑不可振南遊太和掩鼻五代宋旣受禪始北徙華山鑿洞長臥爲終焉之計藝祖太宗朝兩聘皆至竟不屈而去遺有先天太極二圖濂溪堯夫各分演之噫嘻先生非方外士也以周宋爲魏晉以華嶽爲首陽抗不仕之節而世莫知其眞以先天演四聖以太極定一

尊闢理學之源而世莫明其大蓋有唐之純臣而趙宋之儒宗也世之知先生者寡矣余以壬戌季冬有韓藩之役過華陰適縣尹邢君有桑梓舊契偕余同謁謹僭而書之以告後之君子天啟三年孟春瑯琊後學宋鳴梧題

王猛臺下

梯雲　醉溪　白石清泉

五里關上

仙谷　金天柱石　太原高一麟書

靈官殿

仰止三峯　連雲接漢　空山叠翠　盛繼之
希夷峽
中天積翠喬壁星　西秦勝槩　天開圖畫　餐霞洞
天　千古精神　龍泉　石洞　飛巖驚濤　雲門
天塹　雲樹生香　孤雲野鶴　漱玉　萬仞壁立
見泉問道之地　玄關　柱接高尋　英雄回首
處楊有仁
莎蘿坪
眞仙世李皋　從來素有山林志今日華峯頂一行
輕舉幾勞攀躋力何年再至禮西淸香巖李皋　喬枝翠
寒色冉冉伴行場萬籟息游響千峯開寶光泉影明
下界經聲來上方月華坐欲滿此夕一何長北地米萬鍾
大地湧蓮花千般鳥道斜小橋流積雪孤嶂斂殘
霞緣岸生莎草懸崖綉野花上方鐘磬杳到處卽仙
家葉學臺映榴
靑柯坪
眞山水　水飛石鳴　靑柯仙境　雲門　天下第
一名山仙境　太華山　游華山十二首天啟壬戌暮春
行擕謝朓驚人句載筆名山豈憚遙紫氣臨關迎露
冕赤龍扶杖上霞標壓揮仙掌雲摩盪劒倚明星夜

動搖封禪臺荒鑾輅遠且呼毛女問前朝一　探奇
却笑昌黎怯取道寧同褒野迷拍手三天招皓鶴回
頭四海總醯雞猨猱倒掛疑無路絙索孤懸自有梯
不信耕烟種瑤草石溝曾破老君犂二　霏霏彩翠
濕芙蓉歷險窮幽幾萬重呼吸天中通帝座兒孫膝
下擁諸峯石壇禮斗銀河近竹院吹笙玉露濃最愛
步虛聲歇後松風澗水韻疎鐘三　九天飛瀑落巖
扃觸石敲雲鳥亦驚白晝雷霆喧暗壑晴天風雨起
寒聲奔來濺沫浸衣濕轉入澄潭照膽明漫道出山
泉水濁渭濱東去共流淸四　山中仙酒足流連更
遣茅龍喚子先興到拍浮斟玉井醉來身世在金天
水簾風動搖環珮靈籟山空勝管絃戲與叔齊相對
博西巖贏得種芝田五　度棧休歌蜀道難捫蘿脅
息凜相看乘危一看頭堪白引滿三杯骨尚寒擦耳
崖前緣絕壁迴心石上俯驚湍金丹換骨風堪御顧
向飛仙借羽翰六　崚嶒十步已三休錯認山腰是
上頭客子魂驚啼越鳥僕夫力盡喘吳牛驚花已報
靑春晚霜月先傳白帝秋誰見黃河小如帶微茫一
氣罩神州七　擘破雙花詫巨靈丹靑面面削銀屏
陰崖雪積嵐光冷古峽龍藏霧氣腥百二關河分地

軸三千世界拱天庭誰能話盡開山事欲訪希夷尚未醒八　下界風沙白日昏山中幽勝更誰論參禪直踞蓮花座沐髮輕翻玉女盆杳杳河源迷宿海茫茫山勢暗崑崙虛傳箭括通天路咫尺無繇叩帝閽九　凭高座石閱人寰今古匆匆醉夢間七國分爭纔半局一丸何用閉重關轉輪日月圈中急揮塵煙霞象外閒可是嶽靈容傲吏謫居常得傍名山十　洞天雞犬寂無譁疑是秦人別有家偃蓋古松垂五粒綴珠奇樹吐三花驚看玉井船如藕遙憶蓬山棗似瓜問訊關門仙令尹青牛何日返流沙一十　感時懷古不勝情肘後蒼精夜自鳴禹蹟九河沉大陸秦關千嶂護長城華陽地倘堪歸馬大白星高喜弄兵北望浮雲連朔漠日邊何處是神京二十　羅浮鄧雲霄玄度題

藏經樓

千尺幢

當思父母　英雄進步　覓仙玄關　踵息庵　通天門

百尺峽

放大光明王質　勇往直前　前平等觀　梯雲飛虹

二仙橋

瘟神洞　心平亢平　顧增

老君犂溝　耕雲　王增

鐵牛臺

棧絕枝通

猢猻愁

氣象萬千上官粒　斜陽拱翠呂雲藻　峭壁　紫氣凌雲　雲山依舊、天啓壬戌之秋右副卿郃陽康國祚至此記石

白雲峯

白雲仙境

一天門

擦耳崖

仙人砭

日月崖

金天洞　吞吐光華　從此愈奇　念峴臺念峴臺念荊峴湯公也公官黔黔爲先師馬督兵地明發之懷實與俱焉王弘嘉先生山史之弟

嶺底臥龍菴

滿岫泉聲咽危石芙蓉天削老仙羣足沾窅寶無三
寸膽到蒼龍小十分諸嶺四圍看漸下半巖雙屐已
層雲蓮花頂似輕身樂玉女峯成出世文 錫山陸朝瑛
有明崇禎己卯菊月吏部郎豫章雪堂熊文舉同年
中翰廣武滄嶠李仲熊與試復命來游此山度緬尋
橦直窮峯頂多生厤刼得此奇觀籠煙梯霧直接混
茫介渭盃河渾忘身世從遊者爲華陰孝廉史標三
原孝廉韓詩二生皆余新秋榜中取得佳士也因憶
先輩宮詹石齋黃道周太史機部楊廷麟與余常約
爲華嶽之遊皆以世事遷延不果並題姓氏以誌遠

懷茲山永奠此石長存南北高峯與閣斯語 夢想
三峯數十年今來乘興盡高巔英雄須曉回頭處名
利何時是萬全 丁未夏日口占 峒樵梁勝馨

松風破夢

蒼龍嶺

登天雲梯 躡雲 韓退之投書處

東峯 碩云 總名明星玉女峯

萬松嶺 山盡頭 東峯絕頂 萬仞松濤 玉女
峯 邢侗 洗頭盆 白馬 窗虛五夜

蓮花峯

枕破鴻濛 孟津王鐸書 江寧葉舟刻 天下壯觀 王賀 西峯絕
頂 邢侗 蓮峯高處 呂雲藻 獨立振衣 趙漁 高可留
雲 摘星臺 米萬鍾 守身崖 米萬鍾 蓮花洞 巢雲
王賀 肺石 乙未秋王賀子靜息西峯復菴道兄生
弟尤塞姪伯超攜酒來飲連榻數夕 倚天奇氣

文昌閣

復菴 山史題 窗涵紫氣開長夜枕傍蓮花臥白雲上范
古聯 削華多飛遯遯固不足奇其巔雖寄迹中情未
相宜所以王景略猶有捫虱時吾昔涉山峯愛其松
之姿自經山下亂還向山中悲欲問前朝事而今在

者誰或爲張公超或爲陳希夷其餘吾不願亦復不
敢知楚才甘棄世悠悠待天期一日卽千春坐觀星
辰移 河濱李楷 碧荷千瓣攢霄外靈乳一泉落奎中 甲辰
午月九日送西峯復菴道長歸山 楷 松毛噓火香飄洞雲莚浮窗
潤透書 湘濱歸嶽頂時有藏書之願故作此 贈甲辰六十二人河濱楷飛白書 丁未
中秋月游過湘濱道翁復菴看山飡霞一日一夜雲
隱王弘嘉小記

玉井 路云 絕頂上

南峯大頂

華嶽金闕 極奠金方控三鎮而俯南粵藩垣上國

稱天府鼎臨兌位障八川而連北斗屏翰中邦奉至尊 一柱擎天百二雄關擁大帝帝座三峯朝斗千尋仙掌握中州神州 金天牛轉乾坤泰西灝晴占日月華以上扁聯

落雁峯 千巒羅拜 松風天外 乾坤合處眞源 低語連宵 高尋白帝 兒孫萬峯 龍巢 縹渺巓 萬象空濛 蒲城未鬌單允昌到時崇禎三年三月十五日

仰天池

太華絕頂

高與天齊 扶搖天際 正合我心吉水李日宣 耳通天語 兒視諸峯 手可摩天 高尋白帝 平臨日月 神明奧區 俯視一切 迴朝星海 俯窺塵寰 太虛同遊 南峯絕頂 伸手摩天 袖拂天星 羣山環拱 目空四海 沖天峯 高視

避詔岩

避靜處

環翠岩 凌風天際 窗虛五夜

叔卿博臺

河山子曰余兄弟錄華山諸題殆寥寥乎十之二三焉其他斑剝漫滅於風霜苔蘚至莫可認識及恆蹟之所不到者尚多也然是錄在莫春而余以九月中再登嶽頂蓋山之奇佳於秋始止矣因附志之重陽前一日

恥齋十友記

一曰梁山

一曰黃河

一曰河中之飛浮山

一曰夏陽莘里之瀵泉

一曰文廟白松

一曰漢中平二年曹全碑附十二字

一曰葉司空郃志

一曰華雲臺塔影

一曰太清觀古檜

一曰里中園圃大槐西畔第一株尤奇

太一子曰城中十友吾於此可以不孤矣何必作青白眼凉凉然歎無偶亦何必低眉終日向俗人耶韓陵一片所得不較多乎辛未初夏九日自跋

莘野先生遺書卷下終

跋

右華野遺書三卷清郃陽康乃心著乃心字孟謀一號太乙中康熙己卯舉人庚辰會試不第大臣有欲薦之者固辭歸里癸未清聖祖西巡駐蹕潼關問關中經明行修之士韓城劉蔭樞以乃心奏由是文學名大著清史列入儒林傳稱其少稟庭訓能詩文並引當時諺云關中二李不如一康其見重如此郃陽縣志曰孟謀詩文俱有磊落不羣之概同時如李天生王山史皆嫻詩文法者而於太乙不聞議一字亦憐其磊落不敢吹求云云又清史謂太乙早師李顒戒空談敦實行尋從崑山顧炎武華陰王弘撰遊讀書講道自守甚峻新城王士禎奉使祭告西嶽見所題秦襄王墓絕句於慈恩塔上極稱之翌日詩名徧長安而乃心不知也今觀所爲詩及遊華山紀皆雄駿秀拔洵有如郃志所評者知其得於師友漸摩者深矣乃心別著三千里詩一卷久有刻本行世是編爲其鄉人鈔本卷首錄年譜及銘誄詩札等次分兩卷一爲乃心所著律詩數十首一爲所著遊華山記等其中閒錄三千里集中詩原鈔皆注明三千里詩四字第鈔本未臻整齊茲釐爲三卷以其弟康緯所述年譜及碑誌等爲一卷曰卷首乃心自作五七言律及排律爲一卷曰卷上華遊雜紀等爲一卷

曰卷下中有訛脫之字逐爲訂正刊入叢書聊以存邦賢之佚著云爾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江寧吳廷錫